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一七冊目次

明儒學案六十二卷師說一卷（清）黄宗羲撰　清康熙三十二年賈潤刻本　〇〇一

明儒學案六十二卷師說一卷

（清）黄宗羲撰

清康熙三十二年賈潤刻本

明儒學案六十二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黃宗羲撰。宗羲有易學象數論、已著錄。初周汝登作聖學宗傳、孫鍾元又作理學宗傳、宗羲以其書未粹、且多所闕遺、因搜採明一代講學諸人文集語錄、辨別宗派、輯爲此書。凡河東學案二卷、列薛瑄以下十五人。三原學案一卷、列王恕以下六人。崇仁學案四卷、列吳與弼以下十人。白沙學案二卷、列陳獻章以下十二人。姚江學案一卷、列王守仁一人、附錄二人。浙中相傳學案五卷、列徐愛以下十八人。江右相傳學案九卷、列鄒守益以下二十七人、附錄六人。南中相傳學案三卷、列黃省會以下十一人。楚中學案一卷、列蔣信等二人。北方相傳學案一卷、列穆孔暉以下七人。閩越相傳學案一卷、列薛侃等二人。止修學案一卷、列李材一人。泰州學案五卷、列王艮以下十八人。甘泉學案六卷、列湛若水以下十一人。諸儒學案上四卷、列方孝孺以下十五人。諸儒學案中七卷、列羅欽順以下十人。諸儒學案下五卷、列李中以下十八人。東林學案四卷、列顧憲成以下十七人。蕺山學案一卷、列劉宗周一人、而以師說一首冠之卷端、

所列自方孝孺以下十七人、大抵朱陸分門以後、至明而朱之傳流爲河東、陸之傳流爲姚江。其餘或出或入、總往來於二派之間。宗羲生於姚江、欲抑王尊薛則不甘、欲抑薛尊王則不敢。故於薛之徒陽爲引重、而陰致微詞、於王之徒、外示擊排而中存調護。夫二家之學、各有得失。及其末流之弊、議論多而是非起、是非起而朋黨立。恩讎轇轕、毀譽糾紛、正嘉以還、賢者不免。宗羲此書、猶勝國門戶之餘風、非專爲講學設也。然於諸儒源流分合之故、敍述頗詳、猶可考見其得失、知明季黨禍所由來、是亦千古之炯鑑矣。卷端仇兆鰲序、及賈潤所評、皆持論得平、不阿所好。併錄存之、以備考鏡焉。

黃梨洲先生輯著

賈若水先生叅閱

明儒學案

紫筠齋藏板

[藏書印]

明儒學案序

孔孟之學至宋儒而大顯明初得宋儒之傳者南有方正學先生首倡浙東北有薛敬軒先生奮起山右一則接踵金華一則嗣響月川其學皆原本程朱者也獨天台經靖難之餘淵源遂絕自康齋振鐸於崇仁陽明築壇於舜水其斯道絕而復續之機乎當時從學康齋者有陳公白沙而甘泉之隨處體認天理足以救新會之偏其纘緒姚江者有龍溪近溪而東廓從戒

史017-003

懼覓性念菴從無私識仁亦足以糾二溪之謬就兩家而論白沙之靜養端倪非即周子主靜之說乎陽明之致其良知非即孟子良知之說乎然而意主單提說歸偏嚮遂起後來紛紜異同之議耳雖然

白沙之學在於收斂近裏一時宗其教者能淡聲華而薄榮利不失爲闇修獨行之士若陽明之門道廣而才高其流不能無弊惟道廣則行檢不修者亦得出入於其中唯才高則騁其雄辨足以驚世而

惑人如二溪之外更有大洲復所海門石簣諸公舌底瀾翻自謂探幽抉微爲說愈精去道愈遠程子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眞者此其似之矣後此東林學興若涇陽景逸諸君子皆足以維持道脈而蕺山

劉子一生用功惟在慎獨則孔孟程朱之學合而爲一其有補於陽明非小矣吾師棃洲先生纂輯是書尋源泝委別統分支秩乎有條而不紊於敘傳之後備載語錄各記其所得力絕不執己意爲去取

蓋以俟後世之公論焉爾獨於陽
明先生不敢少有微詞蓋生於其
鄉者多推尊前輩理固然也先生
爲白安忠端公長子劉念臺先生
高弟嘗上書北闕以報父仇又抗
章畱都以攻姦相少而忠孝性成

耄則隱居著述學問人品誠卓然
不愧於諸儒矣是書成於南雷刊
布於北地亦可見道德之感人不
介以手而賈君若木之好學崇儒
眞千里有同心夫
康熙癸酉季秋受業仇兆鰲頓首

拜題於燕臺邸舍

黃棃洲先生原序

盈天地皆心也變化不測不能不萬殊心無本體工夫所至即其本體故窮理者窮此心之萬殊非窮萬物之萬殊也是以古之君子寧鑿五丁之間道不假邯鄲之野馬故其途亦不得不殊奈何

今之君子必欲出於一途使美厥靈根者化爲焦芽絕港夫先儒之語錄人人不同只是印我之心體變動不居若執定成局終是受用不得此無他修德而後可講學今講學而不修德又何怪其舉一而廢百乎時風愈下兎園稱儒實

老生之變相坊人詭計借名母以行書誰立廟庭之中正九品參差大類釋氏之源流五宗水火遂使杏壇塊土爲一鬨之市可哀也夫羲幼遺家難先師蕺山先生視羲如子扶危定傾日聞緒言小子矍矍夢奠之後始從遺書得其宗

旨而同門之友多歸忠節歲己酉毘陵鄆仲昇來越著劉子節要仲昇先師之高第弟子也書成羲送之江干仲昇執手丁寧曰今日知先師之學者惟吾與子兩人議論不容不歸一惟於先師言意所在宜稍爲通融羲曰先師所以異

於諸儒者正在於意寧可不爲發明仲昇欲義敘其節要義終不敢是則仲昇於殊途百慮之學尚有成局之未化也義爲明儒學案上下諸先生淺深各得醇疵互見要皆功力所至竭其心之萬殊者而後成家未嘗以懵懂精神冒人

糟粕於是爲之分源別派使其宗旨歷然由是而之焉固聖人之耳目也間有發明一本之先師非敢有所增損其間此猶中衢之罇後人但持瓦甌樿杓隨意取之無有不滿腹者矣書成於丙辰之後中州許酉山暨萬貞一各刻數卷

而未竣其事然鈔本流傳頗爲好學者所識往時湯公潛菴有云學案宗旨雜越苟善讀之未始非一貫此陳介眉所傳述語也壬申七月一病幾革文字因緣一切屏除仇滄柱都下寓書言北地隱士賈若水者手錄是書而歎曰此明

室數百年學脈也可聽之埋沒乎亾何賈君逝其子醇菴承遺命刻之嗟乎溫公通鑑成歎世人首尾畢讀者少此書何幸而累爲君子所不棄乎暫徹呻吟口授兒子百家書之

康熙癸酉歲紫筠齋謹刊

明儒學案序

余伏處畿南雅聞浙東多隱居樂道之儒而姚江黃梨洲先生爲之冠梨洲之門名公林立而四明仇滄柱先生尤予所宿契者每欲南浮江淮歷吳門渡錢塘遍訪姚江支派各叩其所學而道里殷遙逡巡未果巳而滄柱先生居天祿石渠掾著作之任益大昌其學余因遣兒輩執經其門將由此以上溯姚江庶幾獲聞緒論兒樸往來都下得覩明儒學案一書則梨洲先生所手輯也凡明世理學諸儒咸在焉余閱之警喜喟然

歎曰此後學之津梁千秋不朽盛業也盍梓之以公諸天下蓋明儒之學多門有河東之派有新會之派有餘姚之派雖同師孔孟同談性命而塗轍不同其末流益岐以異自有此書而支分派別條理燦然其於諸儒也先爲敘傳以紀其行後採語錄以列其言其他蜂起而無師承者亦皆廣爲網羅靡所遺失論不主於一家要使人人盡見其生平而後巳學者誠究心此書一披覽間卽有以得諸家之精蘊而所由以入德之方亦不外是其間或純或駁則在學者精

史017-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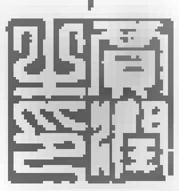
擇之而已嘗慨前代所編性理大全極有功於後學但於有宋諸儒採之未備而皇極經世家禮啓蒙律呂新書洪範皇極內篇本自別行於世者亦復混入其間殊覺繁而鮮當他日有人彙宋元諸儒之說倣此體而重輯焉寧不更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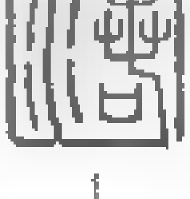
人意耶余老矣不能苦心勵行窺先賢之堂與兒輩年方少壯得是書以爲指南其可不迷於向往矣乎因書此以識之

昔

康熙辛未歲仲夏月故城賈潤謹題於

南村書室





史017-009

明儒學案發凡

從來理學之書，前有周海門聖學宗傳，近有孫鍾元理學宗傳，諸儒之說頗備。然陶石簣與焦弱侯書云：海門意謂身居山澤，見聞陿陋，嘗願博求文獻，廣所未備，非敢便稱定本也。且各家自有宗旨，而海門主張禪學，擾金銀銅鐵為一器，是海門一人之宗旨，非各家之宗旨也。鍾元雜收，不復甄別，其批註所及，未必得其要領，而其聞見亦猶之海門也。學者觀羲是書，而後知兩家之疎略。

大凡學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處，亦是學者之入門處。天下之義理無窮，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約之，使其在我？故講學而無宗旨，即有嘉言，是無頭緒之亂絲也。學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讀其書，亦猶張騫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領也。是編分別宗旨，如燈取影。杜牧之曰：丸之走盤，橫斜圓直，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於盤也。夫宗旨亦若是而已矣。

嘗謂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獨於理學，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繭絲，無不辨晰，真能發先儒之所未發。程朱之闢釋氏，其說雖繁，總是只在跡上，其彌近理而亂真者，終是指他不出。明儒於毫釐之際，使無遁影。陶石簣亦曰：若以見解論，當代諸公儘有高過者。與羲言不期而合。

每見鈔先儒語錄者，薈撮數條，不知去取之意謂何。其人一生之精神未嘗透露，如何見其學術？是編皆從全集纂要鈎玄，未嘗襲前人之舊本也。

儒者之學，不同釋氏之五宗，必要貫串到青源南嶽。夫子既焉不學，濂溪無待而興，象山不聞所受。然其間程子之至何王金許，數百年之後，猶用高曾之規矩，非如釋氏之附會源流而已。故此編以有所授受者，分為各案；其特起者，後之學者，不甚著名者，總列諸儒之案。

學問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為真。凡倚門傍戶，依樣葫蘆者，非流俗之士，則經生之業也。此編所列，有一偏之見，有相反之論，學者於其不同處，正宜著眼理會，所謂一本而萬殊也。以水濟水，豈是學問！

胡季隨從學晦翁，晦翁使讀孟子。他日問季隨：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季隨以所見解，晦翁以為非，且謂其讀書鹵莽不思。季隨思之既苦，因以致疾，晦翁始言之。古人之於學者，其不輕授如此，蓋欲其自得之也。即釋氏亦最忌道破，人便作光景玩弄。此書未免風光狼籍，學者徒增見解，不作切實工夫，則羲反以此書得罪於天下矣。

是書搜羅頗廣，然一人之聞見有限，尚容陸續訪求。即羲所見而復失去者，如朱布衣語錄、韓苑洛、南瑞泉、穆玄菴、范栗齋諸公集，皆不曾採入。海內有斯文之責者，其不吝教我，此非末學一人之事也。

黃宗羲識

方正學孝孺

黃宗羲述

神聖既遠，禍亂相尋，學士大夫有以生民為慮、王道為心者絕少。宋沒，益不可問。先生稟絕世之資，慨焉以斯文自任。會文明啟運，千載一時，深維上天所以生我之意，與古聖賢之所講求，直欲排洪荒而開二帝，去雜霸而見三王，又推其餘以淑來禩，伊周孔孟合為一人，將旦暮遇之，此非學而有以見性分之大全不能也。既而時命不偶，遂以九死成就一個是，完天下萬世之責。其扶持世教，信乎不愧千秋正學者也。考先生在當時已稱程朱復出，後之人反以一死抹過先生一生苦心，謂節義與理學是兩事，出此者入彼，至不得與揚雄、吳草廬論次並稱，於是成仁取義之訓為世大禁，而亂臣賊子將接踵於天下矣。悲夫！或言先生之忠至矣，而十族與殉，無乃傷於激乎？余曰：先生只自辦一死，其激而及十族，十族各辦其一死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十族眾乎，而不當死乎？惟先生平日學問斷斷乎臣盡忠、子盡孝，一本於良心之所固有者，率天下而趨之，至數十年之久，幾於風移世變，一日乃得透此一段精光，不可掩遏。蓋至誠形著動變之理宜然，而非人力之所幾及也。雖謂先生為中庸之道可也。

曹月川端

先生之學，不由師傳，特從古冊中翻出古人公案，深有悟於造化之理，而以月川體其傳，反而求之吾心，即心是極，即心之動靜是陰陽，即心之日用酬酢是五行變合，而一以事心為入道之路。故其見雖徹而不玄，學愈精而不雜，雖謂先生為今之濂溪可也。乃先生自謂其於斯道，至四十而猶不勝其渺茫浩瀚之苦，又十年恍然一悟，始知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焉。所謂太極之理，即此而是，蓋見道之難如此。學者慎毋輕言悟也哉。○按先生門人彭大司馬澤嘗稱我朝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盛於劉誠意、宋學士，至道統之傳，則斷自澠池曹先生始。王章請從祀孔子廟庭，事在正德中。愚謂方正學而後，斯道之絕而復續者，實賴有先生一人。薛文清亦聞先生之風而起者。

薛敬軒瑄

愚按前輩論一代理學之儒，惟先生無間言，非以實踐之儒歟？然先生為御史，在宣、正兩朝，未嘗錚錚一論事；景皇易儲，先生時為大理，亦無言；或云先生方轉餉貴州。及于肅愍之獄，係當朝第一案，功罪是非，而先生僅請從末減，坐視忠良之死而不之救，則將焉用彼相焉？就事相提，前日之不諫，是則今日之諫非，兩者必居一於此。而先生亦已愧不自得，乞身去矣。然先生於道，於古人全體大用盡多缺陷，特其始終進退之節，有足稱者，則亦成其為文清而已。閱先生讀書錄，多兢兢檢點言行間，所謂學貴踐履，意蓋如此。或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先生晚年聞道，未可量也。

吳康齋與弼

愚按先生所不滿於當時者，大抵在訟弟一事，及為石亨跋族譜稱門下士而已。張東白聞之，有上告素王，正名討罪，無得久竊虛名之語，一時名流盡譏，恐未免為羽毛起見。若予則謂先生之過，不特在訟弟之時，而尤在不能喻弟於道之日。特其不能喻弟於道，而遂至於官，且不難以囚服見有司，絕無矯飾，此則

先生之過所謂揭日月而共見者也若族譜之跋自稱門下士亦或宜然徐孺子於諸公推轂雖不應命及卒必千里赴吊先生之意其猶行古之道乎後人以成敗論人見亨他日以反誅便謂先生不當與作緣豈知先生之不與作緣已在應聘辭官之日矣不此之求而屑屑於稱謂語言文字之間甚矣責人之無已也○先生之學刻苦奮勵多從五更枕上汗流淚下得來及夫得之而有以自樂則又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蓋七十年如一日憒憒樂樂可謂獨得聖人之心精者至於學之之道大要在涵養性情而以克己安貧爲實地此正孔顏尋向上工夫故不事著述而契道眞言動之間悉歸平淡晚年出處一節卓然世道羽儀而處之怡然圭角不露非有得於道其能如是詩云澹如秋水貧中味和似春風靜後功可爲先生寫照充其所詣庶幾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乎余嘗僭許一時諸公薛文清多困於流俗陳白沙猶激於聲名惟先生醇乎醇云

陳剩夫眞晟

先生學方胡敬齋而涵養不逮氣質用事晚年靜坐一機疑是進步惜未窺先生全書

周小泉蕙

愚按非聖勿學惟聖斯學一語可謂直指心源段容思先生贈小泉先生詩而兩人亦獨超語言問答之外其學至乎聖人一日千里無疑也夫聖人之道反身而具足焉不假外求學之即是故先生亦止言學聖段先生云何爲有大如天地須信無窮自古今意先生已信及此非阿所好者是時關中之學皆自河東派來而一變至道

陳白沙獻章

愚按前輩之論先生備矣今請再訂之學術疑似之際先生學宗自然而要歸於自得自得故資深逢源與鳶魚同一活潑而還以握造化之樞機可謂獨開門戶超然不凡至問所謂得則曰靜中養出端倪向求之典册累年無所得而一朝以靜坐得之似與古人之言自得異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不聞其以自然得也靜坐一機無乃淺嘗而捷取之乎自然而得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不聞其以靜坐得也先生蓋亦得其所得而已矣道本自然人不可以智力與纔欲自然便不自然故曰會得的活潑潑地不會得的只是弄精魂靜中養出端倪不知果是何物端倪云者心可得而擬口不可得而言畢竟不離精魂者近是今考先生証學諸語大都說一段自然工夫高妙處不容湊泊終是精魂作弄處蓋先生學近濂溪而窮理不逮學術類康節而受用太早質之聖門難免欲速見小之病者也似禪非禪不必論矣

陳克菴選

愚按先生所行粹潔卓然聖人之徒無疑其平生學力盡見於張聚一疏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通(記)乎理學未必盡窺而推許先生也至矣文肅好古信道眞不愧先生友者文肅先生鄭庚謝公鐸鳴治

羅一峯倫

愚按一峯嘗自言予性剛見剛者好之若饑渴之於飲食不能自喻於口者也求之不可得則尚友其人於古相與論其世如侍几杖而聆謦欬也而欲蹴企羨至爲泣下予之好剛蓋天性

然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塞乎天地之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眞至剛至大丈夫哉孔孟之所謂剛亨之所好者也此可爲先生實錄先生之學剛而正或擬之孔融非是又傳先生既謫官過崇仁求謁康齋康齋不見意待再三而後見之先生怒投一詩去康齋之不見所以進先生之意深矣惜先生不悟也又當時張廷祥獨不喜康齋故先生亦不喜之然康齋終不可及也

蔡虛齋清

先生闇修篤行不聚徒不講學不由師承崛起希聽之後一以六經爲入門四子爲標準而反身用力本之靜虛之地所謂負道德性命端向此中有得焉久之涵養深至日改而月以化庶幾慥慥君子前輩稱月湖過先生殊未然月湖之視先生猶子夏之於曾氏玉夫清修勁力差可伯仲惜未底於成又先生嘗友林見素考見素立朝卓然名德又累疏薦劉整菴王陽明呂涇野陳白沙則其聲氣所感通可知俟再考以入（月湖楊廉號玉夫丁璣字）

王陽明守仁

先生承絕學於詞章訓詁之後一反求諸心而得其所性之覺曰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曰致良知良知爲知見知不囿於聞見致良知爲行見行不滯於方隅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動即靜即體即用即工夫即本體即下即上無之不一以救學者支離眩騖務華而絕根之病可謂震霆啓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來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特其與朱子之說不無牴牾而所極力表章者乃在陸象山遂疑其或出於禪禪則先生固嘗逃之後乃覺其非而去之矣夫一者誠也天之道也誠之者明也人之道也致良知是也因明至誠以人合天之謂聖禪有乎哉即象山本心之說疑其爲良知之所自來而求本心於良知指點更爲親切合致知於格物工夫確有循持較之象山混人道一心即本心而求悟者不猶有毫釐之辨乎先生之言曰良知只是獨知時本非元妙後人強作元妙觀故近禪殊非先生本旨至其與朱子牴牾處總在大學一書朱子之解大學也先格致而後授之以誠意先生之解大學也即格致爲誠意其於工夫似有分合之不同然詳二先生所最喫緊處皆不越愼獨一關則所謂因明至誠以進於聖人之道一也故先生又有朱子晚年定論之說夫大學之教一先一後階級較然而實無先後之可言故八目總是一事先生命世人豪龍場一悟得之天啓亦自謂從五經印證過來其爲廓然聖路無疑特其

急於明道往往將向上一幾輕於指點啓後學躐等之弊有之天假之年盡融其高明卓絕之見而底於實地安知不更有晚年定論出於其間而先生且遂以優入聖域則範圍朱陸而進退之又不待言矣先生屬纊時嘗自言曰我平生學問纔做得數分惜不得與吾黨共成之此數分者當是善信以上人明道而後未見其比先生門人徧天下自東廓先生而外諸君子其最著與然而源淵分合之故亦略可覩云

鄒東廓守益

按鄧文潔公稱陽明必爲聖學無疑及門之士概多矛盾其說而獨有取於念菴然何獨近遺東廓耶東廓以獨知爲良知以戒懼謹獨爲致良知之功此是師門本旨而學焉者失之浸流入猖狂一路惟東廓斤斤以自體之便將此意做實落工夫卓

然守聖矩無少畔援諸所論著皆不落他人訓詁良知窠臼先生之教卒賴以不敝可謂有功師門矣後來念菴收攝保任之說實遡諸此。

王龍溪畿

愚按四何教法考之陽明集中並不經見其說乃出於龍溪則陽明未定之見平日間嘗有是言而未敢筆之於書以滋學者之惑至龍溪先生始云四有之說猥犯支離勢必進之四無而後快既無善惡又何有心意知物終必進之無心無意無知無物而後元如此則致良知三字著在何處先生獨悟其所謂無者以爲教外之別傳而實亦併無是無有無不立善惡雙泯任一點虛靈知覺之氣從橫自在頭頭明顯不離著於一處幾何而不蹈佛氏之坑塹也哉夫佛氏遺世累專理會生死一事無

惡可去幷無善可爲止餘真空性地以顯真覺從此悟入是爲宗門若吾儒日在世法中求性命吾欲薰染頭出頭沒於是而言無善惡適爲濟惡之津梁耳先生孜孜學道八十年猶未討歸宿不免沿門持鉢習心習境密制其命此時是善是惡只口中勞發行脚仍不脫在家窠臼孤負一生無處根基惜哉王門有心齋龍溪學皆尋悟世稱二王心齋言悟雖超曠不離師門宗旨至龍溪直把良知作佛性看懸空期個悟終成玩弄光景雖謂之操戈入室可也。

羅整菴欽順

愚按先生之學始由禪入從庭前柏樹子話頭得悟一夕披衣通身汗下自怪其所得之易反而求之儒不合也始知佛氏以覺爲性以心爲本非吾儒窮理盡性至命之旨乃本程朱格致之說而求之積二十年久始有見於所謂性與天道之端一口打幷則曰性命之妙理一分殊而已矣又申言之曰此理在心目間由本而知末萬象紛紜而不亂自末而歸本一眞湛寂而無餘因以自附於卓如之見如此亦可謂苦且難矣竊思先生所謂心目之間者不知實在處而其本之末末歸本者又孰從而之之歸之乎理一分殊即孔子一貫之旨其要不離忠恕者是則道之不遠於人心亦從可決矣乃先生方斷斷以心性辨儒釋直以求心一路歸之禪門故寧含置其心以言性而判然二之處理於不外不內之間另是一心目之衆終是泛觀物理如此而所云統之歸之者亦是聽其自知之而自歸之於我無與焉則亦不自覺其墮於恍惚之見矣考先生所最得力處乃在以道心爲性指未發而言人心爲情指已發而言自謂獨異

於宋儒之見且云於此見得分明則無往而不合試以先生之言思之心與性情原只是一人不應危是心而微者非心止緣先生認定佛氏以覺爲性謂覺屬已發是情不是性即本之心亦只是惟危之心而無惟微之心遂以其微者拒之於心外而求之天地萬物之表謂天下無性外之物格物致知本末一貫而後授之誠正以立天下之大本若是則幾以性爲外矣我故曰先生未嘗見性以其外之也夫性果在外乎心果在內乎心性之名其不可混者猶之理與氣而其終不可得而分者亦猶之乎理與氣也先生既不與宋儒天命氣質之說而蔽以理一分殊之一言謂理即是氣之理是矣獨不曰性即是心之性乎心即氣之聚於人者而性即理之聚於人者理氣是一則心性不得是二心性是一則性情又不得是二使三者於一分一合之

史017-014

間終有二焉則理氣是何物心與性情又是何物天地間既有箇合氣之理又有箇離氣之理既有箇離心之性又有箇離性之情又烏在其為一本也乎吾儒本天釋氏本心自是古人鐵案先生娓娓之言可為大有功於聖門要之善言天者正不妨其合於人善言心者自不至流而為釋先生不免操因噎廢食之見截得界限分明雖足以洞彼家之弊而實不免拋自身之藏考先生於格物一節幾用卻二三十年工夫迨其後即說心說性說理氣一字不錯亦只是說得是形容得著於坐下毫無受用若先生莊一靜正德行如渾金璞玉不愧聖人之徒自是生質之美非關學力先生嘗與陽明先生書云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為務則誠意正心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於入門之際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嗚呼如先生者眞所謂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不特在入門且在終身者也不禁以先生之質早尋向上而進之宜其優入聖域而惜也僅止於是雖其始之易悟者不免有毫釐之差而終之苦難一生擾擾到底者幾乎千里之謬蓋至是而程朱之學亦弊矣由其說將使學者終其身無入道之日困之以二三十年工夫而後得而得已無幾視聖學幾為絕德此陽明氏所以作也

呂涇野柟

愚按關學世有淵源皆以躬行禮教為本而涇野先生實集其大成觀其出處言動無一不規於道極之心術隱微無毫髮可疑卓然閔冉之徒無疑也異時陽明先生講良知之學本以重躬行而學者誤之反遺行而言知得先生尚行之旨以救之可謂一髮千鈞時先生講席幾與陽明氏中分其盛一時篤行自好之士多出先生之門

孟雲浦化鯉　孟我疆秋　張陽和元忭

愚按二先生如冰壺秋水兩相輝映以紹家傳於不墜可稱北地聯璧吾鄉文恭張先生則所謂附驥尾而名益彰者乎讀二孟行狀文恭作可信也文恭又嘗有壯哉行贈鄉進士遺戍貴陽其為臭味如此君子哉若人於今吾不得而見之矣文恭與同鄉羅文懿為筆硯友其後文懿為會試舉主文恭自追友誼如昔亦不署門生文懿銜之文恭不顧廷對係尙中元讀卷後相見亦不署門生其矯矯自立如此文恭又與鄧文潔交莫逆及其沒也文潔祭以文稱其好善若渴以天下為己任云

羅念菴洪先　趙大洲貞吉　王塘南時槐　鄧定宇以讚

按王門惟心齋氏盛傳其說從不學不慮之旨轉而標之曰自然曰學樂末流衍蔓浸為小人之無忌憚羅先生後起有憂之特拈收攝保聚四字為致良知符訣故其學專求之未發一機以主靜無欲為宗旨可為衛道苦心矣或曰先生之主靜不疑禪與曰古人主敬皆指濂溪王先生之後不可無先生吾取其足以扶持斯道於不墜而已況先生已洞其似是而出入之逃楊歸儒視無忌憚者不猶近乎趙王鄧三先生其猶先生之意與鄧先生精密尤甚其人品可伯仲先生

羅近溪汝芳

鄧先生當士苴六經之後獨發好古精心考先聖人之遺經補衍補綴之端委繼然挽學者師心誣古之弊其功可謂大矣乃其學實本之東廓獨闢戒懼慎獨之旨則雖謂先生為王門嫡傳可也余嘗聞江西諸名宿言先生學本修羅先生本悟兩人

斷斷爭可否及晚年先生竟大服羅先生不覺席之前也考其祭羅先生文略見一班則羅先生之所養蓋亦有大過人者今故擇其喫緊真切者載於篇令後之學者無得藉口羅先生也

李見羅材

文成而後李先生又自出手眼謂詩以止修二字厭倒良知亦自謂考孔曾俟後聖抗顏師席率天下而從之與文成同昔人謂良知醒而蕩似不若止修二字有根據實也然亦只是尋將好題目做文章與坐下無與吾人若理會坐下更何良知止修分別之有先生氣魄大以經世爲學腊意學文成故所至以功名自喜微卸其歸宿往往落未可求成一路何敢望文成後塵大學一書程朱說誠正陽明說致知心齋說格物盱江說明明德劍江說修身至此其無餘蘊乎

許敬菴孚遠

余嘗親受業許師見師端凝敦大言動兢兢儼然儒矩其密繕身心纖悉不肯放過於天理人欲之辨三致意焉嘗深夜與門人子弟輩宥然靜坐細追數平生酒色財氣分數消長以自驗其所學篤實如此

明儒學案總評

故城賈潤識

朱子取周程張子之說純粹以精者輯爲近思錄翼與四子書並垂天壤其言行錄一編又推而廣之不專主理學中人後儒復有理學言行錄而淵源脈絡更爲詳明矣近日熊先生學統別擇謹嚴上做近思錄也梨洲先生學案畢有明一代儒者鉅行嘉言無不備載其猶理學言行錄之意歟

朱陸異同自宋已然至姚江上宗象山顯與紫陽別派其尊濂溪明道而抑朱子未免啓上達厭下學孔孟教人恐不如是陽明嘗有詩云影響尚疑朱仲晦支離羞學鄭康成將朱鄭同類並稱何其擬人不倫歟原朱子之學傳至金王何許而人品學術中正無疵姚江之門不數傳而波倒瀾翻說者不能不歸過於發軔之初矣

明初諸儒如方正學曹月川薛敬軒吳康齋其學一本濂洛關閩未嘗獨闢門戶至白沙陽明專求心學重內輕外其說雖足以救末學未流之弊但萬曆間禪學盛行亦二公有以爲啓其端也學案於姚江一脈載之獨詳而是非得失亦辨析不混蓋就其說以攻其隙庶不致貽誤後來此作者苦心也愚意前輩諸家當稍從增益後來衆說紛紜當大爲裁損日者衰病連年未遑從事一一仍其原本不敢私有進退也

先輩之學主於躬行故語簡當而切實後來學主心悟故其言微妙而空虛讀龍溪近溪數公之論言性言心幾於杳冥恍忽泛乎不得其畔岸故知夫子罕言性與天道早已防其弊矣蓋言之而滋人揣測疑似不如俟人積學功至默契性天之爲愈也

陽明疑朱子格物致知為求之於外因攝格致於誠意傳中謂意之發動有善有惡其知善知惡者即是致知為善去惡者即是格物并知行為一本欲矯夫俗學之支離豈知明善窮理聖賢確有成說烏得概從而抹卻耶虛齋據宋儒王董兩氏謂格致傳文錯在聖經當提物有本末一條為格物致知之功提知止有定一條為物格知止之效刪去兩條在聖經則八目並接三綱中免間隔在傳文則格致復見原本可免補傳向使陽明當心虛齋之論亦不必自闢蠶叢作驚世駭俗語矣

朱子釋大學以誠意為心之所發者得意字稍輕劉蕺山以意為心之所存者得意字特重若誠意而但制防其發動之端則猶在萌芽上用工尚非切要根本惟將誠意為心中主宰自始至終皆此真實之意縮攝乎其中則心無出入而常正矣致知誠意為聖學兩關經先儒提明足為千古深室一燈

梨洲先生著作弘富其內雷文集久為海內誦法外有明文案二百四十卷又續選百卷一代精華盡萃其中愚意學案尤關人心世道故亟命兒輩鋟梓以永其傳聞先生別有宋元學案已經脫稿藏在越城姜定菴先生家若得此書再刊上承道脈更為斯文盛事竊荒野餘生杜門不與人事唯不尚論古人以樂餘年顧心長日短猶恨適貽後學不能窺前賢之堂室耳

明儒學案總目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參閱

卷一
河東學案
文清薛敬軒先生瑄　御史閻子與先生禹錫
侍郎張自在先生鼎　郡守段容思先生堅
廣文張黙齋先生傑　文莊王凝齋先生鴻儒
布衣周小泉先生蕙　郡丞薛思菴先生敬之
郡丞李介菴先生錦
卷二
文簡呂涇野先生柟　司務呂愧軒先生潛
張石谷先生節　李正立先生挺
郡守郭蒙泉先生郛　舉人楊天游先生應詔
卷三
三原學案
端毅王石渠先生恕　康僖王平川先生承裕
光祿馬谿田先生理　恭簡韓苑洛先生邦奇
忠介楊斛山先生爵　徵君王秦關先生之士
卷四
崇仁學案
聘君吳康齋先生與弼
卷五
文敬胡敬齋先生居仁　教諭婁一齋先生諒

謝西山先生復　鄭孔明先生伉
胡鳳儀先生九韶
卷六
恭簡魏莊渠先生校　侍郎余訒齋先生祐
卷七
太僕夏東巖先生尚朴　廣文潘玉齋先生潤
卷八
白沙學案
文恭陳白沙先生獻章　舉人李大厓先生承箕
卷九
通政張東所先生詡　諫議賀醫閭先生欽
吏目鄒立齋先生智　御史陳時周先生茂烈

長史林緝熙先生光　州同陳秉常先生庸
布衣李抱眞先生孔修　謝天錫先生祐
文學何時振先生廷矩　運使史惺堂先生桂芳
卷十
姚江學案
文成王陽明先生守仁 附許半圭　王司輿
卷十一
浙中相傳學案
郎中徐橫山先生愛　提學蔡我齋先生宗兗
御史朱白浦先生節　員外錢緒山先生德洪
卷十二
郎中王龍溪先生畿

卷十三
郡守季彭山先生本　宗伯黃久菴先生綰
卷十四
布衣董蘿石先生澐 附子穀　主事陸元靜先生澄
司寇顧箬溪先生應祥　侍郎黃致齋先生宗明
中丞張浮峯先生元冲　侍郎程松溪先生文德
太常徐魯源先生用檢
卷十五
儒將萬鹿園先生表　侍郎王敬所先生宗沐
侍讀張陽和先生元忭　教諭胡今山先生瀚
卷十六
江右相傳學案

文莊鄒東廓先生守益 附子善　孫德涵　德溥　德泳
卷十七
文莊歐陽南野先生德　貞襄聶雙江先生豹
卷十八
文恭羅念菴先生洪先
卷十九
處士劉兩峯先生文敏　郡丞劉師泉先生邦采
御史劉三五先生陽 附劉印山　王柳川
縣令劉梅源先生曉　員外劉晴川先生魁
主事黃洛村先生弘綱　主事何善山先生廷仁
郎中陳明水先生九川　太常魏水洲先生良弼
解元魏師伊先生良政　處士魏藥湖先生良器

卷二十
太常王塘南先生時槐
卷二十一
文潔鄧定宇先生以讚　參政陳蒙山先生嘉謨
徵君劉瀘瀟先生元卿　學憲萬思默先生廷言
卷二十二
臬長胡廬山先生直
卷二十三
忠介鄒南皋先生元標　給諫羅匡湖先生大紘
卷二十四
中丞宋望之先生儀望　徵君鄧潛谷先生元錫
徵君章本淸先生潢　僉憲馮慕岡先生應京

卷二十五
南中相傳學案
孝廉黃五岳先生省曾　長史周靜菴先生衝
明經朱近齋先生得之　太常周訥谿先生怡
學憲薛方山先生應旂　副使薛畏齋先生甲
副使査毅齋先生鐸
卷二十六
襄文唐荆川先生順之　太常唐凝菴先生鶴徵
卷二十七
文貞徐存齋先生階　中丞楊幼殷先生豫孫
卷二十八
楚中相傳學案
僉憲蔣道林先生信　孝廉冀闇齋先生元亨
卷二十九
北方相傳學案
文簡穆玄菴先生孔暉　教諭張弘山先生後覺
尚寶孟我疆先生秋　主事尤西川先生時熙
文選孟雲浦先生化鯉　侍郎楊晉菴先生東明
郡守南瑞泉先生大吉
卷三十
粵閩相傳學案
行人薛中離先生侃　縣令周謙齋先生坦
卷三十一
止修學案

中丞李見羅先生材
卷三十二
泰州學案
處士王心齋先生艮　王東崖先生襞附樵夫陶匠田夫
方伯徐波石先生樾　教諭王一菴先生棟
文選林東城先生春
卷三十三
文肅趙大洲先生貞吉
卷三十四
參政羅近溪先生汝芳　侍郎楊復所先生起元
卷三十五
恭簡耿天臺先生定向　耿楚倥先生定理

文端焦澹園先生竑　尚寶潘雪松先生士藻
明經方本菴先生學漸　郎中何克齋先生祥
給事祝無功先生世祿
卷三十六
尚寶周海門先生汝登　文簡陶石簣先生望齡
太學劉冲倩先生塙
卷三十七
甘泉學案
文簡湛甘泉先生若水
卷三十八
太僕呂巾石先生懷　侍郎何吉陽先生遷
卷三十九

郡守洪覺山先生垣
卷四十
主政唐一菴先生樞　侍郎蔡白石先生汝楠
卷四十一
侍郎許敬菴先生孚遠　恭定馮少墟先生從吾
卷四十二
文選唐曙臺先生伯元　端潔楊止菴先生時喬
文定王順渠先生道
卷四十三
諸儒學案上
文正方遜志先生孝孺　瓊山趙考古先生謙
卷四十四
學政曹月川先生端
卷四十五
僉憲黃南山先生潤玉　文毅羅一峯先生倫
文懿章楓山先生懋　郎中莊定山先生昶
侍郎張東白先生元禎　方伯陳克菴先生選
卷四十六
布衣陳剩夫先生真晟　方伯張古城先生吉
方伯周翠渠先生瑛　司成蔡虛齋先生清
太常潘南山先生府　參政羅東川先生僑
卷四十七
諸儒學案中
文莊羅整菴先生欽順

卷四十八
文莊汪石潭先生俊　文敏崔後渠先生銑
卷四十九
文定何柏齋先生瑭
卷五十
肅敏王浚川先生廷相
卷五十一
文裕黃泰泉先生佐
卷五十二
文定張甬川先生邦奇　襄惠張淨峯先生岳
莊裕徐養齋先生問　諸生李大經先生經綸
卷五十三

諸儒學案下

中丞李谷平先生中　文敏霍渭涯先生韜

考功薛西原先生蕙　文節舒梓溪先生芬

徵君來瞿塘先生知德　副使顏冲宇先生鯨

卷五十四

盧冠巖先生寧忠　侍郎呂心吾先生坤

忠節鹿乾岳先生善繼　臺長曹貞予先生于汴

忠節呂豫石先生維祺

卷五十五

給事郝楚望先生敬　諫議吳朗公先生執御

卷五十六

忠烈黃石齋先生道周

卷五十七

忠節金伯玉先生鉉　中丞金正希先生聲

輔臣朱震青先生天麟　徵君孫鍾元先生奇逢

卷五十八

東林學案

端文顧涇陽先生憲成　忠憲高景逸先生攀龍

卷五十九

御史錢啓新先生一本　文介孫淇澳先生愼行

卷六十

主事顧涇凡先生允成　太常史玉池先生孟麟

職方劉靜之先生永澄　學正薛玄臺先生敷教

侍郎葉園適先生茂才　孝廉許靜餘先生世卿

卷六十一

耿庭懷先生橘　光祿劉本孺先生元珍

忠端黃白安先生尊素　貢士吳觀華先生桂森

宗伯吳霞舟先生鍾巒　文選華鳳超先生允誠

中書陳幾亭先生龍正

卷六十二

蕺山學案

忠端劉念臺先生宗周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參閱

河東學案

河東之學，悃愊無華，恪守宋人矩矱，故數傳之後，其議論設施不問而可知其出於河東也。若陽明門下親炙弟子，已往往背其師說，亦以其言之過高也。然河東有未見性之譏，所謂此心始覺性天通者，定非欺人語，可見無事乎張皇耳。

文清薛敬軒先生瑄
御史閻子與先生禹錫
侍郎張自在先生鼎
郡守段容思先生堅

廣文張黙齋先生傑
文莊王凝齋先生鴻儒
布衣周小泉先生蕙
郡丞薛思菴先生敬之
郡丞李介菴先生錦
文簡呂涇野先生柟
司務呂愧軒先生潛
張石谷先生節
李正立先生挺
郡守郭蒙泉先生郛
舉人楊天游先生應詔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參閱

文清薛敬軒先生瑄

薛瑄字德溫，號敬軒，山西河津人。母夢紫衣人入謁而生，膚理如水晶，五臟皆見，家人怪之。祖聞其啼聲曰：非常兒也。自幼書史過目成誦。父貞為滎陽教諭，聞魏范二先生深於理學（魏純字希文山東高密人范汝者），俾先生與之遊處，講習濂洛諸書，嘆曰：此問學正路也。因盡棄其舊學。父移教鄢陵，先生補鄢陵諸生，中河南永樂庚子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第。宣德初，授監察御史。三楊欲識其面，令人要之，先生辭曰：職司彈事，豈敢私謁公卿？三楊歎然。差監湖廣銀場，手錄性理大全，通宵不寐，遇有所得，即便

劄記。正統改元，出為山東提學僉事，先力行而後文藝，人稱為薛夫子。時中官王振用事，問三楊：吾鄉誰可大用者？皆以先生對，召為大理寺正卿。三楊欲先生詣振謝，不可。又令李文達傳語，先生曰：德達亦為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某所不能為也。已遇振於東閣，百官皆趨，先生長揖不拜，振大恨之。會有獄夫病死，妾欲出嫁，妻弗聽，妾遂謂夫之死，妻有力焉。先生發其誣，都御史王文承振意劾為故出，先生廷折文，文言囚不服誣，繫獄論死。先生讀易不輟。覆奏將決，振有老僕者，山西人也，泣於竈下。振怪問之，曰：聞薛夫子將刑，故泣耳。振問若何以知有薛夫子，曰：鄉人也。具言其平生狀。振惻然，立傳旨戍邊，尋放還家。景泰初，起南京大理寺卿。蘇松饑，民貸粟不得，火有粟者之廬。王文坐以謀叛，先生抗疏辯之。文謂人曰：此老崛強猶昔。中

官僉英奉使道出南京公卿餞於江上先生獨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唯薛卿耳壬申秋以原官召入英將復辟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于忠肅王宮保就刑先生謂同列曰此事人所共知各有子孫石亨奮然曰事已定不必多言上召閣臣入議先生言陛下復登寶位天也今三陽發生不可用重刑同列皆無言詔減一等先生退而歎曰殺人以為功仁者不為也一日召對便殿上衣冠未整先生凝立不入上知之即改衣冠先生乃入上惡石亨與徐天全李文達許道中退朝謂耿都御史令御史劾之先生謂諸公曰易戒不密春秋譏漏言禍從此始矣未幾諸公皆下詔獄上以先生學行老成甚重之一日奏對誤稱學生眷注遂衰先生亦知曹石用事非行道之時遂乞致仕臨行岳季方請教先生曰英氣太露最害事

後季方敗憶先生之言曰正乃先生之罪人也居家八年從學者甚衆天順八年甲申六月十五日卒年七十有六留詩有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始覺性天通先生以復性為宗濂洛為鵠所著讀書錄大概為太極圖說西銘正蒙之義疏然多重複雜出未經刪削蓋惟體驗身心非欲成書也其謂理氣無先後無無氣之理亦無無理之氣不可易矣又言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以日光飛鳥喻之理如日光氣如飛鳥理乘氣機而動如日光載鳥背而飛鳥飛而日光雖不離其背實未嘗與之俱往而有間斷之處亦猶氣動而理雖未嘗與之暫離實未嘗與之俱盡而有滅息之時羲竊謂理為氣之理無氣則無理若無飛鳥而有日光亦可無日光而有飛鳥不可為喻蓋以大德敦化者言之氣無窮盡理無窮盡不特理無聚散氣亦無聚散也以小德川流者言之日新不已不以已往之氣為方來之氣亦不以已往之理為方來之理不特氣有聚散理亦有聚散也先生謂水清則見毫毛心清則見天理喻理如物心如鏡鏡明則物無遁形心明則理無微跡竊謂仁人心也心之所以不得為理者由於昏也若反其清明之體即是理矣心清而見則猶二之也此是先生所言本領安得起而質之乎從祀言先生之佐大理王振引之也當時若辭而不往豈不愈於抗而得禍與于忠肅有社稷之功其受害也先生固爭之矣爭不得即以此事而去尤為光明俊偉正統四年南安知府林竿言比者提學薛瑄以生員有疾罷斥者追所給廩米臣以為不幸有疾罷之可也至於廩給糜費於累歲而追索於一朝固已難矣父兄不能保子弟之無疾今懲償納之苦孰肯令其就學上是之先生出處大節豈後學所敢輕議而盡美不能盡善所云連得間矣成化初諡文清隆慶元年詔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薛子

史017 023

讀書錄

統體一太極即萬殊之一本各具一太極即一本之萬殊統體者即大德之敦化各具者即小德之川流○太極不可以動靜言然舍動靜亦無太極○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爲學之要莫切於動靜動靜合宜者便是天理不合宜者便是人欲○人心一息之頃不在天理便在人欲未有不在天理人欲而中立者也○易傳曰易變易也變易以從道也如人之一動一靜皆變易也而動靜之合乎理者即道也○所以陰陽變易者固理之所爲而理則一定而不易所謂恒也○少欲覺身輕○心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先儒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如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之類皆在物之理也於此處各得其宜乃處物之義也○每日所行之事必體認某事爲仁某事爲義某事爲禮某事爲智庶幾久則見道分明○爲政以法律爲師亦名言也既知律已又可治人○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最難○性非特具於心者爲是凡耳目口鼻手足動靜之理皆是也非特耳目口鼻手足動靜之理爲是凡天地萬物之理皆是也故曰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凡聖賢之書所載者皆道理之名也至於天地萬物所具者皆道理之實也書之所謂某道某理猶人之某名某姓也有是人之姓名則必實有是人有是道理之名則必有是道理之實學者當會於言意之表○湖南靖州讀論語坐久假寐既覺神氣清甚心體浩然若天地之廣大蓋欲少則氣定心清理明其妙難以語人○無形而有理所謂無極而太極有理而無形所謂太極本無極形雖無而理則有理雖有而

形則無此純以理言故曰有無爲一○老氏謂無能生有則無以理言有以氣言以無形之理生有形之氣截有無爲兩段故曰有無爲二○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物也而其人倫之理即性也佛氏之學曰明心見性者彼既舉人倫而外之矣安在其能明心見性乎若果明心見性則必知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必不舉人倫而外之也今既如此則偏於空寂而不能真知心性體用之全審矣○盡心工夫全在知性知天上蓋性即理而天即理之所從出人能知性知天則天下之理無不明而此心之理無不貫苟不知性知天則一理不通而心即有礙又何以極其廣大無窮之量乎是以知盡心工夫全在知性知天上○博文是明此理約禮是行此理○無欲非道入道自無欲始○舉目而物存物存而道在所謂形而下形而上是也○誠不能動人當責諸己不能感人皆誠之未至○太極一圈中虛無物蓋有此理而實無形也○常沉靜則含蓄義理而應事有力○少言沉默最妙○厚重靜定寬緩進德之基○無欲則所行自簡○敬則中虛無物○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辯是非較短長○纔舒放即當收斂纔言語便思簡默○事已往不追最妙○人能於言動事爲之間不敢輕忽而事事處置合宜則浩然之氣自生矣○主靜以立其本愼動以審其幾○心常主靜物來應之○費是隱之流行處隱是費之存主處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如陰陽五行流行發生萬物費也而其所以化生之機不可見者隱也○矯輕警惰只當於心志言動上用力○須是盡去舊習從新做起張子曰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余在辰州府五更忽念己

德所以不大進者正爲舊習纏繞未能擺脫故爲善而善未純去惡而惡未盡自今當一刮舊習一言一行求合於道否則匪人矣○若胸中無物殊覺寬平快樂○一念之非卽遏之一動之妄卽改之○心虛有內外合一之氣象○俯仰天地無愧知斯道之大覺四海之小矣○工夫切要在夙夜飮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應事接物之間於此事事皆合天則則道不外是矣○凡大小有形之物皆自理氣至微至妙中生出來以至於成形而著張子曰其來也幾微易簡其至也廣大堅固○一念之差心卽放纔覺其差而心卽正○水淸則見毫毛心淸則見天理○人性分而言之有五合而言之則一一不可見而五則因發見者可默識也○須知己與物皆從陰陽造化中來則知天地萬物爲一體矣○夫子所謂一卽統體之太極也夫子之所

爲貫卽各具之太極也○主一則氣象淸明二三則昏昧矣○將聖賢言語作一場話說學者之通患○志動氣多爲理氣動志多爲欲○學至於心中無一物則有得矣○言不謹者心不存也心存則言謹矣○余於坐立方向器用安頓之類稍有不正卽不樂必正而後已非作意爲之亦其性然○言動舉止至微至粗之事皆當合理一事不可苟先儒謂一事苟其餘皆苟矣○觀太極中無一物則性善可知有不善者皆陰陽雜糅之渣滓也○天之氣一著地之氣卽成形如雪霜雨露天氣也得地氣卽成形矣○纔敬便渣滓融化而不勝其大不敬則鄙吝卽萌不勝其小矣○知止所包者廣就身言之如心之止德目之止明耳之止聰手之止恭足之止重之類皆是就物言之如子之止孝父之止慈君之止仁臣之止敬兄之止友弟之止恭

之類皆是蓋止者止於事物當然之則則卽至善之所在知止則靜安慮得相次而見矣不能知止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猶迷方之人搖搖而莫知所之也○知止則動靜各當乎理○大事謹而小事不謹則天理卽有欠缺間斷○程子性卽理也之一言足以定千古論性之疑○人惻然慈良之心卽天地藹然生物之心○覺人詐而不形於言有餘味○心一操而群邪退聽一放而群邪並興○纔收斂身心便是居敬纔尋思義理便是窮理二者交資而不可缺一也○居敬有力則窮理愈精窮理有得則居敬愈固○初學時見居敬窮理爲二事爲學之久則見得居敬時敬以存此理窮理時敬以察此理雖若二事而實則一矣○人不持敬則心無頓放處○人不主敬則此心一息之間馳騖出入莫知所止也○不能克己者志不勝氣

也○讀書以防檢此心猶服藥以消磨此病病雖未除常使藥力勝則病自衰心雖未定常得書味浹則心自熟久則衰者盡而熟者化矣○處事了不形之於言尤妙○廣大虛明氣象無欲則見之○當事務叢雜之中吾心當自有所主不可因彼之擾擾而遷易也○心細密則見道心粗則行不著習不察○學不進率由於因循○事事不放過而皆欲合理則積久而業廣矣○究竟無言處方知是一源○不識理名難識理須知識理本無名○爲學時時處處是做工夫處雖至陋至鄙處皆當存謹畏之心而不可忽且如就枕時手足不敢妄動心不敢亂想這便是睡時做工夫以至無時無事不然○工夫緊貼在身心做不可斯須外離○心一放卽悠悠蕩蕩無所歸着○讀前句如無後句讀此書如無他書心乃有入○下學學人事上達達

大理也人事如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類是也天理在人如仁
義禮智之性在天如元亨利貞之命是也只是合當如是便是
理○理只在氣中決不可分先後如太極動而生陽動前便是
靜靜便是氣豈可說理先而氣後也○心一收而萬理咸至至
非是外來也蓋常在是而心存有以識其妙耳心一放而萬理
咸失失非向外馳也蓋雖在是而心亡無以察其妙耳○朱子
曰聚散者氣也若理只泊在氣上初不是凝結自爲一物但人
分上合當然者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理既無形安得有
盡有形者可以聚散言無形者不可以聚散言○石壁上草木
最可見生物自虛中來虛中則實氣是也○一切有形之物皆
呈露出無形之理來所謂無非至教也○人心皆有所安有所
不安安者義理也不安者人欲也然私意勝而不能自克則以

不安者爲安矣○心存則因器以識道○看來學者不止應事
處有差只小小言動之間差者多矣○心無所止則一日之間
四方上下安往而不至哉○理如物心如鏡鏡明則物無遁形
心明則理無蔽迹昏則反是○釋子不問賢愚善惡只順己者
便是○理如日光氣如飛鳥理乘氣機而動如日光載鳥背而
飛鳥飛而日光雖不離其背實未嘗與之俱往而有間斷之處
亦猶氣動而理雖未嘗與之暫離實未嘗與之俱盡而有滅息
之時氣有聚散理無聚散於此可見○理如日月之光小大之
物各得其光之一分物在則光在物物盡則光在光○三代之
治本諸道漢唐之治詳於法○細看植物亦似有心但主宰乎
是使之展葉開花結實者即其心也○略有與人計較短長意
即是渣滓消融未盡○人只於身內求道殊不知身外皆道渾

合無間初無內外也○不可將身外地面作虛空看蓋身外無
非眞實之理與身內之理渾合無間也○聖人應物雖以此理
應之其實理只在彼物上彼此元不移也○聖人治人不是將
自己道理分散與人只是物各付物只主於敬纔有卓立不然
東倒西歪卒無可立之地○此理眞實無妄如天地日月風雲
雨露草木昆蟲陰陽五行萬物萬事皆有常形定則亘古今而
不易若非實理爲之主則歲改而月不同矣○方爲 事即欲
人知淺之尤者○理明則心定○順理都無一事○理明後見
天地萬物截然各安其分○知言者書無不通理無不明之謂
○學至於約則有得矣○天下無無理之物無無物之理○凡
所爲當下即求合理勿曰今日姑如此明日改之一事苟其餘
無不苟矣○心有毫髮所繫即不得其平○氣無涯而形有限

故天大地小○必使一言不妄發則庶乎寡過矣○人只爲耳
目口鼻四肢百骸做得不是壞了仁義禮智信若耳目口鼻四
肢百骸做得是便是仁義禮智之性詩所謂有物有則孟子
踐形者是也○仁是嫩物譬如草木嫩則生老則枯○知至至
之窮理也知終終之盡性以至於命也○博文知崇也約禮禮
卑也○分外之事一毫不可與○言要緩行要徐手要恭立要
端以至作事有節皆不暴其氣之事怒至於過喜至於流皆暴
其氣也○大而人倫小而言動皆理之當然纔有爲之心雖
所行合理亦是人欲○絕謀利計功之念其心超然無係○立
得腳定卻須寬和以處之○習於見聞之久則事之雖非者亦
莫覺其非矣○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克己視聽言動之合禮
處便是復禮○知覺不可訓仁所以能知覺者仁也○教人言

理太高使人無可依據○四方上下往來古今實理實無絲毫之空隙無一息之間斷○為學不實無可據之地人於實之一字當念念不忘隨事隨處省察於言動居處應事接物之間必使一念一事皆出於實斯有進德之地○心虛能涵萬理○繼之者善化育之始流行而未已陽也成之者性人物稟受一定而不易陰也○靜坐中發有雜念者不誠之本也惟聖人之心自然真一虛靜無一毫之雜念○循理即率性也自一身之耳目口鼻手足百體各順其則以至人倫庶事各得其宜皆循理也○順理心安身亦安矣○事來則順應之不可無故而先生事端○常存心於義理久久漸明存心於閑事即於義理日昧矣○凡涉於有為者皆氣其無為者道體也○心常存即默識道理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心苟不存茫無所識其所識者不

過萬物形體而已○沖漠無朕而萬象昭然已具蓋纔有理即有象初非懸空之理與象分而為二也○學問實即靜中有得不靜則心既雜亂何由有得○篤志力行而不知道終是淺○涵養省察雖是動靜交致其力然必靜中涵養之功多則動時省察之功易也○在一心之理與在萬事之理本無二致惟聖人一心之理能通萬事之理者以其純乎天理之公也○名節至大不可妄交非類以壞名節○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只是動靜各止於理而不知有人我也○物格是知逐事逐物各為一理知至是知萬物萬事通為一理○孟子之知言即大學之物格知至也○孟子之知性即大學之物格盡心即知至也○道無處不在故當無處不謹○天道流行命也命賦於人性也性與心俱生者也性體無為人心有覺故心統性

情○不責人即心無疑冰焦火之累○天地間理無縫隙實不可分○元者善之長亨利貞皆善也仁為善之長禮義智皆善也性命一理也有善而無惡也明矣○中庸言明善不言明性善即性也○雜慮少則漸近道○心每有妄發以經書聖賢之言制之○一息之運與古今之運同一塵之土與天地之土同一夫之心與億兆之心同○致知格物於讀書得之者多○論性不論氣不備有二說專論性不論氣則性亦無安泊處此不備也專論性不論氣則雖知性之本善而不知氣質有清濁之殊此不備也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有二說如告子以知覺運動之氣為性而不知性之為理此不明也如論氣質有清濁之殊而不知性之本善此不明也二之則不是蓋理氣雖不相離亦不相雜天下無無氣之理亦無無理之氣氣外無性性外無氣

是不可二之也若分而二是有無氣之性無性之氣矣故曰二之則不是○程子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謂若無誠心則四端亦無矣故學道以誠心為本○鬼神者天地陰陽之靈魂魄者人身陰陽之靈

御史閻子與先生禹錫

閻禹錫字子與洛陽人年十九舉正統甲子鄉試明年授昌黎訓導毋喪廬墓詣進於門聞薛文清講學往從之游補開州訓導遂以所受於文清者授其弟子人多化之李文達薦爲國子學正轉監丞干謁不行謫徽州府經歷尋復南京國子助教監丞超陞御史提督畿內學政勵士以原本之學講明太極圖說通書使文清之學不失其傳者先生之力也成化丙申卒所著有自信集或問先生與白良輔於文清文清曰洛陽似此兩人也難得但恐後來立脚不定往別處走觀先生所立雖未知所得淺深亦不負文清之所戒矣

侍郎張自在先生鼎

張鼎字大器陝之咸寧人成化丙戌進士授刑部主事遷員外郎出知太原府晉山西參政仍署府事轉河南按察使弘治改元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等府入爲戶部右侍郎乙卯卒於家年六十五先生少從父之任蒲州得及薛文清之門終身恪守師說不敢少有踰越文清歿後其文集散漫不傳先生搜輯較正凡數年始得成書

史017-028

郡守段容思先生堅

段堅字可久號容思蘭州人也年十四為諸生見陳緱山明倫堂上銘群居慎口獨坐防心慨然有學聖之志於是動作不苟正統甲子領鄉薦己巳英宗北狩應詔詣闕上書不報自齊魯以至吳越尋訪學問之人得閻禹錫白良輔以派文清之旨踰年而歸學益有得登景泰甲戌進士第歸而讀書越五年出知福山縣以絃誦變其風俗謂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無不可變之俗六載而治行藹然可觀李文達薦之擢知萊州府以憂去補南陽府建志學書院與人士講習濂洛之書其童蒙則授以小學家禮祀烈女逐巫尼凡風教之事無不盡心八年而後歸成化甲辰卒年六十六嘗言學者主敬以致知格物知吾之心即天地之心吾之理即天地之理吾身可以參贊者在此其形於自得者詩云風清雲淨雨初晴南畝東阡策杖行幽鳥似知行樂意綠楊煙外兩三聲先生雖未嘗及文清之門而郡人陳祥贊之曰文清之統惟公是廓則固私淑而有得者也

廣文張默齋先生傑

張傑字立夫號默齋陝之鳳翔人正統辛酉鄉薦授趙城訓導以講學為事文清過趙城先生以所得質之文清為之證明由是其學益廣丁外艱服闋遂以養母不出母喪畢為責躬詩曰年紀四十四此理未真知晝夜不勤勉遷延到幾時無復有仕進意其工夫以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為的用五經教授名動一時當道聘講固城學事先生以鄉黨從遊頗衆不能遠及他方辭之段容思贈詩聖賢心學真堪學何用奔馳此外求先生答詩亦有今宵忘寢論收心之句學者爭傳誦焉有勸先生著書者曰吾年未艾猶可進也俟有所得為之未晚成化壬辰十月卒年五十二

史017-029

文莊王凝齋先生鴻儒

王鴻儒字懋學號凝齋河南南陽人成化丁未進士授南戸部主事出爲山西提學僉事進副使孝宗與劉大夏論人才曰藩臬中如王鴻儒他日可大用大夏對曰此人才學不易得誠如聖諭正德初致仕已起國子祭酒不數月憂去服除改南戸部侍郎名入吏部時冢宰爲陸完尚權術先生諷之曰惟誠與乃能濟國事趨名者亦趨利於社稷生民無益也未幾完果敗辛酉陞南戸部尚書宸濠反武宗南巡勤勞王事疽發背卒先生書法端勁少未爲人知里人有爲府史者嘗以其書置府中知府段堅偶見而奇之史對曰里中王生書也堅即名見曰子風神清徹豈塵埃人物遂收之門下故先生之學本之段氏

凝齋筆語

乾道變化者五月一陰生乾道變矣六月二陰生乾道再變矣至十月則乾道變極陽盡而純陰以成坤卦所謂化也此正秋冬之時百穀草木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乾之利貞也○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六位六虛位自子至巳也六龍六陽爻自初九至上九也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則見陽之六位以時而成自十一月一陽生則畫一剛於初位是乘以一龍也十二月二陽生則畫一剛於二位是乘以二龍也餘四位四畫准此乘乃加乘之乘猶加載也天之六陽時序如此聖人加畫乾卦亦如此所以御天也○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此以七者贊乾之德剛言其不屈健言其不息中言其無過不及正言其不偏不倚純言其不二粹言其不雜精則進乎粹矣純粹精譬如稉米中無粟米便是純也稉米雖純矣若顆粒有大小便是不粹一一勻稱便是粹矣米雖勻稱炊飯有不香者便是不精炊飯又香乃是精也愚嘗以爲剛健中正純粹精七者皆是贊乾○乾初九文言曰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此言初九君子固守不屈之節然也拔者掣而出之如蛇龍屬也蛇入穴人見其尾雖拔之幾斷亦不肯出此亦可以證潛龍之確乎不拔也○陽主笑陰主哭故同人號咷指六二笑指九五也○撝謙行之謙也鳴謙言之謙也○觀雷出地奮豫則雷在地中可推矣○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蠱而治矣奉身而隱也○澤中有雷雷之蟄也故君子體之嚮晦入宴息○噬嗑震下離上彖曰雷電合而章始以雷電爲一物謂電即雷之光也及觀曆候八月雷始收聲十月亡電則相去兩月乃知非一物矣雷得電

而聲愈震電得雷而光愈熾故曰雷電合而章○君子得輿小
人剝廬陽爲君子陰爲小人皆就在上一位而言君子居之則
爲得輿上九之陽不動衆陰共載一陽也小人居之則爲剝廬
上九亦變而爲陰群陰失庇也五陰如輿一陽如廬○大過彖
棟橈本末弱也先儒所謂人主之職在論一相者信哉○六十
四卦者八卦之蘊也八卦者兩儀之蘊也兩儀者太極之蘊也
○男女有别然後父子親萬世格言也○下武自三后言之也
三后在天武王在下故曰下武衛武公諸侯也其詩乃見於雅
蓋爲王卿士時也○載色載笑色怒也載色以怒而復載笑非
怒也乃教也匪怒伊教應載笑○虞夏雍州貢道浮于
積石至于龍門西河自今日觀之則漕運當由北中行者千里
由是知唐虞北邊疆境尚遠在河外也○左氏隱三年四月鄭

祭足帥師取溫之麥按夏四月正麥熟之時故曰取溫之麥若
依趙氏謂時月皆改則此當爲夏之二月豈可取麥者乎○周
之郊祀亦有迎尸以爲迎后稷之尸也然據禮家說祭山川皆
有尸則恐祭天亦有尸也○或問周禮祀天神地示人鬼之樂
何以無商音文公先生曰五音無一則不成樂非是無商音只
是無商調先儒謂商調是殺聲鬼神畏商調○罍尊陽也在阼
犧尊陰也在西堂上以陽爲主也縣鼓陽也在西應鼓陰也在
東堂下以陰爲主也○魏主嗣常密問崔浩曰屬者日食趙代
之分朕疾彌年不愈恐一旦不諱此以左氏載日食同晉衛當
之者同是日食之災誠有分野○史稱遼雖非賢相猶置人才
籍書賢士大夫姓名以待用今有若人乎宜賢才之日遺也見
方虛谷撰呂午家傳○大學在親民程子曰親當作新愚按親

新古字通用觀左氏石錯之言新閒舊作親問舊此可見矣○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一變爲一成尚非大成九成皆畢然後謂
之大成○孟子之學明在於事親事長而幽極於知性知天上
下本末一以貫之此所以爲醇乎醇之儒也彼莊老者幽明二
致首尾衡決世儒方且尊以爲聖哲豈知道之論乎○顏氏家
訓曰夫遙大之物寧可度量日爲陽精月爲陰精星爲萬物之
精儒家所安也星墜爲石精若是石不得有光性又質重何所
繫屬星與日月形色同耳日月又當是石也石既牢密烏兔焉
容石在氣中豈能獨運日月星辰若皆是氣氣體輕浮當與天
合往來環轉不得錯違其間遲疾理宜一等何故日月五星二
十八宿各有度數移動不均致堂辨曰考之六經惟春秋書隕
石於宋不言星隕爲石也既以星爲石此皆推臆之說非聖人

之言也愚謂日月星辰皆氣之精而麗於天體如火光不能搏
執其隕而爲石者以得地氣故耳非在天卽石也有隕未至地
而光氣遂散者亦不爲石也

布衣周小泉先生蕙

周蕙字廷芳，號小泉，山丹衛人，徙居秦州。年二十聽講大學首章，奮然感動，始知讀書問字。為蘭州戍卒，聞段容思講學，時往聽之。久之，諸儒令坐聽，既而與之坐講。容思曰：「非聖弗學。」先生曰：「惟聖斯學。」於是篤信力行，以程朱自任。又受學於安邑李昶。昶者，景泰丙子舉人，授清水教諭，文清之門人也。恭順侯吳瑾總兵於陝，聘為子師，先生固辭。或問故，先生曰：「總兵役某，則某軍士也，召之不敢不往；若使教子，則某師也，召之豈敢往哉？」瑾遂親送二子於其家，先生始納贄焉。蘭番樂人鄭安、鄭寧皆乞除樂籍，從周先生讀書，其感人如此。成化戊子，容思至小泉訪之，不遇，留詩而去：「小泉泉水隔烟蘿，一濯冠纓一浩歌。細細靜涵洙泗脈，源源動鼓洛川波。風埃些子無由入，寒玉一泓清更多。老我未除塵俗病，欲煩洗雪起沉痾。」「白雲封鎖萬山林，上築幽居潦更深。養道不干軒冕貴，讀書探取聖賢心。何為有大如天地，須信無窮自古今。欲鼓遺音絕絕後，關閩濂洛待君尋。」先生以父遊江南，久之不返，追尋江湖間，至楊子而歿，天下莫不悲之。門人最著者，渭南薛敬之、秦州王爵。敬之自有傳。爵字錫之，以操存為學，仕至保安州判。

同知薛思菴先生敬之

薛敬之字顯思，號思菴，陝之渭南人。生而姿容秀美，左脇有文字，黑入膚內。五歲即喜讀書，居止不同流俗，鄉人以道學呼之。成化丙戌貢入太學，時白沙亦在太學，一時相與並稱。丙午謁選，山西應州知州。不二四歲，積粟四萬餘石，年饑民免流亡，逋而歸者二百餘家。南山有虎患，倣昌黎之鱷魚為文祭之，旬日間虎死。嘗家塞中地暴水湧出，幾至沉陷，亦為文祭告，水即下洩，聲如雷鳴。奏課為天下第一，陞金華府同知，居二年致仕。正德戊辰卒，年七十四。先生從周小泉學，常雞鳴而起，候門開灑掃設坐，至則跪以請教。故謂其弟子曰：「周先生躬行孝弟，其學近於伊洛，吾以為師；陝州陳雲逵忠信狷介，凡事皆持敬，吾以為友。吾所以有今日者，多此二人力也。」先生之論，特詳於理氣。其言「未有無氣質之性」是矣，而云「一身皆是氣，惟心無氣，氣中靈底便是心」，則又岐理氣而二之也。氣未有不靈者，氣之行處皆是心，不僅腔子內始是心也，即腔子內亦未始不是氣耳。

思庵野錄

心乘氣以管攝萬物而自爲氣之主猶天地乘氣以生養萬物
而亦自爲氣之主○一身皆是氣惟心無氣隨氣而爲浮沉出
入者是心也人皆是氣氣中靈底便是心故朱子曰心者氣之
精爽○心本是個虛靈明透底物事所以都照管得到一有私
欲便却昏蔽了連本體亦是昧塞如何能照管得物○學者始
學切須要識得此心是何物此氣是何物心主得氣是如何氣
役動心是如何方好著力進裡面去○千古聖賢非是天生底
只是明得此心分曉○天地間凡有盛衰強弱者皆氣也而理
無盛衰強弱之異先儒謂至誠貫金石則理足以馭氣也○德
無個大小且指一物始根便是大德發生條達千枝萬柯都是
那根上出來便是小德○接事多自能令氣飛動心敬則不能

爲之累否則鮮不爲之累○心之存則如水之不波不存則沙
苑之揚塵○仁則是心求仁非一方也但心有所存主處便是
求仁觀諸孔門問答可見師之教弟子之學都只是尋討個正
當底心心外無餘事○太極圖明此性之全體西銘狀此性之
大用○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標貼出個心之體用來
程子因而就說個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包括這兩句○有朋自
遠方來與天下歸仁之旨同○活潑潑地只是活動指落頭也
便見得理氣說得面前活動如顏子卓爾孟子躍如模樣○天
地無萬物非天地也人心無萬事非人心也天地無物而自不
能不物物人心無事而自不能事事○而今天下只是一個名
利關住扎了塞住多少俊才可勝歎哉氣化然也○氣化人事
不可岐而二之須相參而究之然後可以知天道消息世道隆

替○因天地而定乾坤因卑高而位貴賤因動靜而斷剛柔因
方類物羣而生吉凶因天象地形而見變化此聖人原易之張
本以示人故曰易與天地準○太極圖雖說理亦不曾離了氣
先儒解太極二字最好謂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
具而其理無朕之目象數未形一句說了理形器已具一句却
是說了氣便有理氣何曾斷隔了○雨暘燠寒風之有無皆得
天無心處風雷變化氣使然也天本無心以人爲心聖人本無
心以天爲心其未至於聖人者可不盡希天之學乎何謂希天
曰自敬始○凡所作爲動心只是操存之心未篤篤則心定外
物不能奪雖有所爲亦不能動
在天之風霜雨露者陰陽之質在地之草木水石者剛柔之質
在人之父子君臣者仁義之質陰陽一剛柔也剛柔一仁義也

陰陽氣也離那質不得剛柔質也離那氣不得仁義性也離那
氣質不得未有無氣之質未有無質之氣亦未有無氣質之性
偶觀古賢會得一本萬殊道理當時便得只是一本如今結了
自千萬個不亦殊乎一本萬殊萬殊一本有甚待了期就見得
天命不已氣象出來○古來用智莫過大禹觀治水一事只把
一江一河便分割天地○堯舜之世以德相尚故無讖諱術數
之可言漢唐以下僞學日滋故有讖諱術數之事○古人之論
處家有曰義有曰忍蓋忍字無涯涘義字有正救獨用忍不得
獨用義亦不得上下名分不得不用義出入日用不得不用忍
義與忍相濟而後處家之道備矣○孔門優游涵泳只是調護
個德性好凡問政問仁問士問禮與行不過令氣質不走作捌
得活木出來○夜氣與浩然之氣不同彼以全體言此以生息

言但浩然章主於氣牛山章主於性學者互相攷之有以知性氣之不相離也〇天高地下萬物流行分明個禮樂自然

郡丞李介庵先生錦

李錦字在中號介庵陝之咸寧人受學於周小泉天順壬午舉於鄉入大學司成邢讓漢器之讓坐事下獄先生率六館之士伏闕訟冤由是名動京師以主敬窮理爲學故然諾辭受之間皆不敢苟居憂時巡撫余肅敏請教其子先生以齊衰不入公門固辭肅敏聞其喪不能舉賻以二槨先生卻其一曰不可因喪爲利也郡大夫賻米以狀無倖字辭之成化甲辰謁選松江府同知後二年卒年五十一

明儒學案卷一終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參閱

文簡呂涇野先生柟

呂柟字仲木號涇野陜之高陵人正德戊辰舉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逆瑾以鄉人致賀却之瑾不說已請上還宮中御經筵親政事益不爲瑾所容遂引去瑾敗起原官上疏勸學危言以動之乾清宮災應詔言六事一逐日臨朝二還處宮寢三躬親大祀四日朝兩宮五遣去義子番僧邊軍六撤回鎮守中官皆武宗之荒政不聽復引去世廟即位起原官中中以修省自劾語涉大禮下詔獄降解州判官不以遷客自解攝守事興利除害若嗜欲在解三年未嘗言及朝廷事移宗人府經歷歷南考

功郎中尚寶司卿南太常寺少卿入爲國子祭酒轉南禮部右侍郎公卿謁孝陵衣緋先生曰望寢生哀不宜吉服遂易素上將視顯陵累疏諫止霍文敏與夏貴溪有隙文敏爲南宗伯數短貴溪於先生先生曰大臣和衷宜規不宜訐也文敏疑其黨貴溪已而先生入賀貴溪亦惡文敏之短先生曰霍君性少偏故天下惜才貴溪亦疑其黨文敏會奉先殿災九卿自陳貴溪遂准先生致仕壬寅七月朔卒年六十四贈謚文簡先生師事薛思庵所至講學未第時即與崔仲鳧講於寶邛寺正德末家居築東郭別墅以會四方學者別墅不能容又築東林書屋鎮守廖奄張甚其使者過高陵必誡之曰呂公在汝不得作過也在解州建解梁書院選民間俊秀歌詩習禮九載南都與湛甘泉鄒東郭共主講席東南學者盡出其門

首道上黨隱士仇欄遮道問學有梓人張提聞先生講曰悟其非曾妄取人物追還主者先生因爲詩云豈有仁人能過化雄山村裡似羌時朝鮮國聞先生名奏請其文爲式國中先生之學以格物爲窮理及先知而後行皆是儒生所習聞而先生所謂窮理不是泛常不切於身只在語默作止處驗之所謂知者即從聞見之知以通德性之知但事事不放過耳大概工夫下手明白無從躲閃也先生議良知以爲聖人教人每因人變化未嘗規規於一方也今不論其資稟造詣刻數字以必人之從不亦偏乎夫因人變化者言從人之工夫也良知是言本體本體無人不同豈得而變化耶非惟不知陽明并不知聖人矣

史017-035

呂涇野先生語錄

問長江之上大海之濱風波之險可畏也至於風恬浪息漁人出沒其間鷗鳥飛鳴其中若相狎而玩者何也水忘機也漁人鷗鳥亦忘機也若乃吾人之宅心宜若平且易焉已矣而反有不可測者則其爲風波之險莫大焉此莊生所謂險於山川者也是故機心忘而後可以進德矣曰只看如何平易不易一差恐靡然矣○問靜時體認天理易動時體認天理難故君子存靜之體認者以達乎動之泛應者則靜亦定動亦定其爲成德孰禦焉曰動時體認天理猶有持循處靜却甚難能於靜則於動沛然矣○光祖曰物之遇雨或生或長其效甚速人遇教而不興者何也先生曰只是中心未實如五穀之種或蠹或浥雖乎其爲苗矣○問交友居家處世不能皆得善人甚難處先生

曰此須有憐憫之心方好能憐憫便會區處如妻妾之愚兄弟之不肖不可謂他不是也此仁知合一之道○問今之講學多有不同者如何曰不同乃所以講學既同矣又安用講耶故用人以治天下不可皆求同求同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道通曰果然治天下只看所重輕○問身甚弱若有作盜賊的膽力改而爲聖人方易先生曰作聖人不是用這等力量見得善處便行便是力量弱於流俗物欲者乃弱也○先生聞學者往來權貴門下乃曰人但伺候權倖之門便是喪其所守是以教人自甘貧做工立定腳根自不移○問患交接人先生曰須要寬綽些不可拘拘守秀才規矩見大人君子進退升降然諾語默皆學○先生曰陳白沙徵到京吏部尚書問曰貴省官如何曰與天下省官同請對坐卻坐無辭此儘樸實有所養雖一峯訪謝

齋見起御聘牌坊乃謂其子云不必有此牌坊不見康齋而退此羅公高處康齋孔門之原憲也而又有此乎○先生曰昔者關有一僉事求見王魁菴公云西來一件爲黃河二件爲華山三件爲見先生王公云若做官不好縱見此三者亦不濟事這般高不受人諂○大器問動靜不失其時曰正是仕止久速各當其可汝今且只於語默作止處驗也○黃惟因問白沙在山中十年作何事先生曰用功不必山林市朝也做得昔終南僧用功三十年儘禪定也有僧曰汝習靜久矣同去長安柳街一行及到見了妖麗之物粉白黛綠心遂動了一旦廢了前三十年工夫可見亦要於繁華波蕩中學故於動處用功佛家謂之消磨吾儒謂之克治○應德問觀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如何觀先生曰只是虛靜之時觀字屬知屬動只是心上覺得然

其前只好做戒慎恐懼工夫就可觀也○南昌裘汝中問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先生曰大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莫之能禦豈不是聞見豈不是德性然則張子何以言不梏於見聞曰吾之知本是良的然被私欲迷蔽了必賴見聞開拓師友夾持而後可雖生知如伏羲亦必仰觀俯察汝中曰多聞擇其善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乃是知之次也是以聖人將德性之知不肯自居止謙爲第二等工夫曰聖人凡做第二等工夫吾輩工夫只做第二等的也罷殊不知德性與聞見相通原無許多等第也○謝象先問樂在其中與不改其樂樂字有淺深否先生曰汝不要管他淺深今日只求自己一個樂耳大器曰然求之有道乎先生曰各人據自己所累處一切盡除去則自然心廣體胖然所謂累處者不必皆是聲色貨利粗惡的只於寫字做

詩先嗜好一邊皆是。程子曰書札於儒者亦最近。然一向如著
亦自喪志。可見。○有一名公曰近日對某講學者惟少某人耳。
先生笑曰程子說韓持國曰公當求人。例教人來求公耶。若爲
道道講須下人去講。不然有道者他肯來尋公講耶。又曰某尸
位未嘗建得事業。先生曰不然。賢人君子在位不必拘拘如何
是建功創業。但一言一動皆根道理。在位則條爲取法。在下則
軍民畏服。又使天下之人知某處有某公在。奄然有恁可怖。有
何不可。其人曰若是不可不慎矣。○有一相當因其弟過陝西
與對山曰某回京與家兄說薦舉起用。對山笑曰某豈是在某
人手裡取功名的人。先生曰此亦可謂倜儻之士。或曰但欠中
道耳。曰士但有此氣象亦是脫俗。怎能勾便中庸也。○先生見
林穎氣象從容。指謂大器曰人動靜從容。言語安詳。不惟天理

合當如此。且起觀者敬愛。就是學問也。學者不可無此氣象。但
須要先有諸中矣。○時耀問取放心在何處。先生曰須於放的
處去收則不遠而復矣。○先生謂諸生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今
講學甚高遠。某與諸生相約從下學做起。要隨處見道理。事父
母這道理。待兄弟妻子這道理。待奴僕這道理。可以質鬼神。可
以對日月。可以開來學。皆自切實處做來。大器曰夫仁亦在乎
熟之而已矣。曰然。○問爲學。曰只要正己。孔子曰上不怨天。下
不尤人。知我者其天乎。若求人知。路頭就狹了。天從那處去求
只在得人。得人就是得天。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學者未省。曰本之一心。驗之一身。施之宗族。推之鄉黨。然後達
之政事。無往不可。凡事要仁有餘而義不足。則人無不得者。○
諮問講良知者如何。先生曰聖人教人。每因人變化。如顏淵問

仁。夫子告以克己復禮。仲弓則告以敬恕。樊遲則告以居處恭
執事敬與人忠。蓋隨人之資質學力所到而進之。未嘗規規於
一方也。世之儒者誨人。往往不論其資稟造詣。刻數字以必人
之從。不亦偏乎。○問致良知。先生曰陽明本孟子良知之說。提
掇教人。非不警切。但孟子便兼良能言之。且人之知行。自有先
後。必先知而後行。不可一偏。傳說曰非知之艱。聖賢亦未嘗即
以知爲行也。縱使周子教人曰靜。曰誠。程子教人曰敬。張子以
禮教人。諸賢之言非不善也。但亦各執其一端。且如言靜則人
性偏於靜。須別求一個道理。曰誠曰敬。固學之要。但未至於
誠敬。尤當有入手處。如夫子答論之首便只曰學而時習。言學
則皆在其中矣。○論格物致知。世之儒者辭論莫太高遠乎。先
生謂若事事物物皆要窮盡。何時可了。故謂只一坐立之間便

可格物。何也。蓋坐時須要格坐之理。如尸是也。立時須要格立
之理。如齋是也。凡類此者皆是。如是則知可致而意可誠矣。又
曰先就身心所到事物所至者格。久便自熟。或以格爲度量亦
是。○先生謂諸生曰學者只隱顯窮通始終不變方好。今之人
對顯明廣衆之前一人焉。闇居獨處之時又一人焉。對富貴又
一人焉。貧賤又一人。眼底交遊所不變者。惟何粹夫乎。○諮因
辭謝久菴公與講論陽明之學。公謂朱子之道學豈後學所敢
輕議。但試舉一二言之。其性質亦是太偏。昔唐仲友爲台州太
守。陳同父同知台州。二人各競才能甚不相協。時仲友爲其母
與弟婦同居官舍。晦翁爲浙東提舉。由按台州。陳同父遂誣仲
友以帷薄不修之事。晦翁未察。遂劾仲友。王淮爲之奏辨。晦翁
又劾王淮。後仲友亦以帷薄不修之事誣論晦翁。互相訐奏。豈

不是太偏乎詔聞此言歸而問於先生先生曰許恭亦信有之但仲友雖負才名終是小人安得以此誣毀朱子是非毀譽初豈足憑久之便是明白朱先生劾仲友事見台寓錄仲友誣朱先生事見仲友文集可知其是私也聞父此府尚未及第未嘗聞知台州當仲友相詬本書以帷薄相誣此最無一實者

先生曰今世學者開口便說一貫不知所謂一貫者是行上說是言上說學到一貫地位多少工夫今又只說明心謂可以照得天下之事宇宙內事固與吾心相通使不一一理會於心何由致知所謂不理會而知者即所謂明心見性也非禪而何○萬惟用曰學者不可將第一等事讓別人做先生曰才說道不可將第一等事讓與別人做不免自私道元是自家合做的又曰學到自家合做處則別人做第一等事雖拜而讓之可也○

學者到怠惰放肆總是不仁仁則自是不息○詩人於周公從步履上看便見得周公之聖故曰赤舄几几凡人內不足者或有矜誇之意步履必至錯亂不能安詳如謝安折屐豈能強制得住故古人只求諸己在己者定外邊許大得失禍福皆不足動我是故烈風雷雨弗迷先生曰予癸未在會試場見一舉子對道學策欲將今之宗陸辨朱者誅其人焚其書甚有合於問目且經書論表俱可同事者欲取之予則謂之曰觀此人於今日迎合主司他日出仕必知迎合權勢乃棄而不取同寓門人曰凡論前輩須求至當亦宜存厚不可率意妄語○問危微精一如何曰心一也有人道之別者就其發處言之耳危微皆是不好的字面何謂危此心發在形氣上便蕩情鑿性喪身亡家無所不至故曰危何謂微徒守此義理之心不能擴充不發於

四支不見於事業但隱然於念慮之間未甚顯明故曰微惟精是察二者之間不使混雜惟一是形氣之所用也皆從道而出合為一片○本家問夜氣曰有夜氣有旦氣有晝氣晝氣之後有夜氣夜氣之後為旦氣旦氣不梏於晝氣則充長矣孟子此言氣字即有性字在蓋性字何處尋只在氣上求但有本體與役於氣之別耳非謂性自性氣自氣也彼惻隱是性發出來的情也能惻隱便是氣做出來使無是氣則無是惻隱矣先儒喻氣猶舟也性猶人也氣載乎性猶舟之載乎人則分性氣為二矣試看人於今何性不從氣發出來○木年問配義與道先生曰言此氣是搭合著道義說不然則見富貴也動見貧賤也動而餒矣○問近讀大禹謨得甚意思且不要說堯舜是一個至聖的帝王我是一個書生學他不得只道不虐無告不廢困窮

日用甚切如今人地步稍高者遇一人地步稍低者便不禮他雖有善亦不取他即是虐無告廢困窮○皐陶說九德皆就氣質行事上說至商周始有禮義性命之名宋人却專言性命謂之道學指行事為粗迹不知何也○何廷仁言陽明子以良知教人於學者甚有益先生曰此是渾淪的說話若聖人教人則不如是人之資質有高下工夫有生熟學問有淺深不可概以此語之是以聖人教人或因人病處說或因人不足處說或因人學術有偏處說未嘗執定一言至於立成法詔後世則曰格物致知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蓋渾淪之言可以立法不可因人而施○或問朱子以誠意正心告君如何曰雖是正道亦未盡善人君生長深宮一下手就教他做這樣工夫他如何做得我言如何能入得須是或從他偏處一說或從他明處一說或從

他好處一說然後以此告之則其言可入若一次聽來也就定此言二次三次聽來也就定此言如何教此言能入得告君須要有一個活法如孟子不拒人君之好色好貨便是○問愼獨工夫曰此只在於心上做如心有偏處如好欲處如好勝處但凡念慮不在天理處人不能知而已所獨知此處當要知謹自省即使克去若從此漸漸積累至於極處曰能勿然上進雖博厚高明皆是此積○問存心之說曰人於凡事皆當有一個心如事父母兄長不待言矣雖處卑幼則存處卑幼之心處朋友則存處朋友之心至於外邊處主人亦當存處主人之心以至奴僕亦要存一點心處之皆不可忽略只如此便可下學上達○易之理只是變易以生物故君子變易以生民○東郭子曰聖人教人只是一個行如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皆是

行也篤行之者行此數者不已是也就如篤恭而天下平之篤先生曰這卻不是聖人言學字有專以知言者有兼知行言者如學而時習之之學字則兼言之若博學之對篤行之而言分明只是知如何是行如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亦如是此篤恭之篤如云到博厚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之類若篤行之篤即篤志努力之類如何相比得夫博學分明是格物致知的工夫如何是行○東郭子曰大抵聖人言一學字則皆是行不是知如及之仁不能守之及之亦是行如日月至焉至字便是一般守之是守其及之者常不失也如孔門子路之徒是知及之者如顏子三月不違則是仁能守之者先生曰知及之分明只是知仁守之纔是行如何將知及亦爲行乎子之所未曉也○東郭子曰程子謂大學乃孔氏之遺書謂之遺書正謂其言相似

也然聖人未嘗言之若以格物爲窮理則與聖言不相似何以謂之遺書先生曰謂之遺書者指理而言非謂其言相似也且曰聖人未嘗言之其告事某也愚只將格物作窮理先從知止致知起夫知止致知首言之而曰未嘗言之何也○東郭子曰我初與陽明先生講格物致知亦不肯信後來自家將論孟學庸之言各相比擬過來然後方信陽明之言先生曰君初不信陽明後將聖人之言比擬過方信此卻與做甚麼莫不是窮理否東郭子笑而不對○先生曰汝輩做工夫須要有把柄然後纔把捉得住不然鮮不倒了的故扠手不定便撒擺立腳不定便那移○先生曰學者必是有定守然後不好的事不能來就我易曰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若我無實則這不好的事皆可以來即我也○邦儒問近日朋友講及大學每欲貫誠

意於格物之前蓋謂以誠意去格物自無有不得其理者如何先生曰格致誠正雖是一時一事的工夫其間自有這須節次且如佛子寂滅老子淸靜切切然惟恐做那仙佛不成其意可爲誠矣然大差至於如此正爲無格致之功故也但格致之時固不可不著實去做格致之後誠意一段工夫亦是不可缺也○呂潛問欲根在心何法可以一時拔得去先生曰這也難說一時要拔去得須要積久工夫纔得就且聖如孔子猶且十五志學必至三十方能立前此不免小出入時有之學者今日且於一言一行差處心中即便檢制不可復使這等如或他日又有一言一行差處心中即又便如是檢制此等處人皆不知已獨知之檢制不復萌便是愼獨工夫積久熟後動靜自與理俱而人欲不覺自消欲以一時一念的工夫塗病根盡去卻難也

○李樂初見先生問聖學工夫如何下手先生曰亦只在下學做去先生因問汝平日做甚工夫來和仲默然良久不應先生曰看來聖學工夫只在無隱上亦可做得學者但於己身有是不是處就說出來無所隱匿使吾心事常如青天白日纔好不然久之積下種子便陷於有心了故司馬溫公謂平生無不可對人說得的言語就是到建諸天地不悖質之鬼神無疑也都從這裡起○先生曰鄒東郭云聖賢教人只在行上如中庸首言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便繼之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並不說知上去予謂亦須知得何者是人欲不然戒慎恐懼個甚麼蓋知皆爲行不知則不能行也○康恕問戒慎恐懼是靜存慎獨是動察否先生曰只是一個工夫靜所以主動動所以合靜不睹不聞靜矣而戒慎恐懼便惺惺此便屬動了如大易閑邪存

其誠一般邪閑則誠便存故存養省察工夫只是一個更分不得○郭詔問格物先生曰這個物正如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物字一般非是泛然不切於身的故凡身之所到事之所接念慮之所起皆是物皆是要格的蓋無一處非物其功無一時可止息得的○韓勅曰某夜睡來有所想像念頭便覺萌動此處亦有物可格否先生曰怎麼無物可格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亦皆是格物○郭詔因曰先生格物之說切要是大有功於聖門先生曰也難如此說但這等說來覺明白些且汝輩好去下手做工夫矣○先生曰聖賢每每說性命來諸生看還是一個是兩個○郭詔曰自天賦與爲命自人稟受爲性先生曰此正是易一陰一陽之謂道一般子思說自天命便謂之性還只是一個朱子謂氣以成形而理亦賦還未盡然

天與人以陰陽五行之氣理便在裡面了說個亦字不得陳德文因問夫子說性相近處是兼氣質說否先生曰說兼亦不是卻是兩個了夫子此語與子思元是一般夫子說性元來是善的本相近但後來加著習染便遠了子思說性元是從命上來的須臾離了便不是但子思是恐人不識性的來歷故原之於天夫子因人墮於習染了故究之於後語意有正反之不同耳○郭詔問修道之教如何先生曰修是修爲的意思戒懼慎獨便是修道之功教即是明誠謂之教一般聖人爲法於天下學者取法於聖人皆是橫渠不云糟粕煨燼無非教也他把這極粗處都看做天地教人的意思此理殊可觀○問戒懼慎獨分作存天理遏人欲兩件看恐還不是先生曰此只是一個工夫如易閑邪則誠自存但獨處卻廣著不但未與事物接應時是獨雖

是應事接物時也有獨處人怎麼便知惟是自家知得這裡工夫卻要上緊做今日諸生聚講一般我說得有不合處心下有未安或只是隱忍過去朋友中有說得不是處或亦是隱忍過去這等也不是慎獨先生語意猶未畢何監遂問喜怒哀樂前氣象如何先生曰只此便不是慎獨了我纔說未曾了未審汝解得否若我就口答應亦只是空說此等處須是要打點過未嘗不是慎獨的工夫監由是潛思久之先生始曰若說喜怒哀樂前個氣象便不是須是先用過戒懼的工夫然後見得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若平日不曾用過工夫來怎麼便見得這中的氣象問孟子說個仁義禮智子思但言喜怒哀樂謂何先生曰人之喜怒哀樂即是天之二氣五行亦只是從天命之性上來的但仁義禮智隱於無形而喜怒哀樂顯於有象且切緊好下

手做工夫耳學者誠能養得此中了卽當喜時體察這喜心不使或流怒時體察這怒心不使或暴哀樂亦然則工夫無一毫滲漏而發無不中節仁義禮智亦自在是矣叔節又問顏子到得發皆中節地位否先生曰觀他怒便不遷樂便不改却是做過工夫來的○詔云近日多人事恐或廢學先生曰這便可就在人事上學今人把事做事學做學分做兩樣看了須是卽事卽學卽學卽事方見心事合一體用一原的道理因問汝於人事上亦能發得出來否詔曰來見的亦未免有些俗人先生曰遇著俗人便卽事卽物把俗言語譬曉得他來亦未嘗不可如舜在深山河濱皆俗人也詔顧諸彙先曰吾輩今日安得有這樣度劫○先生語學者曰近日做甚工夫來曰只是做得個矜持的工夫於道却未有得處先生曰矜持亦未嘗不好這便是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工夫但恐這個心未免或有時間歇耳曰然有間歇的心只是志不先先生曰還是不知如知得身上寒必定要討一件衣穿知得腹中饑必定要討一盂飯喫使知得這道如饑寒之於衣食一般不道就能了恁地看來學問思辨的工夫須是要在戒慎恐懼之前方能別白的天理便做將去是人欲卽便斬斷然後能不間歇了故某常說聖門知字工夫是第一件要緊的雖欲不先不可得矣○與佑問人心下多是好名如何先生曰好名亦不妨但不知你心下好甚麼名來若心下思擇只是個養民的名將只是個教民的名怎麼便能千萬世不泯把這個名之所以然上求則得之未嘗不善若只是空空恭個名不肯下手去做却進名也無了○何廷仁來見問宣之在京一年亦可謂有志者先生曰

宜之甘得貧受得苦七月間其僕病且危宜之獨處一室躬執爨自勞筋骨未嘗見其有慍色可以爲難矣廷仁對曰孔明淵明非無才也而草廬田園之苦顏子非無才也而簞瓢陋巷之窮看來君子之學惟重乎內而已先生曰然古人做工亦從飲食衣服上做起故顏子之不改其樂孔明淵明之所以獨處皆其志和所御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者耳某常云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以雍徹此分不顧都只是耻惡衣惡食一念上起此處故要見得則能守得○惟時問先生嘗論尹彥明和元晦不同者何先生曰得聖門之正傳者尹子而已其行慤而直其言簡而易若朱子大抵嚴毅處多至於諫君則不離格致誠正人或問之則曰平生所學惟此四字如此等說古人皆望而畏之何以見信於上耶因論後世諫諍多不見信於人君者亦未免峻激起之也顧問朱子與二程何如先生曰明道爲人盎然陽春之可掬故雖安石輩亦聞其言而歎服至於正叔則啓人僞學之禁未必無嚴厲之過耶頃之歎曰凡與人言貴春溫而醜秋殺存溫多則人見之而必敬愛之而必親故其言也感人易而入人深不求其信自然不信也秋殺多則人聞之而必畏畏之而必拒畏惡生則言之入人也難將欲取信而反不信也○先生曰父母生身最難須將聖人言行一一體貼在身上將此身與做一個聖賢的肢骸方是孝順故令置身於禮樂規矩之中都是不負父母生身之意也○問格物之格有說是格式之格謂致吾之良知在格物格字不要替他添出窮究字樣來如何先生曰格物之義自伏羲以來未之有改也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遠求諸物近取諸身其觀察求取卽是窮極之義格式之格

恐不是孔子立言之意○楷問求仁之要在放心上求否先生曰放心各人分上都不同或放心於貨利或放心於飲食或放心於衣服或放心於宮室或放心於勢位其放有不同人各隨其放處收斂之便見爲仁先生曰諸君求仁須要見得天地萬物皆與我同一氣一草一木不得其所此心亦不安始得須看伊尹謂一夫不獲若己推而內之溝中是甚麽樣心王言曰此氣象亦難今人於父母兄弟間或能盡得若見外人如何得有是心曰只是此心用不熟工夫只在積累如今在旅次處得主人停當惟恐傷了主人接朋友務盡恭敬惟恐傷了朋友處家不消說隨事皆存此心數年後自覺得有天地萬物爲一體氣象○先生曰人能反己則四通八達皆坦途也若常以責人之心則舉足皆荊棘也○問無事時心清有事時心却不清曰此

是心作主不定故厭事也如事不得已亦要理會○敎汝嘗學禮猶隄防之於水若無禮以隄防其身則滿腔一團私意縱橫四出矣○問堯舜氣象曰未達氣象不在高遠便就汝一言一動處求之則滿目皆此氣象矣○子貢言夫子之聖又多能也則以多能爲聖之外夫子乃謂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言不是多皆性分中事則多能又不在聖之外矣斯可見灑掃應對精義入神無二也○問修辭立誠曰如所說的言語見得都是實理所當行不爲勢所撓不爲物所累斷然言之就是立誠處如行不得的言之即是僞也○諸生有言及氣運如何外邊人事如何者曰此都是怨天尤人的心術但自家修爲成得個片段若見用則百姓受些福假使不用與鄉黨朋友論些學術化得幾人都是事業正所謂暢於四肢發於事業也何必有官做有事業然後

司務呂愧軒先生潛

呂潛字時見號愧軒陝之涇陽人師事呂涇野一言一動咸以爲法舉嘉靖丙午鄉書卒業成均時朝紳有講會先生於其間稱眉目焉母病革欲識其婦面命之娶先生娶而不婚三年喪畢然後就室父應祥禮科都給事中既卒而封事不存先生走闕下錄其原稿請銘於馬文莊與郭蒙泉講學谷口洞中從學者甚衆涇野之傳海內推之薦授國子監學正舉行涇野祭酒時學約調工部司務萬曆戊寅卒年六十二

史017-042

張石谷先生節

張節字介夫號石谷涇陽人初從湛甘泉遊繼受學於涇野涇野贈詩稱其守道不回嘗語學者先儒示默坐澄心體認天理又云靜中養出端倪吾輩須理會得此方知一貫真境不爾縱事事求合於道終難湊泊不成片段矣萬曆壬午年八十卒

李正立先生挺

李挺字正立咸寧人正嘉間諸生從涇野學孤直不隨時俯仰嘗自詡云生須肩大事還用讀春秋往馬谿田所講學死於洛人皆惜之

郡守郭蒙泉先生郛

郭郛字惟藩號蒙泉涇陽人嘉靖戊午舉於鄉選復寧教諭轉國子助教陞戶部主事出守馬湖年八十八先生與呂愧軒同學愧軒之父其師也辛酉計偕因呂師會葬遂不行有古師弟之風其學以持敬爲主自少至老一步不敢苟趨嘗有詩云學道全憑敬作箴須臾離敬道難尋常從獨木橋邊過惟願無忘此際心又云近名終是己無欲即通神識遠乾坤闊心空意見新閉門只靜坐自是出風塵

舉人楊天游先生應詔

楊應詔號天游閩之建安人嘉靖辛卯舉於鄉卒業南雍時甘泉涇野諸公皆講學先生獨契涇野出其門下歸作道宗堂於華陽山中祀濂溪以及涇野動止必焚香稟命當世講學者無不與往復而於心齋龍谿爲陽明之學者皆有微詆先生之學以寡欲正心爲主本不愧天爲歸趣一切清虛元遠之言皆所不喜然其言多自誇大而雌黃過甚亦非有道氣象如工夫卽本體此言本自無弊乃謂本體光明猶鏡也工夫刮磨此鏡者也若工夫卽本體謂刮磨之物卽鏡可乎此言似是而非夫鏡也刮磨之物也二物也故不可以刮磨之物卽鏡若工夫本體同是一心非有二物如欲歧而二之則是有二心矣其說之不通也

史017 044

楊天游集

聖人之所以能全其本體者不過能無欲耳吾人不能如聖人之無欲只當自寡欲入欲不獨聲色貨利寡之而已凡一種便安忻羨自私自利心皆是欲將此斬斷方爲寡欲則漸可進於無欲聖人亦豈逃人絕世始稱無欲哉聖人所欲在天理上用事有欲與無欲同雖其有涉於向慕有涉於承當所欲處無一非天理天機之流行矣○吾人之學不在求事物之侵擾我不侵擾我只在處事物道理能盡不能盡是故居處時則不免有居處事之侵擾吾只在恭上做工夫即其侵擾亦天機之流行矣執事不免有執事之侵擾與人不免有與人之侵擾吾只在敬上忠上做工夫即其侵擾亦無非天機之流行矣從古聖賢處世處常處變其誰不自侵擾中來若惡其侵擾而生厭怠

便非學也○朱陸之所可辨所可議者其言也朱陸之不可辨不可議者其人也近之存於人不貴於言久矣苟不以人論學而以言論學不以人求朱陸而以言語求朱陸則今之紛紛無怪其然今之學者出處無朱陸三揖一辭之耿拔取予無朱陸裂石斷金之果決義利不分聲色不拒無朱陸青天白日之光明而所爲黯闇垢濁自以爲心傳乎孔孟而胸次則鬼魅踞尤蠅營狗苟入儀秦申商之奸藪而反呶呶於朱陸之短長可悲也夫○平生矻矻苦力於學因以收放心爲事也然思索義理有未合心處或至忘寢忘食當食當寢亦不知所食何物所寢何地此皆過用其心而不覺至於詩文尤甚吾之心已放於詩之思索上去矣生平負性氣每觸時艱不覺感歎不樂對友朋呶呶大言此皆出於一時感憤意氣之私吾之心已放於世變

意氣上去矣○今之學者不能實意以積義爲事乃欲懸空去做一個勿忘勿助不能實意致中和戒懼乎不覩不聞乃欲懸空去看一個未發氣象不能實意學孔顏之學乃欲懸空去尋孔顏之樂處外面求討個滋味快樂來受用何異却行而求前者乎茲所謂舛也○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故此心本體光明猶鏡也工夫磨刮此鏡者也謂工夫即本體謂磨刮之物即鏡可乎鏡光明不能不爲塵垢所慁人心光明不能不爲物欲所雜謂克治物欲還吾心之光明則可謂克治工夫即吾心之本體則不可謂刮磨塵垢還吾鏡之光明則可謂磨刮工夫即吾鏡之本體則不可何也工夫有積累之漸本體無積累之漸工夫有純駁偏全不同本體無偏全無純駁也○龍溪曰學者只

要個真種子方得余謂不能透得聲色貨利兩關不算作真種子○今世學者病於不能學顏子之學而先欲學曾點之狂自其入門下手處便差不解克己復禮便欲天下歸仁不解事親從兄便欲手舞足蹈不解造端夫婦便欲說鳶飛魚躍不解衣錦尚絅便欲無聲無臭不解下學上達便自謂知我者其天認一番輕率放逸爲天機取其宴安磐樂者爲真趣豈不舛哉故余嘗謂學者惟在日用平實倫紀處根求不在元虛誇大門戶邊蹤討惟在動心忍性苦楚中磨煉不在擺脫矜肆灑落處鋪張○靜坐者或流於禪定操存者或誤於調息主敬者或妄以爲惺惺格物窮理者或自溺於圓覺存心養性者或陷於即心見性

明儒學案卷二終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參閱

三原學案

關學大概宗薛氏。三原又其別派也。其門下多以氣節著。風土之厚。而又加之學問者也。

端毅王石渠先生恕
康僖王平川先生承裕
光祿馬谿田先生理
恭簡韓苑洛先生邦奇
忠介楊斛山先生爵
徵君王秦關先生之士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參閱

端毅王介菴先生恕

王恕字宗貫。號介菴。晚又號石渠。陜之三原人。正統戊辰進士。選庶吉士。而先生志在經濟。出為左評事。遷左寺副。擢知揚州府。歲儉請賑。不待報而發粟。民免溝壑。超拜江西右布政使。轉河南。爲左時以襄南地多山險。秦楚之流民萃焉。日出剽略。於是特設治院。以先生爲右副都御史領之。聚平寇亂。又平湖廣劉千斤石和尚。撫諭流民。各使復業。丁母憂歸。起復巡撫河南。轉南京刑部左侍郎。父憂歸。服除。起刑部左侍郎。治漕河。改南京戶部。復改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而中人錢能橫甚。使其麾下指揮郭景私通安南爲奸利。先生進人道執景。景迫投井死。盡發能貪暴諸狀。上逮撤能。還安置南京。進右都御史。名掌留臺。遷南京兵部尚書。參贊守備。尋以部銜兼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畿。興利除害。三吳自設巡撫以來。獨周忱與先生耳。中人王敬挾其千戶王臣以妖術取中旨。收市圖籍珍玩。張皇聲勢。先生列其罪狀。敬下錦衣獄。臣論死。二年而復還參贊。錢能夤緣爲守備。與先生共事。先生坦然不念前事。能語人曰。王公天人也。吾惟敬事而已。加太子少保。林見素以刻妖僧繼曉下獄。先生救之得出。先生益發舒言天下事。天子不能無望意。因批落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孝宗即位。召用爲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上釋奠文廟。先生請用太牢。加脩從之。先生重名義之士。故一時後進在朝者。如庶吉士鄒智、御史湯鼐、主事李文祥十餘

人皆慷慨言事以先生爲宗主先生侍經筵見上困於酷暑請
暫輟講爾卽言天子方向學奈何阻其進怒請非是先生惶恐
待罪謂諸臣責臣是也然諸臣求治太急見朝廷待臣太重故
責臣太深欲臣盡取朝事更張之如宋司馬光毋論臣不敢望
光今亦豈熙豐時也上優詔答之已而爾劾閣臣萬安劉吉尹
直中官示以疏已留中爾大言疏不出且併劾中官中官避匿
亡何安直皆免爾與文祥等日夜酣呼以爲君子進小人退雖
劉吉尚在不足忌也於是吉使門客徐鵬魏璋伺爾爾家壽州
知州劉槩與書言夢一叟牽牛入水公引之而上牛近國姓此
國勢頻危賴公復安之兆也爾大喜出書示客璋以此劾之爾
槩皆下詔獄都御史馬文升故爲爾所劾欲以妖言坐之先生
力救事始得解凡中官侍人恩澤過當者先生輒爭救止雖上

已許必固執也丘濬以禮部尚書故班先生下及直文淵閣先
生自以前輩仍序尚書之次濬意弗善也每有論奏陰抑之且
使其私人太醫院判劉文泰訐先生所刻傳文詳列不報之章
爲彰先帝之拒諫先生言臣傳所載皆足以昭先帝納諫之盛
何名彰惡文泰無賴小人其追此機巧深刻之辭非老於文學
陰謀詭計者不能盡無追其主使之人乃下文泰錦衣獄則果
丘濬所使也上以先生賣直沽名焚其傳草文泰出而先生
細矣遂乞骸骨歸又一歲濬卒文泰往吊其夫人叱之出曰汝
搆王公於我相公儉人也何吊爲聞者快之先生家居編集歷
代名臣諫議錄一百二十四卷又取經書傳註有所疑滯再三
體認行不去者以己意推之名曰石渠意見者乃意度之見耳
未敢自以爲是也蓋年八十四而著意見八十六爲拾遺八十

八爲補缺其老而好學如此先生之學大抵推之事爲之際以
得其心安者故隨地可以自見至於大本之所在或未之及也
九十歲天子遣行人存問又三年卒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謚端
毅

石渠意見

戒愼恐懼二節　天理人欲相爲消長。有天理卽無人欲。有人欲卽無天理。如何前一段是天理之本然。後一段是遏人欲於將萌。○中和節　中和乃人性情之德。雖有動靜之殊。初非二物。戒懼謹獨皆是不敢忽之意。豈有彼此。如何自戒懼而約之。上能致中。自謹獨而精之。止能致和。如何致中獨能位天地。致和獨能育萬物。恐非子思之意。○鬼神章　鬼神之爲德。鬼神蓋言應祀之鬼神。爲德如生長萬物。福善禍淫。其盛無以加矣。以其無形也。故視之而弗見。以其無聲也。故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言鬼神以物爲體。而無物不有。如門有門神。竈有竈神。木主爲鬼神之所棲是也。然其有感必應。是以使人敬畏而致祭祀。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而不敢忽也。謂之如在。言非實

有也。集註以發見昭著釋如在。恐非是。○食無求飽章　無求飽求安者。志在敏事愼言也。就有道而正者。正其所言所行之是非。是者行之。非者改之。蓋古之學者。皆以言行爲學也。○動容貌章　斯猶須也。是用力的字。動容貌須要遠暴慢。正顏色須要近信。出辭氣須要遠鄙倍。若以斯爲自然。未安。○興於詩章　詩本性情。有邪有正。諷之可以興其好善惡惡之心。故曰興於詩。禮以謹節文。曲禮經禮。人能知之。則敬愼威儀。言動無失。可以立於鄉。立於朝。故曰立於禮。樂以和神人。用之於郊廟。則祖考來格。用之於燕享。則賓主情洽。不特此也。事無大小。非和不成。故曰成於樂。○顏淵喟然章○高堅前後。言已無定見。非聖道之有高堅前後也。集註謂顏子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若然則止仁止敬止慈止孝止信非道歟。○

毀譽章　今斯之民。卽三代之民。而三代之民直道而行。不妄毀譽人。何今之民毀譽之過情也。○或問井田之法今可行乎。意見以爲不可。曰何也。曰今之時人稠地狹。人人授田百畝。其可得乎。曰何必百畝。或五十畝或七十畝。使彼此均一。卽井田之意。曰戶口年年有消長。若欲均之。必須年年助勘分授經畫疆界。若然則官民不勝其煩勞。又且妨誤農業。受田之人必曰此田今年屬我。明年又不知屬何人。由是人懷苟且之心。怠於耕作糞壅。田必瘠矣。曰十年一分可乎。曰十年一分。止可均一年。其後戶口有消長。則又不均矣。○盡心章　人能竭盡其心思而窮究之。則能知其性之理。蓋性乃天之所命。人之所受。其理甚微。非盡心而窮究之。豈易知哉。既知其性。則知天理之流行而付於物者。亦不外是矣。與下文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

也。文勢相同。集註言知性乃能盡心。不無顚倒。○春秋　春秋者。孔子因左丘明所作魯史而修之也。何爲以左氏爲傳。而以公羊穀梁並行。謂之三傳乎。今觀公穀傳不過發明孔子筆削褒貶之意。未嘗外左氏所記之事而鑿空爲之說。此左氏不可爲傳一也。孔子言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觀此則知左丘明生乎孔子之前。而爲孔子之所敬信者也。不應生乎後者爲之經。而生乎前者爲之傳以釋經也。此左氏不可爲傳二也。○中和　天下之事。處之得中則成。不得中則不成。故中爲天下處事之大本。天下之事。行之以和則行。不和則不行。故和爲天下行事之達道。○道不遠人章　己之能知能行。人亦能之。己之不能。人亦不能。是己之道曷嘗遠於人哉。人之行道不能推己度物。而以人之難知難行之事治人。則是不近人情而遠人以爲

道也。○誠者自成章　誠實也。人之心無不實，乃能自成其身，而道之在我者自無不行矣。註以誠與道對言，以人與物為二事，非也。○物之終始之物，猶事也。人之誠實者，作事自然有始有終；不誠實者，則雖有所為，始勤終怠，所以成不得事，故曰不誠無物。○儼淵章　人能不以儼淵錢廐動其心，則大本立而過人遠矣。其他小事末節雖不及人，不為憂矣。○進德修業又忠信謂存諸心者無不誠也，修辭立其誠謂出諸口者亦無不誠也。忠信非德也，所以進德者忠信也；修辭立誠非業也，所以居業者修辭立其誠也。知至至之，知德之所至而進以至之，故可與幾也；知終終之，知業之所終而修以終之，故可以存義也。以知行言之，知至知終似知也，至之終之似行也。傳謂知至至之致知也，知終終之力行也，不能無疑。○斂時五福用敷錫

厥庶民　五福在人，若無禮樂法度，則強凌弱，衆暴寡，富吞貧，放僻邪侈，日陷於罪，豈能安享五福。惟人君建極，有禮樂刑政，是以天下之人不犯於有司，得以安享五福，則是人君收斂敷布以與之也。○無隱章　夫子之適陳蔡楚衛諸國，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同行，動靜云為，衆所共見，其間豈嘗有所隱乎。○淺則厲　厲者嚴厲也。水淺可畏，帶止而不可涉也。○志至氣次　志之所至之處，氣即隨之而至，如帥所至之處，卒徒亦隨之而至也。○王者師節　貢助徹是三代養民之法，庠序學校是三代教民之法。後來有王者起，必來取三代教養之法以為法，是三代教養之法為後來王者之師也。○言性章　天下人之言性，只說已然之跡便是性，不知已然之跡有善有惡，順理而善者為性之本，不順理而惡者非性之本，故曰故者以利為本

孟子本章　無有乎爾者，是反說之辭，猶言豈無有也。孟子之意以為孔門弟子速肖者七十二人，豈無有見而知之者。既有見而知之者，則今日豈無有聞而知之者。觀於此言，則孟子隱然以聞知自任也。

康僖王平川先生承裕

王承裕字天宇號平川冢宰之季子也弘治癸丑進士授兵科給事中遷吏掌科逆瑾恨其建白又疏進君子退小人瑾恨之罰粟輸邊以外艱去瑾誅起原官歷太僕少卿正卿南太常卿宸濠反發留都之爲内應者嘉靖初遷戶部右侍郎尋南戶部尚書致仕林居十年戊戌五月卒年七十四諡康僖十四五時從甯州蕭某學蕭令侍立三日一無所授先生歸告端毅曰蕭先生待某如此豈以某爲不足教耶端毅曰是即教也與汝師矣登第後侍端毅歸講學於弘道書院弟子至不能容冠婚喪祭必率禮而行三原士風民俗爲之一變馮少墟以爲先生之學皆本之家庭者也

光祿馬谿田先生理

馬理字伯循號谿田陜之三原人爲諸生時遊太學與呂涇野崔後渠交相切劘名震都下高麗使人亦知慕之錄其文以歸父母建議不與會試者兩科安南貢使問禮部主事黃清曰關中馬理先生何尚未登仕籍其名重外裔如此登正德甲戌進士第時以大學衍義爲問先生對曰大學之綱乃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傳有克明峻德湯之盤銘堯舜帥天下以仁之語真氏所衍唐漢宋之事非大學本旨也真氏所衍止於齊家不知治國平天下皆本於愼獨工夫若得所造大本未精以此失問者之意故欲擬首甲而降之授稽勳主事改文選與郎中不合引疾告歸者三年戊寅值武廟將南狩與黃伯固等伏闕極諫杖於廷未幾始甦乃設教於武安王祠落其爲建壇歲稍舍以居生徒嫡母喪服起員外郎議大禮復杖於廷尋轉考功郎中丙戌例當考察外官内閣冢宰各挾私忿欲去廣東河南陜西三省提學先生昌言以魏校蕭鳴鳳周鑰今有數人物若欲去此三人請先去理由是獲免丁亥陞南通政過河泊驛見其承親類黃伯固問之乃其翁叔開也時伯固已死先生泫然泣下作詩贈之云六年復見先生面爲過河泊見叔開戊子引疾歸辛卯起光祿卿蒞事未幾又歸林下者十年癸卯復起南光祿至即引年致仕隱於商山書院又十年而卒嘉靖乙卯十二月也年八十二先生師事王康僖又得涇野後渠以爲之友恪守主敬窮理之傳嘗謂見行可之仕唯孔子可以當之學聖人者當自量力故每出不一二年即歸歸必十數年而後起絶物於進退之間後渠稱其愛道甚於愛官眞不虛也

恭簡韓苑洛先生邦奇

韓邦奇字汝節號苑洛陝之朝邑人正德戊辰進士授吏部考功主事轉員外郎辛未考察都御史袖私帖視之先生拂去曰考察公事有公籍在都御史爲之遜謝調文選京師地震上疏論時政缺失謫平陽通判甲戌遷浙江按察僉事宸濠將謀反遣內豎飯僧於天竺寺聚者數千人先生防其不測立散遣之又以餽賓進貢假道衢州先生不可曰貢使自當沿江而下寧侯假道於是襲浙之計窮謗爲鎮守中官誣奏逮繫奪官世宗即位起山東參議乞休甲申大同兵變起山西左參政分守大同先生單車入城人心粗安巡撫蔡天祐至代州先生戎服謁之天祐驚曰公何爲如此曰大同變後巡撫之威削甚今大同但知有某某降禮從事者使人知巡撫之不可輕也朝廷復遣胡瓚以總督出師所首惡業已正法而瓚再索不已先生止之不聽城中復變久之乃定先生亦致仕去戊子起四川提學副使改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修撰其秋主試順天以錄序引用經語差誤左遷南太僕寺丞再疏歸辛卯起山東副使大理左少卿以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入佐院事又出巡撫山西再致仕甲辰爲起總理河道陞刑部右侍郎改吏部丁未陞南京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歸七年乙卯地震而卒年七十七贈少保謚恭簡門人白璧曰先生天稟高明學問精到明於數學胸次灑落大類堯夫而論道體乃獨取橫渠少負氣節既乃不欲爲奇節一行涵養宏深持定堅定則又一薛敬軒也幾按先生著述其大者爲志樂一書方其始刻之日九鶴飛舞於庭俾其術者爲楊椒山手製十一律管吹之而其聲合今不可得其詳

然絲氣之元在黃鐘之長短空圍而又不能無疑者先生依律呂新書注中算法黃鐘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用圓田術三分益一得一十二寸以開方法除之得三分四釐六毫強爲實徑之數不盡二毫八絲四忽以徑求積自相乘得十一分九釐七毫一絲六忽加入開方不盡之數得一十二分以管長九十分乘之得一千八十分爲方積之數四分取三爲圓積八百一十分蓋蔡季通以管長九十爲九十分故以面積九分乘管長得八百一十分其實用九無用十之理凡度長短之言十者皆分九爲十以便算也今三吳程路尚以九計可知矣則黃鐘長九寸者八十一分以面積九分乘之黃鐘之積七百二十九分也

忠介楊斛山先生爵

楊爵字伯修號斛山陝之富平人幼貧苦挾册躬耕爲兄所累繫獄上書邑令辭意激烈令異之曰此奇士也出而加禮登嘉靖己丑進士第官行人考選御史母憂廬墓畢補原官辛丑上封事謂今日致危亂者五一則輔臣夏言習爲欺罔翊國公郭勛爲國巨蠹所當急去二則凍餒之民不憂恤而爲方士修雷壇三則大小臣工弗覲朝儀宜懲其早四則名器濫及緇黃出入大內非制五則言事諸臣若楊最羅洪先等非死即斥所損國體不小疏入上大怒逮繫鎭撫司拷掠備至榧鎖晝夜血肉淋漓死者數矣而先生氣定故得再甦主事周天佐御史浦鋐俱以救先生箠死獄中於是防守益嚴上日使人偵先生一言一動皆籍記偵者苦於不得言以情告先生使多爲善言先生

曰有意而言便是欺也部郎錢緒山劉晴川給事周訥谿先後以事下獄相與講學不輟緒山先釋先生贈有以爲別緒山曰靜中收攝精神勿使遊放則心體湛一高明廣大可馴致矣作聖之功其在此乎先生敬識之與晴川訥谿讀書賦詩如是者五年所著周易辨錄中庸解若干卷乙巳八月上用箕神之言釋先生三人而三人者甫取道潞水舟中講學踰旬而別會上造箕臺太宰熊浹驟諫上怒罷浹復逮三人時先生抵家甫十日聞命就道在獄又三年丁未十一月高元殿災上恍惚聞火中有呼三人姓名者次日釋歸歸二年而卒己酉十月九日也年五十七隆慶初贈光祿寺少卿謚忠介初韓恭簡講學先生輩來往拜其門恭簡異其氣岸欲勿受已叩其學詫曰宿學老儒莫能過也吾幾失人矣剛大之氣百折不回人與椒山並稱之韓門二楊

論學

天命謂性天人一理也率性謂道動以天也修道謂教求合乎天也戒懼愼獨自修之功至於中與和也中和性命本然之則也能致之則動以天矣故其效至於天地位萬物育○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是言當戒懼之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言當謹獨之意應酬是有睹有聞不睹不聞是無所應酬之際也如出門使民是有所應酬則有睹有聞或問程子未出使民之時當何如曰此儼若思時也儼若思卽是戒愼恐懼之意爲功夫尙未說到極至處故又提愼獨二字使人雖在暗室屋漏之中一念發動之際愈然畏懼不可少怠不敢少息則天理常存私意不萌純一不已而合乎天矣○中和心之本體也未發之中萬物皆備故爲天下之大本已發之和大經大法所在而不

可違故爲天下之達道怒哀中節皆謂之和○致中和止至善之云也天地之位我位之也萬物之育我育之也○君子之中庸中庸人理之常也小人反中庸豈人理哉時中者默識其理而妙宰物之權也若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豈時中之道哉小人則率意妄爲而已○天下之道至中庸而極理得其會同義至於入神非至則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民鮮能之矣○董常問文中子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何獨不憂又謂樂天知命吾何憂何必如此說聖人固未易及然常人一念之發得其本心則與聖人之心無以異但聖人純亦不已衆人則或存或亡而已憂樂皆人情之常而本於性也豈聖人獨有樂而無憂乎若曰樂天知命吾何憂不成父母病聖人亦樂天知命而不憂乎豈人理也哉

漫錄

夜初靜坐少檢點日間言行因司馬溫公論盡心行己之要自不妄言始夫不妄言所言必皆當理非心有定主豈能至此故輕躁鄙背及事務瑣屑無益身心而信口談論者皆妄言也因書以自戒○作一好事必要向人稱述使人知之此心不定也不知所作好事乃吾分所當爲雖事皆中理纔能免於過惡耳豈可自以爲美才以爲美便是矜心禹之不矜不伐顏淵無伐善無施勞此聖賢切己之學也○與人論事辭氣欠平乃客氣也所論之事雖當於理卽此客氣之動便已流於惡矣可不戒哉書以自警○予久處獄中粗鄙忿戾略無貶損粗鄙忿戾乃剛惡也負以終身而不能變眞可哀也因思橫渠貧賤憂戚玉汝於成乃惕然警省儼然愧恥今日患難安知非皇天玉我進修之地乎不知省察思咎而有怨尤之心是背天也背天之罪可不畏哉○予繫此四十一月矣邏者日在側觀予動作有甚厚予擕壺酌以伸悃者後一人來甚橫逆予臥於獄門坂上階之以席其人皆扯毀之謂予罪人不宜如此又往往發其厚予者使人知之曰某日某皆齎獻其處者蓋令其得罪以見己薄之爲是有蘇喬二人皆厚予者乃忿忿不平揚駡曰是何無傷也予非私交化外人雖得罪亦何憾○予與劉子煥吾周子順之同飯後因論人才各有所宜予謂二公自度宜何責任劉子曰吾爲孟公綽可周子曰今日府州外任勉強幾分予曰滕薛大夫聖人固不許公綽在春秋時欲盡其職亦非易事觀於子産相鄭可見然則孟公綽亦不可輕看○一人因狂病迷謬入劍立御寔上捕下法司擬重獄成未決其母詣登聞鼓稱寃願之

在吏科時宜受鼓狀遇此事未爲准理順之因問予使公遇此事當何如處之予曰當論其狂病誤犯不可加罪但罪守門者失於防禦則可矣劉子曰當封進鼓狀使朝廷知其以病迷下法司從末減可也順之曰此同皆是但如此爲之必得罪以此小事得罪者不欲也劉子謂論人無罪不當殺恐非小事予曰此皆論利害未說到義理處若論義理則當爲卽爲當止卽止豈計得罪順之以爲然○好議論人長短亦學者之大病也若眞有爲己之心便惟日不足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時時刻刻防檢不暇豈暇論人學所以成性而已人有寸長取爲己有於其所短且置勿論輕肆辯析而無疑難涵蓄之心謂之喪德可也此予之深患不能自克可愧可愧○道心人心只以是與不是求之一念發動的不是則爲人心道心極難體認擴充戒謹恐懼之功少有間斷則蔽錮泯滅而存焉者寡矣故曰惟微人心一動卽在凶險路上行矣喪德滅身亡國敗家由於此故曰惟危所謂卿士有一於身家必喪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則人心之危眞可畏哉○易謂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予久處困難亦時以此自慰但罪惡深重爲世道之損者甚大仰愧於天俯怍於人襟懷滯礙鬱抑不安之時常多○心靜則能知幾方寸擾亂則安其危利其災禍幾昭著而不能察矣況於幾乎幾者動之微而吉凶之先見者也所謂先見亦察吾動之是與不是而已所動者是吉卽萌於此矣所動者不是凶卽萌於此矣意向少離於道則步履反戾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矣故學者以愼獨爲貴○予稟賦粗鄙動輒乖謬

夜間靜坐思此身過惡甚不自堪與難自容可謂虛負此生矣。年踰五十血氣漸衰老景將至始自知過則已晚矣可勝歎哉。尚幸殘生未泯欲自克勵求免於惡終耳書以自警○顏孟二大賢雖氣象不同而學則未始有異顏子之學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違仁不遷怒不貳過孟子之集義養氣擴充四端求放心存心養性以事天則亦顏子克己復禮之學也○天下萬變眞妄二字可以盡之偏蔽者妄也本體則眞也學所以去偏蔽之妄全本體之眞全則道本性性純乎天立人之道始無愧矣天地亘古亘今但有此一箇大道理則亘古亘今之聖賢不容更有兩樣學問也○見伙中或有磐擾呼左右問何故久而思之此動心也身居此地須要置生死於度外刀鋸臨之從容以受致命遂志可也此正是爲學用功處因思劉元城解睡是何

等胸懷可謂毅然大丈夫矣○今日早起朗誦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一章卽覺襟懷開灑心廣體胖有西銘與物同體之氣象此心易至昏惰須常以聖賢格言輔養之使日有進益○士之處世須振拔特立把持得定方能有爲見得義理必就前爲之不爲利害所怵不爲流俗所惑可也如子思辭鼎肉孟子却齊王之召剛毅氣象今可想見與可爲獨立不懼者若日事姑委曲我心自別卽自欺也始或以小善放過且不可爲小惡放過且可爲之日漸月磨墮落俗坑必至變剛爲柔刻方爲圓大善或亦不爲大惡或亦爲之因循苟且可賤可恥卒以忍終而不知矣此由辨之不早持之不固也書以自戒○深野石先生過某府太守侍坐太守子讀書樓上聲徹於樓下太守令止之曰當徐誦恐損傷既又促左右以時進食曰勿令饑又戒之曰

當有疾之恐或蹉跌先生謂太守曰公之愛子可謂至矣願推此心以愛百姓可也過順德府太守餞於門外餞所近府養濟院先生以餘食一卓令二吏送院中謂太守曰以公餘饌與無告者共之願公體我此心以惠恤鰥寡可也誦溪周子適以告予予爲歎息者久之古人以離羣索居爲戒故子貢問爲仁孔子告以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使志道君子常得與先生相親焉獲覩德容聞至論以自警省不患德之不修而敢之不善也嗚呼仁人君子之言其利溥哉○智者自以爲不足愚者自以爲有餘自以爲不足則以虛受人進善其無窮矣自以爲有餘必無孜孜求進之心以一善自滿而他善無可入之隙終亦必亡而已矣書之以自勵焉○平生所爲得失相半求欲寡過而不可得由內坑久鄙中顚覺省悟始有向學之心然

殘損餘息血氣漸衰衰易不前虛生人世與草木同腐矣可愧哉○早起散步園階日升東隅精空萬里禽鳥交飛不覺襟懷開洒萬慮皆空因思曾晳浴沂水氣象亦是如此矣卯歲季冬十二日書○古人立己甚嚴其責人甚恕今人立己甚恕其責人甚嚴孜孜爲己不求人知方始是學

夫子答顏淵爲仁之功在非禮勿視聽言動居高位有高位的視聽言動居下位有下位的視聽言動處患難有患難的視聽言動臨死時有臨死的視聽言動道無不在○予與劉周二公寄閣廂北向坐一人解於北墻下相去甚近二公訝之曰何不少避予曰此鄭晉人旋於宋朝之意蓋謂我無所聞也○因置一凝覓食碗置之未安之處此心不已必欲已安然後已將一個身心不會置之安穩之地如個無柁工之舟漂蕩於風波之

上東風來則西去西風來則東去是何道理則是置此身心不
如置此軀之敬愼也○六月初八日夜初寢夢一男子長身少
鬚鬢間白呼爵相拜曰予王陽明也數談論未嘗自言其所學
語未畢忽驚寤予嘿然曰是何先聖先賢來此以敎我乎或憫
慨殺身於此地如劉忠愍之類者相與邂逅於夢寐乎明早當
焚香拜謝之旣而屋脊墜一小甎塊於臥傍木板上鏗然屋中
守者驚起初九日早晨記○初九日夜夢一廟中塑伏羲像所
服甚古雜以洪荒草服一人講易十二卦制器尚象之義於廟
問之乃程先生也聽有儒士二人予入獄中四十一月夢關義
勇武王與予遇者二亦有無言時亦有數相語時○總曰天而
獄中木枚皆濕予體弱少食因思小兒在外父子五年不能相
見衣食不能相顧時張道全伍天僖二生皆在外侯予與小兒

同處數日消息未聞爲之戚戚又思素患難行乎患難事至於
此皆天命也當安受之陳少陽歐陽澈二公未嘗傳贊爲臣以
言語自任而殺其身況予論思之職敢不盡臣子一日之心乎
盡此心以求自慊則或死或生豈可逆料予居此四年邏者候
予有言日必錄予嘗聞之每見未嘗一言相答有以予不言回
報者必答之有以其言作予言以回報者又以不似答之於是
邏者窮矣多以情相告求予言以免其咎且曰事關於忠義者
願得數語予應之曰吾奏章數千言字字是忠義句句是忠義
乃以爲非所當言而獲罪之今若以忠義騰口舌於辭章之前
是吾羞也一邏者求予有言情甚切予應之曰予出於無心
者公記去則予心無愧若出於有心是故爲巧語轉移天聽以
苟免罪難也予實羞爲況一有此心是卽機變之智巧雖平生

而盡棄之天必誅絕使卽死於此其人憮然曰公之心如此予
再不復求公言矣○又一邏者告予曰今日好言語上之矣問
之乃太甲篇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又繼之曰我乃自
作孽者故罪至於此予應之曰吾爲言官天下事皆所當言往
時一疏上爲朝廷下爲蒼生宗廟社稷萬萬年深長之慮豈自
作孽者其人默然○晴川劉公陞工部將之任冢宰羅整菴翁
家居劉公辭行整菴贈之以詩旣劉公下獄與予誦之予與緒
山錢子皆依韻和之後人傳其詩於整菴處近一士夫來京整
菴公詣相告曰何日得詩和答以具但欠推敲未可寄去予曰
此非欠推敲也元老大臣家食十年未嘗以書簡通權貴乃以
一詩交罪人可乎此老可以爲法甲辰年六月十二日記○癸
卯年二月內馬主政樞以事下獄馬十九歲發解廣東二十舉

進士任工部主政器度識見人未易及告予曰聞近士夫言自
古人主有本事者惟秦皇漢武兩君而已予應之曰吾自古人
主有本事者惟堯舜文王而已堯在位百年萬邦時雍治極當
亂之時而子丹朱又不肖堯乃尋一個舜將天下分付與他愈
至於治舜在位五十年四方風動亦治極當亂之時其子商均
亦不肖舜乃尋一個禹將天下分付與他亦愈至於治文王深
仁厚澤延周家之基業至八百年堯舜文王以天自處氣運興
衰不在於天而在我所謂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
之者也其本事何大哉秦皇剪除六國焚棄詩書掃滅先王之
迹而惟任一己之私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
漢武承文景之富庶若委任賢俊取法先王則禮樂可興顧以
多欲亂政窮兵黷武至於海內虛耗幾致顚覆非有昭宣繼之

則漢之天下未可知也若二君之所爲適足覆宗絶祀而已烏在其所謂有本事哉且使人主不法堯舜文王而法秦皇漢武是啓其殺伐之心而欲以亂天下也其所言謬妄亦甚矣禹出獄數月以病卒予甚悼之○閒步垣中井上日色慘淡光景寂寥下覗井水湛然清澈因思井渫不食爲我心惻爲之戚然○大人以治安之時爲危亂小人以危亂之時爲治安皆此人也有大人之向慕有小人之向慕有大人之識度有小人之識度有大人之作用有小人之作用此天地生物之不齊教化之施固有要而以宇宙間事爲己責者不可不與也乙巳年九月五日燈下書

論文

文章以理爲主以氣爲輔所論純是一段義理是以理爲主辭氣充盛渾厚不覺較弱是以氣爲輔須硏中正大不以偏曲邪小之見亂其心又廣讀聖賢格言以充養之如此則根本造詣皆是胸中流出其吐辭立論愈出愈新而無窮也如取之左右逢其源也其騰涯洩蓄汗轉渾厚波瀾汪洋如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其光燄發揚照耀昭灼如日月中天淩谷窮崖之幽花石草木之微青者自青白者自白仰之以生輝觀之而成色也

徵君王秦關先生之士

王之士字欲立號秦關陝之藍田人嘉靖戊午舉於鄉既而屏棄帖括潛心理學作養心圖定氣說書之座右閉關不出者九年蕭床糲食尚友千古以爲藍田風俗之美由於呂氏今其鄉約具在乃爲十二會赴會者百餘人灑掃應對冠婚喪祭一一潤澤其條件行之惟謹美俗復興又謂天下之學術不一非親證之不能得其大同於是赴都門講會與諸老先生相問難至闕里謁先師廟墓低回久之南行入江右見章本清鄧潛谷楊止菴浮浙水而下至吳興問許敬菴學者聞先生至亦多從之萬曆庚寅卒於家年六十三祭酒趙用賢疏薦爲授國子博士除目下而先生不及見矣

明儒學案卷三終

姚江黃宗羲梨洲著
故城賈　潤校閱

崇仁學案

康齋倡道小陂，一稟宋人成說。言心，則以知覺而與理為二；言工夫，則靜時存養，動時省察。故必敬義夾持，明誠兩進，而後為學問之全功。其相傳一派，雖一齋、莊渠稍為轉手，終不敢離此矩矱也。白沙出其門，然自敘所得，不關聘君，當為別派。於戲！椎輪為大輅之始，增冰為積水所成，微康齋，焉得有後時之盛哉！

聘君吳康齋先生與弼
胡敬齋先生居仁
教諭婁一齋先生諒
謝西山先生復
鄭敬齋先生伉
胡鳳儀先生九韶
太常魏莊渠先生校
侍郎余訒齋先生祐
太僕夏東巖先生尚朴
教諭潘玉齋先生潤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校閱

聘君吳康齋先生與弼

吳與弼，字子傳，號康齋，撫州之崇仁人也。父國子司業溥。先生生時，祖夢有藤繞其先墓，一老人指為扳轅藤，故初名夢祥。八九歲已負氣岸。十九歲（永樂己丑）覲親於京師（金陵），從洗馬楊文定（溥）學，讀伊洛淵源錄，慨然有志於道，謂程伯淳見獵心喜，乃知聖賢猶夫人也，孰云不可學而至哉！遂棄舉子業，謝人事，獨處小樓，玩四書五經、諸儒語錄，體貼於身心，不下樓者二年。氣質偏於剛忿，至是覺之，隨下克之之功。辛卯，父命還鄉授室，長江遇風，舟將覆，先生正襟危坐，事定，問之，曰：「守正以俟耳。」既婚，不入室，復命於京師，而後歸。先生往來，粗衣敝履，人不知其為司成之子也。居鄉，躬耕食力，弟子從遊者甚衆。先生謂婁諒確實，楊傑淳雅，周文英謹愿。雨中被蓑笠，負耒耜，與諸生並耕，談乾坤及坎離艮震兌巽於所耕之耒耜可見。歸則解犁，飯糲蔬豆共食。陳白沙自廣來學，晨光纔辨，先生手自簸穀，白沙未起，先生大聲曰：「秀才若為懶惰，即他日何從到伊川門下？又何從到孟子門下？」一日刈禾，鐮傷厥指，先生負痛曰：「何可為物所勝？」竟刈如初。嘗歎箋註之繁，無益有害，故不輕著述。省郡交薦之，不赴。太息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之治，難矣。吾庸出為？」天順初，忠國公石亨汰甚，知為上所疑，門客謝昭效張觜之告蔡京，徵先生以收人望。亨謀之李文達，文達為草疏上之。上問文達曰：「與弼何如人？」對曰：「與弼儒者高蹈，古昔明王莫不好賢下士，皇上

聘與弼卽聖朝盛事。遂遣行人曹隆至崇仁聘之。先生應名將至。上喜甚。問文達曰。當以何官官與弼。文達曰。今東宮講學。需老成儒者。司其輔導。宜莫如與弼。上可諭德名。對文華殿。上曰。聞高義久矣。特聘卿來。煩輔東宮。對曰。臣少賤多病。杜迹山林。本無高行。徒以聲聞過情。誤塵薦牘。聖明過聽。束帛丘園。臣實內愧。力疾謝命。不能供職。上曰。宮僚優閒。不必固辭。賜文幣酒牢。命侍人牛玉送之館。次上顧文達曰。人言此老迂。不迂也。時文達首以賓師禮遇之。公卿大夫士。承其聲名。坐門求見。而流俗多怪。譖議蠭起。中官見先生操古禮屹屹。則群聚而笑之。或以爲言者。文達爲之解曰。凡爲此者。所以勵風俗。使奔競干求乞哀之徒。觀之而有愧也。先生三辭不得命。稱病篤不起。上諭文達曰。與弼不受官者何故。必欲歸。需秋涼而遣之。祿之終身。

顧不可乎。文達傳諭。先生辭益堅。上曰。果爾。亦難留。乃允之。先生因上十事。上復名對。賜璽書銀幣。遣行人王惟善送歸。命有司月廩之。蓋先生知石亨必敗。故潔然高蹈。其南歸也。人問其故。第曰。欲保性命而已。己卯九月。遣門生進謝表。辛巳冬。適楚拜楊文定之墓。壬午春。適閩。問考亭以申願學之志。己丑十月十七日卒。年七十有九。先生上無所傳。而聞道最早。身體力驗。只在走趨語默之閒。出作入息。刻刻不忘。久之自成片段。所謂敬義夾持。誠明兩進者也。一切元遠之言。絕口不道。學者依之。眞有途轍可循。臨川章袞謂其口錄爲一人之史。皆自言己事。非若他人以己意附成說。以成說附己意。泛言廣論者比。顧涇陽言先生一團元氣。可追太古之樸。而世之議先生者多端。以爲先生之不受職。因敕書以伊傳之禮聘之。至而授以諭德。失其所望。故不受。夫舜且歷試諸艱。而後納於百揆。則伊傳亦豈初命爲相。卽世俗妾人無如此校量官爵之法。而況於先生乎。此陳建通記拾世俗無根之謗耳。而薛方山憲章錄復仍其謬。又謂與弟訟田。褫冠詣官。短衣束裙。跪訟府庭。張廷祥有上告素王正名討罪。豈容久竊虛名之書。劉先生言予於本朝。極服康齋先生。其弟不簡。私鬻祭田。先生訟之。遂囚服以質。絕無矯飾之意。非名譽心淨盡。曷克至此。然考之楊端潔傳易考。先生自辭宮諭歸。絕不言官。以民服力田。撫守張璝（番禺人）因先生拒而不見。璝知京貴有忌先生者（尹直之流）欲壞其節行。令人訟之。久之無應者。璝以嚴法令他人代弟訟之。牒入。卽遣隸執牒拘之。門人胡居仁等。勸以官服往。先生服民服。從拘者至庭。璝加慢侮。方以禮遣。先生無慍色。亦心諒非弟意。相好如初。璝以此得

內貴心。張廷祥（元禎）始亦信之。後乃釋然。此爲實錄也。又謂跋石亨族譜。自稱門下士。顧涇凡（允成）爲之曰。此好事者爲之也。先生樂道安貧。曠然自足。眞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下視塵世。曾不足過而覽焉。區區總戎一薦。何關重輕。乃遂不勝私門桃李之感。而事之以世俗所事座主舉主之禮乎。且總戎之汰甚矣。行路之人。皆知其必敗。而況於先生。先生所爲堅辭諭德之命。意者若將浼焉。惟恐其去之不速也。況肯褰裳而赴。自附於匪人之黨乎。此以知其必不然也。

吳康齋先生語

人須整理心下使教瑩淨常惺惺地方好此敬以直內工夫也嗟夫不敬則不直不直便昏昏倒了萬事從此隳可不懼哉○食後坐東窗四體舒泰神氣清朗讀書愈有進益數日趣向此必又透一關矣○聖賢所言無非存天理去人欲聖賢所行亦然學聖賢者舍是何以哉○日夜痛自點檢且不暇豈有工夫點檢他人邪責人密自治疏矣可不戒哉明德新民雖無二致然己德未明遽欲新民不惟失本末先後之序豈能有新民之效乎徒爾勞攘成私意也○貧困中事務紛至兼以病瘡不免時有憤躁徐整衣冠讀書便覺意思通暢古人云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又云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然誠難能只得小心寧耐做將去朱子云終不成處不去便放下豈哉言也○文

公先生謂延平先生終日無疾言遽色與弼常歎何修而至此又自分雖終身不能學也文公先生又云李先生初間也是豪邁底人後來也是琢磨之功觀此則李先生豈是生來便如此蓋學力所致也然下愚未學苦不能克去血氣之剛平居則慕心平氣和與物皆春少不如意躁急之態形焉因思延平先生所與處者豈皆聖賢而能無疾言遽色者豈非成湯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之功效歟而今而後吾知聖賢之必可學而學之必可至人性之本善而氣質之可化也的然矣下學之功此去何如哉○夜病臥思家務不免有所計慮心緒便亂氣即不清徐思可以力致者德而已此外非所知也吾何求哉求厚吾德耳心於是乎定氣於是乎清明日書以自勉○南軒讀孟子甚樂湛然虛明平旦之氣略無所撓綠陰清晝薰風徐來而山

林閒寂天地自闊日月自長邵子所謂心靜方能知白日眼明始會識青天於斯可驗○與弼氣質偏於剛忿永樂庚寅年二十從洗馬楊先生學方始覺之春季歸自先生官舍紆道訪故人李原道於秦淮客館相與攜手淮畔共談日新與弼深以剛忿為言始欲下克之之功原道尋以告吾父母二親為之大喜原道吉安廬陵人吾母姨夫中允公從子也厥後克之之功雖時有之其如鹵莽滅裂何十五六年之間猶在自恣良心一發憤恨無所容身去冬今春用功甚力而日用之間覺得愈加辛苦疑下愚終不可以希聖賢之萬一而小人之歸無由可免矣五六月來覺氣象漸好於是益加苦功逐日有進心氣稍稍和平雖時當逆境不免少動於中尋即排遣而終無大害也二十日又一逆事排遣不下心愈不悅蓋平日但制而不行未有拔

去病根之意反覆觀之而後知吾近日之病在於欲得心氣和平而惡夫外物之逆以害吾中此非也心本太虛七情不可有所放物之相接甘辛鹹苦萬有不齊而吾惡其逆我者可乎但當於萬有不齊之中詳審其理以應之則善矣於是中心灑然此殆克己復禮之一端乎蓋制而不行者硬苦以理處之則順暢因思心氣和平非絕無於往日但未如此八九日之無間斷又往日家和平多無事之時今乃能於逆境擺脫懼學之不繼也故特書於冊冀日新又新讀書窮理從事於敬恕之間漸進於克己復禮之地此吾志也效之遲速非所敢知○澹如秋水貧中味和似春風靜後功○力除閑氣固守清貧○病體衰憊家務相纏不得專心致志於聖經賢傳中心益以鄙詐而無以致其知外貌益以暴慢而何以力於行乎歲月如流豈勝痛悼

如何如何○數日家務相因憂親不置書程間斷胷次鄙吝甚可愧耻竊思聖賢吉凶禍福一聽於天必不少動於中吾之所以不能如聖賢而未免動搖於區區利害之間者察理不精躬行不熟故也吾之所為者惠迪而已吉凶禍福吾安得與於其間哉大凡處順不可喜喜心之生驕侈之所由起也處逆不可厭厭心之生怨尤之所由起也一喜一厭皆為動其中也其中不可動也聖賢之心如止水或順或逆處以理耳豈以自外至者為憂樂哉嗟乎吾安得而臻茲也勉旃毋忽○屢有逆境皆順而處○枕上思在京時晝夜讀書不間而精神無恙後十餘年疾病相因少能如昔精進不勝痛悼然無如之何兼貧乏無藥調護只得放寬懷抱毋使剛氣得撓愛養精神以圖少長齋世之年壯氣盛者豈少不過悠悠度日誠可惜哉○一事少含

容則一事差當痛加克己復禮之功務使此心湛然虛明則應事可以無失靜時涵養動時省察不可須臾忽也苟本心為事物所撓無澄清之功則心愈亂氣愈濁梏之反覆失愈遠矣○觀近思錄覺得精神收斂身心檢束有歉然不敢少恣之意有悚然奮拔向前之意○晁公武謂康節先生隱居博學尤精於易世謂其能窮作易之本原前知來物其始學之時睡不施枕者三十年嗟乎先哲苦心如此吾輩將何如哉○一日以事暴怒即止數日事不順未免胷臆時生磊塊然此氣稟之偏學問之疵頓無亦難只得漸次消磨之終日無疾言遽色豈朝夕之力耶勉之無息○枕上思近來心中閑思甚少亦一進也○經起讀舊鄉陰及東窓皆有妙趣曉二次事逆雖動於中隨即消釋怒意未形逐漸如此揩磨則善矣○大抵學者踐履工夫從

至難至危處試驗過方始無往不利若舍至難至危其他踐履不足道也○枕上默誦中庸至大德必受命惕然而思舜有大德既受命矣夫子之德雖未受命却為萬世帝王師是亦同矣嗟乎知有德者之應則宜知無德者之應矣何修而可厚吾德哉○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僥倖燈下讀中庸書此不肖恆服有效之藥也○緩步途間省察四端身心自然約束此又靜時敬也○因暴怒徐思之以責人無恕故也欲責人須思吾能此事否苟能之又思曰吾學聖賢方能此安可遽責彼未嘗用功與用功未深者乎況責人此理吾未必皆能乎此也以此度之平生責人謬妄多矣信哉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也○因事知貧難處思之不得付之無奈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未易能也

又曰貧而樂未易及也然古人恐未必如吾輩之貧夜讀子思子素位不願乎外及游呂之言微有得游氏居易未必不得窮通皆好行險未必常得窮通皆醜非實經歷不知此味誠吾百世之師也又曰要當篤信之而已從今安敢不篤信之也○以事難處夜與九韶論到極處須是力消閑氣純乎道德可也倘常情一動則去道遠矣○枕上熟思出處進退惟學聖賢為無弊若夫窮通得喪付之天命可也然此心必半毫無愧自處必盡其分方可歸之於天欲大書何者謂聖賢何者謂小人以自警○自今須純然粹然卑以自牧和順道德方可庶幾嗟乎人生苟得至此雖寒饑死刑戮死何害為大丈夫哉苟不能然雖極富貴極壽考不免為小人可不思以自處乎○凡事誠有所不堪君子處之無所不可以此知君子之難能也胡生談及人

生立世雖作好人僕淺味之痤夫見人之善惡無不反諸己可
也○途聞與九韶談及立身處世向時自分不敢希及中庸數
日熟思須是以中庸自任方可無忝此生只是難能然不可畏
難而苟安宜下承當可也○讀罷思假貧難遷生理窘澀未免
起計較之心徐覺計較之心起則爲學之志不能專一矣平生
經營今日不過如此況血氣日衰一日若再苟且因循則學何
可向上此生將何堪於是大書隨分讀書於壁以自警窮通得
喪死生憂樂一聽於天此心須澹然一毫無動於中可也○倦
臥夢寐中時時警恐爲過時不能學也○近晚往鄰倉借穀因
思舊債未還新債又重此生將何如也徐又思之須素位而行
不必計較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然此心極難不
敢不勉貧賤能樂則富貴不淫矣貧賤富貴樂與不淫宜常加

警來古今幾人臻斯境也○早枕思處世不活須以天地之量
爲量聖人之德爲德方得恰好嗟夫安得同志共勉此事○早
枕思當以天地聖人爲之準則因悟子思作中庸論其極致亦
舉天地之道以聖人配之蓋如此也嗟夫未至於天道未至於
聖人不可謂之成人此古昔英豪所以孜孜翼翼終身也○人
生但能不負神明則窮通死生皆不足惜矣欲求如是其惟慎
獨乎董子云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往來相應
噫天人相與之際可畏哉○凡事須斷以義計較利害便非○
人須於貧賤患難上立得腳住克治麤糲使心性純然上不怨
天下不尤人物我兩忘惟知有理而已○今日覺得貧困上稍
有益看來人不於貧困上著力終不濟事終是脆愞○熟思平
生歷試不堪回首間閱舊稿深恨學不向前身心荒怠可愛可

惜今四所當爲者夙興盥櫛家廟禮畢正襟端坐讀聖賢書收
斂此心不爲外物所汩夜倦而寢此外非所當計窮通壽夭自
有命焉宜篤信之○心是活物涵養不熟不免搖動只常常安
頓在書上庶不爲外物所勝○應事後即須看書不使此心頃
刻走作○數日養得精神差好須節節接續去莫令間斷○精
白一心對越神明○苟一毫不盡其道即是自絕於天○夜大
雨屋漏無乾處吾意泰然○涵養本源工夫日用間大得○夜
觀晦菴文集累夜乏油貧婦燒薪爲光誦讀甚好爲諸生授孟
子卒章不勝感激歸寢猶諷詠明道先生行狀久之頑鈍之資
爲之惕然興起○中堂讀倦遊後園歸絲桐三弄心地悠然日
明風靜天壤之間不知復有何樂○早枕痛悔剛惡偶得二句
宜伊人之難化信吾德之不競遇逆境暴怒再三以理遣蓋平

日自己無德難於專一責人況化人亦當以漸又一時過差人
所不免嗚呼難矣哉中庸之道也○枕上思晦菴文集及中庸
皆反諸身心性情頗有意味昨日欲書戒語云溫厚和平之氣
有以勝夫暴戾逼窄之心則吾學庶幾少有進耳今日續之云
欲進乎此舍持敬窮理之功則吾不知其方矣蓋日來甚覺此
二節工夫之切而於文集中玩此話頗益有意味也○七月初
五日臨鍾帖明窗淨几意思甚佳平生但親筆硯及聖賢圖籍
則不知貧賤患難之在身也○人之遇患難須平心易氣以處
之厥心一生必至於怨天尤人此乃見學力不可不勉○貧困
中事事纏人雖則如此然不可不勉一邊處困一邊進學○凡
百皆當責己○昨晚以貧病交攻不得專一於書未免心中不
寧熟思之須於此處做工夫教心中泰然一味隨分進學方是

不然則有打不過處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然是難事於此可以見聖愚之分可不勉哉凡怨天尤人皆是此關不透耳先哲云身心須有安頓處蓋身心無安頓處則日間擾擾於利害之中而已此亦非言可盡默而識之可也○晴窗親筆硯心下清涼之甚忘却一身如是之窘也康節云雖貧無害日高眠○月下咏詩獨步綠陰時倚修竹好風徐來人境寂然心甚平澹無康節所謂攻心之事○昨日於文集中又得處困之方夜枕細思不從這裏過真也做人不得增益其所不能豈虛語哉○門來甚悟中字之好只是工夫難也然不可不勉康節詩云拔山蓋世稱才力到此分毫強得乎○處困之時所得為者言忠信行篤敬而已○寄身於從容無競之境遊心於恬澹不撓之鄉日以聖賢嘉言善行沃潤之則庶幾其有進乎○人之病痛不

知則已知而克治不勇使其勢日甚可乎哉志之不立古人之深戒也○男兒須挺然生世間○夜坐思一身一家苟得平安深以為幸雖貧窶太甚亦得隨分耳夫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先儒云道理平鋪在信乎斯言也急不得慢不得平鋪之云豈不是如此近來時時見得如此是以此心較之往年亦稍稍向定但眼痛廢書一年餘為可歎耳○處大事者須深沈詳察○看言行錄龜山論東坡云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大有所省然志不能帥氣工夫間斷甚矣聖賢之難能也○累日看遺書甚好因思二程先生之言真得聖人之傳也何也以其說道理不高不低不急不緩溫乎其夫子之言也讀之自然令人心平氣和萬慮俱消○涵養此心不為事物所勝甚切日用工夫○看朱子六十後長進不多之語恍

然自失嗚呼日月逝矣不可得而追矣○十一月單衾徹夜寒甚腹痛以夏布帳加覆略無厭貧之意○閒遊門外而歸程子云和樂只是心中無事誠哉是言也近來身心稍靜又似進一步○近日多四五更夢醒痛省身心精察物理○世間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可謂勞矣誠哉是言也○先哲云大輅與柴車較逐鸞鳳與鴟梟爭食連城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鬭力不惟不能勝兼亦不可勝也○學易稍有進但恨精力減而歲月無多矣即得隨分用工以畢餘齡焉耳○讀秦誓一篇令人悚然噫清議不可犯也○今日思得隨遇而安之理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豈以老大之故而厭於事也○累日思平生只空過了時日○與學者話久大概勉以栽培自己根本一毫利心不可萌也○三綱五常天下元氣一家亦然一身

亦然○動靜語默無非自己工夫○看漚田晚歸大雨中途雨止月白衣服皆濕貧賤之分當然也靜坐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為難○事往往急便壞了○胡文定公云世事當如行雲流水隨所遇而安可也○毋以妄想戕真心客氣傷元氣○請有風急天寒夜誰是當門定腳人○看史數日愈覺收斂為乎安○人生須自重○閒臥新齋西日明窗意思好道理平鋪在著些意不得○彼以慳吝狡偽之心待我吾以正大光明之體待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七十二歲方知此味信乎希賢之不易也○夜靜臥閣上深悟靜虛動直之旨但動時工夫尤不易云程子云五倫多少不盡分處乎哉言也○勉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午後看陸宣公集及遺書易一親聖賢之言則心便一但得此身粗安

頃刻不可離也○憩亭子看收斂臥久見靜中意思此涵養工夫也○夜臥閣思朱子云閑散不是真樂因悟程子云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處大小咸快活乃真樂也○無時無處不是工夫○年老厭煩非理也朱子云一日未死一日要是當○於事厭倦皆是無誠○雖萬變之紛紜而應之各有定理

明儒學案卷四終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參閱

文敬胡敬齋先生居仁

胡居仁字叔心饒之餘干人也學者稱爲敬齋先生弱冠時奮志聖賢之學往遊康齋吳先生之門遂絕意科舉築室於梅溪山中事親講學之外不干人事久之欲廣聞見適閩歷浙入金陵從彭蠡而返所至訪求問學之士歸而與鄉人婁一齋羅一峯張東白爲會於弋陽之龜峯餘干之應天寺提學李齡鍾城相繼請主白鹿書院諸生又請講學貴溪桐源書院淮王聞之請講易於其府王欲梓其詩文先生辭曰尚需稍進先生嚴毅清苦左繩右矩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考雖器物之微區別精審沒齒不亂父病嘗糞以驗其深淺兄出則迎候於門有疾則躬調藥飲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柴毀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室動依古禮不從流俗卜兆爲里人所阨不得已訟之墨衰而入公門人咸笑之家世爲農至先生而寠甚鶉衣脫粟蕭然有自得之色曰以仁義潤身以牙籤潤屋足矣成化甲辰三月十二日卒年五十一萬曆乙丑從祀孔廟先生一生得力於敬故其持守可觀周翠渠曰君學之所至兮雖淺深乎有未知觀君學之所向兮得正路抑又何疑倘歲月之少延兮必日躋乎遠大痛壽命之弗永兮若蒼莨而未艾此定案也其以有主言靜中之涵養尤爲學者津梁然斯言也即白沙所謂靜中養出端倪日用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宜其同門冥契而先生必欲議白沙爲禪一編之中三致意焉蓋先

生近於狷白沙近於狂不必以此而疑彼也先生之辨釋氏尤力謂其想像道理所見非真又謂是空其心死其心制其心此皆不足以服釋氏之心釋氏固未嘗無真見其志死之而後活制之而後靈所謂真空卽妙有也彌近理而大亂真者皆不在此蓋大化流行不舍晝夜無有止息此自其變者而觀之氣也消息盈虛春之後必夏秋之後必冬人不轉而爲物物不轉而爲人草不移而爲木木不移而爲草萬古如斯此自其不變者而觀之理也在人亦然其變者喜怒哀樂已發未發一動一靜循環無端者心也其不變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梏之反覆萌蘖發見者性也儒者之道從至變之中以得其不變者而後心與理一釋氏但見流行之體變化不測故以知覺運動爲性作用見性其所得不生不滅者卽其至變者也層層掃除不留一法天地萬物之變化卽吾之變化而至變中之不變者無所事之矣是故理無不善氣則交感錯綜參差不齊而清濁偏正生焉性無不善心則動靜感應不一其端而真妄雜焉釋氏旣以至變爲體自不得不隨流鼓盪其猖狂妄行亦自然之理也當其靜坐枯槁一切降伏原非爲存心養性也不過欲求見此流行之體耳見旣真見儒者謂其所見非真只得形似所以遏之而愈張其焰也先生言治法寓兵未復且先行屯田賓興不行且先薦舉井田之法當以田爲母區畫有定數以人爲子增減以受之設官之法正官命於朝廷僚屬大者薦聞小者自辟皆非迂儒所言後有王者所當取法者也

居業錄

靜中有物只是常有箇操持主宰無空寂昏塞之患○覺得心放亦是好事便提撕收歛再不令走便是主敬存心工夫若心不知下落茫茫蕩蕩是何工夫○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或在讀書上得之或在講論上得之或在思慮上得之或在行事上得之讀書得之雖多講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實○孔子只教人去忠信篤敬上做放心自能收德性自能養孟子說出求放心以示人人反無捉摸下工夫處故程子說主敬○周子有主靜之說學者遂專意靜坐多流於禪蓋靜者體動者用靜者主動者容故曰主靜體立而用行也亦是整理其心不使紛亂躁妄然後能制天下之動但靜之意重於動非偏於靜也愚謂靜坐中有箇戒愼恐懼則本體已立自不流於空寂雖靜何害○人心一放道理便失一收道理便在○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學者以此立心便廣大高明充之則是純儒推而行之卽純王之政○程朱開聖學門庭只主敬窮理便教學者有入處○氣之發用處卽是神陳公甫說無動非神他只窺測至此不識理而本體故認氣爲理○事事存其當然之理而已無與焉便是王者事著此計較便是私吝心卽流於霸矣○道理到貫通處處事自有要有要不遺力矣凡事必有理初則一事一理窮理多則會於一一則所操愈約制事之時必能舉其總領而理其條目中其機會而無悔吝○儒者養得一箇道理釋老只養得一箇精神儒者養得一身之正氣故與天地無間釋老養得一身之私氣故逆天背理○釋氏見道只如漢武帝見李夫人非真見也只想像這道理故勞

而無功儒者便即事物上窮究○人雖持敬亦要義理來浹洽方得此心悅懌不然只是硬持守也○今人說靜時不可操才操便是動學之不講乃至於此甚可懼也靜時不操待何時去操其意以爲不要惹動此心待他自存若操便要惹意惹意便不得靜是欲以空寂杳冥爲靜不知所謂靜者只是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而言其中操持之意常在也若不操持待其自存決無此理程子曰人心自由便放去又以思慮紛擾爲不靜遂遏絕思慮以爲靜殊不知君子九思亦是存養法但要專一若專一時自無雜慮有事時專一無事時亦專一此敬之所以貫乎動靜爲操存之要法也○敬爲存養之道貫徹始終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是未知之前先須存養此心方能致知又謂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則致知之後又要存養方

能不失蓋致知之功有時存養之功不息○程子曰事有善惡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邑謂陰陽動靜之理交感錯綜而萬殊出焉此則理之自然物之不能違者故云然在人而言則善者是天理惡者是氣稟物欲豈可不自省察與氣稟惡物同乎○心精明是敬之效才主一則精明二三則昏亂矣○心無主宰靜也不是工夫動也不是工夫靜而無主不是空了天性便是昏了天性此大本所以不立也動而無主若不猖狂妄動便是逐物徇私此達道所以不行也已立後自能了當得萬事是有主也○人之學易差羅仲素李延平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此便差却既是未發如何看得只存養便是呂與叔蘇季明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程子非之朱子以爲即已發之際默識其未發之

前者則可愚謂若求未發之中看未發氣象則動靜乖違反致理勢危急無從容涵泳意味故古人於靜時只下箇操存涵養字便是靜中工夫思索省察是動上工夫然動靜二端時節界限甚明工夫所施各有所當不可乖亂混雜所謂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今世又有一等學問言靜中不可著箇操字若操時又不是靜以何思何慮爲主悉屏思慮以爲靜中工夫只是如此所以流於老佛不知操字是持守之意即靜時敬也若無箇操字是中無主悠悠茫茫無所歸著若不外馳定入空無此學所以易差也○容貌辭氣上做工夫便是實學謹獨是要○道書言釋氏有敬以直內無義以方外又言釋氏內外之道不備此記者之誤程子固曰惟患不能直內內直則外必方蓋體用無二理內外非二致豈有能直內而不能方外體立而用不

行者乎敬則中有主釋氏中無主謂之敬可乎○覩鼻端白以之調息去疾則可以之存心則全不是蓋取在身至近一物以繫其心如反觀內視亦是此法佛家用數珠亦是此法羈制其心不使妄動呼吸心之神靈足以具衆理應萬事不能敬以存之乃羈於一物之小寘之無用之所哀哉○當然處即是天理○禪家存心雖與孟子求放心操則存相似而實不同孟子只是不敢放縱其心所謂操者只約束收斂使內有主而已豈如釋氏常看管一箇心光光明明如一物在此夫既收斂有主則心體昭然遇事時鑒察必精若守著一箇光明底心則只了與此心打攙內自相持既熟割舍不去人倫世事都不管又以爲道無不在隨其所之只要不失此光明之心不拘中節不中節皆是道也○眞能主敬自無雜慮欲屏思慮者皆是敬不至也

○有此理則有此氣氣乃理之所爲是反說了有此氣則有此
理理乃氣之所爲○陳公甫云靜中養出端倪又云藏而後發
是將此道理來安排作弄都不是順其自然○婁克貞說他非
陸子之比陸子不窮理他却肯窮理公甫不讀書他勤讀書以
愚觀之他亦不是窮理他讀書只是將聖賢言語來護己見未
嘗虛心求聖賢指意舍己以從之也○敬便是操非敬之外別
有個操存工夫格物便是致知非格物之外別有個致知工夫
○陳公甫亦窺見些道理本原因下面無循序工夫故遂成空
見釋氏心亦不放只是內裡無主○所以爲是心者理也所以
具是理者心也故理是處心卽安心存處理卽在非但在己如
此在人亦然所行合理人亦感化歸服非但在人如此在物亦
然苟所行合理庶物亦各得其所○禪家不知以理義養心只
捉住一個死法○釋氏說心只說著一個意思非是眞識此心
也釋氏說性只說著一個人心形氣之私未識性命之正○滿
腔子是惻隱之心則滿身都是心也如刺著便痛非心而何然
須知痛是人心惻隱是道心○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腔子外是
何心腔子外雖不可言心其理具於心因其理具於心故感著
便應若心馳於外亦物耳何能具衆理應萬事乎○異教所謂
存心有二也一是照管一心如有一物常在這裡一是屛除思
慮絕滅事物使其心空豁無所外交其所謂道亦有二也一是
想像模索此道如一個物事在前一是以知覺運動爲性謂凡
所動作無不是道常不能離故猖狂妄行○只致其恭敬則心
肅然自存非自捉住一個心來存放這裡讀書論事皆推究到
底卽是窮理非是懸空尋得一個理來看○人以朱子調息箴

爲可以存心此特調氣耳只恭敬安詳便是存心法豈假調息
以存心以此存心害道甚矣○心只是一個心所謂操存乃自
操而自存耳敬是心自敬耳○主敬是有意以心言也行其所
無事以理言也心有所存主故有意循其理之當然故無事此
有中未嘗有無中未嘗無心與理一也○學一差便入異教其
誤認聖賢之意者甚多此言無爲是無私意造作彼遂以爲眞
虛淨無爲矣此言心虛者是心有主而外邪不入故無昏塞彼
遂以爲眞空無物矣此言無思是寂然不動之中萬理咸備彼
遂以爲眞無思矣此言無適而非道是道理無處無之所當操
存省察不可造次顚沛之離彼遂以爲凡其所適無非是道故
任其猖狂自恣而不顧也○釋氏誤認情識爲理故以作用是
性殊不知神識是氣之英靈所以妙是理者就以神識爲理則
不可性是吾身之理作用是吾身之氣認氣爲理以形而下者
作形而上者心常有主乃靜中之動事得其所乃動中之靜○
今人爲學多在聲價上做如此則學時已與道離了費盡一生
工夫終不可得道○孔門之敎惟博文約禮二事博文是讀書
窮理事不如此則無以明諸心約禮是操持力行事不如此無
以有諸己張子以太和爲道體蓋太和是氣萬物所由生故曰
保合太和乃利貞所以爲是太和者道也就以太和爲道體誤
矣○上蔡記明道語言既得後須放開朱子疑之以爲既得後
心胸自然開泰若有意放開反成病痛愚以爲得後放開雖似
涉安排然病痛尚小今人未得前先放開故流於莊佛又有未
能克己求仁先要求顏子之樂所以卒至狂妄殊不知周子令
二程尋顏子之樂處是要見得孔顏因甚有此樂所樂何事便

要做顏子工夫求至乎其地豈有便來自己身上尋樂乎故放
開太早求樂太早皆流於異端○人清高固好然清高太過則
入於黃老人固難得廣大者然廣大太過則入於莊佛惟窮理
之至一循乎理則不見其清高廣大乃爲正學○智計處事人
不心服私則殊也○太極者理也陰陽者氣也動靜者理氣之
妙運也○天下縱有難處之事若順理處之不計較利害則本
心亦自泰然若不以義理爲主則遇難處之事越難處矣○有
理而後有氣有氣則有象有數故理氣象數皆可以知吉凶四
者本一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氣也理在其中立地之
道曰柔與剛剛柔質也因氣以成理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
理也具於氣質之內三者分殊而理一○天地間無處不是氣
硯水瓶須要兩孔一孔出氣一孔入水若止有一孔則氣不能

出而塞乎內水不能入矣以此知虛器內皆有氣故張子以爲
虛無中卽氣也○朱子所謂靜中知覺此知覺不是事來感我
而我覺之只是心存則醒有知覺在內未接乎外也○今人不
去學自守先要學隨時所以苟且不立○處事不用智計只循
天理便是儒者氣象○王道之外無坦途仁義之外無功利○
人收斂警醒則氣便清心自明才惰慢便昏瞶也○意者心有
專主之謂大學解以爲心之所發恐未然蓋心之發情也惟朱
子訓蒙詩言意乃情專所主時爲近○一本而萬殊萬殊而一
本學者須從萬殊上一一窮究然後會於一本若不於萬殊上
體察而欲直探一本未有不入異端者○端莊整肅嚴威儼恪
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
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精明不亂是敬之効驗處○敬該

動靜靜坐端嚴敬也隨事檢點致謹亦敬也敬兼內外容貌莊
正敬也心地湛然純一敬也○古人老而德愈進者是持守得
定不與血氣同衰也今日才氣之人到老年便衰是無持養之
功也○陳公甫說物有盡而我無盡卽釋氏見性之說他妄想
出一個不生不滅底物事在天地間是我之眞性謂他人不能
見不能覺我能獨覺故曰我大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殊不知
物我一理但有偏正清濁之異以形氣論之生必有死始必有
終安得我獨無盡哉以理論之則生生不窮人與物皆然○老
氏旣說無又說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混混沌沌其中有物則是
所謂無者不能無矣釋氏旣曰空又說有個眞性在天地間不
生不滅超脫輪迴則是所謂空者不能空矣此老釋之學所以
顚倒錯謬說空說虛說無說有皆不可信若吾儒說有則眞有

說無則眞無說實則眞實說虛則眞虛蓋其見道明白精切無
許多邪遁之辭老氏指氣之虛者爲道釋氏指氣之靈者爲性
故言多邪遁以理論之此理流行不息此性稟賦有定豈可說
空說無以氣論之則有聚散虛實之不同聚則爲有散則爲無
若理則聚有聚之理散有散之理亦不可言無也氣之有形體
者爲實無形體者爲虛若理則無不實也問老氏言有生於無
佛氏言死而歸眞何也曰此正以其不識理只將氣之近理者
言也老氏不識此身如何生言自無中而生佛氏不識此身如
何死言死而歸眞殊不知生有生之理不可謂無以死而歸眞
是以生爲不眞矣問佛氏說眞性不生不滅其意如何曰釋氏
以知覺運動爲性是氣之靈處故又要把住此物以免輪迴愚
故曰老氏不識道妄指氣之虛者爲道釋氏不識性妄指氣之

靈者爲性。○橫渠言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之凝釋於水。某未
敢以爲然。蓋氣聚則成形。散則盡矣。豈若冰未凝之時是此水。
旣釋又只是此元初水也。○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敬其本歟。
○今人言心。便要求見本體。察見寂然不動處。此皆過也。古人
只言涵養。言操存。曷嘗言求見。察見。若欲求察而見其心之體。
則內裡自相攪亂。反無主矣。然則古人言提撕喚醒。非歟。曰。才
提撕喚醒。則心惕然而在。非察見之謂也。○天地氣化無一息
之停。人物之生無一時少欠。今天下人才儘有。只因聖學不講。
故曹到在這裡。○不愧屋漏。雖無一事。然萬理森然已具於其
中。此是體也。但未發耳。老佛以爲空無。則本體已絕矣。今人只
言老佛有體無用。吾謂正是其體先絕於內。故無用於外也。○
其心肅然。則天理卽在。故程子曰。敬可以對越上帝。○若窮理

到融會貫通之後。雖無思可也。未至此。當精思熟慮以窮其理。
故上蔡何思何慮。程子以爲太早。今人未至此。欲屏去思慮。使
心不亂。則必流於禪學空虛。反引何思何慮而欲強合之。謬矣。
○心能設害事。心能者。敬未至也。○今人屏絕思慮以求靜。聖
賢無此法。聖賢只戒謹恐懼。自無許多邪思妄念。不求靜。未嘗
不靜也。○禪家存心有兩三樣。一是要無心。空其心。一是羈制
其心。一是照觀其心。儒家則內存誠敬。外盡義理。而心存。故儒
者心存萬理。森然具備。禪家存心而寂滅無理。儒者心存而有
主。禪家心存而無主。儒家心存而活。異教心存而死。然則禪家
非是能存其心。乃是空其心。死其心。制其心。作弄其心也。○一
是誠。主一是敬。○存養雖非行之事。亦屬乎行。此乃未行之行。
用力於未形者也。天理有善而無惡。惡是過與不及上生來。人

性有善而無惡。惡是氣稟物欲上生來。○才昏惰。義理自喪。○
太極之虛中者。無昏塞之患。而萬理咸具也。惟其虛。所以能涵
其萬理。人心亦然。老佛不知。以爲眞虛空無物。而萬理皆滅也。
太極之虛。是無形氣之昏塞也。人心之虛。是無物欲之蔽塞也。
若以爲眞空無物。此理具在何處。○人莊敬。體卽立。大本卽在。
不然則昏亂無本。○學老釋者多詐。是他在實理上劃斷了。不
得不詐。向日李盤溪不認他是譎。吾曰。君非要譎。是不奈譎何。
○學知爲己。亦不愁你不戰戰兢兢。○釋氏是認精魂爲性。專
一守此。以此爲超脫輪迴。陳公甫說物有盡而我無盡。亦是此
意。程子言至忙者無如禪客。又言其如負版之蟲。如抱石投河。
朱子謂其只是作弄精神。此眞見他所造只是如此模樣。緣他
當初只是去習靜坐。屏思慮。靜久了。精神光彩。其中了無一物。

遂以爲眞空。言道理只有這個極元極妙。天地萬物都是這個
做出來。得此。則天地萬物雖壞。這物事不壞。幻身雖亡。此不亡。
所以其妄愈甚。○今人學不曾到貫通處。却言天地萬物本吾
一體。略窺見本原。就將橫豎放胸中。再不去下格物工夫。此皆
是助長。反與理二。不若只居敬窮理。盡得吾之當爲。則天地萬
物之理卽在此。蓋此理本無二。若將天地萬物之理懷放胸中。
則是安排想像。愈不能與道爲一。如釋氏行住坐臥無不在道。
愈與道離也。

程子體道最切。如說鳶飛魚躍。是見得天地之間無非此理發
見充塞。若只將此意思想像收放胸中。以爲無適而非道。則流
於狂妄。反與道二矣。故引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
吾心常存。不容想像安排。而道理流行無間矣。故同以活潑潑

退而言之以見天地人物之理本相流通但吾不可以私意撓之也

廣文婁一齋先生諒

婁諒字克貞別號一齋廣信上饒人少有志於聖學嘗求師於四方夷然不屑曰率舉子學非身心學也聞康齋在臨川乃往從之康齋一見喜之云老夫聰明性緊賢也聰明性緊一日康齋治地召先生往視云學者須親細務先生素豪邁由此折節雖掃除之事必躬自為之不責僮僕遂為康齋入室凡康齋不以語門人者於先生無所不盡康齋學規來學者始見其餘則否羅一峯未第時往訪康齋不出先生謂康齋曰此一有志知名之士也如何不見康齋曰我那得工夫見此小後生耶一峯不悅移書四方謂是名教中作怪張東白從而和之康齋若不聞先生語兩人曰君子小人不容並立使後世以康齋為小人二兄為君子無疑倘後世以君子處康齋不知二兄安頓何地

兩人之議遂息景泰癸酉舉於鄉退而讀書十餘年始上春官至杭復返明年天順甲申再上登乙榜分教成都尋告歸以著書造就後學為事所著曰錄四十卷詞朴理純不苟悅人三禮訂訛四十卷以周禮皆天子之禮為國禮儀禮皆公卿大夫士庶人之禮為家禮以禮記為二經之傳分附各篇如冠禮附冠義之類不可附各篇各附一經之後不可附一經總附二經之後取繫辭傳附易後之意諸儒附會十三篇以程朱論黜之春秋本意十二篇惟用經文訓釋而意自見不用三傳事實曰春秋必待三傳而後明是春秋為無用書矣先生以收放心為居敬之門以何思何慮勿助勿忘為居敬要旨康齋之門最著者陳石齋胡敬齋與先生三人而已敬齋之所訾者亦唯石齋與先生為最謂兩人皆是儒者陷入異教去謂先生陸子不窮理

他却向窮理。石齋不讀書。他却勤讀書。但其窮理讀書。只是將聖賢言語來護己見耳。先生之書散逸不可見。觀此數言。則非僅爲襲師門者也。又言克貞見搬木之人得法。便說他是道。此與運水搬柴相似。指知覺運動爲性。故如此說。道固無所不在。必其合乎義理而無私。乃可爲道。豈搬木者所能。蓋搬木之人固不可謂之知道。搬木得法。便是合乎義理。不可謂之非道。但行不著習不察耳。先生之言。未嘗非也。先生靜久而明。杭州之返。人問云何。先生曰。此行非惟不第。且有危禍。春闈果災。舉子多焚死者。靈山崩。曰。其應在我矣。急召子弟來訣。命門人蔡登查周程子卒之月日。曰。元公、純公皆暑月卒。予何憾。時弘治辛亥五月二十七日也。年七十。門人私謚文肅先生。子兵部郎中性。其女嫁爲寧庶人妃。庶人反。先生子姓皆逮繫。遺文散失。而宗先生者。緒於石齋、敬齋矣。文成年十七。親迎過信。從先生問學。處相許也。則姚江之學。先生爲發端也。子佖。字汝弼。亦學不下樓者十年。從遊甚衆。僧舍不能容。其弟子有架木爲巢而讀書者。

謝西山先生復

謝復字一陽。別號西山。祁門人也。謁康齋於小陂。師事之閱三載而復返。從事於踐履。葉畏齋問知。曰。行。陳寒谷問行。曰。知未達。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非行乎。未之能行。惟恐有聞。非知乎。知行合一。學之要也。邑令問政。曰。辨義利。則知所以愛民勵己。弘治乙丑卒。

鄭孔明先生伉

鄭伉字孔明常山之象湖人不屑志於科舉往見康齋康齋曰此間工夫非朝夕可得恐誤子遠來對曰此心放逸已久求先生復之耳敢欲速乎因受小學日驗於身心久之若有見焉始歸而讀書一切折衷於朱子痛惡佛老曰其在外者已非又何待讀其書而復辨其謬哉楓山東白皆與之上下其議論亦一時之人傑也

胡鳳儀先生九韶

胡九韶字鳳儀金溪人自少從學康齋家甚貧課兒力耕僅給衣食每日晡焚香謝天一日清福其妻笑之曰虀粥三厨何名清福先生曰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樂業無饑寒又幸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康齋奔喪金陵先生同往凡康齋學有進益無不相告故康齋贈之詩云頑鈍淬磨還有益新功頻欲故人聞康齋語學者曰吾平生每得力於患難先生曰惟先生遇患難能進學在他人則隳志矣成化初卒

明儒學案卷五終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潤參閱

恭簡魏莊渠先生校

魏校字子才別號莊渠崑山人弘治乙丑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不為守備奄人劉瑯所屈名為兵部郎移疾歸嘉靖初起廣東提學副使丁憂補江西兵備改河南提學七年陞太常寺少卿轉大理明年以太常寺卿掌祭酒事尋致仕先生私淑於胡敬齋其宗旨為天根之學從人生而靜培養根基若是孩提知識後起則未免夾雜矣所謂天根即是主宰貫動靜而一之者也敬齋言心無主宰靜也不是工夫動也不是工夫此師門敬字口訣也第敬齋工夫分乎動靜先生貫串總是一個不離本末作兩段事則加密矣聶雙江歸寂之旨當是發端於先生者也先生言理自然無為豈有靈也氣形而下莫能自主宰心則虛靈而能主宰理也氣也心也歧而為三不知天地間祗有一氣其升降往來即理也人得之以為心亦氣也氣若不能自主宰何以春而必夏必秋必冬哉草木之榮枯寒暑之運行地理之剛柔象緯之順逆人物之生化夫孰使之哉皆氣之自為主宰也以其能主宰故名之曰理其間氣之有過不及亦是理之當然無過不及便不成氣矣氣既能主宰而靈則理亦有靈矣若先生之言氣之善惡無與於理理從而善之惡之理不特死物且閒物矣其在於人此虛靈者氣也虛靈中之主宰即理也善固理矣即過不及而為惡亦是欲動情勝此理未嘗不在其間故曰不為堯存不為桀亡以明氣之不能離於理也先生疑象山為禪其後始知為坦然大道則於師門之教又一轉矣先生提學廣東時過曹溪焚大鑑之衣椎碎其鉢曰無使惑後人也謚恭簡

體仁說

天地太和元氣氤氤氳氳盈滿宇內四時流行春意融融藹藹尤易體驗盎然吾人仁底氣象也人能體此意思則胸中和氣駸駸發生天地間物血脈相貫充鬱之久及其應物渾乎一團和氣發見所謂麗日祥雲也○冬氣閉藏極於嚴凝故春生溫厚之氣充鬱薰蒸陰崖寒谷亦透學而弗主靜何以成吾仁○涵養可以熟仁若天資和順不足於剛毅可更於義上用功否曰陽之收斂處便是陰仁之斷制處便是義靜中一念萌動纔步自私自利便覺戾氣發生自與和氣相反不能遏之於微戾氣一盛和氣便都消鑠盡了須重接續起來但覺纔是物欲便與截斷斬斷其根芽此便是精義工夫也○天之主宰曰帝人之主宰曰心敬只是吾心自做主宰處今之持敬者不免添一個

心來治此心却是別尋主宰春氣融融萬物發生急迫何緣生物把捉太緊血氣亦自不得舒暢天理其能流行乎○整齊嚴肅莫是先制於外否曰此正是由中而出吾心纔欲檢束四體便自竦然矣外既不敢妄動內亦不敢妄思交養之道也○木必有根然後千枝萬葉可從而立水必有源然後千流萬派其出無窮人須存得此心有個主宰則萬事可以次第而治○古人蘊蓄廣厚故發越盛大今人容易漏泄於外何由厚積而遠施學者當深玩默成氣象渾厚則闇文明流薄則閒巧僞學須涵養本原○天地渾渾一大氣萬物分形其間實無二體譬若百果纍纍總是大樹生氣貫徹又如魚在水中內外皆水也人乃自以私意間隔豈復能與天地萬物合一乎○持敬易間斷常如有上帝臨之可乎曰上帝何時而不鑒臨奚待想像也日

月照臨如目斯覩風霆流行如息相呴今吾一呼一吸未嘗不與大化通也是故一念善上帝必知之一念不善上帝必知之天命有善無惡故善則順天惡則逆天畏天之至者嘗防未萌之惡小人無忌憚是弗以上帝為有靈也○天地氣化初極渾厚開盛則文明久之漸以澆薄盛極則有衰也聖人生衰世常欲返樸還淳以回造化故大林放問禮之本質是從裏面漸發出來文是外面發得極盛聖人欲人常存得這些好意思在裏面令深厚懇惻有餘若只務外面好看却是作僞也道體浩浩無窮人被氣質限住罕能覩其純全若只據己見持養將去終是狹隘孤單難得展拓須大著心胸廣求義理盡合天下聰明為我聰明庶幾規模闊大氣質不得而限量之○理者氣之主宰理非別有一物在氣為主只就氣上該得如此處便是理之

發用其所以該得如此則理之本體然也通宇宙全體渾是一理充塞流行隨氣發用在這裏便該得如此在那裏又該得如彼千變萬化不同人見用有許多遂疑體亦有許多不知只是一理所為隨在而異名耳本體更無餘二也○純粹至善者理也氣有弗善理亦末如之何斯乃氣強而理弱矣曰否理該得如此而不能自如此其能如此皆氣為之也氣能如此而不能盡如此滯於有迹運復不齊故也○夫理沖漠無朕無者不可分裂所以一也渾淪惟一一者不可二雜所以純也氣有形不可分愈分則愈雜美惡分若有萬不齊矣○理氣合則一違則二春氣氤氳盎乎其和此天地之仁也秋氣晶明肅乎其清此天地之義也何處分別是理是氣春宜溫厚而弗溫厚秋宜嚴凝而弗嚴凝此非理該如此乃是氣過不及弗能如此孟子曰

史017-073

配義與道此是理該如此而氣能如此所謂合則一也孔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心而違仁判爲兩物非復合一所謂違則二也○或問孝之根原莫是一體而分該得孝否曰此只是當然不容已處曰豈天命自然乎曰怎得便會自然如此天地生生只是一團好氣聚處便生人具此生理各有一團好意思在心父母吾身所由以生也故惻怛慈愛於此發得尤懇切其本在是也○禮主敬謙其心肅然如有畏退然如弗勝然後儀文斯稱今之矜嚴好禮者但知自尊自重直行己意而已此乃客氣所使非復禮之本然矣○思慮萬起萬滅如之何曰此是本體不純故發用多雜工夫只在主一但覺思慮不齊便截之使齊立得個主宰却於雜思慮中先除邪思慮以次除閑思慮推勘到底直與斬絕不得放過久之本體純然是善便自一念不生生處皆善念矣○聖賢沖然無欲學者當卽不見可欲始一念動以人欲根勘何從而來照見衆欲性中元無俱從軀殼上起積我靈臺衆欲不行天理自見○天命有元亨利貞故人性有仁義禮智人性有仁義禮智故人情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純粹至善本來如是其有不善又從何來曰此只是出於氣質性本善然不能自善其發爲善皆氣質之良知良能也氣質能爲善而不能盡善性卽太極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爲氣運純駁不齊故氣稟合下便有清濁厚薄濁則遮蔽不通薄則承載不起便生出不善來性惟本善故除却氣質不善便純是善性惟不能自善故變化氣質以歸於善然後能充其良知良能也○人性元善當其惡時善在何處曰善自常在不滅只因氣質反了這善便生出惡善之本體不得自如若能翻轉那惡依舊

是善○或曰人生而靜氣未用事其性渾然至善感於物而動氣得用事故其情有善有不善曰如是則體用二原矣性靜情亦靜靜時性被氣稟夾雜先藏了不善之根故動時情被物欲污染不善之萌芽纔發存養於靜默消其不善之根省察於動幾覺不善之萌芽便與鋤治積集久之本體渾然是善發用處亦粹然無惡矣○一理散爲萬事常存此心則全體渾然在此而又隨事精察力行之則其用燦然各有著落○虛靈主宰是之謂心其理氣之妙合與氣形而下莫能自主宰理自然無爲豈有靈也氣之查滓而爲形其精英爲神虛通靈爽能妙是理爲主氣得其統攝理亦因是光明不蔽變化無方矣○或窮孝之節目曰但從根源處來只如昏定晨省人子晝常侍親而夜各就寢父母非安寢豈能自安既寢而與便思問候父母安否皆出於吾心至愛自不容已曰如是只須就根本上用功曰這却是分本末作兩段事天理合如此而吾不能如此正爲私意蔽隔常培根原又就節目上窮究到根源處去其不如此者而求其當如此者則私意不得蔽隔天理常流通矣○人各私其私天地間結成一大塊私意人君完養厥德盎然天地生物之心又求天下愷悌相與舉先王仁政行之悉破羣私合爲天下大公○天子當常以上帝之心爲心與一善念上帝用休而慶祥集焉與一惡念上帝震怒而災沴生焉感應昭昭也昔人謂人君至尊故稱天以畏之却是舉一大者來嚇人君蓋未適知帝命也人君當明乾坤易簡之理天下之賢才豈能人人而知之耶君惟論一相相簡大寮俾各自置其屬人得舉其所知而效之於上則無遺賢所謂乾以易知也天下之政豈能事事

而親之邪君恭己於上委任於相相分任於百司而責其成功上好要而百事詳所謂坤以簡能也

復余子積論性書

竊觀尊兄前後論性不啻數十萬言然其大意不過謂性合理與氣而成固不可指氣爲性亦不可專指理爲性氣雖分散萬殊理常渾全同是一箇人物之性不同正由理氣合和爲一做成許多般來在人在物固有偏全而人性亦自有善有惡若理則在物亦本無偏在人又豈有惡邪愚意謂尊兄論性之誤正坐理氣處見猶未真耳理在天地間本非別有一物只就氣中該得如此便是理人物之性又從何來卽天地所賦之理亦非別有一物各就他分上合當恁地便是尊兄謂理常渾淪氣絡有許多分別出來若如愚見則理氣元不相離理渾淪只是一個氣亦渾淪本只一個氣分出許多則理亦分出許多混沌之時理氣同是一個及至開闢一氣大分之則爲陰陽小分之則爲五行理隨氣具各各不同是故在陽則爲健在陰則爲順以至爲四德爲五常亦復如是二五錯綜又分而爲萬物則此理有萬其殊矣理雖分別有許多究竟言之只是一箇該得如此故曰理一而分殊嘗自其分殊者而觀之健不可以爲順順亦不可以爲健四德五常以至萬物之理各不能相通此理疑若滯於方所矣不知各在他分上都是該得如此大固無餘小亦無欠故能隨在具足隨處充滿更無空闕之處若合而不可分同而不復異則是渾淪一死局必也常混沌而後可耳天地者陰陽五行之全體也故許多道理靜則沖漠渾淪體悉完具動則流行發見用各不同人物之性皆出於天地何故人得其全

物得其偏蓋天地之氣其渣滓爲物偏而不備塞而不通健順五常之德不復能全但隨形氣所及而自爲一理飛者于空潛者泳川蠢動自蠕草木何知亦各自爲榮瘁不相假借陵奪而能若蜂蟻之君臣虎狼之父子騶虞之仁神羊之義乃其塞處有這一路子開故只具得這些子卽此一些子亦便自理爲之有鳳獸之有麟鱗之有龍介之有龜皆天地間氣所出畢竟是渣滓中精英故終與人不相似也人稟二五精英之氣故能具得許多道理與天地同然惟聖人陰陽合德純粹至善其性無不全可以位天地育萬物自大賢以下精英中不能無渣滓這個性便被他蔽隔了各隨其所得渣滓之多寡以爲等差而有智愚賢不肖之别畢竟性無不同但精英中帶了些渣滓故學以變化其氣質則渣滓渾化可以復性之本體矣古聖賢論性正是直指當人氣質內各具此理而言故伊川曰性卽理也告子而下荀楊韓諸人皆錯認氣質爲性翻騰出許多議論來轉加鶻突今謂性合理與氣而成則恐眛於形而上下之別夫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易有太極皆在氣上直指此理而言此以理氣雖不相離然亦不得相雜故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若性合理氣而成則是形而上下者可以相雜理在天地間元不曾與氣雜何獨在人上便與氣相雜更煩於此加察然此亦非出於尊兄先儒謂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分作兩截說了故尊兄謂既是天地之性只當以理言不可遂謂之性氣質之理正是性之所以得名可見理與氣質合而成性也竊嘗考諸古聖賢論性有二其一以性與情對言此是性之本義直指此理而言或以性與命對言性與天道對言性

與道對言其義一也古性情字皆從心從生言人生而具此理於心名之曰性其動則爲情也此於六書屬會意正是性之所以得名其一以性與習對言者但取生字爲義蓋曰天所生爲性人所爲曰習耳性從生故借生字爲義程子所謂生之謂性止訓所稟受者也此與六書自屬假借六書之法假借一類甚多後儒不明訓釋六經多爲所梗費了多少分疏六經言性始於成湯伊尹湯誥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此正直指此理而言夫子易大傳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子思述之於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孟子道性善實出於此其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又發明出四端又謂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可謂擴前聖所未發式然分明矣伊尹習

與性成論語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家語謂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可見這性字但取天生之義中庸論天命之謂性又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孟子道性善又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皆與前性字不同雖不與習對說然皆以天道人道對言可見二性字元自不同也先儒只因性相近也一句費了多少言語分疏謂此性字是兼理與氣質來說不知人性上不可添一物纔帶著氣質便不得謂之性矣荀子論性惡揚子論性善惡混韓子論性有三品衆言淆亂必折諸聖若謂夫子性相近一言正是論性之所以得名處則前數說皆不謬於聖人而孟子道性善却反爲一偏之論矣孟子道性善只爲見得分明故說得來直截但不曾說破性是何物故荀楊韓諸儒又有許多議論伊川一言以斷之曰性卽理也則諸說皆不攻自破矣

孟子道性善是擴前聖所未發明道何以又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蓋孟子只說人性之善却不曾說人有不善是被氣稟蔽了他其論下手處亦只是說存心養性擴充其四端不曾說變化氣質與克治底功夫故明道謂論性必須說破氣質蓋與孟子之言相發明也但明道又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此則未免失之太快矣噫人性本善何得有惡當其惡時善在何處此須著些精彩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在吾人性之本體亦復如是性上添不得一物只爲他是純粹至善底聖人氣稟極厚清明略無些查滓但渾是一團理莊生所謂人貌而天曾子所謂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自大賢以下纔被些氣稟與物慾交雜便生出惡來惡

乃氣稟物慾所爲自與吾性無與故雖蔽錮之深依然有時發見但不能當下識取又被氣稟物慾汩沒了他不能使之光明不蔽耳人性惟善是眞實一切諸惡盡成虛妄非吾性之固有若當惡念起時與他照勘窮來窮去便都成空矣天生吾人合下付這道理散見於日用事物而總具於吾心必先常常提省此心就逐事上一一窮究其理而力行之根本旣立則中間節目雖多皆可次第而舉若不於心地上用功而徒欲泛然以觀萬物之理正恐茫無下手處此心不存一身已無箇主宰更援討甚道理縱使揣討得來亦自無處可安頓故有童而習之皓首而無成者古人知行只是一事方其求知之始正欲以爲力行之資及其旣知則遂行之而不敢緩今讀聖賢書正宜反求諸身體貼道理去做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論學書

存養省察工夫固學問根本亦須發大勇猛心方做得成就若全不曾發憤只欲平做將去可知是做不成也○孔門唯顏子可當中行自曾子以至子思孟子氣質皆偏於剛然其所以傳聖人之道則皆得剛毅之力也文公謂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毅的人亦立脚不住○今之士大夫得一階半級則以為喜失一階半級則以為憂譬如鳥在籠中縱令底下飛至頂上許大世界終無出日○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此與敬以直內同理謂敬為和樂固不可然敬須和樂只是心中無事也○人一日間喜怒哀樂不知發了多少其中節也常少不中節也常多雖無所喜怒哀樂時而喜怒哀樂之根已自先伏於其間歲莫一友過我見某凝塵滿室泊然

處之歎曰吾所居必灑掃涓潔虛室以居塵囂不雜則與乾坤清氣相通齋前雜樹花木時觀萬物生意深夜獨坐或啓扉以漏月光至昧爽恆覺天地萬物清氣自遠而屆此心與相流通更無窒礙今室中蕪穢不治弗以累心賢於玩物遠矣但恐以神爽未必有助也○某居家簡重不以事物經心友人曰人心須完密一事不可放過學而不事事則疏漏處必多應事時必缺陷了道理吾見清高虛靜之士久之未有不墮落者一陰一陽之謂道今喜靜厭動正如有陰無陽不成化矣某聞言聳然人心通竅於舌是以能言多言之人此心奔迸外出未言舌常有動意故其蓄聚恆淺應用易疏但與之箝制於外不若收斂於中驗之放去收轉之間而心之存亡攸繫當自有著力處也天下之事若從憤世嫉邪起端未免偏於肅殺必也從太和中

發出則四時之氣咸備而春生常為之主乃可合德造化也○心乃我身主宰從天下至此已是盡頭處而心却發出兩路善惡岐焉誠意是曾歸一路也善惡各有來路善是從心體明處發來惡便是從暗處發來致知是要推明破暗也心與物交若心做得主以我度物則暗者可通若舍己逐物物反做主明者可塞故工夫起頭只在先立乎其大者○李獻吉晚而與某論學自悔見道不明曰昔吾汩於詞章今而厭矣靜中恍有見意味迥然不同則從而錄之某曰錄後意味何如獻吉默然良久驚而問曰吾實不自知纔劄記後意味漸散不能如初何也某因與之極言天根之學須培養深沉切忌漏泄因問平生大病安在曰公才甚高但虛志與驕氣此害道之甚者也獻吉曰天使吾早見二十年詎若是哉○人之一心貫串千事百事若不

立箇主宰則終日營營凡事都無統攝不知從何處用功又有兀坐以收放心事至不管是自隔絕道理如何貫串得來如愚見日用間不問有事無事常存此心有箇主宰在此事來就此事上用功並皆依著道理行莫要被私欲遮障纏繞如此纔能貫串得過○喜怒哀樂未發性本空也發而皆中節其應亦未嘗不空聖人體用一原也世人不無潛伏故有前塵妄動故有緣影是故不可無戒懼之心釋氏厭人欲之紛并與天性不可解於心者而欲滅之將乍見孺子入井怵惕真心與內交要譽惡其聲之妄心同謂塵影則與聖賢之學霄壤矣○大丈夫凍死則凍死餓死則餓死方能堂堂立天地間若開口告人貧要人憐我以小惠喣沫我得無為賤丈夫乎○人心元神昭昭靈靈收斂停蓄因其真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自有無窮之妙

若專內遺外日用間分本末作兩段事如此仍是支離也○近體大學頗窺聖學之樞機至易至簡說者自生煩難陽明蓋有激者也故翻禪學公案推佛而附於儒彼他說得太快易使誤人今為其學者大抵高擡此心不在本位而於義利大界限反多依違○吾輩欲學聖人不求諸人生而靜祇就孩提有知識後說起又不察性之故與物欲則是以念念流轉者為主○陳元誠疑吾近日學問見得佛老與聖人同大為吾懼○元誠論靜云一念不生既不執持又不蒙昧二件犯著一件便不是○知道無中邊而不知內為主則泛無下手處知內為主而不知道無中邊則隘故曰此心學之全功也○天文左右前皆動也惟北辰不動人身背亦如之故曰天根之學本易見背之旨○五峯之學不務涵養本原只要執發見一端便張皇作用故有

急迫助長之病○心之神明無乎在而無乎不在也無乎不在而有在也靜則氣母歸根動則神機發見故疑其在彼而不知實在於心雖有在也而無迹也○人心立極雖有間斷處亦好接頭否則終日向學不免散而無統也○近與一人論理氣因問之曰人當哀痛時滿體如割涕淚交流此惻隱之心也當羞愧時面為發赤汗流被體此羞惡之心也今且分別誰是理耶誰是氣耶其人唯唯曰未也哀痛羞愧固有發不中節時亦還涕汗流出豈亦理之為耶其人不能自解某曰理非別有一物只就氣該得如此便是理理本該得如此然却無為其能如此處皆氣為之也然氣運不齊有不能盡如此處理氣合一則理即是氣氣即是理昭乎不分孟子所謂配也氣與理違則判而一矣夫子所謂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又謂人能弘道非道弘

人皆此意也今試就吾心日用間體驗有將分明見得理該如此而吾不能如此打成兩片若謂氣即是理只好說善底一邊那惡一邊便說不去矣○大成樂譜但以一聲協一字今譜古詩須和散聲方合天然之妙向見陳元誠歌古詩散聲多少皆出天然安排不得必須諳出來然後人可學耳○象山天資甚高論學甚正凡所指示坦然如由大道而行但氣質尚粗鍛鍊未精不免好剛使氣過為抑揚之詞反使人疑昔叢其近於禪學此某之陋也○大抵人自未應事及乎應事以至事過總是此心又進一步自未起念時及乎起念以至念息亦猶是也吾用功則貫串做一個否則間隔矣吾所謂立本是貫串動靜工夫硏幾云者只就應事起念時更著精彩也○道體浩浩無窮吾輩既為氣質拘住若欲止據已見持守固亦自好終恐規模

窄狹枯燥孤單豈能展拓得去古人所以親師取友汲汲於講學者非故汎濫於外也正欲廣求天下義理而反之於身合天下之長以為一己之長集天下之善以為一己之善庶幾規模闊大氣質不得而限之

侍郎余訒齋先生祐

余祐字子積別號訒齋鄱陽人年十九往師胡敬齋敬齋以女妻之登弘治己未進士第授南京刑部主事忤逆瑾落職瑾誅起知福州晉山東副使兵備徐州以沒入中官貨逮詔獄謫南寧府同知稍遷韶州知府投劾去嘉靖改元起河南按察使調廣西兩遷至雲南左布政以太僕卿召轉吏部右侍郎未離滇而卒戊子歲也年六十四先生之學墨守敬齋在獄中著性書三卷其言程朱教人拳拳以誠敬爲入門學者豈必多言惟去其念慮之不誠不敬者使心地光明篤實邪僻詭譎之意勿留其間不患不至於古人矣時文成朱子晩年定論初出以朱子到底歸於存養先生謂文公論心學凡三變如存齋記所言心之爲物不可以形體求不可以聞見求惟存之之久則日用之

間若有見焉此則少年學禪見得昭昭靈靈意思及見延平甞悟其失後會南軒始聞五峯之學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未免闕却平時涵養一節工夫別南軒詩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答叔京書尾謂南軒入處精切皆謂此也後來自悟其失改定已發未發之論然後體用不偏動靜交致其力工夫方得渾全此其終身定見也安得以其入門工夫謂之晩年哉愚按此辨正先生之得統於師門處居業錄云古人只言涵養言操存曷嘗言求見本體是即文公少年之見也又云操存涵養是靜中工夫思索省察是動上工夫動靜二端時節界限甚明工夫所施各有所當不可混雜是即文公動靜交致其力方得渾全而以單提涵養者爲不全也雖然動靜者時也吾心之體不著於時者也分工夫爲兩節則靜不能該動動不能攝靜豈得爲無弊哉其性書之作兼理氣論性深闢性即理也之言蓋分理是理氣是氣截然爲二并朱子之意而失之有云氣嘗能輔理之美矣理豈不救氣之衰乎整菴非之曰不謂理氣交相爲賜如此

明儒學案卷六終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參閱

太僕夏東岩先生尚朴

夏尚朴字敦夫別號東岩永豐人從學於婁一齋諒登正德辛未進士第歷部屬守惠州山東提學道南京太僕少卿逆瑾擅政遂歸王文成贈詩有舍瑟春風之句先生荅曰孔門沂水春風景不出虞廷敬畏情先生傳一齋之學謂纔提起便是天理纔放下便是人欲魏莊渠歎為至論然而訾象山之學以收斂精神為主吾儒收斂精神要照管許多道理不是徒收斂也信如茲言則總然提起亦未必便是天理無乃自背其說乎蓋先生認心與理為二謂心所以窮理不足以盡理陽明點出心即理也一言何怪不視為河漢乎

夏東岩文集

卓然豎起此心便有天旋地轉氣象○學者涵養此心須如魚之游泳於水始得○纔提起便是天理纔放下便是人欲○君子之心纔惡不容如人眼中著不得一些塵埃○學者須收斂精神譬如一爐火聚則光燄四出纔撥開便昏黑了○尋常讀與點一章只說胸次脫灑是堯舜氣象近讀二典三謨乃知藹然堯舜氣象當以此語雙門詹困夫云此言甚善先兄復齋有詩云便如曾點象堯舜怕有餘風入老莊乃知先輩聰明亦嘗看到此○朱子云顏子之樂平淡曾點之樂勞攘近觀堯夫之樂比之曾點尤勞攘程子云敬則自然和樂和樂只是心中無事方是孔顏樂處○道理是個甜的物事朱子訓蒙詩云行處心安思處得餘甘嘗溢齒牙中非譬喻也○不問此心靜與不靜只問此心敬與不敬敬則心自靜矣譬如桶箍纔放下便分散了○白沙云斯理也宋儒言之備矣吾嘗惡其太嚴也此與東坡要與伊川打破敬字意思一般蓋東坡學佛而白沙之學近禪故云爾然嘗觀程子云會得底活潑潑地不會得底只是弄精神又曰與其是內而非外不若內外之兩忘兩忘則澄然無事矣又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也朱子云纔覺得間斷便已接續了曷嘗過於嚴乎至於發用處天理人欲間不容髮省察克治不容少緩看二典三謨君臣互相戒敕視三代為尤嚴其亦可惡乎○李延平云人於旦晝之間不至梏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此是喜怒哀樂未發氣象○吾儒之學靜中須有物譬如果核雖未

萌芽然其中自有一點生意釋老所謂頹特虛無寂滅而已如枯木死灰安有物乎○敬則不是裝點外事乃是吾心之當然有不容不然者尋常驗之敬則心便安纔放下則此心便不安矣所謂敬者只如俗說常打起精采是也○理與氣合是浩然之氣纔與理違是客氣○義由中出猶快刀利斧劈將去使事事合宜是集義若務矯飾徇外卽是義襲襲猶襲裘之襲○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自註云無欲故靜蓋中正仁義是理主靜是心惟其心無欲而靜則此理自然動靜周流不息矣觀通書無欲則靜虛動直可見矣主靜之靜不與動時對乃大學定靜之靜集註云靜謂心不妄動是也○爲學固要靜存動察使此心未能無欲雖欲存養省察無下手處直須使此心澹然無欲則靜自然虛動自然直何煩人力之爲耶程

子云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明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得窮索與通書之言相表裡○天地以生物爲心人能以濟人利物爲心則與天地之心相契宜其受福於天也故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朱子語類解敦厚以崇禮云人有敦厚而不崇禮者亦有禮文周密而不敦厚者故敦厚又要崇禮此解勝集註由是推之此一節當一句自爲一義不必分屬存心致知蓋有尊德性而不道問學者亦有道問學而不尊德性者故尊德性又要道問學如柳下惠可謂致廣大矣而精微或未盡伯夷可謂極高明矣稽之中庸或未合又集註以尊德性爲存心以極道體之大道問學爲致知以極道體之細恐亦未然竊謂二者皆有大小如涵養本原是大謹於一言一行處是小窮究道理大本

大原處是大一草一木亦必窮究是小嘗以此質之魏子才子才以爲然○仁是心之德如桃仁杏仁一般若有分毫私裡面便壞了如何得生意發達於外巧言令色不必十分裝飾但有一毫取悅於人意思卽是巧令知此而謹之卽是爲仁之方故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人不知而有一毫不平之意卽是渣滓未渾化如何爲成德一齋嘗有詩云爲學要人知做甚養之須厚積須多君子一心如止水不教些子動微波○學者須先識此理譬之五穀不知其種得不誤認稊稗爲五穀耶雖極力培壅止成稊稗耳近世儒者有用盡平生之力卒流入異學而不自知者正坐未識其理耳○象山之學以收斂精神爲主曰精神一霍便散了楊慈湖論學只是心之精神爲之性。句此其所以近禪朱子云收斂得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

盡有道理不盡只是不專一如此說方無病○吾儒曰喚醒釋氏亦曰喚醒但吾儒喚醒此心要照管許多道理釋氏則喚醒在○精一執中就事上說尋常遇事有不恰處群疑並興既欲如此又欲如彼當是時也若把私意關著了不知那個是人心那個是道心故必精以察之使二者界限分明又須一以守之使不爲私欲所奪如此便是允執厥中蓋過與不及皆是人心惟道心方是中○堯之學以欽爲主以執中爲用此萬古心學之源也舜告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又曰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曰欽曰中曰敬皆本於堯而發之且精一執中之外又欲考古稽衆視堯加詳焉蓋必如此然後道理浹洽庶幾中可得以執矣近世論學直欲取足吾心之良知而謂誦習講說爲支離率意徑行指凡發於粗心浮氣者皆爲良知之本然其

說蔓延，已爲天下害。揆厥所由，蓋由白沙之說倡之耳。就中從事上說故以爲明鑿其○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數語令人有下手處。蓋曰用問事親如此，事長如此，言如此，行如此，待人接物如此，各各有個路數，與如大路然。只是人遇事時胡亂打過了，若無事有入思慮，則心中自有一個當然之則，何事外求？故曰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假使曹交在門，教之不過如此。集註乃謂教之孝弟不容受業於門，未然。此段又與取是於吾心之良知者同，何其言之出入耶○所謂求放心者，非是以心捉心之謂。蓋此心發於義理者，即是與心便當推行；若發不以正，與雖正發不以時，及泛泛思慮，方是放心。要就那放時即提轉來，便無事。伊川曰：心本善，流而爲惡，乃放也。此語觀諸儒爲最精。據流便是惡○人之思慮，多是觸類而生，無有寧息時節，所謂朋從爾思也。朋，類也。試就思處思量，如何思到此，逆推上去，便自見得。禪家謂之葛藤，所以要長存長覺，纔覺得便斷了。○近來諸公議論太高，稽其所就，多不滿人意。如楓山先生爲人，只一味純誠，比之他人，省了多少氣力，已是風動海內。乃知忠信驕泰得失之言爲有味。○若貪富貴，厭貧賤，未論得與不得，即此貪之厭之之心，已自與仁離了，如何做得下面存養細密工夫？所以以無欲爲要。○心要有所用，日用間都安在義理上，即是心存，豈俟終日瞑目趺坐，漠然無所用心，然後爲存耶？○嘗疑腔子不是神明之舍，猶世俗所謂脈當之脈，指理而言，謂此心要常在理中，稍與理違，則出脈當外矣。然如此說，則滿腔子是惻隱之心，便說不去，不若照舊說爲善。蓋心猶戶樞，戶樞稍出臼外，便推移不動。此心若出軀殼之外，不在神明之舍，則凡應事接物無所主矣。○耳之聽止於數百步外，

目之明止於數十里外，惟心之思，則入於無間，雖千萬里之外，與數千萬年之上，一舉念即在於此，即此是神。○象山之學，雖主於尊德性，然亦未嘗不道問學，但其所以尊德性、道問學與聖賢不同。程子論仁，謂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又謂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蓋言識存所行之先，必先識其理，然後有下手處。象山謂能收斂精神在此，當惻隱自惻隱，當羞惡自羞惡，更無待於擴充。仁義禮智本體自廣大，原不待於擴充，所謂擴充者，蓋言擴廣之使不息耳。此與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雖能堅持力制，至於不動心之速，適足爲心害也。朱子曰：以天下之理處天下之事，以聖賢之心觀聖賢之書。象山所引諸書，多是驅率聖賢之言以就己意，多非聖賢立言之意。如謂顏子爲人最有精神，用力最難；仲弓精神不及顏子，然用力却易。其與程子所謂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不同，豈但文義之差而已哉？○予昔有志於學，而不知操心之要，未免過於把捉，常覺有一物梗在胸臆，雖欲忘之而不可得。在南監時，一日過東華門墻下，有賣古書者，予偶檢得四家語，內有黃檗對裴休云：當下即是，動念即非。行立之頃，遂覺胸中如有石頭磕然而下，無復累墜，乃知禪學誠有動人處。於後有程子數說，得下手十分明白痛快，但在人能領略耳。故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聖賢之訓，明白懇切，無不欲人通曉。白沙之詩，好爲隱奧之語，至其論學處，藏形匿影，不可致詰，而甘泉之註，曲爲回互，類若商度隱語，然又多非白沙之意。詩自漢魏以來，至唐宋諸大家，皆有典則，至白沙自出機軸，好爲跌宕新奇之語，使人不可追逐。蓋本之莊定山，定山本之劉靜修。

規模意氣絕相類詩學爲之大變獨古選和陶諸作近之○周子云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又云寡之又寡之而至於無則誠立明通與克己復禮意同今不提起此心做主就視聽言動上下工夫漸漸求造寡欲虛靜之地乃欲瞑目趺坐置此心於無物之處則私根何由以去本體何由以虛乎程子云坐忘即是坐馳朱子云要閒越不閒要靜越不靜又云如讀書以求義理應事接物以求當理即所求者便是吾心何事塊然獨坐而後爲存耶非洞見心體之妙安能及此○先師一齋家居以正風俗爲己任凡鄉里妝戲迎神及划船之類必加曉諭禁戒每每以此得罪於人有所不恤○世人只知有利語及仁義必將叢笑以爲迂闊殊不知利中只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自無不利譬之甜的物事嚼過則酸苦的物事嚼過方甜如人家長尚利惹得一家莫不尚利由是父子兄弟交相攘奪相劇相殺必至傾覆而後已若家長尚義惹得一家莫不尚義由是父慈其子子孝其父兄友其弟弟恭其兄莫說到門前如何只據眼前家庭之間已自有一段春和景象何利如之○湛然虛明者心之本體本無存亡出入之可言其有存亡出入者特在操捨敬肆之間耳○好問好察而必用其中詢諸詩書而必論其世則合天下古今之聰明以爲聰明其知大矣近時諸公論學乃欲取足吾心之良知而譏程朱格物博文之論爲支離其何以開聖人之知見擴吾心良知良能之本然此乃入門款於此旣差是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

讀白沙與東白論學詩

古人棄糟粕糟粕非眞傳

愚謂六經載道之文聖賢傳授心法在焉而謂糟粕非眞傳何耶

渺哉一勺水積累成大川亦有非積累源泉自涓涓

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積累而成者孔子志學以至從心孟子善信以至聖神朱子曰予學蓋由銖累寸積得之又云予六十一歲方理會得若去年死也枉了今謂不由積累而成得非釋氏所謂一超直入如來地耶

至無有至動至近至神焉發用茲不窮縕藏極淵泉

中庸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至天下之達道也道之體用不過如此可謂明白今乃說元說妙反滋學者之疑從何處下手耶

我能握其機何必窺陳編學患不用心用心滋牽纏本虛形乃實立本貴自然戒愼與恐懼斯語未云偏後儒不省事差失毫釐間

司馬溫公呂與叔張天祺輩患思慮紛擾皆無如之何敬如公爲主於程朱亦有此病程子云與其是內而非外不若內外之兩忘兩忘則澄然無事矣又云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也朱子云纔覺得間斷便已接續了此皆任其天然了無一毫將迎安排之病心學之妙至此無餘蘊矣戒愼恐懼敬也敬有甚形影只是此心存主處纔提起心便安纔放下心便無安頓處是乃人心之當然有不容不然者若不如此而以裝點外事矜持太過爲敬則爲此心之病矣故曰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芸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寄語了心人，素琴本無絃。

此是無聲無臭處，中庸從天命說起，都說盡了，方說到此，所以程子云「下學而上達」，乃學之要。今論學不說下學之功，遽及上達之妙，宜其流入異學而不自知也。此詩清新華妙，見者爭誦之，而不知其有悖於道，予不得以不辨。

章楓山謂予曰：白沙應聘來京師，予在大理，往候而問學焉，白沙云：我無以教人，但令學者看與點。予云：以此教人善矣，但朱子謂專理會與點意思，恐入於禪。白沙云：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朱子時人多流於異學，故以此救之，今人溺於利祿之學深矣，必知此意，然後有進步處耳。予聞其言，恍若有悟。落斤亭記

性書之作，兼理氣論性，深闢性即理也之言，重恐得罪於程朱，得罪於敬齋，不敢不以復也。人得天地之氣以成形，氣之精爽以為心，心之為物，虛靈洞徹，有理存焉，是之謂性。性字從心從生，乃心之生理也。故朱子謂靈底是心，實底是性。性是理，心是盛貯該載敷施發用底。渾然在中，雖是一理，然各有界分，不是儱侗之物，故隨感而應，各有條理。程子謂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者，此也。孟子言人性本善，而所以不善者，由人心陷溺於物欲而然。欽知氣質一邊也，故啓荀楊韓子紛紛之論。至程張朱子，方發明一個氣質出來，此理無餘蘊矣。蓋言人性是理，本無不善，而所以有善不善者，氣質之偏耳，非專由陷溺而然也。其曰天地之性者，直就氣禀中指出本然之理而言，孟子之言是也；氣禀之性，乃是合理與氣而言，荀楊韓子之言是也。程朱之言，明白洞達，既不足服執事之心，則子才純甫之言，宜其不見取於執事也，又況區區之言哉？然睿思之。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日用之間，種種發見，莫非此性之用。今且莫問性是理是氣，是理與氣雜，但就發處認得是理，即行；不是理處，即止。務求克去氣質之偏、物欲之蔽，俟他日功深力到，豁然有見處，然後看是理耶，是氣耶，是理與氣雜耶，當不待辯而自明矣。答余子積書

此道廣大精微，不可以急迫之心求之，須是認得路頭端的，而從容涵泳於其間，漸有湊泊處耳。復魏子才

人心本虛靈，靜虛難思議。及其有思時，却屬動邊事。賢如司馬公，徹夜苦不寐，殷勤念一中，與念佛何異？不知此上頭，著不得一字，勿忘勿助間，妙在心獨知。澄徹休流停，融液如春至，莫作禪樣看，即此是夜氣。諦觀日用間，道理平鋪是，坦如大路然，各各有界至，不必費安排，只要去私意。之乏思慮亦，覺得無根蒂，將心去見心，便覺添累墜。討論要精詳，涵泳極純粹，如此用工夫，庶幾體用備。君歸在旦夕，不得長相聚，試誦口頭禪，君宜體會去。○劉士夙夜苦不寐，予恐其把捉太過，賦此贈之。

近世論學者，徒見先正如溫公及呂與叔、張天祺皆無奈此心何，偏於禪門得些話頭，悟得此心有不待操而自存的道理，遂謂至元至妙，千了萬當，以此為道，則禪家所謂當下即是，動念則乖，所謂放四大，莫把捉，寂寞性中隨飲啄，所謂汝暫息心，善惡都莫思，是皆足以為道，殊不知不難於一本，而難於萬殊，日用之間，千頭萬緒，用各不同，苟非涵養此心，而剖析道理出來，使之洞然無疑，則擬議之間，忽已墮於過與不及，而不自知矣，其何以得大中至正之矩哉？故學者於此，正須痛下工夫，主敬窮理，交修並進，而積之以歲月之久，庶幾漸有湊泊處耳。不然，決

入異教無疑也。與趙元默論學。元默白沙門人

花者華也，氣之精華也。天地之氣日衝根幹而升，到枝頭去不得了，氣之精華遂結爲蓓蕾，久則包畜不住，忽然迸開，光明燦爛。如此人能涵泳義理，澆灌此心，優悠厭飫而有得焉，則其發之言論，措之行事，自有不容已者，所謂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是也。中庸云：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又云：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觀此尤信。程子云：物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或謂一草一木不必窮究，恐未之深思耳。

要識靜中須有物，却從動處反而觀，渾然一氣虛明地，安得工夫入語言。

廣文潘玉齋先生潤

潘潤字德夫，號玉齋，信之永豐人。師事婁一齋。一齋磊毅英邁，慨然以師道自任，嘗謂先生曰：致禮以治躬，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致樂以治心，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此禮樂之本，身心之學也。先生謹佩其教，終日終身，出入準繩規矩。李容同督學江右，以人才爲問，諸生僉舉先生。容同致禮欲見之，時先生居憂，以衰服揖於門外，終不肯見。容同歎其知禮焉。有靜坐時，以所得者發爲吟咏，終成鄙放論。

明儒學案卷七終

史017-085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參閱

白沙學案

有明之學至白沙始入精微其喫緊工夫全在涵養喜怒未發而非空萬感交集而不動至陽明而後大兩先生之學最爲相近不知陽明後來從不說起其故何也薛中離陽明之高第弟子也於正德十四年上疏請白沙從祀孔廟是必有以知師門之學同矣羅一峯曰白沙觀天人之微究聖賢之蘊充道以富崇德以貴天下之物可愛可求漠然無動於其中信斯言也故出其門者多清苦自立不以富貴爲意其高風之所激遠矣

檢討陳白沙先生獻章

尚書湛甘泉先生若水 別見
舉人李大崖先生承箕
通政張東所先生詡
給事賀醫閭先生欽
吏目鄒立齋先生智
御史陳時周先生茂烈
長史林緝熙先生光
州同陳秉常先生庸
布衣李抱真先生孔修
處士謝天錫先生祐
文學何時振先生廷矩
運使史惺堂先生桂芳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參閱

文恭陳白沙先生獻章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之白沙里人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自幼警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嘗讀孟子所謂天民者慨然曰爲人必當如此夢拊石琴其音泠泠然一人謂之曰八音中惟石難諧子能諧此異日其得道乎因別號石齋正統十二年舉廣東鄉試明年會試中乙榜入國子監讀書已至崇仁受學於康齋先生歸即絕意科舉築春陽臺靜坐其中不出閾外者數年尋遊太學祭酒邢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見先生之作驚曰即龜山不如也

颺言於朝以爲真儒復出由是名動京師羅一峯章楓山莊定山賀醫閭皆恨相見之晚醫閭且稟學焉歸而門人益進十八年布政使彭韶都御史朱英交薦言國以仁賢爲寶臣自度才德不及獻章萬萬臣冒高位而令獻章老丘壑恐坐失社稷之寶召至京閣大臣忌之令就試吏部辭疾不赴疏乞終養授翰林院檢討而歸有言其出處與康齋異者先生曰先師爲石亨所薦所以不受職某以聽選監生始終願仕故不敢僞辭以釣虛譽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爾自後屢薦不起弘治十三年二月十日卒年七十有三先生疾革知縣左某以醫來門人進曰疾不可爲也先生曰須盡朋友之情飲一匙而遣之先生之學以虛爲基本以靜爲門戶以四方上下往古來今穿紐湊合爲匡郭以日用常行分殊爲功用以勿忘勿助之間爲體認之則以未

嘗致力而應用不遺為實得遠之則為曾點近之則為堯夫此可無疑者也故有明儒者不失其矩矱者亦多有之而作聖之功至先生而始明至文成而始大向使先生與文成不作則濂洛之精蘊同之者固推見其至隱異之者亦疎通其流別未能如今日也或者謂其近禪蓋亦有二聖學久湮共趨事為之末有動察而無靜存一及人生而靜以上便鄰於外氏此庸人之論不足辨也羅文莊言近世道學之昌白沙不為無力而學術之誤亦恐自白沙始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此白沙自得之妙也彼徒見夫至神者遂以為道在是矣而深之不能極幾之不能研其病在此緣文莊終身認心性為二遂謂先生明心而不見性此文莊之失不關先生也先生自序為學云僕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日靠書册尋之忘寐忘食如是者累年而卒未有得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脗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張東所敘先生為學云自見聘君歸後靜坐一室雖家人罕見其面數年未之有得於是迅掃夙習或浩歌長林或孤嘯絕島或弄艇投竿於溪涯海曲捐耳目去心智久之然後有得焉蓋主靜而見大矣由斯致力遲遲至二十餘年之久乃大悟廣大高明不離乎日用一真萬事本自圓成不假人力無動靜無內外大小精粗一以貫之先生之學自博而約由粗

入細其於禪學不同如此尹直瑣綴錄謂先生初至京潛作十詩頌太監梁方方言於上乃得授職及請歸出城輒乘轎張蓋列騶開道無復故態丘文莊採入憲廟實錄可謂遺穢青史憲章錄則謂採之實錄者張東白也按東白問學之書以義理須到融液操存須到灑落為言又令其門人餽遺先生深相敬慕寄詩疑其近禪則有之以烏有之事闌入史編理之所無也文莊深刻喜進而惡退一見之於定山再見之於先生與尹直相去不遠矣萬曆十三年詔從祀孔廟稱先儒陳子諡文恭

論學書

復趙提學　執事謂浙人以胡先生不教人習四禮爲疑僕因謂禮文雖不可不講然非所急正指四禮言耳非統體禮也禮無所不統有不可須臾離者克己復禮是也若橫渠以禮教人蓋亦由事推之教事事入途轍去使有所據守耳若四禮則行之有時故其說可講而知之學者進德修業以造於聖人緊要却不在此也程子曰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外事與誠心對言正指文爲度數若以其至論之文爲度數亦道之形見非可少者但求道者有先後緩急之序故以且省爲省之言略也謂姑略去不爲害耳此蓋爲初學未知立心者言之若以外事爲外物累己而非此之謂則當絕去豈但省之云乎○僕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靠書冊尋之忘寐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脗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有學於僕者輒教之靜坐蓋以吾所經歷粗有實效者告之非務爲高虛以誤人也○承諭有爲毀僕者有曰自立門戶者是流於禪學者甚者則曰妄人率人於僞者僕安敢與之強辯姑以迹之近似者言之孔子教人文行忠信後之學孔氏者則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而動直然後聖可學而至矣所謂自立門戶者非此類歟佛氏教人曰靜坐吾亦曰靜坐曰惺惺吾亦曰惺惺調息近於數息定力有似禪定所謂流於禪學者非此類歟僕在京師適當應魁養病之初前此克恭亦以病去二公皆能審於進退者也其行止初無與於僕亦非僕所能與也不幸其迹偶與之同出京之時又同是以天下之責不仕者輒涉於僕其責取証於二公而僕自己丑得病五六年間自汗時發母氏年老是以不能出門耳此責僕以不仕者遂不可解所謂妄人率人於僞者又非此類歟

復林太守　僕於送行之文間嘗一二爲之而不以施於當道者一則嫌於上交一則恐其難繼守此戒來二十餘年苟不自玷於承命後有求者將何辭以拒之

與順德吳明府　出處語默咸率乎自然不受變於俗斯可矣

復張東白　夫學有由積累而至者有不由積累而至者有可以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夫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故藏而後發形而斯存大抵由積累而至者可以言傳也不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也知者能知至無於至近則無動而非神藏而後發明其幾矣形而斯存道在我矣是故善求道者求之易不善求道者求之難義理之融液未易言也操存之灑落未易言也夫動已形者也形斯實矣其未形者虛而已虛其本也致虛之所以立本也戒慎恐懼所以閑之而非以爲害也然而世之學者不得其說而以用心失之者多矣斯理也宋儒言之備矣吾嘗惡其太嚴也使著於見聞者不睹其真而徒與我曉曉也是故道也者自我得之自我言之可也不然辭愈多而道愈窒徒以亂人也君子奚取焉

與羅一峯　聖賢處事。毫無偏主。惟視義如何。隨而應之。無往不中。吾人學不到古人處。每有一事來。斟酌不安。便多差却。隨其氣質。剛者偏於剛。柔者偏於柔。每事要高人一著。做來畢竟未是。蓋緣不是義理發源來。只要高去。故差。自當俗觀之。故相雲泥。若律以道。均為未盡。○君子未嘗不欲人入於善。苟有求於我者。吾以告之可也。強而語之。必不能入。則棄吾言於無用。又安取之。且衆人之情。既不受人之言。又必別生枝節以相矛盾。吾猶不舍而責之益深。取怨之道也。○伊川先生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此一靜字。自濂溪先生主靜發源。後來程門諸公遞相傳授。至於豫章延平。尤專提此教人。學者亦以此得力。晦翁恐人差入禪去。故少說靜。只說敬。如伊川晚年之誨。此是防微慮遠之道。然自學者須自量度如何。若不至為禪所誘。仍

多著靜。方有入處。若平生忙者。此尤為對證之藥。○學者先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此言最可玩味。言語動靜便是理會氣象地頭。變急為緩。變激烈為和平。則有大功。亦遠禍之道也。非但氣象好而已。

答張汝弼　康齋以布衣為石亨所薦。所以不受職而求觀秘書者。冀得開悟主上也。惜乎宰相不悟。以為實然。言之上。令就職。然後觀書。殊戾康齋意。遂決去。某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偽辭以釣虛名。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爾。

與林君　學勞擾則無由見道。故觀書博識。不如靜坐。

與林緝熙　終日乾乾。只是收拾此心而已。此理干涉至大。無內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欛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拾。隨時隨處。無不是這個充塞。色色信他本來。何用爾腳勞手攘。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一似說夢。會得雖堯舜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目。安事推乎。此理包羅上下。貫徹終始。滾作一片。都無分別。無盡藏故也。自茲已往。更有分殊處。合要理會。毫分縷析。義理儘無窮。工夫儘無窮。書中所云。乃其統體該括耳。夫以無所著之心。行於天下。亦將往而不中哉。

與賀克恭　人要學聖賢。畢竟要去學他。若道只是個希慕之心。却恐末梢未易湊泊。卒至廢弛。若道不希慕聖賢。我還肯如此學否。思量到此。見得個不容已處。雖使古無聖賢為之依歸。我亦住不得。如此方是自得之學。○心地要寬平。識見要超卓。

規模要闊遠。踐履要篤實。能此四者。可以言學矣。○接人接物。不可揀擇殊甚。賢愚善惡。一切要包他。到得物我兩忘。渾然天地氣象。方始是成就處。○為學須從靜中坐養出個端倪來。方有商量處。

與謝元吉　人心上容留一物不得。才著一物。則有礙。且如功業要做。固是美事。若心心念念只在功業上。此心便不廣大。便是有累之心。是以聖賢之心。廓然若無。感而後應。不感則不應。又不特聖賢如此。人心本體皆一般。只要養之以靜。便自開大。

與何時矩　宇宙內更有何事。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自動自靜。自闔自闢。自舒自卷。甲不問乙供。乙不待甲賜。牛自為牛。馬自為馬。感於此。應於彼。發乎邇。見乎遠。故得之者。天地與順。日月與明。鬼神與福。萬民與誠。百世與名。而無一物奸於

其間烏乎大哉前輩云銖視軒冕塵視金玉此蓋略言之以諷始學者耳人爭一個覺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夫無盡者微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尚奚暇銖軒冕而塵金玉耶○禪家語初看亦甚可喜然實自儱侗與吾儒似同而異毫釐間便分霄壤此古人所以貴擇之精也如此辭所見大體處了了如此聞者安能不爲之動但起腳一差立到前面無歸宿無準的便日用間種種各別不可不勘破也

與張廷實　時矩語道而遺事秉常論事而不及道時矩如師也過秉常如商也不及胥失之矣道無往而不在仁無時而或息天下何思何慮如此乃至當之論也聖人立大中以敎萬世吾儕主張世道不可偏高壞了人也

詩直是難作其間起伏往來脈絡緩急浮沈當理會處一一要到非但直說出本意而已文字亦然古文字好者都不見安排之跡一似信口說出自然妙也其間體制非一然本於自然不安排者便覺好柳子厚比韓退之不及只爲太安排也論詩文

前輩謂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更無別法也即此便是科級學者須循次而進漸到至處耳

古之作者意到而文不煩語曲折而理自到

見子長寄定山先生詩可是率爾定山豈可概寄以詩耶

復李世卿　君子以道交者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己不達道而好與人交惡在其能交也

與崔楫　棄禮從俗壞名敎事賢者不爲顧更推廣此心於一切事不令放倒名節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也

與李德孚　大抵吾人所學正欲事事點檢今處一家之中尊卑老少咸在才點簡著便有不由己者抑之以義則咈和好之情於此處之必欲事理至當而又無所忤逆亦甚難矣如此積漸日久恐別生乖戾非細事也將求其病根所在而去之祇是無以供給其日用諸兒女婚嫁在眼不能不相責望在己既無可增益又一切裁之以義俾不得妄求此常情有所不堪亦乖戾所宜有也昔者羅先生勸僕賣文以自活當時甚卑其說據今時勢如此亦且不免食言但恐欲紓目前之急而此貨此時則未有可售者不知何如可耳

與湛民澤　承示近作頗見意思然不欲多作恐其滯也人與天地同體四時以行百物以生若滯在一處安能爲造化之主

耶古之善學者常令此心在無物處便運用得轉耳學者以自然爲宗不可不著意理會○自然之樂乃眞樂也宇宙間復有何事○飛雲之高幾千仞未若立本於空中與此山不盈足其趾若履平地四顧脫然尤爲奇絕此其人內忘其心外忘其形其氣浩然物莫能干神遊八極未足言也○歷久處危地以老母在堂不自由耳近遣人往衡山問彼田里風俗尋胡致堂住處古人託居必有所見倘今日之闕可遂老腳一登祝融峯不復下矣是將託以畢吾生非事遊觀也○三年之喪在人之情豈由外哉今之人大抵無識見便卑闒稱甚愛人道好怕人道忽做出世事不得正坐此耳吾輩心事質諸鬼神焉往而不得泰然也耶○學無難易在人自覺耳才覺退便是進也才覺病便是藥也○日用間隨處體認天理著此一鞭何患不到古人

佳處也。

示學者帖　諸君或聞外人輒興謗非毀之言，請勿相聞。若事不得已言之，亦須隱其姓名可也。人氣稟習尚不同，好惡亦隨而異。是其是，非其非，使其見得是處，決不至以是為非而毀他人。此得失惟在毀人者之身，而不在所毀之人。言之何益？且安知己之所執以為是者，非出於氣稟習尚之偏？亦如彼之所執以議我者乎？苟未能如顏子之無我，未免是己而非人，則其失均矣。況自古不能無毀，盛德者猶不免耶。今區區以不完之行而冒過情之譽，毀者固其所也。此宜節於自修以求無毀之實，不必以為異而欲聞之也。

語錄

三代以降，聖賢之人邪說並興，道始為之不明。七情交熾，人欲橫流，道始為之不行。道不明，雖日誦萬言，博極群書，不害為未學；道不行，雖智濟群生，一匡天下，不害為私意。為學莫先於為己為人之辨，此是舉足第一步。○疑而後問，問而後知，知之真則信矣。故疑者進道之萌芽也。信則有諸己矣。論語曰：古之學者為己。○夫道無動靜也。得之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欲靜，即非靜矣。故當隨動靜以施其功也。○善學者主於靜以觀動之所本，察於用以觀體之所存。○治心之學，不可把捉太緊，失了元初體段，愈甚道理不出；又不可太漫，漫則流於泥蕩而無所歸。○但得心存斯是敬，莫於存外更加功。大抵學者之病，助長為多。晦翁此詩，其求藥者歟。

題跋

書渼陂後　文章功業氣節，果皆自吾涵養中來，三者皆實學也。惟人本不立，徒以三者自名。所務者小，所喪者大，雖有聞於世，亦其才之過人耳，其志不足稱也。學者能辨乎此，使心常存內，到見理明後，自然成就得大。

次王半山韻跋　作詩須將道理就自己性情上發出來，不可作議論說去，離了詩之本體，便是宋頭巾也。

贈彭惠安別言　忘我而我大，不求勝物而物莫能撓。孟子云：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山林朝市一也，死生常變一也，富貴貧賤■■患難一也，而無以動其心，是名曰自得。自得者不累於外物，不累於耳目，不累於造次顛沛，鳶飛魚躍，其機在我。知此者謂之善學，不知此者雖學無益也。

題宋芳園記後　天下未有不本於自然，而徒以其智收顯名於當年，精光射來世者也。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時也，隨時錯信與道翱翔，固吾儒事也。

著撰

仁術論　天道至無心，比其著於兩間者，千怪萬狀，不復有可及，至巧矣。然皆一元之所為。聖道至無意，比其形於功業者，神妙莫測，不復有可加，亦至巧矣。然皆一心之所致。心乎其此一元之所舍乎？昔周公扶王室者也，桓文亦扶王室者也。然周公身致太平，延被後世，桓文戰爭不息，禍藏於身者，桓文用意，周公用心也。是則至拙莫如意，而至巧者莫踰於心矣。

安土敦乎仁論　寓於此，樂於此，身於此，聚精會神於此，而不容或忽，是謂之曰君子安土敦乎仁也。此觀泰之序卦曰：履而泰，然後安。又曰：履得其所則舒泰，泰則安矣。夫泰通也，泰然後安，通於此，然後安於此也。然九二曰：包荒用馮河，是何方泰

而憂念即興也九三曰艱貞无咎則君子於是時怠益恐恐然如禍之至矣是則君子之安於其所豈宜泰然而無所事哉蓋將兢兢業業惟恐一息之或間一念之或差而不敢以自暇矣

無後論　君子一心足以開萬世小人百惑足以喪邦家何者心存與不存也夫此心存則一一則誠不存則惑惑則僞所以開萬世喪邦家者不在多誠僞之間而足耳夫天地之大萬物之富何以爲之也一誠所爲也蓋有此誠斯有此物則有此物必有此誠誠在人何所具於一心耳心之所有者此誠而爲天地者此誠也天地之大此誠且可爲而君子存之則何萬世之不足開哉作僞之人既惑而喪其誠矣夫既無其誠而何以有後耶

或曰道可狀乎曰不可此理之妙不容言道至於可言則已涉

乎粗迹矣何以知之曰以吾知之吾或有得焉心得而存之口不可得而言之比試言之則已非吾所存矣故凡有得而可言皆不足以得言曰道不可以言狀亦可以物乎曰不可物囿於形道通於物有目者不得見也何以言之曰天得之爲天地得之爲地人得之爲人狀之以天則遺地狀之以地則遺人物不足狀也

禽獸說　人具七尺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貴渾是一包膿血裹一大塊骨頭饑能食渴能飲能著衣服能行淫欲貧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權勢忿而爭憂而悲窮則濫樂則淫凡百所爲一信氣血老死而後已則命之曰禽獸可也

道學傳序　學者不但求之書而求之吾心察於動靜有無之機致養其在我者而勿以聞見亂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

不測之神一開卷盡得之矣非得之書也得自我者也

贈容一之序　恐游心太高著蹟太奇將來成就結裹處既非尋常意料所及而予素蹇鈍胡能追攀逞駕仰視九霄之上何其杳茫生方欲意以求自得亦將不屑就予又安知足履平地之果爲何如也

贈張廷實序　廷實之學以自然爲宗以忘己爲大以無欲爲至即心觀妙以揆聖人之用其觀於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時所以運行萬物所以化生無非在我之極而思握其樞機端其銜綏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與之無窮

城隍廟記　神之在天下其間以至顯稱者非以其權歟夫聰明正直之謂神威福予奪之謂權人亦神也權之在人猶其在神也此二者有相消長盛衰之理焉人能致一郡之和下無干

紀之民無所用權如或水旱相仍疫癘間作民曰洶洶以干鬼神之譴怒權之用始不窮矣夫天下未有不須權以治者也神有禍福人有賞罰失於此得於彼神其無以禍福代賞罰哉鬼道顯人道幽古今有識所憂也

雲潭記　天地間一氣而已詘信相感其變無窮人自少而壯自壯而老其歡悲得喪出處語默之變亦若是而已孰能久而不變哉變之未形也以爲不變既形也而謂之變非知變者也夫氣也者日夜相代乎前雖一息變也況於冬夏乎生於一息成於冬夏者也夫氣上蒸爲雲下注爲澤氣水之未變者也一爲雲一爲澤變之不一而成形也其必有將然而未形者乎默而識之可與論易矣

孝廉李大厓先生承箕

李承箕字世卿號大厓楚之嘉魚人成化丙午舉人其文出入經史跌宕縱橫聞白沙之學而慕之弘治戊申入南海而師焉白沙與之登臨弔古賦詩染翰投壺飲酒凡天地間耳目所聞見古今上下載籍所存無所不語所未語者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欲先生深思而自得之不可以見聞承當也久之而先生有所悟入歸築釣臺於黃公山讀書靜坐其中不復仕進自嘉魚至新會涉江浮海水陸萬里先生往見者四而白沙相憶之詩去歲逢君笑一回經年笑口不曾開山中莫謂無人笑不是真情懶放懷又衡岳千尋雲萬尋丹青難寫夢中心人間鐵笛無吹處又向秋風寄此詩真有相視而莫逆者蓋先生胷懷灑落白沙之門更無過之乙丑二月卒年五十四顧伯元謂其晚節大敗不知何指當俟細考

文集

詩雅頌各得其所而樂之本正可以興可以群可以怨而詩之教明孔子之志其見於是乎先生詩曰從前欲洗安排障萬古斯文看日星其本乎一笑功名卑管晏六經仁義沛江河其用乎時當可出寧須我道不虛行只在人其出處乎所謂吟咏性情而不累於性情者乎

先生不著書嘗曰六經而外散之諸子百家皆剩語也故其詩曰他年得遂投閒計只對青山不著書又曰莫笑老慵無著述真儒不是鄭康成

明儒學案卷八終

史017 093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恭閱

通政張東所先生詡

張詡字廷實號東所南海人白沙弟子登成化甲辰進士第養病歸六年不出部檄起之授戶部主事尋丁憂累薦不起正德甲戌拜南京通政司左參議又辭一謁孝陵而歸卒年六十白沙以廷實之學以自然爲宗以忘己爲大以無欲爲至即心觀妙以揆聖人之用其觀於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時所以運行萬物所以化生無非在我之極而思握其樞機端其銜綏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與之無窮觀此則先生之所得深矣白沙論道至精微處極似禪其所以異者在握其樞機端其銜綏而已禪則并此而無之也奈何論者不察同類並觀之乎

文集

儒有真僞故言有純駁六經四書以其聖賢所演皆道所謂言之純其有尚焉者矣繼此若濂洛諸書有純者有近純者亦皆足以羽翼乎經書而啓萬世之蒙世誠不可一日而缺也至於聖絕言湮著述家起類多春秋吳楚之君僭稱王者耳齊桓晉文假名義以濟其私者耳匪徒言之駁乎無足取也其甚焉大道晦蝕性天與其焉非蕩之以江海騁之以長風不可以入道也故我白沙先生起於東南倡道四十餘年多示人以無言之教所以救僭僞之弊而長養夫真風也其啓言曰孔子大聖人也而欲無言後儒弗及聖人遠矣而汲汲乎著述亦獨何哉雖然無言二字亦著述也有能超悟自得則於斯道思過半矣然則六經四書亦糟粕耳矧其他乎而世方往往勸先生以著述爲事而以缺著述爲先生少之者蓋未之思耳今則詩集出焉而人輒以詩求之文集出焉而人輒以文求之自非具九方皋之目而能得神駿於驪黃牝牡之外者或寡矣詡誠懼夫後修者復溺於無言以爲道也因摭先生文集中語倣南軒先生傳道粹言例分爲十類而散入之其間性命天道之微文章功業之叢修爲持治之方經綸幹運之機靡不燦然畢具輯成名曰白沙先生遺言纂要凡十卷庶覿者知先生雖尋常應酬文字中無非至道之所寓至於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無非至教蓋可觸類而長之由是觀之先生雖以無言示教而卒未嘗無言是以言焉而言無不中有純而無駁其本真故也是可以佐聖經而補賢傳矣白沙遺言纂要序

昔呂原明嘗稱正叔教人專取有得不論知見又說世人喜說

某人只是說得又云說得亦大難而以為二程學邈過衆人頫此夫知之真則守之固不真而固冥行而已矣夢說而已矣吾恐其所謂介者非安排則執滯抑何以得乎無思無為之體執乎日往月來之機通乎陽舒陰慘之變化神之心而妙之乎以圓成天精微廣大之道也哉 介石記

予少從先君宦遊臨川沿塘植柳偃仰披拂於朝烟暮雨之間千態萬狀可數十本塘之水微波巨浪隨風力強弱而變化可數十丈鷺鷰之歌吟魚蝦之濟躍雲霞之出沒不可具狀則境與心凝恍塊然莫知其樂之所以稍長讀昔人柳塘春水漫及楊柳風來面上吹之句則心與句得又苶然不知其妙之所寄近歲養痾之餘專靜久之理與心會不必境之在目情與神融不必詩之出口所謂至樂與至妙者皆不假外求而得矣 記柳塘

子思所謂至誠無息即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之意全體呈露妙用顯行惟孔子可以當之在學者則當終日乾乾也至於心無所住亦指其本體譬如大江東下沛然莫之能禦小小溪流便有停止纔停止便是死水便生臭腐矣今以其本體人人皆具不以聖豐而愚嗇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程子以為聖人可學而至也學者不可以不勉也范書格物與陰陽不偕之說正孔子博文之意欲其博求不一之善以為守約之地也其意皆各有攸在 復龔亨

士之所宗義利毫末之辨以至生死趨舍之大實在志定而守確堅之一字不可少也至於出處無常惟義所在若堅守不出之心以為極斯孔子所謂果哉也其可乎 復曾儒升

天旋地轉今浙閩為天地之中然則我百粵其鄒魯與是故星

師孚應天道彰矣哲人降生人事應矣於焉繼孔子絕學以開萬世道統之傳此豈人力也哉若吾師白沙先生蓋其人也先生以道德顯天下天下人向慕之不敢名字焉共稱之曰白沙先生先生生而資稟絕人幼覽經書慨然有志於思齊聞讀秦漢以來忠烈諸傳輒感激齎咨繼之以涕洟其向善蓋天性也壯從江右吳聘君康齋遊激勵奮起之功多矣未之有得也既歸杜門獨掃一室日靜坐其中雖家人罕見其面如是者數年未之有得也於是迅掃夙習或浩歌長林或孤嘯絕島或弄艇投竿於溪涯海曲忘形骸捐耳目去心智久之然後有得焉於是自信自樂其為道也主靜而見大蓋濂洛之學也由斯致力遲遲至於二十餘年之久乃大悟廣大高明不離乎日用一真萬事本自圓成不假人力其為道也無動靜內外大小精粗蓋孔子之學也濂洛之學非與孔子異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誠之其理無二而天人相去則遠矣由是以無思無為之心舒而為無意必固我之用有弗行行無弗獲有弗感感無弗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故病亟垂絕不以目而能書不以心而能詩天章雲漢而諧金石胡為其然也蓋其學聖學也其功劾絕倫也固宜或者以其不大用於世為可恨者是未知天也天生賢聖固命之以救人心也救人心非聖功莫能也聖功叵測其可以窮達限耶凡治所以安生也生生而心死孰若弗生也吾於是乎知救人心之功大矣哉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韓子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此之謂也先生雖窮為匹夫道德之風響天下天下人心潛移默轉者衆矣譬如草木一雨而萌芽者皆是草木蓋不知也其有功於世豈下於抑

洪水驅猛獸故若此者天也非人力也。白沙先生墓表

諫議賀醫閭先生欽

賀欽字克恭別號醫閭世為定海人以戎籍隸遼之義州衛少習舉子業輒鄙之曰為學止於是耶登成化丙戌進士第授戶科給事中因亢旱上章極諫謂此時遊樂是為樂憂復以言官曠職名災自劾尋即告病歸白沙在大學先生聞其為己端默之旨篤信不疑從而稟學遂澹然於富貴故天下議白沙率人於偽牽連而不仕則以先生為證構小齋讀書其中隨事體驗未得其要潛心玩味杜門不出者十餘年乃見實理充塞無間化機顯行莫非道體事事物物各具本然實理吾人之學不必求之高遠在主靜以收放心勿忘勿助循其所謂本然者而已故推之家庭里閈冠婚喪祭服食起居必求本然之理而力行之久久純熟心跡相應不期信於人而人自信有毀行詐誘殺為陣獲者見先生即吐實曰不忍欺也故中原卒獲功不入其功先生往諭之眾即羅拜而泣曰吾父也遂解散其至誠感人如此正德庚午十二月卒年七十四先生之事白沙懸其像於書室出告返面而白沙謂先生篤信謹守人也別三十年其守如昨似猶未以陳繹木鐸許之蓋先生之於白沙其如魯男子之學柳下惠歟

言行錄

門人於衢路失儀先生曰爲學須躬行躬行須謹隱微小小儀尚守不得更說甚躬行於顯處尚如此則隱微可知矣○門人有居喪而外父死或曰禮三年之喪不弔先生曰惡是何可已服其服而往哭之禮也言不易三年之服○善惡雖小須辨別如將黑白○敎諸女十二條曰安詳恭謹曰承祭祀以嚴曰奉舅姑以孝曰事丈夫以禮曰待娣姒以和曰敎子女以正曰撫婢僕以恩曰接親戚以敬曰聽善言以喜曰戒邪妄以誠曰務紡織以勤曰用財物以儉○有來學者言學些人事也好先生曰此言便不是矣人之所學唯在人事舍人事更何所學乙問靜極而動者聖人之復豈常人之心無有動靜乎曰常人雖當靜時亦不能靜○此理無處不有無時不然人惟無私意間隔之則

流行矣爲學先要正趨向趨向正然後可以言學若趨向專在得失卽是小人而已矣○古之政事學問一貫事耳今人學自學政自政判而爲二故所學徒誦說而已未嘗施之政事政事則私意小智而已未嘗本之學問也故欲政事之善須本之學問○白沙後有書來謂其前所講學之言可盡焚之意有自不滿者聖人之法細密而不粗率如人賢否一見之便不言我已知其爲人必須仔細試驗考察之今人一見便謂已得其賢與俗語所謂假老郞也○爲學之要在乎主靜以爲應事建功之本○讀書須求大義不必纏繞於瑣碎傳註之間○驕惰之心一生卽自壞矣○有一世之俗有一方之俗有一州一邑之俗有一鄕之俗有一家之俗爲士者欲移易之固當自一家始○今人見人有勉強把捉者便笑曰某人造作不誠實我嘗曰且

得有如此亦好了如本好色把持不好色如本好酒把持不飮酒此正矯揉之功如何不好若任情胡行只管好色飮酒乃曰吾性如此此等之人以爲誠實不造作可乎○世敎不明言天理者不知用之人事言人事者不知本乎天理所以一則流於粗淺一則入於虛無○有以私囑者先生正理喩之因謂門人曰渠以私意干我我却以正道勸之渠是拖人下水我却是救人上岸○世風不善豪傑之士挺然特立與俗違拂方能去惡爲善○靜無資於動動有資於靜凡理皆如此如草木土石是靜物便皆自足不資於動物如鳥獸之類便須食草棲木矣故凡靜者多自給而動者多求取故人之寡欲者多本於安靜而躁動營營者必多貪求也○人於富貴之關過不得者說甚道理○今之讀書者只是不信故一無所得○事之無害義者從

俗可也今人以此壞了多少事○天地間本一大中至正之道惟大過不及遂流於惡如喪葬之禮自有中制若墨氏之薄後世之侈皆流於惡者也故程子曰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

吏目鄒立齋先生智

鄒智字汝愚，號立齋，四川合州人。弱冠領解首，成化丁未舉進士，簡庶吉士。孝宗登極，王恕爲吏部尚書，先生與麻城李文祥、壽州湯鼐以鳳期相許。是冬值星變，先生上言：是皆大臣不職，奄宦弄權所致，請上修德用賢，以消天變。不報。又明年，鼐劾閣臣萬安、劉吉、尹直，中官語以疏且西，中鼐大言疏不出，將併劾中官，中官避匿。尋有旨，安、直皆免，先生與文祥、鼐日夜歌呼，以爲君子進，小人退，則吉雖在，不足忌也。吉陰使門客徐鵬、魏璋伺之。會壽州知州劉槩寓書於鼐，言夢一叟牽牛入水，公引之而上，牛近國姓，此國勢瀕危，賴公復安之兆也。鼐大喜，出書示客。璋遂劾鼐、槩及先生，俱下詔獄。先生供詞，鼐等來往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寒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

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薄，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畜之具。議者欲處以死，刑部侍郎彭韶不判案，獲免，謫廣東石城吏目。至官，即從白沙問學。顧德令與廷舉於古樓村建亭居之，扁曰謫仙。其父來趣，責以不能祿養，箠之。弘治辛亥十月卒，年二十六。廷舉治其喪，方伯劉大夏至邑不弔，大夏賢之。初，王三原至京，先生迎謂曰：三代而下，人臣不復見君，所以事事苟且。公宜請對，面陳時政之失，上許更張，然後受職。又謂湯鼐曰：祖宗盛時，御史糾儀，得面陳得失，言下取旨。近年遇事惟退而具本，此君臣情分所由間隔也。請修復故事，今日第一著也。二公善其言而不能用，識者憾之。

奉白沙書

克修書來問，東溟幾萬里，江門未盈尺，妄以道沖而用之不盈

之意答之，未知先生之意果然耶？不然，則作者爲鄙，書解者爲誤說矣。京師事，智自知之，但先生所處，是陳太丘、柳士師，以曲挑撥晚生小子，鄉根未定，不敢援以爲例耳。然亦當善處之，計不至露圭角也。朱子答陳同父書云：頗覺子以納甲推其命，正得旅之九四，先生所推與之合耶？果若此爻，其於朱子何所當耶？幸教。

讀石翁詩

乾坤誰執仲尼權？梗敢刪從己酉年。大笠蔽天牛背穩，不妨相遇戊申前。（集錄石翁詩止得己酉年所作）

御史陳時周先生茂烈

陳茂烈字時周莆田人年十八即有志聖賢之學謂顏之克己曾之日省學之法也作省克錄以自考登弘治丙辰進士奉使廣東受業白沙之門白沙語以為學主靜退而與張東所論難作靜思錄授吉安推官考績過淮寒無絮蓐凍幾殆入為監察御史袍服朴陋覽蹄一牝馬而自係風紀之重所過無不日而畏之以母老終養供母之外匡床敝席不辦一帷身自操作治畦汲水太守閔其勞遣二力助之閱三日往白守曰是使野人添事而溢口食也遂之還日坐斗室微驗身心隨得隨錄曰儒者有向上工夫詩文其土苴耳吏部以其清苦祿以晉工敘論不受又奏給月米上言臣家素貧寒食本儉故臣母自安於臣之家而臣亦得以自遂其私非誠有及人之廉者己之孝也古人行傭負米皆以為親臣之貧尚未至是而臣母鞠臣艱苦獨至臣雖勉心力未酬涓滴且八十有六來日無多臣欲自盡尚恐不及上煩官給心竊未安奏上不允母卒亦卒年五十八白沙謂時周不生饉歷之難與己同而又過之求之古人如徐節孝者真百鍊金孝子也先生為諸生時韓洪洞問莆人物於林俊俊曰從吾從吾者彭韶字也又問曰時周洪洞曰以莆再指一書生耶俊曰與蔣周論洗荷頓去其為時所信如此

長史林緝熙先生光

林光字緝熙東莞人成化乙酉舉人己丑會試入京見白沙於神樂觀語大契從歸江門築室[illegible]山往來問學者二十年白沙稱其所見甚是超脫甚是完全蓋是李大厓而外無有過之者嘗言所謂聞道者在自得耳讀盡天下書說盡天下理無自得入頭處終是問也甲辰復出會試中乙榜授平湖教諭歷兗州嚴州府學教授國子博士襄府左長史致仕年八十卒初先生依白沙不欲仕晚以貧就平湖踰十年官滿來歸母氏無恙再如京師將求近地養親未及陳情遂轉兗州於是奏請改地家宰不許未及一年而母氏卒白沙責其因升斗之祿以求便養無難處於語默進退斟酌早晚之宜不能自決遂貽此憾胸中不皦潔磊落也又言定山為窘所逼無如之何走去平湖商量幾日求活一齊誤了也然則平湖之出亦白沙之所不許況兗州乎其許之也太過故其責之也甚切耳

記白沙語

先生初築陽春臺日坐其中用功或過致心病後悟其非且曰戒慎與恐懼斯言未云偏後儒不省事差失毫釐間蓋驗其弊而發也○評論則道論學數語精要前儒謂其太廣難入漢曰誰家綉出鴛鴦譜不把金針度與人○先生教人其初必令靜坐以養其善端嘗曰人所以學者欲聞道也求之書籍而弗得則求之吾心可也惡累於外哉此事定要覷破若覷不破雖日從事於學亦為人耳斯理識得為己者信之詩文末習著述等路頭一齊塞斷一齊掃去毋令半點芥蒂於胸中然後善端可養靜可能也始終一境勿助勿忘氣象將日佳造詣將日深

所謂至近而神，百姓日用而不知者，自此迸出面目來也。

州同陳秉常先生庸

陳庸字秉常，南海人。舉成化甲午科。遊白沙之門，白沙示以自得之學，謂我否子亦否，我然子亦然，然否苟由我，於子何有焉。先生淡粹之，張東所因先生以見白沙，有問東所何如白沙，曰：余知庸，庸知誠。年五十，以荊門州同入仕，蒞任五日，不能屈曲，即解官杜門，不入城郭。督學王弘欲見之，不可得。同門謝祐卒而貧，先生葬之。病革，設白沙像，焚香再拜而逝，年八十六。

史017-100

布衣李抱真先生孔修

李孔修字子長號抱真子居廣州之高第街混迹闤闠張東所識之引入白沙門下先生常輸糧於縣縣令异其容止問姓名不答第拱手令叱之曰何物小民乃與上官為禮復拱手如前令怒笞五下竟無言而出白沙詩驢背推敲去君知我是誰如何又兩手剛被長官笞所由作也父沒庶母出嫁訟先生奪其產縣令鞫之先生操筆置對曰母言是也令疑焉徐得其情乃大禮敬詩字不蹈前人自為戶牖白沙與之論詩謂其其聰穿有詩曰月明海上開樽酒花影船頭落釣竿白沙曰後廿年吳子長無此句性愛山水即見之圖畫人爭酬之不居借寧帨朱子褻衣入夜不逾二十年不入城兒童婦女皆稱曰子長先生間出門則遠近圍觀以為奇物卒無子葬於西樵山西樵人祭祀以先生配先生性不鑿相傳不悲之事世多附益之或問子長廢人有諸陳庸曰子長廢則顏子誠愚矣霍韜曰白沙抗節振世之志惟子長張詡謝祐不失

謝天錫先生祐

謝祐字天錫南海人白沙弟子築室葵山之下并日而食襪不掩脛名利之事纖毫不能入也嘗寄甘泉詩云生從何處來化從何處去化化與生生便是真元處卒後附祀於白沙按先生之詩未免竟是禪學與白沙有毫釐之差

何時振先生廷矩

何廷矩字時振番禺人爲郡諸生及師白沙卽棄舉子業學使胡榮挽之秋試必不可白沙詩云良友惠我書書中竟何如上言我所憂下述君所趨開緘讀三四亦足破煩污丈夫立萬仞肯受尋尺拘不見柴桑人丐食能欷歔孟軻走四方從者數十車出處固有間誰能別賢愚鄙夫患得失較計於其初爲天與淵歸懸絕徒勞吁

運使史惺堂先生桂芳

史桂芳字景實號惺堂豫之番陽人嘉靖癸丑進士起家歙縣令徵爲南京刑部主事晉郎中出知延平府以憂歸再補汝寧遷兩浙鹽運使以歸先是嶺表鄧德昌白沙弟子也以其學授傅明應先生讀書鹿洞傳一見奇之曰子無第以舉爲聖門有正學可勉也手書古格言以勗先生惺然鄉學之意自此始其後交於近溪天臺在歙又與錢同文爲祭講於學者日力爲都六校時譚者以解悟相高先生取行其所知而止不輕信也其學以知耻爲端以改過遷善爲實以親師取友爲伏敗若夫扶隱匿微則使人之自得不數數然也天臺曰史惺堂苦行修持人也天臺以御史督學南畿先生過之卒然面質曰子將何先天臺曰方今爲此官者優等多與賢者便爲良矣先生厲聲曰不圖子亦爲此臆語也子不思如何正人心挽士習以稱此官職拂衣而起天臺有年家子宜黜而爾之先生曰此便是鄙根株不宏朝廷名器是爾作而皮物耶天臺行部值母諱日供帳過華先生過見之勃然辭去謂天臺曰富貴果能移人兄家風素樸舍中所見居然改觀矣其命韶如此天臺又曰平生得三益友皆良藥也胡廬山爲正氣散羅近溪爲越鞠丸史惺堂爲排毒散先生在汝寧與諸生論學諸生或謁歸請益卽報案牘對之刺刺不休談畢珍重曰慎無弁髦吾言也激發屬吏言辭慷慨延平令故有貪名聞之流汗翻然改行郡有孝女不嫁養父先生躬拜其廬民俗爲之一變其守延平七日憂去而盡革從前無名之費若先生者不徒誦之口耳矣

明儒學案卷九終

明儒學案卷十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參閱

姚江學案

有明學術白沙開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蓋從前習熟先儒之成說未嘗反身理會推見至隱所謂此亦一述朱耳彼亦一述朱耳高忠憲云薛文清呂涇野語錄中皆無甚透悟亦爲是也自姚江指點出良知人人現在一反觀而自得便人人有個作聖之路故無姚江則古來之學脈絕矣然致良知一語發自晚年未及與學者深究其旨後來門下各以意見攙和說玄說妙幾同射覆非復立言之本意先生之格物謂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以聖人教人只是一個行如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皆是行也篤行之者行此數者不已是也先生致之於事物致字即是行字以救空空窮理只在知上討個分曉之非乃後之學者測度想像求見本體只在知識上立家儅以爲良知則先生何不仍窮理格物之訓先知後行而必欲自爲一說耶天泉問答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今之解者曰心體無善無惡是性由是而發之爲有善有惡之意由是而有分別其善惡之知由是而有爲善去惡之格物層層自內而之外一切皆是粗機則良知已落後著非不慮之本然故鄧定宇以爲權論也其實無善無惡者無善念惡念耳非謂性無善無惡也下句意之有善有惡亦是有善念惡念耳兩句只完得動靜二字他日語薛侃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即此兩句也所謂知善知惡者非意動於善惡從而分別之爲知知亦只是誠意中之好惡好必於善惡必於惡無是無非而不容已者虛靈不昧之性體也爲善去惡只是率性而行自然無善惡之夾雜先生所謂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四句本是無病學者錯會文致彼以無善無惡言性者謂無善無惡斯爲至善善一也而有有善之善有無善之善無乃斷滅性種乎彼在發用處求良知者認已發作未發教人在致和上著力是指月者不指天上之月而指地上之光愈求愈遠矣得羲說而存之而後知先生之無弊也

浙中十七人
江右二十七人
南中九人
楚中二人
北方七人
粵閩二人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參閱

文成王陽明先生守仁 附許半圭　王司輿

王守仁字伯安學者稱爲陽明先生餘姚人也父華成化辛丑進士第一人仕至南京吏部尚書先生娠十四月而生祖母岑夫人夢神人送兒自雲中至因命名爲雲五歲不能言有異僧過之曰可惜道破始改今名豪邁不羈十五歲縱觀塞外經月始返十八歲過廣信謁婁一齋慨然以聖人可學而至登弘治己未進士第授刑部主事改兵部逆瑾矯旨逮南京科道官先生抗疏救之下詔獄廷杖四十謫貴州龍場驛丞瑾遣人迹而加害先生託投水脫去得至龍場瑾誅知廬陵縣歷吏部主事

員外郎郎中陞南京太僕寺少卿鴻臚寺卿時虔閩不靖兵部尚書王瓊特舉先生以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未幾遂平漳南橫水桶岡大帽浰頭諸寇己卯六月奉勅勘處福建叛軍至豐城而聞宸濠反遂返吉安起兵討之宸濠方圍安慶先生破南昌濠返兵自救遇於樵舍三戰俘濠武宗率師親征羣小張忠許泰欲縱濠鄱湖待武宗接戰而後奏凱先生不聽乘夜過下山集浙江三司以濠付太監張永張永者爲武宗親信羣小之所憚也命兼江西巡撫又明年陞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嘉靖壬午丁冢宰憂丁亥原官兼左都御史起征思田思田平以歸師襲八寨斷藤峽破之先生幼夢謁馬伏波廟題詩於壁至是道出祠下恍如夢中時先生已病疏請告至南安門人周積侍病問遺言先生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頃之而逝七年戊子

十一月二十九日也年五十七先生之學始泛濫於詞章繼而徧讀考亭之書循序格物顧物理吾心終判爲二無所得入於是出入於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處困動心忍性因念聖人處此更行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學凡三變而始得其門自此之後盡去枝葉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爲學的有未發之中始能有發而中節之和道德言動大率以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江右以後專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習不慮出之自有天則蓋良知即是未發之中此知之前更無未發良知即是中節之和此知之後更無已發此知自能收斂不須更主於收斂此知自能發散不須更期於發散收斂者感之體靜而動也發散者寂之用動而靜也知之眞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無有

二也居越以後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時時知是知非時時無是無非開口即得本心更無假借湊泊如赤日當空而萬象畢照是學成之後又有此三變也先生憫宋儒之後學者以知識爲知謂人心之所有者不過明覺而理爲天地萬物之所公共故必窮盡天地萬物之理然後吾心之明覺與之渾合而無間說是無內外其實全靠外來聞見以塡補其靈明者也先生以聖人之學心學也心即理也故於致知格物之訓不得不言致吾心之天理於事事物物以知識爲知則輕浮而不實故必以力行爲工夫良知感應神速無有等待本心之明即知不欺本心之明即行也不得不言知行合一此其立言之大旨不出於是而或者以釋氏本心之說頗近於心學不知儒釋界限只一理字釋氏於天地萬物之理一切置之度外更不復講而止守此

明覺世儒則不恃此明覺而求理於天地萬物之間所謂絕其
然其歸理於天地萬物歸明覺於吾心則一也向外尋理終是
無源之水無根之木縱使合得本體上已費轉手故沿門乞火
與合眼見暗相去不遠點出心之所以為心不在明覺而在天
理金鏡已墜而復收遂使儒釋疆界渺若山河此有目者所覩
也試以孔孟之言證之致吾良知於事物事物皆得其理非所
謂人能弘道乎若理在事物則是道能弘人矣告子之外義豈
滅義而不顧乎亦於事物之間求其義而合之正如世儒之所
謂窮理也孟子何以不許之而四端必歸之心哉嗟乎糠粃眯
目四方易位而後先生可疑也隆慶初贈新建侯諡文成萬曆
中從祀孔子廟庭

許半圭先生璋

許璋字半圭越之上餘人淳質苦行潛心性命之學白袍草屨
挾一僉而出欲訪白沙於嶺南王司輿送之詩云去歲逢黃石
今年訪白沙至楚見白沙之門人李承箕寓大崖山中者三時
質疑問難大崖語之以靜坐觀心曰拘拘陳編曰居敬窮理者
予不然寥寥虛跡曰倚花隨柳者予不然罔象無形求長生不
死之根者予不然先生亦不至嶺南而返陽明養病洞中惟先
生與司輿數人相對危坐忘言冥契陽明自江右歸越每訪先
生菜羹麥飯信宿不厭先生歿陽明題其墓曰處士許璋之墓
先生於天文地理壬遁孫吳之術靡不究心正德中嘗指乾象
謂陽明曰帝星今在楚矣已而世宗起於興邸其占之奇中如
此

王黃轝先生文轅

王文轅字司輿號黃轝子越之山陰人七歲時拾遺金一鋌坐
待失者歸之既長多病遂習靜隱居勵志力行鄉人咸樂親之
讀書多自得不牽章句嘗曰朱子註說多不得經意聞者怪之
惟陽明與之友莫逆也陽明將之南贛先生語其門人曰陽明
此行必立事功問其故曰吾觸之不動矣其後先生歿陽明方
講良知之學時多訕之者歎曰安得起王司輿於九原乎

語錄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然急迫求之則反爲私己不可不察也日用間何莫非天理流行但此心常存而不放則義理自熟孟子所謂勿忘勿助深造自得者矣答徐成之○聖人之心纖翳自無所容不消磨砥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駁雜之鏡須痛加刮磨一番盡去其駁蝕然後纖塵即見纔拂便去亦自不消費力到此已是識得仁體矣若駁雜未去其間固自有一點明處塵埃之落固亦見得亦纔拂便去至堆積於駁蝕之上終弗能見也此學利困勉之所由異弗以爲煩難而疑之也凡人情好易而惡難其間亦自有私意氣習纏蔽在識破後自然不見其難矣向時未見得向裏意思此工夫自無可講處今已見此一層却恐好易惡難便流入禪釋去也昨論儒釋之異明道所謂敬以直內

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畢竟連敬以直內亦不是者已說到八九分矣答黃宗賢應原忠已見發力卸掃止爲此鏡了一時截不磨拂似在儒釋之辨明道向之說得王先生始一刀斷○僕近時與友朋論學惟說立誠二字吾人爲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雖私欲之萌眞是紅爐點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若就標末粧綴比擬凡平日所謂學問思辨者適足以爲長傲遂非之資自以爲進於高明廣大而不知陷於狠戾險嫉亦誠可哀也已與黃宗賢誠無爲便是心髓入微處良知即從此發竅者故謂之立天下之大本看來良知猶是第二義也○吾輩通患正如池面浮萍隨開隨蔽未論江海但在活水浮萍即不能蔽何者活水有源池水無源有源者由己無源者從物故凡不息者有源作輟者皆無源故耳○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得力處亦

使是用力處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爲學之要而爲政亦在其中矣與王純甫○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在性爲善因所指而異其名實皆吾之心也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善吾心之處事物純乎理而無人僞之雜謂之善非在事物有定所可求也處物爲義是吾心之得其宜也義非在外可襲而取也格者格此也致者致此也必曰事事物物上求個至善是離而二之也伊川所云纔明彼即曉此是猶謂之二性無彼此理無彼此善無彼此也先生後復心體瀅然但了與大有功於聖門與孟子性善之說同○大學之所謂誠意即中庸之所謂誠身也大學之所謂格物致知即中庸之所謂明善也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皆所以明善而爲誠身之功也非明善之外別有所謂誠身之功也格物致知之外又豈別有所謂誠意

之功乎書之所謂精一語之所謂博文約禮中庸之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皆若此而已矣答王天宇先生既言格致即中庸明善之功不離學問思辨行則與朱子之說何異乃又云格其物之不正以歸於正則未免自相矛盾未知孰是○學絕道喪俗之陷溺如人在大海波濤中且須援之登岸然後可授之衣而與之食若以衣食投之波濤中是適重其溺彼將不以爲德而反以爲尤矣故凡居今之時且須隨機導引因事啓沃俟其感發興起而後開之以其說則爲力易而收效溥○使在我無功利之心雖錢穀兵甲搬柴運水何往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況子史詩文之類乎使在我尚有功利之心則雖日談道德仁義亦只是功利之事況子史詩文之類乎一切屏絕之說猶是泥於舊聞不日用功未有得力處與陸元靜○數年切磋只得立志辨義利若於此未有得力處却是平日所講盡成虛語平日所見皆非

實得。義利二字是學問大關鍵亦即是儒釋分途處。○經一。厭者長一。智今日之知未必不為後日之得。但已落第二義。須從第一義上著力。一與二切耳。與薛尚謙誠得第一義即遷善改過皆第一義。○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為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為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返觀內省為求之於內。是以己性為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以用力日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答羅整菴整菴有答先生書云前二物為物三段二物為物一自相矛盾要之物也而不能不致而為兩段而為兩先生之言自是八面玲瓏。○夫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然則聖人之學不有要乎。彼釋氏之外人倫遺物理而墮於空寂者。固不得謂之明其心矣。若世儒之外務講求考索而不知本諸心者。其亦可以窮理乎。與夏敦夫朱陸異同原是如此得曾子並明更是非實須地曾子說誠處指點先生說明處皆點而已矣○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常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也。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

也。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彊制正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答倫彥式與定性書相為表裏○且以所見者實體諸心。必將有疑。果無疑。必將有得。果無得。又必有見。答方叔賢○孟子云。是非之心。智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即所謂良知也。孰無是良知乎。但不能致之耳。易曰。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一也。與陸原靜良知之賀實自謂隱之仁○妄心者動也。照心非動也。恆照則恆動恆靜。天地之所以恆久而不已也。照心固照也。妄心亦照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有刻暫停則息矣。非至誠無息之學也。照心非動者。以其發於本體明覺之自然而未嘗有所動也。有所動則妄矣。妄心亦照者。以其本體明覺之自然者未嘗不存於其中。但有所動耳。無所動即照矣。無妄無照。非以妄為照。以照為妄也。照心為照。妄心為妄。是猶有妄有照也。有妄有照則猶二也。貳則息矣。無妄無照則不貳。不貳則不息矣。○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有時而或放其體實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雖有時而或蔽其體實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理無動者也。常知常存常主於理。即不睹不聞無思無為之謂也。不睹不聞無思無為。非槁木死灰之謂。睹聞思為一於理。而未嘗有所睹聞思為。即是動而未嘗動也。○未發

之中卽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動靜者所遇之時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靜也○能戒慎恐懼者是良知○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作聖之功也然欲爲此者非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不能也此正中庸戒慎恐懼大學致知格物之功舍此之外無別功矣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爲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卽吾聖門所謂良知今既認得良知明白已不消如此說矣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卽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工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個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不同○病瘧之人瘧雖未發而病根自在則亦安可以其未發而遂忘服藥調理

之功乎若必待瘧發而後服藥調理則既晚矣○君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恐懼憂患也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樂者非曠蕩放逸縱情肆意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夫心之本體卽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也君子之戒慎恐懼惟恐其昭明靈覺者或有所昏昧放逸流於非僻邪妄而失其本體之正耳戒慎恐懼之功無時或間則天理常存而其昭明靈覺之本體無所虧蔽無所牽擾無所恐懼憂患無所好樂忿懥無所意必固我無所歉餒愧怍和融瑩徹充塞流行動容周旋而中禮從心所欲而不踰斯乃所謂眞樂矣是樂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慎恐懼之無間孰謂敬畏之增反爲樂之累耶最是發明朱儒未發之說（與舒國用）○繫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一個天理更無

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故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云殊途云百慮則豈謂無思無慮耶心之本體卽是天理則是一個更何思慮得天理原是寂然不動原是感而遂通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來體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故明道云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若以私意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慮正是工夫在聖人分上便是自然的在學者分上便是勉然的（如此方與不思善惡之意通○答周道通）○性善之端須在氣上始見得若無氣亦無可見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卽是氣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是爲學者各執一邊只得如此說若見得自性明白時氣卽是性性卽是氣原無性氣之可分也（先生之見已到八九分但云性卽是氣氣卽是性則合更有商量在）○謹獨卽是致良知（與黃勉之）

○凡謂之行者只是著實去做這件事若著實做學問思辨工夫則學問思辨亦便是行矣學是學做這件事問是問做這件事思辨是思辨做這件事則行亦便是學問思辨矣若謂學問思辨之然後去行卻如何懸空先去學問思辨得行時又如何去得個學問思辨的事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眞切篤實處便是行若行而不能明覺精察便是冥行便是學而不思則罔所以必須說個知知而不能眞切篤實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須說個行原來只是一個工夫凡古人說知行皆是就一個工夫上補偏救弊說不似今人截然分作兩件事做如今說知行合一雖亦是就今時補偏救弊說然知行體段亦本來如是○知行原是兩個字說一個工夫這一個工夫須著此兩個字方說得完全無弊病若頭腦處見得分明見

待原是一個頭腦則雖把知行分作兩個說畢竟將來做那一個工夫則始或未便融會終所謂百慮而一致矣若頭腦見得不分明原看做兩個了則雖把知行合作一個說亦恐終未有湊泊處況又分作兩截去做則是從頭至尾更沒討下落處也所謂頭腦是良知二字○夫物理不外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即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即無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即無忠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耶晦菴謂人之所以為學者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乎萬事而實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間而未免已啟學者心理為二之弊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命故必仁極仁而後謂之能窮仁之理義極義而後謂

之能窮義之理仁極仁則盡仁之性義極義則盡義之性矣學至於窮理至矣而尚未措之於行天下寧有是耶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為學則知不行之不可以為窮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為窮理則知知行之合一並進而不可以分為兩節事矣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於吾心而必曰窮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為未足而必外求於天下之廣以裨補增益之是猶析心與理而為二也夫學問思辨篤行之功雖其困勉至於人一己百而擴充之極至於盡性知天亦不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豈復有加於毫末乎今必曰窮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諸其心則凡所謂善惡之幾真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將何以致其體察乎○夫良知之於節目事變猶規矩尺度之於方圓長短也節目事變之不可預定猶方圓長短之不可勝

窮也故規矩誠立則不可欺以方圓而天下之方圓不可勝用矣尺度誠陳則不可欺以長短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良知誠致則不可欺以節目事變而天下之節目事變不可勝應矣毫釐千里之謬不於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將何所用其學乎是不以規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圓不以尺度而欲盡天下之長短吾見其乖張謬戾日勞而無成也已吾子謂語孝於溫凊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鮮矣若謂粗知溫凊定省之儀節而遂謂之能致其知則凡知君之當仁者皆可謂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當忠者皆可謂之能致其忠之知則天下孰非致知者耶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於行而不行之不可以為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體不益較然矣乎夫舜之不告而娶豈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為之準則故舜得

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為此耶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為此耶武之不葬而興師豈武之前已有不葬而興師者為之準則故武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為此耶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為此耶使舜之心而非誠於為無後武之心而非誠於為救民則其不告而娶與不葬而興師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後之人不務其良知以精察義理於此心感應酬酢之間顧欲懸空討論此等變常之事執之以為制事之本以求臨事之無失其亦遠矣良知之說只說得個即心即理即知即行更無別法也○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禮皆因人情而為之節文是以行之萬世而皆準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傳記之訛缺則必古今風氣習俗之異宜者矣此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三王之所以不

相襲襯也。若徒拘泥於古。不得於心而冥行焉。是乃非禮之禮。行不著而習不察者矣。（部遺編皆如此者）○學絕道喪之餘。苟有興起向慕於學者。皆可以為同志。不必銖稱寸度而求其盡合於此。以之待人可也。若在我之所以為造端立命者。則不容有毫髮之或爽矣。道一而已。仁者見仁。知者見知。釋氏之所以為釋。老氏之所以為老。百姓日用而不知。皆是道也。寧有二乎。今古學術之誠偽邪正。何啻碔砆美玉。有眩惑終身而不能辨者。正以此道之無二。而其變動不拘。充塞無間。縱橫顛倒。皆可推之而通。世之儒者各就其一偏之見。而又飾之以比擬倣像之功。文之以章句假借之訓。其為習熟既足以自信。而條目又足以自安。此其所以誑己誑人。終身沒溺而不悟焉耳。然其毫釐之差而乃致千里之謬。非誠有求為聖人之志。而從事於惟精惟一之學者。莫能得其受病之原。而發其神奸之所由伏也。若仁之不肖。蓋亦嘗陷溺於其間者幾年。倀倀然既自以為是矣。賴天之靈。偶有悟於良知之學。然後悔其向之所為者。固包藏禍機。作偽於外。而勞心日拙者也。十餘年來。雖痛自洗剔創艾。而病根深痼。萌蘖時生。所幸良知在我。操得其要。譬猶舟之得舵。雖驚風巨浪。顛沛不無。尚猶得免於傾覆者也。夫舊習之溺人。雖已覺悔悟。而其克治之功。尚且其難若此。又況溺而不悟。日益以深者。亦將何所抵極乎。（只一偽字是神奸伏匿處以先生之善變也雖如許覺悟而道寧未盡備然不廢力如此）○人者天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答季明德）○大抵學問工夫只要主意頭腦的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為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

之發用流行。除卻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答歐陽崇一）○學者往往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才著意便是助。才不著意便是忘。問之云。忘是忘個甚麼。助是助個甚麼。其人默然無對。因與說我此間講學。卻只說個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須勿助。工夫全在必有事上。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工夫原不間斷。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不須更說勿助。今卻不去必有事上用工。而乃懸空守著一個勿忘勿助。如此燒鍋煮飯。鍋內不曾漬水下米。而乃專去添柴放火。吾恐火候未及調停。而鍋先破裂矣。所謂時時去集義者。只是致良知。說集義則一時未見頭腦。說致良知當下便有用功實地。（答聶文蔚致良知只是存天理之本然）○良知只是一個。隨他發見流行處。當下具足。更無去來。不須假借。然其發見流行處。卻自有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者。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雖則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而原來只是一個。○明道云。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認出來。良知即是天理。體認者。實有諸己之謂耳。（與馬子莘此是先生的派明道處）○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工夫又自不難。（與黃宗賢）○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從讀書窮理。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體之於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曰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孟之言也惡在其爲空虛者乎獨其易簡覺悟之說頗爲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說出於繫辭覺悟之說雖有同於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於吾儒而不害其爲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已晦庵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爲言雖未嘗學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爲事而又惡在其爲支離者乎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同之屬亦必與之註釋考辨而論者遂疑其玩物又其心慮學者之躐等而或失之於妄作使必先之以格物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謬世之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繁而失之愈遠至有疲力終身苦其難

而卒無所入則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當時晦庵之自爲亦豈至是乎僕嘗以爲晦庵之與象山雖其所爲學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爲聖人之徒今晦庵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之旣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辨者獨象山之學則以其常與晦庵之有言而遂藩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乃擯放廢斥若碔砆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夫晦庵折衷羣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於天下其嘉惠後學之心眞有不可得而議者而象山辨義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後學篤實爲己之道其功亦寧可得而盡誣之而世之儒者附和雷同不究其實而概目之以禪學則誠可寃也已答徐成之 ○凡工夫只是要簡易眞切愈眞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眞切寄安福諸同志 簡易眞切是良知二字做手法

傳習錄

愛問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戾曰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却事物本註所謂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徐愛記天理人截此宗是朱王卯合處奚必晚年定論 ○愛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盡曰心卽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卽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愛曰如事父一事其閒溫凊定省之類有許多節目亦須講求否曰如何不講求只是有個頭腦只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如講求冬溫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

閒雜講求夏凊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閒雜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理是個誠於孝親之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寒自去求溫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熱自去求凊的道理譬之樹木這誠孝的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禮記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便是如此至善本在吾心賴先生復 ○愛問今人儘有知父當孝兄當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知行分明是兩件曰此已被私欲閒斷不是知行本體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不知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復那本體故大學指個眞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後又立個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惡臭

時已自惡了，不是聞後別立個心去惡。愛曰：古人分知行為兩，亦是要人見得分曉，一行工夫做知，一行工夫做行，則工夫始有下落。曰：此卻失了古人宗旨。（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說知又說行者，只為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只是個冥行妄作，所以必說個知，方纔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著實躬行，只是個揣摸影響，所以必說一個行，方纔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今若知得宗旨時，即說兩個亦不妨，亦只是一個；若不會宗旨，便說一個亦濟得甚事？只是閒說話。只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後又立個心去好；只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後又立個心去惡。此是先生測見心體處。既不是又立個心去好惡，則決不是甚個意去好惡可見是圖甘意不可以是識言也。

○愛問格物，物字即是事字，皆從心上說。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於事親，即事親便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於仁民愛物，即仁民愛物便是一物；意在於視聽言動，即視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某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誠無物，大學明明德之功，只是個誠意，誠意之功，只是個格物。以心之所發言意之所在言物則心有未發之際卻如何格物即請以前好惡之說參之。

○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即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常人不能無私意，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則意誠。既云至善是心之本體，又云知是心之本體，盡知只是知善知惡，知善知惡正是心之至善處。既謂之良知，良然私意障礙不得，常人亦與聖人同。○問博約。曰：禮字即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一物。約禮只是要此心純是一個天理。要此心純是天理，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如發見於事親時，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事君時，就在事君上學存此天理；至於作止語默，無處不然。這便是博學於文，便是約禮的工夫。博文即是惟精，約禮即是惟一。○愛問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以先生精一之訓推之，此語似有弊。曰：然。心一也，未雜於人謂之道心，雜以人偽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謂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語若分析而意實得之。今曰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並立，安有天理為主，人欲又從而

聽命者。

愛因舊說汨沒，始聞先生之教，駭愕不定，無入頭處。其後聞之既熟，反身實踐，始信先生之學為孔門嫡傳，舍是皆旁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工夫，明善是誠身工夫，窮理是盡性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工夫，博文是約禮工夫，惟精是惟一工夫，此類始皆落落難合，久之不覺手舞足蹈。愚按曰仁為先生入室弟子，所記語錄，其言去人欲存天理者不一而足。又曰至善是心之本體，然未嘗離事物，又曰即盡乎天理之極處，則先生心宗教法居然只是宋儒矩矱，但先生提得頭腦清楚耳。

澄問主一之功，如讀書則一心在讀書上，接客則一心在接客上，可以為主一乎？曰：好色則一心在好色上，好貨則一心在好貨上，可以為主一乎？主一是專主一個天理。記陸澄○孟源有自是好名之病，先生喻之曰：此是汝一生大病根，譬如方丈地內

種此一大樹雨露之滋土脈之力只滋養得這個大根四旁縱要種些嘉穀上被此樹遮覆下被此樹盤結如何生長得成須是伐去此樹纖根勿留方可種植嘉種不然任汝耕耘培壅只滋養得此根○問靜時亦覺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曰是徒知養靜而不用克己工夫也人須在事上磨鍊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先生又說個克己即存理去欲之別名）○問上達工夫曰後儒教人纔涉精微便謂上達未當學且說下學是分下學上達為二也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學也至於日夜之所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人安能與其力哉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是下學學者只從下學裡用功自然上達去不必別尋上達工夫○問寧靜

存心時可為未發之中否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以為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工夫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工夫靜時念念去欲存理動時念念去欲存理不管寧靜不寧靜若靠著寧靜不惟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絕去遇事依舊滋長以循理為主何嘗不寧靜以寧靜為主未必能循理○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察○定者心之本體天理也動靜所遇之時也○唐詡問立志是常存個善念要為善去惡否曰善念存時即是天理此念即善更思何善此念非惡更去何惡此念如樹之根芽立志者長立此善念而已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志到熟處○許魯齋謂儒者以治生為先之說亦誤人○喜怒哀樂本體自是中和的纔自家著些意思便過不

及便是私○問知至然後可以言意誠今天理人欲知之未盡如何用得克己工夫曰人若真實切己用功不已則於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見一日私欲之細微亦日見一日若不用克己工夫天理私欲終不自見如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認得一段走到歧路處有疑便問問了又走方漸能到今於已知之天理不肯存已知之人欲不肯去只管愁不能盡知閒講何益且待克得自己無私可克方愁不能盡知亦未遲在○問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延平却教學者看未發以前氣象何如曰皆是也伊川恐人於未發前討個中把中作一物看如吾向所謂認氣定時做中故令只於涵養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發前氣象使人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即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工夫皆

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只為本無前後[?]故也先生頗[?]提[?]義）○澄於中字之義尚未明曰此須自心體認出來非言語所能喻中只是天理曰天理何以謂之中曰無所偏倚曰無所偏倚何等氣象曰如明鏡全體瑩徹無纖塵點染曰當其已發或著在好色好利好名上方見偏倚若未發時何以知其有所偏倚曰平日美色名利之心原未嘗無病根不除則暫時潛伏偏倚仍在須是平日私心蕩除潔淨廓然純乎天理方可謂中○言語無序亦足以見心之不存○問格物於動處用功否曰格物無間動靜靜亦物也孟子謂必有事焉是動靜皆有事（此是先生定論先生他日每言意在於事親即事親為一物云云余竊轉一語曰意不在於事親時是[?]撥先生又曰工夫難處全在格物致知上此即誠意之事意既誠大段心亦自正身亦自修但正心修身工夫亦各有用力處修身是已發邊正心是未發邊心正則中身修則和云云先生既以[?]知二字冒天下之道安得有正修工夫只因將意字看作已發故工夫不盡又要正心又要修身意是已發心是未發身又）

是已發先生每議宋儒支離而躬蹈之截而下每欲起先生於九原質之而無從也○問程子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何墨氏兼愛反不得謂之仁曰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雖瀰漫周遍無處不是然其流行發生亦自有漸惟其有漸所以必有發端處惟有發端處所以生生不息譬之於木其始抽芽便是生意發端處然後有幹有枝葉父子兄弟之愛是人心生意發端處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愛物如木之有幹有枝葉也墨氏將父子兄弟與途人一例便沒了發端處安能生生安能謂之仁（只此便可勘佛氏之學）○問延平云當理而無私心當理與無私心如何分別曰心即理也無私心即是當理未當理便是私心若析心與理言之恐亦未善又問釋氏於世間情欲之私不染似無私心外棄人倫卻似未當理曰亦只是一統事成就他一個私己的心○聖人之所以為聖只是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雜猶精金之所以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無銅鉛之雜也人到純乎天理方是聖金到足色方是精然聖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猶金之分兩有輕重所以為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兩所以為聖者在純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學者學聖人不過是去人欲而存天理猶鍊金而求其足色耳後世不知作聖之本卻專去知識才能上求聖人弊精竭力從冊子上鑽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擬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正如見人有萬鎰精金不務鍛鍊成色而乃妄希分兩錫鉛銅鐵雜然投之分兩愈增而成色愈下及其梢末無復有金矣（薛侃記）○侃去花間草曰天地間何善難培惡難去先生曰此等看善惡皆從軀殼起念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惡之分子欲看花則以花為善以草為惡如欲用草時復以草為善矣曰然則無善無惡乎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即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曰佛氏亦無善無惡何以異曰佛氏著在無上便一切不管聖人無善無惡只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此之謂不動於氣曰草既非惡是草不宜去矣曰如此卻是佛老意見草若有礙理亦宜去矣曰如此又是作惡作好曰不作好惡非是全無好惡只是好惡一循於理不去著一分意思即是不曾好惡一般曰然則善惡全不在物曰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曰畢竟物無善惡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世儒惟不知此舍心逐物將格物之學錯看了（先生之言自是端的與天泉證道之說迥異）○為學須得個頭腦工夫方有著落縱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雖從事於學只做個義襲而取非大本達道也○侃問先儒以心之靜為體心之動為用何如曰不可以動靜為體用動靜時也即體而言用在體即用而言體在用是謂體用一源若說靜可以見其體動可以見其用卻不妨（心并無動靜可言必不得已可說動可以見靜可以見用）○梁日孚問主一曰一者天理主一是一心在天理上若只知主一不知一即是理有事時便逐物無事時便是著空惟其有事無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所以居敬亦即是窮理就窮理專一處說便謂之居敬就居敬精密處說便謂之窮理不是居敬了別有個心窮理窮理時別有個心居敬名雖不同工夫只是一事○正之問戒懼是己所不知時工夫慎獨是己所獨知時工夫曰只是一個工夫無事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於此用功便是端本澄源便是立誠若只在人所共知處用功便是作偽今若又分戒懼為己所不知工夫便支離既戒

懼即是知已曰獨知之地更無無念時耶曰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若戒懼之心稍有不存不是昏聵便已流入惡念戒懼不是念可言是思思只在思誠思是心之本官思而動於欲爲念故念當除而思不可除後人專言無思至於念則以爲是心之妙用不可除是倒說了他只要除理障耳○蔡希淵問大學新本先格致而後誠意工夫似與首章次第相合若先生從舊本誠意反在格致之前矣曰大學工夫即是明明德明明德即是個誠意誠意工夫只在格致若以誠意爲主去用格致工夫工夫始有下落即爲善去惡無非是誠意的事如新本先去窮格事物之理即茫茫蕩蕩都無着落處須添個敬字方才牽扯得身心上來終沒根源且既須敬字緣何孔門倒將最要緊的落了直待千餘年後人添補正謂以誠意爲主即不須添敬字此學問大頭腦於此不察真是千里之謬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誠身誠身之極便是至誠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之極便是至善總是一般先生說大學惟此段最端的無病明明德只是個誠意若意看得分曉不必說正心更有工夫矣○九川問靜坐用功頗覺此心收斂遇事又斷了旋起個念頭去事上省察事過又尋舊功覺內外打不成一片曰心何嘗有內外即如惟濬今在此講論又豈有一心在內照管這講說時專一即是那靜坐時心工夫一貫何須更起念頭須在事上磨鍊工夫得力若只好靜遇事便亂那靜坐時工夫亦差似收斂而實放溺也何須更起念頭是聖學入微處亦念他日却曰實無無念時只是要正念知晝論時便起不有在內照管的念則講論時不知又可起得個事親的意否○問近來工夫稍知頭腦然難尋個穩當處曰只是致知曰如何致曰一點良知是爾自家的準則爾意念着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何等穩當此便是致知的實功先生每以念字與意字合

說恐念與意終有辨○崇一曰先生致知之旨發盡精蘊看來這裏再去不得曰何言之易也再用功半年看如何又用功一年看如何功夫愈久愈覺不同知來本無知覺來本無覺然不知則遂埋沒此是獨體正當處被先生一口打并出○黃以方問先生格致之說隨時格物以致其知則知是一節之知非全體之知也何以到得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地位曰心之本體無所不該原是一個天只爲私欲障礙則天之本體失了心之理無窮盡原是一個淵只爲私欲窒塞則淵之本體失了如念念致良知將此障礙窒塞一齊去盡則本體已復便是天淵了因指天以示之曰如面前所見是昭昭之天四外所見亦只是昭昭之天只爲許多墻壁遮蔽不見天之全體若撤去墻壁總是一個天矣於此便見一節之知即全體之知全體之知即一節之知總是一個本體黃直完○賢非無功業氣節但其循着天理則便是道不可以事功氣節名矣○我輩致知只是各隨分量所及今日良知見在如此則隨今日所知擴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開悟便隨明日所知擴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工夫此是先生徹頭徹尾處○問知行合一曰此須識我立言宗旨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如此說知行合一真是絲絲見血先生之學真切乃爾後人何曾會得○聖人無所不知只是知個天理無所不能只是能個天理聖人本體明白故事事知個天理所在便去盡個天理不是本體明後却於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來也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數

草木鳥獸之類不勝其煩，雖是本體明了，亦何緣能盡知得？但不必知的，聖人自不消求知；其所當知者，聖人自能問人。如子入太廟每事問，先儒謂雖知亦問，敬謹之至，此說不可通。聖人於禮樂名物不必盡知，然他知得一個天理，便自有許多節文度數出來。不知能問，亦即是天理節文所在。禮名物象數也拈出天理二字先生之學自是水不漏○問儒者夜氣胸中思慮空空靜靜，與釋氏之靜卻一般，此時何所分別？曰：動靜只是一個，那夜氣空空靜靜天理在中，即是應事接物的心；應事接物的心，亦是循天理，便是夜氣空空靜靜的心。故動靜分別不得，知得動靜合一，釋氏毫釐差處亦是莫揜矣。天理二字是儒門得分家儒釋氏空之靜靜時也做不得主○文公格物之說，只是少頭腦，如所謂察之於念慮之微，此一句不該與求之文字之中、驗之事為之著、索之講論之際混作一例看，是無輕重也。○佛氏不著相，其實著相；吾儒著相，其實不著相。佛怕父子累，卻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卻逃了君臣；怕夫婦累，卻逃了夫婦：都是著相，便須逃避。吾儒有個父子，還他以仁；有個君臣，還他以義；有個夫婦，還他以別：何曾著父子君臣夫婦的相？先生於佛氏一言而內外夾攻更無剩義○問讀書所以調攝此心，但一種科目意思牽引而來，何以免此？曰：只要良知真切，雖做舉業，不為心累。且如讀書時，知得強記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誇多鬥靡之心不是，即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終日與聖賢印對，是個純乎天理之心。任他讀書，亦只是調攝此心而已，何累之有？又舉天理二字如此方真是讀書亦便是真格物處朱子以讀書為格物窮理之要與先生語不無差別○諸君功夫最不可助長。上智絕少，學者無超入聖人之理。一起一伏，一進一退，自是功夫節次。不可以我前日曾用功夫，今卻不濟，便要矯強做出一個破綻的模樣，便是助長，連前些子功夫都壞了。只要常常做個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毀譽榮辱，久久自然有得力處。○言立志，曰：真有聖人之志，良知上更無不盡；良知上留得些子別念掛帶，便非必為聖人之志矣。錢德洪記○吾昔居滁時，見諸生多務知解，無益於得，姑教之靜坐。一時窺見光景，頗收近效，久之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故邇來只說致良知。良知明白，隨你去靜處體悟也好，隨你去事上磨鍊也好，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的，此便是學問頭腦。○良知在夜氣發的，方是本體，以其無物欲之雜也。學者要使事物紛擾之時，常如夜氣一般，就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節的良知常妙常歛便是獨體真消息若一向在發用上良知便人情事變日去先生指點人處都在發用上說只要人知是知非上著個為善去惡路頭正是良工苦心也○仙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但仙家說虛從養生上來，佛氏說無從出離生死上來，卻於本體上加卻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虛無的本色，便於本體有障礙。聖人只是還他良知的本色，更不著些子意在。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未嘗作得天的障礙。聖人只是順其良知之發用，天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發用流行中，何嘗又有一物超於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礙？是辨二教異同大頭腦處可見惟吾儒方盡得虛無二字起氏不須也○問：釋氏亦務養心，然不可以治天下，何也？曰：吾儒養心，未嘗離卻事物，只順其天則自然，就是工夫。釋氏卻要盡絕事物，把心看作幻相，與世間無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世間豈有離事之心佛氏一差故百差今言佛氏心不差而事差便是調停之說○問異端，曰：與愚

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孟子不動心與告子不動心，所異只在毫釐間。告子只在不動心上著功，孟子便直從此心原不動處分曉。心之本體原是不動的，只爲所行有不合義，便動了。孟子不論心之動與不動，只是集義，所行無不是義，此心自然無可動處。告子只要此心不動，便是把捉此心，將他生生不息之根反阻撓了。○問人有虛靈，方有良知，若草木瓦石之類亦有良知否？曰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萬物與人原是一體，其發竅之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故五穀禽獸之類皆可以養人，藥石之類皆可以療疾，只爲同此一氣，故能相通耳。（只爲性體原是萬物一源故如人參是能補人便是遇父子而知孝大黃苦能瀉人便是遇君臣而知義如何無良知又如人參能退邪火便是遇君臣而知義又黃能動盜義便是遇父子而知親）○問人與物同體，如何大學又說個厚薄？曰道理自有厚薄。此如身是一體，把手足捍頭目，豈是薄手足？其道理合如此。禽獸與草木同是愛的，把草木去養禽獸，又忍得。人與禽獸同是愛的，宰禽獸以養親與供祭祀、燕賓客，心又忍得。至親與路人同是愛的，顛沛患難之際，不能兩全，寧救至親，不救路人，心又忍得，這是道理合該如此。及至吾身與至親，更不得分彼此厚薄，蓋以仁民愛物皆從此出，此處可忍，更無所不忍矣。大學所謂厚薄，是良知上自然的條理，便謂之義；順這個條理，便謂之禮；知此條理，便謂之智；終始這條理，便謂之信。（良是自然的條理則不如此便自亂然的更何條理所以佛氏一切胡亂只得粉碎虛空歸之體俱）○目無體，以萬物之色爲體；耳無體，以萬物之聲爲體；鼻無體，以萬物之臭爲體；口無體，以萬物之味爲體；心無體，以天地萬物感應之是非爲體。○無知無不知，本體原是如此。譬如日未嘗有心照物，而自無物不照，

無照無不照，原是日之本體。良知本無知，今卻要有知；本無不知，今卻疑有不知，只是信不及耳。（獨知原是如此）○先天而天弗違，天即良知也；後天而奉天時，良知即天也。（一大徵大儒蒙人爲先節日先生言致良格物便是先天而天弗違先生言格物以致其良知便是後天而奉天時）○良知只是個是非之心，是非只是個好惡，只好惡就盡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又曰是非兩字是個大規矩，巧處則存乎其人。○問知譬日，欲譬雲，雲雖能蔽日，亦是天之一氣合有的，欲亦莫非人心合有否？曰喜怒哀懼愛惡欲，謂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認得良知明白。比如日光，雖雲霧四塞，太虛中色象可辨，亦是日光不滅處，不可以雲能蔽日，教天不要生雲。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但不可有所著。七情有著，俱謂之欲，然纔有著時，良知亦自會覺，覺即蔽去，復其體矣。此處能勘得破，方是簡易透徹工夫。（人生一時離不得七情七情即良知之體若謂良知在七情之先則七情又窒何處衆）（一向失斷）○人有過多於過上用功，就是補甑，其流必歸於文過。○琴瑟簡編，學者不可無，蓋有業以居之，心就不放。○問良知原是中和的，如何卻有過不及？曰知得過不及處，就是中和。（良知無過不及知得過不及的是良知）○聰明不爲無見，又著在無聲無臭見上了。○門人歎先生自征寧藩以來，天下謗議益衆。先生曰我在南都以前，尚有些子鄉愿意思在。今信得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著些覆藏，纔做得個狂者胸次，故人都說我行不掩言也。（讀此方知先生晚年眞面目我輩如何容易打過關捩子也然向後正大有事在）所謂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者，此正是吾心良知處。○有言童子不能格物，只教以洒掃應對。曰洒掃應對就是物，童子良知只到此，只教去洒掃應對，便是致他這一點良知。又如童子知畏先生長者，

此亦是他良知處故雖遨嬉見了先生長者便去作揖恭敬是他能格物以致敬師長之良知我這裡格物自童子以至聖人皆是此等工夫但聖人格物便更熟得些子不消費力○問程子云在物爲理如何云心即理曰在物爲理在字上當添一心字此心在物則爲理如此心在事父則爲孝在事君則爲忠之類是也諸君要識得我立言宗旨我如今說個心即理只爲世人分心與理爲二便有許多病痛如五伯攘[redacted]尊周室都是一個私心便不當理人却說他做得當理只心有未純往往慕悅其所爲要求外面做得好看却與心全不相干分心與理爲二其流於伯道之僞而不自知故我說個心即理要使知心理是一個便來心上做工夫不去襲取於義便是王道之眞○夫子說性相近即孟子說性善不可專在氣質上說若說氣質如

剛與柔對如何相近得惟性善則同耳人生初時善原是同的但剛者習於善則爲剛善習於惡則爲剛惡柔者習於善則爲柔善習於惡則爲柔惡便日相遠了（蓋以方說此是先生道性善處）○丁亥年九月先生起征思田德洪與汝中論學德洪舉先生教言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汝中曰此恐未是究竟話頭若說心體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知亦是無善無惡物亦是無善無惡矣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體還有善惡在德洪曰心體是天命之性原無善惡但人有習於心意念上見有善惡在格致誠正修此是復性體功夫若原無善惡功夫亦不消說矣是夕坐天泉橋各舉請正先生曰二君之見正好相資不可各執一邊我這裡接人原有二種利根之人直從本源上悟入人心本體原是明瑩

無滯原是個未發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即是功夫人己內外一齊俱透其次不免有習心在本體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實落爲善去惡功夫熟後渣滓去盡本體亦明淨了汝中之見是我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見是我爲其次立法的相取爲用則中人上下皆可引入於道既而曰已後講學不可失了我的宗旨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這話頭隨人指點自沒病痛原是徹上徹下功夫利根之人世亦難遇人有習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爲善去惡功夫只去懸空想個本體一切事爲俱不著實不過養成一個虛寂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說破（羲按天泉證道記先生每言至善是心之本體又曰至善只是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又曰良知即天理錄中言天理二字不一而足有時說無善無惡者理之靜亦未嘗徑說無善無惡是心體若心體果是無善無惡則有善有惡之意又從何處來知善知惡之知又從何處來爲善

去惡之功又從何處起無乃語語斷流絕港矣快哉四無之論先生當於何處作答却又有上根下根之說謂教上根人只在心上用功夫下根人只在意上用功夫又豈大學八目一貫之旨又曰其次且教在意念上著實用爲善去惡工夫久之心體自明蒙謂纔著念時便非本體人若只在念起念滅上用功夫一世合不上本體所謂南轅而北轍也先生解大學於意字原有不清楚所以於用功夫處未免架屋疊床至此及門之士一再傳之益失本旨矣先生他日有言曰心意知物只是一事此是定論既是一事決不是一事皆無家因爲龍谿易一字曰心是有善無惡之心則意亦是有善無惡之意知亦是有善無惡之知物亦是有善無惡之物不知先生首肯否）

明儒學案卷十終

明儒學案卷十一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恭閱

浙中相傳學案

姚江之教自近而遠其最初學者不過郡邑之士耳龍場而後四方弟子始益進焉郡邑之以學鳴者亦僅僅緒山龍溪此外則椎輪積水耳然一時之盛吾越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其儒者不能一二數若山陰范瓘字廷潤號栗齋初師王司輿許半圭其後卒業於陽明博攷羣經恍然有悟以為孔孟的傳惟周程得之朱陸而下皆弗及也家貧不以關懷曰天下有至寶得而玩之可以忘貧作古詩二十章歷叙道統及太極之說其奧義未易測也餘姚管州字子行號石屏官兵部司務每當入直諷詠抑揚司馬怪之邊警至司馬章皇石屏曰古人處德量力公自料才力有限何不引退以空賢路司馬謾為好詩謝之以京察歸大洲有宿四祖山詩四子堂堂特地來謂蔡白石沈古林龍溪石屏也范引年號半野講學於青田從遊者頗衆夏淳字惟初號復吾以鄉舉卒官思明府同知魏水渠主天根天機之說復吾曰指其靜為天根動為天機則可若以靜養天根動察天機是歧動靜而二之非所以語性也柴鳳字後愚主教天真書院衢嚴之士多從之孫應奎字文卿號蒙泉歷官右副都御史以傳習錄為規範董天真之役聞人詮字邦正號北江與緒山定文錄刻之行世郎以寅宗而論黃驥字德良尤西川紀其言陽明事黃文煥號吳南開州學正陽明使其子受業有東閣私抄記其所聞黃嘉愛字懋仁號鶴溪正德戊辰進士官至欽州守黃元釜號丁山黃夔字子韶號後川皆篤實光明墨守師說以此推之當時好修一世湮沒者可勝道哉

郎中徐橫山先生愛

提學蔡我齋先生宗兗

御史朱白浦先生節

員外錢緒山先生德洪

郎中王龍溪先生畿

郡守季彭山先生本

宗伯黃久庵先生綰

布衣董蘿石先生澐　附子穀

主事陸元靜先生澄

司寇顧箬溪先生應祥

侍郎黃致齋先生宗明

中丞張浮峯先生元冲

侍郎程松溪先生文德

太常徐魯源先生用檢

大帥萬鹿園先生表

侍郎王敬所先生宗沐

侍讀張陽和先生元忭

教諭胡今山先生瀚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參閱

郎中徐橫山先生愛

徐愛字曰仁號橫山餘姚之馬堰人正德三年進士出知祁州陞南京兵部員外郎轉南京工部郎中十一年歸而省親明年五月十七日卒年三十一（緒山傳云兵部及告疾歸皆非）先生爲海日公之壻於陽明內兄弟也陽明出獄而歸先生即北面稱弟子及門莫有先之者（鄧元錫皇明書云自龍場歸受學非）其後與陽明同官南中朝夕不離學者在疑信之間先生爲之騎郵以通彼我於是門人益親陽明曰曰仁吾之顏淵也先生嘗遊衡山夢老僧撫其背而歎曰子與顏子同德亦與顏子同壽覺而異之陽明在贛州聞訃哭

之慟先生雖死陽明每在講席未嘗不念之酧答之頃機緣未契則曰是意也吾嘗與曰仁言之年來未易及也一日講畢環柱而走歎曰安得起曰仁於泉下而聞斯言乎乃率諸弟子之其墓所酹酒而告之先生始聞陽明之教與先儒相出入駭愕不定無入頭處聞之既熟及身實踐始信爲孔門嫡傳舍是皆旁蹊小徑斷港絕河矣陽明自居夷以後其教再變南中之時大率以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故以默坐澄心爲學的江右以後則專提致良知三字先生記傳習初卷皆是南中所聞其於致良知之說固未之知也然錄中有云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使此心之良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則三字之提不始於江右明矣但江右以後以此爲宗旨耳是故陽明之學先生爲得其真聶雙江云今之爲良知之學者於傳習錄前編所記真切處俱略之乃駕空立籠罩語似切近而實渺茫終日逐外而自以爲得手也蓋未嘗不太息於先生云

文集

吾師之教謂人之心有體有用猶之水木有根源有枝葉流派學則如培濬溉疏故木水在培溉其根濬疏其源根盛源濬則枝流自然茂且長故學莫要於收放心涵養省察克治是也即培濬其根源也讀書玩理皆所以溉疏之也故心德者人之根源也而不可少緩文章名業者人之枝葉也而非所汲汲學者先須辨此即是辨義利之分既能知所決擇則在立志堅定以趨之而已（答邵思抑）○學者大患在於好名今之稱好名者類舉富貴誇耀以爲言抑末矣凡其意有爲而爲雖其跡在孝弟忠信

禮義猶其好名也猶其私也古之學者其立心之始即務去此而以全吾性命之理爲心當其無事以勿忘勿助而養吾公平正大之體勿先事落此蹊徑故謂之存養及其感應而察識其有無故謂之省察察知其有此而務決去之勿苦其難故謂之克治專事乎此而不以息心間之故謂之不息去之盡而純故謂之天德推之純而達故謂之王道（送甘欽采）○夫人所以不宜於物者私害之也是故吾之私得以加諸彼則忮心生焉忮心好勝之類也凡天下計較忌妬驕淫狠傲攘奪暴鼠之惡皆從之矣吾之私得以藉諸彼則求心生焉求心好屈之類也凡天下阿比諂佞柔懦燕溺污辱咒咀之惡皆從之矣二私交於中則我所以爲應感之地者非公平正大之體矣以此之機而應物之感其有能宜乎否也（宜書序）○古人謂未知學須求有個用力

處既用力須求有個得力處。今以康齋之勇。殷勤辛苦。不啻七十年。然未見其大成。則疑其於得力處有未至。白沙之風。使人有吾與點也之意。然末流涉曠。則疑其於用力處有缺。夫有體斯有用。有終必有始。將以康齋之踐履爲體爲始耶。將以白沙之造詣爲用爲終耶。是體用始終岐爲二也。世固有謂某有體無用。有用無體者。僕竊不然。必求二公之所以做者而合歸之。此正關要所係。必透此方有下手處也。答汪本詰巖形方外高幾百丈。內石骨空處圓洞徹天地。端若立甑。二洞門自東門入。初見西露微光。若覩月自朏生。行漸入。光漸長。至門內限光半。當上弦。循至正中光乃圓。月在望。西出門。光微以隱。若月自望至晦。巖以月名本此。濂溪自幼日遊其間。因悟太極之理。記月巖予始學於先生。惟循跡而行。久而大疑且駭。然不敢遽非。必反而思之。思之稍通。復驗之身心。既乃恍若有見。已而大慣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曰此道體也。此心也。此學也。人性本善也。而邪惡者客感也。感之在於一念。去之在於一念。無難事。無多術。且自恃稟性柔。未能爲大惡。則以爲如是終身可見矣。而坦坦然遊。而蕩蕩然樂也。孰知久則私與燮復作也。適世之病疾有二。文字也。功名也。予始欲以爲姑毋攻焉。不以累於心可矣。絕之無之不已甚乎。孰知二者之賊素奪其宮。姑之云者是假之也。是故必絕之無之。而後可以進於道。否則終不免以虛見自誣也。答薛尚謙

提學蔡我齋先生宗兗

御史朱白浦先生節

正德丁卯。徐横山蔡我齋朱白浦三先生舉於鄉。別文成而北。文成言徐曰仁之溫恭。蔡希淵之深潛。朱守中之明敏。皆予所不逮。蓋三先生皆以丁卯來學。文成之弟子未之或先者也。癸酉。二先生從文成遊四明山。我齋自永樂寺返。白浦自妲溪返。横山則同入雪竇。春風沂水之樂。眞一時之盛事也。横山爲弟子之首。遂以兩先生次之。蔡宗兗字希淵。號我齋。山陰之白洋人。鄉書十年而取進士。留爲庶吉士。不可。以教授奉母。孤介不爲當道所喜。徑棄去。文成以爲歸計良是。而傷於急退。再遷二三月托病。行則形迹疑然。獨爲君子。而人爲小人。亦非仁人忠恕之心也。已教授莆田。復不爲當道所喜。文成戒之曰。區區往歲龍場横逆之加曰至。迄今思之。正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其時乃止搪塞排遣。竟成空過。惜也。希淵省克精切。其肎遂自以爲忠乎。移教南康。入爲太學助教。南考功。陞西川督學僉事。林見素謂先生中有餘養。然見外者之輕。故能壁立千仞。朱節字守中。號白浦。亦白洋人。舉進士。官御史。以天下爲已任。文成謂之曰。德業外無事功。不由天德而求騁事功。則希高務外。非業也。巡按山東。流賊之亂。勤事而卒。贈光祿少卿。先生嘗言。平生於愛衆親仁一語得力。然親仁必從愛衆得來。

員外錢緒山先生德洪

錢德洪字洪甫號緒山浙之餘姚人王文成平濠歸越先生與同邑范引年管州鄭寅柴鳳徐珊吳仁數十人會於中天閣同稟學焉明年舉於鄉時四方之士來學於越者甚衆先生與龍溪疏通其大旨而後卒業於文成一時稱為教授師嘉靖五年舉於南宮不廷試而歸文成征思田先生與龍溪居守越中書院七年奔文成之喪至於貴溪問喪服邵竹峯曰昔者孔子沒子貢若喪父而無服禮也先生曰吾夫子沒於道路無主喪者弟子不可以無服然某也有父母在麻衣布絰弗敢有加焉築室於場以終心制十一年始赴廷試出為蘇學教授丁內艱服闋補國子監丞尋陞刑部主事稍遷員外郎署陝西司事上夜遊西山召武定侯郭勛不至給事中高時劾之下勛錦衣獄轉

送刑部勛驕恣不法舉朝恨之皆欲坐以不軌先生據法以違勑十罪論死再上不報舉朝以上之不報由於擬輕也劾先生不明律法上以先生為故入故不報遂因劾下先生於獄蓋上之寵勛未衰特因事稍折之與廷臣之意故相左也先生身嬰三木與侍御楊斛山都督趙白樓講易不輟勛死始得出獄九廟成詔復冠帶穆宗朝進階朝列大夫致仕萬曆初復進階一級在野三十年無日不講學江浙宣歙楚廣名區奧地皆有講舍先生與龍溪迭捧珠盤年七十作頤閒疏告四方始不出遊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卒年七十九陽明致良知之學發於晚年其初以靜坐澄心訓學者學者多有喜靜惡動之弊知本流行故提掇未免過重然曰良知是未發之中又曰謹獨即是致良知則亦未嘗不以收斂為主也故鄒東廓之戒懼羅念庵之主靜此固陽明之真傳也先生與龍溪親炙陽明最久習聞其過重之言龍溪謂寂者心之本體寂以照為用守其空知而遺照是乖其用也先生謂未發竟從何處覓離已發而求未發必不可得是兩先生之良知俱以見在知覺而言於聖賢凝聚處盡與掃除在師門之旨不能無毫釐之差龍溪從見在悟其變動不居之體先生只於事物上實心磨鍊故先生之徹悟不如龍溪龍溪之修持不如先生乃龍溪竟入於禪而先生不失儒者之矩矱何也龍溪懸崖撒手非師門宗旨所可繫縛先生則把纜放船雖無大得亦無大失耳念菴曰緒山之學數變其始也有見於為善去惡者以為致良知也已而曰良知者無善無惡者也吾安得執以為有而為之而又去之已又曰吾惡夫言之者之淆也無善無惡者見也非良知也吾惟即吾所知以為善者

而行之以為惡者而去之此吾可能為者也其不出於此者非吾所得為也又曰向吾之言猶二也非一也夫子嘗有言矣曰至善者心之本體動而後有不善也吾不能必其無不善吾無動焉而已彼所謂意者動也非是之謂動也吾所謂動動於動焉者也吾惟無動則在吾者常一矣按先生之無動即慈湖之不起意也不起意非未發乎然則謂離已發而求未發必不可得者非先生之末後語矣

會語

天地間只此靈竅在造化統體而言謂之鬼神在人身而言謂之良知惟是靈竅至微不可見至著不可掩使此心精凝純固常如對越神明之時則眞機活潑上下昭格何可掩得若一念厭斁即怳惚散漫矣○戒懼即是良知覺得多此戒懼只是工夫生久則本體工夫自能相忘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亦只一熟耳○思慮是人心生機無一息可停但此心主宰常定思慮所發自有條理造化只是主宰常定故四時日月往來自不紛亂○充塞天地間只有此知天只此知之虛明地只此知之凝聚鬼神只此知之妙用四時日月只此知之流行人與萬物只此知之合散而人只此知之精粹也此知運行萬古有定體故曰太極原無聲臭可即故曰無極太極之運無迹而陰陽之行有漸故自一生二生四生八以至庶物露生極其萬而無窮焉是順其往而數之故曰數往者順自萬物推本太極以至於無極逆其所從來而知之故曰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蓋示人以無聲無臭之源也○告子言性無善無不善與孟子言性善亦不甚遠告子只先見定一個性體元來不動有動處只在物感上彼長我長彼白我白隨乎應去不失其宜便了於吾性體儼然無所關涉自謂既不失內又不失外已是聖門全體之學孰不知先著性體之見將心與言氣分作三路遂成內外二截微顯兩用而於一切感應俱入無情非徒無益反蔽其原矣孟子工夫不論心之動不動念念精義使動必以義無歉於心自然俯仰無愧充塞無間是之謂浩然之氣告子見性在內一切無動於外取效若速是以見為主終非不動之根孟子集義之久

而後行無不得取效若遲乃直從原不動處用功不求不動而自無不動矣○此心從無始中來原是止的雖千思百慮只是天機自然萬感萬應原來本體常寂只為吾人自有知識便功利嗜好技能聞見一切意必固我自作知見自作憧擾失却至善本體始不得止須將此等習心一切放下始信得本來自性原是如此○聖人於紛紜交錯之中而指其不動之眞體良知是也是知也雖萬感紛紜而是非不昧雖衆欲交錯而清明在躬至變而無方至神而無迹者良知之體也太虛之中無物不有而無一物之住其有住則即為太虛之礙矣人心感應無時不有而無一時之住其有住則即為虛靈之障矣故忿懥好樂恐懼憂患一著於有心即不得其正矣故正心之功不在他求只在誠意之中體當本體明徹止於至善而已矣○除却好惡更有甚心體除却元亨利貞更於何處覓太極平旦之氣好惡與人相近此便是良心未泯然其端甚微故謂之幾希今人認平旦之氣只認虛明光景所以無用功處認得時種種皆實際矣○春夏秋冬在天道者無一刻停喜怒哀樂在人心者亦無一時息千感萬應莫知端倪此體寂然未嘗染著於物雖曰發而實無所發也所以既謂之中又謂之和實非有兩截事致中和工夫全在愼獨所謂隱微顯見已是指出中和本體故愼獨即是致中和○只求不拂良知於人情自然通得若只求不拂人情便是徇人忘己○問感人不動如何曰纔說感人便不是了聖賢只是正己而物自正譬如太陽無蔽容光自能照物非是屑屑尋物來照○問戒懼之功不能無有事無事之分曰知得良知是一個頭腦雖在千百人中工夫只在一念微處雖獨

居冥坐工夫亦只在一念微處○眞性流形莫非自然稍一起意即如太虛中忽作雲翳此不起意之教不爲不盡但質美者習累未深一與指示全體廓然習累旣深之人不指誠意實功而一切禁其起意是又使人以意見承也久假不歸即認意見作本體欲根竊發復以意見蓋之終日兀兀守此虛見而於人情物理常若有二將流行活潑之眞機反養成一種不伶不俐之心也慈湖欲人領悟太速遂將洗心正心懲忿窒慾等語俱謂非聖人之言是特以宗廟百官爲到家之人指說而不知在道之人尚涉程途也○去惡必窮其根爲善不居其有格物之則也然非究極本體止於至善之學也善惡之機縱其生滅相尋於無窮是藏其根而惡其萌蘖之生濬其源而辨其末流之清也是以知善知惡爲知之極而不知良知之體本無善惡也

有爲有去之爲功而不知究極本體施功於無爲乃眞功也正念無念正念之念本體常寂纔涉私邪憧憧紛擾矣○問胸中擾擾必猛加澄定方得漸清曰此是見上轉有事時此知著在事上事過此知又著在虛上動靜二見不得成片若透得此心徹底無欲雖終日應酬百務本體上如何加得一毫事了即休一過無迹本體上又何減得一毫○問致知存乎心悟曰靈通妙覺不離於人倫事物之中在人實體而得之耳是之爲心悟世之學者謂斯道神奇祕密藏機隱竅使人渺茫恍惚無入頭處固非眞性之悟若一聞良知遂影響承受不思極深研幾以究透眞體是又得爲心悟乎○良知不假於見聞故致知之功從不睹不聞而入但纔說不睹不聞即著不睹不聞之見矣今只於念在良知上精察使是是非非無容毫髮欺蔽○致知之

功在究透全體不專在一念一事之間但除却一念一事又更無全體可透耳○良知廣大高明原無妄念可去纔有妄念可去已自失却廣大高明之體矣今只提醒本體群妄自消○先師在越甘泉官留都移書辨正良知天理同異先師不答曰此須合併數月無意中因事指發必有沛然融釋處耳若恃筆札徒起爭端先師起征思田歿於南安終不得對語以究大同之旨此亦千古遺恨也予於戊申年冬乞先君墓銘往見公於增城公曰良知不由學慮而能天然自有之知也今遊先生之門者皆曰良知無事學慮任其意智而爲之其知已入不良莫之覺矣猶可謂之良知乎所謂致知者推極本然之知功至密也今遊先生門者乃云只依良知無非至道而致之之功全不言及至有縱情恣肆尚自信爲良知者立教本旨果如是乎予起

而謝曰公之教是也公請予言予曰公勿助勿忘之訓可謂苦心曰云何苦心曰道體自然無容強索今欲矜持操執以求必作則本體之上無容有加加此一念病於助矣然欲全體放下若見自然久之則又疑於忘焉今之工夫既不助又不忘常見此體參前倚衡活潑呈露此正天然自得之機也蓋欲揭此體以示人誠難爲辭故曰苦心公乃瞿然顧予曰吾子相別十年猶如常聚一堂予又曰昔先師別公詩有無欲見眞體忘助皆非功之句當時疑之助可言功忘亦可言功乎及求見此體不得注目所視傾耳所聽心心相持不勝束縛或時少舒反覺視明聽聰中無罣礙乃疑忘可以得道及久之散漫無歸漸淪於不知矣是助固非功忘亦非功也始知只一無欲眞體乃見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同活潑潑地非眞無欲何以臻此公慨然

謂諸友曰我輩朋友誰肯究心及此將道林示時習講義公曰後世學問不在性情上求終身勞苦不知所學何事比如作一詩只見性情不見詩是爲好詩作一文字只見性情不見文字是爲好文字若不是性情上學疲神瘁思終身無得安得悦樂又安得無慍○人只有一道心天命流行不動纖毫聲臭是之爲微纔動聲臭便雜以人矣然其中有多少不安處故曰危人要爲惡只可言自欺良知本來無惡○學者工夫不得伶俐直截只爲一虞字作祟耳良知是非從違何嘗不明但不能一時決斷如自虞度曰此或無害於理否或可苟同於俗否或可欺人於不知否或可因循一時以圖遷改否只此一虞便是致吝之端○昔者吾師之立教也揭誠意爲大學之要指致知格物爲誠意之功門弟子聞言之下皆得入門用力之地用功勤者

究極此知之體使天則流行纖翳無作千感萬應而真體常寂此誠意之極也故誠意之功自初學用之卽得入手自聖人用之精詣無盡吾師既沒吾黨病學者善惡之機生滅不已乃於本體提揭過重聞者遂謂誠意不足以盡道必先有悟而意自不生格物非所以言功必先歸寂而物自化遂相與虛憶以求悟而不切乎民彝物則之常執體以求寂而無有乎圓神活潑之機希高凌節影響謬戾而吾師平易切實之旨壅而弗宣師云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是止至善也者未嘗離誠意而得也言止則不必言寂而寂在其中言至善則不必言悟而悟在其中然皆必本於誠意焉何也蓋心無體心之上不可以言功也應感起物而好惡形焉於是乎有精察克治之功誠意之功極則體自寂而應自順初學以至成德徹始徹終無二功也是

故不事誠意而求寂與悟是不入門而思見宗廟百官也知寂與悟而不示人以誠意之功是欲人見宗廟百官而閉之門也皆非融釋於道者也○至純而無雜者性之本體也兢兢恐恐有事勿忘者復性之功也有事勿忘而不見真體之活潑焉強制之勞也悦見本體而不加有事之功焉虛狂之見也故有事非功也性之不容自已也活潑非見也性之不加一物也○心之本體純粹無雜至善也良知者至善之著察也良知卽至善也心無體以知爲體無知卽無心也知無體以感應之是非爲體無是非卽無知也意也者以言乎其感應也物也者以言乎其感應之事也而知則主宰乎事物是非之則也意有動靜此知之體不因意之動靜有明暗也物有去來此知之體不因物之去來爲有無也性體流行自然無息通晝夜之道而知也心

之神明本無方體欲放則放欲止則止放可能也止亦可能也然皆非本體之自然也何也意見使之也君子之學必事於無欲無欲則不必言止而心不動○毋求諸已放之心求諸心之未放焉斯已夫心之體性也性不可離又烏得而放也放之云者馳於物焉已爾

論學書

良知天理原非二義以心之靈虛昭察而言謂之知以心之文理條析而言謂之理靈虛昭察無事學慮自然而然故謂之良文理條析無事學慮自然而然故謂之天然曰靈虛昭察則所謂昭察者卽文理條析之謂也靈虛昭察之中而條理不著焉非所以爲良知而靈虛昭察之中復求所謂條理則亦非所謂天理矣今曰良知不用天理則知爲空知是疑以虛元空寂視

良知而又似以襲取外索爲天理矣恐非兩家立言之旨也上甘
泉○久菴謂吾黨於學未免落空初若未以爲然細自磨勘始
知自懼日來論本體處說得十分清脫及徵之行事疏略處甚
多此便是學問落空處譬之草木生意在中發在枝幹上自是
可見復王龍溪○人生與世情相感如魚遊於水隨處逼塞更無空
隙處波蕩亦從自心起此心無所牽累雖日與人情事變相接
真如自在順應無滯更無波蕩可動所謂動亦定靜亦定也若
此心不免留戀物情雖日坐虛齋不露風絲而百念自來終無
無容逃避今之學者纔遇事來便苦攪擾使思靜處及到靜處
胸中攪擾猶昔此正不思動與不動只在自心不在事上揀擇
致知格物工夫只須於事上識取本心乃見心體非二內外兩
忘非離卻事物又有學問可言也答傅少巖○吾心本與民物同體

此是位育之根除卻應酬更無本體失卻本體便非應酬苟於
應酬之中隨事隨地不失此體眼前大地何處非黃金若厭卻
應酬必欲去覓山中養寂一個枯寂恐以黃金反混作頑鐵矣
復龍溪○龍溪之見伶俐直截泥工夫於生滅者聞其言自當省
發但渠於見上覺有著處開口論說千轉百折不出己意便覺
於人言尚有漏落耳執事之著多在過思過思則想像亦足以
蔽道與季彭山○親蹈生死真境身世盡空獨留一念熒魂耿耿中
夜豁然若省乃知上天爲我設此法象示我以本來真性不容
絲髮掛帶平時一種姑容因循之念常自以爲不足害道由今
觀之一塵可以瞇目一指可以障天誠可懼也噫古人處動忍
而獲增益吾不知增益者何物減削則已盡矣獄中寄龍溪○夫鏡
物也故斑垢駁蝕得積於上而可以先加磨去之功吾心良知

虛靈也虛靈非物也非物則斑垢駁蝕停於吾心何所則磨之
之功又於何所乎今所指吾心之斑垢駁蝕者非氣拘物蔽而
言乎既曰氣拘曰物蔽則吾心之斑垢駁蝕由人情事物之感
而後有也既由人情事物之感而後有而今之致知也則將於
未涉人情事物之感之前而先加致之之功則夫所謂致之之
功者又將何所施耶答聶雙江○人之心體一也指名曰善可也曰
至善無惡亦可也曰無善無惡亦可也曰善曰至善人皆信而
無疑矣又爲無善無惡之說者何也至善之體惡固非其所有
善亦不得而有也至善之體虛靈也猶目之明耳之聽也虛靈
之體不可先有乎善猶明之不可先有乎色聰之不可先有乎
聲也目無一色故能盡萬物之色耳無一聲故能盡萬物之聲
心無一善故能盡天下萬事之善今之論至善者乃索之於事

事物物之中先求其所謂定理者以爲應事宰物之則是虛靈
之內先有乎善也虛靈之內先有乎善是耳未聽而先有乎聲
目未視而先有乎色也塞其聰明之用而窒其虛靈之體非至
善之謂矣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怵惕惻隱
是謂善矣然未見孺子之前豈知講求之功預有此善以爲之
則耶抑虛靈觸發其機自不容已耶赤子將入井自聖人與塗
人並而視之其所謂怵惕惻隱者聖人不能加而塗人未嘗減
也但塗人擬議於乍見之後已涉入於納交要譽之私矣然則
塗人之學聖人也果憂怵惕惻隱之不足耶抑去其蔽以還乍
見之初心也虛靈之蔽不但邪思惡念雖至美之念先橫於中
積而不化已落將迎意必之私而非時止時行之用矣故先師
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是對後世格物窮理之學爲先有乎善

史017-126

者立言也因時設法不得已之辭焉耳復楊斛山○龍溪學日平實每於毀譽紛冗中益見奮惕弟向與意見不同雖承老師遺命相取為益終與入處異路未見能渾接一體歸來屢經多故不肯始能純信本心龍溪亦於事上肯自磨滌自此正相當能不出露頭面以道自任而毀譽之言亦從此入舊習未化時出時入容或有之然其大頭放倒如群情所疑非真信此心千古不二其誰與辨之與張浮峯○格物之學實良知見在功夫先儒所謂過去未來徒放心耳見在功夫時行時止時默時語念念精明毫釐不放此即行著習察實地格物之功也於此體當切實著衣喫飯即是盡心至命之功與陳兩湖○先師曰無善無惡心之體雙江即謂良知本無善惡未發寂然之體也養此則物自格矣今隨其感物之際而後加格物之功是迷其體以索用濁其源

以澄流功夫已落第二義論則善矣殊不知未發寂然之體未嘗離家國天下之感而別有一物在其中也即家國天下之感之中而未發寂然者在焉耳此格物為致知之實功通寂感體用而無間盡性之學也復周羅山○人有未發之中而後有發而中節之和此先師之言為註中庸者說也註中庸者謂未發之中人皆有之至發時而後有不中節曰此未知未發之中也未發之中譬若鏡體之明豈有鏡體既明而又有照物不當者乎此言未為不確然實未嘗使學者先求未發之中而養之也未發之中竟從何處覓耶離已發而求未發必不可得久之則養成一種枯寂之病認虛景為實得擬知見為性真誠可慨也故學者初入手時良知不能無間善惡念頭雜發難制或防之於未發之前或制之於臨發之際或悔改於既發之後皆實功也由是而入微雖聖人之知幾亦只此工夫復何吉陽○覺即是善不覺即是利雞鳴而醒目即見物耳即聽物心即思物無人不然但主宰不精恍惚因應若有若無故遇觸即動物過即留雖已覺與猶為夢晝見性之人真機明察一醒即覺少過不及覺早及乎明透之人無寐無覺天則自著故耳目聰明心思睿知於遇無觸於物無滯善利之辨此為未知學者分辨界頭良知既得又何擬議於意像之間乎與宗國諸友○古人以無欲言微道心者無欲之心也研幾之功只一無欲而真體自著更不於念上作有無之見也答念菴○凡為愚夫愚婦立法者皆聖人之言也為聖人說道妙發性真者皆聖人之言也答念菴○師在越時同門有用功懇切而泥於舊見鬱而不化師時出一險語以激之如投水石於烈焰之中一時解化纖滓不留此亦千古之大快

也聽者於此等處多好傳誦而不究其發言之端故聖人立教只指揭學問大端使人自證自悟不欲以峻言隱韻立偏勝之劑以快一時聽聞防其後之足以殺人也答念菴

明儒學案卷十一終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參閱

郎中王龍谿先生畿

王畿字汝中，別號龍谿，浙之山陰人。弱冠舉於鄉，嘉靖癸未下第歸，而受業於文成。丙戌試期，遂不欲往。文成曰：吾非以一第為子榮也，顧吾之學，疑信者半，子之京師，可以發明耳。先生乃行，中是年會試。將當國者不說學，先生謂錢緒山曰：此豈吾與子仕之時也。皆不廷試而歸。文成門人益進，不能徧授，多使之見先生與緒山。先生和易宛轉，門人日親。文成征思田，先生送至嚴灘而別。明年，文成卒於南安，先生方赴廷試，聞之奔喪，至廣信，斬衰以畢葬事，而後心喪。壬辰始廷對，授南京職方主事，尋以病歸。起原官，稍遷至武選郎中。時相夏貴溪惡之，三殿災，吏科都給事中戚賢上疏言先生學有淵源，可備顧問。貴溪草制：偽學小人，黨同妄薦。謫賢外任。先生亦再疏乞休予告歸。年當考察，南考功薛方山與先生學術不同，欲借先生以正學術，遂填察典。先生林下四十餘年，無日不講學，自兩都及吳楚閩越江浙，皆有講舍，莫不以先生為宗盟。年八十，猶周流不倦。萬曆癸未六月七日卒，年八十六。天泉證道紀謂師門教法，每提四句：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緒山以為定本，不可移易。先生謂之權法，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心，則意知物俱是無善無惡，相與質之陽明。陽明曰：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為中根以下人

立教。上根者即本體便是工夫，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者須用為善去惡工夫，以漸復其本體也。自此印正，而先生之論大抵歸於四無。以正心為先天之學，誠意為後天之學。從心上立根，無善無惡之心即是無善無惡之意，是先天統後天；從意上立根，不免有善惡兩端之決擇，而心亦不能無雜，是後天復先天。此先生論學大節目，傳之海內，而學者不能無疑。以四有論之，唯善是心所固有，故意知物之善從中而發，惡從外而來。若心體既無善惡，則意知物之惡固妄也，善亦妄也。工夫既妄，安得謂之復還本體？斯言也，於陽明平日之言無所考，見獨先生言之耳。然先生他日答吳悟齋云：至善無惡者心之體也，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也，知善知惡者良知也，為善去惡者格物也。此其說已不能歸一矣。以四無論之，大學正心之功從誠意入手，今曰從心上立根，是可以無事乎意矣。而意上立根者為中下人而設，將大學有此兩樣工夫歟？抑衹為中下人立教乎？先生謂良知原是無中生有，即是未發之中，此知之前更無未發；即是中節之和，此知之後更無已發。自能收斂，不須更主於收斂；自能發散，不須更期於發散。當下現成，不假功夫修整而後得。致良知原為未悟者設，信得良知過時，獨往獨來，如珠之走盤，不待拘管而自不過其則也。以篤信謹守，一切矜名飾行之事，皆是犯手做作。唐荊川謂先生篤於自信，不為行迹之防，包荒為太無淨穢之擇，故世之議先生者不一而足。夫良知既為知覺之流行，不落方所，不可典要，一著功夫，則未免有礙虛無之體，是不得不近於禪。流行即是主宰，懸崖撒手，茫無把柄，以心息相依為權法，是不得不近於老。雖云真性流行，自見天則，而於

儒者之矩矱未免有出入矣然先生親承陽明末命其微言往
往而在象山之後不能無慈湖文成之後不能無龍谿以爲學
術之盛衰因之慈湖決象山之瀾而先生疏河導源於文成之
學固多所發明也

語錄

今人講學以神明爲極精開口便說性說命以日用飲食聲色
財貨爲極麤人面前不肯出口不知講解得性命到入微處意
見盤桓只是比擬卜度與本來生機了不相干終成俗學若能
於日用貨色上料理時時以天則應之超脫淨盡乃見定力○
朋友有守一念靈明處認爲戒懼功夫纔涉言語應接所守亦
失便覺散緩此是分了內外靈明無內外無方所戒懼亦無內
外無方所識得本體原是變動不居雖終日變化云爲莫非本
體之周流矣（以上沖元會紀）○聖人所以爲聖精神命脈全體內用不
求知於人故常常自見己過不自滿假日進於無疆鄉愿惟以
媚世爲心全體精神盡從外面照管故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
堯舜之道（南雍前問略）○致良知只是虛心應物使人人各得盡其

情能剛能柔觸機而應迎刃而解如明鏡當空妍媸自辨方是
經綸手段纔有些子才智伎倆與之相形自己光明反爲所蔽
（東遊會語）○有所不爲不欲者良知也無爲無欲者致知也（復陽堂會語）
○吾人一切世情嗜欲皆從意生心本至善動於意始有不善
若能在先天心體上立根則意所動自無不善世情嗜欲自無
所容致知功夫自然易簡省力若在後天動意上立根未免有
世情嗜欲之雜致知功夫轉覺繁難顏子先天之學也原憲後
天之學也○古者教人只言藏修游息未嘗專說閉關靜坐若
日日應感時時收攝精神和暢充周不動於欲便與靜坐一般
若以見在感應不得力必待閉關靜坐養成無欲之體始爲了
手不惟蹉卻見在功夫未免喜靜厭動與世間已無交涉如何
復經得世○乾元用九是和而不倡之義吾人之學切忌起爐

作寵惟知和而不倡應機而動故曰乃見天則有肉有符皆起於倡(以上三山麗澤錄)○良知宗說同門雖不敢有違然未免各以其性之所近擬議攙和有謂良知非覺照須本於歸寂而始得如鏡之照物明體寂然而妍媸自辨滯於照則明反眩矣有謂良知無見成由於修證而始全如金之在鑛非火符鍛鍊則金不可得而成也有謂良知是從已發立教非未發無知之本旨有謂良知本來無欲直心以動無不是道不待復加銷欲之功有謂學有主宰有流行主宰所以立性流行所以立命而以良知分體用有謂學貴循序求之有本末得之無內外而以致知別始終此皆論學同異之見不容以不辨者也寂者心之本體寂以照為用守其空知而遺照是乖其用也見入井孺子而惻隱見嘑蹴之食而羞惡仁義之心本來完具感觸神應不學而能

也若謂良知由修而後全撓其體也良知原是未發之中無知而無不知若良知之前復求未發即為沉空之見矣古人立教原為有欲設銷欲正所以復還無欲之體非有所加也主宰即流行之體流行即主宰之用體用一原不可得而分分則離矣所求即得之之因所得即求之之證始終一貫不可得而別別則支矣吾人服膺良知之訓幸相默證務求不失其宗庶為善學也已○滴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太華岑先師謂象山之學得力處全在積累須知滴流即是滄海拳石即是泰山此是最上一機不由積累而成者也(擬峴臺會語)○立志不真故用功未免間斷須從本原上徹底理會種種嗜好種種貪著種種奇特技能種種凡心習態全體斬斷令乾乾淨淨從混沌中立根基始為本來生生真命脈此志既真功夫方有商量處(斗山會語)○先

師講學山中一人資性警敏先生漫然視之屢問而不答一人不顧非毀見惡於鄉黨先師與之語竟日忘倦某疑而問焉先師曰某也資雖警敏世情機心不肯放舍使不聞學猶有敗露悔改之時若又使之有聞見解愈多趨避愈巧覆藏愈密一切圓融智慮為惡不可復悛矣某也原是有力量之人一時狂心銷歇不下今既知悔移此力量為善何事不辨此待兩人所以異也(休寧會約)○念菴謂世間無有見成良知非萬死功夫斷不能生以此較勘虛見附和之輩未為不可若必以見在良知與堯舜不同必待功夫修證而後可得則未免矯枉之過曾謂昭昭之天與廣大之天有差別否(松原晤語)○夫一體之謂仁萬物皆備於我非意之也吾之目遇色自能辨青黃是萬物之色備於目也吾之耳遇聲自能辨清濁是萬物之聲備於耳也吾心之良

知遇父自能知孝遇兄自能知弟遇君上自能知敬遇孺子入井自能知怵惕遇堂下之牛自能知觳觫推之為五常擴之為百行萬物之變不可勝窮無不有以應之是萬物之變備於吾之良知也夫目之能備五色耳之能備五聲良知之能備萬物之變以其虛也致虛則自無物欲之間吾之良知自與萬物相為流通而無所凝滯後之儒者不明一體之義不能自信其心反疑良知涉虛不足以備萬物先取古人孝弟愛敬五常百行之迹指為典要揣摩依仿執之以為應物之則而不復知有變動周流之義是疑目之不能辨五色而先塗之以丹雘耳之不能辨五聲而先聒之以宮羽豈惟失却視聽之用而且汨其聰明之體其不至聾且瞶者幾希(宛陵會語)○天機無安排有寂有感即是安排○千古學術只在一念之微上求三月不違不違此

也日月至至此也一念之微（只在謹獨）○人心只有是非是非不出好惡兩端念與欲只好惡上略過些子其幾甚微惡念窒慾後其是非之本心是合本體的功夫○論工夫聖人亦須困勉方是小心緝熙論本體衆人亦是生知安行方是真機直達○心之官則思出其位便是廢心職學者須信得位之所在始有用力處○古人說凝命凝道真機透露即是凝若真心透露前有個凝的工夫便是沉空守寂○先師自云吾居夷以前稱之者十九鴻臚以前稱之者十之五議者十之五鴻臚以後議之者十之九矣學愈真切則人愈見其有過前之稱者乃其包藏掩飾人故不得而見也○致良知是從生機入手乃是見性之學不落禪定○問閒思雜慮如何克去曰須是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從真機上用功自無此病○常念天下無非省多少忿戾○父子兄弟不責善全得恩義行其中如此方是曲成之學○一友用功恐助長落第二義答云真實用功落第二義亦不妨○人心要虛惟虛集道常使胸中豁豁無些子積滯方是學張子太和篇尚未免認氣為道若以清虛一大為道則濁者實者散殊者獨非道乎○問應物了即一返照何如曰當其應時真機之發即照何更索照○日往月來月往日來自然往來不失常度便是存之之法（以上會語）○樂是心之本體本是活潑本是脫灑本無罣礙繫縛堯舜文周之兢兢業業翼翼乾乾只是保任得此體不失此活潑脫灑之機非有加也（答南明）○靜者心之本體濂溪主靜以無欲為要一者無欲也則靜虛動直主靜之說實兼動靜之義動靜所遇之時也人心未免逐物以其有欲也無欲則雖萬感紛擾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一念枯寂而未嘗靜也（答[illegible]）

（[illegible]）○良知是天然之靈竅時時從天機運轉變化云為自見天則不須防簡不須窮索何嘗照管得又何嘗不照管得（答聶雙江）○劉獅泉曰人之生有性有命吾心主宰謂之性性無為者也故須出頭吾心流行謂之命命有質者也故須運化常知不落念所以立體也常運不成念所以致用也二者不可相離必兼修而後可為學先生曰良知原是性命合一之宗即是主宰即是流行故致知功夫只有一處用若說要出頭運化要不落念不成念如此分疏即是二用二即支離到底不能歸一○知者心之本體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是非本明不須假借隨感而應良非自然聖賢之學惟自信得及是是非非不從外來故自信而是斷然必行雖遯世不見是而無悶自信而非斷然必不行雖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如此方是毋自欺方謂之王道何等易簡直截後世學者不能自信未免倚靠於外動於榮辱則以毀譽為是非惕於利害則以得失為是非攙和假借轉摺安排益見繁難到底只成就得霸者伎倆而聖賢易簡之學不復可見（答林退齋）○耿楚侗曰陽明拈出良知二字固是千古學脈亦是時節因緣春秋之時功利習熾天下四分五裂人心大壞不復知有一體之義故孔子提出個仁字喚醒人心求仁便是孔氏學脈到孟子時楊墨之道塞天下人心戕賊不得不嚴為之防故孟子復提出義非義則仁無由達集義便是孟氏學脈晉梁而下佛老之教淫於中國禮法蕩然故濂溪欲追復古禮橫渠汲汲以禮為教執禮便是宋儒學脈禮非外飾人心之條理也流傳既久漸入支離心理分為兩事故陽明提出良知以覺天下使知物理不外於吾心致知便是今日學脈

皆是因時立教先王曰良知是人身靈氣醫家以手足痿痹爲不仁蓋言靈氣有所不貫也故知之充滿處卽是仁知之斷制處卽是義知之節文處卽是禮說個仁字沿習既久一時未易覺悟說個良知一念自反當下便有歸着尤爲簡易○良知是造化之精靈吾人當以造化爲學造者自無而顯於有化者自有而歸於無吾之精靈生天生地生萬物而天地萬物復歸於無無時不造無時不化未嘗有一息之停自元會運世以至於食息微渺莫不皆然如此則造化在吾手而吾致知之功自不容已矣○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原是變動周流此便是學問頭腦若不見得良知本體只在動靜二境上揀擇取舍不是妄動便是着靜均之爲不得所養（以上東遊會語）○當下本體如空中鳥跡水中月影若有若無若沉若浮擬議卽乖趨向轉背神機

妙應當體本空從何處識他於此得個悟入方是無形象中眞面目不着纖毫力中大著力處也○近溪之學已得其大轉機亦圓自謂無所滯矣然尚未離見在雖云全體放下亦從見上承當過來到毀譽利害眞境相逼尚未免有動他却將動處亦把作眞性籠罩過去認做煩惱卽菩提與吾儒盡精微時時緝熙功夫尚隔一塵○良知一點虛明便是入聖之機時時保任此一點虛明不爲旦晝梏亡便是致知蓋聖學原是無中生有顏子從裏面無處做出來子貢子張從外面有處做進去無者難尋有者易見故子貢子張一派學術流傳後世而顏子之學遂亡後之學者沿習多學多聞多見之說乃謂初須多學到後方能一貫初須多聞多見到後方能不藉聞見而知此相沿之弊也初學與聖人之學只有生熟不同前後更無兩路假如不

忍觳觫怵惕入井不屑嘑蹴眞機神應人力不得而與豈待平時多學而始能充不忍一念便可以王天下充怵惕一念便可以保四海充不屑不受一念便不可勝用此可以窺孔孟宗傳之旨矣○忿不止於憤怒凡嫉妒褊淺不能容物念中悻悻一些子放不過皆忿也慾不止於淫邪凡染溺蔽累念中轉轉貪戀不肯舍却皆慾也懲窒之功有難易有在事上用功者有在念上用功者有在心上用功者事上是遏於已然念上是制於將然心上是防於未然懲心忿窒心慾方是本原易簡功夫在意與事上遏制雖極力掃除終無廓清之期○問伊川存中應外制外養中之學以爲內外交養何如曰古人之學一頭一路只從一處養譬之種樹只養其根根得其養枝葉自然暢茂種種培壅灌溉條枝剔葉剔去繁冗皆只是養根之法若既養其

根又從枝葉養將來便是二本支離之學晦菴以尊德性爲存心以道問學爲致知取證於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之說以此爲內外交養知是心之虛靈以主宰謂之心以虛靈謂之知原非二物舍心更有知舍存心更有致知之功皆伊川之說誤之也○涵養工夫貴在精專接續如鷄抱卵先正嘗有是言然必卵中原有一點眞陽種子方抱得成若是無陽之卵抱之雖勤終成假卵學者須識得眞種子方不枉費功夫明道云學者須先識仁吾人心中一點靈明便是眞種子原是生生不息之機種子全在卵上全體精神只是保護得非能以其精神助益之也（以上留都會紀）○耿楚侗曰一念之動無思無爲機不容已是曰天根一念之了無聲無臭退藏於密是曰月窟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心動處卽是天根歸原處卽是月窟翕聚和納交要

譽惡聲意思使人根非天根鬼窟非月窟矣先生曰良知覺悟處謂之天根良知翕聚處謂之月窟一坼一復如環無端。○有問近溪守中之訣者羅子曰否否吾人自咽喉以下是爲鬼窟天與吾此心神如此廣大如此高明塞兩間彌六合奈何拘囚於鬼窟中乎問調息之術如何羅子曰否否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息安用調問何修而得心和羅子曰和妻子宜兄弟順父母心斯和矣先生曰守中原是聖學虞廷所謂道心之微精者精此一者一此是謂允執厥中情反於性謂之還丹學問只是理會性情吾人此身自頂至踵皆道體之所寓眞我不離軀殼若謂咽喉以下是鬼窟是逆生分別非至道之言也調息之術亦是古人立教權法從靜中收攝精神心息相依以漸而入亦補小學一段功夫息息歸根謂之丹母若只以心和氣和形和世儒常談僅就承當無入悟之機（答楚侗此可見二溪學問不同近處人以爲龍溪則養生家故有調息法）○良知者性之靈根所謂本體也知而曰致翕聚緝熙以完無欲之一所謂功夫也良知在人不學不慮爽然由於固有神感神應盎然出於天成本來眞頭面固不待修證而後全若徒任作用爲率性倚情識爲通微不能隨時翕聚以爲之主倏忽變化將至於蕩無所歸致知之功不如是之疏也（同考所心）○良知二字是徹上徹下語良知知是知非良知無是無非知是知非即所謂規矩忘是非而得其巧即所謂悟也○鄉黨自好與賢者所爲分明是兩條路徑賢者自信本心是是非非一毫不從人轉換鄉黨自好即鄉愿也不能自信未免以毀譽爲是非始有違心之行徇俗之情虞廷觀人先論九德後及於事乃言曰載采采所以符德也善觀人者不在事功名義格套

上惟於心術微處密窺而科之（雲門問答）○良知不學不慮終日學只是復他不學之體終日慮只是復他不慮之體無工夫中眞工夫非有所加也工夫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盡便是聖人後世學術正是添的勾當所以終日勤勞更益其病果能一念惺惺冷然自善窮其用處了不可得此便是究竟話（答徐存齋）○尹洞山舉陽明語莊渠心常動之說先生曰然莊渠爲嶺南學憲時過贛先師問子才如何是本心莊渠云心是常靜的先師曰我道心是常動的莊渠遂拂衣而行末年予與荊川請教於莊渠莊渠首舉前語悔當時不及再問予曰是雖有矯而然其實心體亦原如此天常運而不息心常活而不死動即活動之義非以時言因問心常靜之說莊渠曰聖學全在主靜前念已往後念未生見念空寂既不執持亦不茫昧靜中光景也又曰學有天根有天機天根所以立本天機所以研慮予因問天根與邵子同否莊渠曰亦是此意予謂邵子以一陽初動爲天根天根即天機也天根天機不可分舉而言若如公分疏亦是靜存動察之遺意嚮得時謂心是常靜亦可謂心是常動亦可謂之天根亦可謂之天機亦可心無動靜動靜所遇之時也（南遊會紀）○問知行合一曰天下只有個知不行不足謂之知知行有本體有工夫如眼見得是知然已是見了即是行耳聞得是知然已是聞了即是行要之只此一個知已自盡了孟子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無不知敬其兄止曰知而已知便能了更不消說能愛能敬本體原是合一先師因後儒分爲兩事不得已說個合一知非見解之謂行非履歷之謂只從一念上取證知之眞切篤實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即是知知行兩字皆

指功夫而言亦原是合一的非故為立說以強人之信也○人
心虛明湛然其體原是活潑豈容執得定惟隨時練習變動周
流或順或逆或縱或橫隨其所為還他活潑之體不為諸境所
礙斯為之存（以上華陽會語）○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良知是天然之則
物是倫物所感應之迹如有父子之物斯有慈孝之則有視聽
之物斯有聰明之則感應迹上循其天則之自然而後物得其
理是之謂格物非即以物為理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物者因
感而有意之所用為物意到動處易流於欲故須在應迹上用
寡欲工夫寡之又寡以至於無是之謂格物非即以物為欲也
物從意上意正則物正意邪則物邪認物為理則為太過訓物
為欲則為不及皆非格物之原旨（斗山會語）○鄧定宇曰良知渾然
虛明無知而無不知知是知非者良知自然之用亦是權法執

以是非為知失其本矣又曰學貴自信自立不是倚傍世界做
得的天也不做他地也不做他聖人也不做他求自得而已先
生曰向承教謂知靜中所得甚深所見甚大然不免尚從見上
轉換此件事不是說了便休須時時有用力處時時有過可改
消除習氣抵於光明方是緝熙之學此學無小無大無內無外
言語威儀所以凝道密窺吾兄感應行持尚涉做作有疏漏若
是見性之人真性流行隨處平滿天機常活無有剩欠自無安
排方為自信也定宇曰先生之意但欲此機常行而不住常活
而不死思而不落想像動而不屬安排即此便是真種子而習
氣所牽未免落在第二義（龍南會語）○良知之主宰即所謂神良知
之流行即所謂氣其機不出於一念之微（易測）○吾儒之學與禪
學俗學只在過與不及之間彼視世界為虛妄等生死為電泡

自成自住自壞自空天自信天地自信地萬變輪迴歸之太虛
漠然不以動心佛氏之超脫也牢籠世界桎梏生死以身徇物
悼往悲來戚戚然若無所容世俗之芥蒂也修慝省愆有懼心
而無戚容固不以數之成虧自委亦不以物之得喪自傷內見
者大而外化者齊平懷坦坦不為境遷吾道之中行也○心迹
未嘗判迹有可疑畢竟其心尚有不能盡信處自信此生決無
盜賊之心雖有褊心之人亦不以此疑我若自信功名富貴之
心與決無盜賊之心一般則人之相信自將不言而喻矣（自訟）○
昔有人論學謂須希天一士人從旁謂曰諸公未須高論且須
希士今以市井之心妄意希天何異凡夫自稱國王幾於無恥
矣願且希士而後希天可馴至也一座聞之惕然
諸儒所得不無淺深初學不可輕議且從他得力處效法修習

以求其所未至如大學格物無內外中庸慎獨無動靜諸說關
係大節目不得不與指破不得已也若大言無忌恣口指摘若
執權衡以較輕重不惟長傲亦且損德○見在一念無將迎無
住著天機常活便是了當千百年事業更無剩欠○千古聖學
只從一念靈明識取當下保此一念靈明便是學以此觸發感
通便是教隨事不昧此一念靈明謂之格物不欺此一念靈明
謂之誠意一念廓然無有一毫固必之私謂之正心此是易簡
直截根源（水西別言）○良知靈明原是無物不照以其變化不可捉
摸故亦易於隨物古人謂之凝道謂之凝命亦是苦心話頭吾
人但知良知之靈明脫灑而倏忽存亡不知所以養或借二氏
作話頭而不知於人情事變煆煉超脫即為養之之法所以未
免於有二學若果信得良知及時只此知是本體只此知是功

夫良知之外，更無致法；致良知之外，更無養法。良知原無一物，自能應萬物之變。有意有欲，皆為有物，皆為良知之障。（晉江別言）○弘正間，京師倡為詞章之學，李何擅其宗，先師更相倡和。既而棄去，社中人相與惜之。先師笑曰：使學如韓柳，不過為文人；辭如李杜，不過為詩人。果有志於心性之學，以顏閔為期，非第一等德業乎？就論立言，亦須一一從圓明竅中流出，蓋天蓋地，始是大丈夫所為。傍人門戶，比量揣擬，皆小技也。（曾舜徵別言）○思慮未起，不與已起相對。纔有起時，便為鬼神覷破，非退藏密機。日逐應感，只默默理會，當下一念，凝然灑然，無起無不起，時時覿面相呈，時時全體放下，一切稱譏逆順，不入於心，直心以動，自見天則。（萬履菴語）○問白沙與師門同異。曰：白沙是百原山中傳流，亦是孔門別派，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乃景象也。緣世人精神撒潑，向外馳求，欲返其性情而無從入，只得假靜中一段行持，窺見本來面目，以為安身立命根基，所謂權法也。若致知宗旨，不論語默動靜，從人情事變徹底鍊習，以歸於元，譬之真金為銅鉛所雜，不遇烈火烹熬，則不可得而精。師門嘗有人悟三種教法：從知解而得者，謂之解悟，未離言詮；從靜中而得者，謂之證悟，猶有待於境；從人事鍊習而得者，忘言忘境，觸處逢源，愈搖蕩愈凝寂，始為徹悟。（覺明別語）○從真性流行，不涉安排，處處平鋪，方是天然真規矩。脫入些子方圓之迹，尚是典要，挨排與變動周流之旨，還隔幾重公案。（示丁惟寅）○人心一點靈機，變動周流，為道屢遷，而常體不易，譬之日月之明，往來無停機，而未嘗有所動也。○萬師默問：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則必狂奔盡氣，逕謀設法以拯救之，分明已起思慮，安得謂之未起？曰：若不轉念，

一切運謀設法，皆是良知之妙用，皆未嘗有所起，所謂百慮而一致也。纔有一毫納交要譽惡聲之心，即為轉念，方是起了。○凡處至親骨肉之間，輕重緩急，自有天則，一毫不容加減。纔著意處，便是固必之私，不是真性流行。真性流行，始見天則。○良知知是知非，其實無是無非。無者萬有之基，冥權密運，與天同遊。若是非分別太過，純白受傷，非所以畜德也。（先師畫影）○繼之者善，是天命流行；成之者性，人生而靜，已上不容說，纔有性之可名，即已屬在氣，非性之本然矣。性是心之生理，性善之端，須從發上始見，惻隱羞惡之心，即是氣，無氣則亦無性之可名矣。（性命合說）○良知在人，百姓之日用，同於聖人之成能，原不容人加損，而後全乞人與行道之人，怵惕羞惡之形，乃天機之神應，原無俟於收攝保聚而後有，此聖學之脈也。堯舜之生知安行，其焦勞怨慕，未嘗不加困勉之功，但自然分數多，故謂之生安。愚夫愚婦，其良觸神應，亦是生安之本體，但勉然分數多，故謂之困勉。（致知易簡解）○念有二義：本心為念，是為見在心，所謂正念也；二心為念，是為將迎心，所謂邪念也。正與邪，本體之明未嘗不知，所謂良知也。念之所感謂之物，物非外也。心為見在之心，則念為見在之念，知為見在之知，而物為見在之物。見在則無將迎而一矣。（念堂說）○人之所以為人，神與氣而已矣。神為氣之主宰，氣為神之流行。神為性，氣為命。良知者，神氣之奧，性命之靈樞也。良知致，則神氣交而性命全，其機不外於一念之微。（吳同泉說）○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未嘗有三念之雜，乃不動於欲之真心，所謂良知也，與堯舜未嘗有異者也。於此不用致知之功，以時保此心，徒認見成虛見，而謂即與堯舜相對，幾於自欺矣。（語菴念）

論學書

良知無分於已發未發所謂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纔認定些子便有認定之病後儒分寂分感所爭亦只在毫釐間致知在格物格物正是致知實用力之地不可以分內外者也若謂功夫只是致知而格物無功夫其流之弊便至於絕物便是二氏之學徒知致知在格物而不悟格物正是致其未發之知其流之弊便至於逐物便是支離之學○吾人一生學問只在改過須常立於無過之地方覺有過方是改過真功夫所謂復者復於無過者也良知真體時時發用流行便是無過便是格物過是妄生本無安頓處纔求個安頓所在便是認著便落支離矣答聶雙江○格物是致知下手實地格是天則良知所本有猶所謂天然格式也全上○又云今之論心者當以龍而不以鏡

惟水亦然按水鏡之喻未為盡非無情之照因物顯象應而皆實過而不留自妍自醜自去自來水鏡無與焉蓋自然之所為未嘗有欲聖人無欲應世經綸裁制之道其中和性情本原機括不過如此而已著虛之見本非是學只此著便是欲已失其自然之用聖人未嘗有此也　又云龍之為物以警惕而主變化者也自然是主宰之無滯曷嘗以此為先故坤道也非乾道也其意若以乾主警惕坤貴自然警惕時未可自然自然時無事警惕此是墮落兩邊見解大學當以自然為宗警惕者自然之用戒謹恐懼未嘗致纖毫之力有所恐懼便不得其正此正入門下手工夫自古體易者莫如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乃是真自然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乃是真警惕乾坤二用純亦不已豈可以先後論哉○慈湖不起意未為不是蓋人心惟有一

意始能起經綸成德業意根於心心不離念心無欲則念自一一念萬年主宰明定無起作無遷改正是本心自然之用艮背行庭之旨終日變化酬酢而未嘗動也纔有起作便涉二意便是有欲而妄動便為離根便非經綸裁制之道無意無必非慈湖所倡也惟其不知一念用力脫卻主腦茫蕩無據自以為無意無必而不足以經綸裁制如今時之弊則誠有所不可耳答彭山龍鏡書○吾人思慮自朝至暮未嘗有一息之停譬如日月自然往來亦未嘗有一息之停而實未嘗動也若思慮出於自然如日月之往來則雖終日思慮常感常寂不失貞明之體起而未嘗起也若謂有未發之時則日月有停輪非貞明之謂矣答吳悟齋○陽和謂予曰學者談空說妙無當於日用不要於典常是之為誕曰周孔而行商賈是之為偽誕與偽之過獨學自信寔

行無閒是之為蔽行此一鄉稍效一官自以為躬行是之為書與[illegible]本菴○當萬欲騰沸之中若肯反諸一念良知其真是真非炯然未嘗不明只此便是天命不容滅息所在便是人心不容蔽昧所在此是千古入賢入聖真正路頭答茅治卿○良知非知覺之謂然舍知覺無良知良知即是主宰而主宰淵寂原無一物吾人見在感應隨物流轉固是失卻主宰若曰吾惟於此收斂握固便有樞可執認以為致知之實未免猶落內外一見纔有執著終成管帶只此管帶便是放失之因且道孩提精神曾有著到也無鳶之飛魚之躍曾有管帶也無驪龍護珠終有珠在以手持物會有放時不捉執而自固乃忘於手者也惟無可忘而忘故不待存而存此可以自悟矣○致知在格物言致知全在格物上猶云舍格物更無致知工夫也如雙江所教格物上無

功夫則格物在於致知矣(答念菴)○見在良知必待修證而後可與堯舜相對尚望見一點靈之蓋不信得當下具足到底不免有未瑩處欲懲學者不用功夫之病并其本體而疑之亦矯枉之過也(全上)○未發之中是太虛本體隨處充滿無有內外發而中節處卽是未發之中若有在中之中另爲本體與已發相對則誠二本矣○良知知是知非原是無是無非正發眞是眞非之義非以爲從無是無非中來以標末視之使天下胥至於惛惛懵懵也譬諸日月之往來自然往來卽是無往無來若謂有個無往無來之體則日月有停輪非往來生明之旨矣(答耿楚侗)○近谿解纏墮俗覺得澄湛安閒不爲好惡馳逐却將此體潮洓爽猶以此爲準則依據此非但認虛見爲實際縱使實見亦只二乘沉空守寂之學纔過些子差別境界便經綸宰割不下(與馮緯川)○眞見本體之貞明則行持保任自不容已苟不得其不容自已之生機雖日從事於行持保任勉強操勵自信以爲無過行而不著習而不察到底只成義襲之學(答吳悟齋)○文公謂天下之物方圓輕重長短皆有定理必外之物格而後內之知至先師則謂事物之理皆不外於一念之良知規矩在我而天下方圓不可勝用無權度則無輕重長短之理矣○文公分致知格物爲先知誠意正心爲後行故有遊騎無歸之慮必須敬以成始涵養本原始於身心有所關涉若知物生於意格物正是誠意功夫誠卽是敬一了百了不待合之於敬而後爲全經也(全上)○我朝禮樂開端是白沙至先師而大明(與鄧沖宇)○良知卽是獨知獨知卽是天理獨知之體本是無聲無臭本是無所知識本是無所粘帶揀擇本是徹上徹下獨知便是本體愼獨便是功夫

只此便是未發先天之學若謂良知只屬後天未能全體得力須見得先天方有張本却是頭上安頭斯亦惑矣○萬欲紛紜之中反之一念獨知未嘗不明此便是天之明命不容磨滅所在故謂愼獨工夫影響揣摩不能掃蕩欲根則可謂獨知有欲則不可謂獨知卽是天理則可謂獨知之中必用天理爲若二物則不可(答洪覺山)○獨知者非念動而後知也乃是先天靈竅不因念有不隨念遷不與萬物作對愼之云者非是強制之謂只是兢業保護此靈竅還他本來淸淨而已(答王鯉湖)○矯偏鎭物似涉安排坦懷任意反覺眞性流行(與荊川)○意見攙入用事眼前自有許多好醜高低未平滿處若徹底只在良知上討生死譬之有源之水流而不息曲直方圓隨其所遇到處平滿乃是本性流行眞實受用(答譚二華)○所謂必有事者獨處一室而此念常炯然日應萬變而此念常寂然閒時能不閒忙時能不忙方是不爲境所轉(與趙麟陽)○吾人寸於天地之間須令我去處人不望人處我(與蕭問之)

調息法

息有四種相一風二喘三氣四息前三爲不調相後一爲調相坐時鼻息出入覺有聲是風相也息雖無聲而出入結滯不通是喘相也息雖無聲亦無結滯而出入不細是氣相也坐時無聲不結不麤出入綿綿若存若亡神資沖融情抱悅豫是息相也守風則散守喘則戾守氣則勞守息則密前爲假息後爲眞息欲習靜坐以調息爲入門使心有所寄神氣相守亦權法也調息與數息不同數爲有意調爲無意委心虛無不沉不亂息調則心定心定則息愈調眞息往來呼吸之機自能奪天地之

造化心息相依是謂息息歸根命之蒂也一念微明常惺常寂範圍三教之宗吾儒謂之燕息佛氏謂之反息老氏謂之踵息造化闔闢之玄機也以此徵學亦以此衛生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明儒學案卷十二終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參閱

知府季彭山先生本

季本字明德號彭山越之會稽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建寧府推官宸濠反先生守分水關遏其入閩之路御史以科場事檄之入闈先生曰是之為不知務不應召拜御史御史馬明衡朱淛爭昭聖皇太后孝宗后壽節不宜殺於興國太后下獄先生救之謫揭陽主簿稍遷知弋陽桂萼入相道弋陽先生言文成之功不可泯遂寢奪爵轉蘇州同知遷南京禮部郎中時鄒東廓官主客相聚講學東廓被黜連及先生謫判辰州尋同知吉安陞長沙知府鋤擊豪強過當乃罷歸嘉靖四十二年卒年七十九少師王司輿名文轅其後師事陽明先生之學貴主宰而惡自然以為理者陽之主宰乾道也氣者陰之流行坤道也流行則往而不返非有主於內則動靜皆失其則矣其議論大抵以此為指歸夫大化只此一氣氣之升為陽氣之降為陰以至於屈伸往來生死鬼神皆無二氣故陰陽皆氣也其升而必降降而必升雖有參差過不及之殊而終必歸一是即理也今以理屬之陽氣屬之陰將可言一理一氣之為道乎先生於理氣非明睿所照從考索而得者言之終是鶻突第其時同門諸君子單以流行為本體玩弄光影而其升其降之歸於畫一者無所事此則先生主宰一言其關係學術非輕也故先生最著者為龍惕一書謂今之論心者當以龍而不以鏡龍之為物以警惕而主變化者也理自內出鏡之照自外來無所裁制一歸自然

自然是主宰之無滯曷常以此爲先哉龍溪亦學當以自然爲宗警惕者自然之用戒慎恐懼未嘗致纖毫之力有所恐懼便不得其正矣東廓云警惕變化自然變化其旨初無不同者不警惕不足以言自然不自然不足以言警惕警惕而不自然其失也滯自然而不警惕其失也蕩先生終自信其說不爲所動

先生憫學者之空疎祇以講說爲事故苦力窮經罷官以後載書寓居禪寺迄晝夜寒暑無間者二十餘年而又窮九邊考黃河故道索海運之舊跡別三代春秋列國之疆土川源涉淮泗歷齊魯登泰山踰江入閩而後歸凡欲以爲致君有用之學所著有易學四同詩說解頤春秋私考四書私存說理會編讀禮疑圖孔孟圖譜廟制攷義樂律纂要律呂別書著法別傳總百二十卷易學四同謂四聖皆同也朱邵分爲羲皇之易文周之

易孔子之易先生正之是也但辭變象占一切不言則過矣至大傳則以爲秦漢而下學者之言祖歐陽氏之說也春秋私考則公穀之義例左氏之事實摧破不遺餘力詩說解頤不免或於子貢之僞傳如以定之方中爲衞風詩春秋書城楚丘不言城衞以內詞書之義爲自城也故詩之秉心塞淵騋牝三千與騶蒨恰合由是以三傳小序皆不足信著法用四十八策虛二以爲陰陽之母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三變皆同除掛一外左一則右必二左二則右必一左三則右必四左四則右必三既以大傳非孔子之言故不難改四十有九爲四十八耳此皆先生信心好異之過也間有疑先生長沙之政及家居著禮書將以迎合時相則張陽和辨之矣

說理會編

理氣只於陽中陰陰中陽從微至著自有歸無者見之先儒謂陰陽者氣也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又曰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則似陰陽之中自有一理也殊不知理者陽之主宰氣者陰之包含特乎陽也主宰彰焉然必得陰以包含於內而後氣不散特乎陰也包含密焉然必得陽以主宰於中而後理不昏此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所謂道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知即乾知大始之知正謂主宰晝之知主宰之應於外也雖當紛擾而一貞自如夜之知主宰之藏乎內也雖入杳冥而一警即覺此惟陰陽合德者能之知主宰之爲知則知乾剛之爲理矣知理則知陽知陽則知陰矣○自然者順理之名也理非惕若何以能順舍惕若而言順則隨氣所動耳故惕若者自然之主

宰也夫坤自然者也然以承乾爲德則主乎坤者乾也命自然者也命曰天命則天爲命主矣道自然者也道曰率性則性爲道主矣和自然者也和曰中節則中爲和主矣苟無主焉則命也道也和也皆過其則烏得謂之順哉故聖人言學不貴自然而貴於謹獨正恐一入自然則易流於欲耳○自然者流行之勢也流行之勢屬於氣者也勢以漸而重重則不可反矣惟理可以反之故語自然者必以理爲主宰可也○謂天非虛不可然就以虛言天則恐著虛亦倚於氣而其動也爲氣化如日月星辰水火土石風雨露雷鳥獸蟲魚之類有隨其所重而莫節其過者矣蓋虛貴有主有主之虛誠存於中是爲健德健則虛明感應因物曲成無有不得其所者是物之順也夫誠形而上者也物形而下者也形而下者主於形而上者則氣統於性矣

苟無此誠其德不健則為蒼空之虛物無所主往其往來而已形而上者墮於形而下者則性命於氣矣人之性與天地之性一也故陰陽和風雨時鳥獸若草木裕惟健故能順也若夫日蝕星流山崩川渴歲歉年凶胎殰卵殨氣之不順是健德不為主也天之性豈有不健哉為氣所乘則雖天之大亦有時而可憾耳故所惡於虛者謂其體之非健也○性不可見因生而可見仁義禮智本無名因見而有名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謂性之本體無聲無臭不可以言語形容也又曰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謂感物而動生意滋萌有惻隱之心可見而其名為仁矣有羞惡之心可見而其名為義矣仁義者由性而生相繼不絕善端之不能自已者也故曰繼之者善也自其成善之本而言則性矣故曰成之者性也○聖門所謂道者自人率

性而言以剛健而主宰乎氣化者也故其發也至精不雜謂之中節若不就主宰上說道則浮沉升降自去自來乃氣之動耳犬牛與人全無所異佛老之學於義不精隨氣所動惟任自然而不知其非者矣聖人以龍言心而不言鏡蓋心如明鏡之說本於釋氏照自外來無所裁制者也而龍則乾乾不息之誠理自內出變化在心者也予力主此說而同輩尚多未然然此理發於孔子居敬而行簡是也敬則惕然有警乾道也簡則自然與為坤道也苟任自然而不以敬為主則志不帥氣而隨氣自動雖無所為不亦太簡乎孟子又分別甚明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此即言鏡之義也行吾敬故謂之內也此即言龍之義也告子仁內義外之說止由不知此耳○聖人之道不於用上求自然而於體上做工

夫故雖至聖猶孜孜亹亹以自勉此工夫也工夫只在不覩不聞上做不覩不聞蓋人所知處最微之處也微則不為聞見所汨而反復入身其入身者即其本體之知也故知為獨知獨知處知謹則天理中存無有障礙流行之勢自然阻遏不住故自然者道之著於顯處以言用也然非本於微則所謂顯者乃在聞見而物失其則矣不可以言道凡言道而主於自然者以天道之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觀之似亦由中流出不假人為然謂之中則即是勉謂之得則即是思而謹獨工夫在自然中所謂知微之顯者即此是矣舍謹獨而言自然則自然者氣化也必有忽於細微而循於理義之正者其入於佛老無疑矣○操則存存其心也苟得其養無物不長養其性也存養二字本於此夫心是仁義植根之處而聖則仁義所以能生生之理也理

根於心心存則性得所養而生生之機不息故養性工夫惟在存心心為物牽不能自覺是不操也然後謂之不存自覺則物來能察一察即是操操者提醒此心即是慎獨豈有所著意把持哉一操心即存矣故省察之外無存養而省察之功即是立大本也在易之頤以養為義其卦震上艮下動而止也心動於欲則不止止則不動於欲所謂存也養道盡於此矣○聖人之學只是謹獨獨處人所不見聞最為隱微而已之見顯莫過於此故獨為獨知蓋我所得於天之明命我自知之而非他人所能與者也若閑思妄想徇欲任情此却是外物蔽吾心之明不知所謹不可以言見顯矣少有覺焉而復容留將就即為自欺乃於人所見聞處掩不善而著其善雖點簡於言行之間一一合度不過有欲亦屬作偽皆為自蔽其知也故欺人不見之知

乃十日所視十手所指之處也不可以為獨知然則獨知者其源頭不雜之知乎源頭不雜之知心之官虛靈而常覺者也雜則著物雖知亦倚於一偏是為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矣○予嘗載酒從陽明先師遊於鑑湖之濱時黃石龍(綰)亦與焉因論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義先師舉手中箸示予曰見否對曰見既而隱箸棹下又問曰見否對曰不見先師微哂予私問之石龍石龍曰此謂常睹常聞也終不解其後思而得之蓋不睹中有常睹故能戒慎不睹不聞中有常聞故能恐懼不聞此天命之於穆不已也故當應而應不因聲色而後起念不當應而不應雖遇聲色而能忘情此心體所以為得正而不為聞見所牽也○謹於獨知即致知也謹獨之功不已即力行也故獨知之外無知矣常知之外無行矣工夫何等簡易耶○良知良能

本一體也先師嘗曰知良能是良知能良知是良能此知行合一之本旨也但自發端而言則以明覺之幾為主故曰知者行之始自致極而言則以流行之勢為主故曰行者知之終雖若以知行分先後而知為行始行為知終則所知者即是行所行者即是知也○道之顯者謂之文條理分明脈絡通貫無過不及之美名也禮即天理之節文也苟非嘉會合禮則妄行無序烏得為文故自本體而言則以達德行達道誠而明也自工夫而言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明而誠也本體工夫初無二事蓋道之所顯者用也而工夫則歸於本體○明明德工夫要於格物此是實踐處蓋外物而言德則德入於虛矣第其所謂物者與萬物皆備於我之物同蓋吾心所見之實理也先師謂心之感應謂之物是也心未感時物皆已往一有感觸則物在我

矣物之所感但見其象往過來續不滯於心則物謂之理滯而成形則為一物不可以理名矣易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器則形而下之名也故物與理之分只在形而上下之間耳成形之後即為外物而存心之所感者亦不過順應乎此而已正不當為其所滯也知此則物不違則而謂之格矣○過是天理中流出順勢自然無礙節處勢重則偏勝即為過矣故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然人之良知必能自覺覺處著一毫將就即自欺而為惡矣過之發端處藹然莫能遏即是仁之根也於過處觀之可以知仁欲人察識過是仁之流而不中節者也知其流而不中節則仁即此而在矣○龍戰於野其血元黃六陰晦極而陽未嘗亡猶人心昏蔽已甚而天理未泯也陽在陰中惺然復覺以為受侮於陰將自振拔故與之戰主於戰者陽也故以龍言而所戰之地在陰當陰陽有定位之時天元地黃今陰陽相雜猶理欲未明也故曰其血元黃○良心在人無有死賊此天命之本體聖人作易開之以吉凶悔吝使人自復其本心而已矣為善則吉吉者心之安處也為惡則凶凶者心之不安處也自凶而趨吉則悔悔者心有所悟而必欲改也自吉而向凶則吝吝者心有所羞而不欲為也此皆天命自動而不待於外求者此心一覺豈復蹈禍幾耶

尚書黃久庵先生綰

黃綰字叔賢號久庵台之黃巖人以祖蔭入官授後軍都事告病歸家居十年以薦起南京都察院經歷同張璁桂萼上疏言大禮陞南京工部員外郎累疏乞休尚書席書薦修明倫大典薦先生與之同事起光祿寺少卿轉大理寺改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充講官大典成陞詹事兼侍讀學士出為南京禮部右侍郎轉禮部左侍郎雲中之變往撫平之知乙未貢舉丁憂服闋起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充安南正使以延緩不行閒住致家翠屏山中寒暑未嘗釋卷享年七十有五先生初師謝文肅及官都事聞陽明講學請見陽明曰作何工夫對曰初有志功夫全未陽明曰人患無志不患無工夫可用復見甘泉相與矢志於學陽明歸越先生過之聞致良知之教曰簡易直截聖學

無疑先生真吾師也尚可自處於友乎乃稱門弟子陽明既沒桂萼誹詆之先生上疏言昔議大禮臣與萼合臣述且友以忠君今萼毀臣師臣不敢阿友以背師又以女妻陽明之子正億攜之金陵翁其外侮先生立艮止為學的謂中涉世故初見不誠非理之異欲用其誠行其理而反羞之既不羞而任諸已則憤世疾邪有輕世肆志之意於是當毀譽機穽之交作鬱鬱困心無所自容乃始窮理盡性以求樂天知命庶幾可安矣久之自相湊泊則見理性天命皆在於我無所容其窮盡樂知也此之謂艮止其於五經皆有原古易以先天諸圖有圖無書為伏羲易彖辭為文王易爻辭為周公易彖傳小象傳繫辭傳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為孔子易以大象傳為大象辭為孔子明先天易其卦次序亦依先天橫圖之先後又以孔子繫辭言神農黃帝堯舜則易之韞為明歷代易又以孔子始終萬物莫盛乎艮以闔戶之坤先闢戶之乾合先後天而推之以見夏商連山歸藏之次序詩以南雅頌合樂者次第於先退十三國於後去國風之名謂之列國魯之有頌僭也亦降之為歷國春秋則痛掃諸儒義例之鑿一皆以聖經明文為據禮經則以身事為三重凡言身者以身為類容貌之類凡言事者以事為類冠昏之類凡言世者以世為類朝聘之類書則正其錯簡而已此皆師心自用顛倒聖經而其尤害理者易與詩夫先後天圖說創康節一家之學也朱子置之別傳亦無不可今以先天諸圖即是伏羲手筆與三聖並列為經無乃以草竊者為正統乎大象傳之次第又從之是使千年以上之聖人俯首而從後人也詩有南雅頌及列國之名而曰國風者非古也此說本于宋之程泰之泰之取左氏

季札觀樂為證而於左氏所云風有采繁采蘋則又非之是豈可信然季札觀樂次第先二南即繼之以十三國而後雅頌今以南雅頌居先列國居後將復何所本乎此又泰之所不敢也議餘錄言先生比羅一峯以傾邇嵩忠憲家譜言居鄉豪橫此則其附從張桂而起後人紛紛之議耳

明儒學案卷十三終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參閱

布衣董蘿石先生澐 附子穀

董澐字復宗號蘿石晚號從吾道人海鹽人以能詩聞江湖間嘉靖甲申年六十八遊會稽聞陽明講學山中往聽之陽明與之語連日夜先生喟然歎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爲偶人之狀其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塲以爲此豈眞有所謂聖賢之學乎今聞夫子良知之說若大夢之得醒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虛此生已因何秦以求北面陽明不可謂豈有弟子之年過於師者乎先生再三而委贄焉其平日詩社之友招之曰翁老矣何自苦先生笑曰吾今而後始得離於苦

海耳吾從吾之好自號從吾丙戌歲晝雨雪先生襆被而出家人止之不可與陽明守歲於書舍至七十七而卒先生晚而始學卒能聞道其悟道器無兩費隱一致從佛氏空有而入然佛氏終沉於空此毫釐之異未知先生辨之否也

董穀字碩甫嘉靖辛丑進士歷知安義漢陽二縣與大吏不合而歸少遊陽明之門陽明謂之曰汝習於舊說故於吾言不無牴牾不妨多問爲汝解惑先生因筆其所聞者爲碧里疑存然而多失陽明之意其言性無善惡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以之言心不以之言性也又言性之體虛而已萬有出焉故氣質之不美性實爲之全體皆是性無性則併無氣質矣夫性既無善無惡賦於人則有善有惡將善惡皆無根柢與抑人生而靜以上是一性靜以後又是一性乎又言復性之功只要體會其影響俱無之意思而已信如斯言則莫不墮於怳忽想像所謂求見本體之失也學者讀先生之書以爲盡出於陽明亦何怪疑陽明之爲禪學乎

日省錄 董蘿石

凡事多著一分意思不得多著一分意思便涉於私矣○洪守從先師在天柱峯一宗樓閣高明花竹清麗先生悅之異日仍以其地求售悔不成約既而㸌然曰我愛則彼亦愛之有貪心而無恕心矣再四自克行過朱華嶺四五里始得淨盡先生言去欲之難如此○今人只是說性故有異同之論若見性更無異同之可言

求心錄

內不見己外不見人即是任理○千病萬痛從妄想生故普學者常念此心在無物處○知過即是良知改過即是致知○恭默思道凡思道者則自然恭默非恭默以思道也若一時不在道則此心放逸而恭默之容無矣○但要去邪念不必去思慮

皆吾心之變化也正如風雨露雷種種各別皆是太虛太虛非此則亦無體此雖可見然實無作為亦何從而見之也○但有一毫厭人之心即謂之不敬稍有此心則人先厭我矣○但依得良知禮法自在其中矣○心無所希名之曰道○見性是性○橫逆之來自謗訕怒罵以至於不道之甚無非是我實受用得力處初不見其可憎所謂山河大地盡是黃金滿世間皆藥物也○心無體也綱常倫理形質氣用與心為體含為象無太虛含萬事無心矣分之則為物合之則為心見物便見心離物見心亦是見鬼此艮背行庭之義也○背處即是隱不作體用看○五星聚奎濂洛大儒斯出五星聚室陽明道行

碧里疑存

疫淨語錄范元長曰此只是道體無窮先生曰道體有多少般在人如何見須是涵泳方有自得陳齊之有詩云閑花落盡競紅古誰信風光不暫停向此果能知逝者便須觸處盡相應盡所謂道體即是仁也仁只是一團生生之意而其要本於慎獨慎獨而遐其無聲無臭之天則萬物一體而純亦不已矣至此則潔淨精微而黏帶不生杳無朕兆而宛然可見聖人非見水乃自見其心也天下無性外之物而觸處相應雖遇磐石亦不啻晝夜矣豈必川哉○事之所以前知者蓋前後將耳而理無前後萬古而上千世而下同一瞬耳惟因人之有念則念之所在遂隔生死而理之通達無間者始昧矣故不起念便能前知下此一等則由數而得數與理通一無二但以數推則有所倚

故不如至誠至誠之道如其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而其聲固未嘗無也故用則知不用則不知然既涉於知則未免係念故用使近於知不如不知之愈也○胡太常秀夫因閱大成樂始悟金聲玉振非如註之所云也蓋樂按一聲八音僉作齊起齊止不容斷續然必始編鐘而末編磬合八聲而成一聲故金石二音相去但有毫釐之間既要翕如又要純如又要皦如繹如又必自金以漸而至石所以為難條理云者既循序又和美且分明也蓋樂作一聲必上一字如大哉宣聖之類大字要如此條理哉字亦要如此條理字字相連如貫珠不許生澀而間斷謂之繹如若先擊鎛鐘後擊特磬何難之有況鎛鐘特磬古無是器而樂之器止乃是柷敔也

主事陸原靜先生澄

陸澄字原靜又字淸伯湖之歸安人正德丁丑進士授刑部主事議大禮不合罷歸後悔前議之非上言臣以經術淺短昔同妄和質之臣師王守仁始有定論臣不敢自昧本心謹發露前愆以聽天誅詔復原官明倫大典成上見先生前疏惡其反覆遂斥不用先生以多病從事於養生文成語之以養德養身只是一事果能戒愼恐懼則神住氣住精住而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有議文成之學者先生條爲六辨欲上奏文成聞而止之傳習錄內曰仁發端其大節爲先生所記所友見之因此多有省悟蓋數條皆切問非先生莫肯如此吐露說吐露亦不能如此曲折詳盡也故陽明謂曰仁沒吾道益孤致望原靜者不淺鈕父喪哀毁失明徐學謨以先生復官一疏不齒希用之

念曲逢時好此亦責之太深矣大抵世儒之論過以天下爲重而不返其本心之所安未嘉或問天下外物也父子天倫也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陽明所謂心卽理也正在此等處見之世儒以理在天地萬物故牽挽前代以求準則所以懸絕耳先生初錮於世論已而理明障落不敢終執前議也陽明知未嘉之爲小人不當言責叔不涉論爲高先生已經論列知非改過使人皆仰豈不知嫌疑之當避哉亦自信其心而已

尙書顧箬溪先生應祥

顧應祥字惟賢號箬溪湖之長興人弘治乙丑進士授饒州府推官桃源洞寇亂掠樂平令以去先生單身叩賊壘出令賊亦解去入爲錦衣衛經歷出僉廣東嶺東道事討平汀漳寇海寇林楂冠半歲間三捷宸濠亂定移江西副使分巡南昌撫循瘡痍招集流亡皆善後事宜歷苑馬寺卿山東右參政按察使右布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奔母喪不俟代家居者十五年再起原任時方議征元江先生以那鑑孤豚困獸不可急會遷南兵部侍郎以去後至者出師布政徐波石死焉嘉靖庚戌陞刑部尙書先生以例繫引之者得意爲出入命郎官吳維岳陸穩定爲求例在曹中薦拔于鱗元美由是知名天下分宜在政府同年生不敢雁行先生以耆舊自處分宜不悅以原官出南

京癸丑致仕又十二年卒年八十三先生好讀書九流百家皆識其首尾而尤精於算學今所傳測圓海鏡弧矢算術授時曆撮要皆其所著也少受業於陽明陽明歿先生見傳習續錄門人問答多有未當於心者作傳習錄疑龍溪致知議略亦摘其可疑者辨之大抵謂良知者性之所發也日用之間念慮初發或善或惡或公或私豈不自知之知其不當爲而猶爲之者私欲之心重而恕己之心昏也苟能於一起之時察其爲惡也則猛省而力去之去一惡念則生一善念矣念念去惡爲善則意之所發心之所存皆天理是之謂知行合一知之非難而行之爲難今曰聖人之學致良知而已矣人人皆聖人也吾心中自有一聖人自能孝自能弟而於念慮之微取舍之際則未之講任其意向而爲之曰是吾之良知也知行合一者固如是乎先

生之言以陽明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爲格物爲準的然陽明照出知善知惡原不從發處言第明知善知惡爲自然之本體故又曰良知爲未發之中若向發時認取則善惡雜糅終是不能淸楚卽件件瞞不過照心亦是克伐怨欲不行也知之而後行之方爲合一其視知行終判兩橛皆非師門之旨也

侍郎黃致齋先生宗明

黃宗明字誠甫號致齋寧波鄞縣人登正德甲戌進士第授南京兵部主事陞員外郎諫上南巡請告歸除工部郎中不起嘉靖癸未補南刑部張孚敬議大禮在廷斥爲姦邪先生獨曰繼統者三代通制繼嗣者王莽故議今制公侯伯軍職承襲弟之繼兄姪之繼叔皆曰弟曰姪不曰子公侯伯如是天子何獨不然如其議上之出守吉安有能名轉福建鹽運使名修明倫大典丁母憂不行己丑陞光祿寺卿輯光祿須知以進壬辰轉兵部右侍郎編修楊名言齋醮無驗徒開小人倖進之門上大怒戍名先生言名無罪出爲福建參政明年冬召補禮部侍郎丙申十一月卒官先生受學於陽明陽明謂誠甫自當一日千里任重道遠吾非誠甫誰望耶則其屬意亦至矣

與萬鹿園論學書

學問思辨即是尊德性下手工夫非與篤行爲兩段事如今人真有志於學使須實履其事中間有行而未安思而未通者不得不用學問思辨之功學問懇切處是之謂篤行耳故必知行合一然後爲真學學而真者知行必合一俞進之說決無益於行亦非所以爲知也故吾輩但於立志真僞處省察學問懈弛時鞭策即無不合不必區區於講說爲也來論以僕爲格物者意未有非意而格物者分意與物爲兩事僕未嘗有此見也蓋大學綱領雖有三而人己只一物初非有彼此也條目雖有八而工夫只一事初非有先後也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物者其本體也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者其工夫也吉凶悔吝生乎動動處乃善惡所萌獨知之地故惟誠意爲實下手工夫意之本體無不知故格致即是誠意無事於聞見也意之所用無非物故致知在格物不落於虛無也此其大本大原聖人復起有所不能易者若曰格物便有格物致知便有致知不容以混言不惟分析支離破碎聖賢渾融之旨亦焉能有如此學問而能有得乎如曰孝曰弟曰慈乃父子兄弟所接之理其念動於父子兄弟爲意孩提之愛親敬長爲良知知之所向爲物有物必有則不過其則之爲格物不過其知之爲致知父必慈子必孝兄必友弟必恭之爲誠意達之天下無不然之爲仁義爲性蓋人未聞道之先百姓日用而不知又何工夫之有一有求學之意即爲善惡惡自能知之不待外求爲善去惡亦在不自欺耳此所謂我欲仁斯仁至者何等簡易何等直截今顧欲外此而求之煩難獨何歟

答林子仁書　名春心齋弟子也

來論謂此心之中無欲即靜遇事時不覺交戰便是得力所言甚善尚有不得不論者蓋無欲即靜與周子圖說內自註無欲故靜之說亦略相似其謂遇事時不覺交戰便是得力亦謂心中有主不爲事物所勝云耳然嘗聞之程子曰爲學不可不知用力處既學不可不知得力處周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正不在得力而在於知所以用力不在無欲而在寡欲耳學必寡欲而後無欲知用力而後知得力此其工夫漸次有不可躐而進者若執事所言恐不免失之太早僕之所謂主靜者正在寡欲正在求所以用力處亦不過求之於心體之於心驗之於心蓋心爲事勝與物交戰皆欲爲之累僕之所謂主靜者正以尋欲所從生之根而拔去之如逐賊者必求賊所潛入之處而驅逐之也是故君子學者莫善於求靜能求靜然後氣得休息而良知發見凡其思慮之煩雜私欲之隱藏自能覺察自能拔去是故無欲者本然之體也寡欲者學問之要也主靜者寡欲之方也戒懼者求靜之功也知用力而後得力處可得而言無欲真體常有常見矣

中丞張浮峯先生元冲

張元冲字叔謙號浮峯越之山陰人嘉靖戊戌進士授中書舍人改吏科給事中分宜入相先生言其心術不光不宜在天子左右又請罷遣中官織造遷工科都給事中諫世廟元修不視朝一時稱爲敢諫出爲江西參政廣東按察使江西左右布政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奉旨囘籍又二年而卒年六十二先生登文成之門以戒懼爲入門而一意求諸踐履文成嘗曰吾門不乏慧辨之士至於真切純篤無如叔謙先生嘗謂學者曰孔子之道一以貫之孟子之道萬物皆備良知之說如是而已又曰學先立志不學爲聖人非志也聖人之學在戒懼謹獨不如是學非學也揭坐右曰惟有主則天地萬物自我而立必無私斯上下四旁咸得其平前後官江西開正學書院與東廓念菴洛村楓潭爲講會以訂文成之學又建懷玉書院於廣信迎龍溪緒山主講席遂屬緒山爲文成年譜惟恐同門之士學之有出入也

侍郎程松溪先生文德

程文德字舜敷號松溪婺之永康人嘉靖己丑進士第二授翰林院編修同年楊名下詔獄方究主使而先生與之通書守者以聞上大怒詔逮御史陳九德先生自出承認入獄黜爲信宜典史總督陶諧延主蒼梧書院移安福知縣陞南京兵部主事轉禮部郎中丁艱起補兵部出爲廣東副使未行轉南京國子祭酒擢都御史丁內艱起爲禮部右侍郎移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上在齋宮侍臣所進青詞爭爲媚悅獨先生寓意諷諫上不悅也會推南冢宰以先生辭疏爲訕謗落職歸三十八年十一月卒年六十三萬曆間贈禮部尚書諡文恭先生初學於楓山其後卒業於陽明以真心爲學之要雖所得淺深不可知然用功有實地也

論學書

來教謂木有根則枝葉花實不假外求人有志則不憤不啓焉法其是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至謂擇善固執乃明覺之自然而與時俗行實大公順應之妙用亦未嘗不是但學問未真切者聞之未免有遺落工夫之病蓋自然明覺則良知也擇善固執謂之致其良知則可也與時俗行四大公順應之妙用然非精入神者未足以與此也○天下事過則有害雨澤非不善也過多則澇其爲害也與旱同今有意爲善而任信自是者皆雨澤之澇者也故易曰尚於中行爲吾君子之常也而有意而自是則必淪於惡矣是好名之私累之也○此心不真辨說雖明畢竟何益自雞鳴而起以至嚮晦宴息無非真心則無非實功一話一言一步一趨皆受用處不然曰談孔孟辨精巷鑿終不

免爲務外爲人之規爾○大抵學問只是一真天之生人其理本真有不真者人雜之耳今只全真以反其初日用間視聽言動都如穿衣喫飯要飽要煖真心界無文飾但求是當纔不是說影纔不是弄精纔不是聞見乃爲解悟合一若信得此道即是致知即是慎獨即是求放心不然雖六經四書之言而非聖人之真心亦不免於說影弄精矣○竊謂險夷順逆之來若寒暑晝夜之必然無足怪者已不當人必當之就非已也是故君子之於憂患不問其致之而惟問其處之故曰無人而不自得苟微有介焉非自得也

太常徐魯源先生用檢

徐用檢字克賢號魯源婺之蘭溪人嘉靖壬戌進士除北部主事調兵部禮部至郎中出爲山東副使左遷江西參議歷陝西提學副使蘇松參政坐失囚降副使丁憂起補福建城福寧轉漕儲參政廣東按察使河南左布政遷南太僕寺卿復寺馬三分之一名入爲太常寺卿兩載而回籍萬曆辛亥十一月卒年八十四先生師事錢緒山然其爲學不以良知而以志學謂君子以復性爲學則必求其所以爲性而性囿於質難使純明故無事不學學焉又恐就其性之所近故無學不證諸孔氏又謂求之於心者所以求心之聖求之於聖者所以求聖之心蓋其時學者執心之精神謂之聖一詩縱橫於氣質以爲學先生以孔氏爲的亦不得已之苦心也耿楚侗與先生談數日曰先生

今之孟子也久之寓書曰願君執御無專執射天臺譯其意曰夫射必有的御所以載人也子與氏願學孔其立之的乎孔子普謂御任簡行無轍迹故云執御吾仲氏欲門下損孟之高爲孔之大如斯而已楚侗信心之士其學與先生不合謂先生爲孟子譏之也先生嘗問羅近溪曰學當從何入近溪諧之曰兄欲入道朝拜夕拜空中有人傳汝先生不悅後數年在江省精署方治文移倪忽聞有唱者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先生大悟自是心地日瑩平生見解脫落在都門從趙大洲講學禮部司務李贄不肯赴會先生以手書金剛經示之曰此不死學問也若亦不講乎贄始折節向學嘗晨起候門先生出輒攝衣上馬去不接一語如是者再贄信向益堅語人曰徐公鉗錘如是此皆先生初學時事其後漸歸平實此等機鋒不復再矣

友聲編

生人相與各有耳目心思則可以言語相通意氣感召若鬼神無形無聲言語意氣俱用不着惟是此心之齋明誠敬可以感通。○此心之齋明誠敬可以通鬼神則於有生之類感之如運掌工。○問存順歿寧寧與不寧何所別曰余知聖人之下學上達俯仰無愧怍爾身有生死道有去來耶而又安能索之茫茫乎若曰寧與不寧靡有分別將錦衣肉食榮樂已足何取於學矣上皆蔬水曲肱也曰善不善者與化徂矣善惡不同徂有二耶曰辟之放言口舌之欲耳恣聲色耳目之欲耳一放一恣口舌耳目以為愉快此中捏抓也口舌耳目有成有壞此中捏抓可磨滅乎。○求之於心者所以求心之聖求之於聖者所以求聖之心人未能純其心故師心不免於偏雜聖人先得其心之同然故盡心必証之聖人。○至善者吾人本心之分量也原無欠缺不假安排心思之必至善猶目之必明耳之必聰日月之必照臨江河之必流行也。○人之精神自能用世自可出世作止語默日與天下相交接此所以用也而作止語默一率其本然之知能高不務以意見而求異卑不入以貪慾而徇人終日廓然終身順應能之則為善而務避之未能則為過而務改之久久成熟純乎率性之道所以用世而實出世也。

鄒瀘水云公以求仁為宗旨以學為實功以孔氏為正鵠而謂無事不學無學不證諸孔氏第不知無所事之時何所為學而應務酬酢之煩又不遑一一證諸孔氏而學之躊躇倉皇反覺為逐為困起念不化將何以正之曰君子以復性為學故必以學為修證而步趨孔子者亦非無所事事之時作何所學應務酬酢之際又一一證所學但惟日用尋常不分寂感務遜志時斂其間以會降衷之極久之將厥修乃來道積於厥躬蓋冥際也子貢多學而識正坐一一以求證子夏之徒流而為莊周其學愈而就其性之所近未範圍於聖人故也。○髮膚骨骼知識運動是人所為生也而髮膚骨骼知識運動之表有所炯然而常存淵然而愈出廓然而無際者是人所以生也統言之曰道要言之曰仁以身任之曰志外此而富貴則為外物功名則屬影事蓋於毛髮骨骼知識運動者為相親而於炯然淵然廓然者無所與於毛髮骨骼知識運動相親者有盡者也可朽也於髮膚骨骼知識運動無所與者無盡者也不可朽也可朽者非三才之精而不可朽者實與天地合其德也。

蘭遊錄語

學無多岐只要還他本等如人之為人以有耳目聰明也聰是天聰明是天明於聰明之外更加損不得分毫高者欲聽無聲之聲視無色之色然安能脫離聲色卑者或溺於浮聲邪色流蕩忘返皆失其本聰本明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是為合其本然乃見天則禮者天則也非人之所能為也。○如執定不信生死然則中庸何以言至誠無息將此理生人方有未生既化之後俱息耶抑高明博厚悠久無疆之理異於天地耶。○吾道一以貫之若但理會念慮而不能流貫於容色詞氣畢竟是工夫滯塞之病。○學者多喜談存本體曰此體充塞宇宙如何在方寸中執得此須常學常思吾輩尋常間直須將千古聖人精神都來體會過堯舜是如何文周孔孟是如何以下儒者是如何此非較量人物正是要印正從違若只在一處摸索測度如何

叫做學問思辨。○問先生旣不非生死之說何不專主之而只
性曰學何也曰性率五常學求復性大公至正之道也如此而
生如此而死何不該焉專言生死生寄死歸自私可矣○淺淺
原無兩路卽如父子君臣夫婦之倫合內合外之道此日用尋
常何等淺近然此理不涉人爲天則自在故謂之淵淵其淵於
此得力方是下學上達悟者悟此密者密此有無之間原是本
然執之反滯是謂知識之害○舊學言自得也必尊德樂義斯
可以自得德義有何名象卽吾儕此時行坐謙讓必要相安精
神和適不滯是卽所謂德義也德義已所自有也得已者得其
心也○造化生草木鳥獸都一定不可移易人則耳目口鼻生
來只是一樣更不分别希聖希賢由人自願可見造化待人甚
厚人可不思仰承天意耶○問生死之說曰辟如朋友在此若
不甚實切磋則後便有餘憾存順沒寧亦復如是○問何謂之
天下之大本曰適從外來見街頭孩子被母痛笞孩子叫苦欲
絕已而母去孩子牽母裾隨之而歸終不忍舍是非天下之大
本乎○問匹夫修道名不出於閭里何以使一世法則曰卽如
吾輩在舟中一事合道千萬世行者決不能出此範圍一言合
道千萬世言者決不能舍此法度苟不如此其行必難寡悔其
言必難寡尤此之謂世法世則○學者不消說性體如是如是
只當說盡性之功如何如禹治水何消講水淸水濁水寒水溫
只是道之入於海耳若但說水如何縱令辨淄澠分三峽畢竟
於治水之事分毫無與○人之爲小人豈其性哉其初亦起於
乍弄機智漸習漸熟遂流於惡而不自知○問學問安得無間
斷先生曰學有變者有不變者如諸公在齋閉靜坐是一段光

景此時會講是一段光景明旦趨朝又是一段光景朝罷入部
寺治事又是一段光景此其變者也然能靜坐能會講能趨朝
能治事卻是不變者吾儕於此正須體會於其變者體會得徹
則應用不滯於其不變者體會得徹則主宰常寧二者交務吾
心體無間學問亦無間○自無始槪之人生百年如一息自萬
有計之人於其中爲一塵然此一息一塵在自己分上蓋其大
無外其久無窮也學者於此可無周公之仰思大禹之惜陰耶
○孔門之求仁卽堯舜之中大學之至善而中庸所謂未發之
中也故專求性或涉於虛圓而生機不流專求心或涉於情欲
而本體易淆惟仁者性之靈而心之眞先天後天合爲一致形
上形下合爲一原疑於冲漠無朕而生意盎然洋溢宇宙以此
言性非枯寂斷滅之性也達於人倫庶物而眞體湛然迥出塵
累以此言心非知覺運動之心也故孔子專言仁傳之無弊○
問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曰自孩提至壯老其不同者才識之
遠近經歷之生熟耳若其天然自有之心安所不同在孩提爲
不學不慮在大人爲存神過化如干霄之木仍是萌蘖時生意
原未嘗改損此古學也古人從赤子所固有者學去故從微至
著由誠而形自可欲至於大而化之總不失其固有之心後人
從赤子所未有者學去故氣力日充見聞日廣知識日繁而固
有之心愈久愈失其眞不爲庸人則爲小人已矣○與友人坐
夜分先生曰群動旣息大籟自鳴鳴非外也聽非內也天人一
也一此不已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此其庶幾乎○吳康齋謂
三綱五常天下元氣一身一家亦然無元氣則天下國家墮矣
學者要知以綱常爲重扶綱常所以扶元氣也卽使舉世皆亂

大丈夫能自任以綱常之重即一人亦手可扶元氣○立志倪眞貴在發腳不差發腳一差終罔走路徒自罷苦終不能至問安得不差先生厲聲曰切莫走閉眼路○人性之虛而且靈者無如心與耳目目之所視不離世間色然其視之本明不染於色耳之所聽不離世間聲然其聽之本聰不雜於聲心之所思不離世間事然其思之本覺不涸於事學人誠能澂心體究探然見耳目心思之大原而達聰明睿知之大德則終日視不爲色傳即出此色塵世界終日聽不爲聲轉即出此聲塵世界終日思不爲事轉即出此法塵世界謝曰戴天履地友人群物已超然天地民物之外如此出世豈不簡易未達此者縱換身世走至非非想處亦是生死中人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參閱

都督萬鹿園先生表

萬表字民望號鹿園寧波衞世襲指揮僉事年十七襲職讀書學古不失儒生本分冠守天敘勉以寧靜澹泊先生揭諸座右登正德庚辰武會試歷浙江把總署都指揮僉事督運浙江掌印都指揮南京大教場坐營漕運參將南京錦衣衞僉書廣西副總兵左軍都督漕運總兵南京中軍都督府僉書嘉靖丙辰正月卒年五十九先生功在漕運其大議有三一三路轉運以備不虞置倉衞輝府每年以十分之二撥中都運船兌鳳陽各府糧米由汴梁達武陽陸路七十里輸於衞輝由衞河以達於京松江通泰俱有沙船淮安有海船時常由海至山東轉貿宜以南京各總缺船衞分坐兌松江太倉糧米歲運四五萬石達於天津以酉海運舊路於是并漕河而爲三一本折通融豐年米賤全運本色如遇災傷則量減折色凡本色至京率四石而致一石及其支給一石不過易銀三錢在外折色每石七錢若京師米貴則散本色米賤則散折色一石而當二石是寓常平之法於漕運之中一原立法初意天下運船萬艘每艘軍旗十餘人共計十萬餘人每年輳集京師苟其不廢操練不缺甲仗是京營之外歲有勤王師十萬彈壓邊陲其他利弊纖悉畢令衆行而效之一時者人共奇之其大者卒莫之能行也倭寇之亂先生身親陷陣肩中流矢其所籌畫亦多掣肘故忠憤至死不忘先生之學多得之龍溪念菴緒山荊川而究竟於禪學其

時東南講會甚盛先生不喜干與以為此雖未嘗發心為道不過依傍門戶雖終日與之言徒費精神彼此何益譬礪石之齒頑鐵縱使少有漸磨自家所損亦多矣先生嘗言聖賢切要工夫莫先於格物蓋吾心本來具足格物者格吾心之物也為情欲意見所蔽本體始晦必掃蕩一切獨覩吾心格之又格愈研愈精本體之物始得呈露是為格物格物則知自致也能溪謂古人格物之說是千聖經綸之實學良知之感應謂之物是從良知凝聚出來格物是致知實下手處不離倫物感應而證真修離格物則知無從而致矣吾儒與二氏毫釐不同正在於此其實先生之論格物最為諦當格之又格而後本體之物呈露即白沙之養出端倪也宋儒所謂未發氣象亦即是此能溪之倫物感應又豈能舍此而別有工夫第兩家之言物不同能溪指物為實先生指物為虛凡天下之物攝於本體之初本體之物又何嘗離倫物哉然兩家皆精禪學先生所謂本體呈露者真空也能溪離物無知者妙有也與宋儒白沙之論雖似而有差別學者又當有辨矣先生如京師大洲訪之郊外與之談禪議論蜂湧先生唯唯不答大洲大喜歸語人曰今日降卻萬鹿園矣陸平泉聞而笑曰此是鹿園降卻大洲何言大洲降卻鹿園也戚南玄與先生遇戲曰鹿園名為旅禪實未得理是假和尚先生曰南玄名為宗儒實未見性是癡秀才相與大笑先生一點一語無非禪機如此

鹿園語要

聖學工夫只在格物所謂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凡不於自己心性上透徹得者皆不可以言格到得頓悟見性則徹底明盡不為一切情共所轉如鏡照物鏡無留物如鳥飛空空無鳥跡日用感應純乎誠一莫非性天流行無擬議無將迎融識歸真反情還性令體皆仁矣○嘉靖庚寅先生及心齋東廓南野玉溪會講於金陵雞鳴寺先生出病懷詩相質其二曰三十始志學德立待何時往者既有悔寧當復息茲由仕莫非學開心未信斯悅惡一何殊此旨嘗在思豈不貴格物窮至乃真知馳求外吾心狥狂竟何為微吾儕中叟萬世將誰師心齋和詩曰人生貴知學習之惟時時天命是人心萬古不易茲鳶魚昭上下聖聖本乎斯安焉率此性無為亦在思我師誨吾儕曰性即良知宋代有真儒通書或問之曷為天下善曰惟聖者師

侍郎王敬所先生宗沐

王宗沐字新甫號敬所台之臨海人嘉靖甲辰進士在比部時與王元美爲詩社七子中之一也久歷藩臬及河運艱滯以先生爲右副都御史查復祖宗舊法一時清政修舉猶慮運道一線有不足恃之時講求海運先以遮洋三百艘試之而效其後爲官所阻而罷萬曆三年轉工部侍郎尋改刑部先生師事歐陽南野少從二氏而入已知所謂良知者在天爲不已之命在人爲不息之體即孔門之仁也學以求其不息而已其辨儒釋之分謂佛氏專於內俗學馳於外聖人則合內外而一之此亦非究竟之論蓋儒釋同此不息之體釋氏但見其流行儒者獨見其眞常爾先生之所謂不息者將無猶是釋氏之見乎

論學書

象山之學誠有未瑩者坐在切磋涵養未能非其所指心體有術要之吾人所以貫三才參天地通古今爲不息者止此一事一悟百通一了百當非復有纖毫可以加增粧綴者然琢磨非頓養蓄具積有嚼鐵之志乃能有立今以好徑之心則取其直截以攻擊之心則指其未瑩而近來則又於象山所言上更加一味見成而聖人皆師心隨手拈來盡是矣與江少峯

文集

聖人之言心渾然無朕其涵也而有觸即動其應也佛氏語其涵者固明微妙而祕之以爲奇俗學即其應者粧綴紋繞而離之以爲博要之不能無所近而亦卒不可入何者其不能無所近者緣於心而卒不可入者遠於體也聖人者不獨語其涵懼人之求於微而不獨語其應懼人之求於迹故哀與欽者心之體也見廟與墓而興者其應也體無所不具則無所不感無所不感則無所不應因其應而爲之文於是乎有哭擗哀素之等俎豆犧帛之儀儀立而其心達而儀非心也此所以爲聖人之學也佛氏則從其應而逆之以歸於無曰墓與廟哀與敬皆妄也而性則離於是者也俗學者非之曰此有也則從而類其名數滋其辨博而以爲非是則無循也然不知泯感與應者既以元遠空寂爲性而其溺於名數辨博者又詳其末而忘其所以然予故曰禪與俗卒不可入者遠於體也聖人之言心詳於宋儒最後象山陸氏出盡去世之所謂繳繞者而直指吾人之應心曰見墟墓哀而宗廟欽者心也辨此心之眞僞而聖學在是矣其於致力之功雖爲稍徑而於感應之全則指之甚明而俗

學以爲是禪也。其所未及者名數辨博也。嗟乎。象山指其應者使人求其源也。佛氏逆其應於無。而象山指其迹於應。以是爲禪。然則爲聖人者。其必在名數辨博乎。以儀爲心。予惡乎安歟之無從也。象山集序○天命流行。物與無妄。在天爲不已之命。而在人爲不息之體。孔門之所謂仁者。先生之所謂知也。自程淳公之沒。而聖人之學不傳。沉酣傳註。留心名物。從其求於外者以爲領略貫解。而一實萬分。主靜立極之義微矣。夫天下莫大於心。心無對者也。博厚高明。配於天地。而彌綸參贊。際於六合。雖堯舜之治。與夫湯武之烈。皆心之照也。從事於心者。愈斂而愈不足。從事於言者。愈贅而愈有餘。不足者日益。而有餘者日損。聖愚上下之岐端在於是。此先生所以冒忌負謗。不息其身。而爭之於幾絕之餘。而當時之士。亦遂投其本有。皆能脫輻解縶。

翕然從先生於驟聞之日者也。爭之不明。而有言之稍聚而爲錄。今不據其錄而求其所以爲學也。乃復事於言。是不得已者。反以誤後人。而貽之爭耶。且先生之得。是亦不易矣。先生顧其始亦嘗詞章而博物矣。展轉抵觸。多方討究。而後於不肖者辨藝華藻。似復可恃。至於變故當前。流離生死。無復出路。旁視莫倚。而向之有餘者。茫然不可得力。於是知不息之體。炯然在中。悟則實。談則虛。譬之孤舟顛沛於衝風駭浪之中。帆檣莫施。碇纜無容。然後視柁力之強弱以爲存亡。業盡根呈。水落石出。而始強力不返矣。故余嘗謂先生僅悟於百死一生之日。然後能咽餘甘而臻實際。取而用之。已本不貳。而物亦莫能遯。推功文詞。固其照中之隙光也。先生之所以得者。豈盡於是耶。嗣後一傳百訛。師心即聖。爲虛無漭蕩之論。不可窮詰。內以馳其元覽之見。而外以逃其踐履之失。於先生所道切近之處。未嘗加功。則於先生所指精微之地。終非實見。援之事則窒。施之用則敗。蓋先生得而言之。言先生之心爾。而今襲先生之語以求入。即句句不爽。猶之無當於心。而況不能無失乎。心不息則萬古如一日。心不息則萬人如一人。先生能用是倡之於幾絕。吾人不能緣是承之於已明。而方且較同異。雌黃以爲長。此予之所以謂先生始得之勤。而今之不能無憂也。夫從事於心。斂而猶有不及。則於言有所不暇。從事於心。精而後知所失。則於言有所不敢。默識深思。承擔負荷。此余與二三子今之所承先生之後者也。刻傳習錄序

侍讀張陽和先生元忭

張元忭字子藎，別號陽和，越之山陰人。父天復，行太僕卿。幼讀朱子格致補傳曰：「無乃倒言之乎？當云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而後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也。」嘉靖戊午舉於鄉。隆慶戊辰，太僕就逮於滇，先生侍之以往。太僕釋歸，先生入京頌冤，事解，又歸慰太僕於家。一歲之中，往來凡三萬餘里，年踰三十而髮白，種種其至性如此。辛未登進士第一人，授翰林修撰。丁外艱。萬曆己卯教習內書堂，先生謂寺人在天子左右，其賢不肖為國治亂所係，因取中鑒錄諄諄誨之。江陵病，舉朝奔走醮事，先生以門生未嘗往也。壬午，皇嗣誕生，齎詔至楚。丁內艱。丁亥，附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讀。明年三月卒官，年五十一。先生之學，從龍溪得其緒論，故篤信陽明。龍溪談本體而諱言工夫，識得本體便是工夫。先生不信，而謂本體本無可說，凡可說者皆工夫也。嘗闢龍溪欲渾儒釋而一之，以良知二字為範圍三教之宗旨，何其悖也。故曰：「吾以不可學龍溪之可。」先生可謂善學者也。第主意只在善有善幾，惡有惡幾，於此而慎察之，以為良知善必真好，惡必真惡，格不正以歸於正為格物，則其認良知都向發上。陽明獨不曰良知是未發之中乎？察識善幾惡幾，是照也，非良知之本體也。朱子答呂子約曰：「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為已發，而所論致知格物，以察識端倪為初下手處，以故缺卻平日涵養一段工夫。」此即先生之言良知也。朱子易簀，改誠意章句曰「實其心之所發」，此即先生之言格物也。先生談文成之學，而究竟不出於朱子矣。

不二齋論學書

動靜者時也，無動無靜，常翕而不張，常聚而不散者，心也。夫心無動靜，而存心之功未有不自靜中得之者。初學之士未能於靜中得其把柄，遽欲以憧憧擾擾之私，而妄意於動靜合一之妙，譬之駕無柁之舟以浮江漢，犯波濤，其不至覆且溺者鮮矣。（亦敬世陽）○吾兄謂摹擬古人之言行，庶幾可進於志物，以此為下學而上達。竊謂摹擬古人之言行，一一而求其合，所謂博而寡要，務而無功也。曷若摹擬於吾一心之為易且簡乎？萬事萬物皆起於心，心無事而貫天下之事，心無物而貫天下之物，此一貫之旨也。故不離於事物言行之間，而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下學上達，無二事也。若以摹擬為下學，志物為上達，是二之矣。（答田文學）○人有知覺，禽獸亦有知覺。人之知覺命於理，禽獸之知覺命於氣。今但以知覺言良知，而曰良知不分善惡，不將混人性物性而無別耶？夫所謂良者，自然而然，純粹至善者也。雜之以人為，做之以私欲，則可以言知而不得謂之良知矣。謂良知有善無惡則可，謂良知無善無惡則不可。致知之功全在察其善惡之端，方是實學。今人於種種妄念俱認為良知，則不分善惡之言誤之也。（以下答鄧鏵）○有不善未嘗不知，良知也。知之未嘗復行，致良知也。知行合一，以成其德，其顏子之學乎？○周子曰：「幾善惡。」若有善幾惡幾，於此而慎察之，善必真好，惡必真惡，研幾之學也。吾兄論幾，則曰善惡是非未落對待，而以念上用功為幾淺，非第一義。竊謂未然。所謂獨者，還是善念初動之時，人不及知而己獨知之，非無可對待之謂也。無對待則不可以言幾矣。人心之欲固以先事預防，禁於未發為不犯手工夫，然

豈易言哉此心即是天理方其未動本無人欲纔一萌動則有天理便有人欲此危微之訓堯舜所爲惓惓也○人心少有無念之時方其未萌者一防字即屬思善一邊是亦念矣兒念作聖只在一念之間不分有事無事此念常存正是動靜合一之學恐無淺深先後之可言也○幾一而已矣自聖人言則爲神化之幾自吾人言則爲善惡之幾其實非有二也作聖之功則必由粗以入精由可知以進於不可知而知幾之學畢矣○意者心之所發心本無意也動而後敬言而後信此心之本體有時而息矣不動而敬敬以心也不言而信信以心也此心之中無非敬信未發已發純乎天理矣○釋氏以心爲槁木死灰而盡外聞見吾儒亦從而宗之是以吾心爲有內也心無內外無隱顯無寂感不見不聞此心也獨見獨聞此心也共見共聞此

心也目之視也可得而見也謂視非心也可乎耳之聽也可得而聞也謂聽非心也可乎天之高也地之廣也鳶飛魚躍於其間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則孰非心也而謂其偏於空虛可乎○楊復所談本體而諱言功夫以爲識得本體便是功夫某謂本體本無可說凡可說者皆功夫也識得本體方可用功夫明道言識得本體以誠敬存之是也寄羅近溪○仁之爲物未易名狀故孔門罕言仁凡所言者皆求仁之功而已其曰仁者人也仁人心也此則直指仁體矣生生不已者天地之心也人之生以天地之心爲心虛而靈寂而照常應而常靜謂其有物也而一物不容謂其無物也而萬物皆備無物無我無古今無內外無始終謂之無生而實生謂之有生而實未嘗生渾然廓然凝然炯然仁之體儻若是乎以下寄李毅齋○近世談學者但知良知本來具

足本來圓通窺見影響便以爲把柄在手而不復知有戒慎恐懼之功以嗜欲爲天機以情識爲智慧自以爲寂然不動而妄動愈多自以爲廓然無我而有我愈固名檢蕩然陽明之良知果若是乎一念之動其正與否人不及知而己獨知之即此是獨即此是良知於此格之即是慎獨即是致良知物與知無二體格與致無二功也但於意念之間時時省克自然欲盡理還來教以則訓格謂物物皆有定則一循其則而不違是爲格物也知體無窮物則有定若然是將以知不足恃而取則於物矣是將舍吾心之天則又索之於外矣是將歧知與物而二之矣請就兒之言而反覆之知體無窮物之體亦無窮何也凡物之理千變萬化不可爲典要若云有定不爲子莫之執中乎物則有定知之則亦有定何也帝降之衷天然自有不爽毫髮若曰

無窮則將舍規而爲圓舍矩而爲方乎與許敬菴○兒嘗問相天下當用何術對曰無私兒曰無私不足以盡相之道必加意於知人知人有法必令人舉一人嚴連坐之法而後舉必得人人無遺舉天下可理矣弟曰固也獨不曰取人以身乎自古才相稱相代不乏人往往徇私而敗故無私而後能知人辟之鑑常空衡常平妍媸輕重自不患其或爽且人舉一人之法自昔亦常行之而卒不能得人何也其人君子也則所舉必多君子雖舉百十人亦何不可其人小人也則所舉必多小人雖舉一人亦安可聽耶兒又嘗問聖學之要對曰在心兒曰心不足以盡天下之理必存心以察天下之理而後可以入聖弟曰萬物皆備於我非心外有理也孔孟之學但曰正心曰存心心正則理無不正心存則理無不存千古聖賢何嘗於心外加得一毫答呂新吾

○立人達人畢竟是仁發用處仁自有體就如喜怒哀樂是心之發用處心自有體也(答孟我疆)○近時之弊徒言良知而不言致徒言悟而不言修僕獨持議不但曰良知而必曰致良知不但曰理以頓悟而必曰事以漸修蓋謂救時之意(答周海門)○心外無道言心而曰易偏易恣者卽非心也道外無心言道而不本於心者卽非道也夫惟析心與道而為二是故舍我喜怒哀樂本然之情性而求之於難窮之物理舍我事親敬長本然之知能而索之於無常之事變考之愈勤講之愈微而以之應感酬酢漠然愈不相關此則學術之過也(與毛文學)○竊疑世儒口口說悟乃其作用處殊是未悟者悟與修分兩途終未能解龍溪曰狂者志大而行不掩乃是直心而動無所掩飾無所窩藏時時有過可改此是入聖眞路頭世人總說修持終有掩飾窩藏意思

在此去聖學路徑何啻千里定宇曰所貴乎不掩藏者為其發而能改也非謂其冥然不顧而執之以為是也(記獲齋)○予謂定宇曰昨所言天地都不做得無竅人之聰耶定宇笑曰畢竟天地也多動了一下予曰子眞出世之學非予所及也然嘗謂此體眞無而實有天不得不生地不得不成辟如木之有根而發為枝葉花實自不容已天地亦何心哉佛氏以大地山河為幻妄此自迷者言之耳苟自悟者觀之一切幻相皆是眞知而況於天地乎定宇曰學在識眞不假斷妄予言得之矣(同上)○當思父母生我之時光光淨淨只有此性命一切身外物眞如水上漚奈何拋我之本來而汲汲營營於身外暫生暫滅之浮漚乎(志學錄下皆同)○吾邑蕭靜菴曰日力有餘則當徧讀六經以窺聖賢之心事足力有餘則當縱遊五嶽以觀天地之形骸若夫蒔一花卉畜一奇玩雖力有餘弗為也○有壁立萬仞之節概乃可以語光風霽月之襟懷○譬樹木者芟其枝葉則其本盛矣善為學者斂其英華則其神凝矣○眼前一草一木皆欣欣向榮一禽一鳥皆嚶嚶自得滿腔子是惻隱之心○以禍福得喪付之天以贊毀予奪付之人以修身立德責之己豈不至易至簡乎○顏子當仰鑽瞻忽時只是於本體上想像追尋終不可得後來得夫子之教卻於博文約禮用功夫功夫既到而後本體卓爾如有可見始悟向者想像追尋之為非也○日之長短有時矣然意有所營若促之而短事無所繫若引之而長心之無時如此身之所處有方矣然神之所至忽而九天意之所注忽而萬里心之無方如此

教諭胡今山先生瀚

胡瀚字川甫號今山餘姚人支湖鐸從子也自幼承家學動必以禮年十八從陽明先生遊論及致良知之學反覆終日則躍然起曰先生之教劈破愚蒙矣陽明授以傳習錄博約說日歸而思之蓋有省支湖召而語之曰孺子知學乎學在心心以不欺爲主瀚唯唯於是日從事於求心悟心無內外無動靜無寂感皆心也即性也其有內外動靜寂感之不一也皆心之不存爲故也作心箴圖以自課就質於陽明陽明面進之先生益自信危言篤行純篤甚密陽明沒諸弟子紛紛互講良知之學其最盛者山陰王汝中泰州王汝止安福劉君亮永豐聶文蔚四家各有疏說駸駸立爲門戶於是海內議者羣起先生曰先師標致良知三字於支離汨沒之後指點聖真真所謂滴骨血也

吾黨慧者論證悟深者研歸寂達者樂高曠精者窮主宰流行俱得其說之一偏且夫主宰既流行之主宰流行即主宰之流行君亮之分別太支汝中無善無惡之悟心若無善知安得良故言無善不如至善天泉證道其說不無附會汝止以自然爲宗季明德又矯之以龍惕龍惕所以爲自然也龍惕而不怡於自然則爲拘束自然而不本於龍惕則爲放曠良知本無寂感即感即寂即寂即感不可分別文蔚曰良知本寂感於物而後有知必自其寂者求之使寂而常定則感無不通似又偏向無處立脚矣宋儒學尚分別故勤註疏明儒學尚渾成故立宗旨然明儒厭訓詁支離而必標宗旨以爲的其弊不滅於訓詁道也者天下之公道學也者天下之公學也何必列標宗旨哉先生之學則以求心爲宗所註心箴圖列而爲五曰心圖指本體也曰存曰死曰出入曰放心各有箴而功以存心爲主晚年造詣益深毎提本朝儒者曰文清之行粹然師表求其卓然之見一貫之唯似隔曾顏一級文成明睿學幾上達若夫動不踰矩循循善誘猶非孔氏之家法白沙縈有曾點之趣而行徑稍涉於孤高敬齋愼密似有子夏規模而道業未臻於光大孟子願學孔子而於顏閔猶曰姑舍吾於四先生亦云以恩貢就華亭訓導陞崇明敎諭歸家三十年築室今山著有今山集一百卷

明儒學案卷十五終

明儒學案卷十六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參閱

江右相傳學案

姚江之學惟江右為得其傳東廓念菴兩峯雙江其選也再傳而為塘南思默皆能推原陽明未盡之意是時越中流弊錯出挾師說以杜學者之口而江右獨能破之陽明之道賴以不墜蓋陽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亦其感應之理宜也

文莊鄒東廓先生守益 附子善 孫德涵 德溥
文莊歐陽南野先生德
貞襄聶雙江先生豹
文恭羅念菴先生洪先

處士劉兩峯先生文敏
同知劉師泉先生邦采
御史劉三五先生陽 附劉印山 王柳川
縣令劉梅源先生曉
員外劉晴川先生魁
主事黃洛村先生弘綱
主事何善山先生廷仁
郎中陳明水先生九川
太常魏水洲先生良弼
解元魏師伊先生良政
處士魏藥湖先生良器
太常王塘南先生時槐

文潔鄧定宇先生以讚
參政陳蒙山先生嘉謨
徵君劉瀘瀟先生元卿
學憲萬思默先生廷言
臬長胡廬山先生直
忠介鄒南皋先生元標
給諫羅匡湖先生大紘
中丞宋望之先生儀望
徵君鄧潛谷先生元錫
徵君章本清先生潢
僉憲馮慕岡先生應京

明儒學案卷十六　江右一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參閱

文莊鄒東廓先生守益

鄒守益字謙之號東廓江西安福人九歲從父官於南都羅文莊欽順見而奇之正德六年會試第一廷試第三授翰林編修踰年丁憂宸濠反從文成建義嘉靖改元起用大禮議起上疏忤旨下詔獄謫判廣德州毀淫祠建復初書院講學擢南京主客郎中任滿告歸起南考功尋還翰林司經局洗馬上聖功圖世宗猜以議禮前疏弗悅也下禮部參勘而止遷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院陞南京國子祭酒九廟災有旨大臣自陳大臣皆惶恐引罪先生上疏獨言君臣交儆之義遂落職閒住四

十一年卒年七十二隆慶元年贈禮部右侍郎諡文莊初見文成於虔臺求表父墓殊無意於學也文成顧日夕談學先生忽有省曰往吾疑程朱補大學先格物窮理而中庸首慎獨兩不相蒙今釋然格致之即慎獨也遂稱弟子又見文成於越留月餘既別而文成念之曰以能問於不能謙之近之矣又自廣德至越文成歎其不以遷謫爲意先生曰一官應迹優人隨遇爲故事耳文成默然良久曰書稱允恭克讓謙之信恭讓矣自省允克何如先生憮然始悟平日之恭讓不免於玩世也先生之學得力於敬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雜以塵俗者也吾性體行於日用倫物之中不分動靜不舍晝夜無有停機流行之合宜處謂之善其障蔽而壅塞處謂之不善蓋一忘戒懼則障蔽而壅塞矣但令無往非戒懼之流行即是性體之流行矣離却戒慎恐懼無從見性離却性亦無從覓日用倫物也故其言道器無二性在氣質皆是此意其時雙江從寂處體處用工夫以感應用處爲効驗先生言其倚於內是裂心體而二之也彭山惡自然而標警惕先生言其滯而不化非行所無事也夫子之後源遠而流分陽明之沒不失其傳者不得不以先生爲宗子也夫流行之爲性體釋氏亦能見之第其捍禦外物是非善惡一歸之空以無礙我之流行蓋有得於渾然一片者而日用倫物之間條理脈絡不能分明矣麁而不精此學者所當論也先生青原贈處記陽明赴兩廣錢王二子各言所學緒山曰至善無惡者心有善有惡者意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龍溪曰心無善而無惡意無善而無惡知無善而無惡物無善而無惡陽明笑曰洪甫須識汝中本體汝中須識洪甫工夫此

與龍溪天泉證道記同一事而言之不同如此蕺山先師嘗疑陽明天泉之言與平時不同平時每言至善是心之本體又曰至善只是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又曰良知即天理錄中言天理二字不一而足有時說無善無惡者理之靜亦未嘗徑說無善無惡是心體今觀先生所記而四有之論仍是以至善無惡爲心即四有四句亦是緒山之言非陽明立以爲教法也今據天泉所記以無善無惡議陽明者盍亦有考於先生之記乎子善孫德涵德溥德泳善字某號穎泉嘉靖丙辰進士由比部郎擢臬使歷官至太常寺卿德涵字汝海號聚所隆慶辛未進士從祀議起上疏極言文成應祀授刑部主事江陵當國方嚴學禁而先生求友愈急傅慎所劉畏所先後忤江陵皆先生之邑人遂疑先生爲一黨以河

南僉事出之御史承江陵意疏論鐫秩而歸未幾卒年五十六先生受學於耿天臺鄉舉後卒業太學天臺謂公子寒士一使而知居之移氣若此獨汝海不可辯其爲何如人問學於耿楚倥楚倥不答先生憤然曰吾獨不能自參而向人求乎反閉一室攻苦至忘寢食形軀減削出而與楊道南焦弱侯討論久之一旦霅然忽若天牖洞徹本真象山所謂此理已顯也然穎泉論學於文莊之敎無所走作入妙通玄都成幻障而先生以悟爲入門於家學又一轉手矣

德溥字汝光號四山舉進士官至太子洗馬所解春秋逐掀之上多宗之更掄闈宦居覃思名理著爲易會自叙非四聖之易而宵壞自然之易又非宵壞之易而心之易其於易道多所發明先生浸浸向用忽而中廢其京師邸寓爲崔文炳之故拓文炳奄人張誠之奴也以罪籍沒有埋金在壁先生之家人發之不以聞官事覺罪坐先生革職追贓門生爲之醵金以償穎泉素嚴聞之怒甚先生不敢歸者久之

德涑號瀘水萬曆丙戌進士授行人轉雲道御史壬辰正月時科都給事中李獻可公疏請皇長子豫敎上怒革獻可爲民先生救獻可亦遂革職累疏薦不起先生旣承家學守致良知之宗而於格物則別有深悟論者謂淮南之格物出陽明之上以先生之言較之則淮南未爲定論也

東廓論學書

向來起滅之意尚是就事上體認非本體流行吾心本體精明靈覺浩浩乎日月之常照淵淵乎江河之常流其有所障蔽有所滯礙掃而決之復見本體古人所以造次於是顛沛於是正欲完此常照常明之體耳（與君亮伯充）○良知之敎乃從天命之性指其精神靈覺而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無往而非良知之運用故戒懼以致中和則可以位育擴充四端則可以保四海初無不足之患所患者未能明耳好問好察以用中也誦詩讀書以尚友也前言往行以畜德也皆求明之功也及其明也只是原初明也非合天下古今之明而增益之也世之沒溺於聞見勤苦於記誦正坐以良知爲不足而求諸外以增益之故比擬愈密揣摩愈巧而本體障蔽愈甚博文格物即戒懼擴充一個工夫非有二也果以爲有二者則子思開卷之首得無舍其門而驟語其堂乎（答夏敦夫）○越中之論誠有過高者忘言絕意之辨向亦駭之及臥病江上獲從緒山龍溪切磋漸以平實其明透警發處受敎甚多夫乾乾不息於誠所以致良知也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致良知之條目也若以懲忿之功爲第二義則所謂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己百己千者皆爲剩語矣源泉混混以放乎四海性之本體也有所壅蔽則決而排之未嘗以人力加損故曰行所無事若忿慾之壅不加懲窒而曰本體原自流行是不決不排而望放乎海也苟認定懲窒爲治性之功而不察流行之體原不可以人力加損則亦非行所無事之旨矣（答聶雙江）○明德之明人人完足遇親而孝遇長而弟遇君而忠遇夫婦而別遇朋友而信無往非明德之流行流行之合宜處謂之善

其障蔽而壅塞處謂之不善學問之道無他也去其不善以歸於善而已矣與陶廣之○古人理會利害便是義理今人理會義理猶是利害答甘泉○良知精明處自有天然一定之則可行則行可止則止眞是鳶飛魚躍天機活潑初無妨礙初無擬擇所患者好名好利之私一障其精明則擬議遂自天地爲之易位矣答周順之○果能實見敬字面目則即是性分即是禮文又何偏內偏外之患乎若曰性分禮文而二之則已不識敬何以語聖學之中正乎與方時勉○聖門要旨只在修己以敬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雜以塵俗也戒愼恐懼常精常明則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故道千乘之國直以敬事爲綱領信也者敬之不息者也非敬之外復有信也節用愛人使民以時即敬之流行於政者也先儒謂未及爲政得無以修己安百姓爲二乎與胡鹿崖○遷善改過即致良知之條目也果能戒愼恐懼常精常明不爲物欲所障蔽則即此是善更何所遷即此非過更無所改一有障蔽便與掃除雷厲風行復見本體其謂落在下乘者只是就事上點檢則有起有滅非本體之流行耳答余子弼○是非逆順境界俯時有礙乃知聲臭未泯還是形而下學問與薛中離○自其精明之無障謂之智及自其精明之無間斷謂之仁守答余虎石○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雜以私欲也故出門使民造次顛沛參前倚衡無往非戒懼之流行方是須臾不離與呂涇野○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此正毫釐千里之幾從良知精明流行則文武之好勇公劉太王之好貨色皆是天理若雜之以私欲則桓文之救邢救衞壞國安民皆是人欲先師所謂須從根上求生死與向支流論濁淸○有疑聖人之功異於始學者曰王逸少所寫上大人與

塡砞模者一點一毫不能一毫加損○小人之起私意皆迷放逸作好作惡至於穿窬剽刼何往非心特非心之本體耳水之過顙在山至於滔天襄陵何往非水然非水之本體矣戒懼以不失其本體禹之所以行水也隄而遏之與聽其衝橫而不決不排二者胥失之矣答曾弘之○世俗通病只認得個有才能有勳業有著述的聖人不認得個無技能無勳業無著述的聖人與戴之○近有友人相語曰君子處世只顧得是非不須更顧利害僕答之曰天下眞利害便是天下眞是非即如舍生取義殺身成仁安得爲害而墦肉乞飽壟上罔斷安得爲利若論世情利害亦自有世情是非矣與師泉○吾儕病痛尚是對景時放過故辨究精博終受用不得須如象山所云關津路口一人不許放過方是須臾不離之學與貞閣之○云商量家事不看則有我合同回嗇情自是對景增減又安能與千聖同堂天地並位誠然誠然至以貨色名利比諸霧靄魍魅則有所未穩形色天性初非嗜慾惟聖踐形只是大公順應之無往非日月無往非如野螢風若一有增減則妻子家事皆爲霧靄魍魅心體之損益其能免乎凡人與聖人對景一也無增減是本體有增減是病症今日亦無別法去病症以復本體而已矣與鎭師○兩城有數條相問大意主於收視斂聽一塵不攖一波不興爲未發之時當此不攖不興意尚未動吾儕謂之存存存存則意發即誠僕答之曰收視是誰收斂聽是誰斂即是戒懼工課天德王道只是此一脈所謂去耳目支離之用全圓融不測之神神果何在不睹不聞無形與聲而昭昭靈靈體物不遺寂感無時體用無界第從四時常行百物常生處體當天心自得無極之眞與王夔○天

命之性純粹至善昭昭靈靈瞞眛不得而無形與聲不可覩聞學者於此無從體認往往以強索懸悟自增障礙此學不受世態點污不藉博聞充拓不須億中測度不可意氣承攬不在枝節點撿亦不藉著述纘甘開來凡有倚著便涉聲臭答郭平泉○世之論者謂曾子得之以魯子貢失之於敏果若而言則敏劣於魯矣古人學術須到氣質脫化處方是歸根復命億則屢中是不免挾傷氣習猶有倚著而戰戰兢兢任重道遠曾者所能了故嘗謂曾子能脫化得魯故卒傳其宗子貢不能脫化得敏故終止於器與劉兩江○指其明體之大公而無偏也命之曰中指其明體之順應而無所乖也命之曰和一物而二稱世之以中和二致者是靜存動省之說誤之也以性上不可添戒懼者是猖狂而路大方之說誤之也答蔣御之○近來講學多是意興於戒懼實功全不著力便以為妨礙自然本體故精神浮泛全無歸根立命處間有用戒懼之功者止是點簡於事為照管於念慮不曾從不覩不聞上入微與余鄉友○寂感無二時體用無二界如稱名與字然稱名而字在其中稱字而名在其中故中和有二稱而慎獨無二功今執事毅然自信從寂處體處用功夫而以感應運用處為效驗無所用其力環起而議之無一言當意者竊恐有隨然意見默制其中而不自覺此於未發之中得無已有倚乎倚於感則為逐外倚於寂則為專內雖高下殊科其病於本性均也○來教謂良知是人生一個真種子本無是非可否相對而言是非可否相對此知之屬氣者不知精明真純無非無否處將不屬氣否答曾工○過去未來之思皆是失却見在工夫不免借此以繫其心緣平日戒懼功疎此心無安頓處

佛家謂之胡孫失樹更無伎倆若是覩於無形聽於無聲洞洞屬屬精神見在兢業不暇那有閒功夫思量過去理會未來故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此是將迎病症思曰睿睿作聖此是見在本體工程毫釐千里答濮致昭○陽明夫子之平兩廣也錢王二子送於富陽夫子曰予別矣盍各言所學德洪對曰至善無惡者心有善有惡者意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畿對曰心無善而無惡意無善而無惡知無善而無惡物無善而無惡夫子笑曰洪甫須識汝中本體汝中須識洪甫工夫二子打併為一不失吾傳矣青原贈處○聖門志學便是志不踰矩之學吾儕講學以修德而日用踰矩處乃以小過安之何以協一胸中一有所不安自戒自懼正是時時下學時時上達準四海俟百聖合德合明只是一矩

東廓語錄

問性固善也怒亦不可不謂之性曰以目言之明固目也昏亦不可不謂之目當其昏也非目之本體矣○吾人以心體得失為吉凶今人以外物得失為吉凶作德日休作偽日拙方見影響不爽反身之物爭事修飾而自家身心先就破蕩不祥莫大焉○性字從心從生這心之生理精明真純是發育峻極的根本戒慎恐懼養此生理從君臣父子交接處周貫充出無須臾虧損便是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古人發育峻極只在三千三百充拓不是懸空擔當三千三百只從戒懼真體流出不是枝節簡點○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中和位育中和不在戒懼外只是喜怒哀樂大公順應處位育不在中和外只是大公順應與君臣父子交接處○人倫庶物日與吾相接無一刻離得故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就業不肯放過如織絲者絲絲入簆無一絲可斷乃是經綸大經○問諸生平旦之氣奚若曰覺得清明覺得無好惡曰清明者心也而無好惡則有心而無意清明者知也而無好惡則有知而無物二三子試思之果有無意之心無物之知乎曰平旦之氣湛然虛明果曰當空一物不留曰一物不留却是萬物畢照一物不留是常寂之體萬物畢照是常感之用○濂溪主靜之靜不待動而言恐人誤認故自註無欲此靜字是指人生而靜真體常主宰綱維萬化者在天機名之曰無聲無臭故揭無極二字在聖學名之曰不睹不聞故揭無欲二字天心無言而元亨利貞無停機故百物生聖心無欲而仁義中正無停機故萬物成知太極本無極則識天道之妙知仁義中正而主靜則識聖學之全○戒慎恐懼之功命名雖同

而血脈各異戒懼於事識事而不識念戒懼於念識念而不識本體本體戒懼不睹不聞常規常矩常虛常靈則沖漠無朕未應非先萬象森然已應非後念慮事為一以貫之是為全生全歸仁孝之極○問天下事變必須講求曰聖門講求只在規矩規矩誠立千方萬圓自運用無窮平天下之要不外絜矩直至瓊臺方補出許多節目豈是曾子比丘氏疎略欠缺○問格致曰心不離意知不離物而今却分知為內物為外知為寂物為感故動靜有二時體用有二界分明是破裂心體是以有事為點簡而良知却藏伏病痛有超脫事為而自謂良知瑩徹均之為害道○徐少初謂真性超脫之幾須從無極太極悟入曰某近始悟得此意然只在二氣五行流運中故從四時常行百物常生處見太極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處見真性方是一滾出來

若隱隱見得真性本體而日用應酬湊泊不得猶是有縫隙在先師有云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了此便是下學上達之旨○問博約曰聖門之學只從日用人倫庶物兢兢理會自家真性常令精明流行從精明識得流行實際三千三百彌綸六合便是博文從流行識得精明主宰無形無聲退藏於密便是約禮故亦臨亦保昭事上帝不怨不尤知我其天初無二途轍○問不覩不聞曰汝信得良知否曰良知精明真是瞞昧不得曰精明有形乎曰無形曰有聲乎曰無聲曰無形與聲便是不覩不聞瞞昧不得便是莫見莫顯問戒懼曰諸君試驗心體是放縱的是不放縱的若是放縱的添個戒懼却是加了一物若是不放縱的則戒懼是復還本體年來一種高妙開口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精蘊却怕戒懼拘束如流落三家村裡

爭描畫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於自家受用無絲毫干涉○有苦閑思雜念者語之曰汝自思閑却惡閑思汝自念雜却惡雜念譬諸汝自醉酒却惡酒醉果能戒懼一念須臾不離如何有工夫去浮思○錢緒山論意見之弊謂良知本體著以意見猶規矩上著以方圓方圓不可得而規矩先裂矣曰此病猶是認得良知籠了良知精明肫肫皜皜不粘帶一物意即良知之運行見即良知之發越若倚於意便為意障倚於見便為見障如秤天平者手勢稍重便是弊端○王泉石云古人開物成務實用須講求得定庶當局時不失着曰某常看棋譜局局皆奇只是印我心體之變動不居若執定成局亦受用不得纔下了二三十年棋不曾遇得一局棋譜不如專心致志勿思鴻鵠勿援弓矢盡自家精神臨機應變方是權度在我運用不窮○龍溪曰

不落意見不涉言詮如何曰何謂意見曰隱隱見得自家本體而日用湊泊不得是本體與我終為二物曰何謂言詮曰凡問答時言語有起頭處末梢有結束處中間有說不了處皆是言詮所縛曰離此二證如何曰只方是肫肫皜皜實際○程門所云善惡皆天理只過不及處便是惡正欲學者察見天則不容一毫加損雖一毫終不免踰矩此正研幾脈絡○大學言好惡中庸言喜怒哀樂論語言悅樂不慍吾自家性情更無用功處○順逆境界只是晴雨出處節度只是語默此中潔淨無往不潔淨此中粘帶無往不粘帶○問道器之別曰盈天地皆形色也就其不可覩不可聞超然聲臭處指為道就其可覩可聞體物不遺指為器非二物也今人卻以無形為道有形為器便是裂了宗旨喜怒哀樂即形色也就其未發渾然不可覩聞指為

中就其發而中節粲然可覩聞指為和今人卻以無喜怒哀樂為中有喜怒哀樂為和如何得合人若無喜怒哀樂則無情除非是槁木死灰○天性與氣質更無二件人此身都是氣質用事目之能視耳之能聽口之能言手足之能持行皆是氣質天性從此處流行先師有曰惻隱之心氣質之性也正與孟子形色天性同旨其謂浩然之氣塞天地配道義氣質與天性一滾出來如何說得論性不論氣後儒說兩件反更不明除卻氣質何處求天地之性○良知虛靈晝夜不息與天同運與川同流故必有事焉無分於動靜若分動靜而學則交換時須有接續雖妙手不能措巧元公謂靜而無靜動而無動其善發良知之神乎

穎泉先生

學者眞有必求為聖人之心則即此必求一念是作聖之基也○和靖謂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此最得濂洛一脈○學莫要於識仁仁人心也吾人天與之初純是一團天理後來種種嗜慾種種思慮雜而壞之須是默坐澄心久久體認方能自見頭面子曰默而識之識是識何物謂之默則不靠聞見不倚知識不藉講論不涉想像方是孔門宗旨方能不厭不倦是故必識此體而後操存涵養始有著落○學莫切於敦行仁豈是一箇虛理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而非仁也知事外無仁仁體時時流貫則日用之間大而人倫不敢以不察小而庶物不敢以不明人何嘗一息離卻倫物則安可一息離卻

體仁之功一息離便非仁便不可以語人矣顏子視聽言動一毫不雜以非禮正是時時敦行時時善事吾心○先儒謂學成於靜此因人馳於紛擾而欲其收斂之意若究其極則所謂不覩不聞主靜之靜乃吾心之眞本不對動而言也即周子所謂一程子所謂定時有動靜而心無動靜乃眞靜也若時而靜存時而動察乃後儒分析之說細玩子在川上章可自見矣○孔子謂苟志於仁無惡也若非有此眞志則終日營營皆是私意安可以言過○李卓吾倡為異說破除名行楚人從者甚衆風習為之一變劉元卿問於先生曰何近日從卓吾者之多也曰人心誰不欲為聖賢顧無奈聖賢礙手耳今渠謂酒色財氣一切不礙菩提路有此便宜事誰不從之○夫子謂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為難蓋眞能見過則即能見吾原無過處眞能自訟

則常如對獄吏句句必求以自勝矣但人情物理不遠於吾身苟能反身求之又何齟齬困衡之多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人我無間其順物之來而毋以逆應之則物理有不隨我而當者乎○格致之功乃曾子發明一貫之傳天下萬事萬物莫不原於吾之一心此處停妥不致參差即是大公之體以此隨事應之無所增損起滅即是順應之流行矣動容貌出辭氣正顏色莫非以此貫之○所諭應事接物惟求本心安妥便行否雖違眾勿恤學能常常如是本心時時用事久之可造於誠世有真實見差者吾因之以加勉有以迂濶見誚者吾不因之而稍改何也學所以求自信而已非為人也然所謂本心安妥更亦當有辨真無私心真無世界心乃為本心從此安妥乃為真安妥不然恐夾帶世情夾帶習見未可以語本心安妥也○夫

為吾一身之主為天地萬物之主孰有外於心所以握其主以主天地萬物孰有過於存心非我公反身體貼安能言之親切若此第存心莫先於識心識心莫先於靜所謂心固不出乎腔子裏然退藏於密者此也彌滿於六合者亦此也所謂識固始於反觀默認然淨掃其塵念而自識其靈明之體可也識此靈明之呈露而不極深研窮以得其全體不可也所謂存固始於靜時凝結然屋漏此操存之功也友君子亦此操存之功也所謂靜亦有二有以時言者則動亦定靜亦定之動靜是也有以體言者則不對動說寂以宰感翕聚以宰發散無時不凝結亦無時融釋所謂無欲故靜即程門之定是也若曰有嗜靜處則能必其無厭動處耶若曰常在裏面停停當當則方其在外時又何者在裏面耶心者天下至神至靈者也存心者握其至神

至靈以應天下之感者也苟認定吾靈明之相而未盡吾真體之全即不能免在內在外之疑苟分存心與應務為二時即不能免靜時凝結動時費力之疑願公不以其所已得為極至而深識此心之全體蓄得存心之全功則自有渙然冰釋處矣○學不明諸心則行為支明不見諸行則明為虛明者明其所行也行者行其所明也故欲明吾孝德非超悟乎孝之理已也真竭吾之所以事父者而後孝之德以明欲明弟德非超悟乎弟之理已也真盡吾之所以事兄者而後弟之德以明舜為古今大聖亦惟日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舍人倫庶物無所用其明察矣若本吾之真心以陳說經史即此陳說即行其所明也安可以為逐物本吾之真心以習禮講小學即此講習即行其所明也安可以為末藝然今世所謂明心者不過悟其影響解其字

義耳果超果神者誰與若能神解超識則自不離日用常行矣故下學上達原非二時分之即不可語達即不可以語學故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作與語固為行止與默亦為行人一日何時可離行耶行本乖然實不在明之外也○所謂將來學問只須慎獨不須防檢而既往愆尤習心未退當何以處之夫吾之獨處純然至一無可對待識得此獨而時時慎之又何愆尤能入習心可發耶但吾輩習心有二有未能斷段其根而目前暫却者此病尚在獨處獨處受病又何慎之可言有既與之斷段而猶目熟境不覺竊發者於此處覺悟即為之掃蕩為之廓清亦莫非慎之之功譬之醫家急治其標亦所以調攝元氣譬之治水雖加疏鑿決排亦莫非順水之性見纔有喜心正見程子用功密處非習心之不去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

十能之己千之此正是困勉之功安可以爲甚意但在本體上用雖困且苦亦不可以言防檢今世之防檢者亦有然時不可以其執時爲得操存之要何如何如程門愼獨之旨發於川上正是不舍晝夜之幾非禮勿視聽言動時時在禮上用力即愼獨也時時是禮時時無非禮安論境界試淺言之雖寤寐宴息吾心亦炯然不昧吾耳目身口亦不能離亦安有無視聽言動之時雖在夢中有呼即醒何嘗俱入於滅息所謂寂者指吾心之本體不動者言也非指閒靜之時也工夫只是一個故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在知處討分曉不在境上生分别○承示元城之學力行七年而後成上蔡別程子數年始去一矜字何其難子曰欲仁而仁至又何其易切問也夫仁何物也心也心安在乎吾一時無心不可以爲人則心在吾與生俱生者也求吾之與生俱生者安可以時日限試自驗之吾一念眞切惟求復吾之眞體則此欲仁一念已渾然仁體矣何有於妄何處見矜無妄無矜非仁體而何至於力行之熟而融之盡則不能不假以歲月耳今高明旣信我夫子欲仁仁至之語則即此處求之足矣不必更於古人身上生疑斯眞求仁矣

聚所先生

今人只說我未嘗有大惡的事未嘗有大惡的念頭如此爲人也過得不知日間昏昏憒憒如醉如夢便是大惡了天地生我爲人豈徒昏憒天地間與蟲蟻並活巳耶○諸生夜侍劉思微問曰堯舜之心至今在其說如何先生曰汝知得堯舜是聖人否曰知之曰即此便是堯舜之心在時李肖岑大行在坐謂諸生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人孰不曉得父母當孝兄弟當弟這點心即盜蹠亦是有的但人都是爲氣欲蔽了不能依著這心行去先生謂諸生曰汝信得及否諸生對曰信得先生曰這個心是人人都有的是人人都做得堯舜的世人却以堯舜的心去做盜蹠的事圖小小利欲是猶以千金之璧而易壺飧也可惜○李如眞述前年至楚侗先生家與其弟楚倥同寢九日數叩之不語及將行時楚倥乃問曰論語上不曰如之何如之何汝平日如何解如眞對以爲我今日不遠千里特來究證亦可謂如之何如之何矣子全無一言相教耶楚倥曰汝到不去如之何如之何又敎我如之何先生甚歎其妙凡至會者輒以此語之 一友云若行得路正他如之何如之何便好若路不正就是如之何如之何也無用先生笑曰只是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若曰如之何如之何路道自不會差了一友呈其見解之先生曰解得不中用只是要如之何如之何就是○問自立自達曰自立是卓然自立於天地間再無些倚靠人推倒他不得如太山之立於天地間任他風雷俱不能動這方是自立旣自立了便能自達再不假些幫助停滯他不得如黃河之決一瀉千里任是甚麼不能沮他這方是自達若如今人靠著聞見的聞

見不及處便被他推倒了沮滯了小兒行路須是倚墻靠壁若
是大人須是自行凡功夫有間只是志未立得起然志不是凡
志須是必為聖人之志若不是必為聖人之志亦不是立志若
是必為聖人之志則凡行得一件好事做得一上好工夫也不
把他算數○一友言已較延在聲色上放輕些先生曰我則與
於是我只勸他立志向學若勸得他向學之志重了他於聲色
上便自輕不待我勸昔孟子於齊王好樂而曰好樂甚則齊其
庶幾乎於好勇則曰請好大勇曰好貨就曰好貨也好只要如
公劉之好貨曰好色曰好色也好只要如太王之好色今人若
聽見說好貨好色便就說得好貨色甚不好了更轉他不得今
人只說孟子是不得已遷就的話其實不知孟子○先生謂康
曰為學只要信得人皆可以為堯舜一句康曰近來亦信得及

只是無長進曰試言信處何如康曰只一念善處便是堯舜曰
如此却是信不及矣一日之中善念有幾却有許多時不是堯
舜了只無不善處便是堯舜康曰見在有不善處何以是堯舜
曰只曉得不善處非堯舜而何○先生問康曰近日用功何如
康曰靜存曰如何靜存康曰時時想著個天理曰此是人理不
是天理天理天然自有之理容一毫思想不得所以陽明先生
說良知是不慮而知的易曰何思何慮顏淵曰如有所立卓爾
說如有非真有一件物在前本無方體如何可以方體求得倒
是如今不曾讀書人有人指點與他他肯做還易得緣他止有
一個欲障讀書的人又添了一個理障更難擺脫你只靜坐把
念頭一齊放下如青天一般絕無一點雲霧作障方有會悟處
若一心想個天理便受他纏縛非唯無益而反害之書曰人心

唯危道心唯微你今想個天理反添了這個人心自家常是不
安的若是道心無聲無臭容意想測度不得容意想測度又不
微了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怒而無有作惡喜而無
有作好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心普萬物而無心無動無靜方
是工夫的當處譬之鏡然本體光明妍來妍照媸來媸照鏡裏
原是空的沒有妍媸你今如此就謂之作好康曰如此莫落空
否曰不要怕空果能空得自然有會悟處康曰如此恐流於佛
學也曰空亦不同有一等閒人的空他這空是昏昏憒憒胸中
全沒主宰纔遇事來便被推倒如醉如夢虛度一生有異教家
的空是有心去做空事物之來都是礙他空的一切屏此心於
空虛無用之地有吾儒之空如太虛一般日月風雷山川民物
凡有形色象貌俱在太虛中發用流行千變萬化主宰常定都

礙他不得的即無即有即虛即實不與二者相似康曰康初亦
從空上用功只緣不識空有三等之異多了這個意見便添一
個理障今已省得此意當下却空不來曰這等工夫原急不得
今日減得些明日又減得些漸漸減得去自有私意淨盡處如
太康曰予忙不得如此又是助長又是前病復發了○康問孟
子云必有事焉須時時去為善方是即平常無善念時無惡念
時恐也算不得有事否先生曰既無惡念便是善念更又何善
念却又多了這分意思康曰亦有惡念發而不自知者先生曰
這點良知徹頭徹尾無始無終更無有惡念發而不自知者今
人錯解良知作善念不知知此念善是良知知此念惡亦是良
知知此無善念無惡念也是良知常知便是必有事焉其不知
者非是你良知不知却是你志氣昏惰了古人言曰清明在躬

志氣如神豈有不自知的只緣淸明不在躬耳你只去責志如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則私欲便退聽所以陽明先生責志之說最妙○先生謂康曰人之有是四端猶其有是四體信得及否康對曰康今說信得只是口裡信得不是心裡信得緣未思量一番未敢便謂信得先生曰倒不要思量大抵世學之病都是揣摩影響如猜拳一般聖門若顏子便是開拳見子箇數分明且汝今要的須要討個分明半明半暗不濟得事康默自省有覺因對曰只因老師之問未實體認得便在這裏病恐便是惻隱之心愧其不知恐便是羞惡之心心中肅然恐便是恭敬之心心中辨決有無當否恐便是是非之心即此一問四端盡露宜如人之有四體一般但平日未之察耳先生喜曰這便是信得及了康又曰四端總是一端全在是非之心上惻

隱知其為惻隱羞惡知其為羞惡恭敬知其為恭敬若沒是非之心何由認得亦何由信得此便是良知擴而充之則致矣先生曰會得時止說惻隱亦可說羞惡亦可說恭敬亦可○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有所見便不是道百姓之愚沒有這見却常用着他只不知是道所以夫子曰中庸不可能也中是無所依着庸是平常的道理故孟子言堯未嘗以割股廬墓底却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言弟則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今人要做忠臣的只倚着在忠上便不中了為此驚世駭俗之事便不庸了自聖人看來他還是索隱行怪縱後世有述聖人必不肯為往年有一友問心齋先生云如何是無思而無不通先生呼其僕即應命之取茶即捧茶至其友復問先生曰才此僕未嘗先有期我呼他的心我一呼之便應這便是無思

無不通是友曰如此則滿天下都是聖人了先生曰却是日用而不知有時懶困著了或作詐不應便不是此時的心陽明先生一日與門人講大公順應不悟忽同門人遊田間見耕者之妻送飯其夫受之食食畢與之持去先生曰這便是大公順應門人疑之先生曰他却是日用不知的若有事惱起來便失這心體所以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是個真聖人眞正大公順應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底○一友謂知人最難先生旁畫一仁字且曰這個仁難知須是知得這個仁才知得那個人是友駭問先生曰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是友悚然○有問仁體最大近已識得此體但靜時與動時不同似不能不息曰爾所見者妄也所謂仁者非仁也似此懸想乃背於聖門默識之旨雖勞苦終身不能穀一日不息夫識

仁者識吾身本有之仁故曰仁者人也今爾所見是仁自仁而人自人想時方有不想即無靜時方明纔動即昏豈有仁而可離者哉豈有可離而謂之仁哉故不假想像而自見者仁也必俟想像而後見者非仁矣不待安排佈置而自定者仁也必俟安排佈置而後定者非仁矣無所爲而爲者仁也有所爲而爲者非仁矣不知爲不知者仁也強不知以爲知者非仁矣與吾身不能離者仁也可合可離非仁矣不妨職業而可為者仁也必棄職業而後可為者非仁矣時時不可息者仁也有一刻可息非仁矣處處皆可體者仁也有一處不可體者非仁矣人皆可能者仁也有一人不可能者非仁矣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出乎此則入乎彼一日不識仁便是一日之不仁一時不識仁便是一時之不仁不仁則非人矣仁則不外於人矣識

仁者毋求其有相之物惟反求其無相者而識之斯可矣○先生曰言思忠事思敬只此便是學一友曰還要本體曰又有甚麼本體忠敬便是本體若無忠敬本體在何處見得吾輩學問只要緊切空空說個本體有何用所以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更有甚麼人人有個不為不欲的人只要尋究自家那件是不為不欲的不為不欲他便了○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人只行些好事而不思索其理則習矣而不察終是昏昏懵懵全無一毫自得意思做成一個冥行的人人只思索其理而不著實去行懸空思索終是無有真見不過窺得些影響做成一個妄想底人所以知行要合一○看人太俗是學者病痛○問如何是本心曰即此便是又問如何存養曰常如此便是○有疑於當下便是之說者乃舉孟子之擴充為問先生曰千年萬年只是一個當下信得此個當下便信得千個萬個常如此際有何不仁不義無禮無智之失孟子所謂擴充即子思致中和之致乃是無所不然不可須臾離意思非是從本心外要加添些子加些子便非本心恐不免有畫蛇添足之病○實踐非他解悟是已解悟非他實踐是已外實踐言解悟無實踐外解悟言實踐無解悟外解悟言實踐者知識也外實踐言解悟者亦知識也均非帝之則均非戒慎之旨

四山論學

今世見解脫者宗自然語及問學輒曰此為法縛耳顧不識人世種種規矩範圍何欲離之而不能安者此從何來愚以為離却戒慎恐懼而言性者非率性之旨也今世慕歸根者守空寂語及倫物輒曰此謂義襲耳顧不識吾人能視能聽能歎能戚者又是何物愚以為離却喜怒哀樂而言性者非率性之旨也今世取自成者務獨學語及經世輒曰此逐情緣耳顧不識吾人視一民之傷一物之毀惻然必有動乎中此又孰使之者愚以為離却天地萬物而言性者非率性之旨也

史017-171

思成求正草盧木

君子之於人也虛心而照平情而應使其可容者自容不可容者自不能容不以察與焉而已若作意以含容爲量則恐打入世情隊裡膠結不解吾將不爲君子所容矣○天地鬼神遇鼎響畏然恐在禍福利害上著腳終涉疎淺古人亦臨亦保若淵若冰不論有事無事一是恫瘝本來作主○古人以天地合德爲志故直從本體亦臨亦保不使一毫自私用智沾帶根今人以世情調適爲志故止從事爲安排佈置終不能於不覩不聞上開眼立身總之一達而上下分途○君子只憑最初一念自中天則若就中又起一念搬弄伎倆卽無破綻終與大道不符○今世學者登壇坫但曰默識曰信曰聞曰參以爲不了義諦夫參之爲言從二氏而後有不必言也顧爲識爲信爲聞就

而質之究竟不過參之之義吾以爲總於人情世變毫無著落此等論且放下須近裡著己求之中庸以未發之中言性而必冠之以喜怒哀樂孟子言性善而必發於惻隱羞惡四端則知曰性曰情雖各立名而無分段故知莫見莫顯亦無非不覩不聞而愼獨之功卽從戒懼抽出言之蓋未有獨處致愼而不爲戒愼恐懼者此聖學所以爲實也陽明洞見此旨特提致知而又恐人以意識爲知又點出一良字蓋以性爲統理而知則其靈明發端處從良見知則知不離根從致完良則功不後時此正愼獨關鍵吾人但當依此用工喜怒哀樂歸於中節而不任已惻隱四端一任初心而不轉念則一鍼一血入聖更復何疑○公以求仁爲宗旨而云無事不學無學不證諸孔氏第不知無所事之時何所爲學而應務酬酢之繁又不妨一一證諸孔氏而學之躊躇倉皇反覺爲適爲固起念不化此將何以正之

與徐魯源

明儒學案卷十六終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恭閱

文莊歐陽南野先生德

歐陽德字崇一號南野江西泰和人甫冠舉鄉試從學王文成於虔臺不赴春官者二科文成呼為小秀才登嘉靖二年進士第知六安州遷刑部員外郎改翰林院編修踰年遷南京國子司業南京尚寶司卿轉太僕寺少卿尋出為南京鴻臚寺卿丁父憂服除起原官疏乞終養不許遷南京太常寺卿尋召為太常卿掌祭酒事陞禮部左侍郎改吏部兼翰林院學士掌府事母卒廬墓服未闋召拜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直無逸殿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卒於官年五十九贈太子少保諡

文莊先生立朝大節在國本尤偉是時上諱言儲貳之事蓋中妖人陶仲文二龍不相見之說故自莊敬太子既薨不欲舉行冊立二王並封為王先生起宗伯即以為言不報會詔二王婚於外府先生言昔太祖以父婚子諸王皆處禁中孝宗以兄婚弟諸王始皆出府今事與太祖同宜如初制行之上不可令二王出居外府先生又言會典醮詞主器則曰承宗分藩則曰承家今其何所適從上不悅曰既云王禮自有典制可遵如者所言則何不竟行冊立也先生即具冊立東宮儀注以上上大怒二王行禮說無軒輊穆宗之母康妃死先生上喪禮儀注一依成化中紀淑妃故事紀淑妃者孝宗之母也上亦不以為然以諸妃禮葬之先生據禮守儀不奪於上之喜怒如此宗藩典禮一裁以義文其小小者爾先生以講學為事當是時士咸知誦致良知之說而稱南野門人者半天下癸丑甲寅間京師靈濟宮之會先生與徐少湖聶雙江程松溪為主盟學徒雲集至千人其盛為數百年所未有羅整菴不契良知之旨謂佛氏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以知覺為性今言吾心之良知即是天理亦是以知覺為性矣先生申之曰知覺與良知名同而實異凡知視知聽知言知動皆知覺也而未必其皆善良知者知惻隱知羞惡知恭敬知是非所謂本然之善也本然之善以知為體不能離知而別有體蓋天性之真明覺自然隨感而通自有條理是以謂之良知亦謂之天理天理者良知之條理良知者天理之靈明知覺不足以言之也整菴難人之知識不容有二孟子但以不慮而知者名之曰良非謂別有一知也今以知惻隱羞惡恭敬是非為良知知視聽言動為知覺殆如楞伽所謂真識

及分別事識者先生申之曰非謂知識有二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知不離乎視聽言動而視聽言動未必皆得其惻隱羞惡之本然者故就視聽言動而言統謂之知覺就其惻隱羞惡而言乃見其所謂良者知覺未可謂之性未可謂之理知之良者乃所謂天之理也猶之道心人心非有二心天命氣質非有二性也整菴難認良知為天理則於天地萬物之理一切置之度外更不復講無以達夫一貫之妙先生申之曰良知必發於視聽思慮視聽思慮必交於天地人物天地人物無窮視聽思慮亦無窮故良知亦無窮離卻天地人物亦無所謂良知矣然先生之所謂良知以知是知非之獨知為據其體無時不發非未感以前別有未發之時所謂未發者蓋即喜怒哀樂之發而指其有未發者是已發未發與費隱微顯通為一義當時同

門之言良知者雖有淺深詳略之不同而緒山龍溪東廓洛村明水皆守已發未發非有二候致和即所以致中獨聶雙江以歸寂為宗工夫在於致中而和即應之故同門環起難端雙江往復良苦後遇念菴則雙江不自傷其孤另矣蓋致良知宗旨陽明發於晚年未及與學者深究然觀傳習錄云吾昔居滁時見諸生多務知解無益於得姑教之靜坐一時窺見光景頗收近效久之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故邇來只說致良知良知明白隨你去靜處體悟也好隨你去事上磨鍊也好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的此便是學問頭腦其大意亦可見矣後來學者只知在事上磨鍊勢不得不以知識為良知陰流密陷於義襲助長之病其害更甚於喜靜厭動蓋不從良知用功只在動靜上用功而又只在動上用功於陽明所言分明倒却一邊矣雙江與先生議論雖未歸一雙江之歸寂何嘗枯槁先生之格物不墮支離發明陽明宗旨始無遺憾兩不相妨也

南野論學書

靜而循其良知也謂之致中中非靜也動而循其良知也謂之致和和非動也蓋良知妙用有常而本體不息不息故常動有常故常靜常動常靜故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答陳盤溪○來教若只說致知而不說勿忘勿助則恐學者只在動處用功夫知忘助者良知也勿忘助者致良知也夫用功即用也用即動也故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亦動也雖至澄然無際亦莫非動也動而不動於欲則得其本體之靜非外動而別有靜也○古人之學只在善利之間後來學者不知分善利於其心而計較揣量於形迹文為之餘紛紛擾擾泛而無歸故宋儒主靜之論使人反求而得其本心今既知得良知更不須論動靜矣夫知者心之神明知是知非而不可欺者也君子恆知其是非而不自欺致知也故無感自虛有感自直所謂有為為應迹明覺為自然也是之謂靜若有意於靜其流將有是內非外喜靜厭擾知橫渠所謂累於外物者矣○見聞知識真妄錯雜者誤認以為良知而疑其有所未盡不知吾心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之本體非見聞知識之可混而見聞知識莫非妙用非有真妄之可言而真妄是非輕重厚薄莫不有自然之知也○夫良知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故雖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者其見君子而厭然亦不可不謂之良知雖常人恕己則昏者其責人則明亦不可不謂之良知苟能不欺其知去其不善者以歸於善勿以所惡於人者施之於人則亦是致知誠意之功即此一念可以不異於聖人答劉道夫○來教謂動中求靜順應不擾殆有見於動中之靜求不擾於應酬之中而未究夫無動無靜之良知也夫良知無

動無靜故時動時靜而不倚於動靜君子之學循其良知故雖疲形餓體而非勞也精思熟慮而非煩也問察辨說而非聒也清靜虛澹而非寂也何往而不心通何往而不自休故學貴循其良知而動靜兩忘然後為得（答周陸田）○記中反覆於心性之辨謂佛氏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以知覺為性又舉傳習錄云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此言亦以知覺為性者某常聞知覺與良知名同而實異凡知視知聽知言知動皆知覺也而未必其皆善良知者知惻隱知羞惡知恭敬知是非所謂本然之善也本然之善以知為體不能離知而別有體蓋天性之真明覺自然隨感而通自有條理者也是以謂之良知亦謂之天理天理者良知之條理良知者天理之靈明知覺不足以言之也（答羅整菴困知記）○謂人之知識不容有二孟子但以不慮而知者名之曰

良非謂別有一知也今以知惻隱羞惡恭敬是非為良知知視聽言動為知覺殆如楞伽所謂真識及分別事識者某之所聞非謂知識有二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知不離乎視聽言動而視聽言動未必皆得其惻隱羞惡之本然者故就視聽言動而言統謂之知覺就其惻隱羞惡而言乃見其所謂良者知覺未可謂之性未可謂之理知之良者蓋天性之真明覺自然隨感而通自有條理乃所謂天之理也猶之道心人心非有二心天命氣質非有二性源頭支流非有二水先儒所謂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耳良字之義正孟子性善之旨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有知覺運動性非知則無以為體知非良則無以見性性本善非有外鑠故知本良不待安排曰不慮而知者其良知猶之曰不待安排者其

良心擴而充之以達之天下則仁義不可勝行楞伽之真識宜不得比而同之矣○謂有物必有則故學必先於格物今以良知為天理乃欲致吾心之良知於事物則道理全是人安排出事物無復有本然之則矣某竊意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所謂良知也天然自有之則也視聽而不以私意蔽其聰明是謂致良知於耳目之間父子而不以私意奪其慈孝是謂致良知於父子之間是乃循其天然之則所謂格物致知也舍此則無所據而不免於安排布置遠人以為道矣○意與知有辨意者心之意念良知者心之明覺意有妄意有私意有意見所謂紛善惡者也良知不覩不聞莫見莫顯純粹無疵所謂誠無為者也學者但從意念認取未免善惡混淆漫淫失真誠知所謂良知而致之毋自欺而求自慊則真妄公私

昭昭不昧何至於淆認意見任意所適也哉（答徐少湖）○良知上用功則動靜自一若動靜上用功則見良知為二不能合一矣（答閣）○格致誠正即是養孟子言養氣亦只在慊於心上用功慊於心即是致良知後世所謂養却只守得個虛靜習得個從容與聖賢作用處天懸地隔○良知乃本心之真誠惻怛人為私意所雜不能念念皆此真誠惻怛故須用致知之功致知云者去其私意之雜使念念皆真誠惻怛而無有虧欠耳孟子言孩提知愛知敬亦是指本心真誠惻怛自然發見者使人達此於天下念念真誠惻怛即是念念致其良知矣故某嘗言一切應物處事只要是良知蓋一念不是良知即不是致知矣（答胡仰齋）○理一分殊渾融之中燦然者在親疎內外皆具於天地萬物一體之心其有親疎內外之分即本體之條理天理之流行吾心實

未嘗有親疎內外之分也苟分那彼此則同體之心未免有間而其分之殊者皆非其本然之分矣答王見齋○凡謂近時學者往往言良知本體流行無所用力遂至認氣習為本性不若說致知功夫不生弊端鄙意則謂今之認氣習為本性者正由不知良知之本體不知良知之本體則致知之功未有箸實可據者故欲救其弊須是直指良知本體之自然流行而無用力者使人知所以循之然後為能實用其力實致其知不然却恐其以良知為所至之域以致知為所入之途未免歧而二之不得入門內也如好善惡惡亦是徹上徹下語循其本體之謂善背其本體之謂惡故好善惡惡亦只是本體工夫本體流行只是好善惡惡答陳明水○學者誠不失其良心則雖種種異說紛紛繆害譬之吳楚閩粵方言各出而所同者義苟失其良心則雖字字句句無二無那於古聖賢之孩童玩戲粧飾老態語笑步趨色色近似去之益遠答馮問菴○覺則無病可去患在於不覺耳常覺則常無病常存無病之心是與能常以去病之心為心者矣答高公敬○中離懲忿窒慾為第二義亦是為志未徹底徒用力於忿慾者而發人心無聲無臭一且不可得而見豈有二義三義也○來教謂人心自靜自明自能變化自有條理原非可商量者不待著一毫力又謂百姓日用不起一念不作一善何嘗鶻突無道理來又謂今世為學用功者苟非得見真體要皆助長忘不得已不如萬緣放下隨緣順應又謂人志苟真必不至為惡不勞過為猜防皆日新之語答王十官○大學言知止止者心之本體亦即是工夫苟非一切止息何緣得定靜安固使將見前酬應百慮認作天機活潑何啻千里答蔣覺江○大抵學不必過求精

微但能直私意斷除不淨真心未得透露種種妙談皆進心之言事事周密皆拂性之行向後無真實根腳可創定得安望其有成也尚衡淺峯○好惡與人相近言羞惡是非之知不容泯滅後世舍獨知而求之虛明湛一却恐茫然無着落矣答朱芝山○自謂寬裕溫柔焉知非優游怠忽自謂發強剛毅焉知非躁妄激作忿戾近齋莊瑣細近密察矯似正流似和毫釐不辨離真逾遠然非實致其精一之功消其功利之萌亦豈容以知見情識而能則辨之答殷純之○先師謂致知存乎心悟若認知識為良知正是能所了未見所謂不學不慮不係於人者然非情無以見性非知識意念則亦無以見良知周子謂誠無為神發知知神之為知方知得致知知誠之無為方知得誠意來書啓教甚明知此即知未發之中矣格物二字先師以為致知之實蓋性無體以知為體知無實事物乃其實地離事物則無知可致亦無所用其致之之功猶之曰形色乃天性之實無形色則無性可盡唯踐形然後可以盡性云爾大抵會得時道器隱顯有無本末一致會未得則滯有淪虛皆足為病答陳明水○人心生意流行而變化無方所謂意也忽焉而紛紜者意之動忽焉而專一者意之靜靜非無意而動非始有蓋紛紜專一相形而互異所謂易也寂然者言其體之不動於欲感通者言其用之不礙於私體用一原顯微無間非時寂時感而有未感以前別有未發之時蓋雖諸念悉泯而兢業中存即懼意也即發也雖憂患不作而恬靜自如即樂意也即發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蓋即喜怒哀樂之發而指其有未發者猶之曰視聽之未發謂之聰明聰明豈與視聽為對而各一其時乎聖人之情順萬事而無情

是常有意而常無意也常有意者變化無方而流行不息故無始常無意者流行變化而未嘗遲留重滯故無所答王周齋○夫人神發爲知五性感動而萬事出物也者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類身之所有知之所出者也視聽喜怒之類有禮有非禮有中節有不中節苟密察其心之不可欺者則莫不自知之故知也者事物之則有條有理無過不及者也物出於知知在於物故致知之功亦惟在於格物而已夫隱顯動靜通貫一理特所從名言之異耳故中也和也中節也其名則二其實一獨知也故是是非非者獨知感應之節爲天下之達道其知則所謂貞靜隱微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就是是非非之知而言其至此而隱無少偏倚故謂之未發之中就知之是是非非而言其至微而顯無少乖戾故謂之中節之和非離乎動用顯見別有貞

靜隱微之體不可以知是知非言者也程子謂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涵喜怒哀樂在其中答蘇季明之問謂知即是已發已發但可謂之和不可謂之中又謂既有知覺却是動怎生言靜者蓋爲季明欲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二之矣故反其詞以詰之使驗諸其心未有絕無知覺之時則無時不發無時不發則安得有所謂未發之前而已發又不可謂之中則中之爲道與所謂未發者斷可識矣又安得前乎未發而求其所謂中者也既而季明自悟其旨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程子始是其說而猶未深然之恐其端倪微差而毫釐之間猶未免於二之也寄雙江○來教云虛靈是體知覺是用必虛而後靈無欲則靜虛靜虛則明無事則虛虛則明此是周程正法眼藏可容以所知所覺混能知能覺耶夫知覺一而已欲動而知覺始失

其虛靈虛靈有時失而知覺未嘗無似不可混而一然未有無知覺之虛靈苟不虛不靈亦未足以言覺故不可岐而二然此亦爲後儒有此四字而爲之分疏云爾若求其實則知之一字足矣不必言虛與靈而虛靈在其中虛之一字足矣不必言靈言知而靈與知在其中蓋心惟一知知惟一念一念之知徹首徹尾常動常靜本無內外本無彼此○來教以能知覺爲良則格物自是功效以所知覺爲良是宜以格物爲工夫恐未然也夫知以事爲體事以知爲則事不能皆循其知則知不能皆極其至故致知在格物格物在致知然後爲全功後世以格物爲功者既入於揣摩義襲而不知有致知之初以致知爲功者又近於圓覺真空而不知有格物之知去道愈遠矣○夫心知覺運動而已事者知覺之運動聚者運動之知覺無內外動靜而

渾然一體者也答王新甫○夫身必有心心必有意意必有知知必有事若有無事之時則亦當有無心無意無知之時耶身心意知物未始須臾無則格致誠正之功亦不可須臾離又焉有未感之前又焉有還須用功之疑耶答陳履旋○格物致知後世學者以知識爲知以凡有聲色象貌於天地間者爲物失却大學本旨先師謂知是獨知致知是不欺其獨知物是身心上意之所用之事如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類詩所謂有物有則孟子萬物皆備於我是也格物是就視聽喜怒諸事慎其獨知而格之循其本然之則以自慊其知答馬字○立心之始不見有時之順逆事之煩簡地之險易人之難處易處惟見吾心是非善惡從之如不及去之如探湯者方爲格物苟分別種種順逆難易如彼如此則既有所揀取而順逆難易之心爲之主矣順逆難易

之心爲之主則雖有時主宰不亂精神凝定猶不足謂之格物何者從其好惡順逆之心也而況遇逆且難支吾牽強意與沮撓尚何格物之可言乎（答沈思畏）○良知無方無體變動不居故有昨以爲是而今覺其非有已以爲是而因人覺其爲非亦有自見未當必考証講求而後停妥皆良知自然如此故致知亦當如此然一念良知徹頭徹尾本無今昨人己內外之分也○道塞乎天地之間所謂陰陽不測之神也神凝而成形神發而爲知知感動而萬事出焉萬事出於知故曰皆備於我而知又萬事之取正焉者故曰有物有則知也者神之所爲也神無方無體其在人爲視聽言動爲喜怒哀樂其在天地萬物則發育峻極者即人之視聽言動喜怒哀樂者也鳶之飛魚之躍以至山川之流峙草木之生生化化者亦即人之視聽言動喜怒哀

樂者也故人之喜怒哀樂視聽言動與天地萬物周流貫徹作則俱作息則俱息而無彼此之間神無方體故也故格吾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物則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神無方體故也視聽喜怒之外更有何物蓋古之言視聽喜怒者有見於神通天地萬物而爲言後之言視聽喜怒者有見於形對天地萬物而爲言通則一對則二不可不察也（答項甌東）○源委與體用稍異謂源者委所從出可也謂非委則無以見源原豈待委而後見乎蓋源與委猶二也若夫知之感應變化則體之用感應變化之知則用之體猶水之流流之水水外無流流外無水非若源之委委之源源外無委委外無源首尾相貲而非體用無間者也（答聶雙江）○無一刻無性則無一刻無情無一刻非發雖思慮不作閒靜虛融俗語謂之自在則亦樂之發也閒靜虛融不得爲未發則又焉有未發者在閒靜虛融之先乎故未發言其體已發言其用其實一知也○人心常知而知之一動一靜莫非應感雜念不作閒靜虛融者知之靜蓋感於靜境而靜應也思慮變化紛紜交錯者知之動蓋感於動境而動應也動則五官俱用是爲動之物靜則五官俱不用是爲靜之物動靜皆物也閒靜虛融五官不用而此知精明不欺不減於紛紜交錯之時也紛紜交錯五官並用而此知精明不欺無加於閒靜虛融之時也動靜皆知也○良知本虛致知即是致虛真實而無一毫邪妄者本虛之體也物物慎其獨知而格之不以邪妄自欺者致虛之功也若有見於虛而求之恐或離却事物安排一個虛的本體以爲良知本來如是事事物物皆從此中流出習久得效反成障蔽（答賀龍岡）○凡兩念相牽即是自欺根

本如此不了卒歸於隨逐而已（答鄧元健）○性無不善故良知無不中正學者能依著見成良知即無過中失正苟過中失正即是不曾依著見成良知若謂依著見成良知而未免過中失正是人性本不中正矣有是理乎（答董兆時）○良知固能知古今事變然非必知古今事變而後謂之良知生而知之者非能生而知古今事變者也生而無私意不蔽其良知而已然則學知困知亦惟去其私意不蔽其良知而已良知誠不蔽於私則其知古今事變莫非良知苟有私意之蔽則其知古今事變莫非私意體用一原者也

貞襄聶雙江先生豹
聶豹字文蔚號雙江永豐人也正德十二年進士知華亭縣浚
乾沒一萬八千金以補逋賦修水利興學校識徐存齋於諸生
中召入為御史劾奏大奄及柄臣有能諫名出為蘇州知府丁
內外艱家居十年以薦起知平陽府修關練卒先事以待[redacted]至
不敢入世宗聞之顧謂侍臣曰豹何狀乃能爾陞陝西按察司
副使為輔臣夏貴溪所惡罷歸尋復逮之先生方與學人講中
庸校突至械繫之先生繫畢復與學人終前說而去既入詔獄
而貴溪亦至先生無怨色貴溪大慚踰年得出嘉靖二十九年
京師戒嚴存齋為宗伯因薦先生召為巡撫薊州右僉都御史
轉兵部侍郎協理京營戎政仇鸞請調宣大兵入衛先生不可
而止尋陞尚書累以邊功加至太子少傅東南倭亂趙文華請

視師朱龍禧請差田賦開市舶輔臣嚴嵩主之先生皆以為不
可降俸二級遂以老疾致仕四十二年十一月四日卒年七十
七隆慶元年贈少保謚貞襄陽明在越先生以御史按閩過武
林欲渡江見之人言力阻先生不聽及見而大悅曰君子所為
眾人固不識也猶疑接人太濫上書言之陽明答曰吾之講學
非以蘄人之信己也行吾不得已之心耳若畏人之不信必擇
人而與之是自喪其心也先生為之惕然陽明征思田先生問
勿忘勿助之功陽明答書此間只說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
專言勿忘勿助是空鍋而爨也陽明既沒先生時官蘇州曰昔
之未稱門生者冀再見耳今不可得矣於是設位北面再拜始
稱門生以錢緒山為證刻兩書於石以識之先生之學獄中閑
久靜極忽見此心真體光明瑩徹萬物皆備乃喜曰此未發之

中也守是不失天下之理皆從此出矣乃出與來學立靜坐法
使之歸寂以通感執體以應用是時同門為良知之學者以為
未發即在已發之中蓋發而未嘗發故未發之功却在發上用
先天之功却在後天上用其疑先生之說者有三其一謂道不
可須臾離也今曰動處無功是離之也其一謂道無分於動靜
也今曰工夫只是主靜是二之也其一謂心事合一心體事而
無不在今曰感應流行著不得力是脫略事為類於禪悟也王
龍溪黃洛村陳明水鄒東廓劉兩峯各致難端先生一一申之
唯羅念菴深相契合謂雙江所言真是霹靂手段許多英雄瞞
昧被他一口道著如康莊大道更無可疑兩峯晚乃信之曰雙
江之言是也夫心體流行不息靜而動動而靜未發靜也已發
動也發上用功固為徇動未發用功亦為徇靜皆陷於一偏而

中庸以大本歸之未發者蓋心體即天體也周天三百六十五
度四分度之一而其中為天樞天無一息不運至其樞紐處實
為古常止要不可不歸之靜故心之主宰雖不可以動靜言而
唯靜為能存之此濂溪以主靜立人極龜山門下以體夫喜怒
哀樂未發前氣象為相傳口訣也先生所以自別於非禪者謂
歸寂以通天下之感不似釋氏以感應為塵煩一切斷除而寂
滅之則是看釋氏尚不透夫釋氏以作用為性其所惡言者體
也其曰父母未生前曰先天曰主中主皆指此流行者而言但
此流行不著於事為知覺者也其曰後天曰大用現前曰賓則
指流行中之事為知覺也其實體當處皆在動一邊故曰無所
住而生其心正與存心養性相反蓋心體原是流行而流行不
失其則者則終古如斯乃所謂靜也寂也儒者存養之力歸於

此處始不同夫釋氏耳若區區以感應有無別之彼釋氏又何嘗廢感應耶陽明自江右以後始拈良知其在南中以默坐澄心為學的收斂為主發散是不得已有未發之中始能有中節之和其後學者有喜靜厭動之弊故以致良知救之而曰良知是未發之中則猶之乎前說也先生亦何背乎師門乃當時群起而難之哉徐學謨識餘錄言楊忠愍劾嚴嵩假冒邊功下部查覆世蕃自草覆稿送部先生即依稿具題按識小編先生勘嵩自辭軍賞而覆疏竟不上但以之歸功張時徹然則依稿具題之誣不辨而自明矣

雙江論學書

謂心無定體其於心體疑失之遠矣炯然在中寂然不動而萬化攸基此定體也與歐陽南野○良知本寂感於物而後有知知其發也不可遂以知發為良知而忘其發之所自也心主乎內應於外而後有外外其影也不可以其外應者為心而遂求心於外也故學者求道自其主乎內之寂然者求之使之寂而常定○原泉者江淮河漢之所從出也然非江淮河漢則亦無以見所謂原泉者故濬原者濬其江淮河漢所從出之原非江淮河漢為原而濬之也根本者枝葉花實之所從出也培根者培其枝葉花實所從出之根非以枝葉花實為根而培之也今不致感應變化所從出之知而即感應變化之知而致之是求日月於容光必照之處而遺其懸象著明之大也○本原之地要不外乎不睹不聞之寂體也不睹不聞之寂體若因感應變化而後有即感應變化而致之是也實則所以主宰乎感應變化而感應變化乃吾寂體之標末耳相尋於吾者無窮而吾不能一其無窮者而貞之於一則吾寂然之體不幾於憧憧矣乎寂體不勝其憧憧而後忿則忿矣欲則流矣善日以泯過日以長即使懲之窒之遷之改之已不免義襲於外其於涵養本原之功疑若無與也○所貴乎本體之知吾之動無不善也動有不善而後知之已落二義矣○以獨為知以知為知覺遂使聖人洗心密藏一段反本工夫潛引而歸之於外縱使良知念念精明亦只於發處理會得一個善惡而去取之其於未發之中純粹至善之體更無歸復之期○心無定體之說謂心不在內也百體皆心也萬感皆心也亦嘗以是說而求之譬之追風逐電瞬

息萬變泯然無所措手徒以亂吾之衷也○體得未發氣象便是識取本來面目敬以持之常存而不失到此地位一些子習氣意見著不得胸次灑然可以概見又何待遇事窮理而後然耶即反覆推究亦只推究乎此心之存否○聖人過多賢人過少愚人無過蓋過必學而後見也不學者冥行妄作以為常不復知過答許玉林○知者心之體虛靈不昧即明德也致者充滿其虛靈之本體江漢濯之秋陽暴之致知即致中也寂然不動先天而天弗違者也格物者致知之功用物各付物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何思何慮後天而奉天時也如好好色惡惡臭之類是也此予之說也格其不正以歸於正乃是先師為下學反正之漸故為是不得已之詞所謂不正者亦指夫意之所及者言非本體有所不正也不善體者往往賺入襲取窠臼無故為伯者立一赤幟此予之所憂也答亢子益○夫無時不寂無時不感者心之體也感惟其時而主之以寂者學問之功也故謂寂感有二時者非也謂工夫無分於寂感而不知歸寂以主夫感者又豈得為是哉答東廓○疑予說者大略有三其一謂道不可須臾離也今曰動處無功是離之也其一謂道無分於動靜也今曰工夫只是主靜是二之也其一謂心事合一仁體事而無不在今曰感應流行著不得力是得略事為類於禪悟也夫禪之異於儒者以感應為塵煩一切斷除而寂滅之今乃歸寂以通天下之感致虛以立天下之有主靜以該天下之動又何嫌於禪哉○自有人生以來此心常發如目之視也耳之聽也鼻與口味心之思慮營欲也雖禁之而使不發不可得也乃謂發處亦自有功將助而使之發乎抑懼其發之過禁而使之不發也且將

抑其過引其不及使之發而中節乎夫節者心之則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惟養之豫者能之豈能使之發而中乎使之發而中者宋人助長之故智也後世所謂臨事精察而不知其密陷於憧憧卜度之私禁之而使不發者是又逆其生生之機助而使之發者是慾恣情蹈於水火焚溺而不顧又其下者也○良知二字始於孟子孩提之童不學不慮知愛知敬真純湛一由仁義行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亦以其心之真純湛一即赤子也然則致良知者將於其愛與敬而致之乎抑求其真純湛一之體而致之也若以虛靈本體而言之純粹至善原無惡對若於念慮事為之著於所謂善惡者而致吾之知縱使知之其與義襲何異故致知者必充滿其虛靈本體之量以立天下之大本使之發無不良是謂貫顯微內外而一之也○虛明者鑑之體也照則虛明之發也知覺猶之照也即知覺而求寂體其與即照而求虛明者何以異蓋觀孩提之愛敬平旦之好惡乎明覺自然一念不起謂寂矣然謂之為寂體則未也今不求寂體於孩提夜氣之先而謂即愛敬好惡而寂之則寂矣然乎不然乎蓋孩提之愛敬純一未發為之也平旦之好惡夜氣之虛明為之也寄王龍溪○達夫早年之學病在於未脫化融釋之太速也夫脫化融釋原非工夫字眼乃工夫熟後景界也而速於求之故遂為慈湖之說所入以見在為具足以知覺為良知以不起意為工夫樂超頓而鄙艱苦崇虛見而略實功自謂撤手懸崖徧地黃金而於六經四書未嘗有一字當意玩弄精魂謂為自得如是者十年矣至於盤錯顛沛則茫然無據不能不動朱公之哭也已而恍然自悟考之詩書乃知學有本原心主乎內

寂以通感也止以發慮也無所不在而所以存之養之者止其所而不動也動其影也照也發也發有動靜而寂無動靜也於是一以洗心退藏爲主虛寂未發爲要刊落究竟日見天精不屬覩聞此其近時歸根復命煞喫辛苦處亦庶幾乎知微知彰之學乃其自性自度非不肯有所裨益也○今之爲良知之學者於傳習錄前篇所記眞切處俱略之乃獨拏立籠罩語似切近而實瀰茫終日逐外而自以爲得手也(寄劉兩峯)○良知非大學之明德乎明德足矣何又言乎至善至善者自其心之體也知止者止於是也知止於是而後能定靜安慮慮非格物乎學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故致知便是知止今必曰格物是致知之功則能慮亦可謂知止之功乎(答黃浴村)

試以諸公之所以疑於僕者請之有曰喜怒哀樂無未發之時其曰未發特指其不動者言之誠如所論則發而中節一句無乃贅乎大本達道又當何所分屬乎不曰道之未發而曰喜怒哀樂之未發此又一說也蓋情之中節者爲道道無未發又曰無時無喜怒哀樂安得有未發之時此與無時無感之語相類然則夜氣之所息指何者爲息乎且晝之所爲非指喜怒哀樂之發者言之乎虛寂二字夫子於咸卦特地提出以立感應之體非以寂與感對而言之也今曰寂本無歸卽感是寂是爲眞寂夫寂性也感情也若曰性本無歸卽情是性乃爲眞性恐不免語病也性具於心心主乎內良其止止其所也於止知其所止是謂天下同歸而曰寂本無歸性本無歸將由外鑠我其能免於逐物而襲取乎或又曰性體本寂不應又加一寂字反爲寂體之累此告子勿求之見也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夫子固欲以此困人乎(同上)○子思以後無人識中字隨事隨時討求是當爾是爲中而執之何啻千里明道云不覩不聞便是未發之中不聞曰隱不覩曰微隱微曰獨獨也者天地之根人之命也學問只有此處人生只有這件故曰天下之大本也愼獨便是致中中立而和生焉天下之能事畢矣乃曰求之於愼獨之前是誠失之荒唐也(答谷菴)○誠意章註其入門下手全在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十字夫使好好色惡惡臭亦須實用其力而其中亦有欺之可禁則爲不誠世顧有見好色而不好而好之不眞者乎有聞惡臭而不惡而惡之不眞者乎絕無一毫人力動以天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又曰誠無爲又曰誠者自然而然稍涉人爲便是作好作惡一有所作便是自欺其去自慊遠矣故誠意之功全在致知致知云者充極吾虛靈本體之知而

不以一毫意欲自蔽是謂先天之畫未發之中一毫人力不得與一毫人力不與是意而無意也今不養善根而求好色之好不拔惡根而求惡臭之惡可謂苟且徇外而爲人也而可謂之誠乎意者隨感出現因應變遷萬起萬滅其端無窮乃欲一一制之以人力去其欺而反其慊是使初學之士終身不復見定靜安慮境界勞而無功祗自疲以速化耳(答耕山)○感上求寂和上求中事上求止爲上求一只因格物之誤蔓延至此(答郭西東)○思慮營欲心之變化然無物以上之皆能累心惟主靜則氣定氣定則澄然無事此便是未發本然非一蹴可至須存優游不管紛擾與否常覺此中定靜積久當有效(答戴伯常)○心要在腔子裏腔子是未發之中○氣有盛衰而靈無老少隨盛衰爲昏明者不學而局於氣也○心豈有出入出入無時者放也學問之

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動而不失其本然之靜志之正也○自世之學者不求濟其萬物一體之原使之肫肫淵淵生意流通乃懸空杜撰儱侗籠罩之說謂是為學問大頭腦究其至與墨子兼愛鄉愿媚世又隔幾重公案○所貴乎良知者誠以其無所不知而謂之良哉亦以其知之至誠惻怛莫非天理之著見者而後謂之良也（答董蘿石）

因辨錄

辨中　不睹不聞便是未發之中常存此體便是戒懼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觀閱何有哉○過與不及皆惡也中也者和也言中即和也致中而和出焉故曰至其中而已矣又曰中焉止矣○龜山一派每言靜中體認又言平日涵養只此四字便見吾儒真下手處考亭之悔以誤認此心作已發尤

明白直指○程子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中是天德和是王道故曰苟非至德至道不凝戒懼不睹恐懼不聞修德之功也○性體本自戒懼才類情便失性體○或問未發之中為靜乎蓋靜而常主夫動也戒慎恐懼為動乎蓋動而常求夫靜也○凡用功似屬乎動而用功之主腦却是靜根○感應神化才涉思議便是憧憧憧憧則入於私意其去未發之中何啻千里○人自嬰兒以至老死雖有動靜語默之不同然其大體莫非已發氣主之也而立人極者常主乎靜○或問周子言靜而程子多言敬有以異乎曰均之為寡欲也周曰無欲故靜程曰主一之謂敬一者無欲也然由敬而入者有所持循久則內外齋莊自無不靜若入頭便主靜惟上根者能之蓋天聰明健合下便見本體亦甚省力而其弊也或至厭棄事物賺

入別樣蹊徑是在學者顧其天資力量而慎擇所由也近世學者猖狂自恣往往以主靜為禪學主敬為迂學哀哉○問情順萬事而無情曰聖人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疾痛疴癢皆切於身一隨其感應自然之機而順應之其曰無情特言其所過者化無所凝滯留礙云爾若枯忍無情斯逆矣謂順應可乎

辨易　至靜之時雖無所知所覺之事而能知能覺者自在是即純坤不為無陽之象星家以五行絕處便是胎元亦此意若論復卦則宜以有所知覺者當之蓋已涉於事矣邵子詩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夫天心無改移未發者未嘗發也一陽而動乃平旦之好惡太羹之酒淡而和也未發氣象猶可想見靜中養出端倪冷灰中迸出火焰非坤之靜翕歸藏從而養之則不食之果可復種而生哉知復之

由於坤則知善端之萌未有不由於靜養也○寂然不動中涵太虛先天也千變萬化皆由此出可以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故曰天弗違顧之而動感而後應後天也何思何慮遂通而順應之故曰奉天時言人力一毫不與也○一念之微炯然在中百體從令小而辨也○止於至善寂然不動千變萬化皆由此出井養而不窮也○易以道義配陰陽故凡言吉凶悔吝皆主理欲存亡淑慝消長處為言世之所云禍福亦不外是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曾子之震也震莫大於生死之際起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可謂不失其所主之常不喪匕鬯也

辨心　寡欲之學不待體貼將無克伐怨欲不行同病知意必固我聲臭覩聞皆是欲而後可以識寡欲之學○一毫矜持把

提便是逆天自得者得其本體而自慊也工夫不合本體非
助則忘忘助皆非道集猶斂集也退藏於密以敦萬化之原
由是感而遂通沛然莫之能禦猶草木之有生意也故曰生則
惡可已矣襲而取之者義自外至也集義所生者義由中出也
自三代而下渾是一個助的學問故曰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
矣與其得助寧不若得惰惰則苗不長而生意猶存若助則
機心生而道心忘矣○鳶飛魚躍渾是率性全無一毫意必程
子謂活潑潑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同意才離本體
便是遠不遠云者猶云不離乎此也其曰不善恐於本體尚
有未融化處而不免有矜持意未嘗不知明鏡纖塵未嘗復行
洪爐點雪少有凝滯而融化不速便已歸行

辨素　素者本吾性所固有而豫養於己者也位之所值雖有
富貴貧賤[redacted]患難之不同然不以富貴處富貴而素乎富貴
不以貧賤處貧賤而素乎貧賤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而富貴貧
賤[redacted]患難處之如一則無入而不自得得者得其素也佛氏
云悟人在處一般又云隨所住處常安樂頗得此意

辨過　才覺無過便是包藏禍心故時時見過時時改過便是
江漢以濯秋陽以暴夫子只要改過鄉愿只要無過機械變詐
之巧蓋其機心滑熟久而安之其始也生於一念之無恥其安
也習而熟之充然無復廉恥之色放辟邪侈無所不為無所用
其恥也○天地以生物為心人得之而為人之心生生不已故
感於父子則為慈孝感於昆弟則為友恭故凡修道一涉於營
欲謀為而不出於生生自然之機者皆不可以言仁不可以言
仁則襲也襲而取之則身與道二不可以言合也

辨仁　先有個必有所主之心曰過先有個必無所主之心曰
莫無所主而無所不主無所不主而先無所主曰義不見所欲
惡而寂然不動者中也欲惡不欺其本心者忠也非中也然於
中為近欲惡之發不待推而自然中節者和也推欲惡以公於
人者恕也非和也然於和為近忠恕是學者求復其本體一段
切近工夫

辨神　心之生生不已者易也即神也未發之中太極也未發
無動靜而主乎動靜者未發也非此則心之生道或幾乎息而
何動靜之有哉有動靜兩儀而後有仁義禮智之四端有四端
而後有德順動止入陷麗說之八德德有動有靜也故健順動
止而不失乎本然之則者吉以之生蓋得其本體發而中節也
入陷麗說靜而反累於動者凶以之生蓋失其本體發而不中

也能說諸心能研諸慮舉而措之天下而大業生焉

辨誠　子莫執中蓋欲擇為我兼愛之中而執之故不合於權
且不知中無定體惟權是體權無定用惟道是用權也者吾心
天然自有之則惟戒慎不覩恐懼不聞然後能發無不中變易
從道莫非自然之用不然則以中而賊道者何限自堯舜之學
不明往往以中涉事為若將隨事隨處精察而固執之以求所
謂當然之節而不知瞬息萬變一毫思慮營欲著不得是謂後
天而奉天時也若臨事而擇已不勝其憧憧非惟日不足顧其
端無窮膠凝固滯停閣廢棄中亦襲也況未必中乎○問閒思
雜慮祛除不得如何曰習心滑熟故也習心滑熟客慮只從滑
熟路上往還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若欲逐之而使去禁之而使
不生恐愈衝決反為本體之累故欲去客慮者先須求復本體

本體復得一分客慮減去一分然本體非敬不復敬以持之以作吾心體之健心體健而後能廓清掃蕩以收定靜之功蓋容賊無主勢必解散然非責效於日夕用意於皮膚者可幾及也○問良知之學何如曰此是王門相傳指訣先師以世之學者率以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為聖人以有所不知不能為儒者所深恥一切入手便從多學而識考索記誦上鑽研勞苦纏絆擔擱了天下無限好資質的人乃謂良知自知致而養之不待學慮千變萬化皆由此出孟子所謂不學不慮愛親敬長蓋指良知之發用流行切近精實處而不悟者遂以愛敬為良知著在枝節上求雖極高手不免賺入邪魔蹊徑到底只從仿學裡做擡頭日出來蓋孩提之愛敬即道心也一本其純一未發自然流行而纖毫思慮營欲不與故致良知者只養這個純一未發的本體本體復則萬物備所謂立天下之大本先師云良知是未發之中廓然大公的本體便自能感而遂通便自能物來順應此是傳習錄中正法眼藏而誤以知覺為良知無故為霸學張一赤幟與邊見外修何異而自畔其師說遠矣○問隨處體認天理何如曰此甘泉揭以教人之旨甘泉得之羅豫章謂以為學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天理則人欲便自退聽由此持守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得力處又云學者之病在於無束解冰釋處雖用力持守不過苟免形顯過尤無足道也究其旨意全在天理二字所謂見天理者非聞見之見明道曰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而世之揣摩測度依仿假借謂體認而反害之者多矣天理是本體自然流行知平日之好惡孩提之愛敬孺子入井之怵惕惻隱不假

些子幫助學者體認到此方是動以天動以天方可見天理方是人欲退聽凍解冰釋處也此等學問非實見得未發之中道心惟微者不能及○問今之學者何如曰今世之學其上焉者則有三障一曰道理障一曰格式障一曰知識障講求義理模做古人行事之迹多聞見博學動有所引證是障雖有三然道理格式又俱從知識入均之為知識障也三家之學不足以言豫古之以變易從道皆不免有跲疚困窮之患蓋義理隨事變以適用非講求所能備事變因時勢而順應非格式所能擬義理事變有聖人所不知不能處非一人所能周故曰障然尚是儒者家法可以維持世教而無所謂敗常亂俗也此外又有氣節文章二家氣節多得之天性可以礪世磨鈍廉頑立懦文章又有古文時文亦是學者二魔魔則病心障是障於道故先儒嘗曰聖賢既遠道學不明士大夫不知用心於內以立其本而徒以其意氣之盛以有為於世者多矣彼詞令之美聞見之博議論之辯節概之高自其外而觀之誠有以過乎人者然探其中而責其實要其久而持其歸求其充然有以慰滿人望而無一瑕之可疵者千百中未見一二可數也

明儒學案卷十七終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參閱

文恭羅念菴先生洪先

羅洪先字達夫別號念菴吉水人父循山東按察副使先生自幼端重年五歲夢通衢市人擾擾大呼曰汝往來者皆在吾夢中耳覺而以告其母李宜人識者知非埃壒人也十一歲讀古文慨然慕羅一峯之為人即有志於聖學嘉靖八年舉進士第一外舅太僕曾直聞報喜曰幸吾壻建此大事先生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此等三年遇一人尚足為大事也授翰林修撰明年告歸已丁父艱苫塊蔬食不入室者三年繼丁內艱居後喪復如前喪十八年召拜左春坊左贊善踰年至京上常不御

朝十二月先生與司諫唐順之校書趙時春請以來歲元日皇太子御文華殿受百官朝賀上曰朕方疾遂欲儲貳臨朝是必君父不能起也皆黜為民三十七年嚴相嵩起唐順之為兵部主事次及先生先生以畢志林壑報之順之强之同出先生曰天下事為之非甲則乙某所欲為而未能者有公為之何必自我四十三年卒年六十一隆慶改元贈光祿少卿謚文恭先生之學始致力於踐履中歸攝於寂靜晚徹悟於仁體幼聞陽明講學虔臺心即向慕比傳習錄出讀之至忘寢食同里谷平李中傳玉齋楊珠之學先生師之得其根柢而聶雙江以歸寂之說號於同志惟先生獨心契之是時陽明門下之談學者皆曰知善知惡即是良知依此行之即是致知先生謂良知者至善之謂也吾心之善吾知之吾心之惡吾知之不可謂非知也善

惡交雜豈有為主於中者乎中無所主而謂知本常明不可也知有未明依此行之而謂無乖戾於既發之後能順應於事物之來不可也故非經枯槁寂寞之後一切退聽天理炯然未易及此雙江所言真是霹靂手段許多英雄瞞昧被他一口道著如康莊大道更無可疑闢石蓮洞居之默坐半榻間不出戶者三年事能前知人或訝之答曰是偶然不足道王龍溪恐其專守枯靜不達當機順應之妙訪之於松原問曰近日行持比前何似先生曰往年尚多斷續近來無有雜念雜念漸少即感應處便自順適即如均賦一事從六年至今半年終日紛紛未嘗敢厭倦未嘗敢執著未嘗敢放縱未嘗敢張皇惟恐一人不得其所一切雜念不入亦不見動靜二境自謂此即是靜定工夫非紐定默坐時是靜到動應時便無著靜處也龍溪嗟嘆而退

先生於陽明之學始而慕之已見其門下承領本體太易亦遂疑之及至工夫純熟而陽明進學次第洞然無間天下學者亦遂因先生之言而後得陽明之真其曉曉以師說鼓動天下者反不與焉先生既定陽明年譜錢緒山曰子於師門不稱門生而稱後學者以師存日未得及門委贄也子謂古今門人之稱其義止於及門委贄乎子年十四時欲見師於贛父母不聽則及門者其素志也今學其學者三紀於茲矣非徒得其門所謂升堂入室者子且無歉焉於門人乎何有譜中改稱門人緒山龍溪證之也先生以濂溪無欲故靜之旨為聖學的傳有言辭受取與為小事者先生謂此言最害事請告歸過儀真一病幾殆同年項甌東念其貧困有富人坐死行賄萬金待先生一言先生辭之而去已念富人罪不當死囑恤刑生之不令其知也

先世田宅盡推以與庶弟，別架數椽，僅蔽風雨，尋爲水漂沒，假寓田家。撫院馬森以其故所卻餽先後數千金，復致之立室，先生不受。其門下搆正學堂以居之。將卒，問疾者入室，視如懸磬，曰：何至一貧如此。先生曰：貧固自好。故於龍溪諸子會講近城市，勞官府，則痛切相規，謂借開來之說以責後車傳食之報，爲蹊路公行，廉恥道喪者助之瀾也。先生靜坐之外，經年出游，求師問友，不擇方內方外，一節之長，必虛心咨請，如病者之待醫。士大夫體貌規格，黜棄殆盡，獨往獨來，聚饑寒，經跋涉，重溟鯨濤之險，逆旅侮詈之加，漠然無所芥蔕，或疑其不絕二氏。先生嘗閱楞嚴，得返聞之旨，覺此身在太虛，視聽若寄世外，見者驚其神采。先生自省曰：誤入禪定矣。其功遂輟。登衡嶽絕頂，遇僧楚石，以外丹授之，先生曰：吾無所事此也。黃陂山人方與時自

負得息心訣，謂學聖者亦須靜中恍見端倪，始得。先生與龍溪偕至黃陂習靜，龍溪先返，先生獨留，夜坐工夫愈密，自謂已入深山更深處，家書休遣雁來過。蓋先生無處非學地，無人非學侶，同林各夢，豈二氏所能連染哉。耿天臺謂先生爲與時所欺，憤悔疽發，還家而夫人又殂，由是益恨與時。今觀其夜坐諸詩，皆得之黃陂者。一時之所證入，固非與時所可窺見，又何至以妄予一訣，自動其心乎。可謂不知先生者矣。鄧定宇曰：陽明必爲聖學無疑，然及門之士，概多矛盾，其私淑而有得者，莫如念菴，此定論也。

論學書

心之本體至善也，然無善之可執，所謂善者，自明白，自周徧。是知是，非知非，如此而已。不學而能，不慮而知，順之而已。惟於此上倚著爲之，便是欲，便非本體。明白亦昏，周徧亦狹，是非亦錯。此非有大相懸隔，只落安排與不安排耳。孟子曰勿忘勿助，助固欲速，忘豈無所用其心哉，必有所牽矣。故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欲也，有安排者亦欲也。畢竟安排起於有己，故欲只是一原。夫子所謂閑邪者，其謂是乎。○今之學者以本體未復，必須博學以充之，然後無蔽，似周備矣，只恐從想像牽己而從之，豈虛中安止之道，豈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乎。譬之鑑然，去塵則明白，復未聞有定妍媸之形以補照之不及者也。故以是非之竅明爲把柄，而不以所知之廣狹爲是非，但求不失生意，如草

木之區別，不必於同，或者以爲得聖賢之正脈也。答李谷平○古人所謂主者，非今之所謂不間斷者也。今之不間斷者，欲常記憶此事，常不遺忘而已。若古人者，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如四時錯行，如日月代明，是以知識推測想像模倣爲間斷，蓋與今所云者大有異矣。○全無伎倆，始見真才。○所謂良知者，至無而至有，無容假借，無事幇補，無可等待，自足焉者也。來書謂無感而常樂，此是良知本體，即是戒懼，即非放逸，即非蔽塞，不然便不應。曰：如其樂若此矣。應而未嘗動本體，以其順應也。不得於心而有思者，亦本體也，以其沛然運用而不容已者也。從而憧憧者，非本體也，以其動於外物者也。終夜以思而未嘗涉於人爲安排，未嘗雜以智識推測，庸何傷乎。但恐安排推測之不免，故須從事於學耳。學也者，學其出於良知而無所動焉者也。窮理

者窮此者也自然條理故曰天理即所謂良知也安排推測非大理矣（答羅整菴）○眞信得至善在我不假外求即時時刻刻物物種種見在不勞一毫安排布置所謂無邪原是不相粘著不勞絕遣所謂敬原自不二不雜齊莊中正既不費力支持即亦不見有欲鄉將矣何爲不能時時習乎（答萬仲敬）○千古聖賢工夫無二端只病痛不起即是本心本心自完不勞照管免心失心求物理失物理守良知失良知知靜非靜知動非動一切撇下直任本心則色色種種平鋪見在但不起即無病原無作又何假乎故曰道不遠人又曰道心天道流行豈容人力撐持幇補有尋求便屬知識已非所謂帝則矣○離知意象即無內外忘內外本心得矣（答穀谷）○以爲良知之外尚有所謂義理者在是猶未免於幇補湊合之病其於自信不亦遠乎見聞不與獨任眞

誠矣死以終更無外想自非豪傑其孰能任此（與林觀山）○良知有規矩而無樣式有分曉而無意見有主宰而無執著有變化而無遷就有渾厚而無鶻突見好色自好聞惡臭自惡不思不勉發自中節天下達道不外是矣（與夏太守）○來論辭受取與雖關行檢看來亦小此言殊害事辭受取與元關心術本無大小以此當天來事看即堯舜事業亦自浮雲過目若率吾眞心而行即一介不取與亦是大道非小事業而大一介也此心無物可尚故也（答臧南元）○學須靜中入手然亦未可偏向此中躲閃過凡難處與不欲之念皆須察問從何來若此間有承當不起便是畏火之金必是銅鉛錫鐵攙和不可回互姑容任其暫時云爾也除此無下手詠貫處平日却只是階奉一種清閑自在終非有根之樹冒雪披風餘柯折矣（與王有訓）○大抵工夫未下手即不知

自己何病又事未對鏡即病亦未甚害事稍涉人事乃知爲病又未知去病之方蓋方任己便欲回互有回互則病乃是痛心處豈可割去譬之浮躁起於快意有快意爲之根則浮躁之標末自現欲去標末當去其根其根爲吾之所回互安能克哉此其所以難也（答王西石）○千古病痛在入處防閑到既入後灑洗縱放終非根論周子無欲程子定性皆率指此置身千仞則坎蛙穴螺爭競豈特不足以當吾一視若脚泥淖得片瓦拳石皆性命視之此根論大抵象也到此識見既別却化手入場皆吾游刃老叟與羣兒調戲終不成愛其攪溷吾心但防閑入處非有高視宇宙很斷依情未可容易承當也（答[illegible]山）○此中更不論如何只血氣有由心志稍定貼已是有頭緒不然是心逐氣走非氣從心定也（與王有訓）○欲之有無獨知之地隨發隨覺顧未有主

靜之功以察之耳識察之固有不待乎外者而凡考古證今親師取友皆所以爲寡欲之事不然今之博文者有矣其不救於私妄之恣肆者何歟故當以爲欲希聖必自無欲始求無欲必自靜始（答高白坪）○某所當盡力者以無欲爲主辨欲之有無以當下此心微微覺處爲主此覺處甚微非志切與氣定即不自見（答李一守）○立行是孔門第一義今之言不擬不聞者亦是欲立行全精密處非有二義也凡事狀之萌有作有止而吾心之知無斷無續即事狀而應之不涉放肆可謂有依據矣安知不入安排理道與打點世情彌縫人意乎即使無是數者事已作何歸宿此不謂虛過日月者哉又況應事原屬此心心有時而不存即事亦有時而不謹所謹者在人之可見聞耳因見聞而後有者力此之謂爲人非君子反求諸己之學也故戒愼於不覩不

間者乃全吾忠實之本然而不覩不聞即吾心之常知處自其常知不可以形求者謂之不覩自其常知不可以言顯者謂之不聞固非窈冥之狀也吾心之知無時或息即所謂事狀之萌應亦無時不有若諸念皆泯炯然中存亦即吾之一事此處不令他意攙和即是必有事焉又何茫蕩之足慮哉（答劉月川）○識仁篇知在識得仁體上提得極重下云與物同體則是己私分毫攙和不得己私不入方爲識得仁體如此却只是誠敬守之中間者是此仁體現在平實不容加損非調停其間而謂之中也急迫求之總成私意調停其間亦難依據惟有己私不入始於天命之性方能覿體蓋不入己私處處皆屬天然之則故也然此私意不入何緣直與分解何緣不少干涉何緣斷絕何緣泯忘既非意氣可能承當亦非言說便得通曉此是吾人生死路

頭非別有巧法日漸月摩令彼消退可以幾及也（答劉子峯）○欲根不斷常在世情上立腳未是脫離得盡如此根器縱十分斂實亦只是有此意思非歸根也（與謝子貞）○來教云良知非知覺之謂然舍知覺無良知良知即是主宰而主宰淵寂原無一物兄之精義盡在於此夫謂知覺即主宰主宰即又淵寂則是能淵寂亦即能主宰能主宰亦即自能知覺矣又何患於內外之二哉今之不能主宰者果知覺紛擾故耶亦執著淵寂耶其不淵寂者非以知覺紛擾故耶其果識淵寂者可復容執著耶自弟受病言之全在知覺則所以救其病者舍淵寂無消除法矣夫本體與工夫固當合一原頭與見在終難盡同弟平日持原頭本體之見解遂一任知覺之流行而於見在工夫之持行不識淵寂之歸宿是以終身轉換卒無所成兄謂弟落在滯到管帶弟

實行之在弟之意以爲但恐未識淵寂耳若真識得愈加著到愈無執著愈加照管愈無掛帶既曰原無一物矣又何患執著之有無可忘而忘不待存而存此是入悟語然識得此處即屬平常不識得此處即是弄玩精魄夫無可忘而忘以其未嘗有存也不待存而存以其未嘗有忘也無存無忘此乃淵寂之極正莊子橫心所念無非利害之境然彼則自不念利害始自有次第矣夫工夫與至極處未可並論何也操存舍亡夫子固已言之非吾輩可以頃刻嘗試遂自謂已得也今之解良知者曰知無不良者也欲致良知即不可少有加於良知之外此其爲說亦何嘗不爲精義但不知幾微倏忽之際便落見解知果無不良矣有不良者果孰爲之人品不齊工力不等未可盡以解縛語增他人之縱肆也乃知致良知之致字是先聖喫緊爲人

語致上見得分明即格物之義自具固不必紛紜於章句字面之脗合對證傳授言說之祖述發揮而動多口也來教云良知之體本虛而萬物皆備物是良知凝聚融結出來的可謂真實的當矣如此則良知愈致其凝聚融結愈備良知愈虛知覺愈精此非合內外乎既合內外則凡能致虛者其必能格物而自不落內外見解兄之勤懇諄復者自可以相忘於無言矣（答王龍溪）○靜中易收攝動處便不然此已是離本著境更無別故只是本有專心一意耳（與王以珍）○白沙致虛之說乃千古獨見致知續啓體用不遺今或有誤認猖狂以爲廣大又喜動作名爲心體情欲縱恣意見橫行後生小子敢爲高論蔑視宋儒妄自居擬竊慮貽禍斯世不小也（與吳疎山）○來教云學問大要在自識本心庶工夫有下落此言誠是也雖然本心果易識哉來教云心無

定體感無停機凡可以致思著力者感也而所以出思發知者不可得而指也謂心有感而無寂是執事之識本心也不肯驗之於心則謂心有定體寂然不動是也感無定機時動時靜是也心體雖其寂也故雖出思發知不可以見聞指然其凝聚純一淵然精深者亦唯於著已近裡者能默識之亦不容以言指也是謂天下之至誠動應惟其有時也故雖出思發知莫不爲感然其或作或息或行或止或語或默或視或聽萬有不齊而機難豫定固未始有常也是謂天下之至神惟至誠者乃可以語至神此中庸通篇意也來教云欲於感前求寂是謂畫蛇添足欲於感中求寂是謂騎驢覓驢不肯驗之於心文皆有可言者自其後念之未生而吾寂然者未始不存謂之感前有寂可也自其今念之已行而吾寂然者未始不存謂之感中有寂可也感有時而變易而寂然者未始變易感有萬殊而寂然者惟一此中與和情與性所由以名也來教云學至於研幾神矣易曰幾者動之微周子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曰幾夫既曰動則不可以言靜聖人知幾故動無不善也不肯驗之於心文有大不然者當吾心之動機在倏忽有與無俱未形也斯時也若何致力以爲善惡之辨乎且來教云感無停機是又以心爲動體不見所謂靜矣夫感無停機機無停運頃刻之間而機方微後機將著牽連不斷微著相尋不爲乍起乍滅矣乎是正所謂相左者也竊詳周易與周子之旨亦與來教稍異易贊知幾爲神而以介石先之朱子曰介如石理素定也是素定者非所謂寂然者乎又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而以惟深先之朱子曰極深者至精也研幾者至變也是精深者非寂然者乎周子言

幾必先以誠故其言曰誠無爲幾善惡又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而後繼之以幾夫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謂之神故曰應而妙不落有無者謂之機故曰微而幽夫妙與幽不可爲也惟誠則精而明矣蓋言吾心之感似涉於有矣然雖顯而實微雖見而實隱又近於無以其有無不形故謂之幾幾善惡者言惟幾故能辨善惡猶云非幾即惡焉耳必常戒懼常能寂然而後不逐於動是乃所謂研幾也今之議者咸曰寂然矣無爲矣又何戒懼之有將以工夫皆屬於動無所謂靜者不知無欲故靜周子立極之功也誠則無事果確無難周子思誠之功也背非見止非爲禽不止者周子主靜之功也假使知幾之說如來教所云是乃聖門第一關頭何止略示其意於易之文而周子亦不諄諄以告人耶子思之傳中庸使其工夫如來教所云則必曰戒愼乎其初可覩恐懼乎其初可聞何乃以不覩不聞爲言如今之謎語乎惟其於不覩不聞而戒懼焉則是所持者至微至隱故凡念之動皆能入微而不至於有形凡思之用皆可通微而不至於憧憧如此乃謂之知幾如此乃可以語神亦謂之先幾之學此其把柄端可議矣今以戒懼疑於屬動既失子思之本旨又因戒懼而疑吾心無寂則并大易周子之旨而滅之推原其故大抵誤認良知爲祟耳今爲良知之說者曰知是知非不可欺瞞者良知也常令此知炯炯不昧便是致吾心之良知雖然此言似矣而實有辨也夫孟子所言良知指不學不慮當之是知乃所以良也知者感也而所以爲良者非感也傳習錄有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即無善無惡是謂至善夫至善者非良乎此陽明之

本旨也而今之言良知者一切以知覺簸弄終日精神隨知流轉無復有凝聚純一之時此豈所謂不失赤子之心者乎恐陽明公復出不能不矯前言而易之以他辭也洛村嘗問獨知時有念否公答以戒懼亦是念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自朝至暮自少至老更無無念之時蓋指用工而言亦即所謂不失赤子之心非浮漫流轉之謂也今之學者誤相援引便指一切凡心俱謂是念實以遂其放縱恣肆之習執事所見雖高然大要心膈感似與此輩微覺相類自未聞良知之說以前諸公之學顧多得力自良知之說盛行今二十餘年矣後之得力較先進似或不勇此豈無故耶答陳明水○果能收斂翕聚惟嬰兒保護自能孩笑自能飲食自能行走豈容一毫人力安排試於臨民時驗之稍停詳妥貼言動喜怒自是不差稍周章忽略便有可悔從前

爲良知時時見在一句誤却欠却培養一段工夫培養原屬收斂翕聚甲辰夏因靜坐十日恍恍見得又被龍溪諸君一句轉了總爲自家用功不深內虛易搖也孟子言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由於乍見言平旦好惡與人相近由於夜氣所息未嘗言時時有是心也未後四端須擴而充之自然火然泉達可以保四海夜氣苟得其養無物不長所以須養者緣此心至易動故也未嘗言時時便可致用皆可保四海也擴充不在四端後却在常無內交要譽惡聲之心所謂以直養也養是常息此心常如夜之所息如是則時時可似乍見與平旦時此聖賢苦心語也陽明拈出良知上面添一致字便是擴養之意良知二字乃是發而中節之和其所以良者要非思爲可及所謂不慮而知正提出本來頭面也今却盡以知覺發用處爲良知至又易致字

爲依字則是只有發用無生聚矣木常發榮必速槁人常動用必速死天地猶有閉藏況於人乎是故必有未發之中方有發而中節之和必有擴然大公方有物來順應之感平日作文字只謾說過去更不知未發與擴然處何在如何用功誠鶻突半生也與擴養得便是集義自浩然不奪於外此非一朝一夕可得然一朝一夕亦使小小有驗但不是放乎四海譬之操舟能不應手不免橫撐直駕終是費力時時培此却是最密地也與弟道輿○朱子以不覩不聞屬靜爲未動念時以獨屬動爲初動念時故動靜交修兄以不覩不聞之時專屬念頭方動又比朱子失却一邊不知所謂達之面目發於政事猶爲不覩不聞時耶否耶豈無念時遂無所謂戒慎恐懼耶豈聖賢皆時時動念耶答項甌東○寂然者一矣無先後中外矣然對感而言寂其先也以

發而言寂在中也○思固聖功之本而周子以無思爲言是所以爲思誠也思而無思是謂研幾○常令此心寂然無爲便是戒懼其所不覩不聞言戒懼在本體上便覺隔越○中庸以慎獨爲要誠也神也幾也獨也一也慎獨皆舉之矣然須體周子分言之意○常知幾即是致知即是存義到成熟處便是知止得所止則知至矣○感無常寂有常寂其主也周之靜程之定皆是物也其曰靜虛動直靜定動定以時言也時有動靜寂無分於動靜境有內外寂無分於內外然世之言無內外無動靜者多逐外而遺內喜動而厭靜矣是以析言之○夫體能發用用不離體所謂體用一源也今夫舟車譬則體也往來於水陸則其用也欲泥一源之語而惡學者之主寂是猶舍車舟而適江湖與康莊也烏乎可○陽明先生良知之教本之孟子乍

見人井孩提愛敬平旦好惡三者以其皆有未發者存故謂之良朱子以爲良者自然之謂是也然以其一端之發見而未能即復其本體故言怵惕矣必以擴充繼之言好惡矣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矣必以達之天下繼之孟子之意可見矣先生得其意者也故亦不以良知爲足而以致知爲工試以三言思之其言充也將即怵惕之已發者充之乎將求之乍見之眞乎無亦不動於納交要譽惡聲之私已乎其言養也將即好惡之已發者養之乎將求之平旦之氣乎無亦不梏於旦晝所爲矣乎其言達也將即愛敬之已發者達之乎將不失孩提之心乎無亦不涉於思慮矯強矣乎終日之間不動於私不梏於爲不涉於思慮矯強以是爲致知之功則其意爲有不誠而亦烏用以立誠二字附益之也今也不然但取足於知而不原其所以良故失養其端而惟任其所以發遂以見存之知爲事物之則而不察理欲之混淆以外交之物爲知覺之體而不知物我之倒置豈先生之本旨也○未感之前寂未嘗增非因無念無知而後有寂也既感之後寂未嘗減非因有念有知而遂無寂也此虛靈不昧之體所謂至善善惡對待者不足以名之知者觸於感者也念者妙於應者也知與念有斷續而此寂無斷續所謂感有萬殊而寂者惟一是也(答郭平川)○今之言良知者惡聞靜之一言以爲良知該動靜合內外主於靜焉偏矣此恐執言而未盡其意也夫良知該動靜合內外其體統也吾之主靜所以致之蓋言學也學必有所由而入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苟入矣雖謂良知本靜亦可也雖謂致知爲慎動亦可也吾不能復無極之眞者孰爲之乎蓋動而後有不善有欲而後有動動於欲

而後有學學者學其未動而動斯善矣動無動矣(答蔡貞山)○周子所謂主靜者乃無極以來眞脈絡其自註云無欲故靜是一切染不得一切動不得莊生所言混沌者近之故能爲立極種子非就識情中認得個幽閒暇逸者便可替代爲此物也指其立極處與天地合德則發育不窮與日月合明則照應不遺與四時合序則錯行不忒與鬼神合吉凶則感應不爽修此而忘安排故謂之吉悖此而費勞擾故謂之凶若識認幽閒暇逸以爲主靜便與野狐禪相似便是有欲一切享用玩戾安頓便宜厭忽縱弛隱忍狠狠之弊紛然潛入而不自覺即使孤介清潔自守一隅亦不免於偏聽獨任不足以倡率防檢以濟天下之務其與未知學者何異也(答門人)○蓋絲毫不得雜糅一言一念却是規矩外惟有識得規矩時游息其中所謂終日對越在天也識規矩不定便有湊泊便易和換(與王有訓)○二氏亦以靜入至所語靜却是迥異(答李石麓)○當極靜時恍然覺吾此心中虛無物旁通無窮有如長空雲氣流行無有止極有如大海魚龍變化無有間隔無內外可指無動靜可分上下四方往古來今渾成一片所謂無在而無不在吾之一身乃其發竅固非形質所能限也是故縱吾之目而天地不滿於吾視傾吾之耳而天地不出於吾聽冥吾之心而天地不逃於吾思古人往矣其精神所極即吾之精神未嘗往也否則聞其行事而能憬然憤然矣乎四海遠矣其疾痛相關即吾之疾痛未嘗遠也否則聞其患難而能惻然蠢然矣乎是故感於親而爲親焉吾無分於親也有分於吾與親斯不親矣感於民而爲仁焉吾無分於民也有分於吾與民斯不仁矣感於物而爲愛焉吾無

分於物也有分於吾與物斯不受矣是乃得之於天者固然如是而後可以配天也故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同體也者謂在我者亦即在物合吾與物而同爲一體則前所謂虛寂而能貫通渾上下四方往古來今內外動靜而一之者也若二氏者有見於已無見於物養一指而失其肩背比於自賊其身焉耳諸儒闢二氏矣猥瑣於掃除防檢之勤而迷謬於體統該括之大安於近小而弗精其全矜其智能而不適於用譬之一家不知承藉祖父之遺光復門祚而顧栖栖於一室身口是計其堂奧未窺積聚未獲終無逃於樊遲細民之譏則亦何以服二氏之心哉（與蔣道林）○此學日入密處紛紜轇轕中自得泰然不煩照應不須照應一語雙老所極惡聞却是極用力全體不相汚染乃有此景如無爲寇之念統百念縱橫斷不須照應始無此念明道不須防檢不待窮索未嘗致纖毫之力意正如此○以身在天地間負荷節一切俗情自難染汚（寄尹道輿）○來書良知不合良知外提出知止二字而以爲良知無內外無動靜無先後一以貫之除此更無事除此別無格物言語雖似條暢只不知緣何便無分毫出入操則存舍則亡非即良知而何終日談本體不說工夫纔拈工夫便指爲外道恐陽明先生復生亦當攢眉也（寄王龍溪）○來書吾心全體大用發見流行雖昏塞之極而自有昭明不泯之端此即陽明先生所謂良知今時學者指愚夫愚婦與聖人同處乃其相傳妙訣也曰忠如即以此爲本來端倪乎是無容細微察識矣若謂此中別有本來端倪須察識而後稍見則所謂全體大用發見流行又何如哉且惻隱之端須是從赤子入井見之平旦之氣須於好惡與人相近見之以此推端

倪似未有舍感物而言端倪者如靜坐則淸明和適執事則精明安肅居家則和柔愉婉以此端倪而隨處得之不知與來書所謂拿此一物存守在此不令走作者又何以異察識既不可緩隨處又當理會不知所謂靜息處玩其淸明和適之體則日用自有依據孰先孰後爲一爲二乎此處更無歇後語更無剖釋語始是與能明諸心始是不落虛見（答萬日忠）○靜中隱然有物此即是心體不昧處此處常作主宰是一生不了雜念一切放下是千休千處得感動時變換是把捉太緊故有厭動之病一向操持即入把捉此處正好調停求其至當未可畏其難操持并動靜皆作疑也合并不來只是未久如服藥人藥力未至不須疑病淺深○發與未發傳習錄云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者存此兩句精細可破紛紜之論知寒覺煖聖人與人一也而知覺處有千頭萬緒不同未發所由辨也故陽明先生只當知未發之中常人亦未能皆有蓋中庸未發在愼獨後言知學而後有未發之中謂其能知未發之體而存之也言先後固不得言是一是二亦不得○目之明爲體視爲用視處別有明在否明與視何所斷際若逐外爲用亦體非其體矣○心神物也動物也攝之固難凝之尤難象山立大之論於凝聚處煞有地步（以上俱答萬日忠）○內外兩忘乃千古入聖祕密語凡照應掃除皆屬內境安排酬應皆屬外境二境了不相干此心渾然中存非所謂止其所乎此非靜極何以入悟（答李石麓）○默默自修與見時刻有不殺乎處時刻有不如人處時刻只在自心內尋究虛靜根柢安頓不至出入即有好商量矣（答王久菴）○不肖三四

年間嘗以主靜一言爲談良知者告以爲良知固出於稟受之自然而未嘗泯滅然欲得流行發見常如孩提之時必有致之之功非經枯槁寂寞之後一切退聽而天理炯然未易及此陽明之龍場是也學者舍龍場之懲創而第談晚年之熟化譬之趨萬里者不能蹈險出幽而欲從容於九達之逵豈止躐等而已哉然聞之者惟恐失其師傳之語而不究竟其師之人乎何往往辨詰易生[illegible][illegible]惜寄萬高泉○良知一字乃陽明先生一生經驗而後得之使發於心者一與所知不應即非其本旨矣當時遷就初學令易入不免指見在發用以爲左券至於自得固未可以草草謬承而因仍其說者類借口實使人猖狂自恣則失之又遠寄張須野○至寶不宜輕弄此丹家語也然於此件頗相類千古聖賢只有收斂保聚法不可輕弄以至於死故曰兢

兢業業過了一生寄王龍溪○執事只欲主張良知常發便於聖賢幾多凝聚處盡與掃除解脫夫心固常發亦常不發二者可倒一邊立說否至謂未發之中竟從何處覓則立言亦太易矣與聶谿山○夠午之中吾御之者轇轕紛紜而爲事物所勝此即憧憧之思也從容閒雅而在事物之上此即寂然之斷也由憧憧而應之必或至於錯謬由寂然而應之必自盡其條理此即能致與不能之驗由一日而百年可知也一日之間無動無靜皆由從容閒雅進而至於澄然無事未嘗有厭事之念即此乃身心安著處安著於此不患明之不足於照矣漸入細微久而成熟即爲自得明道不言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是謂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夫必有事者言乎心之常止於是勿忘勿助者言乎常止之無所增損未嘗致纖毫之力者言乎

從容閒雅又若未嘗有所事事如此而後可以積久成熟而入細微盡爲學之發手也與徐大巖○心感事而爲物感之之中須委曲盡道乃是格物理固在心亦即在事事不外心理不外事無二致也近時執心即理一句學者多至率意任情而於仔細曲盡處略不照管既非所以致知却與在格物一句正相反但後儒認理爲格式見牽以至支離若知事無內外心無內外理無內外即格式見牽又皆在乎中非全格去舊物乃爲精微也答劉文周○學有可以一言盡者有不可以一言盡者如收斂精神併歸一處常令凝聚能爲萬物萬事主宰此可一言而盡亦可以一息測識而悟惟夫出入於酬應牽引於情思轉移於利害纏罔於計算則微驟萬變孔竅百出非堅心苦志持之歲月萬死一生莫能幾及也與蕭雲皐○劉獅泉素持元虛即今冒向裡着己

收拾性命正是好消息寄聶雙江○易言洗心非爲有染着易言藏密非爲有滲漏除却洗心藏密更無工夫十分發揮乃是十分緊閉方是堯舜兢業過一生處答曹一菴○無所存而自不忘一句說得太早此最是毒藥諸君一向用此爲妙劑如何自求不得不見超身何也執之則生機拂句甚是但容易爲人開手且弊苦過甚無妨操則存舍則亡孔子亦且云云操豈可已乎愈操愈熟斷不成便放開手千古未有開手聖人懸崖撒手莊子有此言吾儕方妄以自解不知莊子所指何也今有人到懸崖上撒手者乎何獨在平時說撒手事惟有時時收斂務求不負此良知庶幾機實頭不落脫耳與謝維世○來諭知至誠正之外非別有格心意識之外非別有物大性之外非別有知格致誠正是一時事所謂不落言詮故能出此言也與友人○龍溪之學

久知其詳，不俟今日。然其謂工夫又却是無工夫可用，故謂之以良知致良知，如道家先天制後天之意。其說實出陽明口授，大抵本之佛氏。翻傳燈諸書，其旨洞然。直是與吾儒兢兢業業必有事一段，絕不相蒙，分明二人屬兩家風氣。言陽明龍溪各爲一家今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持此應世，安得不至蕩肆乎。與聶雙江○往年尋書象山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毋貳爾心、戰戰兢兢、那有閒言時候一段，龍溪在旁，輒欲更書他語，心頗疑之。每觀六經言學，必先兢業戒懼，乃知必有事焉自是孔門家法。與謝高泉○來諭凡應酬未盡，是良知本然條理，故於精神足時，太涉周旋，似有所加；到困憊後，便生厭心，似有所損。此已說到良知本然條理，不可加不可損處。但須於尋常言動處識得此條理，方時時有辨別；又須於尋常中調習得熟，方處處有工夫。若待遇人有厭心，爲有加損，即閒中快活處亦皆有之。故精神如常，即應酬是格物；精神當養，即少事是格物。此是一事，不是兩事。答曾月塘○寧息處非可以人力爲，精明處亦不可以人力爲。不可以人力爲，而後工夫至密而可久。與王塘南○謂良知與物無對，故謂之獨，誠是也。獨知之明，良知固不泯矣，上度擬議，果皆良知矣乎？中庸言獨，而註增獨知二字，言良知者因喜附之，或非子思意也。來諭謂獨指天命之性言，得之矣。知幾其神，幾者動之微也。微者道心，而謂有惡幾可乎？故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衎曰動而無動之云也。而後人以念頭初動當之，遠矣。知此則幾前爲二氏，幾後爲五伯，而研幾者爲動靜不偏。周子幾善惡之言，言惟幾故別善惡，能知幾，非一念之善可能盡。吉之先見者，至善也。常以至善爲主，是天命自主，常能慎獨，常依中庸，常服

膺此一善，是謂先幾。如是而有失有過，其復而改，方不甚遠。若使兩物對待，去彼就此，豈所謂齊明？豈所謂擇善固執者乎？此宋儒傳述失宗云然。象山先立乎大，固不若是勞擾也。與層殷齋○自私二字，斷得二氏盡絕。聖賢之道，當生而生，當死而死，致命遂志，殺身成仁，寧作此等見識。與婁澗山○此學靜中覺體用事極難，大約只於自心欺瞞不得處，當提醒作主，久久精明，便有別白處。若只將日用間應酬知解處便謂是心體，此却作主不定，有差自救不來。何也？只尋得差不得處，始有見耳。與周學謙○大學絜矩原從知止說來，却不是無所本。能知止方定靜安，然後善應，皆處便能絜矩，故中無所倚，自然與物同體，自是絜矩。若只論絜矩，不問此心若何，即涉於偽奉媚世，牽己從人矣。與劉仁山○儒釋之辨，只吾儒言中與仁處便自不同。堯舜之中，孔門之仁，言雖不同，一則指無所倚，一則指渾然與物同體，無二物也。中無所倚，釋之無住若近之，至於兢業允執，迥不相似。渾然同物，與其覺海圓澄又大相遠。不揆其端緒，舉言句之脗合以爲歸，失其宗矣。中無所倚，自然與物同體，得此氣象守而弗失，乃吾儒終日行持處。延平於喜怒哀樂未發以前觀其氣象，蓋使人反求者也。良知二字，一經指點，便易摸索，但不知與所謂無倚、所謂同體處，當下氣象若何，故往往易至冒認，非謂良知之外復有中與仁也。○此處該括動靜，總攝內外，此止即萬物各得其所。若見物方絜，已屬支離。止則無倚，與物同體，便自能絜。今世與物酬應，漠不相關，固不足以與此。有持萬物一體之說者，則又牽己從之，終日沉溺於世情，依阿附會，以爲同體，不知本體淪湮，更無收攝安頓處。纔拈靜定字，而即若傷我，不知無

一物方能物物吾心已化於物安能運物哉此處絲毫倒一邊不得（以上俱與劉仁山）○凡嘗謂身落意見此真實語凡見中有此用處不應總屬意見苟未通真慈湖之無意亦意見也若有向往不妨其致力之勤到脫然處又當别論力未至而先爲解脫不已過憂乎（答王龍溪）○除此真心作用更無才力智巧（答胡正甫）○莊子所謂外者不入內者不出吾儒知止地位正與相等即此不入不出處便是定即定處便是吾人心體本然便是性命所在守此一意不散漸進於純熟萬物無足以撓之人聖賢域中矣（與王少參）○執著乃用工生疎所致到純熟自當輕省不可便生厭心此處一有惱厭疑貳便是邪魔作祟絕不可放過也（答蔣明賢）○此心從然無掩蔽時便與聖人不甚異於此不涉絲毫搖兀亦無改變亦無執著亦無忽略此便是學只貯時有保護處不從放

然處將容體自正言語自謹嗜慾自節善自行惡自止好名好貨各色自覺澹以此看書以此處友精神自聚不散渙矣（答劉可賢）○終日紛紛不覺勞頓緣動神而後有勞神氣不動即動應與靜中無有異境此中虛而無物故也○自處與處人未動絲毫意便自無事稍涉動意未有不應者便是與物爲敵（與王養明）○即處事中便是學此間稍有作惡處便是過稍有執泥處便是過所謂養心也在此擴知也在此此處工夫愈密知覺愈精而不受變於物此之謂格物之學若自家執泥作惡尚不覺是謂不知痛癢便是頑極好事亦是有己之私到得此心不作惡執泥明鏡止水相似發又中節便是與以出之此間磨煉得去是謂時習（與劉可賢）○虛實寂感內外原是一件言其無有不是故謂之實言其無少夾雜故謂之虛言其隨事能應故謂之感言其隨

處無有故謂之寂以此自了故謂之內以此俱了故謂之外真無有分別者但謂虛寂本體常止不動却要普看不然說本體說止說不動便能作梗便不真虛寂矣（答杜道升）○處處從小利害克治便是克己實事便是處生死成敗之根亦不論有事無事此處放過更無是處於克治知費力與溷亂此是生熟安勉分限不安分限將下手實際便欲企成德時論此涉於比擬太過不知工夫純熟只在常明少昏漸漸求進到得成片段却與一念一事是非不同却是得先幾也（答曾子野）○靜中如何便計功效只管久久見得此心有逐物時有不逐物時却認不逐物時心爲本日間動作皆依不逐物之心照應一逐物便當收回愈久漸漸成熟如此工夫不知用多少日子方有定貼處如何一兩日坐後就要他定貼動作不差豈有此理陽明先生叫人依良

知不是依眼前知解的良知是此心瞞不過處即所謂不逐物之心也靜中識認他漸漸有可尋求耳（答羅生）○來書未見有憤發改過之意只是欲人相信不得開口（答王龍溪）○終日眼前俱是假人無一分真實意自我待之終日俱是真人無一分作僞意如此便是行進步（寄劉少衡）○凡習心混得去皆緣日間太順適未有操持如舵工相似終日有舵便不至瞌睡到得習熟即身即舵無有兩件凡入學問真處決定有操持收來漸至其中未有受用見成者（答歐陽文朝）○自覺得力只管做去微覺有病又須轉手此件工夫如引小兒隨時遷就執著不得（與杜道升）○只是絲毫放過不得時時與物無對便是收斂功也（與胡正甫）○孔門博文約禮之教無非即人身心納之規矩因非爲元遠也夫不語之以規矩而爲元遠之務是猶閉之門而談天衢不可得也（與劉見川）○

冬遊記（嘉靖己亥）○王鯉湖問愼獨之旨但令善意必行惡意必阻
如何王龍溪曰如此却是大不愼矣古人所言愼者上指微處
不放過說正是汙染不上正是常得不欺如好好色惡惡臭始
得若善惡二念交起此是做主不得縱去得已非全勝之道○
王道思曰念頭斷去不得止是一任他過便要如何斬除恐更
多事此吾小歇腳法也（此宗門撥弄之語後來羅近溪輩多習之以爲解縛之秘法）○龍溪
爲念菴曰汝學不脫知見未過眞若過眞來輸刀一陣措手不
迭直心直意人人皆得皆知那得有許多遮瞞計較來問如何
是眞爲性命龍溪曰撰得性命是爲性命又問龍溪曰爲性命
不眞總是撰世界不下如今說善爲善不是眞善却是要好心
腸隨人口嘴毀譽得失之關不破若是眞打破人被惡名埋沒
一世更無出頭亦無分毫掛帶此便是眞爲性命眞爲性命時

時刻刻只有這裡著到何暇陪奉他人如此方是造化把柄在
我橫斜曲直好醜高低無往不可如今只是依阿世界非是自
由自在因歎曰今世所謂得失不知指何爲得失所謂毀譽不
知毀譽個甚便說打破已是可歎矣（惡名埋沒一段亦是宗門語不管是非好醜都能埋沒去以爲見性究竟成一無忌憚小人耳若是惡名豈能埋沒得人又何害出頭不得故舉世非之而不顧爲眞儒者也若其人喪名敎與有惡名可以埋沒者則已入於禽獸亦何性命之有）○王心齋論正己物正曰此
是吾人歸宿處凡見人惡只是己未能盡己若盡常自轉易
以此見己一身不是小一正百正一了百了此之謂天下善此
之謂通天下之故聖人以此修己安百姓而天下平又論仁之
於父子曰瞽瞍未化舜是一樣命瞽瞍既化舜是一樣命可見
性能易命○龍溪書曰以世界論之是千百年習染以人身論
之是半生依靠見在種種行持點檢只在世情上尋得一件極

好事業來做終是看人口眼若是超出世情漢子必須從渾沌
裡立定根基將一種要好心腸洗滌乾淨枝葉愈枯靈根愈固
從此生天生地生人生物方是大生故學問須識眞性獨往獨
來使眞性常顯始能不落陪奉
夏遊記（甲戌） 王龍溪曰未發之中未易言須知未發却是何物
謂之未發言不容發也發於目爲視矣所以能視者不隨視而
發發於耳爲聽矣所以能聽者不隨聽而發此乃萬古流行不
息之根未可以靜時論也○予問龍溪曰凡去私欲須於發根
處破除始得私欲之起必有由來皆緣自己原有貪好原有計
算此處漫過一時潔淨不過潛伏且恐陰爲之培植矣錢緒山
曰此得工夫零碎但依良知運用安事破除龍溪曰不然此搗
巢搜賊之法勿謂盡無益也（緒山之言與前冬遊記王道思所云同一法門）○龍溪之

言曰先師提掇良知乃道心之微一念靈明無內外無寂感吾
人不昧此一念靈明便是致知隨事隨物不昧此一念靈明便
是格物良知是虛格物是實虛實相生天則乃見蓋良知原是
無知而無不知原無一物方能類萬物之情或以良知未盡妙
義於良知上攙入無知意見便是異學或以良知不足以盡天
下之變必加見聞知識補益而助發之便是俗學吾人致知工
夫不得力第一意見爲害意見是良知之賊卜度成悟明體宛
然便認以爲良知若信得良知過時意即是良知之流行見即
是良知之照察徹內徹外原無壅滯原無幫補所謂丹府一粒
點鐵成金若認意見以爲實際本來靈覺生機封閉愈固不得
出頭學術毫釐之辨不可不察也然質之陽明先生所言或未
盡合先生嘗曰良知者天命之性心之本體自然照明靈覺者

也是謂良知即天性矣中庸言性所指在於不覩不聞蓋以君子之學惟於其所不覩不聞者而戒慎恐懼耳否不覩不聞之外無所用其戒慎恐懼也夫不覩不聞可謂隱而未形微而未著矣然吾之發見於外者即此未形者之所為而未始有加吾之彰顯於外者即此未著者之所為而未始有加由是言之謂良知之體至虛可也謂其本虛而形實亦可也今曰良知是虛格物是實豈所謂不覩不聞有所待而後實乎先生又曰至善者心之本體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是以良知為至善矣大學之言至善其功在於能止蓋以吾心之體固有至善而有知之後得止為難知而常止非天良之止其所孰能與於此故定靜安慮者至善也能定能靜能安能慮者止至善也能止而後至善盡為已有有諸已而後謂之有得先之以

定靜安者物之所由以格止之始也後之以慮者知之所以為至止之終也故謂致知以求其止可也謂物則生於定靜亦可也今曰虛實相生天則乃見豈定靜反由慮而相生乎先生又曰良知是未發之中又曰當知未發之中常人亦未能皆有豈非以良知之發為未探之善端未發之中當因學而後致者必常靜常定然後可謂之中則凡致知者亦必即其所未探而益克其所未至然後可以為誠意固未嘗以一端之善為聖人之極則也今曰若信得良知過時意即是良知之流行見即是良知之照察云云夫利欲之盤固遏之猶恐弗止而欲從其知之所發以為心體以血氣之浮揚斂之猶恐弗定而欲任其意之所行以為工夫畏難苟安者取便於易從見小欲速者堅主於自信夫注念反觀孰無少覺因言發慮理亦昭然不息之真陀

未盡工先入之言又有可據曰滋日甚曰移日遠將無有以存心為拘迫以改過為枯槁以取善為比擬以盡倫為矯飾者乎而其滅裂恣肆者又從而譸張贊鼓之使天下之人遂至於蕩然而無歸則其陷溺之淺深吾不知於俗學何如也先生又曰知者意之體物者意之用未嘗以物為知之體也而緒山乃曰知無體以人情事物之感應為體無人情事物之感應則無知矣夫人情事物感應之於知猶色之於視聲之於聽也謂視不離色固有視於無形者而曰色即為視之體無色則無視也可乎謂聽不離聲固有聽於無聲者而曰聲即為聽之體無聲則無聽也可乎

甲寅夏遊記　龍溪因前記有所異同請而命予曰陽明先生苦心犯難提出良知為傳授口訣蓋合內外前後一齊包括稍

有幫補稍有遺漏即失當時本旨矣往年見談學者皆曰知善知惡即是良知依此行之即是致知予嘗從此用力竟無所入久而後悔之夫良知者言乎不學不慮自然之明覺蓋即至善之謂也吾心之善吾知之吾心之惡吾知之不可謂非知也善惡交雜豈有為主於中者乎中無所主而謂知本常明恐未可也知有未明依此行之而謂無乖戾於既發之後能順應於事物之來恐未可也故知善知惡之知隨出隨泯特一時之發見焉耳一時之發見未可盡指為本體則自然之明覺固當反求其根源蓋人生而靜未有不善不善動之妄也主靜以復之道斯凝而不流矣神發為知良知者靜而明也妄動以雜之幾始失而難復矣故必有收攝保聚之功以為充達長養之地而後定靜安慮由此以出必於家國天下感無不正而未嘗為物所

動乃可爲之格物蓋處無勿當而後知無弗明此致知所以必在於格物物格而後爲知至也故致知者致其靜無而動有者也知苟致矣雖一念之微皆與實也苟爲勿致隨出隨泯終不免於虛蕩而無歸是致與不致之間虛與實之辨也謂之曰良知是虛格物是實虛實相生天則乃見將無言之太洩乎即格物以致其知矣收攝之功終始無間則吾心之流行照察自與初學意見萬萬不侔謂之曰意見是良知之賊誠是也既而曰若信得良知過時意即是良知之流行見即是良知之照察所謂丹府一粒點鐵成金不已言之太易乎龍溪曰近日覺何如曰一二年來與前又別當時之爲收攝保聚偏矣蓋識吾心之本然者猶未盡也以爲寂在感先感由寂發夫謂感由寂發可也然不免於執寂有處謂寂在感先可也然不免於指感有時

彼此既分動靜爲二此乃二氏之所處非以爲邊見者我堅信而固執之其流之弊必至重於爲我疎於應物蓋久而後疑之夫心一而已自其不出位而言謂之寂位有常尊非守內之謂也自其常通微而言謂之感發微而通非逐外之謂也寂非守內故未可言處以其能感故也絕感之寂寂非真寂矣感非逐外故未可言時以其本寂故也離寂之感感非正感矣此乃同出而異名吾心之本然也寂者一感者不一是故有動有靜有作有止人知動作之爲感矣不知靜與動止與作之異者境也而在吾心未嘗隨境異也隨境有異是離寂之感矣感而至於酬酢萬變不可勝窮而皆不外乎通微是乃所謂幾也故酬酢萬變而於寂者未嘗有礙非不礙也吾有所主故也苟無所主則亦馳逐而不返矣聲臭俱泯而於感者未嘗有息非不息也

吾無所倚故也苟有所倚則亦膠固而不通矣此所謂收攝保聚之功君子知幾之學也學者自信於此灼然不移即謂之守寂可也謂之妙感亦可也即謂之主靜可也謂之慎動亦可也此豈言說之可定哉是何也心也者至神者也以無物視之固泯然矣以有物視之固炯然矣欲語斂之則亦塊然不知凝然不動無一物之可入也欲語用之則亦忽在此倏然在彼能兼體而不遺也使於真寂端倪果能察識隨動隨靜無有出入不與世界物事相對待不倚自己知見作主宰不著道理名目生證解不藉言語發揮添精神則收攝保聚之功自有準則明道云識得仁體以誠敬存之不須防檢窮索必有事而勿正心勿忘勿助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固其準則也龍溪笑曰夏游記豈盡非是只三轉語處手勢太重便覺抑揚太過

見已見破到此翁復何言○劉師泉謂夫人之生有性有命性妙於無爲命雜於有質故必兼修而後可以爲學蓋吾心主宰謂之性性無爲者也故須首出庶物以立其體吾心流行謂之命命有質者也故須隨時運化以致其用常知不落念是吾立體之功常過不成念是吾致用之功也二者不可相雜蓋知常止而念常微也是說也吾爲見在良知所誤極探而得之龍溪問見在良知與聖人同異師泉曰不同赤子之心孩提之知愚夫婦之知能如頑鑛未經煆煉不可名金其視無聲無臭自然之明覺何啻千里是何也爲其純陰無真陽也復真陽者更須開天闢地鼎立乾坤乃能得之以見在良知爲主決無入道之期矣龍溪曰謂見在良知便是聖人體段誠不可然指一隙之光以爲決非照臨四表之光亦所不可譬之今日之日非本不

光却爲雲氣掩蔽以愚夫愚婦爲純陰者何以異此乎曰聖賢只是要人從見在尋源頭不曾別將一心換却此心師泉欲創業不享見在豈是懸空做得只時時收攝保聚使精神歸一便是但不可直任見在以爲止足耳○聞龍溪曰陽明先生之學其爲聖學無疑矣惜也逮亡未至究竟是門下之責也然爲門下者有二有往來未密煆煉未久而許可太早者至於今或守師說以淑人或就己見以成學此非有負於先生乃先生負斯人也公等諸人其與往來其密其受煆煉最久其得聞最明今年已過矣猶不能究竟此學以求先生之所未至知非先生負諸人乃是公等負先生矣

緒山在陽明先生之門號稱篤實而能用其力者自余十六七年來凡六七見而緒山之學亦且數變其始也有見於爲善去惡者以爲致良知也已而曰未矣良知者無善無惡者也吾安得執以爲有而爲之而又去之後十年會於京師曰吾惡夫言之者之淆也無善而無惡者見也非良知也吾惟即吾所知以爲善者而行之以爲惡者而去之此吾可能爲者也其不出於此者非吾所爲亦非吾之所當聞也今年相見於青原則曰向吾之言猶二也非一也蓋先生嘗有言矣曰至善者心之本體動而後有不善也吾不能必其無不善吾無動焉而已彼所謂意者動也非是之謂動也吾所謂動動於動焉者也吾惟無動則在我者常一在我者常一則吾之力易易矣（錢緒山）○王子之言曰始吾以致知爲然也而不知有遺於物乃吾今而後知格物之爲致知也始之言知亦曰格物云爾及而察之以爲物生於知吾但知知而已而何有於物又非知無物非物無知乃吾

始之言知則猶廓廓爾而渾渾爾若有厭於芸芸爾者則猶未見物與知之爲一也此一知也於物有格有不格則是吾之知亦有至有不至焉雖然王子後此又安知不以今之所言爲未至也乎物之有未格也而求足於知焉有所不足是故爲之可以已者即不得謂之精精不可已以此心之幾希易失而難窮故也（王龍谿）○雙江先生繫詔獄經年而後釋方其繫也身不離拔攝視不踰垣戶塊然守其素以獨居久之諸子群聖之言涉於目者不慮而得參之於身動而有信慨曰嗟乎不疑斯境疑安得盡忘乎於是著錄曰困辯以明寂感之故歸質之友人友人或然或否或正以師傳曰陽明子所謂良知不類往歲癸卯洪先與洛村黃君聞先生言必主於寂心亦疑之後四年丁未而先生逮逮之境上舍舟與決先生曰嘗吾自勝之無害君謹也其容僉然其氣爽然其心淵然而素自是乃益知先生遂爲辯曰先生於師傳如何吾未之知請言吾所試者聞良知之學悅之以爲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吾惟即所感以求其自然之則其亦庶乎有據矣已而察之執感以爲心即不免於爲感所役吾之心無時可息則於是非者亦將有時而淆也又嘗凝精而待之以虛無計其爲感與否也吾之心暫息矣而是非之則似亦不可得而欺因自省曰昔之役者其逐於已發而今之息者其近於未發矣乎蓋自良知言之無分於發與未發也自知之所以能良者言之則固有未發者以主之於中而或至於不良乃其發而不知返也吾於暫息且有所試矣而況有爲之主者耶夫至動莫如心聖人尤且危之苟無所主隨感而發譬之御馬銜勒去手求斯須馳驟之中度豈可得哉道心之言微性

之言定無欲之言靜致虛之言立本未發之言寂一也而何疑於先生先生聞之曰斯言知我哉錄有之良知者不發之中寂然大公之本體固吾師所傳也問之友人或然或否洪先曰吾學也困辨弗明弗可以措教而梓之告於知言者（困辨錄序）○余讀雙江聶君困辨錄始而灑然無所疑已而怳然有所會久而津津然不能舍於是附以己見梓之以傳而或者謂其言何易也自陽明先生爲良知之說天下議之爲禪曉曉然至於今未已也夫良知合寂感內外而言之者也議者猶曰此遺物也厭事理之討論者也今而曰吾內守寂者也其感於外者皆非吾之所能與其不滋爲可異歟夫分寂感者二其心者也分內外者析其形者也心譬則形之目者也目不能不發而爲視視不能不發而爲萬物離物以爲視離視以爲目其果有可指乎吾懼

曉曉然於聶君者又未已也余應之曰言固未可齊也孔子不云乎曰吾道一以貫之當是時未能以其一者示之人也而曾子乃曰是忠恕也今之言與忠恕者同耶異耶彼以得之心者應之而世儒之言從而分曰孰爲一之體孰爲一之用而後忠恕者始明嗚呼使曾子若然其尚能問言而唯乎夫聶君亦各以其得之心者爲言固未暇爲良知釋也子以心譬目有問於子曰寂感於目奚譬必曰視者感也物之不匿者寂也無有分也嗚呼似矣而未盡也子謂目之所以能視而不容翳者何能夫天地之化有生有息要之於穆者其本也良知之感有動有靜要之致虛者其本也本不虛則知不能良知其發也其未發則良也事物者其應理者其則也應而不失其則惟致虛者能之故致虛者乃所以致知也知盡其天然之則於事事物物而

理窮理窮則性盡命至而奚有於內外雖然知所先後而後近道此學之序也故無樂乎其專內也所以求當於外者非是則無以先也無樂乎其守寂也所以求神其感者非是則無以先也彼離同賊道也而其內之寂者固皆離事物以爲言彼覩所謂理者何嘗於其目之眚也而豈慮其相入哉故言有相似而非也者乃其無與當之謂也言有相反而是也者乃其喻所指之謂也子徒畏人之曉曉矣而獨不懼夫己之膠膠者乎今世言聰明才辨見聞強敏孰與聶君所謂表然才大夫也其持世儒之學以見先生友之也非師之也而卒俛首以聽今又盡知其故皜皜焉自守一言以觸世之所諱其爲逐聲與塊也夫且吾亦嘗聞而哂之以其爲億也及逮而迷之境無戚言憚色以亂其常叢未幾而是錄作其曰困辨是遇困而益辨非辨於困

者也而余爲之言者亦若辨焉何哉蓋余困而後能知又信於未言故也（困辨錄後序）○困辨錄者聶雙江公拘幽所書其下附語余往年手所錄也同年貴溪原山江君懋相獲而讀之取其粹於心者抄以自隨已而作令新寧將刻以授諸生問決於余余惟白沙主靜之旨出而人以禪評至於陽明靜益甚以致良知之與主靜無殊旨也而人之言良知者乃復以主靜評其言曰良知者人人自能知覺本無分於動靜獨以靜言是病心也自夫指知覺爲良知而以靜病心於是總總然但知即百姓之日用以擬聖人之精微而不知反小人之中庸以嚴君子之戒懼不獨一先生之學厖且荒即使禪者聞之亦且咄唶而失笑不亦遠乎夫言有攸當不知言無以學也良知猶言良心主靜者求以致之收攝斂聚自戒懼以入精微彼徒知覺焉者雖與妄

而出之者也主靜則不逐於妄學之功也何言乎其雜真妄也譬之於水良知源泉也知覺其流也流不能不雜於物故須靜以澄汰之與出於源泉者其旨不能以不殊此雙江公所爲辨也雖然余始手箋是錄以爲字字句句無一弗當於心自今觀之亦稍有辨矣公之言曰心主乎內應於外而後有外外其影也心果有內外乎又曰未發非體也於未發之時而見吾之寂體未發非時也寂無體不可見也見之謂仁見之謂知道之鮮也余懼見寂之非寂也是故自其發而不出位者言之謂之寂自其常寂而通微者言之謂之發蓋原其能戒懼而無思爲非實有可指得以示之人也故收攝斂聚可以言靜而不可謂爲寂然之體喜怒哀樂可以言時而不可謂無未發之中何也心無時亦無體執見而後有可指也易曰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以盡言言固不盡意也坤之震剝之復得之於言外以證吾之學焉可也必也時而靜時而動截然內外如卦爻然果聖人意哉余不見公者四年不知今之進退何如也江君早年亦嘗以禪爭學已而入象山得之靜坐旁搜博證逮淡有契於公新寧故新會地白沙之鄉也豈無傳其遺言者乎如有言主靜而異於公者幸反覆之不有益於我必有益於人是良知也（讀困辨錄抄序）○其與蕭公友也聞其所語此心寂感之機歸寂之要十餘年來未嘗輕一諾焉一日忽自省曰公之言是也（劉兩峯六十序）○致良知者致吾心之虛靜而寂焉以出吾之是非非逐感應以求其是非使人擾擾外馳而無所於歸以爲學也夫知其發也知而良則其未發所謂虛靜而寂焉者也吾能虛靜而寂雖言不及感亦可也（雙江七十序）○善學者以力爲上解悟次之聽言爲下

蓋有密證殊資默持妙契而不知反躬自求實際以至不副夙期者矣固未有歷涉諸難深入真詮而發之弗瑩必俟明師面臨私授而後信久遠也（陽明先生年譜考訂序）○龍溪子曰良知者感觸神應愚夫婦與聖人一也奚以寂奚以收攝爲予不答已而頗僾嗜食能淡了曰是須寂否須收攝否予曰若是則安取於學饑餐與嗜食固無辨乎他日龍溪子曰良知本寂無取乎歸寂歸寂者心槁矣良知本神應無取乎照應照應者義襲矣吾人不能神應不可持以病良知良知未嘗增損也予曰吾人常寂乎曰不能曰不能則收攝以歸寂於了何病吾人不能神應謂良知有蔽可乎曰然曰然則去蔽則良知明謂聖愚有辨矣不可求則得舍則失不有存亡乎養則長失則消不有增損乎擬而言議而動不有照應乎是故不可泯者理之常也是謂性不易定者氣之動也是謂欲不敢忘者志之凝命之主也是謂學任性而不知辨欲失之罔兼學而不本真性失之鑿言性而不務力學失之蕩龍溪子曰如子之言固未足以病良知也（辨良知）○白沙先生之學以自然爲宗至其得要則隨動隨靜終日照應而不離彼此（讀白沙詩）○濂溪曰誠則無事又曰誠無爲終之以艮則曰艮其爲也爲不止矣夫自堯舜相傳精一之祕莫不由兢業以得之孔門格致戒愼其功若不一而足也今曰無事無爲不已悖乎曰不然無欲者至近而遠至約而盡至易而甚難者也明道曰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夫有所向者欲也所以必向是者有以爲之主也夫意之所向隨感易動日用動靜何往非意於此辨別使意無所向自感自應則心體泰然他無干涉靜處動省其於用力不已切乎是無事者乃所謂必有

事而無爲者乃其至剛者也。（通書）○物者知之感也，知者意之靈也，知感於物而後有意，意者心之動也，心者身之主也，身者天下國家之本也。感而正曰格，靈而虛曰致，動以天曰誠，居其所曰正，中有主曰修。無無物之知，無無知之意，無無意之心，無無心之身，無無身之家之國之天下。靈而感之以正曰知止，感而以正天下國家舉之矣，故曰至善。虛靈能感則意定，動以天則心靜，中有主則安，舉而措之天下國家，則慮無不當，大人之事畢矣。（大學解）○告子能信其心者也，彼見心能主乎內外，故其意曰：心能知言者也，凡言之來，以心接之而已，其有不得於言，必其所不必知，而不可因言以動乎心。心能帥氣者也，凡氣之用，以心御之而已，其有不得於心，必其所不當發，而不可役心以從乎氣。不因言以動心，則外無所入；不役心以從氣，則內無

所牽。外無所入者，心離乎境也；內無所牽者，氣合乎心也。惟其以離境爲心，故常主心之無事者以爲正；惟其以無事爲正，故不能順氣之生長者以有爲。常主於心之無事以爲正，故不免於內正其心；不能順氣之生長以有爲，故不免於外助其長。其與孟子之學，真毫釐之辨耳。○告子以無所事爲心之正，故孟子曰：我則必有事而不正心。告子忘外，一切作用皆自安頓，是爲助其生長，故孟子曰：我則勿忘而亦勿助其長。（孟子解）落思想者不思即無，落存守者不存即無。欲得此理炯然，隨用具足，不由思得，不由存來，此中必有一竅，生生豈然不類。○言此學常存亦得，言此學無存亦得。常存者非執着，無存者非放縱，不存而存，此非可以倖至也，卻從尋求中得由人識取。（以上別則少魯語）○此心倏忽不可執著，卻又凝定不染一物。○向人說得

伸寫得出，解得去，謂之有才則可，於學問絲毫無與也。學問之道，須於衆人場中爲鶻突者條理分明，一絲不亂，此非平日有涵養鎮靜之功，小大不疑，安能及此。（以上別流萬川語）○天降大任一節，於此卻有淺辨，自心術中料理則爲聖學，自時態料理則爲俗情。二者雖相去懸絕，然皆有收密慎密增益不能之效，此正人鬼分胎，不可不自察也。孟子所言增益與改作者，指其氣性木平，情欲未盡，與才力未充，正求此心不移耳。而世人往往折節於閱歷，諧俗於圓熟，以爲增益在是，不亦左乎。（書楊武東巷）○言其收斂謂之存養，言其辨別謂之省察，言其決擇謂之克治。省察者言其明，克治者言其決，決則愈明，而後存養之功純。內不失己，外不失人，動亦定，靜亦定，小大無敢慢，始終條理，可以希聖矣。（贈王有訓）○白沙詩云：千休千處得，一念一生持。於千休之

中而持一念，正出萬死於一生者也。今言休而不提一念，便落茫蕩，必不能休；言念而未能千休，便涉支離，亦非真念。苟不知念，則亦無所謂能休者，能念不期休而自休矣。（示門人）○初及第，謁魏莊渠先生，先生曰：達夫有志，必不以第爲榮。默坐終日，絕口不言利達事，私心爲之悚然。承當此言甚不容易，蓋不榮進取，即忘名位；忘名位，即忘世界；能忘世界，始是千古真正英雄。（不關正前）○寂嘿不動者誠也，言藏於無也；感而遂通者神也，言發於有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言有而未嘗有也。三言皆狀心也。常有而不使其雜於有，是謂研幾。真能不雜於有，則常幽常微，而感應之妙，是知幾之神。謂幾爲一念之始者，何足以知此。○能以天地萬物爲體，則我大；不以天地萬物爲累，則我貴。夫以天地萬物爲體者，與物爲體，本無體也，於無體之中而

大用流行發而未嘗發也靜坐而淸適執事而安肅處家而和婉皆謂之發而不可執以爲體常寂常虛可卷可舒全體廓如（以上皆示萬曰忠）○如無不足之理則凡不盡分者皆吾安於暴棄而不竭才者也吾人日用之間戒懼稍縱卽言動作止之微皆違天常而賊人道可不省歟（示王有謨）○吾人當自立身放在天地間公共地步一毫私己著不得方是立志只爲平日有慣習處軟熟滑瀏易於因仍今當一切斬然只是不容放過時時刻刻須此物出頭作主更無纖微舊習在身方是工夫方是立命（示扎日）○終日營營與外物交以我應之未始見其非我也久而見化於物故舍事無心舍物無身暫爾瞑目徬徨無垠有如處於寂寞之鄉曠莽之野不與物對我乃卓然○天地之間萬生萬死天地不爲欣戚以其在天地未嘗有增未嘗有損也生死不惜於我我何欣戚故聖人冥之○麗吾形者是物非我擾吾思者是事非我釋吾累者是理非我斂吾散者是學非我置理學不講離事物不爲我將何在知我在者古今不能限智愚不能別高之不爲顯卑之不爲汙故常泰然無懼（以上皆語篇）○王敬所訪余石蓮洞中各論所得敬所曰吾有見於不息之眞體天地之化生日月之運行不能外是體也而況於人乎吾觀於春春萬物熙熙以繁以滋而莫知爲之其殆庶幾乎明道得之名爲識仁識仁者識此不息者也吾時而言吾時而默吾時而作止進退無所庸力也其有主之者乎余曰可聞者言也所從出此言者人不得而聞也豈惟人不得聞己亦不得而聞之非至靜爲之主乎然而必云歸靜者何也今之言者必與言馳馳則離其主矣離其主則逐乎所引之物吾雖言矣而靜何有所從出者存

於其中安命如嚮如是而言如是而嘿語默殊而吾未嘗有二主也從而推之作止進退常變晝夜吾未嘗有二主靜矣斯可以言歸矣歸靜言乎其功也而謂任心之流行以爲功者吾嘗用其言而未之有得也敬所曰是卽吾之所謂不息者而非以對待之靜言之也（說靜）○貞明之體常爲主宰雖流行不息而未嘗有所作爲如石之介內外敵應兩不相與寂之至也（寄周常）○自來聖賢論學未嘗有不犯做手一言未有學而不由做者惟佛家則立躋聖位此龍溪極誤人處○陽明公門下爭知字如敵師讐不容人說破○吾儒不言息只不暴氣息自在其中○以一推行於事事物物不攙入些子知識便是由仁義行纔於事物上求之便是知識便是行仁義○察識端倪以致夫擴充之功謂識本體後方好用功不是發處纔有工夫用也○孔門之學教人卽實事求之俟其自得後世分內分外分心分事自宋以來便覺與孔門稍不類（以上讀學書略）○雜念漸少卽感應處便自順適（答松隱）○妄意於此二十餘年矣亦嘗自矢以爲吾之於世無所厚取自欺二字或者不至如人之甚而兩年以來稍加懲艾則見爲吾之所安而不懼者正世之所謂大欺而所指以爲可惡而可恥者皆吾之處心積慮陰托之命而恃以終身者也其使吾之安而不懼者乃先儒論說之餘而冒以自足以知解爲智以意氣爲能而處心積慮於可惡可恥之物則知解之所不及意氣之所不行覺其缺漏則蒙以一說欲其宛轉則加以衆證儒先論說愈多而吾之所安日密譬之方技俱通而痿痺不恤搔爬能談而痛癢未知甘心於服鴆而自以爲神劑如此者不知日凡幾矣至聞長生久視之妙津津然同聲應

之不謂其相遠也。嗚呼，以是爲學，雖日有明師臨之，良友輔之，猶恐成其私也，況於日之所閒，時之所習，出入於世俗之內，而又無明師良友之益，其能免於前病乎？夫所安者在此，則惟恐人或我窺；所蒙者在彼，則惟恐人不我與。託命既堅，固難於拔除；用力已深，蓋巧於藏伏。於是毀譽得失之際，始不能不用其情，此其觸機而動，緣釁而起，乃餘症標見，所謂已病不治者也。且以隨用隨足之體，而寄寓於他人口吻之間，以不加不損之真，而貪竊於古人唾棄之穢，至樂不尋，而伺人之顏色以爲欣戚，大寶不惜，而冀時之取予以爲歉盈，如失路人之志歸，如喪家子之丐食，流離奔逐，至死不休，孟子之所謂哀哉。（別蔡督學）○只在話頭上拈弄，至於自性自命，傷損不知，當下動氣處，自以爲發強剛毅，纏粘處，自以爲文理密察，加意陪奉，卻謂

恭敬，明白依阿，卻謂寬仁，如此之類，千言萬語，莫能狀其情變，總之以一言，只是鶻突到了，雖自稱爲學，而於自身，遂不相干。卻又說精說一，說感說應，亦何益哉。○佛與吾儒之辨，須是自身已有下落，方可開口，然此亦是閒話，辨若明白，亦於吾身何干。老兄將此等作大事件，以爲講論不明，將至誤世，弟則以爲伊川講明後，又出幾個聖人，濂溪未曾講明，又何曾誤了春陵夫子無生之說，門面終是不同，何須深論。今縱談禪決，未見有人削髮棄妻，薄視生死，拋卻名位，此數事乃吾儒詆毀佛氏大節目處，既不相犯，自可無憂。老兄吾爲此惱，一言似可稍解矣。吾輩一個性命，千瘡百孔，醫治不暇，何得有許多爲人說長道短耶？弟願老兄將精一還堯舜，感應還孔子，良知還陽明，無生還佛，直將當下胸中粘帶設計，斷除眼前紛紜，設計平安，原來性命，設計恢復，益於我者取之，而非徇其言也，害於我者違之而非徒以言也。如是，尚何說之不同，而懼之不早已乎。（答何善山）○尋常作工夫，便欲講求得無弊，此欲速之心，磨礱方有光輝，如今安得盡是。○只用分別善惡工夫，安有許多牽絆爲言語分疏。○既知培本，便是扶疏之勢，節爲知止。一向愁東愁西，何故（詩注）○未發之中，思之位也，存乎情，發之中而不與情俱發者也。俱發則出其位矣。常止其位而思以通之，故吾未嘗無作止語默往來進退，是靜爲之主也，非吾主乎靜也。（主靜堂記）

明儒學案卷十八終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參閱

處士劉兩峯先生文敏

劉文敏字宜充號兩峯吉之安福人自幼樸實不知世有機械事年二十三與師泉共學思所以自立於天地間者每至夜分不能就寢謂師泉曰學苟小成猶不學也已讀傳習錄而好之反躬實踐唯覺動靜未融曰此非師承不可乃入越而稟學焉自此一以致良知爲鵠操存克治瞬息不少懈毋談高遠而行遺卑近及門之士不戒而孚道存目擊外艱既除不應科目華亭爲學使以貢士徵之不起雙江主於歸寂同門辨說動盈卷軸而先生言發與未發本無二致戒懼慎獨本無二事若云未

發不足以兼已發致中之外別有一段致和之功是不知順其自然之體而加損焉以學而能以慮而知者也又言事上用功雖愈於事上講求道理均之無益於得也涵養本原愈精愈一愈一愈精始是心事合一又言默坐澄心反觀內照庶幾外好日少知慧日著生理亦生生不已所謂集義也又言吾心之體本止本寂參之以意念飾之以道理侑之以聞見遂以感通爲心之體而不知吾心雖千酬萬應紛紜變化之無已而其體本自常止常寂彼以靜病云者似涉靜景非爲物不貳生物不測之體之靜也凡此所言與雙江相視莫逆故人謂雙江得先生而不傷孤另者非虛言也然先生謂吾性本自常生本自常止往來起伏非常生也專寂凝固非常止也生而不逐是謂常止止而不住是謂常生主宰即流行之主宰流行即主宰之流行

其於師門之旨未必盡同於雙江蓋雙江以未發屬性已發屬情先生則以喜怒哀樂情也情之得其正者性也年八十猶陟三峯之巔靜坐百餘日謂其門人王時槐陳嘉謨賀涇曰知體本虛虛乃生生虛者天地萬物之原也吾道以虛爲宗汝曹念哉與後學言即塗轍不一愼勿違吾宗可耳隆慶六年五月卒年八十有三張子曰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先生所謂知體本虛虛乃生生將無同乎蓋老氏之虛墮於斷滅其生氣也如空谷之聲橐籥之屬虛與氣爲二也先生之虛乃常止之眞明即所謂良知也其常止之體即是主宰其常止之照即是流行爲物不二者也故以虛同而爲虛實異依然張子之學也

論學要語

學力歸一，則卓爾之地方有可幾。○先師謂學者看致字太輕，故多不得力。聖賢千言萬語，皆從致字上發揮工夫條理，非能於良知之體增益毫末也。生學困勉，皆致字工夫等級，非良知少有異焉者也。○格致非判然兩事，蓋事事物物殊塗百慮，初不外於吾心之良知，故萬物皆備於我。若以物為外，是析心與理為二矣。將以何者為備於我乎？是故致吾心是是非非善善惡惡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之間，而莫非順帝之則，是之謂物格知致。○有物有則，則者天然自有之中也。隨感而通，天則流行，纖毫智力無所安排，則良知益著益察，虛靈洞達，淵盡而無遺矣。○心意知物，即不覩不聞之體；格致誠正，即不覩不聞之功。了此便達天德，便是齊家治國平天下，而與佛老異。蓋吾儒齊治均平，數塞宇宙，而格致誠正無所加也；雖窮約終身，一行未見，而心意知物無所損也。故佛老之無思議、無善惡、超入精微者，吾儒皆足以貫之；而格致誠正便了齊治均平者，佛老未之達也。○吾性本自常生，本自常止。往來起伏，非常生也；專寂凝閉，非常止也。生而不逐，是謂常止；止而不住，是謂常生。無住無放，常感常寂，纖毫人力不與焉，是謂天然自有之則。故生生之謂易，而仁敬慈孝信之皆止者，聖德也，順乎其性者也。○聖學不離於言行，而亦豈著於言行；不外於事物，而亦豈泥於事物。以為學，故曰性無內外，學無內外。○性命之不易者為體，體之不滯者為用，融化廓寂，無所倚著，至一而不可少間焉者也。○用因萬事萬物而顯，其體非因萬事萬物而有。是故體物而不可遺，體事而無不在，日與斯世酬酢變通不窮，而吾之真體未嘗

起滅加損也。雖無起滅加損，而天下之道無不原於此。知此者謂之知性，知性則吾無始功利氣習日昭晰而無所藏伏。學此者謂之學道，學道則吾無始功利氣習日融化而未嘗復行。如此方是戒慎恐懼樸實工夫，所謂動靜無間，體用一原，庶乎會通之矣。○自信本心，而一切經綸宰制由之，此聖學也。徇好惡，眾皆悅之求之，此心茫然不知所在，此鄉愿之徒，孔子之所惡也。○吾心之體本止本寂，參之以意念，飾之以道理，侑之以聞見，遂以感通為心之體，而不知吾心雖千酬萬應，紛紜變化之無已，而其體本自常止常寂。故言行之著，若可覩聞，而議之信之，則不覩不聞也。故有餘不足，必知之，知之必不敢不勉、不敢盡，而其不敢不然者，亦不覩不聞也。○人之心，天之一也。俯仰兩間，左右民物，其感應之形著，因時顯設，以行其典禮者，雖千變萬化，不可窮詰，孰非吾心之一之所運耶。○不識為化之根源，則自淪於機巧習染之中，一切天下事作千樣萬樣看，故精神聰敝，終身勞苦。○學者穿衣喫飯，猶有許多未中節處，此聖人於庸言庸行，一毫不敢自恕。○學以靜入，亦以靜病，云者似涉靜景而非為物不貳、生物不測之體之靜也。蓋吾心之體本不可須臾離，無人我遠近古今，於此透悟，便可與天地同畢究竟。為徒所謂曲肱飲水，金革百萬，樂在其中，飯糗茹草，有天下而不與，此皆性體之自然，未嘗致纖毫之力，乃天下之至靜也。是故烟火泉石，案牘瑣屑，外境雖異，而吾良知之運無更局，乃可謂夫焉有所倚也。○學者無必為聖人之志，故染逐隨時變態，自為障礙，猛省洗滌，直從志上著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工夫，則染處漸消，逐時漸寡，渣滓渾化，則主宰即流行之主宰，流行

即主宰之流行安有許多分別疑慮○學術同異皆起於意根未離尚落氣質故意必固我皆所以害我若中涵太虛順吾自然之條理則易簡理得時措適宜往聖精神心術皆潛孚而默會之○究事之利害而不求心之安否是以禍亂至於相尋惟中流砥柱動必求諸心以復天地萬物一體之量一切世情不使得以隱伏則義精獨慎天下之能事畢矣○遷善改過之功無時可已若謂吾性一見病症自去如太陽一出魍魎自消此則玩光景逐影響欲速助長之爲害也須力究而精辨之始可○透利害生死關方是學之得力處若風吹草動便生疑惑學在何處用○知命者士人之素節吾未見隨分自靜者而困乏不能存也吾未見廣於干求工於貪取者而有知足之時也○大丈夫進可以仕退可以藏常綽綽有餘裕則此身常大常貴而天下之物不足以尚之不然則物大我小小大之相形而攻取怨尤之念多矣○友朋中有志者不少而不能大成者只緣世情窠臼難超脫耳須是吾心自作主宰一切利害榮辱不能淆吾見而奪吾守方是希聖之志始有大成之望也○人心本自太和其不和者狹隘頹墮乖戾煩惱以爲之梗除却此病則本心沖澹和粹之體復矣以之養生何有○遇事不放過固好然須先有一定之志而後隨事隨時省察其是此志與否則步步皆實地處處皆實事乃真不放過也○欲富貴而惡貧賤吾獨無是情哉吾性不與物作對天地之用皆我之用欲惡不與存焉○心即所謂把柄也生化不測皆把柄中自然之條理一以貫之成性存而道義出也○聖人養民教民無一事不至非爲人也自盡其心自滿其量不忍小視其身也○凡縣不可互

用局於形也人爲萬物之主心爲萬物之靈常存此心性靈日消則萬物之命自我立矣其實一身之吉凶悔吝何有○本然者良知也於此兢業存存乃所謂致良知也良知能開天下之物能成天下之務所謂莫顯莫見也致知之功能一動靜有事無事一以貫之則一時雖未成章夫固成章之漸也一時雖未凝然不動夫固凝然不動之基也蓋學問頭腦既當自將日新不已舍此而別尋路徑皆安排意必也○事上用功雖愈於事上講求道理均之無益於得也涵養本原愈精愈一愈一愈精始是心事合一○千事萬事只是一事故古人精神不妄用惟在志上磨礪○隨分自竭其力當下具足當下受用過去未來何益於思徒得罪於天爾○上天之載以無聲無臭爲至君子之學以不覩不聞爲功知體常虛則真明常止千念萬念總是無念生生化化自協天則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知無起滅物無去來雖擬言議動同歸於成變化復其不覩聞之體○天地萬物生於虛而虛亦非出於天地萬物之外○耳目口鼻皆以虛爲用況心爲統攝衆形之本宰制萬靈之根而可塞之以私乎○古人從心體點檢故事事詣其極今人從支派處照管雖時有暗合終不得力此人才風俗之異於古也○吾道無絕續歷千萬世如一日但人自不著不察耳○精神不可閒用須常理會本分事本分事雖一物不染却萬物畢備○意根風波一塵藏天豪傑之士往往爲其所誤故學在於致虛以澄其源○當急遽時能不急遽當怠緩時能不怠緩當震驚失措時能不震驚失措方是回天易命之學○喜怒哀樂情也情之得其正者性也○發與未發本無二致戒懼慎獨本無二

事若云未發不足以兼已發而致中之外別有一段致和之功是不知順其自然之體而加損焉所謂以學而能以慮而知無忌憚以亂天之定命也先師云心體上著不得一念留滯能惺本體即是功夫人己內外一齊俱透○功利之習淪肌浹髓苟非獲辟近裡之學常見無動之過則一時感發之明不足以勝隱微深痼之蔽故雖高明率喜頓悟而厭積漸任超脫而畏檢束談元妙而鄙淺近肆然無忌而猶以為無可無不可任情恣意遂以去病為第二義不知自家身心尚蕩然無所歸也○引佛老之言以證其說借修煉之術以祕其養皆非卓然以聖為歸者也聖學一正何止一了百了不落影響不煩補助但變官民真性自然流貫古聖兢兢業業好古敏求精神命脈惟在一處用幾微少忽即屬異端可不謹乎

同知劉師泉先生邦采

劉邦采字君亮號師泉吉之安福人初為邑諸生即以希聖為志曰學在求諸心科舉非吾事也偕兩峯入越謁陽明稱弟子陽明嘉之曰君亮會得容易先生資既穎敏而行復峻拔丁外艱疏水廬墓服闋不復應試士論益歸嘉靖七年秋當鄉試督學趙淵下教屬邑迫之上道先生入見淵未離席即卻立不前淵亟起迎之先生以棘闈故事諸生必免冠袒裼而入失待士體不願入御史儲良材令十三郡諸生僉得以常服入闈免其簡察搜檢先生得中式已授壽寧教諭陞嘉興府同知尋棄官歸年八十六卒陽明亡後學者承襲口脗浸失其真以揣摩為妙悟縱恣為樂地情愛為仁體因循為自然混同為歸一先生惄然憂之謂夫人之生有性有命性妙於無為命雜於有質故必兼修而後可以為學蓋吾心主宰謂之性性無為者也故須首出庶物以立其體吾心流行謂之命命有質者也故須隨時運化以致其用常知不落念是吾立體之功常過不成念是吾致用之功二者不可相離常知常止而念常微也是說也吾為見在良知所誤極探而得之龍溪問見在良知與聖人同異先生曰不同赤子之心孩提之知愚夫婦之知能如頑鑛未經煆煉不可名金其視無聲無臭自然之明覺何啻千里是何也為其純陰無真陽也復真陽者更須開天闢地鼎立乾坤乃能得之以見在良知為主決無入道之期矣龍溪曰以一隙之光謂非照臨四表之光不可今日之日非本不光雲氣掩之耳以愚夫愚婦為純陰者何以異此念菴曰聖賢只要人從見在尋源頭不是別將一心換却此心師泉欲創業不享見在豈是懸空

做得亦只是時時收攝此見在者使之凝一耳先生著爲易蘊無非此意所謂性命兼修立體之功即宋儒之涵養致用之功即宋儒之省察涵養即是致中省察即是致和立本致用特異其名耳然工夫終是兩用兩用則支離未免有顧彼失此之病非純一之學也總緣認理氣爲二造化只有一氣流行流行之不失其則者即爲主宰非有一物以主宰夫流行然流行無可用功體當其不失則者而已矣乃先生之言心意知物較四有四無之說最爲諦當謂有感無動無感無靜心也常感而通常應而順意也常往而來常化而生物也常定而明常運而照知也見聞之知其糟粕也象著之物其凝滯也念慮之意其流斷也動靜之心其遊塵也心不失無體之心則心正矣意不失無欲之意則意誠矣物不失無住之物則物格矣知不失無動之

知則知致矣夫心無體意無欲知無動物無住則皆是有善無惡矣劉念臺夫子欲於龍溪之四無易一字心是有善無惡之心意亦是有善無惡之意知亦是有善無惡之知物亦是有善無惡之物何其相符合也念菴言師泉素抒元虛即今宜向裡着己收拾性命正是好消息雙江言師泉力大而說辨排闔之嚴四座咸屈人皆避席而讓舍眞敢攖其鋒疾亟門人朱調問先生此覡乎時何如答曰夫形豈累性哉今吾不動者自若也第形如槁木耳遂卒先生之得力如此

劉師泉易蘊

夫學何爲者也悟性修命知天地之化育者也往來交錯庶物露生寂者無失其一也冲廓無爲淵穆其容蹟者無失其精也惟悟也故能成天地之大惟修也故能體天地之塞悟實者非修性陽而弗駁也修達者非悟命陰而弗窒也性隱於命精儲於魄是故命也有性焉君子不淆諸命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伏諸性也原始反終知之至也○有感無動無感無靜心也常感而通常應而順意也常往而來常化而生物也常定而明常運而照知也見聞之知其糟粕也象著之物其凝滯也念慮之意其流斷也動靜之心其遊塵也心不失無體之心則心正矣意不失無欲之意則意誠矣物不失無住之物則物格矣知不失無動之知則知致矣身心意知物者工夫所用之條理格致

誠正修者條理所用之工夫知所先後者始條理也天序也忘其所有事者昏索其所無事者紛昏不勝紛者雜紛不勝昏者塞紛猶夢也昏猶醉也醒醉遣夢者惺惺也歟有存息有養前無迎後無將何病乎塞何憂乎雜○德非潛不光心非潛不體誠恆斂曰潛欲恆釋曰潛潛以平感物而動之情潛以立人生而靜之本是故淸明在躬志氣如神潛且潛者與○己者命之所稟體者性之所具人之生也性一而命殊故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虞仲之放伯夷之隘柳下之不恭子貢之達子路之勇原憲之狷曾點之狂子張之堂堂皆己也雖痛克之猶恐守己者倒而從人者輕也惟堯舜爲能舍非蹈才力不能克是故能見無動之過過乎微矣能淨無垢之塵可與幾矣草昧之險無動之過也野馬之運無垢之塵也故聖人洗心退藏於密神武而

不殺也夫（依然氣質之性之論）○能心忘則心謙勝心忘則心平侈心忘則心淡躁心忘則心泰嫉心忘則心和謙以受益平以稱施淡以發智泰以明威和以通知成性存存九德咸事○心之為體也虛其為用也實義質禮行遜出信成致其實也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致其虛也虛以通天下之志實以成天下之務虛實相生則德不孤是故常無我以觀其體心普萬物而無心也常無欲以觀其用情順萬事而無情也○見元而不影響者鮮矣務博而不支離者鮮矣見過以致元元而實也務約以致博博而寂也高明效天博厚法地弘心滌慮之學也○感應而無起滅太虛之流行優優生化之學也著察而落感應照心之為用憧憧往來之私也優優則時止時行蘊提以成變改過遷善同歸於不識不知而已○伯玉不以昭昭申節冥冥墮行感應之著

察者也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著察之感應者也念念謹念其知也遷念念一念其知也蛻顏子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主宰流行明照俱至猶之赤日當空照四方而不落萬象矣曰明道之獵心復萌何也曰斯固顏子之遷過而不成念者也未嘗嬰明體而起知端曰然則曾子之易簀得於童子之執燭非嬰明體而起端乎曰猶之日月雲滃容照一也蓋良知流行變通有定徙而無典常曾子之以虛受人又非遷善改過者可論也曰其謂得正而斃焉何也曰正無定體唯意所安是故學莫踰於致知訣莫要於知止○多聞不啻闕無闕也多見不殆見無見也獨聞者寡獨見者孰小成而已矣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大畜也○九容不修是無身也九思不愼是無心也九疇不敘是無天下國家也修容以立人道愼思以達天德

敘疇以順帝則君子理此三者故全也○建極在君修極在公卿遵極在守令徵極在庶民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庶民徵矣省刑平稅敬老慈幼守令遵矣尊賢任能謹度宣化公卿修矣敬天勤民禮敘樂和皇極建矣惟皇作極惟帝時克一哉王心協哉衆志元氣充塞太和保合人感天應雨暘時若寒暑不侵治之極也○問嘗著察而感應者本體也不起不滅隨感應而著察者念也憧憧往來此蓋有主宰與無主宰之別曰固然矣此有說焉感應從心不從意聖人之事也未至於聖則亦不可無誠意之功至論主宰有從乎意見者有從乎義理者有從乎義理而未得乎本體發育之學者從乎意見者有適有莫執乎己從乎義理者知適知莫成乎己從乎本體者無適無莫達乎己執乎己者病物成乎己者公物達乎己者仁物故曰欲成其意者先致其知知則物格而與天地萬物流通矣故為仁是故主宰著察者求仁也夫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謂此也

御史劉三五先生陽　附劉印山　王柳川

劉陽字一舒號三五安福縣人少受業於彭石屋劉梅源見陽明語錄而好之遂如虔問學泊舟野水風雪清苦不以為惡陽明見之嘆謂諸生曰此生清福人也於是諸先生苟不能甘至貧至賤不可以為聖人嘉靖四年舉鄉試任碭山知縣邑多盜治以沉命之法盜為衰止旋示以禮教變其風俗入拜福建道御史世宗改建萬壽宮為永禧仙宮百官表賀御史以先生為首先生曰此當諫不當賀在廷以危言動之卒不可中官持章奏至故事南面立各衙門北面受之受畢復如前對揖先生以為北面者重章奏非重中官也章奏脫手安得復如前哉改揖為東向無以難也相嵩欲親之先生竟引疾歸徐文貞當試陪推光祿寺少卿不起築雲霞洞於三峯與士子談學兩峯過之

蕭然如在世外先生曰境寂我寂已落一層兩峯曰此微得詩也白東廓沒江右學者皆以先生為歸東至岱宗有至夙興夜半登山頂而觀日焉殘冰剩雪拄杖鏗爾陽明所謂清福者懸記之矣先生於師門之旨身體精研曰中知之不倚於覩聞也敬知之無怠者也誠知之無妄者也靜知之無欲者也寂知之無思為者也仁知之生生與物同體者也各指所之而皆指夫知之良也致知焉盡矣由先生言之則陽明之學仍是不異於宋儒也故先生之傳兩峯也謂宋學門戶謹守繩墨兩峯有之其一時講席之盛皆非先生所滿嘗謂師泉曰海內講學而實踐者有人足為人師者有人而求得先師之學未一人見蓋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劉秉監字遵教號印山三五同邑人也父宣工部尚書先生登正德戊辰進士第歷刑部主事署員外郎出為河南僉事遷大名兵備副使以忤巨奄逮繫詔獄得不死謫判韶州量移歲湖州知臨安府未至而卒河南之俗敬鬼多淫祠先生為文諭之曰災祥在德淫鬼焉能禍福於是毀境內淫祠以千數已而就逮寓書其僚長曰淫祠傷害民俗風教者之責監以禍行奸人或衆必為報應之說非明府力持鮮不動搖其守正不撓如此事兄甚謹俸入不私於室先生初學於甘泉而尤篤志於陽明講學之會匹馬奚童往來山谷之間儉約如寒士每夫人勞之曰兒若且第何必講學先生對曰人見其外未見其內將求吾與不敢不學歿時年未五十劉三五許之曰先輩有言名節一變而至道印山早勵名節烈烈不挫至臨死生靡或宜其變而至道無難也

王釗字子懋號柳川安成人始受學梅源東廓既學於文成嘗為諸生棄之栖栖於山顛水涯寂寞之鄉以求所謂身心性命蓋三十年未嘗不一日勤懇於心善不善之在友朋無異於己逆耳之言時施於廣座人但見其惻怛不以為怨皆曰今之講學不空談者柳川也時有康南村者性耿介善善惡惡與人不踈嘗約古禮為則擬吾行為規歲時杖以造諸大家之門家家劉從以迎先生視南村如一人南村貧先生亦貧敝衣糲食終其身非矯也

三五先生洞語

清明在躬知之至也蓋知莫善於寡欲○有生之變有死之變人知死之變而不知生之變也魂遊變也魄主張是孔子曰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學者不察率因其質以滋長而自易其惡之功蓋寡善學者不易其惡不已也○衆人阱於數君子治則防亂則修易以知來有變易之道聽其自完自裂。歸之數已故○天下有難處之事乎利害之計也難道義之從也無難處不甘於食粟則有死餓而已矣天下之不為利害計者寡矣故取成者多○君子以歲月為貴譬如為山德日崇也苟為閒修奚貴焉況積過者耶○惟待其身者小故可恕惟自任者不重故迂○古人求治於身後人求治於天下休天下而不煩身求者也撥天下而不恤求之天下者也是故執閒官而不能執好惡之矩者不可以治天下○水之激失水之真矣情之激失情之真矣君子之情不激也故不激其言○不善之閑懲創之益少而暗損者多故言人不善自損也又聽者損○動有掩覆非德之宜好名者也故好名者心勞○獨行君子出於質心而於聖人之誠有辨焉孝弟通神明而於聖人之察倫有辨焉○志於開來者不足以盡性命志於性命者足以開來○賢哉未信者之自信也雖聖人弗之信而信其自知者焉其自知不惑其自求不小○德者得也無得於已而言之恥也無得於已而言之不信乎人矣○惟虛故神惟敬乃虛○知幾而後能知言知已之言而後能知人之言○動出於至誠惻怛為王道動貴之我為大人之業○知者心之神明也知善知不善知好善知惡不善知必為善知必不為不善是至善也是人之明德也天之明命也故曰良致吾學也致者力而後天者全曰明明德曰顧諟天之明命舉致之之謂也五常百行明焉察焉神明充周是謂能致其知古聖人莫如堯贊曰欽明非知之至而何中知之不倚於覩聞者也敬知之無怠者也誠知之無妄者也靜知之無欲者也寂知之無思為者也仁知之生生與物同體者也各指所之而皆指夫知之良也故曰致知焉盡矣○獨知之明大明懸象照臨天下者似之蓋觀於晉人有失則者明入於地矣有邪僻之見者入左腹矣蓋觀於明夷○著焉察焉無或遺焉者聖人之無不知焉履焉無不勝焉者聖人之無不能治閫亦知多矣亦能閫於其大者矣○至健者知之健至順者知之順雖健也不可險之而知險雖順也不可阻之而知阻人心惟危險阻之謂也健順精一之至也君子蓋無時而不懼夫危也○置我身於人人之中而非之是之惡之愛之侮之予之者夫然後可與無我○物不可厭厭物者不能格物

晩程記

齒髮衰不可返已志氣衰矣有不可返者哉曰三牲日祀割無關志氣曰孜孜斃而後已善白發老者乎○剛健中正純粹精無一毫發歉而後無一毫發非乾體○境寂我寂已落一層○閑時事而傷神徐自察之嫉之也非矜之也矜之仁嫉之偏○潛谷鄧子儒釋之辨數千言諸友有求其說者予謂之曰只格物致知自以身辨之矣○海內講學而實踐者有人足為人師者有人而求得先師之學者未一人見○有不善未嘗不知是致知知之未嘗復行是格物

縣令劉梅源先生曉

劉曉字伯光號梅源安福人鄉舉為新寧令見陽明於南京遂稟受焉陽明贈詩設道六經皆註腳還誰一語悟真機歸集同志為惜陰會吉安之多學者先生為之五丁也先生下語無有枝葉嘗誦少陵語不驚人死不休之句歎曰可惜枉費心力不當云學不聖人死不休耶學者率質鬼神無疑先生曰人可欺鬼神不可欺今世可欺後聖有作真偽不可欺

員外劉晴川先生魁

劉魁字煥吾號晴川泰和人由鄉舉嘉靖間判寶慶五年守鈞州七年貳潮州六年陞工部員外郎上安攘十事皆為要務當徙當壇禁中先生上疏請緩雷殿工作以成廟建是逆上怒杖四十入獄創甚百戶戴經藥之得不死與楊斛山周訥溪講學不輟自壬寅至乙巳凡四年秋八月上齋醮神降於箕為先生三人頌冤釋之未抵家而復逮十月還獄又二年丁未十一月五日夜高元殿火上恍忽聞火中呼先生三人名氏赦還家先生受學於陽明卒業東廓以直節著名而陶醉於學問李脈泉言在鈞州與先生同僚一年未嘗見其疾言遽色鄉人飲酒令之唱曲先生歌詩抑揚可聽門人尤熙問為學之要曰在立誠每舉陽明遺事以淑門人言陽明轉人輕快一友與人訟來問是非陽明曰待汝數日後心平氣和當為汝說後數日其人曰弟子此時心平氣和願賜教陽明曰既是心平氣和了又教甚麼朋友在書院投壺陽明過之呼曰休離了根問陽明言動氣象先生曰只是常人黃德良說陽明學問初亦未成片段因從遊者衆夾持起歛不得所以成就如此有舉似先生者曰也是如此朋友之益甚大

主事黃洛村先生弘綱

黃弘綱字正之號洛村江西雩縣人舉正德十一年鄉試從陽明於虔臺陽明教法士子初至者先令高第弟子教之而後與之語先生列於高第陽明歸越先生不離者四五年陽明卒居守其家又三年嘉靖二十三年始任爲汀州府推官陞刑部主事時塞上多故將校下獄者吏率刻深以逢上意先生按法不輕上下以故不爲人所喜遂請致仕歸與東廓雙江念菴講學流連旬月士子有所請質先生不遽發言瞪視注聽待其意盡詞畢徐以一二言中其竅合矣不驗然四十年五月二十八日卒年七十先生之學再變始者持守甚堅其後以不致纖毫之力一順自然爲主其生平厚於自信而薄迎合長於持重而短於機械蓋望而知其爲有道者也陽明之良知原卽周子誠一無

僞之本體然其與學者言多在發用上要人從知是知非處轉側路頭此方便法門也而及門之承其說者遂以意念之善者爲良知先生曰以意念之善爲良知終非天然自有之良知爲有意之知覺爲有意之覺胎骨未淨卒成凡體於是而知陽明有善有惡之意知善知惡之知皆非定本意既有善有惡則知不得不逐於善惡只在念起念滅上工夫一世合不上本體矣四句教法先生所不用也雙江歸寂先生曰寂與感不可一例觀也有得其本體者有失其本體者自得其本體之寂者言之雖存之彌久涵之極深而淵微之精未嘗無也自得其本體之感者言之雖紛然而至沓然而來而應用之妙未嘗有也未嘗有則感也寂在其中矣未嘗無則寂也感在其中矣不覩不聞其體也戒慎恐懼其功也皆合寂感而言之者也按雙江之寂

卽先生之所謂本體也知主靜非動靜之靜則歸寂非寂感之寂矣然其間正自有說自來儒者以未發爲性已發爲情其實性情二字無處可容分析性之於情猶理之於氣非情亦何從見性故喜怒哀樂情也中和性也於未發言喜怒哀樂是明明言未發有情矣奈何分析性情則求性者必求之未發此歸寂之宗所由立也一時同門與雙江辨者皆從已發見未發亦仍是析情於發析性於未發其情性不能歸一同也

洛村語錄

自先師提揭良知莫不知有良知之說亦莫不以意念之善者為良知以意念之善為良知終非天然自有之良知為有意之知覺為有意之覺胎骨未淨卒成凡體○治病之藥利在去病苟無病矣腐神奇同為元氣本領既是知覺意念莫非良知更無二本○喜怒哀樂之未發且不論其有時與否但子思子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謂天下之大本可以時言乎未發非時則體道之功似不專於歸寂而已也故子思子曰致中和蓋合寂感以為功者也○或疑慈湖之學只道一光明境界而已稍涉用力則為著意恐未盡慈湖精於用力者莫慈湖若也所謂不起意者其用力處也絕四記中云云慈湖之用力精且密矣明道云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

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善用其力者罔若是慈湖千言萬語只從虛靈至明廣大聖知之性不假外求不由外得自本自根自神自明中提掇出來使人於此有省不患其無用力處不患不能善用其力矣徒見其喋喋於此也遂謂其未嘗用力焉恐未盡慈湖意也○存主之明何嘗離照流行之照何嘗離明是則天然良知無體用先後內外深淺精粗上下一以貫之者也○人心只此獨知出乎身而加乎民者只此視聽喜怒諸物舍此更別無著力處矣謂天下之物觸於前者有正有不正又謂知意心身無能離天下國家之物而獨立是以物為身之所接而非所謂備於我者雖視聽喜怒未嘗不在其中而本末賓主則大有間後世格物之學所以異於聖人者正惟差認此一物字故格物致知之功不容不差亦不容不補主敬

存養以攝歸身心而內外動靜不得不為二矣○往歲請先師書有惑而未通處即反求自心密察精進便見自己惑所從來或是礙著舊聞或是自己工夫猶未免在事迹上揣量文義上比擬與後儒作用處相似是以有裁細玩先師之言無是無從本心上發出非徒聞見知識輪轉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乃知篤信聖人者必反求諸己反求諸己然後能篤信聖人故道必深造自得乃能決古訓之是非以解疑辨惑不然則相與溺惑也已○謂謝子曰太古無為中古無私太古至道中古至德吾將與子由至德而觀至道由無私而遊無為乎謝子曰古道遠矣孰從而觀之孰從而遊之曰子不見耳目口鼻視聽言貌乎今之人耳目口鼻之於視聽言貌也猶古之人耳目口鼻之於視聽言貌也吾何疑焉則吾心之於是非誠偽無古今

之殊也吾又何疑焉日往而月來寒往而暑來今之日月寒暑猶古之日月寒暑也則又何疑焉吾心至德吾心至道吾心無私吾心無為而奚觀乎而奚遊乎苟有志於希古者反而求之吾心將無往而非古也已○先師之學雖頓悟於居常之日而歷艱備險動心忍性積之歲月驗諸事變乃始脫然有悟於良知雖至易至簡而心則獨苦矣何學者聞之之易而信之之輕耶○有遷官而較遠近勞逸者曰不然貴望於人者謂之遠求盡於己者謂之近較計於遠近者謂之勞相忘於遠近之外者謂之逸有以盡吾心遠近勞逸吾何擇焉吾惟盡吾之心而已矣

主事何善山先生廷仁

何廷仁字性之，號善山，初名秦，江西雩縣人。舉嘉靖元年鄉試，至二十年始謁選，知新會縣。喜曰：吾雖不及白沙之門，幸在其鄉，敢以俗吏臨其子弟耶。釋菜於祠而後視事。遷南京工部主事，滿考致仕。三十年卒，年六十六。初聞陽明講學，慨然曰：吾恨不得為白沙弟子，今又可失之耶。相見陽明於南康。當是時，學人聚會南贛，而陽明師旅旁午，希臨講席，先生即與中離、藥湖諸子接引來學。先生心誠氣和，不厭縷覼，由是學者益親。已從陽明至越，先生接引越中，一如南贛。陽明歿後，與同志會於南都，諸生往來者恆數百人，故一時為之語曰：浙有錢、王，江有何、黃，指緒山、龍溪、洛村與先生也。先生論學，務為平實，使學者有所持循。嘗曰：吾人須從起端發念處察識，於此有得，思過半矣。

又曰：知過即是良知，改過即是本體。又曰：聖人所謂無意無情者，非真無也，不起私意，自無留意留情耳。若果無意，孰從而誠？若果無情，孰從而精？或謂求之於心，全無所得，日用云為，茫無定守。先生曰：夫良知在人，為易覺誠，不在於過求也。如知無所得，無所定守，即良知也。就於知無所得者，安心以為無得；知無定守者，安心以守之，斯豈非入門下手之實功乎？況心性既無形聲，何從而得？既無定體，何從而守？但知無所得，即有所悟矣；知無定守，即有定主矣。其言不為過高如此。故聞談學稍涉元遠，輒搖手戒曰：先生之言無是無是。南都一時之論，謂工夫只在心上用，纔涉意便已落第二義，故為善去惡工夫，非師門最上乘之教也。先生曰：師稱無善無惡者，指心之應感無迹，過而不留，天然至善之體也。心之應感謂之意，有善有惡，物而不化，著於有矣，故曰意之動。若以心為無，以意為有，是分心意為二見，離用以求體，非合內外之道矣。乃作格物說以示來學，使之為善去惡，實地用功，斯之謂致良知也。細詳先生之言，蓋難四無而伸四有也。謂無善無惡是應感無迹，則心體非無善無惡明矣。謂著於有為意之動，則有善有惡是意之病也。若心既無善無惡，此意知物之善惡從何而來？不相貫通。意既雜於善惡，雖極力為善去惡，源頭終不清楚，故龍溪得以四無之說勝之。心意知物俱無善惡，第心上用功，一切俱了，為善去惡無所事事矣，佛家之立躋聖位是也。由先生言之，心既至善，意本澄然無動，意之靈即是知，意之照即是物，為善去惡，固是意上工夫也。然則陽明之四有，豈為下根人說教哉。

善山語錄

聖人所謂無意無情者非眞無也不起私意自無留意留情耳若果無意孰從而誠若果無情孰從而精是堯舜不必惟精孔子不必從義改過矣吾故曰學務無情斷滅天性學務有情緣情起覺不識本心二者皆病○有意固謂之意見而必欲求爲無意是亦不可謂非意見也是故論學不必太高但須識本領耳苟識本領雖曰用意自無留情苟不識本領雖曰欲無意只是影響○或謂求之於心全無所得日用云爲茫無定守夫良知在人爲易曉誠不在於過求也如知無所得無所定守卽良知也就於知無所得者安心以爲無得知無定守者安心以守之斯豈非入門下手之實功乎況心性旣無形聲何從而得旣無定體何從而守但知無所得卽有所得矣豈眞無所得耶如

無定守卽有定主矣豈眞無定守耶○後世儒者不能至於聖人其差端只不信此便是眞知卽刻一了百當自是了得終身見在此心合下圓成合下具足更有何意可起何理可思苟有所思慮蓋不過殊塗同歸一致百慮而已○有欲絕感以求靜者曰非也君子亦惟致其良知而已矣知至則覷無不明聽無不聰言無不中動無不敬是知應物之心非動也有欲故謂之動耳絕感之心非靜也無欲故謂之靜耳苟有欲焉雖閉關習靜心齋坐忘而其心未嘗不動也苟無欲焉雖紛華雜擾酬酢萬變而其心未嘗不靜也動而無欲故動而無動而其動也自定靜而無欲故靜而無靜而其靜也常精動定靜定庶矣○所論個中擬議差毫釐就裡光明障幾重可信良知無遮覓何須事後費磨礱卽此知宜造先天大本來面目豈特無容擬

議雖光明亦何所有誠知本體無容用其力則凡從前舊意尋求要皆獻門瓦礫耳門開則瓦礫誠無所施雖太虛中何物不有門戶瓦礫色色具列而不能染於太虛思而無思擬議而無擬議道本如是耳是故戒愼恐懼格物致知雖爲衆人設法在聖人惟精亦不廢不然孔子嘗謂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而又憂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以上達不離下學中得之則磨礱改過正見聖人深淨精微○天下之事原無善惡學者不可揀擇去取只要自家主意若主意是個眞心隨所處皆是矣若主意是個私心縱揀好事爲之卻皆非矣譬如戲謔是不好事但本根是個與人爲善之心雖說幾句笑話動人機括自揣也是眞心但本根是個好名之心則雖孝親敬長溫凊定省自揣還是欺心○此學是日用尋常事自知自足無事旁求習之則悅

順之則樂眞天下之至樂也今之同志負高明之志者嘉虛元之說厭敦確之行者樂繩墨之趣意各有所用而不能忘所見此君子之道所以爲鮮○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者如或動於客氣梏於物欲覺得胸中勞耗錯亂天地卽已翻覆親而父子兄弟近而童僕遠而天下之人皆見得不好至於山川草木雞犬狗彘若無相干也自不好天下雖大我自不得其平矣少卽下其心易其氣良知精察無有私意便覺與天地相似矣不惟父子兄弟童僕自無不好而天下之人亦無不好以至雞犬狗彘山川草木亦無不好眞見萬物皆有春意至於中間有不得其所者自惻然相關必思處之而後安故盡天下之性只是自盡其性位育之理確然○天地萬物與吾原同一體知吾與天地萬物旣同一體則知人情物理要皆良知之用也故除卻人情物理

則良知無從可致矣。是知人情物理雖曰常感，要之感而順應者皆為應迹，實則感而無感；良知無欲，雖曰常寂，要之原無欲臭，若恆神應無方，實則寂而無寂。此致知所以在於格物，而格物乃所以實致其良知也。明道以窮理盡性至命一下便了，於此可見。○象山云：老夫無所能，只是識病。可見聖賢不貴無病而貴知病，不貴無過而貴改過。今之學者乃不慮知病，即改却只慮有病，豈知今之學者要皆半路修行者也，習染既深，焉能無病？況有病何傷，過而能改，雖曰有病，皆是本來不染，而工夫亦為精一實學耳。○今日論學，只當辨良知本領，果與慎獨工夫同與不同，不當論其行事標末律之古人，出處異與不異。使其本領既同，而行事或過，自可速改，而進誠明之域，使其本領已失，而操履無過，雖賢如諸葛、韓、范、明道，尚惜其不著不察，而有未聞道之歎。○謂近來勉強體究，凡動私意，一覺便欲放下，如此豈不是切實工夫，但說得似易，恐放下甚難。若私意已常掛根，雖欲放下，却不能矣。須有好仁無以尚之之心，然後私意始不掛根，如此一覺放下，便就是潔淨精微之學。

郎中陳明水先生九川

陳九川字惟濬，號明水，臨川人也。母夢吞星而娠。年十九，為李空同所知。正德甲戌進士。請告三年，授太常博士。武宗欲南巡，先生與舒芬、夏良勝、萬潮連疏諫止。午門荷校五日，杖五十，除名。世宗即位，起原官，進禮部員外郎、郎中。以主客裁革妄費，群小恨之。張桂與錫山有隙，誣先生以貢玉餽宏，使通事胡士紳訟之，下詔獄，拷掠，謫鎮海衛。已遇恩詔復官，致仕。周流講學，名山如台宕、羅浮、九華、匡廬，無不至也。晚而失聽，書札論學不休。一時講學諸公，謂明水辯駁甚嚴，令人無躲避處。嘉靖四十一年八月卒，年六十九。先生自請告入虔，師陽明，即自焚其著書。後凡再見，克所未聞。陽明沒，往拜其墓，復經理其家。先生自敘謂自服先師致知之訓，中間凡三起意見，三易工夫，而莫得其宗。始從念慮上長善消惡，以視求之於事物者要矣。久之自謂瀹注支流，輪迴善惡，復從無善無惡處認取本性，以為不落念慮直悟本體矣。既已復覺其空倚見悟，未化渣滓，復就中恆致廓清之功，使善惡俱化，無一毫將迎意必之翳，若見全體炯然炯於幾先，千思百慮皆從此出，即意無不誠，發無不中，纔是無善無惡實功。從大本上致知，乃是知幾之學。自謂此是聖門絕四正派，應悟入先師致知宗旨矣。及後入越，就正龍溪，始覺見悟成象，怳然自失，歸而求之，畢見差謬，却將誠意看作效驗，與格物分作兩截，反若欲誠其意者，在先正其心，與師訓聖經矛盾倒亂，應酬知解，兩不湊泊，始自愧心汗背，盡掃平日一種精思妙解之見，從獨知幾微處謹緝熙工夫，纔得實落於應感處，若得個真幾，即遷善改過，俱入精微，方見得良知體物而不

可遺格物是致知之實日用之間都是此體充塞貫通無有間礙致字工夫儘無窮盡即無善無惡非虛也遷善改過非粗也始信致知二字即此立本即此達用即此川流即此敦化即此成務即此入神更無本末精粗內外先後之間證之古本序中句句脗合而今而後庶幾可以弗畔矣按陽明以致良知為宗旨門人漸失其傳總以未發之中認作已發之和故工夫只在致知上甚之而輕浮淺露待其善惡之形而為克治之事已不勝其艱難雜糅矣故雙江念菴以歸寂救之自是延平一路上人先生則合寂感為一寂在感中即感之本體感在寂中即寂之妙用陽明所謂未發時驚天動地已發時寂天寞地其義一也故其謂雙江曰吾丈胸次廣大蕩蕩淵淵十年之前却為蟠龍屈蠖二蟲在中作祟久欲竊効砭箴愧非國手今賴吾丈精

采仙方密鍊丹餌將使凡胎盡化二蟲不知所之矣是先生與偏力於致知者大相逕庭顧念菴録其墓銘云良知即未發之中無分於動靜者也指感應於酬酢之跡而不於未發之中恐於致良知微有未盡是未辨先生之宗旨也

明水論學書

古之學者為己天下之事盡矣堯舜之治天下亦盡其性充其君道而已何嘗有人己先後於其間哉後儒不知性情之學始有為國為民不為身謀以為公者此賢豪之士所以自別於流俗而其運動設施不合於中道不可語天德王道也（與聶雙江）○便安氣習往往認作自然要識勉強亦是天命用功修治莫非勉強人力然皆天命自然合如此者（以下與董北明）○近年體驗此學始得真機脚跟下方是實地步有不容自己者從前見悟轉換自謂超脫而於此真體若存若亡則知凡倚知解者其擔閣支吾虛度不少矣○日用應酬信手從心未嘗加意間亦有稍經思慮區畫者自以為良知變化原合如此然皆不免滲漏及反觀之信有未盡未當處豈所謂認得良知不真耶（與王龍溪以下皆同）○夫

逐事省克而不灼見本體流行之自然則雖飭身勵行不足以言天德固矣然遂以窒慾懲忿為下乘遷善改過為妄萌使初學之士驟窺影響者皆欲言下了當自立無過之境乃徒安其偏質便其故習而自以為率性從心却使良知之精微緊切知是知非所藉以明而誠之者反蔑視不足輕重而遂非長過蕩然忘返其流弊豈但如舊時支離之習哉○本體至善不敢以善念為善也若以善念為善則惡念起時善固藏矣惡在其為至善天命不已者耶○戒懼慎獨工夫即是天機不息之誠非以此為人道復性之功也○不當以知覺為良知固矣然乃良知之發用不容有二先師云除却見聞無知可致況知覺乎故知覺發則良知或幾乎息矣近諸公只說本體自然流行不容人力似若超悟真性恐實未見性也緣私意一萌即本體已蔽

飲阻滯無復流行光照之本然也故必決去之而後其流行照臨之體得以充遂此良知之所以必致而後德明身修也○心齋晚年所言多欲自出機軸殊失先師宗旨豈亦微有門戶在耶既惟先師患難困衡之餘磨礲此志直得千聖之祕發明良知之學而流得未遠諸賢各以意見攙和其間精一之義無由睹矣○先師所以得入聖域實得於大學之書而有功於天下後世在於古本之復雖直揭良知之宗而指其實下手處在於格物古本序中及傳習錄所載詳矣豈有入門下手處猶略而未言直待心齋言之耶惟其已有成訓以物知意身心爲一在格致誠正修爲一工故作聖者有實地可據而又別立說以爲教苟非門戶之私則亦未免意見之殊耳○誠意之學却在意上用不得工夫直須良知全體洞徹普照旁燭無纖毫蔽障即

百慮萬幾皆從此出方是知幾其神乃所謂誠其意也若俟意之不善倚一念之覺即已非誠意落第二義矣却似正心別是上面一層工夫故竊謂炳於幾先方是誠意之學先師云致知者誠意之本也若謂誠意之功則非矣格物却是誠意之功故曰致知在格物夫知之所以不致者物未格耳物雖意之所在然不化則物矣誠能萬感俱化胸中無一物矣夫然後本體擴然與天地同體即意無不誠矣○象山人情事變上用工是於事變間尋其德性也性無外也事外無道也動而無動者也白沙靜中養出端倪是磨鍊於妄念朋思之間體貼天理出來性無內也道外無事也靜而無靜者也是謂同歸一致○夫收視返聽於中有個出頭此對精神浮動務外逐末者言良爲對病之藥然於大道却恐有妨正爲不識心體故耳心無定體感無

停機凡可以致思著力者俱謂之感其所以出思發知者不可得而指也故欲於感前求寂是謂畫蛇添足欲於感中求寂是謂騎驢覓驢夫學至於研幾神矣然易曰幾者動之微周子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既謂之動則不可言靜矣感斯動矣聖人知幾故動無不善學聖者舍是無所致其力過此以往則失幾不可以言聖學矣○心本寂而恆感者也寂在感中即感之本體若復於感中求寂辟之謂騎驢覓驢非謂無寂也感在寂中即寂之妙用若復於感前求寂辟之謂畫蛇添足非謂未感時也易以寂感爲神非感則寂不可得而見矣○念菴謂感有時而變易而寂然者未嘗變易感有萬殊而寂然者惟一先生言念已形而寂然者未嘗不存豈感前復有寂乎雙江雖在寂上用工然寂感不分時則寂亦感也念菴則分時與雙江

之意又微異矣夫寂即未發之中即良知即是至善先儒謂未發二字費多少分疏竟不明白只爲認有未發時故耳惟周子洞見心體直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去却大本一邊彼豈不知未發之中者哉正恐認作兩截故合一言之盛全渼也而晦翁復以己意釋之則周子之意荒矣有友人問川曰涵養於未發之前是致中工夫川答曰此處下不得前字喜怒哀樂如春夏秋冬有前乎未發之中是太和元氣亦有未發爲四序之時者乎只緣今人看錯了喜怒哀樂故添許多意見耳先師云良知者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致之便是天下之達道則行天下之達道乃實致良知也實致良知乃立大本也非立大本後乃推而爲達道也○近時學者不知心意知物是一件格致誠正是一功以心應物即心物爲二矣心者意之體意

者心之動也知者意之靈物者意之實也知意爲心而不知物之爲知則致知之功卽無下落故未免欲先澄其心以爲應物之則所以似精專而實支離也○見不知以何者爲感若以流動爲感則寂感異象微波卽蕩感皆爲寂累固不待植之反覆而後失其湛然虛明之體矣若以鑑物爲感則終日鑑固無傷於止也止與鑑未始相離亦不得言有止而不鑑時也若患體之不止故鑑之不明亦當卽鑑時定之不當離鑑以求止也何者其本體恆鑑不可得而離也○吾丈近年宗旨謂不當以知覺爲良知卻不知將發用知覺竟作何觀若本體自然之明覺卽良知也若夫私智小慧緣情流轉是乃聲聞緣人憶度成性卽非本體之靈覺矣故知覺二字義涵虛實顧所指用何如如曰正知正覺卽屬實作體觀恆知恆覺卽屬虛作用觀然恆知卽正知無倚處恆覺卽正覺無障處無生發無間雜也非別有一段光照從此睒眒落於境物也奈何其欲求之耶今夫聲有起滅而聞性無起滅也色有明暗而見性無明暗見聞性卽知覺性也若辨知覺於本體是從聲色有無處認見聞卽知覺有起滅反失知覺見聞之本體矣（[illegible]下同）○昔師翁以戒懼爲涵養本原爲未發爲致中以謹獨爲察識端倪爲已發爲致和兼修交養似若精密而強析動靜作兩項工夫不歸於一今吾丈以察識端倪爲第二義獨取其涵養本原之說已覺支離之弊但吾丈又將感應發用另作一層在後面看若從此發生流出者則所謂毫釐之差爾夫不睹不聞之獨卽莫見莫顯乃本體自然之明覺發而未發動而無動者也以爲未發之中可也旣曰戒愼曰恐懼於是乎致力用功矣而猶謂之未感未發其可乎哉夫屈伸翕闢互爲其根復會潛飛後先與候欲其恆復而終濟與並行而同出卽亦均不可得其與主靜藏密感應流行無時可息者不可同象而例觀亦皎然明矣弟觀至顯於至微公言由微以之顯所見在毫釐之隔耳○物者意之實也知者物之則也故只在發見幾微處用功致謹焉卽是達用卽是立本若欲涵養本原停當而後待其發而中節此延平以來相沿之學雖若精微恐非孔門宗旨矣

太常魏水洲先生良弼
解元魏師伊先生良政
處士魏藥湖先生良器

魏良弼字師說號水洲南昌新建人嘉靖癸未進士知松陽縣入為給事中累遷禮科都給事中十年名王瓊為冢宰南京御史馬敭等劾之下詔獄先生疏救亦下獄拷訊尋復職明年彗見東方先生以為應在張孚敬孚敬疏辯先生受杖於殿廷死而復蘇孚敬亦自陳致仕慧果滅越月改汪鋐為吏部尚書先生又劾之又明年副都御史王應鵬上疏失書職名下獄先生以為細故當原又下獄拷訊先生累遭廷杖膚盡而骨不續言之愈激上訝其不死以之輒赦或且遷官不欲其去未幾復位始以京察罷先生居鄉情味真至鄉人見先生有所告誡退輒

稱其說以敎家人其偶然者流為方語而淺切者亟為法言曰魏水洲云云不可易也疾痛則問藥旱澇則問救先生因而付之各畢所願閭里頓化爭訟亦息人有夜夢先生者明旦得嘉客生兒者夢先生過其家則里中相賀以為瑞稻初登果未落家有老人不敢嘗必以奉先生其為鄉里所親敬如此先生兄弟皆於陽明撫豫時受學故以致良知自明而誠知微以顯天地萬物之情與我之情自相應照能使天回象君收易虖士大夫未思至愚夫孺子亦徵於寤寐何者不慮之知達之天下得懸疏戚萬有不同孰無良焉此所以不戒而孚也歿之日詔其子孫曰予平生仗忠信皇天鑒不得已之言后土憐欲速朽之骨陵谷有變人心無改不必銘誌隆慶改元晉太常少卿致仕萬曆乙亥卒年八十有四弟良政良器

良政字師伊燕居無墮容嘗曰學問頭腦既明惟專一得之氣專則精精專則明神專則靈又曰不尤人何人不可處不累事何事不可為舉鄉試第一尋卒水洲言吾夢中見師伊輒流汗浹背其方嚴如此

良器字師顏號藥湖洪都從學之後隨陽明至越時龍溪為諸生落魄不羈每見方巾中衣往來講學者竊罵之居與陽明鄰不見也先生多方誘之一日先生與同門友投壺雅歌龍溪過而見之曰腐儒亦為是耶先生答曰吾等為學未嘗擔板汝自不知耳龍溪於是稍相嬿就已而有味乎其言遂北面陽明緒山臨事多滯則戒之曰心何不灑脫龍溪工夫傾散則戒之曰心何不嚴慄其不爲姑息如此嘗與龍溪同行遇雨先生手蓋龍溪不得已亦手蓋而有怍容顧先生自如乃始惕然陽明有

內喪先生龍溪司庫不厭煩縟陽明曰二子可謂執事敬矣歸主白鹿洞生徒數百人皆知宗王門之學疽發背醫欲割去腐肉不可卒年四十二先生云理無定在心之所安即是理孝無定法親之所安即是孝龍溪與先生最稱莫逆然龍溪之元遠不如先生之淺近也

水洲先生集

道無動靜性無內外故言動亦定靜亦定又曰未感不是先已應不是後近論多於觸處動念處體認良知不於一定處下著故不免支離之病（答東廓鄒）○先師謂良知存乎心悟悟由心得信非講求得來用志不分乃凝於神神凝知自致耳要得神凝須絕外誘固非頑空打坐亦非歌舞講求要自有悟處（答徐念菴）○操與致自是有辨致是全功操特始事致可包操而操未可以言致（復會中諸子）○己所不欲吾心之知也勿施於人致吾心之良知也誠勿施於人則己所不欲之物格矣所惡於下吾心之矩也毋以事上絜吾心之矩也誠毋以事上焉則吾心所惡於下之矩絜矣（不諱生下同）○或問未發之中如何曰汝但戒愼不覩恐懼不聞養得此心純是天理便自然見聖人之學莫大於無我性

之本體無我也梏形體而生私欲作聰明而生私智於是始有我爾去二者之累無我之體復矣○君子有諸己則得失不足易也故得之自是不得自是小人無諸己惟見於得失而已矣故患得患失無所不至○君子以誠身爲貴實有於身謂之誠身夫天下之物可以實有於身者惟善爲然由其爲固有之實理故可以實有焉耳彼取諸外者夫豈可得而有之耶○良知之教不之學故以入井怵惕孩提愛敬平旦好惡爲證然以三者皆一端之發見而未見乎全故言怵惕必以擴充繼之言好惡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必以達之天下繼之○問良知天理異同曰知之良處即是天理昧其知失其良即爲人欲蓋自明覺而言謂之知自條理而言謂之理非二也○由仁義行即根心生色睟面盎背之意行仁義非不是由此心也終是知得爲

好必如此做方好乃第二義便不是從中生故曰義外○人本得天地之生意自能生但被習心遮蔽故不能生但去其蔽則本體自然呈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自然流出乃其生意也

明儒學案卷十九終

明儒學案卷二十　江右五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參閱

太常王塘南先生時槐

王時槐字子植號塘南吉之安福人嘉靖丁未進士除南京兵部主事歷員外郎禮部郎中出僉彰南兵巡道事改川南道陞尚寶司少卿歷太僕光祿隆慶辛未出爲陝西參政乞致仕萬曆辛卯詔起貴州參政尋陞南京鴻臚卿太常卿皆不赴新銜致仕乙巳十月八日卒年八十四先生弱冠師事同邑劉兩峯刻意爲學仕而求質於四方之言學者未之或怠終不敢自以爲得五十罷官屏絕外務反躬密體如是三年有見於空寂之體又十年漸悟生生眞機無有停息不從念慮起滅學從收斂

而入方能入微故以透性爲宗研幾爲要陽明沒後致良知一語學者不深究其旨多以情識承當見諸行事殊不得力雙江念菴舉未發以救其弊中流一壺王學賴以不墜先生謂知者先天之發竅也謂之發竅則已屬後天矣雖屬後天而形氣不足以干之故知之一字內不倚於空寂外不墮於形氣此孔門之所謂中也言良知者未有如此諦當先生嘗究心禪學故於彌近理而亂眞之處剖判得出夏樸齋問無善無惡心之體於義云何先生曰是也曰與性善之旨同乎曰無善乃至善亦無非同也樸齋不以爲然先生亦不然樸齋後先生看大乘止觀謂性空如鏡妍來妍見媸來媸見因省曰然則性亦空寂隨物善惡乎此說大害道乃知孟子性善之說終是穩當向使性中本無仁義則惻隱羞惡從何處說來吾人應事處人如此則安不如此則不安此非善而何由此推之不但無善無惡之說卽所謂性中只有個性而已何嘗有仁義來此說亦不穩又言佛家欲直悟未有天地之先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此正邪說淫辭彼蓋不知盈宇宙間一氣也卽使天地混沌人物消盡只一空虛亦屬氣耳此至眞之氣本無終始不可以先後天言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若謂別有先天在形氣之外不知此理安頓何處蓋佛氏以氣爲幻不得不以理爲妄世儒分理氣爲二而求理於氣之先遂墮佛氏障中非先生豈能辨其毫釐耶高忠憲曰塘南之學八十年磨勘至此可謂洞徹心境者矣

論學書

所諭去念守心念不可去心不可守眞念本無念也何去之有眞心本無相也何守之有惟寂而常照卽是本體卽是工夫原無許多岐路費講說也(答王永卿)○知者先天之發竅也謂之發竅則已屬後天矣雖屬後天而形氣不足以干之故知之一字內不倚於空寂外不墮於形氣此孔門之所謂中也末世學者往往以喑於形氣之靈識爲知此聖學之所以晦也(答朱益卿)○靜中欲根起滅不斷者是志之不立也凡人志有所專則雜念自息如人好聲色者當其冶豔奪心之時豈復有他念乎如人畏死亡者當其刀鋸逼體之時豈復有他念乎學無分於動靜者也特以初學之士紛擾日久本心眞機盡汨沒蒙蔽於塵埃中是以先覺立教欲人於初下手時暫省外事稍息塵緣於靜坐中默識自心眞面目久之邪障徹而靈光露靜固如是動亦如是到此時終日應事接物周旋於人情事變中而不捨與靜坐一體無二此定靜之所以先於能慮也豈謂終身滅倫絕物塊然枯坐徒守頑空冷靜以爲究竟哉(答周守甫)○吾輩學不加進正爲不識眞宰是以雖曰爲學然未免依傍道理只在世俗眼目上做得個無大破綻之人而止耳(答鄧鼎泉)○所諭佛家以默照爲非而謂廣額屠兒立地成佛等語此皆近世交朋自不肎痛下苦功眞修實證乞人殘羹剩汁以自活者也彼禪家語蓋亦有爲而發彼見有等專內趨寂死其心而不知活者不得已發此言以救弊耳今以紛紛擾擾嗜慾之心全不用功卻不許其靜坐卽欲以現在嗜慾之心立地成佛且稱塵勞爲如來種以文飾之此等毒藥陷人於死○學無多說若眞有志者但自覺此中

勞擾不得不靜坐以體察之便須靜坐或自覺人倫事物上欠實修不得不於動中着力便須事上鍊習此處原無定方(答賀汝任)○所云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廢一要之居敬二字盡之矣自其居敬之精明了悟處而言卽謂之窮理非有二事也縱使考索古今討論經史亦是居敬中之一條件耳敬無所不該敬外更無餘事也認得居敬窮理只是一件則工夫更無歇手若認作二事便有換手便有斷續非致一之道也(答鄧以讚)○第昔年自拔本窮源起手誠不無執戀枯寂然執之之極眞機自生所謂與萬物同體者亦自盎然出之有不容已者非學有轉換殆如臘盡陽回不自知其然也兄之學本從與物同體入手此中最宜精研若未能入微則亦不無儱侗漫遊隨情流轉之病(與蕭兌嵎)○此心湛然至虛廓然無物是心之本體原如是也常能如是卽謂之敬陽明所謂合得本體是工夫也若以心起敬則心是一物敬又是一物反似於心體上添此一項贅疣是有所恐懼而不得其正非敬也(答鄧以讚)○所諭欲根盤結理原於性是有根者也欲生於染是無根者也惟理有根故雖戕賊之久而竟不可泯惟欲無根故雖習染之深而竟不能滅性也使欲果有根則是欲亦原於天性人力豈能克去之哉(答發啓教)○吾輩無一刻無習氣但以覺性爲主時時照察之則習氣之面目亦無一刻不自見得既能時時刻刻見得習氣則必不爲習氣所奪蓋凡可覘闚者皆習氣也情欲意見又習氣之麤者也學貴能疑但點點滴滴只在心體上用力則其疑亦只在一處疑一處疑者疑之極必自豁然矣若只泛然測度道理則其疑未免離根離根之疑愈疑而愈增多岐之惑矣○舍發而別求未發恐無是理

既曰戒愼曰愼非發而何但今人將發字看得麤了故以澄然無念時爲未發不知澄然無念正是發也○未發之中倒是性然天下無性外之物則視聽言動百行萬事皆性矣皆中矣若謂中只是性性無過不及則此性反爲枯寂之物只可謂之偏不可謂之中也如佛老自謂悟性而遺棄倫理正是不知性○澄然無念是謂一念非無念也乃念之至微至微者也此正所謂生生之眞幾所謂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此幾更無一息之停正所謂發也若至於念頭斷續轉換不一則又是發之標末矣譬之澄潭之水也非不流也乃流之至平至細者也若至於急灘迅波則又是流之奔放者矣然則所謂未發者安在此尤難言矣澄潭之水固發也山下源泉亦發也水之性乃未發也離水而求水性曰支卽水以爲性曰混以水與性爲二物曰岐惟時時冥念研精入微固道之所存也（上蕭全）○事之體強名曰心心之用強名曰事其實只是一件無內外彼此之分也故未有有心而無事者未有有事而無心者故曰必有事焉又曰萬物皆備於我故充塞宇宙皆心也皆事也物也吾心之大包羅天地貫徹古今故但言盡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學者誤認區區之心渺焉在胸膈之內而紛紛之事雜焉在形骸之外故逐外專內兩不相入終不足以入道矣（答郭墨池）○一陰一陽自其著者而言之則寂感理欲皆是也自其微者而言之則一息之呼吸一念之起伏以至於浮塵野馬之眇忽皆是也豈截然爲奇爲偶與若兩物之相爲對待者哉識得此理則知一陰一陽卽所謂其爲物不貳也舍陰陽之外而世之欲超陰陽離奇偶以求性者其外誤可知矣（答[illegible]）○生幾者天地萬物之所從出

不屬有無不分體用此幾以前更無未發此幾以後更無已發若謂生幾以前更有無生之本體便落二見陽明曰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格物致知者誠意之功也知者意之體非意之外有知也物者意之用非意之外有物也但舉意之一字則寂感體用悉具矣意非念慮起滅之謂也是生幾之動而未形有無之間也獨卽意之人微非有二也意本生生惟造化之機不克則不能生故學貴從收斂入收斂卽爲愼獨此凝道之樞要也孟子言不學不慮乃指孩提愛敬而言今人以孩提愛敬便屬後天而擴充四端皆爲下乘只欲人直悟未有天地之先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乃爲不學不慮之體此正邪說淫辭彼蓋不知盈宇宙間一氣也卽使天地混沌人物消盡只一空虛亦屬氣耳此至眞之氣本無終始不可以先後天言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若謂別有先天在形氣之外不知此理安頓何處通乎此則知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與賀汝定）○宇宙萬古不息只此生生之理無體用可分無聲臭可卽亦非可以強捺力索而得之故後學往往到此無可捉摸處便謂此理只是空寂原無生幾而以念頭動轉爲生機謂是第二義遂使體用爲二空有頓分本末不貫而孔門求仁眞脈遂不明於天下矣（全上）○來諭識得生幾自然火然泉達安用人爲但鄙意負識生幾者則必兢兢業業所謂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方爲實學今人亦有自謂能識生幾者往往玩弄光景以爲了悟則涉於無忌憚矣（答蕭子學）○禪家之學與孔門正脈絕不相侔今人謂孔釋之見性本同但其作用始異非也心跡猶形影影分曲直則形之敧正可知孔門眞見盈天地間只一生生之理是之謂性學者默識而

史017-227

敬存之則親親仁民愛物自不容已何也此性原是生生由本之末萬古生生孰能遏之故明物察倫非強爲也以盡性也釋氏以空寂爲性以生生爲幻妄則自其萌芽處便已斬斷安得不棄君親離事物哉故釋氏之異於孔子正以其原初見性便入偏枯惟其本原處所見毫釐有差是以至於作用大相背馳遂成千里之謬也(寄復定)○此心之生理本無聲臭而非枯槁實爲天地萬物所從出之原所謂性也生理之呈露脈脈不息亦本無聲臭所謂意也凡有聲臭可覩聞者形氣也形氣云者非血肉筋質之謂凡一切光景閃爍變換不常滯礙不化者皆可覩聞即形氣也形氣無時無之不可著亦不可厭也不著不厭亦無能不著不厭之體若外不著不厭而內更有能不著不厭之體則此體亦屬聲臭亦爲形氣矣於此有辨則終日無分動

靜皆真性用事不隨境轉而習氣自銷亦不見有真性之可執不言收斂自得其本然之真收斂矣(同上)○善由性生惡自外染程子所謂善固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者猶言清固水濁亦不可不謂之水耳然水之本性豈有濁乎其流之濁乃染於外物耳(答郭墨池)○夫本心常生者也自其生生而言即謂之事故心無一刻不生即無一刻無事事即本心故視聽言動子臣弟友辭受取予皆心也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學者終日乾乾只是默識此心之生理而已時時默識內不落空外不逐物一了百了無有零碎本領之分也(答蕭勉齋)○心之官則思中常惺惺即思也思即窮理之謂也此思乃極深研幾之思是謂近思是謂不出位非馳神外索之思(答蕭肖伯)○此理至大而至約惟虛而生生宇宙之其虛也包六合以無外而無處之相也其生也徹萬古

以不息而無生之迹只此謂之本心時時刻刻還他本來即謂之學(與克敬)○太虛之中萬古一息綿綿不絕原無應感與不應感之分識得此理雖瞑目獨坐亦應感也時時應感即時時是動也常動即常靜也一切有相即是無相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皆無相也真性本無香冥時時呈露即有相也相與無相了不可得言思路絕強名之曰本心(同上)○有謂靜中不可著操字則孔子所謂操則存者果妄語乎彼蓋不知操者非以此操彼之謂也此心兢兢業業即是心之本體即是操也惟操即是本體絕一不雜即是靜也非以蕩然無所用心爲靜也何思何慮言思慮一出於正所謂心之官則思思睿而作聖非妄想雜念之思慮也豈可以不擇冒認爲何思何慮乎(答曾得卿)○白手起家勿在他人腳跟下湊泊(答郭以濟)○性之一字本不容言無可致力知

覺意念總是性之呈露皆命也性者先天之理知屬發竅是先天之子後天之母也此知在體用之間若知前求體則著空知後求用則逐物知前更無未發知後更無已發合下一齊俱了更無二功故曰獨獨者無對也無對則一故曰不貳意者知之默運非與之對立而爲二也是故性不假修只可云悟命則性之呈露不無習氣隱伏其中此則有可修矣修命者盡性之功(答蕭勿菴)○性命雖云不二而亦不容混淆蓋自其真常不變之理而言曰性自其默運不息之機而言曰命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中庸天命之謂性正恐人於命外求性則離體用而二之故特發此一言若執此語遂謂性命果無分辨則言性便剩一命字言命便剩一性字而盡性至命等語皆贅矣故曰性命雖不二而亦不容混殽也盡性者完我本來真常不變之體至命者極

我純一不息之用，而造化在我，神變無方，此神聖之極致也。(答鄒子尹)〇知生知死者，非謂硬作主張，倘守靈識，以俟去路不迷之謂也。蓋直透真性本非生死，乃為真解脫耳。(答王養卿)〇學不知止，則意必不能誠。何謂知止？蓋意心身家國天下，總為一物也，而有本末焉。何謂本？意之所從出者是也。意之所從出者，性也。是至善也。知止於至善之性，則意心身家國天下，一以貫之矣。是謂物格而知至。何謂格？格者，通徹之謂也。(答楊晉山)〇時習者，時時獨知至善為本而止之，約情以復性云耳。大學止至善，即中庸慎獨之功，無二事也。舍此更有何學？(答王敬所)〇朱子格物之說，本於程子。程子以窮至物理為格物。性即理也。性無內外，理無內外。即我之知識念慮，與天地日月山河草木鳥獸，皆物也，皆理也。天下無性外之物，無理外之物，故窮此理至於物物皆一理之

貫徹，則充塞宇宙，綿亘古今，總之一理而已矣。此之謂窮理盡性之學，與陽明致良知之旨，又何異乎？蓋自此理之昭明而言，謂之良知。良知非情識之謂，即程門所謂理也，性也。良知貫徹於天地萬物，不可以內外言也。通乎此，則朱子之格物，非逐外，而陽明致良知，非專內，明矣。但朱子之說，欲人究徹彌宇宙亘古今之一理，在初學遽難下手，故以姑從讀書而入，即事察理，以漸而融會之。後學不悟，遂不免尋枝摘葉，零碎支離，則是徒逐物而不達理，其失程朱之本旨遠矣。陽明以學為求諸心，而救正之，大有功於後學。而後學復以心為在內，物為在外，且謂理只在心，不在物，殊不知心無內外，物無內外，徒執內而遺外，又失陽明之本旨也。〇意不可以動靜言也。動靜者，念也，非意也。意者，生生之密機。有性則常生而為意，有意則漸著而為念。

未有性而不意者，性而不意，則為頑空。亦未有意而不念者，意而不念，則為滯機。(答楊晉山)〇虞廷曰中，孔門曰獨，舂陵曰幾，程門主一，白沙端倪，會稽良知，總無二理。雖立言似別，皆直指本心真面目，不沉空，不滯有，此是千古正學。(答錢啟新)〇易曰：乾知大始。此知即天之明命，是謂性體，非以此知彼之謂也。易曰：坤作成物。此作即明命之流形，是謂性之用，非造作強為之謂也。故知者體，行者用。善學者常完此大始之知，即所謂明得盡，便與天地同體。故即知便是行，即體便是用。是之謂知行一，體用一也。〇夫以此知彼，揣摩測度，則謂之空知。若乾知大始之知，即是本性，即是實事，不可以空知言也。以此想彼，如射覆然，則謂之懸想。若默而識之，即是自性自識，覿體無二，不可以懸想言也。(答賀修默)〇靜中涵養，勿思前慮後，但澄然若忘，常如游於洪濛未

判之初，此樂當自得之，則真機躍如，其進自不能已矣。(答劉心蘧)〇性本不二，撥奇逐物，總屬二見。若未見有妙性超於物外，猶為法塵影事。學者果能透到水窮山盡，最上之上，更無去處，然後肯信當下，小心翼翼，動不踰矩，便為究竟耳。(答劉公霽)〇釋氏所以與吾儒異者，以其最初志願在於出世，即與吾儒之志在明明德於天下者分塗轍矣。故悟性之說似同，而最初向往之志願實異。最初之志願既異，則悟處因之不同，悟處不同，則用自別。(答唐凝菴)〇聖學失傳，自紫陽以後，為學者往往守定一個天理在方寸之間，以為功夫，於聖門無聲無臭之旨不相契，故陽明特揭無善無惡，正恐落一善字，便覺涉於形象，提出心體，令人知本心善亦著不得也。第宗其說者致有流弊，不若無聲無臭字義尤為穩當。(答吳安)〇本性與覺，原無靈明一點之相，此性遍

滿十方貫徹古今盡覺本無覺孔子之無知文王之不識不知乃眞知也若有一點靈明不化卽是識神放下識神則渾然先天境界非思議所及也（答鄒子予）○文者禮之散殊如視聽言動子臣弟友一切應酬皆是也以其散殊故曰博禮者文之根底如孔子言所以行之者一是也以其至一故曰約學者時時修實行謂之博文事事協天則謂之約禮卽事是禮而非滯迹卽理是事而非落空此博約合一之學也（答周宗祿）○性本不容言若強而言之則虞廷曰道心惟微孔子曰未發之中曰所以行之者一曰形而上曰不覩聞周子曰無極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所謂密也無思爲也總之一性之別名也學者眞能透悟此性則橫說豎說只是此理一切文字語言俱屬描畫不必執泥若執言之不一而遂疑性有多名則如不識其人而執其姓氏名諱

別號以辯同異則愈遠矣性之體本廣大高明性之用自精微中庸若復疑只以透性爲宗恐落空流於佛老而以尋枝逐節爲實學以爲如此乃可自別於二氏不知二氏之異處到透性後自能辨之今未透性而強以猜想在說終是隔靴爬癢有何干涉反使自己與性不明到頭只做得個講說道理過了一生安得謂之聞道也（答龔修默）○性體本寂萬古不變然非頑空故密運而常生惟幾萌如發不學以反其本則情馳而性蔽矣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答曹凝菴）○心體本寂念者心之用也眞識心體則時時常寂非假人力其體本如是也此本常寂雖欲擾之而不可得念之應感自然中節而心體之寂自若也心體之寂萬古不變此正所謂未發之中舍此則學不歸根未免逐末將步於憧憧往來於道遠矣（答陸仰峯）○大抵佛家主於出世故一悟便了更不言愼獨吾儒主於經世學問正在人倫事物中實修故戒懼於愼獨但獨處一愼則人倫事物無不中節矣何也以獨是先天之子後天之母出無入有之樞機莫要於此也若只云見性不言愼獨恐後學略見性體而非眞悟者便謂性中無人倫事物一切離有而趨無則體用分而事理判甚至行簡不修反云與性無干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也善學者亦非一途有徹悟本性而愼獨卽在其中者有精研愼獨而悟性卽在其中者總之於此理洞然眞透旣非截然執爲二見亦非混然儱侗無別此在自得者默契而已（答鄒存甫）

語錄

性不容言知者性之靈也知非識察照了分別之謂也蓋性之虛圓瑩徹清通淨妙不落有無能爲天地萬物之根彌六合亘

萬古而炳然獨存者也性不可得而分合增減知亦不可得而分合增減也而聖凡與禽獸草木異者惟在明與蔽耳是故學莫大於致知（以下皆三益軒會語）○識察照了分別者意與形之靈也亦性之末流也性靈之眞知非動作計慮以知故無生滅意與形之靈必動作計慮以緣外境則有生滅性靈之眞知無欲意與形之靈則有欲矣今人以識察照了分別爲性靈之眞知是以奴爲主也○道心體也故無改易人心用也故有去來孔子所謂操存舍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亦是指人心而言若道心爲萬古天地人物之根豈有存亡出入之可言○問情識思慮可去乎曰悟心體者則情識思慮皆其運行之用何可去也且此心廓然充塞宇宙只此一心更無餘事亦不見有情識思慮之可言如木常流而無波如日常照而無翳性情體用皆爲剩語

○千聖語學皆指中道不落二邊如言中言仁言知言獨言誠是也若言寂則必言感而後全言無則必言有而後備以其涉於偏也○心廓然如太虛無有邊際日用云爲酬酢萬事皆太虛變化也非以內心而應外事也若誤認以內心應外事則心事相對成敵而牽引梏亾之害乘之矣○性本無欲惟不悟自性而貪外境斯爲欲矣善學者洞達自性無欲之體本無一物如太虛然浮雲往來太虛固不受也所謂明得盡渣滓便渾化是矣○問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動也而曰有不動者豈其不與四時偕行不隨百物以生乎曰非然也所謂不動者非塊然一物出於四時百物之外也能行四時而不可以寒暑代謝言能生百物而不可以榮瘁枯落言故曰不動也○問知一也今謂心體之知與情識之知不同何也曰心體之知譬則石中之火也擊而出之爲焚燎則爲情識矣心體之知譬則鋼中之明也磨而出之爲鑑照則爲情識矣致知者致其心體之知非情識之謂也○心體之知非作意而覺以爲知亦非頑空而無知也是謂天德之良知致者極也還其本然而無虧欠之謂○情識即意也意安從生從本心虛明中生也故誠意在致知知者意之體也若又以情識爲知則誠意竟爲無體之學而聖門盡性之脈絕也○問陽明以知善知惡爲良知此與情識何别曰善惡爲情識知者天聰明也不隨善惡之念而遷轉者也○問致知焉盡矣何必格物曰知無體不可執也物者知之顯迹也舍物則何以達此知之用如窒水之流非所以盡水之性也故致知必在格物○陽明以意之所在爲物此義最精蓋一念未萌則萬境俱寂念之所涉境則隨生且如念不注於目前則雖泰

山覿面而不覩念苟注於世外則雖蓬壺遙隔而成象矣故意之所在爲物此物非內非外是本心之影也○盈天地間皆物也何以格之惟以意之所在爲物則格物之功非逐物亦非離物也至博而至約矣○意在於空鏡則空鏡亦物也知此則知格物之功無間於動靜大極者性也先天也動而生陽以下即屬氣後天也性能生氣而性非在氣外然不悟性則無以融化形氣之渣滓故必悟先天以修後天是以謂聖學○朱子以知覺運動爲形而下之氣仁義禮智爲形而上之理以此闢佛氏既未可爲定論羅整菴遂援此以闢良知之說不知所謂良知者正指仁義禮智之知而非知覺運動之知是性靈而非情識也故良知即是天理原無二也○見其大則心泰必眞悟此心之彌六合而無邊際貫萬古而無始終然後謂之見大也既見大且無生死之可言又何順逆窮通之足介意乎○斷續可以言念不可以言意生幾可以言意不可以言心虛明可以言心不可以言性至於性則不容言矣○人自有生以來一向逐外今欲其不著於境不著於念不著於生生之根而直透其性彼將茫然無所倚靠大以落空爲懼也不知此無倚靠處乃是萬古穩坐之道場大安樂之鄉也○致良知一語惜陽明發此於晚年未及與學者深究其旨先生沒後學者大率以情識爲良知是以見諸行事殊不得力羅念菴乃舉未發以究其弊然似未免於頭上安頭夫所謂良知者即本心不慮之眞明原自寂然不屬分別者也此外豈更有未發耶○問知行之辨曰本心之眞明即知也本心之眞明貫徹於念慮事爲無少昏蔽即行也知者行之體行者知之用非可離爲二也○問情識既非良知而孟子

所言孩提之愛敬見入井之怵惕平旦之好惡呼蹴之不受不屑皆指情上言之何也曰性不容言姑即情以驗性猶如即煙以驗火即苗以驗種後學不達此旨遂認定愛敬怵惕好惡等以為真性在是則未免執情而障性矣○學者以任情為率性以媚世為與物同體以破戒為不好名以不事檢束為孔顏樂地以虛見為超悟以無所用恥為不動心以放其心而不求為未嘗致纖毫之力者多矣可歎哉○淪於陰則漸滯於形質矣反於陽則漸近於超化矣真陽出現則積陰自消此變化氣質之道也○吾心廓然之體曰乾生生之用曰神○夫乾靜專動直吾心之知體寂然一也故曰靜專知發而為照有直遂而無委曲故曰動直夫坤靜翕動闢吾心之意根凝然定也故曰靜翕意發為念則開張而成變化故曰動闢○知包羅宇宙以統

體言故曰大意栽成萬務以應用言故曰廣○問知發為照則屬意矣然則乾之動直即屬坤矣曰不然知之照無分別者也意則有分別者也安得以照為意○告子但知本性無善惡無修證一切任其自然而已纔涉修為便目為意外而拒之落在偏空一邊孟子洞悟中道原無內外其與告子言皆就用上一邊替補說以救告子之所不足○問事上磨鍊如何曰當知所磨鍊者何物若只要世情上行得通融周匝則去道遠矣○無欲即未發之謂（發便是欲）○傳習續錄言心無體以人情事物之感應為體此語未善夫事者心之影也心固無聲臭而事則心之變化豈有實體也如水與波然謂水無體以波為體其可乎為此語者蓋欲破執心之失而不知復起執事之病○未發之中性也有謂必收斂凝聚以歸未發之體者恐未然夫未發之性

不容擬議不容湊泊可以默會而不可以強執者也在情識則可收斂可凝聚若本性無可措手何以施收斂凝聚之功收斂凝聚以為未發恐未免執見為障其去未發也益遠○問研幾之說曰周子謂動而未形有無之間為幾蓋本心常生常寂不可以有無言強而名之曰幾幾者微也言其無聲臭而非斷滅也今人以念頭初起為幾未免落第二義非聖門之所謂幾矣○問有謂性無可致力惟於念上操存事上修飭則性自在曰悟性矣而操存於念修飭於事可矣性之未悟而徒念與事之致力所謂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陽明之學悟性以御氣者也白沙之學養氣以契性者也此二先生所從入之辨○後儒誤以情識為心體於情識上安排布置欲求其安定純淨而竟不能也假使能之亦不過守一意見執一光景強作主張

以為有所得矣而終非此心本色到底不能廓徹凝情而朗然大醒也○復言至日閉關夫一陽潛萌於至靜之中吾心真幾本來如是不分時刻皆至也（瑞華剩語）○未發之性以為有乎則非色相以為無乎則非頑空不墮有無二邊故直名之曰中（以下潛思札記）○大學言知止蓋未發之性萬古常止也常止則能生天地萬物故止為天地萬物之本故大學以知止知本釋格致之義○乾用九見群龍無首坤用六利永貞蓋乾元者性也首出庶物者也然首不可見若見有首則非矣故曰天德不可為首也坤者乾之用也坤必從乾貞者收斂歸根以從乎乾也故曰利永貞○氣者性之用也性無生滅故常一氣有屈伸故常二然氣在性中雖有屈伸亦不可以生滅言故盡性則至命矣學者從此則無疑於生死之說○性無為者也性之用為神神密

答常生謂之意意者一也以其靈謂之識以其動謂之念意識念名三而實一總謂之神也神貴凝收斂歸根以凝神也神凝之極於穆不已而一於性則潛見飛躍無方無迹是謂聖不可知○致知主悟誠意主修能知止則悟於性也微矣能慎獨則修於意也微矣○學未徹性者則內執心外執境兩俱礙矣於性徹者心境雙忘廓然無際○乾元為天地萬物之資始故曰首出能潛見惕躍飛亢而不涉於迹莫測其變化云為之所以然故曰無首若有首可覩則亦一物而已安能時乘六龍乎○或謂性無可致力必也擧用以歸體乎余謂是固有然者矣是中庸所謂其次致曲程子所謂其次則莊敬持養之說也若中庸所謂盡性程子所謂明得盡渣滓便渾化者則又當別論孟子謂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夫曰天與我則乾元之性我固有之學者須志密蕲久之能黜聰而深信實見其大本在我原是具足不假外求則一切辦息作止日可見之行由原泉而盈科放海即所以致力處也非別以性為一物執從把持而後謂之致力也○性之生而後有氣有形則宜悟其性足矣何必後天之修乎曰非然也夫徹古今彌宇宙皆後天也先天無體舍後天亦無所謂先天矣故必修於後天正所以完先天之性也（以下論學書）○性無為而後天有修然則性為冗然無用之物乎曰非然也性無體而天地萬物由之以生通乎此則謂一塵一毛皆先天可也一切皆性性之外豈更有天地萬物哉○性貴悟而後天貴修然則二者當並致其力乎曰非然也是分性相判有無歧隱顯自作二見非知道者也善學者自生身立命之初逆迴於天地一氣之始窮之至於無可措

心處庶其有悟矣則信一切皆性戒懼於一瞬一息以極於經綸事業皆盡性之實學也故全修是性全性是修豈有二者並致力之說所謂修者非念念而隄防之事事而安排之之謂也蓋性本寂然充塞宇宙渾然至善者也性之用為神神動而不知返於是乎有惡矣善學者息息歸寂以還我至善之本性是之謂真修○或曰性本寂也故一悟便了若曰歸寂是以此合彼終為二之曰非然也夫性生萬物則物物皆性物物歸寂即是自性自寂何二之有○昔人有背爾皆非之說蓋謂遺一切而執性者是爾也如臣子之爾犯君父也徇一切而遺性者是背也如臣子之叛棄君父也○念念歸根謂之格物念念外馳謂之逐物○宇宙此生理以其萬古不息謂之命以其為天地人性所從出謂之性以其不可以有無言謂之中以其純粹精至極而不可名狀謂之至善以其無對謂之獨以其不二謂之一以其天則自然非假人力謂之天理以其生生謂之易以其為天地人物之胚胎如果核之含生謂之仁（以下語錄）○異學言求父母未生前以為言思路絕殊不知萬古此生理充塞宇宙徹乎表裡始終豈離一切別有未生前可容駐腳若云即於一切中要悟未生前乃為見性亦未免落空有二見非致一不二之學也○天地之生無不貫故草木鳥獸一塵一毛莫不受氣而呈形聖人之生理無不貫故人倫庶物一瞬一息莫不中節而盡分是以聖門教人大閑不踰細行必謹非矯飾也實以全吾生理是盡性之極功也故曰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生理浩乎無窮不可以方所求不可以端倪執不可以邊際窺彼以一念初萌為生理殊未然○聖學止於求仁而仁體最難識

若未能識仁只從孝弟實事上懇惻以盡其分當其眞切孝弟時此心油然藹然不能自已則仁體卽此可默會矣○中庸言至誠無息純亦不已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孟子言直養無害塞乎天地之間到此境界安有生死之可言天無生死可言非斷滅之謂也不斷滅非精魂留住之謂也亦非迂論此理常存而於人無與之謂也惟深造者自知之○屈伸往來之理備於易屈伸往來非兩物以其能屈伸往來者本一也一而能屈伸往來故謂之易能屈伸往來而不息易之所爲不毁也是謂生生之易知易則知生死之說○由與修而悟者實際也由見解而悟者影響也此誠僞之辨也（以下靜攝密言）○性廓於無際生幾者性之呈露處也性無可致力善學者惟研幾研幾者非於念頭萌動辨別邪正之謂也此幾生而無生至微至密非有

非無惟綿綿若存退藏於密庶其近之矣○問人之死也形旣朽滅神亦飄散故舜跖同歸於必朽所僅存者惟留善惡之名於後世耳子曰不然又問君子之修身力學義當然也非爲生死而爲也倘爲生死而爲善則是有所爲而爲矣子亦曰不然夫學以全生全歸爲準的旣云全歸安得謂與形而俱朽乎全歸者天地合德日月合明至誠之所以悠久而無疆也孰謂舜跖之同朽乎以全歸爲學安得謂有爲而爲乎曰天地合德日月合明悠久無疆特言其理耳豈眞有精神靈爽長存而不泯乎是反爲沉滯不化之物矣子曰理果有乎有卽沉滯矣理果無乎無卽斷滅矣沉滯則非德非明非至誠也斷滅則無合無悠久也此等見解一切透過乃可以語知生之學（朝聞聽說）自本性之中涵生理曰仁自本性之中涵靈通曰知此仁知皆

無弊矣故曰性之德也若惻隱是非乃仁知之端倪發用於外者是情也所謂性之用也後儒以愛言仁以照言知遂執此以爲學是徒認情之流行而不達性之蘊奧矣（以下仁知說）孔門以求仁爲宗而姚江特揭致知蓋當其時皆以博聞廣見求知於外爲學故先生以其根於性而本良者救之觀其言曰良知卽是未發之中旣云未發之中仁知豈有二哉今末學往往以分別照了爲良知固昧其本矣○或謂只將一念之愛擴而充之至於無不愛便是仁不必深探性體之仁此與執知善知惡爲良知而不深探性體之知者無異噫性學之晦久矣○未發之中仁知渾成不可覩聞本無愛之可言而能發之爲無不愛本無照之可言而能發之爲無不照故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古人有所謂不朽者夫身外之物固必朽文章勳業名

譽皆必朽也精氣體魄靈識亦必朽也然則不朽者何事非深於道者孰能知之（唐碩台雲書）○寂然不動者誠感而遂通者神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此是描寫本心最親切處夫心一也寂只體處其用幾者體用不二之端倪也當知幾前無別體幾後無別用只幾之一字盡之希聖者終日乾乾惟研幾爲要矣○程子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格物致知者識得此體也誠意者以誠敬存之也格物存乎悟誠意存乎修大學之要盡於此矣（以下大學略說）○問大學但言至善未嘗指其爲性但言獨未嘗指寫其爲動而未形但言慎未嘗極示其爲潛藏收斂今何所徵而知其然乎曰吾徵於中庸而知其然矣中庸首揭天命之性而詞未發爲天下之大本篇中言明善擇善正指性之至善爲本之說也其言獨曰不睹聞隱微而卽曰莫見莫顯正所謂

動而未形有無之間其描寫獨之面目可謂親切矣既言誠僞恐懼而未章詳言尚絅闇然由微自以入德潛伏於人所不見敬信於不動不言篤恭於不顯不大於聲色之末而歸極於無聲臭之至正潛藏收斂研幾入微之旨也大學舉其略中庸示其詳也貫道謂大學爲經中庸爲緯皆出於子思之筆其信然哉○問性本自止非假人力而後止也學惟一悟便了何必愼獨曰性先天也獨幾一萌便屬後天後天不能無習氣之隱伏習氣不盡終爲性之障故必愼之至於習氣銷盡而後爲悟之實際故愼修乃所以成其悟亦非二事也○性貴悟而已無可措心處纔一拈動即屬染污矣獨爲性之用藏用則形氣不用事以復其初所謂陰必從陽坤必東北喪朋而後有慶後天而奉天時也

明儒學案卷二十一　江右六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參閱

文潔鄧定宇先生以讚

鄧以讚字汝德號定宇南昌新建人隆慶辛未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歷官編修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南京祭酒至吏部侍郎入仕二十餘年受俸僅六年以國本兩上公疏先生澄神內照洞徹性靈與龍溪言學問須求自得天也不做他地也不做他聖人也不做他陽和謂所言駭世人之聽先生曰畢竟天地也多動了一下此是不向如來行處行手段而先生記中刪此數語亦慮其太露宗風乎謂陽明知是知非爲良知特是權論夫知是知非不落於是非者也發而有是有非吾從而知之謂之照無是無非澄然在中而不可不謂之知是知非則是知之體也猶之好好色惡惡臭好惡之體何嘗落於色臭哉在陽明實非權論後來學者多在用處求辯之於有是有非之中多不得力先生重其義不可謂非藥石也先生私淑陽明之門人龍溪陽和其最也

定宇語錄

夫學之爲心性也靜所以攝心而非心也所以求性而非性也
夫是物也在目爲視在耳爲聽在手足爲持行安往而不存焉
惡在其必靜也故古之聖賢於惻隱而驗其端於知能而觀其
良要以直發其體而已○吾人耳目口鼻雖是個人還有個生
意貫恰於其間仁乃人之生意有此生意人纔成得如心不在
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則不成矣○天地間皆易即所見天
風木葉鳥聲無非易者吾人在此一動即落一爻道本至中稍
有一毫倚著即是過處○形色天性也天性原在形色之內如
眼能視耳能聽手足能持行這是甚麼就有個天性在聖人之
踐形全得這個視聽言動以理自然聲爲律身爲度耳成個耳
目成個目手足成個手足賢智者知有天性而不知其在形色

之內是知天而不知人愚不肖者徒知有形色而不知有天性
是知人而不知天○用之則行大行其道也舍之則藏退藏於
密也夫子在魯國一用便幹出許大行事出來顏子居陋巷這
止藏他一身將生平所學盡是藏了故到今人只知他是個聖
人即求他言語文字之餘了不可得何曾識得此中之淺深此
是聖人最妙處○人之真心到鬼神前毋論好醜盡皆宣洩行
是不能泯滅處○制方以矩至極方處就是巧制圓以規至極
圓處亦是巧方圓之上更復可加就非規矩○學問從身心上
尋求縱千差萬錯走來走去及至水窮山盡終要到道路上來
○人之生也直如日用之間人呼我應人施我答遇渴即飲遇
饑即食便是若於此中起半點思維計較牽強裝飾即謂之罔
○人之須不要他用事凡從性上發出的便中和從氣上起的

便乖戾○居家處事有不慊意處只求本體常真有一毫求人
知意思就不是只以至誠相處○不占而已占非是卜筮擬議
在我吉凶亦在我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凡舉動言語
進退不妨慢些○學問只在向內不論朝市山林皆須正己物
正不然而徒循世情愈周密愈散漫到頭終不得力○老子
曰恍忽有物窈冥有精即今如我身中所謂物與精者何也蓋
嘗求之庶幾有似而近見則又異矣以爲有聚則有散也有生
則有滅也有天地則有混沌也故不欲別凡聖不欲揀是非不
欲析寂不欲厭動常自笑曰吾無聚胡散吾無生胡死吾無天
地胡混沌然則此愈難矣○論心者皆曰須識其本體余謂心
之本體在順其初者也初者萬慮俱忘之時也突然感之卒然
應之則純乎天者也意氣一動而二三之念則繼乎後又其甚

者此念方萌而二與三已並出其間繼與並皆非初也故親我
愛也謂當愛而加之意則否長吾敬也謂當敬而加之意則否
守死是也爭死未是尊財非也散財亦非貴而益謙與傲同辭
而益恭與亂同何也徇外之心爲人之心也所謂繼與並者也
此心之原不僨方體不落計較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見其前而
不見其後知其一而不知其兩如此而已矣此則所謂初者也
○心者天之所以與我何以與之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何以
異之胡爲而能喜胡爲而能怒其思也於何而起其寂也於何
而斂人皆曰莫爲而爲莫致而致夫天地之運日夜不息豈誠
無以主張是也

論學書

古之哲人竄心一處然卒以數十年而解其難也如是藉以生

滅之心役希妙悟誰詆乎[與吳安節]○非悟無念則未知今念之多危非見天心則未知物則之有自源淸而後流潔心寂而後感神[與許敬菴]○陽明先生以知是知非爲良知權論耳夫良知何是何非知者其照也今不直指人月與鏡而使觀其光愈求愈遠矣且及其是非愈出而後致是大不致也[秋遊記]○直心而動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不然猶藏也我輩擇地而蹈詎不自謂躬行乎實度之猶然在毀譽之間假饒一規一矩皆何帶於本心

參政陳蒙山先生嘉謨

陳嘉謨字世顯號蒙山廬陵人嘉靖丁未進士授廬州推官召爲戶科給事中歷吏兵二科不爲分宜所喜出任四川副使分巡上川南擒高酋平白蓮教平鳳土官皆有功績丁憂歸萬曆甲戌起湖廣參政不赴以學未大明非息機忘世無以淡進遂乞休癸卯年八十三卒少讀書西塔值劉兩峯在焉卽師事之聞以其說語塘南塘南心動亦往師之一時同志鄒光祖敖宗濂王時松劉爾松十有七人共學兩峯之門螺川人士始知有學先生倡之也歸田後爲會靑原與塘南相印正慨然士習之卑願時舉江門名節藩籬之語以振作之凡來及門者先生曰學非一家之私也有塘南在賢輩盍往師之其忘人我如此

蒙山論學語

答友人書曰人之生而來也不曾帶得性命來其死而往也不曾帶得性命去以性命本無去來也乾性坤命之理合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悟性修命之學還復其性命之本然通天地萬物爲一貫者也孔子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苦心哉聖言正以明乾坤無可毀之理此理萬古常然一瞬息未嘗不然有去來則有動搖有增損有方所惡得謂之一體惡得謂之一貫乎故曰性命本無去來也姑借譬之明月之夜兩人分路而行一人往南月隨之而南一人往北月隨之而北自一人以至千萬人自南北二路岐以至千萬路岐皆然謂月不隨人去來衆人疑之謂月隨人去來智者笑之然則月未嘗隨人去來也斷可知矣雖然懸象之月其體魄可指

而見蓋形也而非形形者性命則形形者惟形形者而後能形天下之形天地萬物孰爲之始成資始於乾元乾元性也天地萬物孰爲之生成資生於坤元坤元命也天地萬物由性命而生猶之人子由父母而生不得不謂之一體也惟一體故稱一貫惟一貫故無去來後儒誤認錯解以爲人生時全帶一副當性命來人死時全帶一副當性命去如此而後爲之備道全美略無虧欠此言近理而易信不知其割裂支離其於一貫之旨遠矣乾惕齋警語曰夫人一心之應感一身之勸動其事殊矣其在五倫上用心則一也於此盡道便是聖賢胚胎於此造業便是輪廻種子於此一切置之不問便是釋氏作用所以吾徒與釋氏決分兩路決難合并釋氏之言與吾儒相近者間一借証以相發明使人易曉亦自無妨必欲一一效其所爲則舛矣

又曰天地絪緼即理即氣即理即氣萬物化醇人一物也人在天地絪緼之中如魚在水中不可須臾離也魚不能離水而未嘗知水人不能須臾離道而未嘗知道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明道之旨歸君子聖遠言湮各得其性之近莫知所取衷也故曰君子之道鮮矣又曰若修後悟方是眞悟了悟後修方是眞修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此名徹悟亦名眞修悟修並舉則學與思缺一不可而思最易混見故孔子謂思無益其教人曰愼思子夏亦曰切問近思又曰此學尋求到四面迫塞無路可行方漸漸有眞實路頭出此路須是自己尋出不是自己尋出的譬如畫圖上看山川照他路逕行不得又曰學莫大於變化氣質而變化必本於乾道故曰乾道變化又曰如來名道謂以乾道變化其氣而

逆修之聖賢變化其氣質之偏長學者變化其氣質之偏蔽一本之乾道也既未濟兩言伐鬼方教學者變化其不美之質嘗如此一爲氣質遮短包裹過心竅已誤人終身無出頭之日又曰此理非常自在之不能悟非常自在之不能守象山先生云人精神逐外到死也勞攘精神逐外不逐外只在阿堵中辨之修德者以此自旂取友者以此辨人又曰死心一字是學問斬關將身死易心死難自古慷慨殺身者身死矣心未可知也故曰身死易心死難天嘗以死心機會教人而人未易受切危境厄病及遭際人倫之變與常拂逆皆教人心死也甚哉天心之仁也世人福薄故未易受能勘釋萬死一生陽明先生福氣大故能受死盡世情心洞見萬物一體本原然後靜坐工夫可安而久久則用功愈密心量愈無窮際無終始見得一體愈親

切有味此心與此理漸漸有湊泊時也一或不見已過一或執見解為實際精神便外馳象山所謂到死也勞攘者假使屏絕萬事趺坐深山積以歲年何益乎又曰復見天地之心以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心之外無天地也這個天地之心便是學問大頭腦便是萬物一體大本原只因不復故不能見故曰復見天地之心又曰復而後有無妄學問未見頭腦時舉心動用無非妄也

徵君劉瀘瀟先生元卿

劉元卿字調父號瀘瀟吉之安福人鄉舉不仕徵為禮部主事有明江右之徵聘者吳康齋鄧潛谷章本清及先生為四君子初先生遊青原聞之輿人曰青原詩書之地也笙歌徹夜自兩鄒公子來此風遂絕兩公子者汝梅汝光也先生恥其言兩鄒與之談學遂有憤悱之志歸而考索於先儒語錄未之有得也乃稟學劉三五以科舉妨學萬曆甲戌不第遂謝公車遊學於陶溪徐魯源黃安耿天臺問天臺生生不容已之旨欣然自信曰孟子不云乎四端充之足保四海吾方幸泉不流也而故遏之火不然也而故滅之彼滅與遏者二氏之流吾所不忍先生惡釋氏即平生所最信服者天臺塘南亦不輕相附和故言天地之間無往非神神凝則生雖形質藐然而其所以生者已具神盡則死雖形體如故而其所以生者已亡然而統體之神則萬古長存原不斷滅各具之殘魂舊魄竟歸烏有此即張橫渠冰漚聚散之說移而論之統體之神與各具之神一而已矣舍各具之外無所謂統體也其生生不息自一本而萬殊者寧有聚散之可言夫苟了當其生生不息之原自然與乾元合體醉生夢死即其生時神已不存況死而能不散乎故佛氏之必有輪廻與儒者之賢愚同盡皆不可言於天人之際者也

劉調父論學語

曰必明於行之原乃知所以修行若遇事觸無事則離所謂可離非道也故行也者行乎其所不容不行則無往而非修行矣趙純父曰即今擁爐向火亦修行乎劉大冶曰向火能不放心即是學問調父曰即好色能不放心亦是學問乎劉任之曰恐是不著察調父曰只今孰不著察抑嘗見有人跣足爐中者乎周思極曰心體至大至妙當向火自向火當應對自應對當惻隱自惻隱當羞惡自羞惡舜之用中顏之擇乎中庸孔子之祖述憲章只是能全盡此向火之心體耳不放心者放失也不失此心體之全也著察者默識也默識此心體之全而存之也曰不放曰著察豈能於無思無爲上加得一毫今之所謂不放心所謂著察皆有所造作於心之內矣（復盡會語）○夫耳目口鼻

形也而所以主夫耳目口鼻者性也或滯落形氣之性尚局後天必求所謂未生以前者而究之夫曰未生矣則安用究之而又安所致力以是不得不托之想像想像則終非實見雖有是寤勢必難恆用功愈密入穴愈深夫耳之欲聲目之欲色無生之眞機也然而視非禮之色聽非禮之聲則其中若有不自安者亦無生之眞機也故君子之治性惟於吾心之所安者而必滿其量焉則凡欲聲欲色之欲無非眞機之流動又焉往而不得性哉天地有德此性無窮彼外生生而求無生而曰若轉轉之際已不可持能不朽乎（與王中石）○知味心也遇飲食則知味遇父知孝遇兄知悌遇孺子入井知怵惕窮天徹地無非此知體充塞故曰致知焉盡矣存心者能盡其心體之量者也盡其心體之量則知乃光大無遠不燭（與章斗津）○聖人本吾不容已之實

心與世翻物以事遮事何其空也天地有盡此不容已之心實無有盡何其不磨也（與趙純父）○近溪羅先生會講有僧在座近溪問之曰儒者言心言性言念言意言才紛若繭絲諸微細說試一一爲我破除僧久之謂近溪曰我今見近溪喚作近溪矣不知夫人作何稱謂曰稱相公曰父母云何曰稱行曰爲諸生時廣文云何曰稱字僧大聲向近溪云汝乃有許多名色近溪恍然下拜丘汝止述之調父曰夫紛紛名號由人所稱信矣然令夫人與先生名家公稱先生號先生能安之耶以斯知三千三百衣之則漠然而無違之則森然而有強有其所無命之曰增強無其所有命之曰減增與減皆不可以爲道（論名理）○夫欲有二有不容不然之欲有心所沉溺之欲自不容不然者而言無論欲明明德之欲不可失即聲色臭味之欲何可曰無

何也皆天也自心所沉溺而言無論聲色臭味之欲不可不去即行仁義之欲亦不可一日有何也皆障天者也（去欲記）○去欲特學中之一事耳譬如人君統六官治四海堯非其事而專以排姦爲役一邏胥之能耳何國之能爲曰如子之說則心無事矣曰心自有事尋事持心障心實大如日之爲用本無所不覩若注視棘端將迷天地凝神吳馬或失輿薪舍去欲去念等事則宇宙內事無非事矣（全上）○耿先生謂學有三關始見即心即道方有入頭又見即事即心方有進步又要分別大人之事與小人之事方有成就我安福彬彬多談學者或從性體造作以爲明或從格式修飭以爲行或從聞見知解以爲得則於即心即道已遠又何論第二三關也（廣證會語序）○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見天而不見人或人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見人而不見

天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則天與人互見其半惟孟子曰乃若其情可以爲善則知天知人之一以貫之矣上全

學憲萬思默先生廷言

萬廷言字以忠號思默南昌之東溪人父虞愷刑部侍郎受業於陽明先生登進士第歷禮部郎官出爲提學僉事罷官歸杜門三十餘年潛心研幾極深念菴之學得先生而傳先生自叙爲學云弱冠即知收拾此心甚苦思強難息一意靜坐稍覺此中恰好有個自歇處如猿猴得宿漸可柔馴頗爲自喜一日讀易石蓮洞至艮思不出位恍有契證請於念菴師師甚肎之入仕後交遊頗廣聞見議論遂雜力淺心浮漸爲搖眩商度於動靜寂感之間參訂於空覺有無之辨上下沉掉擬議安排幾二十年時有解悟見謂弘深反之自心終苦起滅未有寧帖究心源未淨一切皆浮幸得還山益復杜門靜攝默識自心久之一種浮妄鬧熱習心忽爾銷落覺此中有個正思惟隱隱約約若形氣若思若無思洞徹淵澄廓然邊際敻與常念不同日用動靜初不相離自是精神歸併在此漸覺氣靜神恬耳目各歸其所頗有天清地寧沖然太和氣象化化生生機皆在我真如遊子還故鄉草樹風烟皆爲佳境矣先生深於易三百八十四爻無非心體之流行不著爻象而又不離爻象自來說易者程傳而外未之或先也蓋深見乾元至善之體融結爲孩提之愛敬若先生始可謂之知性矣

萬思默約語

人於事上應得去是才未必是學須應酬語默聲色形氣之外於自心有個見處時時向此凝攝常若無事然一切事從此應付一一合節始是學心者人之神明所以為天地萬物萬事之主雖無物未嘗一息不與物應酬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但其感處常寂至無而有甚微甚深不可測度必極潛極退藏庶其可見衆人心常浮動隨物祇在事上安泊含事如胡孫失樹無時寧息以事實心蔽塞天竅何由得見此體是以雜念紛紛全無歸泊心源不淨一切皆浮雖向好事亦是意氣意見總屬才質耳與真正性命生幾感通流行了無相干安得為學○自人生而靜以上至日用見前渾成一片無分天人○坤者乾之用不坤則非乾故用九貴無首坤初惡堅冰大發生

之後形分神發類誘知開陽亢陰凝隨才各異不能皆順乾為用於是必有保合太和之功蓋坤在人是意意動處必有物物必有類朋類相引意便有著重處便是陰凝是堅冰亦是有首失却乾陽本色所謂先迷失道也所以聖人於意動微處謹嚴霜之漸收斂精神時時退藏齋戒務以一陽為主消蝕意中一點陰凝習氣喪類從乾使合中和所謂後順得常也到德不孤不疑所行方是黃裳元吉○堯舜兢業文王小心孔子一切有所不敢不如此則非乾乾所謂以誠敬存之也故學者先須識得乾元本體方有頭腦蓋坤以乾元為主元是生理須時時有天地變化草木蕃意思以此意自存始不失乾元大始氣象故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夫不習即不學不慮是自然的如耳聽目明手持足行孩提啼笑愛敬何嘗習來自與天地變化同其

妙用若待一一習得能做幾多事業動手便滯只區區形局中一物而已故說敬必如明道所謂勿忘勿助未嘗致纖毫之力方是合本體工夫不似後儒拘滯於形局也○誠意工夫只好惡不自欺其知耳要不自欺其知依舊在知上討分曉故曰必慎其獨獨是知體靈然不昧處雖絕無聲臭然是非一些瞞他不得自寂然自照不與物對故謂之獨須此處奉為嚴君一好一惡皆敬依著他方是慎○或謂致良知於事事物物就用說知止就是心止處說似有不同曰體用原是一心物我皆同此止未有心止物不得所止亦未有物得所止心不止者如臨事一有不當則人情不安是物失所止自心亦便有悔吝不安處是吾心亦失所止須一一停當合天則人己俱安各得所止方謂之止非謂我一人能獨止也此正是致良知於事事物物也

致良知於事事物物即所謂知止也故知止致知是一個工夫○平天下平字最妙深味之令人當下恬然有與天地萬物同止其所氣象一道清冷萬古常寂學者須見此氣象格致誠正與修齊治皆行所無事不作頗僻不落有所人人孝弟慈使人人定靜安浪靜風恬廓然無事總一個至善境界所謂安止也何等太平蓋古之帝王起手皆是平的意思故結果還他一個天下平後世不然多爲意氣意見有作功能自己心浪未平安能使人心太平古人平的氣象未夢見在○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知之不知之知是所知因感而有用之發也是知之知是能知不因感有常知而常無知體之微也此體是古今天地人物之靈根於穆中一點必不能自已之命脈夫子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全是發明此件聖門學者惟顏子任能知

上用工終日如懸鉦要學徹心源透根安立其餘多在所知上用力子貢所謂文章可聞皆是所知惟性與天道不可聞者始是知體顏子叅高其初以爲事物不必留心便要徑約並從形而上處究竟仰鑽瞻忽無有入處故夫子教他須一一從事物上理會由博文方有依據事物透徹方是形而上者顏子辦才做去久之豁然覺得何處有高堅前後渾然只當然自己一個心視聽言動處處顯露不加減分毫上下亦無前後故曰如有立卓爾但顏子博約與後儒說者不同博便是博乃約的如處事必討自心一個分寸如讀書必本自心一個是非如聖賢格言至論一一消歸自心一切種種散見處皆見得從自心條理中出久之覺得只是自己一個心元不遷不貳不違復皆在此一處分曉又何等約故自博而約語有次第博即是約理無先後同一時事若後儒所云博是從外面討分明作兩截做精神耗蝕何由得卓爾○孔子一段生活意思惟顏子得之最深故於言而悅在陋巷而樂卻以如愚守之其餘則多執滯若非曾點說此段光景孔子之意幾於莫傳以三子照看便見點意活三子意滯於此反照自身便知自己精神是處一切不應執著識此便是識仁蓋生活是仁體○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不是推求說正要見性命之實在人尋常喜怒哀樂中其未發就是那能喜怒哀樂的常自然在也明其至近至易也要人在行功化皆從平常自在中來無爲而成不須造作所以謂之淡而不厭謂之中庸○日間常令恬澹虛閒之意多便漸次見未發氣象○費而隱正對索隱說言隱不必索就在面前用的便是日日用着他卻又無些聲臭可覩聞得故曰費而隱也若費外

有隱則須待索語大語小夫婦鳶魚何處不是費更有何容閒處可藏隱而待索耶○性天皆心也只盡心便知性知天只存心便養性事天其實只一存字但存不容易須死生判斷始得故惟天壽不貳修身以俟命自我立一切自做主宰方是存的工夫常存便是盡故天壽不貳乃存心工夫極緊切真實耳存久自明性天在我非存外更有一個知天養性立命之功也孩提愛敬世儒看作形生以後最切　竅發念最好處卻小看了乾坤只是一個生理一個太和元氣故愛敬是乾坤骨髓生人的命脈從這些子結聚方成人故生來便會愛敬不是生後始發此竅也不然既非學慮此念愛敬的從何處交割得來孟子深於易從養始處看透這消息故斷以性善若人深體此意則天地日月風雷山川鳥獸草木皆是此竅無物不是孩提無時不是孩提形色天性渾然平鋪故曰無他達之天下也○日間嘗驗心有所可文隱然若有以爲不可者有所不可文隱然若有以爲可者依之則吉不則凶悔吝是常若有一物居無事而默默在中爲酬應之主人僞多一毫移易他不得所謂未發之中道心惟微是也人豈有二心只精則一不精則二一則微二則危矣前有所可有所不可是多生習氣遂物慣習之心謂之人心胸中若有二物交搆相似故危後隱然以爲不可文以爲可是天則自然當之道心萬事皆從此出而胸中常恬淡靜深無有一事故微要之人心是客感客形耳總只是個道心故用工全在惟精所謂精者非精察之精乃精專之精也闇然收斂屏浮僞蕩散之累氣澄神凝胸中漸一一則微常微常顯是謂允執厥中○所謂一念義圖者如處一事敘念注思是坤思而

得之泰然行去是復或遇事念中太銳便拴斂是坤少間意氣
和平做去是復懲忿窒慾皆然若能常自退藏則總是一個乾
元自卷自舒自專自直先天在我○心要操之則二有馳者有
操之者蓋渾而存之則一是謂立誠有道者神常勝形形雖拘
自有一種在形骸之外油然襲人愈久愈有味蓋得之涵養之
素也○學問養到氣下意恬見前便覺宇宙開廓然無一絲間
隔無一毫事受用不可言說○日間涵養此意當有沖然恬愉
和適不著物象之意始是自得所謂元吉者元是一團生生之
意若常是這意流行無處不吉易以知險簡以知阻不是要知
險阻是當險阻處一味易簡之理應之自不見險阻耳蓋聖人
隨處總一個乾元世界六十四卦皆要見此意○心體無量廣
大不是一人一個心三才萬物亘古亘今總在裡許存得便有

出庶物萬國咸寧是謂立人極○詩稱文王之德必曰和敬和
是敬之自然處敬便和也所謂自然亦非由勉心念雖紛擾天
生有個恰好存處尋到恰好處自然一便是敬明道所謂勿忘
勿助中間正當處也故存是合他自然恰好處非能強存若強
存祗益紛擾即勉到至處亦是以敬直內○或曰先生恆言存
心以下然歟曰然惡其牽於物而浮以蕩故下之下則近乎潛
矣又言以息然歟曰然惡其作於爲而梏以亡故息之息則幾
乎止矣曰抑之而愈亢息之而愈馳奈何曰抑之愈亢爲以有
下下之不知心體之自下也乾所以爲潛也息之愈馳爲以有
息息之不知心體之本息也書所以稱止也潛則藏乎淵止則
幾乎寂淵寂者天地之靈根學易之歸趣也然則兩者不一乎
曰否息而後能下也是存之之妙旨也一且不可得而況不一

乎曉夫浮陽之亢緣慮之馳吾人習心流注久矣世方倚以立
基而孰能息之孰能下之○存久自明何待窮索窮索是意路
名言與性命之理無干蓋明處即存處非存外別有理可明天
地萬物古今萬事總自這裡來常存得便都在裡許志氣清明
漸自顯露○思不出位思是能止位是所止云不出是常行而
常止也然思是活物位有何形總天則自然耳親切體此無如
幾若思三字蓋思則非無幾若則非有有無之間神明之位昭
然心目○息止也生也纔息便生平日雨露潤澤萬物功德遍
天下倏忽之間從何處生來妙不可測知道者默成而已周程
後儒者少知此理向有作思惟處理會功業終有方局爲不從
廣生大生中來也○予官祠部與蔡友至一寺中友問篤恭天
下平意旨予未答時一僧端坐誦經畢起問訊就坐閒靜無

一言曰平視不瞬時又兩官人提熱柄者意氣倨來甚衆以語
挑問之不答稍頃各默然久頃則皆有斂衽肅敬意予竊坐終
日則皆愁然自失予因與友人言此便是篤恭天下平之理只
思及己不發不造至處耳今人不說此理要以聲色動人即動
亦淺然此理自周程後未有深信者使此僧當時答問往復這
意思便都浮散了安能感人○心火也性本躁動風生又不知
費多少薪樵蘊積之故光明外鑠附物是以思慮煩而神氣竭
如齋窮爐燼其生幾何古之善養心者必求一掬清淨定水旦
夕澆灌之庶轉潤歸爲清涼化強陽爲和粹故大學定靜中庸
淵泉孟子平旦之息大易艮背之旨洗心之密皆先此爲務潤
身潤家國天下一自此流出不然即見高論微終屬意氣是熱
閙欲投人已閙恐增薪熾耳但此水別有一竅發自天源洞無

証然未可意取必閑然君子晦迹韜光抑氣沉心庶其冥會則天源濬發一點靈光孕育大淵之中清和渾合黙收中和位育之效於眉睫間肫肫浩浩淵淵造化在我豈是資始以上生涯不作雲雨流行以後活計也○忠恕盡乾坤之理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是心體凡事只如這個心做去便是恕明道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諸最徵其餘都說錯了○予學以收放心爲主每少有馳散便攝歸正令不令遠去久之於心源一竅漸有窺測惟自覺反身默識一路滋味頗長耳○欲立欲達人有同情惟一向爲己則爲私積之則是天地閉賢人隱若能就將此欲譬諸人人不必更別起念只本念上不動絲毫當下人己渾然分願各足便是天地變化草木蕃也然此在一念微處轉移怠忽便有誠僞王霸

之辨故學貴研幾○誠無爲幾則有善惡何者凡動便涉於爲爲便易逐於有逐有則雖善亦流多流於惡故學問全要研幾研者磨研之謂研磨其逐有而流的務到極深極微處常還他動而未形有無之間的本色則無動非神故曰誠神幾曰聖人○大學知是寂物是感意却是幾故必先誠意夫天地人總是個動幾自有天地此幾無一息不動一息不動則乾坤毀自有此人此意無一息不生不生則人心死但只要識得動而常寂之妙體耳非動外有寂即動是寂能動處不涉於爲所動處不滯於迹便是真寂○易所謂位是安頓自己身子處身子安頓停當事事停當故曰位正當又曰以剛中皆安其身而後動之意若自身安頓不停當事事不當故曰位不當可見士君子處天下國家無論窮達先要安頓此身○或曰亂臣賊子已往安知懼曰此拘儒之見也萬古此君臣萬古此人心則亦萬古此一點懼心夫子視萬古如一息只剔得這點懼心昭然在天地間使自君臣上下各自凜懼各安其分各盡其職今亦猶古古亦猶今有何已往有何現在未來此皆世儒小見在形骸世界上分别與論遷固之史何異

明儒學案卷二十一終

姚江黃宗羲著
故城賈潤參閱

憲長胡廬山先生直

胡直字正甫號廬山吉之泰和人嘉靖丙辰進士初授比部主事出為湖廣僉事領湖北道晉四川參議尋以副使督其學政請告歸詔起湖廣督學移廣西參政廣東按察使乞終養起福建按察使萬曆乙酉五月卒官年六十九先生少駘蕩好攻古文詞年二十六始從歐陽文莊問學即語以道藝之辨先生疾惡甚嚴文莊曰人孰不好惡人胡以能好能惡歸之仁者蓋不得其本心則好惡反為所累一切忿忿不平是先已失仁體而墮於惡矣先生聞之怛然汗背年三十復從學羅文恭文恭教以靜坐及其入蜀文恭謂之曰正甫所言者見也非實也自朝至暮不漫不執無一刻之暇而時時覿體是之謂實知有餘而行不足常若有歉於中而絲毫不盡是之謂見歸蜀以後先生之造深矣文恭不及見矣先生著書專明學的大意以理在心不在天地萬物疏通文成之旨夫所謂理者氣之流行而不失其則者也太虛中無處非氣則亦無處非理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言我與天地萬物一氣流通無有礙隔故人心之理即天地萬物之理非二也若有我之私未去墮落形骸則不能備萬物矣不能備萬物而徒向萬物求理與我了無干涉故曰理在心不在天地萬物非謂天地萬物竟無理也先生謂吾心者所以造天地萬物者也匪是則黝沒荒忽而天地萬物熄矣故鳶之飛魚之躍雖曰無心然不過為形氣驅之使然非鳶魚能一

一循乎道也此與文成一氣相通之旨不能相似矣先生之旨既與釋氏所稱三界惟心山河大地為妙明心中物不遠其言與釋氏異者釋氏雖知天地萬物不外乎心而主在出世故其學止於明心明則雖照乎天地萬物而終歸於無有吾儒主在經世故其學盡心盡心則能察乎天地萬物而常處之有只在盡心與不盡心之分羲則以為不然釋氏正認理在天地萬物非吾之所得有故以理為障而去之其謂山河大地為心者不見有山河天地山河大地無礙於其所為空則山河大地為妙明心中物矣故世儒之求理與釋氏之不求理學術雖殊其視理在天地萬物則一也

胡子衡齊

理問

既曰在物為理又曰處物為義謂義非理也可乎既曰在物為理又曰性卽理也謂性為在物可乎○理之說孰始乎詩曰我疆我理釋者曰理定其溝塗也謂人定之也非謂溝塗自定也外則謂理在溝塗可乎書曰燮理陰陽釋者曰燮理和調之也謂人調之也非謂陰陽之自調也然則謂理在陰陽可乎夫子贊易曰黃中通理言至正至中而理通焉未聞中正之在物也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言易知簡能而理得焉未聞知能之在物也曰聖人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夫子固明言性命之理而世必以為在物何哉

虛實

世儒以萬理為實天地實天地萬物實萬物君臣父子皆然唯其實而後天下不以幻視若惟求理於心則將幻天地萬物於無何有矣又何有於父子君臣哉胡子曰夫萬物之實豈端在物哉其謂實理卽實心是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卽繼之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若實理皆在於物則萬物奚與於我又奚能反身以求誠哉何則人心惟誠則其視天地也實天地視萬物也實萬物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不可解於心者皆實理也若人心一僞彼且視父子君臣浮浮然也烏覩父子君臣之為實理哉彼其視天地萬物夢夢然也烏覩天地萬物之為實理哉故曰不誠無物者此也世儒自幻視其本實之心而反瞿瞿焉索物以求理認外以為實所謂以幻求幻其幻不可究竟矣

天人

程叔子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本天者以為道之大原出於天故天敍天秩天命天討天工天官咸自天定之非人心所得增損者也聖人本之故其求諸物理者將求出於天者以為定也而人心之私不與焉彼釋氏三界惟心山河大地皆妙明心中物是獨以心法起滅乎天地視三界山河大地不足為有無非本心者之誤歟胡子曰當皇降之衷天命之性固已在人心久矣聖人本天舍人心又孰為本哉非心之外別有天也苟一私意奸於其間雖自悍夫行之必有歉然而不中慊雖自愚夫當之必有怫然而不中甘彼悍夫愚夫豈嘗考物理哉則心天者為之也審如叔子之言則天之生物莫不有理而人心獨無理抑凡本心者卽有釋氏之失則此心固為人之大祟乎所謂皇極帝則明命天理皆當刳心剔性別有一物以索諸棼棼芸芸而後為得也孟子謂仁義禮智根心愛親敬長為良知皆非也士苟不能自信其心為天索諸棼棼芸芸以求之吾見其勞積勞紛膠固紛披不勝推測不勝安排窮搜愈精比擬愈似而天者愈離吾未見其能本也

心性

曰先儒以為心者止於知覺而知覺所具之理為性故其言曰能覺者心所覺者理覺虛而理實心虛而性實心性雖不可離尤不可混曰以知覺為心以實理為性固可謂之不混矣然以理為在物則性亦當為在物是性雖不與心混而不免與物淆矣其可通乎曰先儒有言性者心之理又曰心統性情則未嘗不以性具於心者也獨未認知覺為性耳曰若是則先儒之語理與性也一以為在物一以為在心是在物在心其各居半焉

已矣又可遁乎嘗試譬之心猶之火性猶之明明不在火之表性猶火之明情猶明之光光不在明之後故謂火明光三者異號則可謂為異物則不可也謂心性情三者異文則可謂為異體則不可也性之文從心從生夫人心惟覺則生弗覺則弗生惟生則理弗生則弗理假令摶土揭木儼若人形而告之曰是為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蓋塊如也何者以土木無覺故也是以舍人心之覺則無性矣又焉有理哉是故仁義禮智非有物焉以分貯於中也則覺為之宰也亦非有物焉以分布於外也則覺為之運也方其宰也而無不運雖天下之至虛而無不實也方其運也而無不宰雖天下之至實而無不虛也故覺即性非覺之外有性也性即理非性之外有理也然則所覺者即能覺者為之也間無能覺者則非摶土揭木而已爾亦烏有夫所覺者哉曰先儒又言覺於理則為道心覺於欲則為人心以覺語性支矣其不覺於欲而為人心歟曰若是烏足以言覺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言弗覺也誠覺則痛癢流行而仁理在其中矣豈覺之外而別有痛癢別有仁理哉是故覺即道心亦非覺之外而別有道心也人惟蔽其本覺而後為多欲為人心當其為多欲為人心則雖有聞見知識辨贍物理亦均為痿痺而已而奚其覺然則謂覺為覺於欲者非也曰釋氏以作用為性若是則胡以異也曰吾儒之語性有專以體言者記所為生而靜者是也有專以用言者所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也若獨以作用異釋氏則孟子亦失矣夫覺性者儒釋一理也而所以異者則盡與未盡由分也

體用

曰道有體有用未有有體而無用有用而無體者也今子辨理以察而語性以覺無乃溺於用而遺於體歟曰古之君子語體而用無不存語用而體無不存以其心無不貫也豈若世儒語體則截然曰是不可為用語用則截然曰是不可為體語物語理必應體用而成四片不知文義愈析論辨愈執而道愈不諜矣

循序

曰古之小學學於詩書禮樂未有先從事心性者也今子嘐嘐然推心性之務先窮覺之獨切無乃紊先後之序乎曰古人以先本後末先始後終為序未聞先末與終之為序也種樹必先植其根治水必先濬其源心性者學之根與源也世儒反以先末為非必欲窮索物理而蒙求於末終是不為紊也哉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若以理為在物從物而索之則上必不能通於天子下必不能通於庶人又奚足以言理

格物

曰東越訓格物曰正其不正以歸於正初學猝難了也曰致知在格物者蓋言古人之致其良知雖曰循吾覺性無感不應而猶懼其泛也則恒在於通物之本末而無以末先其本夫是則知本即格物而致知之功不稞施矣其下文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更不添一物字則格物之為知本明矣夫子曰反求諸其身孟子曰反求諸己又曰萬物皆備反身而誠皆格物疏義也括而言之知本而已矣致知非遺本也而求其端用力致役反顧尤在於本而後能不泛也曰格物則然窮理何居曰窮之義盡也極也非謂窮索也窮理者即極夫天理之謂也誠極

夫天理則人欲滅矣。

博辨

問博文約禮。曰文者學之事也。至不一者故稱博。莫非文也。則莫不有吾心不可損益之靈。則以行乎其間者禮是已。禮至一者也。故稱約。苟不約禮則文失其則。雖博而非學矣。是故散之視聽言動者博文也。存之勿非禮視聽言動者約禮也。

明中

語其藏則渾渾淵淵空空一者不得其一。非必合之而後一也。語其放則井井斤斤聯聯殊者不得不殊。非必析之而後殊也。吾惟虞人之不理一也。奚虞分之不殊哉。又寧先析之爲殊。後合之爲一哉。苟無分殊則不得謂理一。無理一又孰爲理之使分殊也。何則理者吾心之燦燦者也。以其至一。理至不一者也。

非謂漫惣而靡所區分之爲物也。

徵孔

儒者必曰先知後行。夫子十五而學。三十而立。則爲先行。四十不惑則爲後知。其與先知後行之訓又自悖矣。儒者以窮至物理爲入門。所謂窮其當然與其所以然。皆始學事也。今訓不惑則謂知其所當然。訓知天命則謂知其所以然。是孔子以四五十之年乃得爲始學之事。則在學者爲過早。而在孔子爲過晚矣。不又悖之甚乎。

續問

氣有陰陽五行參雜不一者也。二五之氣成質爲形。而性宅焉。性者即維天之命。所以宰陰陽五行者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而統於心。故言心即言性。猶言水即言泉也。泉無弗清。後雖汩於泥滓。澄之則清復矣。性無弗善。後雖汩於氣質。存之則善復矣。由是觀之。性是性。氣質是氣質。又烏有氣質之性哉。且古未聞有兩性也。性之文從心從生。今夫物斃矣。其質猶存而生炁。在人之初死。其氣猶存而生炁。在然則謂氣質有性者。贅也。亦外也。○合吾之本心。即爲無私。即爲合天。○問龍溪有與達性真惡名埋沒一世弗恤之語然否。曰君子復其性真。固不知前有譽而趨之。後有毀而避之。若欲冒毀以達性真。是前後皆意之矣。非真體也。君子即有不得已。衆世之大詬而皆付之無意。而天下後世亦未嘗不終諒其心精也。何者。以人心至神故也。○問學以聚之。曰聚即凝聚之謂。非勞積而聚之之謂也。○問獨知。曰大獨知者。宰夫念慮而不以念慮著。貫乎動靜而不以動靜殊也。慎之義猶慎固封守之謂。功在幾先。於時保之者是也。若曰必待動念於善惡而後慎之。則不慎多矣。○門人問曰。先生奚學。曰吾學以盡性至命爲宗。以存神過化爲功。性也者神也。神不可以意念滯。故常化。程伯子所謂明覺自然。言存神也。所謂有爲應跡。言過化也。今之語盡性者失之。則意念累之也。曰請下之。曰以仁爲宗。以覺爲功。以萬物各得其所爲量。以通晝夜忘物我爲驗。以無聲無臭爲至。曰復請下之。曰以一體爲宗。以獨知爲體。以戒懼不昧爲功。以恭忠敬爲日履。以無欲達於靈明爲至。曰若是則敢請事矣。曰是與性命神化豈有二哉。第見有遲速。故功有難易。習有生熟。要之皆非可以意念滯也。

申言

蓋嘗觀之於天地間。升降闔闢。凡有聚有散者。疇非氣也。而孰

宰之則帝天為之宰焉者是命也即理也故詩稱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是也人生天地間呼吸作止凡有聚有散者疇非氣也而孰宰之則心覺為之宰焉者是性也即理也故書稱維皇上帝降衷下民若有恆性者是也故理之在人也宰之一心而達之天下不期而準主之一時而施之千萬世不約而協是我之知覺本通乎人之知覺本通於天下後世之知覺本非有我之所得私所謂以我為主以覺為性者本末為非亦未為私也覺即理也然至於無準與權者則所謂感物而動失其本知本覺者也失其本知本覺而本知本覺之體同未亡也故精者此精也準與權者此為之也○思未起而覺不昧即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生平忿慾矜名諸病反觀尚未盡瘳所以然者猶是依違在形骸上取滋味而不信有不依形之天味也向世界上爭勝負而不信有不落世之天勝也

困學記

予童顏質任嘗聞先府君論學而不知從事年十七遊學邑城讀書學舍遂致馳蕩喜放是歲殿先府君卒愈自放然慕奇名好談孔文舉郭元振李太白蘇子瞻文信國之為人如文舉太白夢寐見之酷嗜詞章時傳李何詩文輒自倣效又多忿慾躁動不知檢嘗著格物論駁陽明先生之說年十九與歐陽文朝同硯席最契時或覺非忽自奮為學要文朝（諱昌號弼南野牛　南野先生族弟）共為之勉修一二月不知方遂仍墮舊習嘉靖壬寅予年二十六方買居白鶴觀下適歐陽南野先生（諱德字崇一號南野　至禮部尚書謚文莊　陽明先生　高弟子）自鄉出邑城會友講學傾城士友往會而予獨否既數日文朝則語予曰汝獨不可行造訪禮耶予乃隨文朝往訪

先生於普覺寺先生一見輒呼予曾字曰宜舉來何晚又問齒對若干先生曰以汝尚當坐某人下予時見先生辭禮簡當不為時態遂歸心焉先生因講惟仁者能好人一章言惟仁者有生生之心故見人有善若已有之而未嘗有作好之意故能好人見人有惡若疾厥躬而未嘗有作惡之意故能惡人今之人作好作惡則多為好惡累未可謂能好惡也予素有疾惡之病聞其言憮然若為予設者已乃走拜先生家從遊海智寺月餘自憂好放之習何能入道一日先生詔以立志曰明明德於天下是吾人立志處而其功在致吾之良知又曰唯志真則吾良知自無蔽虧猶若有弊一日先生歌文公狀乃聲中萬古心之句予一時豁然若覺不日習氣可除始定嚮往真意次年癸卯春為小試之趨此意雖未凝而志則馳矣秋舉於鄉歸見先生又北行赴辟而先生居望殷甚予亦頗承當及甲辰會試下第歸途與同侶者撓亂既歸雖復見先生然屢興屢仆第其中耿耿有不甘自已之念乙巳秋丁祖母承重憂丙午復同文朝及羅日表讀書龍洲（名嵩癸卯　尉郡學）因與康東沔公偕和（諱懇字求　仁縣令）自遊而鄉學功愈弛至丁未為先祖母卜兆致訟適先生起少宗伯予送至省城既歸復舉訟事自覺學無力因悔時日之過大病在好詞章又多忿慾三者交剝於胸中雖時有戰勝不能持久此於志不立之罪無可言也時年已三十一矣

丁未冬予忽有飄然遐舉離世之興及就友人王有訓語（名託　號來　菴一號石　壁衛農）有訓曰遐舉不如力學因偕予往訪羅念菴先生（諱洪　先字達夫吉水人　日贊善謚文恭）居石蓮洞既一月日聞先生語感發乃北面□學焉先生初不甚喜良知亦不盡信陽明先生之學訓吾黨

專在主靜無欲予雖未甚契然日承無欲之訓熟矣其精神日履因是知嚴取與之義戊申春予遊韶太守陳公（諱大倫南寧人仕至太守）闢明經書院延致六邑諸俊又先延鄉縉紳鄧鈍峯居書院中爲侶（諱魯樂昌人官學正）陳公嘗從陽明先生學後專志元門予少病肺咳血怔忡夜多不寐則就拜陳公學元未有入鈍峯始爲魏莊渠公（諱校官至祭酒崑山人）弟子亦遊南野先生門後專意禪宗予亦就鈍峯問禪鈍峯曰汝病乃火症當以禪治每日見予與諸生講業畢則要共坐或踞床或席地常坐夜分少就寢雞鳴復坐其功以休心無雜念爲主其究在見性予以奔馳之久初坐至一二月暗寐間見諸異相鈍峯曰是二氏家所謂魔境者也汝平日念慾利名種種念慮遷爲盜相易所爲遊魂爲變是也汝勿異功久當自息四五月果漸息至六月遂寂然一日心忽開悟

自無雜念洞見天地萬物皆吾心體喟然歎曰予乃知天地萬物非外也自是事至亦不甚起念似稍能順應四體咸鬯泰而十餘年之火症漸愈夜寢能寐予心竊喜以告鈍峯鈍峯曰子之性露矣久之雖寐猶覺凡寐所閱人一語一步皆了了鈍峯曰是乃通晝夜之漸也子勉進之可以出死生矣予乃問出死生何謂也鈍峯言不出死生則前病猶在予因是從鈍峯究出死生之旨若曰有所悟又偕遊曹溪瞻六祖塔感異夢遂又有忘世意至秋越錢緒山公至韶陳公延留書院中（名德洪餘姚人陽明先生弟子）予甚喜請益然見錢公以憂制未大辭遠遊又乘肩轎張皂蓋前呼導予心私計曰予雖學出世事亦未敢謂然也亦何冬盡予方圖歸因起念遂失初悟忽若病悶雖極尋繹徊見家究似而真體昏寐甚不自得述其故質於錢公錢公發明頗

詳迄不當予意一日同諸君遊九成臺坐地方欠身起忽復悟大地萬物果非在外印諸子思上下察孟子萬物皆備程明道渾然與物同體陸子宇宙即是吾心靡不合旨覩前所見洒然徹矣因自審曰吾幸減宿障從此了事又何可更縛世網從事殘蠶致汨吾真耶既歸見先君方待吉壤上卜葬不果此中不自安又家人輩不善事老母致有不懌意予衷亦常怏怏無以遣已隱隱有儒釋旨歸之辨而猶未決也己酉家居因結邑中曾思健（諱子乾月若）羅東之（諱潮庠生）蕭天寵（名隆佑吏員官驛丞）及王有訓歐文朝爲會頗有興發至冬予赴會試與王武陽（諱書有訓叔敬翁）同舟昕夕唯論學方浮彭蠡值風濤夜作不能泊岸舟顛幾覆數矣同舟人士皆號遑且予獨命酒痛飲浩歌熟寢天明風稍定始醒同侶有詈予不恤者予曰若也庚戌落第後會南翁先生宅

一日以舟顛熟寐事請正先生曰此固其難然謂仁體未也予曰仁體當何如曰臨危不動心而又能措畫救援乃仁體也予聆服然未釋其旨仲夏李石鹿公（名春芳字子實興化人官元輔）延予過其家訓諸子因盡聞王心齋公之學（諱艮字汝止安豐場人陽明先生高第）誠一時傑出獨其徒傳失真往往放達自恣興化士以是不信學久之與予履乃偕來問學立會冬抄予歸自儀真發舟三日皆遇劇盜以風猛得脫同舟亦有泣者予獨計寇入則當倒囊輸他無虞也以是亦不爲動辛亥予挈家歸義和滄州故居獨學寡侶力有少弛又明年壬子館虔舊習大作幾自墮至冬同歐陽曰穡赴會試（諱紹慶號江南野先生仲子官工部主事）時曰穡延思健赴京訓諸子亦在舟雖日常切琢而予放未瘳癸丑落第初擬就選學職予剗俗止友人周仲含（名賢宣號洞岩萬安人官至右布政使）及思健曰穡咸勸予

遜而思徙至拍案作色啓曰子母老不及時祿養非孝子勉從詞遜得敎何容旣至方舉業畢日課諸士文而自以出世之學雜語人又負高氣遊上下多窒每自疚已乃旋曰豈吾昔所悟若有未盡耶時甲寅二月聞南野先生訃已爲位痛哭因念師資旣遠學業無就始自悔數年弛放自負生平又負師門爲痛恨萃因作博文約禮題送會而思曰孔顏授受莫此爲切故必出此乃爲聖人之學而非此必非聖人之學者也於是反覆而思之平心而求之不敢徇近儒亦不敢恭已見久之於先儒終不能強合其疑有四於近儒亦不能盡合其疑有三蓋先儒以窮理訓博文其說要推極吾心之知窮至事物之理予所最不能無疑者以先儒語理專在物而不在人蓋理莫大乎五常之性曰仁義禮智信是也今以理爲在物而窮之此則五常之性

亦在物不在人矣是人皆爲虛器無一理之相屬恐必不然此一疑也先儒訓復禮之禮曰人事之儀則天理之節文不知此天理仍在物耶抑在身耶如其在身則是先窮在物之理後復在身之理是果有二理矣恐亦不然此二疑也大學之道貴知本故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今語大學則反後身心而先物理竊恐聖門格物之旨易傳窮理之義不如此且此學通天子庶人若必欲窮盡物理吾恐天子一日二日萬幾庶人耕田鑿井皆有所不暇故孔子又曰周其所察聖人病諸孔子恆敎弟子先孝弟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未聞先敎人以窮盡物理者也此三疑也先儒所謂窮理則專以多聞多見爲事以讀書爲功然孔子則嘗以多聞多見爲知之次今乃獨舉其次者語顏子而其所語曾子子貢一貫之旨顧不得與焉何其厚曾子子貢

而薄顏子也恐亦不然況其對哀公並不言顏子聞見之多讀書之富唯獨稱曰不遷怒不貳過以此爲好學之實而已則顏子之所學者可知而博文亦必有在矣此四疑也凡此四疑予未敢一徇人已但及諸心誠有不能解者至若近儒訓致吾心良知於事事物物之間此雖孔曾復生無以易也但訓致格物曰物者意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其正則似與正心之義微有相涉惟達者用功知所歸一若初學未達者用之恐不免增繳繞之病此一疑也嘗觀先儒言事事物物皆有至當不易之理先儒豈敢謾哉彼見學者多太過不及之弊故必求至當天則所在是欲爲堯舜之中箕子之極文王之則孔子之矩曾子之至善子思之中庸程伯子之停停當當者是也是其所疑者未可非但不知此至當此中此則此極此矩此至善中庸

此停停當當者固出於心而通於物也非物有之也出於心者一致而百慮亦非必能應一物而膠定一則也此先儒之未達也今近儒懲而過之第云致其良知而未言良知之有天則以故承學之士惟求良知之變化圓通不可爲典要者而不復知有至當中極則矩至善中庸停停當當之所歸一切太過不及皆抹殺而不顧以致出處取予多不中節一種猖狂自恣妨人病物視先儒質行反有不逮可見近儒之訓亦不能無弊竊意顏子之約禮者必約諸此心之天則而非止變化圓融已耳此二疑也近儒又曰文者禮之見於外者也禮者文之存於中者也予則以文不專在外禮不專在中專以文在外則合吾心文指有天地萬物專以禮在中則合天地萬物又爲有吾心是文與體均不可內外言也今之語良知者皆不免涉於重內輕外

其言亦專在內不知夫子言禮而不言理者正恐人專求之內耳是近儒之訓亦似於孔顏宗旨未悉此三疑也予既有是疑因日夜嘿求孔顏宗旨覺若有明蓋夫子因顏子求之高堅前後不免揣索測度而無所歸著不知日用應酬即文也文至不一者也而學之事在焉故博之以文俾知日用應酬可見之行者皆所學之事而不必揣索於高深日用應酬準諸吾心之天則者禮也禮至一者也而學之功在焉故約之以禮俾知日用應酬必準諸吾心之天則而不可損益者乃爲學之功而不必別覓於渺茫是無往非文則無往非禮無地可間而未可以內外言也無往非博則無往非約無時可息而未可以先後言也夫子教之如此故顏子學之亦無地可間無時可息無有內外先後其爲功非不欲罷不可得而罷也已而既竭吾才所立卓

爾此天則者昭然常存不復有揣索測度之勞至是顏子之學始有歸著則凡學孔顏者舍此必非正脉予又悟克己復禮即博文約禮之實何則夫子教顏子從事於視聽言動即博文也勿非禮視聽言動即約禮也視聽言動不在禮之外勿非禮不在視聽言動之後是可見先儒言內外先後者固非而近儒尚於重內輕外者亦未盡乃若出世之學一切在內則尤非也緣是用功似不落空日用應酬似稍得其理處上下亦似稍安浸悟南野先生所論仁體之旨始嘗出赴南都會友與何吉陽（諱遷德安人官至刑部侍郎）譚二華（名綸宜黃人今大司馬）二公遊又因唐荊川公（諱順之武進人官都御史）念菴先生就友枉顧衙舍遂偕將趙大洲公（名貞吉內江人官至大學士）時見諸公論學似於博學之旨多有異同予雖未敢辨難然因是自信者多矣又二年丙辰予登第始得盡友海內諸學士相與劘切商訂要不能外此天則而迄不可以內外先後言之得此則顏氏之卓爾在我矣苟非此而謂之孔門正脉恐俱北指而南轅也其時歸以質諸念菴先生先生初恐予求諸意象則詰之曰今滿眼是事則滿眼是天則可乎予未敢悉也又數歲壬戌予在楚先生則移書示曰吾於執事博約之說洞然無疑斯學其有興乎已而再歸再請質於先生先生曰所貴足目俱耳蓋恐予墮目長足短之弊也予既自蜀乞休三年復起督楚學遷西粵又東粵二十年間倏忽老矣尚自慚未有眞得豈亦終墮足短之弊也與於今萬曆癸酉復乞休爲養益罷悠悠以爲古今與予困也予曰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則果何時耶遂記以自勵

與唐仁卿書

去冬承寄白沙先生文編因思足下素不喜言心學今一旦取白沙文表章之豈非學漸歸源不欲以一善名其志力不大且遠哉不穀昔嘗相期至再三之瀆者固知有今日也甚慰甚賀第令其間不其相究竟則徒負平日蓋先此有覩見是編者謂此書題評雖揚白沙其實抑陽明即語不于處必宛轉詆及陽明近於文致不穀不肎信已而將來編讀之良然如云近儒疑先生引進後學頗不惓惓嘗適觀陽明語意並無是說不知足下何從得之夫陽明不語及白沙亦猶白沙不語及薛敬軒此在二先生自知之而吾輩未臻其地未可代爲之說又代爲之爭勝負則鑿矣歷觀其評中似不免爲白沙立赤幟恐亦非白沙之心也古人之學皆求以復性非欲以習聞虛見立言相雄長故必從自身磨練虛心參究由壯逮老不知用多少功力寔

有詩已然，敢自信以號於人，是之謂言行相顧，而道可明。若周
子則從無欲以入，明道則從識仁以入，既咸有得而後出之。至
于亦在不動心以後乃筆之書。白沙先生一坐碧玉樓十二年，
久之有得於主張致虛立本之學，一毫不徇於聞見，彼身設而
云。故陽明先生抱命世之才，挺放身之節，亦可以自樹矣，然不
肎已，亦其天性獨近道故也。過獄離時游紫陽詞賦詩景仰，豈有
意於異同。及至龍場處困，動忍刮磨，已乃豁然悟道，原不在
外物而在吾心，始與紫陽傳註稍異。及居滁陽，多教學者靜坐，
要在存天理去人欲。至虔臺始提致良知一體爲訓，其意以大
學致知乃致吾良知，非窮索諸物也。良知者乃吾性靈之出於
天也，有天然之條理焉，是即明德，即天理，蓋其學三變而教亦
三變，則其平日良工心苦，可從知矣，亦豈謾而云哉。不穀非
私陽明也，亦嘗平心較之矣。昔聞陽明居龍場時，歷試諸艱，惟
死生心未了，遂製石槨臥以自練。既歸遺蕩，則以其語置諸中
庸中和章，命觀以充化之。今之學者非不有美行也，其處困亨
毀譽之間，有是乎，不穀有。旋皈頓歸者每歸詣陽明事頗然
今不暇細，但言渠童時赴學，見軍門輿從至，旋奔避軍門，門
令吏呼無犇，敕俱叉手旁立。有酒徒唱於市肆，則貸其杖，令教
從讀者習歌詩，卒爲善士。又有啞子，則之以書字爲訓，亦令有
省。今之學者非不有美政也，其都會能勸動於童子、於市人、
於啞子，有是乎。夜分方與諸士講論，少入臨聽，聞即遣將出征，
已行復出，氣色如常，坐者不知其發兵也。方將征濠也，日坐中
堂，開門延士友講學，無異平時。有言伍公焚舟小挫，暫如側席，
遣牌取伍首，座中惴惴，而先生略不見顏色。後聞濠既擒，詢賞

明儒學案卷二十二　七

給賞還坐，徐曰：聞濠已擒，當不僞，第傷死者多爾。已而武皇遣
威武大將軍牌追取濠，先生不肯出迎，且曰：此父母亂命，忍從
臾乎。其後江彬等讒以大逆事叵測，先生特爲老親加念，其他
泛不動心。與時又與張忠輩爭席，卒不爲屈，未嘗一動氣。臨終
家人問後事，不答。門人周積問遺言，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復何
言。今之學者平居非不侃侃，其臨艱大之境，處非常之變，毋不
動心，有是乎。若非真能致其良知而有萬物一體之實者，未易
臻也。先師雖文恭至晚年始歎服先生，雖未聖，而其學聖學也。
然則陽明不爲充實光輝之大賢矣乎。獨當時桂文襄以私憾
劾之，又有以紫陽異同，且不襲後儒硬格，故致多口，迄無訌據。
識者究之，昔在大舜尚有臣父之譏，伊尹亦有要君之誚，李大
仲氏孟子之欲爲佐命，大聖賢則有大詬議，蓋自古已然矣。足
下世亦緣是退之耶，抑未以身體而參究之故耶。夫吾黨廣
心求道，則雖一時士未忍以無影相加，而況於大賢乎。恐明眼
者不議陽明而反議議者也。納中云：良知醒而蕩。夫醒則無蕩，
蕩則非醒，謂醒而蕩，恐未見良知真面目也。又詆其張皇一體，
昔人分也。親今學者只見爾我藩籬，一語不合，輒起戈矛，幾曾
有真見一體而肯張皇示人者哉。斯語寧無亦自左耶。雖然，足
下今之高明者也，昔不喜心學，今表章之，安知異日不并葬陽
明將如文恭之晚年篤信耶。近百年內，海內得此學表表禪於
世者不鮮，歷階權奸，亦惟知此學者能自屹立，今居然可數矣。
其間雖有靜言僻違者，此在孔門程門亦有之，於斯學何貶焉。
不穀序公提擷斯道，如嚮昔小有過謬，相咎不言，今闊學術不
小，特忍嘿嘿，何知希聖者舍己從人，又安知不如往昔不假言

明儒學案卷二十二　大

而自易耶。且知足下必從事致虛立本，是日新得仍貴指示，益
隆久要，豈謂唐突耶。

又

前論白沙文編，嚮答想未達。復承石經大學刻本之寄，謂刻後
考辯諸篇知足下論議勤矣。締觀之，嘗其甚矣，僕本欲忘言，猶
不忍於坐視耶。復言其概。夫考辯諸作類以經語剪綴，斬挫破
辯見於筆端，其大略曰：修身爲本，格物爲知本，曰崇禮，曰謹獨
若亦可以不畔矣。及覽其終篇，繹其旨歸，則與孔子孟子之學
一何其霄壤相絕也。夫大學修身爲本，格物爲知本，足下雖能
言之，然止求之動作威儀之間，則皆末而已矣。夫修身者非修
其血肉之軀，亦非血肉能自修也。故正心誠意致知，乃所以修
動作威儀之身，而立家國天下之本也。格物者，正在於知此本
而不泛求於末也。今足下必欲裁去正心誠心致知，以言修身，
抹殺定靜安慮而飭末節，則是以血肉修血肉，而卒何以爲之
修哉。譬之瞽者以暮夜行於岐路，雖有不顛蹶而迷繆者，是足
下未始在修身，亦未始知本也。孟氏所謂行之不著，習矣不察，
終身由之而不知道者，正謂此耳。將謂足下真能從事大學可
乎。禮也者，雖修身之事，然禮有本有文，此合內外之道。蓋孔子
言之也。今足下言禮乃專在於動作威儀之間，凡涉威儀則詳
切而不已，一及心性則裁削而不錄，獨詳其文而重違其本，乃
不知無本不可以成文，姑不他言，即孔子論孝曰：不敬何以別
乎。曰色難，豈非有吾心之敬而後有能養之文，不敬則近獸畜
有吾心之愛而後有愉婉之文，不愛則爲貌敬，若足下所言，似
但取於手足貌敬而不顧中心敬愛，何如也。此可爲孝，亦可爲

豈乎動容美在其中而後能暢於四肢。孟氏言所性根心而
後睟面盎背。今足下但知詳於威儀而不知威儀從出者由
美在其中所性根心也。大學言恂慄威儀，蓋由恂慄而後有威
儀。威儀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足下又曰：言語必信，容貌必莊
爲必作諸古者。不論所得淺深而皆謂之誠，若是則後世之不
使於諸與夫色莊象恭之徒皆可爲誠矣。又如王莽厚履高冠
色厲言方，恭儉下士，曲有禮意，及其居位，一令一政皆准諸虞
與周，禮據其文，未可謂非古也。其如心之不古何哉。此亦可爲
誠耶。凡今昔之詩心學者以僕所事所與言語，曷嘗不信容貌
曷嘗不莊動止曷嘗不作諸古，且見其中美外暢根心生色，僕
僕乎有道氣象，曷嘗不可畏可象，而足下必欲以無禮坐誣之
僕誠不知足下之所謂禮也。記曰：君子撙節退讓以明禮。傳曰
誠者禮之實。今豈以揚臂作色詆訶他人者遂爲禮耶。愼獨者
愼其獨知。朱子固言之矣，惟出於獨知，始有十目所視十手所
指之嚴，始有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之幾。夫是以不得不愼也。今
足下必以獨處訓之，吾恐獨處之時，雖或能禁伏蹤跡，然此中
之憧憧朋從，且有健於詛盟，慘於劍鋩者矣。足下又不知何以
用其功也。蓋足下惟恐其近於心，不知愼之字義從心從眞，非
心則又誰獨而誰愼耶。抑又言聖人諱言心甚，故始言之敢也
夫堯舜始言道心，此不假論，至伊尹言一哉王心，周公言殫厥
心，書又曰雖收放心，閑之惟艱，曰乃心罔不在王室，曰不二心
之臣，孔子則明指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此皆非聖人之言乎。夫
聖人語心若是諄也，而足下獨謂之諱言，是固謂有稽乎無稽
乎於聖言爲侮乎非侮乎。且曾孟語心亦不假論，即論語一書

其言悅樂言主忠信言仁言敬恕言內省不疚言忠信篤敬務前尙衡轉非心乎聖人之語心恐非足下一手能蓋掩也又謂聖人不語心不得已言思思果非心乎此猶知人之數二五而不知二五即十也約禮之約本對博而言乃不謂之要約而謂之約束先立其大本對小體而言乃不謂之立心而謂之強立則欲必貫於孔孟也是皆有猶乎無猶乎於聖人爲僞乎非僞乎又以求放心立其大見大心泰內重外輕皆非下學者事天下學子十五入大學凡皆責之以明德親民正心誠意致知之事寧有旣登仕籍臨民久矣而猶謂不當求放心立大者聖門有是訓乎且今不教學者以見大重內則當教之以見小重外可乎此皆僕未之前聞也竊詳足下著書旨歸專在尊稱韓愈闕子諸儒之上故首序中屢屢見之夫韓之文詞氣節及其功

在朝非不偉也至其言道以爲孟軻揚雄之道又以歲孫辰與孟子並稱及登華嶽則寢悼呼號若嬰兒狀海刺陽則疏請封禪甘爲相如畏由未有心性存養之功故汲汲然耳安得謂之知道賈逵以獻頌爲郎附會圖讖遂致貴顯徐幹爲魏曹氏賓客名在七子之列二子尤可以言道足下恍其外使其文以爲是亦足儒矣則其親有養自得掘井及泉者寧不迂而笑之且拒之矣乃不知飾士偶徵馬捶者正中足下之說足下亦何樂以是導天下而禍之也且夫古今學者不出於心性而獨遐其說見如荀卿好言禮乃非及子思孟子詆子張子夏爲飲食賤儒況其他乎近時舒梓溪賢士也亦疑白沙之學將爲王莽爲馮道以今觀之白沙果可以是疑乎皆意見過也聞足下近建譽移書以告陽明加以醜詆又詆先師羅文恭以爲雜於新學是

皆可忍乎僕不能不自疚心以義曰精誠不足回足下之左穢故也雖然猶幸人心之良知雖萬世不可殄滅子思孟子之道終不以荀氏貶至白沙陽明乃蒙聖天子昭察如日月之明豈非人定終能勝人也哉夠天下學者其日見之行存養自得者不鮮而在足下旣負高明自不當操戈以阻善自當虛己求相益爲當也僕不難於默然心實不忍恃晤昔之誼一恐負阻大下之善故不辭多言亦自旣厥心爾程子有言若不能存養終是說話今望足下姑自養積而後牽審而後發有言逆心必求諸道僕自是吉不再

明儒學案卷二十二終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參閱

忠介鄒南皋先生元標

鄒元標字爾瞻，別號南皋，豫之吉水人。萬曆丁丑進士。其年十月，江陵奪情，先生言：伏讀聖諭，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而去，墮其前功。夫帝王以仁義為學，繼學為志，居正道之功利，則學非其學，忘親不孝，則志非其志。皇上而學之志之，其流害有不可勝言者。亦幸而皇上之學未成，志未定，猶可得備者而救其未然也。懷疏入長安門，伍吳趙艾沈以論奪情受杖，先生視其杖畢，出疏以授寺人，寺人不肯授，曰：汝豈不怕死，得無妄所論乎？先生曰：此告假本也。始收之。有旨杖八十，戍貴州都勻衛。

江陵敗，擢吏科給事中。上陳五事：培君德，親臣工，肅憲紀，崇儒術，飭撫臣。又劾禮部尚書徐學謨、南京戶部尚書張士佩。龍之學謨者，首輔申時行之兒女姻也，既非時行所堪，而是時黨論方興，謂趙定宇、吳復菴號名一等浮薄輕進好言喜事之人，與公卿大臣為難，大臣與言官相詆訐不已，先生尤其所忌，故因災異封事，降南京刑部照磨。乙酉三月，錄建言諸臣，以為南京兵部主事，轉吏部，歷吏刑二部員外，刑部郎中。罷官家居，建仁文書院，聚徒講學。光宗起為大理卿。天啟初，陞刑部右侍郎，轉左都御史，建首善書院，與副都御史馮恭定講學。群小憚先生嚴毅，恐明年大計不利黨人，兵科朱童蒙言：憲臣議開講學之壇，國家恐啟門戶之漸，宜安心本分，以東林為戒。工科郭興治言：當此干戈倥傯之際，即禮樂潤色，性命精微，無裨短長。先生言：先王云本分之外，不加毫末，人生聞道，始知本分內事；不聞道，則所謂本分者，未知果是本分當否也。天下治亂係於人心，人心邪正係於學術，法度風俗，刑清罰省，進賢退不肖，舍明學則其道無由。湛湛騰空，鳶自飛，魚自躍，天自高，地自下，無一物不備，亦無一事可少。琳宮禽館，開口如林，唄語新聲，拂耳如雷，豈獨礙此嘐嘐則古昔談先王之壇坫耶？臣弱冠從諸長者遊，一登講堂，此心戚戚，既講計偕，獨處深山者三年，嗣入夜郎，元半深箐者六年，浮沉南北，棲遲田畝，又三十餘年，賴有此學，死生患難，未嘗隕志。若只以臣等講學，惟宜放棄斥逐之日，以此洗其磊塊，消其抑鬱無聊之氣，則如切如磋道學之語，端為濟窮救苦良方，非盡性至命妙理，亦覬斯道大輕，視諸林下臣太甚矣。人生墮地，高者自訓詁帖括外，別無功課，自青紫榮名外，

別無意趣，惡聞講學也，實繁有徒，蓋不知不聞道，即位極人臣，勳勒旂常，了不得本分事，生是虛生，死是虛死，朽骨青山，黃鳥數聲，不知天與昭昭者氤泊何所，此臣所以束髮至老，不敢退墮自甘者也。前二十年，東林諸臣有文有行，九原已往，惟是在昔朝貴自岐意見，一唱眾和，幾付清流，禍前覆轍，不在臣等。有自慰爵給事郭允厚言侍郎陳大道詩仙張居正，元標不能修傳怨也。先生言：當居正之敗，繼時露章者何止數百，其間不無望風捕影之徒。臣有疏云：昔稱伊呂，今與類唾之矣；昔稱恩師，今仇敵視之矣。當時臣無隻字發其隱，豈至今四十餘年，與朽骨為仇乎？虛名浮譽，空中鳥影，世不以大人長者休休有容之度啟臣望臣，如村樵里婦睚眦必報之流，則未與臣習也。郭興治又言元標無是非之心，先生言興治蓋為馮三元傳言發也。

三元初起官見臣臣語之曰往事再勿提起渠曰是非却要說明臣曰今之邊事家具一雖欒越講是非越不明白不如忘言爲愈蓋熊廷弼所少者惟一死廷弼死法不能獨無但皇上初登寶位纔二年所如尚書如侍郎中丞如藩臬撫鎭諸臣纍纍囊街血腥燕市成何景象老成守法議獄緩死之意非過也是非從惻隱中流出是爲眞心之是非卽方從哲滿朝以酖毒爲言臣謂姑待千秋者亦是非不必太分明之一證也再疏乞歸始允未幾卒逆奄追削爲民毒詔命烈皇御極贈太子太保謚忠介先生自序爲學曰年少氣盛時妄從光影中窺瞷自以爲覺矣不知意氣用事去道何啻霄壤又七年再調刑部雖略有所入而流於狂路賴文潔鄧公來南提醒不敢放浪閱三年入計歸山十餘年失之繆悠又十餘年過於調停不無以神識爲

家舍覩先覺尚遠淨几明牕木落根見始知覺者學之有見也如人在夢旣醒覺亦不必言矣學而實有之己亦不必言覺矣先生之學以識心體爲入手以行恕於人倫事物之間與愚夫愚婦同體爲工夫以不起意空空爲極致離達道無所謂大本離和無所謂中故先生於禪學亦所不諱求見本體卽是佛氏之本來面目也其所謂恕亦非孔門之恕乃佛氏之事事無礙也佛氏之作用是性則離達道無大本之謂矣然先生卽摧剛爲柔融嚴毅方正之氣而與世推移其一規一矩必合當然之天則而介然有所不可者仍是儒家本色不從佛氏來也

會語

以情識與人混者情識散時如湯沃雪以性眞爲世游者性天融後如漆因膠以下皆龍華密證○五倫是眞性命詞氣是眞涵養交接是眞心髓家庭是眞政事父母就是天地赤子就是聖賢奴僕就是朋友寢室就是明堂平旦可見唐虞村市可觀三代愚民可行古禮貧窮可認眞心疲癃皆我同胞四海皆我族類魚鳥皆我天機要荒皆我種姓○問爲之不厭曰知爾之厭則知夫子之不厭矣今世從形跡上學所以厭聖人從天地生機處學生機自生生不已安得厭○善處身者必善處世不善處世賊身者也善處世者必嚴修身不嚴修身媚世者也○學者有志於道須要鐵石心腸人生百年轉盻耳貴乎自立後生不信學有三病一曰耽閣舉業不知學問明如以萬金商做賣菜傭

二曰講學人多迂濶無才不知眞才從講學中出性根靈透遇大事如湛盧刈薪三曰講學人多假不知眞從假中出彼旣假矣我棄其眞是因噎廢食也○問儒佛同異曰且理會儒家極致處佛家同異不用我告汝不然隨人口下說同說異何益○問如何得分明曰要胸中分明愈不分明須知昏昏亦是分明不可任淸明一邊昭昭是天冥冥是天○馬上最好用功不可放過若待到家休息便是馳逐○老成持重與持位保祿相似收斂定靜與躱閃避事相似謙和遜順與柔媚諧俗相似中間間不容髮非研幾者鮮不自害害人○說淸者便不淸言躬行者未必躬行言知性命便未知性命終日說一便是不一終日說合便是不合但有心求不著便著○人只說要收斂須自有個頭腦終日說話終日幹事是眞收斂不然終日兀坐絕人

迸世究竟忙迫○橫逆之來愚者以爲遭辱智者以爲拜賜毁言之集不肖以爲罪府賢者以爲福地小人相處矜己者以爲荆棘取人者以爲砥礪○目無青白則目明耳無邪正則耳聰心無愛憎則心正置身天地間平平鋪鋪不見崖異方是爲己之學○學者好說嚴毅方正予思與造物者游春風習習猶恐物之與我拂也苟未有嚴毅方正之實而徒襲其跡徒是與人隔絕○未知學人却要知學既知學人却要不知有學未修行人却要修行既修行人却要不知有修予見世之稍學修者曉曉自別於人其病與不知學修者有甚差別○予則無有力處覺得本分二字親切做本分人說本分話行本分事本分外不得加減毫末識得本分更有何事○道無揀擇學無精粗○下學便是上達非是下學了纔上達若下學後上達是作兩層事了○學問原是家常茶飯濃釅不得有一毫濃釅與學爭遠○孟我疆問如何是道心人心曰不由人力純乎自然者道心也由思勉而得者人心也（以下蕓臺會記）○我疆問孔子云正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故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予思發之爲不覩不聞陽明又云若覩聞於一理即不覩不聞也其言不同如此曰孔子懼人看得太麄指應處與人看陽明恐人看得甚細指顯處與人看其實合內外之道也○識仁即是格物（蓮華會記以下同）○問識仁曰夫子論仁無過仁者人也一語當日我看仁做個幽深玄遠是奇特的東西如今看來我輩在一堂之上即是仁再無虧欠切莫錯過○問夫子只言仁之用何以不言仁之體曰今人體用做兩件看如何明得余近來知體即用用即體離用無體離情無性離顯無微離已發

無未發非予言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至是非之心智也體會自見○問生機將有間發奈不接續何曰無斷續者體也有斷續者見也曰功將何處曰識得病處即是藥識得斷處就是續○一堂之上有問即答茶到即接此處還添得否此理不須湊泊不須幇帖○問其心三月不違仁仁與心何所分別曰公適走上來問豈有帶了一個心又帶了一個仁來公且退（以下元會記）○恕者如心之謂人只是要如己之心不思如人之心如己如人均齊方正更說甚一貫○有言不能安人如何算得修己曰我二十年前熱中亦欲安人今安不得且歸來我與公且論修己修己之方在思不出其位在素位而行公且素位老實以行誼表於鄉便是安人不然你欲安人別人安了你○塘南先生問佛法只是一死生動人故學佛者在於生死曰人只是意在作祟有意則有生死無意則無生死○歐陽明卿問曰釋氏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曰子何見其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曰樣樣都拋了曰此處難言有飯在此儒會喫釋亦會喫既能喫飯總之皆可以治天下國家予謂釋樣樣拋了故不可儒者樣樣不拋又何獨不能治天下國家（續佛會記）○私慮不了私欲不斷畢竟是未曾靜未有入處心迷則天理爲人欲心悟則人欲爲天理○問天下歸仁曰子無得看歸仁是奇特事胸中只芝麻大外面有天大子齋中有諸友與諸友相處無一毫間隔即是歸仁與妻子僮僕無一毫間隔便是歸仁若舍見在境界說天下歸仁越遠越不著身（大儀會記）○有因持志入者如識仁則氣自定有由養氣入者如氣定則神自凝又有由交養入者如白沙詩云時時心氣要調停心氣工夫一體成莫道求心不求氣須

致心氣兩和平此是先輩用過苦功語青原會記○問誠意之功須先其意之所未動而誠之若待善惡既動而後致力則已晚矣果若此則愼獨之功從何下手曰闔君好仁天下無敵無敵眞愼獨也人所不知己所獨知多流入識神去先其意之所未動而誠之愚謂既云未動誠將何下手莫若易誠而識之卽識仁之謂未發前觀何氣象意思善惡既動而後致力則已晚此爲老學者言初學者既發後肎致力亦佳問仁會錄○人心本自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時良知還自覺一覺便消除此心依舊樂樂便然後學學便然後樂○問生死曰子死乎曰未死曰何未死曰胸中耳目聰明色色如赤子時曰子知生矣知生則知死不必問我○問知天命曰日聞問子以特義子必曰知問子以家宅鄉里事子必曰知此知之所在卽命卽陰陽五行之數亦

天命說到知微地少一作不得○名世不係名位每一代必有討此道之柄者卽名世也○求放心者使人心之可求也心要放者使人知無心之可守也卑者認着形色一邊高者認着天性一邊誰知形色卽是天性天性不外形色卽仁者人也宗旨○予歸山十五年只信得感應二字○問復卦曰有人於此所爲不善開心告語之涙泫然泣下卽刻來復矣○問居德則忌曰卽如今講學先生不自知與愚夫愚婦同體只要居德所以取忌○有學可循是曰洗心無心可洗是曰藏密○除知無獨除自知無愼獨○眞正入手時時覷不覩不聞是甚物識得此物眞戒愼不必言矣○問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不知四十以後尚可爲善否曰八十尚可況四十乎此俱從軀殼上起念○問迴曰學者始學先要個存守是未擇中庸而先服膺未

明善而先固執証之博學審問之說無當也曰學貴存守但存守之方不一故問辨以擇之蓋學而後有問學卽存守也不學何問之有如行者遇岐路卽問問了又行原非二事若謂不待存守而先擇則先未出門而空談路徑也語錄會記○止原無處所止無可止則知止矣仁文會記○問心如何爲盡曰盡者木窮山盡之謂人心原是太虛若有個心則不能盡矣○萬古學脈人人所公共的漁樵耕牧均是覺世之人卽童子之一斟酒處俱是學之所在若曰我是道而人非道則喪天地之元氣也○新安王文軫欵仲曰丁酉南都參訪祝師認心不眞無可撈摸坐間日影正照祝師指曰爾認此日影爲眞日不知彼陰暗處也是眞日因此有省曰爾道認心不眞無可撈摸不知無可撈摸處便是眞心○問吾人學問不勾手者正以有所把捉有好工夫

做故也有把捉時便有不把捉時有好工夫時便有不好工夫時曰此可與透身貼體做工夫者商量若是此學茫茫蕩蕩且與說把捉做工夫不妨○問不孝有五章曰看來個個犯此子輩不莊敬嚴肅卽是惰其四肢子四十以後出入不經我每之手非貨財私妻子乎飲食起居任從自便非從耳目之欲乎不父人言卽是鬭很體貼在身時時是不孝○天地萬物皆生於無而歸於無一切蠢動含靈之物來不知其所自去不知其所往故其體本空我輩學問切不可向形器上布置一時妍好終歸枯落雖然空非斷滅之謂也浮雲而作蒼狗白衣皆空中之變幻所必有者吾惟信其空空之體而不爲變幻所轉是以天地在手萬化生身今有一種議論只是享用現在纔說克治防閑便去紐捏造作日用穿衣喫飯卽同聖人妙用我竊以爲學

然夫聖凡之別也，豈止千里。○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如何證得？學問只是不起意，便是一體，便是渾然。所以乍見非有為而為也。

講義

人若真仁，宜心而言為德言，根心而發為生色。不然強排道理遮飾，有德皆巧言也；危冠危服，一面笑容，皆令色也。彼方自負道統，自認涵養，不知去仁何啻千山萬水，到不如鄉里樸實老農老圃，可與之入道。巧言令色 ○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非性之故物乎。孟故 ○近世學者以知是知非為良知，夫是非纖然且從流於情識而不自覺，恐在其為良知。孩提知之 ○仕學一道，歷顯一心，孝友即是政事，若以君位別有政事，托辭以答或人，則視政事孝弟為兩事矣。子奚不為政 ○學道之士，在世途極是不便，向道不篤的易生退轉。若真信千古而得一知者，猶比肩也，何孤立之有。不能自立，東挨西靠，口嘴上討得個好字，眼前容易過，誤却平生事業矣。不惑事 ○伯夷是清，伊尹是任，柳下惠是和，還有個器在也。故器也 ○學不見體，動輒落顯微二邊。文章性天 ○學者若不從大光明藏磨勘露出精彩，羣居終日，雖說若何為心，若何為性，若何為孔門之旨，若何為宋儒之旨，是言不及義也。終日依倚名節之跡，彷彿義理之事，是好行小慧也。羣居終日 ○吾輩在此一堂講學，所親就者大人，不虛心受益，却是狎大人；所講究者聖言，不虛心體貼，却是侮聖言。記得少年時在青原，一友將四書語論互相比擬，一先正答曰：總只是非禮之言。畏天命 ○鄉愿一副精神，只在媚世，東也好，西也好，全在毀譽是非之中。聖人精神不顧東不顧

西，惟安我心之本然，超出毀譽是非利害之外。鄉愿 ○德本明也，人只爭一個覺耳。須知人人具有至善，只是不上一止，而至善在是。曰何以止？無意必固我是已。學不知止，漫言修身，如農夫運石為糞，力愈勤而愈遠矣。大學 ○學者一向說明德，說親民，說止至善，說格物，千言萬語，旁引曲譬，那個是宋儒說，那個是明儒說，縱說得伶俐，與自家身心無干。一到知止，則木盡山窮，無復可言說，如此方謂之致知，方謂之格物，此謂之本。知止 ○離已發求未發，即孔子復生不能，子且觀中節之和，即知未發之中。離和無中，離達道無大本。中和 ○何以謂之索隱？今講學者外倫理日用，說心性入牛毛者是已。何以謂之行怪？今服堯服，冠伊川冠之類。索隱行怪 ○一字即吾道一以貫之之一。聖人說道理零碎了，恐人從零碎處尋道理，說天德也說到一來，說王道也說到一來，正如地之行龍到緊關處一束，精神便不散亂。所以行之者 ○善與人同，不是將善去同人，亦不是將人善來同我，人人本有，個個圓成，魚遊於水，鳥翔於淵，無一物能間之也。善與人同 ○赤子之心，真心也。見著父母，一團親愛；見著兄弟，一團懽欣，何曾費些擬議思慮，何曾費些商量。大人只是不失這個真心，便是聖學不明，愁赤子之心空虛，把聞見填實；厭赤子之心真率，把禮文遮飾。儒者以為希聖要務，不知議論日繁，去真心日遠，無怪乎大人不多見也。象山云：縱不識一字，終是還他堂堂大人。赤子之心

文集

從心所欲，不踰矩。世儒謂從者縱也，縱其心，無之非是，此近世流弊。竊謂矩，方也；從心所欲，圓也。圓不離方，欲不離矩。○心神

物也豈能使之不動要知動亦不動耳寂感體用原未有不合一欲求合一便生分別去合一之旨愈遠○吾輩動輒以天下國家自任賁子說金其誰信之古人云了得吾身方能了得天地萬物吾身未了縱了得天地萬物亦只是五霸路上人物自今以往益當徹髓做去有一毫病痛必自照自磨如拔眼前之釘時時刻刻始無媿心○吾輩無論出處各各有事有沉埋仕途便沉埋不肎沉埋即在十八重幽暗中亦自驤首青霄世豈有錮得人人自無志耳○夫道以為有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未嘗有也以為無出往游衍莫非帝則未嘗無也有無不可以定論者道之妙也知道者言有亦可言無亦可不知道者言無竟空言有滯跡○道心為主者世情日淡世情日淡而後能以學世不為世所推移識情為主者世情日濃世情日濃且不能善其身又安能善天下○敬者主一無適之謂夫所謂一者必有所指莊嚴以為敬者涉於安排存想以為敬者流於意識不安排而莊不意識而存此非透所謂一者不能一者無一處不到而不可以方所求無一息不運而不可以斷續言知一則知敬知敬則知聖學矣○舜為法天下自天下起念可傳後世自後世起念如今又只在自家一身一家起念較是非毀累限在一鄉則結果亦在一鄉

給諫羅匡湖先生大紘

羅大紘字公廓號匡湖吉之安福人萬曆丙戌進士辛卯九月吳門為首輔新安山陰具揭請立太子列吳門姓氏於首上怒甚吳門言不與聞特以閣中故事列名耳時先生以禮科給事中守科得本上疏糾之遂謫歸先生學於徐魯源林下與南皐講學南皐謂先生敏而善入眾人所却步躊躇四顧者先生提刀直入眾人經數年始入者先生先闖其奧然觀其所得破除默照以為一念既滯五官俱墮於江右先正之脈又一轉矣野史言吳門殺其子求南皐立傳南皐為之作傳先生大怒欲具揭告海內南皐屬中氏弗刻乃止按吳門墓表見刻南皐存真集野史之非可勿辨矣

匡湖會語

心非專在內俯仰今古無非是心性非專是心耳目口鼻無非
是性故知心量之無外則存心者不必專收於內知性體之無
二則盡性者不必苦求於心一念迷即為放而心非自內出也
一念覺則為收而心非自外來也當其視心即在目心量如是
眼量亦如是迷則皆迷悟則皆悟不必舍視而別求心也當其
聽心即在耳心量如是耳量如是迷則皆迷悟則皆悟不必舍
聽而別求心也語默動靜周旋屈伸一切與心相印元氣充周
於天地靈光徧照於宇宙必拘守一塊肉乃為存心哉○既曰
氣質即不是性既云性便不墮氣質不識天命之性只管在氣
質上修治所以變化不得○性之身之是千古兩派學脈一則
視聽言動不離乎性一則視聽言動不離乎身堯舜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所謂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此性之之學也湯武以義
制事以禮制心以敬勝怠以義勝欲所謂修身道立嚴準踰繩
此身之之學也堯舜固是自然即當其發瑩吝歎兢業勞苦亦
從性之來湯武固是勉然即當其動罔不臧身安用利亦從身
之發故學者初入門時勞苦從性命上叅求竟是性之之學起
手從身心上操存終竟是身之之學○問夫子言仁何不直指
仁體而必曰復禮何也曰乾之元亨利貞即我性之仁義禮智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蓋乾元資始統天流蕩難名至
於亨當與離之交雲行雨施品物流行枝葉華蕤蒼翠丹綠穠
然並陳所謂萬物皆相見也即此相見者而資始統天之元灼
然宇宙悟此而復禮歸仁不待贅辭矣故繫傳曰顯諸仁○仁
之渾然全體難於思求而其條理則有可覺悟故復禮即歸仁

仁一而已矣在目為視在耳為聽發於聲為言運於身為動此
仁之條理所為禮也舍禮之外無仁舍視聽言動之外無禮故
一日之間能於視聽言動忽然覺悟而仁之全體呈露矣問何
以見天下歸仁曰人但看得仁大看得視聽言動小不知仁體
隨在具足即視而仁之體全在視即聽而仁之體全在聽言動
亦然姑以視明之今人在室見一室在堂見一堂在野見四境
仰視而見高天之無窮俯視而見大地之無盡見親則愛見長
則敬見幼則慈見入井之孺子則惻隱見觳觫之牛則不忍孰
非與吾之視為一體者即此一覺而天下歸仁不待轉盼矣五
官之貌言視聽思也五倫之親義序別信也人皆生而具之日
而用之所謂故也舜時從之體認從此體認從此覺悟事親知
人可以知天聰明聖智達乎天德是為溫故而知新

簡肝穰選 劉調父記

習俗移人非求友不能變一家有一家氣習非友一鄉之善士
必不能超一家之習推之一國天下皆然至於友天下盡矣然
一朝又有一朝之氣習非尚友千古不可以脫一世之習此孟
子所以超脫於戰國風習之外也○吾輩無論友千古友四方
此身自房中出到廳上便覺超然自廳上出到門外又覺超然
○孔子去魯不以女樂而以燔肉其一段肫肫之仁淵淵而不
淺露容畜而不迫隘不倚於意見不倚於名節全是天德用事
人則不免於有所倚矣○安土敦乎仁故能愛人各有所處之
地所謂土也惟不安其所處之地則一室之內不勝異意我既
嫌人人亦嫌我如之何能安乎仁而相親愛乎若安土者見處
處皆好人人皆好是以能無不愛無不愛是謂敦厚以居仁○

仁本與萬物同體只爲人自生分別所以小了古人天下一家中國一人非意之也其心量原自如此今處中國只爭個江西江西又爭個吉安吉安又爭個安福安福又爭個某鄉某鄉又爭個某里某里又爭個某姓某姓又爭個某房某房又爭個某祖父位下某祖父位下又只爭我一人終生營營不出一身一家之內此豈不是自小乎故善學者愈充之則愈大不善學者愈分之則愈小

明儒學案卷二十三終

明儒學案卷二十四 江右九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參閱

中丞宋望之先生儀望

宋儀望字望之吉之永豐人由進士知吳縣入爲御史劾仇鸞擁兵居肘腋無人臣禮復劾分宜之黨胡宗憲阮鶚遷大理丞分宜中之由備兵霸州移福建大計歸以薦補四川僉事遷副使視福建學政陞參政入爲太僕大理卿巡撫南直隸僉都御史建表忠祠祀遜國忠臣表宋忠臣楊邦義舉卒年六十五先生從學於聶貞襄聞良知之旨時方議從祀陽明而論不歸一因著或問以解時人之惑其論河東白沙亦未有如先生之親切者也

陽明先生從祀或問

或有問於予曰古今學術自堯舜至於孔孟原是一個後之談學者何其紛紛也予答之曰自古及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謂理者非自外至也易繫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爲生理也此謂生理卽謂之性故性字從心從生程子曰心如穀種又曰心生道也人之心只有此個生理故其眞誠惻怛之意流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以至萬事萬物之間親親疎疎厚厚薄薄自然各有條理不俟安排非由外鑠是所謂天命之性眞實無妄者也自堯舜以來其聖君賢相名儒哲士相與講求而力行者亦只完得此心生理而已此學術之原也○或曰人之心只有此個生理則學術亦無多說何至紛紛藉藉各立異論何也予曰子何以爲異也曰精一執

中說者以爲三聖人相與授受萬世心學之原至矣成湯文武周公以後又曰以禮制心以義制事曰緝熙敬止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孔門之學專務求仁孟子又專言集義曾子子思述孔子之意作大學中庸聖門體用一原之學發明殆盡至宋儒朱子乃本程子而疑大學古本缺釋格物致知於是發明其說不遺餘力說者謂孔子集群聖之大成而朱子則集諸儒之大成其說行三百餘年至陽明先生始反其說初則言知行合一既則專言致良知以爲朱子格物之說不免求理於物梏心於外此其說然歟否歟予答之曰上古之時人含淳樸上下涵浸於斯道而不自知伏羲氏仰觀俯察始書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然當時未有文字學者無從論說至堯舜禹之大聖人更相授受學始大明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

惟一允執厥中蓋此心本體純一不雜是謂道心卽所謂中也若動之以人則爲人心矣非中也微者言乎心之微妙也危則殆矣精者察乎此心之不一而一於道心也一者一乎此心之精而勿奪於人心也如此則能允執厥中天命可保矣此傳心之祖也以禮制心者言此心只有此個天理禮卽天理之謂也故制心者惟不拂此心之天理則心之體全矣以義制事者言天下之事莫非吾心流行之用制事者惟順吾心之條理裁制而不以己私與焉則心之用行矣此體用合一之說也若謂禮屬心義屬事是心與事二矣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說者謂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審如此說是理與義果爲二物乎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物自我心之條理精察而言謂之理自吾心之泛應曲當而言謂之義其實一也緝熙敬

止者言心本體自光明緝熙則常存此光明也敬止者言此心無動無靜無內無外常一於天理而能止也文王緝熙光明使此心之本體常敬而得所止故曰純一不已文王之德之純此之謂也敬以直內者言心之體本直但能常主於敬則內常直矣義以方外者言心之神明自能裁制萬事萬物但能常依於義則外常方矣敬者義之主宰在內而言謂之敬義者敬之裁制在外而言謂之義惟其敬義致一內外無間則德日大而不習無不利矣故曰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嗟乎堯舜禹湯聖君也文王周公聖臣也古之君臣相與講究此學先後一揆其力量所到特有性反之不同耳若相傳學脈則千古一理萬聖一心不可得而異也時至春秋聖君賢相不作人心陷溺功利橫流孔子以匹夫生於其時力欲挽回之故與

群弟子相與講明正學惓惓焉惟以求仁為至夫仁人心也卽心之生理也其言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解之者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手足痿痺卽為不仁此仁體之說也當時在門之徒如子賜由求最稱高等然或膠擾於事功出入於聞見孔子皆不許其為仁惟顏子請事竭才直悟本體故孔子賛易之後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顏氏之子殆庶幾焉此知行合一之功孔門求仁宗旨孟子集義之說因告子以仁為內是以己性為有內也以義為外是以己性為有外也故孟子專言集義義者心之宜天理之公也言集義則此心天理充滿而仁體全矣大抵古人立言莫非因病立方隨機生悟如言敬義或止言敬言忠恕或止言恕孔子答顏子問仁專在復禮至答仲弓又言敬恕要之莫非所以求仁也至

於大學之書乃孔門傳授心法析之則條目有八合之則工夫一敬蓋千古以來人心只有此個生理自其主宰而言謂之心自其發動而言謂之意自其靈覺而言謂之知自其著見而言謂之物故心主於身發於意統於知察於物卽是一時原無等待卽是一事原無彼此此大學本旨也家國天下莫非格物也格物誠正莫非修身也其實一也朱子既以致知格物專為窮理而正心誠意工夫又條分縷析且謂窮理工夫與誠正工夫各有次第又為之說以補其傳其言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又曰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乎吾之一心說者謂其一分一合之間不免析心與理而二之當時象山陸氏嘗與反覆辯論謂其求理於物梏心於外非知行合一

之旨兩家門人各持勝心遂以陸學主於尊德性而疑其近於禪寂朱學專於道問學而疑其涉於支離三百年間未有定論至我朝敬齋薛氏白沙陳氏起而知行合一之說稍稍復明我世宗皇帝始以陸氏從祀孔庭甚大惠也正德嘉靖間陽明先生起而與海內大夫學士講尋知行合一之旨其後因悟大學中庸二書乃孔門傳心要法故論大學謂其本末兼該體用一致格物非先致知非後格致誠正非有兩功修齊平治非有兩事論中庸則謂中和原是一箇不覩不聞卽是本體戒愼恐懼卽是工夫愼獨云者卽所謂獨知也愼吾獨知則天德王道一以貫之斷不可分養靜愼動為兩事也學者初闢其說莫不詫異既而反之吾心驗之躬行考之孔孟既又參之濂溪明道之說無不脗合蓋人心本體常虛常寂常感常應心外無理理卽

是心理外無事事卽是理若謂致知格物為窮理工夫誠意正心又有一段工夫則是心體有許多等級日用工夫有許多次第堯舜孔孟先後相傳之學果如是乎至於致良知一語又是參互考訂又知是學庸中相傳緊語非是懸空杜撰自開一門戶自生一意見而欲為是以立異也後來儒者不知精思反求徒取必在物為理之一語至析心與理而二之又謂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知如此則禮樂名物古今事變與此心義理為兩物矣此陽明先生所以力為之辯而其學脈宗旨與時之論者委若冰炭黑白此又不可強為之說也○或曰陽明先生言知行合一其說詳矣其在六經亦有不甚同處不可不辨傳說之告高宗曰非知之艱行之

惟艱是知在先行在後易繫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是知屬乾行屬坤中庸言未發已發亦屬先後生知學知安行利行亦有等級大學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凡如此說皆可例推今陽明先生却云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精察明覺處即是知如此是知行滚作一個更無已發未發先後次第與古先哲賢亦是有間又如程子以格物爲窮理易繫亦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今陽明言格致誠正原是一事而極言格物窮理之說似爲支離其說可得聞歟予曰自天地生物以來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所謂靈者即吾心之昭明靈覺炯然不昧者也人自孩提以來即能知愛知敬夫知愛知敬即良知也知愛而愛知敬而敬即良能也此謂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也極而至於參天贊地經世宰物以至通古今達事變亦莫

不是循吾良知充吾良能非外此知能而別有一路徑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此知行合一之原也傳說所謂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者言人主一日之間萬幾叢集多少紛奢多少牽引非真能以天地萬物爲心以敬天勤民爲事則危亂易生機易喪非不知賢士大夫之當親邪佞寵倖之當遠而有不能親不能遠者欲奪之也故爲人主者惟在親賢講學養成此心知而必行不爲邪佞搖惑不爲寵倖牽引乃爲知而能行故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此傳說所以惓惓於高宗也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若天地之氣原是一個乾以一氣而知大始有始則終可知故曰易坤以一氣而作成物能成則始可見故曰簡若天地之氣各自爲用則感應不過二氣錯雜造化或幾乎息矣人心之生理即乾坤之生理也率吾良知則無所不知故曰

易則易知率吾良能則無所不能故曰簡則易從知者知乎此也能者能乎此也實一理也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此又知行合一之旨也中庸未發已發云者言人心本體常虛常寂常感常應未應不是先故體即是用已應不是後故用即是體後來儒者正是此處看得不透却去未發上做守寂工夫到應事時又去做慎動工夫却是自入支離窠臼明道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周子恐人誤認中和作先後看故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孟子指親親敬長爲達之天下即達道之說也親親敬長良知也達之天下良能也又何嘗有先後李延平令學者看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夫未發氣象即孟子夜氣之說若未發之中原無氣象可言譬之鏡然置之廣室大衆之

中無所不照未嘗有動也收之一匣之內照固自在未嘗有寂也陽明先生政恐人於此處未透故其答門人曰未發之中即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動靜者所遇之時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靜也理無動者也動即爲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槁心一念而未嘗靜也有事而感通固可以言動然而寂然者未嘗有增也無事而寂然固可以言靜然而感通者未嘗有減也其言發明殆盡矣生知安行學知利行等語乃就人品學問力量上看譬之行路者或一日能百里能六七十里能三四十里其力量所到雖有不同然同此一路非外此路而別有所知也同此一行非外此行而別有所行也但就知而言則

有生知學知困知不同就行而言則有安行利行勉行不同故曰及其知之與其成功一也又何嘗截然謂知與行爲兩事哉大學本末始終先後等語極爲分曉蓋此心本體卽至善之謂至善者心之止處易曰艮其止止其所也學問工夫必先知吾至善所在看得分曉則生意流行曲暢旁通定靜安慮自然今備易所謂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亦是此意先儒所謂知止爲始能得爲終言一致也從生天生地生人以來只是一個生理由本達末由根達枝亦只是此個生理先儒謂明德爲本親民爲末本卽體也末卽用也民者對己而言此身無無對之時亦無無用之體體常用也民常親也明德者心之體也親民者明德之用也如明明德以事父則孝之德明明明德以事君則忠之德明此本末之說一以貫之陽明先生

辨之已詳若夫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二句其義最精夫率性之道徹天徹地徹古徹今原無先後聖人全體此心通乎晝夜察乎天地亦無先後可言吾人心體與聖人何嘗有異惟落氣質以後則清濁厚薄迥然不同氣稟旣殊意見自分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則貿貿焉日用不知而君子之道鮮矣大學一書發明明德親民而止於至善所謂至善者卽本然之良知而明德親民之極則也是良知也至虛至靈無古今無聖愚一也故意念所動有善有不善有過有不及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吾人但當循吾本然之良知而察乎天理人欲之際使吾明德親民之學皆從眞性流出眞妄錯雜不至混淆知此而後可以近道道卽率性之道也苟或不知眞性一脈而或入於空虛或流於支離如二氏五伯其失於道也遠矣中庸

所謂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以入德意正如此孔門作大學而歸結在於知所先後一語雖爲學者入首而言然知之一字則千古以來學脈惟在於此此致良知之傳陽明先生所以喫緊言之故曰乃若致知則存於心悟致知焉盡矣若易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非所謂窮至事物之理之謂也理也性也命也一也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命窮字非言考索卽窮盡吾心天理之窮故窮仁之理則仁之性盡矣窮義之理則義之性盡矣性天之命也窮理盡性則至命也所謂知天地之化育也且格物窮理之說自程朱以至今日學者鮮不尊而信之今朱子或問具在試取其說而論之如云大學之道先致知而後誠意夫心之所發爲意意之所在爲物今曰先致知而後誠意則所知者果何物耶物果在於意之外耶又曰惟其燭理之

明乃能不待勉強而自樂循理夫不待勉強而自樂循理聖人之事也皆誠意工夫又在循理之後耶又云學莫先於正心誠意欲誠意正心必先致知格物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格也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又曰窮理者非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如窮孝之理當求所以爲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類推而通又謂今日格一物窮一理久則自然浹洽貫通此伊川先生窮理格物之說也今試反之吾心考之堯舜精一之旨與此同乎異乎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理卽天理也學者所以學乎此心也如讀書窮理講論古今豈是不由意念所發

輒去讀書講明古今之理如事親從兄豈是不由意念所發輒去窮究事親從兄之理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不如今意念則何從應接何從處得當否又謂今日格一物明日窮一理則孔子所學工夫自志學至於不踰矩原是一個者必待盡窮事物之理而後加誠正工夫恐古人未有此一路學脈且人每日之間自雞鳴起來便將何理去窮何物去格又如一日事變萬狀今日從二十以後能取科第入仕途便要應接上下窮理民社一日之間豈暇去格物窮理方纔加誠正一段工夫又豈是二十年以前便將理窮得盡物格得到便能做得好官幹得好事只如此便覺有未通處若陽明先生論大學古本則謂身心意知物一事也格致誠正修一工夫也何也身之主宰為心故修身在於正心心之發動為意故正心在於誠意意之所發有

善有不善而此心靈明是是非非昭然不昧故誠意在於致知知之所在則謂之物物者其事也格正也至也格其不正以歸於正則知致矣故致知在於格物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夫大人之學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故言物則知有所察意有所用心有所主是不可以先後彼此分也大學一書直將本體工夫一下說盡一失俱失一得俱得先生大學或問一篇發明殆盡而世之論者猶或疑信相半未肎一洗舊聞力求本心以至今議論紛然不一以愚測之彼但謂致良知工夫未免專求於內將古人讀書窮理禮樂名物古今事變都不講求此全非先生本旨夫學有體有要不先於體要而欲從事於學謬矣譬之讀書窮理何當不是如我意在於讀書則講習討論莫非致知莫非格物吾意在於事親則溫凊定省服勞奉養莫非致知莫非格物故物格則知至知至則意誠意誠則心正心正則身修此孔門一以貫之之學也晦翁晚年定論亦悔其向來所著亦有未到且淺以誤己誤人為罪其答門人諸書可考也至於伊川門人亦疑格物之說非程子定論其載大學或問中是其說在當時已未免異同之議非至今日始相牴牾也○或曰知行合一之說則既聞教矣先生又專提出致良知三字以為千古不傳之祕何也予答之曰此先生悟後語也大學既言格致誠正中庸又專言慎獨獨即所謂獨知也程子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意蓋如此孔門之學專論求仁然當時學者各有從入惟顏子在孔門力求本心直悟全體故易之復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顏氏之子殆庶幾焉此致良知一語蓋孔門傳心要訣也何也良

知者吾人是非之本心也致其是非之心則善惡與妄如辨黑白希聖希天別無路徑孔子云道二仁與不仁而已出乎此則入乎彼大學所謂誠意中庸所謂慎獨皆不外此此致良知之學先生所以喫緊語人自以為學聖要訣意固如此吾輩當深思之○或曰陽明之學既自聖門正脈不知即可語聖人否予答之曰昔人有問程子云孟子是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先生早歲以詩文氣節自負既有志此學乃盡棄前業確然以聖人為必可至然猶未免沿襲於宋儒之理語泛注於二氏之虛寂龍場之謫困心衡慮力求本心然後真見千古以來人心只有此個靈靈明明圓圓滿滿徹古今通晝夜無內外無動靜常虛常寂常感常應不出獨知真體故後來只提出致良知三字開悟學者稱謂先生所論學脈直與

程子所謂已到至處非過也○或曰子謂我朝理學薛陳王三公開之然其學脈果皆同歟子答之曰三子者皆有志於聖人者也然薛學雖祖宋儒居敬窮理之說而躬行實踐動準古人故其居身立朝皆有法度但與性一脈尚涉測度若論其人品蓋司馬君實之流也白沙之學得於自悟日用工夫已見性體但其力量氣魄尚欠開拓蓋其學祖於濂溪而所造近於康節也若夫陽明之學從仁體處開發生機而良知一語直造無前其氣魄力量似孟子其斬截似陸象山其學問脈絡蓋直接濂溪明道也雖然今之論者語薛氏則合口同詞語陳王則議論未一信乎學術之難明也已○或曰陽明之學吾子以為得孔門正脈是矣然在當時共訾而議者不少至於剿擒逆濠其功誠大矣然至今尚憎多口此何故也子答之曰從古以來忠功

如成豈止今日江西之功先生不顧覆宗滅族為國家當此大事而論者猶不能無忌心范陽之變元宗歎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義應者當時非顏魯公兄弟起則唐社稷危矣宸濠蓄謀積慮藉口內詔左右親信皆其心腹其後乘輿親征江彬諸人欲挾為變先生處機曲算內戢凶倖外防賊黨日夜如對勁敵蓋先生苦心費力不難於逆濠之擒而難於調護乘輿之輕出也其後逆濠伏誅乘輿還京此其功勞誰則知之當其時內閣銜先生歸功本兵遂抑其賞一時同事諸臣多加黜削郎桂公生長江西猶橫異議近來好事之徒又生一種異論至以金帛子女議公此又不足置辨先生平日輕富貴一死生方其疏劾逆瑾備受箠楚間關流離幾陷不測彼其死生之不足動又何金玉子女之云乎哉甚矣人之好為異論而不反觀於事理之

有無也皆平刑書鄭公之言曰王公才高學邃兼資文武近時名卿鮮能及之特以講學故衆口交訾蓋公功名昭揭不可蓋擬惟學術邪正未易銓測以是指斥則讒說易行媢心稱快耳今人咸謂公異端如陸子靜之流嗟乎以異端視子靜則游夏純於顏曾思孟劣於雄況矣今公所論敘古本大學傳習錄諸書具在學者虛心平氣反覆融玩久當見之嗟乎使鄭公而愚人也則可鄭公而非愚人也則豈非後世之定論哉○或曰近聞該部止擬薛文清公從祀王陳二公姑俟於定何也子答之曰當時任部事者不能素知此學又安能知先生孔子大聖也其在當時群而議者奚啻叔孫武叔輩孟子英氣下視千古當時猶不免傳食之疑我明理學尚多有人如三公者則固傑然者也乃欲進薛而退於王陳其於二公又何損益陸象山在當

時皆議其為禪而我世宗朝又從而表章之愚謂二公之祀舉不足論所可惜者好議者之不樂我國家有此盛舉也

徵君鄧潛谷先生元錫

鄧元錫字汝極，號潛谷，江西南城人。年十三，從黃在川學，習觀經史，人以為不利舉業，在川曰：譬之蠶，能隨其所嗜皆必成絲耶。年十七，即能行社倉法以惠其鄉人。聞羅近溪講學，從之遊。繼往吉州，謁諸老先生，求明此學，遂欲棄舉子業。大母不許，舉嘉靖乙卯鄉試。志在養母，不赴計偕，就學於鄒東廓、劉三五，得其旨要。居家著述，成五經繹、函史。數為當路薦舉，萬曆壬辰，授翰林待詔，府縣敦趣就道。明年，辭疏將行，以七月十四日卒於墓所，年六十六。時心宗盛行，謂學惟無覺，一覺無餘蘊，九思九容、四教、六藝，桎梏也。先生謂九容不修是無身也，九思不慎是無心也。每日辰起，令學者靜坐收攝放心，至食時，次第問當下心體，語畢，各因所至為覺悟之。先生之辨儒釋，自以為發先儒之所未發，然不過謂本同而末異。先儒言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又曰：禪學只到止處，無用處。又曰：釋氏談道，非不上下一貫，觀其用處，便作兩截。先生之意不能出此，但先儒言簡，先生言繁耳。

鄧潛谷雜著

近世心宗盛行，說者無慮歸於禪乘。公祖獨揭天命本能純粹至善為宗，異於諸法空相，以格物曰可見之行，以有物有則為不過物之旨，異於空諸所有。此公所發遣獨得之旨，而元錫竊自附於見知者也。今改而曰：蕩清物欲，竊以為物不可須臾離，誠者物之終始，內而意心身知，外而家國天下，無非物者，各有其則，九容九思、三省四勿，皆日用格物之實功，誠致行之物，欲自不得行乎其中。此四科六藝、五禮六樂之所以敬也。（復許敬菴）○曲禮稱敖不可長，欲不可從，敖即物不可長，不可縱即物之則，不長敖從欲即不過乎物，則去欲固格物中之一事。（上同）○心之著於物也，神為之也。心之神上炎而外明，猶火狀，得膏而明，得薪而香，得臭腐而羶，故火無體，著物以為體；心無形，著物以為形，而其端莫大於好惡。物感於外，好惡形於內，不能內反，則其為好惡也作，而平康之體微，故聖門之學，止於存誠，精於研幾。幾者神之精而明，微而幽者也，非逆以知來，反以退藏，未之或知也。孔門之論性，曰至善；論幾，曰動之微。言好惡不作則無不康也，無不平也，神凝而定，知止而藏，又何感應之為累矣？夫浮由氣作，妄緣見生者也。氣之善者十之五，見之善者十之三，神為氣擾，知隨見流，譬諸觀火乎？自焚焚而心化矣。故神不浮則氣歸其宅，見不執則知反其虛。古人所以日兢兢於克己，舍己擇中，用中而不能自已也。（報萬思默）○古學平易簡實，不離日用，誠明二字，實其綱紐。近裏著己，時時從獨覺處著察，俾與古人洞無間隔。（寄王秦關書）○承諭學不分內外，寂感渾然天則，此極則語。弟六默自檢點，內多遷移，雖吾丈檢身若不及之誠，而以真

性未悟眞功未精爲疑是猶惑於近學謂一悟皆眞亦紐於故學爲功淺始得耶又云過此一關想有平康之路似猶懸臆竊意平康之體卽所謂無內外寂感渾然天則迫在目前不可得離者而人心之危無時無鄉卽在上聖猶之人也則心猶之人何能無遷移過則矣乎惟在上聖精一之功一息匪懈而所爲學者又精之一之無一息離乎平康正直之體故內外寂感渾然一天纔有流轉自知自克此古人所以死而後已者也一息懈者肆矣安肆日偷於平康之則遠矣則平康實際固非可一悟皆眞平康本體又豈緣功淺而得耶（答聶雙江書）○昔東廓先生以先公墓表諸陽明公而虔州夜雪與然仁體以爲世儒宗今我公以先公墓石諸敬菴公祖而芳溪暑雨淪浹滾至當必有相視一笑者（答張甄山書）○高公學南太學時二先生說盛行增城官南太宰稱湛氏學矣公往造業投刺見閽者揶揄抵掌歎嗤歎之也問焉指尺牘曰是赫蹏所謂時書地竝梁千金者也公曰亟反吾刺是於所謂天理何居乎不見而反王門高第弟子官郎署名王氏學有聲公造焉於羅替時得其人慧而多機退歎曰郎多機而慧名良知弊安所極故亦竟謝不復往於是就高陵呂先生於奉常郎學焉（王理川行狀）○常存戒愼恐懼則心體自明勿任意必固我則物宜自順問知曰先自知問仁曰先自愛問勇曰先自強而以無自欺爲致知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爲格物尤吾所未發立本淺矣（同上條）○餘姚之論信本心之知已過故增城以爲空知增城以勿忘勿助之間卽爲天理故餘姚以爲虛見然餘姚言致知未嘗遺問思辨行專之者過遂以爲空知增城言勿忘勿助時天理自見語固未嘗不確也蓋權衡

已密而世有求端於一悟謂卽悟皆眞有觀察卽爲外馳有循持卽爲行仁義則痛闢之以爲蔽陷虛蕩妨教而病道

論儒釋書

厚論又殺於儒釋異同之辨闕示覺悟厚幸厚幸自釋氏之說興而辨之者嚴且千數百年於此矣則聖學不明之過也聖學之不明者由於不擇而不精彼其爲道宏闊勝大其爲言深精敏妙其爲實日用平等其爲虛玄融徧徹其爲心十方三界其爲教宏濟普度漢拾其苴晉揚其燄入唐來遂大發其變與世之爲儒學者高未嘗抑其間與卑未嘗涉其藩籬其甚者又陽攻其名而陰攘其實宜拒之者堅而其爲惑滋不可解也是故昌黎韓子推吾道於仁義而斥其教以爲不耕不蠶不父不君有衞道功矣考亭朱子則謂以麤而角精以外而角內固無以大厭其心也至其卓然自信於精一不貳者代不數人而約之數端有以爲主於經世主於出世而判之以公私者矣有以爲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虛而判之以虛實者矣有以爲釋氏本心吾儒本天而判之以本天本心者矣有以爲妄意天性不知範圍天用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而誣之以妄幻者矣有以爲厭生死惡輪迴而求所謂脫離棄人倫遺事物而求明性所謂心者矣是舉其精者內者以剖析摘示俾人不迷於所向而淺於其道者亦卒未能以終厭其心也夫聖人之學惟至於盡性至命天下國家者皆吾性命之物修齊治平者皆吾盡性至命中之事也不求以經世而經世之業成焉以爲主於經世則有意矣佛氏之學唯主於了性明心十方三世者皆其妙圓性中之物慈悲普度者皆其了性命中之事也無三界可出而

出世之教行焉以為主於出世則誣矣吾儒理無不實而無方
無體易實言之無聲無臭詩實言之則實者曷嘗不虛釋氏理
無不虛而搬柴運水會見真如坐臥行住悉為平等則虛者曷
嘗不實釋氏之所謂心指夫性命之理妙明真常生化自然開
融遍體者言之即所謂天之命也直異名耳而直斥以本心不
無僻矣夫其為妙明真常之心也則天地之闔闢古今之往來
皆變化出入於其間故以為如夢如幻如泡如影而其真而常
者固其常住而不滅者也皆其執幻有之心以起滅天地執幻
相之相以塵芥六合也乎其生死輪廻之說則為世人執著於
情識沉迷於嗜欲頃刻之中生東滅西變現出沒大可憐憫欲
使其悟夫性命之本無生死無輪廻者而拔濟之為迷人設也
其棄人倫遺事物之迹則為世人執著於情識沉迷於嗜欲相

攻相取膠不可解故羣其徒而聚之令其出家以族明夫無生
之本而上報四恩下濟三塗如儒者之聚徒入山耳為未悟人
設也至於枯寂守空拱物逆機彼教中以為支辟見元見妙靈
怪悅忽彼教中以為邪魔而儒者一舉而委之於佛彼方慈憫
悲仰弘濟普度而吾徒斥之以自私自利彼方心佛中間很然
不立而吾徒斥之以是內非外即其一不究其二得其言不得
其所以言彼有啞然笑耳又何能大厭其心乎乃其要歸千里
之辨則有端矣蓋道合三才而一之者也其體盡於陰陽而無
體故謂之易其用盡於陰陽而無方故謂之神其燦然行理謂
之理其粹然至善謂之性其沛然流行謂之命無聲無臭矣而
體物不遺不見不聞矣而莫見莫顯是中庸之所以為體與教
者欲以自異焉而不可得也聖人者知是道之藏於心是心若

是其微也知此而精之之謂精守此而固之之謂一達此於五
品五常百官萬務之交也之謂明倫之謂察物變動不拘周流
六虛矣而未始無典常之可揆成文定象精義利用矣而未始
有方體之可執故無聲無臭無方無體者道之體也聖人於此
體未嘗一毫有所增是以能立天下之大本有物有則有典有
禮道之用也聖人於此體未嘗一毫有所減是以能行天下之
達道立大本行達道是以能盡天地人物之性而與之參易象
其理詩著禮樂春秋致其用猶之天然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
四時百物自行自生也故窮神知化而適足以開物成務廣大
悉備而不遺於周旋曲折幾微神明而不出於彝常物則三至
三無而不外於聲詩禮樂上智者克復於一日夕死於朝聞而
未始無密修之功中下者終始於典學恆修於困勉而未始無

貫通之漸同仁一視而篤近以舉遠汎愛兼容而尊賢以尚功
夫是以範圍不過曲成不遺以故能建三極之大中釋氏之於
此倘其見其親其悟其超脫敏妙矣然見其無聲臭矣而舉其
體物不遺者一之於無物見其無視聞矣而舉其生化自然者
一之於無生既無物矣而物之終不可得無者以非有非無而
一之於幻妄既無生矣而生之不終可得盡者以為不盡而盡
而一之於滅度明幻之為幻而十方三界僅由句劫者此無生
之法界也明生之無生而胎卵濕化十二種生者此無生之心
量也弘濟普度者此之謂濟也平等日用者此之謂平也圓覺
昭融此之為覺也雖其極則至於果粒之藏真界乾屎橛之為
真人噓氣舉手瞬目揚眉近於吾道之中庸而吾學之道中庸
者終未嘗以捌其虛雖其授受至於拈花一笑棒喝交馳擬議

俱泯心行路絕近於聖門之一唯而吾學之盡精微者終未嘗以嬰其心雖其行願至於信住迴向暨次階級近於聖門之積累而聖門之詩書禮樂經緯萬古者終未嘗一或循其方雖其功德至於六度萬行普濟萬靈近於聖門之博愛而聖門之九經三重範圍曲成者終未嘗一以研諸慮益悟其無矣而欲以無者空諸所有悟其虛矣而欲以虛者空諸所實欲空諸有而有物有則有典有禮者不能不歸諸幻也欲空諸所實而明物察則惇典庸禮者不能不歸諸虛也故其道虛惝勝大而不能不外於倫理其言精深敏妙而不能開物以成務文中子曰其人聖人也其教西方之教也行於中國則泥誠使地殷中土人集靈聖神迹怪異理絕人區感證明顯事出天表信如其書之言然後其教可得而行也今居中國之地而欲行西方之教以

之行己則髡髮緇衣斥妻屏子苦節而不堪嬌異而難行也然且行之斯泥矣以之處物則久習於初學毀禁等於持戒眾生齊於一子普濟極於含靈必外於斯世而生而後其說可通也處斯世斯生而欲以其說通之斯泥也以之理財則施舍盛而耕桑本業之教荒以之用人則賢否混而舉錯命討之防失以之垂訓則好大不經語怪語神荒忽罔象之教作烏往而不泥哉今所居者中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立也所業者六經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作周公仲尼之所述也所以處者人倫庶物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所修而明也乃欲信從其教而揚翊之亦為誕且惑矣況吾之修身格致以研精而不離明體誠正以守一而不遺行願懲忿窒慾以去損而非有所滅遷善改過以致益而非有所增愛惡不與以己而何有增愛視聽一聞而何有

淨染精義至於入神理障亾矣利用所以崇德事障絕矣孝弟通於神明禮樂通於神化則舉其精且至者不勞給他借而足又何必從其教之為快哉僕少而局方壯未聞道達者病其小廉曠者消其曲謹約者病其泥滯乃中心恆患其有惑志也其於釋宗何啻千里而欲抽關於眇微析異同於疑似祇見其不知量也然為是縷縷者念非執事無一以發其狂言

徵君章本清先生潢

章潢字本清南昌人幼而穎悟張本山出趨庭孔鯉於從詩禮之傳句即對大學曾參獨得明親之旨十三歲見鄉人負債縲絏者惻然爲之代償與萬思默同舉業已而同問學有問先生近日談經不似前日之煩者先生曰昔讀書如以物磨鏡磨久而鏡得明今讀書如以鏡照物鏡明而物自見搆洗堂於東湖聚徒講學聘主白鹿洞書院甲午廬陵會講有問學以何爲宗曰學要明善誠身只與人爲善便是宗又問善各不齊安能歸併一路曰繼善成性此是極歸一處明善明此也如主敬窮理致良知言各不同皆求明性善之功豈必專執一說然後爲所宗耶又問會友如何得力曰將我只個身子公共放在大爐冶中煆煉其習氣銷鎔其勝心何等得力入青原山王塘南曰禪宗欲超生死何如曰孔子朝聞夕死周子原始反終大意終始皆無便是儒者超生死處鄒南皋曰今之學者不能超脫生死皆緣念上起念各有牽絆豈能如孔子之毋意必固我曰意必固我衆人之通患毋意必固我賢者之實功孔子則並此禁止而絕之矣御史吳安節疏薦少宰楊止庵奏授順天儒學訓導萬曆戊申年八十二卒所著圖書編百二十七卷先生論止修則近於李見羅論歸寂則近於聶雙江而其最諦當者無如辨氣質之非性離氣質又不可覓性則與蕺山先生之旨若合符節矣

章本清論學語

象山言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南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其實吾心得同聖人而作聖之功亦易爲力於是舉日用之功惟從心所欲既而覺師心之非也始悟孔子之從心所欲有矩在焉始悟象山所謂聖無不同者不徒曰心而曰理指盡心之聖人而言之也今吾未識眞心何敢遽同乎往聖往聖諄諄教人辨危微存亾之機求明此理之同然者以自盡焉耳然而未易辨也心之廣大乘六合而無所不包虎豹豺狼莫非生意而慈悲普度雖摩頂放踵在所必爲皆心之廣大也心之精微析萬殊而無所不入垢穢瓦礫莫非妙道而擘剖析虛空皆心之精微也心之神明千變萬化而無所不用縱橫翕張莫非圓機而與世推移雖神通妙解倏忽流轉皆心之靈變也天理人欲同行異情焦火凝冰變幻靡定雖曰觀諸孩提之愛敬人生之初其心本無不善觀之行道乞人不受嘑蹴踣亾之後本心未泯不知此乃聖賢多方引誘或指點於未喪之前或指點於既喪之後克念罔念聖狂攸分無非欲人自識其眞心以自存也不然人莫不爲孩提也曾有漸長不爲物引習移者乎乞人不受嘑蹴曾有求保此心而勿喪者乎近之論心學者如之何競指衆人見在之心即與聖人同也孔子之皜皜不可尚者以濯暴之而後有此也乃遽以衆人見在之習心未嘗暴濯者強同之立躋聖位非吾所知也○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是下民之恆性即上帝之降衷孟子謂形色天性也是氣質即天性也孔子有物有則即形色天性之謂性固合有無隱顯內外精粗而一之者也後儒乃謂有氣

質之性夫人不能離氣質以有生性不能外氣質以別賦也謂
氣即性性即氣渾然無別固不可謂氣之外有性性之外有氣
不免裂性與氣而二之何怪其分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而自二
其性哉天地化生游氣紛擾參差萬殊故人之所稟清濁厚薄
亦因以異是不齊者氣質也非氣質之性也氣質有清濁厚薄
強弱之不同性則一也能擴而充之氣質不能拘矣陽明子曰
氣質猶器也性猶水也有得一缸者有得一桶者有得一甕者
局於器也水不因器之拘而變其潤下之性人性豈因氣質之
拘而變其本然之善哉是氣也質也性也分言之可也兼言之
可也謂氣質天性可也謂氣質之性則非矣謂人當養性以變
化其氣質可也謂變化氣質之性以存天地義理之性則非矣
○問止之云者歸寂之謂乎曰於穆之體運而不息天之止也

有寄之處而無方人之止也寂而未嘗不感感而未嘗不寂
顯密渾淪淵浩無際故易以動靜不失其時發明止之義也何
可專以寂言耶曰以至善為歸宿果有方體可指歟曰人性本
善至動而神至感而寂虛融恢廓本無內外顯微之間而一有
方所非至善也雖至善乃天理之渾融不可名狀而性善隨人
倫以散見不待安排隨其萬感萬應各當天則而一真凝然無
聚散無隱顯自爾安所止也曰知一也既云知止又云知本何
也曰知為此身之神靈身為此神之宅舍是良知具足於身中
惟本諸身以求之則根苗著土自爾生意條達故止即此身之
止於善本即此善之本諸身止外無本本外無止一以貫之耳
○萬物皆備於我今之談者必曰萬物之理皆備我之性致知
格物必曰致吾心之知窮在物之理不識聖賢著述何為各一

理字必待後人增之而後能明其說也易謂乾陽物坤陰物中
庸不誠無物亦將加一理字而後明乎理一分殊言各有攸當
也自物之本末言之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物之分殊何如也自
事之終始言之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事之分殊何如也然合天
下國家身心意知而統之為一物合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統之
為一事而事之先惟在格物事物之理一為何如也且大學之
道拔本窮源惟在格物而身為物本一是皆以修身為本聖賢
垂訓何其詳切簡明至此哉諒哉物一而已矣無而未嘗無
有而未嘗有一實而萬殊萬分而一本故一言以盡天地之道
曰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易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又曰
復以自知復小而辨於物合而觀之知果一乎否也物果一乎
否也知之與物一乎否也與信其體之一則用自不容以不一

者不待辨而自明矣○天命之於穆不已也人性之淵淵浩浩
不睹不聞也欲從而形容之是欲描畫虛空而虛空何色象乎
雖然虛空不可描畫矣而虛空萬物之有無不可以形容其近
似乎彼由太虛有天之名則太虛即天也雷風雨雪亦豈非天
也雷風之未動雨雪之未零寂然杳然一太虛而已矣時乎雷
之震風之噓雨之潤雪之寒陰陽各以其時不其沖然太和矣
乎自雷風雨雪之藏諸寂謂之為太虛也太虛本含乎太和之
氣謂其本無此雷風雨雪不可也何也及其有也由太虛而出
非自太虛之外來也自雷風雨雪之動以時謂之為太和也太
和即寓於太虛之中謂其始有此雷風雨雪不可也何也方其
無也未嘗不太和特不可以太和名也是太虛之中本自有太
和名在而太和之外未嘗別有太虛者存太虛太和名有不同

天則一而已矣太虛太和亦一而已矣可見喜怒哀樂一人性之雷風雨雪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非人之太虛乎發皆中節非人之太和乎太虛之中朕兆莫窺而無一不包無一非天未發之中沖漠無朕而何一不備何一非性乎故未發非無也特不可以有言也雖由己之所獨知也然默而識之無形之可覩無聲之可聞亦廓然太虛而已矣及一有所感遇可喜而喜遇可怒而怒遇可哀而哀遇可樂而樂發雖在我而一無所與記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則是發非有也特不可以無言也蓋然太和而已矣是發與未發皆自喜怒哀樂言雖謂未發即性之未發發即性之發焉亦可也若舍此而別求未發之體則鑿矣○言性之故如故吾故人故物故事皆因其舊所有者言之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是以故言性也而故者以利為本何也仁乃性之故也乍見入井之怵惕覩觀之顙泚而惻隱即故之利也義乃性之故也乞人不受嘑蹴妻妾相泣中庭而羞惡即故之利也孩提知能不待學慮乃其性之故莫不知愛敬其親長即其故之利也雖梏亡之後而夜氣之好惡相近亦莫非其故之利也惟其故之利所以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情善才亦善故之所以利也然是利之云者自然而然不容一毫矯強作為於其間耳順性而動則利強性而動則不利而鑿矣雖然戕賊杞柳搏激乎水其為鑿易知也至於性無善無不善不有似於故之利乎彼以無為宗并情才知能悉以為流行發用而掃除之是其鑿也更甚夫不慮而知非無知也不學而能非無能也無欲其所不欲如無欲害人之類是也并欲

立欲達而無之可乎無為其所不為如無為穿窬之類是也并見義而不為焉可乎行所無事特無事智巧以作為之云耳并必有事焉而無之可乎○指點本體仁即是心指點工夫義即是路一事合宜即此心之運用也一時合宜即此心之流行也然則事事合宜非即事事心在而為仁之體事不遺乎時時合宜非即時時心在而為仁之與時偕行乎○道之得名謂共由之路也南之粵北之燕莫不各有蕩平坦夷之途而聖仁義之途皆實地也在賢智者可俯而就在愚不肖者可企而及愛親敬長日用不知而盡性至命聖人豈能舍此而他由哉此教之所以近道之所以一也若二氏既以虛寂認心性因以虛寂為妙道曰旁日月挾宇宙揮斥八極神氣不變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周遍法界並欲縱步太虛頓超三界如之何可同日語也嘗觀諸天時物皆在其包涵遍覆中也然萬物異類矣並育不相害四時異候矣並行不相背孰主張是易曰乾知大始乾以易知宜乎有知莫大若也然天命本於穆也天載無聲臭也天之知終莫之窺焉人獨異於天乎故知一也在耳為聰在目為明在心為思為睿智也聲未接於耳聰與聲俱寂也然聽五聲者聰也雖既竭耳力隨其音響悉聽容之不淆焉似乎聰有定在矣即此以反聽之聰則畢竟無可執也苟自以為聰執之以辨天下之聲則先以自塞其聰何以達四聰乎色未交於目明與色俱泯也然見五色者明也雖既竭目力隨其形貌悉詳覩之不紊焉似乎明之有定方矣即此以反觀之明則畢竟無可象也苟自以為明執之以察天下之色則先已自蔽其明何以明四目乎思慮未萌睿智與事物而俱斂矣然神通

萬變者思之睿也雖竭心思隨其事物以酬酢之而益入幾微似乎睿智有所定矣即此以自反焉睿則畢竟無可窺也若自以為睿執之以盡天下之變則先已自窒其思何以無思無不通乎○天地萬物之理皆具此心人之所以為人亦惟學存此心而已心寂而感者也感有萬端而寂貞於一是心之所以為心又惟寂而已○學箴四條一曰大學明德親民止至善中庸經綸立本知化育此是聖人全學庶幾學有歸宿一曰虞廷危微精一孔子操存舍亾此是心學正傳庶幾學有入路一曰顏子欲罷不能曾子死而後已此是為學真機庶幾不廢半塗一曰明道每思尋倫間有多少不盡分處象山在人情物理事變上用工夫此是為學實地庶幾不惑異端

僉憲馮慕岡先生應京

馮應京字大可號慕岡盱眙人也萬曆壬辰進士授戶部主事改兵部稅監陳奉播惡楚中朝議恐地方激變移先生僉事鎮武漢黃三郡先生下車約束邑令於學宮曰邑故無鑛而每邑歲輸金四千餘緡豈天降地出乎吾以三尺從事矣於是邑令以無鑛移稅監稅監雖怒而無以難也卽走鄖襄以避先生辛丑孟春三司宴稅監陳奉兵舉炮思洩怒於先生百姓聚而譟之奉黨鈎其衆者殺傷百餘人先生因疏奉不法九大罪奉亦疏阻撓國課惡語相加詔逮先生下鎮撫司獄三楚之民叩閽鳴冤哭聲震地上不為省先生在獄四年與同事司李何棟如華珏講學不輟甲辰始出卒於家先生師事鄒東皐其拘幽告草皆從憂患之際言其得力棟如字子極號天玉官至太僕寺卿亦講學於廣陵則先生之傳也

明儒學案卷二十四終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參閱

南中相傳學案

南中之名王氏學者陽明在時王心齋黃五岳朱得之戚南元周道通馮南江其著也陽明歿後緒山龍谿所在講學於是涇縣有水西會寧國有同善會江陰有君山會貴池有光岳會太平有九龍會廣德有復初會江北有南譙精舍新安有程氏世廟會泰州復有心齋講堂幾乎比戶可封矣而又東廓南野善山先後官留都興起者甚衆略載其論學於後其無語錄可考見者附此戚賢字秀夫號南元江北之全椒人嘉靖丙戌進士仕至刑科都給事中以薦龍谿失貴溪指謫官致仕陽明在滁州南元以諸生旅見未知信向其後為歸安令蒞甬學讀書始契於心遂通書受學為會於安定書院語學者千聖之學不外於心惟梏於意見蔽於嗜欲始有所失一念自反即得本心在京師會中有談二氏者即正色阻之龍谿偶舉黃葉止兒啼公案南元艴然曰君是吾黨宗盟一言假借便為害不淺龍谿為之愧謝南元談學不離良知而意氣激昂足以發之馮恩字子仁號南江華亭人嘉靖丙戌進士陽明征思田南江以行人使其軍因束修為弟子擢為南道御史劾都御史汪鋐太學士張孚敬下詔獄會審鋐執筆南江立而庭辯論死其後減戍赦歸貢安國字元略號受軒宣州人師南野龍谿主水西同善之會緒山與之書曰昔人言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鍼度與人吾黨金鍼是前人所傳實未繡得鴛鴦即嘵嘵然空持金鍼欲以

度人人不見鴛鴦而見金鍼非徒使之不信併願繡鴛鴦之心亦阻之矣後官山東州守講學於志學書院查鐸字子警號毅齋涇縣人嘉靖乙丑進士為刑科給事中不悅於新鄭外轉至廣西副使學於龍谿緒山謂良知簡易直截其他宗旨無出於是不執於見即曰虛不染於欲即曰寂不累於物即曰樂無有無無始終無階級俛焉日有孳孳終其身而已沈寵字思畏號古林宣城人登嘉靖丁酉鄉書官至廣西參議師事受軒受軒學於南野龍谿而返謂古林曰王門之學在南畿盍往從之於是古林又師南野龍谿在閩建養正書院在蘄黃建崇正書院近溪立開元之會於宣州古林與梅宛溪主其席疾革有問其胸次如何曰已無物矣宛溪名守德字純甫官至雲南左參政其守紹興時重修陽明講堂以龍谿主之式秘圖楊珂之閭非俗吏也蕭彥號念渠戶部侍郎諡定肅涇縣人師事緒山蕭良榦字以寧號拙齋仕至陝西布政使師緒山龍谿水西講會之盛蕭氏之力也戚袞字補之號竹坡宣城人項城知縣初及東廓南野之門已受業龍谿龍谿語之曰所謂志者以其不可奪之謂也吾人不能純於無欲故有致知之功學也者復其不學之體也慮也者復其不慮之體也故學雖博而守則約慮雖百而致則一非有假於外也若見聞測識之知從門而入非良知之本然矣吾人讒於步趨循守方圓謂之典要致知之學變通周流惟變所適蓋規矩在我而方圓自不可勝用此實毫釐之辨也竹坡往來出入既正於師友者凡七八年於是始知意氣不可以為志聞識不可以為知格式不可以為守志益定業益

精其及人益廣也張棨字士儀號本靜涇縣人五歲曰投諸地
郎能了了夜聞雞聲呼其母曰小學云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
今雞鳴矣何不起母笑曰汝纔讀書便曉其義耶曰使當爲之
豈徒曉焉而已南野爲司成因往從之累年不歸繼從東廓緒
山龍谿歸而聚徒講學以收斂精神爲切要以對景磨瑩爲實
功以萬物一體爲志願意氣眉睫之間能轉移人心卒時變號
孟泉青陽人河南副使學於東廓程大賓字汝見號心泉歙人
貴州參政受學緒山緒山謂之曰古人學問不離七情中用而
病痛亦多由七情中作程默字子木休寧人廣州府同知負笈
千里從學陽明疾革指六經謂其子曰當從此中尋我莫視爲
陳言也鄭燭字景明歙人河間府判及東廓之門人見其衣冠
質樸以爲卑與者曰卑與未易言先須識眞耳姚汝循字敘卿

號鳳麓南京人嘉靖丙辰進士官終嘉定知州近溪嘗論明德
之學鳳麓舉日說云德猶鑑也匪翳弗昏匪磨弗明近溪笑曰
明德無體非喻所及且公一人耳爲鑑爲翳復爲磨者可乎聞
之遂有省浸浸寤人有妄子以陽明爲詬病鳳麓曰何病曰惡
其良知之說也曰世以聖人爲天授不可學久矣自良知之說
出乃知人人固有之即庸夫小童皆可反求以入道此萬世功
也予曷病殷邁字時訓號秋溟南京衛人歷官禮部侍郎與何
善山遊與聞緒言所著有懲忿窒慾編姜寶字廷善丹陽人歷
官南禮部尚書受業荊川之門

孝廉黃五岳先生省曾

長史周靜菴先生衡

明經朱近齋先生得之

太常周訥谿先生怡

學憲薛方山先生應旂

副使薛畏齋先生甲

副使查毅齋先生鐸

襄文唐荊川先生順之

太常唐凝菴先生鶴徵

文貞徐存齋先生階

中丞楊幼殷先生豫孫

史017-280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參閱

孝廉黃五岳先生省曾

黃省曾字勉之號五岳蘇州人也少好古文辭通爾雅為王濟之楊君謙所知喬白巖參贊南都聘纂遊山記李空同就醫京口先生問疾空同以全集授之嘉靖辛卯以春秋魁鄉榜母老遂罷南宮陽明講道於越先生執贄為弟子時四方從學者眾每晨班坐次第請疑問至即答無不圓中先生一日徹領汗浹乘機謂門人咸隆頌聖而不知公方塵理過化視坎途門人擬滯度迹而不知公隨新酬應了無定景作會稽問道錄十卷東廓南野心齋龍谿皆相視而莫逆也陽明以先生筆雄見朗

欲以王氏論語屬之出山不果未幾母死先生亦卒錢牧齋抵槃空同謂先生傾心北學識者哂之先生雖與空同上下其論然文體竟自成一家固未嘗承流接響也豈可謂之傾心故傳習後錄有先生所記數十條當是採之問道錄中往往失陽明之意然無如儀秦一條云蘇秦張儀之智也是聖人之資後世事業文章許多豪傑名家只是學得儀秦故智儀秦學術善揣摸人情無一些不中人肎綮故其說不能窮儀秦亦是窺見得良知妙用處但用之於不善耳夫良知為未發之中本體澄然而無人偽之雜其妙用亦是感應之自然皆天機也儀秦打入情識窠臼一往不返純以人偽為事無論用之於不善即用之於善亦是襲取於外生機槁滅非良知也安得謂其末異而本同哉以情識為良知其失陽明之旨甚矣

長史周靜菴先生衡

周衡字道通號靜菴常之宜興人正德庚午鄉舉授萬安訓導知應城縣以耳疾改邵武教授陞唐府紀善進長史而卒年四十七陽明講道於虞先生往受業繼又從於甘泉謂湛師之體認天理即王師之致良知也與蔣道林集師說為新泉問辨錄暇則行鄉射投壺禮士皆斂衽推讓呂涇野鄒東廓咸稱其有淳雅氣象當時王湛二家門人弟子未免互相短長先生獨疏通其旨故先生死而甘泉歎曰道通真心體受以求實益其異於死守門戶以相訾而不悟者遠矣

周靜菴論學語

存心爲學之要知恥爲入道之機○學以成身而已其要只在愼獨博約知行皆愼獨工夫內事目也○凡學須先有知識然後力行以至之則幾矣○講學須脚踏實地敬義夾持此爲己規模大路夫君子之學終日終身只此一事蓋理不外乎一中卽吾中正之心是已無事時戒愼照管吾中正之心而常存有事時亦只戒愼凡事循吾中正之心而不雜是謂敬義夾持心外無理理外無事學者知不可須臾離又何患脚踏不實乎○日用工夫不是立志然須朋友講習則此意纔精健闊大纔有生意若三五日不得朋友相講便覺微弱遇事便會困亦時會忘今於無朋友相講之時還只靜坐或看書或行動凡寓目措身悉取以培養此志頗覺意思和適然終不如講學時生意更多也○上蔡嘗問天下何思何慮伊川云有此理只是發得太早在學者工夫固是必有事焉而勿忘然亦須識得何思何慮底氣象若不識得這氣象便有正與助長之病若認得何思何慮而忘必有事焉工夫恐有墜於無也須是不滯於有不墜於無方得學者纔曉得做工夫便要識認得聖人氣象蓋認得聖人氣象把做準的乃就實地做工夫去纔不會差○事上磨鍊一日之內不管有事無事只一意培養本原若遇事來感或自己有感心上既有覺安可謂無事但因事凝心一會大段覺得事理當如此只如無事處之盡吾心而已○正學不明已久不須枉費心力爲朱陸爭是非若其人果能立志決意要如此學已自大段明白了朱陸雖不辨彼自能覺得

明經朱近齋得之

朱得之字本思號近齋直隸靖江人貢爲江西新城丞邑人稱之從學於陽明所著有參元三語其學頗近於老氏蓋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者也其語尤西川云格物之見雖多自得未免尚爲聞見所梏雖脫聞見於童習尚滯聞見於聞學之後此篤信先師之故也不若盡滌舊聞空洞其中聽其有融而覺如此得者尤爲真實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遂得堂室萬世昭然卽此可以觀其自得矣

語錄

董蘿石平生好善惡惡甚嚴自舉以問陽明老師曰好字原是好字惡字原是惡字董於言下躍然○董實夫問心即理心外無理不能無疑陽明老師曰道無形體萬象皆是形體道無顯晦人所見有顯晦以形體言天地一物也以顯晦言人心其機也所謂心即理者以其充塞氤氳謂之氣以其脈絡分明謂之理以其流行賦畀謂之命以其稟受一定謂之性以其物無不由謂之道以其妙用不測謂之神以其凝聚謂之精以其主宰謂之心以其無妄謂之誠以其無所倚著謂之中以其無物可加謂之極以其屈伸消息往來謂之易其實則一而已今夫茫茫堪輿蒼然隤然其氣之最麄者歟稍精則爲日月星宿風雨山川又稍精則爲雷電鬼怪草木花蘂又精而爲鳥獸魚鼈昆蟲之屬至精而爲人至靈至明而爲心故無萬象則無天地無吾心則無萬象矣故萬象者吾心之所爲也天地者萬象之所爲也天地萬象吾心之糟粕也要其極致乃見天地無心而人爲之心心失其正則吾亦萬象而已心得其正乃謂之人此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惟在於吾心此可見心外無理心外無物所謂心者非今一團血肉之具也乃指其至靈至明能作能知此所謂良知也然本無聲無臭無方無體此所謂道心惟微也此大人之學所以與天地萬物一體也一物有外便是吾心未盡處不足謂之學○問喜怒哀樂陽明老師曰樂者心之本體也得所樂則喜反所樂則怒失所樂則哀不喜不怒不哀時此眞樂也○楊文澄問意有善惡誠之將何稽陽明老師曰無善無惡者心也有善有惡者意也知善知惡者良知也爲

善去惡者格物也曰意固有善惡乎曰意者心之發本自有善而無惡惟動乎私欲而後有惡也惟良知自知之故學問之要曰致良知○或問客氣陽明老師曰客與主對讓盡所對之賓而安心居於卑末又能盡心盡力供養諸賓賓有失錯又能包容此主氣也惟恐人加於吾之上惟恐人怠慢我此是客氣人生不可不講者學也不可暫留者光陰也不能暫留其爲可惜學不講自失爲人之機誠爲可恥自甘無恥自不知惜老至而悔不可哀乎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朝聞道夕死可矣旨哉○或問三教同異陽明老師曰道大無外若曰各道其道是小其道矣心學純明之時天下同風各求自盡就如此廳事元是統成一間其後子孫分居便有中有傍又傳漸設藩籬猶能往來相助再久來漸有相較相爭甚而至於相敵其初只是一家去其藩籬仍舊是一家三教之分亦只似此其初各以資質相近處學成片段再傳至四五則失其本之同而從之者亦各以資質之近者而往是以遂不相通名利所在至於相爭相敵亦其勢然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纔有所見便有所偏○天地萬物之機生生不息者只是翕聚翕聚不已故有發散發散是其不得已且如嬰兒在母腹中其混沌皮內有兩孔端生近兒口是兒在胎中翕而成者也故出胎便能吸乳○人之養生只是降意火意火降得不已漸有餘滿自然上升只管降只管自然升非是一升一降相對也降便是木升便是火務同努責人滑滲淵浮游守規中此其指也○或問金丹曰金者至堅至利之象丹者赤也言吾赤子之心也煉者喜怒哀樂發動處是火也喜怒哀樂之發是有物牽引重重輕輕

冷冷熱熱煆煉得此心端然在此不出不入則赤子之心不失久久純熟此便是丹成也故曰貧賤憂戚玉汝於成動心忍性增益不能此便是出世此是飛昇沖舉之實謂其利者百凡應處迎之而解萬古不變萬物不離大人之心常如嬰兒知識不逐純氣不散則所以延年者在是所以作聖者在是故曰專氣致柔如嬰兒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所以知幾者在是所以知天者在是○太虛浮雲過化也乾乾不息於誠存神也存神則過化矣所過不化不存神也存神而過化所以與天地同流○此身之外一絲一纏皆粧綴故緊隨身不可須臾離者貧賤也或得或失者富貴也於其不可離者必求離之於其不可保者必欲得之此所以終身役役卒歸於惡也○三代敬人年未五十者不得衣帛未七十者不得食肉是天下

莫非素縞也今自嬰兒時便厚味華衣豈知古人愛養生命之道佛法戒殺其徒不腥不錦意正如此若得天下知此風味便省許多貨財便有許多豐裕息貪息爭無限好處雍熙之風指日可見惜乎欲動情勝而不能從也往古聖人立言垂訓宗旨不同只是因時立教精明此性耳堯舜曰中湯文曰敬蓋以中有糊塗之弊將生兩可之病故以敬為宗提省人使之常惺惺也敬則易流於有意故孔子曰仁仁易無斷故孟子曰仁義仁義流而為假仁襲義故周子曰誠誠之弊乃本體無思無為者也人不易明將流於訐直故程子復以敬為宗敬漸流於孤阿故朱子以致知補之致知漸流於支離故先師明闡見與良知特揭良知為宗千古聖學之要天地鬼神之機良知二字盡之矣混沌開闢之說亦是懸度只就一日晝夜昏明之間便可見

戌亥時果人消物盡乎但自古至今生氣渐促其醇氣之耗竭巧之滋緣非古比○或問事物有大小應之不能無取舍此正是功利之心千駟萬鍾之取予一念也衆人在事上見故有小大聖人卻只在發念處見故不論事物之大小一念不安即不必為人無善可為只不可為惡有心為善善亦惡也

尤西川紀聞

近齋說陽明始教人存天理去人欲他日謂門人曰何謂天理門人請問曰心之良知是也他日又曰何謂良知門人請問曰是非之心是也○近齋言陽明云諸友皆數千里外來人皆謂我有益於朋友我自覺我取朋友之益為多又云我全得朋友講聚所以此中日覺精明若一二日無朋友志氣便覺自滿便覺怠惰之習復生近齋說陽明逢人便與講學門人疑之歎曰

我如今譬如一個食館相似有客過此吃與不吃都讓他一嘗嘗有弊者○近齋說陽明在南都時有私怨陽明者誣奏極其醜詆始見頗怒旋自省曰此不得放過掩卷自反俟其心平氣和再展看又怒又掩卷自反久之真如飄風浮靄略無芥蒂自後雖有大毀謗大利害皆不為動嘗告學者曰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惟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為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無入而非學也○近齋說陽明不自用善用人人有一分才也用了再不錯故所向成功○近齋曰昔侍先師一友自言覺工夫不濟無奈人欲間斷天理何師曰若如汝言工夫儘好了如何說不濟我只怕你是天理間斷人欲耳其友悚然○近齋解格物之格與陽明大指不殊而字說稍異予問格就正否近齋歎曰此終天之恨也○

近齋曰精義一理精上用功他曰與似則曰本無精義○近齋曰二年前悟知止為徹底為聖功之準近六月中病臥忽覺前輩言過不及與中皆是汗漫之言必須知分之所在然後可以攷其過不及與中之所在為其分之所當為中也無為也不當為而為者便是過便是有為至於當為而不為便是不及便是有為

恭節周訥谿先生怡

周怡字順之號訥谿宣州太平人嘉靖戊戌進士授順德推官入為吏科給事中上疏劾相嵩且言陛下日事禱祀而四方水旱愈甚杖闕下錮錦衣衛獄歷三年上用箕神之言釋先生與斛山劉晴川三人未彌月上為箕神造臺太宰熊浹極言不可上怒罷浹而復逮三人獄中又歷兩年內殿災上於火光中恍忽聞神語令釋三人者於是得釋家居十九年穆宗登極起太常少卿所上封事刺及內侍出為山東僉事轉南京司業後入為太常隆慶三年十月卒於家年六十四蚤歲師事東廓龍谿於傳習錄身體而力行之海內凡名王氏學者不遠千里求其印證不喜為無實之談所謂節義而至於道者也

尤西川紀聞

訥谿說陽明一日早起看天欲有事即自覺曰人方望雨我乃欲天晴耶其自省如此○訥谿說東廓講學京師一士人謂之曰今之講學者皆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桀之行者也東廓曰如子所言固亦有之然未聞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而行堯之行者也如欲得行堯之行者須於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者求之且不服堯之服不誦堯之言又惡在其行堯之行也士人愧服○訥谿謂司訓邵西林曰子憤士之不率教乎譬諸津濟遊人咱渡則長年三老篙舟受值擇可而載若野岸舟橫客行不顧則招招舟子豈容自已凡敎俗即是學脈○西川問學曰信心○思不出位是不過其則○西川有所疑億曰莫倩度○上行改行者西川謂初念未眞曰不然惟聖罔念作狂君子小人何常之有○當此世界若無二三子未免孤立無徒

因對

閻子被罪下獄手有梏足有鐐坐臥有柙日有數人監之喟然曰余今而始知檢也手有梏則恭足有鐐則重臥坐有柙則不敢以妄動監之衆則不敢以妄言行有鐐則疾徐有節余今而始知檢也

提學薛方山先生應旂

薛應旂號方山武進人嘉靖乙未進士知慈谿縣轉南考功附浙江提學副使其鑒識甚精試慈谿得向程卷曰今科元也及試餘姚得諸大圭卷謂向程曰子非元矣有大圭在已果如其言先生爲考功時寘龍谿於察典論者以爲逢迎貴溪其實龍溪言行不掩先生蓋借龍溪以正學術也先生嘗及南野之門而一時諸儒不許其名王氏學者以此節也然東林之學顧導源於此豈可沒哉

薛方山紀述

古之學者知卽爲行事卽爲學今之學者離行言知外事言學一念不敢自恕斯可謂之修一語不敢苟徇斯可謂之直一介不敢自汙斯可謂之廉○氣者所以運乎天地萬物者也有清則有濁有厚則有薄窮則變變則通故一治一亂皆非一日之積也○聖人制命賢者安焉不肖者逆焉○萬物皆備於我不可以物爲非我也然而有我則私矣萬物皆具於心不可以心爲無物也然而有物則滯矣○陰陽之氣凝者爲石流者爲水凝者無變信也流者無滯智也孔惡其硜窒也孟非其激逆也信立而通則不窒矣智運而正則不逆矣○畫者象也值其辭者變也潛龍勿用者辭也用其辭者占也斯義不明附會無不至矣○時之汙隆民之休戚其幾安在哉存乎士風之直與佞耳○改過則長善矣甘貧則足用矣○治世之敎也上主之故德一而俗同季世之敎也下主之故德二三而俗異○義協則禮皆可以經世不必出於先王理達則言皆可以喻物不必稽之故典○薛文清之在大理王振引之也當時若辭而不往豈不愈於抗而得禍乎此崔後渠發中所得之言○古諸侯多天子之支子故不得祀天子以祭始祖大夫多諸侯繼禰之支子故不得祀諸侯以祭先祖漢唐以來則無是矣禮以義起報宜從厚今是大夫之家廟雖推以祭始祖亦可也○古者諡無官以天下之公議寄之天下之人使天下之人言之此其爲盛也

副使薛畏齋先生甲

薛甲字應登號畏齋江陰人也嘉靖乙丑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劾方士邵元節降湖廣布政司照磨歷寧波通判保定同知四川領州僉事副使以忤相嵩拾遺免先生篤信象山陽明之學其言格物卽所以致知愼獨卽所以存養成物卽所以成己無慾卽所以持志與夫一在精中貫在一中約在博中恕在忠中皆合一之旨此學之所以易簡也先生曰古今學術至於陽明辨晰昭融天不假年不能使此公總析條分以破訓詁之惑用是學者雖略知領悟而入之無從區區不自量妄意欲補其缺會集所聞總成一書名曰心學淵源貽傳之來世以俟知者。按陽明之格物謂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意在於事親則致吾良知於事親之物去其事親之不正者以歸於正事親之物格而後事親之知至先生之格物以感物爲格不能感物是知之不致陽明以正訓格先生以感訓格均爲有病何不以他經證之意以知爲體知以物爲體毋自欺良知也好惡物也好惡至於自慊則致之至於物矣不忍堂下之牛良知也舉斯心而加諸彼則致之至於物矣蓋至於物則此知纔非石火電光所謂達之天下也此正致之之法與擴充同一義耳格當訓之爲至與神之格思同二先生言正言感反覺多此一轉所致者旣是良知又何患乎不正不感乎

薛畏齋文集

陸子之學在先立其大朱子之學在居敬窮理學者苟能存先立其大之心而務朱子之功則所謂居敬者居之心也所謂窮理者窮之心也則朱陸合一矣○論道者須精且詳精則理透詳則意完如惟精惟一之語更建中建極一貫性善數聖賢發明而理始徹豈非精耶又本之以六經輔之以四子而意始完然則精與詳信乎不可缺一也若孟氏以後歷千年而有象山有陽明可為精矣而享年不永不獲有所著述以示後人雖欲詳不可得也至於朱子字字而議句句而論可詳矣然改易大學而以格物為窮物之理集義為事事求合於義則與義襲而取者何以異耶循此而求之雖欲精亦不可得也○致知格物之說夫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而有明善誠身之論所謂明善即致知也所謂誠身即誠意也雖不言感物然獲上治民悅親信友乃其驗處即格物也至子思傳之孟子則述師傳而備言之而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則格物之為感物彰彰明矣夫不能感物者必其知有未致致有未盡也故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反之者致之也此之謂致知在格物○釋氏之說欲使人離垢明心其意未嘗不善也然不知心即是理理不離事而過用其意至欲遠離事物以求心則其勢必至於反性情滅人倫為一切截取之法認其所謂漠然無情者為心至於中庸精微之妙茫無所知而誤以幻大地絕人道者為事知者所宜原其意以通之而約其過甚者以歸於中亦歸斯受之之意也○或問存心致知有分乎曰致知乃所以存心也

副使查毅齋先生鐸

查鐸字子警號毅齋寧國之涇縣人嘉靖乙丑進士授德安府推官入為刑科給事中為新鄭所不喜叅議山西劾歸復起分守河東有妖似儒言人禍福熒惑一方先生下教逐之妖輒遁去轉廣西副使致政歸先生受業於龍溪緒山曁守致良知宗旨故陽明之言格物謂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先生言格物者循其帝則之流行不使一毫私意間雜於中苟無私意物不待格而自無不格其義一也然意有未盡蓋良知即是乾知物即是坤作成物之物天之生意乃其知也此生意遍滿兩間然不著土則空無所寄亦如野馬絪緼旋吹旋散故必乾坤合德然後能四時行百物生所以曰坤作成物人稟大始之氣此良知也苟不凝之於物只在想像恍惚之中但謂之弄精魂而已此致知之必在格物而後能有諸於己也先生亦言乾知即良知之真體坤作即良知之實用然良知必從格物而後成體彼石火電光豈可執以為體乎

查毅齋先生集

學問須要歸根與天地相似天地之化雖流行不息然其凝寂者未嘗不在故天之斗柄地之潮汐四時之節候萬物之榮悴分毫不差試於定盤鍼驗之不論和風麗日迅雷烈風之時子午之向未嘗少差此可見天地之寂體此體人人俱足雖酬酢萬變而其寂然者常存所謂主靜立人極也無窮事業皆從這些子中流出此學所以須從混沌立根也○人心之體只是寂感陽也剛也仁也皆感之體也陰也柔也義也皆寂之用也此機原從混沌中來無前無後無內無外無精無麤能悟此意則即寂感存即感寂存功夫本體當下俱是○吾人一身不是塊然一物通身莫非靈氣自身之所主謂之心自心之所發謂之意自意之明覺謂之知自知之應感謂之物其實總是一身分

疏指出○或謂天下事變無窮良知安能盡知必加考索講求始得不知良知乃吾真心之所發也真心所在當考索者自會考索當講求者自會講求皆所不廢若當考索而不考索當講求而不講求便非良知○格物者循其良知之發擴充之以極其至內之念慮覺識外之視聽言動皆循其良知之天理而不使有一毫之蔽虧也物無方體知無方體格致之功亦無方體物無窮盡知無窮盡格致之功亦無窮盡曰就月將自有不容已者○良知與知識不同良知是天命之性至善者也知識是良知之用有善有惡者也如石中有火擊石火出神觸神應一毫人力不得與焉即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是也知識則火從石中出後延燒燎原此二者之辨也○文成在時說往其門者先生曰只一知字尚無下落至於致字且休說起

此致字即孟子擴而充之充字此充字不是充之於天下乃由一偏而充之於全體須一偏之動處識透究竟廓然全體火然泉達皆指此幾之不息處○問情識與良知既別陽明先生以知善知惡是良知此與情識何別曰善惡爲情識知者天聰明也不隨善惡之念而遷轉也情識者未必不從知來旣離其根則善惡自混其去知也遠矣○學者有守一念之明以爲功者此當惺惺法也靜時得力動即茫蕩爲其有內外之分也不知此靈原無內外原無動靜乃吾人之真體即道心之微也旣見此體則天地萬物自不爲礙惟此一靈獨往獨來一切感物惟以此靈應之色色俱是見在全無倚傍○良知一念之微從無聲無臭中出見此中色色俱有帝則不待安排不假學慮格物者順其帝則之流行不使一毫私意間雜於中苟無私意物不

待格而自無不格○戒懼原是本體覺悟而不戒懼則所悟者猶是虛見戒懼而非覺悟則戒懼者猶是強制○吾人本來真體原無分於寂感惟真體在我則無感時雖寂然不動自是心意昭然即寂而感在也有感時雖應務紛紜自是條理安安即感而寂在也若只是寂感上調停則有事時易落於俗無事時易落於空矣○乾知即良知之真體坤作即良知之實用○龍德不可爲首如與物往來循環無端將以寒爲首乎暑爲首乎故三統迭建子丑寅皆可爲首正見其無首處本義言陽剛不可爲物先非也○天命之性能生萬有不與萬有作對故謂之獨即此心之靈是也此心之靈天理人欲毫忽莫掩又謂之獨知只是此靈作主不忘有事之謂知慎獨即是良知時時不忘有事不爲氣習所蔽即是致良知○太極生陰陽太極即在陰

陽之中陰陽生五行陰陽即在五行之中五行生萬物五行即
在萬物之中不是別有一物懸虛在於其處則吾心之良知可
知矣吾人日用應感雖千變萬化此心之明體不爲情遷不爲
境易此虛寂之體原不出應感之中雙江念菴提出歸寂之說
性體本寂又何事歸未免頭上安頭矣○易謂極深研幾不是
幾前更有深處只是吾人從發後認幾爲氣習所膈見得幾淺
故須極深深只是銷去習氣則眞體自露靈機自顯今人認幾
在發後看又從念頭初動處看皆非愼獨眞脈○大學知止此
止字即易所謂止其所也止豈有定所至善即吾人天命之性
此知字非言語可接非思索可得是自心自証此心從天命來
原是止的雖千變萬化吾之性體終不能遷動但吾人自作知
見自作檀援失却至善本體始不得止若時時刻刻從良知作

主久之始信性體原是不動○夫神周流六虛變動不居爲神
一神也惟得形而附其實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則形亦神之
所生也世人不知此心原是神明不測種種從形上起念故神
反爲形役不得靈透性認得此神時時委順於神不以有我梏
其間則神自靈透不昧自圓動不拘其出之自我者爲神功及
之天地人物處爲神化皆神之所爲非我也○譬之石中有火
擊石火出人但見擊出之火不知火原蘊於石中擊出之火有
起滅石中之火無起滅若是擊出之火猶是眞體間不容髮今
人多從延燒燎原處認火雖亦是火離根遠矣故元神識神雖
是一個但有體用之別耳○蒙諭凡有習氣皆是意見未忘誠
是但意見固不可有至於默識本來時時保任則不可無此體
從無始以來不與諸有作對雖不離日用應感實與應感無與

此中原無格式何所依倣原無好醜何所揀擇即有習氣亦從
此而銷雖知尚屬意見否此無可用力但不令住於所見而已
○吾人日用應感莫非天則但精神消散每多忽漫然其存其
散此心之靈未嘗不覺貴在因其所覺而凝聚之此心之覺處
即謂之復纔覺即知凝聚不至流散即謂之姤○人心之靈皎
如白日天理人欲毫不容掩雖爲氣習所蔽纔一反求即得本
心如浮雲翳日貞明之體終不可易此知體也在致知而已致
知者自念慮之微以至事爲之著無非此知之貫徹即謂之格
物○吾人患在分心與事爲二見若觀心是事觀事是心凡事
之委曲調停正是心之盡處稍分二見即起煩煩心矣○人之
言愼獨者多自善惡既分之後善求必爲惡求必去功夫已晚
得力稍難須自善惡未分之前原體上保任此體原不離應感

自有炯然不昧處此即所謂良知也○仙家所謂結胎豈眞有
形亦只精神凝聚即謂之聖胎○功夫全在未發之中上用性
原是於穆吾心之主宰亦是常靜無一念之起性原是不已吾
心之流行亦是常感無一息之間此心空空洞洞原不著事然
此意綿綿密密常若有事如此久久習熟舊染氣習漸忘與性
漸深自然獨見本來面目○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各各有天地
各各有萬物即如庶人以一家爲天地以一家之人爲萬物若
庶人性情不中不和自然哀樂發得過當即一家天翻地覆人
皆不安此即是不位育推而一邑至天下又可知矣○易謂數
往者順知來者逆易逆數也此即周子主靜之意吾人日用只
知順上不知逆返故多離根若良知作得主宰時時用不離體
此用逆之學即主靜意也

卷二十五終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參閱

襄文唐荆川先生順之

唐順之字應德號荆川武進人也嘉靖乙丑會試第一授武選主事丁內艱起補稽勳調考功以校對實錄改翰林編修不欲與羅峯爲緣告歸羅峯恨之用吏部原職致仕皇太子立選宮僚起爲春坊司諫上常不御朝先生與念菴浚谷請於元日皇太子出文華殿百官朝見上大怒奪職爲民東南倭亂先生痛憤時艱指畫方略於當事當事以知兵薦之起南部車駕主事未上改北部職方員外先生至京即陞本司郎中查勘邊務繼而視師浙直以爲禦島寇當在海外鯨背機宜豈可懸斷華屋之下身泛大洋以習海路敗賊於崇明沙陞太僕寺少卿右通政未上擢僉都御史巡撫淮揚先生方勦三沙賊江北告急乃以三沙付總兵盧鏜而擊賊於江北敗賊姚家蕩又敗廟灣幾不能軍先生復向三沙賊遁至江北先生急督兵過江威之賊漸平會淮揚大祲賑饑民數十萬行部至泰州卒於舟中庚申四月一日也年五十四先生晚年之出由於分宜故人多議之先生固嘗謀之念菴念菴謂向嘗隸名仕籍此身已非己有當軍旅不得辭難之日與徵士處士論進止是私此身也兄之學力安在於是遂決龜山應蔡京之召龜山徵士處士也論者尚且原之況於先生乎初喜空同詩文篇篇成誦下筆即刻畫之王道思見而歎曰文章自有正法眼藏奈何襲其皮毛哉自此幡然取道歐曾得史遷之神理久之從廣大胸中隨地涌出無

意爲文而文自至較之道思尚是有意欲爲好文者也其著述之大者爲五編儒編左編右編文編稗編是也先生之學得之龍谿者爲多故言於龍谿只少一拜以天機爲宗以無欲爲工夫謂此心天機活物自寂自感不容人力吾惟順此天機而已障天機者莫如欲欲根洗淨機不握而自運矣成湯周公坐以待旦高宗恭默三年孔子不食不寢不知肉味凡求之枯寂之中如是艱苦者雖聖人亦自覺此心未能純是天機流行不得不如此著力也先生之辨儒釋言儒者於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順而達之其順而達之也至於天地萬物皆吾喜怒哀樂之所融貫佛者於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逆而銷之其逆而銷之也至於天地萬物澹然無一喜怒哀樂之交故儒佛分途只在天機之順逆耳夫所謂天機者即心體之流行不息者是也佛氏無所住而生其心何嘗不順逆與流行正是相反既已流行則不逆可知佛氏以喜怒哀樂天地萬物皆是空中起滅不礙吾流行何所用銷但佛氏之流行一往不返有一本而無萬殊懷山襄陵之水也儒者之流行盈科而行脈絡分明一本而萬殊先河後海之水也其順固未嘗不同也或言三千威儀八萬細行靡不具足佛氏未嘗不萬殊然佛氏心體事爲劬分兩截禪律殊門不相和會威儀細行與本體了不相干不可以此比而同之也羲原初藁襄文

荊川論學語

近來談學謂認得本體一超直入不假階級竊恐雖中人以上有所不能竟成一番議論一番識見而已天理愈窮則愈見其精微之難致人欲愈克則愈見其植根之甚深彼其易之者或皆未嘗實下手用力與用力未嘗懇切者也（與張士宜）○古之所謂儒者豈盡律以苦身縛體如尸如齋言貌如土木人不得搖動而後可謂之學也哉天機盡是圓活性地儘是灑落顧人情樂率易而苦拘束然人知恣睢者之為率易矣而不知見天機者之尤為率易也人知任情宕佚之為無拘束矣而不知造性地者之尤為無拘束也（與兩湖）○小心兩字誠是學者對病靈藥細細照察細細洗滌使一些私見習氣不留下種子在心裏便是小心矣小心非矜持把捉之謂也若以為矜持把捉則便與鳶飛魚躍意思相妨矣江左諸人任情恣肆不顧名檢謂之洒脫聖賢胸中一物不礙亦是洒脫在辨之而已兄以為洒脫與小心相妨耶惟小心而後能洞見天理流行之實惟洞見天理流行之實而後能洒脫非二致也（與蔡子木）○近來痛苦心切死中求活將四十年前伎倆頭頭放舍四十年前見解種種抹殺於濟明中稍見得些影子原是徹天徹地靈明渾成的東西生時一物帶不來此物却原自帶來死時一物帶不去此物却要完全還他去然以為有物則何睹何聞以為無物則參前倚衡瞻前忽後非胸中不持世間一物則不能見得此物非心心念念昕夜不舍如養珠抱卵下數十年無滲漏的工夫則不能收攝此物完養此物自古宇宙間豪傑經多少人而聞道者絕歎其難也（與王道思）○嘗驗得此心天機活物其寂與感自寂自感不容人

力吾與之寂與之感只是順此天機而已不障此天機而已障天機者莫如欲若使欲根洗盡則機不握而自運所以為感也所以為寂也天機即天命也天命者天之所使也立命在人人只立此天之所命者而已白沙色色信他本來一語最是形容天機好處若欲求寂便不寂矣若有意於感非真感矣○出入無時莫知其向此真心也非妄心之謂也出入本無時欲有其時則強把捉矣其向本無知欲知其向則強猜度矣無時即此心之時無向即此心之向無定體者即此心定體也（答聶雙江）○中庸所謂無聲無臭實自戒謹不覩恐懼不聞中得之本體不落聲臭工夫不落聞見然其辨只在有欲無欲之間欲根銷盡便是戒謹恐懼雖終日酬酢云為莫非神明妙用而未嘗涉於聲臭也欲根絲忽不盡便不是戒謹恐懼雖使棲心虛寂亦是未離乎聲臭也（答蔡南川）○白沙靜中養出端倪此語須是活看蓋世人病痛多緣隨波逐浪迷失真源故發此耳若識得無欲為靜則其源波浪本來無二正不必厭此而求彼也兄云山中無靜味而欲閉關獨臥以待心志之定即此便有欣羨畔援在矣請且無求靜味只於無靜味中尋討毋必閉關只於開門應酬時尋討至於紛紜膠轕往來不窮之中試觀此心如何其應酬膠轕與閉關獨臥時還有二見否若有二見還是我自為障礙否其障礙還是欲根不斷否兄更於此著力一番有得有疑不惜見教也（答呂沃洲）○近會一二方外人見其用心甚專用工最苦概然有歎於吾道之衰蓋禪家必欲作佛不坐化超脫則無功道人必欲成仙不留形住世則無功兩者皆假不得惟聖賢與人同而與人異故為其道者皆可假托溷帳自誤誤人竊意當時

聖賢用心專而用工苦者豈獨百倍方外人之修鍊而已必有啞子喫苦瓜與你說不得者而世人乃欲安坐而得之以其世間功名富貴之習心而高談性命之學不亦遠乎（與念菴）○當時篡弒之人必有自見已之爲是而見君父之甚不是處又必有邪說以階之如所謂邪說作而弒君弒父之禍起者春秋特與辯別題目正其爲弒如州吁弒完一句即曲直便自了然曲直了然即是非便自分曉亂臣賊子其初爲氣所使昧了是非迷了本來君父秉彝之心是以其時惡力甚勁有人一與指點是非中其骨髓則不覺回心一回心後便自動憚不得蓋其真心如此所謂懼也舊說以爲亂臣賊子懼於見書而知懼則所懼者既是有所爲而非真心且其所懼能及於好名之人而不及於勃然不顧名義之人以爲春秋書其名聲持恐動人而使之

懼此又只說得董狐南史之作用而非所以語於聖人撥轉人心之妙用也（答蔡子木）○慈湖之學以無意爲宗竊以學者能自悟本心則意念往來如雲物相盪於太虛不惟不足爲太虛之障而其往來相盪乃即太虛之本體也何病於意而欲掃除之苟未悟本心則其無意者乃即所以爲意也心本活物在人默自體認處何如不然則得力處即受病處矣（答南野）○世間伎倆世間好事不可揣在胸中學之滲漏多正坐攬多耳昔人所以絕利一原不如是則不足以收斂精神而凝聚此道也（答胡青崖）○近來學者病痛本不刻苦搜剔洗空欲寧以元妙之語文夾帶之心直如空花竟成自誤要之與禪家鬬機鋒相似使豪傑之士又成一番塗塞此風在處有之而號爲學者多處則此風尤甚惟默然無說坐斷言語意見路頭使學者有窮而反本庶幾

挽歸真實力行一路乃是一貼急救良方（答張士宜）○儒者於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順而達之其順而達之也至於天地萬物皆吾喜怒哀樂之所融貫而後一原無間者可識也佛者於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逆而銷之其逆而銷之也至於天地萬物泊然無一喜怒哀樂之交而後一原無間者可識也其機常生於逆故其所謂旋聞反見與其不住聲色香觸乃在於聞見聲色香觸之外其機常主於順故其所謂不覩不聞與其無聲無臭者乃即在於覩聞聲臭之中是以雖其求之於內者窮深極微幾與吾聖人不異而其天機之順與逆有必不可得而強同者（中鑑錄序）○乾坤之心不可見而見之於復學者默識其動而存之可矣是以聖人於乾則曰其動也直於坤則曰敬以直內乾坤一於直也動本直也內本直也非直之而後直也

蓋其翕闢流行無斷無續乃吾心天機自然之妙而非人力之可爲其所謂默識而存之者則亦順其天機自然之妙而不容纖毫人力參乎其間也學者往往欲以自私用智求之故有欲息思慮以求此心之靜者矣而不知思慮即心也有欲絕去外物之誘而專求諸內者矣而不知離物無心有患此心之無著而欲存一中字以著之者矣不知心本無著中本無體也若此者彼亦自以爲求之於心者詳矣而不知其弊乃至於別以一心操此一心心心相持是以欲求寧靜而愈見紛擾也（明道語略序）

太常唐凝菴先生鶴徵

唐鶴徵字元卿號凝菴荊川之子也隆慶辛未進士選禮部主事與江陵不合中以浮躁江陵敗起歷工部郎選尚寶司丞陞光祿寺少卿又陞太常寺少卿歸起南京太常與司馬孫月峯定妖人劉天緒之變謝病歸萬曆己未年八十二卒先生始尚意氣繼之以園林絲竹而後泊然歸之道術其道術自九流百氏天文地理稗官野史無不究極而繼乃歸之莊生逍遙齊物又繼乃歸之湖南之求仁濂溪之尋樂而後恍然悟乾元所為生天地生人物生一生萬生生不已之理與太和與變也物欲不排而自調世情不除而自盡聰明才伎之昭灼旁蹊曲徑之奔馳不收攝而瑩然無有矣語其甥孫文介曰人到生死不亂方是得手居常當歸併精神一路毋令漏洩先生言心性之辨今古紛然不明其所自來故有謂義理之性氣質之性有謂義理之心血氣之心皆非也性不過是此氣之極有條理處舍氣之外安得有性心不過五臟之心舍五臟之外安得有心心之妙處在方寸之虛則性之所宅也此數言者從來言心性者所不及也乃先生又曰知天地之間只有一氣則知乾元之生生皆是此氣乾元之條理雖無不清人之受氣於乾元猶其取水於海也海水有鹹有淡或取其一勺未必鹹淡之兼取來必鹹淡之適中也間有取其鹹淡之交而適中則盡得乾元之條理而為聖為賢無疑也固謂之性或取其鹹或取其淡則剛柔強弱昏明萬有不同矣皆不可不謂之性也則此言尚有未瑩蓋此氣雖有條理而其往來屈伸不能無過不及聖賢得其中氣常人所受或得其過或得其不及以至萬有不齊先生既言性

是氣之極有條理處過與不及便非條理矣故人受此過不及之氣但可謂之氣質不可謂之性若以之為性則只言氣是性足矣不必言氣之極有條理處是性也無乃自墮其說乎然則常人有氣質而無性乎蓋氣之往來屈伸雖有過不及而終歸於條理者則是氣中之主宰故雨暘寒燠恆者暫而時者常也惟此氣中一點主宰不可埋沒所以常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其權歸之學矣

桃溪御記

鶴徵避暑於桃溪偶校先君子所集諸儒語要寄吳侍御叔
行入梓時有觸發處隨時記之以請於同志幸有以正之也
乾元所生三子曰天曰人曰地人何以先於地也地坤道也承
天時行不得先天也故後則得主先則迷矣人却可先可後者
故曰御天故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世人皆謂天能
生人不知生人者却是統天之乾元耳人生於乾元天地亦生
於乾元故並稱之曰三才○中庸首言天命之謂性後又言思
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何也人與天並生於乾元乾元每生一物
必以全體付之天得一箇乾元人也得一箇乾元其所得於乾
元絶無大小厚薄之差殊中庸後面言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
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
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天與文王毫髮不差特在天名之曰
不已在文名之曰純耳非其本來之同文王之純安能同天之
不已哉然惟天則萬古不變而人不皆文也人不皆文且以爲
天非人之所可及矣故告之曰在天爲命在人則謂之性其實
一也故曰天命之謂性欲知人之性非知天之命不能知性之
大也故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示人以盡性之則也太甲曰
顧諟天之明命時時看此樣子也孟子亦曰知其性則知天矣
斯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盈天地間一氣而已生生不
已皆此也乾元也太極也太和也皆氣之別名也自其分陰分
陽千變萬化條理精詳卒不可亂故謂之理非氣外別有理也
自其條理之不可亂若有宰之者故謂之帝生之爲天則謂之
命以乾坤之所由不毁言也生之爲人則謂之性以吾心含此

生機言也天率是命而運則謂之天道人率是性而行則謂之
人道借道路之道以名之也人以爲斯理斯道斯性斯命極天
下之至靈非氣之所能爲不知舍氣則無有此靈矣試觀人死
而氣散尚有靈否○心性之辨今古紛然不明其所自來故有
謂義理之性氣質之性有謂義理之心血氣之心皆非也性不
過是此氣之極有條理處舍氣之外安得有性心不過五臟之
心舍五臟之外安得有心心之妙處在方寸之虛則性之所宅
也觀夛字之義則知之矣心中之生則性也蓋完完全全是一
個乾元托體於此故此方寸之虛實與太虛同體故凡太虛之
所包涵吾心無不備焉是心之靈卽性也詩書言心不言性言
性不言心非偏也擧心而性在其中擧性而心在其中矣蓋舍
心則性無所於宅舍性則心安得而靈哉孟子曰盡其心者知
其性也始乘擧而言之實謂知得性中所藏之性而盡之乃所
以盡心也非知性則心又何所盡耶其不可分言益明矣試觀
人病痰迷心竅則神不守舍亦一驗也○知天地之間只有一
氣則知乾元之生生皆是此氣知乾元之生生皆此氣而後可
言性矣乾元之條理雖無不淸人之受氣於乾元猶其取水於
海也海水有鹹有淡或取其一勺未必鹹淡之兼取未必鹹淡
之適中也間有取其鹹淡之交而適中則盡得乾元之條理而
爲聖爲賢無疑也固謂之性或取其鹹或取其淡則剛柔强弱
昏明萬有不同矣皆不可不謂之性也凡可以學而矯之者其
氣皆未甚偏至於下愚不移斯偏之極矣全以其困而終不能
學也孔子謂之相近亦自中人言之耳上智下愚不與也然要
之下愚而下則爲禽獸爲草木乾元生生之機則無不在也他

不能同好生惡死之心同也。蓋以乾元之氣無非生也。○乾之彖曰各正性命。九五之文言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此則所謂各正矣。然則雖聖人在上。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亦豈能使禽獸草木之靈同於人。亦豈能使下愚之同於上智哉。則已不害其爲各正矣。○世儒爭言萬物一體。盡人性盡物性參贊化育。不明其所以然。終是人自人。物自物。天地自天地。我自我。勉強湊合。豈能由中而無間。須知我之性全體是乾元。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無不是這性。人物之性。有一毫不盡。天地之化育有一毫參贊不來。卽是吾性之纖毫欠缺。故則知盡人物贊化育之不容已矣。○人見中庸遞言盡己性。盡人性。盡物性。贊化育參天地。似是盡己性外。別有盡人物之性。而盡人物之性外。仍有參贊之功。不知盡人物之性。乃所以自盡其性。而盡人物之性。卽所以參贊化育。蓋緣吾人除却生人生物。別無己性。天地除却生人生物。別無化育。故至誠盡得人物之性。方是自盡其性。卽是贊化育矣。○何謂盡人性盡物性。俾各不失其生機而已。故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聖人於盡人物之性。以自盡其性。未嘗時刻放過。然子貢說起博施濟衆。聖人却又推開了。曰堯舜其猶病諸。蓋聖人能必得己所可盡處。而不能必得時位之不可必。博施濟衆。非有加於欲立欲達之外也。必須得時得位。乃可爲之。合下只有一個立人達人之心而已。○惟易標出一個乾元來。統天見天之生生。有個本來。其餘經書只說到天地之化育而已。蓋自有天地。而乾元不可見矣。然學者不見乾元。總是無頭學問。○孔子含贊易之外。教人更不從乾元說起。故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及

諸門弟子。猶不能解。直欲無言。孔子總是善誘。說來只是孔子的與學者。絕無用處。故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其教也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皆所以使之自得耳。爲學爲教。舍自得別無入路。欲自得舍悟別無得路。孔子之無言。乃所以深言之也。晦菴先生謂以悟爲則。乃釋氏之法。而吾儒所無有。不知其用字不同耳。伊尹之先覺後覺。則覺卽悟也。聖門之生知學知困知。則知卽悟也。卽後儒之所謂察識亦悟也。豈可以用字不同。而論其有無哉。○聖人到保合太和全是一個乾元矣。蓋天下之物。和則生。乖戾則不生。此無疑也。乾元之生生。亦只此一團太和之氣而已。人人有此太和之氣。特以乖戾失之。中庸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孟子曰其平旦之氣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然則中節卽是和。與人同卽是中節。大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此所謂與人同。所謂中節也。然則求復其太和之氣。豈在遠哉。亦自其與人相近者。察之而已。○自古聖人論學。唯曰心曰性曰命。從未有言氣者。至孟子始有養氣之說。眞見得盈天地只有一氣。其所謂理。所謂性。所謂神。總之是此氣之最淸處。淸便虛。便明。便靈。便覺。只是養得氣淸虛明靈。覺種種皆具矣。然所謂養者。又非如養生家之養也。以直養之而已。必有事焉。所謂養也。止忘助皆懸也。害也。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所謂直也。然非可漫然得養也。須要識得。然後養得。其識法則平旦之氣是也。蓋氣原載此虛明靈覺而來。養之所以使氣與虛明靈覺仍舊混然爲一。不失其本來而已。○盈天地間只有此氣。則吾之氣卽天地萬物之氣也。吾之性卽天地之命萬物之性也。所以天地自

天地我自我物自物者我自以乖戾塞其流通之機耳以節養則未發即是中已發即是和吾之氣害之性仍與天地萬物為一矣故曰塞乎天地之間故曰保合太和吾之氣吾之性至與天地萬物為一此所謂純亦不已尚何仙佛之足言○仁生機也己者形骸即耳目口鼻四肢也禮則物之則也中庸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則人之形骸耳目口鼻四肢何莫非此生機而生我者即是生天生地生人生物者也何以不相流通必待於克己復禮也人惟形骸耳目口鼻四肢之失其則斯有所間隔非特人我天地不相流通雖其一身生機亦不貫徹矣故曰罔之生也幸而免苟能非禮勿視目得其則矣非禮勿聽耳得其則矣非禮勿言口得其則矣非禮勿動四肢得其則矣各得其則則吾一身無往非生機之所貫徹其有不與天地萬物相流通者乎生機與天地萬物相流通則天地萬物皆吾之所生生者矣故曰天下歸仁中庸曰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則歸仁之驗也○致知致曲之致即孟子所謂擴而充之矣然必知皆擴而充之不知則所擴充者是何物故致知在得止之後致曲在明善之後皆先有所知而後致也知即明德也此知豈曰人所本無哉情識用事而真知晦矣即有真知發見於其間無由識矣故曰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非悟非自得何由知哉然徒曰致良知而未識所謂良知者何狀幾何不認賊作子也○東萊氏曰致知格物修身之本也知者良知也則陽明先生之致良知前人既言之矣特格物之說其如聚訟萬世不決何歟亦未深求之經文耳論格物之相左無如晦菴陽明二先生然其論明德之本明乎不

可以異也私欲之蔽而失其明故大人思以明其明亦不可以異也則格物者明明德之首務亦明明德之實功也陽明以心意知為物而格之則心意知不可謂物也晦菴謂事事物物而格之則是昧其德性之真知而求之聞見之知也涑水有格去物欲之說不知物非欲也近世泰州謂物有本末之物則但知身為本天下國家為末之說皆可謂之格物皆可謂之明明德乎必不然矣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孟子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則凡言物必有五官矣則即格也格字之義以格式之訓為正格式非則而何要知物失其則則物物皆明德之蔽物得其則則物物皆明德之用既灼見其所謂明德而欲致之以全其明非物物得則何以致之孔子告顏子之為仁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格物之功也視聽言動悉無非禮則五官各就其明矣明德當何弗明哉此所謂物格而知至也中庸或生而知之以下六之字皆指性也生而知安而行是率性之謂道也學而知困而知求知此性而率之也舍率性之外別無道舍知性之外別無學學知困知者較之生知只是多費一倍工夫於未知之先耳及既知之後與生知各各具足矣故曰及其知之一也世謂生知不待學故朱夫子於凡聖人好古敏求好學發憤皆以為謙己誨人非也知而弗行猶勿知也即曰安行在聖人自視未嘗不曰望道未見未嘗不曰學如不及即舜之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亦學也蓋行處即是學處特視利與勉強者能出於自然耳不可謂非學也○遵道而行即是君子深造之以道不至於自得即所謂半塗而廢也然自得亦難言矣深造以道可以力為自得

不可以力為也即有明師亦惟為勞來匡直輔翼以使之而已不能必之也有言下即得者有俟之數年而得者有終身不得者有無心於感觸而得者有有心於參求而得者有有心無心俱不得者及其得之也師不能必其時必其事已亦不能必其時必其事也學者須是辦必得之志則無不得者矣○盈天地之間只有一氣惟橫渠先生知之故其言曰太和所謂道又曰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宋人惟以聖人之好學為謙已誨人遂謂生知無學後來宗門更生出一種議論謂一悟便了百當從此使人未少有見輒以自足儒為狂儒禪為狂禪不知自凡民觀之可使由不可使知行似易而知難自聖人觀之則知猶易而行之未有能盡者也故曰堯舜其猶病諸

蓋斯道之大雖極於無外而中則甚密無纖毫滲漏倘有滲漏則是有虛而不滿之處不足以為大矣故中庸曰優優乎大哉言其充足之為大也非學之密其功與之俱無滲漏何以完吾之大乎聖人之勉焉日有孳孳死而後已過此以往未之或知皆此意也學其有止息乎此子貢請息而孔子告之以死也○孟子既曰持其志又曰無暴其氣似插性宗之學既曰勿忘又曰弗助長似掃命宗之學孟子時佛法未入中國已豫為塞其竇矣至於勿助長人皆謂即是義襲然孟子之自解曰助之長者揠苗者也揠苗者斷其根者夫義襲誠有害然何至斷根惟然悟憣然改則根本自在矣獨以為揠苗為喻者自老氏御氣之說以至元門之煉氣皆是也蓋惟是則將氣矯揉造作盡失本來雖有人與說破直養之道念頭到處依然走過熟路矣究

復能直養哉此所以為斷根也○管登之當分別學有透得乾元者有只透得坤元者此千古儒者所不能道語亦千古儒者所不可不知語透得坤元只見得盡人物之性是人當為之事猶似替人了事惟透得乾元纔知盡人物之性是人不容不為之事直見了自己事○少時讀孟子告齊宣好貨好色之說以為聖賢教人點鐵成金手段及今思之乃知是單刀直入不著絲毫處與孔子欲立欲達只換得一個名口蓋舉得個與百姓同之一念便是民之所好好之矣○學莫嚴於似是之辨故中庸聖經之下首別君子小人之中庸孟子七篇之將終極稱鄉愿之亂德則夫孔子誅少正卯之行僻而堅等語猶是可非可刺未足為似也直至非之無非刺之無刺則其似處真有不可以言語名狀分別者焉得不惑世誣民也故孔子於老子謂之

曰猶孟子於鄉愿謂之曰似皆春秋一字之斧鉞也然真實自為之人反之吾心自有烱然不可昧者○古稱異端者非於吾性之外別有所謂異也端即吾之四端耳蓋吾之四端非可分而為道者也其出本於一源其道實相為用見之未審就其一曰吾性如是吾道在是矣則非惟其三者缺焉而莫知即其所見之一亦非吾之所謂一矣焉得不謂之異乎楊氏之始豈不自以為仁卒至無父而賊仁莫大焉惟其不知吾之四端不可分而為道也至於無忌憚之小人則與君子均竊其全矣惟竊其全則以吾性如是吾道在是無復顧忌天地惟吾所上下民物惟吾所顛倒而不得以拘曲之見繩之卒之與君子分背而馳遂有君子小人之別正由不知莫見莫顯之後有慎獨之功也曾子曰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

兒矣小子此聖學之眞血脈也○大學取於正心孟子曰勿正心何也正謂養氣則已正其源矣大學曰欲正其心者必誠其意意非自誠也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誠之也是正心者好惡之正也孟子曰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與人相近則好惡幾於正矣氣得其養則無時非平旦之氣無時非好惡之正矣尚何有正心之功也此所謂正其源也苟氣之失養而徒欲正心則以心操心反茲勞擾心安可得而正哉○余訓慎獨之獨爲不與萬法爲侶至尊無對其世儒所謂獨知之地或曰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說亦不可廢余因反復思惟乃知終不然也傳者引曾子十目十手之言則旣曉緊破此見矣小人正謂念之初發人不及知可爲揜飾故閒居爲不善見君子而揜之不知其念發時已是十目十手之所指視君子已見其肺

肝矣藉令一念之發好善不如好好色惡惡不如惡惡臭則十目十手亦已指視卽欲挽囘必不可得且旣欲挽囘則視之小人之著善相去幾何反之此心亦不必慊故所稱獨者必是萬感未至一靈炯然在大學卽明德之明在中庸正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於此加慎乃可意無不誠發無不中節耳於此而不慎念之發如矢脫旣已離弦其中不中之機安得復由乎我也○一切喜怒哀樂俱是此生機作用除却喜怒哀樂別無見生機處○一切喜怒哀樂正是我位天地育萬物的本子故曰大本大學以好惡貫孝弟慈故以所惡於上毋以使下等語証之中庸以喜怒哀樂貫子臣弟友故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爲証○中庸一書統論性體大無不包其實緊處全是細無不滿所以成其大大無不包天命之謂性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是也

旣已知得時工夫却在細無不滿處做故云君子之道費而隱自夫婦之與知與能以至天地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莫非性體之所貫徹故凡達德達道九經三重以至草木禽獸與夫天地鬼神至繁至賾莫非吾性體中一毫滲漏不得者蓋凡爲乾元之所資始則莫非吾性之所兼該其大非是空大實實塡滿無有纖微空隙方是眞大故旣曰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又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觀優優盈充足而且有餘其大斯無一毫虧欠耳不然少有虧欠處便是大體不全矣始知學人見地尚有到處行履眞難得滿聖賢一生兢兢業業履薄臨深皆只爲此彼謂一悟便一了百當眞聖門中第一罪業也○孔子語學曰約禮曰復禮禮是何物卽易所謂天則書所言物則也蓋禮之所由名正謂事事物物皆有一個恰好至當處

秩然有序而不可亂處所謂則也恰好至當之處便是天理人心之至天理人心之至處安得不約復此安得非仁○善解博文約禮之說無如孟子其言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添却詳說二字便有歸約之路矣何者說之不詳則一物自有一物一事自有一事判然各不相通惟詳究其至當恰好處寧復有二乎哉世謂博卽是約理無後先恐未究竟○中庸內省不疚無惡於志正是獨處正是未發故曰人所不見君子之念發時則十目所視矣安得尚言不見也知微之微正是莫顯乎微之微猶非獨體蓋惟其知微之不可揜故於微之先求無惡耳○孟子言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明道先生謂卽是鳶飛魚躍氣象又云會得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精魄白沙先生云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

汁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千古以為直道上乘妙語細繹之猶在活潑滿灑赤地潔潔淨淨窠臼未是孟子血脈乾元體段也乙平旦之氣一念未起何以好惡與人相近正所以指明獨體也惟是一念未萌好惡明德之明炯然暫露乃是大學知體中庸性體能好能惡能哀樂能喜怒之本於此得止所以好惡與人近○人身之氣未嘗不與天通只為人之喜怒哀樂不能中節則乖戾而不和遂與太和之氣有間隔果如孟子所謂直養於本分上不加一分不減一分則一身之氣即元始生生之氣萬物且由我而各正保合天地且由我而參贊矣氣至於此死生猶晝夜一闔一闢而已

明儒學案卷二十六終

明儒學案卷二十七 南中三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參閱

文貞徐存齋先生階

徐階字子升號存齋松江華亭人生甫周歲女奴墮之眢井小史之婦號而出之則絕矣後三日蘇五歲從父之任道墮括蒼嶺衣絓於樹得不死登嘉靖癸未進士第三人授翰林編修張羅峯欲去孔子王號變像設為木主爭之不得黜為延平推官移浙江提學僉事晉副使視學江西諸生文有顏苦孔之卓語先生加以橫筆生白此出楊子法言非杜撰也先生即離席向生揖曰僕少年登第未嘗學問謹謝教矣聞者服其虛懷召拜司經局洗馬兼侍講居憂除服起國子祭酒擢禮部侍郎改吏部久之以學士掌翰林院事進禮部尚書召入直無逸殿直撰青詞京師戒嚴召對頗枝柱分宜口上多用其言分宜恨之中於上先生贊元恭謹上怒亦漸解加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滿考進武英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加少傅上所居永壽宮災從居玉熙殿隘甚分宜請幸南城南城者英宗失國時所居上不悅先生主建萬壽宮令其子璠閱視當於上意進少師分宜之勢頓絀以何而敗進階建極殿自分宜敗後先生秉國成內以揣摩人主之隱外以收拾士大夫之心益有所發舒天下亦頗安之而與同官新鄭不相能世宗崩先生悉反其弊政而以末命行之四方感動為之泣下新鄭以為帝骨肉未寒臣子何忍倍之衆中而折之在朝皆不直新鄭新鄭遂罷穆宗初政舉動稍不當人心者先生皆為之杜漸宮奴不得伸其志

哲不悅而江陵亦意忌先生以宮奴爲內主而去先生去而新鄭復相修報復欲曲殺之使其門人蔡春臺國熙爲蘇松副使批其室家二子皆在縲絏先生乃上書新鄭辭甚苦新鄭亦心動未幾新鄭罷二子皆復官天子使行人存問先生年八十矣明年卒贈太師謚文貞聶雙江初令華亭先生受業其門故得名王氏學及在政府爲講會於靈濟宮使南野雙江松溪程文德分主之學徒雲集至千人其時癸丑甲寅爲自來未有之盛丙辰以後諸公或歿或去講壇爲之一空戊午何吉陽自南京來復推先生爲主盟仍爲靈濟之會然不能及前矣先生之去分宜誠有功於天下然純以機巧用事敬齋曰處事不用智計只循天理便是儒者氣象故無論先生田連阡陌鄉論雌黃即其立朝大節觀之絕無儒者氣象陷於霸術而不自知者也諸儒徒以其主張講學許之知道此是囘護門面之見也

存齋論學語

親親仁民愛物是天理自然非聖人強爲之差等只如人身雖無尺寸之膚不愛然却於頭目腹心重於手足皮毛爪齒漸漸輕過有急却濡手足與毛髮以衛腹心頭目故此是自然之理然又不可因此就說人原不愛手足毛髮故親親仁民愛物總言之又只是一個仁愛也○人須自做得主起方不爲物所奪今人富便驕貧便諂者只爲自做主不起○程子云旣思卽是已發故戒謹恐懼人都說是靜不知此乃是動處也知此則知所用力矣○爲學只在立志志一放倒百事都做不成且如夜坐讀書若志立得住自不要睡放倒下去便自睡著此非有兩人也志譬如樹根樹根旣立纔可加培溉百凡問學都是培溉底事若根不立卽培溉無處施耳○凡爲善畏人非笑而止者只是爲善之心未誠若誠自止不得且如世間貪財好色之徒不獨不畏非笑直至冒刑辟而爲之此其故何哉只爲於貪財好色上誠耳吾輩爲善須有此樣心乃能日進也○心不可放者不是要使頑然不動只看動處如何若動在天理雖思及四海慮周萬世只是存若動在人欲一舉念便是放也人之虛靈應感無方故心只是動物所以說聖人之心靜者乃形容其常虛常靈無私欲之擾耳非謂如槁木死灰也吾輩今日靜功正須於克己上著力世儒乃欲燕居默坐自謂主靜乎○今人見上官甚敬雖匍匐泥雨中不以爲辱及事父兄却反有怠惰不甘之意利欲薰心故也○人未飮酒時事事淸楚到醉後事事昏忘及酒醒後照舊淸楚乃知昏忘是酒淸楚是心之本然人苟不以利欲迷其本心則於事斷無昏忘之患克己二字此醒

酒方也。○知行只是一事，知運於行之中，知也者以主其行者也，行也者以實其知者也。近有以知配天屬氣，行配地屬質，分而為二，不知天之氣固行乎地之中，凡地之久載而不窮發行而不窮者，孰非氣之所為乎。○默識是主本，講學是工夫。今人親師友觀書冊等是講學事，然非於心上切實理會而泛然從事，口耳必不能有得，得亦不能不忘，故孔子直指用功主本處言之，非欲其兀然高坐以求冥契也。○道者器之主，器者道之迹，以人事言，朝廷之上，家庭之間，許多禮文是器，其井井親親之理是道；以草木言，許多枝葉花實是器，其生生之理是道，原不是兩物，故只說形而上下，不說在上在下也。○有言學只力行，不必談說性命道德者，譬如登萬仞之山，必見山頭所在，乃有進步處，非可與目求前也。除性命道德，行個甚麼。○人只是

一個心，心只是一個理，但對父則曰孝，對君則曰忠，其用殊耳。故學先治心，苟能治心，則所謂忠孝將措而宜矣。○人言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然謂之蹊徑則非正路矣。由之而行，入之愈遠，迷之愈深，或至於榛莽荊棘之間，而漸入窮山空谷之內，去國遠矣，況能有至乎。故學須辨路徑，路徑既明，縱行之不能至，猶不失日日在康莊也。○大學絜矩只是一個仁心，蓋仁則於人無不愛，上下前後左右皆欲使不失所，故能推己以及之，所謂惟仁人能愛人能惡人。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者也。學者須豫養此心始得。

中丞楊幼殷先生豫孫

楊豫孫字幼殷，華亭人。嘉靖丁未進士，授南考功主事，轉禮部員外郎中，出為福建監軍副使，移督湖廣學政，歷河南參政，入為太僕寺少卿，改太常，華亭當國，引先生自輔，凡海內人物國家典故悉諮而後行，由是士大夫欲求知華亭者，無不輻輳其門。先生謝之不得，力求出，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卒官。先生以知識即性，習為善者固此知識，習為不善者亦此知識，故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又曰，剛柔氣也，即性也。剛有善者焉，有不善者焉，柔有善者焉，有不善者焉，善不善習也，其剛柔則性也。稱以為氣即性也，偏於剛偏於柔則是氣之過不及也，其無過不及之處方是性，所謂中也。周子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氣之流行不能無過不及，而往而必返，其中體未嘗不在，如天

之亢陽過矣，然而必返於陰，天之恆雨不及矣，然而必返於晴，向若一往不返，成何造化乎。人性雖偏於剛柔，其偏剛之處未嘗忘柔，其偏柔之處未嘗忘剛，即是中體，若以過不及之氣便謂之性，則聖賢單言氣足矣，何必又添一性字。竊之為疑，或之所乎。古今言性不明，總坐程子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一語，由是將孟子性善置之在疑信之間，而荀揚之說紛紛起廢矣。

西堂日記

古詩云百年三萬日有能全受三萬日者幾人哉齠兒戲豫瞻撤十年稍非便習章句以至學校之比較練閱之奔走又明去了二三十年中間有能用力於仁者能幾時哉夫子自衛反魯子夏年二十九子游年二十八曾子最少皆已卓然爲儒就今觀之彼何人哉此何人哉今人登第大概三四十歲人方有一二知向學者古之學者先學而仕故兩得之今之學者既仕方學故兩失之然就三十登仕者言之若肯勵朝聞夕死之志學到五六十歲亦必稍別於流俗奈何志之不立恁地悠悠耶○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者人之本人纔反本便知乾父坤母之義知天便是仁仁便能孝未有仁而不孝者若止言孝則未必有仁也人之愛父母也以其爲身之本也乾坤與父母初無二本

故曰事天如事親知得一本則虞舜曾參原無天人之別訂頑正欲發此又被解得分析今人說孝爲當知有本來只是從幼見人親愛父母也去親愛父母豈有徹上徹下之道使做得成特祗到得辟包王祥更無進步所謂可使由之者也孔子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說仁孝者莫辨於此○古初生民大概與天相近堯非親桀非疎人之不能分天猶魚之不能離水也故動必本天言必稱天非以下合上之意中古聖人替以道字本欲易曉後人却只在道上求便覺與天稍隔一塵沒世并道字不識支離穀襍日日截皇天后土不知天地在於何處所以人小而天大遂謂禮樂爲顯鬼神爲幽肝肺爲內耳目爲外几席爲近燕貊爲遠詩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是在何處○人之一身即理也淡愛己者須先識己識得在己何暇恭人今人爲不善欲害人爲穿窬非本心也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取勝於鄉黨之間故爲人而自爲之其爲善者不忮不求亦非本心也以爲不如是不足以酬士大夫之義故亦爲人而強爲之是善固爲人而不善亦爲人也孟子曰人役莊子曰設人此輩是也率性之理有何光景有何聲采天下之至淡在焉今人祗爲世情束縛不能埋頭反己理會性分只是揀題選事供奉他人耳曰堯與自家無干孔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性無善不善所謂人生而靜也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性張子曰性未成則善惡溷是也其有善者是繼之者也所謂元者善之長無對者也性體空洞何嘗有孝弟來孝弟者善之有微而易見者耳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知善也非知孝也有知則有善無知則無善也是習之初也由是

而稍長而有妻子而慕父母是習於善以保其善也由是而慕少艾慕妻子以懟父母是習於不善以喪其善也其習爲善者固此知識其習爲不善者亦此知識知識即性也故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民可使由之順帝之則也不可使知之不識不知也民用智則不能由聖人以人治人用智則鑿矣夫人安之難起之易聖人不使知之安之也老子曰道非明民將以愚之是以知爲明之也○古之學者必有宗學無宗則無以一道德孔子既沒此時當立宗子夏子游子張欲事有若正此意也時年長莫如子貢學醇莫如曾子然子貢又獨居三年曾子年最少惟有若年亞子貢而學亦大醇故門人多宗焉使曾子稍能推之則宗立矣七十子之徒朝夕相依各陳孔子之業則微言豈易絕哉惟失此舉其後子貢居魏子張居陳子貢居齊漫無統

一鬭里散後諸賢再無麗澤之資西河之人疑子夏爲夫子而荀況莊周吳起田子方之徒皆學於孔子而自爲偏見惟其無以就正之耳漢時五經師傳最盛有數百年之宗彼經術耳且以有宗而傳我孔氏之道德再傳而失之者宗之散也余觀有若言行如魯論檀弓所載者最爲近道其論夫子出類處比之宰我子貢以聞見品題者自别故家語有古道之曰左傳有稷門之望其沒也魯悼公弔之爵論一書出其門人所記爲萬世準繩後世只爲四科無名又被史記說得鄙陋而孝弟行仁之義記者之詞不達其意遂與伊川象山有異同之說不得列於十哲今將子張而詘有若於東廡反居原憲南容之下豈禮也故必有能正之者周公不之魯大子世爲周公於畿內其和是也周之周公世爲三公猶魯之三桓世爲卿也故曰季氏富於

周公非謂文公旦也異哉公父文伯之母也文伯之喪其妻哭之哀母以爲子之好內也而責之子之好內以訓其生則可也若夫沒而哭禮也蓋穆伯之喪穆姜以有禮稱然而皆枝葉也若夫之喪而往來於季康子之家曉曉辨論忘己之失而撓婦之得檀弓國語皆喜稱之豈草蟲卷耳之義相君孟姜之節爲非禮乎且曰朝哭穆伯後哭文伯以爲行不夜哭之禮夫寡婦不夜哭以男子之殯必於止寢夜行不便故輟以待旦非如漢人所謂避牀第之嫌也古者哀至則哭何朝暮之有枝葉如此本根之撥可窺矣○鄉飲酒爲賓興而舉雖曰鄉飲實王朝之禮也故其樂歌先王事後家事始歌四牡皇皇者華鹿鳴臣道也大南陔白華華黍子道也大間魚麗由庚嘉魚崇丘南山由儀自臣道而推之治國之事也大合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自子道而推之齊家之事也至於鄉射則州長所以演其鄉子弟而未及於王事止歌關雎以下而已蓋臣子之筮仕必有先公後私之心然後有事可做此聖人之意也○江河亦土也得木以名未嘗有木木流相禪一瞬不居非江河之有也人見江河之多木而孰知非其有哉惟其不有是以能生負舟充介者魚長龍爲世之需池沼者有其木者也故留之木性不遂而生道息故曰江河競注而不流○生之謂性性即氣也言氣則不必言性伊川曰論性不論氣不備是二性也剛柔氣也即性也剛有善者爲有不善者爲柔有善者爲有不善者爲皆性也試以不善者言之剛之惡必爲強梁而不爲陰伎柔之惡必爲陰伎而不爲強梁陰伎者習也其不能互爲者以其根於性也使其人一旦幡然爲則剛者必爲爽闓而不能爲縝密柔者

必爲縝密而不能爲爽闓是亦性矣故曰善惡皆天理也○三代而上體統正論議明不惟君子有所用雖小人亦有用性非凡醜雖小人亦有寸長可用上有主張之者則亦掩庇其醜以技奉上之欲今之星卜醫巫皆出羲農豈其自爲之算五行實自卑哉亦眾人之能也後世則不然不惟君子無以展布雖小人亦無以展布彼小人者雖無德大見識就其所蘊亦必平生之志欲有立於天下但秕政之朝蹊徑不一內以彌縫婦寺之間外以揣摩人主之嗜精神心術竭盡於此以博其富貴榮寵之私幾時能展布宿心之一二人見李林甫在位十九年以爲志無不行不知幾時行得一事蓋其精力機巧能使祿山懾服假使得用其才亦足以制范陽之命然其心力內蠱君欲外亢傷釗晝夜之力窮於蹊徑何嘗得少用其才嗚呼鼓舞作用之

人才非聖人其孰能之○人畜羊豕豺虎善惡至明矣其所謂善惡抑物之情耶人之情耶羊豕以其利於已也而愛之豺虎以其害於已也而憎之非天之生物果有所擇也天之賦物惟有生理騶虞之不殺豺虎之食人總是率性於人有何恩怨但鳥獸不可與同群爲人計者惟遠之而已周公驅猛獸程子放鶩皆不殺之此處須理會天之生人生物是生理也其爲人爲羊豕爲豺虎是各正性命也豺虎而不吞噬則何以爲生哉只人之畜羊豕也豈惟愛之亦噬之而已矣佛戒殺而人不戒殺此處難著愛憎字或曰人之食鳥獸也亦大之噬小與余曰大豈能噬小鼠之食肉鳥之啄豕牛蠅蚋之食人皆噬小哉此理相循無端人不能泥泥則無易矣○方長不折非止愛物只是養仁不獨賢者有此心也今人見折花將蕊便自不忍及斫刈合抱就以爲當然了無顧惜其不忍之心沒於見材之可用也有欲故也惟有欲便不能充

明儒學案卷二十七終

明儒學案卷二十八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發閱

楚中相傳學案

楚學之盛惟耿天臺一派自泰州流入當陽明在時其信從者尚少道林闇齋劉觀時出自武陵故武陵之及門獨冠全楚觀徐曰仁同遊德山詩王文鳴應奎胡珊鳴玉劉瓛德重楊初介誠何鳳韶汝諧唐演汝淵龍起霄正之尚可攷也然道林實得陽明之傳天臺之派雖盛反多破壞良知學脈惡可較哉

僉憲蔣道林先生信

孝廉冀闇齋先生元亨

明儒學案卷二十八　楚中全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參閱

僉憲蔣道林先生信

蔣信字卿實號道林楚之常德人少而端嚴盛暑未嘗袒裼不信形家術母歿自擇高爽之地以葬登嘉靖十一年進士第授戶部主事轉兵部員外郎出爲四川僉事與利除害若嗜欲有道士以妖術禁人先生召之術不復驗寘之於法陞貴州提學副使建書院二所曰正學曰文明擇士之秀出者養之於中而示以趨向使不汨沒於流俗龍場有陽明祠置祭田以末其香火湖廣清退五衞諸生鄉試去省險遠多不能達乃增貴州解額使之附試尋告病歸御史以擅離職守劾之例籍後尋恩例

冠帶閑住先生築精舍於桃花岡學徒雲集遠方來者卽以精舍學田廪之先生危坐其中絃歌不輟惟家祭始一入城閒或出遊則所至迎請開講三十八年十二月庚子卒年七十七楊繼時作詩曰吾儒傳性卽傳神豈向風塵滯此身分付萬桃岡上月要須今夜一齊明先生初無所師授與冀闇齋考索於書本之間先生謂大學知止當是識仁體闇齋躍然曰如此則定靜安慮卽是以誠敬存之陽明在龍場見先生之詩而稱之先生遂與闇齋師事焉已應貢入京師師事甘泉及甘泉在南雍及其門者甚衆則令先生分教之先生棄官歸甘泉遊南嶽先生從之彌月後四年入廣東省甘泉又八年甘泉再遊南嶽先生又從之是故先生之學得於甘泉者爲多也先生初看論語與定性西銘領得萬物一體是聖學立根處三十二三時病肺至道林寺靜坐久之幷怕死與念母之心俱斷一日忽覺洞然宇宙渾屬一身乃信明道廓然大公無內外是如此自身與萬物平等看是如此始知向來須會元是思索去默識尚遠向來靜坐雖有湛然時節亦只是光景先生自此一悟於理氣心性人我貫通無二以爲六經具在何嘗言有個氣又有個理凡言命言道言誠言太極言仁皆是指氣而言宇宙渾是一塊氣氣自於穆自無妄自中正純粹精自生生不息只就自心體認心是氣生生之心便是所言天命之性豈有箇心又有箇性此氣充塞無絲毫空缺一寒一暑風雨露雷凡人物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與一片精靈知覺總是此生生變化如何分得人我又曰宇宙只是一氣渾是一團太和中間淸濁剛柔多少參差不齊故曰形生形發五性感動後觀之知愚賢不肖剛柔善惡中自

有許多不同旣同出一個太和則皆的是性愚者豈不是性善者是性惡者豈不是性孟子卻又何故獨言性善此處非功夫與天命合一不能知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一動一靜之間是天命本體造化所以神者在此故功夫到得勿忘勿助卽便是此體那純粹至善的頭面便現出來便知性知天知柔知剛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便隨感而應孟子言性善正是於此處見得又曰二五之精卽是理無氣之眞原是氣無極之流行變易便爲二五之精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便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化生萬物知二氣五行與男女萬物本自無而有則知中正仁義之極由靜而立先生旣從一動一靜之間握此頭腦謂動而未形有無之間所謂幾者聖賢戒愼恐懼正是於此精一用處卽是體和處卽是未發之中夫周子之所謂動者從無爲中指其不

寂滅者而言此生生不已天地之心也誠神幾名異而實同以
其無謂之誠以其無而實有謂之幾以其不落於有無謂之神
先生以念起處爲幾念起則形而爲有矣有起則有滅縱極力
體當只在分殊邊事非先生約歸理一之旨也先生之論理氣
心性可謂獨得其要而工夫下手反遺之何也

桃岡日錄

人除却血肉只有這一片精靈喚做心一動一靜之間正是這
精靈元氣本體故心也者無知而無不知無為而無不為不當
於心外更求知得此心者又是何物○只須在天命上立根久
則氣質自會融化天命上立根時約氣質歸於一動一靜之
間即氣質便是則中眾中無聲無臭幾矣若只就氣質上彊治
何時得他融化○心亦是氣虛靈知覺乃氣之至精者耳心纔
喜容色便高纔怒容色便怒此便見心與氣貫通在未嘗二也
○浩然之氣與夜氣平旦之氣同乃指精靈之心而言○智崇
是心體高明處禮卑是應用中庸處智崇是理一處透徹禮卑
是分殊處停當如釋氏見得本來是空亦是智崇却外人倫日
用何處討禮卑古今賢者非無人倫日用處用功有個禮卑却

於大本處未能見得便不是智崇合智禮乃是性之中正處中
正乃可言天地合德要之聖學與釋氏智原是不同釋氏只要
見一個空聖人却是於空處見萬物一體自身與萬物一例所
以此心便無所不貫人倫日用何處容增減一毫故萬物一體
之學即智崇便已天下歸仁即禮卑便是智之流行處非有二
也○聖賢之學全在好惡取舍上用力隨所好惡取舍此心皆
不失其正便是存養○盈天地間有形之物皆同此氣此性生
生之機無物不可見子思獨舉鳶魚以生生之機即其飛躍尤
易見也只順這生生之機日用百為無非天聰明用事○明道
語游楊二子曰且靜坐三字極有斟酌蓋謂初學之心平日未
嘗收拾譬如震盪之水未有寧時不教他默坐何緣認得此心
元來清淨湛一能為萬化根本認出來時自家已信得了方好

教他就動處論習非是教人屏日用離事物做工夫乃是爲初學開方便法門也○赤子之心便是聖胎如何得不失須是戒慎恐懼知戒慎恐懼防非窒慾保守得這赤子時愛親敬長一點真切的心長在便自會生聰明睿智日漸純熟便自會由善信而美大美大而聖神充到萬物一體之仁如堯舜光被四表亦只是元初愛親敬長真切的心非有別心譬如果核一點生意投之地便會長出根苗來這根苗便如赤子之心切不要傷害著他須是十分愛護這根苗便自會生幹生枝生葉生花實及長到參天蔽日千花萬實總只是元初根苗一點生意非別有生意曰赤子之心卽可云未發之中否曰未發之中便已是寂然不動赤子如何說得寂然不動須是不失赤子之心則便是未發之中曰工夫全在不失上否曰不失卽是知戒慎恐懼時時在幾上覺不然緣何會失違曰朱傳似謂不失了此心然後能擴充以至於大如何曰擴充二字本出孟子只不失赤子之心便是擴充四端便是致曲便是愼獨孔孟之學至易至簡○橫渠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須要善看蓋其意謂剛柔合德者乃天命之性偏剛偏柔之性乃其形而後有者也善反之則剛中柔中之性存焉其曰氣質之性曰天命之性乃其言欠瑩處故不可不善看也後之儒者但泥其立言之失而不究其本旨謨百和遂以爲真有天命之性有氣質之性若然則氣質者果非太和之用而天命者果超然於二氣五行之外乎○凡看聖賢論學論義理處須是優柔厭飫久之乃能忽然覺悟到忽然覺悟卻全不假思索安排矣強探力索卽是邪思何緣有見惟用而不用乃是正思也○虛無寂滅與權謀伯術皆是匯

在一邊知有夜不知有晝知有晝不知有夜聖人從中道上行故終日行事實無一事終日有爲實未嘗爲情順萬事而無情此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忠恕是體用合一的心聖人言心皆是合體用處皆要學者於幾上認心卽用卽體○心是人之神氣之精靈知覺者也命之曰心本取主宰之義心之活潑潑處是性故性字從心從生指生生之心而言者也○博文約禮不是兩段工夫總於念纔起動而未形處惟精惟一則二者一齊俱致矣禮是心之本體文是感通燦然處○心元是純粹至善大學云止至善其實只在人止之耳失其止便如純陽之氣轉而爲陰了此便是惡故周子揭無欲二字爲聖功之要非收拾此心到得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處不得言無欲非無欲卻何從見得性善○宇宙只是一氣渾是一個太和中間淸濁剛柔多少參差不齊故自形生神發五性感動後觀之知愚賢不肖剛柔善惡中如皐陶論九德孔子所言柴參師由偏處自有許多不同既同出一個太和則知的是性愚者豈不是性善者是性惡者豈不是性孟子卻又何故獨言性善此處非功夫與天命合一不能知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一動一靜之間是天命本體造化所以神者在此故工夫到得勿忘勿助之間卽便是此體那純粹至善的頭面便現出來便知性知天知柔知剛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便隨感而應孟子言性善正於此處見得荀韓諸子不知性正由不知此一段學問工夫如今只須用功不須想像他如何工夫到得真熟處卽識之矣蓋氣一分殊卽分殊約歸動靜之間便是本體先儒卻以善惡不齊爲氣質性是理理無不善是氣質外別尋理矣○言忠信便該了靈明言

靈明豈能該得忠信今人喜說靈明把忠信只當死殺格子忠信是甚麽譬之木無絲毫泥滓十分瑩徹便喚做忠信世間伶俐的人却將泥滓的木一切認作靈明六經具在何嘗言有個氣又有個理凡言命言道言誠言太極言仁皆是指氣而言宇宙渾是一塊氣氣自於穆自无妄自中正純粹精自生生不息謂之命謂之道謂之誠謂之太極總是這一個神理只就自心體認便見心是氣生生之心便是天命之性豈有個心又有個性問所當然所以然之說如何曰只一個心千事萬事總皆變化又何顯何微只形色便是天性○心無時不動獨正是動而未形有無之間所謂幾是也聖賢戒愼恐懼正是於此處精一此處精一即用處就是體和處就是未發之中○六經俱不曾空空說聖人之心如何樣子都在事上見他心上面蒼然下面

塊然中間萬象森然我此身却在空處立這空處是甚麽都是氣充塞在無絲毫空缺這個便是天更向何處說天却眼前這空是天便知極四方上下往古來今渾是這一個空一個天無中邊無遠近亦便知眼前一寒一暑風雨露雷我此身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與一片精靈知覺總是這一個空生生變化世人隔形骸分爾汝隔藩墻分比鄰見得時便是剖破藩籬即大家已登堯舜孔子禹皐顏孟路上行矣何由見得收拾此心到默處即是天聰明便照破矣故曰盡其心則知性知天○磨鍊細一番乃見得一番前日不認得是過處今日却認得是過○見得理一又須理會分殊不獨理會分殊非聖門之旨見得理一一言亦恐未盡學者若眞實默識得此體只要存更無事一片廣大的心自然做出無限精微○四時行百物生萬古是如

此道便是於穆不已即萬物觀之發生一番便又收斂收斂一番便又發生何曾一暫止息這於穆不已是甚麽是元氣如此故元氣者天之神理先儒謂陰陽是氣所以然者是理陰陽形而下太極形而上謂有氣別有理二之矣○問何以五性感動遂有善惡曰人生而靜以上純粹至善觀四時行百物生豈容更說形生神發五性感動便已非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理本體便隨所禀剛柔不齊分數發出來所以有慈祥與順懦弱無斷邪佞嚴毅正固猛隘强梁許多不同故程子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然神理本體元只是無而已善學者約其情以復於靜則剛柔之氣皆變而復於中聰明睿智中正仁義出矣○無欲即是盡心盡心是謂心無虧欠心無虧欠方說得心在二五之精即是理無極之眞元是氣無極之眞流行變易便

爲二五之精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便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化生萬物知二氣五行與男女萬物本自無而有則知中正仁義之極由靜而立此圖書言不盡言之深意○有問動靜皆寂恐落空者曰似賢輩且落空亦不妨○戒愼恐懼之念時時不息不待言行事見而後有謂之前定定即誠也○戒愼恐懼乃是定時一點眞念所謂主宰者便是

孝廉冀闇齋先生元亨

冀元亨字惟乾號闇齋楚之武陵人陽明謫龍場先生與蔣道林往師焉從之廬陵踰年而歸正德十一年湖廣鄉試有司以格物致知發策先生不從朱註以所聞於陽明者爲對主司奇而錄之陽明在贛先生又從之主教濂溪書院宸濠致書問學陽明使先生往答之濠談王霸之略先生昧昧第與之論學而已濠拊掌謂人曰人癡一至是耶一日講西銘先生反覆陳君臣之義本於一體以動濠濠大詫之先生從容復理前語濠曰此生大有膽氣遂遣歸濠敗忌陽明者欲借先生以陷之逮至京師榜掠不服科道交章頌冤出獄五日而卒在獄與諸囚講說使囚能忘其苦先生嘗謂道林曰贛中諸子頗能靜坐苟無見於仁體槁坐何益觀其不挫忌於艱危信所言之非虛也癸未南宮發策以心學爲議餘姚有徐珊者亦陽明之門人不對而出先生之對與徐珊之不對一時兩高之而珊爲辰州同知後偷縊死時人爲之語曰君子學道則害人小人學道則縊死人羞稱之所謂蓋棺論定者非耶

明儒學案卷二十八終

明儒學案卷二十九

姚江黃宗羲著
故城賈　潤參閱

北方相傳學案

北方之爲王氏學者獨少穆玄菴既無問答而王道字純甫者受業陽明之門陽明言其自以爲是無求益之心其後趨向果異不必列之王門非二孟嗣響即有賢者亦不過跡象聞見之學而自得者鮮矣

文簡穆玄菴先生孔暉
教諭張弘山先生後覺
尚寶孟我疆先生秋
主事尤西川先生時熙
文選孟雲浦先生化鯉
侍郎楊晉菴先生東明
郡守南瑞泉先生大吉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參閱

文簡穆玄菴先生孔暉

穆孔暉字伯潛號玄菴山東堂邑人弘治乙丑進士由庶吉士除簡討為劉瑾所惡調南京禮部主事瑾敗復官歷司業侍講春坊庶子學士太常寺卿嘉靖己亥八月卒年六十一贈禮部右侍郎諡文簡陽明主試山東取先生為第一初習古文詞已而潛心理學其論學云古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今於性命之原習其讀而未始自得之也顧謂有見安知非汩慮於俗思耶又云鑑照妍媸而妍媸不著於鑑心應事物而事物不著於心自來自去隨應隨寂如鳥過空空體弗礙又云性中無分別想何佛何老臨卒時有到此方為了事人之偈蓋先生學陽明而流於禪未嘗經師門之煅煉故陽明集中未有問答乃黃泰泉遂謂雖陽明所取士未嘗宗其說而非薄宋儒既冤先生而陽明豈非薄宋儒者且冤陽明矣一言以為不知此之謂也

教諭張弘山先生後覺

張後覺字志仁號弘山山東茌平人仕終華陰教諭垂歲受業於顏中溪徐波石深思力踐洞朗無礙猶以取友未廣南結會於香山西結會於丁塊北結會於大雲東結會於王遇齊晉間遂多學者近溪穎泉官東郡為先生兩建書院曰願學曰見大先生開水西講席之盛就而證其所學萬曆戊寅七月卒年七十六其論學曰耳本天聰目本天明順帝之則何慮何營曰良即是知知即是良良外無知知外無良曰人心不死無不動時動而無動是名主靜曰真知是忿忿自懲真知是慾慾自窒懲忿如沸釜抽薪窒慾如紅爐點雪推山填壑愈難愈遠

史017-311

尚寶孟我疆先生秋

孟秋字子成號我疆山東茌平人隆慶辛未進士知昌黎縣歷大理評事職方郎中致仕起刑部主事尚寶寺丞少卿而卒年六十五先生少授毛詩至桑間濮上不肯竟讀聞邑人張宏山講學即往從之因尚書明曰達聰語渙然有悟鄒聚所周訥溪官其地相與印證所至惟發明良知改定明儒經翼去其駁雜者時唐仁卿不喜心學先生謂顧涇陽曰仁卿何如人也涇陽曰君子也先生曰彼排陽明惡得爲君子涇陽曰朱子以象山爲告子文成以朱子爲陽儒皆甚辭也何但仁卿先生終不以爲然許敬菴嘗訪先生登丈之地瓦屋數椽其旁茅舍倍之敬菴謂此風味大江以南所未有也先生大指以心體本自澄徹有意克己便生翳障孟真如的的一齊現前如如而如自在必克復而後言仁則宣父何不以克伐仁原憲耶弘山謂良即是知知即是良良外無知知外無良師門之宗傳固如是也此師現成良知之說不煩造作動念即乖夫良知固未有不現成者而現成之體極是難認此明道所以先識仁也先生之論加於識仁之後則可若未識仁則克己之功誠不可已但克己即是識仁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仁體絲毫不清楚便是不善原憲之克伐怨欲有名件可指已是出柙之虎兕安可相提而論哉

我疆論學語

心無方無體凡耳目視聽一切應感皆心也指腔子內爲言者是血肉之軀非靈瑩之天君矣○天道曾有一刻不感時地道曾有一刻不應時人心曾有一刻無事時一刻無事是稿滅也故時時必有事亦時時未發未發云者發而無發之謂非可以有感無感論也○自聖學不傳而性善之旨日晦人聖無門人是其見雖盡力洗滌渣滓尚在以故終身盤桓只在改過間就其所造僅以小儒而止皆由克去人欲復還天理之說誤之也人欲無窮去一日生一日去一年生一年終身去欲終身多欲勞苦煩難何日是清淨寧一時耶來書云有病不得不服藥是也有人於此養其元氣保其四肢血氣和平雖有風寒暑濕不得乘間而入使不保元氣藥劑日來則精神日耗邪氣日侵因藥而發病者日相尋爲終身病夫而已豈善養身者乎又云必有王人方可逐賊此就多積者言耳若家無長物空空如也吾且高枕而臥盜賊自不吾擾又何用未來則防既來則逐乎此兩喻者乃志仁之說無欲之證也○曾子之學一貫之學也此曾子作大學之宗旨也故析而言之曰脩身也正心也誠意也致知也格物也若名目之不同合而言之則一也何也自身之神明謂之心自心之發動謂之意自意之靈覺謂之知自知之感應謂之物心意知物總而言之一身也正者正其身之心也誠者誠其心之意也致者致其意之知也格者格其知之物也格致誠正總而言之脩身也道無二致一時俱到學無二功一了百當一貫之道也○道有本門路無多歧會道以心不泥文字句此原有本利原無根端本澄源則絲派下亂一清徹底矣又何虞嘶之嘆乎

主事尤西川先生時熙

尤時熙字季美號西川河南洛陽人舉嘉靖壬午鄉試歷元氏章丘學諭國子學正戶部主事終養歸歸三十餘年萬曆庚辰九月卒年七十八先生因讀傳習錄始信聖人可學而至然學無師終不能有成於是師事劉晴川晴川言事下獄先生時書所疑從獄中質之又從朱近齋周訥溪黃德良名驥考究陽明之言行雖尋常謦欬亦必籍記先生以道理於發見處始可見學者只於發動處用功故功夫即是本體不當求其起處濂溪之無極而太極亦是求其起處為談學之弊堯舜之執中只是存心明道之識仁猶云擇術以白沙靜中端倪為異學此與胡敬齋所言古人只言涵養言操存曷嘗言求見本體及晦翁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工夫一也靜中養出端倪亦是方便法門所以觀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總是存養名目先生既歸養出端倪則不得不就察識端倪一路此是晦翁晚年自悔缺却平時涵養一節工夫者也安可據此以為學的先生言近說學者多說良知上還有一層為非此說固非然亦由當時學者以情識為良知失却陽明之旨蓋言情識上還有一層耳若知良知為未發之中決不如此下語矣

擬學小記

經疑　人情多在過動處此過則彼不及格物只是節其過節其過則無馳逐始合天則故能止良知本體止乃見○義理無窮行一程見一程非可以預期前定也故但言致良知天命者本然之真是之謂性無所使之無所受之○前輩以不睹不聞為道體是不睹不聞為道而睹聞非道矣下文何以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耶竊詳此兩句蒙上道字來則所睹所聞者道也戒懼不睹欲其常睹恐懼不聞欲其常聞只是常存此心之意獨字即道字慎字即常睹常聞道無隱見無顯微天地間只有此故曰獨莫非此故曰獨○凡物對立則相形為有二也道一而已見即隱無有見乎隱顯即微無有顯乎微見顯隱微物相代然道一而已故謂之獨○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既云未發豈惟無偏倚即不偏不倚亦無可見指其近似但可言其在中而已故中和之中亦只是寬許之義○道理只是一個未發無形不可名狀多於下字影出之如人以魄載魂可指可明者魄也所以多重下一字忠心也忠無可指可指者信與恕事與行也皆就發用處說○喜怒哀樂未當元是中和的○莫非天也冬至祀天祀生物之天也夏至祭地祀成物之天也故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莫非天也不言后土非省文○視吾以觀吾由察吾安人欲無所匿矣以此待人便是逆詐億不信○吾道一以貫之貫該貫也言吾道只是一若謂一以貫萬是以此貫彼是二也道一而已萬即一之萬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行所無事也○執中之云猶言存心也堯之命契以教比屋之民猶之與舜禹諸臣都俞吁咈於廟堂者也無二道也後世

學者遂以存心爲常語，而以執中爲秘傳，豈心外有法，抑心有二法耶。○集義之集從隹從木，說文鳥止木上曰集。心之所宜曰義，集義云者，謂集在義上，猶言即乎人心之安也。君子之學集則行之，憂則違之，即乎此心之安而已。○擴充是去障礙以復本體，不是外面增益來。○春秋不立傳者，凡春秋所書之事皆當時人所共知，但傳說不同，隱微之地爲姦雄所欺耳。夫子直筆姦雄之眞蹟實情，而破其曲說，使天下曉然知是非所在而不可欺，而姦雄之計有所不能行，故亂臣賊子聞之而懼。○唐虞三代不知斷過多少事，或善或惡，可懲可勸，若必事事爲之立傳，何止汗牛充棟。聖人之意正不在此，故曰堯舜事業如浮雲過太虛，春秋之作，何以異是。是非既明，亦隨過隨化，聖人之心固太虛也。○道理只是一個，諸子論學，誚之求精則可，謂別有一種道理則不可。聖人之學較之諸子只是精一，亦非別有一道也。○道理不當說起處，若說起處，從何處起，便生意見。○一氣流行，成功者退，曰互根，是二本也。○道理於發見處始可見，學者於發動處用功，未發動自無可見，自無著力處。○天地萬物皆道之發見，此道不論人物，各各有分，豈即爲主則千變萬化皆由我出。○道無方體，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學者各以聞見所及立論，而道實非方體可拘也。○聖人言工夫，不言道體，工夫即道體也，隨人分量所及，自修自證，若別求道體，是意見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無我也，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眞我也。分殊即理一，學者泛應未能曲當，未得理之一耳。○學術差處只爲認方便爲究竟。○衆人之蔽在利欲，賢者之蔽在意見，意見是利欲之細塵，性分上欠眞切，只因心有

所逐。○意有所便即是利，好惡亦是利，意所便也。○不求自慊只在他人口頭上討個好字，終不長進。○人雖至愚亦能自覺不是，只不能改，遂日流於汙下。聖愚之機在此，不在賦稟。○萬物準彼與河海潮汐，是一氣，萬物精光與日月星辰是一象，象即氣之象，氣即象之氣，非有二也。潮汐隨日月，皆一氣之動也，不當分陰陽看。○學問是陶冶造化之功，若在陰陽五行上立腳，是隨物化也。○君子遂盛衰之際，獨有守禮安命是職分當爲，舍是而他求皆無益妄作也。○格訓通解　陽明格物其說有二，曰知者意之體，物者意之用，如意用于事親，即事親爲一物，只要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故曰格者正也。又曰致知在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物格也。前說似專指一念，後說則並舉事物，若相戾者，然性無內外，而心外無物，二說只一說也。愚妄意格訓則，物指好惡，吾心自有天則，學問由心，心只有好惡耳。頗本明陽前說，近齋乃訓格爲通，專以通物情爲指，謂物我異形，其可以相通而無間者情也。頗本陽明後說，然得其理必通其情，而通其情乃得其理，二說亦一說也。但曰正曰則，取裁於我，曰通則物各付物，取裁於我，意見易生，物各付物，天則乃見。且理若虛懸，情爲實地，能通物情，斯盡物理，而曰正曰則曰至，兼衆之矣。○好惡情也，好惡所在則物也，好之惡之事也。學本性情，通物我，故於好惡所在用工，而其要則在體悉物我好惡之情，蓋物我一體，人情不通，吾心不安，且如子不通父之情，子心安乎？子職盡乎？是以必物格而後知乃至也。○則字雖曰

天則然易流於意見通則物各付物意見自無所容蓋才著意
見即爲意見所蔽便於人情不通便非天則天則須通乃可驗
故通字是工夫○物字只指吾心好惡說是從天下國家根究
到一念發端處○雖師友之言亦只是培植灌溉我我亦不只
此爲家當○質疑　學問起頭便是落脚只有意無意之間耳
即今見在工夫生死有以異乎豈別有一著必俟另說透也○
致知知止二義只爭毫釐以止爲功則必謙虛抑畏其氣下以
致爲功則或自任自是其氣揚雖曰同遊於善而其歸遠也只
在意念向背之間若知知止則致即止矣○天理人情本非有
二但天理無可捉摸須於人情驗之故不若只就人情爲言雖
愚夫愚婦亦可易曉究其極至聖人天地有不能盡也○日用
常行間檢點即心所安行之不必一一古格也其古格亦是當

時即心之所安之糟粕耳○道理在平易處不是古人聰明過
後人是後人從聰明邊差了只此心真切則不中不遠○此志
與起時自覺不愧古人更無節次及怠惰即是世俗沿襲舊說
非講說則不明若吾心要求是當則講說即是躬行非外講說
另有躬行也若果洞然無疑則不言亦是講說倘未洞然而廢
講說是瘖瘂也○道理只在日用常行間百姓日用但不知不
自作主宰耳○問如何入門曰只此發問便是入門○心體把
持不定亦是吾輩通患只要主意不移定要如此譬之行路雖
有傾跌起倒但以必至爲心則由我也○本體無物何一何萬
應酬是本體發用此處用工○凡應酬面前只一事無兩事況
萬乎聖人得一故曲當常人逐萬故紛錯起於自私用智○做
工夫的即是本體○一向謂儒釋大同老師却說只爭毫釐意

意不爭毫釐也年來偶見無生要議談空甚創忽悟云無情卽
蘊爭處在此○苟知父母之生成此身甚難則所以愛其身者
不容不至而義理不可勝用矣○心地須常教舒暢歡悅若拘
迫鬱悒必有私意隱伏○人物自得處俱是道如鳶飛戾天魚
躍於淵是性之本體遊而非此卻是放失私意憂悒不爲樂事
○近談學者多說良知上還有一層此言自靜中端倪之說啓
之夫良知無始終無內外安得更有上面一層此異學也○陽
明雖夙成其言以江西以後爲定○程子須先識仁之言猶云
先須擇術云耳後人遂謂先須靜坐識見本體然後以誠敬存
之若次第然失程子之意矣○今見在乍見皆有之幾而另去
默坐以俟端倪此異學也或過之人不遮蓋欣然受規才有遮
護便不著底○蓍龜無言聖人闡之若非一體何以相契是故

探賾者探吾心之賾索隱者索吾心之隱鉤吾心之深致吾心
之遠審乎善惡之幾謹於念慮之微而已○蓍龜知吉凶吉凶
本善惡謂吉凶在彼善惡亦在彼乎趨吉避凶只爲善去惡而
已○人情本然只是相親相愛如忠君孝親敬兄友弟刑家睦
隣恤孤賑窮是上愛下下愛上不得已而去惡只爲保全善類
奚非仁也若世人惡人全是勝心是亦不仁而已矣○喪禮哭
踊有數主於節哀爲賢者設也人之忘哀必有分心處以致哀
爲推極非制禮之本意○彼謂怒於甲者不移於乙固爲粗淺
而謂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者亦爲無情○謂春生秋成則可
謂春生秋殺不可殺機自是戾氣非性中所宜有○瘞埋之禮
起於其顙有泚則禍福之說疑其爲無泚者設猶佛氏之怖令
蓋權教也彼之怖令雖若近誣猶能懼人於善而此之權教若

無理據，乃至陷人於惡。○解舜之深山野人者曰：身與野人同，心與野人異也。噫！使舜之心果與野人異也，焉足以為舜也？蓋野人之心質實，舜心亦質實，無以異也。○王雲野云：陽明詰說譬如這一碗飯，他人未曾喫，白沙是曾喫來，只是不曾喫了。以下脫闕○許函谷與陽明在同年中最厚，別久再會，函谷舉舊學相證，陽明不言，但微笑曰：吾輩此時只說自家話，還胡那稱本子作甚？人常言聖人憂天下，憂後世，故生許多假意懸空料想，無病呻吟。君子思不出位，只是照管眼下，即天下後世一齊皆在。○凡有所相，皆道之發見。學者能修自己職分，則萬物皆備於我，無極太極只是此心，此與道之起處，不必求之深幽元遠也。○物各合其天則乃止，不合天則，心自不安，不安不止，只因逐物。

文選孟雲浦先生化鯉

孟化鯉，字叔龍，號雲浦，河南新安人。由進士授南戶部主事，歷稽勳文選郎中。萬曆二十年，給事中張棟以國本外謫，會兵科缺都給事中，先生推棟補之，上怒，謫先生雜職。西川既傳晴川之學，先生因往師之。凡所言發動處用功，及集義即乎心之所安，皆師說也。在都下，與孟我疆相砥礪，聯舍而寓，自公之暇，輒徒步過從，飲食起居無弗同者，時人稱為二孟。張陽和作二孟歌記之。罷官家居，中丞張仁軒餽之，亦不受。書問都絕，宦其地者欲蹤跡之而不得也。

論學書

人者天地之心，而人之心即浩然之氣，浩然者感而遂通，不學不慮，真心之所溢而流也。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順。是故愛親敬長達之天下，怵惕惻隱保乎四海，愚不肖夫婦之與知與能，察乎天地者以此。君子居室言行之加民，見遠動乎天地者以此。其功在於必有事，其幾在於集義。集義者，即乎心之所安，不學不慮，感而遂通者也。時時即心所安，是謂時時集義；時時集義，是謂時時有事；時時有事，是謂時時浩然；時時浩然，是謂時時為天地立心，是謂時時塞天地。縱天地間本如是其廣大，亦本如是其易簡。或者知氣塞天地，而不求諸心，而不本之集義，心非真心，氣非浩然，欲希天地我塞，難矣。心之發動處用工夫，只是照管不著，還是心之不定。○要時講說亦只是口頭語，又不能躬行，意欲不用講說。

侍郎楊晉菴先生東明

楊東明，號晉菴，河南虞城人。萬曆庚辰進士，授中書舍人，歷禮科給事中，降陝西照磨，起太常少卿，光祿寺卿，通政使，刑部侍郎，乞休回籍。天啓甲子卒，年七十七。先生所與問辨者，鄒南皋、馮少墟、呂新吾、孟我疆、耿天臺、張陽和、楊復所諸人，故能得陽明之肯綮。家居凡有民間利病，無不身任，嘗曰：身有顯晦，道無窮達，還覺窮則獨善其身之言，有所未盡。其學之要領，在論氣質之外無性，謂盈宇宙間只是渾淪元氣，生天生地生人物萬殊，都是此氣為之，而此氣靈妙，自有條理，便謂之理。夫惟理氣一也，則得氣清者理自昭著，得氣濁者理自昏暗，蓋氣分陰陽，中含五行，不得不糅，不得不偏勝，此人性所以不皆善也。然太極本體立二五根宗，雖糅而本質自在，縱偏勝而善根自存，此人性所以無不善也。先生此言，可謂一洗理氣為二之謬矣，而其間有未瑩者，則以不皆善者之認為性也。夫不皆善者，是氣之雜糅，而非氣之本然，其本然者可指之為性，其雜糅者不可以言性也。天地之氣，寒往暑來，寒必於冬，暑必於夏，其本然也；有時冬而暑，夏而寒，是為愆陽伏陰，失其本然之理矣。失其本然，便不可名之為理也。然天地不能無愆陽伏陰之寒暑，而萬古此冬寒夏暑之常道，則一定之理也。人生之雜糅偏勝，即愆陽伏陰也；而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謂厥有恒性，豈可以雜糅偏勝者當之？雜糅偏勝，不恒者也，是故氣質之外無性，氣質即性也，第氣質之本然是性，失其本然者非性，此毫釐之辨，而孟子之言性善，為不可易也。陽明言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東林多以此為議論，先生云陽明以之言心，不以之言性

也猶孔子之言無知無知豈有病乎此眞得陽明之肯綮也

晉菴論性臆言

盈宇宙間只是一塊渾淪元氣生天生地生人物萬殊都是此氣爲之而此氣靈妙自有條理便謂之理蓋氣猶水火而理則其寒熱之性氣猶薑桂而理則其辛辣之性渾是一物毫無分別所稱與生俱生與形俱形猶非至當歸一之論也夫惟理氣一也則得氣清者理自照著人之所以爲聖爲賢者此也非理隆於清氣之內也得氣濁者理自昏暗人之所以爲愚不肖者此也非理殺於濁氣之內也此理氣斷非二物也正惟是稟氣以生也于是有氣質之性凡所稱人心惟危也人生有欲也幾善惡也惡亦是性也皆從氣邊言也蓋氣分陰陽中含五行不得不糅不得不偏勝此人性所以不皆善也然此氣即所以爲理也故又命之曰義理之性凡所稱帝降之衷也民秉之彝

也繼善成性也道心惟微也皆指理邊言也蓋太極本體立二五根宗雖雜糅而本質自在縱偏勝而善根自存此人性所以無不善也夫一邊言氣一邊言理氣與理豈分道而馳哉蓋氣者理之質也理者氣之靈也譬猶銅鏡生明有時言銅有時言明不得不兩稱之也然銅生乎明明本乎銅孰能分而爲二哉人性之大較如此如曰專言理義之性則有善無惡專言氣質之性則有善有惡是人有二性矣非至當之論也○氣質之性四字宋儒此論適得吾性之眞體非但補前輩之所未發也蓋盈天地間皆氣質也即天地亦氣質也五行亦陰陽也陰陽亦太極也太極固亦氣也特未落於質耳然則何以爲義理之性曰氣質者義理之體段義理者氣質之性情舉一而二者自備不必兼舉也然二者名雖並立而體有專主今謂義理之性出

於氣質則可謂氣質之性出於義理則不可謂氣質之性與義理之性合併而來則不通之論也猶夫醋然謂酸出於醋則可謂醋出於酸則不可謂醋與酸合併而來則不通之論也且氣質可以性名也謂其能爲義理氣質而不能爲義理則亦塊然之物耳惡得以性稱之四字出於宋儒亦但謂補性之所未備而氣質外無性恐宋儒亦不得而知也○王陽明先生云無善無惡者心之體史玉池作性善說闢之余乃遺玉池書曰某往亦有是疑近乃會得無善無惡之說蓋指心體而言非謂性中一無所有也夫人心寂然不動之時一念未起固無所謂惡亦何所謂善哉夫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夫知且無矣何處覓善惡譬如鑒本至明而未照於物有何姸媸故其原文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並言性之體也今謂其說與告子同將無錯會其旨歟

問孟子道性善是專言義理之性乎曰世儒都是此見解蓋曰專言義理則有善無惡兼言氣質則有善有惡是義理至善而氣質有不善也夫氣質二五之所凝成也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則二五原非不善之物也何以生不善之氣質哉惟是既云二五則錯宗分布自有偏勝襍糅之病於是氣質有不純然善者矣雖不純然善而太極本體自在故見孺子入井而側隱遇嘑蹴之食而不屑氣質淸純者固如此氣質薄濁者未必不如此此人性所以爲皆善也孟子道性善就是道這個性從古聖賢論性就只此一個如曰厥有恆性繼善成性天命謂性皆是這個性孟子云動心忍性性也有命焉則又明指氣質爲性蓋性爲氣質所成而氣質外無性則安得外氣質以言性也自宋儒分爲氣質義理兩途而性之義始晦豈惟不知人無二性而一物分爲兩物於所謂義理氣質者亦何嘗窺其面目哉故識得氣質之性不必言義理可也蓋氣質即義理不必更言義理也識得氣質之性不必言氣質可也蓋氣質即義理不可專曰爲氣質也學者悟此則不惑於氣質義理兩說矣○善字有二義本性之善乃爲至善如眼之明鑑之明即善也無一善而爲善之所從出也此外有意之感動而爲善者如發善念行善事之類此善有感則生無感則無乃適得至善之本體若有一善則爲一善所障而失其湛空之體矣這善字正是眼中金屑鏡中美貌美則美矣其爲障一也文成所云無善無惡者正指感動之善而言然不言性之體而言心之體者性主其靜心主其感故心可言有無而性不可言有無也今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性之謂與則說不去矣

郡守南瑞泉先生大吉

南大吉字元善號瑞泉陝之渭南人正德辛未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出守紹興府致仕嘉靖辛丑卒年五十五先生幼穎敏絕倫稍長讀書為文即知求聖賢之學然猶豪曠不拘小節及知紹興府文成方倡道東南四方負笈來學者至於寺觀不容先生故文成分房所取士也觀摩之久因悟人心自有聖賢奚必他求一日質於文成曰大吉臨政多過先生何無一言文成曰何過先生歷數其事文成曰吾言之矣先生曰無之文成曰然則何以知之曰良知自知之文成曰良知獨非我言乎先生笑謝而去居數日數過加密謂文成曰與其有過而悔不若先言之使其不至於過也文成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真又笑謝而去居數日謂文成曰身過可勉心過奈何文成曰昔鏡未開可以藏垢今鏡明矣一塵之落自難住腳此正入聖之機也勉之先生謝別而去闢稽山書院身親講習而文成之門人益進入覲以考察罷官先生治郡以循良重一時而執政者方惡文成之學因文成以及先生也先生致書文成惟以不得聞道為恨無一語及於得喪榮辱之間文成嘆曰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不能也家居搆湭西書院以教四方來學之士其示門人詩云昔我在英齡駕車詞賦場朝夕工步驟追蹤班與揚中歲遇達人授我大道方歸來三秦地墜緒何茫茫前訪周公跡後竊橫渠芳願言偕數子教學此相將

明儒學案卷二十九終

明儒學案卷三十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孫閱

粵閩相傳學案

嶺海之士學於文成者自方西樵始及文成開府贛州從學者甚衆文成言潮在南海之涯一郡耳一郡之中有薛氏之兄弟子姪既足盛矣而又有楊氏之昆季其餘聰明特達毅然任道之器以數十乃今之著者唯薛氏學耳西樵名獻夫字叔賢弱冠舉進士爲吏部主事遷員外郎陽明起自謫所爲主事官階出於西樵一日與語西樵有當於心即進拜稱弟子未幾引疾歸將十餘年而大禮議起西樵自家上疏詩追崇興獻帝后召入擢侍講學士至禮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復引疾歸起兼武英殿大學士未幾請歸歸十餘年卒贈太保諡文襄薛尚賢以學行著於鄉中離自虔歸述其所聞於陽明者尚賢說之遂棄學職從官國子助教楊驥字仕德初從甘泉遊卒業於陽明陽明方征橫水謂之曰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未幾卒甘泉謂其是內非外失本體之自然爲文哀之（處男書言蓋甚非也）楊仕鳴與兄同學初錄所聞備載陽明之語陽明以爲不得其意其後直書己意所得反印可之仕鳴言日用講求功夫只是各依自家良知所及自去其障擴充以盡其本體不可遷就氣習以趨時好又謂東廓曰公往治舉子業竭其才否東廓曰然曰今致良知亦竭其才否東廓曰未能也曰微竭才曷由見卓爾竭才二字爲顏之的也東廓每舉斯語以告學者亦未幾卒梁焯字曰孚南海人登進士第官至職方主事以諫南巡被杖武宗畜外國人

爲獨下人曰孚以法繩之不少貸曰孚嘗過贛從陽明學辨問持敬窮理悚然有悟同門冀闇齋死詔獄曰孚棺斂之鄭一初字朝朔揭陽人弘治乙丑進士居紫陌山閉門習靜召爲御史陽明在吏部因陳世傑請受學聞其說以爲昔多岐而今大道也時朝朔已病人勸其緩學曰死夕可矣卒於浙閩中自子莘以外無著者馬明衡字子莘莆人也父思聰死寧濠之亂子莘立志勇猛與鄭善夫爲古文陽明曰草木之花千葉者無實其花繁者其實鮮嘉靖三年以御史諫上隆興國而薄昭聖爲非禮下獄削籍歸

行人薛中離先生侃

縣令周謙齋先生坦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潤參閱

行人薛中離先生侃

薛侃字尚謙號中離廣東揭陽人舉正德十二年進士疏乞歸養從學王文成於贛四年而後歸十六年授行人丁母憂服闋入京聞文成訃會同門南野諸子爲位而哭使山東謁孔孟廟錄杏壇講授儀陞司正張孚敬方用程篁墩舊議改孔廟從祀先生請增祀象山白沙允祀象山莊敬太子薨儲位久虛先生私草一疏引祖制請於親藩中擇其親而賢者迎取一人入京爲守城王以俟東宮生長出封六國初以示光祿卿黃宗明宗明勸勿上已而其同年太常卿彭澤澤傾險人也時張孚敬夏言交惡澤方附孚敬欲借此以中言即袖其疏私於孚敬曰儲事上所諱言而侃與言同年若指侃疏爲言所爲則罪不可解矣孚敬以爲然先錄其稿進之於上曰言與侃之謀如此姑勿發以待其疏入澤於是語先生曰張少傅見公疏甚喜可亟上先生遂上上大怒逮至午門會官鞫其主使先生不服澤微諷之使速染於言先生瞋目視澤曰汝謂張少傅有意余言邀我上之於言何與都御史汪鋐黨孚敬擁臂謂言實使之言拍案大罵幾欲毆鋐遂罷訊上復命武定侯郭勛大學士翟鑾司禮監官及九卿科道錦衣衛官用刑重鞫先生曰以皇上之明猶爲彭澤所欺況愚昧如侃者乎上乃出孚敬一密疏以示群臣斥其冒嫉著致仕去澤遣戍先生納贖爲民行至潞河遇畢詩節恭議項喬行禮舟中有報喬者曰小舟有服民服而其

晉案卯首者不知何等人也喬曰此必薛中離訪之果然先生歸田從遊者百餘人十五年遠遊江浙會念菴於青原書院已入羅浮講學於永福寺二十四年始還家門人記所聞曰研幾錄周海門聖學宗傳云先生釋歸南過會稽見陽明陽明曰常是時吾子如何先生曰侃惟一覓知而已炯然無物也陽明首肯之按先生釋歸在十年陽明之卒在七年安得歸而復見之也世疑陽明先生之學類禪者三曰廢書曰背考亭曰虛先生一一辨之然皆不足辨也此淺於疑陽明者也深於疑陽明者以為理在天地萬物吾亦萬物中之一物不得私理為已有陽明以理在乎心是遺棄天地萬物與釋氏識心無寸土之言相似不知陽明之理在乎心者以天地萬物之理具於一心循此一心即是循乎天地萬物若以理在天地萬物而循之是道能

弘人非人能弘道也釋氏之所謂心以無心為心天地萬物之變化皆吾心之變化也譬之於木釋氏爲橫流之水吾儒爲源泉混混不舍晝夜之水也又其所疑者在無善無惡之一言考之傳習錄因先生去花間草陽明言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蓋言靜爲無善無惡不言理爲無善無惡理即是善也猶程子言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周子太極而加之無極耳獨天泉証道記有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之語夫心之體即理也心體無間於動靜若心體無善無惡則理是無善無惡陽明不當但指其靜時言之矣釋氏言無善無惡正言無理也善惡之名從理而立耳既已有理惡得言無善無惡乎就先生去草之言證之則知天泉之言未必出自陽明也二疑既釋而猶曰陽明類於禪學此無與於學問之事寧容與之辨乎

語錄

語云朝聞道夕死可矣如何是聞道由知德者鮮矣如何是知德會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如何是見大意於此省悟一分是入頭學問省悟十分是到頭學問却去閑理會何益○文王於庶獄庶慎罔敢知知者何事孩提不學而知知從何來此可以見聖學矣○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是忘軀求道之意後人不省指爲伏節死義之事則疏矣治亂與亾是豈人人所遭者哉惟其貪生則有欲舍生則無欲重生是養口體者也成仁取義是養大體者也道本家常茶飯無甚奇異好奇趨異反失之故賢智過求愚不肖不知求此道所以不明不行也聖人與偏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正是平平淡淡日用常事然能常知則心常在常明久而純即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

皆自日前進去非別有神通可歆慕者世人好怪忽近就遠舍易求難故君子之道鮮矣孟子只說是心足以王充之足以保四海不失赤子之心此之謂失其本心此乃天地易簡之理古今傳受之要加一些是世儒減一些是異學○後儒謂釋空老無爲異非也二姓之敝在遺倫不在虛無著空淪無二氏且以爲非以是罪之故弗服也聖人亦曰虛明曰虛以受人亦曰無極曰無聲無臭雖至元妙不外彝倫日用即聖學也玄可以虛無二字歸之二氏以是歸之二氏則必落形器守方隅泥文義此聖學之所以不明也○要知此理人人可爲貧賤無有不可者但不肯耳精力無不足者只有漏耳本體無有不見在者只自蔽耳於此覷破信及真可一立便起一得永得○高明博厚悠遠吾心之體本如是也有欲則昏下則淺狹則局促耳試於

心平氣和以忿生慾發之時觀之曰可見心平氣和萬境皆春忿生慾發一物難容此能覆載與不能之驗也○問致中和如何位得天地育得萬物曰識得天地萬物便見位育曰天地萬物亦有不識乎曰人之所見已隔形氣天地自天地萬物自萬物故每每有此疑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有形屬地無形屬天統言之曰天地分之曰萬物今除了山川土石何者爲地除了日月星辰風雲雷雨寒暑何者爲天除了吾心之靈惡知天地惡有萬物故天由心明地由心察物由心造五倫本乎一身庶徵應乎五事故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甫甫問虛無乃老釋之非先生謂吾儒亦然終未安曰虛者太虛也太虛原無一物是虛無也天下萬物萬事豈能有外太虛者乎生生化

化皆從此出爲人子能虛以事親則孝爲人臣能虛以事君則忠若實之以嗜欲私妻子懷寵計利則不能矣曰老釋之虛虛而虛吾儒之虛虛而實亦有辨曰如子之言是亦虛矣何謂不然且虛而虛虛而實之言亦未明須知離乎人倫物理而虛無者二氏之謬也不離人倫日用而虛無者吾儒之學也○問古聖叢出後來成仙成佛者多成聖者寡何也曰此在教與學異也五三之世執中建極教簡而學專故人人君子後世中庸之義不明孔子申一貫之旨一以上非顏不聞一以下遂分兩截尚謂且學貫未可學一其支離不經亦甚矣學者見在繇艱皆委心不能離周程倡可學之要再傳復晦既不得其門而入而辭章功利之習又從而薰爍之柰何有成若佛以見性仙以超昇學之者直欲作佛必求超昇件件放下其道雖偏其教簡

徑其學精專以此成就者衆今知其然盡洗世頴直以易簡爲學以聖人爲歸然而不成未之有也○問聖愚一致始終本末同條共貫處何如曰孔子無言之教至精者也百姓日用飲食至粗者也然無言此虛明也日用飲食此虛明也故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食能知味行能知步瞬能知存息能知養爲子知孝爲臣知忠至於知化知天一也○儒學不明其障有五有文字之障有事業之障有辭華之障有格式之障有道義之障五障有一自蔽其體若至寶埋地誰知拾之間爲異學竊柄誰復顧之曰五者皆理所有曷謂障曰惟其滯有故障○良知自存自照渾無方體無涯限若着個良知亦是障○或問聖可學與曰可或問聖不可學與曰不可然則何以自處乎曰學其可學斯可學已學其不可學斯不可學已胡謂可曰求盡吾心

而已矣胡謂不可曰求全其才而已矣夫求盡吾心者懲吾忿窒吾慾遷吾善改吾過窮吾之神知吾之化自有而自爲之矣誰謂不能求諸易者也求全其才者天有所短地有所長智有所不及神有所不通九官弗兼其能堯舜其猶有病求諸難者也舍難就易可謂善學也已○大府問治世以何爲要緊曰只有這件要緊世人事事緊要只爲這件不要緊曰法度亦莫可廢曰徒善徒法有明訓矣然善無定善以不屈本然爲善法無定法以遂善成物爲法○王道即是天德即是眼前學問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一言盡矣自其廓然名曰天德自其順應名曰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書曰有無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作是作意爲之非廓然順應者也無作無偏是無意必將迎之私用舍舉措自得其宜此其性情用功豈人不能也

不爲耳後世將王道比作天上事看講來做去務求高出反致茫善著法與此相背如何做得三代時事○問理欲不明曰賊是人做的人是天生的未達曰自不欺心有甚欲不明自不違天有甚理不明○無染則本體自淨無著則應用自通故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只在夫焉有所倚一倚便不能○子思戒慎恐懼工夫聖人只道個敬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於乾卦只道個閑禮經正目而視之無他見傾耳而聽之無他聞在成湯曰顧諟而已顧諟只是一照只是良知常在其功一也而照尤易曉一照體用爲一無內外無動靜無久近始學下手此照也通乎晝夜知性知天此照也問顧諟何如緝熙曰顧諟亦即緝熙但顧諟照則明照上著力緝熙自明自照無二無息已得其本然者也故曰反觀內照曰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所向有

物即爲物縛所存有善即爲善累○不言而信信是何物不動而敬敬見何處吾心之本體即是誠即是忠信即是一此體常存便是主一便是思誠學不明世儒只在可見可聞有思有爲上討學者之便昏憒無用力處○問讀書之法曰程子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栽培必先有根以根爲主既栽既培自有生生之意是讀書時優游諷詠得書之益不讀時體貼充養尤得書之益也今人讀書以書爲主心爲奴隸敝精務博反爲心害釋卷則茫然均爲亾羊皆非栽培之意也○學未知頭腦不是認賊作子便是指玉爲石○後儒紛紛理氣之辨爲理無不正而氣有不正不知以其條理謂之理以其運用謂之氣非可離而二也○文章性與天道乃形而上下之意非有彼此非有先後淺深也但未悟者見其文章而已悟了莫非性也莫非天也更

無差別○以心安心即不安有心可安亦不安○客有問知識不足故其心未明者先生曰去其知識則明矣○子夏篤信聖人不如漆雕開之求自信冉有說夫子之道不如顏子於言無不說○問學須博求乃能有見曰見個甚麼曰見道曰見道如見天或隔一紗或隔一紙或隔一壁或隔一垣明暗不同其蔽一也欲見須是撤開垣壁徹了紗紙便自見何須博求博求正爲未撤未徹耳舍此而言博求是記醜而博者也非聖賢之學○問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曰未發謂中中節爲和一齊見在分析不得若以時地分得開便是體用二源形影爲二物蓋和非順適人意之謂不戾本體之謂也○過由無心聖賢不免從人看得太重反生文過遂非之惡曾子易簀古今稱美然易時是則用時非非過乎彌縫爲是則任縫爲非非過乎○或問學莫

先義利之辨曰古之所謂義與利者不可見也不可聞也子之所謂義與利者可見耳可聞耳夫自可見可聞而辨之則其所是者似是也非天下之眞是也其所非者似非也非天下之眞非也是故捧檄而喜喜可見也孝不可見也故雖張奉之賢不能不失之毛義其迹鄙也一物釋西伯物可見也忠不可見也故雖商紂之暴不能不轉移於閎夭其機微也是故見其可見聞其可聞則義可襲也過可文也聲音笑貌可以爲於外也見所不見聞所不聞則莫見乎隱矣莫顯乎微矣誠之不可揜矣然則不可見不可聞者何也心體也可見可聞者何也事迹也心體是則事迹皆是矣心體非則事迹皆非矣故知堯然後知堯步知舜然後知舜趨知孔非以周流知顏非以簞瓢也以步學堯非堯矣以趨學舜非舜矣以周流學孔非孔矣以簞瓢學

顏非顏矣曰夫然則自見自聞耳矣以見聞於人乎曰欲見於人欲聞於人此義利之所以弗明也夫義罔常在利罔常行射周非義乎以其爲已則覇矣好貨非利乎以其同民則王矣故古之君子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未嘗求見求聞也而卒無弗見無弗聞今之君子修邊幅避形迹守信果務適莫將以求見而卒無可見將以求聞而卒無可聞番乎先正之言曰無所爲而爲者義也有所爲而爲者利也此依心體與循事迹之異也又曰有意於爲公皆私也公私義利之辨明則聖學其庶幾乎○或問陽明先生於侃曰其學類禪信有諸曰否禪之得罪聖人也有三省事則髡焉去欲則剗愛焉厭世則遺倫焉三者禪有之而陽明亦有之乎曰弗有曰聖學之異於禪者亦有三焉以言乎靜無弗具也以言乎動無弗體也以言乎用之天下無弗

能也是故一本立焉五倫備焉此陽明有之而禪亦有之乎曰弗有然則曷疑其爲禪也乎曰以廢書以背朱以涉虛也曰噫子誤矣不然以告者過也先生奚廢書乎昔者鄒善甫見先生於南臺善甫嗜書者也先生戒之曰子姑靜坐善甫坐月餘無所事復告之曰子姑讀書善甫懟而過我曰吾滋惑矣始也教廢以廢書而靜坐終也教廢靜坐而讀書吾將奚適矣侃告之曰是可思而入矣書果學乎孔子之謂子貢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也予一以貫之學果廢書乎孔子贊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可思而入矣故言之弗一教之因材而篤也先生奚廢書乎然則背朱則何居曰先生其遵之甚者爾豈曰背之云乎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夫今之樂非古之樂也而孟子以爲庶幾何也彼其於樂孰無好好之而已聽之而已稱美之而已好之弗甚者也若體其和推其意而得乎樂之本則必妙之乎聲容之外者矣先生於朱子亦若是焉爾惡在其爲背也乎且朱子遵程者也其爲本義多異易傳孔子孟子述古者也其稱詩書多自爲說先生之於朱亦若是焉爾惡在其爲背也乎然則涉虛何謂也曰子以虛爲非乎以偏於虛而後爲非乎夫以虛爲非則在天爲太虛在人爲虛明又曰有主則虛曰君子以虛受人曰聖人虛之至也今子以虛爲禪而必以勿虛爲學則糟粕足以醉人之魂而弗靈矣骨董足以膠人之柱而勿清矣藩籬格式足以掣人之肘而勿神矣曰若然則儒釋奚辨曰仙釋之虛遺世離倫虛者也聖賢之虛不外彝倫日用虛而實者也故沖漠無朕而曰萬象森然是故靜無勿具也視之不見聽之弗聞而曰體物不遺是故動無弗體也神無方而易無體而曰通乎晝夜而知斯良知也致之之極時應勿在是故無方無體虛之至也至虛而後不器不器而後無弗能

縣令周謙齋先生坦

周坦號謙齋羅浮人也仕為縣令自幼有志聖賢之學從學於中離出遊湖湘維揚新泉天真天關以視講席衰老猶與徐魯源相往復其論學語云日之明也必照於物有不照者陰霾之蔽也心之知也必格乎物有不格者物欲之蔽也又云一陽生於下為復內陽外陰為泰於復則曰見天地之心於泰則曰內健而外順是可見學不遺乎外而內者其本也故曰復德之本也惟復則無妄而剛來主於內矣此內健之為泰也又云不可於無喜怒哀樂覓無聲無臭只喜怒哀樂中節處便是無聲無臭所在又云瞑目靜坐此可暫為之心體原是活潑流行若長習瞑坐局守空寂則心體日就枯槁非聖人之心學也又云白沙之學以自然為宗至謂靜中須養出端倪吾人要識得靜中心體只是個湛然無事炯然不昧而已原無一物可著若留靜中養出端倪則靜中又添出一端倪矣且道體本是自然但自然非意想可得心下要自然便不是自然也

案卷三十終

明儒學案卷三十一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參閱

止修學案

見羅從學於鄒東廓固亦王門以下一人也而別立宗旨不得不別為一案今講止修之學者興起未艾其以救良知之弊則亦王門之孝子也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參閱

中丞李見羅先生材

李材字孟誠別號見羅豐城人南京兵部尚書諡襄敏遂之子登嘉靖壬戌進士第授刑部主事歷官至雲南按察使會騰故患緬而孟養蠻莫兩土司介其間叛服不常先生用以蠻攻蠻之法遣使入蠻莫誘令合孟養襲迤西殺緬之心膂大曩長緬酋遂攻迤西孟養告急先生命將士犄角之土司大破緬於遮浪之上叩關謝恩貢象一以功陞撫治鄖陽右僉都御史先生與諸生講學諸生因形家言請改參將公署為書院遷公署於舊學許之事已定參將米萬春始乇萬春政府門生也嗾士卒

為亂先生方視事擁入逼之守備王鳴鶴持刀向萬春厲聲曰汝殺李都爺我殺汝乃得免事聞先生閑住而萬春視事如故明年萬曆戊子雲南巡按蘇瓚逢政府之意劾先生破緬之役攘冒蠻功首級多偽有旨逮問上必欲殺之刑部初擬徒再擬戍皆不聽言者强諍上持愈堅法吏皆震怖刑部郎中高從禮曰明主可以理奪乃操筆為奏曰材用蠻敗緬不無開地之功摭揭申文自抵罔上之罪臣子報功失實死有餘辜君父宥罪矜疑人將効命天子覽奏頗為色動長繫十餘年發戍閩中遂終於林下先生初學於鄒文莊學致良知之學已稍變其說謂致知者致其知體良知者發而不加其本體之知非知體也已變為性覺之說久之喟然曰總是鼠遷穴中未離窠臼也於是拈止修兩字以為得孔曾之真傳止修者謂性自人生而靜以上此至善也發之而為惻隱四端有善便有不善知便是流動之物都向已發邊去以此為致則日遠於人生而靜以上之體攝知歸止止於人生而靜以上之體也然天命之眞即在人視聽言動之間即所謂身也若刻刻能止則視聽言動各當其則不言修而修在其中矣使稍有出入不過一點簡提撕修之工夫使之常歸於止而已故謂格致誠正四者平鋪四者何病何所容修待病其一一隨病隨修著書數十萬言大指不越於此夫大學修身為本而修身之法到歸於格致則下手之在格致明矣故以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為本以修身而言則格致又其本矣先生欲到歸於修身以知本之本與修身為本之本合而為一終覺齟齬而不安也性情二字原是分析不開故易言利貞者性情也無情何以覓性孟子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即是仁

義禮智非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上又有一層仁義禮智也虞廷之言道心即中也道心豈中之所發乎此在前賢不能無差先生析之又加甚耳即如先生之所謂修亦豈能舍此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可以為主宰者而求之杳冥不可知者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四端者亦曾有聲臭乎無聲無臭猶不足以當性體乎猶非人生而靜以上乎然則必如釋氏之所謂語言道斷父母未生前而後可以言性也止修兩挈東瞻西顧畢竟多了頭面若單以知止為宗則攝知歸止與聶雙江之歸寂一也先生恐其隣於禪寂故實之以修身若單以修身為宗則形色天性先生恐其出於義襲故主之以知止其實先生之學以止為存養修為省察不過換一名目與宋儒大段無異反多一張皇耳許敬菴曰見羅謂道心人心總皆屬用心意與知

總非指體此等立言不免主張太過中固是性之至德命道心之微更從何處覓中善固是道之止宿離心意與知却從何處明善性無內外心亦無內外體用何從而分乎高忠憲曰大學格致即中庸明善所以使學者辨志定業分剖爲己爲人之界精研義利是非之極要使此心先明洞達無毫髮含糊疑似於隱微之地以爲自欺之主不然非不欲止欲修而氣禀物欲拘蔽萬端皆緣知之不至也工夫喫緊沉着豈可平鋪放在說得都無氣力兩公所論皆深中其病有言先生出獄戍閩仍用督府威儀敬菴撫閩城外迎之勞問垂涕頃之正色曰蒙聖恩得出猶是罪人當貶損思過柰何一路炫耀豈得罪之體先生艴然曰迂闊蓋先生以師道自任不因患難而改不知者謂其不忘開府門面則失之矣

論學書

自步激於寸括燕身判於庭除未有種桃李而得松柏之實者毫釐千里此學之宗趣所以必謹其初也大學之所以先知止程門之所以先識仁者其意亦由此也乎故嘗以爲合下的工夫即是到底的學問到底的學問只了結得合下的工夫自昔聖賢懇懇諄諄分漏分更辨析研窮者豈有他事只是辨此毫釐耳答涂存上○提定脩身爲本將一副當精神儘力倒歸自已凝然如有持屹然如有立恍然常若有見翼翼小心昭事上帝上帝臨爾毋貳爾心視聽言動之間時切簡照提撕管歸於則自然嗜欲不得干狂浪不得奪常止常修漸近道理切不可將本之一字又作懸空之想啓卜度支離之弊於坦平地無端橫起風波耽延歲月所云月在澄潭花存明鏡急切撈摸不著者正坐此病也答丘龍宇○精神兩字去本體尚隔一層心之精神謂之聖先輩謂非孔子之語今人動欲辨體只爲一向以知爲體故聚以游揚活潑者當之此程伯子所以謂認得時活潑潑地認不得時只是弄精魂也答朱汝欽○挈出脩身爲本齊家不作家想治國不作國想平天下不作天下想自然意念不分漸近本地答曹甫丁○大率一到發露後終日終夜只是向外馳走聞聲臨聲見色臨色即無聲色在前亦只一味思前忖後所以去性轉遠故就性一步則無非善者無非正者離性一步反是答李汝潛○六經無曰訣無謂只有艮其背一句其實即是知止但大學說止善似止無定方易說艮背似止有定所以背爲頑然不動之物如宋儒之說未足以盡艮背之妙因而指曰陰方名曰北極如世所云又不免落於虛元之見乎嘗看剝復兩卦同爲五陰一

陽但陽在內能爲主則陰無不從陽者故爲復陽在外不能爲主則陰無不消陽者故爲剝知陰陽內外之辨而知止之妙可得識剝復消長之機而艮背之理可求艮背者非專向後只是一個復暫復爲復常復爲艮聯翁云自有人生來此心常發無刻無時不是向外馳走非知止如何收拾得非艮其背如何止宿得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內外兩忘渾然純中氣象此艮背所以爲千聖密竅也知止純中善是一脈相傳故程伯子以謂與其是內而非外不若內外之兩忘內外兩忘不專形容未感時氣象無我無人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心普萬物而無心矣常止矣仁敬孝慈信隨感流行自然發皆中節與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人豈有二心人知之知其無二心而虞廷授受何以有人心道心之別須知有二者心無二者性有二者用

無二者體此堯之命舜所以只說允執厥中也危微者以言乎其幾也道心人心者以言乎其辨也惟精者何上有見於道心人心之不一而恐其或二於中也惟一者何正有慮於道心人心之不一而欲其常一於中也常一常精厥中允執乃無適而非道心之流行而中常用事矣中庸曰率性之謂道故道心者中之用事也劉子所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湯亦曰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是之中天之命也故子思直以喜怒哀樂之未發者當之從古言中未有若此之端的者大學直將心意知物列在目中歸本修身歸止至善意亦如此獨所云道心人心者似正審幾之要大學不及之耳不知心何爲而用正爲其有不正而正之也意何爲而用誠爲其有不誠而誠之也知物皆然正而誠者卽所謂道心也不正不誠者卽所謂人心也

但虞廷之所言者畧而大學之所列者詳頭面稍不同致嶺者未解耳執字昭然與止不異蓋皆不是影響卜度轉換遷移之法答涂清甫○知卽是行行只是知此知行所以本來合體也知到極處只體當得所以行行到極處只了當得所以知此知行所以本來同用也○陽明以命世之才有度越千古之見諸所論著者無一非學聖之眞工而獨其所提揭者以救弊補偏乃未概孔曾之知要今致知二字雖亦列於八目之中而知本知止乃特揭於八目之外以致知爲知本於理固所不通謂知止卽致知於用亦有未協必欲略知本而揭致知五尺童子知其不可孔子之所以開宗立教者舍知本之外別何所宗曾氏所以獨得其宗者舍知本之外別何所學三省則修之矩矱一貫則止之淵源世之學致知者既不肯認多識之科而知上立家其

致則一失在於習陽明之熟而不覺其信之深於孔曾反入之淺也答董蓉山○二十年前曾見一先輩謂乾知卽良知不覺失笑乾主始物坤主成物知者主也昔賢之解不謬就令作知字看亦知知府知州之類謂乾知此事卽乾管此事也豈得截斷乾知謂天壤間信有乾知與良知作證印乎果然則坤作成物又將何以截之何以解之此與可謂欲明良知而不復究事理之實且不察文理矣乾陽物也坤陰物也程子曰乾者天之性情乾坤兩字已是無名之名而又謂乾有知杜撰無端可爲茲甚曰然則如子所云乾知既無良知亦無有乎曰非然也知一也不可以體用分然慮不慮判矣則良不良之所由分譬之情一也亦不可以體用分然有爲無爲判矣則善不善之所由別情固性之用知亦心之發也鄙所謂分別爲知者是也雖良知亦

分別也孩提之愛敬非良知乎知親知長知愛知敬分別也乍見之怵惕惻隱非良知乎知孺子之入井知可矜憐分別也故知爲分別無分於知之良與不良也若以良知爲體又曰良知卽是天之明命則大學一經之內於致知之外又揭至善又點知本則所謂本與善者又將安所屬乎若云知卽是本大學只合說知知又安得說知本若云知卽是善大學只合說知止又安得說止善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性亦何名只合說善故孟子道性善大學說至善中庸要明善以謂不明乎善則不能誠乎身也正是不知止於至善則不能修乎身也豈可溷心之用爲體抑天之命爲知困知記曰天吾未見其有良知也地吾未見其有良知也日月星辰吾未見其有良知也山川草木吾未見其有良知也求其良知而不得安得不囿天地萬物於度外乎其言似朴其理卻是大學與萬物同體者乃能同萬物之體與萬物作對者卽不能同萬物之體知親知長畢竟愛行於親而敬行於長也有分別所有彼此非所謂與萬物作對者乎而欲持之以同萬物之體以是爲大人之學所以立教開宗復命歸根之宗竅也可乎不可乎曰然則知子所云知果無分於良與不良則將任其知之良不良而亦無貴於良知矣乎恐於理不盡也曰不然孟子曰人之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之名雖云起自孟子而指點良知之親切者亦莫過於孟子世之學者但漫曰良知良知曾不思知之之所以良者自何而良所以不良者自何而不良知知之所以良者自於不慮則學之在我者亦當反之於不慮而後可以致知之必良乃直於知上立家用上磨擬分別上求討是欲以求

不慮之名而先求之以有慮之實也而可乎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以知爲體孔子不聞知及者當求其所及之事而知非體也仁守者當求其所守之事而仁非體也此等仁知又就用之德看蓋指能擇者爲知而能守者爲仁也不可便執爲實體也智譬則巧亦同此類若必執智爲體則所謂聖與仁者又將安所屬乎譬之大學言知本矣又言知止矣孟子言知性矣又言知天矣若脫卻止本而直謂大學以知立教以知爲體遺去性天而直謂孟子以知立教以知爲體不幾於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按圖之似而直指之爲駿也乎故大學未嘗廢知也只不以知爲體蓋知本非體也大學未嘗不致知只不揭知爲宗蓋知本用不可爲宗也惓惓諄諄一篇經文定萬古立命之宗總千聖淵源之的只是教人知本只是教人知止身心意知並列於八目之中特揭脩身不復及心意知也此豈無謂而然無所見而爲是說乎此其中眞有千聖不傳之祕而非豪傑之士必欲繼往聖開來學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者不足以與聞乎斯義也○從古立教未有以知爲體者明道先生曰心之體則性也伊川先生曰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理也橫渠先生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亦是性爲心體之見晦菴先生曰仁者必覺而覺不可以名仁知果心之體也謂知卽性可乎仁爲生理生理卽性也覺不可以名仁知獨可以名仁乎知不可以名仁又可以爲心之體乎釋氏本心聖人本天蓋伊川先生理到之語古有以公私辨儒釋者有以義利辨儒釋者分界雖淸卒未若本心本天之論爲羅海翻卷根極於要領也故其斥釋氏也專以知覺運動言性謂

之不曾知性此固章句之士所熟聞而熟講者乃獨於學問之際欲悉掃成言以附一家之說盡違儒訓以狥釋學之宗恐少有仁心者有所不忍也吾儒惟本天也故於性上只是道得一個善字就於發用之際既其善之條理於惻隱也而名其仁於羞惡也而名其義於辭讓也而名其禮於是非也而名其智亦總之只是一個善而已未嘗云有善無不善將善與不善對說也有仁無不仁將仁與不仁對說也義禮智亦準此後儒則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此無他則以其就知上看體知固有良亦有不良夫安得不以無善無惡者為心之體乎今有玉焉本無瑕也只合道得一個白字不可云有白而無黑也有水焉本無汙也只合道得一個清字不可云有清而無濁也清濁對說必自混後言之善惡對說必由動後有之告子學問非淺只為他見

性一差遂至以義為外何以明之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以無善無不善為性正後儒之以無善無惡為心之體也在告子則闢之在後儒則宗之在釋氏則謂之異端在後儒則宗為教本唯鄙之論似頗稍公而友朋之間又玩而不信也公者何即所云諸所論著者無一而非聖學之真功而獨其所提揭者以救弊補偏乃未歷孔曾之心要吾輩善學先儒者有志聖學者學其諸所論著學聖之真功可也而必併其所提揭者不諒其救弊補偏之原有不得已也而直據以為不易之定論也可乎心齋非陽明之徒乎其聖學之真功心齋不易也未聞併其所提揭者而宗之不易也雙江非陽明之徒乎其聖學之真功雙江不易也亦未聞併其所提揭者而宗之不易也今而敢闢陽明先生學聖之真功則友朋間宜群曾而譏之矣苟

未嚴學聖之真功而獨議其所提揭也則心齋雙江兩先生固已先言之矣歸寂非雙江旨乎而修身為本則非鄙人所獨倡也常有言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貧子說金人誰肯信僕今日之謂也僕少有識知亦何者而非陽明先生之教之也念在學問之際不為其私所謂學公學公言之而已矣求之心而不得雖其言之出於孔子未敢信也亦陽明先生之教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戒慎恐懼要歸不睹不聞昭昭靈靈者斷不是體然除却昭昭靈靈亦無別可用以入止地之法門矣假知歸止原是不得已而形容之語易詞言之即是個攝靈歸虛攝情歸性也但不可知此道耳悟得此則兩者俱是工夫悟不得則兩者俱成病痛（答[illegible]）○知常止自能虛不必更添覺字本常立即是敬不必更添敬字（答[illegible]）○本末始終括盡吉凶趨避之理二百

八十四爻其所判吉凶趨避有一不是此知所先後者乎知所先後則步步皆吉倒亂了本末始終之序則步步皆凶所謂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渾是一個止法此其所以能定能靜能安籌吉先從本立宗不至流到末上只一到末上即神聖工功亦無有善著矣（答[illegible]）○一步離身即走向玉皇上帝邊去亦非是蓋以我對上帝則上帝亦末也（答[illegible]）○學問只有工夫雖主意亦工夫也但有自歸宿言者有自條理言者自歸宿上說工夫恰好是個主意自條理上做主意恰好說是工夫此止為主意脩為工夫原非二事也譬之作文未有無主意而可落筆亦未有非落筆修詞顧理成章而可以了却主意者也意到然後詞到詞順然後理明不可將主意視作深修詞視作淺又不可謂修詞有可下手而主意則無可用工夫也至於無工夫處是

工夫又自是止之深處修之妙乎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也。（答李汝潛）○丁巳秋侍東郭老師於滌原會上時講不善非才之罪鄒翁命某某曰世間事但屬伎倆知解者信乎有能有不能此所以可諉罪於才若夫爲子而不孝爲臣而不忠是所謂爲不善也豈亦可云才不能孝才不能忠而直以不善之罪諉之於才乎○靈之體雖本虛而靈之用必乘氣發竅之後後天之分數居多故任靈則必至從質從質則其流必至滅天除却返本還源歸性歸知則無可收拾之處○學問之講只在辨宗之難宗在致知則雖說知本說知止一切以知爲體宗在知本則雖用致知用格物一切以止爲歸○主致知是直以有睹聞者爲本體矣以有睹聞者爲體而欲希不睹聞之用恐本體工夫未易合一也（答董蓉城）○自有天地以來此氣常運自有人生以來

此心常發鄒翁此言使竊以爲至到之語未有孤坐兀兀寂然如枯木倚寒巖無一生發者也書云惟天生民無主乃亂彼言雖爲命世者發吾從學問之方豈不如是此大學所以必先知止也知得止則不論動靜閑忙自然常有事幹翼翼小心昭事上帝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矣○從古立教未有以知爲體者余二十年前即不信之矣故有致知者致其知體之說良知者發而不加其本體之知者也非知體也辛酉之歲又覺其非復爲性覺之說今思之總是鼠遷穴中未離窠臼陽明先生曰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即是寂然不動廓然而大公的本體僅力推向體邊其實良知畢竟是用豈可移易大率救敝補偏陽明先生蓋是不得已而爲說已大有功於當世矣今亦何須更論只學者人頭本領處不得不當下討明白耳間復書存翁有云先儒曰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鄙人則曰乃若知本則存乎心悟知本焉至矣蓋在致知則以知爲體在知本則以知爲用以致知爲宗則所喫緊者要在求知以知本爲宗則所喫緊者又當明本矣肯信此學直截從止上求竅本地歸宗無端更疊牀上之牀架屋下之屋則所云能內之光能外之光知覺之知德性之知與夫或以獨知爲良知或以獨之一字爲良知總屬閑談俱可暫停高閣倘猶未信斯言則烟波萬頃滅沒由君閑發懸疏疑圖正結與今千佛禁口七聖皆迷豈予未學區區立論斯須所能判決舊答敬菴有云昔之支離者不過支離於訓解今之支離者乃至支離於心體夫支離於訓解昔賢猶且憂之而況支離於心體乎此語眞可爲痛傷者也儒者之論學事事歸實釋氏之論學事事歸空事事歸實盡直從立教開

宗合下見性處便實直說到無聲無臭不覩不聞至隱至微處亦無往而非實也故善所必有豈可言無惡所本無又不待說無善則仁義禮智從何植種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從何發苗無善無惡既均則作善作惡亦等豈總之非吾性之固有也見性一差弊蓋至此推原其故則以其只就用上看體直於知覺運動之中認其發機之良者據之以爲天命之體豈知天之發露固有人之作用亦多不然則何以同一心也端緒之危微稍分而道心人心截然若兩敵者乎即此而觀則知知覺運動不可言性儒者之學斷須本天程朱之論固自有理之到處者也（答余甬甫）○纔說知本便將本涉虛元纔說知止便謂止歸空寂纔說修身爲本却又不免守局拘方狗生執有此學所以悟之難也（答李思忠）○體則萬物皆備用則一物當幾格物者格其一物當幾

之物也鄙人誠有是說亦因學不明本者故將格物懸空講之無有事實有不得已而為之言其實合家國天下通為一身自是萬物皆備固無煩於解說在家脩之家在國脩之國在天下脩之天下亦自是一物當幾何所容其擬議云然者若有似於言之近工描畫文辭亦恐漸遠本實落儒見解此鄙人所以不甚道也只實實落落與他挈出知本為歸宗知止為入竅使人隨事隨物而實止之實修之即所云格致誠正者一切並是實事實工豈不痛快簡易心無不正不必更勵正的手脚有不正焉而修之即止之矣意無不誠不必更勵誠的手脚有不誠焉而修之即止之矣知無不致不必更勵致的手脚有不致焉而脩之即止之矣物無不格不必更勵格的手脚有不格焉而脩之即止之矣是皆所謂格物也致知也然齊家也齊其固有之

家治國也治其固有之國平天下也平其固有之天下非因齊治均平之事而後有是家國天下也此吾所以謂之體則萬物皆備也然當其齊家也不可二之國矣當其治國也不可二之天下矣雖均平齊治之事交至於吾前而吾所以應之者只當幾之際畢竟只是一物而已雖誠正格致之用屢遷變動不居君甚無有典要而究其當幾之際吾所以格之者亦畢竟只是一物而已此無所以謂之用則一物當幾也格物者格其一物當幾之物也可謂理不然乎答李汝謙○癸亥前曾因讀易偶有竊於本末始終之序於時全學未明知止之法亦所未悟只以易語强自支撐謂安其身而後動其身未安寧可不動易其心而後語其心未易寧可不語彷彿十年來乃近止地止地稍固作用處乃漸見輕省也大率同一格物以知本之旨用之則一

切皆已分事以應務之心用之則一切盡人分事○聖人之知要從止出故必定靜安而後貴其能慮後世之學先從慮上下手知上充拓此實本末始終之辨○予學三十年矣自省已躬絕無有悵願從予學者學予之不悟可也切不可虛誇作慕大希高之想也答友人○誰能不用靈明但用之以向外馳走則為衆人之任情滅天用之以反躬歸復則為君子之立極定命○由仁義而行者即是本天路徑由仁義而襲者即是本心路徑知有良不良總是一知爽不可以駁雜本天而動則知自良本知而求良一切皆感後事而知不可云良矣○須思命脈只是一個善決寂只是一個止如何反反覆覆必要說歸脩身為本必要揭出脩身為本必悟此而後止其有人窮善其有諦當乃不為墮於邊見也不然無寂感無內外無動靜豈不元妙必失

分途便落捕風鏤塵弄影舞像之中依舊是辨體的家風也答曹嵎山○夫天載實體也無聲無臭贊語也後之專言無聲無臭者皆是遺贊語而遺其實體者也故說至善而專指為無聲無臭者亦猶是也○允執之中不是專主流行而隨時處中之中自備其內至善之善亦不專主流行而隨感而應之善自存其中以致知為主腦者是知有流行而不知有歸宿者也恐至命一脉遂截然斷路不復有歸復之期矣答董蒼山○先儒謂不得以天地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地萬物者亦是與點為人之急要在善有不然天地萬物果撓已者乎等待已立乃了天地為物乎忘本逐末者狥人者也誠不可為知本知有已不知有人了已者自了者也亦不得謂之知本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說仁者之體非說仁者之造認得是體即所謂認

得爲已何所不至認得爲造己未立何暇立人己未達何暇達人即所謂若不爲已自與已不相干名曰求仁去仁遠矣知本兩字即是求仁但稍換却頭面故不但知本者不可徇人即求仁者亦決無有徇人之理摩頂放踵病此兆矣不但求仁者不可守株即知本者亦決無有守株之理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弊有由矣（答世寵）○有疑止脩兩挈爲多了頭面者不知全經總是發明止於至善婉婉轉轉直說到修身爲本乃爲大歸結實下手此吾所以專揭修身爲本其實正是實做止於至善故曰知修身爲本而止之是也（答蔣崇文）○一個念頭稍涉虛元便流意見一句話頭稍欠典實便托空詮已之自進工夫由此阻與人之觀視察安亦即便分誠僞矣（答董蓉山）○雷陽一夕透體通融獨來獨往無罣礙（答蔣崑崙）○自悟微知本後學得湊手乃知從前

說者作者大抵僞也說本體因恍恍惚惚認似作眞說工夫亦恍恍惚惚將無作有或認靜境有者邊不到事上或認見地明者合不到身上大率皆是意可揣得口可說得而實在落手做不得也此其所以爲僞也（答發弟孟育）○有友主保守靈明之說者子曰兄既主靈明必令無時不明無事不靈不論爪生髮長筋轉脈搖爲兄不明兄純孝人也即兄母死初哀一段眞誠激於一慟而不容自已乎將亦以靈明而必爲之加減劑量使之適協乎若不照則是靈有不保者必照則恐孝有未至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是兄用情反恒人之情之不若矣其友爲之憮然請質子曰兄毋訝亦毋驚此蓋孔聖人之所不能與以知者也而兄必欲與之此其所以異於孔子之學其友曰然則將奈何子曰顏淵死子哭之慟矣孔子全然不知因人喚醒恰

好回頭照出自中之則乃曰有慟乎非夫人之慟而誰爲惟不識知乃能順則若必識知去則遠矣其友爲之豁然乃盡棄從前之學（答問泉）○孔子以知止入門而後之儒者却先格物不知止不知則身心尚無歸宿而所謂格物者安得不病於支離本不悟則意緒尚不免於二三而所謂致知者安得不流爲意見（與張素潔）○止此則自虛然却不肯揭虛爲本修此則自寂然却不可執寂爲宗（答李靖甫）○學之以修身爲本也尚矣復以爲必先知本者豈修身爲本之外又別有所謂知本乎曰非然也蓋必知本而後有以知家國天下之與非身外物也知均平齊治之與非修外事也知本者知修身爲本也非知修身爲本之外又別有所謂知本也（答李文啓）○知本一脈當官尤爲日著之效只一點念頭上向監司處迎揣下向百姓處猜防自謂之用明與所謂

能使爲明何啻千里矣與本風光毫髮不相蒙此端拱垂裳豈與照得只其所歸宿者不於人必於己耳（答鄧良□）

一大學約言

大學首節何謂也以揭言學之大綱也蓋三者備而後學之道全也而即倒歸於知止謂定靜安慮之必自於知止何謂也以中言止之爲要也綴之曰物有本末云云者何謂也以教人知止之法也經世之人無一刻離得物如何止經世之人無一刻離得事如何止蓋物雖有萬矣本末分焉事雖有萬矣始終判焉知本始在所當先即當下可討歸宿直於擾擾紛紛之中示以歸宿至止之竅故曰是教人以知止之法也古之欲明明德至修身爲本何謂也蓋詳數事物各分先後而本歸於修身也本在此止在此矣豈有更別馳求之理故曰其本亂至末之有

也蓋決言之也結歸知本若曰知修身為本斯知本矣知修身為本斯知至矣○至善其體而明德其用也止至善其歸宿而明親其流行也定而後能靜非靜生於定也靜而後能安非安生於靜也要以見必自知止始也皆有箇定靜安總是止但漸入佳境耳故得立言之意非止則如人之未有家非止則如歸之未得地而慮爲從出乎○止為主意修為工夫○身外無有家國天下修外無有格致誠正均平齊治但一事而不本諸身者即是五霸功利之學格致誠正但一念而不本諸身者即是佛老虛元之學故身即本也即始也即所當先者也知修身為本即知本也知止也知所當先者也精神凝聚意端融結一室熒或不及其他當然一身通乎天地萬物直與上下同流而通體渾然一至善矣故止於至善者命脈也脩身為本者歸宿也

家此齊矣國此治矣天下此平矣所謂篤恭而平垂衣而理無為而治者用此道也知本義善一也有自主宰言者有自流行言者故止一也有自歸宿言者有自應感言者君臣父子朋友之交所謂止之應感者也故仁敬孝慈信所謂善之流行者也歸宿不明而直於應感之上討止猶主宰不悟而直於流行之際討善也止將得乎隨感云云則正所謂止之歸宿者也止有歸宿隨其身之所接於為君也而止仁於為臣也而止敬於為子也而止孝於為父也而止慈於與國人交也而止信則無適而非止也傳答某人 書謂隨事討止正與後人隨事求中意同未必非中只恐非允執厥中之消息也○至善兩字蓋孔子承性本色就廣淵底揭出示人猶恐杳杳冥冥無可據以循入故又就經事宰物中分別本末始終先後指定修身為本使人當地

有可歸宿故止於至善者命脈也脩身為本者訣竅也知本乎身即知止乎善○脩謂學急明宗不在辨體宗者何則旨意之所歸宿者是也從古論學必以格致為先即陽明天啟聰明亦祇以致知爲奧大學之旨意歸宿果在知乎止於至善恐不可以知名之也不可以知名善則止之主意不以知為歸宿也決矣故曰知止而後有定蓋是要將知歸於止不是直以止歸於知此宗之辨也此攝知歸止鄙人之所以敢力提撕也○至善兩字原是直挈性命之宗止於至善者如根之必歸土如水之必濬源格則者何嘗不是善是就流行言也格致者何嘗不是善是以造詣言也落根有地而後可以取勘於流行造詣有其而後可以要歸於格致後之學者大率知有流行而不知有歸復圖為造極而不知有歸宿之根源者也學先知止蓋斬關第

一義也○脩謂脩身為本之學允執厥中之學也非知本固不可以執中而非厥中允執亦未可以言知本也左之非左右之非右前之非前後之非後停停當當直上直下乃成位其中天下之大本立矣格致誠正不過就其中缺漏處檢點提撕使之常止於中耳常止即常修心常正意常誠知常致而物自格矣○止不得者只是不知本知修身為本斯止矣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皆有更別馳求之理故止不得者病在本也友朋中有苦知本難者予曰本即至善有何形聲故聖人只以修身為本不肯懸空說本正恐世人遺落尋常揣之不可測知之耳以致虛靡意解就誤光陰只揭出修身為本使人實止實修止得深一分則本之見處透一分上得深兩分則本之見處深兩分定則本有立而不搖靜則本體虛而能固安則本境融而常寂只

是一個止的做手。隨止淺深本地風光自然見得境地也。切不可懸空撈摸作空頭想也。故本不知又是病在止也。此了所謂交互法也。其實知本者知修身爲本而本之也。知止者知修身爲本而止之也。總是一事。有何交互之有。但因病立方不得不如此提撕。令人有做手耳。換作法。不換主腦。且不因藥發病也。○齊家不是撹攬家。蓋在家身家即是修之事矣。治國不是撹攬國。蓋在國身國即是修之事矣。平天下不是撹攬天下。蓋在天下身天下即是修之事矣。故家國天下者分量也。齊治均平者事緒也。余嘗云家國天下者修身地頭也。此所以天子與庶人一也。說到性分上所以學無等差。說到職分上如何分得物我其所謂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矣。無二本也。○或問致知格物學問之功。最要於此也。獨無傳者何與。曰知非他也。即意之分

別者是也。物非他也。即知之感觸者是也。除卻家國天下身心意知無別有物矣。除卻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無別有知矣。故格致無傳者。一部之全書即所以傳格致也。如傳誠意則意物也。而所以誠之者即知也。傳正心則心物也。而所以正之者即知也。傳修身則身物也。而所以修之者即知也。傳齊家傳治國平天下。則家國天下者物也。而所以齊之治之平之者即知也。則格致寔庸傳哉。曰然則所以格之致之者何如以用其力耶。曰此不攷於釋者之過也。如戒自欺求自慊。愼其獨。必其意之所發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而無有不誠。而所以格誠意之物而致其知者可知也。身之有所忿懥四者所以使心之失其正者此也。心不在焉所以使身之失其修者此也。而所以格修正之物而致其知者可知也。之其所而僻焉身之所以不修者此也。家之所以不齊者此也。而必由其好惡之正。而所以格修齊之物而致其知者可知也。正其身以刑家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而所以格齊治之物而致其知者可知也。絜矩以同好惡。而所以格治平之物而致其知者可知也。故曰不攷於經者之過也。格致

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易言之矣。故灼然本末始終之序。而學者不悟也。只於此不能知所先後即步步離根到處無可着腳。直以其身爲萬物之役。如馬牛然聽其驅策而馳走矣。故就一事一物言固自有個本末終始。總事物言又只有個本末終始。下條備舉事物各分先後。斷以修身爲本正爲此也。識得此真如走盤之珠到處圓成。無有定體亦無定方。而本常在我。此其所以爲經世之竅。即悟不徹只提定修身爲本。如立表建極相似。亦自隨事隨物就此取衷而本常保

其不亂。○未嘗不是逐事逐件着功。而運量精神只是常在一處。未嘗不是要得檢束此身。俾無敗缺。而主腦所依只是收拾一副當精神。使其返本還元。無有滲漏。此其所以爲盡性之學。○修身爲本只有一個本。隨身所接無非末者。延平曰事雖紛紜還須我處置。雖乾宇天宇地宇人宇物運轉樞機皆是於我離身之外無別有本。雖天地君親師亦末也。○問致知兩字不自陽明揭之。有宋諸儒無不以爲學之始事。先生獨以爲必先知止者何也。曰至小經綸也。須定個主意。方有歸宿。秩然可尋集事之理。運斤者握柄。測景者取中。若無知止這一步。與所謂無主意的文章。正誠格致將一切渙而無統矣。更有一說。心有不正。故用正之之功。意有不誠。故用誠之之功。知有不致。物有不格。故用致之格之之功。今此一時耳。試反觀覺心尚有不正

否曰無有意有不誠否曰無有知有不致物有不格否自此中祇對歷歷分明亦似無有不致不格曰如此則學問工夫一時間便爲空缺矣問者躍然有悟曰允若先生之言復命歸根全在一止格致誠正不過就其中缺漏處檢照提撕使之常歸於止耳○必有以信身外之無有家國天下也而後本體一必有以信修外之無有格致誠正也而後工夫一本體一則樞神不至外有滲漏工夫一則意念不復他有馳求而知止矣

道性善編

孟子說個入井又說個孺子入井又說個乍見入井蓋入井者事之最可矜憐者也孺子於人最無冤親者也而又得於乍見是又最不容於打點者也不知不覺發出怵惕惻隱若口若心只要形容一個順字蓋不順則外面的便有打點誑飾不與裏

面的相爲對證矣此正所謂以故言性也以利爲本也以見井知此不容打點則情之所發便未必能順豈可便道情善故信得性而後學有歸宿若以爲道情善且於情上歸宗則有惻隱者亦容有不惻隱者矣有羞惡者亦容有不羞惡者矣將不爲樣出教人如何駐腳○性有定體故言性者無不是體情意知能有定用故言情意知能者無不是用惟心爲不然以心統性情者也故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指體而言者孰爲之體性其體也指用而言者孰爲之用情意知能其用也虞廷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豈有二心此亦所謂指用而言者也孔子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心豈有出入此亦所謂指用而言者也孟子曰仁人心也此則所謂指體而言者也而用在其中矣他章之言仁必以

屬性惟此章之言仁直以屬心求放心人只漫說畢竟向何方求前念不留後念後念不續前念陽明先生爲轉一語甚好自學問之道無他求仁而已矣亦是見得放之不可爲方所也求之無可爲依據也惟仁可求惟仁可求者則性之有常善也所謂大道一而已矣不就一上認取何處歸宗○性者生之理也知生之爲性而不知所以生者非知性者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謂兩儀外別有太極固不可指兩儀而即謂之曰太極亦未可故中庸只說隱微只說未發只說不可睹聞大率顯見睹聞皆所謂發也正告子之所謂生者也凡有知覺運動者孰非生乎若不本其生之由而惟據其迹之所可見則知禮知義者固知覺也而知食知色亦知覺也以至於知有食色而不知有禮義亦知覺也同一知覺同一運動可云何者非生生既是同可

云何者非性豈孟子之不以生之謂性則知孟子之以利求故而必本其善之所自來矣○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孟子認定了性善故情可以爲善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孟子認定了情善故才無不善只怕人不信得性善無地歸宗故又以知能之良者表之知能之良者則正所謂情之可以爲善者也才之無有不善者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孰爲之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又孰爲之也故曰親親仁也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者是也性中若無仁孩提之童如何知愛親敬長義也即所謂羞惡之心義之端者是也性中若無義孩提之童如何知敬長達之二字尤明白只是一個順片謂火然泉達充之足以保四海者是也然充者非是尋取既往之怵惕惻隱來充達者不是尋取孩提之愛敬來達信其性

之本善而知所歸宗達其性之本善而知能之用爽非良矣
知本同參
視聽言動四字雖若有形之實跡而勿之一字則實動而未形
之真心也故體認得真視聽言動之非理即在不覩不聞中而
勿之。念即戒慎恐懼之心也（此丁皆與古疑問）未發之前以理言之
則爲有以象言之則爲無所云有者亦於其中而默探其理之
何似耳豈真以象求哉吾嘗於靜中以一真惺惺者而默與之
會久之若見其中之盎然而無所間隔者焉若見其中之肅然
而無所偏倚者焉又若見其中之特然而無所依隨者焉又若
見其中之瑩然而無所遮蔽者焉即其盎然者看作寬裕溫柔
之氣象可乎即其肅然者看作齊莊中正之氣象可乎即其特
然者看作發強剛毅之氣象可乎即其瑩然者看作文理密察

之氣象可乎此亦心靈與性真默會若見其似則然耳而豈實
有氣象之可見耶○本一也爲君在君爲臣在臣爲父在父爲
子在子與國人交在交國人若是其無定方也然爲君爲臣此
身爲父爲子此身與國人交此身實非有二身也何嘗無定身
哉故善一也君曰止仁臣曰止敬子曰止孝父曰止慈與國人
交曰止信若是其無定名也然仁孝吾身之善敬慈吾身之善
信亦吾身之善實非有他善也何嘗無定體乎所以歸本之學
隨所處而地異地異而修同隨所遇而時異時異而止同雖日
錯綜於人倫事物之交亦日歸宿於根元命脈之處歸宿處雖
妙入無聲無臭之微錯綜處實由盡至賾至動之變可見修法
原非粗迹不待兼止言而後知止法原非空寂不待兼修言而
後知此經世之實學而盡性至命之正宗也

間乍見孺子入井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此良知也擴而充之足
以保四海致良知也如何不以致良知爲是曰擴充之說原從
性根上擴充若見入井而有惻隱之心孟子所謂仁之端倪張
子所謂天理發見自然之苗裔必欲從端倪上苗裔上擴充充
不去矣曰何爲充不去曰事物之感於我者何常而善端之發
見於感應者非一乍見孺子入井勃然惻隱良矣是心之發若
火電光一過即化豈復留滯記憶以爲後來張本耶縱此而有
于公高軒之過吾敬之心生矣當是時非可哀也豈容復擴充
惻隱以待此人耶已而于公以嗟蹴之食加我羞惡之心生
矣當是時亦非可哀也豈容復充擴惻隱以應此可羞之感耶
猶令見孺子哀其不成人見孤獨哀其無告雖與入井之
哀同一機括畢竟是隨感而見前念後念不相照應豈容思曰

吾前日哀入井矣今當擴充入井之哀以哀此輩耶必擴充入
井之哀而後能哀後來之可哀勞甚矣狹亦甚矣性體發用不
如是矣（此段辨駁甚）四端之發固自有性根在也吾養吾性盡在
全善之流行矣曰然則性何如而養乎曰孟子道性善而天命
之體言也天命之性無聲無臭從何處下手只用得　個養字
即止至善之止字即成性存存之存字是也養而無害順性而
動達之天下見可哀而惻隱見可恥而羞惡見長上而恭敬見
賢否而是是非非毫髮不爽所謂從上發慮無往而非不慮之
良知矣良知上豈容更加擴充加擴充便是慮而後知知非良
矣○天地人物原是一個主腦生來原是一體而分故曰天地
人物皆己也人己如何分析得是故立不獨立與人俱立達不
獨達與人皆達視人猶己視己猶人渾然一個仁體程子所謂

認得為己何所不至是也若曰已立已達後方能了得天地萬物吾未立何暇立人吾未達何暇達人即此便是自私自利隔藩籬而分爾我與天地萬物間隔不相關接矣便不仁矣所謂若不為己自與己不相干是也○默識正識認之識仲弓問仁夫子告之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仁義備矣又必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本無賓本無祭如見如承者何事子張問行夫子告之以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其可行矣又必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無言無行忠信篤敬亦何有此正所謂默而識之的消息也止於至善之脉絡也學問有這一步纔入微纔知本纔上達大德陽明先生見山中一老叟自云做言忠信行篤敬工夫三十九年此其人亦可尚矣只此默識一步未之知耳○問致中和致字曰天命之性不可覩聞

此喜怒哀樂之所以為根者也本自未發渾然至善故謂之中君子於此乎戒慎恐懼工夫都從性根上用是曰致中喜怒哀樂發皆中節此順性而動其流行恰當至腑適相脗合而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君子亦順性之自然率之而已矣率之則道在矣是曰致和致字須如此看若從念上與事為上去致恐去天命之性尚遠○心者性之發竅是活物是用神帝王用之以保民桀紂用之以縱欲宿儒用之以博聞强記舉子用之以弄巧趨新儀秦用之縱橫捭闔仙家用之呼吸長生佛氏用之灰心槁性農工醫卜各有所用大學教人收攝此心歸止至善亦臨亦保如見如承直用他歸根復命原源潔而流自清根深而實自茂德無不明民無不親天德王道一以貫之此復性之宗泉翁云物至而後義生義生而後知有所措夫知有所措而後

格之則未履其物不必與格之也與吾師所格只當機之物頗合（此下皆[illegible]）俗儒求知於外者也文成求知於內者也學不同而所主在知則同也見羅先生之學攝知歸止故其言曰用知以入止則所云知者原是止之用神主知以求致則所云致者恐非善之歸宿是以止自淺而入深則有定靜安慮之異修由內而及外則有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分○意為心之運用則統之於心尚未發之於情緒山謂知為意之體者亦謂意為已發故不得不以知為體所以未安○唐仁卿信石經大學謂置知止能得於格物之前似乎先深而後淺殆不知聖學之止為入竅修為工夫也謂儒者學問思辨之功無所容於八目之內殆不知止惟一法條有多方萬物皆備格其當機之旨也謂物有本末一條即致知在格物之下以釋格物殆不知此條教人

以知止之法是況止而為脩也○近代之流弊既專於知覺上用功而不知以知歸止仁卿之矯偏又專於法象上安命而不知以止求修○此學未嘗不貴虛未嘗不貴寂只以修身為本一切皆為實體未嘗不致知未嘗不格物只以修身為本一切皆為實功○知本不言內外自是內外合一之體知止不言動靜自有動靜合一之妙識止修之法為異說之防範過於此○善一而已有自主宰言者有自流行言者緝敬敬止所謂善之主宰止之歸宿而仁敬孝慈信則善之流行止之應感者也道有旨歸原不向逐事精察學有要領只在一處歸宗此孔門之止修博約止一貫之真傳也（此下皆[illegible]）曰聖人常止賢人知止果在一點靈光若力乎抑在未發之中下乎戒懼必於不睹不聞天哉自然無聲無臭皆不可以知名也故曰聖人無知○大

學專教知止而修之工夫不過一點檢提撕使之常歸於止耳。○自古聖賢常見自己不是常知自己不足時時刻刻用修身克己工夫故聖如孔子且以不善不改爲憂無大過自歉此豈謙詞眞見得渾身皆性命之流行通體皆至善之充用也歸宗處豈不直透性根落乎處斷然修身爲本。○行之用深於解矣乃問畢竟是理如何窮性如何悟先生曰只須從末上去求本從用上去討體豈恐人求之杳杳冥冥故爲此切實之詞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卽不可求乎。某謂不容說者其體之無聲無臭而無聲無臭正吾人所當理會故論明德親民必歸宗止善蓋至善其體明德其用止至善其歸宿明親其流行如濂溪旣云定之以中正仁義又云主靜立人極夫中正仁義有何不了而必申之主靜豈非靜體未窺則所云仁義中正者終在情

識上揀別而非眞性命用事乎。○旣云靜久能自悟又云窮理斯悟不一靜不足盡理必假探索乎曰靜未嘗不盡理特恐認得不眞耳果知天性本靜而時時收拾精神管束於此則本根旣植條理自生不必屑屑焉攷之經傳而念頭動處槪與經傳合卽時取經傳發吾知見而經傳所言總與吾心印此之謂一得萬畢此之謂齋戒神明而非別有一段窮索工夫與主靜作對也卽如程子所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亦須問所養所學者何物則養卽是學敬卽是知用工卽是進步不然則敬之爲言僅空空兀坐而知之爲說須物物計求求學支離從此起矣。○論心者不根極於心所自來則欲與理襍出而難據爲心修身爲本卽是止於至善踐形乃所以盡善形神俱妙莫備於此止到穩時渾身皆善又何必衡人品之足言修到極處通體皆仁又奚久暫窮通之足慮。○一止一修卽一約一博互用而不偏。

人性上難不容添一物然一落形骸便不若天之行所無事故克己執中孔曰擇善固執子思愼獨孟子直養無害周子主靜立極皆就太虛中點點保任謂其有而不着相謂其無而不落空頑宰天地人物之根源世儒云一着工夫便乖本體大抵認性命一物無有理窮無理性盡無性理性俱盡方至於命。某則謂性命雖無聲臭而其顯於喜怒哀樂人倫日用實有自然之條理從條理處究極原委到得色色完滿無有缺欠則性命卽此貫串工夫實與本體合而豈一切掃除也乎。以下皆語錄王塘南先生曰聖賢千言萬語無非欲人識其性之本體學問千頭萬緒亦只求復其性之本體斯言甚確但性非情識之謂喜怒哀

樂隨感隨發而此體挺然不動曰中曰未發聖賢指點甚微其工夫亦從微處默默體認故蔣翁云本性以之情云必從無思無爲而入云學者奈何役役於陰陽五行而不會太極之原旣會太極何患無陰陽五行不培養於心所自來則遏欲與存理勤苦而難成心所自來者性也性所自來者天也天性在人不離於喜怒哀樂而實不着於喜怒哀樂渾然不覩不聞之體所謂人生而靜是也何道何人何微何危自靜者不能不感感者不能不動於是有欲之名焉則所性自然之用也心也非卽爲私欲也頭有從性而出者有不從性而出者從性而出曰道心卽毅倜之極而終有不可泯滅者在故曰微不從性而出曰人心卽節制之密而常有逐物而流者在故曰危此危微間不可爲歸宿地也舍此善而求正心心未有能正者也其正也不必

從事於矯就性之無偏倚處卽正也含養性而求盡心心未有能盡者也其盡也不必從事於擴就性之無虧欠處卽盡也當知感物動念之時兩者似乎相對而反之天性本然之體曾惟無人卽所謂道者亦渾淪而不可窺曾惟不危卽所謂微者亦渺茫而不可執是誠生天地人物之大原爲入聖之真竅也格致誠正豈無事實齊治均平豈無規爲雖一切以修身爲本則規畫注厝一有不當喜怒哀樂一不中節只當責本地上欠清楚非可隨事補苴抵塞罅漏已也此明宗錄下皆人處世中只有自己腳下這一片地光光淨淨可稱坦途離此一步不免荊棘便是險境故已分上謂之素謂之易人分上謂之外謂之險○身是善體無動無靜而無不修卽無動無靜而無非止倘若懸空說一止其墮於空虛與馳於汗漫等耳○易之窮理是盡性工

夫必其所窮者爲此性也書之惟精是惟一工夫必其所精者爲此一也博文是約禮工夫必其求禮於文者也道學問是尊德性工夫必其以德性爲學者也不然主意不先定一切工夫隨之而轉必執曰修處無非止也則義襲者亦謂之率性矣○大學從本立宗一切格致只從裏面究竟而愈入愈微後儒從知立宗一有知覺便向外邊探討而轉致轉離止善之學性學也反本則與性漸近離本則去性漸遠所以知本爲知之至也人心既喪曷爲有平旦之氣乎則仁義之本有爲之也君子察此可以知性矣氣之清明曷爲必於平旦乎則日夜之息爲之也君子察此可以知養矣○復之爲言往而返也譬之人各有家迷復者往而不返喪其家者也頻復者日用一至暫回家者也不遠之復則一向住在家中偶出門去便卽回來未寄移徙

故曰不遷未有別處故曰不貳以此見顏子之學常止之學也○鳶之飛魚之躍便是率性不可復問何以飛躍曰率性飛者自飛不知其所以飛躍者自躍不知其所以躍可見者物不可見者性也不但鳶魚爾也此之謂不覩不聞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者也見此者謂之見性愼此者謂之愼獨先生云以我觀書在在得益以書博我釋卷茫然卽讀書一端觀之而謂學不歸本可乎謂本不於身可乎

後儒將止至善做明明德親民到極處屬末一段事看則顯曾並未由仕親民止至善終無分矣此下皆證學記至善兩字形容不得說虛字亦近之然聖人只說至善不說虛正爲至善是虛而實的又是實而虛的言善則虛在其中言虛則兼不得實也程子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如云可

說卽是情不是性矣既不可說故透性只是止○今日學人所以難入門者只爲宋儒將居敬窮理分作兩事分作兩時先要究窮物理叢雜處處明了方來躬行與孔子之教真是天淵若真正入聖門頭便將平時習氣虛知虛見許多妄想各樣才智伎倆盡數掃蕩一絲不掛內不著念外不著相四方上下一切俱無倚靠當時自有滋味可見由此併精血入更不回頭再不用東愁西愁東想西想卽外邊事物雖或不能盡知然大本已立將來自有通貫時節○吾儒盡性卽是超生死生死氣也非性也性也者命也不因生而生不因死而死原與太虛同體儒學入門卽知止知止卽知性知性而盡性達天德矣起而上之矣○人自有身以來百骸九竅五臟六腑七情六欲皆生死之根富貴貧賤患難聲色貨利是非毀譽作止語嘿進退行藏辭

受取與皆生死之境若逐境留情迷真滯有便是在生死的緣業若順事無情攝末歸本一而不二凝而不流即是出生死的法門蓋真性本寂聲臭俱無更有何物受彼生死○聖學身心本無分別形色即是天性不可謂身乾淨不是心乾淨心乾淨不是身乾淨孔子皜皜肫肫全在仕止久速上見○今人但在天下國家上理會自身却在一邊○打叠靜坐取靜爲行可以言靜境未可以言靜體人生而靜之靜直言靜體故止地可依不對動靜之靜而言

近來談止脩之學者有重止者則略言修遂病流虛入禪之病有重脩者則輕言止至騰切實近裏之髮其實於透底一着不能無失夫止修非二體論歸宿工夫不得不判分兩挈究血脈消息却自渾合不離未有不止而能修亦未有不修而能止者第止之歸宿直本脩身透體歸根畢竟不離流行之用而談止格致則有若網之在綱者是則直下真消息也吾脩止未得力畢竟修的工夫還用得較多且重然究竟彼底一著總歸止的隄防（此下皆學行錄）只反身一步便是歸根復命便行寂感之妙只辨本一步便跟著心意知物走便逐在家國天下去精神分散往而無歸無復有善著矣○只歸到已分上便是惠廸便吉一走向人分上便是從逆便凶幾微之差皆壞相判○只將了心意知物便有後天流行之用便是可睹可聞有格有則的便是朝昔下工存理遏欲畢竟是用上着脚去先天真體遠矣故聖人之學直從止竅入微後儒之工只向修法下手以此而欲上溯聖人心傳不得其門而入者也○性情才三字孟子特地指出三個眼目一屬情與才便有利有不利教人只從利上認取性體告子生之謂性分明是指才爲性到才上看性性安得有全善者乎

問初學纔要止又覺當修纔去修又便不止未知下手處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是止不是止曰是止曰即此是修不是修曰是修曰然則何時何地不是下手處雖然夫子先說個復禮以顯止之聰明不得不復開子一點出視聽言動四字始信是下手妙訣矣（此下皆中智錄）視聽言動形而下者孰主宰是孰隆施是便是形而上者豈是懸空另有個形上的道理唯形上即在形下之中故曰修身爲本性學也○物雖紛紜豈不各有個天然的本末事雖糅冗莫不各有自然的始終人惟臨局當機莫知所先則精神無處湊泊譬之奕然東指西放無下手只緣認不得那一着故先耳夫既認定一個本始當先而先之則當下便

自歸止此固未嘗不用知然却不在知上落脚故曰攝知歸止○本體粹然何所可戒而亦何以可求故其功在止止即戒慎恐懼之謂○心是把捉不得的活物必須止得住方可言存養蓋形生神發後這靈明只向外走就是睡著時他也還在夢裏走處故這靈明上無可做手但要識得這靈明從何處發竅便從那發處去止

故者以利爲本所謂故之利者即惻隱四端之心也容有不惻隱之心矣而豈有不仁義禮智之性哉此心性之辨也（此下皆知本錄）修身爲本之宗須實以身體勘以身體勘必查來歷源頭何如做手訣竅何如將來受用何如以來歷源頭言之將人生而靜以上者爲始乎人生而靜以下者爲始乎心意知爲人生而靜以上者乎蓋人生而靜以下者乎則止至善之爲入門第一義

也決矣以做手訣法言之至善杳冥欲止而無據而經世之人日以其心意知與天下國家相搆叉頃刻不能止者非從事物上稱量本末始終討出脩身爲本至善於何握着而止於何入穀乎則做手訣法之莫有妙於脩身爲本也信矣以將來受用言之離本立宗離止發慮者之能爲天地萬物宗主乎從本立宗從止發慮者之能爲天地萬物宗主乎則其受用之莫有大也信矣然則此學信乎其可以定千世不易之宗也

明儒學案卷三十一終

明儒學案卷三十二

姚江黃宗羲撰著
故城賈　潤參閱

泰州學案

陽明先生之學有泰州龍溪而風行天下亦因泰州龍溪而漸失其傳泰州龍溪時時不滿其師說益啓瞿曇之祕而歸之師蓋躋陽明而爲禪矣然龍溪之後力量無過於龍溪者又得江右爲之救正故不至十分決裂泰州之後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龍蛇傳至顏山農何心隱一派遂復非名教之所能羈絡矣顧端文曰心隱輩坐在利欲膠漆盆中所以能鼓動得人只緣他一種聰明亦自有不可到處羲以爲非其聰明正其學術之所謂祖師禪者以作用見性諸公掀翻天地前不見有古人後不見有來者釋氏一棒一喝當機橫行放下柱杖便如愚人一般諸公赤身擔當無有放下時節故其害如是今之言諸公者大概本弇州之國朝叢記弇州蓋因當時爰書節略之豈可爲信羲攷其派下之著者列於下方顏鈞字山農吉安人也嘗師事劉師泉無所得乃從徐波石學得泰州之傳其學以人心妙萬物而不測者也性如明珠原無塵染有何覩聞著何戒懼平時只是率性所行純任自然便謂之道及時有放逸然後戒慎恐懼以修之凡儒先見聞道理格式皆足以障道此大旨也嘗曰吾門人中與羅汝芳言從性與陳一泉言從心餘子所言只從情耳山農游俠好急人之難趙大洲赴貶所山農偕之行大洲感之徐波石戰沒元江府山農尋其骸骨歸葬頗欲自爲於世以寄民胞物與之志嘗寄周恭節詩云蒙蒙烟雨鎖江垓江上

濱人爭釣臺夜靜得魚呼酒肆湍流和月撥將來若得春風與九垓世間那有三歸臺君仁臣義民安堵雉兔芻蕘去復來然世人見其張皇無賢不肖皆惡之以他事下南京獄必欲殺之近溪爲之營救不赴廷對者六年近溪謂周恭節曰山農與相處餘三十年其心髓精微決難詐飾不肖敢謂其學直接孔孟俟諸後聖斷斷不惑不肖菲劣已蒙門下知遇又敢竊謂門下雖知百近溪不如今日一察山農子也山農以戊申年八十餘

梁汝元字夫山其後改姓名爲何心隱吉州永豐人少補諸生從學於山農與聞心齋立本之旨時吉州三四大老方以學顯心隱恃其知見輒狎侮之謂大學先齊家乃搆萃和堂以合族身理一族之政冠婚喪祭賦役一切通其有無行之有成會邑令有賦外之征心隱貽書以誚之令怒誣之當道下獄中孝感

程後臺在胡總制幕府檄江撫出之總制得心隱語人曰斯人無所用在左右能令人神王耳已同後臺入京師與羅近溪耿天臺游一日遇江陵於僧舍江陵時爲司業心隱率爾曰公居太學知太學道乎江陵爲勿聞也者目攝之曰爾意時時欲飛却飛不起也江陵去心隱舍然若喪曰夫夫也異日必當國異日必殺我心隱在京師闢各門會館招來四方之士方技雜流無不從之是時政由嚴氏忠臣坐死者相望卒莫能動有藍道行者以乩術幸上心隱授以密計偵知嵩有揭帖乩神降語今日當有一奸臣言事上方遲之而嵩揭至上由此疑嵩御史鄒應龍因論嵩敗之然上猶不忘嵩尋死道行於獄心隱踉蹌南過金陵謁何司寇司寇者故爲江撫脫心隱於獄者也然而嚴黨遂爲嚴氏仇心隱心隱逃去從此蹤跡不常所游半天下江陵當國御史傅應禎劉臺連疏攻之皆吉安人也江陵因仇吉安人而心隱故嘗以術去宰相江陵不能無心動心隱方在孝感聚徒講學遂令楚撫陳瑞捕之未獲而瑞去王之垣代之卒致之心隱曰公安敢殺我亦安能殺我殺我者張居正也遂死獄中心隱之學不墮影響有是理則實有是事無聲無臭事藏於理有象有形理顯於事故曰無極者流之無君父者也必皇建其有極乃有君而有父也必會極必歸極乃有敬敬以君君也乃有親親以父父也又必易有太極乃不墮於弒君弒父乃不流於無君無父乃乾坤其君臣也乃乾坤其父子也又曰孔孟之言無欲非濂溪之言無欲也欲惟寡則心存而心不能以無欲也欲魚欲熊掌欲也舍魚而取熊掌欲之寡也欲生欲義欲也舍生而取義欲之寡也欲仁非欲乎得仁而不貪非寡欲

乎從心所欲非欲乎欲不踰矩非寡欲乎此即釋氏所謂妙有也蓋一變而爲儀秦之學矣

鄧豁渠初名鶴號太湖蜀之內江人爲諸生時不說學趙大洲爲諸生談聖學於東壁渠爲諸生講舉業於西序朝夕聲相聞未嘗過而問焉已漸有入卒摳衣爲弟子一旦棄家出遊遍訪知學者以爲性命甚重非塵泥帶水可以成就遂落髮爲僧訪李中溪元陽於大理訪鄒東廓劉獅泉於江右訪王東崖於泰州訪蔣道林於武陵訪耿楚倥於黃安與大洲不相聞者數十年大洲起官過衛輝渠適在焉出迎郊外大洲望見驚異下車執手徒行十數里彼此潸然流涕大洲曰誤子者余也往余言學過高致子於此吾罪業重矣向以子爲死罪惡莫贖今尚在亟歸廬而父墓側終身可也吾割田租百石贍子因書券給之時有大洲問學者大洲乃令渠容

之大洲聽其議論大恚曰吾藉是以試子近謗乃爾謗至此大洲入京渠復遊齊魯間初無歸志大洲入相乃來京依謁大洲拒不見屬官蜀者攜之歸至涿州死野寺中渠自序爲學云己亥禮師聞良知之學不解入青城山參禪十年至戊申入雞足山悟人情事變外有個擬議不得妙理當時不遇明師指點不能豁然通曉癸丑抵天池禮月泉陳雞足所悟泉曰第二機師第一機渠遂認現前昭昭靈靈的百姓日用不知渠知之也甲寅廬山禮性空戊午居澧州八年每覺無日新之益入黃安居楚倥茅屋始達父母未生前的先天地生的水窮山盡的百尺竿頭外的所謂不屬有無不屬真妄不屬生滅不屬言語常住眞心與後天事不相聯屬向日雞足所參人情事變的豁然覩彼月泉所說二十餘年丙寅以後渠之學日漸幽深玄遠如

今也沒有我也沒有道泛泛然如虛舟飄瓦而無著落脫胎換骨實在於此渠學之誤只主見性不拘戒律先天是先天後天是後天第一義是第一義第二義是第二義身之與性截然分爲二事言在世界外行在世界內人但議其縱情不知其所謂先天第一義者亦只得完一個無字而已嗟乎是生來一人之談哉方與時字湛一黃陂人也弱冠爲諸生一日棄而之太和山習攝心術靜久生明又得黃白術於方外乃去而從荊山遊因得遇龍溪念菴皆目之爲奇士車轍所至縉紳倒屣老師上卿皆拜下風然尚元虛侈談論耿楚倥初出其門久而知其偽去之一日謂念菴曰吾儕方外學亦有祕訣待人而傳談玄學何容易耶念菴然之湛一即迎至其里道明山中短榻夜坐久之無所得而返後臺心隱大會礦山車騎雍容湛一以兩僮舁一篙輿往甫攜心隱把臂謂曰假我百金湛一唯唯即千金唯命已入京師欲依術以干九重江陵聞之曰方生此鼓從此擬破矣無何嚴世蕃聞其爐火而艷之湛一避歸胡廬山將楚學以其昔嘗誑念菴也檄有司捕治湛一乃跳而入新鄭之幕新鄭敗走匿太和山病瘵死程學顏字二蒲號後臺孝感人也官至太僕寺丞自以此學不進背地號泣其篤志如此心隱死其弟學博曰渠先生以友爲命友中透於學者錢同文外獨吾兄耳先生魂魄不去吾兄左右乃開後臺墓合葬焉錢同文字懷蘇福之興化人知祁門縣入爲刑部主事累轉至郡守與心隱友善懷蘇嘗言學道人堆堆只在兄弟款中未見有掙上父母獄者管志道字登之號東溟蘇之太倉人隆慶辛未進士除南京兵部主事改刑部江陵秉政東溟上疏條九事以譏切時

政無非欲奪其威福歸之人主其中有憲綱一條則言兩司與撫按抗禮國初制也今之所行非是江陵即出之爲廣東僉事以難之使之爲法自斃也果未幾御史龔懋賢劾之謫鹽課司提舉明年外計以老疾致仕萬曆戊申卒年七十三東溟受業於耿天臺著書數十萬言大抵鳩合儒釋浩汗而不可方物謂乾元無首之旨與華嚴性海渾無差別易道與天地準故不期與佛老之祖合而自合孔教與二教峙故不期佛老之徒爭而自爭教理不得不圓教體不得不方以仲尼之圓圓宋儒之方而使儒不礙釋釋不礙儒以仲尼之方方近儒之圓而使儒不濫釋釋不濫儒唐宋以來儒者不主孔奴釋則崇釋卑孔皆於乾元性海中自起藩籬故以乾元統天一案兩破之也其爲孔子闡幽十事言孔子任文統不任道統一也居臣道不居師道

二也。刪述六經，從遊七十二子，非孔子定局，三也。與夷惠易地則為夷惠，四也。孔子知天命，不專以理兼通氣運，五也。一貫尚屬悟門，實之必以行門，六也。敦化通於性海，川流通於行海，七也。孔子曾師老聃，八也。孔子從先進，是黃帝以上，九也。孔子得位必用桓文做法，十也。按東溟所言，亦只是三教膚廓之論。平生尤喜談鬼神夢寐，其學不見道可知。泰州張皐見龍東溟闢之，然決儒釋之波瀾，終是其派下人也。

處士王心齋先生艮
處士王東厓先生襞　樵夫　陶匠　田夫
方伯徐波石先生樾
教諭王一菴先生棟
文選林東城先生春
文肅趙大洲先生貞吉
參政羅近溪先生汝芳
侍郎楊復所先生起元
恭簡耿天臺先生定向
處士耿楚倥先生定理
文端焦澹園先生竑
尚寶潘雪松先生士藻
明經方本菴先生學漸
郎中何克齋先生祥
給事祝無功先生世祿
尚寶周海門先生汝登
文節周石簣先生望齡
太學劉冲倩先生塙

明儒學案卷三十二　泰州一

姚江黃宗羲著
故城賈　潤參閱

處士王心齋先生艮

王艮字汝止，號心齋，泰州之安豐場人。七歲受書鄉塾，貧不能竟學。從父商於山東，常銜孝經、論語、大學袖中，逢人質難，久而信口談解，如或啟之。其父受役，天寒起盥冷水，先生見之，痛哭曰：「為人子而令親如此，尚得為人乎？」於是有事則身代之。先生雖不得專功於學，然默默參究，以經證悟，以悟釋經，歷有年所，人莫能窺其際也。一夕夢天墮壓身，萬人奔號求救，先生舉臂起之，視其日月星辰失次，復手整之，覺而汗溢如雨，心體洞徹。記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中。乃按禮經製五常冠、深衣、大帶、笏板服之，曰：「言堯之言，行堯之行，而不服堯之服，可乎？」時陽明巡撫江西，講良知之學，大江之南，學者翕然從信。顧先生僻處，未之聞也。有黃文剛者，吉安人，而寓泰州，聞先生論，詫曰：「此絕類王巡撫之談學也。」先生喜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艮談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艮與王公也。」即日啟行，以古服進見，至中門舉笏而立，陽明出迎於門外。始入，先生據上坐，辯難久之，稍心折，移其坐於側。論畢，乃歎曰：「簡易直截，艮不及也。」下拜自稱弟子。退而繹所聞，間有不合，悔曰：「吾輕易矣。」明日入見，且告之悔。陽明曰：「善哉子之不輕信從也。」先生復上坐，辯難久之，始大服，遂為弟子如初。陽明謂門人曰：「向者吾擒宸濠，一無所動，今卻為斯人動矣。」陽明歸越，先生從之，來學者多從先生指

授已而歎曰千載絕學天啓吾師可使天下有不及聞者乎因
問陽明以孔子轍環車制陽明笑而不答歸家遂自創蒲輪招
搖道路將至都下有老叟夢黃龍無首行雨至崇文門變為人
立晨起往候而先生適至當是時陽明之學謗議蠭起而先生
冠服言動不與人同都人以怪魁目之同門之在京者勸之歸
陽明亦移書責之先生始還會稽陽明以先生意氣太高行事
太奇痛加裁抑及門三日不得見陽明送客出門先生長跪道
旁曰艮知過矣陽明不顧而入先生隨至庭下厲聲曰仲尼不
為已甚陽明方揖之起陽明卒於師先生迎哭至桐廬經紀其
家而後返開門授徒遠近皆至同門會講者必請先生主席陽
明而下以辯才推龍溪然有信有不信唯先生於眉睫之間省
覺人最多謂百姓日用即道雖僮僕往來動作處指其不假安

排者以示之聞者爽然御史吳疏山悌上疏薦舉不報嘉靖十
九年十二月八日卒年五十八先生以格物即物有本末之物
身與天下國家一物也格知身之為本而家國天下之為末行
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反己是格物底工夫故欲齊治平在於
安身易曰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也身未安本不立也知安身
者則必愛身敬身愛身敬身者必不敢不愛人不敬人能愛人
敬人則人必愛我敬我而我身安矣一家愛我敬我則家齊一
國愛我敬我則國治天下愛我敬我則天下平故人不愛我非
特人之不仁己之不仁可知矣人不敬我非特人之不敬己之
不敬可知矣此所謂淮南格物也劉夫子曰後儒格物之說當
以淮南為正第少一註腳格知誠意之為本而正修治平之為
末則備矣然所謂安身者亦是安其心耳非區區保此形骸之

為安也彼居危邦入亂邦見幾不作者身不安而心固不安也
不得已而殺身以成仁文王之羑里夷齊之餓心安則身亦未
嘗不安也乃先生又曰安其身而安其心者上也不安其身而
安其心者次之不安其身又不安其心斯為下矣而以緡蠻為
安身之法無乃開一臨難苟免之隙乎先生以九二見龍為正
位孔子修身講學以見於世未嘗一日隱也故有以伊傅稱先
生者先生曰伊傅之事我不能伊傅之學我不由伊傅得君可
謂奇遇如其不遇終身獨善而已孔子則不然也此終蒲輪轍
環意見陽明之所欲裁抑者熟處難忘也於遯世不見知而不
悔之學終隔一塵先生曰聖人以道濟天下是至尊者道也人
能弘道是至尊者身也道尊則身尊身尊則道尊故學也者所
以學為師也學為長也學為君也以天地萬物依於身不以身

依於天地萬物舍此皆妾婦之道聖人復起不易斯言

心齋語錄

問止至善之旨曰明明德以立體親民以達用體用一致先師辨之悉矣但謂至善爲心之本體卻與明德無別恐非本旨堯舜執中之傳以至孔子無非明明德親民之學獨未知安身一義乃未有能止至善者故孔子透悟此理卻於明明德親民中立起一個極來又說個在止於至善止至善者安身也安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本治而末治正己而物正也大人之學也是故身也者天地萬物之本也天地萬物末也知身之爲本是以明明德而親民也身未安本不立也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本亂末治末愈亂也故易曰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也不知安身則明明德親民卻不曾立得天下國家的本是故不能主宰天地斡旋造化立教如此故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問

止至善爲安身亦何所據乎曰以經而知安身之爲止至善也大學說個止至善便只在止至善上發揮知止知安身也定靜安慮得安身而止至善也物有本末故物格而後知本也知本知之至也知至知止也自天子至此謂知之至也乃是釋格物致知之義身與天下國家一物也惟一物而有本末之謂格絜度也絜度於本末之間而知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此格物也物格知本也知本知之至也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也修身立本也立本安身也引詩釋止至善曰緡蠻黃鳥止於丘隅知所以安身也孔子歎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要在知安身也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又曰利用安身又曰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也孟子曰守孰爲大守身爲大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同一旨也○問格字

之義曰格如格式之格卽絜矩之謂吾身是個矩天下國家是個方絜矩則知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是以只去正矩卻不在方上求矩正則方正矣方正則成格矣故曰物格吾身對上下前後左右是物絜矩是格也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便見絜度格字之義格物知本也立本安身也安身以安家而家齊安身以安國而國治安身以安天下而天下平也故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其身而天下平不知安身便去幹天下國家事是之爲失本就此失腳將烹身割股餓死結纓且執以爲是矣不知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國家哉○知本知止也如是而不求於末定也如是而天地萬物不能撓己靜也如是而首出庶物至尊至貴安也如是而知幾先見精義入神仕止久速變通趨時慮也如是而身安如黃鳥色斯舉矣翔而後集無

不得所止矣止至善也○問反己是格物否曰物格知至知本也誠意正心修身立本也本末一貫是致愛人治人禮人也格物也不親不治不答是謂行有不得於心然後反己也格物然後知反己反己是格物的工夫反之如何正己而已矣反其仁治敬正己也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正己而物正也然後身安也○有疑安身之說者曰夷齊雖不安其身然而安其心矣曰安其身而安其心者上也不安其身而安其心者次之不安其身又不安其心斯爲下矣危其身於天地萬物者謂之失本絜其身於天地萬物者謂之遺末○知得身是天下國家之本則以天地萬物依於己不以己依於天地萬物○見龍可得而見之謂也潛龍則不可得而見矣惟人皆可得而見故利見大人聖人雖時乘六龍然必當以見龍爲家舍○顏子有不善未嘗

不知常知故也知之未嘗復行常行故也○體用不一只是功夫生○人之天分有不同論學則不必論天分○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凡有異者皆謂之異端○天性之體本自活潑鳶飛魚躍便是此體○愛人直到人亦愛敬人直到人亦敬信人直到人亦信方是學無止法○有以伊傅稱先生者先生曰伊傅之事我不能伊傅之學我不由曰何謂也曰伊傅得君設其不遇則終身獨善而已孔子則不然也○天下之學惟有聖人之學好學不費些子氣力有無邊快樂若費些子氣力便不是聖人之學便不樂○不亦說乎說是心之本體○孔子雖天生聖人亦必學苟學難學易逐段研磨乃得明徹之至○舜於瞽瞍命也舜盡性而瞽瞍底豫是故君子不謂命也孔子不遇命也而明道以淑斯人不謂命也若天民則聽命矣大人造命

○一友持功太嚴先生覺之曰是學爲子累矣因指斲木者示之曰彼却不曾用功然亦何嘗廢事○戒愼恐懼是離却不覩不聞不然便入於有所戒愼有所恐懼矣故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纔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百姓日用條理處卽是聖人之條理處聖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爲失○有心於輕功名富貴者其流弊至於無父無君有心於重功名富貴者其流弊至於弑父與君○卽事是學卽事是道人有困於貧而凍餒其身者則亦失其本而非學也○學者問放心難求先生呼之卽應先生曰爾心見在更何求乎學者初見先生嘗指之曰爾此時何等戒懼私欲從何處入常常如此便是允執厥中有疑出必爲帝者師處必爲天下萬世師者曰禮不云乎學也者學爲人師也學不足以爲人師皆苟道

也故必以修身爲本然後師道立身在一家必修身立本以爲一家之法是爲一家之師矣身在一國必修身立本以爲一國之法是爲一國之師矣身在天下必修身立本以爲天下之法是爲天下之師矣是故出不爲帝者師是漫然苟出反累其身則失其本矣處不爲天下萬世師是獨善其身而不講明此學於天下則遺其末矣皆非也皆小成也○明哲者良知也明哲保身者良知良能也知保身者則必愛身能愛身則不敢不愛人能愛人則人必愛我人愛我則吾身保矣能愛身者則必敬身能敬身則不敢不敬人能敬人則人必敬我人敬我則吾身保矣故一家愛我則吾身保吾身保然後能保一家一國愛我則吾身保吾身保然後能保一國天下愛我則吾身保吾身保然後能保天下知保身而不知愛人必至於適己自便利己害

人人將報我則吾身不能保矣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國家故知愛人而不知愛身必至於烹身割股舍生殺身則吾身不能保矣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君父哉（明哲保身論）○夫仁者愛人信者信人此合內外之道也於此觀之不愛人己不仁可知矣不信人己不信可知矣夫愛人者人恆愛之信人者人恆信之此感應之道也於此觀之人不愛我非特人之不仁己之不仁可知矣人不信我非特人之不信己之不信可知矣（勉仁方）○徐子直問曰何故夫子之所謂尊身也曰身與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尊道不謂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謂之尊道須道尊身尊纔是至善故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必不以道殉乎人有王者必來取法學焉而後臣之然後不勞而王如或不可則去仕止久速精義入神

見機而作，避世避地避言避色，如神龍變化，莫之能測。若以道從人，妾婦之道也。己不能尊信，又豈能使人尊信哉。○問莊敬持養工夫。曰：道一而已矣。中也，良知也，性也，一也。識得此理，則現現成成，自自在在，即此不失，便是莊敬，即此常存，便是持養，與不須防檢。不識此理，雖敬未免著意，纔著意便是私心。○問常恐失卻本體，即是戒慎恐懼否。曰：且道失到那裏去。子謂下子敬近日工夫如何。對曰：善念動則充之，妄念動則去之。問：善念不動，惡念不動，又如何。不能對。曰：此卻是中，卻是性，戒慎恐懼此而已矣。常是此中，則善念動自知，妄念動自知，善念自充，妄念自去，如此慎獨，便是知立大本。○程子云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清固水也，濁亦不可不謂之水。此語恐誤後學。孟子則說性善。善固性也，惡非性也，氣質也，變其氣質則性善矣。清固水也，濁非水也，泥沙也，去其泥沙則水清矣。故言學不言氣質，以學能變化氣質也。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張子云：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此語亦要善看，謂氣質雜性，故曰氣質之性。○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良知一點，分分明明，亭亭當當，不用安排思索，聖神之所以經綸變化而位育參贊者，皆本諸此也。（與俞純夫）○只當在簡易慎獨上用功，當行而行，當止而止，此是集義，又何遇境動搖、閑思妄念之有哉？若只要遇境不動搖、無閑思妄念，此便是告子先我不動心，不知集義者也。毫釐之差，不可不辨。（答子中）○來書即事是心，更無心矣；即知是事，更無事矣，即見用功精密。（[illegible]）○良知原自無不真實，而真實者未必合良知之妙也，故程子

謂人性上不容添一物。（答林子仁）○先生問在坐曰：天下之學無窮，惟何學可以時習之？江西涂從國對曰：惟天命之性可以時習也。童子周涖對曰：天下之學雖無窮，皆可以時習也。先生曰：如以讀書為學，有時作文，有時學武；如以事親為學，有時又事君；如以有事為學，有時又無事，烏在可以時習乎？童子曰：天命之性，即天德良知也。如讀書時也依此良知學，作文時也依此良知學，事親事君，有事無事，無不依此良知學，乃所謂皆可時習也。先生喟然歎曰：信乎，啟予者從國也，始可與言專一矣；啟予者童子也，始可與言一貫矣。○人心本自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時，良知還自覺。一覺便消除，人心依舊樂。樂是樂此學，學是學此樂。不樂不是學，不學不是樂。樂便然後學，學便然後樂。樂是學，學是樂。嗚呼！天下之樂，何如此學；天下之學，何如此樂。（樂學歌）○人心本無事，有事心不樂。有事行無事，多事亦不錯。（示學者）○知得良知卻是誰，良知原有不須知。而今只有良知在，沒有良知之外知。（[illegible]）○先生舉士世與書數千言孝弟也，江陵閱其書，謂人曰：世多稱王心齋，此書數千言，單言孝弟，何迂闊也。羅近溪曰：嗚呼！孝弟可謂迂闊乎？

處士王東厓先生襞

王襞字宗順，號東厓，泰州人，心齋之仲子也。九歲隨父至會稽，每遇講會，先生以童子歌詩，聲中金石。陽明問之，知為心齋子，曰：吾固疑其非越中兒也。令其師事龍溪、緒山，先後留越中幾二十年。心齋開講淮南，先生又相之。心齋沒，遂繼父講席，往來各郡，主其教事。歸則扁舟於村落之間，歌聲振乎林木，恍然有舞雩氣象。萬曆十五年十月十一日卒，年七十七。先生之學，以不犯手為妙。鳥啼花落，山峙川流，饑食渴飲，夏葛冬裘，至道無餘蘊矣。充拓得開，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拓不去，則天地閉賢人隱。今人纔提學字，便起幾層意思，將議論講說之間，規矩戒嚴之際，工焉而心日勞，勤焉而動日拙，忍欲希名而誇好善，持念藏穢而謂改過，心神震動，血氣靡寧。不知原無一物，原自見成，但不礙其流行之體，真樂自見。學者所以全其樂也，不樂則非學矣。此雖本於心齋樂學之歌，而龍溪之授受，亦不可誣也。白沙云：色色信他本來，何用爾腳勞手攘？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一似說夢。蓋自夫子川上一歎，已將天理流行之體，一日併出。曾點見之而為暮春，康節見之而為元會運世。故言學不至於樂，不可謂之學。至明而為白沙之藤蓑，心齋父子之提唱，是皆有味乎其言之。然而此處最難理會，稍差便入狂蕩一路。所以朱子言曾點不可學，明道說康節豪傑之士，根本不貼地。白沙亦有說夢之戒。細詳先生之學，未免猶在光景作活計也。

樵夫朱恕　陶匠韓樂吾　田夫夏叟附

朱恕字光信，泰州草堰場人，樵薪養母。一日過心齋講堂，歌曰：離山十里，薪在家裡；離山一里，薪在山裡。心齋聞之，謂門弟子曰：小子聽之！道病不求耳，求則不難，不求無易。樵聽心齋語，浸浸有味，於是每樵必造階下聽之。餓則向都養乞漿，解裹飯以食，聽畢則浩歌負薪而去。門弟子睍其然，轉相驚異。有宗姓者，招而謂之曰：吾以數十金貸汝，別尋活計，庶免作苦，且可日夕與吾輩遊也。樵得金，俯而思，繼而大恚曰：子非愛我，我自憧憧然，經營念起，斷送一生矣。遂擲還之。胡廬山為學使，召之不往，以事役之，短衣徒跣入見，廬山與之成禮而退。

韓貞字以中，號樂吾，興化人。以陶瓦為業，慕朱樵而從學之，後乃卒業於東厓。粗識文字，有茅屋三間，以之償債，遂處窰中，自咏曰：三間茅屋歸新主，一片煙霞是故人。年逾三紀未娶，東厓門人醵金為之完姻。久之覺有所得，遂以化俗為任，隨機指點農工商賈，從之遊者千餘。秋成農隙，則聚徒談學，一村既畢，又之一村，前歌後答，絃誦之聲，洋洋然也。縣令聞而嘉之，遺米二石，金一鎰，樂吾受米返金。令問政，對曰：儂窶人，無能補於左右，第凡與儂居者，幸無訟牒煩公府，此儂之所以報明府也。耿天臺行部泰州，大會心齋祠，偶及故相喜怒大常，樂吾拊床叫曰：安能如儂識此些子意耶！天臺笑曰：窮居而意氣有加，亦損也。東厓曰：韓生識之，大行窮居一視為可也。樂吾每遇會講，有談世事者，輒大噪曰：光陰有幾，乃作此閒談耶？或尋章摘句，則大恚曰：舍却當下不理會，搬弄陳言，此豈學究講肆耶？在座為之警省。

夏廷美，繁昌田夫也。一日聽張甑山講學，謂為學學為人也。為

人須求爲眞人毋爲假人叟撫然曰吾平日爲人得毋未眞耶乃之楚訪天臺天臺謂汝鄉焦弱侯可師也歸從弱侯游得自然旨趣弱侯曰要自然便不自然可將汝自然抛去叟聞而有省叟故未嘗讀書弱侯命之讀四書集誦久之喟然曰吾閱集註不能了了以本文反身體貼如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竊謂仁者人也人原是天人不知天便不是人如何能事親柄者子論語所謂異端者謂其端異也吾人須研究自己爲學初念其發端果是爲何乃爲正學今人讀孔孟書祇爲榮肥計便是異端如何又闢異端又曰吾人須是自心作得主宰凡事只依本心而行便是大丈夫若爲世味牽引依違從物皆妾婦道也又曰天理人欲誰氏作此分別儂反身細求只在迷悟間悟則人欲卽天理迷則天理亦人欲也今士能爲講經社供奉一僧叟至會拂衣而出謂士龍子曰汝父以學術殺人奈何不諍又謂人曰都會講學乃擇一死和尚講佛經乎作此幻當成何世界會中有言良知非究竟宗旨更有向上一齊無聲無臭是也叟豎然起立抗聲曰良知曾有聲有臭耶

東崖語錄

學者自學而已吾性分之外無容學者也萬物皆備於我而仁義禮智之性果有外乎率性而自知自能天下之能事畢矣○性之靈明曰良知良知自能應感自能約心思而酬酢萬變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一毫不勞勉強扭揑而用智者自多事也○纔提起一個學字却似便要起幾層意思不知原無一物原自現成順明覺自然之應而已自朝至暮動作施爲何者非道更要如何便是與蛇畫足○意思悠遠曠懷洒落興趣深長非有得於養心之學未或能然道本無言因言而生解執解以爲道轉轉分明翻成迷念○良知之靈本然之體也純粹至精雜纖毫意見不得若立意要在天地間出頭做件好事亦是爲此心之障王介甫豈不是要做好事只立意堅持愈執愈壞了

○鳥啼花落山峙川流飢食渴飲夏葛冬裘至道無餘蘊矣充拓得開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拓不去則天地閉賢人隱○人之性天命是已視聽言動初無一毫計度而自無不知不能者是曰天聰明於茲不能自得自昧其日用流行之眞是謂不智而不巧則其學不過出於念慮億度展轉相尋之私而已矣豈天命之謂乎將議論講說之間規矩戒嚴之際工焉而心日勞勤焉而動日拙忍欲希名而誇好善持念藏機而謂改過據此爲學百慮交錮血氣靡寧○孟子曰我固有之也非由外鑠我也今皆以鑠我者自學何有爲不足何其背哉○天地以大其量山岳以聳其志冰霜以嚴其操春陽以和其氣大凡学者用處皆是而見處又有未融及至見處似是而用處似若不及何也皆坐見之爲病也定與勘破竊以舜之事親孔之曲當一

皆出於自心之妙用耳與饑來喫飯倦來眠同一妙用也人無二心故無二妙用其不及舜孔之妙用者特心不容而存見以障之耳不務徹其心之障而徒以聖人聞神之效非竭精神悲其不似也是有影響之似之說○問學何以乎曰樂再問之則曰樂者心之本體也有不樂焉非心之初也吾求以復其初而已矣然則必如何而後樂乎曰本體未嘗不樂今曰必如何而後能是欲有加於本體之外也然則遂無事於學乎曰何為其然也莫非學也而皆所以求此樂也樂者樂此學學者學此樂吾先子蓋嘗言之也如是則樂亦有辨乎曰有有所倚而後樂者樂以人者也一失其所倚則慊然若不足也無所倚而自樂者樂以天者也舒慘欣戚榮悴得喪無適而不可也既無所倚則樂者果何物乎道乎心乎曰無物故樂有物則否矣且樂即

道樂即心也而曰所樂者道所樂者心是牀上之牀也學止於是而已乎曰昔孔子之稱顏回但曰不改其樂而其自名也亦曰樂在其中其所以喟然而與點者亦以此也二程夫子之初學於茂叔也於此蓋終身焉而豈復有所加也曰孔顏之樂未易識也吾欲始之以憂而終之以樂可乎曰孔顏之樂愚夫愚婦之所同然也何以曰未易識也且樂者心之體也憂者心之障也欲識其樂而先之以憂是欲全其體而故障之也然則何以曰憂道何以曰君子有終身之憂乎曰所謂憂者非如世之膠膠然役役然以外物為戚戚者也所憂者道也其憂道者憂其不得乎樂也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往不樂而吾獨否也是故君子終身憂之也是其憂也乃所以為樂其樂也則自無庸於憂耳○人人本有不假外求故曰易簡非言語之能述

非思慮之能及故曰默識本自見成在我何須擔荷本無遠不至何須充拓會此言下便即了了○斯道流布何物非真眼前即是何必等待略著些意便是障礙諸公今日之學不在世界一切上不在書冊道理上不在言語思量上直從這裡轉機向自己沒緣沒故如何能施為作用穿衣喫飯接人待物分青理白項項不昧的參來參去自有個入處此非異學語蓋是爾本有具足的良知也○先生在憑虛閣會講論一貫人各出見先生不應隨因某語觸發閧堂一笑先生曰此卻是一貫

布政徐波石先生樾

徐樾字子直，號波石，貴溪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歷官部郎，出任臬藩。三十一年，陞雲南左布政使。元江府土舍那鑑弒其知府那憲，攻劫州縣，朝議討之。總兵沐朝弼、巡撫石簡會師分五哨進勦，那鑑遣經歷張惟至監軍僉事王養浩僞降。養浩疑不敢往，先生以督餉至軍，慨然請行。至元江府南門外，鑑不出迎，先生呵問，伏兵起而害之。姚安土官高鵠力救，亦戰沒。我兵連歲攻之不克，會鑑死，諸酋願納象贖罪。世宗厭兵，遂允之。時人為之語曰：「可憐二品承宣使，只值元江象八條。」傷罪人之不得也。

先生少與夏相才名相亞，得事陽明，繼而卒業心齋之門。先生操存過苦，常與心齋步月下，刻刻簡默。心齋厲聲曰：「天地不交否？」又一夕至小渠，心齋躍過，顧謂先生曰：「何多擬議也？」先生過渠，頓然若失，既而歎曰：「從前孤負此翁，為某費却許多氣力。」先生謂：「六合也者，心之郛廓；四海也者，心之邊際；萬物也者，心之形色。往古來今，惟有此心，浩浩淵淵，不可得而窮測也。此心自朝至暮，能聞能見，能孝能弟，無間晝夜，不須計度，自然明覺，與天同流。一入聲臭，即是意念，是己私也。人之日用起居食息，誰非天者？即此是真知真識，又從而知識之，是二知識也。人心之痛癢視聽，無不覺者，此覺之外，更有覺乎？愚不肖者未嘗離此為體，奚謂不知不自知其用處是性，故曰蠢動，是以動處是覺，覺處亦昏昧也。」此即現成良知之言，以不犯做手為妙訣者也。心齋嘗謂先生曰：「何謂至善？」曰：「至善即性善。」曰：「性即道乎？」曰：「然。」曰：「道與身孰尊？身與道何異？」曰：「一也。」曰：「今子之身能尊乎？否歟？」先生避席請問，曰：「何哉，夫子之所謂尊身也？」心齋曰：「身與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尊道，不謂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謂之尊道。道尊身尊，纔是至善。故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若以道殉人，妾婦之道也。己不能尊信，又豈能使彼尊信哉？」先生拜而謝曰：「某甚慚於夫子之教。」即今以受降一事論之，先生職主督餉，受降非其分內，冒昧一往，即不敢以喜功議先生，其於尊身之道，有間矣。

波石語錄

天命也自道體之大而無外曰天自道體之運而無息曰命憲天者不違帝則知命者自率性與盡其道者也不能自盡其道則是人也具形體而已矣是以有天人之分也天也命也豈別爲一體存可得追叢而企及之耶不過自求自得而已矣旣自求自得而天也命也又果何所指耶神之無方可擬不曰天乎誠之無間可息不曰命乎是曰天命之謂性○知者心之靈也自知之主宰言心自知之無息言誠自知之定理言性自知之不二言敬自知之莫測言神自知之渾然言人自知之寂然言隱自知之徧覆言費自知之不昧言學是故紀綱宇宙者知也知知者學也故曰致知焉○往古來今上天下地統名曰道是道在人統名曰心故曰人者天地之心旣曰天地之心則

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而何我何萬物乎哉二之則有外有外則非一不一則私矣非道也不道則非人矣不知一則非道矣不志一則非學矣孟子曰不慮而知夫曰不慮而知者同物然匪一也而能若是乎神哉陽明先生曰致良知者此知即一此知本神知之不昧是曰致矣噫先生之言至矣哉○道也者性也非率性則道其所道者也先儒雖出皆知宗性學矣而知性者或寡矣則其用工不能自得其天命之眞亦性其所性者也若夫豪傑則立志直希孔孟何暇竊似弄影於依稀假借之地以臆見推測爲知念慮追責爲學規矩模倣爲智是皆外襲者非性也孟軻氏沒而知學者鮮矣○聖賢教來學率性而已人之動靜食息仁義禮智聰明之德感通皆以時出而名立焉無有不感通無有不停當自晝而夜自少而老者也此天命之

性如此是智之事智譬則巧而不能使人者須自得也自得之學於良知之自朝而暮能聞能見能孝能弟無間晝夜不須計度自然明覺是與天同流者非天命而何能自信天命之眞而自安其日用之常是則渾然與天地合德矣是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允執之矣顏子之學蓋是矣周子所謂一爲要程明道所謂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不須防檢不須思索孟子曰性善者皆是也如此則曰知止而後有定○夫六合也者心之郛廓四海也者心之邊際萬物也者心之形色往古來今惟有此心浩浩淵淵不可得而窮測也而曰誠神幾曰性道教如此曰知止此知之體冲虛無朕曰中感應中節曰和知則率性而已豈不至易良能而已豈不至簡聖人不得而見之有志者蓋寡矣○聖學惟無欺天性聰明學者率其性而行之是不自欺也率

性者率此明德而已父慈子孝耳聰目明天然良知不待思慮以養之是明其明德一入思擬一落意必則即非本然矣是曰自欺也先師陽明先生只提致良知爲古今參同蓋以此也先生深於自得者也自信此知即性也曰知者自靈明言曰性者自不息言妙用無端條理密察曰理靈明者此覺也聲臭俱無神聖莫測曰明曰誠體以知名有知無體理本用顯仁義由名故曰惟能聰明睿知則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寬裕溫柔齊莊中正時出而名之者也語其體固聰明睿知是已○疑吾道特足以經政撫時而不知其定性立命之與將謂二氏有密教也而不知人者天地之心得其心則天地與我同流混闢之化相與終始亦何以或死生乎易曰原始返終故知死生之說其誠也謂形有始終耳而性即命也何始終乎故君子盡性則至命矣

不知未作聖之學何以望此道之明而自立人極也哉○人之所以爲貴者此性之靈而已矣惟靈也故能聰能明能幾能神能謙能益能剛能柔卷舒變化溥博高明出入乎富貴貧賤之境參酌乎往來消息之時安然於飲食居處怡然於孝悌忠信伊尹以天民之先覺而覺天下者覺此靈明之性而已必自覺矣而始可以語得也孟子指怵惕之心於乍見入井之頃即伊尹覺天下之心也○孔孟之學堯舜之治舉求諸心焉而已心外無事矣求事也者或逐事而二心求心也者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心也即萬化也自聖人以至愚夫一者也知天下國家皆我也是曰知心知天地萬物皆心也是曰知學盡心則萬物備我我者萬物之體萬物者我之散殊一物不得其所則將誰委乎曰我不能則自欺其知曰物難盡則自離其體是皆自私自是者之見不責躬而責人不求諸心而求諸事非盡心之謂也○告子因有義外之非矣伊川曰在物爲理何以異於義外哉子貢固有執中之胸矣伊川曰堂之中爲中國之中爲中何以異於執一哉信理在外也何以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信中可擬而明也何以曰故神無方而易無體○學所以明道也道者率性而已耳目之無不視聽者聰明則然也父子之無不愛親者慈孝則然也是固若大路然而民生日用不能不由之者也然道即聰明慈孝也顏子之仰鑽瞻忽何爲而歎其難道信高矣美矣孟子曰徐行後長何爲而指其近○問以堯舜事業爲一點浮雲只是所性不存之意曰浮雲語適然也做到時雍風動處聖人皆順應而我無與此正是允執厥中○問氣清則通清極則神恐神不可以言氣也何如曰運動者曰氣虛

靈者曰神皆擬而名之者也不神則無物矣誰其運動學而未至無欲則思雜雜則不清雜則不神非二也○問朱子謂朝廷若要恢復中原須要罷了三十年科舉此說如何曰謂須得賢才可圖恢復必須學術中來今日卓越之資皆溺習於科舉而不知返噫弊而害也久矣誠正之學不講如人才何○問知涵養而不務講求將認欲作理則如之何曰如認欲作理則涵養箇甚講求正精察乎理欲而存乎此心者也道學問中自不能缺一的莫認講求作談天說地也○問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似指氣質之性而言何如曰五行陰陽一太極也一而未嘗不殊殊而未嘗不一也猶人也耳目口鼻未嘗可同見聞覺知未嘗有二心也質者性之器氣者性之運孰得有二之而離之者哉若曰天地之性又曰有氣質之性則誤矣○百姓日用莫非天命之流行但無妄即誠也知此則入道有門矣○問銓司避有避嫌者皆是私心若係其親子弟如何不避嫌得曰人心虛靈廓燎明微乃時措妙用若此等商量自著不得此皆有欲之心從格套中商量而求其可於義之與比若此等心避不避皆私也○問理性命章爲一各正如何謂之各正曰各賦此理而生蠢動與人靈性各具是天命無二也品物之殊曰萬均得所賦曰各正

教諭王一菴先生棟

王棟字隆吉號一菴泰州人從事心齋嘉靖戊午由歲貢授南城訓導轉泰安陞南豐教諭所至以講學為事先生之學其大端有二一則稟師門格物之旨而洗發之言格物乃所以致知平居未與物接只自安正其身便是格其物之本格其物之本便即是未應時之良知至於事至物來推吾身之矩而順事恕施便是格其物之末格其物之末便即是既應時之良知故致知格物不可分析一則不以意為心之所發謂自身之主宰而言謂之心自心之主宰而言謂之意心則虛靈而善應意有定向而中涵自心虛靈之中確然有主者名之曰意耳昔者先師蕺山曰人心徑寸耳而空中四達有太虛之象虛故生靈靈生覺覺有主是曰意故以意為心之所發為非是而門下亦且齗齗而不信於是有答董標心意十問答史孝復商疑遠夢龔之後惲日初為劉子節要尚將先師言意所在節去之真索解人而不得豈知一菴先生所論若合符節先生曰不以意為心之所發雖自家體驗見得如此然頗自信心同理同可以質諸千古而不惑顧當時亦無不疑之然其久於門下者不能以釋然下士聞道而笑豈不然乎周海門作聖學宗傳多將先儒宗旨湊合己意埋沒一菴又不必論也

王一菴先生語錄

陽明先生提掇良知二字為學者用功口訣真聖學要旨也今人只以知是知非為良知此猶未悟良知自是人心寂然不動不慮而知之靈體其知是知非則其生化於感通者耳○良知無時而昧不必加知即明德無時而昏不必加明也大學所謂在明明德只是要人明識此體非剗去其昏如後人磨鏡之喻大鏡物也心神也物滯於有迹神妙於無方何可論比故學者之於良知亦只要識認此體端的便了不消更著致字先師云明翁初講致良知後來只說良知傳之者自不察耳○先師以安身釋止至善謂天下國家之本在身必知止吾身於至善之地然後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故止至善者安其身之謂也欲安其身則不得不自正其身其有未正又不容不反求諸身能反身則身無不正身無不正則處無不安而至善在我矣古今有志於明德親民而出處失道身且不保者不明止至善之學故也○先師之學主於格物故其言曰格物是止至善工夫格字不單訓正格如格式有比則推度之義物之所取正者也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謂吾身與天下國家之人格物云者以身為格而格度天下國家之人則所以處之之道反諸吾身而自足矣○傳謂意者心之所發教人審幾於動念之初竊疑念既動矣誠之奚及蓋自身之主宰而言謂之心自心之主宰而言謂之意心則虛靈而善應意有定向而中涵非謂心無主宰賴意主之自心虛靈之中確然有主者而名之曰意耳大抵心之精神無時不動故其生機不息妙應無方然必有所以主宰乎其中而寂然不動者所謂意也猶俗言主意之意故意字從心從

立中間象形太極圖中點以主宰乎其間不若四邊不賴倚著人心所以能應萬變而不失者只緣立得這主宰於心上自能不慮而知不然孰主張是孰綱維是聖狂之所以分只爭這主宰誠不誠耳若以意為心之發動情念一動便屬流行而曰及其乍動未顯之初用功防慎則恐恍忽之際物化神馳雖有敏者莫措其手聖門誠意之學先天易簡之訣安有此作用哉○誠意工夫在慎獨獨即意之別名慎即誠之用力者耳意是心之主宰以其寂然不動之處單單有箇不慮而知之靈體自做主張自裁生化故舉而名之曰獨少間攙以見聞才識之能情感利害之便則是有所商量倚靠不得謂之獨矣世云獨知此中固是離知不得然謂此箇獨處自然有知則可謂獨我自知而人不及知則獨字虛而知字實恐非聖賢立言之精意也知

誠意之為慎獨則知用力於動念之後者悉無及矣故獨在中庸謂之不覩不聞慎在中庸謂之戒慎恐懼慎本嚴敬而不忽之謂非察私而防欲者也○慎獨註云審之於此以審其幾後儒因謂審察心中幾動辯其善惡而克去之如此用功負累滋甚易大傳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則幾字是交際事幾上見非心體上有幾動也心體上有幾動則是動於念楊慈湖所以謂之起意而非大學中庸所謂獨也大傳又曰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朱子解云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以變釋幾非事幾乎後又謂於心幾動處省檢而精察之以是為研謬亦甚矣○問遺錄一詩言念頭動處須當謹似亦以意為心之所發如何曰謹念是戒其莫動妄念非於動後察善惡也亦是立定主

意而不忘動之義且予所謂意有主意非自之然各立一意便可言誠蓋自物格知至而來乃決定是修身立本之主意也中庸即曰誠身孟子即曰反身而誠不本諸身便是妄了不以意為心之所發雖是自家體驗見得如此然頗自信心同理同可以質諸千古而不惑豈以未嘗聞之先師而遂諱之哉○象山謂在人情事變上用功正孟子必有事焉之意必有事焉非謂必以集義為事言吾人無一時一處而非事則亦無一時一處而非心無一時一處而非心則亦無一時一處而非學故凡日用動靜云為一切人情事變孰非吾心性中所有之事孰非職分內當為之事故謂之必有事焉猶言須臾離事不得件件隨知順應而不失其宜是則所謂集義者也故孟子以後能切實用功而不涉於虛想虛見虛坐虛談者無如象山○明翁初講

致良知曰致者至也如云喪致乎哀之致其解物格知至曰物格則良知之所知者無有虧缺障蔽而得以極其至矣觀此則所謂致良知者謂推極吾心之知俾不欠其本初純粹之體非於良知上復加致也後因學者中往往不明致字之義謂是依着良知推致於事誤分良知為知致知為行而失知行合一之旨故後只說良知更不復言致字今明翁去久一時親承面命諸大名賢皆相繼逝海內論學者靡所稽憑故有虛空冒認良知以為易簡超脫直指知覺凡情為性混入告子釋氏而不自知則不言致字誤之也二者之間善學者須會取○或疑心齋以格物為反身之學用於應事接物時甚好但若平居未與物接只好說箇良知更有何物可格曰格物原是致知工夫作兩件拆開不得故明翁曰致知實在於格物格物乃所以致知可

謂明矣且先師說物有本末言吾身是本天下國家爲末可見平居未與物接只自安止其身便是格其物之本格其物之本便即是未應時之良知至於事至物來推吾身之矩而順事恕施便是格其物之末格其物之末便即是旣應時之良知致知格物可分拆乎況先師原初主張格物宗旨只是要人知得吾身是本專務修身立本而不責人之意非專零零碎碎於事物上作商量也夫何疑哉○問前輩多言敬則中心有主今曰誠然則心有主將主敬不如主誠乎曰不然誠與敬俱是虛字吾非謂誠能有主謂誠此修身立本之意乃有主也誠字虛意字實譬如方士說丹意是鉛汞丹頭誠則所謂文武火候而已又通考之北宮黝之有主是主必勝孟施舍之有主是主無懼曾子聞大勇於夫子是主自反而縮孟子之異於告子是主行慊

於心皆必有一件物事主宰於中乃有把柄今只從言敬則中心有主不知主箇甚麽將以爲主倚敬字畢竟懸空無附落何以應變而不動心乎吾輩今日格物之學分明是主修身之立本誠意是所以立之之功不須說敬而敬在其中蓋自其真實不妄之謂誠自其戒愼不怠之謂敬誠則敬敬則誠其功一也又程子嘗言學者先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這便是以仁爲主誠敬是所以存之之功究竟來孔之言約孟之言慊程之言仁皆與大學修身爲本統脈相承若合符節思之當自躍然○學者一得良知透露時時處處昭明光耀諸所動作皆在知中故曰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苟此天性眞知不能徹底皎潔而藉見聞爲知則不過知之次者耳聖人原不藉見聞爲知故其教人也雖鄙夫有問皆可叩兩端而竭焉○先

偏發變化氣質之論於學者極有益但若直從氣質偏處矯之則用功無本終難責效故只反身格物以自認良知尋樂養心而充滿氣和則自然剛暴者温柔懦者立驕矜者巽簡傲者謙鄙吝者寛惰慢者敬諸所偏重咸近於中矣以是知學必涵養性源爲主本而以氣質變化爲徵驗○自責自修學之至要今人詳於責人只爲見其有不是處不知爲子而見父母不是子職必不共爲臣而見君上不是臣職必不盡他如處兄弟交朋友御妻子苟從見其不是則自治已疎動氣作疑自生障礙幾何不同歸於不是故有志於爲己者一切不見人之不是然後能成就一箇自家是○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蓋夫子敎人只在言動事爲上從實理會而性天之妙自在其中故曰下學而上達更不懸空說箇性與天道使人求高求

遠學者理會得時則夫子之文章何者不是性天之流行外文章而別求性天則妄矣吾人今日何可沒沒於談天說性而失孔門敎化之常○問如何是安靜以養微陽曰詩云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只時謹愼保守此個靈根常是閒閒靜靜欣欣融融便是得其所養今人只要向外馳騁安得陽長陰消且如人一時收攝精神略見虛明光景便將平日才智襯貼起來多聞見者馳騁於聞見能立事功者馳騁於事功善作詩者馳騁於詩會寫字者馳騁於字以至要立門戶要取功名等等恢宏皆作勞攘精神逐外白日鬼迷當如陽復何哉○揚墨之差易見故自孟子一辨之後無人復入其門鄉愿媚世盜名雖間有人效之然亦自有愧爲名有志之士自不屑爲獨告子之學近似乍眞坑陷多少有志好學人豪傑英哭撞入其門恬不爲怪

此其爲害恃淚至今不息也凡今之不肯精細人思從容中道
而但任氣作用率意徑情且侈號於人曰吾自良知妙用矣殊
甚人是人非吾自性天流行矣管甚無破無綻少循規矩則謂
之拘挽道理少丟報施則謂之陪奉世界凡若此者謂非告子
不求於心不求於氣之學乎嗚呼安得起孟子於九原而辨正
之也○一友問格物之說曰若來格物二字只是個致知底
致字曰然曰學既明白如此須作第一事幹麼不虛負所問曰
作第一事還有第二第三須是有得事即學學即事日用間一
切動靜云爲總只是這一個學方是無間斷無歇手處友乃嘿
然○庸德庸言是小小尋常言行無甚關係時節今人之所忽
處正古人之所謹處故學必於微小去處不少放過方始入精
○一友好直己之是譏之曰是非之在人心自明自辨何須自

家理直子直其是謂肯忍非此余少時嘗過切骨病痛特記與
林東城論一事於舟中余明辨自己之是東城則渾厚莫辨謂
辨得自己極是不難爲了別人予執滯不能服時李大泉在坐
兩解之曰二公皆是也渾厚則仁之意多辨明則義之意多予
曰巧哉仁可以該義義不可以該仁看二人之優劣既較然矣
何得謂皆是乎東城人笑曰公依舊又在這裏辨個優劣要做
甚麼公可謂只是生蘗樹上生但自此各當進於明辨公亦當
進於渾厚則彼此俱有益耳予於是始大悟其差亟起謝教自
是悔改數十年來不敢不渾厚也○易傳曰天下何思何慮非
教人一切不思慮也學而不思則罔心之官則思慎思研慮皆
學者用功所在安得糊塗易傳之意蓋言天下之理同歸而會
自殊一致而慮自百我這裡真是廓然大公則自然物來順應

我這裡真是寂然不動則自然感而遂通更有何事可思何物
可慮而有待於計較安排者耶今不玩本章全文而截其何思
何慮四字欲人槁木死灰其心於一切無所思慮之地豈理也
哉或云此是聖人地位亦伊川發得太早之說也曾待時何思
何慮正吾人爲學切近工夫蓋必實見得天性良知果是自能
感通自能順應果是無絲毫巧智復有待於計較安排此方是
真機妙用真性流行而內外兩忘澄然無事矣不然終日應酬
都只是憧憧往來自私用智何足以言學乎○不識不知然後
能順帝之則今人只要多增聞見以廣知識攙雜虛靈真體如
何順帝則乎蓋人有知識則必添却安排擺布用智自私不能
行其所無事矣故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程子曰明得盡
渣滓便渾化此格言也然不必質美者能之良知本體人人具

足不論資質高下亦不論知識淺深信得及悟得入則亦明得
盡矣有不能者百倍其功終有明盡時節到得明盡便亦都無
渣滓所謂明則誠也學者但當盡力此明不必更求其大只緣
當時說箇其大性莊敬以作養之遂使無限英雄不敢自任質
美從事於渾化之功但擇取其所謂次者而終身用力焉所謂
明盡只是認得良知的確無遮蔽處耳○聖人神化之精不出
於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之兩言吾先師論明哲保身亦不出於
愛敬之一道若他人論幾論頤必著元微與妙之辭愈深遠而
愈不實矣○或問本體曰體用原不可分良知善應處便是本
體孔門論學多就用處言之故皆中正平實後儒病其支者逐
事支離不得其要從而指示本體立論始微而高虛元遠之蔽
所自起矣○由仁義行自是良知天性生機流出不假聞見安

排行仁義者趨依仁義道理而行不由心生者也一是生息於中一是襲取於外二者王霸聖凡之別非安勉生熟之分也○聖人所不知不能自愚夫愚婦與知能行之事○心不在焉須知不在何處人言心要在腔子裏心苟在腔子裏面則凡腔子之外可盡無心耶夫心之本體靜虛無物則爲不放失無在而無不在也若或一有所著馳於彼則不存於此有所在則有所不在矣此之謂不在○古人好善惡惡皆在己身上做工夫今人好善惡惡皆在人心作障礙○程子每見人靜坐便道善學善字當玩如云爲男爲學都下忠一般學本不必靜坐在始學飜心浮氣用以定氣凝神可也周子主靜之說只指無欲而言非靜坐也今人謬以靜坐養心失之遠矣○問欲致知良必須精察此心有無色貨名利之私夾雜方是源頭潔淨曰此是以

良知爲未足而以察私補之也良知有潔淨而無私不必加察俱要認得良知眞切不認良知而務察其私其究能使色貨名利之私一切禁遏而不得肆乎安望廓清之有日哉○問閒思雜慮何以卻之曰聖人之學不必論此心之生機頃刻不息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是其神明不測自合如此若一槩禁欲無之必求至於沓然無念非惟勢有不能卽能之正所謂槁木死灰自絕其生生不息之機而可乎但不必思閒慮徒自勞擾耳○一友覓有過言愧悔不樂曰莫於懊悔前頭失處且喜樂今日覺處此方是見在眞工夫頃懊悔前頭失處而在毀譽上支持未復本體喜樂見在覺處則所過者化而與體已是常矣二者相去不亦遠乎○自古農工商賈業雖不同然人人皆可共學孔門弟子三千而身通六藝者纔七十二其餘則皆無知鄙

夫耳至秦滅學漢興惟記誦古人遺經者起爲經師更相授受於是指此學獨爲經生文士之業而千古聖人與人人共明共成之學遂泯沒而不傳矣天生我師崛起海濱慨然獨悟直宗孔孟直指人心然後愚夫俗子不識一字之人皆知自性自靈自完自足不假聞見不煩口耳而二千年不傳之消息一朝復明矣

誠意問答

歲在庚午春王正月芝蘭獨茂書草爭妍挺偶侍側一菴夫子起而歎曰格物之學已信於人人矣誠意以心之主宰言不猶有疑之者乎挺曰豈特他人疑之雖以挺之久於門下者亦不能以釋然蓋以意爲心之所發則未發爲心之本體心意有所分別而後誠正不容混也先儒謂心如穀種意其所發之萌芽

矣乎師曰了知穀之萌芽已發者爲意而不知未發之中生生不息機莫容遏者獨不可謂之意乎○挺曰已發之和卽有未發之中者在亦嘗聞之矣然大學一書專在情上理會故好惡足以括之意之所在非好則惡意不近於情耶師曰意近乎志門經文之所謂有定也行者之北之南必須先有定主意定而後靜且安則修身矣○挺曰嘗與吳友三江論人之視聽言動莫非吾意之所運視聽言動必以禮則亦莫非吾誠之所在也故大學誠意卽中庸誠身似於師說近之乎然以意近乎志古者十五志於大學豈待格物之後而志始立耶師曰志意原不相違語錄嘗言之矣惟學貴知本誠身誠意固一也然不知誠意以修身爲國家天下之本則身不止於至善而每蹈於危險之地矣身且不保而況於保家保國保天下乎今人知格物

反己之學，而猶不免於動氣責人者，只為修身主意不誠。如果真誠懇惻，凡有逆境，惟知責己，而不知責人，是於感應不息上用工。不然，斷港絕河，棄交息遊，而非聖人運世學矣。○梴曰：言之至此，心體洞然，自知格致處事議事，頗有究竟，而不容少有所混。然以之處人亦然，今聞師訓，庶有所悔而改乎？但感應不息上用功，吾儒之所以異於二氏者，正在於此，却當於心體上著力，豈宜於效驗上較之耶？師曰：心迹一，而後知吾儒之妙，非二氏可及也。若人情有感必應，則恆人皆能處之矣。惟感之而不應，而吾之所以感之者，惟知自盡其分，而不暇於責人，聖人而後謂之學。無止法，為人父止於慈，不當因其子之賢愚而異愛；為人子止於孝，不當因其父之寬嚴而異敬。君臣朋友皆然，一求諸身，而無責人之妄念，是之謂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蓋反

身則此心一，而不二。不二非誠乎？樂即此之謂自謙也。○梴問用力之方，指示下，愚當何所先乎？師曰：誠意工夫，全在慎獨。獨即意也。此惟吾心一點生機，而無一毫見聞情識利害所混，故曰獨，即中庸之所謂不覩不聞也。慎即戒謹恐懼。○梴曰：誠意之後，正心之功亦大段著力不得。譬之行者之南，立定主意，必期至南而止，更無一毫牽引，此誠也。然至中途，或有君上之召，或有父兄之命，則又當變通而不容泥滯於有所，正心之功其不滯而已乎？師曰：不滯亦是。但能決定以修身立本為主意，則自無念不必察私防欲，心次自然廣大，傳曰心廣體胖，其旨深哉！苟不由誠意自慊而專務強工其心，則是告子之學也，烏足以語此。○梴曰：論至於此，愚問雖有所受，而體認則存乎人。何前之皆析經文，而不求實用哉？梴之所以疑而信，信而疑者，

蓋以世之主講者，競好異說，以新聞見，況朱子之學，猶未可以輕議也。常讀章句，因其所發釋明德，實其所發釋誠意，又考諸小註，意是主張憑也。然則朱子皆非歟？師曰：朱子所註，未為不是，但後之學者，遂分所發有善惡二端，殊不知格致之後，有善而無惡，若惡念已發而後著力，則猶恐有不及者矣。○梴曰：禁於未發之謂豫，發而後禁，則扞格而不勝，用力於未發者，集義之君子自慊者也；用力於已發者，襲取之小人見君子而後厭然之類也。吾人今日願為君子耶？為小人耶？當知所以自辯也。師曰：但意之所主，果為將發未發之間乎？未發，則不得謂意矣。況未發已發，不以時言，且人心之靈，原無發之時，當其發也，必有寂然不動者以為之主，乃意也。此吾所以以意為心之主宰，心為身之主宰也。子姑無言語求之，久之自當有得。門人李梴記

給部林東城先生春

林春字子仁號東城泰州人家貧童子時傭於王氏王氏見其慧使與子共學刻苦自勵嘉靖壬辰舉會試第一除戶部主事改禮部又改吏部請告歸起補郎中辛丑卒官年四十四先生師心齋而友龍溪當其始學日以朱墨點記其動念誠否醇雜久之乃悟曰此治病於標者也盍反其本乎自衷提至苦密未嘗一日不講學雖在吏部不以執官避嫌夜夜宿寺觀與同志終夜斛斛不休荊川同子仁學幾二十年其胸解凍釋未仰如何然自同志中語質行者必歸之義觀其論學工夫綿密不步安排不落聰聞明道之行所無事慈湖之不起意庶幾近之心齋之門未之或先也

林東城集

自驗接人雖寬大不拘而中心亦自有梗自省雖不敢隨俗詭毀而功名之念又不能忘故平時包裹之癒至此乃見其真○近覺精神泄漏夢寐不謹作事應物時有氣不順暢辭不合處人有愛之不堪我亦悔之無及因知平時工夫不能實際以至如此外少知檢察則又矜持不泰無與物同春之意於心不化已亦不能容矣○心齋先生語鄙人云當官以來了以為頗事乎蓋未嘗自以為過也予曰然識有未盡勢有未能此則鄙人之過也夫子曰非是之謂也即寒乾卦六爻嘗作六臣鄙人者爲凡四躍龍六也能而躍求自試者也故有許多責備之意形見之機若非自以為過而善補之鮮有不得其禍者予曰兢兢業業不敢放過惟以正自守不求人知不徇人意以正事之而已僅足支持夫子言之於吾心有戚戚也夫子曰是亦足矣未知合易而坦然行也使能知合易道不以為盡心不以為難處實實落落以為補過更覺精神于安若有悟乃知從仕之難今始見其易易也○為己之學不相假借無依劫求饑食渴飲由我而已何嘗與於人知不知哉惟其為己之闇又知己非我所得私亦有私之不可再者如善與人同舍己從人之類乃為真切何計人己之分耶○進理無窮工夫不息望道未見聖人之心其道體本如是也使與有所得而守之將無所事於守矣惟聖人無所事守吾人尚有待於守也所謂不俟進作不必假借者如目自能視視之而已豈待加視而後明耳自能聽聽之而已豈待加聽而後聰心自能思思之而已豈待加思而後睿哉神明無待於外求宜養自復其本體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也

近世學者不信本心具足，惟於心外尋求，聰明自用者失其本心，修補粧綴者滯其實用，久而忘返，習以為常，反曰學專在是，真負孤聖門精一之旨矣。○靜中體認吾人日用間意念起時，無纖毫私見，便是靜，便是制外也，未發氣象此亦可觀，非養至冥冥寞寞始可言靜。○明覺即戒懼，亦是工夫，亦是本體，初無所異，必戒懼而後明覺，則明覺時誰明覺也。○環溪主靜，靜而無靜可也，否則打帖久而氣與弱；某人主動，動而無動可也，否則發散久而神識淺。○人心不日間有紛擾習染時，心少不省察，則逐逐相隨，牽引無已，或執意為善，不知所極，惟著察此念虛明在中，舉無所着，及事一觸，從而應之，不見其有，不以為功，久則自以為是者或自見其非，假之外者亦自得於內，無如中復無欣，萬象森然。○文王望道未見，此正心無私處，苟有見而為之，不免比合牽引，落於聞見，雖公亦私也。所謂當理者，心外無理，理外無事，事外無仁，即心是理，即理是事，即事是仁，一而已矣。故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既為一體，則物之是非皆吾如體之疾痛痾癢，無不自知，何理可當，何心可私，一見決矣。○近見此心無一物可見，亦無工夫可著，只如此平等做去，一步一步，一事一事，自有條理，自有不容已處，無許多智識計較，如天之廣大高明，其間之生生化化者，自不費手段也。○心果無事，百體自舒，雖造次顛沛，亦自裕如，不見有事，如此則神完知藏，自能應事，亦自無不照者。故與學不於照上論，與惟於無照上致，決果是無照，即是負體耳。自能聽，目自能明，心自能照，何假纖毫氣力哉。○今為學者，但於事事物物上起念如何作用，乃是工夫，殊其自信，亦曰用功，証之於易，亦曰研幾，即是致知，

即是聖人矣。不知此正生死之關，誠偽之辨，不可不察。道無方體，亦何形象，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便是道，便是工夫，有不待人之用心而始湊合，以此加彼云也。○求仁之功，非認意見以為是，則從憑執以為實，恐無思無為之體未能合一，惟於一體求之，果無見於人過，而恐我愛之未洽，果無見於己是，而恐躬行之未當，兢兢業業，日改月化，以求一體之無私，不計衆心之何若，如此而已。○日來工夫，惟於平等上實際做去，更不加減分毫，着纖毫氣力，使精藏氣定，智發心安，若無所事事者。蓋道之可見，亦無學之可名，不求見解，只依本色，人雖不知，吾自知之，人雖不信，吾自信之而已。○自心自信，當下即得清明，隨事自能泛應，故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言本心俱足，萬化流行也。後世學術只為自信不及，甚心小而事大，幾微之間不足以應之，取益於傳記之言，比擬於變通之跡，事有近似者引之而強合，道無方體者執之而等倫，縱能湊合成章，不免神氣消索，物既不親，我亦不化，終與道為二也。○人心無迹，何處著念，感而遂通，此乃真念，故曰不必動念也。使有念可動，則未應之先念在何處，既應之後念又何生，寂然不動而已矣。參者習染之餘，以影意為真切，不知自畏其真，以比擬為用功，不知自達其性。○道本無體，亦不可見，苟以有心而求，終是有生有死，有起有滅，惟得本來原無一物，凡今日之聞見聰明皆除撤之，實況於世情物欲，又其甚者乎。

明儒學案卷三十二終

姚江黃宗羲著
故城賈　潤參閱

文肅趙大洲先生貞吉

趙貞吉字孟靜號大洲蜀之內江人生而神穎六歲誦書日盡數卷登嘉靖十一年進士第選庶吉士授編修因上獻方術疏請敎求真儒不報遷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二十九年京師戒嚴邊書要貢集百官議闕下日中莫發一語者先生出班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華亭問何奇謀先生曰爲今之計宜上出御正殿下詔引咎錄周尚文之功以勵邊帥釋沈束之獄以開言路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飭文武百司爲城守遣官宣諭諸將監督力戰其他無可爲者上即擢先生左春坊左

諭德兼河南道監察御史給賞功銀五萬兩令其隨宜區處宣諭將士方廷議罷先生盛氣謁相嵩於西苑值中嵩辭不見先生怒叱門者會通政趙文華趨入嵩謂先生曰公休矣天下事當徐議之先生愈怒罵曰汝權門犬何知天下事嵩聞大恨欲敗其事故不與督戰事權亦不與一護卒先生單騎出城慰民中致銀總兵仇鸞所歷諸營偏諭而返明日復命上怒謂功賞未見措置第爲周尚文沈束懷怨詔錦衣衛廷杖謫廣西荔波縣典史尋移徽州通判遷南京文選司主事進郎中遷光祿寺少卿通政司參議右通政光祿寺卿戶部右侍郎皆在南京四十年始入爲戶部右侍郎又以忤嵩罷隆慶改元起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上幸學輔掌祭酒事出爲南京禮部尚書召入兼翰林院學士協管詹事府事尋拜文淵閣大

學士先生在閣與高文襄共事而議多不合其大者謂御兵分隸五府數變之後至嘉靖庚戌刱立戎政廳以十餘萬衆統於一人書變則制夫兵權貴於分練兵亦貴於分此古法也陛下廷臣議行而本兵霍冀不悅及給事中楊鎔論冀冀遂詆先生主使上終直先生而罷冀文襄以徐文貞草世廟遺詔改攻敗臣爲賢君將欲加罪先生拂衣起曰若是則先帝大禮大獄諸案即宋之奸黨碑也文襄色變而止文襄以閣臣兼掌吏部事使先生兼掌都察院事文襄欲修怨廷中之異己者非時考察科道先生執爭文襄終不得志其弄給事中吳時來至於日中於是文襄使其客韓楫劾先生庸橫先生言人臣庸則不能橫橫非庸臣之所能也臣麤疏雖拱言是聽僅以考察一事與之相左臣與庸臣也若拱者然後可謂之橫也已而馳驛歸杜

門著述擬作二通以括今古之書內篇曰經世通外篇曰出世通內篇又分二門曰史曰業史之爲部四曰統曰傳曰制曰誌業之爲部四曰典曰行曰藝曰術外篇亦分二門曰說曰宗說之爲部三曰經曰律曰論宗之爲部一曰單傳直指書雖未成而其緒可尋也萬曆四年三月十五日卒年六十九贈少保諡文肅先生之學李贄謂其得之徐波石按先生之論中也曰世儒解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而不知言中爲何物今夫置器於地中正端穩然後曰此器不偏不倚度物之數長短適中然後曰此物無過不及今舍其器物未問其作何名狀而但擬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則落於虛號何所指歸若以爲物則有天然之則事事有當可之處夫天然之則在此物者不能以該於彼物當可之處在此事者不能以通於他事若以爲道心

爲主而人心聽命則動靜云爲之際自無過不及之差此又以中爲學問之效寧有二聖心傳不指其體而徒言其效乎波石之論中也亦曰伊川有堂之中爲中國之中爲中若中可擬而明也易不當曰神無方而易無體矣故知先生有所授受也先生初不自諱其非禪學嘗與徐魯源相遇魯源言學問當有所取有所舍先生厲聲曰吾這裡無取無舍宛然宗門作用也其答友人云僕之爲禪自弱冠以來敢欺人哉試觀僕之行事立身於名敎有悖謬者乎則禪之不足以害人明矣僕蓋以身證之非世儒徒以口說諍論比也先生謂禪不足以害人者亦是有說朱子云佛學至禪學大壞蓋至於今禪學至棒喝而又大壞棒喝因付囑源流而又大壞就禪敎中分之爲兩口如來禪口祖師禪如來禪者先儒所謂語上而遺下彌近理而大亂眞者是也祖師禪者縱橫捭闔純以機巧小慧牢籠出沒其間不啻遠理而失眞矣今之爲釋氏者中分天下之人非祖師禪勿貴遞相囑付聚羣不逞之徒敎之以機械變詐皇皇求利其害寧止於洪水猛獸哉故吾見今之學禪而有得者求一樸實自好之士而無有假使達摩復來必當折棒禁口塗抹源流而後佛道可興先生之所謂不足以害人者亦從彌近理而大亂眞者學之古來如大年東坡無垢了翁一輩皆出於此若其遠理而失眞者則斷斷無一好人也先生嘗遊嵩高抱犢伏牛諸山德淸蔡子木問道遂七圖示之其一混元圖◯其二出庚圖☯其三浴魄圖◡其四伊字三點之圖∴其五卍字輪相之圖卍其六周子太極圖其七河圖謂一以攝六六以顯一一者眞空也六者妙有也世間法與出世法皆備矣先生蓋見爲仰山圓

相創立宗旨與太極圖相似故扭合爲一而不顧其理之然否也夫太極只一圓耳一圓之外不可更加一圓也仰山之圓相九十七一圓分主一事不得謂之混元矣是故形同而實異也出庚浴魄魏伯陽以月象附會納甲趙友欽朱風林皆嘗駁之與太極各不合矣與雖欺人徒自欺耳

大洲雜錄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不欺其心爲忠能度人之心爲恕夫不欺自心與能度他心者豈今之人盡不能者哉術是義也堂堂乎乎以入夫子之門是千載而夕斯也○學術之歷古今譬之有國者三代以前如玉帛俱會之日通天下之物濟天下之用而不必以地限也孟荀以後如加關譏焉稍察阻矣至宋南北之儒殆過羅曲防獨守谿域而不令相往來矣陳公甫嘗歎宋儒之太嚴夫物不通方則用窮學不通方則見陋且諸子如董楊以下蘇陸以上姑不論聯翁法程張矣而不信程張尊楊謝矣而力闘楊謝凡諸靈覺明悟通解妙達之論盡以委於禪目爲異端而懼其一言之汚也顧自日看案上六經論孟及程氏文字於一切事物理會以爲極致至太極無極陰陽仁義動靜神化之訓必破碎支離之爲善稍涉易簡疎暢則勃色不忍言恐墮異端矣夫所謂靈覺明妙禪者所有而儒者所無非靈覺明妙則滯窒昏愚豈謂儒者必滯窒昏愚而後爲正學耶○天地萬物本吾一體也而吾何以知天地萬物之然哉天地非仁將恐折萬物非仁將恐欹吾心非仁吾身將恐歎吾何以知吾身之然哉吾視非仁盲從目生吾聽非仁聾從耳將吾言非仁口過嘗嘗吾動非仁身過殷殷嗚呼微矣哉精則八方易位一念顛倒而人己成敵執迷爲眞賊以代子四竅㬥投一妙覺死樂出於虛蒸則成菌既死之心不可復振蝸宿蚓穴去仁幾何鳶飛魚躍於仁何若古之有道去彼取此三者歸根一日克己吾何心知有道之然哉以其無己也故能成其己嗚呼吾有大己俯萬物而觀天地者也大己不次小己揭揭小己既克

大己發發古之善克者觀於無形聽於無聲動無軌轍言非迹相四用反一一真流行無體無方禮嘉而亨少有意必固我作類妙用齊滯具爲痿痺此爲不仁而株橛小己是故無己爲克與己爲大至大爲仁體無對待不見大小焉知內外惟此曰聖從此曰賢小子不恐擇焉執焉昔者吾友從事於此敢告非狂爲仁由己克己錄

明儒學案卷三十三終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參閱

參政羅近溪先生汝芳

羅汝芳字惟德號近溪江西南城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知太湖縣擢刑部主事出守寧國府以講會鄉約為治丁憂起復江陵問山中功課先生曰讀論語大學視昔差有味耳江陵默然補守東昌遷雲南副使悉修境內水利莽人掠迤西迤西告急先生下敎六宣慰使滅莽分其地莽人恐乞降轉參政萬曆五年進表講學於廣慧寺朝士多從之者江陵惡焉給事中周良寅劾其事畢不行潛住京師遂勒令致仕歸與門人走安城下劍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張皇此學所至弟子滿座而未

嘗以師席自居十六年從姑山崩大風拔木刻期以九月朔觀化諸生請留一日明日午刻乃卒年七十四少時讀薛文清語謂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體決志行之閉關臨田寺置水鏡几上對之默坐使心與水鏡無二久之而病心火偶過僧寺見有榜急救心火者以為名醫訪之則聚而講學者也先生從眾中聽良久喜曰此真能救吾心火問之為顏山農山農者名鈞吉安人也得泰州心齋之傳先生自述其不動心於生死得失之故山農曰是制欲非體仁也先生曰克去己私復還天理非制欲安能體仁山農曰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故子患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生生之或息也先生時如大夢得醒明日五鼓即往納拜稱

弟子盡受其學山農謂先生曰此後子病當自愈舉業當自工科第當自致不然者非吾弟子也已而先生病果愈其後山農以事繫留京獄先生盡鬻田產脫之侍養獄中六年不赴廷試先生歸田後身已老山農至先生不離左右一茗一果必親進之諸孫以為勞先生曰吾師非汝輩所能事也楚人胡宗正故先生舉業弟子已聞其有得於易反北面之宗正曰伏羲平地著此一畫何也先生累呈註脚宗正不契三月而後得其傳嘗苦格物之論不一錯綜者久之一日而釋然謂大學之道必在先知能先知之則盡大學一書無非是此物事盡大學一書物事無非是此本末終始盡大學一書之本末終始無非是古聖六經之嘉言善行格之為義是即所謂法程而吾儕學為大人之妙術也夜趨其父錦臥榻陳之父曰然則經傳不分乎曰大

學在禮記中本是一篇文字初則概而舉之繼則詳而實之總是慎選至善之格言明定至大之學術耳父深然之又嘗過臨清劇病恍惚見老人語之曰君自有生以來觸而氣每不動倦而目輒不瞑擾攘而意自不分夢寐而境悉不忘此皆心之痼疾也先生愕然曰是則予之心得豈病乎老人曰人之心體出自天常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夙生操持強力太甚一念耿光遂成結習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隨之矣先生驚起叩首流汗如雨從此執念漸消血脈循軌先生十有五而定志於張洵水二十六而正學於山農三十四而悟易於胡生四十六而證道於泰山丈人七十而問心於武夷先生先生之學以赤子良心不學不慮為的以天地萬物同體徹形骸忘物我為大此理生生不息不須把持不須接續當下渾淪順適工夫

難得湊泊即以不居湊泊為工夫胸次茫無畔岸便以不依畔岸為胸次解纜放船順風張棹無之非是學人不省妄以澄然湛然為心之本體沉滯胸膈留戀景光是為鬼窟活計非天明也論者謂龍溪筆勝舌近溪舌勝筆微談劇論所觸若春行雷動雖素不識學之人俄頃之間能令其心地開明道在現前一洗理學膚淺套括之氣當下便有受用顧未有如先生者也然所謂渾淪順適者正是佛法一切現成所謂鬼窟活計者亦是寂子速道莫入陰界之呵不落義理不落想像先生真得祖師禪之精者蓋生生之機洋溢天地間是其流行之體也至流行而至貴一有川流便有敦化故儒者於流行見其畫一方謂之知性若徒見氣機之鼓盪而玩弄不已猶在陰陽邊事先生本見有一間之未達也夫儒釋之辨真在毫釐今言其偏於內而

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又言其只是自私自利又言只消在迹上斷終是判斷不下以愚論之此流行之體儒者悟得釋氏亦悟得然悟此之後復大有事始究竟得流行今觀流行之中何以不散漫無紀何以萬殊而一本主宰歷然釋氏更不深造則其流行者亦歸之野馬塵埃之聚散而已故吾謂釋氏是學焉而未至者也其所見固未嘗有差蓋離流行亦無所為主宰耳若以先生近禪并棄其說則是俗學之見去聖亦遠矣許敬菴言先生大而無統博而未純已深中其病也王塘南言先生蚤歲於釋典元宗無不探討緇流羽客延納弗拒人所共知而不知其取長棄短迄有定裁會語出晚年者一本諸大學孝弟慈之旨絕口不及二氏其孫懷智嘗閱中峯廣錄先生輒命屏去曰禪家之說最令人躲閃一入其中如落陷阱更能轉頭出來復

路聖學者百無一二可謂知先生之長矣楊止菴上士習疏云羅汝芳師事顏鈞談理學師事胡清虛即宗和談燒煉採取飛昇師僧元覺談因果單傳直指其守寧國集諸生會文講學令談者聊肤公庭斂目觀心用庫藏充餽遺歸者如市其在東昌雲南置印公堂胥吏雜用歸來請託煩數取厭有司每見士大夫輒言三十三天憑指箕仙稱呂純陽自終南寄書其子從丹師死於廣乃言日在左山其誕妄如此此則賓客雜沓流傳錯誤豈與失真不足以掩先生之好學也

近溪語錄

問今時談學皆有個宗旨而先生獨無自我細細看來則似無而有似有而無也羅子曰如何似無而有曰先生隨言對答多歸之赤子之心曰如何似有而無曰纔說赤子之心便說不慮不學卻不是似有而無茫然莫可措手耶曰吾子亦善於形容矣其實不然我今問子初生亦是赤子否曰然曰初生既是赤子難說今日此身不是赤子長成此時我問子答是知能之良否曰然曰卽此問答用學慮否曰不用曰如此則宗旨確有矣曰若只是我問你答隨口應聲個個皆然時時如是雖至白首終同凡夫安望有道可得耶曰其端只在能自信從其機則始於善自覺悟虞廷言道原說其心惟微而所示工夫卻要惟精惟一有精妙的工夫方入得微妙的心體曰赤子之心如何用

工曰心爲身主身爲神舍身心二端原樂於會合苦於支離故赤子孩提欣欣長是歡笑蓋其時身心猶相凝聚及少少長成心思雜亂便愁苦難當世人於此隨俗習非往往馳求外物以圖安樂不思外求愈多中懷愈苦老死不肯回頭惟是有根器的人自然會尋轉路曉夜皇皇或聽好人半句言語或見古先一段訓詞憬然有個悟處方信大道只在此身此身渾是赤子赤子渾解知能知能本非學慮至是精神自來體貼方寸頓覺虛明天心道脈信爲潔淨精微也已曰此後卻又如何用工曰吾子只患不到此處莫患此後工夫請看慈母之字嬰兒調停斟酌不知其然而然矣○問學問有個宗旨方好用工請指示曰中庸性道首之天命故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又曰聖希天夫天則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者也聖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者也欲求希聖希天不尋思自己有甚東西可與他打得對同不差毫髮卻如何希得他天初生我只是個赤子赤子之心渾然天理細看其知不必慮能不必學果然與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的體段渾然打得對同過然則聖人之爲聖人只是把自己不慮不學的見在對同莫爲莫致的源頭久久便自然成個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的聖人也赤子出胎最初啼叫一聲想其叫時只是愛戀母親懷抱卻指著這個愛根而名爲仁推充這個愛根以來做人合而言之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若做人的常是親親則愛深而其氣自和氣和而其容自婉一些不忍惡人一些不敢慢人所以時時中庸其氣象出之自然其功化成之渾然也○問吾人在世不免身家爲累所以難於爲學曰卻倒說了不知吾人只因以學爲難所以累於身家爾卽如

穠歌二十六宮都是春夫天道必有陰陽人世必有順逆今曰三十六宮都是春則天道可化陰而爲純陽矣夫天道可化陰而爲陽人世獨不可化逆而爲順耶此非不近人情有所勉強於其間也吾人只能專力於學則精神自然出拔物累自然輕微莫說此小得失毀譽與榮枯卽生死臨前且結纓易簀從容逍遙也○問臨事輒至倉皇心中更不得安貼靜定多因養之未至故如是耳曰此養之不得其法使然因先時預有個要靜定之主意後面事來多合他不着以致相違相競故臨時衝動不寧也曰靜定之意如何不要孟子亦說不動心曰心則可不動若只意思作主如何能得不動孟子是以心當事今卻以主意去當事以主意爲心則雖養百千萬年終是要動也○問善念多爲雜念所勝又見人不如意難發不平事已輒生懊恨

不知何以對治曰譬之天下路徑不免石塊高低天下河道不
免灘瀨縱橫譬推車者輪轅迅飛則塊磊不能為礙善操舟者
篙槳方便則灘瀨不能為阻所云雜念忿怒皆是說前日後日
事也工夫緊要只論目前今且說此時相對中心念頭果是何
如曰若論此時則恭敬安和只在專志聽教一毫雜念也不生
曰吾子既已見得此時心體有如是好處卻果信得透徹否大
衆忻然起曰據此時心體的確可以為聖為賢而無難事也曰
諸君曰前各各奮躍此正是車輪轉處亦是槳勢快處更愁有
甚麼崎嶇可以阻得你有甚灘瀨可以滯得你況民之秉彝好
是懿德則此個輪極是易轉此個槳極為易搖而王道蕩蕩平
平終身由之絕無崎嶇灘瀨也故自黃中通理便到暢四肢發
事業曰可欲之善便到大而化聖而神今古一路學脈真是簡

易直截真是快活方便奈何天下推車者曰數千百人未聞以
崎嶇而廢轂行舟者曰數千百人未聞以灘瀨而停棹而吾學
聖賢者則車未曾推而預愁崎嶇之阻舟未曾發而先懼灘瀨
之橫此豈路之拒於吾人哉亦果吾人之自拒也○問吾人心
與天地相通只因有我之私便不能合曰若論天地之德雖有
我亦隔他不得曰如何隔不得曰即有我之中亦莫非天地生
機之所貫徹但謂自家愚蠢而不知之則可若謂他能隔斷得
天地生機則不可曰極惡之人雷霆且擊之雖說與天不隔耳
雷擊之時其人驚否曰驚彼擊之時其人痛否曰痛曰驚是孰
為之驚痛是孰為之痛然則雷能擊死其人而不能擊死其人
之驚與痛之天也已○一友每常用工閉目觀心羅子問之曰
君今相對見得心中何如曰炯炯然也但當恐不能保守奈何

曰且莫論保守只恐或未是耳曰此處更無虛假安得不是曰
大衆俱在此坐而中炯炯至此未之有改也羅子謂天性之知
不容昧但能盡心求之明覺通透其機自顯而無蔽矣是故聖
賢之學本之赤子之心以為根源又徵諸庶人之心以為日用
若坐下心中炯炯卻赤子原未帶來而與大衆亦不一般也吾
人有生有死我與老丈存日無多須知炯炯渾非天性而出自
人為今日天人之分便是將來神鬼之關也今在生前能以天
明為明則言動條暢意氣舒展比至歿身不為神者無幾若今
不以天明為明只沉滯襟膈留戀景光幽陰既久歿不為鬼者
亦無幾矣其友遽然曰怪得近來用工若日中放過處多則夜
臥夢魂自在若日中光顯太盛則夢魂紛亂顛倒令人不堪非
遇先生幾枉此生矣○問用工思慮起滅不得寧貼曰非思慮

之不寧由心體之未透也吾人日用思慮雖有萬端而心神止
是一個纔萬念以滯思慮則滿腔渾是起滅其功似屬煩苦若
一心以宰運化則衆動更無分別又何起滅之可言哉易曰天
下何思何慮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夫慮以百言此心非無
思慮也惟一致以統之則返殊而為同化感而為寂渾是妙心
更無他物欲求纖毫之思慮亦了不可得也○一友執持懇切
久覺過苦求一脫洒工夫曰汝且莫求工夫同在講會隨時臥
起兩作兩息何日其友躍然曰近覺生意勃勃雖未用力而明
日可愛曰汝信得當下即是工夫否曰亦能信得不知何如可
不忘失曰忘與助對汝欲不忘即必有忘時不追心之既往不
逆心之將來任他寬洪活潑真是水流物生充天機之自然至
於恆久不息而無難矣○問別後如何用工曰學問須要平易

近情不可著手太重如饑茶淡飯隨時遣日心既不勞事亦了當久久成熟不覺自然有個悟處蓋此理在日用間原非深遠而工夫次第亦難以急迫而成學能如是雖無速化之妙卻有雋永之味也○問某用工致知力行不見有個長進處曰子之致知知個甚的力行行個甚的曰是要此理親切曰如何是理曰某平日說理只事物之所當然便是曰汝要求此理親切卻舍了此時而言平日便不親切舍了此時問答而言事物當然又不親切曰此時問答如何是理之親切處曰汝把問答與理看作兩件卻求理於問答之外故不親切不曉我在言說之時汝耳凝然聽著汝心炯然想著則汝之耳汝之心何等條理明白也言未透徹則默然不答言纔透徹便隨衆欣然如是則汝之心汝之口又何等條理明白也曰果是親切曰豈止道理為

親切哉如此明辯到底如此請教不怠又是致知力行而親切處矣○問吾儕或言觀心或言行己或言博學或言守靜先生皆未見許然則誰人方可以言道耶曰此捧茶童子卻是道也一友率爾曰豈童子亦能戒慎恐懼耶羅子曰茶房到此幾層廳事衆曰三層曰童子過許多門限階級不曾打破一個茶甌其友省悟曰如此童子果知戒懼只是日用不知羅子難之曰他若不是知如何會捧茶捧茶又會戒懼其友語塞徐為解曰知有兩樣童子日用捧茶是一個知此則不慮而知其知屬之天也覺得是知能捧茶又是一個知此則以慮而知其知屬之人也天之知是順而出之所謂順則成人成物也人之知卻是返而求之所謂逆則成聖成神也故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人能以覺悟之竅而妙合不慮之良使渾然為一方是

所以通微神明不測也○問今若放下則與常人何異曰無以異也曰既無以異則何以謂之聖學也曰聖人者常人而肯安心者也常人者聖人而不肯安心者也故聖人即是常人以其自明故即常人而名為聖人矣常人本是聖人因其自昧故本聖人而卒為常人矣○諸友靜坐寂然無譁將有欲發問者羅子止之曰久語之曰當此靜默之時澄慮反求如平時躁動今覺凝定平時昏昧今覺虛明平時怠散今覺整肅使此心良知炯炯光徹則人人坐間各抱一明鏡於懷中卻請諸子將自己頭面對鏡觀照若心事端莊則如冠裳濟楚意態自然精明若念頭塵俗則遂蓬頭垢面不特旁觀者恥笑而自心惶恐又何能頃刻安耶曰三自反可是照鏡否曰此個鏡子與生俱生不待人照而常自照人纖毫瞞他不過故不忠不仁亦是當初自

已放過自反者反其不應放過而然非曰其始不知後因反己乃知也曰吾儕工夫安能使其常不放過耶曰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誰肯蓬頭垢面以度朝夕耶○一廣文自敘平生為學已能知性羅子問得於此時可與聖人一般否曰如此說則不敢曰既知是性豈又與聖人不似一般曰吾性與聖一般此是從赤子胞胎時說若孩提稍有知識已去聖遠矣故吾儕今日只合時時照管本心事事歸依本性久則聖賢乃可希望時方欲茶過廣文羅子執茶甌問曰君言照管歸依俱是恭敬持甌之事今且未見甌而安得遽論持甌恭敬也曰我於甌子也曾見來也曾持來但有時見有時不見有時持有時忘記持不能如聖人之恆常不失耳曰此個性只合把甌子作譬原卻不即是甌子甌子則有見有不見而性則無不見也甌子則有持有不持

而性則原不待持也。不觀中庸說率性謂道，道不可須臾離。今云見持不得恆常，則是可以離矣。可離則所見所持原非是性。曰：此性各在當人，稍有識者，誰不能知？況用功於此者乎？曰：君言知性如是之易，此性之所以難知也。孟子之論知性，必先之以盡心。苟心不能盡，則性不可知也。知性則知天，故天未深知，則性亦不可為知也。君試反而思之，前日工夫，果能既竭其心思乎？今時受用，果能知天地之化育乎？若果知時，便骨肉皮毛，渾身透亮，河山草樹，大地圓着，安有見不能常，持不能久之弊？苟仍是舊日境界，我知其必然未嘗知也。廣文沉思未有以應。童子捧茶方至，羅子指而謂一友曰：君自視與童子何如？曰：信得更無兩樣。頃之，復問曰：不知君此時何所用工？曰：此時覺心中光明，無有沾滯。曰：君前云與捧茶童子一般，說得儘是，今云

心中光明，又自己翻帳也。友遽然曰：並無翻帳。曰：童子見在，請君問他心中有此光景否？若無此光景，則分明與君兩樣。廣文曰：不識先生心中工夫卻是如何？曰：我的心也無個中，也無個外，所用工夫也不在心中，也不在心外，只說童子獻茶來時，隨眾起而受之，從容啜畢，童子來接時，隨眾付而與之。君必以心相求，則此無非是心；以工夫相求，則此無非是工夫。若以聖賢格言相求，則此亦可說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也。廣文悅然自失。○廣文再過訪，自述近得個悟頭，甚是透徹。羅子問其詳，對曰：向時見未真確，云自己心性時得時失，中無定主，工夫安能純一？殊不知耳目口鼻心思，天生五官，職司一樣。試說者此耳此目，終日應接事物，誰曾一時無耳目哉？耳目既然，則終日應接事物，又誰曾一時無心思哉？耳目心思既皆常在，則內

外主宰已定，而自己工夫豈不漸漸純熟而安全也哉？羅子嘆曰：此悟雖妙，恐終久自生疑障。廣文不服。羅子曰：今子悟性固常在，獨不思善則性在時為之，而不善亦性在時為之也。以常在而主張性宗，是又安得謂性善耶？廣文自失，問將奈何？曰：是不難，蓋常在者性之真體，而為善為不善者性之浮用。體則足以運用，用不能以還體也。試思耳之於聲，目之於色，其千變萬化於前者，能保其無美惡哉？是則心思之善不善也。然均聽之，均視之，一一更均明曉而辨別之，是則心思之能事，性天之至神，而終日終身，更非物感之可變遷者也。廣文曰：先生之悟小子也，是死而復生之矣。○羅子令太湖，講性命之學。其推官以為迂也，值指處囚，推官與羅子侍，推官靳羅子於直指曰：羅令道學先生也。直指顧羅子曰：今看此臨刑之人，道學作如何講？

羅子對曰：他們平素不識學問，所以致有今日。但吾輩平素講學，又正好不及他。今日直指詰之曰：如何不及？曰：吾輩平時講學，多為性命之談，然亦虛虛談過，何曾真切為着性命？試看他們臨刑，往日種種所為，到此都用不着，就是有大名位、大爵祿，在前也都沒除，他們如今都不在念，只一心要求保全性命。何等真切！吾輩平日工夫，若肯如此，那有不到聖賢道理？直指不覺嘉歎，推官亦肅然。○羅子行鄉約於海春書院，面臨滇海，青天滿目。客有指柏林而告曰：前年有司遷學議，伐宮墻樹以充用，群鳥徙巢而去。分守李同野止勿伐，群鳥一夕歸巢如故。言訖，飛鳴上下，樂意相關。昆陽州守夏漁諸曰：恒謂聖賢非人可及，故究情考索，求之愈勞而去之益遠，豈知性命諸天，本吾固有，日用之間，言動事為，其停當處，即與聖賢合一也。羅子曰：停

當二字尚恐未是夏守瞿然曰言動事爲可不要停當耶曰可知言動事爲方纔可說停當則子之停當有時而要有時而不要矣獨不覩茲柏林之禽鳥乎其飛鳴之相關何如也又不觀海疇之青苗乎其生機之萌茁何如也子若拘拘以停當求之則此鳥此苗何時而爲停當何時而爲不停當耶易曰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造化之妙原是貫徹渾融而子蚤作而夜寐嬉笑而偃息無往莫非此體豈待言動事爲方思量得個停當又豈直待言動事爲停當方始說道與古先賢哲不殊若如是用功如是作見則臨言動事爲固是錯過而既臨言動事爲亦總是錯過矣夏守惕然自省作而言曰子在川上不舍晝夜昔人心體未嘗一息有間今當下生意津津不殊於禽鳥不殊於新苗往時萬物一體之仁果覺渾淪成片矣欲求停當豈不是

個善念但善則便落一邊既有一邊善便有一邊不善既有一段善便有一段不善如何能得晝夜相通如何能得萬物一體顏子得此不息之體其樂自不能改若說以貧自安而不改淺之乎窺聖賢矣○問人欲雜時作何用藥曰言善惡者必先善而後惡言吉凶者必先吉而後凶今盈宇宙中只是個天便只是個理性不知是天理者方始化作欲去如今天日之下原只是個光亮惟瞽了目者方始化作暗去○癸丑羅子過臨清忽遘重病倚榻而坐恍若一翁來言曰君身病稍康心病則復何如羅子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遇觸而每氣不動當動而目輒不瞑擾攘而意自不分夢寐而境悉不忘此皆君心痼疾也羅子愕然曰是則予之心得曷言病翁曰人之心體出自天常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操持强力太甚一念耿光遂成

結習日中固無紛擾夢裡亦自昭然君今謾喜無病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不能久延矣蓋人之志意長在目前蕩蕩平平與天日相交此則陽光宣朗是爲神境令人血氣精爽內外調暢如或志氣沉滯胸臆隱隱約約如水鑑相涵此則陰靈存想是爲鬼界令人脈絡糾纏內外膠泥君今陰陽莫辨境界妄縻是尚得爲善學者乎羅子驚起汗下從是執念潛消血脈循軌○問夫子臨終逍遙氣象曰夫形骸雖顯而其體滯礙本心雖隱而其用圓通故長戚戚者務活其形者也坦蕩蕩者務活其心者也形當活時尚苦滯礙況其僵仆而死耶心在軀殼尚能圓通況離形超脫則乘化御天周遊六虛無俟推測耶諸君此時對面而其理固明白現前也又何疑哉○問有人習靜久之遂能前知者爲不可及曰不及他不妨只恐及了倒有

妨也曰前知如何有妨曰正爲他有個明了所以有妨蓋有明之明出於人力而其明小無明之明出於天體而其明大嘗之暗室張燈自矯其光而日月山河反未獲一覩也已○萬言策問疾羅子曰此道炳然宇宙原不隔乎分塵故人己相通形神相入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後來見之不到往往執諸言詮善求者一切放下胸目中更有何物可有耶○謂懷智曰汝於人物切不可起揀擇心須要賢愚善惡一切包容直到物我兩忘方是女成就處○智臥病先生問曰病中工夫何如智曰甚難用工先生曰汝能似無病時便是工夫○古今學者曉得去做聖人而不曉得聖人即是自己故往往去尋作聖門路殊不知門路一尋便去聖萬里矣○余自始入仕途今計年歲將及五十竊觀五十年來議律例者則日密一日制刑具者則日嚴

一日任稽察施拷訊者則曰猛　日毋當堂階之下牢獄之間
親其血肉之淋漓未嘗不鼻酸額蹙爲之歎曰此非盡人之子
與非盡皆依依於父母之懷戀戀於兄妹之傍者乎夫豈其皆
善於初而不皆善於今哉及覩其當疾痛而聲必呼父母覓相
依而勢必先予兄弟則又信其善於初者而未必皆不善於今
也已故今謫思吾儕能先明孔孟之說則必將信人性之善信
其善而性靈斯貴矣貴其靈而軀命斯重矣茲誠轉移之機當
汲汲也隆冬冰雪一綫陽回消即俄頃諸君第目前日用惟見
善良歡欣愛養則民之頑劣必思掩蓋上之嚴峻亦必少輕有
謂人情世習終不可移者恐亦無是理矣○向從大學至善推
演到孝弟慈皆由一身之孝弟慈而觀之一家未嘗有一人而
不孝弟慈者由一家之孝弟慈而觀之一國未嘗有一人而不

孝弟慈者由一國之孝弟慈而觀之天下亦未嘗有一人而不
孝弟慈者又由縉紳士大夫以推之羣黎百姓又由孩提少長
以推之壯盛衰老孩提少長皆是愛親敬長以能知能行此孝
弟慈也又時乘閒暇縱步街衢肆覽大衆其間人數何啻億兆
之多窺觀其中總是父母妻子之念固結維係所以勤謹生涯
保護軀體而自有不能已者故某自三十登第歸山中間作養
二親敦睦九族入朝而徧友賢良遠仕而躬禦魑魅以今年歲
多矣經歷久遠乃歎孔門學庸全從周易生生一語化將出來
蓋天命不已方是生而又生生而又生方是父母而己身己身
而子子而又孫以至曾而且元也故父母兄弟子孫是替天命
生生不已顯現個膚皮天命生生不已是替孝父母弟兄長慈
子孫通透個骨髓直豎起來便成上下今古橫亘將去便作家

國天下孔子謂仁者人也親親之爲大其將中庸大學已是一
句道盡孟氏謂人性皆善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其將中庸大
學亦是一句道盡○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先儒觀未發氣象
不知當如何觀曰子不知如何爲喜怒哀樂未發又如何知得
去觀其氣象也耶我且詰子此時對面相講有喜怒也無有哀
樂也無曰俱無曰既謂俱無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也此未發之
中是吾人本性常體若人識得此個常體中中平平無起無作
則物至而知知而喜怒哀樂出焉自然與預先有物橫其中者
天淵不侔矣豈不中節而和哉故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中心常
無起作即謂忠信之人如畫之粉地一樣潔潔淨淨紅點着便
紅綠點着便綠其節不爽其文自著節文自著而禮道寧復有
餘蘊也哉○今堂中聚講人不下百十堂外往來亦不下百十

今分作兩截我輩在堂中者皆天命之性而諸人在堂外則皆
氣質之性也何則人無貴賤賢愚皆以形色天性而爲日用但
百姓則不知而吾輩則能知之也今執途人詢之汝何以能視
耶必應以目矣而吾輩則必謂非目也心也執途人詢之汝何
以能聽耶必應以耳矣而吾輩則必謂非耳也心也執途人而
詢之汝何以能食何以能動耶必應以口與身矣而吾輩則必
謂非口與身也心也識其心以宰身則氣質不皆化而爲天命
耶昧其心以從身則天命不皆化而爲氣質耶心以宰身則萬
善皆從心生雖謂天命皆善無不可也心以從身則衆惡皆從
身造雖謂氣質乃有不善亦無不可也故天地能生人以氣質
而不能使氣質之必歸天命能同人以天命而不能保天命之
純全萬善若夫化氣質以爲天性率天性以爲萬善其惟以先

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也夫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〇問因戒謹恐懼不免爲吾心寧靜之累羅子曰戒謹恐懼姑置之今且請言子心之寧靜作何狀其生設應以天命本然原是太虛無物羅子謂此說汝原來事與今時心體不切生又歷引孟子言夜氣清明程子教觀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皆是此心體寧靜處曰此皆抄書常套與今時心體恐亦不切諸士子沉默半晌適郡邑命執事供茶循序周旋略無差僭羅子目以告生曰諦觀群胥此際供事心則寧靜否諸生欣然起曰群胥進退恭肅內固不出而外亦不入雖欲不謂其心寧靜不可得也曰如是寧靜正與戒懼相合而又何相妨耶曰戒謹恐懼相似用功之意或不應如是現成也曰諸生可言適纔童冠歌詩之時與吏胥進茶之時全不戒謹耶其戒謹又全不用功耶蓋說

做工夫是指道體之精詳處說個道體是指工夫之實徹處道體人人具足則豈有全無功夫之人道體既時時不離則豈有全無功夫之時故孟子云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所以終身在於道體功夫之中儘是寧靜而不自知其爲寧靜儘是戒懼而不自知其爲戒懼不肯體認承當以混混沌沌枉過一生問下日在慎獨用工頗爲專篤然雜念紛擾終難止息如何乃可羅子曰學問之工須先辨別源頭分曉方有次第且言如何爲獨曰獨者吾心獨知之地也又如何爲慎獨曰吾心中念慮紛雜或有時而明或有時而昏或有時而定或有時而亂須詳察而嚴治之則慎也曰即子之言則慎雜非慎獨也蓋獨以自知者心之體也一而弗二者也雜其所知者心之照也二而弗一者也君子於此因其悟得心體在我至隱至微莫見莫顯精神

歸一無須臾之散雜故謂之慎獨也曰所謂慎者蓋如治其昏而後獨可得而明也治其亂而後獨可得而定也若非慎其雜又安能慎其獨也耶曰明之可昏定之可亂皆二而非一也二而非一則皆雜念而非所謂獨知也獨知也者吾心之良知天之明命而於穆不已者也明固知明昏亦知昏昏明二而其知則一也定固知定亂亦知亂定亂二而其知則一也古今聖賢惓惓切切只爲這些子費却精神珍之重之存之養之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總在此一處致慎也曰然則雜念詎置之不問耶曰吏胥之在於官府兵卒之在於營伍雜念之類也譬使升堂而吏胥自肅大將登壇而兵卒自嚴則慎獨之與雜念之類也今不思自作主宰而惟緣吏胥兵卒之求焉不亦悖且難也哉〇問吾儕爲學此心常有放縱之時須是有個工夫作

得主張方好羅子曰據汝所云是要心中常常用一工夫自早至晚更不忘記也耶曰正是如此曰聖賢言學必有個頭腦頭腦者乃吾心性命而得之天者也若初先不明頭腦而只任謂我潦草之見或書本膚淺之言助亂便去做工夫此亦儘爲有志但頭腦未明則所謂工夫只是汝我一念意思耳既爲意念則有時而起便有時而滅有時而聚便有時而散有時而明便有時而昏縱使專心記想着力守住畢竟難以長久況放心原是活物且神物也持之愈急則失愈遠矣曰弟子所用工夫也是要如大學中庸所謂慎獨不是學問一大頭腦也曰聖人原日教人慎獨本是有頭腦而爾輩實未見得蓋獨是靈明之知而此心本體也此心徹首徹尾徹內徹外更無他有只一靈知故謂之獨也中庸形容爲其至隱而至見至微而至顯即天之

明命而曰鑒在茲者也愼則敬畏周旋而常目在之顧諟天之明命者也如此用功則獨便是爲愼的頭腦愼亦便以獨作主張愼或有時勤怠獨則長知而無勤怠也愼或有時作輟獨則長知而無作輟也何則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愼獨之功原起自人而獨知之知原命自天也況汝輩工夫當其蕩蕩之時雖說已是怠而忘勤已是輟而廢作然反思從前怠時輟時或應事或動念一一可以指知則汝固說心爲蕩蕩而獨之所知何嘗絲毫蕩蕩耶則是汝輩孤負此心而此心却未孤負汝輩天果明嚴須當敬畏敬畏○偶謂心體寂靜之時方是未發難說平常卽是也曰中庸原先說定喜怒哀樂而後分未發與發豈不明白有兩段時候也耶況細觀吾人終日喜怒哀樂必待物感乃發而其不發時則更多也感物則欲動情勝將或不免而未發時則任天之便更多也中庸欲學者得見天命性眞以爲中正平常的極則而恐其不知喫緊貼體也乃指着喜怒哀樂未發處使其反觀而自得之則此段性情便可中正平常可平常中正亦便可立大本而其出無窮達大道而其應無方矣

○問喜怒哀樂未發是何等時候亦何等氣象耶羅子曰此是先儒有道太高把聖賢憶想過奇便說有何氣象可觀也蓋此書原叫做中庸只平平常常解釋便是妥貼且更明快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命不已則性不已性不已則率之爲道亦不已而無須臾之或離也此個性道體段原長是渾渾淪淪而中亦長是順順暢暢而和我今與汝終日語默動靜出入起居雖是人意周旋却自自然然莫非天機活潑也卽於今日直到老死更無二樣所謂人性皆善而愚婦愚夫可與知與能者也中間只恐怕喜怒哀樂或至拂性違和若時時畏天奉命不過其節卽喜怒哀樂總是一團和氣天地無不感通民物無不歸順相安相養而太和在宇宙間矣此只是人情纔到極平易處而不覺功夫却到極神聖處也噫人亦何苦而不把中庸解釋中庸亦又何苦而不把中庸服行中庸也哉

○問此理在天地間原是活潑原是恆久無欠缺無間歇何如羅子曰子覺理在天地之間則然矣不識反之於身則又何如曰某觀天地間只等反諸身心便是蕩然曰子觀天地間道理如是豈獨子之身心却在天地外耶曰吾身固不在天地外但覺得天地自天地吾身自吾身未渾成一個也曰子身與天地固非一個但鳶魚與天地亦非一個也何中庸却說鳶魚與天地相昭察也耶曰鳶魚是物類於天地之性不會斲喪若吾人不免氣習染壞似難並論也曰氣習染壞雖則難免但請問子應答之時手便聳然端拱足便竦然起立可會染壞否曰此正由平日習得好了曰子於拱立之時目便炯然相視耳便卓然相聽可會由得習否曰此却非由習而後能曰旣子之手也是道足也是道耳目又也是道如何却謂身不及乎鳶魚而難以同乎天地也哉豈惟爾身卽一堂上下貴賤老幼奚止千人看其手足拱立耳目視聽都是伶俐難說不活潑於鳶魚不昭察於天地也一生詰曰孟子云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若曰渾然俱是個道則中庸栽者培之傾者覆之皆非耶曰讀書須上下文氣理會此條首言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註謂篤爲加厚若如舊說則培是加厚栽他覆是加厚傾他夫豈天地生物之本心哉當照中庸他章說天地無不覆幬方見其生生不已之心蓋天地之視物猶父母

之親子物之或栽或傾在人能分別之而父母難分也故曰人莫知其子之惡父母先能知其子之惡而天地覆育羅物之傾也耶此段精神古今獨我夫子一人得之故其學只是求仁其術只是行個恕其志只是要個老便安少便懷朋友便信其行藏衞南子也去見佛肸也應召公山弗擾也欲往楚狂避辟之也去尋他荷蕢避避之也去追他真是要個個人於善而於己更不知一毫吝惜於人亦更不知一毫分別故其自言曰有教無類推其在在精神將我天下萬世之人欲盡納之懷抱之中所以至今天下萬世之人個個親之如父愛之如母尊敬之如天地非夫子有求於我人亦非吾人有求於夫子皆莫知其然卻真是渾成一團太和一片天機也○問孝弟如何是為仁的本處羅子曰只目下思父母生我千萬辛苦而未能報得分毫父

母望我千萬高遠而未能做得分毫自然心中悲愴情難自已便自然知疼痛心上疼痛的人便會滿腔皆惻隱遇物遇人決肯方便慈惠周卹溥濟又安有殘忍狠賊之私耶曰如此卻恐流於兼愛曰子知所恐卻不會流矣但或心尚殘忍兼愛可慮焉耳○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又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意果何如羅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夫盈天地間只是一個大生則渾然亦只是一個仁中間又何有纖毫間隔故孔門宗旨止是一個仁字孔門為仁惟一個恕字如云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分明說己欲立不須在己上去立只立人即所以立己也己欲達不須在己上去達只達人即所以達己也是以平生功課學之不厭誨人不倦其不厭處即其所以不倦處也不倦處即其所以不厭處也即今人說好官相似說官之廉

即其不取民者是也而不取於民方見自廉說官之慈即其不虐民者是也而不虐乎民方見自慈統天徹地膠固圓融自內及外更無分別此方是渾然之仁亦方是孔門宗旨也○某初日夜想做個好人而科名宦業皆不足了平生卻把近思錄性理大全所說工夫信受奉行也到忘食寢忘死生地位病得無奈卻看見傳習錄說諸儒工夫未是始去尋求象山慈湖等書然於三先生所謂工夫每有罣礙病雖小愈終沉滯不安時年已弱冠先君極為憂苦幸自幼蒙父母憐愛過甚而自心於父母及弟妹亦互相憐愛真比世人十分切至因此每讀論孟孝弟之言則必感動或長要涕淚以先只把當做尋常人情不為緊要不想後來諸家之書做得著緊喫苦在省中逢著大會師友發揮卻翻然悟得只此就是做好人的路徑奈何不把當數

卻去攻於內走而幾至忘身也哉從此回頭將論語再來細讀真覺字字句句重於至寶又看孟子又看大學又看中庸更無一字一句不相照映由是卻想孔孟極口稱頌堯舜而說其道孝弟而已矣豈非也是學得沒奈何然後遇此機竅故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規矩方圓之至聖人人倫之至也其時孔孟一段精神似覺渾融在中一切宗旨一切工夫橫穿直貫處處自相湊合但有易經一書卻貫串不來天幸楚中一友（胡宗正）來從某改舉業他談易經與諸家甚是不同後因科舉辭別及在京得第殊悔當面錯過皇皇無策乃告病歸侍老親因遣人請至山中細細叩問始言渠得異傳不敢輕授某復以師事之閉戶三月亦幾忘生方蒙見許反而求之又不外前時孝弟之良究極本原而已從此一切經書皆必歸會

孔孟孔孟之言皆必歸會孝弟以之而學學果不厭以之而教教果不倦以之而仁仁果萬物一體而萬世一心也已○問孔顏樂處羅子曰所謂樂者竊意只是個快活也豈快活之外復有所謂樂哉生意活潑了無滯礙即是聖賢之所謂樂卻是聖賢之所謂仁蓋此仁字其本源根柢於天地之大德其脈絡分明於品彙之心元故赤子初生孩而弄之則欣笑不休乳而育之則歡愛無盡蓋人之出世本由造物之生機故人之為生自有天然之樂趣故曰仁者人也此則明白開示學者以心體之真亦指引學者以入道之要後世不省仁是人之胚胎人是仁之萌蘗生化渾融純一無二故只思於孔顏樂處竭力追尋顧卻忘於自己身中討求著落誠知仁本不遠方識樂不假尋○問靜工固在心中體認有要否羅子曰無欲為靜則無欲為要但所謂欲者只動念在軀殼上取足求全者皆是雖不比俗情受用然視之沖淡自得坦坦平平相去天淵也○問如何用力方能得心地快樂羅子曰心體原只平等故用力亦須輕省蓋此理在人雖是本自具足然非形象可拘所謂樂者只無愁是也若以欣喜為樂則必不可久而不樂隨之矣所謂得者只無失是也若以境界為得則必不可久而不得隨之矣○問大學之旨知止中庸之重知天知人而論語卻言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博觀經書言知處甚多而不識不知惟詩則一言之然未有若夫子直言無知之明決者請問其旨曰吾人之學專在盡心而心之為心專在明覺如今日會堂百十其眾誰不曉得視見曉得坐立曉得問答曉得思量此個明覺曉得即是本心此個本心亦只是明覺曉得而已事物無小大之分時候無久暫之

別真是徹天徹地而貫古貫今也但此個明覺曉得其體之兩謂心也最為精妙其用之應於感也又極神靈事之既至則顯諸仁而昭然若常自知矣事之未來而藏然渾然知若全無矣非知之果無也心境暫寂而覺照無自而起也譬則身之五官口可閉而不言目可閉而不視惟鼻孔無閉香來即知嗅之其知實常在也耳孔無閉聲來即知聽之其知亦實常存也然嗅之知也必須香來始出或無香便無嗅之知矣聽之知也必須聲來始出時或無聲便無聽之知矣孔子當鄙夫之未問卻真如音未臨乎耳香未接乎鼻安得不謂其空空而無知耶及鄙夫既問則其事其物兩端具在亦即如音之遠近從耳聽以區分香之美惡從鼻嗅以辨別鄙夫之兩端不亦從吾心之所知以叩且竭之也哉但學者須要識得聖人此論原不為鄙夫之問而只為明此心之體蓋吾心之能知人人皆認得亦人人皆說得至心體之無知則人人認不得人人皆說不得天下古今之人只緣此處認不真便心之知也常無主宰而擾以致喪真只緣此處說不出便言之立也多無根據而支離以至畔道若上智之資深造之力一聞此語則當下知體即自發微物感亦自融通所謂無知而無不知而天下之真知在我矣○羅子曰仁心體也克復便是仁仁者完得吾心體使合萬人心體合為處便是歸此只在我心體上論不是說天下皆歸吾仁問做人路頭極是多端而慎獨二字聖賢尤加意焉蓋人到獨知縱外邊千萬彌縫或也好看中心再躲閃不過雖免慚惶局促慎獨或可以為成人切實工夫曰獨固當慎然而大端只二道仁與不仁而已矣仁之現於獨者謂何念頭之惠愛慈祥者是也

不仁之現於獨者謂何念頭之嚴刻峻厲者是也。曰獨者無過
是知既知則是非善惡自然分別明白念頭又豈容混曰此不
是混蓋天地以生爲德。吾人以生爲心。其善善明白該長惡惡
明白該短其培養元和以完化育明白該恩愛過於嚴刻慈祥
過於峻厲也愼獨者不先此防閑是則不爽三年而總且小功
也況望其能成人而入聖也古人以好字去聲呼作好惡字上
聲呼作惡今汝欲獨覺思愼則請先自省考從朝至暮從違
且胸次念頭果是好善之意多。果是惡惡之意多亦果是好善
惡惡之心般多若般多只扯得平過謂之常人。再一惡多於好
則獨怒塡胸。將近於惡人。若果好多於惡則生意滿腔方得做
好人矣。獨能如此而知自此而愼則人將不自此而成也耶。○
問仲由大禹好善之誠與人之善似禹大舜無異乃謂舜有大

爲何也。羅子曰孟子所謂大小蓋曰聖賢總衆言之如或告已
過或聞人善分明有個端倪有個方所若舜只以此善同乎天
下。盡通天下而歸於此善更無端倪亦無方所觀其所居一年
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何待有過可告又何必聞善而拜也
而聖人之所以異於吾人者蓋以所開眼目不同故隨寓隨安
皆是此情流動充塞一切百姓所日莫不日用。鳶飛魚躍則曰
活潑潑地。庭前草色則曰生意一般。更不見有一毫分別所以
謂人皆可以爲堯舜。我輩與同類之人親疏美惡已自不勝越
隔又安望其察道妙於鳶魚通意思於庭草哉且出門而有礙
胸次多水炭。從亦自苦半生焉耳。豈若聖賢坦坦蕩蕩何等受
用。何等快活也。○問由良知而充之以至無所不知由良能而
充之以至無所不能方是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此意何如羅子

曰若有不知豈得謂之良知若有不能豈得謂之良能故自赤
子即已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也。時坐中競求所謂赤子無所不
知無所不能也莫得其實靜坐歌詩偶及於萬紫千紅總是春
之句羅子因撫然歎曰諸君知紅紫之皆春則知赤子之皆知
能矣蓋天之春見於草木之間而人之性見於視聽之際今試
抱赤子而弄之人從左呼則目即盼左人從右呼則目即盼右
其耳蓋無時無處而不聽其目蓋無時無處而不盼其聽其盼
蓋無時無處而不轉展則豈非無時無處而無所不知能也哉
○問聖賢工夫如戒愼恐懼種種具在雖說只靠自信性善便
了況有朋輩只冒以工夫爲先者一年一年更覺進益空談性
地者冷落無成竊明更自裁之羅子沉默一時對曰如予之言
果爲何見請先以末二句商之蓋此二句本是學問兩路彼以

用功爲先者意念有個存主言動有所執持不惟己可自考亦
且衆共見聞若性地爲先則言動即是現在且須更加平淡意
念亦尚安閒尤忌有所做作豈獨人難測其淺深即己亦無從
增長縱是有志之士亦不免舍此而之彼矣然明眼見之則眞
假易辨就如予所舉戒愼恐懼一段工夫豈是憑此四字便可
去戰慄而慢爲之耶也須小心在考立言根脚蓋其言原自不
可離來道之所在性之所在也性之所在天命之所在也既天
命常在則一有意念一有言動皆天則之畢察上帝之監臨又
豈敢不兢業捧持而肆無忌憚也哉如此則戒愼恐懼原是天
命天命之體極是玄微然則所謂工夫又豈容草率今只管去
用工夫而不思究其端緒即如勤力園丁以各色膏腴堆積芝
閬自說壅培之厚而秀苗纖芽且將消阻無餘矣○夜坐論半

山一章衆覺肅然羅子浩然歎曰聖賢警人每切而未思耳即梏亡二字今看只作尋常某提獄刑曹親見桎梏之苦上下於頂下至於足更無寸膚可以活動輒爲涕下中有悟者曰然則從軀殼上起念皆梏亡之類也曰得之矣蓋良心寓形體形體旣私良心安得活動直至中夜非惟手足休歇耳目昏罷雖心思亦皆斂藏然後身中神氣乃稍得以出寧逮及天曉端倪自然萌動而良心乃復見矣因思日間形役之苦又何異以良心爲罪人而桎梏無所從告也哉曰夜氣如何可存曰言夜氣存良心則可言心存夜氣則不可蓋有氣可存則晝而非夜矣○問孔門恕以求仁先生如何致力曰方自知學即泛觀蟲魚愛其羣隊戀如以及禽鳥之上下牛羊之出入形影相依悲鳴相應渾融無少間隔輒惻然思曰何獨於人而異之後偶因遠行路途客旅相見即忻忻談笑終日疲倦俱忘竟亦不知其姓名別去又輒惻然思曰何獨於親戚骨肉而異之噫是動於利害私於有我焉耳從此痛自刻責善則歸人過則歸己益則歸人損則歸己久漸純熟不惟有我之私不作間隔而家國天下翕然爭通甚至膚髮不欲自愛而念念以利濟爲懸矣三十年來覺恕之一字得力獨多也○問謂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可同於聖人今我輩此體已失須學且慮不然則聖不可望矣羅子曰子若只學且慮則聖終不可望矣爲學第一要得種子禮謂人情者聖王之田也必仁以種之孔門教人求仁正謂此與種子也則曰仁者人也人即赤子而心之最先初生者即是親愛故曰親親爲大至義禮智信總是培養種子使其成熟耳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孟子果已說定但今日卻如何下手曰知而

非去是也曰知之似亦不難曰知固不難然人因其不難故多忽之便去多其見聞務爲執守久之只從外求者得力而自然良知愈不顯露學者果有作聖真志切須回頭在目前言動舉止之間覺得渾然與萬物同一天機鼓動充塞兩間活潑潑地只是不待慮而自知不必學而自能則可以完養而直至於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境界縱是平常名利貨色昏迷到此自然不肯換去所以曰好仁者無以尚之又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箇是簡易明快故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也○問良知即是本來面目今說良知足矣何必復名以本來面目耶羅子曰良知固是良知然良知卻實有個面目非杜撰而強名之也曰何以見之曰吾子此時此語亦先胸中擬議否曰亦先擬議曰擬議則良知未嘗無口矣擬議而自見擬議則良知未嘗無目矣口目宛然則良知未嘗無頭面四肢矣豈惟擬議然哉予試問子以家相去蓋千里也此時身即在家而家院堂室無不朗朗目中也又試問子以國相去蓋萬里也此時身即在國而朝宁班行無不朗朗目中也故只說良知不說面目則便不見其體如此實落其用如此神妙亦不見得其本來原有所自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忘而現在相對面目止其發竅之所而滯隔近小原非可與吾良知面目相侔相等也○問形色何以謂之天性羅子曰目視耳聽口言身動此形色也其孰使之然哉天命流行而生生不息焉耳坐中偶有歌人心若道無通塞明暗如何有去來乃詰之曰子謂明暗果有去來否也曰雖暫去來而本體終會自復曰汝目果常明耶抑有時而不明耶曰無時而不明曰汝之目常無

不覩而汝心之明却有去來是天性離形色而形色非天性矣衆皆恍然有省又復告之曰目之明亦有去來時也今世俗中瞑則呼曰眼盡黑矣其實則眼前日光之黑與眼無力而見日之黑正眼之不異處也故曰知之爲知之即日光而見其光也不知爲不知即日黑而見其黑也光與黑任其去來而心目之明何常增減分毫也○問陽明先生莫謂天機非嗜欲須知萬物是吾身其旨何如羅子曰萬物皆是吾身則嗜欲豈出天機外耶曰如此作解恐非所以立教曰形色天性孟子已先言之今日學者直須源頭清潔若其初志氣在心性上透徹安頓則天機以發嗜欲嗜欲莫非天機也若志氣少差未免軀殼着腳雖強從嗜欲以認天機而天機莫非嗜欲矣○問君子自強不息乃是乾乾此乾乾可是常知覺否曰未有乾乾而不知行却有知行而非乾乾者曰此處如何分別曰子之用功能終日知覺而不忘記終日力行而不歇手否曰何待終日即一時已難保矣曰如此又可謂乾乾已乎曰此是工夫不熟熟則恐無此病矣曰非也中庸教人原先擇善擇得精然後執得固子之病原在擇處欠精今乃咎他執處不固子之心中元有兩個知有兩個行曰如何見得有兩個曰子纔說發狠去照覺發狠去持求此個知行却屬人纔說有時忘記却忽然想起有時歇手却惕然警醒此個知行却是屬天曰如此指破果然已前知行原落人力一邊但除此却難用功了曰虞廷說道心惟微微則難見所以要精精則始不雜方纔能一一則無所不統亦有何所不知何所不行耶其知其行亦何所不久且常耶只因此體原微故渺非如耳目聞見的有跡有形思慮想像的可持可據所

以古今學人不容不舍此而趨彼也○問復之時義大矣尋常言復者多自天地萬物爲言今當類謂復心者則自吾身而言也羅子曰宇宙之間總是乾陽統運吾之此身無異於天地萬物而天地萬物亦無異於吾之此身其爲心也只一個心而其爲復也亦只一個復經云復見天地之心則此個心即天心也此心認得零碎故言復亦不免分張殊不知天地無心以生物爲心今若獨言心字則我有心而汝亦有心人有心而物亦有心何啻千殊萬異善言心者不如把個生字來替了他則在天之日月星辰在地之山川民物在吾身之視聽言動渾然是此生生爲機則同然是此天心爲復故言下著一生字便心與復即時混合而天與地我與物亦即時貫通聯屬而更不容二也已○問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還是實事亦是取象曰是因象以爲事而實盡人以合天也蓋雷潛地中即陽復身內幾希隱約固難以情意取必又豈容以知識伺窺故商旅行者欲有所得者也后省方者欲有所見者也不行不省則情忘識泯情忘識泯則人靜天完而復將漸純矣子今切切然若謂有竅可求皇皇然若謂有象可睹是則商旅紛行而后省方午也復何自而能休且敬耶○問某常反觀胸中固有靈爽炯炯之時乃不久而昏惰固有循循就道之時乃不久而躁妄如是其不一耶曰夫君子之學原自有個頭腦若頭腦一差無怪學問之難成矣今子不能以天理之自然者爲復而獨於心識之炯然處求之則天以人勝真以妄奪安能終日而不妄終日而不散耶曰如何乃得頭腦曰頭腦豈是他人指示得的請子但渾身視聽言動都且信任天機自然而從前所喜的胸次

之炯炯事務之循循一切不做要緊久則天自為主人自聽命所謂不識不知而順帝之則矣○問精氣為物遊魂為變何如曰吾人之生原陰陽兩端體合而成其一精氣妙凝有質所謂精氣為物者也其一靈魂知識變化所謂遊魂為變者也精氣之質而靈魂而能運動是則吾人之身也顯現易見而屬之於陽遊魂之靈依精氣而歸知識是則吾人之心也隱藏難見而屬之於陰其赤子之初則陽盛而陰微心思雖不無而專以形用也故常欣笑而若陽和亦常開爽而同朝日又常活潑而猶輕風此陽之一端見於有生之後者然也及年少長則陰盛而陽微雖形體如故而運用則專以心思矣故愁感而欣笑漸減迷蒙而開爽益稀滯泥而活潑非舊此陰之一端見於有生之後者然也人能以吾之形體而妙用其心知簡易而詳明流動

而中適則應接在於現前感通得諸當下生也而可望以入聖歿也而可望以還虛其人將與造化為徒焉已矣若人以己之心思而馳轉於軀殼想度而星疑幾了而虛泛則理欲從於見得幾多涉於力為生也而難望以入聖歿也而難與以還虛其人將與凡庶為徒焉已矣曰如先生之論是以身為陽而在所先以心為陰而在所後乃古聖賢則謂身止是形心乃是神形不可與神並況可以先之乎曰子惡所謂神哉夫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亦超萬物而為言者也陰之與陽是曰兩端兩端者即兩物也精氣載心而為身是身也固身也固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而具備焉者也靈知宰身而為心是心也亦身也亦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而具備焉者也精氣之身顯於晝之所為心知之身形於夜之所夢夢中之身即日中之身但以屬陰

故其氣弱其象微而較之日中之舉止毫髮無殊也日中之身即夢中之身但以屬陽故其氣健其體充雖健且充而較之夢中之舉止毫髮無殊也是分之固陰陽互異合之則一神所為所以屬陰者則曰陰神屬陽者則曰陽神是神也者渾融乎陰陽之內交際乎身心之間而充溢瀰漫乎宇宙乾坤之外所謂無在而無不在者也惟聖人與之合德故身不徒身而心以靈乎其身心不徒心而身以妙乎其心是謂陰陽不測而為聖不可知之神人矣○問中為人所同有今日之論與古聖之言與是無異至反而求之不惟眾人不得即聰明才辯者亦往往難之何故羅子曰學至心性已是精微而況中之為理又其至者乎故雖聰明而不能為思雖才辯而莫可為言以其神妙而無方耳但自某看來到吾得他神妙無方乃更有端倪可求也蓋

謂之無方則精不住於精而能亦無不有也微不專於微而顯亦無不在也善於思且求者能因其理而設心其心亦廣大周遍而不滯於一隅隨其機而致力其力亦活潑流動而不拘於一切人力天機和平順適不求中而自無不中矣○既無所在無所住○即中有以明鏡止水以存心太山喬岳以立身青天白日以應事光風霽月以待人問何務於壁者諸南明指而問曰那一語尤為要緊處山曰只首一明字許方飲茶先生手持茶杯指示曰吾儕說明便向壁間紙上去明了奈何不即此處明取南明憮然先生曰我眾杯輒解從口不向鼻上耳邊去飲已即置杯盤中不向盤外其明如此天之與我者妙矣哉○一衲子訪先生臨別先生求教衲子曰沒得說你官人常有好光景有好光景便有不好光景等待在俗出家人只這等先生頗

首以謝。○先生既中式十年，不赴殿試。一日，謁東廓於書院，坐定，問曰：十年專工問學，可得聞乎？對曰：只悟得無字。東廓曰：如此尚是門外人。時山農在座，聞之，出而恚曰：不遠千里到此，何不打點幾句好話，却倒了門面。聞者為之失笑。○塘南曰：學以悟性為宗，顧性不易悟也。先生曰：吾向者自以為悟性，然獨見解耳。今老矣，始識性。曰：識性如何？曰：吾少時多方求好色，本目，今目漸瞎，多方求好聲，本耳，今耳漸聾，多方求好味，本口，今尚漸落，我尚未死，諸根皆不顧我而去，獨此君行住坐臥，從隨不舍，然後與面相識，非復向日鏡中觀化矣。○耿天臺行部至寧國，問耆老以前官之賢否。至先生，耆老曰：此當別論，其賢加於人數等。曰：吾聞其守時亦要金錢。曰：然。曰：如此惡得賢？曰：他何曾見得金錢是可愛的，但遇朋友親族所識窮乏，便隨手散去。

○先生與諸公請教一僧，僧曰：諸公皆可入道，惟近溪不可。先生問故，僧曰：穀滿了。先生謝之。將別，僧謂諸公曰：此語惟近溪能受，何諸公却不敢進。○有學於先生者，性行乖戾，動見詞色，飲食供奉，俱曲從之，居一歲，將歸，又索行資，先生給之如數。門人問先生何故不厭苦此人。曰：其人暴戾，必多有受其害者，兆轉之之心勝，故不覺厭苦耳。○一隣媼以夫在獄，求解於先生，詞甚哀苦，先生自嫌數干有司，令在座孝廉解之，傳以十金餽，取簪珥為質，既出獄，媼來哀告，夫咎其行賄，詈罵不已，先生即取質還之，自貸十金償孝廉，不使孝廉知也。人謂先生不避干謁，大抵如此。○先生過麻城，民舍失火，見火光中有兒在床，先生拾拳石，號於市：出兒者予金如石。一人受石出兒，石重五兩。先生依數予之。其後先生過麻城，人爭覩之曰：此救兒羅公也。

侍郎楊復所先生起元

楊起元，字貞復，號復所，廣東歸善人。萬曆丁丑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歷國子監祭酒、禮部侍郎，故後名為吏部侍郎，兼侍讀學士，未上而卒，年五十三。先生之父傳芬，名湛氏之學，故幼而董染諸書。白門遇建昌黎允儒，與之談學，霍然有省，因問子之學豈有所授受乎？允儒曰：吾師近溪羅子也。無何先生在京，而近溪至，先生大喜，遂稱弟子。時江陵不說學，以為此陷阱，不顧也。近溪既歸，先生歎曰：吾師且老，今若不盡其傳，終身之恨也。因訪從姑山房，而卒業焉。嘗謂鄒南皐曰：師未語，予亦未嘗問，但覺會堂長幼畢集，融融魚魚，不啻如春風中也。先生所至以學淑人，其大指謂明德本體，人人所同，其氣禀拘他不得，物欲蔽他不得，無工夫可做，只要自識之而已。故與愚夫愚婦同其知能便是聖人之道，愚夫愚婦之終於愚夫愚婦者，只是不安其知能耳。雖然，以夫婦知能言道，不得不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言性，是仍釋氏作用為性之說也。先生之事近溪，出入必以其像供養，有事必告而後行。顧涇陽曰：羅近溪以顏山農為聖人，楊復所以羅近溪為聖人，其感應之妙，錙銖不爽如此。

楊復所證學編

友人以忘會語爲歎曰予見子之未嘗忘也子夙則興興則盥盥則櫛櫛則衣冠衣冠則或治事或見賓言則言動則動食則食嚮晦則息明發復然予見子之未嘗忘也友人曰此與會語何與曰是不忘斯可矣又何事會語哉○人本無心因家國天下而有心心本無所因不識心而妄以爲有所誠意之極卽心無其心渾然以天下國家爲心是謂正心以家國天下爲心者是合家國天下爲一身矣蓋家本齊也因吾身好惡之偏而不齊國本治也因吾身好惡之偏而不治天下本平也因吾身好惡之偏而不平惟不於彼起見而第求諸身無作好無作惡休合吾身之太和而已此之謂眞修○問抑亦先覺曰卽伊尹所謂先覺也人人有之至虛至靈謂之先覺又謂之良知逆億者

情識之私習而有者也不逆不億則良知自然流行而先覺矣子貢之億則屢中不能先覺而孔子之每事問乃先覺也○格亦有通徹之義通而謂之格猶治而謂之亂也格物者已與物通一無二也如此則無物矣有則滯滯則不通無則虛虛則通物本自無人見其有格物者除其妄有而歸其本無也歸其本無此謂知本○體之爲言體也天地萬物一體者天地萬物一於禮也仁者以禮爲體不以形骸爲體故曰克己復禮爲仁○天地萬物與機於一肸一事上全體融攝俱應一聲轉一聯俱不與萬物同體顧人不曾自識取耳○天下之人性固已平矣好智者欲爲之平適所以亂之也聖人以常平者視天下而不敢以有爲亂之恭之至也○或問世儒所言聖人之道是乎非乎曰是則不可謂之不是然非其本也嘗之言曰自其光景言

之亦不可謂非日也但竟非日體爲若以身爲日而光景皆自此出哉問以身爲日奈何曰不識自身原是日體而欲以身爲之者正所謂逐光景者也○明德之明一明也明明德之明又一明也明德之明明之出乎天者也明明德之明明之繫乎人者也繫乎人者必由學問之力以求其明學問一毫之未至卽其明亦未徹若其出於天者則虛靈之體人人完具聖非有餘凡非不足豈容一毫人力哉人之有是明德也猶其有是面貌也由學問以求明猶欲自識其面貌者援鏡以自照也一照之後不過自識其面貌而已不能以分毫加之然則未識之前亦豈容以分毫損哉識與不識而面貌自如明與不明而明德自若今人不達明字之義遂疑明德之體有拘有蔽有昏必待人之磨淬洗滌然後明也如此則明德乃人造作而成安得言天

故是不求自識其面貌而徒欲以粉澤膏脂粧點雖粧點妍美與自己面貌了不相干要之皆不達此一明字之誤也○問明德既本明矣又欲求明之何也曰此聖人修道立教之事也太古之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故其本明者足矣無事於教也天下之生久矣習染漸深智識漸啓求欲漸廣而民始苦也聖人者思有以救之而救之之道又非政刑之所能齊也於是乎自明其明德而鼓舞天下以共明之然後天下知識漸忘而安於作息耕鑿之常用其本明者以自幾實聖人救之也然本明之德實不因明而有所增如人之有面貌何以照鏡爲哉然出入關津當自圖形相必假鏡自照然後圖得其眞其實相貌不照亦是如此深山窮谷之中人民無有鏡者亦是如此所以云明德雖不明亦未嘗不明也然若樂關津吾人何以度越則明明

德之鏡其可少哉以俗眼觀世間則充天塞地皆習之所成無一是性者以道眼觀世間則照天徹地皆性之所成無一是習者○文必博則取舍無所措其意禮必約則思議無所與其巧○當下者學之捷法無前無後無善無不善而天地之大爲物之富古往今來之久道德功業之崇廣人情世態之變幻皆足矣非天下之至巧不足以語此○承諭有本體有工夫良知不學不慮固不待修爲而後全若任作用爲率性倚情識爲通微不能隨時翕聚以爲之主倏忽變化將至於蕩無所歸致知之功不如是之疎也此殊不然陽明曰不睹不聞是本體戒愼恐懼是工夫戒愼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工夫陽明之下此轉語者蓋見本體工夫原是强名求其合一且不可得而安得有二也若自揆之吾性果有本體工夫乎哉盡天地萬物皆在於

其靈明之中就此中間請剖割出何者爲本體離此中間請拔揀出何者爲工夫本體中無工夫耶工夫中無本體耶卽相等待如獨木橋彼此陵奪本體中有工夫耶工夫中有本體耶卽共濟雜如冷爐金器塊支撐夫良知旣謂之靈根矣翕聚緝熙遠其所不能哉旣不能則不當妄加之以靈之名旣不靈則又孰有靈之者以翕聚之緝熙之也如人眼目久睡發勞自知閉樹不待治教不須起作形體尚爾無有工夫何況良知勝勞閉塞同歸靈妙本體工夫如何分別夫任作用爲率性倚情識爲通微豈其不能隨時翕聚之過哉不見性之過也不能見性雖隨時翕聚卽謂之作用卽謂之情識若見性雖作用情識無一而非翕聚也翕聚亦可不翕聚亦可翕聚時如閉目不翕聚時如開目同是本體同是工夫今不責人學不見性而責人不隨

時翕聚不知翕聚甚物又不知這翕聚的如何做主發散翕聚總屬前塵前塵皆客如之何其主之也所謂倏忽變化蕩無所歸者卽前塵變滅之象也不歸咎其翕聚之非而致疑於良知之失認客爲主終身不效豈有寧定之期哉而以此爲致良知之功誤矣○明德不離自身自身不離目視耳聽手持足行此是天生來真正明德至於心中許多道理都是後來知識意見遮而不化者不可錯認爲明德也故大學單提身字可謂潔淨精微之至矣學雖極於神聖而理必始於可欲今吾儕一堂之上何其可欲如此也目之所視因可欲而加明耳之所聽因可欲而加聰解之所發因可欲而加暢心之所思因可欲而加敏何善如之但能信此可欲之善原有諸己不待作爲於是由可欲而充之在父母則以可欲施於父母而孝行矣在兄弟則以

可欲施於兄弟而弟行矣君臣朋友夫婦皆然至於待人接物一切不忍可欲之念而仁愛行矣擴至神聖亦可欲之至於化而不可知也衆凡有生之類同一可欲之機汗洋在前優優乎充塞宇宙雖欲違之其可得耶○心到盡時無是心者無非心者卽此是性卽此是天一以貫之矣此後更無餘事性隨時遂遂發欸落心活活潑地存養事天而已此是春生夏長氣象然則結果一着並是一刀兩斷也不管甚心也不管甚性確然以一身爲主獨往獨來一絲不掛便是立命此是秋殺冬藏手段○大人通天下爲一身若分別人我太重則自己心先不平何以平天下所謂修身爲本者將此分不平心修去之乃成其大譬之植樹者修去旁枝餘蘗根本便自盛大而發榮滋長足以庇蔭千畝矣○心爲萬物主其大無對獨往獨來無能操者以下

秣陵記聞○問如何了生死曰識得原無生死便是了○問神變化之道者知神之所為曰即汝一言一動便是變化汝能識汝言動處便是知神之所為○有脩辨情辨性曰要曉得情也是性

明儒學案卷三十四終

明儒學案卷三十五　泰州四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參閱

恭簡耿天臺先生定向

耿定向字在倫號天臺楚之黃安人嘉靖丙辰進士擢監察御史以大理寺丞謫州判累遷至太僕寺少卿右僉都御史丁憂起巡撫福建又丁憂起協理僉都御史晉左副都轉刑部侍郎陞南京右都御史以戶部尚書總督倉場事告歸家居七年卒年七十三贈太子少保諡恭簡先生所歷首輔分宜華亭新鄭江陵吳縣皆不甚齟齬而江陵奪情先生致書比之伊尹之覺世以天下自任者不得不冒天下之非議其諫奪情者此學不明故耳蓋意在少殺其禍然亦近於誦六藝以文姦言矣及掌留院以御史王藩臣參三中丞不送揭帖為蔑視堂官上疏糾之清議以為希指宦達時相之欲顧涇凡作客問質之先生先生無以難也先生之學不尚玄遠謂道之不可與愚夫愚婦知能不可以對造化通民物者不可以為道故費之即隱也常之即妙也粗淺之即精微也其說未嘗不是而不見本體不免打入世情隊中共行只是人間路得失誰知天壤之分此古人所以貴刀鋸鼎鑊學問也是故以中行為學稍一不徹骨髓其下場不及狂狷多矣先生因李卓吾鼓倡狂禪學者靡然從風故每每以實地為主苦口匡救然又拖泥帶水於佛學半信半不信終無以壓服卓吾乃卓吾之所以恨先生者何心隱之獄唯先生與江陵厚善且主殺心隱之李義河又先生之講學友也斯時救之固不難先生不敢沾手恐以此犯江陵不說學之

忘。先生以不容已爲宗，斯其可已者耶。先生謂學有三關：一卽心卽道，二卽事卽心，一愼術。愼術者，以良知現現成成，無人不具，但用之於此則此，用之於彼則彼，故用在欲明明德於天下，則不必別有制心之功，未有不仁者矣。夫良知卽未發之中，有善而無惡，如水之必下，針之必南，欲明明德於天下，而後謂之良知無術於用，故凡可以之彼之此者，皆情識之知，不可爲良先生之認良知尚未清楚，雖然亦緣傳習後錄記陽明之言者失其旨，如云儀秦亦是窺見得良知妙用處，但用之於不善耳，先生爲其所誤也。

天臺論學語

孔孟之學眞實實而隱，宋學未脫二氏蹊徑者，以其隱而隱也。莊謂思能云本來無一物，此是又有無一物者在。如孔子云汎愛衆而親仁，顏子若虛若無，犯而不校，如此方是無一物。此類何等顯，其實何等微。宋儒多只說向人微處，終是未脫見耳。○見之文似愉，却陽明一著，陽明把筆時却是不曾要好，見尙有要好心在也。遷史之文亦是無意要好，班固便要好，浸淫至於六朝，只是要好極耳。（與胡廬山）○夫與百姓同然處存，雞何能加得些子，惟是百姓日用不知耳。日用處聖人原與百姓同，其所用處聖人自與百姓異。區區所謂擇術者，非能有加於百姓日用之外也，意於百姓日用者而辨所用耳。○世之言道學之以管疑天者，第知一隙之爲天，不知觸處皆天也，亦有知觸處之皆天者，而就虛執見，不自反身理會視聽言動之皆天也，或有知視聽言動之皆天者，而乃崩莽忽略，不知視聽言動之禮之爲天則也。（與焦弱侯）○竊詳彼教大端以寂滅已處爲宗，吾孔孟之教，惟以此不容已之仁根爲宗耳。聖人之尋常日用，經世宰物，何一非此不容已者爲之乎，然卽此不容已之仁根，莫致莫爲，原自虛無中來，不容着見，著見便自是兩截矣。聖人以此立教，使人由之，不使知之，如牢我鞠我，夫子第卽其不安處省之，墨氏薄葬，孟子第原其顙有泚處省之，至其所以不安處與顙所以有泚處，非不欲使知，不可如知也。（[illegible]）○聖人之道由無達有，聖人之教因粗顯精。（[illegible]）○廿年前曾解盡心章云學者須從心體盡頭處了徹，使知性之眞體原是無思無爲，便知上天之載原是無聲無臭渾然一貫矣。所謂心體盡頭處者，蓋昔人所

詞思慮未起鬼神不知不覩不聞處也近來自省於人倫日用多少不盡分處乃諳學者云吾人能於子臣弟友不輕放過務實盡其心者是其性真之不容自已也性真之不容自已原是天命之於穆不已非情緣也故實能盡心而知性知天一齊了徹矣○近淡安身立命處是無念余所謂心體盡頭處是也其日用受享提掇人處只是自然生機余所謂心體不容自已處是也蓋無念之生機乃是天體天體之生機所是無念原是一貫說到此處雖若言詮只好默契靈識耳○横渠曰聚亦吾體散亦吾體是生死無分別也明道曰萬物爲一體是人我無分別也然夫子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又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孟子曰親其兄之子與若隣之赤子乎此則分別而實則不分別也何者此則自然之真機非緣名義道理而生分別

者○知是隨身貨知尤是行之糾○柳塘云念之不動者爲性蓋既云念矣而中又有不動者在疑二之矣○來教云性無待失無是非誠然顧念之萌於欲也寧無邪正乎念之生於見也與無偏全乎學者從念上研幾閑邪存偽亦是復性實功似未可破除如足下教旨只從性上辨迷悟則誠僞而敬真詮得上來矣與楊復所○知至至之則不識不知無能無知者此其幾現知終終之則開物成務日用云爲者此其真學○定宇云知見知非之知是以照爲明誠然夫照從何生詎了日白月有明容光必照因明生照由照探明原是一貫非判然兩截也今謂以照爲明相去千里提掇似太重矣與復隴○余惟反之本心不容已者雖欲堅忍無爲若有所使而不能反之本心不自安者雖欲任放敢爲若有所制而不敢是則腐淺之綱領惟求其不失本

心而已矣與李卓吾○昔大洲云只要眼明不貴踐履余則曰眼孔易明骨根難換余所取人者眼孔余所取人者全在骨根○學問立腳則才識氣魄皆道之用立腳未徹則才識氣魄俱道之障也昔富鄭公中年居洛時爲堯夫所激發所得益深曾有書云某不過某不過一村漢耳念菴嘗對人言某四十年前盡盥俗人鄭公初年立朝風節震耀一時而自謂一村漢則其所以求不村不俗者必有所在矣與胡杞泉○此學只是自己大發願心真真切切肯求便日進而不自知矣蓋只此肯求便就是道了求得自己漸漸有些滋味自家放歇不下便是得了與[illegible]○今之學者說在一處行事在一處本體工夫在一處天下國家民物在一處世道寥寥更無倚靠凡道之不可與愚夫愚婦知能不可以對造化通民物者皆邪說亂道也蓋費中隱常中妙

粗淺中之精微本是孔孟指古不易正脈但非實是撑天柱地拔身念家道真發學孔子之願者未易信此與[illegible]○三代以降學術分裂高者虛無卑者絡繹夫子出而單提爲仁之宗仁者人也欲人反求而得其所以爲人者戰國功利之習權謀術數孟子出而又提一義使知羞惡而有所不爲六朝以下虛無任放決裂名教宋儒出而提掇主敬之旨主敬禮也其後日趨於格式形迹與機理沒陽明出而提掇良知之旨良知智也由仁而義而禮而智各衆其重實則一貫也今爲致知之學者又以意識見解承當學虛無思以救之宜莫如信引其影響歸之實地與[illegible]古聖賢之悟只悟得自己不足是故若無若虛千臣翁反悟得不能盡今世學者所悟只悟得一番虛知見添得一種浮氣耳大人通天下爲一身吾人只苦不識自家這個真身

慘慘而生，即令百歲枉死耳。聖人苦心破口，說個格物，格物即求仁之別名也。仁者人也，識仁便是識得此身面目。（吾泉元贈）○近溪一日立白下大中橋，覩往過來續者，僥僥侁侁，因指示同志曰：試觀此千百萬人者，同此步趨，同此來往，細細觀之，人人步一趨，無少差失，個個分分明明，未見跌撞，性體如此廣大，又如此精微，可默識矣。一友曰：否否，此情識也，如此論性，相隔遠矣。有述以問余，余曰：亾者東走，追者亦東走，走者同，而所以走則異也。茲來往橋上者，或訪友親師，或貿遷交易，或傷花隨柳，或至淫蕩邪辟者，設謂一切皆是，此則默識之未真也。（亦分不自見往）（之人只是見吾性體無往不是，若分別便是情識，如專就顯處方可分高此冒志）○胡清虛，浙之義烏人，初為陳大參門下，以懸疥逐出，倚一道人，卒之遊方，廬於南，遂有所得。浙中士紳翕然宗之，陶念齋、王龍溪俱納贄受教，晚與近溪及其二子遊廣東，曹溪至肇慶，近溪長子病死，次子痛其兄，燒香掌上灼爛而死，清虛亦死。○鄧豁渠言常作與心與後天不相聯屬，此極邪之說，近日談禪者有般病症，皆由此。蓋心事判內外岐，孟子所云離，明道所云兩截者是也。（雜子）（以上日書）○心體廣大神妙，豈可把捉，由因於孺子方可起，其曰求即求以學也，學覺也。又曰：學以聚之，惟學則聚矣。此心之放，以昏昧而放也，一覺焉則翛日而起，何在非心；此心之失，以放逸而失也，一覺焉則隨在皆心，何有於放。○人心未交於感也，湛然虛耳，何俟於洗，而亦何容於洗也。自知識起而古內侖齊之感生，是故憂患攻取憧憧往來，而虛者汨矣。聖人示之以卜筮之法，使人之於感也，知識不用，歸於其天，而憂悔攻取相忘於無朕之中，其為洗心也不已妙歟。○吾人合下反身默識心是

何心，惟此視聽言動所以然處便是此心發竅處，便是天地之心之發竅處也。○知體透露出頭，不為聲色臭味埋沒，方能率令得耳目口身，使視聽言動各循其則，此即出世而後能經世也。○子游疑子夏只在儀節上教人，不令識本體，此初悟時語也。子夏以本末原是一貫，即草木之根與杪原非兩截，故使從灑掃應對上收攝精神，漸使自悟，此悟後語也。○反身內觀，一無所有，唯此些子炯然在此，始信人之所為人者，唯此明覺耳。此體透徹，此身乃為我有，不然，身且不得而有，保此軀殼何用。○聖人一生汲汲皇皇，惟求無忝所生，不求出離生死。○楊太宰傳謂余曰：吾嘗接遇僚屬，觀其色若有隱礙然者，反而自省曰：是必吾中有閡而施之者偏也。吾慮下之而色思溫焉，徐觀彼色，亦因以易，而神情融洽矣。由是以觀外者內之符，而人者己之鑑。○孟子所以不動心者，原所由之路違與世人殊也。使孟子所學在事功一路，欲建王霸之業，則須據卿相之位，乃能操得致之權也，顧心一繫於卿相之位，則得失毀譽交戰於前，雖欲強勉不動，不亦難乎。孟子生平惟學孔子一路，則不藉名位，不倚功能，仕固可，止亦可，久固可，速亦可。徵之行者，日緩步於康莊，東西南北，惟其所適，即有颶風巨浪傾檣摧楫，心何由動哉。○學有三關：近世在聞識上研窮，以為知，在格式上修檢，以為行，此不知即心即道也。反觀近裏者，又多執虛見，此不知即事即心也。事故皆心也，顧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心剖判於此，事亦剖判於此，事剖判於此，人亦剖判於此矣。學孔子之學，猶業巫函之術者也，不必別為制心之功，未有不仁者矣。舍孔子之術以為學，雖均之為仁，有不容不

隱於矢匠之術者矣故其究也無術○至善卽本來無物處也知此乃能親民人之不親皆由中有物耳故先知止○劉紳問超關下不勝疲苦問節勞之術於方士方士曰第時時默識己身如天大則自不勞矣○魏中丞與余入朝余謂之曰常時入朝獨行則覺勞與友同行則勞頓減與同志同行則勞益減何以故中丞曰人己原是相通○人而名之曰人以仁也人而去仁則耳目口鼻儼然人也而實非人矣惡乎成名謂其無以成人之名也○溫故知新之故卽孟子所云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之故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非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故曰故溫者反之本心而尋繹溫養之謂也夫一反之固有之性而求之卽心有餘師○獨夫夜行空谷中未免惴惴心動五尺童子隨其後則貼然膽一星於寒灰則滅群火在盆中可以炙夜

觀此則以友輔仁可識矣○人爲習氣所移多好放逸時一自警策便是覺人爲情慾所牿多致抑鬱時一自舒暢便是樂○自悟之根蒂而言原無聲臭者曰命自命之流行而言原自不已者曰性口味目色耳聲是人之生機使口不知味目不辨色耳不聞聲便是死人安得不謂之性然則窮到根蒂上此等俱從無生故立命處色聲臭味不能染著合命處方是眞性也仁義禮智天道更何聲臭可言故謂之曰命然既落萬父子君臣身上來便已降在衷了故忠孝之心有不容已非無形迹可見合性處方是命也○今人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心動處卽是天根歸原處卽是月窟纔恭和納交要譽惡聲意思便是人根鬼窟矣吾人應用云爲動作食息孰非此根此窟用事俗人憒憒自用不知而賢智者又添一番意識見解起爐作竈千

條萬緒頓令此根不得生生此窟不得潔淨雖縱兩聰睽苦一生更無些子受用所以賢智之過與愚不肖等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生生之理原是如此所欲掙上尋空寂自是不容已如何上得去卽欲退下恣情慾自是不自安如何下得來○吾人於一日十二時中精神志意皆有安頓處方有進步處○吾人紅塵切切爲己雖僕廝隸卒皆有可取處皆有長益我處若若放下自己只求別人賢人君子皆不免指摘○不作好不作惡平平蕩蕩徧日皆是此吾人原來本體與百姓日用同然者也○只此無聲無臭是爲眞常凡步色象名號者卒歸消滅只此不爲不欲是爲本心凡務獨大放散者終墮沉淪○天地間大之治亂興衰生死成敗小之稱譏贊毀升沉得喪皆相對待然有對之中故有無對者以主宰其上吾人若渾在有對中未

免爲造化輪轉○人只是換這一副心腸人情事變原與俗人一樣[illegible]○今人到是不爲學的處事到安妥反是一種爲學的人纔遇些小事便覺得過當此何以故只是着了些意思不曉得堯舜與人同耳○問有不善未嘗不知道不善處所子與吾人還同否曰不同如鄉黨自好之人發言舉事一不當也會知得又如做官的人在上官處稍失禮亦會知得顧了要學舜有不如舜處自覺做不善○問夫子賢於堯舜曰試觀吾族今日朋友還是享用孔子的還是享用堯舜的○精一執中質是很近道理堯舜一心在安天下如何粗得一些如何夾雜得一些此便是堯舜精一農夫一念在播種便是有農夫之精一商賈一念在求利便是有商賈之精一但其精神安頓處不同○治天下在用人然自己服不明不會知人如何能用人○

一友問子儘修行然畢竟不聞道曰修行矣更聞甚道孔子所求乎子臣弟友咸曰未能今子能之又更何學其友有省○良知隨事皆然須用在欲明明德於天下上則知乃光大此謂良知漸爲良知也知即明德若言明德須用在明德上無乃牀上之牀乎吉水諸公之學大率不欲享用現成良知別尋主宰此亦懲冒認良知猖狂自恣者之過耳良知若非現成又豈有造作良知者乎子嘗謂良知如靈魂然顧投胎何如如骨根不正至於猖狂自恣非良知之罪也亦如靈魂投胎時所遇則然耳○泰和王篤菴問虛字難說于曰吾二十年前爲作致虛工夫一起坐一語默無不放虛字在胸中自覺工夫不耽眼前見人皆散漫不用工頗有輕世自賢之心一日忽省曰此却是致實何曾致虛因悟顏子之問寡問不能舜之好問好察乃眞虛也以下皆翻

遜○問明體難得到手曰某爲御史出巡值天暑一指揮扶輿見其不耐勞許之乘馬其後指揮隨他御史竟中暑而死即此一事觀之明體一存可以爲人立命匪獨守明覺於一腔亦復何益問三自反之學臨境實難曰但看舜爲法於天下可傳後世數語是何等志願所以肯自反今人身子願是鄉人所以要與鄉人相校○陸五臺問二聖人同處孟子言之詳矣至孔子所以異處畢竟何在曰孔子只是見得己與聖人同處亦與凡人同故以此學即以此教要使人人皆如此耳

處士耿楚倥先生定理

耿定理字子庸號楚倥天臺之仲弟也少時讀書不成父督過之時時獨行空谷中憂憤不知所出問之則曰吾奈何不明白若有聰子不知其所謂不明白者何也自是或靜坐一室終歲不出或求友訪道累月忘歸其始事方湛一最後於鄧豁渠得一切平實之旨能收視返聽於何心體得黑漆無入無門之旨充然自足有問之者曰聞子欲作神仙耶曰吾作天仙不作地仙人仙曰天仙云何曰直從太極入不落陰陽五行天臺問而呵之曰學不向事親從兄實地理會乎曰學有原本堯舜相傳祇是一中子思爲之註曰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今人孰從未發前覷一日哉曰中庸亦只言庸言庸行達道九經而已曰獨不覩其結語爲無聲無臭耶先生論學不煩言說當機指點

使人豁然卓吾好談說先生不發一言臨別謂之曰如何是自以爲是不可入堯舜之道卓吾默然天臺携之見劉初泉先生云且勿言我二人見兄弟時初泉臥病天臺言吾與一醫者同來先生揖前數語初泉驚起已知爲天臺之弟謂天臺曰慧能和尚乃是春來渙散大開眼人恐不可以弟畜之李士龍來訪先生未與一語及學士龍患曰吾冒險千里來此踰月不聞一言見教何外我甚先生笑而不答瀕行送之河滸問曰孔子云不曰如之何如之何此作何解士龍舉朱註云云先生曰畢竟是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士龍因有省京師大會舉中義相質在會各呈所見先生默不語忽從座中躍起拱立曰諸君觀中因嘆曰舍當下言中沾沾於書本上覓中終生罔矣在會因有省者先生機鋒迅利如此

耿楚倥論學語

盧山駁天臺所性不存語謂當官盡職即爲盡性不則爲二心爲妄念矣即孔子爲委吏與非性之所存楚倥曰孔子爲委吏而夢周公却不爲二心爲妄念乎○卓吾稱周柳塘湖上一日論學柳塘謂天臺重名教卓吾識眞機楚倥謂柳塘曰拆襪放犬○楚倥早歲曾遇異人質之曰孔子問禮於老聃老聃不言禮而直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何也曰若愚若虛此禮之眞體也○問伊尹先覺所覺何事曰伊尹之覺非聞見知解之覺也即其若撻之恥納溝之痛此其覺也○胡廬山會天臺楚倥於漢江之滸相與訂學宗旨天臺曰以常知爲學廬山曰吾學以無念爲宗楚倥曰吾學以不容已爲宗不容已者從無聲無臭發根從庸言庸行証果所稷之猶饑猶溺伊尹之若撻若溝視親骸而泚顙過嘑蹴而不屑見入井而怵惕原不知何來亦不知何止天命之性如此也故曰於穆不已如撻擬孔氏之匡廓非此不容已者爲之血脉則摶土揭木爲偶而已○孔氏之無聲無臭亦是有形有象孔氏之有形有象原自無聲無臭○龍溪言顏子心常止故不遷心常一故不貳先生曰吾人試觀當怒時中更有個止體在當過時中更有個一體在是二本也即能之其怒其過非眞機矣顏子所好唯學即生平之怒以學而怒學外無怒也生平之過以學而過學外無過也可見一生精神只是此學更無滲漏處也○默識識天地之化育也夫固於造化之中而不自識者凡夫也識之而出入造化者聖人也是故不犄名位不矜功能即學以誨即誨以學亦己立人達己達人蓋贊天地之化育於無窮矣夫贊天地之

化育者非獨上之君相賢聖即下之農工商賈細之雞聲狗吠凡囿形宇內而含靈者皆有以贊天地之化育而不自識也○克己者無我也無我則渾然天下一體矣故曰天下歸仁羲文周孔四聖人者之於易亦各言其己也道雖一致而時位不同故作用亦自不同隨時變易以從道俟之萬世而不惑不謬者其孔易乎孔子之於易也學焉耳試取大小象傳玩之卦卦學也爻爻學也學不厭教不倦立己立人達己達人易之生生也如是○潛見惕躍飛亢自聖人一身觀之隨時變易時象之矣合于聖觀之與世推移各一象矣○序卦周易也首乾坤終未濟即周事可觀矣雜卦序孔易也上經首乾坤次比師次臨觀而終之困下經首咸恆而終之夬何以明孔易也乾剛坤柔實亦濟也剛柔善惡約歸之中孔氏之教也比以類聚故衆師任故成寧無變乎或智臨於上或相觀以摩羣行不與有未則應教乃知困也感之無心旅之有恆終以剛決柔純乎乾矣是師道也亦君道也○天臺因舉扇悟曰原來通體皆是良知曰通天徹地皆是良知○天臺曰人言念菴靜坐會見光景遂有所悟只與理會當下光景耳

文端焦澹園先生竑

焦竑字弱侯，號澹園，南京旗手衛人。萬曆己丑進士第一人。京兆欲為樹棹楔，謝以賑饑。原籍山東，亦欲表於宅，改建義田。授翰林修撰。癸巳開史局，南充意在先生，先生條四議以進，史事中止，私成獻徵錄百二十卷。甲午簡為東宮講讀官，嘗於講時有鳥飛鳴而過，皇太子目之，先生即輟講，皇太子改容復聽，然後開講。取故事可為勸戒者，繪圖上之，名養正圖解。丁酉主順天試，先生以陪推點用，素為新建所不喜，原推者復搆之，給事中項應祥、曹大咸糾其所取險怪，先生言分經校閱，其所摘非臣所取，謫福寧州同知，移太僕寺丞，後陞南京司業，而年已七十矣。先生積書數萬卷，覽之略遍。金陵人士輻輳之地，先生主持壇坫，如水赴壑，其以理學倡率，王弇州所不如也。泰昌元年

卒，年八十一。贈諭德。南渡時補諡文端。先生師事耿天臺、羅近溪，而又篤信卓吾之學，以為未必是聖人，可肩一狂字，坐聖門第二席。故以佛學即為聖學，而明道闢佛之語，皆一一絀之。明道闢佛之言，雖有所未盡，大槩不出其範圍。如言佛氏直欲和這些秉彝都消煞得盡。先生曰：如此是二乘斷滅之見，佛之所訶。夫佛氏所云不斷滅者，以天地萬物皆我心之所造，故與容即如有向，若為天地萬物分疏，便是我心之障，何嘗不欲消煞得盡。即如定性書情順萬事而無情一語，亦須看得好。孔子之哭顏淵，堯舜之憂，文王之怒，所謂情順萬事也，若是無情，則內外兩截，此正佛氏之消煞也。明道言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佛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則無矣。先生曰：其能知性知天，必往往存養一竅在，眼容華亂。嗟夫！存心養性正所以盡心之

功，識仁篇所言存久自明是也。若未識存養，其所謂卯者想像而已，石火電光而已，終非我有。存養其無欲之本體無窮，乃可謂之存養，安得以存養為騎乎？明道言傳燈錄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臨死不能尋一隻布帛裹頭。先生謂是異國土風，是也。然此千七百人者，生於中國，而得異國土風，胡謂乎？無乃服槃之服也。先生又謂明道變釋氏三代威儀，非不知其美，而故為分異。大明道之嘆，嘆儒者不能執禮，而釋氏猶存其一二也，豈以三代之禮樂歸之？故朱國禎曰：弱侯自是真人，獨其偏見不可開。耿叔臺在南中，謂其子曰：世上有三個人說不聽，難相處。問為誰，曰：孫月峯、李九我與汝父也。

焦澹園論學語

學期於上達，譬掘井期於及泉也。泉之弗及，掘井何爲？性命之不知，學將安用？○爲惡無礙也，爲善獨有礙乎？爲善僅有著心也，爲惡不僅有著心乎？以彼所托意出禪宗，禪宗無是也。內典云：無我無作無受者，善惡之業亦不亾。無作無受者，言於有爲之中識無爲之本體，云誠未嘗謂惡可爲善可去也。又云：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言分別之中本無動搖云耳，未嘗謂善與惡漫然無別也。（答承舘）○佛氏所言本來無物者，即中庸未發之中之意也。未發云者，非撥去喜怒哀樂而後爲未發，當喜怒無喜怒，當哀樂無哀樂之謂也。故孔子論憧憧往來，而從爾思，而曰天下何思何慮。於憧憧往來之中而直指何思何慮之本體也。伯淳斥佛，其言雖多，大抵謂出離生死爲利心。夫

生死者，所謂生滅心也。起信論有真如生滅二門，未達真如之門，則念念遷流，終無了歇，欲止其所不能已，以出離生死爲利心，是易之止其所，亦利心也。然止亦非殄滅消煞之云也。艮其背，非無身也，而不獲其身；行其庭，非無人也，而不見其人，不掛事以爲空，事即空；滅情以求性，情即性，殄滅消煞，則二乘之所見矣。（上同）○吾人應事，雖爲紛紜，乃其樞紐之者，卻是一物，所謂道事體也。云者於紛紜中識取此一物，而已得此入手，如馬有銜勒，即縱橫千里，無不如意。此顏子之所謂禮也。工夫只是復禮。能約於禮，則視聽言動須頭是道，突然且勞之慮乎？原憲不識原頭，卻以支派求之，用力愈勤，去之愈遠。何者？人之在道，如魚之在水，疑生智隔，乃覺其離，苟破疑城，即登彼岸，非無疑之外更有彼岸可登也。（答陳景南）○仕而優即爲學，不必離仕求學也。

學而優即爲仕，不必離學求仕也。優者，無困於心而自得之之謂。（答人問）○人之不能治世者，只爲此心未得其理，故私意糾紛，觸途成窒，苟得於心矣，雖無意求治天下，而本立道生，理所必然。所謂正其本，萬事理也。藉令悟於心而不可以治天下，則治天下果何以，而良知爲無用之物矣。○禮也者，體也，天則也。是體也，能視聽能言動能孝弟能賢賢能事君能交友，可以爲堯舜，可以通天地，可以育萬物，人人具足，人人渾成，所謂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乃其體自如是，非我强與之一也。學者不知目之自視，又爲視以視之，不知耳之自聽，又爲聽以聽之，不知口之自言，身之自動，又爲言動以言動之，此所謂己也。夫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苟牽於己，則知識耳矣，意必固我耳矣，何天則之能順乎？○人之性體自定自息，大學之知止，易之艮，正論此理，

非强制其心之謂也。不然，既爲神明不測之物，則豈人力所能束縛之，而苟其爲束而縛之，則亦不可言定，不可言息矣。○問：但盡凡情，別無聖解，乃曰求聖解而凡情不盡，奈何？曰：語非不佳，第所指凡情不同耳。其人因問曰：即聖解是也。安於所傷，則物不能傷，物不能傷而物亦不傷之。○詩言徧爲爾德，在日用飲食。日用飲食，何人不爾，而獨指之爲德，則悟不悟之謂耳。在聖非豐，在凡非嗇，悟之非增，迷亦非損，雖然，未有不悟而道爲我有者。所以貴知味也。性未易知，不得不精思以求之，非謂事物察之謂知性，則人倫日用不必致力，而曰當若本之未立，但逐事檢點，自以爲當，只落世儒襲窠臼，而於道愈遠矣。○覺字最難說。今人世情略能放下，道理略能分疏，便自謂覺，此猶夢中語耳。若是真覺，無不了了，如睡者醒眼一開，萬象分明，歷

歷皆見何有漸次○某往日看世人無一當意，然只是自心未達，安幷千人事。淨名經云：仁者心有高下，故見此土爲不淨耳。若眞能致中和者，豈有不位之天地、不育之萬物哉。

答友人問釋氏

王伯安言：佛氏言無，吾儒豈能加個有耳。以出離生死爲念，則於無上不免加少意，所以與吾聖人異。曰：出離者人法俱空，能所雙遣，何以言加○古云黃老悲世人貪著，以長生之說漸次引之入道。余謂佛言出離生死亦猶此也。蓋世人因貪生乃修元，元修既徹，即知我自長生；因怖死乃學佛，佛慧既成，即知我本無死。此生人之極情，入道之徑路也。儒者或謂出離生死爲利心，豈其絕無生死之念耶？抑未隱諸心而漫言此以相欺耶？使果毫無悦生惡死之念，則釋氏之書政可束之高閣，弟恐未

悟生死終不能不爲死生所動，縱曰不動，亦强言耳，豈其情乎。又當知超生死者，在佛學特其餘事，非以生死矜怍人也○周茂叔言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如何。曰此言是也。學者苟能知艮卦，何須佛典；苟能知自性，又何須艮卦○程伯淳言釋氏說道，如以管窺天，祗是直上去，如何。曰吾道無上下○伯淳言佛氏直欲和這些秉彝都消煞得盡，然以爲道畢竟消殺不得，如何。曰安得此言。如此是一乘斷滅之見，正佛之所訶也。○伯淳言佛有個覺之理，可謂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如何。曰覺無內外○伯淳言佛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達有是也。曰雖下學無上達，佛說種種方便，皆爲未悟者設法，此下學也。從此得悟，即名上達。學而求達，即掘井之求及泉也。泉之弗及，掘井奚爲；道之弗達，學將安用○伯淳言盡其心者知

其性也，佛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則無矣。曰眞能知性知天，更說甚存養。盡心知性，所謂明得盡渣滓便渾化是也。存心養性，所謂其次莊敬以持養之是也。即伯淳之言可以相發。然釋氏亦有保任之說是否。曰古語不云乎，一翳在眼，空華亂墜○伯淳言傳燈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不然何以削髮[redacted]服而終。曰削髮[redacted]服，此異國土風，文中子所云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redacted]者也。然要知彼笑軒車冠冕，不若我之髡削髮[redacted]服者耶。故老聃至西戎而效彼言，禹入裸國忻然而解裳，局曲之人，蓋不可道此○伯淳言佛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如何。曰學不能開物成務，則神化何爲乎。伯淳嘗見寺僧趨進甚恭，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又曰灑掃應對與佛家默然處合，則非不知此理，而必爲分異，如是皆慕攻異端之名

而失之者也。不知天下一家，而嚴遐羅曲防，自處於偏狹，固乾之謂。蓋世儒牽於名而不踐其實，往往然矣。乃以自私自利譏釋氏，何其不自反也○伯淳言釋氏之學，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爲佛矣。且於跡上攻之，如何。曰伯淳未究佛乘，故其掊擊之言，率揣摩而不得其當，大似聽訟者兩造未具而臆決其是非，贓證未形而懸擬其罪案，雖則服之，爲上師者謂宜平反其獄，以爲古今之一快，不當隨俗爾爾也。

尚寶潘雪松先生士藻

潘士藻字去華，號雪松，徽之婺源人。萬曆癸未進士。司理溫州，入為監察御史。巡視北城，有二奄闌出宮門，調女婦，執之。群奄擁去。先生移文司禮監，司禮以聞上，怒曰：東廠職何事，而發自外廷耶？命杖二奄，一奄死。奄人由是恨之。因火災陳言，其摘疏中語為歸過賣直，謫廣東照磨，歷南京吏部主事，改尚寶司丞，陞少卿。卒年六十四。先生學於天臺、卓吾。初至京師，入講學之會，如遠方人驟聽中華語，錯愕不知所謂。得友祝延之，世祿時時為述所聞，漸方開釋。稍覺拘迫，輒少寬之；既覺心懈，輒鬆像。之久之，轉展閉塞，憤悶日甚。延之曰：經此一番苦楚，是一生得力。顧却無可得說。一日自西長安街馬上，忽省曰：原來只是如是，何須更索？既質之延之，延之曰：近是，但戒慎恐懼如何用功耳？識此藥自合戒慎，自合恐懼，相與撫掌。已相戒曰：此念最易墮落，須時時提醒，經歲日深，庶有進步。出京別天臺，天臺曰：余往謁王敬所，入安豐訪王東厓，此老胸奇，仰戲語亦須記過。余陟齊即焦弱侯，只此便是博學之先生。一一如教，始覺宇宙之無窮，昨前真陷井之蛙也。

潘雪松閒然堂日錄

問：何當使心在腔子裏，不至出入無時？耿師天臺曰：心體原是活潑，一出一入，神觸神應，生生之機至妙。今欲其常入無出，是死却生機矣。○耿師為教，不事言詮，只欲於尋常言動認出真性流行。聚朋談究，不為要耿之論，要於當下便識本心，自著自察，便是下手用力處。嘗謂朋友之益，但當於其精神觸發與其用意懇至處得之，只此便是真性顯行，不在區區同異校勘也。○初謁卓吾，質所見，一切掃之。他日友人發因勿之旨，卓吾曰：只此便是非禮之言。當時心殊不服，後乃知學者非用倒藏法，盡將宿聞宿見、平生深閉牢據者痛加割剝，不留一些在骨髓裏作梗，殆未可與語至學問。巳見頭腦，用過工夫，依舊為我受用。卓吾言：讀書須以我觀之始得。某曰：正為今未有我在。○愚夫愚婦可知可能，此皆不由學習，任意觸發，更無遮蓋矯强，最可觀性。只為尋常不著不察，自已真性不顯，此等皆蒙蔽了，覺有千計較皆從此生。○須從大處悟入，卻細細從日用瑣屑一一不放過，三千三百皆仁體也，聖人所以下學而上達。○默識二字，終身味之不盡。纔涉擬議非默識，纔着形迹非默識，纔一放過非默識，纔動聲色非默識，纔以意氣承當非默識。終日懋懋，前倚衡，如見如承，亦臨亦保，此默識景象也。○為善須要直截發揮得出，只從心之不可忍處脫體做去，不必瞻前顧後。凡事無所為而為，到底天自有安排恰好處，所以君子修之吉。○此學有日新之機，此機一息便非天命本體。拈弄得熟，此中如風火輪相似，眼前不愜意處隨就銷鑠，眼前可意處不當毫毛也，直是歇手不得。○困而不學，民斯為下。記云：學然後知困，今

人尚未知固在不忠無位忠所以立立者四無倚附屹然是非毀譽之中所謂八風吹不動也非一點靈明自作主張鮮不仆矣○仁不可見要觀其用處用之极即仁也○喜怒哀樂純是天機流行不著己不著人便是達天德曰天德何處著得人為何處著得己見○須是酬酢紛紜中常常提醒收拾久之自有不存之存○人身常要豎立得起少有放鬆昏怠之氣隨之矣惟能常常挺然豎立不令放倒此凝神聚氣之要訣○立身自有易簡之道切弗冀望只是聽命切勿觀望只是信心孫子言破是惺惺法惺惺是吾人性根無有很昧時即天命之不已者也人從無始劫以來便受五濁六塵之累自性常埋沒不顯故須識此惺惺之體以惺惺不昧之功存之○學者不知一念之差已為蹠之徒也故覩得志之人負於國家往往竊嘆之豈知己之汲汲營利是其植根而得志之時不過成就結果之耳○吾身喜幾動有一念和氣充盈於人人於我了無間隔覺有忻然可榮之意此便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若偶怒於眼前怒氣充塞父子兄弟情意阻閡不通俱作惡念相向此便是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不從

明經方本菴先生學漸

方學漸字達卿號本菴桐城人也少而習學長而篤敬老而不懈一言一動一切歸而證諸心為諸生祭酒二十餘年領歲薦乘去從事於講學見世之談心往往以無善無惡為宗有憂焉進而証之於古遡自唐虞及於近世摘其言之有關於心者各拈數語以見不覩不聞之中有莫見莫顯者以為萬象之主非空然無一物者也然先生之言然是有病夫心體本空而其中有主宰乎是者乃天之降衷有無虛實通為一物者也虛靈化從其空體其為主宰者即此空體也若以為虛中有實歧虛實而二之豈心體之本然哉故先生以不學不慮理所固然欲亦有之但當求之於理不當求之於不學不慮不知良知良能之不學不慮此繼善之根也人欲之萃然而發者是習熟之心為之豈不學不慮乎先生欲辯無善無惡心之體而自陷於有善有惡心之體矣是皆求實於虛之過也先生受學於張甑山耿楚倥在泰州一派則別出一機軸矣

心學宗

人心道心非謂心有二也危高大也人心之位本自高大其中道理則極精微心危而微故謂之中何以執之必也惟精乃有於求微乃充滿其惟危之址而道始歸於一一則中矣此允執厥中之旨也談道之士慕高大而忽精微必至於蕩而多岐矣此理在天為明命在人為明德顯然共見無所用隱也人自弗之顧耳○文王敬止者非止以事止以心也一心發之為仁敬孝慈信是一止而衆止五者根於一止則衆止總一止矣○理無上下學乎下所以達乎上中人以上可以語上謂其悟上於下之內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謂其認上於下之外也○陰陽以理言故謂之道此道生生毫無假借故人得此而成性其善可知此君子之道也理寓於氣氣不能不殊得氣之偏者

所見亦偏仁者以道為仁智者以道為智得氣之偏者日用乎道而不知其為道故性善之理不明於天下而知道者鮮矣知者德之知非見聞之知也物者吾心所接之物非泛言天下之物也格正也失不正以歸於正也致知者非可以容虛想像而致在正其所接之物使各當於理而得其宜焉則致知有實功矣○上天之載大德敦化實有為之載者藏於無聲無臭之中非無聲無臭之為載也君子敬信篤恭實有是德滿於人所不見之中非徒不顯而已也○孟子指理義根於心而後之人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此異說所由起也或問物理者何曰物在外物之理在心提吾心則能物物是理在心而不在物也○心出於理則放心入於理則存求放心者常存仁義而已○心外無性心外無天一時盡心則一時見性天一事盡心則一事見

性天無時無處不盡心則無時無處不見性天存之養之常盡心而已矣夭壽修身純於盡心而已矣此孔門之心法也○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端以心為容是無根也○誠者善之本體幾者誠之發用本體既善發用亦善但既發則其善有過有不及就其過不及名之為惡是善本嫡派惡乃孽支善其本來惡則中途而來非兩物相對而出也○識仁則見本原然非一識之後別無工夫必勿忘勿助誠敬存之則識者永識實有諸身不然此心終奪於物欲雖一時有識祇為虛見而不能實有諸身矣○灑掃應對是下灑掃應對之心是上○心要在腔子裏腔子天理也○根本是未發之枝葉枝葉是已發之根本但見冲漠無朕不見其中有萬象之根是謂根本無枝葉後來欲芟枝葉以還根本也可乎○張子所謂大其心即孟子盡其心也大

者非馳騖空虛但覩天下無非我而已盡者非窮極分量但隨在不有我而已仲尼之道盡於忠恕忠恕則大其心矣盡其心矣與天地萬物相流通而性天現前矣○性具於心謂之道心善學者求道於心不求道於事物善事心者日用事物皆心也○此理滿於物先流於物後超於物外貫於物中自今求之其在物先物外者不可測而在物後物中者有可見因其可見求其不可測因物後以知物先因物中以知物外切實易簡所謂中庸之學也今之學者異於是以物後為迹而元想於物之先以物中為粗而馳騖於物之外見以為高也而日用則疎矣○主一者主於理也不主於理但空其心以事來不亂物去不留為心之妙境而援事應物不免失則惡在為聖人之學乎○慎獨者聖學之要當其燕居獨處之時內觀本體湛然惺然此天

理也。存理而欲自退，是第一著工夫。內觀此中稍有染著，此人欲也。檢察欲念從何起，根椿而去之，復見本體，遏欲以還理，是第一著工夫。兩者交修，乃慎獨之全功也。○流行者氣也，主宰者理也。知理之為主，則知從事於氣者之非學矣。○未萌之先誰為防之，方萌之際誰為覺之，唯天理為之主，斯提醒，則人欲自去。中庸大學非有二功，所謂格物者不過於應物時戒慎恐懼，求當於天理而已矣。○虛靈中有理為事之根，奈何以虛靈為無乎。集註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今學者刪之曰明德者虛靈不昧之德也。刪去理字則無體，刪去事字則無用，但云虛靈不昧，則混於釋氏靈明之說，而非大學之本旨矣。○理無常形，此心至當處即天理也。然有欲中之理，有理中之欲，循理則吾心亦天然，從欲則道

情亦安排，非致知者孰能識之。○良知純任天理，世有真實而不盡合於天理者，其真實所發，祇成自私自利，而非天命人心之本然。若夫誠則明，明則誠，良知即真實，真實即良知。○聖賢曰心，異端亦曰心，相似而難辨。說者以為本體同而作用不同，天下豈有一根而殺秀兩出者乎。蓋心一而見殊，學始歧於天下。人之觀心，猶觀天，管窺則天管，牖窺則天牖，登泰山而後見天之大。天不可測，仰而觀之曰太清太虛，不知渾淪天之象也，非天之所以為天也。唯聖人獨觀渾淪之宰而曰誠者天之道，曰於穆不已，曰大哉乾元，夫不已之誠，而稱繼善，非乎。是一元之理，自物之所生也，四時之所運也，天之所以為天也。雖心亦然。觀心於一曲，管牖之窺也，其小者也。八荒我闥，泰山之眺乎。眺而不待八荒之際，還而內顧，莫可端倪，則以為不覩不聞至

矣。夫心之不可覩聞也，從其觀於外也，蓋有莫見莫顯者藏於不覩不聞之中，所謂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是也。從外而觀，亦淺之乎其觀者，烏覩心之所以為心哉。彼異端者雖亦曰明心，不明乎善而空之，則見以為心者謬矣。王龍溪天泉証道記以無善無惡心之體為陽明晚年之密傳。陽明大賢也，其於心體之善見之真，論之確，蓋已素矣，何乃晚年臨別之頃頓易其素，不顯示而密傳。倘亦有所附會而失真歟。

桐川語錄

向卑輯宗儒語界欲學者由茲直詣本心，夫以諸儒之語証吾心，不若以吾心証吾心之為真也。以吾心之所發還而証吾心之所存，以吾心之所存出而証吾心之所發，乃所為真也。執聲之影，索隱之神，則眩執吾之影，索吾之神，則亦眩兒執聲影証

吾神而索之乎。君子所以貴自得也。孟子以不慮之知不學之能為良，亦指不學不慮之最善者而言，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窅然而感，自然而應，皆不假於慮學，從理根而發，是良知良能，愛親敬長乃其發見之真切者，至於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亦非慮而知，學而能，但從欲根而發，不得為良知良能。凡言良者重於善，非重於不慮不學，即慮知學能而善，亦謂之良可也。○知其所由由而能知，乃為聖學。若求知於所由之外，則墮於虛見而非知行合一之知矣。○道形上，器形下，謂器不能該乎道者非也。凡人所學總屬之下，莫載莫破皆下也。其理不可見聞則上也。不從曰下而曰形上，形即器也，安得求道於器之外乎。○天理人欲原無定名，以其有條理謂之理，條理之自然謂之天；動於情識謂之欲，情識感於物謂之人。故天理而滯焉即

理為欲，人欲而安焉，即欲為理。凡欲能觳其心，而理則心之良也。○心者，人之神府，中應外，至虛而至實者也。楞嚴七徵，歸於無著之地，彼以空立教，巧設辨難，卒歸於空，以為明心，其實祇見一偏耳。夫心無在而無不在，唯無不在，則七徵莫非心之所在；惟無在，則偏於無著之地，亦非心之所在。○徐令問：知行並進，聖人之學也，何獨重良知乎？曰：君子稱知不稱行，何也？易曰：乾以易知，良知，乾道也，行特知之實事耳。二氏皆言心也，而所見於心者異；皆言性也，而所見於性者異；皆一也，而所見為一者異；皆靜也，而靜中所見者異。人心合有無、隱顯而一之，儒者見心之全體，故曰仁，人心也。又曰仁者，人也。釋氏見心之空，不見空之所有，故於人道一切掃而空之。老氏見心之虛，不見虛之所含，故辨天下國家而外之。譬之天，儒見天之全，空虛

是天，四時百物皆是天；釋老但知天為空虛，遂以四時百物為幻妄。所見固不同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儒言性善，是見性之本原，性本善，故位育總歸於善；釋以空為性，雖謂山河大地皆佛性，其意悉歸之空；老氏鍊神還虛，則又以氣之清虛者為性，見益淺矣。儒所謂一者，理也；釋所謂一者，空也；老氏守一，則守中耳。守一滯於氣，歸一溺於空，總著一偏。孰若一理貫通，萬事變化不測，而無所偏乎？陽明曰：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儒之靜主於理，釋之靜則寂滅而枯槁，老之靜則專氣致柔，反矯天理而去之。然則三家之言雖均之心性，均之一，均之靜，而其旨則霄壤矣。

郎中何克齋先生祥

何祥，號克齋，四川內江人。官至正郎。初事南野於太學，大洲謂之曰：如南野，汝當執贄求拜為師可也。先生如其言，南野笑曰：子官太學，即師也，何更以贄為？先生謂太學生徒衆矣，非此不足以見親切也。南野乃受之。凡南野、大洲一言一動，先生必籍記之，以為學的。京師講會，有拈識仁、定性者，先生作為講義，皆以良知之旨通之。大洲有詩貽之云：君辭佳麗地，來補昔巢居。子亦同方侶，高懸令獻市。已指甪里決，新註紫陽書。灼艾消癥病，緘衣返太初。忘形并避俗，覩體即真如。荷助歸人杞，苗耘正疏。烟波用無蓋，棹笠溪有餘廬。附元真子，扁舟縱所如。先生之學雖出於大洲，而不失儒者矩矱。耿定力曰：大洲法語危言，使人沉痾；先生溫辭粹論，輔人參苓。其使人反求而自得本心

一也。

何克齋講學

為學在求放心如思慮過去未來事都是放心但只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善學了○人只是一個心心只是一箇志此心術行得去便是盛德大業故自古上士不患不到聖賢患此心不存不患做不出功業患此心不見道耳○人於良心上用則聰明日增於機心上用則聰明日減○祥問南野師曰良知即是志若起心動念却是妄曰志不是起心動念志是明之果確處○南野師謂祥曰謂一貫如繩引珠然繩自繩珠自珠是兩物不足以明一貫又謂以一貫萬然一與萬亦有對待不足以明一貫夫子蓋言吾道只是一件曾子以忠恕明之說者謂忠是一恕是貫非也忠恕只是一心如冬時思量父母寒便能處親之心去做溫的道理夏熱亦如是忠恕如何分得而已矣是貫

字之義凡日用倫物皆此忠恕再無他道又謂曾子學久然後聞此亦不然史記曾子少孔子四十九歲逮孔子卒時只二十四歲耳則聞一貫方在年少之時蓋此道必體立而後用行未有學於用而得之者學者初學便當知此一貫學方得不差○大洲先生由城過生舍家兄問養生先生笑曰莫怕死人之常甚長時祥問之知先生別有所指也問曰此道體不息也工夫如何用先生曰適見公聽得分明只此聽得明底便是工夫祥悟曰道不遠人聽聰者是工夫不用安排自然者是自此不復騎驢覓驢矣○大洲先生曰學者先須識得良知本體○又曰能居敬則舉動自不輕易而所行自簡矣

通解論學書

昨所留明道先生識仁書雖章意頗明然解中未及仁之源頭處蓋求仁須識得源頭則發用流行處自昧不得所謂源頭先儒已明言之矣橫渠張子云虛者仁之原康節邵子云惻隱來何自虛明覺處無張子所謂虛邵子所謂虛明覺處乃仁之源頭也欲識此源頭須端坐澄心默察此心虛明本體識得虛明本體即是仁體即是未發之中矣所謂靜亦定者此也由此體感而應疾痛之事感而惻隱生不義之事感而羞惡生交際感而恭敬生善惡感而是非生千變萬化莫非仁之用也故曰義禮智信皆仁也又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非仁也然用未嘗離了虛明本體如明鑑之應物妍媸畢見本體自如此即動亦定也故程子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但於靜中識得箇源頭動處方得不迷耳白沙先生云學者須於靜中養出箇端倪方有商量處所謂端倪者非虛明之呈露乎然須識得心之本

體原自虛明非是人為做出來的靜坐時只歇下雜念本體自見切莫將心作虛明想若將心作虛明想即此想念反障虛明矣程子因人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答云既思即是已發矣正謂此也然欲歇妄念不可強制但只常常提著精神不使昏沉妄念自歇何者真心是主妄念是客主常在客安能久停故妄念起時良知自覺一覺妄息當體虛明象山陸子云知非則本心自復又何用強制乎古云不怕念起惟恐覺遲朱子亦云警覺操存反其昏妄此則用工之要也然妄念既覺之時不當復計前妄若既覺而計妄則即此計念不離於妄是以妄追妄念念不停矣古人譬之無風起波正謂此也夫既已息妄又不計妄此時之心靜定清明如太虛一般既無體貌亦無邊際此則心之本體即當安於此矣不當捨此更求真也若更

起心求眞卽起求之心是又一妄矣無起求心當下虛明本體卽得到此又不得著此虛明之意象也若著此意象亦屬妄想執此爲工夫是認賊作子以病爲藥何日得見本來面目乎達此一關斷識心體卽此隨感而應莫非此體所謂一以貫之也然於妄念未免乘隙而起比之靜時尤爲心害何也靜坐之時妄念雖萌猶未締境故雖起易滅應物之時念與境交易於染著故一起難滅於此尤當加研幾之功故忿心初起則必懲忿心初動則必窒見善則必遷有過則必改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求自慊而後已如是則克己工夫無間於動靜妄念始不能爲心害矣濂溪周子有云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而後至至哉言也聖學工夫不越是矣舍是則庶幾矣識之識之然此學人多不講縱講之亦不肯奮然而往以求自得蓋緣未辨世間眞假故逐假迷眞耳此正受病之原也吾將有以明之孟子不云乎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邵子亦云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先天地自我出自餘安足言是知心性也者體無加損爲天地根非至眞乎孟子又云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是知名利也者予奪由人寄於浮雲不亦假乎世人倒見認假爲眞決性命以赴之卒老不悔不知天下有至貴至富不加不損爲子無奪而異乎彼者顧舍之不求不亦可哀耶汝宜高著明眼於此眞假路頭明辨決斷一意惟眞是求不得不止則眞假不惑念頭自清前之所謂妄念者漸消釋矣妄消眞復便識得仁體反身可誠而樂莫大焉矣便能性定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而合天地之常矣至此則天下何以尚之不此之務乃悠悠而與

世之無志者耽著眼前虛花便執以爲究竟之事豈不可憐豈不可憐汝資稟篤實强毅辨此非難從此決志未晚也工夫依此做去當有悟處勉之勉之

給事祝無功先生世祿

祝世祿字延之號無功鄱陽人由進士萬曆乙未考選爲南科給事中當緒山龍溪講學江右先生與其群從祝以直惟敬祝介卿爲壽爲文麓之會及天臺倡道東南海內雲附景從其最知名者則新安潘去華蕪陰王德孺與先生也去華初入京師雖親講會不知爲學之方先生隨方開釋稍覺拘迫輒少寛之旣覺心懈輒鞭策之終不爲之道破使其自得先生謂吾人從有生來習染纏絆毛髮骨髓無不受病縱朋友善攻人過亦難收衆惟是彼此互相虛下開一條受善之路此其洗滌腸胃良劑故終身不離講席天臺以不容已爲宗先生從此得力身在心中一語實發先儒所未發至謂主在道義即蹈策士之機權亦爲妙用此非儒者氣象乃釋氏作用見性之說也古今功業如天空鳥影以機權而幹當功業所謂以道殉人遍地皆荆棘

祝子小言

學者不論造詣先定品格須有鳳凰翔於千仞氣象方可商求此一大事不然渾身落世情窠臼中而因人起名因名起義輒號於人曰學何異濯纓泥滓之渦振衣風塵之路冀還纖白無有是處○患莫患於不自振洪範六極弱居一焉一念精剛如弛忽張風飛雷動奮迅激昂群疑以亾諸欲以降百行以昌更有何事○世之溺人久矣吾之志所以度吾之身不與風波滅沒者也操舟者柁不使去手故士莫要於持志○元來無窮上天下地往古來今總遊我無窮之中自終日視萬色而視不暇耳終日聽萬聲而聽不暇口終日言萬緒而言不暇身終日動爲應而動不暇是何物者邪奈何立志不堅親體不親將此無窮者以瓦礫委之歟故曰宇宙未嘗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

學在知所以用力不見自心力將何用試觀不識一字凡夫臨不測之淵履欲墜之崖此時此心惺惺翌翌不着纖毫入聖微機攸復如是不則逐名義而提意會爲力彌勞去道彌遠○學人恆言用心用心實難祇用耳目爾日光萬古長圓月受日光二五缺焉心與耳目之用似之○見人不是諸惡之根見己不是萬善之門○儒者論是非不論利害此言非也是非利害自有真真是而真利應真非而真害應以此提衡古今如鼓答桴未有爽者○人知縱欲之過不知執理之過執理是是非種子是非是利害種子理本虛圓執之太堅翻成理障不縱欲亦不執理恢恢乎虛己以遊世世孰能戕之○謬見流傳心在身中身中直一團心耳原來身在心中天包地外身地也心天也海起浮漚身漚也心海也未有此身先有此心幻身滅後妙明不

滅所以孔子許朝聞而夕可莊生標薪盡而火傳○天之運川之流木之華鳥之鳴日之盼鼻之息疾痛之呻吟豈有名義爲之自有不能已也吾忘吾道乃因人爲起滅不名爲志○問內持一念外修九容可以爲學乎曰唯唯否否念不可持也容可修而不可修也仁守莊涖如貫先之弗然者安持一念貫胡髮無石之玲從飭九容徘優作王公之狀爲僞而已矣○德輶如毛非以毛比德也知德不微有這一絲在便須全力須是悟到無聲無臭處○問所存者神曰情識不生如空如水問所過者化曰雁度長空影落寒水雁無留迹水無留影○人必身與心相得而後身與世亦相得不然身與心爲讐將舉身與世亦相讐得則俱得讐則俱讐苦之趣也得樂之符也學不二境乃見學力盡之乎賓友之念忽之乎衆庶之臨得之乎山水之間

失之乎袵席之上吾甚恥之○中庸非有二也識此理而休任之爲戒慎恐懼之中庸識此理而玩弄之爲無忌憚之中庸○王新建在事業有佐命之功在學問有革命之功蓋支離之說浸灌入人心髓久矣非有開天闢地大神力大光明必不能爲吾道斡此法輪○大人無多伎倆只不失其赤子之心若日擴而充之便蛇足矣然則本體外更無工夫乎曰大人原無本體赤子自有功夫○石中有火擊之乃見乍見孺子入井與不怵惕惻隱之心孟子特於石火見處點之欲人因擊之火併火有石中不擊亦有未擊之火火之可見者也不擊之火火之不可見者也見可見之火不過見火之形見不可見之火而後見火之性○雲白山青川行石立花迎鳥笑谷答樵謳爲境自閒人心自鬧○恒言學問蓋有學必有問問由學生也嘗見友朋相

聚不切身從自家神理不通功夫做不去處討來而低斛細目父子齊足堪場冷落於是或拈話柄或拾譜彙設爲問目其問不必關於學其答不必關於問退問退答徒長一番游談惡習何益底裏耳○學者漫自隨人言句轉且只道本體是什麼物工夫是如何下原來本體自不容已不容已處是工夫若以工夫作本體是猶二之○權勢之門其利害入毫之客不能見而千里之外見之仁義之門其是非振衣之士不能定而百世之下定之○作用須觀其所主所主在道義即路跡策士之機權亦爲妙用所主在權利即依心聖人之名教祇爲借資矣○古人言句還之古人今人言句還之今人自家如何道還得出是名真信真信者無不信一信忽斷自疑道不由方發真疑真疑者無乎不疑自疑當得一信○學莫病於認識作知知與識疑

而致其遠知從性生識從習起知渾識別知化識留嬰兒親色而不辨爲何色聞聲而不辨爲何聲夫知視知聽知也辨色辨聲識也非知也真知之體卽能辨不加不能辨不損也

卷三十五終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參閱

尚寶周海門先生汝登

周汝登字繼元別號海門嵊縣人萬曆丁丑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歷兵吏二部郎官至南京尚寶司卿先生有從兄周夢秀聞道於龍溪先生因之遂知向學已見近溪七日無所啓請偶問如何是擇善固執近溪曰擇了這善而固執之者也從此便有悟入近溪嘗以法苑珠林示先生先生覽一二葉欲有所言近溪止之令且看去先生竦然若鞭背故先生供近溪像節日必祭事之終身南都講會先生拈天泉證道一篇相發明許敬菴言無善無惡不可為宗作九諦以難之先生作九解以伸其說以為善且無惡更從何容無病不須疑病惡既無善不必再立頭上難以安頭本體著不得纖毫有著便凝滯而不化大旨如是陽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原與性無善無不善之意不同性以理言理無不善安得云無善心以氣言氣之動有善有不善而當其藏體於寂之時獨知湛然而已亦安得謂之有善有惡乎且陽明之必為是言者因後世格物窮理之學先有乎善者而立也乃先生建立宗旨竟以性為無善無惡失卻陽明之意而曰無善無惡斯為至善多費分疏增此轉轍善一也有有善之善有無善之善求直截而反支離矣先生九解只解得人為一邊善源於性是有根者也故雖戕賊之久而忽然發露惡生於染是無根者也故雖動勝之時而忽然銷隕若果無善是尭不必存桀亦可亾矣儒釋之判端在於此先生之無善無惡

即釋氏之所謂空也後來顧涇陽馮少墟皆以無善無惡一言排摘陽明豈知與陽明絕無干與故學陽明者與議陽明者均失陽明立言之旨可謂之繭絲牛毛乎先生教人貴於直下承當嘗忽然謂門人劉塙曰信得當下否塙曰信得先生曰然則汝是聖人否塙曰也是聖人先生喝之曰聖人便是聖人又多一也字其指點如此甚多皆宗門作用也

證學錄

王調元述泰州唐先生會語曰學問只在求個下落如何是下落去處曰當下自身受用得著便是有下落若止懸空說去便是無下落。人到諸事沉溺時能迴光一照此一照是起死迴生之靈丹○今人乍見孺子入井必然驚呼一聲足便疾行行到必然挽住此豈待為乎此豈知有善而行之者乎故有目擊時事危論昌言者就是只一呼拯民之溺八年於外者就是只疾行哀此煢獨者就是只一挽此非不足彼非有餘此不安排彼不意必而已矣今人看得目前小事業大忽卻目前著意去做事業做得成時亦只是霸功小道○此心一刻自得便是一刻聖賢一日自得便是一日聖賢常常如是便是終身聖賢○洪舒民問認得心時聖賢與我一般但今人終身講學到底只做得鄉人何也曰只是信不及耳汝且道今日滿堂問答詠歌一種平心實意與杏壇時有二乎曰無有二也曰如此則何有鄉人之疑曰只為他時便不能如是曰違則便覺依舊不違曰常常提起方可曰違則提起不違提個什麼○問天根月窟曰汝身渾是太極念頭初萌纔發此問便是月窟問處寂然念慮俱忘便是天根寂而萌動而寂便是天根月窟之往來萬事萬化皆不外此處處皆真頭頭是道便是三十六宮都是春○熊念塘言世界缺陷吾人當隨分自足心方寬泰曰自心缺陷世界缺陷自心滿足世界滿足不干世界事○一物各具一太極者非分而與之之謂如一室千燈一燈自有一燈之光彼此不相假借是為各具萬物統體一太極者非還而合之之謂如千燈雖異共此一燈之光彼此毫無間異是為統體○問

理氣如何分別曰理氣雖有二名總之一心心不識不知處便是理纔動念慮起知識便是氣雖至塞乎天地之間亦不越一念曰心何便是理如視是心而視所當視有視之理當循聽是心而聽所當聽有聽之理當循心豈便是理乎曰此正學問窮要不可不明信如所言則是心外有理理外有心矣凡人視所不當視聽所不當聽被色聲引得去皆知識累之也知識忘而視聽時卽心卽理豈更有理為心所循耶曰理必有氣心之知識寧無耶曰卽理卽氣所謂浩然之氣是也不識知之識知所謂赤子之心是也非槁木死灰之謂曰動處是氣靜處是理否曰靜與動對靜亦是氣曰人睡時有何知識曰無知識何能做夢曰不做夢時如何曰昏沉卽是知識無着便是理○問此事究竟如何曰心安穩處是究竟○問學力只是起倒奈何曰但恐全不相干無有起倒可言今能有個起便自保任有個倒便好扶植莫自委自輕○問亦偶有所見而終不能放下者何曰汝所見者是知識不是真體曰只此坐飲時如何是知識如何是真體曰汝且坐飲切莫較量一起較量便落知識但忘知識見聞真體

何事從人定處量那知家計本尋常祇將游飲餘事說向君前笑一場寄鄒南皋

論心午月到江頭歸去翱翔興未休來往只應明月伴孤懸千古不曾收送譚之

梧桐葉葉動高風一放豪吟寥廓中爲愛雲山森滿目憑誰道取是秋容秋容

水邊林畔老幽棲衣補遮寒飯療饑一種分明眼前事勞他古

聖重提撕。老吟
良宵椅酒放人間，小艇沿回島嶼空。看月不勞人重指，渾身都在月明中。泛舟石源

九解

南都舊有講學之會，萬曆二十年前後，名公畢集，會講尤盛。一日拈舉天泉証道一篇，相與闡發，而座上許敬菴公未之深肯。明日，公出九條目，命曰九諦，以示會中。先生為九解復之。天泉宗旨益明，具述於左云。

諦一云：易言元者善之長也，又言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書言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大學首提三綱，而歸於止至善，夫子告哀公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孟子七篇大旨道性善而已。性無善無不善，則告子之說，孟子深闢

之。聖學源流，歷歷可考而知也。今皆捨置不論，而一以無善無惡為宗，則經傳皆非。

維世範俗，以為善去惡為隄防，而盡性知天，必無善無惡為究竟。無善無惡，即為善去惡而無跡，而為善去惡，悟無善無惡而始真。教本相通不相悖，語可相濟難相非。此天泉證道之大較也。今必以無善無惡為非然者，見為無善，豈慮入於惡乎？不知善且無，而惡更從何容？無病不須疑病，見為無惡，豈疑少却善乎？不知惡既無，而善不必再立，頭上難以安頭，故一物難加者，本來之體，而兩頭不立者，妙密之言，是為厥中，是為一貫，是為至誠，是為至善。聖學如是而已。經傳中言善字固多，善惡對待之善，至於發心性處，善率不與惡對。如中心安仁之仁，不與忍對；主靜立極之靜，不與動對；大學善上加一至字，尤自可見。蕩

蕩難名為至治，無得而稱為至德，他若至仁至禮等，皆因不可名言擬議，而以至名之。至善之善，亦猶是耳。夫惟善不可名言擬議，未易識認，故必明善乃可誠身。若使對待之善，有何難辨，而必先明乃誠耶？明道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悟此益可通於經傳之旨矣。解一

諦二云：宇宙之內，中正者為善，偏頗者為惡，如冰炭黑白，非可以私意增損其間。故天地有貞觀，日月有貞明，星辰有常度，嶽峙川流有常體，人有真心，物有正理，家有孝子，國有忠臣。反是者為悖逆，為妖怪，為不祥。故聖人教人以為善而去惡，其治天下也，必賞善而罰惡。天之道亦福善而禍淫，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自古及今，未有能違者也。而今曰無

善無惡，則人將安所趨舍者歟？

曰中正，曰偏頗，皆自我立名，自我立見，不干宇宙事。以中正與偏頗對，是兩頭語，是增損法，不可增損者，絕名言無對待者也。天地貞觀，不可以貞觀為天地之善；日月貞明，不可以貞明為日月之善；星辰有常度，不可以常度為星辰之善；嶽不以峙為善，川不以流為善；人有真心，而莫不飲食者，此心飲食豈以為善乎？物有正理，而鳶飛魚躍者此理，飛躍豈以為善乎？有不孝而後有孝子之名，孝子無孝；有不忠而後有忠臣之名，忠臣無忠。若有忠有孝，便非忠非孝矣。賞善罰惡，皆是可使由之邊事，慶殃之說，猶禪家說宗旨，而因果之說，實不相礙。然以此論性宗，則粗，悟性宗，則趨舍二字，是學問大病，不可有也。解二

諦三云：人心如太虛，元無一物可著，而實有所以為天下之大

本者在故聖人名之曰中曰極曰善曰誠以至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皆此物也善也者止中純粹而無疵之名不雜氣質不落知見所謂人心之同然者也故聖賢欲其止之而今曰無善則將以何者爲天下之大本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且不能無主而況於人乎

說心如太虛說無一物可著說不雜氣質不落知見已是斯旨矣而卒不放捨一善字則又不虛矣又著一物矣又雜氣質又落知見矣豈不悖乎太虛之心無一物可著者正是天下之大本而更曰實有所以爲天下之大本者在而命之曰中則是中與太虛之心二也太虛之心與未發之中果可二乎如此言中則曰極曰善曰誠以至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等皆以爲更有一物而不與太虛同體無惑乎無善無惡之言不相入以此言天地是爲物不貳失其主矣解三

諦四云人性本善自蔽於氣質陷於物欲而後有不善然而本善者原未嘗泯滅故聖人多方誘掖使反其性之初而已祛蔽爲明歸根爲止心無邪爲正意無僞爲誠知不迷爲致物不障爲格此徹上徹下之語何等明白簡易而今曰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是無善無惡之意知是無善無惡之知物是無善無惡之物則格致誠正工夫俱無可下手處矣豈大學之教專爲中人以下者設而近世學者皆上智之資不待學而能者歟

人性本善者至善也不明至善便成蔽陷反其性之初者不失赤子之心耳赤子之心無惡豈更有善耶可無疑於大人矣心意之物只是一個分別言之者方便語耳下手工夫只是明善明則誠而格致誠正之功更無法上中根人皆如是學舍是而言正誠格致頭腦一著則正亦是邪誠亦是僞致亦是迷格亦是障非明之明其蔽難開非止之止其根難拔豈大學之所以教乎解四

諦五云古之聖賢秉持世教提撕人心全靠這些子秉彝之良在故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惟有此秉彝之良不可殄滅故雖昏愚而可喻雖強暴而可馴移風易俗反薄還淳其操柄端在於此奈何以爲無善無惡舉所謂秉彝者而抹殺之是說倡和流傳恐有病於世道非細

無作好無作惡之心是秉彝之良是直道而行著善著惡便作好作惡非直矣喻昏愚馴強暴移風易俗須以善養人以善養人者無善之善也有其善者以善服人喻之馴之必不從如昏愚强暴何如風俗何干所謂世道計則諦更詳論之蓋凡世上學問不力之人病在有惡而閉藏學問用力之人患在有善而執著閉惡者教人爲善去惡使有所持循以免於過惟彼著善之人皆世所謂賢人君子者不知本自無善妄作善見捨彼取此拈一放一謂誠意而意實不能誠謂正心而心實不能正象山先生云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以其害心者而事心則亦何由誠何由正也夫害於其心則必及於政與事矣故用之成治效止驩虞而以之撥亂害有不可言者後世若黨錮之禍雖善人不免自激其波而新法之行即君子亦難盡辭其責其究至於禍國家殃生民而有不可勝痛者豈是少卻善哉范滂之語其子曰我欲教汝爲惡則惡不可爲教汝爲善則我未嘗爲惡直至於臨刑追考竟無下落而天下方且耻不與黨效尤未休

眞學問不明而認善字之不徹其弊乃一至此故程子曰東漢尚名節有雖殺身不悔者只爲不知道耳使諸人而知道則其所造就所康濟當更何如而秉世教者可徒任其所見而不喚醒之將如斯世斯民何哉是以文成於此指出無善無惡之體使之去縛解粘歸根識止不以善爲善而以無善爲善不以去惡爲究竟而以無惡証本來夫然後可言誠正實功而收治平至效蓋以成就君子使盡爲皋夔稷契之佐轉移世道使得躋黃虞三代之隆上有不動聲色之政而下有何有帝力之風者舍茲道其無由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訟者無善無惡之效也嗟乎文成茲旨尚特不爲世道之藥而已乎解五

諦六云登高者不辭步履之難涉川者必假舟楫之利志道者必竭修爲之力以孔子之聖自謂下學而上達好古敏求忘食忘寢有終其身而不能已者焉其所謂克己復禮閑邪存誠洗心藏密以至於懲忿窒慾改過遷善之訓昭昭洋洋不一而足也而今皆以爲未足取法直欲頓悟無善之宗立躋聖神之地豈退之所謂務勝於夫子者邪在高明醇謹之士著此一見猶恐其涉於疏略而不情而况天資稍鈍根器淺薄者隨欲附和則吾不知其可也

文成何嘗不教人修爲卽無惡二字亦足竭力一生可嫌以無旣無惡而又無善修爲無迹斯眞修爲也夫以子文之忠文子之淸以至原憲克伐怨欲之不行豈非所謂竭力修爲者而孔子皆不與其仁則其所以敏求忘食與夫復禮而存誠洗心而藏密者亦自可思故知修爲自有眞也陽明使人學孔子之眞學疏略不情之疑過矣解六

諦七云書曰有其善喪厥善言善不可矜而有也先儒亦曰有意爲善雖善亦私言善不可有意而爲也以善自足則不弘而天下之善種種固在有意爲善則不純而古人爲善惟日不足古人立言各有攸當豈得以此病彼而概目之曰無善然則善果無可爲爲善亦可已乎賢者之疑過矣

有善喪善與有意爲善雖善亦私之言止可証無善之旨堯舜事業一點浮雲過太虛謂實有種種善在天下不可也吉人爲善爲此不有之善無意之善而已矣解七

諦八云王文成先生致良知宗旨元與聖門不異其集中有云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卽是未發之中卽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但不能不昏蔽於物欲故須學以去其昏蔽又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學聖人者期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又曰善念存時卽是天理立志者常立此善念而已此其立論至爲明析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蓋指其未發廓然寂然者而言之而不深惟大學止至善之本旨亦不覺其矛盾於平日之言至謂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則猶然下乎工夫亦自平正切實而今以心意知物俱無善惡可言者竊恐其非文成之正傳也

致良知之旨與聖門不異則無善惡之旨豈與致良知異耶不慮者爲良有善則慮而不良矣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旣指未發廓然寂然處言之已發後豈有二耶未發而廓然寂然已發亦只是廓然寂然知未發已發不二則知心意知物難以分析

而四無之說，一皆文成之祕密，非文成之祕密，言之祕密也。何疑之有？於此不疑，方能會通其立論宗旨，而工夫不謬。不然，以人作天，認欲爲理，背文成之旨良多矣。夫自生矛盾，以病文成之矛盾，不可也。解八

蕺九云：龍溪王子所著天泉橋會語，以四無四有之說判爲兩種法門，當時緒山錢子已自不服，易不云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神明默成，蓋不在言語授受之際而已。顏子之終日如愚，曾子之真積力久，此其氣象可以想見，而奈何以元言奴語，便謂可接上根之人；其中根以下之人，又別有一等說話，故使之扞格而不通也？且云汝中所見是傳心祕藏，顏子明道所不敢言，今已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泄時，豈容復祕？嗟乎，信斯言也，文成發孔子之所未發，而龍溪子在

顏子明道之上矣。其後四無之說，龍溪子談不離口，而聰明之士亦人人能言之，然而聞道者竟不知爲誰氏，竊恐天泉會語畫蛇添足，非以尊文成，反以病文成，吾儕未可以是爲極則。○人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二等，所以語之亦殊。此兩種法門，發自孔子，非判自王子也。均一言語，而信則相接，疑則扞格，自信自疑，非有能使之者。蓋授受不在言語，亦不離言語，神明默成，正存乎其人，知所謂神而明、默而成，則知顏子之如愚，曾子之真積，自有入微之處，而云想見氣象，抑又遠矣。聞道與否，各宜責歸自己，未可疑人，兼以之疑教。至謂顏子明道所不敢言等語，自覺過高，然要之論學話頭，未足深怪。孟子未必過於顏閔，而公孫丑問其所安，絕無遜讓，亦曰姑舍是而學孔子。曹交未足比於萬章輩，而孟子教以堯舜，不言等待，而直言誦言行行，

堯舜而已，然則有志此事，一時自信得及，誠不妨立論之高，承當之大也。若夫四無之說，豈是懸空自創？究其淵源，實千聖所相傳者。太上之無懷，易之何思何慮，舜之無爲，禹之無事，文王之不識不知，孔子之無意無我，無可無不可，子思之不見不動，無聲無臭，孟子之不學不慮，周子之無靜無動，程子之無情無心，盡皆此旨，無有二義。天泉所證，雖陽明氏且爲祖述，而況可以龍溪氏當之也耶？雖然，聖人立教，俱是應病設方，病盡方消，初無實法，言有非真，言無亦不得已，若惟言是泥，則何言非礙？而不肖又重以言戒者，更增蛇足之疑，則不肖之罪也夫。解九

文簡陶石簣先生望齡

陶望齡字周望號石簣會稽人也萬曆己丑進士第一人授翰林編修轉太子中允右諭德兼侍講妖書之役四明欲以之陷歸德江夏先生自南中主試至滸道四明之第責以大義聲色俱厲又謂朱山陰曰魚肉正人負萬世惡名我寧削籍不得比於人數矣苟委之不救陶生願棄手板拜疏與之同死衍說首無以應故沈郭之得免巽語者李九我唐抑所法語者則先生也已告歸踰年起國子祭酒以母病不出未幾卒謚文簡先生之學多得之海門而泛濫於方外以為明道陽明之於佛氏陽抑而陰扶蓋得其彌近理者而不究夫毫釐之辨也其時湛然澄密雲悟皆先生引而進之張皇其教遂使宗風盛於東浙其流之弊則重富貴而輕名節未必非先生之過也然先生於妖書之事犯手持正全不似佛氏舉動可見禪學亦是清談無關邪正蓋其為學始基原從儒術後來雖談元說妙及至行事仍皆用著本等心思如蘇子瞻張無垢皆然其於禪學皆淺也若是張天覺純以機鋒運用便無所不至矣

石簣論學語

恣意以隨順爲眞心任諸緣之施作爲行持觀爲法之白無爲解脫自然爲方便○知事理不二即易欲到背塵合覺常光現前不爲心意識所使即不易伊川康節臨命時俱得力若以見解論恐當代諸公儘有高過者而日逐貪嗔已不免縱任求生死得力不亦難乎古人見性空以修道今人見性空以長慾可嘆已（與焦弱侯）○學求自知而已儒皆非棲遲事到則舍矣不肯離愍然灼知倫物即性道不敢棄離亦不敢以此誤人願先生勿慮也（與曾舜徵）○覺生之雜遝旋領之勤勞時時大用顯行但少有厭心怨心因觸而動恚心因煩而起躁心即是習氣萌生處即是學不得力處損之又損覺袪除稍易時即得力時也（與余舜卿）○我朝則無一事可與唐宋人爭衡所可跨跨其上者惟此種學問出於儒紳中爲尤奇偉耳（與何越觀）○吾輩心火熠熠思量分別殆無間歇行而不及知知而不及禁非心體本來如是蓋緣此路行得太熟耳今以生奪熟以眞奪妄非有純一不已之功何異杯水當輿薪之火哉然所謂工夫者非是起心造意力與之爭只是時時念念放下去放不得自然須行着到（與弟君奭）○百姓日用處即聖神地位處聖神地位處即學者入手處何者無思無爲不容有一也（與美奭劭）○正嘉以還其賢者往往以琴張曾晳之見談顏氏之學而人亦竊見行之不掩以求所謂不貳者而未嘗合於是言足以明矣而不信信矣而不免於疑諸君子者宜亦有省焉（郁文叢序）○道之不明於天下也事事而道道也事則道妨事道則事妨道不知事者道之事道者事之道道之外必無事事之外必無道不可二也是道也是謂之中孔謂

之仁。至陽明先生揭之曰良知，皆心而已。中也，仁也，心之徵稱乎！語之以中而不識何謂中，語之以仁而不識何謂仁，故先生不得已曰良知。良知者，心之關紐也。猶不識火而曰炎也，不識水而曰濕也。體用內外，理事道器，精粗微顯，皆舉之矣。（陽貫明見）○夫自私用智，生民之通敝也。自私者存乎形累，用智者紛乎心害。此未達於良知之妙也。況同萬有，照察天地，蕩然而獨運之謂知；離隔泯覩，超絕思慮，寂然而萬應之謂良。明乎知而形累捐矣，明乎良而心害遺矣。（證明陽記）○今之談學者多以忻厭為戒，然予以忻厭猶痛癢也。不居無疾，小小痛癢便非調適，若麻木痿痹之人，正患不知痛癢耳，何知取捨相發矣。（書肖）

太學劉沖倩先生塙

劉塙字靜主，號沖倩，會稽人。賦性任俠，慨然有四方之志。所至尋師問友，以意氣相激發，人爭歸附之。時周海門、許敬菴、楊復所講學於南都，先生與焉。周、楊學術同出近溪，敬菴則有異同。無善無惡之說，許作九諦，周作九解，先生合兩家而刻之，以求歸一，而海門契先生特甚，曰：「吾得中倩而不孤矣。」受教兩年，未稍領悟。一日指點投機，先生曰：「尚覺少此一拜。」海門即起立曰：「足下意真，此時帶不同。」先生下拜，海門曰：「吾期足下者遠，不可答拜。」及先生歸，海門授以六字曰：「萬金一諾，珍重先生。」報以詩曰：「一笑相逢日，何言可復論，千金唯一諾，珍重到師門。」先生雖瓣香海門，而一時以理學名家者，鄒南臯、李儲山、曹真予、焦弱侯、趙儕鶴、孟連洙、丁敬輿，無不參請，識解亦日進。海門主盟越中，先生助之，接引後進，學海門之學者甚衆，而以入室推先生。然流俗疾之如讐，亦以信心自得，不加防檢，其學有以致之也。先生由諸生入太學，七試場屋不售。昔葉水心曰：「使同甫晚不得進上第，則世終以為狼疾人矣。」不能不致嘆於先生也。

語記

與人露聲色卽聲色矣聲色可以化導人乎臨事動意氣卽意
氣矣意氣可以處分天下事乎○何者為害求利是已何者為苦
奔競是已何者為怨結恩是已釋氏之火與蓮不過知得是
火便名為蓮矣有身在火上而不猛力避之者乎其不猛力避
者猶恐認火作土耳○人只向有光景處認本體不知本體無
光景也人只向有做作處認工夫不知工夫無做作也○當下
信得及更有何事聖賢說知說行止不過知此行此無剩技矣
只因忒尋常忒平易轉令人信不及耳力足舉千鈞之物矣有
物焉其小無內而轉窮於力之無可用明足察秋毫之末矣有
物焉其大無外而轉束於明之無可入○名節吾道之藩籬斯
語大須味夸名節者更有道只舍名節不可耳○世極深極險

矣我只淺易世極奇極怪矣我只平常世極濃極艷矣我只淡
泊世極崎極曲矣我只率直允若茲不惟不失我而世亦無奈
我何○問安身立命畢竟在何處曰一眼看去不見世間有非
自家有是世間有得自家有失處安立之而已矣○本來平易
不著些子做手方可耐久○擒事情中毛髮而不墮機穽通人
情決骨髓而不落煦沫此為何物○聖人之於世也容之而已
矣君子之於俗也耐之而已矣○人當逆境時如犯弱症纔一
舉手便風寒乘虛而入保護之功最重大却最輕微○言尤之
媒也既已有言矣自信可寡尤而不能無尤無尤其默乎行悔
之根也既已有行矣自信可寡悔而不能無悔無悔其靜乎○
說易諸家皆傳心別有門但看乾動處總只用純坤○四大聚
散生死之小者也一念離合生死之大者也忘其大而惜其小

此之謂不知生死○平平看來世間何人處不得何地去不得
只因我自風波便惹動世間風波莫錯埋怨世間○天下無不
可化之人不向人分上求化也化我而已矣天下無不可處之
事不向事情上求處也處我而已矣○無暴其氣便是持志工
夫若離氣而言持志未免捉捉虛茫○心到明時則境亦是心
○與人終日酬酢全要保得自己一段生意不然意思綢繆講
文瞭脫而一語之出懷許多顧忌一籌之入起許多猜疑皆殺
機也

明儒學案卷三十六終

明儒學案卷三十七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參閱

甘泉學案

王湛兩家各立宗旨湛氏門人雖不及王氏之盛然當時學於湛者或卒業於王學於王者或卒業於湛亦猶朱陸之門下遞相出入也其後源遠流長王氏之外名湛氏學者至今不絕即未必仍其宗旨而淵源不可沒也

文簡湛甘泉先生若水
太僕呂巾石先生懷
侍郎何吉陽先生遷
郡守洪覺山先生垣
主政唐一菴先生樞
侍郎蔡白山先生汝楠
侍郎許敬菴先生孚遠
恭定馮少墟先生從吾
文選唐曙臺先生伯元
端潔楊止菴先生時喬
文定王順渠先生道

明儒學案卷三十七

姚江黃宗羲輯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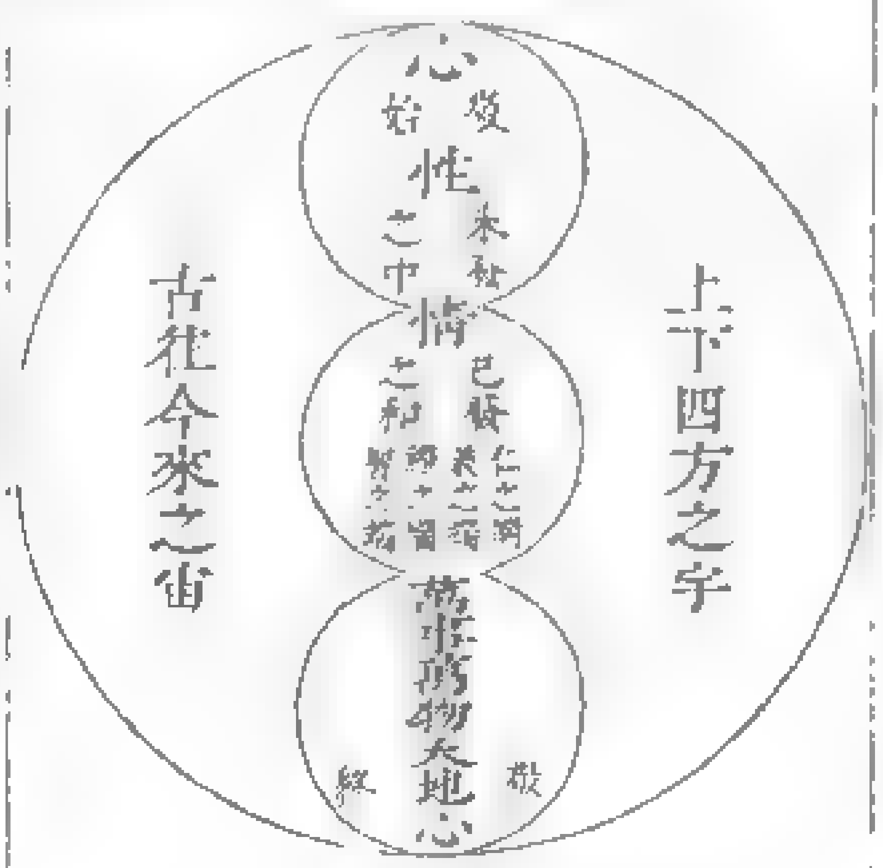
故城賈　潤參閱

文簡湛甘泉先生若水

湛若水字元明號甘泉廣東增城人從學於白沙不赴計偕後以母命入南雍祭酒章楓山試睟面盎背論奇之登弘治乙丑進士第初楊文忠張東白在闈中得先生卷曰此非白沙之徒不能為也拆名果然選庶吉士擢編修時陽明在吏部講學先生與呂仲木和之久之使南安冊封國王正德丁亥奉母喪歸廬墓三年卜西樵為講舍士子來學者先令習禮然後聽講興起者甚眾嘉靖初入朝陞侍讀尋陞南京祭酒禮部侍郎歷南京禮吏兵三部尚書致仕平生足跡所至必建書院以祀白沙從遊者殆徧天下年登九十猶為南嶽之遊將過江右鄒東廓戒其同志曰甘泉先生來吾輩當獻老而不乞言毋輕有所論辨也庚申四月丁巳卒年九十五先生與陽明分主教事陽明宗旨致良知先生宗旨隨處體認天理學者遂以王湛之學各立門戶其間為之調停者謂天理即良知也體認即致也何異何同然先生論格物條陽明之說四不可陽明亦言隨處體認天理為求之於外是終不可強之使合也先生大意謂陽明訓格為正訓物為念頭格物是正念頭也苟不加學問思辨行之功則念頭之正否未可據夫陽明之正念頭致其知也非學問思辨行何以為致此不足為陽明格物之說病先生以為心體萬物而不遺陽明但指腔子裏以為心故有是內而非外之誚然天地萬物之理實不外於腔子裏故見心之廣大若以天地

萬物之理卽吾心之理求之天地萬物以為廣大則先生仍是舊說所拘也天理無處而心其處心無處而寂然未發者其處寂然不動感卽在寂之中則體認者亦唯體認之於寂而已今曰隨處體認無乃體認於感其言終覺有病也

湛甘泉心性圖說附圖



性者天地萬物一體者也渾然宇宙其氣同也心也者體天地萬物而不遺者也性也者心之生理也心性非二也譬之穀焉具生意而未發未發故渾然而不可見及其發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萌焉仁義禮智自此焉始分矣故謂之四端端也者始也良心發見之始也是故始之敬者戒懼慎獨以養其中也中立而和發焉萬事萬化自此焉達而位育不外是矣故位育非有加也全而歸之者耳終之敬者卽始之敬而不息焉者也曰何以小圈曰心無所不貫也何以大圈曰心無所不包也包與貫實非二也故心也者包乎天地萬物之外而貫夫天地萬物之中者也中外非二也天地無內外心亦無內外極言之耳矣故謂內為本心而外天地萬事以為心者小之為心也甚矣

求放心篇

孟子之言求放心，吾疑之。孰疑之？曰：以吾之心而疑之。孰信哉？信吾心而已耳。吾常觀吾心於無物之先矣，洞然而虛，照然而靈。虛者心之所以生也，靈者心之所以神也。吾常觀吾心於有物之後矣，窒然而塞，憒然而昏。塞者心之所以死也，昏者心之所以物也。其虛焉靈焉，非由外來也，其本體也。其塞焉昏焉，非由內往也，欲蔽之也。其本體固在也，一朝而覺焉，蔽者徹，虛而靈者見矣。日月蔽於雲，非無日月也；鑑蔽於塵，非無明也；人心蔽於物，非無虛與靈也。心體物而不遺，無內外，無終始，無所放處，亦無所放時，其本體也。信斯言也，當其放於外，何者在內？當其放於前，何者在後？何者求之？放者一心也，求者又一心也。以心求心，所為憧憧往來，朋從爾思，祇益亂耳，況能有存耶？夫欲心之勿蔽，莫若寡欲；寡欲莫若主一。

甘泉論學書

格物之義，以物為心意之所著，兄意只恐人舍心求之於外，故有是說。不肖則以為人心與天地萬物為體，心體物而不遺，認得心體廣大，則物不能外矣。故格物非在外也，格之致之之心又非在外也。於物若以為心意之著，見恐不免有外物之疾。答陽明 ○學無難易，要在察見天理，知天之所為，如是涵養變化氣質，以至先大爾，非杜撰以相罔也。於夫子川上之嘆，子思鳶魚之說，及易大人者天地合德處見之，若非一理同體，何以云然？故見此者謂之見易，知此者謂之知道，是皆發見於日用事物之間，流行不息。百姓日用不知，要在學者察識之耳。涵養此知識，要在主敬，無間動靜也。答王純甫 ○學者之病，全在三截兩截，不成片段。靜坐時自靜坐，讀書時又自讀書，酬應時又自酬應，如人身血氣不通，安得長進？元來只是敬上理會未透，故未有得力處。又或以內外為二而離之。吾人切要只於執事敬用功，自獨處以至讀書酬應，無非此意，一以貫之，內外上下，莫非此理，更有何事？吾儒開物成務之學，異於佛老者此也。答徐曰仁 ○上下四方之宇，古往今來之宙，宇宙間只是一氣充塞流行，與道為體，何莫非有？何空之云？雖天地弊壞，人物消盡，而此氣此道亦未嘗亡，則未嘗空也。答陽明 ○古之論學，未有以靜為言者，以靜為言者，皆禪也。故孔門之教，皆欲事上求仁，動靜著力。何者？靜不可以致力，纔致力即已非靜矣。故論語曰：執事敬。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中庸戒慎恐懼慎獨，皆動以致其力之方也。何者？靜不可見，苟求之靜焉，駸駸乎入於荒忽寂滅之中矣。故善學者必令動靜一於敬，敬立而動靜渾矣，此合內外之道也。答余督學 ○從事學問，則心不外馳，即所以求放心，如子夏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仁在其中者，非謂學問之外而別求心於虛無也。答仲鶡 ○心存則有主，有主則物不入，不入則血氣矜忿窒礙之病皆不為之害矣。大抵至緊要處在執事敬一句，若能於此得力，如樹根著土，則風雨雷霆莫非發生，此心有主，則書冊山水酬應，皆吾致力涵養之地，而血氣矜忿窒礙久將自消融矣。答陳惟浚 ○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如車兩輪，夫車兩輪，同一車也，行則俱行，豈容有二？而謂有二者，非知程學者也。鄙見以為如人行路，足目一時俱到，涵養進學豈容有二？自一念之微，以至於事為講習之際，涵養致知，一時並在，乃為善學也。故程子曰：學在知所有，養所有。○朱元晦初見延平，甚愛程子渾然同體之說，

延平語云要見理一處却不難只分殊處却難又是一場鍛鍊也愚以爲未知分殊則亦未知理一也未知理一亦未必知分殊也二者同體故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所以體夫此也敬義無內外也皆心也而云內外者爲直方言之耳（答□同上）○執事敬最是切要徹上徹下一了百了致知涵養此其地也所謂致知涵養者察見天理而存之也非二事也（答鄧瞻兄弟）○明道所言存久自明何待窮索須知所存者何事乃有實地首當識得此意以誠敬存之知而存也又言存久自明存而知也知行交進所知所存皆是一物其終又云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大段要見得這頭腦親切存之自不費力耳（答方西樵）○夫學不過知行知行不可離又不可混說命曰學於古訓而後有獲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中庸必先學問思辨而後篤行論語先博文而後約禮孟子知性而後養性始條理者知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程子知所有而養所有先識仁而以誠敬存之若傑之愚見則於聖賢常格內尋下手處有自得處故隨處體認天理而涵養之則知行並進矣（答顧箬溪）○道無內外內外一道也心無動靜動靜一心也故知動靜之皆心則內外一內外一又何往而非道合內外混動靜則澄然無事而後能止故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止之道也夫不獲其身必有獲也不見其人必有見也言有主也夫然後能止（復王宜學）○夫所謂支離者二之之謂也非徒逐外而忘內謂之支離是內而非外者亦謂之支離過猶不及耳必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一以貫之乃可免此（答陽明）○夫學以立志爲先以知本爲要不知本而能立志者未之有也立志而不知本者有之矣非真志也志立而知本焉其於理

學思過半矣夫學問思辨所以知本也知本則志立志立則心不放心不放則性可復性復則分定分定則於憂怒之來無所累於心性無累斯無事矣苟無其本乃憧憧乎放心之求是放者一心求之者又一心也則情熾而益鑿其性性鑿則憂怒之累無窮矣（答鄭啓範）○格者至也即格於文祖有苗之格物者天理也即言有物舜明於庶物之物即道也格即造詣之義格物者即造道也知行並進學問思辨行皆所以造道也故讀書親師友酬應隨時隨處皆求體認天理而涵養之無非造道之功誠正修工夫皆於格物上用家國天下皆即此擴充無兩段工夫此即所謂止至善嘗謂止至善則明德親民皆了者此也如是方可講知至孟子深造以道即格物之謂也自得之即知至之謂也居安資深逢原即修齊治平之謂也（答陽明）○夫至虛者心也非性之體也性無虛實說甚靈耀心具生理故謂之性性觸物而發故謂之情發而中正故謂之真情否則僞矣道也者中正之理也其情發於人倫日用不失其中正焉則道矣勿忘勿助其間則中正處也此正情復性之道也（復鄭啓範）○蓋獨格物其實一也格物者至其理也學問思辨行所以至之也是謂以身至之也所謂窮理者如是也近而心身遠而天下暫而一日久而一世只是格物一事而已格物云者體認天理而存之也（答楊宗亨）○所云主一是主一個中與主一是主天理之說相類然主一便是無一物若有中天理則又多了中與天理即是二矣但主一則中與天理自在其中矣（答鄒格勝）○明德新民全在止至善上用功知止能得即是知行合一乃止至善之功古之欲明明德二節反復推到格物上意心身都來格物上用功上文知止

定安即其功也家國天下皆在內元是一段工夫合外內之道更無七段八段格物者即至其理也意心身於家國天下隨處體認天理也所謂致者意心身至之也世以想像記誦為窮理者遠矣（寄陳惟浚）○集者如處集之集能主敬則衆善歸焉勿忘勿助敬之謂也故曰敬者德之聚也此即精一工夫者乎當所謂集者乃於事事上集無乃義襲耳此內外之辨也然能主敬則事事無不在矣今更無別法只於勿忘勿助之間調停爲緊要耳（答問集義）○本末只是一氣擴充此生意在心為明德在事為親民非謂靜坐而明德及長然後應事以親民也一日之間開眼便是應事即親民自宋來儒者多分兩段以此多陷支離自少而長豈有不應事者應事而爲枝葉皆是一氣擴充（答陳崇範）○天地至虛而已虛則動靜皆虛故能合一恐未可以乎靜言○虛實同體也佛氏岐而二之已不識性且求去根塵非得無虛也世儒以佛氏為虛無爲是以及此○格物即止至善也聖賢非有二事自意心身至家國天下無非隨處體認天理體認天理即格物也蓋自一念之微以至事爲之著無非用力處也陽明格物之說以爲正念頭既於後面正心之說為贅又況如佛老之學皆自以爲正念頭矣因無學問思辨行之功隨處體認之實遂併與其所謂正者一齊錯了（上王宜學）○陽明謂隨處體認天理是求於外若然則告子義外之說為是而孟子長之者義乎之說為非孔子執事敬之教為欺我矣程子所謂體用一元顯微無間格物是也更無內外蓋陽明與吾看心不同吾之所謂心者體萬物而不遺者也故無內外陽明之所謂心者指腔子裏而為言者也故以吾之說為外（答楊少默）○以隨處體認為求之於外者非也心與事應然後天理見焉天理非在外也特因事之來隨感而應耳故事物之來體之者心也心得中正則天理矣人與天地萬物一體宇宙內即與人不是二物故宇宙內無一事一物合是人少得底○云敬者心在於是而不放之謂此恐未盡程子云主一之謂敬主一者心中無有一物也故云一若有一物則二矣勿忘勿助之間乃是一今云心在於是而不放謂之勿忘則可矣恐不能不滯於此事則不能不助也可謂之敬乎○程子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故古本以修身說格物今云格物者事當於理之謂也不若云隨處體認天理之盡也體認兼知行也當於理是格物後事故曰物格而後知至云敬而後當於理敬是格物工夫也○聖賢之學元無靜存動察相對只是一段工夫凡所用功皆是動處蓋動以養其靜靜處不可著力才著力便是動矣至伊川乃有靜坐之說又別開一個門面故僕誌先師云孔孟之後若更一門蓋見此也○勿忘勿助只是說一個敬字忘助皆非心之本體此是心學最精密處不容一毫人力故先師又發出自然之說至矣來諭忘助二字乃分開看偏會程子之意只作一時一段看蓋勿忘勿助之間只是中正處也學者下手須要理會自然工夫不須疑其為聖人然後事而姑為他求蓋聖學只此一個路頭更無別個路頭若尋別路終枉了一生也（答聶文蔚）○明道看喜怒哀樂未發前作何氣象延平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象山在人情事變上用工夫三先生之言各有所為而發合而觀之

合一用功乃盡也所謂隨處體認天理者隨未發已發隨動隨靜蓋動靜皆吾心之本體體用一原故也若謂靜未發為本體

而外已發而動以為言恐亦岐而二之也（答孟津）○石翁名節道之藩籬者云藩籬耳非即道也若謂即道然則東漢之名節哉門荀賁之高尚皆為得道耶蓋無其本也（答王順渠）○天理二字聖賢大頭腦處若能隨處體認真見得則日用間參前倚衡無非此體在人涵養以有之於已耳（上白沙先生）

答陽明王都憲論格物

兩承手教格物之論足認至愛然僕終有疑者疑而不辨之則不可欲辨之亦不可不辨之則此學終不一而朋友見責王宜學則曰講求至當之歸先生責也方叔賢則亦曰非先生辨之其誰也辨之則稍以兄喜同而惡異是已而忽人是已而忽人則已自聖而人言遠矣而陽明豈其然乎乃不自外而俯辨之蓋兄之格物之說有不敢信者四自古聖賢之學皆以天理為頭腦以知行為工夫兄之訓格為正訓物為念頭之發則下文誠意之意即念頭之發也正心之正即格也於文義不亦重複矣乎其不可一也又於上文知止能得為無承於古本下節以修身說格致為無取其不可二也兄之格物訓云正念頭也則念頭之正否亦未可據如釋老之虛無則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無諸相無根塵亦自以為正矣楊墨之時皆以為聖矣豈自以為不正而安之以其無學問之功而不知所謂正者乃邪而不自知也其所自謂聖乃流於禽獸也夷惠伊尹孟子亦以為聖矣而流於隘與不恭而異於孔子者以其無講學之功無始終條理之實無智巧之妙也則吾兄之訓徒正念頭其不可者三也論學之最始者則說命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周書則曰學古入官舜命禹則曰惟精惟一顏子述孔子之教則曰博文約

禮孔子告哀公則曰學問思辨篤行其歸於知行並進同條共貫者也若如兄之說徒正念頭則孔子止曰德之不修可矣而又曰學之不講何耶止曰默而識之可矣而又曰學而不厭何耶又曰信而好古敏求者何耶子思止曰尊德性可矣而又曰道問學者何耶所講所學所好所求者何耶其不可者四也考之本章既如此稽之往聖又如彼吾兄確然自信而欲人以必從且為聖人復起不能易者豈兄之明有不及此蓋必有蔽之者耳若僕之鄙說似有可采者五訓格物為至其理始雖自得然稽之程子之書為先得同然一也考之章首止至善即此也上文知止能得為知行並進至理工夫二也考之古本下文以修身申格致為於學者極有力三也大學曰致知在格物程子則曰致知在所養養知在寡欲以涵養寡欲訓格物正合古本以修身申格物之旨為無疑四也以格物兼知行其於自古聖訓學問思辨篤行也精一也博約也學古好古信古也修德講學也默識學不厭也尊德性道問學也始終條理也知言養氣也千聖千賢之教為不謬五也五者可信而吾兄亦不肯察見之明有不及此蓋必有蔽之者耳僕之所以訓格者至其理也至其理云者體認天理也體認天理云者兼知行合內外言之也天理無內外也陳世傑書報吾兄疑僕隨處體認天理之說為求於外若然不幾於義外之說乎求即無內外也吾之所謂隨處云者隨心隨意隨身隨家隨國隨天下蓋隨其所寂所感時耳一耳寂則廓然大公感則物來順應所寂所感不同而皆不離於吾心中正之本體本體即實體也天理也至善也物也而謂求之外可乎致知云者蓋知此實體也天理也至善也

物也乃吾之良知良能也不假外求也但人為氣習所蔽故生而蒙長而不學則愚故學問思辨篤行諸訓所以破其愚去其蔽警發其良知良能者耳非有加也故無所用其絲毫人力也如人之夢寐人能喚之醒耳非有外與之惺也故格物則無事矣大學之事畢矣若徒守其心而無學問思辨篤行之功則恐無所警發雖似正實邪下則為老佛楊墨上則為夷惠伊尹是也何者昔曾參芸瓜誤斷其根父建大杖擊之死而復甦曾子以為無所逃於父為正矣孔子乃曰小杖受大杖逃乃天理矣一事出入之間天人判焉其不可講學乎詰之者則曰孔子又何所學心焉耳矣殊不知孔子至聖也天理之極致也仁熟義精也然必七十乃從心所欲不踰矩人不學則老死於愚耳矣若兒之聰明非人所及固不敢測然孔子亦嘗以學自力以不

學自憂矣今吾兒望高位崇其天下之士所望風而從者也故術不可不愼教不可不中正兒其圖之兒其圖之則斯道可興此學可明矣若兒今日之教僕非不知也僕乃昔走方之人也且僕獲交於兒十有七年矣受愛於兒亦可謂深矣嘗謂行險而不盡吐將為老兒之罪人天下後世之歸咎乃不自揣其分僭倒言之若稍有可采乞一俯察若其謬妄宜擯斥之庶今可以默矣謹啓

語錄

衛問舜之用中與回之擇乎中庸莫亦是就自己心上斟酌調停融合人心天理否先生曰用中擇中庸與允執厥中皆在心上若外心性何處討中事至物來斟酌調停者誰耶事物又不曾帶得中來故自堯舜至孔顏皆曰心學○鑑問日用切要工

夫道通曰老先生之教惟立志煎銷習心體認天理之二言者最為切要然亦只是一事每令盤體而熟察之久而未得其所以合一之義敢請明示先生曰此只是一事天理是一大頭腦千聖千賢共此頭腦終日終身只是此一大事更無別事立志者志乎此而已體認是工夫以求得乎此者煎銷習心以去其害此者心只是一箇好心本來天理完完全全不待外求顧人立志與否耳孔子十五志於學即志乎此也此志一立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直至不踰矩皆是此志變化貫通只是一志志如草木之根具生意也體認天理如培灌此根煎銷習心如去草以護此根貫通只是一事○心問如何可以達天德道通云只體認天理之功一內外兼動靜徹始終一息不容少懈可以達天德矣○鑑問何謂天德何謂王道道通謂君且理會愼

獨工夫來敢問愼獨之與體認天理果若是同與先生曰體認天理與謹獨其功夫俱同獨者獨知之理若以為獨知之地則或有時而非中正矣故獨者天理也此理惟已自知之不但暗室屋漏日用酬應皆然愼者所以體認乎此而已若知是有得便是天德便即有王道體用一原也○一友問何謂天理衛答曰能戒愼恐懼者天理也友云戒愼恐懼是工夫衛曰不有工夫如何得見天理故戒愼恐懼者工夫也能戒愼恐懼者天理之萌動也衛此戒愼恐懼之心勿忘勿助而認之則天理見矣孰為知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文王之翼翼即無往而非天理也故雖言戒愼恐懼為天理可也今或不實下戒愼不覩恐懼不聞之功而直欲窺見天理是之謂先獲後難無事而正即此便是私意遮蔽焉乎得見天理耶先生曰戒愼恐懼是工夫所不

覩不聞是天理工夫所以體認此天理也無此功夫焉見天理○舜臣謂正應事時採存此心在身上作主宰隨處體認吾心身天理真知覺得吾心身生生之理氣所以與天地宇宙生生之理氣渾合為一體者流動於腔子形見於四體被及於人物遇父子則此生生天理為親遇君臣則此生生天理為義遇師弟則此生生天理為敬遇兄弟則此生生天理為序遇夫婦則此生生天理為別遇朋友則此生生天理為信在處常則此生生天理為經在處變則此生生天理為權以至家國天下彌綸四表流官行法班朝治軍萬事萬物遠近巨細無往而非吾心身生生之理氣根本於中而發見於外名雖有異而只是一個生生理氣隨感隨應散殊見分焉耳而實非有二也因此便是義以方外之功即此便是物來順應之道而所以行天下之達道者在是焉想見如此未審是否先生曰如此推得好自隨處體認以下至實非有二也皆是可見未應時只一理及應事時纔萬殊中庸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正為此後儒都不知不信若大公順應敬直義方皆合一道理宜通上下細玩之體用一原○一友問孫見天理恐言於初學難為下手衡答曰夫子之說科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天理二字是說人所元有者指出以為學者立的耳使人誠有志於此而日加體認之功便須有見若其不能見者不是志欠真切便是習心障蔽知是志欠真切只須責志知為習心障蔽亦只責志即習心便消而天理見矣○先生曰天理二字人人固有非由外鑠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故人皆可以為堯舜途之人可以為禹者同有此耳故途之人之心即禹之心禹之心即堯舜之心總是一心更無二心

盈天地一而已矣記云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古今宇宙內只同此一個心豈有二乎初學之與聖人同此心同此一個天理雖欲強無之又不得有時見孺子入井見餓莩過宗廟到墟墓見君子與夫夜氣之息平旦之氣不知不覺萌動出來遏他又遏不得有時志不在習心蔽障又忽不見了此時節蓋心不存故也心若存時自爾見前唐人詩亦有理到處終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須要得其門所謂門者勿忘勿助之間便是中門也得此中門不患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責志去習心是矣先須要求此中門○一友患天理難見衡對曰須於心目之間求之天理有何形影只是這些虛靈意思平鋪著在不容你增得一毫減得他一毫輕一毫不得重一毫亦不得前一步不得卻一步亦不得須是自家理會先生曰看得儘好不增不減不輕不重不前不卻便是中正心中正時天理自見難見者在於心上功夫未中正也但謂天理有何形影是矣又謂只是這些虛靈意思平鋪著在恐便有以心為天理之患以知覺為性之病不可不仔細察釋氏以心之知覺為性故云蠢動含靈與佛性而不知心之生理乃性也不錯二字無病○孚先問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敬也所謂必有事焉者也勿忘勿助是調停平等之法敬之之方也譬之內丹焉不覩不聞其丹也戒慎恐懼以火養丹也勿助勿忘所謂文武火候然否先生曰此段看得極好須要知所謂其所不覩其所不聞者何物事此即道家所謂真種子也故其詩云鼎內若無真種子如將水火煮空鐺試看中節真種子安在尋得見時便好下文武火也勉之勉之○衡嘗與仲木伯載言學因指雞母為喻云雞母抱卵時全體精神

都只在這幾卵上。到得精神用足後自化出許多雞雛來存人於天地間萬事萬化都只根源此心精神之運用何如耳吕陸以爲然。友云說雞母精神都在卵上恐猶爲兩事也此又能待衡言所不逮者先生曰雞卵之喻。切用功正要如此接續許大文王只是緝熙敬止雞抱卵少間斷則這卵便毈了然必這卵元有種子方可若無種的卵將來抱抱之雖勤亦毈了學者須識種子方不枉了工夫何謂種子卽吾此心中這一點生理便是靈丹子也今人動不動只說涵養若不知此生理從涵養個甚物釋氏爲不識此種子故以理爲障要空要滅又得變化人若不信聖可爲請看無種子雞卵如何抱得成雛子皮毛骨血形體全具出殼來都是一團仁意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精神在卵內不在抱之者或人之言亦不可廢也明道先生言

學者須先識仁○衡問儒釋之辯先生曰子可謂切問矣孟子之學知言養氣皆欲知詖淫邪遁之害心蓋此事第一步生死路頭也往年曾與。友辯此果云天理二字不是仗仙佛得來吾自此遂不復講吾意謂天理正要在此岐路上辨辨了便可泰然行去不至差毫釐而謬千里也儒者在察天理佛者反以天理爲障聖人之學至大至公釋者之學至私至小大小公私足以辨之矣昔潘楷勤石武選亦嘗問此吾應之曰聖人以天地萬物爲體卽以身當天地萬物有何等廓然大公得一毫私意凡私皆從一身上起念聖人自無此以是無意必固我之私若佛者務去六根六塵根塵指耳目口鼻等爲言然皆天之所以與我不能無者而務去之卽已一身亦奈何不得不免有意必固我之私猶强謂之無我耳何等私小二子聞言卽悟

然今日乃知如此先正未嘗言到○或問學貴煎銷習心心之習也非固有也形而後有者也外鑠而中受之也如雜人之悍也楚人之計也心之習於風氣者也處富而鄙吝與處約而好侈靡者心之習於居養者也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煎銷也者煉金之名也金之精也有汚於鉛者有汚於銅者有汚於鐵土之侵蝕者非鍊之不可失也故金必百鍊而後精心必百鍊而後明先生曰此說得之認得本體便知習心習心去而本體完全矣不是將本體來換了習心本體元自在習。心蔽之故若不見耳不然見赤子入井便如何形發出來故煎銷習心便是體認天理功夫到見得天理時習心便退聽如煎銷鉛銅便是鍊金然必須就鑪錘乃得鍊之之功今之外事以求靜者如貯金於密室不就鑪錘雖千萬年也只依舊是頑雜的金○衡

未發之中唯聖人可說得若是聖人而下都是致和底工夫然所謂和者不發於中之謂乃是就情上體貼此中出來中立而和生也到得中常在時雖僭謂之致中和亦可也然否先生曰道通所謂情上體貼此中出來。句與中立而和生皆足其餘未精致中和乃修道立教之功用道至中和極矣更又何致耶若以未發之中爲聖人分上致和工夫爲聖人而下學者分上則又欠明了所不睹不聞卽未發之中也道之體也學者須先察識此體而戒慎恐懼以養之所謂養其中也中立而和生焉若謂自然而中則惟聖可能也若功夫則正是學者本源緊要處動以養其靜道通徒見戒慎恐懼字以爲致和耳○或問認思慮寧靜時爲天理爲無我爲天地萬物一體爲鳶飛魚躍爲活潑潑地自以爲灑然者因言過動輒不同何也衡應之曰譬

之行舟若遣個舟風恬浪靜時或將就行得若遇狂風逆浪便去不得也要去須得柁柄在手故學莫先於立志若無主宰便能胸中無他閑思雜想亦只討得個清虛一大氣象安得為天理安可便說鳶飛魚躍程明道先生嘗言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與必有事焉而勿正意同皆聰明如文公直到晚年纔認得明道此意未知道必有事焉是何事先生曰天理亦不難見亦不易見要須切己實用必有事焉而勿正功夫乃可真見都是鳶飛魚躍不然亦只是說也先生曰衡切謂初學之士還須令靜坐息思慮漸教以立志體認天理煎銷習心及漸令事上磨鍊衡嘗歷以此接引人多見其益動靜固宜合一用工但靜中為力較易蓋人資質不同及其功用純雜亦異須是因才成就隨時點化不可拘執一方也然雖千方百計總是引歸天理

上來此則不可易正猶母雞抱卵須是成底精神合併他底精神一例用方得如何先生曰靜坐程門有此傳授伊川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然此不是常理日往月來一寒一暑都是自然常理流行豈分動靜難易若不察見天理隨他入關入定三年九年與天理何干若見得天理則耕田鑿井百官萬物金革百萬之衆也只是自然天理流行孔門之教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黃門毛式之云此是隨處體認天理皆有得好無事時不得不居處恭即是靜坐也就事與人時如何只要靜坐使此教大行則天下皆靜坐如之何其可也明道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其接人渾是一團和氣何等自然○昨日承先以長至在適佇飯會膳間因講復其見天地之心衡謂諸友云人心本自坦坦平平即所謂天地之心不待復而後見也聖人見人多迷而不

復恐其滅絕天理不得已又就其復處指點出來欲令人便循為擴充將去也吾輩若能守得平坦之心常在即不消言復只怕無端又生出別念來耳故顏子克己只是不容他軀殼上起念諸友以為然如何先生曰冬至一陽初動所為來復時也天地之心何時不在特於動物時見耳人心一念萌動即是初心無有不善如孟子乍見孺子將入於井便有怵惕惻隱之心乍見處亦是初心復時也人之良心何嘗不在特於初動時見耳若到納交要譽惡其聲時便不是本來初心了故孟子欲人就於初動處擴充涵養以保四海若識得此一點初心真心便是天理由此平平坦坦持養將去可也若夫不消言復一語恐未是初學者事雖顏子亦未知此道顏子翁不遠復毋高論要力行實地有益耳○潘稽勳講天理須在體認上求見舍體認何

由得見天理也衡對曰然天理固亦常常發見但人心逐外去了便不見所以要體認纔體認便心存心存便見天理故曰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體認是反躬而復也天地之心即我之心生生不已更無一毫私意參雜其間此便是無我便見於天地萬物共是一體何等廣大高明認得只個急思常見在而乾乾不息以存之這纔是把柄在手所謂其幾在我也到那時恰所謂閑閑從方便乾坤在此間也宇宙內事千變萬化總根源於此其妙殆有不可言者然只是一個熟如何先生曰此節所問所答皆是然要用功實見得方有益中間云纔體認便心存心存便見天理不若心存得其中正時便見天理也如此體認工夫尤更直截其後云云得見天理後便見得親切也○陳子才問先生常言見得天理方見得人欲如何

銜謂纔體認便見得天理亦便見得人欲蓋體認是天理的動人心得主宰時也有主宰便見人欲文王緝熙只體認不已便接續光明去便容不得一毫人欲止便是敬止從此到至善只一條直路因竊自歎曰明見得只一條路在前面盡只不肯走病果安在耶顧賜鞭策先生曰文王緝熙敬止便是止至善便是體認天理工夫若見得時今延平所謂一毫私意亦退聽也豈不便見得人欲乎若人之酒醒使知是醉也若謂明見得道條路在前面如何不肯走或是未曾上路也又何遲迴顧慮無乃見之未明或有病根如憂貧之類在內為累故耶若欲見之明行之果須是把習心打破兩層三層乃可向往也○一友請經指曰須毋事時敬以直內遇有事方能義以方外經指曰恐分不得有事無事聖人心事內直則外自方學者恐義以方外

事亦是做敬以直內工夫與修辭立誠亦是做忠信進德工夫纔見得心事合一也老先生隨處體認天理之訓盡此二句之意更見打透明白不知是否先生曰隨處體認天理兼此二句包了便是合內外之道敬以包乎義義以存乎敬分明不是兩事先儒未曾說破予一向合看如此見得還書中謂釋氏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無有為決非程子語也吾子看到此難得○一友問明道先生言天理二字却自家體貼出來今見朋友中開口便說天理某却疑先生教人要察見天理者亦是人自家體貼乎此耳非謂必欲人圖寫個天理與人看也如何銜對曰誠然誠然天理何嘗有定形只是個未發之中中亦何嘗有定體人但常以心求中正為主意隨時隨事體認斟酌調得此心常合於中正此便是隨處皆天理也康誥所謂作稽中

德亦是如此求也自求見也自見得也自得他人不能與其力便見見得亦不能闚竊與人看雖然說工夫處却不能隨得人也未知是否先生曰天理只是自家體認說便不濟事然天理亦從何處說得可說者路頭耳若連路頭也不說便如何去體認其今不說者恐是未曾加體認工夫如未曾行上路的人更難說問也所云心求中正便是天理良是然亦須達得天理乃可中正而不達天理者有之矣釋氏應所無住而生其心是也何曾達得天理○若愚問中庸尊德性道問學一章朱子以存心致知言之而未及力行者咸義雖何幸夫子教之先生曰後世儒者認行字別了皆以施為班布者為行殊不知行在一念之間耳自一念之存存以至於事為之施布皆行也且事為施布豈外一念為之乎所謂存心即行也○若愚問天理心之主

也人欲心之賊也心之微衆欲交攻日侵月蝕賊斷內探主反退聽其所為時或發見殆一杯水於輿薪之火耳如弗勝何今欲反其故復其真宰者主之賊者賊之如之何其用力也先生曰這個天理與主未嘗亡特為賊所蔽惑耳觀其時或發見可知矣體認天理則真主常在而賊自退聽不是外邊旋尋討主入室來又不是逐出賊使主可復也只頃刻一念正即主翁便習便不為賊惑耳二者常相為消長○問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性之所以立也子思曰中者天下之大本用之所以行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學者從事於勿助勿忘之間而有得夫無聲無臭之真則日用應酬莫非此中發見流行之妙不容執規矩以為方圓蓋無當也然就舜允執之中而子無權之可似執事物上說故後世有求中於外者不知危精微一皆心

上功夫而樽之一字又人心斟酌運量之妙以中乎不中者則既已反其本矣否此不講而徒於事物上毎毎尋個恰好處道理雖其行之無過不及而閒已入於義外之說恐終亦不免於執一而已矣臆見如此未知何如先生曰聖人之學皆是心學所謂心者非偏指腔子裏方寸內與事爲對者也無事而非心也堯舜允執厥中非獨以事言乃心事合一允執云者照合於心與心爲一非執之於外也所謂權者亦心也廉伯所云斟酌運量之本是也若能於事物上察見自然天理平時涵養由中而出卽由仁義行之學何有不可若平時無存養功夫只到事來面前纔思尋討道理卽是行仁義必信必果之學卽是義外卽是義襲而取之者也誠僞王伯之分正在於此○敢問中庸不覩不聞與詩無聲無臭之旨何以異天理本無形聲可以覩

識但只恁地看恐墮於無若於無中想出一個不覩不聞景象則亦滯於有矣無卽佛氏之所謂空有卽其所謂相也二者皆非也然則不無而無不有而有其心之本體乎其在勿助勿忘之間乎近來見得如是幸夫子明以教我先生曰此事正要理會廉伯能以疑問如是蓋理會矣在人爲不覩不聞在天爲無聲無臭其實一也如舊說不覩不聞無聲無臭卽墮於虛無而不曰知矣然於不覩不聞而必曰其所是有實體也於無聲無臭而必曰上天之載是有實理也何墮於無這個不覩不聞之實體程子所謂亦無有處有亦無無處無乃心之本體不落有無者也須於勿忘勿助之間見之要善體認吾於中庸測雖已說破惟諸君於心得中正時識取本體自然見前何容想象○來謂正了所謂持其志毋暴其氣者亦無本末之分不過欲人

存中以應外制外以養中耳使知合觀並用之功也公孫丑疑而問者未達乎此而已矣先生曰志氣不是兩物志卽氣之精靈處志之所至氣亦至焉故持志卽無暴氣都一齊俱擒如志欲手持則持志欲足行則行豈不內外一致存中應外固是制外之心非由中乎不必分內外○儕問昨日坐中一友言夜睡不着者先生謂其未得體認天理故睡不着湛因舉蔡季通先睡心後睡眼文公以爲古今未發之妙言之老先生不以爲然者皆以其收心曰爲二理耶先生曰吾意不以爲然者非以岐心目爲二理也只先著一個睡字便是安排事事亦復如是所謂體認天理者亦非想象想象亦便是安排心中無事天理自見無事便自睡得着何意何必○毛式之日來功夫儘切身衛家居今科此友往來商確耳但渠銖較寸量念頭尚未肯放下

多病衛神不足可惜也願先生濟以一言渠若見得完全卻會存得生意先生曰毛君素篤信吾學隨處體認天理此吾之中和湯也服得時卽百病之邪自然立地退聽常常服之則百病不生而滿身氣體中和矣何待乎勞腳攘銖較寸量乎此心天理管之衡尺衡尺不動而銖銖寸寸自分自付而衡尺不與焉病之所以無爲而天下治者此也此劑中和湯自堯舜以來治病皆同天理人心不在事心兼乎事也○朱鵬問道通云隨處體認天理卽孔門博約一貫之旨皆然則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須合作一句看始明請示其的先生曰隨處體認天理與博約一貫同皆本於精一執中之傳博文約禮還是二句然則一段工夫一齊並用豈不是同一體認天理○先生嘗言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此便是良知亦便是天理衛竊以爲是非之心其在

人也雖私欲亦業蔽他不得嘗諭做強盜人若說他是強盜他便知怒又如做官人要錢反案亦怕人知覺及見人說其官何等清廉渠亦知敬而自愧可見他本心自是明白雖其貪利之心亦蔽他不得此正是他天理之心未嘗泯滅處學者能常常體察乎此依舊自己是非之心知得真切處存養擴充將去此便是致良知亦便是隨處體認天理也然而外人多言先生不欲學者之言良知者豈慮其體察未到將誤認於理欲之間遂以為真知也耶先生曰如此看得好吾於大學小人閒居章測斷備言此意小人至為不善見君子即知掩不善又知著其善又知自愧作人視己如見肺肝又如陵盜至為不道使其一見孺子將入井便有怵惕惻隱之心豈不是良知良知二字自吾子發之豈不欲學者言之但學者往往徒以為言又容易別了

皆說心知是非皆良知知得是便行到底知得非便去到底如此是致恐師心自用還須學問思辨篤行乃為善致○老先生儒佛之辨切矣衝竊以為論佛氏曰當先根究其初心不合從驚怖起念且援責其苦根塵絕倫理之學蓋由其厭足之差遂使其說至此極也故衝每與朋儕言學須先探試其志然後與論工夫若其志不正雖與講得極親切只是替他培植得私己的心反討助潤飾得他病痛後來縱欲敗度傷殘倫理或反有甚於佛氏者孔子於門人往往誘其言志君子欲人察於善利之間者殆為是耳故自學教人皆宜先正其志何如先生曰佛氏初心驚怖起念自是苦根塵絕理倫之學是同條共貫雖然問學者先須校其實迹驗證乃可誅之也今只誅其驚怖起念則彼又有無諸相之說必不肯服從事聖人之書者亦有縱欲

敗度傷殘倫理然不可謂之儒聖人必不取之而佛者之教正欲人人絕滅倫理如冰火之不相同于此而同之且抑揚之閒詞氣過矣正志之說甚好○衝問先生教人體認天理竊只於無事時常明諸心體認天理萬物一體之義至有事時只就此心上體會體會便應去求個是便了不識然否先生曰吾所謂天理者體認於心即心學也有事無事原是此心無事時萬物一體有事時物各付物皆是天理充塞流行其實無一事○衝每得所領師尊教每令察見天理指若天理雖見正恐失於空中境界耳近就實地尋求始覺日用間一動一止一事一物無不是個道理分明有見但猶有一等意思牽滯未肯與實認他做工夫非難見也竊以人生天地間與禽獸異也人得天地之中耳中乃人之生理也即命根也即天理也不可頃刻間斷也

若不察見則無所不至日用動作忽入於過不及之地而不自知矣過與不及即邪惡之念人欲無窮矣故千古聖賢授受只一個中不過全此天然生理耳學者講學不過講求此中求全此天然生理耳入中之門曰勿助勿忘中法也以中正之法求中正之道成中正之教也體認天理即體認中也但中字虛天理字真切令人可尋求耳不知是否先生曰體認正要如此真切若不用勿忘勿助之規是任也○經指與一友論擴充之道經指以擴充非待發見之後一端未充一端也只終日體認天理即此是敬敬即擴充之道非敬之外又有擴充功夫也所謂擴充須於體認擴充之只是一事如戒慎恐懼以養中中立而和自發無往而非仁義禮智之發見矣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正在足字非必保四海而後為充也只是求復吾廣大

高明之本體耳不如是否先生曰今之所謂致良知者待知得這一是非便致將去此所謂待發見之後一端求充一端也只隨處體認天理擴充到盡處即是保四海即是廣大高明之本體○謙問鳶飛魚躍活潑潑地學者用功固不可不識得此體若一向爲此意擔閣而不用參前倚衡的功夫終無實地受用須是見鳶飛魚躍的意思而用參前倚衡的功夫雖用參前倚衡的工夫而鳶飛魚躍之意自在非是一邊做參前倚衡的工夫一邊見鳶飛魚躍的意思乃是一併交下明道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人力最盡先生曰鳶飛魚躍與參前倚衡同一活潑潑地皆察見天理工夫若此意而涵養之則日進日新何擔閣之云不可分爲二也明與明道必有事焉勿正勿忘勿助長元無絲毫人力之說最好勿

正勿忘勿助中間未嘗致絲毫人力乃必有事焉之工夫的當處朱傳節度二字最好當此時節所謂參前倚衡所謂鳶飛魚躍之體自見矣○先生曰陽明謂勿忘勿助之說爲懸虛而不知此乃所有事之的也舍此則所有事無的當工夫而所有事非所事矣○子嘉問程子曰勿助勿忘之間乃是正當處正當處即天理也故參前倚衡與所立卓爾皆見此而已必見此而後可以語道或以勿助勿忘之間乃虛見也須見天地萬物一體而後爲實見審如是則天地萬物一體與天理異矣人惟不能調習此心使歸正當是以情流私勝常自扞格不能體天地萬物而一之若能於勿助勿忘之間與有所見則物我同體有見矣或於此分虛實者獨何與故圖說曰性者天地萬物一體者也心也者體天地萬物而不遺者勿助勿忘之間何容力乎

伏惟判示以決所疑先生曰惟求必有事焉而以勿助勿忘爲虛陽明近有此說見於與聶文蔚侍御之書而不知勿正勿忘勿助乃所有事之工夫也求方圓者必於規矩舍規矩則無方圓舍勿忘勿助則無所有事而天理滅矣下文無若宋人然并從無益而又害之可見也不意此公聰明未知此要妙未見此光景不能無遺憾可惜可惜勿忘勿助之間與物同體之理見矣至虛至實須自見得○子鼎問克己復禮一功也己克而禮自復理復而後己可言克矣蓋一心之中理欲不容並立也或者專言克己必己私克盡而後禮可復則程子生東滅西之語何謂乎若謂初學之士習心已久不免己私之多故先言克己以覺之即先正所謂非全放下終難湊泊之謂也以此爲講學始終之要恐非中正也殊不知言復禮則克己在其中言克己

則復禮不外矣若得其要於勿助勿忘之間隨言克己亦可也若不得其要不知所克者何物縱云克己亦不過把持而已焉能盡克而不生乎若謂顏子之功尚亦如此況其他乎蓋顏子之姿生知之亞故已一克而即去不萌所謂不貳過是也非若後世一一而克之之謂也或以爲存天理無所捉摸不若克己之爲切是蓋未得其功於勿助勿忘之間者也若果能有見於勿助勿忘之間則己私又何容乎嘉以爲既知有所見復於受病深者而克之則日漸月磨己不知而自克也嘉之所見或亦偏隨而不知伏惟詳示先生曰克己復禮固不是二事然所謂克己者非謂半上半下也去之盡乃謂之克也己私纔盡天禮立復若其不繼又復如初惟隨處體認天理最要緊能如是則克復在其中矣謂體認天理不如克己者蓋未知此且克己雖

以告顏子，而不以告仲弓諸人，蓋非人人所能也。今人只說克己耳，又何嘗克來？若待到知是己私時，其機已往，又安能克？惟是祇悔耳。○子嘉問：隱顯無間，動靜一功，子所雅言也。或者不求之其本體，而專磨煉於事，遂詆靜坐者為非。夫靜坐而不求諸人事，而後可以言偏矣；若專用力於事，而不求見本體，則與靜坐之弊均矣，又何消彼耶？不知所謂磨煉者，又何物耶？況所謂隨處體認天理，非專於事也。體認也者，知行並進之謂也。識得此天理，隨時隨處皆知行並進乎此天理也。若曰隨事，則偏於事而非中正矣，毫釐千里之差，所係不細。伏惟垂教。先生曰：體認天理而云隨處，則動靜心事皆盡之矣。若云隨事，恐有逐外之病也。孔子所謂居處恭，乃無事靜坐時體認也；所謂執事敬，與人忠，乃有事動靜一致時體認也。體認之功，貫通動靜隱

顯，只是一段工夫。○問：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夫動靜一也，而為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動靜各自為一物矣。謂常體不易者為靜，妙用不息者為動，則所謂靜極復動，動極復靜者，不可通矣。夫所謂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其以天地之形體言之乎？抑以其性情言之乎？以其形體言之，則天主動，地主靜，動靜分矣。以其性情言之，則所謂陰變陽合而生金木水火土者，又何謂也？願示。先生曰：觀天地間只是一氣，只是一理，豈常有動靜陰陽二物相對？蓋一物而兩名者也。夫道一而已矣，其一動一靜，分陰分陽者，蓋以其消長迭運言之。以其消故謂之靜，謂之陰；以其長故謂之動，謂之陽。且古往今宇宙內只此消長，觀四時之運與人一身之氣可知，何嘗有兩物來？古今宇宙只是一氣，生生不息，故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見之者謂之見道。○問：白沙先生有語云：靜坐久之，然後吾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觀此則顏之卓爾，孟之躍如，蓋皆真有所見，而非徒為形容之辭矣。但先生以靜坐為言，而今以隨處體認為教，不知行者之到家，果孰先而孰後乎？明道先生曰：天理二字是某體貼出來，是其本心之微，亦隱然呈露矣。而十二年之後，復有微心之萌，何也？意者體貼出來之時，方是尋得入頭去處，譬如仙家之說，雖是見得元關一竅，更有許多火候溫養工夫，非止謂略窺得這個景象，便可以一了百了也。如何如何？先生曰：感見與實見不同。靜坐久，隱然見吾心之體者，蓋先生為初學言之，其實何有動靜之間？心熟後，雖終日酬酢萬變，朝廷百官萬象，金革百萬之衆，造次顛沛，而吾心之本體澄然

無一物，何往而不呈露耶？蓋不待靜坐而後見也。顏子之瞻前忽後，乃是窺見景象處，見也；至於博約之功，既竭其才之後，其卓爾者，乃實見也。隨處體認天理，自初學以上皆然，不分先後。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即隨處體認之功，連靜坐亦在內矣。○問：無在無不在，只此五字循而行之，便有無窮難言之妙。白沙先生所謂高明之至，無物不覆，反求諸身，不在於人欲也。無不在者，無不在於天理也。郡竊謂此五字當渾全以會其意，不當分析以求其義。分析則支離矣。既有學問思辨之功，意不向別處走，不必屑屑於天理人欲之分析也。此緊關終身受用之地，更願發揮，歸於同志者共之。先生曰：此段看得好。五字不可分有，如勿助勿忘四字一般，皆說一時事。當此時，天理見矣，常常如此，恒久不息，所以存之也。白沙先生所謂欄柄在手者如此。

此乃聖學千古要訣近乃聞不用勿助勿忘之說將流見之疏存之乎是無㮀柄頭腦學者不可不知○問神易無方體學者用無在無不在之工夫當內外動靜渾然之兩忘也蓋工夫偏於靜則在於靜矣工夫偏於動則在於動矣工夫偏於內則在於內矣工夫偏於外則在於外矣非所謂無在無不在也非所謂無不體也非所謂活潑潑地也切料如此不知其果然否乎先生曰神易最可玩此當以意會不可以言盡也當知易是甚神又是甚皆是勿忘勿助無在無不在之間見之何內外動靜之分會得時便活潑潑地○問天地之心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之妙貫晝夜亙古今而無不然也有此獨以亥子爲終者必有說矣顧聞所謂亥子中間者先生曰動靜之間即所謂幾也顏子知幾正在此一著○道通從問惟意必固我故不能貫通

心事合一存養否先生曰惟不於心事合一存養心地不能纖然有物來順應則隨事擬議商量怕惰慣便是意必固我○先生曰先師白沙先生與予題小圓圖屋詩有云至虛元受道又語予云虛實二字可往來看虛中有實實中有虛予謂太虛中都是實理充塞流行只是虛實同原○先生曰戊子歲仲冬各部同志諸君飲於新泉其論大道欲畢日諸君知忠信爲聖道之至乎學者徒大言誇人而無實德無忠信故也故主忠信忠信所以進德直上達天德以造至誠之道忠信之外無餘事矣既而語羅民止周克道程子京曰忠信者體認天理之功也在是矣中心爲忠心中故實是謂之信心之不實念是不中不正之心爲之間如何中心用勿忘勿助之間則心中矣○孟串問心之本體莫非天理學者終日終身用功只是要衛着天

理求復本體而已本體何分於動靜乎明道云須看喜怒哀樂未發前作何氣象延平之教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象山謂學者曰須在人情事變上用功夫喜怒哀樂情也亦事也已發者也一則欲求諸已發一則欲看諸未發何與竊意三先生之教一也明道爲學者未識得本體看未發之前氣象正欲體認本體也認得本體方好用功延平亦明道意也象山恐學者未識於實地用功即懸於空虛莽蕩便有岐心事爲二之病人情事變乃日用有實地可據處即此實地以體認吾心本然之天理即人情事變無不是天理流行無不是未發前氣象矣若不從實地體認出來竊恐病痛未除猶與本體二也幸賜明教先生曰師云來問亦有得好三先生之言各有所爲而發合而觀之合一用功乃盡也吾所謂體認者非分已發未發未分動靜所謂

隨處體認天理者隨已發未發隨動隨靜蓋動靜皆吾心之本體體用一原故也如彼明鏡然其明瑩光照者其本體也其照物與不照物任物之來去而本體自若心之本體其於未發已發或動或靜亦若是而已矣若謂靜未發爲本體而外已發而動以爲言恐亦有岐而二之之弊也前輩多坐此弊偏內偏外皆支離而非合內外之道矣吾心性圖備言此意幸深體之○先生曰上蔡主一個天理陽明常有此言殊不知無適之謂一若心主一個天理在內即是物即非一矣惟無一物乃是無適乃是主一遂將師天理自見前矣觀此則動容貌整思慮未便是敬乃所以生敬也○問由求亦要爲邦曾點要灑然爲樂其志豈不同者豈聖人以其事迹觀之獨有取於點居樂善而不取於用世行志者耶但其間有大意存焉謂理之無在無不在

也夫有點之樂矣必舍去國事適滄州之地浴沂詠歌而後樂
之乎為邦亦是曾點合當為的使由求亦得點之意則何嫌於
用世但三子見得一處點見得無處不是此理使點只認得彼
處是樂亦猶夫三子之屑屑事為矣而謂之見大意乎孔子仕
止久速未嘗留意孟子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是何物也可同與
寬與點之意矣論問是否先生曰曾點正為不曾見得無處不
是此理意思故須求風浴詠歸始樂若見得則隨處體認天理
流行則為邦為政何往而非風浴之樂點雖樂優於三子然究
竟言之過猶不及耳終是未能一貫若以此為竟破佩象則又
認錯堯舜了也○問人心與天地萬物同一體是則然矣但學
者用功只當於勿忘勿助上著力則自然見此心虛明之本體
而天地萬物自為一體耳故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

其倚於衡也曰古人見道分明曰已見大意曰見其大皆指見
此心本體言之爾若為學之始而遽云要見天地萬物為一體
恐胸中添一天地萬物與所謂守一中字者不相遠矣是否先
生曰吾意正如此勿忘勿助心之中正處這時節天理自見天
地萬物一體之意自見若先要見是想像也王陽明謂仔何欲
將勿忘勿助之說戒甚矣○問為學之始斷不可遽云要見天
地萬物一體然為學之初亦不可不知天地萬物與吾一體若
不知此體則昧於頭腦矣故程子曰學者須先識仁體先生亦
嘗教學者曰鼎內若無真種子卻教水火煮空鐺又曰須默識
一點生意此乃知而存也韋推官止見得程子所謂存久自明
以下意思乃存而知也竊疑如此未知是否先生曰固是大頭
腦學者當務之急然始終也須於勿忘勿助處見○先生曰知

崇而禮卑中行之士也行者中路也以上便可到聖人地位狂
者有智崇而無禮卑狷者有禮卑而無智崇孔子思得狂狷者
欲用其一偏之善抑揚進退之狂狷交用則智崇禮卑天地合
德便是中行可踐迹而入聖人之室矣○先生曰楊慈湖豈是
聖賢之學乃真禪也蓋學陸象山而又失之者也問王陽明謂
慈湖遠過於象山象山過高矣又安可更過觀慈湖言人心精
神是謂之聖是以知覺為道矣如佛者以運水搬柴無非佛性
又蠢動含靈無非佛性然則以佛為聖可乎○先生曰聰明聖
知乃達天德故入道係乎聰明然聰明亦有大小遠近深淺故
所見亦復如此曾記張東海謂定性者動亦定動亦是定有何
了期王陽明近謂勿忘勿助終不成事夫動靜皆定忘助皆無
則本體自然合道成聖而天德王道備矣孔孟之後自明道之

外誰能到此可知是未曾經歷二君亦號聰明亦止如此故人
之聰明亦有限量○先生曰有以知覺之知為道是未知所知
者何事孟子言予將以斯道覺斯民則所覺者道也儒釋之分
止在此○懷問體認天理最難天理只是吾心中正之體不屬
有無不落方體纔欠一毫已便不是纔添一毫亦便不是須是
義精仁熟此心洞然與之為體方是隨處體認天理或曰勿
忘勿助之間則見之竊謂勿忘勿助固是中規然而其間間不
容髮又不是簡有硬格尺可量定的只這工夫何緣便得正當
先生曰觀此可見曾用實心尋求來所以發此語天理在心
求則得之夫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但求之自有方勿忘勿助
是也千古惟有孟子發揮出來須不廢絲毫人力欠一毫已便
不是纔添一毫亦不是此語最是只不忘助時便添減不得天

理自然見非有難易也何用硬格尺量耶孟子曰物皆然心為甚吾心中規何用權度

明儒學案卷三十七終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參閱

太僕呂巾石先生懷

呂懷字汝德號巾石廣信永豐人嘉靖壬辰進士自庶吉士出為給事中復入春坊以南司業掌翰林院事遷南太僕寺少卿致仕先生受學於甘泉以為天理良知本同宗旨學者工夫無有着落枉自說同說異就中指點出一通融樞要只在變化氣質故作心統圖說以河圖之理明之一六同宗二七同道三八為朋四九為友各居一方五十在中如輪之有心虛之有春兼統四方人之心是五十也陰陽合德兼統四端命曰人極至於氣質由身而有不能無偏猶木火木金各以偏氣相勝偏氣勝則心不能統之矣皆因心同形異是生等等故學者求端於天不為氣質所局矣先生之論極為切實可以盡橫渠之蘊然尚有說大氣之流行不能無過不及故人之所稟不能無偏氣質雖偏而中正者未嘗不在也猶天之寒暑雖過不及而盈虛消息卒歸於太和以此證氣質之善無待於變化理不能離氣以為理心不能離身以為心若氣質必待變化是心亦須變化也今曰心之本來無病由身之氣質而病則身與心判然為二物矣孟子言陷溺其心者為歲未聞氣質之陷溺其心也蓋橫渠之失渾氣質於性先生之失離性於氣質總由看習不清楚耳先生所著有律呂古義曆考廟議諸書

巾石論學語

竊爲天道流行命也與心俱生性也在天曰命在人曰性貫一本耳前後五者皆性於已而命於天世之人但知以前五者爲人性而不知節之以天理以後五者爲天命而不知求之於人心故孟子謂聲色臭味安佚之欲與心俱生人之性也然有本之天理而不可易者君子固不謂由於人性恣然自肆而不思所以節之於理也仁義禮智天道之德一理流行天之命也然有根於人心而不容僞者君子固不謂出於天命而不思所以性之於已也夫心即理理即心人心天理無非中者然性本人心而有不由於理者是形氣之私而非性之真命出天理而有不根於心者是拘蔽之姿而非命之正性命合一天人不間知而行之此孟子之所以亞聖也（答毛介川）氣之有陰間不容髮一

念之得則充塞天地一念苟失即墮落軀殼是故孟子論養氣必以集義爲事此氣流行生生不息是吾之本心也義與心俱何以待集蓋忘助間之耳忘助人也勿忘勿助則義集人欲退而天理流行矣程子謂勿忘勿助與鳶飛魚躍意同正謂是也（答蔣道林）此理此心流行天地默而識之隨處充足如花林鳥態同情俛仰之間萬物一體不言而喻若只恁地擬按恐不免只是義襲工夫到底得聖門所爲難耳（上同）不覩不聞即吾心本來中正之體無生無弗生無存無弗存何有絲毫人力便是意必固我而生存之理息矣故君子戒謹恐懼常令惺惺便是生存之法（答翁咸山）天以生物爲心生生不息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聚散隱顯莫非仁體性之所以與心俱生也爾是由入是實有不得已而然者道之無內外無終始也直立天地貫始

終內外而一之者人之所以爲仁也毫髮與道不相入便是不仁便自不貫便屬滅息是故君子盡心知性知天存心養性事天皆所爲以道仁身俟此命之流行也（答蔣卿）○天命之中無不包貫此吾心本體也此心同此理同其爲包貫亦無弗同流行神理豈有豐嗇厚薄哉雖其流行而與形焉於是二氣分五行列交錯不齊而理之神有不能盡然者矣非其本體之神有豐嗇厚薄也蓋陰陽五行適得其初則中中則心存心存則本體洞然而無所障蔽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其神固不改也陰陽稍偏皆爲障蔽偏陰知柔偏陽知剛其障淺薄者易化深長者難化及其化也淺薄者可盡而深長者雖功深力至欲其本體高明純然如初畢竟不能譬如濁水昏渾之極雖澄清之久畢竟不如泉流初出山下之體也習染於所禀神理之數不齊雖得

理氣合而不分然不免陷於理氣混而無別之弊（與蔣道林）○心統部說正爲發明性善本於天理其旨歸仁義氣質等說緣只爲指點病根之所從來蓋性統於心本來無病由有身乃有氣質有氣質乃有病有病乃有修是故格致誠正所以修身戒懼愼獨所以修道身修道立則靜虛動直天理得而至善存矣非以氣質爲惡性與性善特並出也（同上）○靜坐工夫正要天機流行若是把定無念即此是念窒塞天機竟添一障且如平日好學與人相近與見孺子入井有怵惕惻隱之心盡屬動處何嘗把定無念蓋一陰一陽謂道繼善成性乃是天則合下是個聖人之資稟天地至中至和之氣以生性道流行止於至善何動何靜只爲吾人稟氣不免有偏勝去處且畫紛紛客氣浮動念慮相仍盡屬軀殼間有真心透露去處也自混過旋復埋沒

故程子靜坐之說，正欲和靖於靜中透露天機，庶幾指點下手工夫，方有著落。其說實自孟子夜氣四端發揮出來，雖然天德不可強見，須涵泳從容，不著一物，優而游之，厭而飫之，渙然有悟，悠然而得，方是實見。此則所謂莫見莫顯，人所不知而己獨知之者，只此意流行不窒，便是王道。吾輩但得此意常在，不令埋沒，即就日用感應正處識取亦得，不必拘拘專在靜坐間。與楊朋石 ○古今天下人才不相上下，辟如倉公之筍藥金品類頗，今天下之醫之筍不甚相遠也，而其生人殺人之功頓殊，察脈診病之方，用藥有當有不當耳。居今之時，治天下之事，苟使盡當天下之才，挽回之勢當必有可觀，未可遽謂今天下盡無人也。與歐陽南野 ○不肖姿意聖學，嘗從諸賢之教，作大公順應工夫，日用應酬，常中頗覺定靜，久久從容，枝梧雖有一二偶合去處，然以揆之聖賢之道，以為便只如此，則盡未也。因而不能自信，反求其故，又二十餘年，始悟心同形異，知愚賢不肖之所自生，以氣質有蔽之心，只持無念便作大公順應，此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可以底於道也。答聞都峰 ○昔人謂安土敦仁，天下一人而已，蓋種種病痛，都從自家軀殼上生，試從天下一人上理會，東西南北到處即家，進退窮通何往非我，如此省卻多少魔障。答唐荊川 ○來諭性無氣質，知有聞見，氣質不能累性，良知必藉聞見而後致，愚不敢以為然。夫聞見者，形氣之所感發也，形氣不偏，合下盡如聖人，隨感而應，此雖紛華波蕩之中，從自雍容無見，上天之載，於是乎存，而何聞見之與有？若或氣質偏勝，則感應失中，此其軀殼物而不化之氣，將蕃心體，所以往往自謂絶見俱寂，而不知其閉目靜坐，猶自墮落聞見，學問思辨，兀兀窮年，

終日終身，只逐聞見上奔，責良知之致，又將焉藉哉？竊見古來聖賢求仁集義，戒懼慎獨，格致誠正，千言萬語，除卻變化氣質，更無別勾當也。復黃折齋 ○易言直內方外，通書言靜虛動直，皆兼來互言，畢竟是有內有外，有動有靜。欲一之不能，若搁儱侗不分，以為一，則言靜不必言動，言內不必言外，言動與外，不必又言靜與內，致一之功要有不在區區分上求同，而有無隱顯通一無二，乃必有道矣。心也者，陰陽五行之中也，有無隱顯，一以貫之理也。執非心者，氣質偏駁，則感應失中，內外動靜，不得其理而一之道病。是故君子隨分致力，直之方之，虛之直之，理得心存，氣變質化，無內外，無動靜，純一不二，而學之能事畢矣。然則存省之旨，亦何病於致一哉？世之學者不責支離之病於氣質，而求一於虛直方之間，適責支離於內外動靜，必求合於併於分以致一，此其所以言愈精而道愈遠，功愈密而幾愈離也。答洪覺山 ○方今吾輩學問，不可謂盡無豪傑之才、真切之士出於其間，只為學術欠明，往往一出門來，便以見成聖人認在身上，卻不去實反之身心，極深研幾，以求自得，是以自謂物來順應，而不知已離大公之體；自謂感而遂通，而不知非從天下之故。所以中庸卒章既言學者立心為己，而必繼之以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意可識矣。答謝顯 ○近與一學者許，亦直須對境無差錯，方是山中善讀書。仲木究竟此學有年，方今管自視對境何如？大學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今之為政者，其當官未必盡不如古人，要之其清其慎其勤，緣只是做官，曷嘗有保赤子之心在此，所以雖極力綳把支持，而卒不免於做也。答沈仲大 ○詩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

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只今吾了但有好惡念頭須從父母心中流出方是實學(答趙敬行)○竊嘗以奕喻之羲畫八卦是棋盤定局文王八卦又說出一個行路車是直行馬是日行象是田行之類周易六十四卦如對局下棋又說出一個棋勢變處是如此時要如此行是如彼時又要是如彼行雜卦傳却是發明周易卦變只是一個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道是故六十四卦者三十二卦闔闢之謂也有吉有凶有消有長有進而存有退而亡是故剛柔憂樂與求見雜起止盛衰之類種種不同而其爲一闔一闢一往一來無非道之變動夫子觀將察變其於易也思過半矣(答王錢仁)○太極之極即下文陽極生陰陰極生陽之極極處便是生處此陰陽統會之中所爲天地之心不能不靜之間是也故言易有太極陽爲陰根陰爲陽根一理流行生生不息是則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故言太極本無極也(答葉德卿)○種種計較利害得失之私都向氣質上生德性用事百般病痛都消是故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直則直讓則讓只有向前一個道理易當有個直之不可讓之不可道理在昔曰太王避狄何曾生叢一個讓之不可之心世守勿去何須多答一個直之不可之心讓之不可直之不可畢竟是計較利害得失之私氣質所生也(同上)○古人無入不自得境界元不是一切丟放度外只求一快活便了其曰素位而行千緒萬端物各付物不知有多少條理在反身循理莫非天則流行之實活潑潑地有絲毫人力不得而與焉者此之謂自得這個境界若不由戒懼慎獨格致誠正上得來恁他說何活潑潑地若丟放得下便是强自排遣(同上)○天理良知本同宗旨誠得原因義剛則千變萬種皆

可入四徒獨慮見不惟二先生之說不能相通古人千門萬戶安所適從今即使了良知天理之外更立一方亦得終無用如此故但就中指點出一通融樞要只在變化氣質學問不從這上著脚恁說格致說戒懼說求仁集義與夫致良知體認天理要之只是虛費精神工夫都無著落(同上)○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天則也天則流行陰陽未有偏勝闔闢往來本自生生不息形聚質成軀殼氣生陰陽交駁志以氣行而大道或幾於息矣以故一日軀殼既做積陰不化之氣不可反升於天依草附木爲鬼爲祟頓令此身飄流散落弗復歸根復命與草木同朽腐而已矣天之生物使之一本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纔善成性不以生存不以死亡生生化化通乎死生晝夜而知者歸根復命之謂也雖謂之不死可也釋氏說法度人宗旨不過以鐘磬之說爲根本餘音之道爲作用不落鬼道爲法門今所傳心經字母其本教也而其爲末法又不過窺見世俗積惡任氣死則物而不化鬱陰滯魄游魂如母直以鐃鼓梵音散之是擊之道於滅亡而已豈有所爲聖賢安身立命之道哉予昔爲太僕時直宿禁寺以夜中有鬼投石譏念終夜不息讖令之西爲吞池空地亩繞衙後予視之見有容病血幽陰閉叙蓋人跡所不至之地予問此何房有老隸密告以故予曰噫噫積陰聚而不散以祭自散之當也乃令直夜敲擊梆鈴叫噪其中旬日之間鬼不復投石予嘗修齋念佛放法超度邪祟消散之已爲耳(答介眼)○道心惟微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也聲臭皆屬氣質爲輕躁爲急忽粗率浮動百孔千瘡皆從此發究其故是故精者不粗之名一者不二之名不

粗不二，更無聲臭可言，氣質變化，而天載存矣，執中之道也。（答紫遺儒）○予年十八九時，切慕聖賢之學，日涉蹊徑，旋悶旋寒，一日讀延平語錄，教人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乃竊嘗試之，積日累月，稍覺氣質漸次清明，問學漸次得力，是故喜怒哀樂未發，惟真實然無覺之謂也，苟真實然無覺，則戒慎恐懼執其戶之門也，日戒慎恐懼閑邪存其誠而已，是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誠之不可掩也，由能有誠，推而致之，形著動變，誠斯立焉，至誠之德，著於四方，悠遠博厚高明，而一本之道備矣，是故不知反觀不可與語於閑存，不知閑存不可與語於戒懼，此吾儒存省與異說之學與異端枯寂毫釐千里之辨，其日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非可觀者幾何，其不流而為虛無之續也。（答予懷[illegible]）○一友曰，日用應事，只從心之安處便是良知，又一友曰，予往於心心之不安處求而得之，東廓曰，良知者心之真知也，天然自有之中也，良知發於心之所安固也，非其所安之正而發也者，非心之真也，發於心之所安固也，非其所以不安之正而發也者非心之真也，皆病也，氣質誘之也，是故戒懼慎獨之功，從事學者只常常戒慎不離，無分寂感，一以貫之，此其為致良知而已矣。（東廓先生文集序）○廣信婁一齋先生，受業康齋之門，歸與其徒論學饒陽永豐齋夏二先生，遊齋德大方正，嚴毅終日終身由入準繩規矩，夏東巖則性度春和，涵養純粹，人以明道方之，嘗謁先生於家，先生飲之，其姪貞獻新釀秫酒，請為令，先生時方督學山東，笑語慎曰，某此來，不能為新詩酒令，但循古套行酒期於浹洽，不亦可乎，先生爾極對語，有天人一處須由敬內外恐懼始是仁之句，先生指謂慎曰，某平生問學只此一語是

用功最得力處。（東廓文集序）○聖人之道在心，心之道在天地，天地之道見於陰陽，陰陽之道著於易，河圖之數，易數也，而天地聖人之道存焉，是故易有太極，太極者天地之心，陰陽所始，實無始也，陰陽所終，實無終也，一理動靜兩儀肇分，一二三四五水火木金土生焉，六七八九十水火木金土成焉，生者為動為陽為天，成者為靜為陰為地，動陽之陽一二為太陽，陽之陰三四為少陰，靜陰之陰六七為太陰，陰之陽八九為少陽，中分二儀橫列四象，二變一合，八卦相盪，天太陽之陽一水生象乾，太陽之陰二火生象兌，少陰之陽三木生象離，少陰之陰四金生象震，地太陰之陰六水成象坤，太陰之陽七火成象艮，少陽之陰八木成象坎，少陽之陽九金成象巽，天卦四，地卦四，一六同宗位北水，二七同道位南火，三八為朋在東木，四九為友居西金，陽極於五，陰極於十，如輪之在心，如屋之在脊，合之有中，分之無迹，兼統四方，有極無極，土之所以成始成終，太極之象也，方其天道流行，動而生陽，一二三四，陽動斯極，太極生陰，造化萬物，陽變為感，應隨陰合，洪纖高下，各有形色，六七八九，陰靜一級，地道終事，陰極陽至，天根動萌，精純粹美，是故心生形成，萬物咸備，少陽木之性仁，太陽金之性義，少陰火之性禮，太陰水之性智，信兼四德，五性是具，心統性情，道根天地，乾道為性，坤道為情，是故仁之端惻隱，寬裕溫柔有容，少陽木之應也，義之端羞惡，發強剛毅有執，太陽金之應也，禮之端恭敬，齊莊中正有敬，少陰火之應也，智之端是非，文理密察有別，太陰水之應也，剛柔之中，陰陽合德，兼統四端，命曰人極，人極者心也，是故知覺運動，不足以盡心，陰陽有統，剛柔有中，三極一本，原始要

終心之則也是故命歇[redacted]有知覺亦有運動生同大原成襲偏氣陰塞陽拘識心私已草木之無知識偏塞之極也人亦物也動靜變合周流復始陰剝陽生虛含萬理此其形合神存寂通知類也然陽奇陰耦天清地濁陽以陰成天從地作游氣因依且有純駁純者聖駁者愚心同形異是生等差故木多偏仁金多偏義火多偏禮水多偏智陽多偏剛陰多偏柔多微者偏多甚者惡五性感動弗由於則人心姿天理塞此其所以去禽歇[redacted]不遠也是故善學者恒求其端於天正心正此脩身脩此擇善擇此固執執此理得心存氣變質化行此四德徹上徹下無餘欠無假借天人同歸死生晝夜孟子言盡心知性知天存心養性事天修身立命至矣哉心說圖說

侍郎何吉陽先生遷

何遷字益之號吉陽德安人嘉靖辛丑進士除戶部主事歷官至南刑部侍郎萬曆甲戌卒年七十四先生從學於甘泉京師靈濟之會久虛先生入偕同志復之先生之學以知止為要止者此心感應之幾其明不假思而其則不可亂非止則退藏不密藏不密則真幾不生天則不見此與江右主靜歸寂之旨大略相同湛門多講研幾而先生以止為幾更無走作也其疏通陽明之學謂舍言行而別求一心外功力而專任本體皆非王門種子亦中流之一壺也張卤斑先生撫江右不滿人望惜哉

吉陽論學語

自釋氏出，儒者襲之，相率以虛為知，而卒無以體物，弊亦久矣。近代致知格物之學復明，學者頗知求諸應感之幾，以順性命而成化育，於是天聰明之蘊，庶幾為天下利，而吝寂寞曰若將推而易之。由孟軻氏以來，未有發斯旨者，蓋孔門遺意也。此義既明，誦說漸廣，世之學者乃或不能究其微，而高明之士又益過之，承接依稀之見，自信當下，便然以為流行，而反之大則往往疏略粗浮，將使明明德於天下之學，又從一歧而彼寂寞者流，反將以其所獨至者掩之，此豈致知格物本旨哉？予嘗遡而求之，道有本末，學有先後，大學教人以知止為先，而後定靜安慮由之。知止而後能定靜安慮者，致知以格物也；定靜安慮而後能得者，物格而後知至也。是故知止之義，雖高明之上，有不能舍之以徑趨者，甚哉聖人為學者慮至深遠也。止者，此心應感之幾，其明不假思，而其則不可亂，善而無善，所謂至善也。行所不止，為思以亂之，非其本體也。是故聖人亟指之，而欲以其知及之，信其本無不止之體，而究其有所不止之由，即應感之間，察流行之下，使所謂不思而明、有則而不可亂者，卓然見於丕太廓清之餘，而立於齋莊凝聚之地，是則知止之旨，致知格物者所必先，而聖人之所為亟指也。由是而定靜安慮，皆為消融長養，雖甚敦篤精密，思以效與能之才，而不可廢，然非知止，抑孰從而竭之？蓋不知止則其思不一，其思不一則其主不凝，其主不凝則其幾不生，其幾不生則其則不見，如是而曰定靜安慮，皆誣而已。學焉而不得其旨，其流未有不至於漫焉以自誣者。夫以梏亡反覆之體，依然於感應之間，而欲責其當下

流行之幾，以充致知格物之量，是索照於槃鑑，而計溝澮之必江河也，惡可得哉！彼高明之士，苟能反身而默比之，亦可自悟矣。（贈滄守胡子序）○陽明之學，要於心悟，而取證於致知，將以探言行所本，闢夫滯見聞而習度數者之非，而究其知出於自然，亦以信其所不息，而擴其所必竭，彼務言行而別求一心，與夫外功力而任本體，皆非其指也。嗣後一傳，日離師心，自聖不假學力，內馳見於元漠，而外逃失於躬行，後生不察，遂謂言行不必根心，而聖人之學不足達於用，由是繼之以畔。夫良知曰致，蓋必聚其靈昭，則神出於自然者，洗然澄定於廓清凝聚之餘，而日見其參立於前，而後養以長裕，漸以銷融，使其精微中庸，皆將畢於踐才，以幾渾合，如是則所謂心悟者，非百倍其功不可入，而至於長裕銷融，固未嘗忘所有事也，此豈無假於學哉？（蘐罰齊著序）○理一而分殊，知先後者其庶乎！知止，始條理也，立主宰以統流行，非遺外也，先立乎其大者爾；定靜安慮，終條理也，流行中精此主宰，非離根也，致其用焉爾。體似理一，防檢似分殊，過矣哉！然則奈何？曰：由知止焉精之而已矣。○知者行之主，行者知之用，良知良能，其體一也；致知格物，其功大亦一也。學者能使其明覺之幾，歸於篤實，則知行一矣。虛見非知也，襲義非行也，一之故也；二之者，離其體之謂也。故立本以利其用，君子務焉。○成己即能成物，非推也，俾行之行諸己而後求人，無諸己而後非人，奈何？曰：道有本末，學有先後，始也盡其性而物體焉，所以道之也；既也察諸物而性盡焉，所以齊之也。齊而不道，謂之無本，覇術是已；道而不齊，謂之遺末，二氏是已。有始有卒，聖學其幾矣乎！○周一己之善行歟？贊一世之化知歟？天地為

物有根竅焉，往古來今有宗統焉，君子中天下定四海，仁知之事也，乃所性則不與焉，此子頭柄全其為人之道而已，故人也者天地之竅也，萬物之命也，往古之藏來今之準也，知此謂之知學，信此謂之信道。○學必有見，見不以默，是神識也，非性之明覺也，學必有造，造不以深，是襲取也，非性之真養也，學必有措，措不以時，是力魄也，非性之動以天也，性者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見而無見，是為真知，造而無造，是為實詣，措而無措，是為當幾，故君以學者不離乎飾榮名義動庸藝文之間，而不得夫飾榮名義動庸藝文之迹，此於其體不已，化而趨於中乎。○居仁由義，窮居即大行也，觀達道何假焉，成器而動，夫行即窮居也，別求志何加焉。○夫學性情而已矣，不怨不尤，孔子所以學天也，不遷不貳，顏子所以學聖也。○性天命也，弘之存乎人，不

慮而知其誰命之，故不信天則學無從，不遇人則道不致，知天為盡矣。○人我立達，天所為也，性其仁乎，然立達不先近，無可取譬，能此乃謂求仁，遷已急人，非天所為，故求仁莫先反身。○退藏於密，神智出焉，惟先心得之，乃見天則，天則無本末，然其志不藏則其幾不生，退藏其至乎，洗心要矣。○造詣涵養皆自見始，念見而修，以身至之，日虛日新，不見其止，造詣極矣，涵養奚俟焉，即見為守，不可語悟，以是為涵養未矣。○生之謂性，原無對待，克伐怨欲之心，即惻隱羞惡之心，只從不應出來，則為性，從驅殼上起，則為姿煩，千不絕姿念，只妙悟此性，性生生則離習心，未淨自無住腳處，如此乃能立本經綸知化育也，務絕念非本來生機，一齊滅熄，遂使天地之化都無從發生，安得為仁。

明儒學案卷三十八終

明儒學案卷三十九　甘泉三

姚江黃宗羲編著

故城賈潤參閱

郡守洪覺山先生垣

洪垣字峻之，號覺山，徽之婺源人，嘉靖壬辰進士，以永康知縣入為御史，轉溫州知府，閒住歸，凡四十六年而後卒，年近九十，先生為弟子時，族叔燏從學文成，歸而述所得，先生頗致疑與揣一博約之說不似，其後執贄甘泉，甘泉曰是可傳吾釣臺風月者，丁未秋偕同邑方瓘卒業東廣，甘泉建二妙樓居之，庚申甘泉約遊武夷，先生至南安謁甘泉，卦走其家，哭之越兩月而歸，先生爲體認天理是不離根之體認，蓋以救師門隨處之失，故其工夫全在幾上用，幾有可見，未幾則無見也，以幾為有無接續之交，此即不睹不聞為未動念時，獨為初動念時之舊說也，不知周子之所為幾者，動而未形有無之間，以其湛然無物，故謂之無，以其炯然不昧，故謂之有，是以有無合言，不以有無分言也，若自無而至有，則仍是離根之體認矣，先生調停王湛二家之學，以隨處體認恐求理於善惡是非之端，未免倚之於顯，是矣，以致良知似倚於微，知以知此理，以無心之知為真知不原先天，不顧帝則，致此空知何用，夫知主無心，所謂不學不慮天載也，帝則也，以此知為不足恃，將必求之學慮，失卻道心之微，則倚之於顯者可謂得矣，猶然自相矛盾乎，方瓘字時素號明谷，初從甘泉於南都，甘泉即令其為諸生，向導甘泉北上，及歸家皆從之而往，以學為急，遂不復仕。

學者覺也。覺悟謂之心安則可，謂之悅則不可，蓋悅重知不重行。知通乎行，故悅行亦悅也。行局乎知，則雖知亦未免爲障耳。白沙之見端倪，於悅近之。

父母根也，根孝弟是不離根發生處，故生生之謂仁。舍此便是無根之學，仁義禮樂何實之有。○君子去仁，惡乎成名，非成君子之名也。古人名即是實，仁是體，名是事。安仁利仁是體，處約處樂是事。○萬殊一本是理，理一分殊是功，分殊即在理一中。行感應無分合，內外兼該是貫處。爲一則內外兼該也，若云以一理貫萬事，是二之矣。○忠是體，恕是用。否，曰不分體用，皆於感應上見之，體則無可言。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行之即忠也。○天道無名，而忠恕有路，故曰違道不遠。然於命

脉則一矣。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心一也。在居處爲恭，在執事爲敬，在與人爲忠，日用只此三者，中間更無容間斷，使得仁體流通。○下學上達，至淺至僞，從人所可與知，惟自知之性天知之天，知即於自知中見之，天人二途，中間更無別路去。人所以還天人所不知者，即天知也。○行不貫徹，恕於事上，差了腳故有礙。子張問行，子貢問行，夫子惟告以忠信與忠恕，忠恕流通，即自無礙腳處。○設無此身，何意之有。爲其有身也，故人已形而好惡之意起焉，是己與人流通之關鍵也。通則格，不通則不格。通則格乎天地，不通則否塞。所以知者，察好惡而關意之金鑰也。知則覺而軀殼忘矣。故意有善惡，知則惟有善而無惡。知善知惡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如何曰知善知惡與知也，即與知一路，攻之以通格乎物。若添爲善去惡二字，似又加一轉

身致與格二矣。○慎獨誠意，皆喜怒哀樂上消磨，不落虛見。○戒懼不睹不聞，須從大志願上，未接物而本體自在，已接物而本體自如，不涉睹聞，乃戒懼也。○戒懼不睹不聞，猛然一爐真火，自然點雪不容。○喜怒皆天性流行，少離體便是過，便是出位。遷對止而言，觀於未發之中，不但是怒時忘怒觀理。○從人欲上起念，便踏危機；從天理上起念，便踏安機。機動之初，自以爲細微，可以僥倖無事，故忽忽爲之，遂至於不可止，不知害已在其中。智者只觀理欲於毫伏，而利害不與，利害展轉則昏塞愈甚。○言顧行，行顧言，不在言行而在體認天理，一頓俱得。○經綸大經，其大不在功業而在此心，心無私則日用細微皆大經也。○無惡於志，譬如日月，著不得纖翳，故能無聲無臭。○志在幾先，工夫則於幾時，原非起念。○不能而教，不言而信，本

體全功，不分動靜。○孟子不動心在集義有事上，告子不動心在不動心上。不得勿求，是欲效廓然而實私也，歸之內焉耳矣。彼長我長，彼白我白，是欲效順應而實逆也，成之外焉耳矣。是內便非外，不得勿求便彼長彼白，一病也。○勿求於氣，是持志而忘與氣二，故曰志一則動氣，氣一動即心動矣。孟子之養氣，是志于而氣與志一，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氣安即心安矣。蓋心志皆氣之所聚，故不動氣者，是不動心之要訣也。○不得勿求，似不動心而實病心，似物各付物而實外物。○志氣一舟也，志至氣次，是有舵之舟，運用伸縮，只見舟不見有舵。氣一動志，斯無舵矣。志一動氣，執舵而用之者非其人也。○其爲氣也，配義與道，於天地絪縕時觀之，無理氣分合處。○孔孟言敬言集義言精一博約，皆是渾流片段工夫，不是逐事逐時照管，有時

事者感應耳常寂常感○助者無根之謂集義工夫止於根上著力則雖昏迅勇果亦是生意震發緊謂之助不可○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此情字是繼之者善善字上來忽然之間其情發見即繼之之意若施之事爲雖幾已遠其情不可得而見矣○平旦未與物接雖好惡可見而何以曰與人相近只是其氣清明無所好惡便是相近○舍生取義以生與義並論是不得已與醒常人語若在賢者則眞是生順死安論義理不論生死豈有身與義對者放者意也非心也求之者心也致知之事也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以心使心非矣○盡性無工夫工夫在盡心上○吾人與萬物爲體身之精蘊萬物之根也反身而誠天機流行發育萬物故爲仁體也○行之著是生機察習之察是生機精到神處○楊氏爲我人自爲人物自爲物牛自爲牛馬自爲馬而不以我與之是亦物各付物而實出於意見故無情○子莫執中是事上求中事上豈能有中來嘗記呂涇野馬西田崔後渠過劉廷香案一曰下馬一曰虛位諸論未定其一曰予一腳下馬一腳不下如何可知執中自是無此理○命之流行有剛柔純駁而生生之本未嘗不在故剛柔純駁可以言偏而不可以言惡○道無不在道位而在三百八十四爻總是一個思不出其位故曰位皆位不當古人身無間也○問定性曰率性之謂道率性而行便不消言定定亦率也非率而定雖定未免有病○心不入細微還從聲色利名習見粗處做之○分殊在理一上流行如水各滿其器然○禁止矜持雖非善學然亦有可用之時與截瘧相似一截則元氣自復○天地之塞吾其體無欠缺處即是塞知此則知帥矣不必更見有塞

體段○風波不起本體和平自在○無知而無不知有無一體老子恃其所不知以爲知其知猶有著處蓋退以爲進也於寂體不似○變化氣質亦須有造命手從天命上轉透○思慮不定何在曰只爲心中有物在爾吾人居常有思做盜者否以其無此念也須廓然自然强把著不得○問視聽爲氣聰明爲性何如曰視聽氣也亦性也視聽之聰明氣之粹而性之正者也以視聽爲非性則形色天性非矣○思從意起則滯思從心體則通○爲物不能礙天之人爲事不能礙心之虛○人處大運中吉凶悔吝無一息暫停理人只隨地去看道理亦無停息所行有滯礙處必思有以通之其智益明○若要撥開頭上路先須推到面前牆面前何牆牆在吾心耳心不蔽則家國天下皆在吾格致中矣故物格意誠而心廣體胖○朱子謂儒以理爲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爲不生不滅夫理因神識以發儒豈能外神識以自存者但我儒理與神識爲一物而釋之神識恐理爲之障耳理豈爲障礙之者意也○體認天理是不離根之體認○人只能一心一路如九河就道滔滔中行更無泛思雜念未應則此知渾然與物爲體既應則此知粲然物各付物若云意之所在謂之物似有無知無物之時其爲物不二與萬物載焉只是一物○五行相發相濟一時具備所以純粹中和而能爲四時之消息流行也有微著而無彼此有偏全而無欠缺若謂春夏秋冬各以一物自爲生克勝負謬矣蓋消息即是生克也○變化氣質不如致良知之直截何如曰是當下頓悟之說也人之生質各有偏重如造形之器亦有志至而氣未從者譬之六月之氷安得一照而遽融之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夫

子亦且不敢如此說故其變化直至七十不踰矩○東郭者六
古人惜陰一刻千金一年之間有許多金子既不費人又不受
用不知放在何處只是花費無存可惜○要一齋高冠佩劍所
至傾仰至姑蘇桑悅來訪引僻書相難一齋沐答悅曰老先生
德性工夫有之道問學則未也一齋遂不與語○陽明書則誦
孟子終篇學者問之曰如今方會讀書一讀書求能不回頭刃
先生曰耳順心得如誦己言○吾人心地常使有餘格地求常
使有餘閒蕩吾所往自然寬博有容平鋪自在事變之來是非
亦可照察不可竭盡心力彼此俱廹廹窄窄無展布處○大事
小觀之則可以見大變事常觀之則可以處變若小而為大常
而為變則不惟來叢脞之失而且有多事之害○人之聰明各
有所從發之竅精於此或暗於彼故聖學專從全體上不在聰

明陽明云某是調羹鼎鼐手段只將本手去應副塩梅汁米之
類不患其不備也○聖人亦何嘗有過人的念慮有過人的事
功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滿眼生意竹頭木屑皆家計也○彼
事占地步多只是心狹○至善無形何物可止不動於欲大則
自如止水無波是也○不以軀殼起念即一念天下歸仁○學
者無天下之志即是無為己之志○念從知轉則念止知從念
轉則知念○明道猶心原不成念故謂之適吾人有過從過心
撥動故謂之惡○此心流行之精而有條理可見者為文威儀
動作猶文之表末耳故惟精惟一為博文○先輩詩言須虛心
細玩不可輕忽罷去一齋黃連迎喫了方說甜語○百姓與知
何以謂之日用不知曰百姓之病無根之病百姓之善亦無根
之善主宰未立學問未講故也○有起念處即便有斷念時○

感應是有物時見不是有物時起起則有生滅矣真知於皆自
然必照○日食之時以扇作圓圓承之其地影之圓亦隨日體
像虧以為偏全可知本體不足雖垂照廣偏終是偏也○自私
者必用智○明道以性靜者可以為學性靜便近本體非惡動
也○以公言仁不足以見仁體以惺與覺言仁不足以見仁之
全體惟夫子以愛人言仁周子以愛言仁仁之實理自在不必
更說是仁之用又添出一個心之德愛之理○心之虛處是性
否曰惟其虛斯能與天地萬物同流虛即性也然性無虛實○
天地無心却有主宰在牛生牛而不生馬桃生桃而不生李要
亦天地生生變化只有此數而已○真知流行即是知行並進
○幾乃生幾寂體之流行不已者感而遂通妙在遂字易之藏
往知來俱在此中誠神幾也生幾須存誠為主○工夫不難於

有事無事而難於有無接續之交於中蓋有訣竅焉志在幾先
功在幾前言志則不分有事無事而與幾自貫如大學所為如
好好色如惡惡臭皆與幾也善幾者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
未嘗復行此顏子知幾先天之學今之學者止於意氣作為上
論志不於天行乾乾主宰上論志非志則幾不神非志非幾而
欲立未發之中於未應之先以為應事了而應之者無心哉非
影響即虛見所謂體天理者豈是事物上推求豈是意念上展
轉只從生機上時時照察幾是則通體皆是幾非則通體皆非
蓋幾者性情之流行通乎知行而無息者也○學者每言無知
知是虛寂開天闢地生生不死底物事窮神知化過此以往未
之或知是到無學良無可言處未至於此豈可便說無知恐不
免於信心妄用耳○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類天無偏而地氣

有偏。然天至於生時，即已入地氣矣，天氣須從未生時說來。○人之過各於其黨，黨生於性之偏，豈惟食色，雖佛老楊墨，皆於吾人虛體仁義上偏重之，亦不是性外發來物事，無形安有影。○道在求自得，顧靜體渾融，虛通無間，原不在寂寂上，從何用博約。如有所立者，有用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者，各隨其資稟，方便以入。其言靜以養動者，亦默坐澄心法也，不善用之，未免絕念滅性，枯寂强制之弊，故古來無此法門。然則如之何？道以自然為至，知其自然，動不以我，斯無事矣，故學在知止，不在求靜。○慎獨是靜功，是動功？曰：言靜言動，又恐學者於動靜時作生起滅，惟幾則無間，一體故也。○問：致知有起處，如何？曰：知無不在，致之之功則在於幾。時蓋幾有可見，未幾則無見也。夫其所可見，即其所未見者耳，故致所見，而其所未見者在矣。動靜無

有一。蓋心氣質變化，有要否？曰：枯槁之發生，以陽氣；氣質之變化，以知。知透而行，至渣滓融矣，故曰陽明勝則德性用，乾道也。如雞抱卵亦然。○人之才智聰愚不同，莫亦於昔原初帶來否？曰：非也。猶之生物然，濃淡華采色色各別者，地氣耳。天無形，地氣有形，人之資稟軀殼，地氣也，故學求諸於天。

論學書

精粗一理，顯微無二，故善學者從粗說入細微，不善學者從細漸成議論。實用功者從日用容為須，不實用功者從修須成虛見，此中正之道所以難也。（答甘泉）○竊以為戒懼事迹之功易，而戒懼念慮之功難；戒懼念慮之功易，而戒懼本體之功難。夫戒懼乎本體者，非志之主宰不能也，此處果無隱處，亦無懈時，端在人自作之耳。近時謝惟仁有書論今人只於義理上論學，不在合下工夫上論學，只於學上論病痛，不於己志真切上論病痛。又竊以為今之學者，止於意氣作為上論志，不於天行乾乾主宰上論志，所以終未有凑泊處。（答東廓）○竊念此生，真惟有此一念，可以對越上帝，細細條備，皆是掩著惡地面，纔饒此身全無破綻，畢竟於仁體乾體上無干也。噫！乾道之學，如百年鮮有聞者，自道丈發之，而吾人猶以大人之體制為真觀之，寔乃遂謂之曰儒，其自小也甚矣。（寄東廓）○格物即精一工夫。（東[illegible]久菴）○心齋之學，同志每以空疏為疑，近得與事所論修道工夫，小物必謹，則發心齋之蘊，非執事而誰？第於不睹不聞，另立見解，尚與區區之意未合。夫不睹不聞，性之體也，惟其不睹不聞，故能體物不遺，體物不遺，即率性之道也。人惟有此不睹不聞體物不遺之體，而或不能不以忘勤失之，故戒謹恐懼，所以存於

此身，猶之曰修身修心養性云耳，非謂必有一物而後可存養也。今曰性如明珠，原無塵染，有何睹聞？著何戒懼？故遂謂平時只是率性所行，及時有放逸不睹不聞，然後戒謹恐懼以修之。夫既如明珠矣，既無塵染矣，不待戒懼矣，其所謂放逸者，又何從而有之？而又知之所謂率者又何事？守乎時無事，難以言功，止合率性，性本俱足，不必語修，則誠似矣。然物交知誘，非有戒懼存於其間，則其所率所謂道者，果知其為性道之本否乎？果如此說，非惟工夫間斷，不待放逸不睹不聞而後倚，其幾亦幾矣。如知及仁守莊涖動禮，此夫子自內達外，示人以性道全體，合下便是合一用功，非謂有知及仁守而又有莊涖動禮也。君子終日乾乾，忠信進德，脩詞之誠，聖賢以此之教，吾人尚爾悠悠，纔見過者，謂只任自然，便謂之道，恐終流於百姓日用不

知區區爲此說者非謂率非自然也愼獨精一不容意見之爲自然者自然之至也（答顏鈞）○戒懼不睹不聞只觀主宰不論階段只求致虛不論著力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志者主宰也剛健純粹通一身動靜隱顯而運用之若云眞有所見則影響其將不免矣炯炯靈靈中中正正之何物乎在目乎在念乎非目非念何見乎此恐未易言也（答徐溫泉文清）○未感之先別無可言惟有一與志在耳故鄙人嘗謂志在幾先而功在幾時志從好學有之幾從好學得之故夫子獨稱顏子惟好學又曰知幾其神乎非志則幾不神也非志非幾而影立未發之中於未應之先以爲應事至而應之者無心焉非影響即虛見（與葛澗山鄭啟溪諸友）○善學者事從心生故天下之事從心轉不善學者心從事動故吾人之心從事換只在內外賓主之間非天然之勇不能也（答謝特峰鉉）○非生機呈露條達而據爲之與志且曰是能立疏恐倚之意氣所發誠爲山分非可强者世緣仍仍幾寂便熱道家所謂今之學道以天理爲門庭以人影爲行徑斯亦對證之劑如何（答程介齋）○聖賢之怒從仁上發故善善惡惡皆仁之用吾人之怒從己意上發故忿懥愿惡皆氣之動此理欲所由分也今欲事只當理會仁體理會自己分事則性靜感寂相去不遠若於怒時觀理蓋爲未知用功者設此法門如知仁體則已不必言此矣（答謝子鉏）○昨達以甘泉翁集序上請蒙不見却復賜教云當知湛王二公之所以同又知其所以異吾人又當自知附於二公異同處用功孰得孰失誠爲確語愚固自審之矣既自愼獨之旨不明於天下雖曾力行篤信師法古人猶謂有不得預附於道者自二公以所不睹不聞性之體發之學者曉然知天德

王道與從此心神化相生相感不復落於事功形迹之末其有功於後學不淺此非其所同乎雖然其所同在此而其所異與吾人用功之有得失者亦在此何者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聖人之學脉也於微顯處用功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又進而敬信篤恭至於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以復此顯微之體此聖學工夫也大方功夫本體講論大明之時而猶異同明勝終有未甚合者固由於學之不講其亦救偏補弊之過有以致之與陽明公之言曰獨知之知至靜而神無不良者吾人順其自然之知知善知惡爲良知因其所知而爲善以去惡爲致良知是於行上有功而知上無功蓋其所謂知自先天不雜於欲時言之是矣至復語人以不識不知及楊慈湖之不起意爲得聖學無聲臭命脈一時學者喜於徑便遂概以無心之知爲眞知不原先天不問順帝之則如釋教所爲任性而非衛性者是過惑意識之故也故嘗謂陽明公門弟之學似倚於微而無失之倚非良矣慇故爲之名之取以爲益雖嘗學焉而未得也甘泉公竊爲此懼乃大揭堯舜授受執中心法惓惓補以中正之語故其言曰獨者本體也全體也非但獨知之知爲知乃獨知之理也獨知即有物物無內外知體乎物而不遺是之謂理即上文所不睹不聞之所下文未發已發之中和末章上天之載是也中庸不云或學而知之乎之者達道也理也學者致良知也致知而學以求知此天理是乃致知在格物君子學以致其道之謂若謂學以致此良知斯無謂矣後來學者固有執中之說亦惑於感應之際徐初念而逐善惡是非之端以求所謂中正者恐未免滯於安排而非性體之自然故嘗謂甘泉公門弟之學似又倚

於顯而有失之倚非中矣忽實倚之倚之亂以為法雖嘗學為
而未至也顯之失尚有規矩可循微之失則漸入於放而蕩矣
雖然微之失未必無自由起而顯之失乃誘吾人之不善為擇
也忘助俱無中斯見矣擇斯得矣夫忘助俱無者非心之規矩
乎雖云正心本於誠意致知然良知不能為一身主宰其所以
致知擇中而為一身主宰者在心故堯舜開心學之源曰人心
道心夫子曰其心三月不違仁謂仁與良知天理非心不可然
心者實天理良知之管攝也求之心則二公之異同亦可得其
一二矣其可併以支離病哉乞訂諸數言以發百世（答[illegible]）
必於未感之先而求心事相關之處則已落於起意未免反為
心病明道曰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能順應處即相關處矣
以心應事務是心小（答[illegible]）○危大也人心為形器為費道心

明儒學案卷三十九　十二

為義理為覺（答[illegible]）○時時未發時時已發之說似太儱侗不
知還是未感寂然不動已感油然遂通寂然不動無時節內外
感而遂通有時節而無內外無時節內外故流行昭著不已之
本體不可見而有物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有時節而無內
外故流行昭著變化之妙用可見而無間所謂感物而動性之
欲也（答[illegible]）○動靜體用緣只是本體流行如春夏秋冬非謂
必以靜之體而致用也語默感應運而不已何者為先何者為
後若謂之默以為語體當其默時復何用語當其語時於默何
功惟不知周子之所謂主靜云者實因無極示人以無欲本體
決不為妄動累耳（答[illegible]）○泉翁嘗語僕云有聖學之省察有
賢學之省察賢學省察猶去草於地無由乾淨聖學之省察如
去草於田草去而苗物之生意暢然矣茬有我與無我而路徑

之有廣狹故也有我者意見也知識也如原憲由張之類是也
其他私欲桎梏者不論矣然以有我之心而去其礙我者終是
有有我在其為路也隘其轉動也難及其成也修念之學是已
孟子曰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大心者見大也見大則全體
之真志在而意見知識廓然矣日用酬應由真志不由有我其
為路也廣其轉動也易此顏子所以為仁能由己聖學也（答[illegible]）
○人但知良知為入道端倪安得不歸之以寂似非陽明公本
旨陽明云蓋謂此知本寂本感本密本即既大命之性所不覩
聞之獨充塞宇宙上下古今鳶飛直上人知出想為道之全體
不但端倪而已又何寂之歸乎總之子思只言知不言良孟子
以後遂端言良遂言知今則自陽明公良知之說起好徑者
不察而競趨之而後良知與知混樸而無用而知之德亡矣知

明儒學案卷三十九　十三

亡而後修德凝道之學廢（答[illegible]）○天理人欲從子思中庸看
來只於中與太過不及別之中是此物過是此物不及亦是此
物學者只致其中斯天理自存豈有中在是而又有太過不及
二者退於兩旁之理故曰惡亦不可不謂性○自大則謂之天
命自人則謂之修道戒慎恐懼即是真心即是天命本體流行
而云戒懼以養不覩不聞之體曰修道者言之幾未盡也識得
其指言修已以敬言戒慎恐懼誠不得則雖不覩不聞依舊
是有覩聞之戒懼故修道原從天來（答[illegible]）○箕子以天道五行
之土屬心然即不言心而曰思曰睿意亦思類也如箕子列脾
土當屬心而今論五行者乃不屬心而屬之於意脾土之生意
周貫於視聽言動心身家國天下而自以為足於己其不亦昧
作聖類乎否何官位有官職心官位也思意官之所以盡職也

官職盡而猶復求官位之事，斯亦無可求矣。（南皋 余考 純 付）大文幾
也，當幾之來，照見閒念，貪意私意識，由乎天來，而不以有我之
私小之，是之謂博與薄博，如天之博意同，故知崇如天，體界如
地，約禮即承幾之實禮，見之於行者耳。此區區博約之說也。（□彼）
（列□）○自有天地以來，太極兩儀五行萬物，一氣渾淪，可以言有
而不可以言無；專言無生無滅，則其無也謂之空，因其有小有
息而緣迹於無，則其有也謂之虛。虛者知之體，仁之原也。（□□ □□）
（十壽 斤）○盈天地之間一氣也，其爲形色一體也，一體渾然，孰爲
之善，孰爲之惡？自有善惡之說分，而後去取之念起；去取之念
起，而後天下之爲學者，日從事於剖擬名實之辨，瞬息一絲，
徑方丈，恣則弗可見之矣。（□□ □余）○大體固不在物矣，宇宙渾淪
無間，可破乎？渾而合之，非物無以發吾心之精，謂心之理不在

於物，不可也。理固在於心矣，虛靈洞徹，無睹可乘，昔執而彰之
非物，又無以見斯理之用。謂物之理非吾心之理，不可也。（□余）
之○吾心之天本無不正，是故有不正之動，而無不正之知，斯
而後有善惡，而其所以名之者皆善也。然而後有善惡，而其所以能
善於幾而不奪於惡者，皆知也。知則人，不知則鬼，人鬼之分，一
知而已。（□□ □□ □□）○因吾未形方形矣，然自有之幾，審其止而
出之，勿失者其根本之學，由善以觸明者也。心與事皆善矣。外
合未形方形，天然自有之幾，審其旨於意，見尺度而出之，勿失
者，謂根之學，行善以爲明者也。其事似是而心則非矣。是故猶
之人體，然苟得其明，則累心之燦若天也；苟得其序，則爲事之
容皆心也。不爾，將事事而比之，隨吾了臣弟友之道而求合，以
化至於道，斯亦獨火之明耳。（□明 □□）○赤子之欲未成於意，成意

欲未成意，故言夫子之所謂習者，習於意成於意耳。所謂不
移者，其亦意之不肯移者耳。故予斷以爲惡起於意，起於外，而
非起於心也，於知也。○宇宙之內，渾然粹然而已。渾然粹然而
猶有所不可入者，人耳。有人斯有己，有己斯有意，己與人對，意
與天下萬物對，物感而意發焉，各得其正，無所著於念而本乎
純粹之原者，道也。蓋格於物而誠焉者也，是所謂道。吾知於物
者也，各得其正，而猶不免有所滯焉，不可以化於物者，意也。善
誠在意而未格於物者也，是所謂以意誠意，其意小者也。發焉
而有所著，若枘鑿轉合焉，乘之以貪嗔驕吝，不恕不仁而不可
解者，意之發也。蓋塞於意而無物者也，是所謂以意起意者也。
人初非其無也，知在物而物在，物與知無不善者，是故在致
而格之，其排決流淪而所謂明致者沛然矣。夫排決流淪者，水

之汚而非水也，去其不誠以歸於誠者，物之意，而非物也。故入
門之功，其要在意，其本在知，其用力之總會在格物。孟子曰：人
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充之足以保四海，親親敬長，達之
於天下，皆言格也。格則意化而仁。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與心內
儀，而意不足言矣。是即所爲萬物一體者也。（誠意說 答□ □□□）

明儒學案卷二十九終

姚江黃宗羲䕫著
故城賈　潤參閱

主政唐一菴先生樞

唐樞字惟中，號一菴，湖之歸安人。嘉靖丙戌進士，除刑部主事。疏論李福達獄，罷歸。講學著書垂四十年。先生初舉於鄉，入南雍，師事甘泉，其後慕陽明之學，而不及見也，故於甘泉之隨處體認天理，陽明之致良知，兩存而精究之，卒標討真心三字為的。夫曰真心者，即虞廷之所謂道心也；曰討者，學問思辨行之功，即虞廷之所謂精一也。隨處體認天理，其旨該矣，而學者或昧於反身尋討；致良知，其幾約矣，而學者或失於直任靈明。此討真心之言，不得已而立，苟明得真心在我，不二不雜，王湛兩家之學，俱無弊矣。然真心即良知也，討即致也，於王學尤近。第良知為自然之體，從其自然者而致之，則工夫在本體之後，猶程子之以誠敬存之也；真心蔽於物欲見聞之中，從而討之，則工夫在本體之先，猶程子之識仁也。陽明常教人於靜中搜尋病根，蓋為學者胸中有所藏躲，而為此言以藥之，欲令徹底掃淨，然後可以致此良知云爾，則討真心，陽明已言之矣，在先生不為創也。

禮元剩語

人從空中生，故生而不有其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夫太虛者，致一之道，故曰不貳。人亦從空中生，非天地所生。大哉乾元，至哉坤元，亦致一之道。天地包裹其中，容為萬靈聚所，人氣質包裹空藏於心，亦為萬靈聚所，所伸闔闢化機牽挽，而其靈未嘗滅。牽挽者生於有其生，未嘗滅者乃乾元坤元太虛之真。生有其生，亦生於真生，初無相別。要之萬靈一真，一事靈則萬事靈，一也。有致一之靈，有只靈於一事，以分合為真假，以存逐為公私。容則不蔽不塞，則萬物皆備，故盡萬物而無虧際，則空落一念著，一物則靈為一隅所礙，是以牽挽之生即其所有，雖未嘗不生，而終死於其生，乃非所以生生，故曰非真生。古謂無思無為，不識不知，即與生之無生，又謂心之官則思，思者聖功之本，即真生之自然生。無生者非空之物之生，自然生者生生。虛容之生，即人之思，思在雖虛而遂感，迷中起悟，則有轉向入身來之感應之理，外慾受而內止，是止處乃成始成終，元機命之流行而不已也。此實不變真體，故以不變者為主，則隨應曲當。諸假只是我一事，孔子謂吾道一以貫之，是一所貫滿，不是一以貫萬。一理無彼此，無異同，無偏全，總是太虛影子。虛之極則能生，故在行而為氣；虛之極則不滯，故靈通而為理。不滯則所以為生生，則得於有生所以為生，在有生之機，有生終圓之化。然有生之機即假終圓之化而見，氣外則無情理，虛淺宋諸儒分理氣作二種，不知性即理，性亦即是氣，故曰仁者人也，形色天性也。性中無五德，五德所發見處都是性。氣亦無二氣，五氣只有元氣流行，隨在變化，適裡有所存主，便謂之德。各

中時措之宜使有五者名目若在五者上覓性則非德矣天地
有人如人腹內有心人為萬物之靈於理氣不容毫髮分別離
禽獸草木誰或出此氣各有偏塞理亦即此而在蓋理無定體
可通處即是若必以能言能行衣冠禮樂為理即是泥於人相
不肯推見至理苟泥於人相雖天地亦與不得作全理風雨霜
雷山河大地俱不是神物若能超於人物相外則禽獸之生化
草木之榮瘁何等聲名文物各擅通處若負論到極全大備天
地之道人猶有所憾只有人者天地之心聖人成能知天地之
化育中間純駁去處復有妍頭可據默化有恃也○浩浩大虛
無有際住處中間靈通神妙徹宇徹宙亦不見從何處興起向
何處引著人氣質之疑似有住緊然神通在心故其氣也無涯
其有涯惟有生耳舍其有生而能自主其所為氣總是浩浩一

物乘不間之體而尸本全之化初未嘗毫髮添助亦未嘗毫髮
假借界隔塵根妄施好惡遂使靈泉墮於有涯而太虛與機府
始流行而不息乃舍此而他求學問之功其荒矣哉○性無有
無空實幻從空化迷由無墮幻則隨處妄有迷則隨處滯實性
者得於天之生理有無空實之境物而不神舍生而說死○一
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是氣道亦即是氣陰陽所以能繼乃善之
所在這是命之流行然非命在於善陰陽所以各成乃性之所
在這是心之流行然非心著於成性根為天地萬物之上天地
萬物有變性根不變在人則寄含心中一竅是為心地此生天
生地生人生物元機豈容著得些子纔著些子便是不能繼不
能成的病根故以善惡體性即落意見以善惡觀心即落情欲
恃欲從性外覓心意見從命外覓性皆是緣物而起皆為有倚

之學○自生身以來通體徹骨都是習心運用俗人有俗人之
習學者有學者之習古今有世習四方有土習真與習化機成
天作每向自己方便中竊植凡日用視記計論只培溉得此習
中間有新得奇悟濶趨峻立總不脫此習上發基方且自認從
學術起家誤矣○本性各各具足只彼信心擔閣一返即得一
主即張一現前即意流千古一對境即智周萬物若不返不主
一任觀察天地博通古今口中歷歷意中了了總是傀儡在場
上述中忽悟此意算得如此容易亦被如此錯過則到這裡不
覺甘心捨放矣

三一測

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陽之為明也陰之為濁也
本始異為兩物其以互見而察之者也顧其勝不勝以別物欲

德性從此則名此從彼則名彼或得乎全或據其偏之不同耳
坤之先迷迷於陽也是以謂之陰乾之知始始乎陰也是以謂
之陽得其迷則一切皆迷其後之所得得其所就之偏而已惟
其知則一切皆知雖未嘗無所被偏莫非全體之為用也故轉
識成智在於其思焉思之思之鬼神將通之（管子）○七情陽也注
而緣物陽自外流而內陰滯矣其行而施春舒夏假陽注而其
虛不損太虛者無所有無所有則無所雜故不損此以逐彼有
緣之情斂於無本所謂無本斂於其本之有物聖門立方不治
病治受病之源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見人仰猶天之恆燠
物覺陽九百六止見不遠之復不變乎其本則然耳不然天下
之情如水能塞其委流不能保涓涓乎源之不已也（七情）○乾道
變化各正性命以其偏者付物而物束於命物無立命之性性

雖致命之才氣無造命之具人則其走雖絀搆滓駁愚能明柔能強故氣不歉於自立其大敝坊於習乃蔽其明而爲氣蔽其頹用爲暴蓋不善用性也物氣偏○氣非虛不生命非氣不行性非命不始虛非性不終天者虛之所在而命之所出也太虛不得不生氣有無相入容實相含於是盛衝澹而滋消息其爲物無妄則其生生也不匱故氣與命一物也氣不二於命又何性之二耶横渠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辭雖析意實相須不得已之言也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反之云者復其初也能爲反者氣之終不能勝者也不能勝者氣之自具其莫不斷爲也同道同二之則不足所謂論不論亦不得已之言也伊川曰形易則性易性非易也氣使之然也濂溪性剛柔善惡中謂予其中爲此氣若五性雖感則善惡分也人氣質之性之說發於四先正

然而其指有在非致疑性善孔子以性爲相近子思子一知三行得四先正所同然其近也非所以爲惡也惡則二之矣其二也豈可以歸一也不能歸則二之矣性無不善合古今而同之有所病於氣而氣質能反之且則近之者於善之中相近本全墮於惡也有所弱於今而氣質能進之機則三之者乃宜責其本末便足其品也蓋論性而及氣質雖其用之所至自其感物之動而追原本始性固未嘗欲也故勇不決於力者非才之罪也辨不定於志者非明之短也德不長於惡者非理之衰也性

眞說

眞心圖說云外一圈元氣之謂也次中一圈人身之謂也最中一圈人心之謂也元氣即太極也可見者爲天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心具中理天地無不包故居外萬物各得其偏惟至其至精者爲人故居天地之正中繼是降衷無少偏倚退藏於密心之爲心也故居最中大中無所著無所著則虛虛而生靈靈能迥天地包萬物心該天地是故人爲萬物貴得天地之中也人爲萬物靈心具天地之中也人即天天即心心無形有無形能宰制萬物放諸四海而準與天地參不容偽者也著物爲氣形偏爲私爲驅殼之身是謂失其真心○真心是人實有之心實有之心乃天地生人之根柢亘古今不變不著一物是謂中者天下大本人孰無心只因隨逐物生心非天地人中之本心不得爲事物之主必尋討精詳辨其眞而用之不封爾外求亦不索之元妙無影自然衆合天則擬議以成變化其急務於遏錯假爲眞便一齊倒擲傍生夢死起討之之功所以不可廢也○今三尺童子知事由心作不小初學知道自心傳則

忽心不眞縱而不檢者以爲隨俗任情不礙立身白昧其神明之靈疑人道天德識者以見聞所習信而爲當然戕賊運用良人同人不力考而深思之何以迸出原生本體○天之生人原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人之爲心亦是不學而知不慮而能其所爲知所爲能又却停停當當持不得一些微古徹今隨愚隨聖無一道無兩心私欲起知能爲物念所敵於是昏明強弱低昂淺深雜出然原生之知能與既壞之知能總是一知一能原生者全體定而正用由此而發既壞者偏於所便安而用不得其正全體定是謂良知良能偏於所便安是謂識神小有才識神與良知小有才與良能苟不自爲主宰加精别則妄與眞混○不有命則無以主其生不有氣則無以爲生其爲生也而主之者其眞心也於其生而思所以主之者是討也心無兩心

主乎其心之大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從其所令則爲真心以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所設以生心則心非其心矣○宇宙真光景日古流傳迄今風日雨雷山川草木今猶古也文物聲名衣冠屏變今猶古也只一念朕兆乍呈乍滅欲作欲改而不若不繇乃其病根故有初發念本是真機外感乘之而變亂遂故求以至愈感愈離忘其所起亦有隨常應變原無關情而中寤偶移乘轉物然醉不知其所因在不知其所起事非降心內非假外其必賦畀有係於天而稍徵亦別於人故也天理不容稍過時人心當率精度日能一致皆神則默而化在當下爲之耳已真心即是良知良知是活機活機性之欲也惟陽能活惟陰能棲陽者虛之流行而不滯陰若物之聞竅所旋運合而發之是爲天靈妄以爲動謂之變詐此處毫釐千里學者不致辨其間

總非活發真體所以一動便淪私利善學者須戀根器所限又念未修顛習却心於貨利之交嚴決取舍道關隘透然後隨所寂動容易措手足云命從受生受乃欲行此亦必所生所化而言正是機之關轄而叛逆者若違天命原始則生生化化流行不滯之妙只在真實一念上辨別此一念倘轉動不來未被殘濁所縛及至生盡化遊力信無益其真○心一也稍言乎真之與假也心得其心之體爲真有所因而動則受病而爲假體病則用必不當然而從其中以令五官百骸其爲心則未始不爲心也醫家十二經其一則心包絡又名心主經少陰爲真心經心包絡乃真心之別脈不與真心同經真心爲君火心主爲相火二者其脈雖殊均謂之心君火爲火之全體相火一時用事之火一時用事雖未嘗離體而有偏未盡其體耳真心不病病者心包絡與三焦相表裏三焦氣之父心包血之母君火不能自爲之神明之舍凝命而立則三焦之運如度而心包善輔否則火不炎則鬱病由以生此賓主之義而養生修性當各闡其本也○或謂性本至虛執心而以討爲務不幾於雜乎曰性立天下之有其有也以其無所著也故謂之虛易有太極書純其有極詩有物有則莫不有歸的故初學至聖人皆不可忘學或又謂道妙萬物泥討而操相於心不幾於瞭乎曰萬物皆備於我以方寸管攝物理約而精之其道光明不能外也或又謂德以自然爲宗用心以爲討不幾於揠乎曰討者天功也非有加於人力必因天機之動而別其敵於人者不盡人聰明削天聰明莫能合察其幾已矣

景行館論

性無本然氣質之別天地之性即在形而後有之中天之所賦元是純粹至善氣質有清濁純駁不同其清與純本然不壞雜駁者駁者而清純之體未嘗全變其本全變處便見本性存焉此是能皆及的丹頭處凡人一言一行外面可見之迹都是稍稍彼此相通之機只在其間中不可得見這點意思今人只隨人不應我止不是成己之學須做到與物大同七尺之軀與千人萬人打做得一片纔是心體通貫處一有礙窒便是工夫未了當也論○功夫就是本體不容差得些毫見本體不走作纔是真功夫若以去人欲做存天理工夫便如捕賊保家所謂克己復禮惟其禮故己克所謂閑邪存誠惟其誠故邪閑故存天理是去人欲的下手處荀卿性惡之說不曾教人從惡只要人反轉克治道使矯枉過正不在本體上做工夫却從外邊

討取不自信將誰以爲據乎論工夫○陽明先生教致良知學者昧於致之之義妄認良知不足倚靠錯認工夫爲太容易殊不知人人自知乃實有的心雖彼外面見聞牽引實有的心常在這裡這便是良知即此與察而與行之便是致若謂人無實有的心則非所以爲人若謂實有的心不足用便是私事妄想若謂實有的心棄而不用是不尊討之罪也論致○聖人有心法無事法人見聖人亦皆指一事處此遂不覺加惕於人所見之迹便是着移於要知聖人先得其心與後得其餘所論之效從此外設譽境外羅可照澡世途雖皮而接援中當得透出頭來行本故也論實○易不外象占聖人因人事幾之動而發其理象乃吾心中之象占是心占之提誰以拔其變化作易者無中立有學易者動稽索靜盡以立之占以象之論易○詩之爲教學人毋形容人本等性情學詩之法當想像詩人情性何等氣象務得其天生之本然論詩○春秋是非之書不是賞罰之書聖人不專意褒貶人欲正拆人心是非之實以昭於世恐惡殺頭人不解書故借魯史所載發明某是某非則天理之公人心之安翻常倫理於是取衷非則人欲之私人之所惑倒常倫理於是藏經堅學王跡皆不外衆人能知能行之本在察其是否已論春秋○禮不取儀禮周禮爲經而以禮記者何禮主發明義理禮記是推出所以爲禮之意論禮○書功是各代故實其以爲經乃帝王學問將爲治精要慮其規模之大節目之詳整然包括宇宙氣象法在則道在論書○天之生人萬理畢備故萬化從出足周所用有耳可聞有目可視有口可言有手可持有足可行豈有不能自養之理只教人自墮落無所用心五官四肢失其職業乃歸咎天命不知此命自我心中演出論命

雜著

崔後渠曰道一不可以二求意有不可以無求理之極不可以形氣求曰室一不二真有而無極理不外氣翁謂詞微幽顯理明君之則雖欲二而有所不能破也翁謂康欽齋作赫赫穆穆同體則意意不落乃其爲本皆有也翁謂能通者神所通者理陰陽不測之謂神神理皆有異我乎渠曰虛之所包無窮形之所有限道與性與理生於虛心與精與神生於形胡爲乎非異之曰圍中寂外而爲心以其虛也虛而生神生精見微稟明之所其光謂其方寸取其所有不即其血肉故心無心心之所以爲心命於性性之所以爲性現於心心命於性則通而爲神故不容以自滯性現於心則容察而爲精理不能以自昧背性而馳心其氣之役也以是小其心可乎楊子折衷序○天地間只一氣氣得其平之謂虛平照其序之謂理理當其處之謂道能主其施之謂心能發其照之謂性五者皆天也問與楊子書○人之所以爲人亡之以心而本之於性故性是心之所以爲心性之本體自然而無待無與者天也性之生生而不容自已者道也故自生也無所有而立天下之有惟無所有是爲無極之真視不見聽不聞蕭然寂然故曰太虛惟立天下之有是謂本然之則剛健中正雍乘割曰運而不滯故曰氣化語錄○天者性之本道者性之體心者性之郛郭天命之謂性言其本也率性之謂道言其體也修道而戒懼慎獨言其守郛郭之功也語錄○謂良知有聖愚古今固不敢謂良知下手即了手亦不敢謂有補補不已無幫補有造就無作爲有體認不惟

自信以致之又須好學以致之蓋良知只是個丹頭須煅化始得。疑紀客

一菴語錄

性者萬物之一源求盡人物之性纔是盡己性之實○問知行何以合一曰主宰處是知發用處是行知即乾知太始行即坤作成物未有離乾以爲坤亦未有離坤以爲乾者獨陽令坤是落空想像孤陰含乾則不知而作皆非眞乾眞坤故以考索比周爲知者遂爲知先而行後其知非允迪之明以襲取強爲爲行者遂謂行實而知虛其行非由衷而出兩者如形影除一個不得○儒者之學只在感應能將心性感處研窮事理的當以應之是爲用世後世學問多端不向事物上馳逐逐其利欲之私即落枯寂以求心性卻將天地生生之機戕賊分數是知一

括萬殊今木只衆致之之功所宜勉力○知最活疑於德則爲與知逐於物則爲識神故工夫在於止○齊治平乃修身之所在心則身之主宰然心太虛不能施力則感應處可以表見是爲意這感應從何來心虛則生靈曰知有物一觸其感畢照於是因其物感以此靈照而應之則格致之功當感應實得其理而主宰者是正矣○悟與見毫釐千里悟從全體上呈露見卻逐得一路即此一路已謂通體徹然但非寂然本體與觀會大法所以不能通達不能行其典禮推原病根是見心不虛認得虛爲悟體乃不落揣摩又或於悟起病以儱侗認大意於條理全不照顧終惟滋蔓並無見解之用故悟亦靠不得學從後知不足是認虛之學方可得眞悟○問理一分殊曰一是理只是一條路無雜二三所以分定不得不殊豈容假借增損

若以私智穿鑿不立純體便厚薄高下大小倒置隨在不停當有謂理雖一而分皆殊者專重分上將何處作把柄去殊得有謂理則一分則殊者是兩重歸境當感如何互相下手有謂分雖殊而理惟一者專重理上或喧儱侗虛見聖人心體純粹至善所以其幾之動隨處以時出之蓋形見處是分殊主宰處是理一兩者當時同有○問合着本體方是工夫做得工夫方識本體如何曰兩言亦須善體天生人心性有善無惡乃其大槩中間見在分量器局又各各不同能循而求之日新長進所以本等體段原無一物可見只從實踐徹悟處便是若不用功本體即不呈露若踐不實悟不徹雖有湊講虛解本然之體亦曼少無几故即人工夫所在這此纔可名本體這此豈得先有本體將工夫去合又先有工夫復去見着一個本體○問不忍不

爲達之所忍所爲如何達曰學者實落下手若待推而達之不幾於勞擾而綴患之乎善學之法須直截發動真機就事運誠隨事正感當可明我明處豫先作念推到不明上或因不明處追考原初明的來作樣子此是孟子指點人身真機處處完具只被私欲間隔有能有不能若能處處不爲私欲間隔如明處作爲無有不能爲者非謂必待比擬推廣然後可能○倭患至會城集議先生曰今日所以久無成功者只少一段事衆問云何曰只有不殺倭子的心便可爲全衆矣其迂曰此卻是實理人生作事須從造化算來今日權種設計都是無頭勾當初今變窮京因國家血脈不貫通今出戰亦須潔淨打疊心地一片不忍生民之意以爲取勝根基纔不破綻若惟以殺爲事只是何等宇宙間戾氣縱一時得勝亦非仁義之師況不可必

乎，即如天之雷霆霹靂，大造生生做出來。○先生之好欲爲買，困於無貲，先生令其就與買能自與本者幾何，姑從今日十無一。先生曰富者稱人以爲買，其求買也，非於買者之求，在也。而買者務不負富者之求，以無信也。子不必憂，各憂不能信耳。○凡人日用云爲，未必無知做出來，只是習熟見聞之知，非德性之知，畢竟爲不知而作，從早至暮，如作術嘶飲者，衣七八都由閒脈舉動，若與無肝子硬同鑄，無幾及干涉重務蹤跡心一番，却又從聞見之知上打發，將平昔與友朋深切究竟的放在一邊。如此學問，雜甚干也，無用。○道理平平妥妥，可知可行，子餉子易中庸，其至矣乎。只是日用常行中，而庸者德之極至道理，人却不肯知不肯行，看做天來大海樣深的，殊不知道個人到勝然自在，乃因騖性起，便飛揚而上，若心起便卑塵而下，躁心起便縱放而前，怠心起便頹落而後，憂心起便擬擬而右，快心起便奔放而左，奇心起便求隱行怪，巧心起便機械變詐，所以中虧不可能，若種種心俱泯，即是平平妥妥的門是矣乎天也。○耳目口鼻四肢爲形，視聽言動持行爲氣，聰明睿知恭重爲神，所以運聰明睿知恭重爲魂，所以定視聽言動持行爲魄，魂屬陽，魄屬陰，孤陰易敝，有陽魂以載陰魄，然後能勝於用，常人只是魄來載魂，非魂之載魄也。○道理難以名狀，不得已而強名曰太極，然而未嘗言理爲太極也，亦未嘗言道爲太極也，則所謂太極者果何物哉。即兩儀四象男女事物之類之謂也，無至之理皆著見於日用之間，惟在人自悟，人之所以能悟者，其最靈之爲倚乎。（太一惟枝辭）○氣只有一，氣陽氣是也，陽息爲陰，故陰者陽之所不足也，女者男之所不足也，惡者善之所

不足也。惡亦心也，謂之失其本心。造化凝結之機，所以流行宇宙者，五行實無後先多寡之異，其各附之以五，而後其貲始全五，非土也，即指五行而言之也，謂雖分定而不離乎本體也，總非截然有此位次，皆借是數以明其意耳。○太極生生之機，無一息不流行，無一息不停止，流行者造化發育之妙，停止者貫徹常住之真，流行而不止息，是動而無靜，止息而不流行，是靜而無動，動靜一時俱有，合而言之也。○問幾爲聖人所有，如何又行惡幾，曰惡皆有幾，如紛然機發，便其宜知矣，自然務行不得。又問如何爲幾分善惡，曰此對誠無爲而言，謂幾分善惡著有善而無惡也。（以下失學尚丈）○易一陰一陽之謂道，兩一字以言乎等均名也，時陽而陽之，時陰而陰之，不失其大虛之本，則道之所在也。忘陽伏陰，橫於流行，而無所主持爲道耳，不忘不伏不偏於流行，則爲時陽時陰，陰陽時則和而無戾，是橫渠之所謂正也。故氣得其正之謂道，不必氣外別尋道，道所運化之爲氣，不必道上更生氣。○問陳龍川論漢唐之治如何，曰此是論道體近者，如斯大意思，要謂天下大物，不是本領宏大開廣，却擔當不去，雖智力欺假一時，亦不旋踵而定，豈能勉強得三四百年來，道誠有協於人心，可包畏許多品彙，處纔能安於自是中間偏全純駁高下淺深，即在三代，其過世傳業，猶有不能盡對者，若謂架漏牽補度時日，豈維漢祖唐宗，從到應隋接續同未嘗所成，龍川不是論人品，亦不足論治道，乃自指化機流行人堪滿眼，皆本相呈露，惟其知之便能體，惟其體之便是道，至其中人大小生熟以分人品，賢愚而別治道隆污，則三代漢唐不待智者而後以爲異同也。

侍郎蔡白石先生汝楠

蔡汝楠字子木號白石西浙之德淸人八歲侍父聽講於甘泉座下輒有解悟年十八舉進士授行人轉南京刑部員外郎守歸德衡州歷江西參政山東按察使江西布政使晉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召爲戎政兵部侍郎改南京工部卒官先生初氾濫於詞章所至與友朋登臨唱和爲守衡州始與諸生窮經於石鼓書院而趙大洲來遊又爲之開拓其識見江西以後親証之東廓念菴於是平生所授於甘泉隨處體認天理之學始有着落蓋先生師則甘泉而友則皆陽明之門下也

端居寤言

舉天下講理講學但不能謬聖人無以異人只到實體之際便生出支節有可講者即如敬爲聖學之要內史過亦知敬是德之輿若道如何是敬便有許多工夫一日之中是敬不是敬感應之際有將迎無將迎都不知覺則只原是認得光影未曾知得眞切聖賢終身學問只是知之眞體之密耳○從頭學聖人之志道則問禮問官不妨漸學從頭便學問禮問官恐搜索講求別成伎倆○貌言視聽思天之所以與人者恭從明聰睿人之所以體天者若必以爲根塵則天何爲與此垢累以戕人心乎象山先生曰儒者經世釋者出世公私之辨也○言者人之發察行者人之應迹聲從何處發迹從何處應知得去處下得擬議工夫方能成得變化○知誘物化之後又騖於口耳光影之學承虛接響的然日亡亦是斧斤伐之牛羊又從而牧之纔於人所不見處收攝凝定忽然不及淡泊不倚記誦天理是何異露使是日夜生息雨露滋潤也○今人於事變顚沛亦每每委之天命只是朦朧不明知不分曉強將此言聊自支撐其中實自搖惑聖人知命直是洞徹源頭賢人卻知有義使於命上自能分曉都不是影響說命也○或疑程子取谷神不死之語予與張橫渠同太虛無動搖故爲至實然則儒老之辨曰其言雖合其發言之意則殊老氏從自已軀殼中發此意儒者從天地太虛中發此意孟子辨告子闢楊墨鄙管晏斥鄉原只因孟子見聖賢一端的確分明故灼然知異於聖賢之學今聖賢一端尚未理會卻採前賢見成言語附和末響不如且尋求自己入頭處一端之正此一端既爲其端自不能雜復何難闢之

有○學問各有一處老氏一此謙柔心佛氏一此空寂心楊氏一此爲我心墨氏一此兼愛心彭鏗一此養生心只是不明乎善不知所止做入他岐而爲二三○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不能必物之成花之千菓者不實其最先發者早萎亦天地自然之力量也老子退一著亦識得如此但質之聖學知天地之化與時消息而無容心其間則老子毫釐千里之謬矣故知大理者能善用易○不獨老子有合於易參同陰符時斡造化之機其用處便私己程子曰雖公天下之理以私心爲之便是私○問此物類之學或有不得而湊泊者則如之何曰正不欲其聯比湊泊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散殊之中必欲聯比湊泊是雕刻之化矣只流而不息合同而化是謂大同聖人于言爲語天地于變爲化異者必不盡同只要知同歸一致之處○聖賢地位非可想像只聖賢事合下做得洒掃應對可精義入神○文章功名聞見知解皆足羈靡豪傑故銷市井富貴之習心易銷文章功名之習心難銷文章功名之習心易銷聞見知解之習心難聖人精進凡物不能羈絆只是能放下一切好地位都住不得也○老氏以物爲外故有芻狗之喻聖人合內外以成仁本無憧憧之心實有肫肫之仁何嘗如此○莊子將感應爲泛不得已以養自然豈若將感應爲自不能已而任自然故老莊以爲自然者聖人謂之矯強○方今人良知天理之學似說得太易故人往往作口耳知解全無實得聖人發憤在亨行時中要之良知天理可亨之道也必須童蒙求我初筮方告謂之時中不然非惟無益於人抑且有玷於道○程子曰坐忘便是坐馳所以坐馳者因莊生不知學問其言本出於老子杳冥恍惚

之意所謂心齋乃齋其蕩然無主之心非明善之誠知止之定坐而入忘盡茫然而不自知耳○五福六極氣之不齊也陰陽變化其機莫測聖人之心與知陰陽消長之故謂之知命不離乎氣也○胡五峯曰居敬所以精義朱子晚年深取其言可見朱子居敬窮理之說未嘗分爲二也孔門以主敬爲求仁五常又以居敬爲精義要之一敬立而四德備矣○象山先生每令學者戒勝心最切病痛然謂之游勝心又不知不覺發見出來後乃舒歎警覺之失因思天下學者種種病痛各各自明只從知見得及工夫未懇到處繳纏中不知不覺而發于居既自知發後又能悔何故正當其時忽然發露若用功懇到雖未渾化念頭動處自如紅爐點雪象山勝心之戒及發而復悔學者俱宜細看庶有得力工夫蓋象山當時想亦如此用功也○古人聲律非止發之詠歌被之管絃虛明之體合乎元聲凡言皆中律言也六經之言雝雝鏘鏘諸子百家則占滯散亂之音作矣故孟子知言非知言也知心聲也○問樂者心之本體恐懼忿懥相妨累否曰樂者非踴躍歡喜之謂無不樂之謂也肫肫皜皜爲懼爲哀皆與機也初非一朝之患加得分毫何妨累之有若以物欲之憂爲憂威武之懼爲懼及當懼當憂疑滯留著則不特哀懼妨累而肆樂流湎流而不節亦其悖馳君子之樂矣○安土敦仁中心安仁也故感發處無非愛人退之博愛謂仁止道其用○古人舉先民詢於芻蕘蓋天下只有一個是更不可增有一個是便有一個非消滅不得獨蕘之言是聖人從而是之聖人之言非朦瞽庶人得而非之若一有勝心則不特芻蕘必增聖人巳是之言一有徇心則不特聖人必徇偏智一

閑之見自此本然是非之度幾於淺夷而學問家因之多事矣
○謝上蔡以覺言仁未爲不是朱子病其說又言敬則自能覺
愚意敬即覺也但敬覺工夫故精上蔡言儒之仁佛之覺用非
○人性全而物性偏人心智無涯故反危殆物心智有限故反
近自然人要持危而人於自然只在存之而已本體常存私制
無自而生私智不生便不害性不害性是養性也聖發智智之
繫處爲知誘人生而靜不容說正感發時常覺得便是主靜路
上工夫○天德天道天道無期必期必便是計功謀利君和持
日如流則止如齋則行何期必之有

明儒學案卷四十終

明儒學案卷四十一　甘泉五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參閱

侍郎許敬菴先生孚遠

許孚遠字孟仲號敬菴湖之德清人嘉靖壬戌進士授南工部
主事轉吏部以調北大計與冢宰楊襄毅不合移病歸起考
功主事尚文襄不說出爲廣東僉事降海鹽知縣後遷移閩
臬考功王篆修怨復中計典謫鹽運司判官萬曆二年擢南太
僕寺丞遷南文選郎中請告補車駕郎中謫江陵問及馬政先
生倉卒對甚詳明江陵深器之欲加大用而王篆白以爲功
使親己先生不應出知建昌府給事中鄒南皋薦之遷陝西提
學副使擢應天府丞以申救李見羅鐫級歸起廣東僉事轉廣
西副使入爲右通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日本封貢事起
先生疏言發兵擊之爲上策禦之爲中策封貢非策也其後朝
廷卒用其中策召爲南太理寺卿南兵部右侍郎而罷三十
二年七月卒贈南工部尚書先生自少爲諸生時竊慕古聖賢
之爲人嘗與鄉黨之士相爭逐年二十四薦於鄉退而學於唐
一菴之門年二十八釋褐爲進士與四方知學者遊始以反身
尋究爲功居家三載困窮艱厄恍忽略有所悟南粵用兵樂捨
身命畢盡心力息貨躁妄之氣煎銷庶幾及過闇溪徐魯源謂
其言動尚有縣處這個少凝重便與道不相應先生頂門受鍼
指水自誓故先生之學以克己爲要其訂正格物謂人有血氣
心知便有聲色種種交害雖未至目前而病根尚在是物也故
必常在根上落到方寸地灑灑不掛一塵方是格物夫子江漢

以灌秋陽以暴此乃格物榜樣先生信良知而惡夫援良知以入佛者嘗規近溪公爲後生標準令二三輕浮之徒恣爲荒唐無忌憚之說以蠱亂人聽聞使守正好修之士搖首閉目拒此學而不之信可不思其故耶南都講學先生與楊復所周海門爲主盟周楊皆近溪之門人持論不同海門以無善無惡爲宗先生作九諦以難之言文成宗旨元與聖門不異故云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即是未發之中此其立論至爲明析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蓋指其未發廓然寂然者而言之則形容得一靜字合下三言始爲無病今以心意知物俱無善惡可言者非文成之正傳也時在萬曆二十年前後名公畢集講會甚盛兩家門下互有口語先生亦以是解官矣先生與見羅最善見羅下獄採之無所不至及見羅戍閩道上仍用督撫威儀先生時爲閩撫出城迓之相見勞苦涕泣已而正色曰公蒙恩得出猶是罪人當貶損思過而鼓吹喧耀此豈待罪之體見羅艴然曰迂闊先生顏色愈和其交友真至如此

原學

天然自有之謂性效性而動之謂學性者萬物之一原學者惟人之能事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爲其能學也學然後可以盡性盡己性以盡人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而爲三才故學之係於人者大也天聰天明非學不固威儀動止非學不端剛柔善惡之質非學不化仁義禮智信之德非學不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非學不盡富貴貧賤患難之遇非學不達學則智不學則愚學則治不學則亂自古聖賢盛德人衆未有不由學而成者也故先師孔子特揭學之一言以詔來世而其自名惟曰學而不厭而已性之理無窮故學之道無盡學而不厭孔子之所以爲孔子也然而三代以上道明而學醇三代以下道喪而學雜高之淪於空虛卑之局於器數設詐於辭利勝濫於詞章嗚呼學其所學而非孔子之所謂學也其卓然志於孔子之學不爲他道所惑者寥寥數千載之間幾人而已乃其見有偏全言有離合行有至不至擇而取之則又存乎其人焉故學以盡性爲極以孔子爲宗若射之有的發而必中若川之歸海不至不已矣夫然後可以語學學之義大矣哉（學篇一）○學者既有志於孔子之學則必知夫求端用力之地孔子之學自虞廷精一執中而來其大旨在爲仁其告顏子以克己復禮最爲深切著明者也人心本來具此生理名之曰仁此體不屬血氣不落形骸故直云克己己私一克天理具存視聽言動各有當然之則故云復禮一日克己復禮則無我無人平平蕩蕩萬物一體故曰天下歸仁己最難克仁最難言因循牽繫終身陷溺剛毅決得一日可至故曰爲仁由己而

不由人，出此入彼，即在身心之間。其機至嚴，其用至博，故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此孔門學脈也。他如言敬，言恕，言忠信，言閑邪存誠，言洗心藏密，言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無非此理，無非此學，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焉耳矣。是故舍仁而不求者，昧其本心，不可立人道於天地之間。不由克己復禮而言仁者，道不勝欲，公不勝私，而徒以聞見湊泊，氣魄承當，無強至於仁之理。知克己者，一私不容，氣質渾化，故功利權謀之說，非所可入。知復禮者，體用俱全，萬理森著，故虛無寂滅之教，非所可同。修此之謂天德，達此之謂王道，此孔子之學，自精一執中而來，為萬世立人極者也。學者於斯，篤信不惑，而行之不惰，其庶幾乎可以語學也夫！（諭府學）○學不貴談說而貴躬行，不尚知解而尚體驗。易曰默而誠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

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此其徵也。是故性定者其言安以舒，養深者其容靜以肅，內有者其動簡，德盛者其心下。反之而躁妄輕浮，繁擾皆從生焉。為理欲消長之機，志氣清濁之辨，見於動靜，微於感應，如影隨形，不可掩也。昔者虞舜夔夔齊慄，以格其親，而好問好察，善與人同，乃見其精一之學。文王在宮在廟，雝雝肅肅，而無然畔援，無然歆羨，乃見其敬止之功。孔子溫良恭儉讓，卒至德於其躬，而意必固我至於盡忘，乃其學而不厭之實。凡古今聖賢所為師表人倫，信今傳後者，必以躬修道德而致之，斷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為也。故學者之學，務實修而已矣。珠藏而淵媚，玉韞而山輝，德聚於其中，而發見於其外。有不修，修之未有無其驗者也。不修而偽為於外，與夫修之未至而欲速助長，襲上人之心者，皆孟子所謂無源之水，易盈易涸，不可長久矣。故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誠偽虛實，判若霄壤，其理甚明。內辨諸身心，外證諸家國，學之終身，不至不已，斯學之道也。

論學書

中庸所謂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只在性體上提照存養而已。但人心道心，元不相離，善與不善，禮與非禮，其間不能以髮，故閑邪一著，乃是聖學喫緊所在。學者苟知得善處親切，方知得不善處分明。譬諸人有至寶於此，愛而藏之，所以防其損害者，是將無所不至。又譬諸種植嘉禾，無所容其助長之力，惟有時加耘耔，不為莠稗所傷而已。（答孫我錫）○白沙靜中養出端倪，敬齋只

說存養，最當有看見察見兩說須精。蓋中庸首章言不覩不聞本體，言無聲無臭，分明天命之性，不可覩聞，不可聲臭。而夫子告子張曰：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顏淵自敘，如有所立卓爾。又卻是有所見，有所立。此兩者要須默識而神明之。道之在人，非優游散漫者所可入，必是凝精聚神，念念不忘，若有參前倚衡之見，及其與道契會處，原來聲臭俱無。若存知見，便非道體。（答陳以建）○聲色臭味安佚，自是天性之所不能無，不離乎氣質者也。第是數者為性之欲，必其順乎天理之當然，性道極於命，而後性不蔽於欲，故曰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等事，而謂之命者何？言君臣父子賓主賢否之際，遭遇不齊，天道之升降否泰，消息盈虛，雖聖人有所不能必，是以謂之命也。然仁義禮智，其性在我，隨其時勢所值，而皆有可以自盡之道。

命責成於性而後命不達乎天，故曰君子不謂命也。究而言之，命無二，性亦無二，但人於聲色臭味之欲，恆謂之性；生於君臣父子所處難易順逆之間，多諉之天命。故孟子特伸此抑彼，使學者知所重輕云爾。（答朱用韜）○所謂天則，超絕聲臭，不涉思慮安排，然只在日用動靜之間默識可見。此心一違天則，便有不安；加之於人，便有不合。惟其當作而作，當止而止，當語而語，當默而默，一不違於天則，而後協乎人心之同然。知此則性之面目可得而言矣。（答虞實卿）○所謂透性與未透性，只看不知從何處分別。為是見解虛實耶？為是躬行離合耶？為是身心枯潤耶？為是論說高卑耶？易言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孟子言根心生色，睟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者，此真透性之學。若以知解伶俐，談說高妙為透性，某方耻之而不敢，翁更何以教之。（簡羅近溪）

○老丈以毋意為宗，使人人皆由毋意之學，得無所謂欲速則不達者耶？大學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所謂誠其意者，只在毋自欺而求自慊，此下學之功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亦誠吾意而已。吾儕之學，尚可以躐等乎？此理纔有悟處，便與鳶飛魚躍觸處流行，而不須一毫安排強索之力，然到得與自己身心湊泊，尚遠。孟子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程子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識者，默而識之也。識得便須存得，方為己有。時時默識，時時存養，與令血氣之私銷鑠殆盡，而此理盎然而流行，乃是反身而誠，與鳶飛魚躍同意。不然，說得活潑潑地，亦無益也。學者認得容易，翻令心中浮泛，不得貼實，此即誠與不誠之介，不可不察也。凡吾儕平日覺有胸次灑落時，蓋應須適時，正是誠意端倪，要須存養擴充得去。若作毋意

見解，則精神便都散漫矣。（與劉鼎學）○吾儕學問，見處俱不相遠，只是實有諸己為難。能於日用工夫，更不疏放，真真切切，實實平平，不容意見盤桓，則此理漸有諸己矣。此學無內外，相人己，打得過處，方是德性流行；打不過時，終屬私己，猶為氣質用事。合並進修得失，涵養淺深，亦只驗諸此而已。（[illegible]）○人事自為簡省，未嘗不可，若不得省處，即順以應之，洗滌精神，洒洒落落，無揀擇相，更覺不錯。實在操舍存亡，昏明迷覺，總在心而不在覺。（與鄒定宇）○自心妙用，即是活潑之流，亦即是汪洋浩大之海。卽此則謂須有鑿山濬川掘井九仞而必及泉之功，活流活海，乃其自然，不容人力也。○昔人學問，失之廣遠，故儒者反而約之於此心，其實要反約，又須博學詳說而得之，非謂直任此心便可了當是事也。（[illegible]）○知止致知，俱出大學，首尾血脈原是相因。致得良知徹透時，即知是止；討得至善分明處，即止是知。初非有本體工夫，亦非有偏全先後之別。古今儒者悟入門路容有不同，隨時立教，因病制方，各有攸當，故不必以此病彼也。（[illegible]）○格物之說，彼謂待有物而後格，恐未格時便已離根者，此其論似高而實非也。若得常在根上，著到方寸地洒洒不掛一塵，乃是格物。與學人有血氣心知，便有聲色種種交害，雖未至目前，而病根常在，所以誠意工夫透底是一格物。孔子江漢以濯，秋陽以暴，胸中一毫查滓無存，陰邪俱盡，故能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此非學人不足以當格物之至。（[illegible]）○鄙意格物以為神明之地，必不累於一物，而後可以合道，格致誠正與戒懼慎獨，允復敬恕，斷無殊旨。（[illegible]）○博文約禮，道之散見於人倫庶物之間者，文也；其本於吾心天然之則者，禮也。隨事而學習之

謂博。隨學而反己之謂約。禮即在於文之內。約即在於博之時。博而約之。所以為精也。精則一。一則中。

與胡廬山先生論心性書

聞中披誦明公與李見羅所論心性兩書。見我公識心並道無少迂曲。而見羅丈雖才卓見確。有主張。此皆斯文之所倚賴。書中大意。公則謂靈覺即是性。性不可殄滅。見羅則謂靈覺是心。性非靈覺。從古以來知性者少。識性者多。二公論旨不合。只在於此。夫心性之難言久矣。混而一之。則其義不明。離而二之。則其體難析。譬諸燈然。心猶火也。性則是火之光明。又譬諸江河然。心猶水也。性則是水之濕潤。然火有體而光明無體。水有質而濕潤無質。火有體故有柔猛。而光明無柔猛。水有質故有清濁。而濕潤無清濁。火之明。水之濕。非一非二。此心性之喻也。夫

率性之為名。自天之降衷。不雜乎形氣者而言。而心之為名。合靈與氣而言之者也。性只是一個天命之本體。故為帝則。為明命。為明德。為至善。為中。為仁。種種皆性之別名也。此未嘗有外於心之靈覺。而靈覺似不足以盡之。心者至虛而靈。天性存焉。然而不免有形氣之雜。故虞廷別之曰人心道心。後儒亦每稱曰真心妄心。公心私心。其曰道心真心公心。則順性而動者也。心即性也。其曰人心妄心私心。則雜乎形氣而用者也。心不可謂之性也。君子之學。能存其心。使能復其性。盡心而歸道。是人而還天也。即靈覺即天則。豈有二耶。夫性之在人。原來是不識不知。亦原來是常明常覺。即寂而照。即照而寂。初非有內外先後之可言。若以虛寂為性體。而明覺為心用。是判心性為二物。斷知其有不然也。見羅兄又謂虞廷之相傳者在中。道心人心總皆屬用。大學之歸宿者在善。心意與知。總非指體。此等立言。似不免主張太過。中固是性之至德。舍道心之微。更從何處覓中。善固是道之止宿。離心意與知。卻從何處明善。性無內外。心亦無內外。體用何從而分乎。尊教有云。指體而言。則不識不知。指用而言。則常明常覺。此語猶似未瑩。蓋常明常覺。即是不識不知。本然明覺。不落識知。一有識知。即非明覺。有明覺之體。斯有明覺之用。恐又不得以不識不知為體。而以常明常覺為用也。萬古此心。萬古此性。理有固然。不可揜者。經傳之中。或言性而不言心。或言心而不言性。或心與性並舉而言。究其指歸。各有攸當。混之則兩字不立。析之則本體不二。要在學者善自反求。知所用力。能存其心。能復其性而已矣。斯道無人我。無先後。故因二公所論。一究言之。惟願高明更賜裁正。若尊刻衡齋所錄宋儒物理之說。其說頗長。姑俟他日面叙。盡所欲請也。

恭定馮少墟先生從吾

馮從吾字仲好，號少墟，陝之長安人。萬曆己丑進士，選庶吉士，改御史。疏請朝講，上怒，欲杖之，以長秋節得免。請告歸，尋起原官，又削籍歸，家居講學者十餘年。天啟初，起大理寺少卿，與定熊王之獄，擢副都御史，與掌院鄒南皋先生建首善書院於京師，倡明正學。南皋主解悟，先生重工夫，相為鹽梅可否。而給事朱童蒙、郭允厚不說學，上疏論之。先生言：「宋之不競，以禁講之故，非以講之故也。我二祖表章六經，天子經筵講學，皇太子出閣講學，講學為令甲。周家以農事開國，國朝以理學開國也。臣子望其君以講學，而自己不講，是欺也。倘皇上問講官曰：『諸臣望朕以講學，不知諸臣亦講學否？』講官亦何以置對乎？先臣王守仁當兵戈倥傯之際，不廢講學，卒能成功。此臣等所以不恤毀譽，不恤得失，而為此也。」遂屢疏乞休。又二年，即家拜工部尚書，尋遭削奪。逆璫王紹徽修怨於先生，及為冢宰，使喬應甲撫秦以殺之。先生不勝挫辱而卒。崇禎改元，追復原官，諡恭定。

先生受學於許敬菴，故其為學全要在本原處透徹，未發處得力，而於日用常行，却要事事點檢，以求合其本體。此與靜而存養、動而省察之說，無有二也。其儒佛之辨，以為佛氏所見之性，在知覺運動之靈明處，是氣質之性；吾儒之所謂性，在知覺運動靈明中之恰好處，方是義理之性。其論似是而有病。夫耳目口體質也，視聽言動氣也，視聽言動流行而不失其則者，性也。流行而不能無過不及，則氣質之偏也，非但不可言性，非不可言氣質也。蓋氣質之偏，大略從習來，非氣質之本然矣。先生之意，以喜怒哀樂視聽言動為虛位，以道心行之則義理之性在其中，以人心行之則氣質之性在其中，若真有兩性對峙者，反將孟子性善之論墮於人為一邊。先生救世苦心，太將氣質說壞。蓋氣質即是情才，孟子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由情才之善，而見性善也。若氣其不善，便是情才不善，情才不善，則荀子性惡不可謂非矣。

辨學錄

人心至虛，衆理咸備，丟過理說心，便是人心惟危之心，即有知覺，是告子知覺運動之覺，佛氏圓覺大覺之覺，非吾儒先知先覺之覺也。覺之一字亦不可不辨，知覺的是天理，便是道心，知覺的是人欲，便是人心，非概以知覺為天理為道心也。若丟過理字說心說知，便是異端。○吾儒曰喻利之心不可有，異端曰喻義之心不可有；吾儒曰為惡之心不可有，異端曰為善之心不可有。或詰之曰：喻義之心不可有，喻利之心可有乎？為善之心不可有，為惡之心可有乎？彼則曰：喻義之心且不可有，況喻利乎？為善之心且不可有，況為惡乎？如此為言，雖中人亦知其非，彼又恐人之非之也，復倡為一切總歸於無心之說，以為人之心體本空，無利無義，無善無惡者，其本體也，必也無喻利心，

併無喻義心，併無無喻義心，無為惡心，併無為善心，併無無為善心，一切總歸於無心，方合本體耳。說至此，雖高明莫知其非矣，不知正是發明喻義之心不可有，為善之心不可有。忠奈何不察而誤信之耶？且義原非外，性原是善，心之本體原是有善無惡的，可見必有喻義為善之心，而後為合本體也。今欲一切總歸於無心，安在其為合本體耶？況人心易放而難收，儘去喻義猶恐喻利，儘去為善猶恐為惡，今欲一切總歸於無心，竊恐義無而利未必無，善無而惡未必無，反為本體之累不小也。又況義利只有兩途，人心原無二用，出於義即入於利，出於善即入於惡，豈有無義無利、無善無惡、一切總歸於無心之理乎？大抵義原非外，特曰有其義之心不可有，而喻義之心必不可無；性原是善，特曰有其善之心不可有，而為善之心必不可無。總

是喻之又喻，以至於化；為之又為，以至於忘。造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處，只好說有喻義之心而至於化，有為善之心而至於忘，有喻義為善之心而無聲臭之可疑，亦說不得喻義之心不可有，為善之心不可有。今云云者，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也。○問：天命之性，無聲無臭，原著不得善字。曰：天命之性就是命之以善，何消著？故曰性善。不然所命者何物。孟子道性善，正直指天命之初而言耳。又問：無聲無臭何也？曰：善曾有聲有臭耶？○大性之性，如一陽來復，造化生意雖未宣洩，而凡宇宙間形形色色萬紫千紅，無一不胚胎完具於其內，故曰天命之謂性。此自見實在道理，原不落空，若曰天命之性渺渺冥冥，一切俱無，如此不知天命的是個甚麽，便於天命二字說不去矣。○問：人心一概說不得有無，此是論工夫，若論本體，則無善無惡，全說

不得有矣。無心之說，蓋指本體也。曰：不然。論工夫，心原一概說不得有，還有不可不有者，不可不無者；若論本體，則全說不得無矣。故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云云。曰無，曰非，何等明白。又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至我固有之也。曰皆有，曰固有，又何等明白。而曰本體無善無惡，異端無心之說專指本體而言，誤矣。○問：善之善對惡而言也，無善之善指繼善之初，不對惡而言也。惡如彗孛妖氛，善如景星卿雲，無善之善如太虛；惡如木石屑，善如金玉屑，無善之善如日中不容一屑。如何？曰：吾儒之旨只在善之一字，佛氏之旨卻在無善二字。近日學者既惑於佛氏無善之說，而又不敢抹殺吾儒善字，於是不得已又有無善之善之說耳。不知吾儒之所謂善，就指太虛本體而言，就指日中之不容一屑而言，非專指景星慶雲金玉屑而言也。善

字就是太虛非太虛爲無善之善也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由可以爲善之善方見得乃所謂善之善兩個善字原只是一個豈有可以爲善之善乃與惡對之善乃所謂無之善乃無善之善之理哉○一有其善便是不善故曰喪厥善一有意爲善便不是爲善故曰雖善亦私至於畏至於私則善於何有如此是其病正在無善也○山下出泉本源原淸此性之說也漸流漸遠有淸有濁淸者勿使之濁濁者復還之淸此學之說也三品之說是從知所流漸遠有淸有濁未嘗不是而不知山下出泉本源原淸澄濁求淸非義外也慈湖之說是從知由下出泉本源原淸亦未嘗不是而不知漸流漸遠有淸有濁則澄濁求淸非揠苗也嗚呼不知本體者疑性之或惡而無以學爲義外知本體者信心之所道而又以學爲揠苗學果何

用而明哉○有意爲善有所爲而爲如以爲利之心爲善爲名之心爲善以以善服人之心爲善之類非以安而行之爲無所爲無所爲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爲有意爲有所爲也今人見人學學爲善而概曰有意曰有所爲則阻人爲善之路矣○太有太極而無思爲有物則而無聲臭乃吾儒至大道理正人識論佛氏去過太極專講無思無爲去過物則專講無聲無臭是無思爲而併無太極無聲臭而併無物則有是理乎○知覺運動視聽飲食一切情欲之類原是天生來自然的原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何思何慮佛氏窺見道此了遂以此爲性併把吾儒這個理字以爲出於有思有爲出於僞如告子以人性爲仁義莊子以仁義爲殘生傷性之類不是天生來自然的故孟子不得已指點出個見孺子而怵惕嘑蹴而顙泚不忍

觳觫之牛不屑嘑蹴之食之類見得這個理字也是天生來自然的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何思何慮非以人性爲仁義而殘生傷性也縱是說出多少工夫說思說爲只是教人思這個無思的道理爲這個無爲的道理非義外非揠苗非強世也吾儒宗旨與佛老全不相干從世講學不精誤混爲一以上達歸佛以下學歸儒以頓悟歸佛以漸修歸儒以明心見性歸佛以經世宰物歸儒諸如此類名爲闢佛適以崇佛名爲崇儒適以小儒何也佛氏上達吾儒下學佛氏得上一截少下一截工夫如此是夫子下學而上達佛也是佛反出其上可上修而不借豈曰與修十五志學七十從心漸也以十五而即知志學非頓乎學而不厭修也默而識之非悟乎此吾儒頓悟漸修之說也經世宰物而不出於心性安所稱王道先明者心知所

往然後力行以求至非吾儒之言乎今以上以悟以心性歸佛氏以下以修以事物歸吾儒是佛氏得其精而吾儒得其麤也有是理哉不知佛氏之失正在論心論性處與吾儒異不專在舍經世宰物而言心性正在所悟所達處與吾儒異不專在舍漸修而言頓悟舍下學而言上達也○或曰吾道至大二氏之學雖非高遠總不出吾道之範圍故二氏偏不能兼吾儒吾儒全可以兼二氏曰不然儒佛既混談儒者刻求精便誤入於佛氏闢佛者稍欠精反採足於吾儒是其貽禍者一儒佛既渾談儒者摘一二誤佛氏之語以爲非毀攻擊之話而談佛者借一二吾儒精微之語以爲救世誣民之端矢是其貽禍者二向使佛自佛儒自儒不混爲一豈有是哉且吾道本大何必兼二氏而後見其大若必待兼二氏以爲大則又安所稱大耶況吾儒

正道也異端邪說也邪固不能兼正正豈可以兼邪若正可以兼邪又惡在其為正耶○吾儒之學以理為宗佛氏之學以了生死為宗如人生則能知覺運動死則血肉之軀還在便不能知覺運動可見人之生死的是血肉之軀這能知覺運動的一點靈明與性原未嘗死所謂本來面目萬劫不磨者此也悟得這個便是超脫便知無死無生所謂出離生死見性成佛者此也其悟入處不由積累不由聞見不可言說不可思議只在當下一覺一覺便了更有何事雖中間說得千變萬化其實宗旨則是如是與吾儒論心性處全不相干蓋性者心之生理吾儒所謂性亦不由積累不由聞見以理言非專以能知覺運動的這個言故彼所云性乃氣質之性生之謂性之性吾所云性乃義理之性性善之性彼所云一點靈明指人心人欲說與吾儒

所云一點靈明所云良知指道心天理說全然不同雖理不離氣而舍理言氣便是人欲天理人欲之辨乃儒佛心性之分此宗旨處不可不辨也○吾儒曰未發目雖無覩而天命與覩之理已具耳雖無聞而天命與聞之理已具心雖無知覺而天命與知與覺之理已具即發而皆中即覩以天下而無不明而所以能明的與覩之理亦不可得而覩聞以天下而無不聰而所以能聰的與聞之理亦不可得而聞知覺以天下而無不睿知而所以能睿能知的與知與覺之理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覺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冲漠無朕而萬象森羅亦冲漠無朕未發不為無已發不為有渾然一理森羅道理自天命之初已備後來多少工夫多少事業都只是率性之道耳佛氏覺性本空以為這一點靈明作用的性本來原是空的目

惟無覩故能覩耳惟無聞故能聞心惟無知覺故能知覺目雖能覩而所以能覩的真空之性原不可得而覩耳雖能聞而所以能聞的真空之性原不可得而聞心雖能知覺而所以能知能覺的真空之性原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覺故曰覺性本空不生不滅者與未發之中相似而不知實有大不同者○或曰性只是一個性那裏又是兩個以義理氣質分儒佛余曰人得天地之理以為生此所謂義理之性也而氣質乃所以載此理豈舍氣質而於別處討義理哉性原只是一個但言義理則該氣質言氣質則遺義理故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此闢佛之說也且子既知性只是一個性何不一之於性善之性而獨一之於生之謂性之性耶今欲一之於生之謂性而不一之於性善此三品之說所由起也是子自二之三之以至於倍蓰而

無算也性豈有二哉孟子道性善故曰夫道一而已矣此儒者之旨也○吾儒說去欲佛氏卻說欲是去不得的吾儒說存理佛氏卻說理是不消存的且併天理人欲四字都要抹殺中間雖說欲障其實是說理障的客語罷竟要回護這個欲字病痛全在認定生之謂性一句知覺運動是氣是欲而知覺運動之恰好處是理佛氏原認欲字為性不曾論理安得不抹殺理字回護欲字○問仁者人也目能覩耳能聽口能言身能動人也即仁也何如曰此或於佛氏之說也視聽言動是氣不是理如何說是仁視聽言動之自然恰好合禮處才是仁耳目口體為形視聽言動為色視聽言動之自然恰好處為天性理不離氣天性不離形色視聽言動之體不離耳目口體故曰仁者人也非便以能視能聽能言能動為仁也若不論禮不禮勿不勿

而惟以視聽言動為仁。是直把氣質作義理。墮於情欲矣。○昔人謂佛氏得吾儒之體。只是無用。又謂佛學有得於形而上者。而但不可以治世。不知佛氏所以為異端者。正在不得吾儒之體。正在誤認形而下者為形而上者。端猶端倪發端之端。異端云者。謂其發端處與吾儒異也。若不窮究其發端。而徒辨別其流弊。彼將曰其所以破佛者。乃佛者自不以為然者也。○問人心至虛不容一物。理在何處。安得不說理障。曰人心至虛不容一物處。就是理。異端之所謂理。誤指物而言。吾儒之所謂理。正指不容一物者而言耳。○人心之初。惟有此理。故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時間容不得一毫殘忍刻薄之念。亦容不得一毫納交要譽之念。殘忍刻薄納交要譽雖不同。同謂之欲。故謂心之本體容不得一毫欲。則可。謂容不得它理。則不可。蓋人心之初。惟有此理。豈可說容不得。或問如何是理。曰即所謂怵惕惻隱之心是也。

疑思錄

格物即是講學。不可談元說空。○自慊二字甚有味。見君子而厭然。正自小人自家不慊意處。安得心廣體胖。故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君子慎獨。只是討得自家心上慊意。自慊便是意誠。便是浩然之氣塞於天地之間。○問天命之性。曰如孩提知愛。是誰命他愛。稍長知敬。是誰命他敬。這都是自然而然的。故曰天命。又問此率性之道。非天命之性也。如何是天命之性。曰孩提如何便知愛。稍長如何便知敬。這必有所以知愛敬者在。此蓋是父母初生時天已命之矣。豈待孩提稍長後才有此愛敬哉。知此則知天命之性。○外省不疚。不過無惡於人。內省不疚。才能無惡於志。無惡於人。到底只做成個鄉愿。無惡於志。才是個真君子。○論語一書論工夫。不論本體。論見在。不論源頭。蓋欲學者由工夫以悟本體。由見在以覓源頭耳。中庸則直指本體源頭以泄孔子之秘。如論語論夫子之道。曰忠恕而已矣。而中庸則曰忠恕違道不遠。蓋論語之論道。指其見在可道者言。中庸之論道。直指天命率性之初而言也。不然。忠恕即一貫之道。而曰違道不遠。何哉。論語論德。曰據於德。中庸則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蓋論語之論德。指見在可據者言。中庸之論德。直合於天載之初而言也。不然。闇然知幾。即君子之德。而曰可與入德。何哉。如水一也。論語指其見在。如江河如池沼皆水也。中庸則直指山下出泉。原泉混混而言矣。○大庭廣眾中。如一人稱人善。一人稱人惡。則稱人善者為君子。而稱人惡者為

小人。一人稱人善。一人和之。一人阻之。則和者為君子。而阻者為小人。一人稱人惡。一人和之。一人不答。則不答者為君子。而和者為小人。以此觀人。百不失一。○從心所欲便不踰矩。從耳目口體所欲便踰矩矣。○孔門以博約立教。是論工夫。非論本體。學者不達。遂以聞見擇識為知。故夫子不得已又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直就人心一點靈明處點破知字。此千古聖學之原。若聞見擇識。不過致知工夫。非便以聞見擇識為知也。故曰知之次。知其知。知其不知。是本體。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是工夫。譬之鏡本明。而拂拭所以求明。非便以拂拭為明也。以拂拭為明固不是。謂鏡本明不必拂拭亦不是。故聖人說出本體。正見得功夫原非義外耳。○仲尼顏子之樂。乃所以樂道。非懸空去別有個樂也。禪學盛行。將此道字摘而

去之只懸空以求此幾其弊至於猖狂自恣而不可救孟子曰理義之說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分明說破道之可欲如此○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人性皆善而告子強制之使惡也人心之靈莫不有知不得於言不得於心心上自是不安自是過不去自不容不求於心自不容不求於氣此正是真心不容已處所謂性善所謂良知也如此真心正當操存而培養之乃反強制之豈不謬哉不得於言要求於心就求於心不得於心要求於氣就求於氣不必去勿此之謂率性故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人心虛靈是非可否一毫瞞昧不過凡該行該止此中自有權衡若肯懲著本心行去使件件慊於心便是集義便是自反而縮此正孟子得統於曾子處○已溺已饑若過於自任不知此一念就是乍

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一念人人都是有的如不敢承當已溺已饑之心難道亦不敢承當惻隱之心○問心一耳以心求心豈心之外復有心耶兩物對則計校生兩念構則意見生求之為言不幾於憧憧往來耶曰不然心非物也以心求心非兩念也能求之心即是存不能求之心即是放求之云者不過自有而自照之耳非心之外復有心也洗心正心存心養心皆是此意若以求心為兩念則心誰去洗誰去存養亦不幾於兩念耶如此必舍置其心任其憧憧往來而後為何思何慮矣有是理哉○問操則存似涉於有舍則亡似淪於無其失一也不操不舍之間有妙存焉何如曰不操便是舍不舍便是操勢無兩立豈有不操不舍之理此便是要舍的說話問操似助舍似忘不操不舍之間方是勿忘勿助曰勿忘勿助都是在操字上說

有事是操處勿忘勿助是操之妙處○有夭有壽是常事而人多以夭為變以壽為常有毀有譽是常事而人多以毀為變以譽為常有得有失是常事而人多以失為變以得為常以至貧富榮辱皆然常者一也分常變而二之則惑矣故人生終日營營逐逐有多少畔援欣羨處那一件不從二字上生來若能勘得破夭壽乃人生常事何有於毀譽得失貧富榮辱乎便是不貳便是修身以俟之

語錄

日用間富貴貧賤時時是有的如食求飽居求安便是欲富貴心惡惡衣惡食便是惡貧賤心故今人凡念頭起處都是富貴貧賤所在念及於此此心真是一時放下不得問先知後行知行合一曰昔涇野與東廓同遊一寺涇野謂東廓曰不知此寺

何以能至此寺東廓曰不至此寺何以能知此寺之妙二公相視而笑可見二說都是不可執一也○凡人視所當視不視所不當視便是眸子瞭焉神精而明若不視所當視而反視所不當視便是眸子眊焉神散而昏○齊家事業不外齊治均平若以家道富厚為齊天下富盛為平此五霸之治平非帝王之治平也惟是入其家見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順方是家齊景象而家之貧富不與焉推而一國必一國興仁興讓而始謂之治又推而天下必人人親親長長而天下始平不在國之富不富兵之強不強也以富強為治平此千載不破之障○問參前倚衡曰只如此時眼前師友相對大家精神收斂專一便是參前倚衡與境界恐過此時不能如此時耳○張烜問性有率有不率故聖人修道以立之教曰性無有不率者人皆率性

而盡性者寡耳從即良知良知無人不有率性無時不然孩提
而知愛稍長而知敬率性也乍見而惻隱起嘑蹴而羞惡生率
性也率則心有所不及思則有所不及用即率之人不知也人
推見其方然而復不然則以為此率而彼不率矣然而實非也
如小人閒居為不善夫為不善可矣如何必於閒居閒居為不
善可矣如何又厭然於見君子不但誤為處必有羞慚即故為
處亦必有遮掩語窮而舌遁猶失而面赤一存注之不良
而轉睛顧盼之不能隱是誰故之而然也人性本善則有不善
者自無所容自為之而自惡之人亦何時而不率性哉○聖賢
学問全在知性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如以義理之性為主
源頭一是則無所不是情也是好的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
善矣才也是好的故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若以氣質之

性為主源頭一差則無所不差情也是不好的為恣意縱欲
之情才也是不好的為恃才妄作之才全不在性體源頭上辨
別而或曰性是善的情是不善的又或曰情是善的才是不善
的皆末流之論也○動心忍性之性與性也有命之性是氣質
之性人與禽獸同若敎他忍敎他不謂則禽獸不能矣禽獸不
能而人能之正吾人有此一點義理之性耳故曰人之所以異
於禽獸者幾希○乾以大生坤以廣生天無不覆地無不載此
天地之性善也若論氣質則天一歸氣便不免有旱澇地一歸
質便不免有肥磽然則天地亦有善不善矣惟不言氣質而言
義理則為物不貳生物不測天地之德孰大於此又何旱澇肥
磽之足言也○孟子以情善言性善猶之石中有火擊之乃見
則知火在石中雖不擊亦有洪鐘有聲叩之始鳴則知聲在鐘

中雖不叩非無知擊之有火叩之有聲則知情知不擊之火不
叩之聲則知性矣○問見孺子而怵惕見觳觫而不忍此何以
情之自然善者驗性之善如見美食而思嗜見美色而思好彼
亦以情之自然不善者驗性之不善而孟子專言性善何也曰
有二人於此一人見孺子而怵惕見觳觫而不忍見美食而不
思嗜見美色而不思好一人見美食而思嗜見美色而思好見
孺子而不怵惕見觳觫而不不忍則謂性有善有不善則可今
以怵惕不忍之人一日見食色而思嗜之好之以此驗人性之
有不善似是不知思嗜思好之人一旦見孺子見觳觫亦未有
不怵惕惻隱者以此驗人性之皆善又何疑焉孟子以氣質中
之義理斷人性之皆善而告子以氣質中之氣質斷人性之有
不善是告子徒知氣質之性而不知義理之性也○問變化氣

質孰不知一邊就所謂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夫就好一邊去
不知好一邊便是義理矣如何尚謂之氣質曰此處最微妙如
見孺子而怵惕此義理之性也若不識其端而擴充之則怵惕
亦氣質耳息夜氣而幾希此義理之性也若不識其機而培養
之則幾希亦氣質耳如愛知敬此義理之性也若不乘此天良
而加以入孝出弟之功則愛敬亦氣質耳蓋虛理之性乘氣質
以發露而不由學問之功是靠天而不靠人恐在人之工夫疎
併在天之端倪亦不可保也○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此千古聖
学之源故豫章延平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伊洛氣傳也
而後佛者妄肆議計曰未發是一念不起時也以一念不起之
中忽起一存氣象之念便是起念便是發此謎云未發矣氣象
在何處既有氣象矣又何云未發令學者茫然無以應不知如

可喜可怒可哀可樂之事一時未感我安得無故起念就此一時喜怒哀樂之念未起故謂之未發耳非一概無念一毫工夫無所用而後謂之未發也試看此未發時氣象何等湛然虛明是湛然虛明正未發之氣象也安得說未發矣而氣象在何處以一念不起之中纔忽起一看氣象之念不謂之發何也謂所起者戒慎恐懼之念而非喜怒哀樂之念也安得說既有氣象矣又何云未發未發工夫不起而斷絕念求之虛無寂滅之域只此是在平常無事時預先將性命道理講究體認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只在性體上做工夫使心常惺惺念常實實時時討得湛然虛明氣象便是未發用力處亦便是未發得力處如此存不發發皆中節矣非以一概無念為未發以靜中看未發氣象為起念為發也○未發是一念不起時也若起一用功之念便是發乃所謂已發也則未發時一毫工夫無處用矣未發則功夫無處用已發則工夫又不及用如此將工夫一切抹殺只恐他氣質欲去喜怒哀樂如何能中節○目之知視耳之知聽饑渴之知飲食人與禽獸何異惟是視之能明聽之能聰飲食之能知味人始異於禽獸耳異端言性指人與禽獸同處言吾儒言性指人與禽獸異處言異處只是此子故曰幾希幾希不若危之也○異端言性亦不曾直以目之知視耳之知聽饑渴之知飲食為性而以目之所以知視耳之所以知聽饑渴之所以知飲食的這個言性吾儒亦不曾離以視之能明聽之能聰飲食之能知味為性而以視之所以能明聽之所以能聰飲食之所以能知味的這個言性所以能明能聰能知味的這個性體原是無聲無臭不睹不聞的所謂道心所謂至善所謂未發之

中此理之根也所以能視能聽能飲食的這個性體亦是無聲無臭不睹不聞的在老氏為天地根在佛氏為有物先天地此欲之根也何以為欲之根只是推究所以能視聽飲食的源頭而不推究其所以能明能聰該視不該視該聽不該聽的源頭如此則任視聽縱耳縱目過已自便何所不為故曰此欲之根也○人心一念發動處有善念有惡念有善念亦自有好善之念有惡念亦自有惡惡之念皆一時並起善念與惡念對言好善之念與惡惡之念不對言何也好善之念即善念惡惡之念亦善念總一念也如起一善念即當為善卻又不肯為是初念是而轉念非也如起一惡念復起一惡不當為之念遂不為是初念非而轉念是也此就平常論意者言也若誠意章卻罷過善念惡念兩名對言的只專以好善之念惡惡之念就好念頭一邊說所以意都是該誠的不比平常轉念起念之有互易也至於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則前念總歸於一念而其念不勞未念止還其初念而其念不轉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為其所為欲其所欲又何不自慊之有如此則心本一而意亦復還於一又何至於支離而夾雜○心一也自心之發動處謂之意自心之靈明處謂之知意與知同念並起無等待無先後一念發動有善有惡而自家就知孰是善念孰是惡念一毫不爽可見意有善惡而知純是善○意本自誠心本自正是本體意本自誠卻要還他個誠心本自正卻要還他個正誠意正心是工夫觀意本自誠心本自正可見正心誠意不是以人性為仁義○意本自誠卻要還他個誠此誠字就念起之後言也若念未起之前不前定乎誠則人性雖善而牿之反覆惡一日之

閒善念少而惡念多久之純是惡念矣又將何以誠之哉故曰靜中養出端倪方有商量處可見古人不惟誠此念於既始有念之後抑且誠此念於未始有念之先○人心道心不容並立如綱常倫理能盡道便是道心不能盡道便是人心喜怒哀樂中節便是道心不中節便是人心視聽言動合禮便是道心不合禮便是人心極容易辨非以喜怒哀樂視聽言動為人心以中節合禮為道心也在人之人心失之惟恐不盡而以喜怒哀樂視聽言動為人心此數者豈可去乎○大學因虞廷言人心道心恐人無處覓心故說出個意字見此心一念發動乎有人與道之異不然一念未起鬼神莫知從何分辨○學問之道全要在本原處透徹未發處得力則發皆中節取之左右自逢其原諸凡事為自是停當不然縱事事簡點終有不湊泊處此孚備提綱挈領之學自合如此非謂日用常行一切俱是末節可以任意不必簡點也○先立乎其大不是懸空在心上求止是在喜怒哀樂視聽言動間辨別人心道心精之一之務使道心為主而人心盡化討得此中洒然處明此之謂先立乎其大而耳目口體小者自不能奪也○孩提知愛稍長知敬見孺子而惻隱此良知也率性也饑之知食渴之知飲若曰亦良知也亦率性也便說不得矣一邊屬理一邊屬欲兩項攙雜合說則君子以循理為率性小人亦以縱欲為率性耳

論學書

率性是本體盡性是工夫率性眾人與聖人同盡性聖人與眾人異如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此率性也眾人與聖人同至於擴充以保四海此盡性也聖人便與眾人異矣知愛知敬為率性

達之天下為盡性不忍殺觳觫為率性愛百姓為盡性皆是也率性無工夫盡性有工夫盡性者即盡其所率之性由工夫必合本體者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惻隱乃率性之道而仁乃天命之性天命之性不可見而於惻隱見其端由其端以窺其體而本體之善可知故曰性善○得其體則其用自然得力但不言用則其體又不可見其詳言用者欲人由用以識體耳既由用以見其體又何用之非體性體原不覩不聞然必不覩不聞之時乃見性體如見孺子入井見牛觳觫此時固有怵惕惻隱之心矣然未見之前豈遂無是心乎未見之前之心不覩不聞正以體言正以天命之性言既見之後之心有覩有聞便以用言便以率性之道言矣故於不覩不聞之時然後識性體果不落於覩聞也若謂其覩其聞之時而不覩不聞者自在雖已發而根柢者因未發也又何必論時不知不覩不聞之時而其覩其聞者亦自在雖未發而活潑者固常發也又何為專以不覩不聞為性體乎未見入井而胸中已有孺子未見觳觫而胞內已具全牛先天默理物象周浹故曰至善○不覩不聞莫見莫顯原就時言而道即在其中彼丟過時而專以不覩不聞為道體則可覩可聞鳶飛魚躍獨非道體耶若是則工夫專在於寂動處感處可以任意縱有差錯無妨矣○近世學術多岐議論不一起於本體工夫辨之不甚清楚如論本體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眾人與聖人同論工夫則至誠盡性其次致曲聖賢與眾人異論本體則人性皆善不借聞見不假思議不費纖毫功力當下便是此天命率性自然而然者也論工夫則不惟其次致曲廢聞見思議功夫不得即至誠盡性亦廢聞見思議功力

不能此戒慎恐懼不得不然者也如以不借聞見不假思議不費纖毫功力為聖人事不知見孺子入井孩提知愛稍長知敬亦借聞見假思議費功力乎可見論本體即無思無為何思何慮非元語也衆人之所以與聖人同者此也若論工夫則惟精惟一好問好察博文約禮忘食忘憂即聖人且不能廢矧學者哉若不分析本體工夫明白而混然講說曰聖學不借聞見不假思議不費纖毫功力雖講的未嘗不是却誤人不淺矣必講究得清楚明白從此體驗愈體驗愈精微造到無聲無臭無安無勉地位才與自然而然不費纖毫功力之本體合此聖賢相傳之正脈也若論工夫而不合本體則泛然用功必失之支離纏繞論本體而不用工夫則懸空想像必失之捷徑猖狂其於聖學終隔燕越矣○吾儒之學以至善為本體以知止為工夫

而曰致知在格物可見必格物而後能知止也格物乃知止以前工夫去過物格而別求知止之方此異端懸空頓悟之學非吾儒之旨也

善利圖說

或問孔子論人有聖人君子善人有恆之別而孟子獨以善利一念分舜蹠兩途何也曰孔子列為四等所以示入聖之階梯世之學者徒知以舜蹠分究竟不知以善利分舜蹠不知發端之初一念而善便是舜一念而利便是蹠出此入彼間不容髮非舜與蹠之間復有此三條路也君子善人有恆造詣雖殊總之是孳孳為善大舜路上人孟子以善利分舜蹠自發端之初論也孔子以聖人君子善人有恆分造詣自孳孳為善之後論也且為善為舜則為人為利為蹠則為禽獸舜蹠之分人與禽獸之分也學者縱可諉之曰我不為聖亦可諉之曰我不為人哉或曰學者不幸分辨不早誤置足於蹠利之途將遂甘心已乎曰不然人性皆善雖當戕賊之後而萌櫱尚在蓋此幾希之萌櫱尚可為堯舜一時之錯不能限我也或曰學者既在舜路亦可以自恃乎曰不然一念而善是平地而方覆一簣也一念而自以為善是為山而未成一簣也未成一簣總謂之半途而廢耳便是無恆也或曰世之聰明之士非乏也功名文學之士又不少也豈見不及此乎曰舜蹠路頭容易差錯此處不差則聰明用於正路愈聰明愈好而文章功名益成其美此處一差則聰明用於邪路愈聰明愈差而文學功名益濟其惡故不可不慎也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務閱

文選唐曙臺先生伯元

唐伯元字仁卿號曙臺廣之澄海人萬曆甲戌進士知萬年縣改泰和陞南京戶部主事署郎中事進石經大學略得之安福舉人鄒德溥陽明從祀孔廟疏言不宜從祀六經無心學之說孔門無心學之教凡言心學者皆後儒之誤守仁言良知新學惑世誣民立於不禪不霸之間習為多疑多似之行招朋聚黨好為人師後人效之不為狗成則從鬼化矣言官劾其詆毀先儒降海州判官移保定推官歷禮部主事尚寶司丞吏部員外文選郎中致仕卒年五十八先生學於呂巾石其言性一天也無不善心則有善不善至於身則去禽獸無幾矣性可順心不可順以其附乎身也身可反心不可反以其過乎性也故反身修德斯為學之要而其言性之善也又在不容說之際至於有生而後便是才說性之性不能無惡矣夫不容說之性語言道斷思維路絕何從而知其善也謂其善者亦不過稍欲別於有生耳孟子之所謂性善皆在有生以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何一不可說乎以可說者謂不能無惡明己主張夫性惡矣以性為惡無怪乎其惡言心學也胡廬山作書辨之耿天臺謂唐君太和治行為天下第一即其發於政便可信其生於心者矣又何必欲識其心以出政耶慈湖之剖扇訟象山一語而悟本心然慈湖未悟之前其剖扇訟故未嘗別用一心也唐君以為修為學不必強之使悟盍我猶聞於顧涇陽曰唐仁卿何如

人也曰君子也我疑曰君子而毀陽明乎曰朱子以象山為告子文成以朱子為楊墨皆甚辭也何但仁卿涇陽過先生述之先生曰足下不見世之談良知者乎如鬼如蜮還得為文成諱否涇陽曰大學言致知文成恐人認識為知便走入支離去故就中間點出一良字孟子言良知文成恐人將這個知作光景玩弄便走入元虛去故就上面點出一致字其意最為精密至於如鬼如蜮正良知之賊也奈何歸罪於良知先生曰善假令早聞足下之言向者論從祀一疏尚合有商量也

薛經堂集解

性天命也。惟聖人性其心而心其身，小人不知天命之謂性也。故性爲心用，心爲身用。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孟子曰：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命身心性解 ○道無體，性無體，仁無體，誠無體，總之以物爲體，外物無道，無性，不仁，不誠。此吾道與異端之辨。道德仁誠解 ○魯論記夫子之言至矣，家語得其十之七，荀子、劉向、大小戴十之五，非列子之三。論語解 ○論語記言嚴謹，不敢增減一字，惟編次頗雜，其後易賸，使編次皆如鄉黨一篇，則論語可以無解。同上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程子曰：充擴得去，天地變化，草木蕃。一貫解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人行也，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孟子曰：有本者如是。程子曰：其要只在謹獨。同上 ○用之則行，有是以行，是能也；舍之則藏，有是以藏，是能也。用而無可行，或所行非所用，舍而無可藏，或所藏非所舍，謂其身行藏則可，謂其道行藏則不可。行藏解 ○春風沂水，點之誠也；吾斯未信，開之誠也。狂者志有餘而誠不足，聖人欲進其不足而裁其有餘，故一歎一憂進之也，正所以裁之也。惜乎點猶未悟，後來解者又從爲之詞，聖人之言荒矣。點言解 ○仁者以物爲體，安得有己，故曰克己。仁者如射，反求諸己而已矣，故曰由己。知由己，然後能克己，能克己，然後能復禮。夫學至於禮而止矣。克己未足以盡仁，猶無私未足以盡道。知其解者，宋儒惟明道一人。克己由己解 ○有道穀，不足恥，九百粟不可辭，怨欲可以爲難，而不可以爲仁。聖人雖周流而發憤，古今賢者之通患，爲其不在中庸也。賢哉回也，陋巷簞瓢，爲其志在擇乎中庸也。問恥解 ○仁者怨乎？曰：怨己。仁者憂乎？曰：憂道。然則如樂何？曰：怨己，故不怨天，不怨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憂道，故不憂貧，不憂生，以死生爲晝夜，視富貴如浮雲。孔顏樂解 ○修己以敬，至於安人安百姓，皆修己也。易有太極，至於生兩儀，四象，八卦，皆易也。謂敬在修己之中，太極在易之中，則可；謂敬安百姓，太極生兩儀，則不可。修己解 ○大學、中庸實遠經緯之說是也。而作書之意，又若以易爲經，以詩書爲緯，蓋惟天地爲大，惟學則天，故曰大學；惟中乃大，惟庸乃中，故曰中庸。易曰：大哉乾元。君子行此四德者，又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大學也。乾之德莫盡於九二，其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中庸也。此其經也。雜引詩書，互發其緯也。大學中庸解 ○大學以規模言，其緒不可紊；中庸以造詣言，其功不可略。同上 ○正己而不求於人之謂善，正己而物正之謂至善。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善也；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至善也。程子曰：在止於至善，反己守約是也。則合而言之也。至善解 ○物有本末，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宋儒曰：察一物而貫乎多理，一物而萬物不能亂，以身本者也。孟子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格物解 ○自知止而後有定，至慮而後能得，始條理也；知至至之也，在止於至善，終條理也；知終終之也。知止能得，則近道，止至善則道在我。知止至善解 ○君子時中庸，擇中庸，依中庸者也；小人無忌憚，索隱行怪者也。賢者之過與不及均，而賢者之害尤甚，其必至吾獲陷阱乃已。時中解 ○中庸其至矣乎，是謂至善；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故止於至善。中庸至善解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謂偏，正心而無所事

焉之謂釋易曰終日乾乾行事也程子曰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意同會得時活潑潑地不會得只是弄精神（鳶飛魚躍解）○道者治人之道也以人治人雖執柯伐柯未足爲擬子思之苦心亦至矣程子謂制行不以己而道猶未盡此之謂也（道不遠人解）○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堯舜性之也其次致曲湯武反之也易曰逆數禮曰曲禮逆而後順曲而後直聖人之敎爲中人設張子所謂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者也發而不中反求諸己此之謂致曲（致曲解）○大哉聖人之道三千三百之謂也禮者性之德也道問學所以崇禮所以尊德性（崇禮解）○凡一代皆有一代之大經堯舜授禪禹治水湯武放伐伊尹放太甲周公誅管蔡孔子作春秋子思述大學中庸孟子距楊墨韓昌黎程明道闢佛老其經綸一也（大經解）○未發之中不可求必也格物乎

曰知本曰知止曰格物曰致曲皆歸而名異至於反身而誠然後立天下之大本（大本解）○不覩不聞卽人所不見獨也戒慎恐懼卽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慎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不慎獨也無聲無臭皆獨之善或以爲贅道說矣（慎獨解）○於乎不顯不顯惟德詩人贊文王至德也始乎慎獨終乎慎獨學者當儀刑文王也儒者旣於不顯爲兩解無怪乎以慎獨爲滿言（不顯解）○天與鬼神形而下者也故言天曰無聲無臭言鬼神曰不見不聞道形而上者也自無聲臭自莫見聞豈待發乎必以無聲臭不見聞發道謂聲臭見聞非道可乎爲此解者欲附於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之旨不知反爲所笑（天鬼神解）○物有本末身其本也家國天下皆末也未有本亂而末治者物格者知修身爲本而已非修身也知修身爲本是謂知本是謂知止是謂知所先後是謂

物格知至故務其本則意誠不然皆僞也守其本則心正不然忿邪也意誠心正卽可以語修身乎未也心雖已正而身未易修故無私而不當理者有之克己而不復禮者有之知及仁守莊以涖而動不以禮者有之定靜且安不慮則不得者有之故格物皆近道而已仰意且得猶難言善故曰好學力行知恥則知所以修身又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蓋至於禮然後修身之能事畢矣雖然齊家治國平天下豈都無事莫知其子之惡是縱子莫知其苗之碩是貪財未有貪財縱子而能齊家者未有以暴帥人而與仁讓於國者未有嫉彥聖畢不畜者聚斂好惡拂人性而能平天下者故節節有次第節節有工夫然皆必是修身始欲修其身者必自格物始物格而身不修者有矣未有不格物而能修身者也格物者知本也修身者立本

也知本智也立本仁也仁智合者勇也此合物與修身始終之條理也然則格物如何在家而家在國而國在天下而天下無巨細無精麤皆有行將有爲凡有行凡有爲或行而不得或行而不通一一反己咎己責己咎己不敢一毫求人責人然後可以求人責人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又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又曰仁者如射反求諸己而已矣是謂格物能知此義然後宇宙在手萬化生身（格物解）○夫子述而不作弟子不敢著書夫子沒七十子卷去聖日遠漸生隱怪子思子憂其失傳始作大學中庸至孟軻氏而異端大起爭喙者多始作孟子二子皆不得已而著書吾道旣明無事可著（孟子解）○孟子一書首尾照應後先互發凡有注解添足畫蛇（同上）○孟子闢楊墨一言而行餘闢告子纔言而不足告子之害甚於楊墨至後代始大

告子解○孟子論三王五伯諸侯大夫則五霸爲二等論堯舜湯武五伯則五伯爲三等性之上反次之假又次之假或成眞惡知非有舉戰國諸侯而無之是孟子之所思也（五伯下同解）○大了論小人中庸疑於時中君子也孟子論五伯假之擬於性之反之之聖人也果如註解是從人不於其倫矣○伯者惑道而誠道於道無損異端賊道而當道誣民已甚故鄉原楊墨告子聖賢皆闢之不遺餘力獨於五伯雖小之不勝其大之雖斥之不勝其與之斥以正志與以明伐吾儒之道得王而大得伯而貴○博學詳說與博文同將以說約與約禮異說約者要約之約求會通也約禮者約束之謂能不畔而已博學詳說則禮在其中約禮與人規矩說約在人解悟（說約解）○好樂與百姓同好貨好色與百姓同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皆

不忍人之政也或謂孟子始以引君乃自卑以求行其言乎外欲無理外情無性性理不明往往如此（好貨好色解）○仁人心也本心也不可放也始焉不受嘑蹴之食比之謂本心繼焉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此之謂失其本心失其本心者放心也由不爲而達之於其所爲此之謂由乎義路由乎義路者求放心也心與之說謂之求心則可謂之求放心則不可李延平曰仁人心也孟子不是以心名仁羅文莊曰延平之見卓矣二子可謂有功於孟子（心良放解）○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既飽以德飽乎仁義所以不願人之膏粱文繡也立大也陸氏以立大爲立心其流之禍於今爲烈彼不仁不義假仁假義小仁小義孰非立心皆可以爲大乎否（立大解）○大行不加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者也窮居不損顏子簞瓢不改其樂者也程子曰泰山高矣泰山

頂上已不屬泰山堯舜事業只是一點浮雲過目非程子不能反此近代陳氏始發其義楊朱二解胥失之矣（大行不加解）○由仁義行仁者安仁堯舜性之也居仁由義知者利仁湯武反之也性之者不可見得見反之者可矣獨從者不可見得見類復者可矣孟子曰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能至者也善夫楊雄氏之記之也（性反解）○太上忘實忘名其次篤實脩名其次力實生名生名者賢聯名者聖忘名者天堯舜讓國與名而俱存燕噲讓國與名而俱喪燕噲非好名者也若出於好名必擇其可讓者讓之不至有子之之亂因亦名教之所與矣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貴名也（好名解）○以性之欲爲性不知天命之性是世俗之所謂性也以氣質已定之命爲命不知受中以生之命是世俗所謂命也在世俗則可在君子則不可君子

務反本窮原盡性至命者也故言性曰善言命曰天去此取彼（不謂性命解）○惟天生民有欲欲不必無亦不能無爲無欲之說者欲也聖人中焉賢者寡焉寡者擇其中之謂也至於中則一欲不棄一欲不留欲我所欲與人同欲是謂中和位育之道（寡欲解）○經者學之具也學以明道而易具矣學以理性情化天下而詩具矣學以爲帝者師爲王者佐而書具矣學以修身齊家措之天下而禮具矣學以驗天應人明微維分而春秋具矣其理相通其義各別樂無經非失也有詩在也樂章存而器數猶可考也（經解下同）○經聖經也惟聖解聖維經解經義之書文之象周公爻辭孔子十翼是也惟賢知聖惟賢知經子思之大學中庸孟子之七篇程伯淳之語錄凡所引是也解字者得少而失亦少解意者得不償失今之章句大全是也擬經者勞且僭而

無益於發明太元元經是也誣經者淫妖怪誕侮聖逆天已易
傳習錄是也○解經以傳不如解經以經合而解則明拆而解
則晦故經有一事而前後互發者有一義而彼此互見者盡夫
其傳注而身體之曰擬之不得則姑置之而從他處求之諷詠
于週怳然觸類矣○無聖人之志不可解經讀世俗之書不可
解經韓子曰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可
爲說經之法兩漢近三代若董仲舒揚雄劉向鄭元徐幹皆其
傑然者其緒論往往可采也○夫子有言行在孝經非世所傳
孝經也考儀禮凡禮有經有記有傳有義今按小戴內則前一
段當爲孝經曲禮襍儀當爲記大戴本孝以下四篇與但所傳
唐明皇御製序者當爲傳義合之而後孝經可考（孝經解下同）○內
則自后王命冢宰至賜而後與之文字宏密精深與十翼相類

既自別於儀禮又自別於六經所以爲夫子之孝經○六經維
易無恙漢唐千家傳註多有可攷不得其解當一以經文爲據
（易解下同）○解經之法以經不以傳宜合不宜拆凡經皆然而易尤
甚今之讀易者未解繫辭先解爻彖未辨枝葉先認根苗是孔
子誣周文而周文又誣伏羲氏也此拆之之弊而自以其傳代
經也○易之彖辭彖傳爻辭爻傳不妨合爲一卦惟大象當自
爲一傳文言又當自爲一傳大象者學易用易也文言豈惟乾
坤二卦有之上經八卦九爻下經八卦九爻散在繫辭者皆是
也合之共爲一傳不特文言爲今書而上下繫亦自明然○易
有文錯者如雲行雨施當在時乘六龍之下是也有文不錯而
句讀錯者如後得主爲主利是也有字不錯而反以爲錯者蓋
言順也當作愼是也○天地日月寒暑晝夜水火男女乾坤之

可見者也神而化之凡超形氣者皆乾凡涉形氣者皆坤凡善
皆乾凡不善皆坤凡中皆乾凡過不及皆坤乾之元與元首處
即坤坤之順且正處即乾易逆坤順乾之書是故逆數（乾坤解）○
易有用之用有不用之用乾元用九亡河圖虛中大衍除一意
同蓋一三五七九皆乾二四六八十皆坤乾不用一用九用九
所以見一也一者天則也五以十始數皆乾六以下終數皆坤
天一始水地六終之地二始火天七終之天三始木地八終之
地四始金天九終之地五始土天十終之坤用六以大終也大
者乾也乾之用處即坤坤之不用處即乾用九以奇偶數分乾
坤用六以始終數分乾坤故謂之易（九六解）○初即下不曰下而
曰初舉初以見終也上即終不曰終而曰上舉上以見下也初
以明本末上以別尊卑亦六九之義（初上解）○乾元資始始我者

生我者也坤元資生生我者殺我者也資生爲凡民甚則■■
爲賊知始者爲君子合德則聖且神（始生解）○帝王之治本於道
是也而道何本哉曰本於身可也曰本於中亦可也而解者曰
心謂榮斜非心可乎帝王之道在執中而身之中以立本而身
以表則故曰允執其中曰愼厥身修互見也以心爲中心雖中
也以心爲身民何則矣開卷之錯不可不愼（尚書解下）○堯舜皆
聖也堯舜生知之全舜開學知之始故論道則稱堯舜論學則
獨自舜而不及堯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孟子曰舜人也
我亦人也後有作者文王似堯孔子似舜顏曾思孟皆舜之徒
也○詩始二南樂淑女而歸百兩坤道也終雅頌純不顯而蹟
聖敬乾道也（詩解下同）○關雎喪好德休休一个臣也地道也
臣道也妻道也德在此福亦在此所以爲后妃之德所以爲南

風之始所以爲中聲之奇君子得之解慍小人得之阜財人而
不爲二南故猶面牆○幽風幽雅幽頌是周家一代元氣宇宙
間萬古元氣賢者王忽者亡惟影響○詩贊文王不顯與天載
同贊其德也史稱西伯陰行善天下諸侯來朝稱其時也具於
穆不已之德又當儉德避難之時所以愈不顯又所以愈不顯
與大舜元德同○古之學者學禮而已矣古之觀人者觀禮而
已矣三千三百無一非仁故典曰天序禮曰天秩動作威儀之
則曰天地之中（禮經解下同）○恂栗威儀鳶飛魚躍○儀禮中有記
行傳有義大小戴記中有經次其序比其數禮之大略可以概
睹詳具禮編○春秋尊夏尊王尊天尊道扶天綱立地紀所以
託天子之權行天子之事（春秋解下附錄）○春秋責已謹嚴待人平恕
○左傳中載賢缺劉子二段是三代以前聖人相傳格言失其

姓氏如曲禮序首引毋不敬數語非皋夔伊周之徒不能道也
○養心莫善於誠昔之作德日休也聖人教人性非所先爲論
之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也儒者非之正坐此誤（諸子論下附錄）○表章
大學自韓退之始表章中庸自徐偉長始合大學中庸爲子思
經緯之書自賈逵始○闢佛老尊孟氏千百年惟一韓子其功
在吾道爲漢唐儒者一人○鄭康成朱元晦皆聖門游夏之列
而特起百代之後事難而功多鄭師馬而出於藍朱去程門未
遠源流各別○孟子之後一人非正叔不能至此然正叔所造
克讓其兄大然後見獨智之難也張子厚辭正不減正叔而才
次之然均之可以弗畔周邵則自爲一家過則陸甚則楊吾不
欲論之矣朱子能解正叔而關雜乎周邵其去明道則已遠不
可不辨○楊子雲美新論劉靜修渡江賦爲千古不白之疑或

曰遜言或曰僞作或曰以秦美新而甚之也渡江時不能違也
要之違心爲耳矣詳其語氣大段二子故難語僞雖然凡售僞
未有不假真者僞乎僞乎吾以二子之生平信之也國朝正儒
莫如薛文清高儒莫如陳白沙功儒莫如羅文莊使三子者不
生考亭之後得遊明道之門俱未可量

論學書

伏讀抄中解格物有曰通天地萬物而我爲主推此義也可以
知本可以格物矣財友人曰自求見本體之說與而忠信篤敬
之功緩遂令正學名實混淆而弄精魂者藉爲口實又曰今人
好高只不安分爲斯言也雖賢聖復起不可易矣乃其要歸在
明心體其語心體曰此心自善安得有欲而於程子善惡皆天
理與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二言反疑其僞此混心與性而一之

蓋近代好高者之言而尊信心學之過也竊嘗讀大易至咸艮
二卦而見聖人罕言心讀魯論至子貢贊夫子而見聖人罕言
性命惟書有之人心惟危言心也既曰危安得盡善道心惟微
言性也既曰微安得無惡故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
其鄉則危之至也曰性相近也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近且幾希則微之至性猶未易言善況心乎然此心性之說也
而未及道也心性不可言道可言乎道與心性至孟子言始詳
爲告子也今之天下不獨一告子矣惜乎世無孟子也然不可
不爲足下一言之蓋聞之言學者惟道道陰陽而已矣言道者
惟天天道陰陽而已矣陽主始陰主生陽多善陰多惡天且不
違人猶有憾孰謂陽惡非天理乎陽必一陰必二一則純二則
雜氤氳蕩焉人物生焉孰謂惡不可謂性乎然則易言繼善孟

子言性善者何也。其本然也。有始而後有生。有一而後有二。此書所謂維皇降衷。程子所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者也。旣始矣。焉得不生。有一矣。焉能無二。此書所謂惟天生民有欲。程子所謂纔說性便已不是性者也。然則學何爲。爲善也。陽統陰。陰助陽。則內陽而外陰也。故中故善。陰敵陽。陽陷陰。則內陰而外陽也。故偏故惡。此書所貴精一執中。程子譬之水有淸濁。而人當澄治者也。然則惡在其能善也。天地間一切殺而必有以處之。以人治人。以華治夷。以賢治不肖。以大賢治小賢。天於是爲至教。君子一身萬物咸備。而必有以處之。以己及人。以親及疎。以貴及賤。以多及寡。以先知覺後知。以大知覺小知。以有知覺無知。人於是爲法天。此書所謂天生聰明時乂。程子所謂天理中物有美惡。但當察之。不可流於一物者也。是故惡亦性也。

是有生之性。是子說性之性。性之所必有也。雖物而無異性。必善也。是天命之性。是不容說之性。性之所自來也。雖人而難知。故孟子曰聲色臭味安佚。性也。惡可謂無惡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烏得不性善也。性所同也。君子所獨也。學爲君子。謀不爲衆人。衆人待君子而盡性者也。君子者天生之以盡人物之性。參天地而立三才者也。如何而可不知所自也。是以不謂性也。是以道性善也。言性之精莫如孟子。繼孟子者程子也。吁亦微矣。微故難言。雖然性猶形而上者。形而上皆謂善猶微。心則形而下矣。形而下者敢槪之以善乎。性具於心。而心不皆善性。性達諸天而人不能全天。天人合。心性一。必也大聖人乎。故曰堯舜性之也。其次致曲。必反而復。故曰湯武反之也。復必自身始。故又曰湯武身之也。又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性之者不

可得矣。得見復焉可矣。復焉者不可得矣。得見頻復者可矣。佇蘇齋曰孰不榮義食色利名。孰非斧斤斷之。不能中焉不易適。而好惡動而多悔吝。忽聰明毫乙人鬼。夫是之謂心。明是之謂明其心體(答孟吏部叔龍書)〇元得有心身性命解。大約謂性一天也。無不善。心則有善不善。至於身則夫禽獸無幾矣。故自性而心而身。所以賢聖自身而心而性。所以凡愚。是故上智順性。其次反身。故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身之者反之也。故又曰湯武反之也。反身而誠。所以復性。夫學爲中人而設。非爲上智而設也。學修身而已矣。然則心居性與身之間。顧不可學歟。曰性可順。心不可順。以其附乎身也。身可反。心不可反。以其通乎性也。性乾而身坤。性陽而身陰。性形上而身形下。獨心居其間。好則乾陽。怒則坤陰。忽然而見形上。忽然而墮形下。順之不可。反

之不可。如之何可學也。危哉心乎。判吉凶。別人鬼。雖大聖猶必防乎其防。而敢言心學乎。心學者以心爲學也。以心爲學。是以心爲性也。心能具性。而不能使心卽性也。是故求放心則是。求心則非。求心則非。求於心則是。我之所病乎心學者。爲其求心也。夫求心與求於心。與求放心之辨。則知心學矣。夫心學者以心爲學也。彼其言曰。學也者所以學此心也。求也者所以求此心也。心果待求。必非與我同類。心果可學。則以禮制心。以仁存心之言無乃爲心障歟。彼其原始於陸氏。悞解仁人心也一語而陸氏之說則從釋氏本心之說也。是下謂新學說在知行合一。諸解非也。諸解之說皆緣心學之說。會其全書。則自見耳。然則大學言正心。孟子言存心。何也。曰此向所謂求放心也。正心在誠意。存心在養性。此向所謂求於心也。心之正不正。存不存

從何用力。修之身，行之事，然後爲實踐處，而可以竭吾才者也。嗚呼，此了思格物必以修身爲本，孟子立命歸於修身以俟。程子謂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意同，竊恐于截得聖人之傳者，二子也。答顧叔時季時昆仲 ○叔時來教曰：釋氏談仁而害仁，仁無罪也；楊氏談義而害義，義無罪也；新學談心而害心，心無罪也。此說似明，不知誤正在此也。仁義與陰陽合德，雜之則兩傷，然非仁義之罪也。至於心焉，得無罪？人心惟危，莫知其鄉，此是舜孔名心斷案，足下殆未之思耳。附 ○程子表章大學，有功聖門固矣。然格物解誤，則是書雖存，及增一傳可省也，亦可無也。程子雖以窮理爲解，而其心不安，是以其說屢變，而往往有得之言外，故雖可以觀其全，而大義隱矣。自我明高皇帝辭作臣謝大學要在修身，而古本以修身釋格致，然後直接數千載不

傳之緒。自是儒臣如蔡虛齋、林次崖、蔣道林、羅文莊、王布衣及先師呂先生，往往能道其義，然徒曰解之云爾，其學致人之旨不存焉。就中破的者，無如布衣，然不免爲新學所陷。觀其以心齋自號，自命又烏在其以修身爲本也。總之張子厚所謂釋氏以心法起滅天地，不免凝冰者，無恠其相率而陷於新學也。近讀保淮海講章，亦既明乎其解，視諸家較備矣，乃其緊要歸明心體是本，其所本而非大學之本也。是解一人而學又一人也。陸大新學橫止，傳息不肖之身，又岌岌乎不敢當也。當此之時，乃有先生者，不由師授，不由注解，默契遺旨，先得所同，既揭止修，又標性善，其於學問源流，昭昭乎黑白分，而新學不能混矣。而元猶以爲先生設朴太廣，門徒太盛，自反自修之實尚宜立，人迷人之意過多，未免以憧憧感人，猶難語知止而定也。易以

咸宜，歲貫其無心，以民言止，惟止諸身。知止在身，則身以內，身以外，皆無汲汲焉可也。彼謂明明德在親民者，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既以末而爲本；謂成己成物俱切者，方芸己田，遂芸人田，則又未免於本末雜施，均之不知本焉耳矣。世未有不知本而能誠其意者也。天之未喪斯文也，既賦先生以明學之獨智，而今又置之於千里獨處之所，納之於夭壽不貳之地，刊其華，剝其飾，使之反初觀復，深根固本，殆夫子所謂尺蠖屈、龍蛇蟄藏身以身，將驗於德盛化神歟？不然，何其遇之窮至此也。答李中丞見羅書 ○大致謂格致誠正總是修身工夫，有一無二，是也。但先生之意猶有格物謂凡物之物，而鄙意則指爲身與家國天下之物也。對凡物之物，不出身與家國天下，而大學所指則專以身對家國天下分本末，而凡物不暇言也。故曰物有本末，又曰其

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格此之謂格物，知此之謂知止。先生所謂爲物皆備一物當發者，是已；所謂知修身爲本，即知本，即知止，即知所先後，是已，而止修揭之說得之也。格致義中所謂物者，又不免其愈遠也。蓋知知本之即知止，而不知知本知止之即物格知至也。雖布衣反己之說大與鄙見合，而於先生有功，衛其指物亦爲傳說所纏，不知本文明甚。先生姑就其是者推之，可得也。噫！夫反己乎矣，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必如大舜號泣旻天，負罪引慝，而後可言。夫反己者，天必祐之，况於人乎，況於鬼神乎。答叔 ○維卿之且別也，囑曰：共致東足下，其自名以友弟稱無不可，曰我與君皆長也，亦有說乎？曰：有長幼有序，列在大倫。今世不論少長，稱人者槩兄，自稱者槩弟，此在泛交則可，在吾黨則不可。尋常口號，或無妨隨俗，載之書牘

則非所為訓也敝鄉會友此風猶在惟少者得以自致而長者不得也惟長者曰兄曰某字或曰某字兄即長至二十以上亦止於稱某字先生不及少也至於長者稱少曰某字曰足下或曰賢弟其自署以名或曰僕而已矣其往來東上則無少長皆得稱友生維卿曰子言是也(與顏叔時學博)○吾輩在家在鄉在國無往無分分之難蓋久矣不求盡於分內而反求多於分外此會講之風所以盛於今日也夫分內之與分外誠僞判然矣舉世去此就彼者何不知本也未有不知本而能誠者未有不誠而能動者然則會講何益於人徒戕誠損己耳(荅房易)○禮有以多為貴者覲聖尊賢敬老恤孤之類是也禮有以少為貴者渫要逢迎酒席羶觴賄賂公行之類是也雖有舉之莫敢廢者或因土俗所宜如入鄉問俗是也禮有不近人情而實為禮之至者

如衆國之人皆若狂而夫子以為一日之澤是也凡此處皆有大則不容以意而輕上下之故凡為上官者御其所屬有必跪有必揖有必拜有必啇茶有必留飯皆禮所生也在賢者固當破格優之即庸衆者亦不宜有意裁之天下賢者少庸衆者多若待賢者出於例之外待庸衆者不及於例之內不惟庸衆者恚怒愧阻而賢者亦且懼不敢當恐養育人材之方不如此矣故為國者必以禮學道者必愛人未有不愛人而能化人者未有不以禮而能愛人者書曰爾無忿疾於頑無求備於一夫心有忿疾求備之心則愛人之心充拓不去矣夫忿世之與憂世忿不能之與矜不能其用心廣狹規模大小何如也顧兒之念之也(與維卿書)○先是拜湖北名賢傳之賜時知門下獨於蔣先生道林也將先生與先師呂巾石先生并為湛門高第又皆於羅

文恭集即得見所解格物說而喜之及讀門下所為傳又其行誼純明如此則蔣先生在楚中學者當為國朝一人又以見湛門諸君子雖其風動不及姚江而篤行過之是亦可以觀二先生然元之豈不復論者久矣夫學誠而已矣其分數不同而明亦因之孟氏而後明道誠且明矣伊川橫渠次之朱子又次之江門別傳叢出濂溪堯夫之派然無愧於誠者也與其明不足也寧誠則薛文清胡敬齋羅文莊其修朱子之業而有功近代者乎自新學興而學始難言此元之所以有戒也(答郭夢菊大參書)○物有本末而身其本也致知而不以修身為本此致知所以遺格物其去大學遠矣身在是而位亦在是凡思而出位者不素位而願外不正己而求人皆邪思也其以求止遠矣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又曰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皆思不出

位之說皆止之說也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未易言也能慮能得氣象故綏理會且自願知止入定何如耳由反己而修身由修己而忘己則庶幾哉(答饒侍御)○足下志遠而與高識篤而守介然默守此尤其本至何患不及前賢而猶望望於會講一節何畏左日中而避蔣也子曰為仁由己孟子曰仁者如射李先生常憂學不傳元但憂無可傳者耳(與令容部楚印)○往元初至吉州時曾見廬陵鄉先生張公諱子弘者論吉州人物謂聞之故老安兒童公論似求於貧中者三羅是已三羅者皆及第也而能貧此吉庶幾近之後因登匡山有詩云匡廬仙去遺跡山之阿豈無一代雄千秋名如何貧人貧不死富者空金多吉州今代盛人物在三羅鄙意謂禮失而求諸野張先生之言或有據也乃彼時諸公見此詩多不滿焉姑以俟百世可也足下謂必於學中

尋人殆未可草草。吾道自有正氣，世間自有真人，足下平心而徐察之自見，不當以區區一偏之言爲左袒也。足下豈釋擇自不妨，儒各自成家，正不必混而相借耳。白沙有言，儒與釋不同，其無累一也。足下蓋有志於是矣，而必尋人於講學，不但無益於儒，恐并其釋意而失之。況此邦凡邑講學大半，就其講者士風如足下所云，亦可槩視。彼可使之轉合歸乎？必以講學尋人與必以不講學尋人，均之有意。雖然世必有不講而學，不言而信者，雖未之見，不敢誣天下盡無人也。（答□□）大抵一體與過化實未易言，近世儒者動稱一體而多落過化，此不可以欺人，止欺己耳。楊子雲有言：君子思人，况己乎。小人欺己，况人乎。爲今之學，未有不欺己者，其原生於以本體求道，而隔闊見拙，躐修耳。李卓吾道人名震湖湘之上，願聞其旨，主不欺志，行放肆，可爲獨造，獨其人以過於方外，寡淵默之思，露剛狹之象，未言化，俗先礙。保身門下當善成之，幸勿益其辭也。夫儒與釋不同，而吾儒之中庸與釋家之平等一也，不容道人亦有味其言否耶？道人因焦太史與門下之雅，深意不肯，乃不肯亦何敢無以報道人？惟轉致爲幸。蓋因道人既以自肯，又恐其反與於今世之學之弊之甚，則關係不細耳。（答方仍□）越來士大夫工於速化之術，一以彌縫世情諂上，諛下爲通才，爲遠器，無論道理何如，卽本來稟受偏氣亦消磨殆盡，翕然此其賢之，而彼亦若自以爲得計者，士風至此，可爲大息。夫理天而氣人，然氣亦所以輔理，自大賢以下氣不能無偏，氣存而理猶有存者，故理失而求之氣可也。并其氣而喪之，且僞然附於非禮之禮，如世道何。（答

端潔楊止菴先生時喬

楊時喬字宜遷，號止菴，廣信上饒人。生時父夢至一夾室，有像設，問之，像設舉手答曰：當以某月日降於公家。如期而先生生，他日過學宮，見夾室一像，甚類夢中，則易亡所遷之故像也。登嘉靖乙丑進士第，歷禮部主事、員外、尚寶司丞、南尚寶司卿、應天府丞，右通政、太僕寺卿、南太常寺卿、通政使。萬曆癸卯，陞吏部右侍郎，尋轉左，署部事。乙巳大計京朝官，先生清執不殉，奸相給事錢夢皋、御史張似渠皆四明切旨意之私人，察疏上，四明以兩人之故，并留察者，特旨俱留用，且切責部院，先生累疏求去。己酉二月卒官，贈尚書，諡端潔。先生學於呂巾石，其大旨以天理爲天下所公共，虛靈知覺是一己所獨得，故必推極其虛靈覺識之知，以貫徹無間於天下公共之物，斯爲儒者之學。若單守其虛靈知覺，而不窮夫天下公共之理，則入於佛氏窠臼矣。其與羅整菴之言心性無以異也。夫天之生人，除虛靈知覺之外，更無別物，虛靈知覺之自然恰好處，便是天理，以其己所自有，無待假借，謂之獨得可也；以其人所同具，更無差別，謂之公共可也。乃一以爲公共，一以爲獨得，析之爲二，以待其拍合，恐終不能拍合也。自其心之主宰，則爲理一，大德敦化也；自其主宰流行於事物之間，則爲分殊，小德川流也。今以理在天地萬物者，謂之理一，將自心之主宰以其不離形氣，謂之分殊，無乃反言之乎？佛氏唯視理在天地萬物，故一切置之度外，早知吾心卽理，則自不至爲無星之秤、無界之尺矣。先生欲辨儒釋，而視理與佛氏同，徒以聞見訓詁與之爭勝，豈可得乎？陽明於虛靈知覺中辨出天理，此正儒釋界限，而以禪宗歸之，不幾爲

佛氏所笑乎。陽明固未嘗不窮理，第其窮在源頭，不向支流扱索耳。至於斂目反觀，血氣凝聚，此是先生以意測之，於陽明無與也。

文集

聖門以盡性為教，而辨性近習遠，上智下愚不移之異。其能盡者，良受天地之中以生，繼善成性，理之一也。其不能移者，智愚上下之間，氣質稟賦不齊，形生知發，善惡為類分之殊也。是故善反其殊以復乎初，繫於習。馴而習之，則變，變而不已，則化。氣質變化，乃人欲消息，久之無欲而一，斯靜虛動直，而天命之性全盡。乃今之為道者，祖無覺是性，見解為病，譁曰析，自謂至精至妙，獨曰致知，而文以窮理，窮此盡性，盡此至命，至此儱侗之說，高標之為聖學的傳，而自當乎精一一貫。附若其簡徑，競相崇尚，附和遂羈氣質於不復論，況能進而求所由變化之功哉。諦其行，卒任氣質而墮於智慧，自便私意，自執，猶亢然誇命曰道。呂巾石默識錄序　○大學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其綱。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目。釋言之，物即中庸為物不貳、體物不遺之物，天下公共之理，人所同有者。格者，貫徹至極無間之謂。惟其為公共同有，故格之即格。知為人虛靈覺識之知，己所獨得，人人所同然者。致者，推究至極不遺之謂。惟其一己獨得，故致之即至。故曰致知在格物。在者，明知物之一，致格之功相貫亦一也。惟其能推極其虛靈覺識之知，至於貫徹無間於天下公共之物，故曰物格而后知至。而后者，明心物之一，格至之驗相因亦一也。惟其知至，乃知起於意而后誠，意發於心而后正，心主乎身而后修，則在己者；身處乎家者而后齊，家近乎國者而后治，國盡乎天下者而后平，則在人者。此為舉綱乎目，由己及人，操約該博，謂之一貫。如物未格，知未至，乃其資性明敏，踐履篤實，凡日用所由，恆在乎物之中，未必知能及

亦可謂與知自此以其所知意亦誠心亦正身亦修家亦齊國亦治天下亦平究竟其極如孟子伯夷聖之淸柳下惠聖之和特不若時中之大成故曰道體則一人體道則二反其歸則一也近有絕不聞道祇得禪宗指人心血氣所虛爲吾靈處爲知識合名吾知識以吾易良知識易知合名以孟子良知卽不以虛靈中識覺推極貫徹乎物祇歛目反觀血氣凝聚靈處生照卽識覺卽見地卽微悟卽知至虛中一無所有靈中知識一無所用凡生知學知歟識聞知見知一無所爲又見格物二語爲大學首言不可置乃以格去物欲卽物格全此虛靈卽知至凡中庸爲物不貳生物不測體物不遺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皆不相蒙悉以外物名之不俟工夫階級謂爲物蓋屏心知悯然旣得一萬事畢意自誠心自正身自修家自齊國自治天下自平揆其實乃專意卽誠任心卽正從身卽修家國天下由我操縱卽齊治平卽不齊治平亦不必問於虛靈中爲物欲潛滋暗長恣肆妄行皆自任爲道不必階修禁止禁止卽遏抑遏抑卽外求以此立門戶聚朋徒標之不過二語曰心知卽道曰講卽學止矣大學定本古本石經序○易言窮理分析乎理之謂大學致心之知者在格萬物萬理本於一物一理者意相同故舉以爲釋未嘗謂隨萬物而一一窮之今觀陽明未有此語新學惟取人心血氣中虛靈知覺者爲立大爲養端爲體認天理默者又取吾知識之說合取大學致知孟子良知二語爲言其功卽反目攝神至心卽知至亦卽物格不必別言致言格乃以大學言格物不可捐不得已或指爲格欲爲正事爲至物格知物有本末之物或以明知意心身家國天下之物或以格不生不滅之物

又以先王禮樂名物典章法度爲非作聖之功增雜霸藩籬訓詁記誦聞見皆致格中事一切指以爲名爲博爲侈靡而文致之支吾範圍轉換從僞難以測識自來不師先王非孔子一見於秦再見於今大學日閏禮文集詳序○道原於天命之謂性性則與形俱形形而有上下形者氣質之謂上者道之謂一理是也以其不可見故謂之上惟上故難知下者器之謂日用萬殊是也卽一理之所散者也以其可見故謂之下惟下故易由合上下言皆心之德故曰道亦器器亦道是故生知者氣質清粹天性湛然默識此道謂之上智中人以上氣質美者於性明可以語上以上使之卽知之中人以下氣質次者於性蔽不可以語上以下使之卽由之以上下言知者道由者器以道亦器器亦道言則知者固道由者亦道知由之中有學有用而學則微徹明開旋驗諸十足卽下學而上達者惟終身由不學故不知民斯下之下之將所由者盡棄而去焉民斯愚之故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至下愚而其初命於天者則在所謂不以聖豐不以愚嗇故曰性相近習相遠斯爲孔門立敎之法周衰世敎微儒行壞迨漢武表章六經儒行以顯唐宋間嘗有闢與顯崇信不純權衡虛無雜用而虛無特甚凡事佛老者爲虛無事孔子者爲儒者鼎立者然未始昆淆混同亦首孔子次佛老未始凌駕獨宗師孔子者自稱吾儒宗佛老者自稱吾元吾釋未始援假遮飾爲名斯皆昭然易見者數十年來忽有爲心學者於佛氏嘗卽心而見其血氣凝定虛靈生慧洞徹無際者名之曰善知識自辦上乘逆探之爲孔門所語上而覷視下學之敎爲外求又得孟子良知兩字偶同遂立爲話柄以論學終日言之不外乎人

各有知知本自良數言又以心即理而不交於事物專在於腔子之內一斂目聚精神於此即謂之致一涉於理交於事物謂屬於見聞而非本來之良即謂之不知致知者今以佛氏之說混而爲同又變駕獨高援假之飾以爲名其實非孔門所謂知非孔門所謂知則自謂有知而實不可語知也乃其立教亦欲人自謂有知不必窮經讀書問學假聞見以還迷其良則是舉世皆上達而無下學民皆可使知而無從有使由者是爲陽宗孔子實與之悖而陰用佛老雜以楷術實與之一矣且孔門未嘗以知爲道以知爲道惟佛氏觀孔子曰知之曰知道知德知止知天孟子曰知愛知敬凡言知即指心凡言道言德言止言天言愛敬即指理是故知者知此道道即理孟子曰覺後覺曰悟亦覺悟此道析言之知即大學之謂致知覺悟者豁然貫

通即大學之謂物格合言之知覺悟乃明此道而相明之名其實一也故曰孔門未嘗以知爲道乃佛氏即心而見其化氣凝定虛靈生慧洞徹無際者析言之虛靈之謂知生慧之謂覺洞徹無際之謂悟合言之知覺悟者乃斂耳目聚精神而所見腔子內一段瑩然光景之名其實亦一也觀其以是即理而不交於事物故曰以知爲道惟佛氏孟子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竊亦曰今之學者未嘗知道以其外之凡孟子言良者自然之謂以其不待思慮而自然知愛敬仁義之道也佛氏言善者神通自在不可思議無上至妙之謂也今不以良爲自然而以爲神通又獨挈只知遺良能則外行夫知既與孔孟言良者異又外行則行亦異知行愈異是則爲一端則又不得以別爲一曰居而曰知行合一凡物惟二乃合今以本一者而曰合是

欲一之而反二之也又諱言佛嘗闢乎佛闢之惟以其外人倫不耕食自私自利爲言此在釋氏誠爲外跡與其在人倫者小異而其所論道者大同今獨據其大同而獨闢其小異安可門其小而信其大故即佛者聞之亦慚以其呵祖罵佛故智反不之校耳頗此猶前此爲然今則不惟不諱不闢且並以佛氏之說爲孔子之說又以佛在孔子之上僭言自恣棄行不顧其人在孔門必擯而斥之乃其傳聞者不察其實遂以爲真聖學設者列而進之與先儒僉令天下後世謂當世理學其人若此豈可懼也劉孔暉了○心性者佛老皆言之先生首以思孟宋儒周程張邵所闡明詳發之其大旨以虛靈知覺之謂心者本於形而爾於形我所有也天命之性者太極一本萬物一原敬軒薛子謂天下公共之理王子謂天也理也天下之公共者是也氣質

之性者二氣五行剛柔萬殊江子謂牿於形體乃有我之私者是也性具於心心生乎形形之謂氣質而亦謂之性者謂其有則俱有非二是之惟變化其有我之私至公而無我天性復初氣質不累乃性曰天性而不復以氣質並言也此謂之儒宗佛自達摩單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此即禪宗似儒非儒故闢之曰佛家從頭都不識則不識性所從出之天即謂之命曰只認知覺便做性則不識心所具之理即謂之性佛氏以心無理又無敬不得不以理爲障障一去而方寸中空空蕩蕩若無星之秤無界之尺事至不能揆不得不以事爲障以理爲障故不言窮理以事爲障故不言敬事而惟此虛靈知覺在腔子內者炯然靈然無念無著其工夫則止觀寂悟爲一二一悟便是即爲了當自此隨意見所起不分真妄皆本來面目既爲禰栢直豎而

往。採縱作用無不自由。上天下地。惟我獨貴矣。先生以孔門下學而上達為教人成法。而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申之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本立而知益明。知進而本益固。自此辨明教立。學者所得明也。近歲有嘗讀其書。既因養生辟邪。倪見此心知覺之妙。遂自稱悟。揭之為宗曰道在此。不在行。六經不在載籍。妙道自己而發。先聖先儒非及傳註皆差。因取精一博約一貫忠恕格致克復中和盡心知性知天諸訓。一認為己所有。欲以易天下。見其惟傳註是從。不詆之則己說不伸。乃詆所聞教法為末務。主敬為綴。格物窮理為支離。為義外。為俗學。鄙傳註為訓詁章句。非讀書為遠人為道。於是併經書原文各據胸臆立解。不宗本旨。其漸不至於背經棄傳絕殘聖言不止。薛子曰。程朱大有功於萬世。又曰後人於朱子之書。不能遍觀盡識。或輒逞己見妄有疵議。或勦拾成說竊以新名。衒新奇而掠著述之功。多見其不知量也。（[illegible]）○來教以天命之性為虛靈不昧。譬則日月之貞明。氣質則依假借述。復不常。譬則浮雲之聚散。雲聚而日月昏。雲散而日月炳。於日月貞明之體。未始有所損益者。竊以天氣地質具而後生人。因聖愚賢不肖所同稟。特其中有清濁淳漓之異耳。所貴學者澄濁求清。去漓還淳。乃所謂變化之功爾。孟子形色天性。惟聖人踐形。厥旨深矣。苟以氣質為浮雲。則是謂其祇有濁漓而不謂其有清淳。然則生知安行之聖。學知利行之賢。其有外於天地氣質而生。而人性上有二物矣。抑別有一種氣質。而非吾之所謂氣質者。又不然。是天命自天命。氣質自氣質。而道之形上形下。截然可分為二。至於指天命之性為性。靈不昧。此近世諸儒所以為

然。似同於佛氏昭昭靈靈見上乘之說。與聖門所指性與天道中庸以來性命皆殊塗。豈能非愚生所知。（與呂[illegible]）○今學者只以講便為學。以學便為道。以道便為心。故曰心學。今言格物者以心即知。以知即物。一斂視却聽便為心正。心正便為知致。知致便為物格。物格便為道為學。其詞儱侗不分。空寂難辨。遂使聖門曰心。曰道。曰學。曰正心致知格物。捏為一團。其流之弊。令人空寂枯槁。成一個頑然之物。謹觀來諭謂純會斯道者。心以心體道。斯善學矣。又謂知非空知。必有一事。事即是物。知中有物。物見於知。雖有知物二字之名。實為一齊俱到之妙。可謂辨析至精。（[illegible]）

文定王順渠先生道

王道字純甫號順渠山東之武城人正德辛未進士選庶吉士山東盜起欲奉母避地江南疏改應天教授名為吏部主事歷考功文選郎中大學士方獻夫薦其學行淳正可任宮僚擢春坊左諭德引疾辭歸嘉靖十二年起南京祭酒明年回籍二十五年起南太常寺卿尋陞南戶部右侍郎改禮部掌國子監事又改吏部而卒贈禮部尚書謚文定先生所論理氣心性無不諦當又論人物之別皆不錮於先儒之成說其識見之高明可知但以孟子執情為性不足以服諸子孟子指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即性也舍情何從見性情與性不可離猶理氣之合一也情者一氣之流行也流行而必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善無殘忍刻薄之夾帶是性也故易曰利貞者性情也先生言情之善原從性之善而來但情之善可遷而性之善不可遷不知情之遷遷於外物耳當其無物之時而發之何嘗不仍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乎其不遷也明矣今必欲於四端之前求其不可知不容說者以為性無乃復蹈於成說乎先生初學於陽明陽明以心學語之故先生從事心體遠有端緒其後因眾說之淆亂遂疑而不信所疑者大端有二謂致知之說局於方寸學問思辨之功一切棄卻夫陽明之所以致知者由學問思辨以致之其萬死一生皆學問思辨也先生既知心體之大而以事心者為局心其亦自相矛盾乎謂良知是情之動於本然之體已落第二義夫陽明之所謂良知不門未發之中乎以念頭起處辨其善惡者此在門弟子之失而以加之陽明不受也先生又從學甘泉其學亦非師門之旨今姑附於甘泉之下

順渠先生文錄

或問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理氣之別何居曰奚別之有哉蓋天地間本一氣而已矣方其混淪而未判也名之曰太極迨夫陰陽既久升降始分動而發用者謂之陽靜而收斂者謂之陰流行往來而不已即謂之道因道之脈胳分明而不紊也則謂之理數者名雖不同本一氣而已矣天道○理氣不雜不離之說非歟曰非也相入曰雜彼己相判曰離二也氣之脈胳分明而不紊者曰理其為物不二也雜與離不可得而言矣同上○人物之生孰形之曰氣為之形孰性之曰氣為之性曰氣為之性也理何居耶曰理即氣也而以為有二乎哉天地之氣一陰一陽而已陰陽之形而上者謂之道而人物受之以正其性陰陽之形而下者謂之器而人物分之以範其形道不離於器而性即具於形本一氣而已矣豈外此更有所謂理而與氣為偶者耶然則人物之別何如曰陰陽也者運而造化者也運則不齊不齊則通塞偏正生焉通而正者造人塞而偏者造物人性皆善而有知愚賢不肖之不同何也曰天地之氣絪縕停蓄流行推遷大而一世之否泰小而一歲之災祥上而日月之薄蝕下而山川之崩竭皆生於運之不齊也况人於天地間以有涯之形囿有涯之氣而其資生資始之時或適感天地偏陰偏陽與夫陰陽之乖戾者則其既生之後通者有時而或塞正者有時而或偏偏有輕重塞有厚薄而知愚賢不肖之等分矣說性○自南宋崇尚道學之後其學未嘗不行於上也而卒不能收善治之效未嘗不傳於下也而卒不見成命世之才由今觀之息學慶曆嘉祐之稱韓范富歐之風邈乎不可覩矣兄等而上

之平(道學)○性善之善不與惡對與惡對者情之善也孟子乾情以爲性故雖竭力道性善終不足以服諸子之口子由闢之是矣但欠原頭一句分明耳蓋情之善原從性之善而來但情之善可遷而性之善不可遷情之善有對而性之善無對今概以爲無見無非是以惡爲亦出於性矣殊欠分曉(性善之說)○爲仁之本是仁之本也孟子以事親從兄爲仁義之實意正如此本者根也實亦根也(孝弟爲仁之本)○朱子論性千言萬語只是一意大抵謂人與物所稟之理一般但人之氣清能推而物之氣濁不能推耳敢以一言難之麟鳳龜龍謂之四靈其氣之清明視世之常人何如然常人於四端五典雖不能全而亦不至盡廢四物雖靈曷嘗見有彷彿於人者哉就此處觀之可見人與物之構合下不同矣故孟子闢告子以牛犬之性與人不同正與此處

看得明白耳(辯學)○聖人所示學問思辨之功皆從發明此心以恢復其廣大高明之本體所謂如切如磋也而世儒乃欲以此窮盡天下之理不知理者吾心之準則孟子所謂權度心爲甚者此也心體苟明則權度精切而天下之長短輕重應之而有餘矣豈待求之於外哉(爲學)○所謂物者指外物而言即樂記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所謂格者以扞禦爲義主溫公之說(格物)○孟子後千載無真儒宋儒有是言余每讀之赧然始就淺代言之董賈兼文學政事之科蕭曹丙魏皆有政事之才遠在季路冉有之上而丙又入德行而不優至於孔明則兼四科而有之矣黃叔度不言而化如愚之流輩也管幼安龍德而隱居於遼東一年成邑陳太丘荀令君郭有道徐孺子皆德行科人冉閔之次也其諸表表難以悉數三國人才尤盛至晉及唐代不

之人今一舉而答之曰無眞儒嗚呼悠悠千載向誰晤語([illegible])○(講餘答問)○宋自慶曆以前英賢競出當時治體風俗人才皆淳龐渾厚於時程朱未生也亦嘗如長夜且待程朱出而後明哉○孟子曰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者謂理也義也是義理皆在於心矣皆在於心而有二名體用之謂也今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則是用由內出而體全在外具矣不知體既在外用何自出哉謂之義外之見也亦宜(上條同)○天理平鋪於人情物理之間辨之所以爲聖不過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而已所貴乎學問之功正要在日用應酬人物處觀其會通動中肯綮如庖丁解牛洞無疑滯然後爲德少有扞格齟齬便是學力未至便當反己研求務要推勘到底使在我者無毫髮之不盡而後委外之適衆於所遇焉(各說)○陽明先生致知之說大略與孟子察識

擴充四端之意相似而實不同孟子見得道理平實廣大如論釁牛便到制民常產論好色好勇好貨便到古公公劉文武之事句句都是事實所以氣象寬裕意味深長陽明先生所見固有古之一法然便欲執此以盡蓋爲學工夫大易所謂學問辨中庸所謂學問思辨論語所謂博文約禮好古敏求學體一切俱掃而曰爲學之道端求之心而已是幾於絶一而廢百矣(答朱字中)○若論道之本體天大無外心大亦無外天地之用皆我之用渾然一理何所分別吾心體會盡天下之理亦只見全復吾心之所固有而已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知性知天却只在盡心焉得之則心體之大可想而知矣今乃欲以方寸之微念慮之動局而言之不幾於不知心乎不知心而能盡心不盡心而能知性知天而曰聖人之學吾未

之信也（同上）

次陽明詠良知

若把良知當仲尼，太清却被片雲迷。良知止是情之動，未動前頭尚觸疑。○獨知還是有知時，莫認獨知即正知。尋到無知無物處，本來面目却爲誰。○本來面目却爲誰，絕四宣尼定自知。學子欲尋絕四處，不先格物更何爲。○孟子良知即四端，乃情之發動處，其以孩提言，正赤子之心，而程子以爲已發而未遠於中者也。陽明指此以爲聖人之本體，落第二義矣。○格，扞格之義，禦之於外也。物，物交物之物，凡外物皆是也。格物即孔子所謂克己，孟子所謂寡欲，周子所謂無欲也。格物以致知，猶刮垢以磨光也，物格知至，則垢盡而明見矣。

明儒學案卷四十二終

明儒學案卷四十三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參閱

諸儒學案上

諸儒學案者，或無所師承，得之於遺經者；或朋友夾持之力，不令放倒，而又不可系之朋友之下者；或當時有所興起，而後之學者無待者，俱列於此。上卷則國初爲多，宋人規範猶在。中卷則皆驟聞陽明之學而駭之，有此辨難，愈足以發明陽明之學，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下卷多同時之人，半歸忠義，所以證明此學也，否則爲僞而已。

文正方正學先生孝孺
瓊山趙考古先生謙
學正曹月川先生端
僉憲黃南山先生潤玉
文毅羅一峯先生倫
文懿章楓山先生懋
郎中莊定山先生泉
侍郎張東白先生元禎
方伯陳克菴先生選
布衣陳剩夫先生真晟
方伯張古城先生吉
方伯周翠渠先生瑛
司成蔡虛齋先生清
太常潘南山先生府
參政羅東川先生僑

姚江黃宗羲　著
故城賈　潤　參閱

文正方正學先生孝孺

方孝孺字希直台之寧海人自幼精敏絕倫八歲而讀書十五而學文輙為父友所稱二十遊京師從學於太史宋濂濂以為遊吾門者多矣未有若方生者也濂返金華先生復從之先後凡六歲盡傳其學兩應召命授漢中教授蜀獻王聘為世子師獻王甚賢之名其讀書之堂曰正學建文帝召為翰林博士進侍講學士帝有疑問不時宣召君臣之間同於師友金川失守先生斬衰哭不絕聲文皇召之不至使其門人廖鏞往先生曰汝讀幾年書還不識個是字於是繫獄時當世文章共推先生

為第一故姚廣孝嘗囑文皇曰孝孺必不降不可殺之殺之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文皇既慚德此舉欲令先生草詔以塞天下之人心先生以周公之說窮之文皇亦降志乞草先生怒罵不已磔之聚寶門外年四十六坐死者凡八百四十七人南渡諡文正先生直以聖賢自任一切世俗之事皆不關懷友朋以文辭相問者必告之以道謂文不足為也入道之路莫切於公私義利之辨念慮之興當靜以察之舍此不治是猶縱盜於家其餘無可為力矣其言周子之主靜主於仁義中正則未有不靜非強制其本心如木石然而不能應物也故聖人未嘗不動謂聖功始於小學作幼儀二十首謂化民必自正家作宗儀九篇謂王治尚德而緩刑作深慮論十篇謂道體事而無不在列雜誠以自警持守之嚴剛大之氣與紫陽眞相伯仲固為有明之學祖也先生之學雖出自景濂氏然得之家庭者居多其父克勤嘗尋討鄉先達授受源委寢食為之幾廢者也故景濂氏出入於二氏先生以叛道者莫過於二氏而釋氏尤甚不憚放言驅斥一時僧徒俱恨之庸人之論先生者有二以先生得君而無救於其亡夫分封太過七國之反漢高祖釀之成祖之天下高皇帝授之一成一敗成祖之智勇十倍吳王濞此不可以成敗而譽咎王室也況先生未嘗當國惠宗徒以經史見契耳又以先生激烈已甚致十族之酷夫成祖天性刻薄先生為天下屬望不得其草則怨毒倒行何所不至不關先生之甚不甚也不觀先生而外其受禍如先生者寧皆已甚之所致乎此但可委之無妄之運數耳蔡虛齋曰如遜志者蓋千載一人也天地於生斯人而乃不終祐之使斯人得竟為人世用天地果有知乎哉痛言及此使人宜有追憾天地之心也乃知先正固是有定論也

雜誠

人孰爲重身爲重身孰爲大學爲大天命之全天爵之貴備乎心身不亦重乎不學則同乎物學則可以守身可以治民可以立教學不亦大乎學者聖人所以助乎天也天設其爵非學莫能敦人有恆紀非學莫能序故賢者由學以明不賢者廢學以昏大匠成室材木盈前程度夫取沛然不亂者繩墨素定也君子臨事而不眩制變而不擾者非學安能定其心故學者君子之繩墨也治天下如一室發於心見於事出而不匱叛而不窮不學者其猶盲乎手攜足行物至而莫之應○治人之身不若治其心使人畏威不若使人畏義治身則畏威治心則畏義畏義者於不賞不禁而不能爲畏威者禁之而不敢爲不敢與不能何啻霄谷○養身莫先於飲食養心莫要於禮樂人未嘗一日舍飲食何獨禮樂而棄之尊所賤卑所貴失莫甚焉○古之仕者及物今之仕者適己及物而仕樂也適己而仕民賊也與其貴而賊孰若賤而樂故君子難仕○古之治具五政也教也禮也樂也刑罰也今亡其四而存其末欲治功之遠古其能乎哉不復古之道而望古之治猶陶瓦而望其成鼎也○三代之化民也周而神後世之禁民也嚴而拙不知其拙也而以古爲迂孰迂也哉○化於未萌之謂神止於未爲之謂明禁於已著之謂察亂而後制之謂誅秦漢之治其誅也與不師古而作之師孰謂之非僻也○古禮之亡也人不知事親之道今喪禮朝夕奠之儀其事生之常禮乎孔子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噫行者鮮矣○爲子孫者欲其慈不欲其孝欲其循循然不欲其頷頷然循循者善之徒頷頷者惡之符○一年之

勞爲數十年之利十年之勞爲數百年之利者君子爲之君子之爲利利人小人之爲利利己○行人而知者非自行也待物而貴者非至貴也○不怍於心合乎天足乎己及乎人而無咎心焉惟君子能○君子有四貴學貴要慮貴遠信貴篤行貴果○好義如飲食畏利如蛇虺居官如居家愛民如愛身者其惟貞惠公乎釋書而爲治而政無不習也去位而野處而色未嘗異也是以不以才自名而才者莫能及不以道自任而君子推爲世俗之學豈足以窺之乎○學術之徵四蠹害之也文義言語近事窺伺時勢趨便投隙以貴富爲志此謂利祿之蠹耳剽目衒說色莊辭非聖賢而自立果敢大言以高人而不顧理之是非是謂務名之蠹鉤摭成說務合上古毀訾先儒以謂莫我及也更爲異義以奪學者是謂訓詁之蠹不知道德之旨雕飾綴緝以爲新奇鑽刺古以爲簡古於世無所加益是謂文辭之蠹四者交作而聖人之學亡矣必也本諸身見諸政政可以成物者其惟聖人之學乎去聖道而不循而惟蠹之歸甚哉其惑也○爲政有三曰知體稽古審時缺一焉非政也何謂知體曰大臣至百吏皆有體逆之則爲罔先王之治法詳矣不稽其得失而肆行之則爲野時相違也事相變也不審其當而惟古之拘則爲固惟豪傑之士智周乎人倫才達乎事爲故行而不罔不野不固○定天下之爭者其惟井田乎弭天下之盜者其惟比閭族黨之法乎有恆分而知恆道奚由亂○貧國有四而國從不與焉聚斂之臣貴則國貧數赦任子則國貧上好征伐則國貧賄賂行於下則國貧○富國有四而理財不與焉政不刑獄也民樂地闢也上下相親也昭儉而尚德也此富國之本

也○國不患乎無積而患無政家不患乎不富而患無禮政以節民民和則親上而國用足矣禮以正倫倫序得則衆志一家合爲一而不富者未之有也○學古而不違當世之事鄙木之士也通乎事變而不本於道術權詐之士也鄙木者不足用權詐者不可用而善悅人及其失也木愈於詐聞以權詐亡國矣未聞鄙木者之債事也故君子尚朴而不尚華與其詐也寧木○仕之道三誠以相君正以持身仁以恤民而不以利祿撓乎中一存乎利祿則凡所爲者皆狥乎人狥人者失其天失天而得人愈貴而愈賤也○柔仁者有後剛暴者難繼仁者陽之屬天之道也生之類也暴者陰之屬地之道也殺之類也好生者祥好殺者殃天行也○爲家以正倫理別內外爲本以尊祖睦族爲先以勉學修身爲教以樹藝蓄牧爲常守以節儉行以恭

讓足已而濟人習禮而畏法亦可以寡過矣○禮本於人情以制人情泥則拘越則肆折衷爲斯可已古之庶人祭不及祖漢以下及三世非越也人情所不能已也古過於儉今過於厚則從於厚今過於薄不若古之美則惟古是從禮近於厚雖非古猶古也○三年之喪自中出者也非強乎人也因其心之不安莞簟也故枕凷寢苫因其心之不甘於肥厚也故歠粥飲水因其心之不忍於佚樂也故居外次不聞樂豈制於禮而不爲哉情之不能止也今世之能喪者寡矣飲食居處如平時談笑敘從無所更變古之戮民與欲正天下之俗非始諸此夫安始○君子事親以誠緣情以禮知其無益而僞爲之非誠也戚異教而冀冥福者非僞乎聖賢所不言而不合乎道者非禮也化乎異端而奉其教者豈禮也哉非不由禮者[redacted]也[redacted]者[redacted]之死不

刷乎祖考○孝子之愛親無所不至也生欲其壽凡可以養生者皆盡心爲死欲其傳凡可以昭揚後世者寧不致怨焉養有不及謂之死其親沒而不傳道謂之物其親斯二者罪也物之尤罪也是以孝子修德修行以令聞加乎祖考守職立功以顯號遺乎祖考稱其善屬諸人而薦寒之俾久而不忘遠而有光今之人不然豐於無用之費而嗇於顯親之禮以忘嘗爲而不以學自勉不孝莫大焉○國之本臣是也家之本子孫是也忠信禮讓根於性化於習欲其子孫之善而不知教自棄其家也○士不可以不知命人之所志無窮而所得有涯者命也使智而可得富貴則孔孟南面矣使德而可以致福遠禍則羑里匡人之厄無從至矣使君子必爲人所尊則賢者無不遇矣命不與人謀也久矣安之故常有餘逆之故常不足○處俗而不怍

者其和乎其弊也流而無立持身而不撓者其介乎其弊也隔而多過介以植其內和以應乎外斯庶矣乎○非義之利腊毒可喜之事藏悔易悅之人難近萬金之聚多怨君子知其然功何可成不沮於怨也人衆不可近不受其悅也事之適意必思其艱利之可取先慮其患故名立而身完也○儒者之學其至聖人也其用王道也周公沒而其用不行世主視儒也藝之而已矣嗚呼孰謂文武周公而不若商君乎○人或可以不食也而不可以不學也不食則死死則已不學而生則入於禽獸而不知也與其禽獸也寧死○尚鬼之國多病好利之國多貧禍不可避也利不可求也有心於避禍者禍之所趨嗜利無厭者害必從之故君子信道而安命○人之不幸莫過於自足恆若不足故足自以爲足故不足甕盎易盈以其挾而拒也江海之

淺以其虛而受也虛己者進德之基○政之弊也使天下尚法學之弊也使學者尚文國無善治世無聖賢二者害之也何尤乎人○愛其子而不教猶爲不愛也教而不以善猶爲不教也有善言而不能行雖善無益也故善人以善者非難聞善而不僻者爲難○金玉犀貝非產於一國而聚於一家者以好而致也人誠好善善出天下皆將爲吾用奚必盡出於己哉智而自用不若聞善而服之懿也才而自爲不若任賢之速也

瓊山趙考古先生謙

趙謙字撝謙初名古則餘姚人也秦王廷美之後降爲農家就外傅於崇山寺遂旦忘寐年十七八東遊受業天台鄭四表之門四表學於張以忠以忠學於王伯武伯武胡雲峯之高第弟子也洪武十二年徵修正韻已別用爲中都國子典簿然以其說授之門人宋燧者多採入於正韻在中都又以同官不合而罷歸築考古臺讀書其上謂六經子史歷代闡發有人惟音韻之學世久不明乃著聲音文字通一百卷六書本義十二卷二十二年召爲瓊山教諭黎蛋之人皆知向化稱爲海南夫子二十八年十一月一日卒於廣城年四十五先生清苦自立辭序者和實躡蹻走百餘里往來問學嘗雪夜與門人柴廣敬劇談既乏酒飲又無火炙映雪危坐以爲清供其著述甚多而爲學之要則在造化經綸一圖謂其門人王仲迪曰寡欲以養其心觀止以明其理調息以養其氣讀書以驗其誠聖賢之域不難到又讀武王戒書而惕然有感以往古之聖猶儆戒若是之至後世恥末小子其敢事事不求之心哉既以古篆隨物而書又銘無所用器物之未有銘者以見道之無乎不在也其時方希直氏亦補註戒書以爲其言之善者與詩書要義何以異爲善從來學聖之的以主敬爲第一義先生則與希直善其講之必有素矣盧陵解縉嘗銘先生之墓謂其力學主敬信不誣也今大紳文集既失此文而先生著述亦多散逸萬曆間焦弱侯所表章者僅先生字學之書其幸得此於其後人故載之於右

造化經綸圖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乾道成矣靜而生陰坤道成矣陽變陰合五行順布四時行焉一皆自然之天也邵子心為太極蓋造化之一氣即聖人之一心造化之氣本於發生而聖人之心亦將以濟世矣故不免由靜以之動自無而入有使萬物得以遂其身安其業然人不見其迹者以造化之氣與聖人之心雖動而不離靜雖有而不舍無彼萬物與萬民齊見役說戰勞於其間而不自覺故曰帝出乎震成乎艮帝者豈非造化之氣與聖人之心乎夫三聖巍巍繼天立極相與傳授獨舉此心欲學聖賢者舍此心將何所用力哉蓋人有情有性而心則統性情者也性者仁義禮智是也情者喜怒哀樂是也心存其養則以性御情而五常百行由此而正心失其養則以情蕩

性而五常百行由此而亂此心之所主顧不重乎學者誠能時時省察念念不忘而使道心常為之主人心每聽命焉則寂然不動之時當與造化同其體及感而遂通自然與造化同其用斯其所以為三極之道三極者三才各一太極也洪武甲戌秋七月既望餘姚趙謙識

仁　愛理　得之於天　具之於心　元

孝　存則承顏養志愛敬不忘沒則慎終追遠繼志述事慎行其身不敢以遺體行殆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公　老老幼幼舉斯加彼物我不分窮達一視克伐怨欲不行貧必困我不立

恕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不以所長者病人不以所能者愧人不念舊惡

慈　少者懷之不獨子其子

愛　矜孤恤貧隨力濟物

寬　納污藏疾犯而不校

報　德必報怨不歸故舊不遺篤序姻親成人美掩人過

不仁

賊　戕殘包禍心陷人不義中人凶禍

殘　害物傷人幸災樂禍

忌　聞人才美而妬疾見人富貴而熱中凡以勝己為不滿者皆忌也

刻　矜責太詐（自忍中來）持克無艾（自貪中來）念怨不忘敗人之善成人之惡

薄　聞人過好言人短忘恩負德得新棄舊輕訾毀好攻訐

驕　見多尚人不遜善事功欲自己出叢論專好己勝

隘　不耐激觸不能容忍（自偏中來）

私　立物我分町畦凡事只求自利

偏　氣宇狹隘不能容物

暴　任情恣橫挾勢憑陵

義　宜理　得之於天　具之於心　利

勇　志義不屈不撓詞色不佞不諛

弟　敬兄友弟恭老尚年

正　任理而行不為阿比安命守分不冒苟求凡出處語默進退屈伸剛柔寬嚴好惡取舍從違避就貴賤其宜而不失

反　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

不得者皆反求諸己。

（剛）乾健篤實，不爲物撓，富貴貧賤不淫不移，威武不能屈。

（介）確然有守，不爲俗變。

（廉）見得思義，分無求多。

（勇）見善必爲，知過必改。

貪貨殖，玩物，貪名逐祿，不務自守，動輒有求。

吝不齊人之才，當予者不予，但有利必戀惜之意，不教人以善，所有則隱蔽，惟恐他人知之。

（憂）患貧畏禍，昔人謂禍患之來，只有個處置，若過於憂，是無義無命也。

（佞）務肩諂笑，巧言佞語，學貌曲奉，凡其以逢迎投合人意向者

皆是。

（欲）耳於聲，目於色，口於味，鼻於臭，四肢於安佚。

柔而無立，隨俗浮沈，自守不堅，屈於威勢。

（偏）不求中正，好惡任情。

（鄙）計瑣屑，甘猥賤。

戾己自是，逆衆從欲。

不顧是非，徇情黨物。

（怨）不安義命，不務反躬，一切歸咎於天人。

恭理（得之於天，具之於心）

（敬）正名辨分，敬老崇賢，居處恭，執事敬，內則齊思慮，去知故，起然主一而無適，外則正衣冠，尊瞻視，儼然莊重而不慢。

不侈然自放，不軒然自得，言不輕發，事不輕舉，不出位而思。

不怨天，不尤人，不拮下，不諂上，務隱惡揚善，避嫌疑，審去就，不許以爲直，不徼以爲知。

（謙）辭尊居卑，推多取少，處以下人，善則稱人。

有若無，實若虛，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

挾富貴以自恣，恃才美以爲高，常有欲自表意見（見有以在其中）常有陵人意（意有以在其中）。

（侈）大室廬，華衣服，盛車馬，美飲食，麗器用，越制度，不安分。

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

矜氣象，亢爽難親。

接物不委曲，與人無恩義。

放僻邪侈，傲老成，自處放肆，待物輕率。

別理（得之於天，具之於心）

曲體以致廣大，窮究以盡精微，凡大而天地之理，微而事物之故，明而禮樂之文，幽而鬼神之情狀，近而人物賢否邪正之分，遠而古今興衰治亂之迹，無一不當致知，疑事毋質，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

不逆詐，不億不信，又當先覺，不可受人之欺，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親賢人，遠小人。

識別邪正，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

別是非，辨可否，審利害，計始終，義以爲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

飾偽忠佞，貴於辨察。

貧富貴賤，付於自然。

(肆)不讀非僻之書，不爲非禮之視。
(聽)不受浸潤之譖，樂聞讜直之言。

惡習

(昏)於事不審是非可否，於人不識誠僞善惡，遠賢人，交小人。
(淺)以小小得喪爲利害，以小小毀譽爲榮辱，以小小逆順爲恩怨。
(固)拘方泥曲，執滯不通。
(陋)安於卑隨，不務廣覽博取以長見識。
(滿)器識褊狹，不能自居，矜驕傲世，侮慢才德。
(巧)好穿鑿微以爲智。
(邪)溺亂色，觀非僻之書，視非禮之物。
(佞)諱聞過，喜諛佞，惡正直。

(輕)事不詳審而妄爲，言不詳審而妄發。
(浮)不敦篤。

信

(誠)眞實無妄。
(謹)言顧行，行顧言。
(篤)循物無違。
(忠)爲人謀而忠，與人有終始，體道無虛僞。

不信

(詐)虛言罔人，匿行炫耀。
(欺)食言僞言大言，行事不確實，爲人不親切，有失自蓋藏。
(矯)心迹不相副，詰徵以求名。
(僞)多機關，挾術數，務詭隨，易反覆。

已上論修，原在問辨，今另書於外，以便觀者。

考古續戒書

有攸爲罔稱乎得失，有攸行罔覺乎凶吉，惟爾德之至神，惟爾道之至一。凡民有疑，惟爾質。蓍銘
德惟一，動則吉，行靡中，動乃凶。神之敬之，伊泰筮之庸。蓍格銘
馨爾德容以象，歲斯華。香鼎
山爾立，匪岌岌，邇余習。筆架
昭明之與爾用，爾藥未昭，爾之德，于夜無寐。書燈
幼而發藏，乃窮廊有容，隨所出。書院
正其心，見其背，無闇，無罔，無視，允守茲，哲可企。室銘
大啟聖訣於爾儲，貯之毋之，匪他罔。書匣
抒厥衷，辭則紀，來有極，玫敬此。筠銘

安毋忘危，樂毋忘悲，毋曰無知，天監於茲，毋自欺。帽銘
夸爾宿，慎爾獨，毋安爾寢，縱爾欲。枕銘
翔爾如，炎厥軀，紓疏溫安以存。衾銘
簞食豆羹貧之與，爭羞珍食玉，其或顛殞。箸銘
飛爾翮，雖易傾，守爾中，中有容。木志
爾之則，符心德，長短不齊，惟所適。履銘
毋苟入，毋苟出，括汝口，時無失。囊銘
待時而動，隨時而靜，動靜匪其時，孰執其柄。扇銘
利若鈍，剛而弱，惟所致，易有困。錐銘
上無蓋，下無覆，慎所與，乃無辱。名刺
爾簡宜，乃情求，協節之成，毋爲鄭之聲。琴銘
注而潤，惟爾德之蘊，端而方，惟爾德之藏，虛而質，是以容斯實。

（硯匣）

黑所致，白亦緇。欲有所染，其慎之。（墨銘）

渠而敦，質而文，紀厥善，余所遵。（圖書）

方而式，廉而直，覆渠循常，葬余德。（界方）

藏厥機，勿妄開，彼其不齊，爾乃裁。（書剪）

不偏倚，惟爾德之宜，正直如矢，隨所之。（筆式）

仰彼則重，俯此則輕，俯仰咸匪常，惟執厥中，乃爾程。（權銘）

或歙或盈，罔彼式，裒多益寡，爾作砥。（量銘）

安爾義，貴爾質，的然於外，寧藏於密。（笥銘）

坦而夷，無欹無危，習於茲，敬而勿馳。（簡版）

疑所決，肅而濩，求丹厥心，毋為紫奪。（朱合）

晨而興，謹斯椅，毋以養望為爾逸。（椅銘）

勿為所染，而自緇，日新又新，當自治。（墨足）

毋苟汙，難復去。（揮子）

匪欲其華，匪逞其奢，欲觀古，俾致厥家。（畫文）

彼有所染，肅爾華，彼而不染，肅爾澤，華如澤，如爾之德。（硯滴）

夫惟靜，動罔不正，夫惟重，無怠無縱，矜兮重兮，敬德日躋。（墨石）

懋爾形，著厥名，永綢紀，吾聖經。（書籤）

執斯匕，毋忘秉耒，饘粥於是，以寧余餒。（匕銘）

操斯柄，亂斯正。（鞭銘）

累寸成尺，如彼積德。（巾銘）

覩爾和，懍範我規，知趨行，抑揚於是，受。（佩銘）

山削爾形，惟亂風是屏，毋蔽厥明。（屏風）

視彼壺，庶乎屢空，可茲矢，庶乎在彀，心端體正，退不中。（壺矢）

用則張，舍則蔽，用張舍藏，諒比陰陽。（蓋銘）

毋曰內，可闖乎外，毋曰外，不見其內，緊內外無二，惟明德之大。（簾銘）

柔而平，方而正，是藉是凭，以彰我名。（印薦）

子爾形，燭聖經，學欲緝熙，進爾高明。（燭檠）

去茲塵，如垢去身，如惡去心，其日新。（尾拂）

折旋中矩，毋彼得所。（牀笠）

齒易牙，心難鬻，痛割勵工，毋歡。（牙剔）

太剛則缺，太銳則折，利爾剛鈍，以解余結。（觿銘）

明儒學案卷四十三終

明儒學案卷四十四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參閱

學正曹月川先生端

曹端字正夫，號月川，河南之澠池人。自幼不妄言動。年十七，讀五經皆遍。師事宜陽馬子才、太原彭宗古，遠有端緒。永樂戊子舉於鄉。明年登乙榜第一，授山西霍州學正。歷九年，丁憂，廬墓。壬寅，起補蒲州。洪熙乙巳，考績，兩學諸生皆上章請復任霍州，上遂許之。又歷十年，宣德甲寅六月朔之明日，卒於霍州，年五十九。初，先生得元人謝應芳辯惑編，心悅而好之，故於輪迴、禍福、巫覡、風水、時日世俗通行之說，毅然不為所動。父敬祖為善於鄉，而勤行佛老之善，以為善。先生朝夕以聖賢崇正闢邪之

論諷於左右，父亦感悟樂聞。先生條其人倫日用之事可見之施行者，為夜行燭一書，言人處流俗中，如夜行，視此則燭引之於前矣。里中有齋醮，力不能止，則上書鄉先生請勿赴。又上書邑令，請毀淫祠。令以屬之先生，毀者百餘，惟存夏禹、雷公二廟。四時所報，則設社穀壇。邢端修五嶽廟，先生言其非禮。同僚請拜梓潼神，先生以為諂。僚曰：斯文宗主也。先生曰：梓潼主斯文，孔子更主何事？門人有赴漢壽亭社會者，先生懇痛以折之。諸生有喪，則命知禮者相之；有欲用浮屠者，先生曰：浮屠之教拯其父母出於地獄，是不以親為君子，而為積惡有罪之小人也。其待親不亦刻薄乎？其人曰：舉世皆然，否則謂笑隨之。先生曰：一鄉溺於流俗，是不讀書的人，子讀儒書，明儒禮，不以違禮為非，而以違俗為非，仍然是不讀書人也。毋有修造，不擇時日，或

以太歲土旺為言，先生明其誣妄，將人從而化之。霍州樵者拾金釵，以還其主人，以為異。樵曰：第不欲愧曹郡博耳。高文質往觀劇，中途而返，曰：此行豈可使曹先生知也。先生以力行為主，守之甚確，一事不容假借，然非徒事於外者，蓋立基於敬，體驗於無欲，其言事事都於心上做工夫，是入孔門之大路，誠哉所謂有本之學也。其辨太極，朱子謂理之乘氣，猶人之乘馬，馬之一出一入，而人亦與之一出一入。若然，則人為死人，而不足以為萬物之靈，理為死理，而不足以為萬物之原。今使活人騎馬，則其出入行止疾徐，一由乎人馭之如何，活理亦然。先生之辨雖為明晰，然詳以理馭氣，仍為二之，氣必待馭於理，則氣為死物，抑知理氣之名由人而造，自其浮沈升降者而言，則謂之氣；自其浮沈升降不失其則者而言，則謂之理。蓋　物而兩名，非兩物而一體也。薛文清有日光飛鳥之喻，一時之言理氣者，大略相同耳。

語錄

人之所以可與天地參爲三才者惟在此心非是軀殼中一塊血氣（心者神也神無方所視聽言動一切感應皆是）○事事都於心上做工夫是入孔門底大路（看此語便見先生之學）○事心之學須在萌上着力（所謂萌卽易之幾學庸之獨也）○學欲至乎聖人之道須從太極上立根脚（與學聖之學主於一心參者）○天地間凡有形象聲氣方所者皆不甚大惟理則無形象之可見無聲氣之可聞無方所之可指而實充塞天地貫徹古今大孰加焉故周子言無極而太極○做人須向志士勇士不忘上參取若識得此意便得此心則自無入不自得○人要爲聖賢須是猛起如服瞑眩之藥以黜深痼之疾真是不可悠悠○學者須要置身在法度之中一毫不可放肆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先生爲學嚴毅如此）○吾輩做事件件不離一敬字自無大差

失○一誠足以消萬僞一敬足以敵千邪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莫切於此○非禮勿視則心自靜○學者須要識得靜字分曉不是不動便是靜不妄動方是靜故曰無欲而靜到此地位靜固靜也動亦靜也○天理存亡只在一息之間○生死路頭惟在順理與從欲○能真知其義理之味之無窮則窮達自不足以動念○聖人之心一天地生物之心天地之心無一物不欲其生聖人之心無一人不欲其善○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只是這憂勤惕勵的心須臾毫忽不敢自逸理無定在惟勤則常存心本活物惟勤則不死常人不能憂勤惕勵故人欲肆而天理亡身雖存而心已死豈不大可哀哉○人之爲學須是務實乃能有進若這裡工夫欠了分毫定是要透過那裡不得○學聖希賢惟在至誠則五常百行皆自然無不備也○無欲便覺自

在○人只爲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做事便有始無終小事尚不能成況可學聖人耶○受道者以虛心爲本有所挾則私意先橫於中而不能入矣○人能於天命順而不咈受而不拒便是還死生富貴之要○道者生之道循理而行雖命之所遭有不齊而莫非生道○得一善是一善得一能是一能是謂道聽塗說○今人輕易言語是他此心不在奔馳出了學者當自謹言語以操存此心○修身見於世蓋實之不可掩者非君子願乎其外而欲以自見也○人性本善而感動處有中節不中節之分其中節者爲善不中節者爲惡（知學則知中節而動無不善）○道無形體可見而聖人一身渾然此道故無形體之道皆於聖人身上形見出來（人皆有之第日用不知不自作主宰耳非道遠人也）○爲人之功用力特在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反則爲天理自是而流則爲人欲

自是克念則爲聖自是罔念則爲狂特毫忽之間學者不可不謹○孔顏之樂者仁也非是樂這仁仁中自有其樂耳且孔子安仁而樂在其中顏子不違仁而不改其樂安仁者天然自有之仁而樂在其中者天然自有之樂也不違仁者守之之仁而不改其樂者守之之樂也語曰仁者不憂不憂非樂而何周程朱子不直說破欲學者自得之○人能恭敬則心便開明○學到不怨不尤處胸中多少灑落明瑩真如光風霽月無一點私累○六經四書聖人之糟粕也始當靠之以尋道終當棄之以尋真（道真我所固有者先生此語欲毋專泥書冊耳）○古人文人自是文人詩人自是詩人儒者自是儒者今人人欲兼之是以不能工也賢輩文無求奇詩無求巧以奇巧而爲詩文則必穿鑿謬妄而有不得其實者多矣不若平實簡淡爲可尚也○人心本自虛靈知覺但

事物纔觸即動而應初無縱跡可尋捉處

太極圖說述解序略云孔子而後論太極者皆以氣言老子道生一而後乃生二莊子師之曰道在太極之先曰一曰太極皆指作天地人三者氣形已具而混淪未判之名道為一之母在太極之先而不知道即太極太極即道以通行而言則曰道以極致而言則曰極以不雜而言則曰一夫豈有二耶列子混淪之云漢志含三為一之說所指皆同微周子啟千載不傳之祕則孰知太極之為理而非氣也哉且理語不能顯默不能隱固非圖之可形說之可狀只心會之何如耳二程得周子之圖之說而終身不以示人非祕之無可傳之人也是後有增周說首句曰自無極而為太極則亦老莊之流有謂太極上不當加無極二字者則又不知周子理不離乎陰陽不雜乎陰陽之旨矣

亦惟朱子克究厥旨遂尊以為經而註解之真至當歸一之說也至於語錄或出講究未定之前或出應答倉卒之際百得之中不無一失非朱子之成書也近世儒者多不之講間有講焉非舍朱說而用他說則信語錄而疑註解所謂棄良玉而取頑石掇碎鐵而擲成器良可惜也○太極圖說辨戾文略云周子謂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陰陽之生由乎太極之動靜而朱子之解極明備矣其曰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亦不異焉又觀語錄卻謂太極不自會動靜乘陰陽之動靜而動靜耳遂謂理之乘氣猶人之乘馬馬之一出一入而人亦與之一出一入以喻氣之一動一靜而理亦與之一動一靜若然則人為死人而不足以為萬物之靈理為死理而不足以為萬物之原理何足尚而人何足貴哉今使活人騎馬則其出入行止疾徐一由乎人馭之如何爾活理亦然不之察者信此則疑彼矣信彼則疑此矣經年累歲無所折衷故為辨戾以告夫同志君子

明儒學案卷四十四終

姚江黃宗羲梨洲著
故城賈　潤校閱

僉憲黃南山先生潤玉

黃潤玉字孟清號南山浙之鄞縣人幼而端方不拾遺金郡守行鄉約酒禮先生觀之歸而書之於冊習禮者不能過也謫徙江南富民實北京其父當行先生年十三請代父往有司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有司不能奪而從之至則築室城外賣菜以為生作勞之餘讀書不輟有富翁招之同寓先生謝不往或問之曰寓有一女當避嫌也尋舉京闈鄉試授江西訓導用薦名為交阯道御史出按湖廣劾落臬郡縣之不職者至百有二十人風采凜然景泰初改廣西提學僉事猺寇起軍

興先生核軍中所掠子女歸者萬餘口副使李立故入死罪且數百人亦辨而出之南丹衛在萬山中歲苦瘴癘先生奏徙平原戍卒因之更生丁憂起復移湖廣與巡撫李實不合左遷含山知縣致仕成化丁酉五月卒年八十九先生之學以知行為兩輪嘗曰學聖人一分便是一分好人又曰明理務在讀書制行要當謹獨蓋守先儒之矩矱而不失者也其所友為李文毅時勉薛文清瑄故操行亦相似

海涵萬象錄

天只氣地只質天地之生萬物如人身生毛髮任其氣化自然也而人獨有心中一竅氣寓得理而靈故曰心神然太虛中亦有一團氣靈如人心者則曰天神○亦為天下之中不如金陵江夏漕運之易集也○道有體用體即理用即事人得是理於心曰德服是事於身曰行何謂德知仁聖義中和是也何謂行孝友睦婣任恤是也○道無元妙只在日用間着實循理行○在天為理與天常存在人為性氣散則亡○告子若曰生理之謂性使不起人爭端天地間只是生氣中有此生理在人亦然故名曰性而總謂之仁是仁即係天地生物之心又只是生生之理又曰氣質之性即告子生之謂也故張子曰君子弗性也○有一人之命有一家之命有一國之命若長平坑卒一國之

命也氣數也○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心自不放○心之量宇宙間事皆能推其理而知但天下形勢古今制度必須考覈而知難意度也○程張所謂心皆指其虛靈之氣而言氣本寓理為性理從氣發為情而心能主宰者亦氣也○天地間生生不息為仁此天理流行也人心只天理流行便是仁私欲間斷便是不仁○孔門所教所學皆於用處發明而體在其中蓋理是道之體事是道之用孝弟見於日用只從仁上發出來仁是孝弟之理孝弟是仁之用學者鶩於高遠不盡孝弟之事只是去談高妙論心論性却全不識道○教學者於自己體認性情發見處便能知道○古者士農工商各一其業子孫世守而民志定今也農工商之貪黠者皆奔競仕途而謀吏胥出身往往恣其貪黠卒獲仕途以終其身所以監滋饕曹汙竊民社者多

此途也為今之計莫若自民間俊秀取入庠校者三年大比約計藩臬郡縣司吏額分上中下取上之中式者上等命為藩臬閫司之吏中等為各郡吏下等為縣司吏三年考滿送禮部會試亦依上法取送在京衙門歷役三年都試出身則使儒法兼通寄之民社而去貪黷之風矣○大學之道問學之宏規論語之言踐履之實理孟子七篇擴充之全功中庸一書造化之大義○大學一書六經之名例也中庸一書六經之淵源也○窮理者道之體斯明盡性者道之體斯行至命者道之原斯達故邵子曰非道而何

經書補註

格物格字當訓合格之格凡物之要者莫切于身心物之大者莫過乎家國天下人之所學莫非身心家國天下之事然事物

莫不有理而萬物皆備於我則物理具於吾心學者以吾心之理格合事物之理是曰格物若訓為至則為物至而後知至不成文義也（大學此篇已在都建侍之前）○告曾子以道言一理貫萬事理即體事即用告子貢以學言一心貫萬理心者氣之靈理者心之德（以下論語）○一日克己復禮以一日成功之大綱言四勿以日月用功之節目言譬之一好地方有寇生發日日要當克勝他及至一日盡克勝了而復那好地方則天下皆知其地方好了朱子補傳一旦豁然貫通即此一日義同○天理寓於人曰性猶源泉入於川曰流然理無不善而人之氣稟有清濁泉無不潔而川之泥質有沙淤故人之始生氣之清濁未甚見及其長而習於善則清者愈清習於惡則濁者愈濁如川之始達泥之澄渾未甚分及其遠也積於沙者則澄者愈澄泊於泥者則渾者愈渾矣故性近習遠○浩氣是心窩中一點虛靈之氣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人能事事合宜則心無愧怍而天理純全斯可識浩然之氣象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此浩氣塞於天地之間也義者人心之裁制氣之主也即所謂志帥也道者事理之當然氣之行也即所謂道路也（以下孟子）○萬物皆備於我物理具於吾心也以吾心之理處物合宜即義也此之謂體用○堯典以親九族即齊家也止謂本宗九世上至高下至元自三而五自五而九上殺下殺旁殺而人道竭矣豈有外姓謂之族乎故爾雅別外姻曰母黨妻黨（書）○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言天之生人有是事則有是理如視必明聽必聰色必溫貌必恭言必忠而行即必也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人之存己行此常事故思此常理如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而行即

思也蓋事者道之用理者道之體故孔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詩）○古者諸侯之別子之子孫嫡派如大宗其庶子為小宗若小宗絕不為立後惟大宗絕則以支子立後蓋大宗是尊者之統不可絕也今制大宗絕立後小宗絕不立後奈庶民不知朝廷之制凡庶子絕皆令過繼只是爭取財產爾（下同儀禮）○古者吉服殺縫向外以便體後王致飾殺縫向內為吉服以外削外縫者為凶服○苴束茅也所以代神置於神席凡東祭時佐食取黍稷祀取綱祭於苴而祭畢棄之即老氏所云芻狗也今朱子家禮乃束茅聚沙於偶食前酹酒似與古禮命祀祭酒意同周公祭泰山召公為尸今之神有土木偶及遺像皆古人立尸之遺意歟

文毅羅一峯先生倫

羅倫字彝正學者稱一峯先生吉之永豐人舉成化丙戌進士對策大廷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其下句先生不從奏名第一授翰林修撰會李文達奪情先生詣其私第告以不可待之數日始上疏歷陳起復之非爲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爲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疏奏謫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明年召還復修撰改南京尋以疾辭歸隱於金牛山注意經學周易多傳傳註間補己意禮記彙集儒先之見而分章記禮則先生獨裁春秋則不取褒貶凡例之說以爲春秋緣人以立法因時以指宜猶化工焉因物而賦物也以凡例求春秋者猶以畫筆求化工其能肖乎戊戌九月二十四日卒年四十八正德十六年賜

左諭德謚文毅先生剛介絕俗生不作和同之語不爲輭熟之行其論太剛則折則引蘇氏之言曰士患不能剛爾折不折天也太剛乎何尤爲是言者鄙夫患失者也家貧日中不能舉火而對客談學不倦高守贈以綈袍遇道殣輒解以瘞之嘗欲倣古置義田以贍族人呂金助之堂食之錢先生曰食以堂名退食於公之需也執事且不可取何所用與謝而弗受凍餒幾於死亡而一無足以動於中若先生庶幾可謂之無欲矣先生與白沙稱石交白沙超悟神知先生守宋人之途轍學非白沙之學也而皭然塵垢之外所見專而所守固耳章楓山稱先生方可謂之正君善俗如我輩只修政立事而已其推重如此

要語

子路論爲國而其言不讓夫子哂之況無居其位而不讓乎登降作止飲食不辭焉人皆以爲非也桀以爵而不辭焉人不以爲非也非其小而不非其大何也○治己必先治心心者舟之柁也欲正其舟而不正其柁可乎○伯恭居喪授徒子靜極以爲非今日使子靜在恐亦不敢以爲非也○居喪須避嫌疑不可自信而已古人之受汙者多以此人或以是汙之亦無路分說也○進善無足處有足便小了減否人物此是一件不好勾當稱善雖是美事然必見得透恐爲僞人所罔○所以爲聖賢不必剛迭定作如孔子折衷群聖以垂憲萬世也不過求之吾心致敬於動靜語默衣服飲食五倫日用以至辭受取舍仕止久速無不合乎聖賢已行之成法而已○君子視人猶己以義

處己不以義處人非君子之道也○流俗雖不美而天下未嘗無正人天下未嘗無正論此固人心之所以不死而天道之所以扶持斯世者也○君子之學持靜之本以存其虛防動之流以守其一虛則內有主而不出一則外有防而不入則物不交於我矣物不交於我則我之所以爲我者非人也天也○或曰剛折而柔存此非知剛者也天不剛乎地不柔乎地有陷而天未嘗墜不剛者存而柔者墮乎山止也水流也山剛而水柔不剛者存而柔者去乎齒之折者剛之無本者也髮附於頭顱頭顱存而毛髮去者何也○誠爲終乎土可入誠不可得而息也入土斯已矣誠爲不息也所謂生也守之以死死則終誠不可得而息也○所見專則所守固○與其以一善成名寧學聖人而未至

文懿章楓山先生懋

章懋字德懋，金華蘭谿人。成化丙戌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與同官黃仲昭、莊㫤諫上元煙火，杖闕下，謫知臨武，歷南大理評事、福建按察司僉事。考績赴吏部，乞休。冢宰尹旻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疾，何名而退？先生曰：古人正色立朝，某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視民如傷，某貪酷多矣；年雖未艾，髮已早白，亦可謂老疾矣。遂致仕。林居二十年，弟子日進，講學楓木菴中，學者因曰楓山先生。弘治中，起為南京祭酒，會父喪，力辭。廷議必欲其出，添設司業，虛位以待之。終制就官，六館之士，人人自以為得師。正德初，致仕。轉南京太常卿、禮部侍郎，皆不起。嘉靖初，以南京禮部尚書致仕。是歲辛巳除夕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太保，謚文懿。其學墨守宋儒，本之自得，非有傳授，故表裏洞徹，望之龐樸，即之和厚，聽其言，開心見誠，初若不甚深切，久之炤然，數計無不驗也。以方之涑水，雖功業不及，其誠實則無間然矣。金華自何、王、金、許以後，先生承風而接之，其門人如黃傅、張大輪、陸震、唐龍、應璋、董遵、凌瀚、程文德、章拯，皆不失其傳云。

遺事

諸子皆親農事。邑令來見，諸子輟耕跪迎。先生官祭酒，其子往省，道逢巡簡，箠之。知而請罪，先生笑曰：吾子垢衣敝履，宜爾不識，又何罪焉？○太宰唐漁石出入徒步，人以為言，漁石曰：楓山先師致政歸，祗是步行，自後朴菴、楓山子竹澗潘希曾兩侍郎俱守此禮，吾安敢違耶？○楓山祖居渡瀆，距城十五里，當事至蘭谿者必出城訪之，至則一飯雞黍數豆，力不能辦，多假借於族人。其後遷居城中小樓一間，卑甚，先生宴坐其間，每作文時繞行室中，其冠往往觸梁摧角，先生不知也。○先生田祗二十畝，而家人十口，歲須米三十六石，所入不足當其半，則以麥屑充之。○宅後為天福山，一日勾人者過其門，其人奔入，取道至山而去，手力疑為先生家所匿之，先生即令其遍索。不得，手力亦從後門去。先生與夫人略不動色。○每歲宴其門人二次，清明、冬至祭祀之餘也。兩人共一席，有不至者，先生自專一席。若門人積至數席，已榮，則夫人自出餚之。朴菴，先生之姪也，其質朴略相似。先生聞其歸家尚有餘俸，即為不樂，朴菴亦有慚色。

語要

人形天地之氣，性天地之理，須與天地之體同其廣大，天地之用同其周流，方可謂之人。○學者須大其心胸，蓋心大則萬物皆通，必有窮理工夫，心纔會大；又須心小，心小則萬理畢晰，必有涵養工夫，心纔會小，不至狂妄矣。○或勸以著述，曰：經自程、朱後，不必再註，只遵聞行知，於其門人語錄，芟繁去蕪可也。○桃符曰：正要鬼神司屋漏，何須荼壘衛門庭。○每講伯夷、叔齊，餓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之語，便自聳拔。○格君心，取人才。

固民心然後庶事可舉。○惟唐虞三代皆聖人致中和而參贊
下此一泰一否為氣運所推盪耳。○窮理自進退辭受之節分
明不苟始。○居敬於專一上見功。○應璋問學先生曰勉齋黃
實心地刻苦工夫八字盡之矣

原學

人生而靜之謂性得乎性而無累於欲焉之謂學學在於人而
於性未嘗加不學在於人而於性未嘗損學有純正偏駁而於
性未嘗雜性本不學而能者也而必假於學性之動於欲也學
以求完夫性者也而顧戕夫性學之失其原也蓋人之性也即
天之命也於穆不顯命之本體而四時五行萬化出焉至靜無
感性之本體而四端五常百行具焉本體藏於寂妙用通於感
運之於心為思慮發之於身為貌言視聽施之於家為父子兄

弟措之於國與天下為君臣上下禮樂刑政以性為有內也何
性非物也以性為有外也何物非性也得乎性之體則意可誠
心可正身可修家可齊國治而天下平也據此之謂德積此之
謂道學此之謂學勉之為賢安之為聖堯曰執中明其體之無
所偏耳舜曰精一明其體之無所雜耳孔子曰仁子思曰誠孟
子曰盡聖學相傳千古一脈。性盡而天下無餘事天下無餘
學也佛老之教行於世久矣後之儒者非不倡言以排之而卒
不能勝之者學之不明性之未盡也老氏以無名為天地之始
無欲觀人心之妙無為為聖人之治而佛家者流則又生其心
於無所住四大不有五蘊皆空其道以性為心之體吾惟修吾
心煉吾性而已明吾心見吾性而已不必屑屑於其外也是以
其學昭於自私自利之偏至以天地萬物為芻狗為幻化棄人

倫遺物理不可以治天下國家焉今之學則又異於是矣心性
之教不明而功利之私遂淪浹而不可解傳訓詁以為名誇記
誦以為博侈辭章以為靡相矜以智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
以技能相取以聲譽身心性命竟不知為何物間有覺其謬妄
卓然自奮欲以行能功實表見於世則又致飾於外無得於內
莫不以為吾可以修身也可以齊家也可以治國平天下也又
莫不以為吾不學佛老之夢幻人世遺棄倫理也然要其所為
不過為假仁襲義之事終不足以勝其功利之心其去聖學也
遠矣猶幸生於今之世毋使佛老見之也使佛老生今世而見
吾人所為其不竊笑者幾希是求免於佛老之不我闢不可得
也暇闢佛老乎哉所幸與性之在人心未嘗一息泯沒而聖學
昭然如日中天敍求之精察之篤行之一切氣稟物欲俱不能

累必求其靜之體以立吾心之極懲忿懲此也窒慾窒此也改
過改此也遷善遷此也不為佛老之虛無不為俗學之卑瑣斯
為聖學也已若曰是性也吾有自然之體也不能戒懼謹獨以
求必得而欲以虛悟入則意見之障終非自得縱使談說得盡
亦與訓詁記誦詞章功利者等爾而何以為學也

郎中莊定山先生昶

莊昶字孔暘，號定山，江浦人也。成化丙戌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檢討。與同官章楓山、黃未軒諫鰲山，杖闕下，謫判桂陽，改南京行人司副。遭喪服闋，不起垂二十年。弘治甲寅，特旨起用。先是瓊山丘濬蔽先生不仕，嘗曰：「率天下士夫背朝廷者，昶也。」彼不讀祖訓乎？蓋祖訓有不仕之刑也。至是濬為大學士，先生不得已入京，長揖冢宰，遂補原官。明年陞南京吏部郎中，得病，遷延不愈。又明年告歸。丁巳，考察，尚書倪岳以老疾中之，士林為之駭然。己未九月二十九日卒，年六十三。先生以無言自得為宗，受用於浴沂之趣，山峙川流之妙，鳶飛魚躍之機，略見源頭，打成一片，而於所謂文理密察者，竟不加功，蓋功未入細，而受用太早。慈湖之後，流傳多是此種學問，其時雖與白沙相合，而

白沙一本萬殊之間，煞是仔細，故白沙言定山人品甚高，恨不曾與我問學，遂不深講。不知其後問林緝熙何以告之，其不甚許可知矣。即如出處一節，業已二十年不出，乃為瓊臺利害所怵，不能自遂其志。先生殊不喜孤峯峭壁之人，自處於寬厚逶迤，不知此處却用得孤峯峭壁著也。白沙云：「定山事可怪，恐是久病昏了。出處平生大分，顧令兒女輩得專制其可否耶？」寂厓謂先生起時瓊臺已薨，是誣瓊臺也。按先生以甲寅七月出門，九月入京朝見，瓊在乙卯二月卒官，安得謂起時已卒哉？況是時徐宜興言定山亦是出色人，瓊臺語人：「我不識所謂定山也。」則其疾之至矣，安得謂誣哉？先生形容道理，多見之詩，白沙所謂「百鍊不如莊定山」是也。唐人白樂天喜談禪，其見之詩者，以禪言禪，無不可厭。先生之談道，多在風雲月露傍花隨柳之間，而氣象躍如，加於樂天一等。錢牧齋反謂其多用道語入詩，不知定山其自謂知白沙亦未必也。

語要

聖人之道貴無言而不貴有言。有言則影響形迹而無言則與靜圓融若憒也而與見若冥也而與趣若虛寂也而與衆彼以天得而此以天與極其自得之與而出乎意象之外是以聖人不貴有言○吾之此身受形父母既有此形則有此理使吾身有一理不盡吾於父母之形為徒受矣○斯人余中之過淺嘗以皇極經世之學授余讀其書至王天悅所謂推以某甲之年月必得某甲之時日而後富壽必先以某甲之年月而後貧賤以至水陸舟車之所產東西南北之所居精粗巨細之事無不皆然而至所謂福善禍淫略無一二余雖口唯其義而心實不敢以為學也○聖賢之學惟以存心為本心存故一一故能通通則瑩然澄徹廣大光明而群妄自然退聽言動一循乎禮好惡

用舍各中乎節○屈原長於騷董賈長於策楊雄韓愈長於文穆伯長李挺之邵堯夫長於數遷固永叔君實長於史皆名儒也朱子以聖賢之學有功於性命道德至先四書五經綱目以及天文地志律呂曆數之學又皆與張敬夫呂東萊蔡季通者講明訂正無一不至所謂集諸儒之大成此也豈濂溪二程子之大成哉○六經莫大於易而易有陰陽也方其無言也易具於心渾然無為及其有言則孰為陰孰為陽而陰陽之授受皆傳之紙上而易始散矣易非散也紙上而易自散也四書莫精於中庸中庸言性道教也方其無言也中庸具於心盎然無名及其有名則孰為性孰為道孰為教而性道教授受者得之口耳而中庸始亂矣中庸非亂也口耳而中庸自亂也詩書禮樂春秋論孟莫不皆然○心非靜則無所敬主乎靜者敬此心而

不放也心非敬則無所持若乎敬者持此心而不亂也理非窮則無所考窮乎理者考此心而不失也○往年白沙先生過余定山論及心學先生不以余言為謬亦不以余言為是而謂余曰此百錄照林光之在衡湘者之所得也而予亦有是哉世之好非說陳為雜者見夫無言之說謂無者無而無然無極而太極靜無而動有者吾儒亦不能無無也但吾之所謂無者未嘗不有而不落於有釋之所謂無者未嘗有有而實滯於無離與吾相似而實不同矣○道無不在一大渾淪者散在萬物散在萬物者俱可打成一片而衆人則不知也○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過於楊墨科舉之學其害甚於楊墨佛老為我兼愛虛無寂滅豈足闢矣至於富貴利達患得患失謀之終身而不知反者則又楊墨佛老之所無也驪聯比對點綴紛華某題

立某新說某題立某程文皮膚口耳媢合有司五經四書擇題而出變風變雅學詩者不知喪弔哭祭學禮者不知崩薨葬卒學春秋者不知嗚呼此何學也富貴而已利達而已覬覦剽竊而已朱子謂廬山周宜齡有言朝廷若要恢復中原須罷三十年科舉始得蓋已深惡之矣○天地萬物總吾一體息氣不除皆吾生意元會運世皆我古今伏羲周孔顏曾思孟皆吾人物易書詩禮春秋皆吾六經帝力何有太平無象皆吾化育○天之生聖賢將為世道計也或裁成以制其過或輔相以補其不足孔子之於六經朱子之於傳注喚醒聾聵所以引其不及者至矣今世降風移學者執於見聞入耳出口至於沒溺而淪胥之者非制其過可乎

侍郎張東白先生元禎

張元禎字廷祥別號東白南昌人少為神童以閩多書父攜之入閩使縱觀焉登天順庚辰進士第入翰林為庶吉士故事教習唐詩晉字韓歐文而先生不好也日取濂洛關閩之書讀之授編修成化初疏請行三年喪又言治道本原在講學聽治用人與俗與當國不合移病歸家居二十年益潛心理學弘治初名修憲宗實錄進左贊善上疏勸行王道陞南京侍講學士終養九年名修大明會典進翰林學士侍經筵上注甚特選東廡以聽其講丁憂喪畢改太常卿掌詹事府以為治化根源莫切於太極圖說西銘定性書敬齋箴宜將此書進講上因索觀之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武宗即位進吏部右侍郎未及上而卒正德元年十二月晦也先生既得君嘗以前言往行非時封進不知者以為私言也孝宗晏駕為人指摘先生亦不辨先生卓然以斯道自任一稟前人成法其言是心也即天理也已先發陽明心即理也之蘊又言寂必有感而遂通者在不隨寂而泯感必有寂然不動者存不隨感而移已先發陽明未發時驚天動地已發時寂天寞地之蘊則於此時言學心理為二動靜交致者別出一頭地矣

語要

斯道在天地不患踐之弗力所患知之弗真○蕭宜獅蚤遊聘君之門友克貞公甫居仁諸子不飾廉隅於泥坐蛇行不跪冠服於呂絹聚佩不縱浮談於太極○此道自程朱後所寄不過語言文字術習既久只形諸文字而言語殊不之及形諸文字纔能執筆即於性命之與帝王之略極力描寫不以為異若言語間有及之聽者雖面相陞重退輒號笑之曰此道學又或公排擯之曰此為學士風一至於是然實由言語者所談非所見所見非所履故也○吾人致力於大本須灼見外教同中有大不同處此理在天地間如今造版籍欄冊相似有總有撒從知開闢一大塊而不知辨析於毫釐髣髴影響便爾叫噪不復致詳致謹反謂得人所未得之真樂鄙禮法為土苴嘗簡策為糟粕本至賴符老死大抵實有此者氣象自別語言動靜何莫非此若不養得淡泊皆是徒然此本不蹺蹊不差異不高遠不奮奮不放肆徒言動之蹺蹊差異或務為高遠奮奮放肆者則其人之能有此與否可知已○天地所以相播相盪相軋相摩晝夜不息者其心無他惟在生物而已雖其雷霆之震擊霜雪之刪殘亦所以破其頑而禁其盛非心乎殺之也人即天理所生之物也如花木之接水泉之續然實皆得是生物之心以為心者也苟非得是心則是身無以生矣是心也即天理也天理之在此心日用之間本無不流通但以既有此身則不能無耳目口鼻耳目口鼻既獨有諸由是誘之以聲色之紛華臭味之甘美得之不得而喜怒哀樂之發遂不能無私焉身既有私則此心或為之蔽而天理斯以昏矣○故必有感而遂通者在不隨寂而泯感必有寂然不動者存不隨感而移

布政陳克菴先生選

陳選字士賢號克菴台之臨海人天順庚辰試禮部丘文莊得其文曰古君子也寘第一及相見而貌不揚文莊曰吾聞荀卿云賢聖無相將無是乎授監察御史羅一峯論奪情被謫先生抗疏直之出按江西藩臬以素服入見先生曰非也人臣覲君服覲其品秩於御史何居不事風裁而貪墨望風解綬巳督學南畿一以德行爲主試卷列諸生姓名不爲彌封曰吾且不自信何以信於人耶每按部就止學宮諸生分房誦讀入夜燈火熒然先生以兩燭前導周行學舍課其勤惰士風爲之一變成化初改中州提學侍奄汪直巡視郡國都御史以下咸俯伏趨拜先生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先生曰提學直愈怒曰提學寧大於都御史耶先生曰提學宗主斯文爲士子表率不可與

都御史比直既懾其氣岸又諸生集門外知不可犯改容謝曰先生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先生徐步而出轉按察使歸省丁艱服闋除廣東布政使肇慶大水先生上災傷狀不待報輒發粟賑之市舶奄韋眷橫甚番禺知縣高瑤發其贓鉅萬都御史宋旻不敢詰先生移文獎瑤眷深憾之番人貿貨詭稱貢使發其僞逐之外使將市狻猊入貢又主疏止之皆眷之所不利者也眷乃誣先生黨比屬官上怒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巡按御史徐同愛共鞫兩人欲文致之謂吏張褧者先生所黜必恨先生使之爲證褧曰死即死耳不敢以私恨陷正人也褧書入詔錦衣官逮問士民數萬人夾舟而哭至南昌疾作卒於石亭寺年五十八友人張元禎斂以疏綌或咎其薄元禎曰公平生清苦斂以時服公志也褧乃上言臣本小吏以詿誤觸法爲

選罷黜實臣自取眷妄意臣必恨選以厚賂啗臣令扶同誣選臣雖吾徒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非眷知臣不可利誘嗾行等乃逮臣於理彌日拷掠身無完膚臣甘罪顧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眷語以欺天聽選剛不受辱旬日而殂君門萬里孰諒其冤臣以罪人擯斥田野百無所圖敢冒死鼎鑊者誠痛忠廉之士銜枉抑之冤長邪佞之奸爲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第以他事罷眷鎮守正德中追贈光祿寺卿諡恭愍先生嘗以易教授生徒晚而居官論易專主傳義一無異同以克己求仁爲進修之要故自號克菴讀書不資爲文辭手錄格言爲力行之助每上疏必屏居齋沐引使者於庭再拜而遣之劉子曰由張東白之事觀之非平日安貧守道之意徹乎表裏安能使朋友信之如是由張褧之事觀之非在官賞罰黜陟出乎至公安能使黜

吏化之如是者有以見先生存誠之學矣

明儒學案卷四十五終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參閱

布衣陳剩夫先生眞晟

陳眞晟字剩夫初字晦夫其後以布衣自號漳之鎮海衛人年十七八即能自拔於俗入長泰山中從進士唐泰治舉子業業成薦於有司至福州聞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以科舉爲事務爲聖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做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始知爲學次第以朱子所謂敬者乃大學之基本也乃求其所以爲敬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適釋一始於敬字見得親切乃實下工夫推尋此心之動靜而務主於一靜而主於一則靜有所養而妄念不復作矣動而主於一則動有所持而外誘不能奪矣嘗語人曰大學誠意章爲鐵門關雖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蓋意有善惡若發於善而一以守之則其所謂惡退而聽命矣又嘗語人曰人於此學若眞知之則行在其中矣蓋以知之旣眞則處事安循理樂其行甚順然而氣質有偏勝嗜欲有偏重二者用事其順而易者反逆而難矣此聖門論學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後又加以篤行也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氏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乃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上文圖說書未上先上疏乞召見而陳其說不報及書上奉旨禮部看了來說署部事侍郎鄒幹寢其事繼而家居請提學須行勅諭教條有合於程朱教法者曰此學校正教

也然朴樂不定正考雖有正教不行也因採勅諭中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氏貢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定考德爲六等考文爲三等以告當路當路亦不省凡先生學有所得者至是皆無所遇聞臨川吳聘君名欲往質之乃貨其家具得五金兄子從行謂之曰死則瘞我於道題曰閩布衣陳某墓足矣行至南昌張東白止之宿扣其所學大加稱許曰頽敢僭謂自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眞吳許二子不足多也如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耳遂還鎮海先生生於鎮海遷於龍岩晚定居於漳之玉湖成化十年卒年六十有四先生學無師承獨得於遺經之中自以僻處海濱出而訪求當世學者百尺竿頭豈無進步奈何東白以得其一言遂爲令挽康齋白沙終成欠事然先生之學於康齋似近於白沙差遠而白沙言開其學術專一教人靜坐此尋向上人也蕺山劉先生曰一者誠也主一敬也主一即愼獨之說誠由敬入也剩夫恐人不識愼獨義故以主一二字代之此老學有本領故立言諦當如此是故東白得眞之言亦定論也

心學圖
其一爲天地聖人之圖
大書一心字以上一點規而大之中虛曰太極太極左曰靜右曰動太極前倒書一復字靜作黑十六點動作白十六點蓋太極生兩儀也十六點之外每點各作十點如旋螺轉而向左十點之外又各作十六黑白點共三十二點大於前之三百二十點也每一大點包二卦蓋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即邵子先天圖也坤復在下晝冬至乾姤在上晝夏至升訟爲義曰立秋咸遯曰秋分否謙爲正曰立冬明夷無妄爲仁曰立春臨同人曰春分履泰爲中曰立夏蓋推太極而一之也
其一爲君子法天之圖

大書一心字其上一點規而大之視前圖差小中虛曰敬敬左曰靜右曰動前一字向上曰復靜之左中分其圈而爲黑黑外爲白白外復爲黑動之右中分其圈而爲白白外爲黑黑外復爲白即太極圖之陰陽動靜也然白黑皆互圈相入與太極稍異上曰乾下曰坤左曰坎右曰離坎之左曰靜上動離之右曰動上靜乾之上書聖要四說曰主一無適曰整齊嚴肅曰常惺惺法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蓋採朱子之說亦合先天太極爲一者也
右圖二一著天心動靜之本然是性之原也一著君子法天之當然是性之復也聖人亦天心之自然者也君子豈可以不學乎然復性之說經傳詳矣而未有如此後一圖義之要而盡者也惟君子知之又能主敬以體之以盡其法天之功效也而有序焉蓋始則主敬使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即致知誠意之事是始學之要也固不外此一圖終則敬立而動靜相根明通公溥即知至意誠之事是聖功之成也亦不外此一圖而自始至終則皆不離乎敬焉如是則法天之功至與前一大圖同一渾然粲然而無間矣一敬之功用如此豈不大哉三代學校之所以教者惟此而已此豈後世記誦俗學之所能與耶自伏羲書卦示精之後即復卦堯以是欽傳之舜舜以是恭傳之禹禹以是精一傳之湯湯以是日躋傳之文緝熙武敬周公待旦孔子孔子傳之顏心齋曾一貫思尊德性孟求放心及孟氏沒而遂失其傳者此也寥寥千餘載至周程張朱氏出然後此學大明及朱氏沒而復晦者只由宋元學校雖皆用程朱之書而取士又仍隋唐科舉是以

士視此心學爲無用故多不求遂又多失其眞傳焉
學校考德等第式
上上等 即能主敬窮理修己者
上中等 即能求以主敬窮理修己者
中上等 性行端謹 居家孝弟 廉恥禮遜
見善必行 聞過必改
中中等 通明學業 曉達治道
下上等 能習經書
下中等 惟記誦舊文 務口耳之學
考文等第式
上等 考德名在下之中則考文雖上亦降如此則王拱辰夏竦不魁矣

中等

考德名在上之中中之上，考文雖中亦取，考德名在上之上，則考文雖下必取，如此則程正叔不報罷矣。

考德名在中之中下之上，考則專考其文，然亦不得歷選，如此則王佐不狀元矣。

答書

所論欲搜剔聖賢微言緒論而紬繹之，以庶幾深乎道，殆是也。蓋搜繹亦窮理之事，大學之要，莫先於窮理，豈不信然。然以程朱之學揆之，要必先求其所以能紬繹之者，以為之本，然後可也。若無其本，則雖欲勉強以紬繹之，亦不可得也。蓋義理之聚於物，猶蠶絲之聚於繭，至精深微密者也。今欲紬繹之於繭為易，蓋引其緒以出於外者也。於物理為難，實遊其心以入於內者也。故苟非先養其心，使有剛銳精明純一之氣，則安能入其微，造其精，以詣其極，隨其表裏精麤之處，無不到，而脫然盡得其妙於吾胸中乎。妙有不盡得，則雖曰紬繹，猶未紬繹也。如一物有十分，道理已繹到八九分，則一二分繹不得，此一二分正其所謂精妙者也。精妙者既不能繹，則其所繹者八九分，皆其麤者耳。得其麤，昧其精，雖謂之全未紬繹亦可也。且但一物不能繹，則物物皆不能繹，譬如印板，但印出一張糊糢，則張張皆糊糢，心麤之病，何以異此。苟如此而欲望深於道，殆難矣。蓋道不惟精深，實且廣大，蓋合衆精深而為一廣大者也。故既不能析之極其精，則必不能合之盡其大。所謂物有本末，則知有未至者此也。然所以合之者，又須此心先有廣大之量，然後能也。故先儒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

用敬，進學在致知。所謂敬者，豈非涵養此心，使動而窮夫理，則有剛銳精明純一之氣，靜而合夫理，又有高明廣大之量者乎。凡此皆有真實工夫，做到至處，所謂聖學也。程朱之學，入道有門，進道有階，升堂覩奧，皆有明轍，惟此最為要法，誠不可不先講而力求者也。答呂公哉○夫學一也，豈有道俗之分，所以分者在乎心而已矣。故志乎義則道心也，志乎利則俗心也。以道心而為俗學，則俗學即道學；以利心而為道學，則道學即俗學，只在義利之間而已矣。惟在朝廷則不然，朝廷風化攸繫，故以道學鼓天下，則天下皆進學而義風盛；以俗學鼓天下，則天下皆俗學而利習熾。此程朱所以皆欲朝廷革俗習而崇義方，有以也。若君子自學，苟立志有定，則無不可者也，何俗為。同上○今之學者皆言持敬，多只是泛泛焉，若存若亡，而無主一無適之確，則是未嘗居程子之敬也。皆言窮理，亦只是泛泛焉，務多讀書，而無即事窮理之精，則是未嘗窮程子之理也。答何叔丘○蔡九峯之學未得為淳，只觀其自序，乃以窮神知化與獨立物表者並言，則老子得易之體，亦可見矣。若物之表果有一個獨立者，則是莊列之元虛，康節亦同此，是皆於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旨見得不透徹故也。同上○世人言執古貴乎通今，執古而不通今，猶執一也。此言不然。夫所謂古者，即先王之制，著於禮經者是也。所謂今者，何禮也，豈非流俗之鄙習於性成者乎。如以喪禮言之，古者以不飲酒食肉為禮，今人必以飲酒食肉為禮，如執古則不能以通今，通今則非所謂執古，豈一人眞有兩個口，其一則執古，又其一則通今乎。抑只是一個口，但遇酒食則通今，及辭他之後則執古，斯謂可貴乎。執古辨

布政張古城先生吉

張吉字克修別號古城江西餘干人成化辛丑進士授工部主事以劾左道李孜省妖僧繼曉謫判景東以詩書變其俗土官陶氏遣子從學即能以禮自處歷彝陵同知梧州知府轉廣西按察副使備兵府江搜賊剿平之正德初進正使轉布政使歷山東廣西忤逆瑾降兩浙鹽運使瑾誅吏河南廣西參政至貴州左布政使以疾歸十三年九月卒年六十八初從鄉先生學見諸生簡擇經傳以套捷徑謂士當兼治五經今業一經而所遺如此豈聖人之言亦當有去取耶遂屏絕人事窮諸經及宋儒之書久之見其大意歎曰道在是矣語學者曰不讀五經遇事便覺窒礙先生在嶺外訪白沙問學白沙以詩示之滄溟幾萬里山泉未盈尺到海觀會同乾坤誰眼碧先生不許也終以象山為禪作陸學訂疑蓋居業錄之餘論也

方伯周翠渠先生瑛

周瑛字梁石別號翠渠閩之莆田人成化己丑進士授廣德知州歷南京禮部郎中知撫州鎮遠至四川右布政使先生以民敬鬼神著祠山雜辨又以殺葬溺女著教民雜錄又著經世管鑰律呂管鑰字書管鑰固以博爲事也晚年即有求道之志與白沙爲友與醫閭詩云黃門儒客歸遼左少室山人憶嶺南我亦塵埃難久住木蘭溪上浣青衫然先生以居敬窮理爲鵠白沙之學有所不契寓書李大厓以辯之曰聖人靜有以立天下之大本動有以行天下之達道求諸萬殊而後一本可得蓋始學之要以收放心爲先務收放心居敬是也居敬則心存聰明睿智皆由此出然後可以窮理所謂窮理者非謂靜守此心而理自見也蓋亦推之以及其至焉耳積累既多自然融會貫通而於一本者自得之矣一本如穀種雖自塊然而根苗花實皆聚於此又如雞卵雖自渾然而羽毛嘴距皆具於此及其發見於行事在聖人體用一貫在學者未免差誤蓋在己者有所拘蔽故所發不無偏重之殊在外者有所牽奪故所施不無遷就之意然而既復本源則於處善亦安循理亦樂至於患難事變雖以死易生亦甘心爲之此聖學之大略也今乃塊然靜坐求畢體用之學是釋氏之虛寂也

司成蔡虛齋先生清

蔡清字介夫號虛齋福之晉江人屛騰骨立而警悟絕人總髮盡屈其師裹糧數百里從三山林玭學易得其肯綮成化丁酉鄉書第一又三年登進士第授禮部主事王端毅爲冢宰改吏部丁母憂服除還禮部轉南京文選司郎中以終養歸起爲江西提學副使爲寧庶人所不喜終不肯輕屈疏乞致仕逆瑾亂政做蔡京召龜山故事起南京祭酒而先生已卒正德三年十二月也年五十六先生平生精力盡用之易四書蒙引貫絲牛毛不足喻其細也蓋從訓詁而窺見大體其言曰反覆體驗止是虛而已蓋居常一念及靜字猶覺有待於掃去煩囂之意唯念個虛字則自覺安便目前縱有許多勞擾而衷面條路元自分明無用多費力而亦自不至懈惰也觀於此言知不爲訓詁支離所域矣其易說不與本義同者如卜筮不專在龜筮取卜相筮占決疑爲徵又辯七占古法皆佳論也羅整菴曰蔡介夫中庸蒙引論鬼神數段極精其一生做窮理工夫且能力行所學蓋儒林中之傑出者先生極重白沙而以新學小生自處謂其終養疏謂鈔讀之餘揭蓬一覷惟北有斗其光爛然可仰而不可近也其敬信可謂至矣而論象山則猶謂未免偏安之業恐亦未能真知白沙也傳其學者有同邑陳琛同安林希元其釋經書至今人奉之如金科玉律此猶無與於學問之事者也

語要

四肢百體身之膚殼也愚惡者所均有也心術言行身之精也思齊賢者所致力也於此而不致其力焉是無身也所存者膚殼形而已矣多言何爲○人之真常見於飲食言語之末因仍造次之間故君子慎獨除邪之根也不然畢露矣○虛而一靜矣○最要靜愈靜愈靈○天地所以長久者以其氣運於內而不泄耳故仁者靜而壽天下事斷非浮躁者所能完也○分陰不惜學力不充當事臨疑口耳無所歸手足無所措前輩云皐夔稷契何書可讀蓋此數公者雖未嘗讀書亦未嘗不窮理也窮理力行以致用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吾嘗見有腹富萬卷筆下如流而實於其身不得幾字受用者則學其可不擇術哉使皐夔生今世吾知其自不能已於讀書但讀之得其術耳○每讀書時輒有欲取而用之之心則亦何必多爲也然既有是心則又自不容不多矣○天地人物樞柄皆在靜上○心當靜極天機見叙到完時鬼力隨○凡能爲百姓立久大之利者類非作色於旦夕者所能也○靜之一字更須於動中驗之動而不失其靜乃爲得力反覆體驗又止是虛而已蓋居嘗一念及靜字猶覺有待於掃去煩囂之意唯念個虛字則自覺便安目前縱有許多勞擾而衷面條路元自分明無用多費力而亦自不至懈惰也且靜亦須虛方是靜本色不然形靜而心騖於外或入於寐者何限○人心本是萬理之府惟虛則無障礙學問工夫大抵只是要去其障礙而已此言吾未能盡行之但彷彿似有一二時襲得此光景者或非意之來應之若頗閑暇至寤寐之際亦覺有甜趣故吾妄意虛之一字就是聖賢成終成始之

道○某今乞終養者心有所不安也凡心之所不安便是大理之所不許不若聽命於理圖得心安之為利也昔人所謂樂志云者疑亦文過之辭耳愚意但自身處置得是即是為親也○來書以有道二字相稱為之駭懼或有誤以此二字加某者雖其人甚的某謝書亦不敢以此復之先正嘗謂願士大夫有此名節不願士大夫立此門戶今褒名衛字以相為重便是標門標戶矣○心固主思然思之太迫促亦反為逆其心天之本然而不免迷墜昏於眼前矣○天下未有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未有無祖宗父母之人人身不能頃刻而離乎祖宗父母人心不可頃刻而忘乎祖宗父母心而忘乎祖宗父母是木之斷其根水之絕其源者也縱不旦夕死滅亦禽獸中之頑蠢者矣天下未有忘祖宗父母而能趨生路者也未有不忘祖宗父母而背

置其身不善者也○宋理學大明至朱子與陸子俱祖孔孟而其門戶乃不盡同先生之學則出自慈湖而宗陸氏者也其識論有曰毫分縷析較便宜若個便宜總不知總是自家家裏十分明白十分疑此先生之學也王所謂德性工夫居多者也其論詩曰詩成正是不因題有取風人發興時語到口頭無可奈未須搜攪苦吟詩則先生之詩可知其高矣其論文曰不為世態酣濃不受古人羈束卷舒出沒如朝霏暮雲始第下有自然風味則先生之文可知其高矣蓋其在萬山中玩心高明有曰是以其言論概以六經為吾心註腳每有引而不發之意軒然霄漢之上俯視萬有無一足嬰其懷者此可見陸學未盡符於大中至正之矩使當日得究其用恐於開物成務之實終必有疎處苟其疎也則其所自受用亦恐其不覺而近於佛老嗟

下聖相傳家法類皆自博至約而一敬以成其終始陸學固不可謂不主敬者而稍墜於徑約既失之徑約則其心宜不周於細微而其弊容可過乎自古高明之士往往有此在孔門則曾點之徒是已集中屢屢以夫子欲無言為說因子貢之多言愚以為安知非發於子貢多學而識之之後學將有得之日乎故嘗謂自其次致曲以下無仰鑽瞻忽之勞則卓爾之見或非真無隨事精察力行之功則一貫之命必不泛及夫道也者平平正正使高明者不得以獨驚其下者可以企及然後為中庸而可以主張乎皇極詎容一毫有我於其間哉此正統所以獨歸朱子而陸氏所就猶未免為偏安之業也讀蜀阜存藁題記

省身法

風光月霽其心胸海闊天高其器宇鳳毛麟趾其威儀玉振金聲其辭語○勸君莫著半點私終無人不知勸君莫用半點術終無人不識君不見巍巍盈公律身嚴與人忠亦心質神明素行乎役童○聖賢雖無心占便宜終則盡天下便宜事都歸聖賢做了彼凡計較目前便宜者究竟都不得便宜矣噫向使王莽而間為周公曹操而間為文王亦孰得而禦之然惡木在先斷根彼其素所畜者危矣噫○德之威人也重矣哉誠之鑑物也深矣哉是皆不勞而得者也故君子貴知務○必使小人不忍以其所為而疑我之為之也乃為信於人○毋徒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也只似爾七八尺之身即此日前一啓齒一跬足皆道所存○程先生每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未發時氣象為何如此法可以養心可以養氣可以照萬物而處之各得其宜實得造化之機○培夜氣引旦

氣善用其氣造化在我而已矣○莫虛勞苦步莫虛放出聲入之自開適蕩蕩復平平○宇宙之間三不朽身心之外悉皆虛言出於爾爾忘之乎爾今年幾何矣○程子曰君子之志所慮豈止在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身噫淸不肖親嘗爲小人之事矣程子斯言可念也○樂莫樂於日休憂莫憂於多求古之人雖疾雷破山而不震雖貨以萬乘而不顧惟胸中一點堂堂者常有以砥柱於中流○胡五峯云知人之道驗之以事而觀其辭氣從人反躬者鮮不爲君子任己蓋非者鮮不爲小人噫爾尚敬爾心術慎爾行事而相厚爾辭氣檢點之功有一之未至將不逃人於明日之一哂而爲遠近之所嗤議而况人心有神雖非明者亦未易欺○器量要宏識見要精趣味要淸○服食常溫一體皆春心氣常順

百病自遯○周子之機超凡之梯張子之豫作聖之據程朱之敬立身之命微以立身實地斯存豫以作聖吾計如定幾以超凡一躍入關名三實一靜虛動直○山居不欠薪舟行不欠水吏有便於是人心不欠理吁嗟人心今不欠理我欲仁斯仁至惜也早不知茲昧逮血氣之力衰而義理之念回今年將暮矣不及今而畜三年之艾今七年之病竟何時而起矣○戒爾重其言言欲亮而貞出於我不重則人之聽之也輕惟古之聖賢兮率然隻語達天聲垂之後世而爲經○善言者自簡聲應者自定君不見鐘不扣則不鳴水不止則不瑩○長注念於遠大而實地則在乎目前夫惟能踐實地於目前是以垂聲光於綿綿而可以上報乎君親師與夫先聖先賢○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言有才謀者必不多言惟見夫細人狂人

佞人乃多言耳夫未有多言而不妄者也○潛其心於淵默之大寧其身於光明之地言則無一字之虛而亦無一字之贅動則如萬鈞之弩一發便中其機會此蓋古之人也○以篤實信天下以大節諫天下以器量包天下以學識周天下以規模駕天下以實才猷實事業副天下嗚呼豈不眞烈烈絡大丈夫哉○若是眞學問文章須見於威儀之際與夫日用之常若是眞道德性命須見於治家之法與夫當官之政不然徒皇皇於多歧而在身無受用之實在心無洒落之趣眞是博學之小人而詞章之兒豎爾危哉○格天之功與於袵席溺身之悔誤於詞章○若能做好人便家不得貧不能做好人朱均無至親

太常潘南山先生府

潘府號南山浙之上虞人弘治辛丑進士累官至提學副使終養不出後以薦陞太僕寺少卿改太常寺致仕嘉靖五年六月癸酉卒先生性至孝嘗疏請行三年之喪又上聖學淵源中興治要諸疏故事四品有祭無葬上以其孝行特給之蕺山先師議以先生配享尹和靖按先生正當文成講學之時當有往來問難而今不可攷見矣

南山素言

人得天地正氣以生直養之曰正學順行之曰正道養之弗負行之弗順者邪也○君子誦聖人之言愛之如父母敬之如后王○好人譽己而忌稱人之善惡人毀己而樂道人之惡民俗斯下矣○古之言也心之聲今之言也口之聲古之文也古之文今之文也文之文今之心亦果有異於古之心乎○飲食男女入道之門也故君子謹微○務禮義以養心者積久而身潤務旨甘以養口者過則疾病生焉○聖人之道盈天地皆是也學者反諸身而求之可見矣吾身一天道也○薦賢惟恐後論功惟恐先古之道也○耽淫樂者必耽色好善人者必好學邪正各以類動也○天下之人凡孔子所不與者皆異端也鄙夫佞人鄉愿是也○伊川之學而有魏公之量荆公之時亦可以致雍樂矣○明道善處荆公伊川不善處蘇公亦可以觀二子矣○范仲淹司馬光李綱胡寅文天祥此五人者三代以下豪傑之才也充其識量皆可以與諸葛亮並立矣○治家亦欲嚴毅然後和和然後久○邵堯夫蔡元定皆有廣易自得氣象善務精義之學故爾○冠婚喪祭家法之本也○好聞過不若好改過○俗吏聖門蠹家之賊也腐儒聖門敗家之子也○經筵得與儒人主無非心朝廷得賢相人主無過舉○君子與時進退故終身無咎○心內也言動衣冠外也內外交正然後謂之君子○君子處事過緩則怠過速則躁其損一也○聖人吾不得見矣吾見六經矣因語以求其心聖人亦可見矣○無實之名禍之門也無名之實禍之基也○居官之本有三薄奉養廉之本也遠聲色勤之本也去讒私明之本也○民生不可一日

無殺帛尤不可斯須無禮義○學者有繼聖之心匹夫有顯君之志皆分內事耳○學然後知過學之篤然後能改過○古者文以載道宋景濂得其華方正學得其大○五經皆史也易之史奧書之史實詩之史婉禮之史詳春秋之史嚴其義則一而已○士而樂放佚者漸與無忌憚近矣

參政羅東川先生僑

羅僑字維升別號東川豫之吉水人從學於張東白登弘治己未進士第授新會知縣表白沙言行令邑人誦法之除大理評事時逆瑾擅政劉大夏論戍先生上言非勸大臣之道免官歸瑾誅復官又以病歸文成起兵討宸濠請先生居守吉安事平擢知台州府禮布衣張尺問民疾苦治行第一陞廣東左參政生疏乞骸骨嘉靖甲午九月卒先生所學是靜存動察切實工夫未必有自得處但砥礪廉隅不失儒先軌範在東白之門可謂克家矣

潛心語錄

凡細微曲折之不能謹，惰慢放逸之不能除，只是心生養不熟，持敬工夫尚欠耳○每於暗室中靜坐久，亦自生明，觸目光輝，豈有此心靜久而不生明者乎○人心有明暗何也，明者是原來天理，暗者是後來私欲○用心專一，便是敬○平日有矜持之工夫，則隨寓有安舒之氣象○欲求道者必於心上理會，欲求心者必於性情上理會，欲求性情者必於事物上理會，心正則性情正，性情正則事物當而近道矣○欲看動時無差，須在靜時無欠，欲看行時無差，須在知處無欠，學者工夫不過謹於性情心術念慮之微，喜怒憂懼愛惡嗜慾，視聽言動衣冠寢興食息辭受取予，出處進退，窮達患難死生之際，涵養於平時，存識於方動，審決於臨事，則無適非道，而效驗隨之矣○身在此心即在此，事在此心即在此，精神專一，莫非天理流行，即敬也，愈嚴愈密，是之謂篤恭，事如是，心亦如是，表如是，裏亦如是，純粹真實，莫非天理周匝，即誠也，積中布外，是之謂王道，然敬則誠矣，誠則敬矣○心不能無感，未發時寂然爲靜，然不妄動亦是靜，感而遂通爲動，動而內照渙沉，存神默運於其間，亦是靜○所得多在靜中，動時所得，皆受用乎靜中也，而動靜一矣，所行多出所知，行處有得，皆受用乎所知也，而知行一矣，當知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動靜互見，不可截然分先後，未發是靜，已發是動，然靜已涵動之機，到已發必以靜爲之根，所存主處便是靜，所發見處便是動，動中有靜也，故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凡事循理，即是敬天，蓋天即理也○凡一言一動一語一默一出一處一取一與，皆須有當然之則

四十六終

明儒學案卷四十七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恭閱

諸儒學案中

文莊羅整菴先生欽順
文莊汪石潭先生俊
文敏崔後渠先生銑
文定何柏齋先生瑭
肅敏王浚川先生廷相
文裕黃泰泉先生佐
文定張甬川先生邦奇
襄惠張淨峰先生岳
莊裕徐養齋先生問
諸生李大經先生經綸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參閱

文莊羅整菴先生欽順

羅欽順字允升，號整菴，吉之泰和人。弘治壬子鄉試第一，明年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擢南京國子司業。時章楓山先生為祭酒，皆正己率物，太學一時之盛。奉親歸家，因疏乞終養，逆瑾怒，奪職為民。瑾誅，復職，由南京太常少卿陞南京吏部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嘉靖初，轉左侍郎，拜南京吏部尚書，改入禮部。丁父憂，服闋，起原官，未至，改吏部，具疏固辭，於是得旨致仕。丁未四月二十四日卒，年八十有三。詔賜祭葬，贈太子太保，謚文莊。先生家居，每平旦正衣冠，升學古樓，羣從入，敘揖畢，危坐觀書，雖獨處無惰容。食恒二簋，居無臺榭，燕集無聲樂。林希元曰：先生自發身詞林以至八座，其行己居官，如精金美玉，無得致疵。先生自敘為學云：昔官京師，逢一老僧，漫問何由成佛，渠亦漫舉禪語為答，佛在庭前柏樹子。意其必有所謂，為之精思達旦，攬衣將起，則恍然而悟，不覺流汗通體。既而得證道歌讀之，若合符節，自以為至奇至妙，天下之理莫或加焉。後官南雍，聖賢之書未嘗一日去手，潛玩久之，漸覺就實，始知前所見者，乃此心虛靈之妙，而非性之理也。自此研磨體認，積數十年，用心甚苦，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見乎心性之真，而確乎有以自信。蓋先生之論理氣最為精確，謂通天地，亘古今，無非一氣而已。氣本一也，而一動一靜，一往一來，一闔一闢，一升一降，循環無已，積微而著，由著復微，為四時之溫涼寒暑，為萬物之生長收藏，為

斯民之日用彝倫，為人事之成敗得失，千條萬緒，紛紜膠轕，而卒不克亂，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謂理也。初非別有一物，依於氣而立，附於氣以行也。或者因易有太極一言，乃疑陰陽之變易，類有一物主宰乎其間者，是不然矣。斯言也，即朱子所謂理與氣是二物，理弱氣強諸論，可以不辯而自明矣。第先生之論心性，頗與其論理氣自相矛盾。夫在天為氣者，在人為心，在天為理者，在人為性。理氣如是，則心性亦如是，決無異同。人受天之氣以生，祇有一心而已，而一動一靜，喜怒哀樂，循環無已。當惻隱處自惻隱，當羞惡處自羞惡，當恭敬處自恭敬，當是非處自是非，千頭萬緒，感應紛紜，歷然不能昧者，是即所謂性也。初非別有一物，立於心之先，附於心之中也。先生以為天性正於受生之初，明覺發於既生之後，明覺是心而非性。信如斯言，則性體也，心用也；性是人生以上靜也，心是感物而動，動也；性是天地萬物之理，公也，心是一己所有，私也。明明先立一性以為此心之主，與理能生氣之說無異，於先生理氣之論無乃大悖乎？豈理氣是理氣，心性是心性，二者分天人遂不可相通乎？雖然，心性之難明，不自先生始也。夫心祇有動靜而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動靜之謂也。情貫於動靜，性亦貫於動靜，故喜怒哀樂，不論已發未發，皆情也，其中和則性也。今以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為性，已發之和為情，勢不得不先性而後心矣。性先心後，不得不有罅隙可尋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心也，仁義禮智，指此心之即性也，非先有仁義禮智之性，而後發之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也。（觀此知李見羅道性編亦一偏之論）凡人見孺子入井而怵惕，嘑蹴而不屑，此性之見於動者也，即當其靜，而性之為怵

惕不屑者未嘗不在也凡動靜者皆心之所為也是故性者心之性舍明覺自然自有條理之心而別求所謂性亦猶舍屈伸往來之氣而別求所謂理矣朱子雖言心統性情畢竟以未發屬之性已發屬之心即以言心性者言理氣故理氣不能合一先生之言理氣不同於朱子而言心性則於朱子同故不能自一其說耳先生以釋氏有見於明覺自然謂之知心不識所謂天地萬物之理謂之不知性羲以為釋氏親親仁民愛物無有差等是無惻隱之心也取與不便而行乞布施是無羞惡之心也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是無辭讓之心也無善無惡是無是非之心也其不知性者由於不知心爾然則其所知者亦心之光影而非實也高景逸先生曰先生於禪學尤極探討發其所以不同之故自唐以來排斥佛氏未有若是之明且悉者嗚呼先生之功偉矣

困知記

此理之在心目間由本而之末萬象紛紜而不亂自末而歸本一真渾寂而無餘惟其無餘是以至約乃知聖經所謂道心惟微者其本體誠如是也○孔子教人莫非存心養性之事然未嘗明言之也孟子則明言之矣夫心者人之神明性者人之生理理之所在謂之心心之所有謂之性不可混而為一也虞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論語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又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此心性之辨也二者初不相離而實不容相混精之又精乃見其真其或認心以為性差毫釐而謬千里矣○繫辭曰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易道則然即天道也其在人也容有二乎是故至精者性也至變者情也至神者心也所貴乎存心者固將極其深研其幾以無失乎性情之正也若徒有見乎至神者遂以為道在是矣而深之不能極幾之不能研顧欲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有是理哉○道心寂然不動者也至精之體不可見故微人心感而遂通者也至變之用不可測故危○道心性也人心情也心一也而兩言之者動靜之分體用之別也凡靜以制動則吉動而違復則凶惟精所以審其幾也惟一所以存其誠也允執厥中從心所欲不踰矩也聖神之能事也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蓋虛靈知覺心之妙也精微純一性之真也釋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

見於性故其爲教始則欲人盡離諸相而求其所謂空空即虛也既則欲其即相即空而契其所謂覺即知覺也覺性既得則空相洞徹神用無方神即靈也凡釋氏之言性窮其本末要不出此三者然此三者皆心之妙而豈性之謂哉使據其所見之及復能向上尋之帝降之衷亦庶乎其可識矣○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人固萬物中一物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人猶物也我猶人也其理容有二哉然形質既具則其分不能不殊分殊故各私其身理一故皆備於我夫人心虛靈之體本無不該惟其蔽於有我之私是以明於近而暗於遠見其小而遺其大凡其所遺所暗皆不誠之本也然則知有未至欲意之誠其可得乎故大學之教必始於格物所以開其蔽也格物之訓如程子九條往往互相發明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

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而今之學者動以不能盡格天下之物爲疑是豈嘗一日實用其功徒自誣耳○此理之在天下由一以之萬初非安排之力會萬而歸一豈容牽合之私是故察之於身宜莫先於性情即有見焉推之於物而不通非至理也察之於物固無分於鳥獸草木即有見焉反之於心而不合非至理也必灼然有見乎一致之妙了無彼此之殊而其分之殊者自森然其不可亂斯爲格致之極功○格物之格是通徹無間之意蓋工夫至到則通徹無間物即我我即物渾然一致○自夫子贊易始以窮理爲言理果何物也哉蓋通天地亙古今無非一氣而已氣本一也而一動一靜一往一來一闔一闢一升一降循環無已積微而著由著復微爲四時之溫涼寒暑爲萬物之生長收藏爲斯民之日用彝倫爲人事之成敗得失千

條萬緒紛紜膠轕而卒不克亂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謂理也初非別有一物依於氣而立附於氣以行也或者因易有太極一言乃疑陰陽之變易類有一物主宰乎其間者是不然夫易乃兩儀四象八卦之總名太極則衆理之總名也云易有太極明萬殊之原於一本也因而推其生生之序明一本之散爲萬殊也斯固自然之機不宰之宰夫豈可以形迹求哉斯義也惟程伯子言之最精叔子與朱子似乎小有未合今其說具在必求所以歸於至一斯可矣程伯子嘗歷舉繫辭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一陰一陽之謂道數語乃從而申之曰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學者誠以此言精思潛玩

久久自當有見所謂叔子小有未合者劉元承記其語有云所以陰陽者道又云所以闔闢者道竊詳所以二字固指言形而上者然未免微有二物之嫌以伯子元來只此是道觀之自見渾然之妙似不須更著所以字也所謂朱子小有未合者蓋其言有云理與氣決是二物又云氣強理弱又云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似此類頗多惟答柯國材一書有云一陰一陽往來不息即是道之全體此語最爲直截深有合於程伯子之言然不多見不知以何者爲定論也○竊以性命之妙無出理一分殊四字蓋一物之生受氣之初其理惟一成形之後其分則殊其分之殊莫非自然之理其理之一常在分殊之中此所以爲性命之妙也語其一故人皆可以爲堯舜語其殊故上智與下愚不移聖人復起其必有取於吾言矣○請以從古以來凡

言性者明之若有恒性理之一也克綏厥猷則分之殊者隱然寓乎其間成之者性理之一也仁者知者百姓者分之殊也天命之謂性理之一也率性之謂道分之殊也性善理之一也而其言未及乎分殊有性善有性不善分之殊也而其言未及乎理一程張本思孟以言性既專主乎理復推氣質之說則分之殊者誠亦盡之但曰天命之性固已就氣質而言之矣曰氣質之性性非天命之謂乎一性而兩名且以氣質與天命對言語終未瑩朱子猶恐人之視爲二物也乃曰氣質之性即太極全體墮在氣質之中夫既以墮言理氣不容無罅縫矣惟以理一分殊蔽之自無往而不通所以天下無性外之物豈不直其然乎○天人一理而其分不同人生而靜此理固在於人分則屬乎天也感物而動此理固出乎天分則屬乎人矣君子必愼其

獨以此夫○天命之謂性自其受氣之初言也率性之謂道自其成形之後言也蓋形質既成人則率其人之性而爲人之道物則率其物之性而爲物之道鈞是人也而道又不盡同仁者見之則謂之仁知者見之則謂之知百姓則日用而不知分之殊也於此可見所云君子之道鮮者蓋君子之道乃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必從事於修道之教然後君子之道可得而性以全戒懼愼獨所以修道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子思此言所以開示後學最爲深切蓋天命之性無形象可觀無方體可求學者猝難理會故即喜怒哀樂以明之夫喜怒哀樂人人所有而易見者但不知其所謂中不知其爲天下之大本故特指以示人使知性命即此而在也上文戒愼恐懼即所以存養乎此然知之未至則所養不能無差或陷於釋氏之空寂矣

故李延平教人須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李之此指蓋得之羅豫章羅得之楊龜山楊乃程門高第其固有自來矣程伯子嘗言學者先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叔子亦言勿忘勿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個甚由是觀之則未發之中安可無體認工夫雖叔子嘗言存養於未發之時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此殆一時答問之語未必其終身之定論也且以爲既思即是已發語亦傷重思乃動靜之交與發於外者不同推循體認要不出方寸間耳伯子嘗言天理二字是自家體貼出來又云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停停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若非其潛心體貼何以見得如此分明學者於未發之中誠有體認工夫灼見其直上直下眞如一物

之在吾目斯可謂之知性也矣臣臣焉戒懼以終之庶無負乎思子所以垂教之深意乎○存養是學者終身事但知既至與知未至時意味迥然不同知未至時存養非十分用意不可安排把捉靜定爲難往往久而易厭知既至存養即不須大段著力從容涵泳之中生意油然自有不可遏者其味深且長矣然爲學之初非何个日存養之功心官不曠則知亦無由而至矣子所謂誠明兩進者以此省察是將動時更加之意即大學所謂安而慮者然安而能慮乃知止後事故所得者深若尋常致察其所得者終未可同日而語大抵存養是主省察乃輔佐也○理一也必因感而後形感則兩也不有兩即無一然天地間無適而非感應是故無適而非理○神化者天地之妙用也天地間非陰陽不化非太極不神然遂以太極爲神以陰陽爲

化則不可夫化乃陰陽之所為而陰陽非化也神乃太極之所為而太極非神也為之為言所為莫之為而為者也張子云一故神兩故化蓋化言其運行者也神言其存主者也化雖兩而其行也常一神本一而兩之中無弗在焉合而言之則為神分而言之則為化故言化則神在其中矣言神則化在其中矣言陰陽則太極在其中矣言太極則陰陽在其中矣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學者於此須認教體用分明其或差之毫釐鮮不流於釋氏之歸矣○唐宋諸名臣多尚禪學學之至者亦儘得受用蓋其生質既美心地復緣此虛靜兼有稽古之功則其運用酬酢雖不中不遠矣且凡為此學者皆不隱其名不諱其實初無害其為忠信也故其學雖誤其人往往有足稱焉後世乃有儒其名而禪其實諱其實而侈其名者吾不知其反之於心果何

如也○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一段義理精粹要非聖人不能言象山從而疑之過矣彼蓋專以欲為惡也夫人之有欲固出於天蓋有必然而不容已且有當然而不可易者於其所不容已者而皆合乎當然之則夫安往而非善乎惟其恣情縱欲而不知反斯為惡耳先儒多以去人欲遏人欲為言蓋所以防其流者不得不嚴但語意似乎偏重夫欲與喜怒哀樂皆性之所有者喜怒哀樂又可去乎象山又言天亦有善有惡如日月蝕惡星之類是固然矣然日月之蝕彗孛之變未有不旋復其常者茲不謂之天理而何故人道所貴在乎不遠而復奈何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是則循其本而言之天人曷常不一究其末也亦安得而不二哉○太極圖說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三語愚不能無疑凡物必兩而後可

以言合太極與陰陽果二物乎其為物也果二則方其未合之先各安在耶朱子終身認理氣為二物其源蓋出於此○正蒙云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又云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夫人物則有生有死天地則萬古如一氣聚而生形而為有有此物即有此理氣散而死終歸於無無此物即無此理安得所謂死而不亡者耶若夫天地之運萬古如一又何死生存亡之有譬之一樹人物乃其花葉天地其根幹也花謝葉枯則脫落而飄零矣其根幹之生意固自若也而飄零者復何交涉謂之不亡可乎故朱子謂張子此言其流乃是個大輪迴由其迫切以求之是以不覺其誤如此○謝上蔡有言心之窮物有盡而天者無盡如之何包之此言不知為何而發夫人

心之體即天之體本來一物無用包也但其主於我者謂之心耳心之窮物有盡由窮之而未至耳物格則無盡矣無盡即無不盡夫是之謂盡心心盡則與天為一矣如其為物果二又豈人之智力之所能包哉○昔官京師逢一老僧漫問如何成佛渠亦漫舉禪語為答云佛在庭前柏樹子愚意其必有所謂為之精思達旦擥衣將起則恍然而悟不覺流汗通體既而得證道歌讀之如合符節自以為至奇至妙天下之理莫或加焉後官南雍則聖賢之書未嘗一日去手潛玩久之漸覺就實始知前所見者乃此心虛靈之妙而非性之理也自此研磨體認日復一日積數十年用心甚苦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見乎心性之眞而確乎有以自信朱陸之學於是乎僅能辨之良亦鈍矣蓋嘗徧閱象山之書大抵皆明心之說其自謂所學因讀孟子而

自得之時有議之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無伎倆其亦以爲誠然然愚觀孟子之言與象山之學自別於此而不能辨非惟不識象山亦不識孟子矣孟子云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一段言語甚是分明所貴乎先立其大者何以其能思也能思者心所思而得者性之理也是則孟子喫緊爲人處不出乎思之一言故他日又云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而象山之教學者顧以爲此心但存則此理自明當惻隱處自惻隱當羞惡處自羞惡當辭遜處自辭遜是非在前自能辨之又云當寬裕溫柔自寬裕溫柔當發强剛毅自發强剛毅若然則無所用乎思矣非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本旨也夫

不思而得乃聖人分上事所謂生而知之者而豈學者之所及哉苟學而不思此理終無由而得凡其當如此自如此者雖或有出於靈覺之妙而輕重長短類皆無所取中非過焉斯不及矣遂乃執靈覺以爲至道謂非禪學而何蓋心性至爲難明象山之誤正在於此故其發明心要動輒數十百言而言及於性者絕少間因學者有問不得已而言之止是枝梧籠罩過並無實落良由所見不的是誠不得於言也嘗考其言有云心卽理也然則性果何物耶又云在天者爲性在人者爲心然則性果不在人耶既不知性之爲性舍靈覺卽無以爲道矣謂之禪學夫復何疑或者見象山所與王順伯書未必不以爲禪學非其所取殊不知象山陽避其名而陰用其實也何以明之蓋書中但言兩家之教所從起者不同初未嘗顯言其道之有異豈非

以儒佛無二道惟其主於經世則遂爲公爲義爲儒者之學乎所謂陰用其實者此也或者又見象山亦嘗言致思亦嘗言格物亦嘗言窮理未必不以爲無背於聖門之訓殊不知言雖是而所指則非如云格物致知者格此物致此知也窮理者窮此理也思則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皆本之經傳然以立此者也一語證之則凡所謂此者皆指心而言也聖經之所謂格物窮理果指心乎故其廣引博證無非以曲成其明心之說求之聖賢本旨竟乖戾而不合也或猶不以爲然請復實之以事有楊簡者象山之高第弟子也嘗發本心之問遂於象山言下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有詹阜民者從遊象山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象山目逆而視之曰此

理已顯也蓋惟禪家有此機軸試觀孔曾思孟之相授受曾有一言似此否乎其證佐之分明脈路之端的雖有善辯殆不能爲之出脫矣蓋二子者之所見卽愚往年所見之光景愚是以能知其誤而究言之不敢爲含糊兩可之詞也嗟夫象山以英邁絕人之資遇高明正直之友使能虛心易氣舍短取長以求歸於至當卽其所至何可當也顧乃眩於光景之奇特而忽於義理之精微向道雖勤而朔南莫辨至於沒齒曾莫知其所以生者不亦可哀也夫○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脩文同鳴寃錄提綱有云孟子之言程子得之程子之後陸子得之然所引程子之言只到復入身來而止最緊要是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二語却裁去不用果何說耶似此之見非惟

無以異象山之宛正恐不免冤屈程子也○程子言性即理也象山言心即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安可不明辨之吾夫子贊易言性屢矣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曰成之者性曰聖人作易以順性命之理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但詳味此數言性即理也明矣於心亦屢言之曰聖人以此洗心曰易其心而後語曰能說諸心夫心而曰洗曰易曰說洗心而曰以此試詳味此數語謂心即理也其可通乎且孟子嘗言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尤爲明白易見故學而不取證於經書一切師心自用未有不自誤者也○薛文清讀書錄甚有體認工夫然亦有未合處所云理氣無縫隙故曰器亦道道亦器其言當矣至於反覆證明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之說愚則不能無疑夫一有一無其爲縫隙也大矣安得謂之器

亦道道亦器耶蓋文清之於理氣亦始終認爲二物故其言未免時有窒礙也竊嘗以爲氣之聚便是聚之理氣之散便是散之理惟其有聚有散是乃所謂理也推之造化之消長事物之始終莫不皆然胡敬齋窮理似乎欠透如云氣乃理之所爲又云人之道乃仁義之所爲又云所以爲是太和者道也又云有理而後有氣又云易即道之所爲但熟讀繫辭傳其說之合否自見余子積之性書則又甚焉又云氣嘗能輔理之美矣理豈不救氣之衰乎胡敬齋力攻禪學但於禪學本末未嘗深究動以想像二字斷之安能得其心服耶蓋吾儒之有得者固是實見禪學之有得者亦是實見但所見有不同是非得失遂於此乎判耳彼之所見乃虛靈知覺之妙亦自分明脫灑未可以想像疑之然其一見之餘萬事皆畢卷舒作用無不自由是以猖

狂妄行而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愚所謂有見於心無見於性當爲不易之論使誠有見乎性命之理自不至於猖狂妄行矣蓋心性至爲難明是以多誤謂之兩物又非兩物謂之一物又非一物除卻心即無性除卻性即無心惟就一物中剖分得兩物出來方可謂之知性學未至於知性天下之言未易知也○居業錄云婁克貞見搬木之人得法便說他是道此與運水搬柴相似指知覺運動爲性故如此說夫道固無所不在必其合乎義理而無私乃可爲道豈搬木者所能設使能之亦是儒者事矣其心必以爲無適而非道然所搬之木苟不合義亦可謂之道乎愚讀此條不覺慨然興歎以爲義理之未易窮也夫法者道之別名凡事莫不有法苟得其法即爲合理是即道也搬木者固不知道爲何物但據此一事自是暗合道妙與夫婦

之愚不肖與知能行一也道固無所不在若搬木得法而不謂之道得無有欠缺處邪木所從來或有非義此蓋責在主者夫豈搬者之過耶若搬者即主則其得此處自是道得之非義自是非道顧可舉一而廢百邪禪家所自運水搬柴無非妙用蓋但以能搬能運者即爲至道初不問其得法與否此其所以與吾儒異也克貞雖是禪學然此言却不差乃從而譏之過矣○所謂理一者須就分殊上見得來方是真切佛家所見亦成一偏緣始終不知有分殊此其所以似是而非也其亦嘗有言不可能執真如路耶佛性大要以警夫頑空者爾於分殊之義初無干涉也其既以事爲障又以理爲障直欲掃除二障乃爲至道安得不爲儱侗顢頇乎陳白沙謂林緝熙曰斯理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得此欛柄入手更有何事其說甚詳末乃云自

茲以往更有分殊處合要理會夫猶未嘗理會分殊而先已得此儱侗恐其未免於籠統顢頇也況其理會分殊工夫求之所以自學所以教人皆無實事可見得非欲稍自別於禪學而姑爲是言耶湛元明爲改葬墓碑并合要理會一句亦不用其平日之心傳口授必有在矣○白沙詩教開卷第一章乃其病革時所作以示元明者也所舉經書曾不過一二語而遂及於禪家之杖喝何邪殆熟處難忘也所云莫杖莫喝只是掀翻說盡一悟之後則萬法皆空有學無學有覺無覺其妙打圓如此金針之譬亦出佛氏以喻心法也誰擬云者（詩云繡羅一方金針誰擬）殆以領悟者之鮮其人而深屬意於元明耳觀乎莫道金針不傳與江門風月釣臺深之句（絕句一）其意可見注乃謂深明正學以闢釋氏之非豈其然乎溥博淵泉而時出之道理自然語意亦自然曰藏而後發便有作弄之意未可同年而語也四端在我無時無處而不發見知皆擴而充之即是實地上工夫今乃欲於靜中養出端倪既一味靜坐事物不交善端何緣發見遏伏之久或者忽然有見不過虛靈之光景耳朝聞夕死之訓吾夫子所以示人當汲汲於謀道庶幾無負此生故程子申其義云聞道知所以爲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今顧以此言爲處老處病處死之道不幾於侮聖言者乎道乃天地萬物公共之理非有我之所得私聖賢經書明若日星何嘗有一言以道爲吾爲我佛氏妄誕乃曰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今其詩有云無窮吾亦在又云玉臺形我我何形吾也我也注皆指爲道也是果安所本耶然則所謂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正是惟我獨尊之說姑自成一家可矣必欲强合於吾聖人之道難

矣哉○楊方震復余子積書有云若論一則不徒理一而氣亦一也若論萬則不徒氣萬而理亦萬也此言甚當但亦字稍覺未安○人呼吸之氣即天地之氣自形體而觀若有內外之分其實一氣之往來耳程子云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即氣即理皆然○理只是氣之理當於氣之轉折處觀之往而來來而往便是轉折處也夫往而不能不來來而不能不往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若有一物主宰乎其間而使之然者此理之所以名也易有太極此之謂也若於轉折處看得分明自然頭頭皆合程子嘗言天地間只有一個感應而已更有甚事夫往者感則來者應來者感則往者應一感一應循環無已理無往而不存焉在天在人一也天道惟是至公故感應有常而不忒人情不能無私欲之累故感應易忒而靡常夫感應者氣也如是而感則如是而應有不容以毫髮差者理也適當其可則吉反而去之則凶或過焉或不及焉則悔且吝故理無往而不定也然此多是就感通處說須知此心雖寂然不動其中和之氣自爲感應者未始有一息之停故所謂停停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自不容有須臾之間此則天之所命而人物之所以爲性者也愚故嘗曰理須就氣上認取然認氣爲理便不是此言殆不可易哉○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以此實良知良能之說其義甚明蓋知能乃人心之妙用愛敬乃人心之天理也以其不待思慮而自知此故謂之良近時有以良知爲天理者然則愛敬果何物乎程子嘗釋知覺二字之義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又言佛氏之云覺甚底是覺斯道甚底是覺斯民正斥其知覺爲性之謬耳夫以二子

之言明白精切如此而近時異說之興聽者皆莫之辨則亦何以講學為哉○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又安有形體可覓耶然自知道者觀之即事即物之理便昭昭然在心目之間非自外來非由內出自然一定而不可易所謂如有所立卓爾非想像之辭也佛氏以寂滅為極致與聖門卓爾之見絕不相同彼曠而虛此約而實也以覺言仁固非以覺言智亦非也蓋仁智皆吾心之定理而覺乃其妙用如以妙用為定理則大傳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為神果何別耶朱子嘗言神亦形而下者又云神乃氣之精英須會實下工夫體究來方信此言確乎其不可易不然則誤以神為形而上者有之矣黃直卿嘗疑中庸論鬼神有誠之不可揜一語則是形而上者朱子答以只是實理處發見其義愈明○情是不待主張而自然發動者意

是主張如此發動者不待主張者須是與他做主張方能中節由此心主張而發者便有公私義利兩途須要詳審二者皆是慎獨工夫○天地人物止是一理然而語天道則曰陰陽語地道則曰剛柔語人道則曰仁義何也蓋其分既殊其為道也自不容於無別然則鳥獸草木之為物欲名其道夫豈可以一言盡乎大抵性以命同道以形異必明乎異同之際斯可以盡天地人物之性道心此心也人心亦此心也一心而二名非聖人強分別也體之靜正有常而用之變化不測也須兩下見得分明方是盡心之學佛氏所以似是而非者有見於人心無見於道心耳慈湖說易究其指歸不出乎虛靈知覺而已其曰吾性澄然清明而非物吾性洞然無際而非量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為楞嚴經

所謂山河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即其義也其曰自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口能嚐所以能嚐者何物鼻能嗅所以能嗅者何物手能運用屈伸所以能運用屈伸者何物足能步趨所以能步趨者何物血氣能周流所以能周流者何物心能思慮所以能思慮者何物波羅提作用是性一偈即其義也其曰天地非大也毫髮非小也晝非明也夜非晦也往非古也此非今也他日非後也鳶飛戾天非高也魚躍於淵非魚也金剛經所謂如來說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即其義也凡篇中曰己曰吾曰我義與惟我獨尊無異其為禪學昭昭矣○愚嘗謂人心之智即天之神本來一物但其主於我者謂之心若謂其心通者洞見天地人物皆在吾性量之中而此心可以範圍天地則是

心大而天地小矣是以天地為有限量矣本欲其一反成二物謂之知道可乎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乃統體之太極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則物物各具一太極矣其所為太極則一而分則殊惟其分殊故其用亦別若謂天地人物之變化皆吾心之變化而以發育萬物歸之吾心是不知有分之殊矣既不知分之殊又惡可語夫理之一哉蓋發育萬物自是造化之功用人何與焉雖非人所能與其理即吾心之理故中庸贊大哉聖人之道而首以是為言明天人之無二也此豈蔽於異說者之所能識哉況天地之變化萬古自如人心之變化與生俱生則亦與生俱盡謂其常住不滅無是理也慈湖誤矣藐然數尺之軀乃欲私造化以為己物何其不知量邪○因閱慈湖出賦詩三章斜風細雨釀輕寒擁卷長吁百慮攢不是皇天分付定中華那復

有不完裝成戲劇逐番拆任逼真將總不與何事合有念斷
從只緣聲色解迷人二鏡中萬象原非實心上些兒却是真須
執這些明一貫莫將形影弄精神 三 程子解道心惟微曰心道
之所在微道之體也解得極明此兒二字乃俗語康節詩中嘗
用之意與微字相類天人物我所以通貫為一只是此理而已
如一線之貫萬珠提起都在掌握故盡己之性便能盡人物之
性可以贊化育而參天地慈湖謂其心通者洞見天地人物皆
在吾性量之中是將形影弄精神也殊不知鏡中之象與鏡原
不相屬提不起按不下收不能放不開安得謂之一貫邪○慈
湖有云近世學者沉溺乎義理之意說胸中常存一理不能忘
捨捨是則豁然無所憑依故必置理字於其中不知聖人胸中
初無如許意度慈按聖人胸中固曰清明瑩徹然於中則曰允

執於矩則曰不踰豈是漠然蕩無主宰凡視聽言動喜怒哀樂
一切任其自作自止如水泡乎若見得此理真切自然道澄無
落又何有於安排而置之勞哉○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其
名易知其理未易明也自道體言之渾然無間之謂仁截然有
止之謂義自體道者言之心與理一之謂仁事與理一之謂義
心與理一則該貫動靜斯渾然矣事與理一則動中有靜斯截
然矣截然者不出乎渾然之中事之合理即心與理一之形也
心與理初未嘗不一也有以間之則二矣然則何修何為而能
復其本體之一邪曰敬○書之所謂道心即樂記所謂人生而
靜天之性也即中庸所謂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決不可作
已發看若認道心為已發則將何者以為大本乎愚於此不能
無少異於朱子者

論學書

吾人有此身與萬物之為物孰非出於乾坤其理固皆乾坤之
理也自我而觀物固物也以理觀之我亦物也渾然一致而已
夫何分於內外乎所貴乎格物者正欲即其分之殊而有以見
乎理之一無彼無此無欠無餘而實有所統會夫然後謂之知
至亦即所謂知止而大本於是乎可立達道於是乎可行自誠
正以至於治平庶乎可以一以貫之而無遺矣與王陽明○物者意
之用也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此執事物格之訓也
來教云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
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
之知也夫謂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凡其為物
也三謂正其物之心誠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其為物也一而

已矣就三物而論以程子格物之訓推之猶可通也以執事格
物之訓推之不可通也就一物而論則所謂物者果何物邪如
必以為意之用雖極安排之巧終無可通之日不能無疑者一
也執事謂意在於事親即事親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即事君是
一物諸如此類不妨說得行矣有如川上之嘆鳶飛魚躍之旨
試以吾意著於川之流鳶之飛魚之躍若之何正其不正以歸
於正邪不能無疑者二也執事又云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
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
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者格物也審如
所言則大學當云格物在致知知至而後物格矣且既言精察
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又言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察
此心之天理然則天理也良知也果一乎果非一乎察也致也

果孰先乎孰後乎不能無疑者三也三則○人之有心固然亦是一物然專以格物爲格此心則不可說卦傳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後二句皆主卦爻而言窮理者即卦爻而窮之也蓋一卦有一卦之理一爻有一爻之理皆所當窮窮到極處却止是一理此理在人則謂之性在天則謂之命心也者人之神明而理之存主處也豈可謂心即理而以窮理爲窮此心哉良心發見乃感應自然之機所謂天下之至神者固無待於思也然欲其一一中節非思不可研幾工夫正在此處故大學之教雖已知止有定必慮而後能得之若此心粗立猶未及於知止感應之際乃一切任其自然遂以爲即此是道其不至於猖狂妄行者幾希答允恕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爲見謂非聖人不能是以

不能無疑於邵說愚以爲常人之心亦有時而寂但茫無主宰而大本有所不立常人之心亦無時不感但應物多謬而達道有所不行此其所以善惡襍出而常危也既是人心動靜如此既不容獨歸之聖人矣至余所云物格則無物者誠以其功深力到而豁然貫通則凡屈伸消長之變始終聚散之狀哀樂好惡之情雖千緒萬端而卓然心目間者無非此理一切形器之粗迹舉不能礙吾廓然之本體夫是之謂無物孟子所謂盡心知性而知天即斯義也答黃筠谿○人之知識不容有二孟子但以不慮而知者名之曰良非謂別有一知也今以知惻隱知羞惡知恭敬知是非爲良知知視知聽知言知動爲知覺是果有二知乎夫人之視聽言動不待思慮而知者亦多矣感通之妙捷於桴鼓何以異於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發乎且四端之發未

有不關於視聽言動者是非必自其口出恭敬必形於容貌惡臭輙掩其鼻見孺子將入於井輙匍匐而往救之果何從而見其異乎知惟一耳而強生分別吾聖賢之書未嘗有也惟楞伽經有所謂真識現識及分別事識三種之別必如尚論則良知乃真識而知覺當爲分別事識無疑矣答歐陽少司成○天性之真明覺自然隨感而通自有條理是以謂之良知亦謂之天理賢契所得在此數語夫謂良知即天理則天性明覺只是一事區區之見要不免於二之蓋天性之真乃其本體明覺自然乃其妙用天性正於受生之初明覺發於既生之後有體必有用而用不可以爲體也樂記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即天性之真也感物而動性之欲即明覺之自然也大傳所謂天下之至精即天性之真也天下之至神即明覺之自然也大雅所謂有物有

則即天性之真也好是懿德即明覺之自然也諸如此類其詳甚明孔子嘗言知道知德曾子嘗言知止子思嘗言知天知人孟子嘗言知性知天凡知字皆虛下一字皆實虛實既判體用自明以用爲體未之前聞也○來書格物工夫惟是隨其位分修其實履雖云與佛氏異然於天地萬物之理一切置之度外更不復講則無以達夫一貫之妙又安能盡己之性以盡人物之性贊化育而參天地哉此無他只緣誤認良知爲天理於天地萬物上良知二字自是安着不得不容不置之度外耳聖人本天釋氏本心天地萬物之理既皆置之度外其所本從可知矣若非隨其位分修其實履則自頂至踵寧復少有分別乎○以良知爲天理則易簡在先工夫居後後則可緩白沙所謂得此欛柄入手更有何事自兹以往但有分殊處合要理會是也

謂天理非良知則易簡居後工夫在先先則當急所謂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是也○以良知爲天理乃欲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則是道理全在人安排出事物無復本然之則矣無乃不得於言乎上俱同

讀佛書辨 抽出知記中辯佛書者另爲一帙

金剛經心經可爲簡盡圓覺詞意稍複法華緊要指示處纔十二三餘皆閑言語耳且多誕謾達磨雖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然後來說話不勝其多大槩其教人發心之初無眞非妄故曰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悟入之後則無妄非眞故云無明眞如無異境界雖頓漸各持一說而首尾衡決眞妄不分眞詖淫邪遁之尤者○楞伽大旨有四曰五法曰三自性曰八識曰二無我一切佛法悉入其中經中明言之矣五法者名也

相也妄想也正智也如如也三自性者妄想自性緣起自性成自性也八識者識藏也意根意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也二無我者人無我法無我也凡此諸法不出迷悟兩途蓋迷則爲名爲相爲妄想爲妄想緣起自性爲人法二執而識藏轉爲諸識悟則爲正智爲如如爲成自性爲人法無我而諸識轉爲眞識所爲人法則五陰十二入十八界是已五陰者色受想行識也十二入者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對色聲香味觸法六塵也加之六識是謂十八界合而言之人也析而言之法也有所覺之謂悟無所覺之爲迷佛者覺也而覺有二義有始覺有本覺始覺者自前悟入之覺卽所謂正智也卽人而言之也本覺者常住不動之覺卽所謂如如也離人而言之也因始覺而合本覺所以成佛之道也及其至也始覺正智亦泯而本覺朗然獨

存則佛果成矣故佛有十號其一曰等正覺此之謂也本覺乃見聞知覺之體五陰之識屬焉見聞知覺乃本覺之用十八界之識屬焉非本覺卽無以爲見聞知覺舍見聞知覺則亦無本覺矣故曰如來於陰界入非卽非不卽其謂法離見聞覺知者何懼其着也佛以離情遣着然後可以入道故欲人於見聞知覺一切離之離之云者非不見不聞無知無覺也不着於見聞知覺而已矣金剛經所謂心不住法而行布施應無所住而生清淨心卽其義也然則佛氏之所謂性不亦明甚矣乎彼明以知覺爲性始終不知性之爲理乃欲强合於吾儒以爲一道如之何其可合也昔達磨弟子婆羅提嘗言作用是性有偈云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

性不識喚作精魂識與不識卽迷悟之謂也知是佛性卽所謂正智如如喚作精魂卽所謂名相妄想此偈自是眞實語後來桀黠者出嫌其淺近乃人人捏出一般鬼怪說話眞是元妙奇特以利心求者安得不爲其所動乎孟子所謂詖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誠知言矣然造妖揑怪不止其徒中其黠者往往便能如此○楞伽四卷卷首皆云一切佛語心品良以爲法唯識諸識唯心種種差別不出心識而已故經中之言識也特詳第一卷首言諸識有二種生住滅謂流注生住滅相生住滅次言諸識有三種相謂轉相業相眞相又云畧說有三種識廣說有八相何等爲三謂眞識現識及分別事識又云若覆彼眞識種種不實諸虛妄滅則一切根識滅是名相滅又云轉識藏識眞相若異者藏識非因若不異者轉識滅藏識

亦應滅，而自眞實相不滅，非自眞實相滅，但業相滅。若是其實相滅者，藏識則滅。藏識滅者，不異外道斷見議論。又破外道斷見云：若識流注滅者，無始流注應斷。又云：水流處藏識轉識浪生。又云：外境界風飄蕩心海，識浪不斷。又偈云：藏識海常住，境界風所動，種種諸識浪騰躍而轉生。又偈云：凡夫無智慧，藏識如巨海，業相猶波浪，依彼譬類通。第二卷有云：一切自性習氣，藏意意識，見習轉變，名為涅槃。注云：自性習氣，謂衆生心識性，執熏習氣，分藏意意識者，卽藏識與事識，由愛見妄想之所熏習轉變者，謂轉藏識事識為自覺聖智境界也。有云：識者因所種種跡境界，故餘趣相續。有云：外道四種涅槃，非我所說法。我所說者，妄想識滅，名為涅槃。有云：意識者，境界分段計著生，習氣長養藏識，意俱我我所計著思惟，因緣生，不壞身相藏識，

因攀緣自心現境界，計著心聚生，展轉相因，譬如衆浪。自心現境界風吹，若生若滅亦如是。是故意識滅，七識亦滅。注云：境界分段者，六識從六塵生也。習氣長養者，言六識不離七識、八識也。我我所計著者，言七識我執從思惟彼因彼緣而生。不壞身相藏識，卽第八識，謂此八識因於六識能緣，還緣自心所現境界，以計著故，而生六識，能總諸心，故云心聚生也。展轉相因者，八識轉生諸識，六識起善起惡，七識則傳送其間。海喻八識，浪喻六識，以六塵為境界風，境界乃自心所現，還吹八識，心終轉生諸識，若生若滅，亦猶依海而有風，因風而鼓浪，風息則浪滅，故云意識滅，七識亦滅也。又偈云：心縛於境界，覺想智隨轉，無所有及勝，平等智慧生。注云：觀前一念為塵境所轉，故有業纏。而本有覺智亦隨妄而轉，若了妄卽眞，離諸有相，及至佛地則

役平等人慧矣。第三卷有云：彼生滅者是識，不生不滅者是智。墮相無相及墮有無種種相因是識，超有無相是智。長養相是識，非長養相是智。又云：無礙相是智，境界種種礙相是識。三事和合生方便相是識，無事方便自性相是智。得相是識，不得相是智。自得聖智境界，不出不入，如水中月。注云：根塵及我和合相應而生，是識。此不知自性相故。若知性相，則一念靈知，不假緣生，故云無事方便自性相，是智。相惟是一，而有離不離之異，故云得不得也。又偈云：心意及與識，遠離思惟想，得無思想法，佛子非聲聞。寂靜勝進忍，如來清淨智，生於善勝義，所行悉遠離。注云：得無思想法，則轉識為智，此是菩薩而非聲聞智之始也。寂靜勝進忍，卽如來清淨忍智，智之終也。第四卷有云：如來之藏，是善不善因，能徧興造一切趣生，譬如伎兒變現諸趣，離

我我所不覺彼故，三緣和合方便而生。外道不覺，計著作者，為無始虛偽惡習所薰，名為識藏，生無明住地，與七識俱，如衆浪身常生不斷，離無常過，離於我論，自性無垢，畢竟清淨。註云：此隨染緣從細至粗也。若能一念廻光，能隨靜緣，則離無常之過、二我之執，自性清淨，所謂性德如來，則究顯矣。有云：菩薩摩訶薩欲求勝進者，當淨如來藏及識藏名。若無識藏名，如來藏者則無生滅。註云：識藏以名言者，由迷如來藏轉成妄識，無有別體，故但有名。若無識藏之名，則轉妄識為如來藏也。有云：彼相者，眼識所照名為色，耳鼻舌身意識所照名為聲香味觸法，是名為相。妄想者，施設衆名，顯示諸相，如此不異，象馬車步男女等名，是名妄想。正智者，彼名相不可得，猶如過客，諸識不生，不斷不常，不墮一切外道聲聞緣覺之地，以此正智，不立名相，非

不立名相離二見建立及誹謗知名相不生是名如如有云善不善者謂八識何等謂八謂如來藏名識藏心意意識及五識身非外道所說五識身者心意意識俱善不善相展轉變壞相續流注不壞身生亦生亦滅不覺自心現次第滅餘識生形相差別攝受意識五識俱相應生刹那時不住注云不壞者不斷也攝受意識者以五根攝五塵攝歸意識起善起惡有云愚夫依七識身滅起斷見不覺識藏故起常見自妄想故不知本際自妄想慧滅故解脫注云愚夫所知依於七識七識之外無所知故因起斷見而不覺識藏無盡見其念念相續故起常見由其自妄想內而不及外故不能知本際爲妄不自滅必由慧而滅也又偈云意識之所起識宅意所住意及眼識等斷滅說無常或作涅槃見而爲說常住注云意由八識而起而八識意之

所住故謂之宅以是言之自不容以七識身滅而起斷見彼又於意及眼識等斷滅處說無常或作涅槃見者此皆凡外自妄想見故不知本際如來爲是說常住也經中言識首尾具於此矣問有牽涉他文者不暇盡錄然已不勝其多亦無用盡錄爲也其首之以諸識有二種生住滅乃其所謂生死根也終之以識宅常住乃其所謂涅槃相也然而生死即涅槃涅槃即生死初無二相故諸識雖有種種名色實無二體但迷之則爲妄悟之則爲眞苟能滅妄識而契眞識則有以超生死而脩涅槃矣眞識卽本覺也涅槃即所覺之境界也由此觀之佛氏之所謂性有出於知覺之外耶雖其言反覆多端窮其本末不過如此然驟而觀之者或恐猶有所未達也輒以藏識爲主而分爲數類以盡其義藏卽所謂如來藏也以其含藏善惡種子故謂之

藏其所以爲善爲惡識而已矣故曰藏識藏識一耳而有本有末曰眞相曰眞識曰眞實相曰無始流注曰藏識兼曰涅槃曰平等智慧曰不生不滅等是智曰如來清淨智曰自性無垢畢竟清淨曰識宅曰常住此爲一類皆言乎其本體也曰流注生住滅相生住滅曰業相曰分別事識曰識浪曰衆種種跡境界曰意識曰生滅等是識曰藏識生住地無明與七識俱如鏡浪身常生不斷曰識藏名曰心意意識及五識身曰意及眼識等此爲一類皆言乎其末流也曰轉相曰現識曰轉識曰覺想智隨轉此爲一類言乎本末之所由分也其言及修行處又當自爲一類如曰諸虛妄滅則一切根識滅曰見習轉變名爲涅槃曰妄想識滅名爲涅槃曰意識滅七識亦滅曰無所有及勝曰遠處思惟想曰離無常過離於我論曰欲求勝進者當淨如來

藏及識藏名若無識藏名如來藏者則無生滅曰自妄想慧滅故解脫凡此皆言其脩行之法也欲窮其說者合此數類而詳玩之則知余所謂滅妄識而契眞識誠有以得其要領矣夫識名人心之神明耳而可認爲性乎且其以本體爲眞末流爲妄既分本末爲兩截謂迷則眞成妄悟則妄卽眞又混眞妄爲一途蓋所見既差故其言七顚八倒更無是處吾黨之號爲聰明特達者頗不免爲其所惑豈不深可惜哉○夫以心識爲本六識爲末固其名之不可易者然求其實初非心識之外別有所謂六識也又非以其本之一一分而爲末之六也蓋凡有所視則全體在目有所聽則全體在耳有所言則全體在口有所動則全體在身只就此四件說取簡而易見耳所謂感而遂通便是此理以此觀之本末明是一物豈可分而爲二而以其半爲眞半爲妄哉若夫

眞妄之不可混則又可得而言矣夫目之視耳之聽口之言身之動物雖未交而其理已具是皆天命之自然無假於安排造作莫非眞也及乎感物而動則有當視者有不當視者有當聽者有不當聽者有當言者有不當言者有當動者有不當動者凡其所當然者卽其自然之不可違者故曰眞也所不當然者則往往出於情欲之使然故曰妄也眞者存之妄者去之以此治其身心以此達諸家國天下此吾儒所以立人極之道而內外本末無非一貫也若如佛氏之說則方其未交之先凡視聽言動不問其當然與不當然一切皆謂之妄及其既交不問其當然與不當然一切皆謂之眞吾不知何者在所當存乎何者在所當去乎當去者不去當存者必不能存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使其說肆行而莫之禁中國之爲中國人類之爲人類將非幸歟○達磨告梁武帝有云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只此八字已盡佛性之形容矣其後有神會者嘗著顯宗記反覆數百語說得他家道理亦自分明其中有云湛然常寂應用無方用而常空空而常用用而不有卽是眞空空而不無便成妙有妙有卽摩訶般若眞空卽清淨涅槃又足以發盡達磨妙圓空寂之旨余嘗合而觀之與繫辭傳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殆無異也然孰知其所甚異者正在於此乎夫易之神卽人之心程子嘗言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蓋吾儒以寂感言心而佛氏以寂感爲性此其所爲甚異也良由彼不知性爲至精之理而以所謂神者當之故其應用無方雖亦識圓通之妙而高下無所準輕重無所權卒歸於冥行妄作而已矣○程子嘗言仁者渾然與物

同體佛家亦有心佛衆生渾然齊致之語何其相似也究而言之其相遠奚啻燕越哉唐相裴休深於禪學者也嘗序圓覺經疏首兩句云夫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此卽心佛衆生渾然齊致之謂也蓋其所謂齊同不出乎知覺而已矣且天地之間萬物之衆有有知者有無知者謂有知者爲同體則無知者非異體乎有同有異是二本也蓋以知覺爲性其窒礙必至於此若吾儒所見則凡賦形於兩間者同一陰陽之氣以成形同一陰陽之理以爲性有知無知無非出於一本故此身雖小萬物雖多其血氣之流通脈絡之聯屬元無絲毫空闕之處無須臾間斷之時此其所以爲渾然也○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此高禪所作也自吾儒觀之昭然太極之義夫復何言然彼初未嘗知有陰陽安知有所謂太極哉此其所以大亂眞也今先據佛言語解釋一番使彼意既明且盡再以吾儒言語解釋一番然後明知其異同之實則似是之非有不難見矣以佛家之言爲據則無始菩提所謂有物先天地也湛然常寂所謂無形本寂寥也心生萬法所謂能爲萬象主也常住不滅所謂不逐四時凋也作者之意不亦明且盡乎求之吾儒之書太極生兩儀是固先天地而立矣無聲無臭則無形不足言矣富有之謂大業萬象皆一體也日新之謂盛德萬古猶一時也太極之義不亦明且盡乎詩凡二十字其十七字彼此意義無甚異同所當辯者三字耳物也萬象也以物言之菩提不可爲太極明矣以萬象言之在彼經教中卽萬法耳以其皆生於心故謂之能主然所主者實不過陰界入自此之外仰而日月星辰俯而山河大地近而君臣父子兄弟

夫婦朋友。遠而飛潛動植水火金石。一切視以爲幻而空之矣。彼安得復有所謂萬象乎哉。爲此詩者。蓋嘗竊見儒書。遂竊取而用之耳。余於前記嘗有一說。正爲此等處。請復詳之。所謂天地間非太極不神。然遂以太極爲神則不可。此言殊不敢易。誠以太極之本體。動亦定。靜亦定。神則動而靜。靜而能動者也。以此分明見得是二物。不可混而爲一。故繫辭傳既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矣。而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由其實不同。故其名不得不異。不然。聖人何用兩言之哉。然其體則同一陰陽。所以難於領會也。佛氏初不識陰陽爲何物。固無由知所謂道所謂神。但見得此心有一點之靈。求其體而不可得。則以爲空寂。推其用而偏於陰界入。則以爲神通。所謂有物者。此耳。以此爲性。萬無是處。而其言之亂眞乃有如此詩者。可無辨乎。然人心之神。卽陰陽不測之神。初無二致。但神之在陰陽者。則萬古如一。在人心者。則與生死相爲存亡。所謂理一而分殊也。佛氏不足以及此矣。○南陽慧忠破南方宗旨云。若以見聞覺知是佛性者。淨名不應云法離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南僧因問法華了義開佛知見。此復何爲。忠曰。他云開佛知見。尚不言菩薩二乘。豈以衆生癡倒。便成佛之知見耶。汾州無業有云。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齊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卽爲境惑。一爲境惑。流轉無窮。此二人皆禪林之傑出者。其言皆見於傳燈錄。何若是之不同邪。蓋無業是本分。又說本分話。慧忠則所謂神出鬼沒。以逞其伎倆者也。彼見南方以見聞知覺爲性。便對其人捏出一般說話。務要高他一著。使之莫測。嘗見金剛經有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之語。衆生固然。迷悟不同。其知見之體。卽是平等。豈容有二。又嘗見楞嚴經有兩段語。其一佛告波斯匿王云顏貌有變。見精不變。變者受滅。不變者元無生滅。其二因與阿難論解聞有云其形雖寐。聞性不昏。縱汝形銷。命光遷謝。此性云何爲汝銷滅。此皆明以見聞爲性。與波羅提說相合。若淨名則緊要在一離字。先儒嘗言佛氏之辭善遁。便是此等處。傳燈錄中似此儘多。究其淵源。則同出於瞿曇也。蓋瞿曇說法。常欲離四句爲一異。然而終有不能離者。如云非異非不異。非有非無。非常非無常。只楞伽一經累累見之。此便是遁辭之根。若將異處窮著他。他便有非異一說。將無常窮著他。他便有非無常一說。自非灼然有得。他被只得聽他愚弄耳。○僧問忠國師。古德云。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有人不許。云是邪說。亦有信者云。不思議。不知若爲。國師曰。此是普賢文殊境界。非諸凡小而能信受。皆與大乘了義經合。故華嚴經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群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恒處此菩提座。翠竹既不出於法界。豈非法身乎。又般若經云。色無邊故般若亦無邊。黃華既不越於色。豈非般若乎。深遠之言。不省者難爲措意。又華嚴座主問大珠和尚云。禪師何故不許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珠曰。法身無像。應翠竹以成形。般若無知。對黃華而顯相。非彼黃華翠竹而有般若法身。故經云。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黃華若是般若。般若卽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翠竹還能應用。座主會麼。曰。不了此意。珠曰。若見性人。道是亦得。道不是亦得。隨用而說。不滯是非。若不見性人。說翠竹著翠竹。說黃華著黃華。說法身滯法身。說般若不

識般若所以皆成淨論宗杲云園師主張翠竹是法身直主張到底大殊破翠竹不是法身直破到底老漢將一個主張底破底收作一處更無拈提不敢動着他一絲毫要你學者具眼余於前記嘗舉翠竹黃華二語以謂與鳶飛魚躍之言絕相似只是不同據慧忠分析語與大珠成形顯相二言便是古德立言本旨大珠所以不許之意但以黃華翠竹非有般若法身爾其曰道是亦得即前成形顯相二言曰道不足亦得即後非彼有般若法身一言也慧忠所引經語與大珠所引經語皆合直是明白更無餘蘊然則其與吾儒鳶飛魚躍之義所以不同者果何在邪誠以鳶魚雖微其性同一天命也飛躍雖殊其道同一率性也彼所謂般若法身在華竹之身之外吾所謂天命率性在鳶飛之身之內在內則是一物在外便成二物二則二本

則一本並可同年而語哉且天命之性不獨鳶魚有華竹亦有之程子所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者正惟有見乎此也佛氏祇緣認知覺爲性所以於華竹上便通不去只得以爲法界中所現之物爾楞伽以四大種色爲虛空所持楞嚴以山河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其義亦猶是也余也向雖引而不發今則舍矢如破矣吾黨之士夫豈無具眼者乎○宗杲謂鄭尚明曰你只今這聽法說法一段歷歷孤明底未生已前畢竟在恁麼處曰不知杲曰你若不知便是生大你百歲後四大五蘊一時解散到這裏歷歷孤明底却向甚麼處去曰也不知杲曰你既不知便是死大又嘗示呂機宜云現今歷歷孤明與人分是非別好醜底決定是有是無是真是實是虛妄臨濟亦嘗語其徒曰四大身不解說法聽法虛空不解說法聽法觀此數

節則佛氏之所謂性亦何難見之有杲道理只是如此本不須苦求解悟然而必以悟爲則者只是要見得此歷歷孤明境界更親切爾縱使見得親切夫安知歷歷孤明者之非性而性自有真邪○杲答曾天游侍郎書曰尋常計較安排底是識情隨生死遷流底亦是識情怕怖慞惶底亦是識情而今叅學之人不知是病只管在裏許頭出頭沒教中所謂隨識而不隨智以故昧却本地風光本來面目若或一時放下百不思量計較忽然失脚蹋着鼻孔即此識情便是真空妙智更無別智可得若別有所得有所證則又却不是也如人迷時喚東作西及至悟時即西便是東無別有東此真空妙智與太虛齊壽只這太虛中還有一物礙得他否雖不受一物礙而不妨諸物於空中往來此真空妙智亦然凡聖垢染着一點不得雖著不得而不礙

生死凡聖於中往來如此信得及見得徹方是個出生入死得大自在底漢細觀此書佛氏之所謂性無餘蘊矣忽然失脚蹋着鼻孔便是頓悟之說○然云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是空華嘗見杲示人有水上葫蘆一言此須第二句即水上葫蘆之謂也佛家道理真是如此論語無適無莫若非義之與比何以異於水上葫蘆哉○老子外仁義禮而言道德徒言道德而不及性與聖門絕不相似自不足以亂真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惟佛氏耳

明儒學案卷四十七終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參閱

文莊汪石潭先生俊

汪俊字抑之，號石潭，弋陽人也。弘治癸丑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編修。正德初，忤逆瑾，調南工部員外郎。瑾誅，復還翰林，歷侍讀學士。嘉靖初，晉吏禮二部侍郎、禮部尚書兼國史副總裁。大禮議起，先生力主宋儒之議，上爲遷延者二年，先生終不變，於是上怒甚，罷其官。久之卒。隆慶改元，贈太子少保，諡文莊。先生之學，程朱爲的，然以陽動陰靜流行而不息者爲心，而其不易之常體則性也。性雖空無一物，而萬化皆從此出，故性體也，心用也，渾然不可分析。以造化言之，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無處非氣之充塞也。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下，物之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亘萬古而不易，即是理也，亦渾然不可分析也。乃朱子謂性是心所具之理，若是乎心爲車也，性爲車所載之物也。岐心性而二之，猶之岐理氣而二之也，非程子之旨也。先生之不苟同如此。先生既知聖人之學不失其本心，便是復性，則陽明之以心即理，若合符契矣，而謂陽明學不從窮事物之理，守吾此心，未有能中於理者，無乃自背其說乎？楊止菴言先生發明道體，可謂獨見，以陽明言性不分理氣，著說非之。陽明過弋陽，寄四絕以示絕交。按陽明所寄二絕，非四絕也。序云：從茲行無所樂，樂與二公一會耳。得見閣齋，固已如見石潭矣。留不盡之興與後期，嘗謂樂不可極耶。見說新居止隔山，肩輿曉出暮堪還。知公久已藩籬散，何事深林尚閉關。乘興相尋涉萬山，扁舟亦復及門還。莫將身病爲心病，可是無門卻有關。此正朋友相愛之情，見之於辭，以是爲絕交，則又何說。

濯舊

孟子道性善論者猶紛紛也至宋程張闡明之而孟子之說始白於天下程子曰性卽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夫所謂性卽理也者必先有見於性之爲體而後理可言也猶曰天卽道也亦必有見於天之爲體而後可言其爲道也二子之論蓋皆卽氣而指其本體不涉於有者爲言其曰在天爲命在人爲性在義爲理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思慮則涉於有矣又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可說則涉於有矣又有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只要復其初其初則性也朱子宗二子立說似有未同者性說下四條同○陽伸陰屈發而爲

春夏動也陽屈陰伸斂而爲秋冬靜也此天地之化運行而不已也若天地之心則所以主乎是者不可以動靜言邵子曰動靜之間於復言之於姤亦言之蓋謂於此可見非以復姤爲天地之心也曰天心無改移曰太極不動性也其指微矣知此則程門所論未發之中及所謂一日之閒萬起萬滅而其心自若皆在是矣○好惡情也情有所自由於性也好善惡惡人之性也卽理也義也心之所同然也好惡未形而其理已具故曰性卽理也○孟子論性曰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而又曰求則得之性待求而後得耶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洋洋如在神何嘗無無之者人耳○有理有氣氣形而理性朱子之說也程張之論蓋不如此道卽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似不是性卽理也此程子之說也朱子論性自謂宗程張立說

似非程張本旨○二氣五行剛柔萬殊所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也聖人所由惟一理人只要復其初所謂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者也至誠盡其性聖人事也盡人物之性不過因其氣質而裁成輔相之耳曰其性曰人之性曰物之性未可以一律言也○目能視耳能聽口能言心能思皆氣也而心爲之主性則心之體有不涉於氣者程子曰性卽理也張子曰性立乎氣之外然實不外於心也世人以聞見爲心但知囿於形氣者耳聖人盡性不以聞見梏其心乃無外之天心也朱子分理氣兩言之曰得氣以成形得理以爲性恐非程張本旨程子有言以體會爲非心故有心小性大之說不可將心滯在知識上求又曰在天爲命在人爲性在義爲理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程子蓋以心性合言之若張子心能盡性

性不知檢其心蓋分言之學者究二說而能通之則可以言性矣心性說下五條同○心性一物也不可分分而言之則性乾道也心坤道也凡從心而出者皆性之德也臣之所行皆君之令也妻之所生皆夫之子也然非以天地君臣夫妻對立而言也卽地之道而天在其中卽臣之道而君在其中卽妻之道而夫在其中卽心之道而性在其中矣故曰一物不可分分而言之可也○虛靈應物者心也其所以爲心者卽性也性者心之實心者性之地也聖人之心仁義而已矣由仁義所散爲萬事皆道也仁義之心乃其性也得於天者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性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象求故曰性卽理也若心則涉於有象而可言矣程子有言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能動者謂之情其旨微矣○心有動靜一語一默一寐一

將動而陽靜而陰者流行之用而本體則性也無聲無臭寂然不動無諍默寂寂之間者也程子論中庸有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蓋謂此也既又自以為未當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自註云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自註云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耳蓋合心性而一言之與前說初不相戾也正蒙性者感之體感者性之神以感言心與程子一說朱子謂寂然者感之體感通者寂之用其言是已而繫之人心之妙其動靜亦如此恐非程張之旨○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也程子蓋為心無形體操存舍亡猶言用行舍藏云耳存亡猶隱顯也此正孟子善論心處言范女識心不識孟子蓋謂此也又曰放心是心本善而流於不善也言放心不足以言心非心之本體也他錄有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者是欲合

而究之則程子示人明且切之意彰矣或曰子謂心無形體乃其本體則是所謂無體之體亦可得而見乎程子有言學者莫若先理會敬能敬則知此矣○朱子云性即心之所具之理也知性則物格之謂於學者亦自有實地可據然性之為義則隱矣○好惡情也好善而惡惡性也好之惡之者心也物至知之好惡形焉心之動而應乎外也事物未至好惡未形心之靜而專於內也若性者則其不易之常體不可以動靜內外言矣性心情說○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己與人此程子之說也蓋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凡有跡可指者皆器也即道也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下物之本乎天者則親上本乎地者則親下亘萬古而不易理定故也器有成毀而道則常在以人事言之文武之政布在方

策皆器也即道也政有舉息而道則常在程子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道器說下條同○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明之散殊可象為氣清通而不可象為神此張子之說也蓋謂太虛者氣之本體為性為神是謂形而上者其聚而為物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是謂形而下者與程子之說異朱子宗程子立說曰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形而上者氣形而下者也人之生得理以為性得氣以成形其推於人事以事為形而下之器事之理乃道也事不合理則是有器而無道蓋岐而二之又非程子之說矣程子曰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所謂器亦道也但要識真妄妄則不誠無物何器之云○程子言凡事有本末不可以本末為兩段事本道也末器也即

道也朱子解之曰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竊以為是乃程子之本旨也○心體也事用也心外無事事外無心心跡未嘗判此程子一原之旨也皆善事也或主於立名或主於為利無是二者而或但出於一時之意氣其用雖是而其體非也若主於義曰此吾之所當為也則體用合矣滯於用而不知養其所自出之原俗學也外於用以求其體之所在異學也無是二者之蔽則得之矣說原○原始以未生之前言反終以既死之後言終者復其始者也始未嘗有則終亦無有始未嘗無則終亦無無以為未嘗有者未嘗有我也復其始則無我矣以為未嘗無者其所以為我者未嘗無也安得隨死而亡乎易說下條同○靜變而為動動變而為靜兩也易也道也時動而動初未嘗有動也時靜而靜初未嘗有靜也動靜合一存乎神神一

而已兩可言也一不可言也故曰易所以立道窮神則無易矣○知事即理則無事矣外不見物也知理即心則無心矣內不見己也外物不拔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止於理而已○今學者喜言正心而不言誠意喜言致知而不言格物汩於异學故耳誠意所以正心格物所以致知內外一理此乃大學之道也（大學說）○人之為學一心而已蓋心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散在萬事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故學貴於知要求諸一心而已學之道奈何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本立而知益明知進而本益固而心之體用全矣他日語門人曰主敬所以存此心格物所以明此心乃定論也（對朱子或問）○道散於天下而具於人之一心所謂性也性非他天命是矣所謂天命陰陽五行化生萬物天命之

流行也五殊二實其本則一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為天也所謂在天為命也受生於天因各得是以為性所為在人為性也循性而出散為萬事皆道也修道以立法於天下則教也道形於日用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謂不可離也而其實體在我一性而已是故君子之體道也不求道於事而服諸一心戒慎恐懼乎其所不覩不聞所以存天理之本然無動靜之間者也不睹不聞隱且微矣而至著存焉中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此體道之君子所以必慎其獨也蓋重言之非二事也喜怒哀樂情也四者形而天下之事具發而中節則道也和所以狀情之德道就事而言四者未發則性也謂之中中所以狀性之德道之體也道不出於一中而實性之德故曰大本君子服膺一心而性得所養則大本立矣本立道行所謂致中和也程子

曰致知致知太平之致蓋中和不可以力取其要在慎獨而已天地於此乎位萬物於此乎育此聖人之能事學者之極功而豈外於一心之妙用乎（中庸說下七條同）○或曰子亦求異於朱子乎曰非敢為异也將求同於程子耳中和之說程門論說甚詳似皆未領其旨定性書言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蓋自其不繫於心而言則未發之中自其因物喜怒而言則已發之和不可析為二處也若以動靜之時分體用而以靜存為致中動察為致和非程子之本旨矣豈以其近於佛氏止觀空覺為一之論遂寧過於分析乎程子云吾儒與釋氏句句合事事同然而不同其謂此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指心之本體而言大學言正心曰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

正一物存焉則累其空明之本體矣名其無倚曰中名其無妄曰誠名其無私曰仁一物也是謂天命之謂性發而中節謂之和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指心之流行而言是謂率性之謂道忠恕一以貫之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程子之本旨也○常人有欲順其欲則喜逆其欲則怒失其欲則哀得其欲則樂其所以為心者非喜則怒非哀則樂情而已聖人無欲渾然一性何喜何怒何哀何樂故曰只喜怒哀樂未發便是中也由是言之聖人之心未發之中也赤子之心發而未遠於中也眾人之心則皆已發者也然則聖人無發乎曰發而中節物各付物是皆未發者之所形而其未發者固自若也故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含喜怒哀樂在其中矣中以無過不及為義過非道不及非道道者中而已以

事言則各有中以道言則一中以蔽之矣中者大本言道之體也安得謂有二義乎如言心正則百事皆止若中有二義心亦可有二義乎○或曰朱子論中和其書成卷子復有二論乎曰竊求諸程子而有疑焉蓋程門指此爲傳授心法故其門人論說最詳龜山之南也羅仲素李延平實世守之至朱子始自立說以未發已發分屬動靜之時學者但當因其時而各致其力并復程子之說矣周子圖說之主靜自註無欲故靜通書曰一者無欲無欲則靜虛動直則是主靜之靜乃所謂一者而非陰動陰靜之靜也伊洛源流疑出於此若張子之天德邵子之天心皆指是爲說也○君子之道費而隱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聖人之所不能知不能行語大語小在上在下萬有不齊可謂費矣語其體則一而已道是也不可得而見也以聖人言之動爲道言爲法行爲則三千三百萬有不齊可謂費矣語其體則一而已心是也不可得而見也鳶飛魚躍上下察也明隱之不可揜也稱費鬼神之德曰微之顯云耳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即其旨也○君子喻於義義其心也小人喻於利利其心也方其未形於事初未有義利之可言而其爲體固已判矣義心天下之公本於性者也天也利心一人之私生於形者也人也故君子從天不從人（論語說下倣此）○下學以所行言上達以所見言非二事也下學而不能上達由之而不知者也窮理則盡性至命下學而上達也○必有事焉以持志言勿正者猶言有事而未嘗有事云耳勿忘即是有事勿助即是勿正故程子以鳶飛魚躍言之（孟子說）○仁者何人之本心是也求即其

本心之安是爲仁也然則求仁之方但嘿以守吾此心可乎曰非也視聽言動出門使民居處執事與人以至事賢友仁學問思辨皆爲仁之地也近世右象山而左朱子曰吾心學也好異者靡然趨之致世誣民其弊大矣（仁說）○道一本而萬殊夫子之一貫是矣以學言之則必有事於萬殊而後一者可幾也曾子之隨事力行子貢之多學而識皆親受業於夫子之門者也顏子之博文約禮而後如有所立易之知崇禮卑而後成性存存皆一說也程子論學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申明之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本立而知益明知進而本益固可謂盡矣陸氏之學蓋略有見於道體遂欲單刀直入以徑造夫所謂一者又自以爲至簡至易立躋聖域故世之好異者靡然趨之而不知其相率而陷於異端之說也張子曰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釋氏不知窮理而自謂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程子有言自物格而充之然後可以至聖人不知物格而先欲意誠心正者未有能中於理者據此可以斷陸氏之學（大學說下同）○氣質之性生於形者也心爲形役故惟氣質用事天地之性言性之本然初不外於一心也生乎形而不役於形超然獨立物我並照則本性見矣學者知求復性而不知即心以求則未嘗讀孟子者也性即理也窮理則盡性至命以格物窮理爲外爲末而非之者則未嘗讀程子也○聖人之心道也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六經之爲教皆出於聖人之心故曰心道也常人之心去道遠矣於是乎有學必窮理讀書庶聞見而後理可明必克己治心強恕而後性可復學而至於成性而後聖人之心可言也今始學者知習靜以入德亦一門徑而

逆曰道在是不假外求則妄說也○道者事物當然之理所謂在物為理也而其實體在我何事何物不出此心所謂處物為義也故曰中理在事義在心聞樂而樂食旨而甘居處而安人之情也理也其居喪也聞樂不樂食旨不甘居處不安亦人之情也理也故君子之學求不失其本心而已○自誠明謂之性誠則無不明矣中庸論性而曰慎獨曰篤恭所以存誠也自明誠謂之教未至於誠者必由明而後至大學論學而首曰格物致知所以求明也程子論天論仁諸說即中庸首章之旨論窮理論進學諸說即大學首章之旨皆本乎一心而為言也○儒釋皆從心地上做工夫故有相似處所謂以心役物不以物役心以理自勝不為事物所使亂夫豈不同本末一貫心跡合一儒者之公而大也釋氏離本末判心跡求以自私自利而已○

動而陽靜而陰相循於無窮者是皆太極流行之用而其體初不嘗動也(體用說)通宇宙一氣也氣之實陰陽是已自其未成形者而言絪縕糅錯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虛也自其成形者而言天地法象萬物形色剛柔男女粲然有分實也實者虛之所為形亦氣也是皆可名之象耳又自其本而言未嘗有體曰太虛虛而妙應曰神神而有常曰天曰性一物也有天則有道神天德化天道一於氣而已自其存主而言曰德自其流行而言曰道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正蒙說下三條同)○耳目口體氣之聚而成形者也視聽言動氣之虛而為用者也曰陰曰陽可分屬也而皆統於一心則不可分矣氣之神也合一不測之謂也由此而通於性與天道君子之上達也由此而梏於聞見溺於物欲小人之下達也○客感客形與無感無欲惟盡

性者一之有無虛實通為一物者性也即程子道亦器器亦道之說○知晝夜陰陽則能一性命陰陽晝夜屈伸相感於無窮所謂天所不能自已者謂命而感之體即性也故曰一性命聖人之至誠無息誠其性不息其命也鬼神常不死誠而已故曰誠不可揜此之謂知性命則知聖人知鬼神○曆家以日月星辰為天體其度數有可紀者皆以地而言耳地有形質則有四極天之大也莫禦而其與地相為依附而旋轉者則猶可量也是故象見乎上體必應乎下若形影然(蒙語程)○儒者言性釋氏亦言性彼但認為已有所謂本以利心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向之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性若闢佛老而為言也(雜說下二條同)○朱子之後學者知以理言性不陷於釋氏之虛寂矣而未能識性者為體則立言者之過也○

屏學直截心地上用功却嫌何用心粗彼蓋自以為道由我立命由我出其強於跡者可勿深較程子不判心跡朱子不向用時勤惰省更於何處味眞腴此儒釋異處學者要須識此

詩

心非目不見目自見之體須知臍目前明明有先覷(論性以下)○治心如治目刮去膜與翳目淨視能傳心清性無際○胸中欲無事須是必有事敬則心自虛乃照無物地○無物是何地萬化從此出程門費講論此之謂未發○天理在何處本心原不昧乃知堯舜心千年至今在○萬法總歸一一復何所歸太極本無極天心無改移(文中子意)○釋氏談實際省心亦省事聖人亦何心萬事一天理(以下程語)○釋言理是障此錯認理字理即是吾心無生亦無死○管窺亦見天只是不廣大盡心而知天乃見

天無外○靜中須有物是若理會敬能敬則知此此是天命性
○戒懼．生心即此是愼獨物欲不將萌乃是敬未足○閑邪
則固一主一不須閑敬則自無已天理本完全○主一謂之敬
一者之謂誠一則無二三何復言欲明○此理最爲約但恐不
持久既能體而衆不患不能守○心懈則有防敬則無間斷存
久體自明天理．以貫○只要立個心心即是天理此上有商
量應不出敬字○此心即性天京師是長安當下便認取須知
未發前○言止不言定須是止於事和則中在焉此理嘿而識
○坐井而觀天所見終不大試出井欄行却入井欄坐○堯舜
幾千年其心至今在道是堯舜心何嘗見道來○萬象無所隱
向明乃天理如顏影壁間區區一物耳（邵子之旨）○湛一氣之本感
生方有象愛惡出太虛未勝則本喪（張子之旨）○性是無物如存心
即養性何者是存心不出誠與敬（則下學上達）○道心心是道體微道
之體人心乃私欲已去形與氣

文敏崔後渠先生銑

崔銑字子鍾一字仲鳧號後渠河南安陽人弱冠舉鄉試入太學與四方名士馬理呂柟寇天叙輩相期許登弘治乙丑進士第改庶吉士授編修逆瑾竊政朝士見者多屈膝先生與何塘長揖而已瑾怒其輕薄張綵曰此人有虛名未可驟加之罪終出爲南京稽勳主事瑾誅召還翰林時西涯以文墨籠絡天下先生以爲非宰相所急上書規之侍講經筵每以親君子遠小人爲切武宗指錢寧廖鵬而言也小人皆欲甘心之晉侍讀遂告歸嘉靖改元起原官尋擢南京祭酒大禮議起上疏勸聖學辨忠邪以回天變上以爲刺己也勒令致仕家居十六年以皇太子立選宮僚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轉南禮部右侍郎入賀聖節遇家疾作而卒辛丑歲也年六十四贈禮部尚書謚文敏

先生之學以程朱爲的然於程子之言心學者則又删之以爲涉於高虛是門人之附會無乃固歟至其言理氣無縫合處先生自有真得不隨朱子脚下轉是也其詆陽明不遺餘力稱之爲霸儒擬鍾元以文敏譏象山陽明爲禪學爲異說夫一人者且不必論其學術荆門之政有體有用寧藩之事拚九死而安社稷吾未見異端既出世而又肯任事者也此以其外而言也先生以知能心之用也愛敬性之實也本諸天故曰良今取以證其異說删良能而不挈非霸儒歟此是以心爲知覺以性爲理不可以知覺即是理之成說頗與先生氣即理之論自相反耳先生既言本諸天故曰良孟子謂知能爲良則知能本諸天者即是以愛敬之理夫不僅以此知覺本諸天也陽明單提良知而不及愛敬其非懸空之知覺明矣孟子上節知能並舉

言無不知愛其親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能字皆歸併知内蓋知
是性也能是才也言性則才自在其中矣

士翼

造化流行四時者氣乎春當温秋當凉者理乎理乃氣之條段
雖紛紜而不可亂者温凉以時聖人也冬過寒則春行其餘烈
夏過炎則秋肖其餘熾氣偏理亦滯中人之性也春必温秋必
凉性善之譬也故學修而性可返若夫酷烈載沉七年固旱其
下愚哉非用爲之精誠弗回○自求心習靜之論與竊見孔鄉
之在世猶襄獻之王周漢也方伯連帥雖曰同奬王室然別出
教令自立社稷矣夫心即事也事即道也事合於道則心存矣
事戾於道則心放矣故動之不能以靜猶靜之不能以動各循
其過而已矣靜而以事勿生妄念勿從隨容動而酬用勿昧本
心勿殉外欲動而殉欲雖以求靜靜而雜念胡以制動今求靜
曰寘容寘識失之偏矣○問伊川曰性即理也然乎曰然性者
仁義而已豈謂仁義非理乎仁義有不善歟問孔子何謂相近
也曰別其所賦之等也問性何以有等曰氣也然則氣即理乎
曰然何以明之今夫孩提知愛其親仁也知敬其長義也即其
身笑集念謂之愛即其恭敬推遜謂之敬是非氣乎發於外即
其在於中者也理者氣之條善者氣之德豈伊二物哉問氣有
原乎曰有之易曰易有太極詩曰有物有則夫極者易之翕則
者物之能故曰純粹精也舍是而談理氣支矣夫○陽有知而
陰無知是故質受神以爲運魄資魂以爲識陽有去而陰常居
是故炎火熄而灰存花色落而朽貯人生爲陽志則字而氣則
從氣爲陽中之陰人死爲陰氣則升而魄則上氣爲陰中之陽
○朱子謂氣有聚散理無聚散竊所未詳蓋造化之原理常聚
而氣亦聚人物之生氣若散而理亦散氣既散矣理安所附是

故天地寒暑也人物禾稼也暑來禾生寒來禾死盡矣明年又番其鮮者故曰日新之謂盛德○天命之謂性故物之理即吾心之理也外之物格則內之致知見天下之物各有則而不可易即此則以應之故厝措之宜矣曰窮理則隱而難求曰格物則顯而可據格物者修治其目人倫其先也若泛乎其務則荒而靡即故博非顏子之文則約非不叛之道○於氣外之形於神外之氣於理外之神於命外之理於心外之命於帝外之心心者具萬理而出命也○問古之祭天地山川不屋謂棟宇不能圍其形也乃以人之飲食為之夫豈知神之所嗜乎曰祭也者致其敬與禮也故以人道之所重者奉之盡其報本之誠已耳若神之所嗜夫惡知之豺之祭獸獺之祭魚亦就其性之所能也夫○覺心之放即求也知我之病即藥也矜己之是即非

也妬人之長即短也○性之所寓曰心心之所具曰性性者理也心乃發用斯理者孟子以四端驗之夫自修身而齊家而治國平天下斯謂盡心盡性也精一道心者用之執中也中者道心之極也宋人以異端附會之曰道即心也則人非心歟○問性即理也有氣乎否曰氣也惟其為理斯謂之性猶夫純潔而溫者不謂之石而謂之玉也理之訓有條也古用以言一事至宋儒而言道體也○程子云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蓋天言其理也心兼乎血氣也釋氏以精靈知覺為主故迷則皆妄悟則皆真故曰心聖人以仁義禮智為主故經綸大經裁成大化與物同體故曰天○心性固不離亦非徒知能心之用也愛親敬長性也好利惡害心之覺也生可舍死可取性也譬之物焉生生氣也穀之甘杏之酸桂之辣性也心靈而性活也心移而性宰

也孟子曰仁人心也乃言所主也非用為訓也心性之辨一言而決之矣○陽剛也生也陰柔也成也皆氣也即其理也仁陽也愛也義陰也敬也皆氣也即其理也古人曰陰陽曰仁義一而已後人和合孔孟之言性乃立理氣之名學者勿泥其詞而析其源不可離理而存氣也○常人無中小人無靜○朱子論宋祧主取諸商周夫湯文與自諸侯契稷始封之君也宗之周嘗布衣而有天下如宋太祖除亂救民創業垂統宜正東向之位為百代之祖自宣宗而上悉以親盡而祧天子崩臣子稱天以誄之其祭也奉天以配之若曰先世積德而致則大賢之後多矣何乃享赫赫之功而求冥冥之報者曰子孫不當自擇其先則自一世二世以至百世皆不遷可也○顏子之學克己復禮治怒改過莊周謂之黜聰明墮肢體蓋肆為虛言以譏孔氏

之致知蓮禮也宋劉彥冲諸人祖述為文則顏子乃孔門之達路矣○曾點言志朱子許其天理流行夫過一事必有一則處之當而熟則聖人矣一以貫之也豈有物見目前而可玩哉水之流鳶之飛魚之躍皆實體也猶父之慈子之孝皆天命之性人不率之愧於物矣豈若黃華般若為禪機哉○不格物而曰致知者妄也不履事而曰存心者偷也夫人不食而謂飽即容而見華非實也乃病也○觀諸造化靜多於動譬陽氣畢達萬有並作本末同凝也可以知德矣○觀諸造化動而無息是故絕澗石壁草薜之生冬冽地坼薺麥之青可以知仁矣○大學一篇皆明明德而已仁者與物同體遺一物塗一民非仁也故新民即明明德○中庸不指仁義為性而曰喜怒哀樂蓋二者旨微而難言四者常發而易見夫仁義之訓至宋而明今即田

父市人而語之曰：汝喜汝怒，性也。皆曉然而領。四者即仁義之用，考孟子之四端則豁得之矣。戒懼以體驗此中，使勿有所係而偏，大學所謂正心；慎獨以叡省此和，使勿有所逐而流，大學所謂修身。靜，立動之本；動，達靜之具。交養互發，非二事也。○其世治者其論公於衆，其世興者其論公於朝，其世衰者其論公於野，上下不公，其世不可爲已。故黨錮息而漢亡，朋黨盡而宋亂。夫公論弗可一日而廢也。○關雎咏淑女以配君子，閒關思德音以括其上。蓋幽王昏亂，法家拂士斥矣，所信惟婦言，故詩人與其改德以親賢女爾。○心存則鑒物之理，氣和則識仁之象。○不言常而言變，異端皆然。申韓之法皆防人之欺，疑人之叛，夫將置秉彝於何地耶。

松窗寤言

夫正物之謂格，至理之謂物，今之異言也。則心當何正，而至善有別名乎？孟子曰良知良能，知能，心之用也；愛敬，性之實也，本諸天，故曰良。今取以証其異，删良能而不挈，非霸儒歟。○學者改過遷善，索其動念之故而除之，斯不萌於再。○孟子曰：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條目不具矣，以求心，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其存心之方乎。夫心，火屬也，火麗物而後有形，心宰物而後有迹。異端之言異焉，曰靜則心定而理自見，無待乎學矣，是猶舍耒耜而言耕也。○問程子有遺書矣，子逆程志也，何居？曰：伐偽存真也。高虛者異端則然，學者附之，斯惑人之向，使二夫子之道淆，其游謝之罪歟。尹氏而下無譏焉。是故夫子之道，仁也，敬其業也。

明儒學案卷四十八終

明儒學案卷四十九　諸儒中三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　樸閱

文定何柏齋先生瑭

何瑭字粹夫，號柏齋，懷慶武陟人。生而端重，不事嬉戲，人以爲木。七歲時入郡城，見彌勒像，抗言論去之，人皆大駭。及爲諸生，慨然慕許文正、薛文清之爲人，索其遺書讀之。登弘治壬戌進士第，改庶吉士，歷編修、修撰。逆瑾召諸翰林各贈川扇，翰林入見而跪，先生獨長揖，瑾怒，扇不及之。翰林謝扇復跪，先生從旁曰：嘻，何跪而又跪也。瑾大怒，詰其姓名，先生前對曰：修撰何瑭。知不爲瑾所容，累疏謝病致仕歸。瑾誅復職，無何，以經筵觸忌，謫同知開州，量移同知東昌府。以嘉靖初起山西提學副使，丁憂，改浙江，進南京太常少卿、本寺正卿，歷工、戶、禮三部侍郎，謝病。陞右都御史掌留臺，不就。家居十餘年，癸卯七月卒，年七十，贈禮部尚書，諡文定。先生以儒者之學當務之爲急，細而言語威儀，大而禮樂刑政，此物之當務而不可後者也。學問思辨，一旦卓有定見，則物格而知至矣，由是而發之以誠，主之以正，然而身不修，家不齊，未之有也。至究其本原爲性命，形於著述爲文章，固非二道，特其緩急先後各有次第，不可紊耳。今曰理出於心，心存則萬理備，吾道一貫，聖人之極致也，舍事外求者，恐其修齊治平之道反有所略，則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於古人之道不免差矣。先生此論爲陽明而發也。盖力主在心爲知覺，在物爲理之說，固無足恠，獨是以本原性命非當務之急，亦與致乎修齊之事者，則與清談何異？修齊之事無乃專靠

言語威儀禮樂刑政歟眞可謂本末倒置矣先生與王浚川論
函谷辯論陰陽數千言爲浚川所破者不一其大指之差在以
神爲無以形爲有有無豈能相合則神形已離爲二神形既二
又豈待人死而後無知哉

儒學管見

或問儒者之學曰五經四書之所載皆儒者之道也於此而學
之則儒者之學也問其要曰莫要於大學請問其旨曰人之有
生莫不有身焉亦莫不有家焉仕而在位則又有國與天下之
責焉修齊治平莫不有道此則道之實體也具此道於心神性
情之間明德也行此道於家國天下之際新民也明德爲體而
實見於新民之用新民爲用而實本於明德之體蓋內外合一
者也而莫不各有至善之所當止焉然斯道也非知之於先則
不能行之於後故有知止能得之訓焉此大學之要指也請問
其詳曰人之生也莫不有心以爲此身之主忿懥恐懼好樂憂
患皆心之用也情也其未發則性也方其未發也必廓然大公
無所偏倚心之本體方得其正一有偏倚則不正矣此善惡之

根也或曰朱子謂心之未發如鑑空衡平無正不正之可言必
其既發則正不正始有可見故章句謂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
其正今乃謂未發之時心已不正何也曰心之正不正雖見於
既發之後實根於未發之前如鑑之不明衡之不平雖未照物
懸物而其體固已不正矣至於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則
修身章內親愛五者之偏正指此而言所謂已發而爲情者也
若謂正心傳內不得其正卽指已發則修身傳內五者之偏又
何指耶朱子章句蓋一時之誤也其以正心次誠意之後何也
曰意不誠者明知善之當行而不能行明知惡之當惡而不能
去蓋自欺之小人也又何暇論其心之正不正哉其或誠於好
善而惡惡矣而氣禀識見之偏心有未正則接人處事之際往
往隨其所偏而發不復加察則雖誠於好善惡惡不免有時而

失理。誠意之後，繼以正心，蓋欲其涵養省察，使其心未發之前無少偏倚，感物而動之際，又加察焉，使情之所發、用之所行，無一不中乎理。此則儒者之極功焉。然五者之情，各行於接人處事之際，接家人、國人、天下人，無不然也。而所接莫先於家人，故於修身齊家傳內發之，非謂接他人不然也。格物致知云者，格修齊治平之道，而與知孰善孰惡也。誠意云者，行修齊治平之道，誠行其善而去其惡者也。至於天下之治亂，天命之得失，則善惡之效，而萬世之勸戒也。此儒學體用之大全也。○學與政非二道也。學以政為大，天下之政，總於六部，以大學之傳考之乎天下之用人，吏兵之政也；理財，戶工之政也；治民與仁讓之善，則禮之政也；禁貪戾之惡，則刑之政也。吏兵之用人，能同天下之好惡而不徇一己之偏；戶工之理財，能節用愛人而不為

聚斂之計；禮刑能興善而禁惡，則謂之賢公卿有司可也。本之以大學之道而行之，以國家之法為政之道，思過半矣。此儒者之正學也。或者舍而不由，徒從事於記誦詞章者，既不足道，而所謂道學者，又多用心於性與天道之間，及存心養性之說，名雖可觀，實則無補。其可嘆者多矣。

語錄

有問一貫約禮之說者，曰：儒者未得游夏之十一，而議論即過顏曾，以聖賢心法為初學口耳，此道聽塗說之最可惡者。○門人請梓文集，曰：聖賢之道，昭在六籍，如日星，後學愧不能知而行之。自宋以來，儒者之論正，苦太多，此吾之所深懼也。○有言先生銖視軒冕、塵視金玉者，曰：此後世儒者輕世傲物之論也。金玉自是金玉，如何塵視得？軒冕自是軒冕，如何銖視得？此何異老莊芻狗糞瓦？曰：如是，孔子何以謂富貴如浮雲？曰：浮雲在不義，不在富貴也。

陰陽管見

陰陽之論，予幼聞其名而未知其實，及覆乎周程張邵之書，出入乎佛老醫卜之說者，將二十年。至二十八歲，玩伏羲卦象，而驗之以造化之道，廼若有得，惜諸儒之論，皆失其真也。欲著述以明之，以其非日用所急，且恐啓爭端也，藏之中心，蓋十五年於今矣。間與一二知己談之，而杏東郭先生屬予筆之成書，因畧書數條告之。王浚川、許函谷復有所疑，且予著述之本旨亦未明也，廼補書三條於內。嗚呼！性命之難言也尚矣，一己之見安敢必他人之皆我從哉？引伸觸類，正誤糾失，蓋有待乎世之君子焉。嘉靖五年九月朔日敘。○造化之道，一陰一陽而已矣。

陽動陰靜，陽明陰晦，陽有知，陰無知，陰有形，陽無形，陽無體，以陰為體，陰無用，待陽而用，二者相合則物生，相離則物死。微哉微哉！通於其說，則鬼神之幽，人物之著，與夫天文地理醫卜方技仙佛之辭，一以貫之而無遺矣。章 ○天為陽，地為陰，火為陽，水為陰。天，陽之陽也，故神而無形；地，陰之陰也，故形而不神；火，陽之陰也，故可見，然從無形也；水，陰之陽也，故能化，然終無知也。天變而為風，地變而為山，火變而為雷，水變而為澤，雨雪霜露皆澤之類也。觀八卦之象，則可知矣。章 ○火，陽也，其盛在天，水，陰也，其盛在地，蓋各從其類也。何以明之？日為火之精，月為水之精。日近則為溫為暑，火偏盛也；日遠則為涼為寒，水偏盛也。四時之變，於是乎生矣。地雖有火，而不能為溫暑；天雖有水，而不能為寒涼。故曰其盛各有在也。乾三 ○或曰：水，陰也，流而不

息安在其爲靜乎。曰流非水之本然也。水體凝而性靜者也。其融火化之也。其流天運之也。天火無形實爲陰機。而人不能見也。故謂水爲動。誤矣。何以明之。水氣爲寒。寒甚則氷。非有待於外也。水自遂其性耳。然則水之爲靜也昭昭矣。十四○或曰。天有定形。故日月星宿之麗於天者。萬古不易。今謂天無形。殆未可乎。曰此不難知也。旣天有定形。日月五星又何以有盈縮之異乎。若謂日月五星雖麗於天。而不爲天所拘。故有盈縮之異。不知上何所繫。下何所承。乃萬古而不墜乎。蓋天陽氣也。動而不息。其行至健。日月五星皆運於天者也。天行有常。故日月星宿爲古不易。其有盈縮。則以象有大小。大運之有難易也。譬之浮物於水。小者順流而去。故疾。中者少遲。大者愈遲。其勢則然也。如此則謂天有定形者。其惑可解。謂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者。

其說不攻而自破矣。十五○或曰。天地水火。恐未足以盡造化之蘊。不如以陰陽統之。予竊以爲陰陽者虛名也。天地水火者實體也。二而一者也。謂天地水火未足以盡造化之蘊。此特未之察耳。蓋人知水之爲水。而不知寒凉潤澤皆水也。人知火之爲火。而不知溫熱光明皆火也。天宰之以神。地載之以形。水火二者交會變化於其間。萬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死。造化之能事畢矣。自此之外。豈復有餘蘊乎。十六○或曰。乾靜專而動直。坤靜翕而動闢。易大傳也。今謂天專爲動。地專爲靜。何居。曰易大傳之文。爲乾坤交不交而言也。乾有時而不交坤。故謂之靜。然其本體之動者自若也。坤有時而受乾之交。故謂之動。然其本體之靜者亦自若也。觀天地則可知矣。夫何疑乎。十七○或曰。易大傳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今謂天爲陽。地爲

陰。不亦異乎。曰乾陽物也。其象爲天。坤陰物也。其象爲地。茲非易道之彰彰者乎。曰言若是之不同何也。曰各有指也。火陽也。雖附於天。而未嘗不行於地。水陰也。雖附於地。而未嘗不行於天。水火者天地之二用也。故天有陰陽。地有柔剛。黙識而旁通之。則並行而不悖矣。十八○或曰。周子之太極何如。曰非吾之所知也。其說謂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自今觀之。則天陽之動者也。果何時靜極而動乎。地陰之靜者也。果何時動極而靜乎。天不能生地。水不能生火。無愚智皆知之。遂謂陰陽相生。不亦俁乎。蓋天地水火。雖渾然而不可離。實燦然而不可亂。先儒但見其不相離。而未察其不可亂也。故立論混而無別。愚竊以爲陰之與陽。謂之相依則可。謂之相生則不可。十九○或曰。何謂太極。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太極也。周子之

論何如。曰似矣而實非也。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則固謂太極不外乎陰陽。而陰陽不外乎五行矣。自今論之。木木也。火火也。金木水火之交變也。土地也。天安在乎。有地而無天。謂之造化之全可乎。或曰。天太極也。故朱子以上天之載釋太極。以天道流行釋陰陽。豈可謂之有地而無天乎。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之中有乾有坤。則天地皆太極之分體明矣。以天爲太極之全體。而地爲天之分體。豈不悞甚矣哉。太極既爲性理之首。而其失有如此者。故不可不辨。二十○或曰。張子之正蒙何如。曰太虛卽氣。太虛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可見。散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不可見。不可因其可見。始謂之有。因其不可見。遂謂之無。故謂聖人不言有無。言有無爲諸子之陋。此

其旨之大指也殊不知造化之道陽爲神陰爲形形聚則可見散則不可見神無聚散之迹故終不可見今丈人之知覺運動皆神之所爲也是豈有形而可見乎觀人則造化之妙可知矣張子之論蓋以意見窺測而未至者也十一章 ○或曰邵子之經世何如曰元會運世之分無所依據先儒已有議其失者今不贅論天以日月星辰變而爲暑寒晝夜地以水火土石化而爲雨風露雷此其書之大指也自今觀之暑寒晝夜皆工於日月星辰何行爲風爲天所變雷爲火所變而露皆水所變其理甚明少思則得之矣火爲風石爲雷土爲露豈不牽强之甚哉且其取象乾不爲天而爲日離不爲日而爲星坤反爲水坎反爲土與伏羲之易象大異而自謂其學出於伏羲之先天圖吾不知其說也十二章 ○或曰子自謂所論皆出於伏羲之易其詳何

如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伏羲易象之本也乾離皆生於陽故謂天火爲陽坤坎皆生於陰故謂地水爲陰乾變其初九爲初六則爲巽故謂風爲天之變蓋天下交於陰也坤變其六二爲九二則爲艮故謂山爲地之變蓋地上交於陽也離變其九二爲六二則爲震火爲陰伏則奮擊而爲雷故謂雷爲火之變坎變其初六爲初九則爲兌水與陽交則相和而爲澤故謂澤爲水之變坤艮離震相比從其類也乾兌坎巽相遠無乃以乾爲陽可下行於地之分坎爲陰之陽亦能上人於天之分故兩儀其位耶耶若以兌爲巽以巽爲兌則陰陽之分尤爲明順然非後學所敢斷也姑發此意以俟再來之伏羲正焉十三章

以伏羲之橫圖豎起觀之則造化在日中矣此易之太極圖也

陰陽管見後語

造化之妙先聖已有論者見於易象及禮祭義春秋左傳諸篇可考也但所言簡略耳蓋以其理微妙難明恐學者知未及此

槩而語之反滋其惑故等閒不論所謂子不語神子罕言命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也但近世儒者不察先聖之指未明造化之妙輒以見立論其說傳於天下後世學者習於耳目之聞見遂以爲理實止此而不知其謬也予惜其失故著管見以救之而爭辯紛然而起蓋爲先人之言所梏耳予不得已乃著管見後語以發之學者熟玩而細察焉可也嘉靖甲午冬至後二日序 ○造化之道合言之則爲太極分言之則爲陰陽謂之兩儀陰陽又分之則爲太陰太陽少陰少陽謂之四象四象又分之則爲天地水火風雷山澤之象謂之八卦天地水火常在故爲體雷風山澤或有或無故謂之變此皆在造化之中而未生物也其既合則物生矣章 ○陰形陽神合則生人所謂精氣爲物也離則人死所謂游魂爲變也方其生也形神爲

一未易察也。及其死也，神則去矣。而去者初無形可見，形雖尚在，然已無所知矣。陽有知而無形，陰有形而無知，豈不昭然而易察哉！（註三）○天動而無形，風亦動而無形。天不息，風有時而息，下交於陰，為陰所滯也。高山之顛風猛，蓋去陰稍遠，不大為所滯也。雲霄之上風愈猛，蓋將純乎天也。然則天變而為風也明矣。春夏日近，火氣盛則雷迺發；秋冬日遠，火氣微則雷乃收。雷有電火光也，雷所擊有燒痕，火所燎也。然則火變而為雷也明矣。若地水之變，則有形易見，不待論也。周易謂停水為澤，皆見則以水之化而散者為澤，蓋停水與流水無異，而水之化為雨雪霜露者，於八卦遂無所歸。且澤有散義，先聖亦有雨澤之說，故不從周易所取之象，蓋於造化之道不合，雖文王之象亦不敢從也。（註四）○世儒論天道之陰陽，多指四時之變而言，而四時

之變，陰陽消長，實指水火而言，而天之本體則運行水火，在四時之外，無消長也。地道之柔剛，則以形論，地水相結為火所燥者則剛，而火氣行於地者，人不敢犯，亦謂之剛。至於地水本體至靜而無為，則謂之柔。此所謂地有柔剛，亦自水火而來也。（註）○周子所謂太極，指神而言，神無所不統，故謂太極；神無形，故謂無極而太極。朱子所註，亦得其意，但不言神而言理，故讀者未即悟。朱註上天之載，蓋指神而言也。殊不知太極乃陰陽合而未分者也，陰形陽神皆在其中。及分為陰陽，則陽為天，火依舊為神；陰為地，水依舊為形。若太極本體止有神而無形，則分後地水之形何從而來哉？由此化生人物，其心性之神則皆天火之神所為也，其血肉之形則皆地水之形所為也。此理先聖屢有言者，但學者忽而不察耳。蓋有形易見，而無形難見，固無

惟其然也。（註五）○橫渠論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可見，氣散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故不可見。夫地之上虛空處皆天也，此儒者之所共言，亦橫渠之所知也。然虛空處皆天氣，可謂聚矣，是果有形而可見乎？天變為風，風之猛者，排山倒海，亦可謂氣聚矣，謂之離明得施，有形可見，得乎？故曰神與聚散之迹，張子竊測而未至也。（註六）○老子謂有生於無，周子謂無極太極而生陰陽五行，張子謂太虛無形而生天地，精粗所見大略相同。但老子、周子猶謂神生形，無生有，至張子則直謂虛無形止為氣之聚散，不復知有神形之分，此則又不同也。學者詳之可也。（註七）○伊川謂鬼神無知覺，豈應凡經訓禍福祭享之類，皆謂止是聖人以神道設教，實無此理？此大惑也。人血肉之軀爾，其知覺感應孰為之哉？蓋人心之神也。心之神何自而來哉？蓋出於造化

之神也。人有形聲可驗，則謂之有；神無形聲可驗，則謂之無，淺矣。（註八）

陰陽管見辯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者，陰陽也。太極者，陰陽合一而未分者也。陰有陽無，陰形陽神，固皆在其中矣。故分為兩儀，則亦不過分其本有者。若謂太虛清通之氣為太極，則不知地水之陰自何而來也。○柏齋謂神為陽，形為陰，又謂陽無形，陰有形矣。今却云分為兩儀，亦不過分其本有者。既稱無形，將何以分？止分陰形，是無陽矣。謂分兩儀，豈不自相矛盾？使愚終年思之而不得其說。竊將陰陽有無分離之實再為教之。柏齋又謂以太虛清通之氣為太極，不知地水之陰自何而來。嗟乎！此柏齋以氣為獨陽之誤也。不思元氣之中萬有俱備，以其氣本言之，有

蒸有濕。蒸者能運動爲陽爲火。濕者常潤靜爲陰爲水。無濕則蒸靡附。無蒸則濕不化。始雖清微。鬱則妙合而凝。神乃生焉。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是氣者形之種。而形者氣之化。一虛一實皆氣也。神者形氣之妙用。性之不得已者也。三者一貫之道也。今執事以神爲陽。以形爲陰。皆出自釋氏仙佛之論。誤矣。夫神必藉形氣而有者。無形氣則神滅矣。縱有之。亦乘夫未散之氣而顯者。如火光之必附於物而後見。無物則火尚何在乎。仲尼之門論陰陽必以氣。論神必不離陰陽。執事以神爲陽。以形爲陰。愚以爲異端之見矣。○道體兼有無。陰爲形。陽爲神。神而無形者其本體。蓋未嘗相混也。釋老謂自無而有。誠非矣。浚川此論出於橫渠。要其歸則與老氏無而生有者無異也。釋氏則實以有無並論。與老氏不同。此不可不知也。所未精者。論與性與

運動之風爲一。及以風火爲形耳。陰陽皆見中界其此意。有未於道者許之可也。浚川所見出於橫渠。其文亦相似。○柏齋言道體兼有無。亦自神無形有來。此不須再辨。愚謂道體本有本實。以元氣而言也。元氣之上無物。故曰太極。言推究於至極不可得而知。故論道體必以元氣爲始。故曰有虛即有氣。虛不離氣。氣不離虛。無所始無所終之妙也。氣爲造化之宗樞。安得不謂之有。執事曰釋老謂自無而有。誠非矣。又謂余論出於橫渠。要其歸則與老氏合。橫渠之論。與愚見同否。且未暇辨。但老氏之所謂虛。其旨本虛無也。非愚以元氣爲道之本體者。此不可以同論也。望再思之。○日陽精。蓋火之精也。星雖火餘。然亦有其體矣。陰止受火光以爲光者。如水與水精之類也。猶月之小者也。風雷雖皆屬陽。然風屬天之陽。雷屬火之陽。亦不可混。至

於雲則屬陰水。今獨不可謂之陽也。○陰陽即元氣。其體之始本自相渾。不可離析。故所生化之物。有陰有陽。亦不能相離。但氣有偏盛。遂爲物主耳。星隕皆火。能焚物。故爲星爲陽餘。柏齋謂雲爲獨陰矣。愚則謂陰乘陽耳。其有象可見者陰也。自地如縷而出。能運動飛揚者。乃陽也。謂水爲純陰矣。愚則爲陰挾陽耳。其有質而就下者陰也。其得日光而散爲氣者則陽也。但陰盛於陽。故屬陰類矣。○天陽爲氣。地陰爲形。男女牝牡皆陰陽之合也。特以氣類分屬陰陽耳。少男有陽而無陰。少女有陰而無陽也。寒暑晝夜。皆見有論。至於呼吸。則陽氣之行。不能直遂。蓋爲陰所滯而相激耳。此屈伸之道也。凡屬氣者皆陽。凡屬形者皆陰。此數語甚真。然謂之氣則猶有象。不如以神字易之。蓋神即氣之靈。尤妙也。愚嘗驗經星河漢位次景象。終古不移。謂

天有定體。氣則虛浮。虛浮則動蕩。動蕩則有錯亂。安能終古如是。自來儒者謂天爲輕清之氣。恐未然。且包天地外。果爾輕清之氣。何以乘載地水。氣必上浮。安能左右旋轉。漢郄萌曰天體確然在上。此與至論。智者可以思矣。柏齋惑於釋氏地水火風之說。遂謂風爲天類。以附成天地水火之論。其實不然。先儒謂風爲天體旋轉蕩激而然。亦或可通。今云風即天類。誤矣。男女牝牡。專以體質言。氣爲陽而形爲陰。男女牝牡皆然也。即愚所謂陰陽有偏盛。即盛者恒主之也。柏齋謂男女牝牡皆陰陽相合是也。又謂少男有陽而無陰。少女有陰而無陽。豈不自相背馳。寒暑晝夜。以氣言。蓋謂屈伸往來之異。非專陰專陽之說。愚於前子陽月陰辨之詳矣。呼吸者。氣機之不容已者。呼則氣出。出則中虛。虛則受氣。故氣入。吸則氣入。入則中滿。滿則嘘氣

故氣出此乃天然之妙非人力可以強而爲之者柏齋謂陽爲陰滯而相戰恐無是景象當再體驗之何如柏齋又謂愚之所言凡屬氣者皆陽凡屬形者皆陰以下數語甚與此愚推究陰陽之極言之雖戀着之象亦陰飛動之象亦陽蓋謂一氣相待有離其一不得者況神者生之靈皆氣所固有者也無氣則神何從而生柏齋欲以神字代氣恐非精當之見○土即地也四時無不在故配四季木盛爲火熱之漸金涼爲水寒之漸故配四時特生之序不然耳五行家之說自是一端不必與之辨也火旺於夏水旺於冬亦是正理今人但知水流而不息遂謂河凍川氷爲水之休囚而不知氷凍爲水之本體流動爲天火之化也誤矣○柏齋曰土即地四時無不在愚謂金木水火無氣則已有則四時日月皆在何止四季之月今土配四季金木水

火配四時其餘無配時月五行之氣不知各相退避乎卽爲消滅乎突然而來翻倐炎於何所乎此假象配合穿鑿無理甚較然者世儒惑於邪說而不能辨豈不可哀柏齋又曰五行家之說自是一端不必與辨愚謂學孔子者當推明其道以息邪說與天下後世崇正論行正道而不至陷於異端可也何可謂自是一端不必與辨然則造化眞實之理聖人雅正之道因而叢敝舛蝕是誰之咎其謂水旺於冬猶爲病疾夫夏秋之時膚寸雲霧大雨時行萬流湧溢百川灌河海潮爲之嚙逆不於此時而論水旺乃於水泉閉涸之時而強配以爲旺豈不大謬又謂今人但知水流而不息遂謂河凍川氷爲水之休囚而不知氷凍爲水之本體流動爲天火之化嗟乎此尤不通之說夫水之始化也氷乎水乎使始於氷雖謂氷爲水之本體固無不可矣

然果始於氷乎水乎此有識者之所能辨也夫水之始氣化也陽火在內故有氣能動水雪者雨水之變非始化之體也安可謂之本裂膚墮指而江海不氷謂流動爲天火之化得乎哉○人之神與造化之神一也故能相動師巫之類不可謂無浚川傳論天地無知鬼神無靈無師巫之術今天地鬼神之說變矣而師巫猶謂之無如舊也何故此三事一理也特未思耳神能御氣氣能御形造化人物無異但有大小之分耳造化神氣大故所能爲者亦大人物神氣小故所能爲者亦小其機則無異也州縣小吏亦能竊人主之權以行事此師巫之比也行禱則求於造化之神也設位請客客有至不至設主求神神有應不應然客有形人見之神無形人不能見也以目不能見遂謂之無僾矣此木主上偶之比也蒸水爲雲灑水爲雨搖扇起風放

炮起雷皆人之所爲也皆人之所共知也此雖形用主之者亦神氣也師巫則專用神氣而不假於形者也通此則邪術之有無可知矣浚川論人道甚好特天道未透耳蓋其自處太高謂人皆不及已故謂已見不可易耳吾幼時所見與浚川大同後乃知其非吾料浚川亦當有時而自知其非也愼言此條乃爲師巫能致風雲雷雨而言故以雨暘風霆天地之德化而師巫之鬼不能致耳或能致者偶遇之也至於邪術亦未嘗謂世間無此但有之者亦是得人物之氣實而成非虛無杳冥無所憑藉而能之也如採生折割如淼目幻視等類與師巫之虛無杳冥能致風雨不同皆藉人物之實氣柏齋又謂造化之神氣大故所能爲者亦大人物神氣小故所能爲者亦小其機則無異矣愚則謂天所能爲者人不能爲人所能爲者天亦不能爲之

師巫若能呼風喚雨，何不如世俗所謂吹氣成雲，嘘氣成雨，指手成雷，拂袖成風，頃刻之間，靈異交至，又何必築壇勅將，祭禱旬朔，以待其自來，豈非誑惑耶。俗士乃爲信之，悲哉。柏齋又謂州縣小吏亦能竊人主之權，以爲師巫能竊天神之權，愚以謂過矣。小吏人主，皆人也，所竊皆人事也，故可能。師巫人也，風雨天也，天之神化，師巫安能之？役鬼於淵，能起而雨，此乃正術，亦非良所不可同也。又謂設壇請客，有至不至，如師巫求神有應不應，此皆爲師巫出脫之計。請客不至，或有他故，求神不應，神亦有他故耶？此可以發笑。又謂蒸水爲雲，濾水爲雨，搖扇起風，放砲起雷，爲人神氣所爲，不知此等雲雨風雷，眞耶假耶？若非天道之眞，不過物象之似耳。與師巫以人求天，有何相類？且師巫專用神氣而不假之以形，不知是何神靈聽師巫之所使耶？

師巫之精神耶？此類說夢，愚不得而知之。其謂愚論人道甚好，於天道未透，蓋自處太高，謂人皆不及已，故執己見不可易，又謂向時所見與浚川大同，後乃知其非吾料，浚川亦當有時自知其非。此數言教愚多矣。但謂自處太高，謂人不及己，此則失愚之心也。夫得其實理則信，不得其理，此心扞格不契，何以相信？使藐藐之言會於愚心，即躍然領受，況大賢乎？謂人不及己，執所見而不易，此以人爲高下，而不據理之是非者之爲也，愚豈如是乎？柏齋又云神能御氣，氣能御形，以神自外來，不從形氣而有，遂謂天地太虛之中，無非鬼神，能聽人役使，亦能爲人禍福。愚則謂神必待形氣而有，如母能生子，子能爲母主耳，至於天地之間，二氣交感，百靈雜出，風霆流行，山川冥漠，氣之變化，何物不有？欲氣而爲神，恐不可得。縱如神仙尸解，亦人之神乘氣而去矣，安能脫然神自神而氣自氣乎？由是言之，兩間神鬼百靈顯著，但恐不能爲人役使，亦不能爲人禍福耳。亦有類之者，人死而氣未散，乃憑物以祟人，及夫罔兩罔象、山魈水魅之怪，來遊人間，皆非所謂神也。此終古不易之論，望智者再思之何如。○讀禍福祭祀之論，意猶爲鬼神無知覺作爲，此大惑也。人血肉之軀耳，其有知覺作爲，誰主之哉？蓋人心之神也。人心之神，何從而來哉？蓋得於造化之神也。故人有知覺作爲，鬼神亦有知覺作爲。謂鬼神無知覺作爲，異於人者，梏於耳目聞見之驗，而不通之以理，儒之淺者也。程、張不免有此失。先聖論鬼神者多矣，乃一切不信，而信淺儒之說，何也？豈梏於耳目聞見之迹，而不能通之以理者乎？○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語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故知人之爲善

爲惡，乃得福得禍之本，其不順應者，幸不幸耳。故取程子答唐棣之論，乃爲訓世之正。今柏齋以禍福必曰於鬼神主之，則夫善者乃得禍，不善者乃得福，鬼神亦殘忍不仁矣，有是乎？且夫天地之間，何處非氣？何氣不化？何化非神？安可謂無靈？又安可謂無知？但亦實恍惚，非必在在可求，人人得而播之，何也？人物已繁亦夥矣，攝人必攝物，强食弱，智欺愚，衆暴寡，物殘人，人殺物，皆非天道之常，性命之正，世人之物，相戕相殺，無處無之，而鬼神之力不能報，其究是鬼神亦昧劣而不義矣，何足以爲靈異？故愚且以仲尼敬鬼神而遠之，以爲主論。而祭祀之道，以爲設教，非謂其無知無覺而不神也。大抵造化鬼神之跡，皆性之不得已而然者，非出於有意也，非以之爲人也，其本體自如是耳。於此而不知，皆淺儒誣妄，惑於世俗之見，而不能達乎至

理者矣此又何足與辨○先聖作易見造化之妙有有形無形之兩體故畫奇耦以象之謂之兩儀見無形之氣又有火之可見者有形之形又有水之可化爲氣者故於奇之上又分奇耦耦之上亦分奇耦謂之四象是畫易之次第卽造化之實也乃謂其局而謬悞矣○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聖人推論畫易之原非論天地造化本然之妙用也函谷當時往往準易以論造化愚嘗辭而病之柏齋前謂太極爲陰陽未分兩儀謂陰陽已分似也今生於四象又謂聖人見無形之氣又有火之可見有形之形又有水之可化爲氣者故於奇之上又分奇耦耦之上亦分奇耦謂之四象嗟乎此論爲蛇添足又豈自然而然之道哉先儒謂四象爲陰陽剛柔四少乃本易中之所有者後人猶議其無據今乃突然以形氣水火名之於易殆矣形氣易卦未嘗具論水火卦有坎離此而名之豈不相犯求諸要歸大抵柏齋欲以易卦之象附合於造化故不覺其牽合穿鑿至此耳嗟乎易自邵宋以來如先天後天河圖五行任意附入者已多及求諸六十四卦何曾具此後學自少至老讀其遺文迷而不省又爲衍其餘說日將月固而不可解使四聖之易雜以異端之說悲哉○天地未生蓋混沌未分之時也所謂太極也天神地形雖曰未分實則並存而未嘗缺一也太虛之氣天也神也以形論之則無也地則形也非太虛之氣也以形論之則有也分爲天地與未分之時無異也謂儒者之道無無無容者非也神與形合則物生所謂精氣爲物也神去形離則物死所謂游魂爲變也神在人心性是也無形也形在人血肉是也無知也方其生也形神混合未易辨也及其死也神則去矣去者固無形也形雖尚在同已無知而不神矣此理之易見者也乃謂儒道無無無容何也此說出於橫渠不足爲據蓋橫渠見道亦未眞也老氏謂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慨矣橫渠力辨其失及自爲說則謂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耳客形有也生於無形此與老氏有生於無者何異是無異同落而識裸裎也釋氏猶知形神有無之分過於橫渠特未精耳○太虛太極陰陽有無之義已具於前不復再論但源頭所見各異故其說遂不相入耳愚以元氣未分之前形氣神沖然皆具且以天有定體安得不謂之有不謂之實柏齋以天爲神爲虛皆不可見安得不謂之無不謂之空今以其實言之天果有體邪果止於淸氣邪遠不可見故無所取證耳若謂天地水火本然之體皆自太虛種子而出道體豈不實乎

豈不有乎柏齋謂儒道有無有空不過以天爲神遂因而誤之如此耳夫天包地外二氣洞徹萬有莫不藉之以生藉之以神藉之以性及其形壞氣散而神性乃滅豈非生於本有乎柏齋以愚之論出於橫渠與老氏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不異不惟不知愚及老氏亦不知矣老氏謂萬物生於有謂形氣相禪者有生於無謂形氣之始本無也愚則以爲萬有皆具於元氣之始故曰儒之道本實本有無無也無空也柏齋乃取釋氏猶知形神有無之分愚以爲柏齋酷嗜仙佛受病之源矣○五行生成之數誠妄矣有水火而後有土之說則亦未也天地水火造化本體皆非有所待而後生也木金則生於水火土相交之後正蒙一段論此甚好但中間各有天機存焉天神無形人不能見故論者皆遺之此可笑也浚川所見高過於函谷函谷所見

多無一定細觀之自見今不暇與辨也嘉靖甲午十月晦日書於柏齋私居○柏齋謂天地水火造化本體皆非有所待而後生愚則以爲四者皆自元氣變化出來未嘗無所待者也天者氣化之總物包羅萬有而神者也天體成則氣化屬之天矣故日月之精交相變化而水火生矣觀夫燧取火於日方諸取水於月可測矣土者水之浮滓得火而結凝者觀海中浮沫久而爲石可測矣金石草木水火土之化也雖有精粗先後之殊皆出自元氣之種謂地與天與水火一時並生均爲造化本體愚竊以爲非然矣老氏謂有生於無周子謂無極而太極太極生二五橫渠謂太虛無形生天地糟粕所見大略相同但老氏周子猶謂神生形無生有橫渠則謂虛與形止由氣之聚散無神形有無之分又不同也予竊謂論道體者易象爲至老子周子

次之橫渠爲下蓋以其不知神形之分也○神形之分魂升而魄降也古今儒者孰不知之今謂老子周子知之橫渠不知嘗不究哉大抵老氏周子不以氣爲主誠以爲無矣與柏齋以神爲無同義與橫渠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大相懸絕夫同道相賢殊軌異趨柏齋又安能以橫渠爲然嗟乎以造化本體爲空爲無此古今之大迷雖後儒扶正濂溪無極之旨曰無聲無臭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亦不明言何物主之豈非談虛說空乎但形神之分能知陰陽果不相離則升而上者氣之精也降而下者氣之跡也精則爲神爲生爲明靈跡則爲形爲死爲糟粕神之氣終散歸於太虛不滅息也形之氣亦化歸於太虛爲腐臭也則造化本體安得不謂之有安得不謂之實老釋之所謂有無有空者可以不攻而自破世儒謂理能生氣

者可以三思而自得矣望柏齋以意逆志除去舊見當自契合○地上虛空處皆天天氣可謂聚矣是豈有形而可見乎天變爲風風之猛者排山倒海氣之聚益顯矣謂之離明得施有形可見得乎故曰陽爲神無聚散之迹終不可見而張子之論未至也予初著嘗見多引而不發蓋望同志深思而自得之也忽而不察者皆是矣因復引而伸之然不能盡言也其餘則尚有望於世之君子嘉靖甲午冬至前三日書○地上虛空謂之皆氣則可謂之皆天則不可天自有體觀星象河漢確然不移可以測知且天運於外無一息停虛空之氣未嘗隨轉謂地上皆天恐非至論矣風之猛者排山倒海謂氣之動則可謂氣之聚則不可夫氣之動由力排之也力之排由激致之也激之所自天機運之也此可以論風矣謂天運成風則可謂天即風則

不可氣雖無形可見却是實有之物口可以吸而入手可以搖而得非虛寂空寞無所索取者世儒類以氣體爲無誤矣愚謂學者必識氣本然後可以論造化不然頭腦既差雖與論其餘矣○陰陽不測之謂神地有何不測而謂之神邪若謂地之靈變此是天之藏於地者耳非地之本體也○柏齋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地有何不測而謂之神愚則以爲後坤發育群品載生山川蘊氣雷雨交作謂地不神恐不可得又曰地有靈變此天藏於地者非地本體若然則地特一大死物矣可乎愚則以爲萬物各有稟受各正性命其氣雖出於天其神即爲己有地有地之神人有人之神物有物之神謂地不神則人物之氣亦天之氣謂人物不能自神可乎此當再論○張子謂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形生於無形此與老子有生於

無之說何異其實造化之妙有者始終有無者始終無不可混也嗚呼世儒惑於耳目之習熟久矣又何可以獨得之意強之哉後世有揚子者自相信矣○愚嘗謂天地水火萬物皆從元氣而化蓋由元氣本體具有此種故能化出天地水火萬物如氣中有蒸而能動者即陽即火有濕而能靜者即陰即水道體安得不謂之有且非濕則蒸無附非蒸則濕不化二者相須而有欲離之不可得者但變化所得有偏盛而盛者常主之其實陰陽未嘗相離也其在萬物之生亦未嘗有陰而無陽有陽而無陰也觀水火陰陽未嘗相離可知矣故愚謂天地水火萬物皆生於有無也無空也其無而空者即橫渠之所謂客形耳非元氣本體之妙也今柏齋謂神為無形為有且云有者始終有無者始終無所見從頭差異如此安得強而同之柏齋又云後世有揚子雲自能相信愚亦以為俟諸後學必能辯之

明儒學案卷四十九終

明儒學案卷五十　諸儒中四

姚江黃宗羲輯書
故城賈　潤參閱

肅敏王浚川先生廷相

王廷相字子衡號浚川河南儀封人弘治壬戌進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正德戊辰謫為州判稍遷知縣復召為御史出按陝西鎮守奄人廖鵬虐民先生繩之以法鵬大恨已而視學北畿有兩奄干請先生焚其書兩奄亦恨未有以發也鵬因上書搆之兩奄從中主其奏逮入詔獄又謫為縣丞稍遷知縣同知擢四川僉事山東副使皆視學政嘉靖初歷湖廣按察使山東左右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入為兵部左右侍郎轉南京兵部尚書召為左都御史進兵部尚書兼掌院事加太子太保辛丑罷又三年而卒年七十一隆慶初贈少保諡肅敏先生主張橫渠之論理氣以為氣外無性此定論也但因此而遂言性有善有不善并不信孟子之性善則先生仍未知性也蓋天地之氣有過有不及而有愆陽伏陰豈可遂疑天地之氣有不善乎夫其一時雖有過不及而萬古之中氣自如也此即理之不易者人之氣稟雖有清濁強弱之不齊而滿腔惻隱之心觸之發露者則人人所同也此所謂性即在清濁強弱之中豈可謂不善乎若執清濁強弱遂謂性有善有不善是但見一時之愆陽伏陰不識萬古常存之中氣也先生受病之原在理字不甚分明但知無氣外之理以為氣一則理一氣萬則理萬氣聚則理聚氣散則理散畢竟視理若一物與氣相附為有無不知天地之間只有氣更無理所謂理者以氣自有條理故立

此名耳亦以人之氣本善故加以性之名耳如人有惻隱之心亦只是氣因其善也而謂之性人死則其氣散更何性之可言然天下之人各有惻隱氣雖不同而理則一也故氣有萬氣理只一理以理本無物也宋儒言理能生氣亦只誤認理爲一物先生非之乃仍蹈其失乎

雅述

學者始而用功必須主敬存誠以持其志而後有進久而純熟動靜與道爲一則誠敬不待養而自存志不待持而自定矣程子論持志曰只此便是私此言亦過高儒者遂以主敬存誠以持志爲有意而不務殊失下學上達之意近禪氏之虛靜矣○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此靜而未感也人心與造化之體皆然使無外感何有於動故動者緣外而起者也應在靜也機在外也已應矣靜自如故謂動以擾靜則可謂動生於靜則不可而況靜生於動乎○四時行百物生可以觀天動作行事可以觀聖人內蘊不可知而發外者可以概視天除却四時百物聖人除却動作行事則其道隱矣將何以爲知天知聖之具儒者好高乃謂以動作言語求聖人爲未過矣推此意也直欲枯禪

自坐以見性乎○世變有漸若寒暑然非寒而突暑暑而突寒也聖人拯變於未然在平其勢而已矣平其勢在理其人情而已矣故將怨者則德之將與者則萃之將昂者則抑之此聖人先幾之神也悠悠坐視養亂焉耳矣○天地之先元氣而已矣元氣之上無物故元氣爲道之本○薛文清云中庸言明善不言明性善即性也愚謂性道有善有不善故用明使皆善而無惡何用明爲聖人又何用強爲修道以立教哉自世之人觀之善者常一二不善者常千百行事合道者常一二不合者常千百昭昭雖勉於德行而惰於冥冥者不可勝計猶賴讀書以維持之故謂人心皆善者非聖人大觀真實之論也○聖賢之所以爲知者不過思慮見聞之會而已世之儒者乃曰思慮見聞爲有知不足爲知之至別出德性之知爲無知以爲大知嗟乎

其辟乎不思甚矣殊不知思與見聞必由於吾心之神此內外相須之自然也○嬰兒在胞中自能飲食出胞時便能視聽此天性之知神化之不容已者自餘因習而知因悟而知因過而知因疑而知皆人道之知也父母兄弟之親亦積習稔熟然耳何以故使父母生之孩提而乞諸他人養之長而惟知所養者為親耳塗而遇諸父母視之則常人焉耳此可謂天性之知乎由父子之親觀之則凡萬物萬事之知皆因習因悟因過因疑而然人也非天也近儒好高之論別出德性之知以為知之至而卑學問思辨之知為不足而不至聖人雖生知惟性善達道二者而已其因習因悟因過因疑之知與人大同況禮樂名物古今事變必待學而後知者哉○博學而約精博無定而約執其要博有過不及而約適中也此為學心法世儒乃曰在約而

不在博嗟乎博惡乎雜者斯可矣約不自博而出則單寡而不能以折中執一而不能以時措其不遠於聖者幾希○性生於氣萬物皆然宋儒只為強成孟子性善之說故離氣而論性使性之實不明於後世明道曰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便不是又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此三言者於性極為明盡後之學者梏於朱子本然氣質二性之說而不致思悲哉○諸儒於體魄魂氣皆云兩物又謂魄附於體魂附於氣此即氣外有神氣外有性之說殊不然體魄魂氣一貫之道也體之靈為魄氣之靈為魂有體即有魄有氣即有魂非氣體之外別有魂魄來附之也氣在則生而有神故體之魄亦靈氣散則神去體雖在而魄亦不靈矣是神氣者又體魄之主豈非一貫之道乎知魂魄之道則神與性可

知矣○格物之訓程朱皆訓至字程子則曰格物而至於物此重叠不成文義朱子則曰窮至事物之理是至字上又添出一窮字聖人之言直截決不如此不如訓以正字直截明當義亦疏通○天之氣有善有惡觀四時風雲霾霧霜雹之會與夫寒暑毒癘瘴疫之偏可覩矣況人之生本於父母精血之湊與天地之氣又隔一層世儒曰人稟天氣故有善而無惡近於不知本始○老莊謂道生天地宋儒謂天地之先只有此理此乃改易面目立論耳與老莊之旨何殊愚謂天地未生只有元氣元氣具則造化人物之道理即此而在故元氣之上無物無道無理○易雖有數聖人不論數而論理要諸盡人事耳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自邵子以數論天地人物之變棄人為而尚定命以故後學論數紛紜廢置人事別為異端害道甚矣○靜

寂而未感也動感而遂通也皆性之體也聖人養靜以虛故中心無物聖人慎動以直故順理而應此皆性學之不得已者後儒獨言主靜以立本而略於慎動遂使克己復禮之學不行而後生小子以靜為性真動為性妄流於禪靜空虛矣○人之生也使無聖人修道之教君子變質之學而惟循其性焉則禮樂之節無聞倫義之宜罔知雖稟上智之資亦寡陋而無能矣況其下者乎○文中子曰性者五常之本蓋性一也因感而動為五見五常皆性為之也若曰性即是理則無感無動無應一死局耳文中子之見為優荀悅曰情意心志皆性動之別名言動則性有機發之義若曰理安能動乎○或謂氣有變道一而不變是道自道氣自氣岐然二物非一貫之妙也道莫大於天地之化日月星辰有薄食彗孛雷霆風雨有震擊飄忽山川海瀆

有崩蝕竭溢草木昆蟲有榮枯生化群然變而不常矣況人事之盛衰得喪杳無定端乃謂道一而不變得乎叙有常有不常則道有變有不變一而不變不足以該之也○孟子之言性善乃性之正者也而不正之性未嘗不在其言曰目耳鼻四肢之欲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豈非不正之性乎是性之善與不善人皆具之矣宋儒乃直以性善立論而遺其所謂不正者豈非惑乎○朱子答蔡季通云人之有生性與氣合而已即其已合而析言之則性主於理而無形氣主於形而有質即此數言猶是二之也夫人具形氣而後性出焉今曰性與氣合是性別是一物不從氣出有生之後相來附合耳此理然乎人有生氣則性存無生氣則性滅不可離而論者也如耳之能聽目之能視心之能思皆耳目心之固有者無耳目心則視聽與思尚能存乎聖人之性亦自形氣而出但以聖人之形氣純粹故其性無不善衆人形氣駁雜故其性多不善耳○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此非聖人語靜屬天性動亦天性但常人之性動以物者多不能盡皆天耳性者合內外而一之道也動以天理者靜必有理以主之動以人欲者靜必有欲以基之靜為天性而動即逐於人欲是內外心迹不相合一矣○佛氏教人任持自性持自性者執自己之本性也言一切衆生皆有本覺謂本性之靈覺處雖流轉六道受種種身而此覺性不曾失滅故以此為真性儒者不達性氣一貫之道無不浸然入於其中朱子謂本然之性超乎形氣之外其實自佛氏本性靈覺而來謂非依傍其端得乎大抵性生氣離而二之必不可得佛氏養修真氣雖離形而不散故其性亦離形而不滅以

有氣即有性耳佛氏既不達此儒者遂以性氣分而為二誤後世之學甚矣

慎言

有形亦是氣無形亦是氣道寓其中矣有形生氣也無形元氣也元氣無息故道亦無息是故無形者道之柢也有形者道之顯也○天內外皆氣地中亦氣物虛實皆氣通極上下造化之實體也是故虛受乎氣非能生氣也理載於氣非能始氣也世儒謂理能生氣即老氏道生天地矣謂理可離氣而論是形性不相待而立即佛氏以山河大地為病而別有所謂真性矣可乎不可乎○萬物巨細柔剛各異其材聲色臭味各殊其性閱千古而不變者氣種之有定也人不肖其父則肖其母數世之後必有與祖同其體貌者氣種之復其本也

橫渠理氣辯

張子曰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循是出入皆不得已而然也氣之為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而有象不失吾常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橫渠此論闡造化之秘明人性之源開示後學之功大矣而朱子獨不以為然乃論而非之今請辯其惑朱子曰性者理而已矣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所為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為聚散而有無也由是言之則性與氣原是二物氣雖有存亡而性之在氣外者卓然自立不以氣之聚散而為存亡也嗟乎其不然也甚矣夫仁義禮智儒者之所謂性也自今論之如出於心之愛為仁出於心之宜為義出於心之敬

為禮出於心之知為智皆人之知覺運動為之而後成也苟無人焉則無心矣無心則仁義禮智出於何所乎故有生則有性可言無生則性滅矣安得取而言之是性之有無繫於氣之聚散若曰超然於形氣之外不以聚散而為有無即佛氏所謂四大之外別有真性矣豈非謬幽之論乎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精神魂魄氣也人之生也仁義禮智性也生之理也知覺運動靈也性之才也三物者一貫之道也故論性也不可以離氣論氣也不得以遺性此仲尼相近習遠之大旨也又曰氣之已散者既散而無有矣其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吁此言也窺測造化之不盡者矣何以言之氣游於虛者也理生於氣者也氣雖有散仍在兩間不能滅也故曰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理根於氣不能獨存也故曰神與性皆氣所固有若曰氣根於理而生不知理是何物有何種子便能生氣不然不幾於談虛駕空之論乎今為之改曰氣之已散者既歸於太虛之體矣其絪緼相感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張子所謂死而不亡者如此造化之生息人性之有無又何以外於是而他求也哉

性辯

性之體何如王子曰靈而覺性之始也能而成性之終也皆人心主之形諸所見根諸所不可見者合內外而一之道也氣質之性本然之性何不同若是乎曰此儒者之大惑也吾惡能辯之雖然嘗試論之矣人有生斯有性可言無生則性滅矣惡乎取而言之故離氣言性則性無處所與虛同歸離性論氣則氣非生動與死同塗是性之與氣可以相有而不可相離之道也是故天下之性莫不於氣焉載之今夫性之盡善者莫有過於聖人也聖人之性皆此心虛靈所具而為七情所自發耶聖人之性亦不離乎氣而已性至聖人而極聖人之性既不出乎氣質況餘人乎所謂超然形氣之外復有所謂本然之性者支離虛無之見與佛氏均也可乎哉敢問何謂人性皆善曰善固性也惡亦人心所出非有二本善者足以治世惡者足以亂世聖人懼世紀弛而民獨其惡也乃取其性之足以治世者而定之曰仁義中正而立教焉使天下後世由是而行則為善畔於此則為惡出乎心而發乎情其道一而已矣

答薛君采論性書

君采之論性也一惟主於伊川豈以先生之論盡合道妙皆當守而信之乎愚則反求吾心實有一二不可強同者故別加論列以求吾道之是伊川曰陰陽者氣也所以陰陽者道也未嘗即以理為氣嗟乎此大節之不合者也余嘗以為元氣之上無物有元氣即有元神有元神即能運行而為陰陽有陰陽則天地萬物之性理備矣非元氣之外又有物以主宰之也今曰所以陰陽者道也夫道也者空虛無著之名也何以能動靜而為陰陽又曰氣化終古不忒必有主宰其間者不知所謂主宰者是何物事有形色耶有機軸耶抑緯書所云十二神人弄丸耶不然幾於談虛駕空無著之論矣老子曰道生天地亦同此論皆過矣皆過矣又曰生之謂性程子取之蓋指氣稟而言耳其推本天命之性則卒歸於孟子性善之說嗟乎人有二性此宋儒之大惑也夫性生之理也明道先生亦有定性之旨矣蓋謂心性靜定而後能應事耳若只以理為性則謂之定理矣可乎

故余以為人物之性無非氣質所為者。離氣言性則性與虛同歸。離性言氣則氣非生動與死同途。是性與氣相資而有不得相離者也。但主於氣質則性必有惡而孟子性善之說不通矣。故又發出本然之性之論。超乎形氣之外。而不雜以傅會於性善之旨。使孔子之論反為下乘。可乎哉。不思性之善者莫有過於聖人而其性亦惟具於氣質之中。但其氣之所稟清明淳粹與衆人異。故其性之所成純善而無惡耳。又何有所超出也哉。聖人之性既不離乎氣質。衆人可知矣。氣有清濁粹駁則性安得無善惡之雜。故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是性也者乃氣之生理。一本之道也。信如諸儒之論則氣自為氣性自為形性。二本不相待而立矣。韓子所謂今之言性者雜佛老而言者是也。程子以性為理。余思之累年不相契入。故嘗以大易窮理盡性。諸性理之不可以為一。孝經毀不滅性以見古人論性類出於氣。固不敢以己私意自別於先儒矣。嘗試擬議言性不得離氣言善惡不得離道。故曰性與道合則為善。性與道乖則為惡。性出乎氣而主乎氣。道出於性而約乎性。此余自以為的然之理也。仲尼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是善惡皆性為之矣。古聖會通之見自是至理矣。

明儒學案卷五十終

明儒學案卷五十一　諸儒學案中五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叅閱

文裕黃泰泉先生佐

黃佐字才伯號泰泉廣之香山人。正德庚辰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出為江西提學僉事。棄官歸養。久之起右春坊右諭德。擢侍讀學士。掌南京翰林院事。卒。贈禮部右侍郎。謚文裕。先生以博約為宗旨。博學於文。知其根而溉之者也。約之以禮。歸其根則千枝萬葉受澤而結實者也。博而反約於心則視聽言動之中禮喜怒哀樂之中節彝倫經權之中道。一以貫之而無遺矣。蓋先生得力於讀書。典禮樂律詞章無不該通。故即以此為教。是時陽明塞源拔本論方欲盡洗聞見之陋歸併源頭一路。宜乎其不能相合也。然陽明亦何嘗教人不讀書。第先立乎其大則一切聞見之知皆德性之知也。先生尚拘牽於舊論耳羲勿所喜博覽务衆楊用修集韓孟仍上梓謂余曰吾鄉黃才伯博物君子也。子何不識其集乎。今為泰泉學案。念亡友之言。為之惻然。

論學書

德性之知本無不能也然夫子之教必致知而力行守約而施博於達道達德一則曰未能一焉二則曰我無能焉未嘗言知而廢能也程子曰良能良知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又曰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蓋大學言致知繫於人之問學者也孟子言良知必兼良能本於天命之德性者也惟朱呂希哲氏獨以致知爲致良知而廢良能則是釋氏以心之覺悟爲性矣罔覺緣以事理爲二障必除而空之則理不具於心心不見於事惟神識光明而已反身而誠似不如是（霞林寄書見）○非承教中和之說謂陽明傳習錄云不可謂未發之中常人俱有之蓋體用一源有是體即有是用今人用未能有發而皆中節之和則知其體亦未能得未發之中執事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性無有不善若無未發之中則人皆可爲堯舜豈膠語哉蓋陽明之學本於心之知覺實由佛氏其曰只是一念良知徹首徹尾無始無終即是前念不滅後念不生此乃金剛經不生不滅入涅槃覺安知所謂中和也又曰無所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爲非也又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即吾所謂良知又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即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此又畔孟子性善之說矣既曰無善安得又曰是謂至善是自相矛盾也又曰吾自幼篤志二氏自謂既有所得謂儒者爲不足學其後居夷三載見得聖人之學若是其簡易廣大始自悔悟錯用三十年氣力大抵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執事謂其與佛老汨沒俱化未嘗悔悟但借良知以文飾之耳誠然誠然生謂中庸者作聖之樞要而精

一執事之疏義也明乎此則佛老之說秖覺其高虛而無實避去不暇又何汨沒之有哉夫堯舜始言中孔子始言中庸之爲德中不嘗足矣而言庸何也蓋慮人以中難知難行而不知人皆可以爲堯舜故又以庸言之蓋謂無過不及之中乃平常應用之理降衷秉彝人人所同也故子思述孔子之意以爲此篇凡言及品節限制而操存於內者皆以坊人心之危也言及天地民物皆以廓道心之微也然道心之發恆與人心相參則察之不容以不精守之不容以不一必精而至一則中可用於民推之天下國家而天地位萬物育矣其用功以致中和也俗儒皆以戒懼爲靜而存養慎獨爲動而省察然章句或問惟言存養省察未嘗分言動靜也生愚以爲此乃默識天性而操存涵養之爲學以此訓人以此修道立教無非中庸之爲德合內外之道即易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性既存於心心自見於事聖神功化之極自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矣非談及此猶未之詳也試更詳一得之愚可乎蓋首章戒愼不睹恐懼不聞與未發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正是相應聖學相傳洪範五事孔門四勿皆從此用功雖獨人廣坐之中從事於此惟恐少怠記所云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豈待感物而動哉故又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默識天性之中庶乎情發而皆中節由此推極則中和致矣若待靜時存養則無有所謂不睹不聞不動不言之時矣嘗當中夜不接物時驗之目睹隙光耳聞更漏或擁衣而動呼童而言未有無思無慮如槁木者故曰纔思即是已發惟內視返觀則性如皎日有過即知是謂明德好惡本無一偏豈非未發

之中乎若對寄應酬亦然一有偏處即靜以待之則喜怒哀樂之發無不中節而和自中出矣涵養日久便是默而成之篤恭而天下平不獨成己而已若曉曉講學各執一端則自相乖戾去中和遠矣（與舒養齋書）○箋詁者聖經之翼也諸子者微言之遺也史牒者來今之準也雜文者蘊積之葉也世之談道者每謂心苟能明何必讀書吾夫子既斥仲由之佞矣又謂舉業役帮何書可讀然則三墳五典之書傳自上古者胡爲論次於刪述之前耶十三經註疏中多有可取者如鄭氏釋道不可離曰道猶道路也出入動作由之離之惡乎從也其言似淺而實切苟謂與偏不是康成而顧求明心見性則又入禪矣荀揚雖大醇小疵而不敢擬經其言亦有所見近世乃有取於文中子以爲聖人復起不能易也謂之何哉執事曰二程謂老氏之言無可

闢者惟釋氏之說衍蔓迷溺至深故宋儒多取道家言如周茂叔自無而有自有歸無乃李苓之陰符也張子厚清虛一大乃莊周之太虛也朱子之調息箴乃老聃之元牝也朔又註參同契陰符經盛傳於世邪蓋去聖日遠而內聖外王之學老莊亂合吾儒遂至此爾近日金剛圓覺及六祖壇經爲講道學者所宗陽儒陰釋自謂易簡不涉支離如降伏其心見自本性有大定力者謂之金剛統衆德而大備燦群昏而獨照者謂之圓覺不思善不思惡時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則又壇經兼定力獨照之蘊者也佐嘗取圓覺經觀之其圓攝所歸循性差別有三種焉一曰奢摩他謂寂靜輕安於中顯現如鏡中像二曰三摩鉢提謂除去根塵幻化漸次增進如土長苗三曰禪那謂妙覺隨順寂滅不起浮想此三種靜觀證學一事故有單修齊修前修

後修之等有二十五輪是其支離反不如老氏之簡易矣（與聾黃野書）○所示卓小仙事乃生所欲聞者大抵人者鬼神之會也人道盛則鬼道衰亦理也辯論之詳可以正人心息邪說矣向者項既東來言曾會小仙述其形貌之詳與其作詩報人禍福竊疑其爲物鬼耳暫時爲人忽又化去如貴郡九鯉湖何仙亦其比也人心趨向務爲崇飾則建祠祀之遂傳於世如葛洪神仙傳祖劉向列仙傳而附益之久則人不復信如九鯉湖所夢所得吉凶多不可明者但人臆度或有偶合者周翠渠公昔守廣德觀所紀祠山其謬妄亦可見矣周公作金縢自謂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蓋陰陽二氣屈伸往來於天地之間無非鬼神也而周公所謂鬼神即指三王以魂魄言詩曰三后在天又曰文王在上蓋沒爲明神上與天合非但爲人鬼而已也易彖傳文言

亦同此義而豐彖尤明白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盈虛消息乃造化之迹而鬼神則人之魂魄也合大傳祭義而觀之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而神合精氣爲物既沒猶如生時若魄雖降而游魂不散則爲變矣變則滯而不化出爲妖怪如伯有爲厲是已故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夫匹夫匹婦強死與殤者魂魄猶能憑依人以爲淫厲況伯有乎僧道之爲仙佛魄降魂游亦猶是也周公制禮大宗伯既與神鬼示之禮矣末又曰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以冬日至致地示物鬼辰者日月星斗各至於辰壓次而畢見也猶者圖像也居者坐位也報天

主曰及四望其氣常伸故謂之天神而位於上祖月及四瀆山川顯以示人其氣二而小故謂之地示而位於下享五帝祖廟在陰陽之間故謂之人鬼名物則禮樂之器也天神人鬼以冬日至致之應陽氣也人鬼魂氣歸天昭明於上與天神為類地示物鬼以夏日至致之應陰氣也物鬼則百物之精如山林川澤諸示在幽陰者是也豈非大合樂分而序之以降天神出地示格人鬼為成者與樂記曰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者此也小仙殆亦百物之精使貴邑人或祠之則與何仙類矣老聃得長生久視之道百有餘歲朱子謂莊周明言老聃死則人鬼爾道家列為三清位於昊天上帝之上何哉據程子謂道家之說無可闢者以文王於昭於天例之雖位於天神地示之中可也生愚素不喜佛書如

姚秦時五胡十六國稱帝稱王迭興迭滅梵僧鳩摩羅什從而附會之其所譯法華經謂佛說法時來聽受者菩薩八萬人天子七萬二千人其餘天王鬼神之類不可勝紀又文殊師利於海中宣說是經娑竭龍女忽現於前禮敬獻一寶珠受之即變成男子又觀世音普門品復有十數變現此則妄為夸大無從而猶具居又與道家異矣邇來學術分裂立門戶皆德性者厭棄聖經而喜誦佛書如曰佛氏之學亦有同於吾儒而不害其為異者又曰心隨法華轉非是轉法華謂之何哉謂之何哉生今與後進講學只博約二語而已讀書以明之聞見之知研究此理博文也反身以誠之德性之知惇庸此理約禮也自媿淺薄未見有謹信者爾不能談禪以應變現奈何奈何與鄭抑齋書○

羅整菴云氣本一也而一動一靜一往一來一闔一闢一升一降循環無已積微而著由著復微為四時之溫涼寒暑為萬物之生長收藏為斯民之日用彝倫為人事之成敗得失千條萬緒紛紜膠轕而卒不可亂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謂理也初非別有一物依於氣而立附於氣以行也人物之生受氣之初其理惟一成形之後其分則殊因思孔子繫易言性與天道有統言天命率性之理如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朱子釋之曰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嘗曰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無無氣之理又曰人之所以為人其理則天地之理其氣則天地之氣理無迹不可見故於氣觀之既以為一矣又曰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理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萬物此言理在氣先也註中庸則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則氣又在氣後矣是判理氣而為二乃未定之論也然道之

大原出於天既曰天積氣也又曰天者理而已矣理氣判而為二豈天兼之與抑理氣各有一天與易言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卦在其中則為五行自此化生萬物飛潛動植皆人以文字名之謂是則理由義畫始也而文字生焉豈有理在天地之先而乘氣以行如人乘馬者哉由此辨之氣之有條不可紊者謂之理理之全體不可離者謂之道天生人物蠢蠢不同實有主宰之者惟得天命之正而能存存無息則可以配命同天故詩書言天又言帝如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勅敬而正之也無一時無一事而不敬慎以存養省察者即中庸所云也如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不言天而言帝者有主宰於其間使靈而為人者其性異於蠢物與牛犬之性不同即孟子所言也說者謂心中之氣為理而靈故曰心神然太虛中亦有氣

靈如人心者則曰天神故紫微有星謂之帝人能學問涵養充實其德而有光輝即天也已上下通徹無有間隔是故以性情謂之乾以妙用謂之神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苟棄天爲天亦棄人矣書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此之謂也乃若形而上者謂之道則以爻象所形而言世儒一概論之誤矣與林北鼎丁亭書○試其分源論之孔子贊易言心性天道有自卦爻取象言者亦有自天人統言者如習坎有孚維心亨此所謂心乃剛中之象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此所謂心乃聖人之心也乾之利貞曰性情復之見天地之心皆象爲耳矣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統言天人之理所謂陰陽乃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者何與於取象哉其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與器對此則論卦爻陰陽而立是名也後儒概以統言者混論之則誤矣程子曰惟此語截得上下分明亦是象言也蓋道非無形也無形則與器離而不合豈非窈冥昏默之說乎夫卦爻陰陽之見於奇偶猶有生之類皆形於天地者也凡物象可見者皆謂之形然形非道也自形以上即謂之道矣蓋其一陰一陽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不離乎形而亦不雜乎形者也道非器也自形以下即謂之器矣蓋其囿於陰陽靜而無動動而無靜所象之物成形而滯於形者矣不分道器則混精麤於一矣不知上下則岐有無而二之矣故曰道亦器器亦道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今分源體要中發明偶亦相合與王分身任明書○生惟安於命而無欲速庶成周以詩書造士以三物賓興自一年離經辨志迨九年大成而猶待強乃仕若此其久者何也欲其多識而貫之以一博文而約之以禮裔德以淑身而

後能從政以澤民故也三物者其明明德於天下本始於格致者乎六德之先知仁也六行之先孝友也六藝之先禮樂也知本也其本治而末從之矣是雖成而上下然理一分殊非聖言末由漸悟盡觀於植乎凝其根者博也歸其根者約也千莖萬穗自根而出食其實散其麤器其槁縣緒其絲麻日滋歲積用足而施普矣不蘊則將落而奚普之能施此生之所以安於命而無欲速者也與張崇書○孔子之教人博約而已矣博文而約之以禮即多學而貫之以一者也昔嘗談及尊樂朱子曰不用思量顏子惟是博文約禮後見理分明日用純熟不爲欲撓自暇快樂以佐觀之論語言博約者凡三見蓋從事經書質問師友反身而誠服膺勿失則此樂得諸心矣樂善不倦絕無私欲天爵在我不爲人爵所困役天地萬物與吾同體更無窒礙隨所隨處無入而不自得然則寓形宇宙之內更有何樂可以代此哉非論執事條冬序錄終篇備發滋多與向日京邸共談時樂無以異然則執事殆真得孔顏之樂者哉夫庖羲始造書契而官察民措與與爲皐夔稷契既讀其書矣是即博文也得之於心則天之敘秩我者我得而惇庸之同寅協恭和衷如皐陶所云者而能有行焉是即約禮也今之道學未嘗讀書而索之窈寂杳冥無由貫徹物理而徒曰致知則物既弗格矣無由反身而誠則樂處於何而得哉善乎執事之論學也其曰孔子後斯道至宋儒復明而濂溪實啓之先生令郴時郡守李初平聞先生論學欲讀書先生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之初平聽先生語二年卒有得此可見學必讀書然後爲學問必聽受師友然後爲問篤言孚淡但曰學苟知本則六經皆我註腳則自索

之覺悟正執事所謂野狐禪耳呂希哲解大學曰致知致良知也物格則知自至堯舜與人同者忽然自見又作詩辨元凱而併相如以莊周所言顏子心齋為至嗟乎莊周不讀孔子尙論之書又安知心齋由於博而後得於約邪謝顯道見明道誦讀書史明道稱顯道能多識伊川見人靜坐以為知學蓋聖賢修習必反觀內省若徒誦其言而忘味六經一糟粕耳又執事所謂口耳出入之間言語文字之末剪綵為花象龍救旱抑竟何益哉此周濂溪教二程尋樂之宗旨也然世俗相傳謂先生太極圖說得諸潤州鶴林寺僧壽涯若其誣固不必辨但此圖與通書相為表裏先生蓋讀書深造而自得非索之空寂杳冥者圖首曰無極而太極蓋無聲無臭之中而實理存焉天地人物一以貫之道為太極心為太極其實理同也卽誠者聖人之

本也其言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卽書誠源誠復也其言聖人主靜立人極卽書聖學一為要一者無欲無欲故靜也靜則至無之中至有存焉其渾然太極矣乎徵諸易與中庸則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乃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之本也不言四象而言五行者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圖書皆以土生數五居中而四象成焉亦中正仁義之所由定也至聖之德本得諸至誠之道蓋如此至誠無息至聖有臨則天地合德矣既與天地合德則與日月合明四時合序可知故言孔子立人極傳自堯舜文武及與上律下襲必譬諸四時日月為天地之大德曰生若或滯之而小德分殊四時各一其氣日月各一其明萬物各一其性如所滯之川東則不入於西南則不入於北而往過來續不舍晝夜故曰小德川流萬物之所

以並育者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化生萬物也四時日月之所以並行者五氣順布四時行也孰綱維是孰主張是若有宰之而特不得其朕者矣故曰大德敦化此則書五行陰陽陰陽太極也先生真積力久融會貫徹乃為圖又為之說自博而約雖書不盡言圖不盡意豈非聞孔子之道而知之者哉與何叔京書○指摘傳習錄九條如曰心之體性也性卽理也故有孝親忠君之心卽有忠孝之理無忠孝之心卽無忠孝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邪晦菴謂人之所以為學者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乎人之一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間未免已啟學者心理為二之弊此後世所以有專求本心遂遺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卽理耳此義外之說蓋朱子既謂理不外心正自本體

言其格物傳卽物而窮其理卽是我心卽之也非義外也書曰以義制事語曰聞義不能徙以與聞皆自心言卽孟子所謂理義之悅我心也理義不根於心又何悅哉然錄中亦有嘉言如曰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為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為求之於內是以己性為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是發明中庸合內外之道也其辯人謂晦菴專以道問學為事然晦菴之言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居敬窮理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為言雖未盡瑩何嘗不以尊德性為事而又烏在其為支離乎又恐學者之躐等或失之妄作使必先之以格致而無

不明然後有自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謬世之學者苦其難而無所入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學者之弊而當時晦菴之自爲則亦豈至是乎此其最得者也又曰聖人述六經惟是存天理去人欲道問學時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至善如事親溫凊必盡此心之孝惟恐有一毫人欲間雜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理自然思量父母寒熱求盡溫凊道理此亦其最得者也然亦有大弊與孔孟相反者如曰親民從舊本作親民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即仁之也此則弊流於兼愛而不自知矣如曰今人知當孝弟而不能孝弟此已被私欲隔斷非知行本體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此則是矣然講求既明又焉有爲不孝不弟之人乎乃曰欲求明峻德惟在致良知人喜其直截遂以知爲行而無復存養省察之功貪質高者又出

妙論以助其空疎而不復讀書以求經濟此則弊流於爲我而不自知矣吾不知其於楊墨爲何如也執事所指謫者謂陽明陷溺於佛氏三十年然後以致良知爲學本不過一圓覺耳如曰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皆上達也此則佛氏不可思議之說也吾儒下學而上達惟一理耳豈可岐而二之哉既以親親即爲仁民又以良知即爲良能至此則又不合而爲一口給禦人陽儒陰釋誤人深矣（答汪方塘思書）○講學之徒惟主覺悟而斥絕經書自附會大學致知之外不復聞見古今連宇宙字義亦所不識蓋上下四方之宇往古來今之宙乃性分內事必貫徹之方可謂物格而後知至羅念菴昔與唐荊各請東廓臨别幾陷大僇後得免歸亦主覺悟而不齎者之

所致也今觀其集首答蔣道林書不展卷三閱月而後覺此心中虛無物旁通無窮如長空雲氣流行大海魚龍變化豈非執靈明以爲用者邪昔六祖聞師說法悟曰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能生萬法楊慈湖做之曰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可謂踏襲舊套矣然既曰無物又有魚龍而宇宙渾成一片此即野狐禪所謂圓陀陀光爍爍也其與舊日冬遊等記更無二致（復何首展錢書）

論說

求仁者求全其本心之天理也得仁則本心之天理全矣中庸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猶圓有桃焉桃之所以爲桃者根幹枝葉華實生理皆蘊於核而爲仁亦猶人之所以爲人者

親親愛人及物生理皆具於心而爲仁也核破於斲傷於蛀則生理不全天理爲人欲所間則惻隱之心所以生生者亦無復全矣故桃必栽培去其害核者以全其仁亦猶人必存養克治然後天理渾然而無間也今匹夫匹婦斥人之不仁者必曰非人必曰汝何其無人心也與訶釋如出一口然則天理少有不全雖爲君子而未仁亦明矣故古之聖賢憂勤惕厲而後人心不死一息不仁斲之蛀之者至矣奚其生夫氣必充實而後桃仁成焉否則不空即朽人之自養仁或不仁亦何異哉其生也自萌芽至於結實秩然不紊雖大小參差不齊然其爲桃則舉相似也此又可見理氣無二而性之相近也至於核合皮肉而後爲果猶心必有身以行仁而後爲道故孟子又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嘗觀於易惟乾復言仁蓋復之初即乾之元

碩果不食則生矣復之所謂仁承乎剝也仁於五行爲木而乾
爲木果在春爲仁發生也在冬爲榦歸根也生生不已終而復
始其天地之心乎問學一息少懈則與天地不相似是乾道也
故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夫仁主於
行子貢之問乃其極功然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
何哉蓋博施濟衆夫人之所不能也求在外者也己欲立達夫
人之所能也求在我者也在我則心之德愛之理焉耳非必人
人而立之也己欲卓立此心即及於人亦欲其卓立而不忍其
傾頹雖力不能周然扶植之心自不能已也非必人人而達之
也己欲通達此心即及於人亦欲其通達而不忍其抑塞雖澤
不能徧然利濟之心自不能已也立如爲山卓然不移達如導
水沛然莫禦試登高山而望遠海岡阜丘陵必聯其峒無大無

小如聳如跨立必俱立之象也溝洫畎澮必入於川無小無大
如羅如鶩達必俱達之象也是故山之性立水之性達人之性
仁觀此則堯舜性之之聖亦體仁於心而已矣學以入堯舜之
道者行仁必自恕始能近取譬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大學絜
矩以平天下者不待博施自能濟衆豈非要道哉故孟子又曰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或問曰顏子之學體在爲仁用在爲邦
用舍行藏之道俱矣然仁人心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無乃二之
與曰人之所以爲人者生理存焉耳心放而不知求則生理日
絕其形雖在其心已死故心者函此生理者也仁者發此生理
者也五穀之種播於田生生不已是麃是蔉少有間焉[illegible]揚使
而生理遏矣詩曰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
厭其苗綿綿其麃此之謂也仁根於天爽猶是也心一息少放

則生理亦一息間斷而不相依矣仁本與心一而人自二之是
故服膺勿失則相依之謂也心惟仁是依故不違仁農惟稼是
依故不失稼放其心而不求亦猶舍其田而不芸也夫求仁說〇
物理曷謂之天理也本於賦予稟受自然明覺莫之爲而爲者
也如惻隱之心非納交要譽惡其聲而然是也物欲曷謂之人
欲也不安於品節限制而鑿以私知非天之所以與我者也如
子貢貨殖而必先言其不受命是也去其所本無而復其所固
有則萬物皆備於我矣夫理雖可以觸類而長而其出於天者
物物各有當然不易之則自私用智則違天而自賊故詩曰不
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周禮曰則以觀德
毀則爲賊是也則者法也自貌言視聽而達諸人倫無非物也
而莫不有法焉如恭從明聰以及親義序別信之類是也推之

盈天地間無一物而無理可法者蹉其理則非天之法矣易所
謂天則正以其出於天當然不易者也孟子亦曰君子行法以
俟命而已矣豈敢毀之而自賊哉將欲行之必自致知始致雖
有推極之義而說文原訓則曰送詣也其文爲久至觸類而推
極之久則天牖帝迪送詣而至性之本善吾所固有者明而通
於心中矣是故格物所以明善也誠意所以誠身也身主於心
心發於意意萌於知知起於物曰致知在格物不言先者知與
意雖有先後其實非二事也知之不至則意不誠而無物記曰
物至知知而後好惡形焉何者好善惡惡感於物理者也好妍
惡媸好富惡貧感於物欲者也道不離物物不離事盈天地間
物物各有一理存焉去欲求理豈以空談悟哉不曰理而曰物
者踐其實耳鄭元曰格來也物猶事也程子因言物來知起象

山曰格至也研磨考索以求其至朱子因言窮至事物之理溫
公曰扞格外物以物至爲外非合內外之道黃潤玉曰格正也
義取格其非心心正矣㝍用誠意致知爲哉是數說皆因記而
億者也惟說文曰格木長貌從木各聲取義於木聲以諧之其
訓精矣今夫五行之各一其性也水土金火滙萃鎔合皆可爲
一惟木不然挨接暫同終則必異理欲同行而異情正如桃李
荊棘共陌連根始若相似及至條長之時形色別矣荊棘必剪
猶惡之當違夫身者也桃李必培猶善之欲有諸己也培其根
而達其枝則木各滋息而長矣修其本而達其末則物各觸類
而長矣是故耳目口體物也心爲本而視聽食息其末也喜怒
憂懼無節於內胡爲物交物引之而去乎必使心能爲身之本
明於無物而後已父子兄弟物也自孝弟慈推之則身爲本而

絜矩其末也好惡胡爲而偏乎必使身能爲家國之本至誠動
物而後已天下大矣始於格物先事者也理自理欲自欲則本
根各異物既格矣至於天下平後得者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
物各付物則枝葉亦各不同焉惟明也辨物之理欲而至善存
惟誠也成物之始終而大道得孔子之誠身不過乎物孟子之
萬物皆備反身而誠皆反本之謂也或曰禮樂刑政之道鳥獸
草木之名莫非物也泥而格諸曰否否本則身厚則倫經不云
乎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
也（格物論）○道也者無有精麤大小遠邇微顯格天地濟民物日
費而用之不可得而盡也正耳目以視之而莫知其所繇也故
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得之者蓋或寡矣必也敬乎易以衣袽言
戒履霜言愼目睹者也以洊雷言恐懼耳聞者也不睹而亦戒

懼焉不聞而亦恐懼焉雖青天白日之下稠人廣坐之中其胎
處細事必自知之及其微有迹也詩云無曰不顯莫予云覯韓
嬰曰匹夫匹婦會於墻陰而明日有傳之者矣男女人欲不正
則放辟邪侈將靡不爲焉天命不能須臾存矣是故君子慎獨
必造端乎夫婦正其源也朱子曰有天地後此氣常運有此身
後此心常發要於常運中見太極常發中見本性豈非顧諟之
功耶欲既退矣惟理是安日用常行念念精察則此心全體虛
明洞徹天何言哉昭昭於此已發者往未發者來逝者如斯潛
涔於此充滿流動如川之不息夫之不窮內外本末體用動靜
洞然無一毫之間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
者養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至此則從容
中道浩然之氣其生於性矣乎及其成功也自其燦然時出者

言則謂之聖聖則知命以盡性故曰如天如淵自其渾然與切
者言則謂之仁仁則盡性以至命故曰其淵其天敬以達誠斯
其至矣（愼獨論）○孔孟之言性也一而已矣而以爲有性氣之分
者一之則不是也孔子曰性相近也衆人之性則近求由矣求
由之性則近游夏矣游夏之性則近淵騫矣淵騫之性則近夫
子矣性固相近也又曰習相遠也習於舜禹則爲舜禹之徒矣
習於盜蹠則爲盜蹠之徒矣習固相遠也以瞽瞍伯鯀爲父而
有舜禹習乎善而不習乎其父以柳下惠爲兄而有盜蹠習乎
惡而不習乎其兄故曰上智與下愚不移人惟習於利欲旦晝
之氣梏其性而亡之爲放辟邪侈之事在囹棲陷穽之中嚮莫
之覺也絪縕定息至於中夜而清明之體還焉良心復萌所謂
稽之者善其在是矣誰無此心豈非相近乎哉孔孟之後周人

世碩乃曰性有善有惡荀卿則爲性惡其善者僞也則又甚於世碩矣其論性惡累數千百言至援引堯舜問答之詞以爲証其出於堯舜與否吾不得而知也曰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則是妻子未具之先嘗有孝矣曰爵祿榮而忠衰於君則是爵祿未榮之先嘗有忠矣由是言之則性固本善而無惡也性說○性命於天道之隱也道弘於人性之顯也聖人之道天命之流行一而已矣天何言哉吾無隱乎爾自鄉黨朝廷宗廟以至起居飮食經曲禮節其卽發育峻極之分乎子思子論至誠無息而及天地山川生物無窮可謂聞道者矣是故夫子之文章鳶飛魚躍顯焉者也顯則聖人不得而隱之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無聲無臭隱焉者也隱則聖人不得而顯之也子思之聞其猶子貢之聞乎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豈外性而有聞乎哉不睹不

聞人之所不見隱也性也參贊化育察乎天地顯也道也故教隱以前言學則用在其中費隱以後言用則學在其中大舜文武周公文章功業豈在性與天道外哉性外求道道外求大體聞善言不爲己有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吾能屏絕利欲一於理義自費而隱不須臾離則德性完備隨在發見譬則持堂澳汲水漸充滿滋溉取足在吾壺矣至德之凝至道何以異此道之在天地也猶水之在海也口耳之徒亡得於心則亦五石之瓠泛泛焉者耳其何凝之有是故流水之瀾卽在源中日月容光卽在明中天地之德川流卽在敦化之中聖人之德達道卽在大本之中堯明卽在欽中舜哲卽在濬中故子周子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天道與人理一分殊苟截本末而二之斯支離矣故子程子又曰沖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

具已應不是先未應不是後疑道說○理一而分殊統之在道者也夫子贊易始言窮理理不可見也於氣見之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朱子曰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確哉言乎理卽氣也氣之有條不可離者謂之理理之全體不可離者謂之道蓋道天地亘古今無非一氣而已氣本一也而分陰分陽則一動一靜一往一來一闔一闢一升一降循環無已積微而著由著復微爲四時之溫涼寒暑爲萬物之生長收藏爲斯民之日用彝倫爲人事之成敗得失千條萬緒紛紜膠轕而卒不可亂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卽所謂理也初非別有一物依於氣而立附於氣以行也或者因易有太極一言乃疑陰陽之變易類有一物主宰乎其間者是不然夫易乃兩儀四象八卦之總名太極則衆理之總名也云易有太極明萬殊之原於一本

也因而推其生生之序明一本之散爲萬殊也斯固自然之機不宰之宰夫豈可以形迹求哉自心之所同然者窮之存乎人爾周子爲圖以明易與川上之歎一貫之旨同條共貫蓋理卽氣也一氣渾淪名爲太極二氣分判名爲陰陽陰陽分老少四象非土不成又名爲五氣皆自吾心名之所謂窮理也非謂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理而理在氣先亦非氣以成形理亦賦焉而理在氣後當近取諸身則耳目視聽有聰明之理自吾心名之也非聰明之理在未有耳目之先出於視聽之後也口體言貌之恭從以至萬理皆然此天地人物之各具者雖欲紊之吾心自能窮究惡得而紊諸說文原訓曰理治玉也治玉者既琢而復磨之極其精研則玉之渾然者粲然可見得其理以修身而無欲則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皆在於我何則道之大原出於

天而地順承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德性之知本無不能也守之則德可久行之則業可大廓之則配天地未有難且繁者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後以覺悟爲道者豈夫子窮理之旨哉祗見其支離爾斯論也吾聞諸羅整菴氏而益明云原理○天命流行不已而人物生生無窮可謂仁矣其本則藏諸用焉蓋人自有生莭有知覺事物交接念念遷革失其恆性則反中庸矣故君子必自未發之中而操養之夫未發云者非藏居休息夙與夜寐絕無聞見之謂也日用常行事物在前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聞見不及而有渾然全體應物不窮者在焉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也但喜怒哀樂之情則未動耳於此而戒懼以存其心常爲動靜語默之主則物至能知自敬身惇倫尊師取友以至酬酢萬變情雖

迭用而發皆中節一日之間雖萬起萬滅而其大本未嘗不寂也是故寂而未嘗不感感則必顯諸仁仁始於親親自孝友睦婣之殺以至匪親義始於尊賢自賢德忠良之等以至匪賢等殺章而爲叙秩命討則經綸自立本出矣問學以明之是謂知大蓋人心之虛靈知覺主乎理義而無一息之不察也非槩然者達渾然者於外乎感而未嘗不寂寂則復藏諸用用則德性常爲中節之本必也涵泳其良知知日至則義日精以川流敦培其良能禮日崇則仁日熟以敦化經曲合而爲發育峻極則大本與化育一矣問學以誠之是謂事天蓋此心之周流貫徹經乎利欲而無一息之不仁也非渾然者函槩然者於中乎故堯舜禹皐陶所以必言天者大本即天也人自違之則亦恭敬之不篤焉耳嗟乎天命流行之體何時不在吾身哉未發之前

已發之際一念不善覺其非禮恭敬自持私意立消眞積功深中和不難致矣是故恭敬則心主乎動靜語默而自不放此知與禮相爲用而後仁始成也仁之爲道大矣其盡性至命之樞要乎中庸原道於天而析諸聖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道固天下之大經也誠能修之以成仁則性盡性盡則命斯至矣故又終之曰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雖然仁固難能也人得之以爲心則天地之大德存焉但放其心而不知求爾求則得之欲盡理還藏而必顯人皆見之見諸其行也故夫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其猶易也維乾復言仁蓋復之初反對則剝之終也碩果不食乾元生意存焉顏淵博文學以聚之旣能且多而又問於不能與寡則辨之至明矣有若無實若虛寬以居之犯而不校不遷怒不貳過則行之至健矣此所以不遠

復而能不違仁與故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知幾由己其惟獨乎愼獨則能敬以入誠誠無不敬乾健故也未誠者必敬而後誠坤順故也安焉之謂聖其學一一則誠勉焉之謂賢其學二主乎一則敬顏淵幾於安焉者乎大體具矣碩知碩果解其蔓䕺而生意復其爲仁也得乾道焉克己復禮爲之閑邪存誠也仲弓則下顏淵矣其勉焉者乎具體而微方培灌敏樹者也其爲仁也得坤道焉主敬行恕猶之直內方外也合內外而一焉則亦誠也矣故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司馬牛諸弟子各因其材而篤樊遲三問而所告三不同者隨日月至焉而發育以成其材何往而非生生之道哉故曰聖人如天覆萬物原仁○堯舜之世道德事功見於典謨者無非學也雖不言學而其言皆知本此其所以爲萬世法與自成湯言性後

傅說始言學說命之告王也始之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蓋求多聞式古訓則理日明苟無言語文字以為學則非吾之所謂學矣次之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於茲道積於厥躬蓋遜其志致於學則道日積苟不勉強學問以為道則非吾之所謂道矣終之曰惟斆學半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蓋教學兼全終始克念則德日修苟執圓明覺悟以為德則非吾之所謂德矣自有書契治百官察萬民以來不可一日廢也雖言語文字日繁仲尼刪述六經則已簡易矣是故古之士者取士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士之待聘者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聞識雖多而貫諸一心則道明德立丕建事功而堯舜之治有不復者哉然好高欲速厭常喜新是已非人黨同伐異學者之通患也斯

堯舜在上文章煥然而言由其心文見於行命德亮工之外蓋鮮見焉故驩兜黨共工之象恭也靖言庸違反以為功有苗放伯鯀之方命也昏迷侮慢自以為賢而況孔子春秋之時乎蓋道家者流起自黃帝伊呂歷記成敗之道而書成於管仲惟守清虛持卑弱以用兵權孔門弟子蓋有叛於異端遠離道本而畔博約之教者雖子路之勇猶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故教人一則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二則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時則老子之學無欲無為自然而民化其要存乎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而守中保盈所實者三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以禮文為亂之首道之華則是執三皇之治以御季世也孔子嘗問禮而知其意夫道德仁義既失則禮無本矣此所以從先進與及蕩者為之則欲絕去

禮學兼棄仁義曰聖人不死大道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莊周之言也豈老氏以正治國之意哉時至孟子楊朱墨翟興焉朱有言曰行善不以為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為善其為我也有類於不敢為天下先翟之言其節用非儒述晏嬰之毀孔子曰盛容修飾以蠱世絃歌鼓舞以聚徒當年不能究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其兼愛上同則有類於慈儉者焉然未嘗一言及於老氏以為宗也司馬遷引鑒譏儒崇黃老而薄六經謂經傳以千萬數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殊不知吾儒之學自本貫末雖孔子之聖猶資聞見以次德性之知而擴充之詩書執禮皆其雅言而欲卒以學易可謂念終始典於學者矣故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觀於稱相事得邦家綏來動和之化則

其所擴充者豈非道德事功彼老氏焉能有為致此哉況六經藉孔子刪述要而不繁漢文帝勇求治之者田何伏生孟喜僅數人爾迄武帝時安得有千萬數哉是遷之誣也自是黃老大行於漢矣佛雖與於晉宋齊梁之間然六經猶未泯也自晚宋學苟知本則六經皆我註之言出禪學大昌其徒心狹而險行僞而矜言妄而誕氣暴而餒則六經之道晦矣噫乎傅說之言學之原也士之志於道積厥躬德修罔覺者當何如曰學於古訓乃有獲此其教學兼全終始克念當篤信而力行之不可一日廢者也後世學尚超異凡經傳皆以為古人糟粕一切屏之惟讀佛老書雖數千卷則未嘗厭故予詳說而贅為之辭學原

明儒學案卷五十一終

姚江黃宗羲梨洲著
故城賈　潤　參閱

文定張甬川先生邦奇

張邦奇字常甫號甬川浙之鄞人也弘治中舉進士高第改庶吉士授翰林檢討逆瑾竊政先生著張騫乘槎賦以瑾喻所城騫喻附瑾者乞便地以養親出爲湖廣提學副使尋乞致仕嘉靖初起提學歷四川福建召還爲春坊庶子國子祭酒南吏部右侍郎丁外艱終喪起吏部右侍郎轉左時太宰汪鋐與霍兀厓相訐先生以和衷解之不得因不欲居要地乃徙翰林學士掌院事又加太子賓客掌詹事府事陞禮部尚書以母老上書乞骸骨弗允改南京吏部以便養又改南兵部而卒甲辰歲也

年六十一贈太子太保謚文定陽明贈先生序云古之君子有所不知而後能知後之君子惟無所不知是以終有不知也則先生當日固汎濫於詞章之學者也後來知爲己之功以涵養爲事其受陽明之益多矣謂載道之文始於六經大備於周程朱子之書莫非是道之生生而不已也由博文之學將迴流而求源舍周程朱子之書焉適哉今之爲異論者直欲糟粕六經屏程朱諸子之說置而不用猶欲其適而窒之竅也所謂異論者指陽明而言也夫窮經者窮其理也世人之窮經守一先生之言耳因陽明於一先生之言未嘗會通之以理則所窮者一先生之言有所出入便謂其糟粕六經不亦冤乎此先生爲時論所陷也

語要

凡物交於前有所溺之謂放無所溺而勿之省也滯其情於物焉之謂放無所滯尸居惕如也而不知其所如之謂放心放矣孰求之曰心求之心求之者非人有二心心有二用也夫心至明而至剛固足以自求自復而不假乎其他也求放心者非有所索而取之也察之而已矣非有所追而獲之也斂之而已矣於其惕然不自知者惕然自省之而已矣於是收斂於至密之地而兢畏以持之不使一毫外物得容乎其中是之謂一而不貳非其至明至剛自求而自復哉易曰不遠復孔子以顏子當之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明剛之至也故夫不精則不免於放不一則不免於放而莊周乃曰罔象可以得之夫罔象所以失之耳求放心說○大學言心以無所忿喜憂懼謂

之正中庸言性以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此心法也心之發動者意也視聽飲食者身也正心之功非屬於意非屬於身者也事物未交恂慄而已凝然中居而萬誘不敢干也忿喜憂懼一無所有而吾心之本體翼如也易曰艮其背曰介于石曰寂然不動曰退藏于密皆心之義也後之儒者以靜歸佛以虛歸老譬則舉家珍而委之地也言及靜虛則以爲疑於老佛而避之譬則家珍爲人所竊欲復之而以爲嫌於盜也睇目而不敢一盻豈不悲乎○吾何敢言知乎哉至神者天也至明者人也至微者心也吾皆未得而知之夫天之道明善天下而無覩聰善天下而無聽是故天之道微顯而闡幽非微顯而闡幽也夫於天下無顯無幽也有聲天聞之矣無聲天聞之矣有形天見之矣無形天見之矣其何顯微之間之有人之限於耳目者白其

所不見聞而謂之幽天惡其若此也故從而闡之而微之斯其損益盈虛之理也何謂至明者人曰其以耳目見聞者愚人也達者之見聞則同乎天矣是故是非善惡愚者疑而達者覺矣覺者辨而疑者釋矣疑者釋而天下皆覺矣是故天下之事久而無不定何謂至微者心曰慮萌乎中非至精者弗察也弗察則不能知吾心不能知吾心則不能知人不能知人則不能以知天不知天則不知所以畏天不知人則不知所以畏人不知心則不知所以畏心心吾之心也而畏之猶未也況又不知所以畏吾何敢不知乎哉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其自知若是之明也唯孔子知之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其知人若是之微也古之君子曷爲其無不知若此知遠之近也知風之自也知微之顯也是知之始也及其至也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

聖人而不惑明務學○中庸一書子思反覆推明許多道理只說得不知不慍四字觀其由尚絅之心推而至於無聲無臭可見矣而其要只在於時習而不已便可到純亦不已至誠無息事也○宋儒苦仁之難識悉錄論語所言仁者時誦而思之然或以公言仁或以愛言仁或以覺言仁雖各見其一隅亦足以互相發也孝弟爲仁之本孝弟立而仁道自生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一以貫之者也且以公言之父母兄弟之間或不免於形骸之隔甚則至於好貨財私妻子則至近且不能公而況能擴其民胞物與之心乎以愛言之父母兄弟之間或未能致其親愛之情甚則至於一言不合怨懟生焉則至近且不能愛而況能以一身體天下之休戚乎以覺言之父母兄弟之間或不能盡其察識之心甚則至於私欲固蔽如槁木頑不痛癢疾

痾漠然若不相關而況能於天下之怨愁呻吟之聲感之即應爛之即動乎是爲仁之根不能立於至近之地其道何由而充大也○物理自然人不得以一毫私智容乎其間易曰易簡中庸曰篤恭周子曰誠無爲皆是此意象先云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私智是也○行者酬酢克中人心行將去更無違拂之謂然不可求之於人但當反之於己言行者君子立世之樞機也一言或不忠信便起人疑一行或不篤敬便起人慢疑我慢我怎生行得去蓋人之見信由我之自信也人之見敬由我之自敬也行有不得者皆當反求諸己而已矣○人之心志得於天者本自精明本自純粹何有疾病但鄙詐之念一萌即乖戾之私戕其和粹之氣便有疾病既有疾病則必歉焉而不自安慝焉而畏人知便是有惡於志○天地之間而暘寒燠少乖於

度則災沴見人之身榮衛脈理少失其平則疾疢作是故剛柔緩急或過而行必疚焉寬猛弛張稍偏而物必病焉夫是以有執中之允而後有協和之績故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夫所謂達道者萬化不中不行萬物不中不生萬事不中不成禮不立則樂不興易之道可一言而盡也中焉止矣

襄惠張淨峯先生岳

張岳字維喬號淨峯福之惠安人正德丁丑進士授行人庶寓僧舍與陳琛林希元閉戸讀書出則徒步走市中時稱泉州三狂武宗寢疾豹房上書請內閣九卿輪直嘗藥不報已諫南巡罰跪五日杖闕下謫官世宗即位復行人歷南武選員外刑祭主客郎中出爲廣西提學僉事調江西尋謫廣東提舉先生爲郎時上議禘祭推求所自出之帝中允廖道南議禘顓頊永嘉議禘德祖貴溪謂德祖在大祫已爲始祖不宜又爲始祖之所自出當設虛位南向而以太祖配享第未知虛位之書法宗伯李時以問先生先生請書皇初祖位議上而上從之永嘉因忌而出之外又坐以選貢非其人謫之轉守廉州時方有征交之議廉相隔一水先生言其六不可上遣毛伯溫覘師先生以撫

處之策語伯溫伯溫既用其言交人莫登庸亦信向先生事未畢而陞浙江提學副使參政登庸將降問廉州太守安在於是以原官分守欽廉始受其降擢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轉江西巡撫以副都御史督撫兩廣討封川賊平之加兵部右侍郎再征柳州破其巢又平連山賀縣諸賊召爲兵部左侍郎陞右都御史掌院事先生在邊不通相府一幣故不爲分宜所喜湖廣苗亂初設總督以先生當之至則斬捕略盡宣慰冉元陰爲苗主苗平懼誅乃嗾龍許保吳黑苗掠思州行金嚴世蕃使罷先生世蕃亭執不可止降兵部侍郎已而生擒龍許保而黑苗尚附元所先生劾元發其通賄事世蕃益怒然而無以難也未幾黑苗就擒三省底定先生亦卒復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謚襄惠先生嘗謁陽明於紹興與語多不契陽明謂公只爲舊說纏繞

非全放下終難湊泊先生終執先入之言往往攻擊良知其言學者只是一味篤實向裏用功此心之外更無他事是矣而又曰若只守個虛靈之識而理不明義不精必有誤氣質做性人欲做天理矣不知理義只在虛靈之內以虛靈爲未足而別尋理義分明是義外也學問思辨行正是虛靈用處舍學問思辨行亦無以爲虛靈矣

論學書

良知之言發於孟子而陽明先生述之謂孝弟之外無良知前無是言也殆雙江以其心所獨得者創言之於愚心不能無疑亦嘗面質雙江矣尚未盡也子思之言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而又申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夫以性道之廣矣大矣無不備也而指其親切下手處示人不越乎喜怒哀樂已發未發之間所謂戒懼者戒懼乎此而已所謂謹獨者謹獨乎此而已至孟子又發出四端之旨而特舉夫赤子入井嘑爾蹴爾睨視顙泚以驗良心之不容泯滅者亦可謂深切痛快無餘蘊矣學者只依此本子做去自有無限工夫無限道理固不必別尋一二字以籠絡進盡之也明德新民之說往歲謁陽明先生於紹興如知行博約精一等

語俱蒙開示反之愚心尚未釋然故後先生忽語曰古人只是一個學問至如明明德之功只在親民後人分為兩事亦失之憬然請問先生曰民字通乎上下而言欲明孝之德必親吾之父欲明忠之德必親吾之君欲明弟之德必親吾之長親民工夫做得透徹則己之德自明非親民之外別有一段明德工夫也岳又起請曰如此則學者固有身不與物接時節如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又如禮記九容之類皆在吾身不可須臾離者不待親民而此功已先用矣先生謂明德功夫只在親民不能無疑先生曰是數節雖不待親民時已有此然其實所以為親民之本者在是岳又請曰不知學者當其不睹不聞之必戒謹恐懼屋漏之必不愧於天手容之必恭足容之必重頭容之必直等事是其實見得自己分上道理合是如此工夫合當如此則所以反求諸身者極於幽獨微細而不敢有毫髮之職闕焉是皆自明己德之事非為欲親民而先此以為之本也如其欲親民而先此以為之本則是一心兩用所以反身者必不誠切矣故事父而孝事君而忠事長而弟此皆自明己德之事也必至己孝矣忠矣弟矣而推之以教家國天下之為人子為人臣為人弟者莫不然矣然後為新民之事己德有一毫未明固不可推以新民苟新民工夫有毫髮未盡是亦自己分上自有欠缺故必皆止於至善而後謂之大學之道非謂明德工夫只在新民必如老先生之言則道却未與民親時節一段工夫又須言所以為親民之本以補之但見崎嶇費力聖賢平易教人之意恐不如是也先生再三錯誨曰此處切要尋思公只為舊說纏繞耳非全放下終難

於汩夫以陽明先生之高明特達天下所共信服者岳之虛陋豈敢致疑於說顧以心之所不安者又尤為習於名公而不明辨以求通焉則為蔽也滋甚矣（遺與齋鄂）○格物之說古人屢言之及陽明而益詳然影滯終不能釋然者蓋古人學問只就日用行事上實下功夫所謂物格者只事理交接念慮發動處便就辨別公私義利使纖悉曲折昭晰明白足以自信不疑然後意可得而誠心可得而正不然一念私見橫據於中縱使發得十分懇到如適越北轅愈驚愈遠自古許多好姿質志向甚正只為擇義不精以陷於遁逆而不自知者有矣如楊墨釋氏豈有邪心哉其流至於無父無君此其病根所在不可不深究也來教云格物者克去己私以求復乎心之體也岳為一部大學皆是欲人克去己私以求復乎心之體也但必先辨乎公私之所

在然後有以克而復之此其節級相承脈絡相因吾學之所定疊切實異於異教之張皇作用者只這些子且如讀書講明義理亦是吾心下元有此理知識一時未開須讀古人書以開之然必急其當讀沉潛反覆使其滋味浹洽不但理明即此就是存養之功與俗學之支離浮誕者全不同豈有使之舍切己工夫而終日勞於天文地理與夫名物度數以爲知哉無是事也數年來朋友見教者甚多終是習中舊根卒難掃除而私心習之既久又不忍遽除之也（與龔雙江書下二條同）○今之爲文章者必曰秦漢蓋以近時之軟熟餖飣爲可厭也講讀者必曰自得亦以傳注之拘滯支離學之未必有得也夫與能以秦漢之文發其胸臆獨得之見洋洋乎通篇累牘而於根本淵源之地未必實有得焉君子未敢以作者歸之也況所謂秦漢者乃不出賤末

之尖新稍有異於今之軟熟者其實亦無以異也餖飣而不竟頹複而無體奔走學者於論誕淺薄之域反不若淺近平易猶得全其未盡之巧之爲愈也秦漢之文見於班馬氏所載多矣其渾厚醇雅之氣明白正大之體曾有一言一事詭誕乎哉今之自託爲秦漢者恐未必於班馬之書有得也有得於中則其發也必不掩矣乃欲厚自與而疑學者其亦可悲也夫自得之言出於孟子其意亦曰漸漬積累自然有得爾夫豈必於排擯傳說直任胸臆所裁而謂之自得哉三代而下載聖人之經秦火之後人自爲說至程朱始明矣雖其言或淺或深或詳或略然聖人遺意往往而在學者不讀之則已如其讀之也豈可不深造而致其詳詳讀古人之書而有得其淺深詳略之所存意見未安姑出己見爲之說期於明是理以養心而已矣不在剏

意立說以駭人耳目也有是心而言又未或當其自蔽也甚矣嗚呼學之不講久矣文章議論古人講學不以爲先也今也窮日力以從事於此猶不得其要領況其遠且大者乎此類得失本無足辨然場屋去取學者趨向繫焉新學小生心目謭謭一旦驟見此等議論必以爲京師好尚皆如此其弊將至說經叛聖人爲心術之害有不可不深憂而豫防者故一伸其拳拳之愚○出院習禮蓋將使學者知舉業之外有此一段本領工夫若於此信得及做得是日積月累滋味深長外而許多淺俗見解自然漸覺輕小矣此學不講已久今聚八郡之士終日羣居若不就日用最親切處指示下手工夫使之有所持循據守以交相勸免漸次有得而但務爲渾淪籠統之語以語之則恐聽者未悉旨意其材質高者未必實用其力先已啓其好高助長

之心其下者又騰語生解借存養之目以爲談說之資此其病痛而日證候雖與俗學不同而其根於心術隱微反有甚焉者不可不察也昔夫子之教以求仁爲先仁即心也心即理也此心所存莫非天理默而成之而仁不可勝用矣此數言者以夫子之聖七十子之賢提耳而教之可以不終食而頓悟者而夫子則不然也顏淵問仁告之以克己復禮而其目在視聽言動仲弓問仁告之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樊遲問仁告之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司馬牛問仁告之以其言也訒而已顏子所問者仲弓不得而與聞也仲弓所問者樊遲不得而與聞也樊遲所問者司馬牛又不得而與聞也聖門之教因人成就如此其目視聽言動曰出門使民曰居處執事與人皆就日用最親切處指示人下手工夫故曰

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曰恭曰敬曰忠曰訒莫如漢廷之法較若畫一使人即此日下便有持循據守才質高者不得踰此而不及者亦可以企此以有爲所謂非僻之心惰慢之氣自將日銷月化於冥冥之中而不自覺此所謂聖門之學也無他只是有此實事實功而已矣大豈在別尋一個渾淪之體以爲貫內外徹幽顯合天人使人愛慕玩弄而後謂之心學也哉且就講禮一節言之如士相見冠昏鄉射飲酒之禮之類不講之則已如欲學者之講之也則不但告之曰禮者理也理者性也性者心也心存則性存而禮在其中矣必使治其文也習其節也而又求之其義也則必據經傳質師友而反求於心然後有以得其節文意義之不可苟者而敬從之夫然後謂之善學窮其中間自始至終皆以實欲行禮之心主之爲有異於剽竊掏外以欺

人者歟易曰同歸而殊途百慮而一致此言理本自然人不可私意求之歟既曰殊途曰百慮不可謂全無分別也故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然至論心自是心性自是性天自是天如人之父子祖孫本同一氣豈可便以子爲父而祖爲孫哉昔之失之者既以辨析太精而離之使異今欲矯其失必欲紐捏附會而強之使同可謂均失其平矣不如且釋同異之論令學者且就日用切己實下功夫如讀書不必泛觀博覽先將學庸語孟熟坐叠足澄心易氣字字句句反覆涵泳務使意思貼斷滋味泛溢反之吾心實有與之相契合處如習禮則冠射相見等用之有時口誦其節文大義亦當必求其所謂不可須臾去身者如曲禮少儀玉藻中所記動容威儀之節逐條撥出相與講明而服行之坐時行時立時拜跪時獨處時至應事接物時提撕儆

神常常照管使其容色無時而不莊敬動作無事而不節守少有放肆失禮則朋友又得指其失而箴規之如是雖於學問之淵源統紀未能深造然就此著實規矩安頓身心資質高者能自循此上達其下者亦有以養其端愨醇篤之性不至於道聽塗說矯厲作用重爲本體之害矣○所謂物則云云此是文公教人下手窮理工夫十分親切處真能見得事事物物上各有義理精微不差則所謂人心道心氣質天性亦各有著落以爲省察存養之端今之學者差處正是認物爲理以人心爲道心以氣質爲天性生心發事縱橫作用而以良知二字飾之此所以人欲橫流其禍不減於洪水猛獸者此也若老釋外事物以求理其學雖差要於虛空中實有所見豈若今人之侗疑虛喝其高者入於奸雄以下殆類俳優此風不息不知將何止極也

與黃宗賢○爲學之道以心地爲本若真見所謂心者而存養之則其本體固自正然非體察精密義理明晰有以備天下之故於寂然不動之中而曰心得其正者未之有也近時不察乎此紐捏附會侗疑虛喝既不知有義理工夫之實而亦安識所謂心體也哉其鬭合知行混誠正於修齊治平而以心字籠罩之皆從爲大言者也吾之疑此久矣朋友間一二有志者皆相率而入於此無可與開口者又恐徒爲論辨而未必有益故於門下姑傾心露又思近時所以合知行於一者若曰必行之至然後爲真知此語出於前輩自是無弊其曰知之真切處即是行此分明是以知爲行其弊將使人張皇其虛空見解不復知有踐履凡精神之所運用機械之所橫發不論是非可否皆自謂本心天理而居之不疑其相胥和而爲此者皆氣力足以濟邪說

者也則亦何所不至哉此事自關世運不但講論之異同而已

答張甬川

草堂學則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其所以立教之法則內自一心以至身之動作威儀莫不各有其養焉聖賢教人之目多矣未有不先得於此而能進乎其餘者也後世家塾之法既壞父兄所以教子弟者不過責以記覽之富綴述之工以為足以應有司之求則亦已矣然學者材質不同亦有終身不得至者焉方且佗佗焉為之不厭若反其本而責之身心之間則其心固能思耳目口鼻四肢固能視聽而運動特因其思而使之存之因其視聽運動而約之使入規矩并有品節分限不可必至者學者顧乃為彼而不為此其亦無以是語之而弗思耶

今故掇取孟子所論存養之功與夫動作威儀之則見於曲禮少儀諸篇尤近而易守者數條列於草堂北壁使諸弟子朝夕觀誦深體而服行之雖其規模條理不若古人廣大詳密然以存其良心伐其邪氣收斂端嚴培植深厚由是而讀書窮理以充拓其體應事接物以發揮諸用隨其材質分量之所及以進之亦不患於無其本矣不知務此徒以記問綴述為事雖使聖賢訓典充腹盈紙猶不得謂之善學而況今人無用之空言邪嗚呼小子念之斯古人切己之實學也由此而學之則為君子背此而學之雖有學焉猶不學也亦陷於小人而已矣汝不欲為君子則已如其欲為君子舍是吾無以教汝矣念之哉

孟子　仁人心也章　牛山之木章

鈞是人也章　養心寡欲章

右存養之要　凡四章

仁者此心之本體也心而無仁則非心矣故孟子以人心目之然心之所以放者旦晝之為有以害之也旦晝之害莫甚於耳目之欲先立乎其大者不為耳目之欲所奪則心於是乎得所養矣故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大抵孟子發此數章示人語意既明白而痛快工夫亦直截而易簡而其言之先後互相發明有不假訓說而自解者學者誠反覆玩味而有得乎其言焉則所謂立其大者所謂操存所謂求放心皆有以實用其力非強為揣度把捉以冀此心之或存矣

記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

君子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與存適謂立時磬折如人授物予己受得之形也）色容莊坐如尸立如齊燕居告溫溫（燕居謂私居告謂教使）凡行容惕惕（凡行謂道路也惕惕疾直貌）

立容辨卑無謟頭頸必中山立時行盛氣顛實揚休玉色（辨讀為貶貶卑謂磬折也顛讀為闐揚讀為陽休讀為煦心無惰作則氣盛不傾而常闐滿實如陽之養物也玉色謂溫潤不變）

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傾謂邪視也）

坐視膝立視足應對言語視面立視前六尺而大之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

則闔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右佩陰也左佩陽也徵角宮羽謂玉聲所中也門外謂之趨門內謂之行也當為齊采薺路門外之樂節肆夏登堂之樂節周還反行也宜圜折還曲行也宜方揖之謂小俛見於前也揚之謂小仰見於後也)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室中不翔並坐不橫肱(行而張足曰趨行而翕足曰翔武迹也小人之迹尺二寸接武謂每移足半躡之中武各自成迹不相躡也)毋側聽毋噭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斂髮毋髢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凡人宜正立不得傾欹聞聽人之語噭謂聲高急如雲之號呼也淫視謂流移邪盼也跛謂偏任也伏覆也袒髮也髢是餘髮也免去也褰去也以上皆言其不敬也)將上堂聲必揚將入門問孰存將入戶視必下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入戶奉扃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毋踐屨毋踖席摳衣趨隅必慎唯諾(聲必揚至不入告不敢干人之私也扃關戶之木當入戶之時必兩手向扃而奉之今入戶雖不奉扃以手許戶若奉扃然截也闊瞿不以後來變其容勿遂示不拒人也踐躡也躐踰也向也隅角也既不躐席當兩手摳裳之前徐徐向席之下而升)

將即席容毋怍兩手摳衣去齊尺衣毋撥足毋蹶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儳言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此弟子入門之法衣之撥足之蹶動皆失容也坐亦也虛坐非飲食也盡後謙也盡前恐汙席也儳攙先也勦者取人之說以為己說雷同者聞人之說而和之則者有所依據也)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此說事將敬之功)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毋拔來毋報往毋瀆神毋循枉毋測未至毋訾衣服成器毋身質言語(密隱處也不覓密處闚人之私也旁狎近及也逼與人狎不參報也報讀為赴疾之赴拔赴皆疾也測計度也)

容經曰周顧正視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閒二寸端面攝纓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微磬曰共立因以磬折曰肅立因以垂佩曰卑立立容也坐以經立之容肘不差而足不跌視平衡曰經坐微俯視尊者之膝曰共坐仰首視不出尋常之內曰肅坐廢首低肘曰卑坐坐容也行以微磬之容臂不搖掉肩不下上身似不則從然而任行容也趨以微磬之容飄然翼然肩狀若沇(古流字)足如射箭趨容也旋以微磬之容其始動也穆如驚倏其因復也旋如羅絲跘旋之容也跪以微磬之容揄右而下進左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跪容也拜以折磬之容吉事上左凶事上右隨前以舉項衡以下寧速無遲背項之狀如屋之元拜容也拜而未起伏容也若夫立而跛坐而蹁體怠懈志驕傲趍視數顧容色不比動靜不以度妄咳唾疾言嗟氣不顧皆禁也

右威儀動作之節(凡十條)

古人自起居飲食事親敬長以至應事接物莫不各有其法然隨事著見應用有時惟動作威儀之節之在人身有不可以須臾離者故學者內既知所存心矣又必致謹乎此使一身之動威中節文則心體之存乎內者益以純固矣此內外交相養之法惟實用其力所見功效者然後有以深信其必然非空言所能喻也

雜言

上下四方曰宇往來古今曰宙此二句於先天圓圖求之上下四方以對待之體言所謂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也往古來今以流行之用言自震至乾易中謂之數往往者往

古之謂也自與至坤易中謂之知來來者來今之謂也然則古之言宇宙者其義如此故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無以見易宇宙之義淺矣○邵子曰先天之學心學也陰陽消長之理吾心寂感之機妙哉妙哉胸中須是光光靜靜流動圓轉無一毫私意障礙方與天地合　萬事萬理只要就心上體驗○心之體固該動靜而靜其本體也至靜之中而動之理具焉所謂體用一源者也先儒每教人主靜靜中須一個主始得○心纔定便覺清明須是靜時多動時少雖動也而心未嘗不靜焉方是長進○喜怒哀樂未發時最好體驗見得天下之大本真個在此便須莊敬持養然必格物窮理以充之然後心體愈明應事接物毫髮不差若只守個虛靈之識而理不明義不精必有認氣質做性人欲做天理矣此聖賢之教格物致知所

以在誠正之先而小學之教又在格致之先也○虛靈知覺則心也性則心之理也學者須先識性然後可以言存心不然只認昭昭靈靈者爲性而不知自然之理此所以陷於作用之非而不自覺也○黃後峯書室對誠自不妄語始學從求放心來○凡學莫先辨其誠僞之分所謂誠者無他只是一味篤實向裏用功此心之外更無他事功夫專一積久自然成熟與夫鹵莽作輟務外自欺者大有間矣○一念到時鬼神皆通○聖賢千言萬語無他只教人求其放心而已心纔收斂便覺定靜清明然後讀書講明義理方有頓放處（既知此而欲以格物窮理在誠意之先何也心不放便是誠意）若此心已先馳騖飛揚不能自制而血氣乘之以動作猖作佶作作乍止凡百所爲卒皆無成其患有不可究言者已○聖賢所以教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平居暇日當操存體驗使

此心之體常清明定靜至於講學窮理皆所以培養此心講學之功讀書爲要而所讀之書又必先經後史熟讀精思掃去世俗無用之文不使一字入於胸中然後意味深遠義理浹洽而所得益固矣○客慮不必純是人欲凡泛思皆客慮也天下之理有精粗本末之殊吾身之應事接物亦有緩急先後之序要擇其最切已者而精思之漸次積累久後心體自明應接自無礙矣若舍近思遠舍卑思高非惟不得其理適所以汨亂其心體之全而深有害又不若不思之爲愈也○只處處透徹行處貴著實（此崇[illegible]卽是）○聖賢教人爲學緊關在一敬字至程朱發明之可謂極其親切矣今考其言既曰主一無適又必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曰只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曰未有箕踞而心敬者曰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

敬須從此入蓋心體難存易放初學功夫茫然未有下手處只就此威儀容貌心體發用最親切處矜持收斂令其節節入於規矩則此心自無毫髮頃刻得以走作間斷不期存而無不存矣近時學者動言本原頭腦而忘夫檢身密切之功至其所謂頭腦者往往錯認別有一物流行活動可以把持玩弄爲貫通的事之實體其於敬之一字蓋有視若縲紲桎梏不肎一用功者不知許多道理皆凝聚於此舍此而別求本原頭腦其不爲精神作用而流入於狂誕也者幾希○自古聖賢教人不過使之致謹於言語動靜事親從兄隆師親友之間養其恭敬惻怛之心以爲田地根本而時將聖賢言語反覆詳讀切已體認使其行著習察不昧所向而已初未有簡徑捷法可以直下頓悟亦未嘗使人安於支離淺陋如俗學之無用也○百物所需皆

天理也只不可分一片心去那上頭計較人之一心所藴萬關係者何事而令此區區者役使不得少休哀哉○凡事物未至而先立個心以預待之此便是逆詐鮮有不差者故心不可以無主尤不可以有私主天理自然何容私之有須是虛心以待事物之來敬便一一便虛有時心不如此而發言之際不覺如此者是此心不宰而氣反挾之以動也○凡與人議動務要色和詞暢非臨時可勉強大抵養定者色自和理定者詞自暢義理雖是而誠意未著亦未能動人

莊裕徐養齋先生問

徐問字用中號養齋常之武進人弘治壬戌進士除廣平推官召爲刑部主事歷車駕郎中出知登州調臨江二州多盜擒獲略盡築江堤七十二處以才略見稱積官至廣東布政司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平棠鈸之亂召用兵部侍郎謝病歸起南京禮部進戶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莊裕先生爲讀論經纘故於存養省察居敬窮理貞內方外知行無不析之爲二矣其讀書劄說第二册單闢陽明廣中黃才伯促而成之嗚呼其何損於陽明哉

讀書劄記

孟子茅塞之論深切學者病痛天理良心虛明灯在坦然平道若大路然人心一動七情交雜遂茅塞如也充塞既久些子虛明透露不出與茅塞何異則所發動流行皆爲形氣物欲所使便無別於禽獸矣極力芟夷開除荊棘以還大路學者宜自勉哉○閑思妄想客感得以乘隙而入病在中養不固而門戶洞踈斜徑滑習耳其原又在好善惡惡未能真切故坐悠悠養成此患而不自知也若欲去之其義只要誠意誠意即愼獨愼獨即是敬○端居無事時且不要留心世事遇不平有動於中則失了自家中和氣象此君子所以思不出其位也○人爲心害者不獨富貴飲食男女之欲凡山水書畫古今事蹟與夫將迎頑處往來於懷未能遣去其爲害一也大抵廣大寬舒盡踈外境

而休心自如方見本性○草木有氣質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覺覺乃聰明穎悟處知其當然之理幾微畢見者也故伊尹以先覺自任而孔子亦以先覺爲賢可見若但知飲食男女富貴小遂其欲而不覺其當然則孟子所謂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萬物形於有而生乎無成於實而本乎虛故制器者尚其象崇其虛所以制用也人之於物也耳遇之而成聲目遇之而成色雖聖賢猶夫人之耳目也其所默會心通窮神知化固不在於形聲也詩無聲無臭蓋言形而上之道天德至矣○近世言大學格物義議論尤多或以格爲正如孟子格君心之非之格正與非對下云一正君而國定彼以爲正是也此於正物無意義或以爲如云正是義正當也又於物字不照應或以爲格者扞正之也格物知本也如孟子言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

又如大學絜矩之義且謂朱註以格物而謂之窮理古未之聞也如此言意雖近而於本文義恐未盡合通篇有支節窒礙處愚觀書贊堯敬德之光曰格於上下舜典言巡狩至於北岳歸格於文祖又禹征有苗三旬逆命舜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詩言魯侯允文允武昭假烈祖皆有誠意感通之義夫我格人人之格我皆以理通其實一也朱註謂窮至事物之理與易知至至之義同本亦無害但於感通之義稍殊故至後讀曰紛如也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彼固聖人之事而學未有不由是而得也原格字義本扞格有未通求通之義猶古治爲亂以治亂而曰亂也蓋萬事萬物盈於宇宙而備於人原於天而具於吾之心惟於氣稟物欲或有偏蔽扞格故於明處無由可通只以吾心當然之理精思熟玩引伸觸

類條暢旁通易所謂精義入神觀其會通是也如是則向之齟齬扞格於吾前者皆將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活潑潑然而來種種皆化物物皆理萬物皆歸一太極也如豈有不致思豈有不誠者乎○非禮勿言之訓程子之箴確矣大抵中守義理自不至於妄言行相顧自不敢爲多言況有怍人與我損氣之爲害故抑當驗之人有喜怒意向則其言易乘之而出故制情乃所以謹言也○爲學作事忌求近功一求近功則自畫氣阻滯源與槁楊墨告子之從衡者之功業是也聖人無近功故至誠無息孔子不知老之將至若顏子未見其止孟子深造之以道是不求近功法則參前倚衡而勿忘勿助諸篇則又其步級也○程子論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蓋謂天命流行而生人物始有性人生而靜道理蘊而未感故爲天之性感於

物而動為性之欲欲即喜怒哀樂之情也若以靜推而上之則為造化未形時只是一團氣渾理在故不可言性言性即墮形氣中非復性之本體矣○孟子謂存心養性四字精密二事雖開說而義實相因性本天賦仁義禮智信純粹真實的道理而寓於心有感則情動隨物而遷心有存焉者寡矣心既不存則人欲日長天理日消故存心所以養性養性所以奉若乎天之所以與我之理即子思子所謂尊德性易所謂成性存存是也良心既存物不擾動大學之有定易之艮其背不獲其身也定而虛虛而明一真自如中庸之謂中大學之謂靜易敬以直內也由感而動出皆當理易動以天為無妄中庸之謂和也由是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五常百行及於仁民愛物而萬物各得其所孔子所謂一以貫之也故存心養性工夫其效甚大○

性字訓義心生以人心具此生理而實不外乎氣也程子以為性出於天才出於氣然才亦根於性之理必於氣以發之故高辛子八元之才忠肅恭懿宣慈惠和蓋以德性用事是何等才也若專以氣用事則闇於理義為剛很給虐而非所謂稟受之才矣孟子所謂非天之降才爾殊言不能盡其才者也可見○明道答橫渠定性書大意動靜皆定不逆將迎不係內外此性所以恆定也亦言無情者定之本順應者定之用既無情順應自不須除外誘除則增一套事易所謂至賾而不可惡也引易艮止為內定孟語不蹙為外定故兩忘無事靜而明通即聖人順應喜怒之當在於物而中無所繫也後言忘怒觀理乃學者求定工夫而用力之要莫切於此○或謂人心本無靜氣化流行亦無靜時愚觀易繫辭曰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

生焉又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蓋非靜無翕其動非動無闢其靜乾為至健而有動靜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以為無靜非也○人心存養不厚則德不聚出皆支離未能順理易以尺蠖之屈龍蛇之蟄皆自外而內退藏於密之事下言精義入神窮理入於微妙如中庸之盡精微乃為致用之本利用安身順而利往如易義以方外乃為崇德之資此正是內外交相養之道○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前求中程子曰不可於求即是思思即已發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之於喜怒哀樂之前何如曰不可既有知覺卻是動也怎生言靜後來羅豫章師龜山李延平師豫章皆以靜坐觀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為何如而求所謂中者想其觀字亦如言聖人之能反觀非費思求索之謂必有默會自得處孟子言平旦好惡雖是

動亦於本心未梏之際觀之學者於此一者交用其功則天理常存善端呈見日用動靜蓋有渾合自得而不自知矣○易無妄心有天人兩端而已天理渾然處自有泛應端緒出來無思無為所謂道心也若感物而動為性之欲既言物涉便有計較安排雖善惡不同均為人心也道心動皆天理真實故為无妄人心稍涉計較安排雖善亦妄矣察則決之之方敬則守之之法也○程子謂艮其止止其所也人多不能止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愚謂如人欲立功業便有功業事出來欲求名譽便有名譽事出來至於出處顯晦皆然心逐事亂也聖人不逐事故出處久速皆止其所矣何動之有○世俗上下相接之間一套儀文皆所謂非禮之禮矣蓋其中無主只管從時徇俗又為利害誘奪不能自信隨氣盈歉遂以成習所以中間尋不

出眞實辭讓禮來○程子謂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若主於敬又焉有紛擾之患乎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敬之事矣○主一無適之謂敬學者涵泳其義泥爲專主故好事者從而議之若與六經所載敬義迥別蓋道心本純一不雜中無妄動則不岐雜於二三心要在腔子裏畏懼收斂則不攻逐於物欲故無妄動斯一矣有畏懼斯不妄適矣人所以易動而恒不得制其欲者只緣無有畏心能內尊天命之性而不敢放失外懼物欲之患而先意防閑則敬自從此起矣敬則私欲退聽而天理之心常存是謂涵養涵養之義如程子所謂萊子中許多生意只須培壅澆灌方才得成所以成之者敬也故兢兢業業小心翼翼嚴恭寅畏克

自抑畏瑟兮僩兮與戒愼恐懼同是一個意學者要以畏爲主畏字有分別常人之畏只是畏事便差了些○孔子答子張問行以言忠信行篤敬蓋忠敬本心上工夫而欲於言行上求之恐其爲爲於外而不由夫心之實也如告顏子克己復禮爲仁而其目乃在於視聽言動蓋心本無私恐爲物欲牽引而蔽之也故須以志克制如戰而勝人欲負而退聽所以全夫中之理也意亦略同忠信篤敬則言行自出於本心○學者知心上公私便知事上有義利張南軒許晉齋謂學莫先乎義利之辨此之程朱論學已是第二件工夫然於世態流冥中要識此便能卓然有立○朱子答張南軒書曰以天理觀之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則雖下靜字無非此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所

以見天地之心者先王以至日閉關安靜以養乎此耳固非遠事絶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耳伊川於已發之際觀之正謂未發則有存養而已發則有可觀也此語甚精確而猶不安於靜觀未發之論愚恐終不能遺於反觀也○孟子謂氣動志如蹶者趨者蓋顛越急趨在氣而欲速則亦由乎心又如人鬭狠是氣然忿懥則發於心驅使鬭狠固爲氣然其主翁爲心若心操得其中則氣自平主得其理則使不亂故曰志動氣者十九言其時常多氣動志者十一言其少也○心具性先儒以爲郛郭於人雖資璞衛而終爲二物惟穀種之譬爲得之蓋其渾一之妙難以言語形容只得如此名狀欲人之易曉耳夫水本淡滴之五味而後和然其相投之分不可

離也故孟子以爲良心又曰良知良能正以其有性之德渾合待在○孔子以不爲周南召南爲面墻蓋不務本原尋路頭而欲施之國家天下自是通透推行不去○或謂知行只是一個工夫不可分作兩段事與易知至至之大學知止而後有定孔子知之不如好之意相背又曰敬卽無事時義義卽有事時敬兩句合說一件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意相背大抵聖賢說道理有本原有作用理無二致而用工則有先後故其次序如此如四時之不可易若欲打滾一處或倒做了工夫恐於道難入也○或謂居敬卽是窮理就窮理專一處說便謂之居敬就居敬精密處說便謂之窮理是以中庸尊德性道問學頭緒混爲一處又謂戒懼愼獨只是一個工夫無事時閒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察若意念未

萌善惡之幾未兆原無有知須安靜以存養之何用省察及其感而幾動則宜省察以決之何用存養人心動靜隨處可以用工若打昆一處尤難得力也○世學或謂心中不須用一個敬字且病宋儒程朱主敬及主一之說不知敬非別物只在尊德性常以心爲天爲君爲嚴師翼若有臨而不敢怠放聖人純一無僞有自然之敬齋戒以神明其德所謂齋莊中正是也賢人嚴恭寅畏有固守之力操存涵養不敢放置所謂整齊嚴肅是也其用功則不妄動之謂誠弗岐二之謂一不偏倚之謂中止紛擾之謂靜無邪曲之謂直中有主之謂實去物欲之謂虛其實一也外則踐履執事使民常整思慮斯須不忘正衣冠尊瞻視非禮不動是也舍此則靈扃無主人心客氣交病於內耳目口鼻四肢富貴利達諸欲攻奪於外譬如所居藩籬不固中之

所藏寇竊得與我共之我方在外奔走救急不暇雖有良知亦將爲所昏蔽而無所用其明矣考易詩書所稱曰敬直曰敬德曰聖敬曰敬止曰毋不敬曰修己以敬聖人以此洗心其言若出一口而謂盡非乎哉○商書咸有一德云德無常師主善爲師舜察邇言詩詢芻蕘孔子問禮問官是也善無常主協於克一又曰一哉王心舜之執中惟一孔子之一貫是也尹湯一德其傳尚矣程子以敬爲主一一蓋天理渾具於良心不爲物欲之雜可以統會萬殊而貞天下之動以歸於一而或謂主一之非至謂一心在好貨好色上亦可以爲主一不知要誠意之功何用夫乃未之思乎

答人書

所論靜專翕習之功與畜德發身之切務即老子所謂專氣致柔道流之所謂修養吾儒之所謂靜存同旨異趣者也蓋吉凶悔吝生乎動而氣勝亦能動志志動氣交始有不得其理者故志定而氣順心一而神安樞紐開闔以役百體制舉動易所謂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一者不二不雜敬之本也中年以來平居及多病中時亦見得此氣象但或爲事勝不能守守而不能常耳執事覿得其味後以見諭敢不祗領以無忘規切乎答楊伯○嘗與諸生論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易以發明坤道大段是聖賢見成工夫至於學者用功入道則當如大學次第規模所謂先正其心存養主敬之事也先誠其意省察克治之事也先致其知致知格物盡心窮理之事也若徒知有敬而不先之窮理則於天下萬事萬物不能灼知其所以然心之知識容有未盡而孔子所謂罔殆之蔽必將扞格於其間

心之所發爲公私邪正恐不能自別其誠與否而決幾於取舍之際又安知義之所在而使泛應各得其宜哉答毛式之書○前日偶論及文王不識不知與易何思何慮義同蓋以天地間事物皆有定理一毫思慮著不得故引日月寒暑往來屈伸以見其自然人受賦於天其於心一樣自然實理停停當當稍著思慮便出安排翻覆橫生態度雜出如楩楠大木加以匠人雕琢繪畫之功非吾性本智之罪也用私智之過也聖人渾成德性靜與天合動與天行何知識之有非惟不假知亦無所用其知矣易思慮即是知識字皆出人心而非動以天者也若夫意必固我門人見得聖人無此四字不知聖人無意則必固我三者自然不萌若常人有意則三者自然不斷然謂無意二字足以盡之即文王之不識不知易之何思何慮亦豈易能乎哉先儒謂

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過即有意之私其害不小人心萌動客感物欲便來乘之沈冥固蔽些子虛明透露不出吾人苟知性分爲吾物百年易過天理當還如老將臨兵三軍克敵力求蕩掃盡去或未盡而後來者遂漸失之失盡爲大賢大半盡爲君子全不去則爲小人可不懼哉（與吳亞文論學）○王氏之學本諸象山緒餘至今聦惑人聽雖有高才亦溺於此倘如所稱致良知一句亦只是大學致知二字又上遺了格物工夫則所致者或流於老佛之空寂而於事物全不相干故其師友相承率多夸大浮漫而闊略於躬行之實力且親於人曰是能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嗚呼其可以欺天下後世哉此意甚不難知尚有聰明堅持而不解者抑亦道心不明仁義否塞而世道汚隆之幾也生竊憂之而讀書劄記第二冊前實關其說

蓋以廣中侍讀黃才伯促而成之其人持守端慤蓋士林不易得者（答羅整菴）○大抵吾人所以少能自立者患在中養不定而遑世寶難中定則無難處矣故敬以直內則便推以方外內外照應如影隨形非有異也若根基不固則世間萬事一切利害皆能震撼搖奪其中顧吾無以處之如蘇氏所謂隙中之觀鬬者也（答黃南山別駕）○程朱論議本諸六經四書緒餘未敢謂其盡得先聖賢心術精微如出一口而路徑步驟亦自不差學者能會通於博約之中循途以進終無所失近學謂其凡近未足以動人也立爲高闊汗漫之談以震聦人耳目天下聰明之士雖然聽之師友相承自謂前無古人矣不知內少忠信之基中鮮踐履之實則所謂下梢頭無着落者也向與黃司成泰泉近得羅整菴先生書每念及此而耗事又乘衡軸當世道學術之機轉運

於上若於此而明示之以好惡天下士習有不翕然丕變者乎（答熊太宰北原公）

諸生李大經先生經綸

李經綸字大經建昌南豐人生而有文在手墳起如方印兩書好深湛之思以理學自負爲諸生旋鄉舉上書當道言當待士以禮無制士以苛法藉令峻制苛法盡革懷挾之弊而使志行之士如吳康齋陳布衣者興脫其間避匿而不肯出無寧跡於防檢使志行之士或由以進也當道待其言而避之久之棄舉子業精心著述以詩三百篇非夫子之舊漢儒襍取逸詩以足其數故無益於天德王治之粹者刪之作詩教考以禮有三曰儀曰曲曰官見諸動止食息日用倫常者謂之曲行之吉凶軍賓嘉者謂之儀朝廷之制度謂之官三禮考註昧於經曲制度之節混三爲一今爲之分別作禮經類編王湛二家之學盛行先生弗以爲是作衛道錄作大學稽中傳念將無知者聞羅整菴

著困知記辨心性之異以闢王湛大喜上書以質所學整菴方自貴重懲兩家之聚生徒各立門戶故少所容接而先生之辭又過修遂沮抑之先生乃大失望走南都謁祭酒黃泰泉泰泉奚弃之而與之講樂律然亦未逞張其學術也其後東南中倭天下頗洶洶先生以爲是可兵者不知兵也條時務七事詣撫按藩臬獻之竟不遇中職卒於越道先生與王湛異者大旨只在窮理二字然先生之所謂理者制度文爲禮樂刑政皆是枝葉邊事而王湛之所謂體則是根本根本不出一心由一心以措天地萬物則無所不貫由天地萬物以補湊此心乃是眼中之金屑也先生之誠意原以意非心之發也是主宰乎知覺之中者也頗與子劉子之言意相合第了劉子之所謂主宰者知覺中自有主宰先生謂主宰乎知覺之中者則又立意以爲之仍是用知之餘論也

辨學

聖賢之學其主曰思誠其志可立也其道不可強也命齊而氣五性齊而質五盈虧相形而質之強弱生焉虛實相乘而氣之昏明具焉故學先之於窮理而後性可得而盡也如謂心之靜定虛靈卽道謂身造物理爲格物謂致吾良知正天下之事物爲格物信心任情無庸積漸陰宗禪說以陷溺高明援儒入墨以蔑棄經典是天下之罪人不知先王之教盡人道而已矣意心身家國天下者物之名其誠正修齊治平者物之理物有本末者是物也窮理者窮是物之理也行主知者學之本知斯行斯者學之法行熟知精知明行至者學之效是故意物也窮乎其所以誠之者而意之物格矣心物也窮乎其所以正之者而心之物格矣身物也窮乎其所以修之者而身之物格矣家

國天下物也窮所以齊治平者而家國天下之物格矣物格而知至矣故聖人之立教也誠正修齊治平之外無餘學君子之致知也誠正修齊治平之外無餘格其理盡於禮樂詩書其用通乎中才上下蓋上之而幽明今古靈蠢動植之神窮則上智之能而先王之所不貴下之而誠正修齊治平之事缺則下愚之賤而先王之所不齒迹焉去之爲左道怪行以譸張民聽則先王之所必誅者也是天下之中學也今整菴之論格物也假見條目知行之分而不見綱領知行之合也經文不言敬而敬之理備焉主一無適之謂敬其好惡之誠一者乎常惺惺法之謂敬其心之靜正者乎整齊嚴肅之敬其修身之始事乎以敬天人以攝動靜以爲倫理其修身之終事乎合之以敬是徒知主敬之先於致知而不知誠正修之卽敬也然其主之以敬也

立本者也其言窮理者致精者也謂非孔孟中學之正傳不可也乃若象山之學則不然謂求放心即可以擴充知識則信己不求中庸之病根也猶未以明善爲非也再傳而爲白沙則知一己矣守一己矣聖人之教事物之理不言明矣三傳而爲陽明子甘泉子也則趨中而未盡者也陽明子曰知行合一者也推吾心之良知以正事物良知即明德正物即親民也是知致力於實用矣然信心而不求中甘泉子曰格物者至其理也知行並進隨處體認天理至之而已矣是知言明善矣知求中而不信心矣然不以至善爲事理之極而謂爲吾心中正之體人心未必皆中正也亦歸於信心而已矣蓋昔者聖人旣竭目力焉制宮室以奠民居制冠裳以文人體制稼穡以養人腹制舟車以利人行制干支曆法以經天導川畫野以緯地範金合土

斷木以利器嘗草木金石之劑以制醫而天下之人事備矣是聖人之事也傳是以敎人者謂之師敎是以覺其事謂之學其能傳能學也因人之良知也謂天下之人率其良知而可以自能其事則天下之妄言也聖人旣竭耳力焉審淸濁以辨五聲定高下以制十二律備八音以極旋宮之變而天下之和氣宣矣是聖人之能事也傳是以敎人者謂之師敎人以覺其事謂之學夫其能傳能學也又人之良知也謂天下之人率其良知而可以自能其事又天下之妄言也聖人旣竭心思焉通乎天人之故而知曰命曰性至精而不可遁也曰道曰德至純而不可瑕也其設中於心也則定靜虛明以立性之體其執中於事也則盡己盡人盡物以達情之用是故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於是乎造爲典謨爲訓誥爲禮樂文章以化成天下使天下

後世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由是取法焉若是者尤聖人之能事也傳是以敎人者謂之師敎是以覺其道謂之學夫其能傳能學也亦人之良知也謂天下之人率其良知不窮理而可以自能尤天下之妄言也夫人心之良孰不有知但所謂良知者不中而不全耳夷惠雖聖君子不由楊墨雖賢君子所惡謂其不中也仲子知廉而不知孝王祥知孝而不知忠謂其不全也今曰良知即聖也吾心之中正即天理也徒使人猖狂妄誕亂德迷心而已耳且夫六經之言學自說命始而言知行者亦自說命始傳說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夫求多聞者於古訓而學之也以建事而有獲者得至善之理也則多聞在建事之先矣又曰知之非艱行之爲艱言君子行之爲貴而徒知不足以爲行也知行雖有輕重而先後之分又

明矣故大舜之言曰稽於衆舍己從人惟帝時克其戒禹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而必稽衆必舍己必不可以弗稽弗詢者誠不敢信一己之聰明而壞天下之中正也夫然後道術全美允執厥中而可以爲天下後世法今之言曰人心自有良知也聞見知之次也求理於萬物是義外也是剽襲也則堯舜之稽詢傳說之多聞學古非歟大學傳精中

○意非心之發也心之發則情也意從立從曰從心心立欲爲之意而非爲之意而必爲之主宰乎知覺之中也寂者心之體而主忠以爲之根知天之德即我之德而意專主乎天德立心以的之閑邪以存之是寧靜之中而精神之有所注者也感者心之用則主信以爲之幹知人之道即我之道而意專主乎人道定其向決其趨蓋攻取之中而精神之有所守者也無

事而靈根植焉書一無二而好色惡臭之幾明有事而美於達
焉致命遂志而好色惡臭之幾決故不知意爲身心之幹則視
之也輕不知幾爲萬事之本則其功也略我聞聖功莫先誠意
作誠意原誠意原○心也者神明之舍心不可以專神而神則寓
宅於心者也神貴靜靜則性全而仁義之體立神貴明明則思
睿而仁義之用行曰寂曰明而心之本體正矣欲多則蕩動極
則昏事物無形虛靜以養中可也而常情有無故之感事爲之
著安而和行可也而常情有物勝之動於是乎昏蕩生而寂明
者失矣此固無主之心而心失其正者也若夫意存於天理而
私妄難以絕其根意存乎天道而利害得以衡其志其爲昏蕩
一也邪妄絕矣而可爲之事不免生心以繫事利害忘矣而欲
爲之事不免持心以必爲非邪妄利害之私而終留喜怒之形

聲亦不可得而寂明也然則寂明無累者其惟聖人之心正乎
方其靜也物之未感我之無情至虛獨覺而影響俱無也及其
動也妍媸在物精凝在我至靈常止而好惡不作也其復而之
靜也與化俱往實去主存而又影響之俱無也是正心之義也
或曰何思何慮聖人無故而不感忘食以思豈有故之感乎寂
然不動聖人有心而無爲不思則罔豈無爲之心乎聖人之心
所不累者身之情所欲察者天之理無思無爲者洗心以神德
思睿作聖者精義以窮神累情之心爲意必意必則私私則動
精義之心爲性命性命則公公則平何動之有哉朱子曰靜而
常覺動而常止此人心之妙明道曰所謂定者靜亦定動亦定
無將迎無內外工心之謂也心與誠意與正相似而難辨也作
正心原正心原○君子之動也通萬物於一身則理一而仁存散

一理於萬物則分殊而義盡是故恩者當親而美者可愛也下
者當賤而惡者可惡也貴者當畏而尊者當敬也死者可哀而
窮者可矜也稚者當教而卑者可憐也以忿懥恐懼好樂憂患
之情而行乎五事之中修其辭則有溫有厲有緩有速有語有
默有予有奪而謂之仁義之聲動其儀則有嚴有泰有張有弛
有止有作有操有縱而謂之仁義之形八聲八形之用行乎五
事之中有輕重長短兼施並用之妙不是之察有任情任氣而
失之者矣故度乎輕重長短之則有本然之權度焉恩以爲至
者必義以裁之而後止義以爲主者必仁以和之而後行是修
身之義也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曰充無欲害人之心
而仁義不可勝用此之謂也故致知誠意正心特傳者見工夫
之並用修身齊家治國既傳者見功用之相因修身以上聖人

之學猶可傳也齊家以下聖人之道不可行也學可傳故道明
可冀道不行故善治無由致而措之存乎人耳是故興孝興弟
之心今之民猶古之民也絜矩公平之道古之法獨非今之法
乎禮樂教化治之具也賢才治之幹也生養治之基也有凍餒
之民治其無所措何以爲基有憸壬之士治其不可張何以爲
幹乎陶曰在知人在安民嗚呼知人則哲而九德之旁求務莫
先焉者也安民則惠而府事之修和用莫急焉者也傳大學者
先之以仁讓孝敬終之以用人理財其旨微乎修身原

明儒學案卷五十二終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參閱

諸儒學案下

中丞李谷平先生中
文敏霍渭厓先生韜
考功薛西原先生蕙
文節舒梓溪先生芬
徵君來瞿塘先生知德
副使黎中宇先生魯　宣官巖先生守忠
侍郎呂心吾先生坤
忠節鹿乾岳先生善繼
臺長曹真予先生于汴
忠節呂豫石先生維祺
給事郝楚望先生敬
諫議吳朗公先生執御
忠烈黃石齋先生道周
忠節金伯玉先生鉉
中丞金正希先生聲
輔臣朱震青先生天麟
徵君孫鍾元先生奇逢

明儒學案卷五十三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參閱

中丞李谷平先生中

李中字子庸，吉水人，谷平其所居里名也。正德甲戌進士，授刑部主事。上疏諫武宗西偕出入禁內，宦官用事，謫通衢驛丞。文成起兵誅濠，使參軍事，擢廣東僉事，轉廣西左參議，尋以副使提督其省學校。丁內艱，再任，歷浙江右參政、廣東按察使。外艱起復，轉右布政使，不肯逢迎撫按，降四川右參政，移浙江按察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入謁闕里，曲阜三氏學生舊無廪，至先生始給之，曰：「使東土人知天子敬學，庶其興乎。」晉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嘉靖壬寅十一月卒官，年六十五。先生受學於楊玉齋之門。玉齋名珠，其學自傳註以通濂洛，能躬理道，不苟榮勢，貧老而無子，橫經授徒，未嘗見戚容。弟子出其門者，以解釋考據為名家，然自謂所學不在是也。曉得先生，與語，嘉曰：「吾學其有傳人乎！吾本之明道，一一其辭者也，而吾未嘗輕許人，驗其脊符不足多也。聖人與人何異，亦為之而已矣，子勉之。」先生脊析清苦，入仕十餘年，俸入不足以供朝夕。嘗留門人飯，貸米之新至費家具，日暮矣，竟不及飯而別。故其所言皆是得力處，以為學只有存養，省察是存養內一件。儒者之學，理一而分殊，分不患其不殊，所難者理一耳，若非功夫親切，不敢如此道也。夫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此李延平之言也。蓋延平以救龍侗之失，而先生反之者，欲其事事從源頭而出，以攻學是發做之非，兩家各有攸當，非與先儒為翻案耳。

谷平日錄

古之學者只是誠實今之學者只是遷就○存天理只是始學者論語其極則心即理理即心何以言存天理故凡言存天理心尚與理為二○復其見天地之心乎人得是心以為心人之心天地之心也但私則與天地不相似一去其私則我之心即天地之心聖人之為聖人全此心而已○識得此心則真是天下之廣居非形容之言○薛文清公言人與天地本無二理惟無私貫之此真見得又曰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蓋凡為善為學皆貴乎熟不獨仁也此語又差却聖人之學為仁而已為仁之外又何為學為學為善乎學必見得到一處方是真見○下學而上達蓋下學者事上達者理理外無事事外無理學者要思得之○人須是有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底心到此地

位道在我矣學者須自考若有些子悶底意思在即是有我便與天地不相似○人之目視耳聽手持足行氣自如此吾人之學只是約之於中正不大段費力到視明聽聰手恭足重即仁也○先儒曰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賢者求之有道得之有義不必言命是固然矣然命字亦不可輕看孔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彌子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孔子亦曰有命孟子因臧倉之沮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推而言之堯舜之禪湯武之征伐皆命也但不肆縱欲之心只是處貧賤安於貧賤處富貴安於富貴當生則生當死則死到安命處便是道義非有二也君子思不出其位安命也若待不得已然後言命非安命也○或問復其見天地之心如何看曰孟子所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便是復其見天地之心齊宣王謂吾甚慙於孟子便是復其見天地之心盜牛恐王彥方知便是復其見天地之心○或問程子謂道無精粗言無高下是否曰然曰夫子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如何曰理外無事事外無理就如教此皂隸不可嚇人取錢不可過重打人此便是仁恕之理若教知學之人便只論仁恕之理語上語下要之無二理○思慮紛擾是何勞擾必除去之才知天理真樂世人役役於富貴聲色之間怪他不得舍此無可樂果能閑邪則天理之樂在我其妙有難以語人孔子曰好仁者無以尚之近略見得○伊川先生曰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此亦可

見理一分殊莫非自然也○知覺之外無心焉有死灰槁木之理只是知覺常存乎正即是敬以直內工夫○寂然不動只是渾然天理無纖毫私欲非謂無知覺也若無知覺如何曉得是天理無人欲○不知心之貴者未必不樂於涉獵汗漫博學者亦是多欲天下之道公而已矣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不獲其身無我也不見其人無人也如是則全體是道無他公而已若有一毫有我有人之意在即是私己便與道不相似○聖學之功只是一個存養為本省察是存養內一件常時存此本心不失便是存養或有一念之動少有非僻省察之即與克去此本心依舊存而不失聖學之功存養為本思無邪者存養之全功也○往歲去何處起身時便有速到之心近時此念絕無○作善獲福作惡獲禍此理自然如此要人自理

會人之由大路泰然行將去何利如之若由由徑穿林莽未有無所損傷此自可見若求之報應之說祇之甚矣其亦怠於善也夫其亦流於惡也夫○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此仁也○聽言可以觀人小人當未遇之時見君子所爲亦有聳動興起之意是尚無利祿之深迷而本心之明有不可揜者及稍得利祿之途便志得意滿雖明知君子所爲之是恐其不便於己必作爲一種說話以爲沮抑之意寧欺己欺人不顧此之謂失其本心○後世論學論人物者多無實見或有依阿說者只是憑藉古人先儒力爭頓悟之說以吾夫子我欲仁斯仁至之說證之恐亦是如此人得天地之心以爲心此本心也放而不求則若失之一操之便存而不失要之不從外得此分明是頓悟但是無間斷爲難所以君

子之學自强不息聖人之學純亦不已○薛文清謂孟子之後學不傳只是性不明此亦是想像之言周子曰動而正曰道其語道也明矣中亦曰動而正曰仁○人處於天地之間其所行處皆權也小人流於遷就而權之用失之君子未免執滯而權之用未盡惟學聖人周旋中禮泛應曲當而權之用始盡○晦翁謂象山常說宇宙但他說便只是這箇又不用裏面許多節拍却只守得過空蕩蕩底中以爲道體本是空蕩蕩底○某曰儒者之學理一而分殊分不患其不殊所難者理一耳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常人皆可能也視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非聖人不能也儒者之學所以明理一以希聖也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孔子謂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則易不可專指卜筮言明矣坤卦主利必以伊川利爲物則主於坤之說爲千

古不易之定論若曰陽主義陰主利是禁人於利矣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何等時耶豈聖人開物成務之意也耶當以道觀易可也○聖人之道理一而分殊分不患其不殊所難者理一耳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此明夫理一也子貢問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教子貢推行乎理一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明乎理一也大學曰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此教乎天下推行乎理一也宇宙只一理本公也人之有身則有自私之蔽聖人之教所以去天下後世自私之蔽也自私之蔽一去則廓然大公公則理一無間矣是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陳北溪曰夫子之道其精微在易而所以語門人者皆日用常道未嘗及易也此

論未有見於道日用常道之外又豈別有所謂易哉○文公云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間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也好也有病蓋天下有許多書若半年間都不教他看一字幾時讀得天下許多書某以爲天之生人人之有生只是一個明德而已明德即仁也聖人之學只是明此理以全之而已學者苟於大學西銘之旨而有得焉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文公之言或早年未定之見○人胸中除去一切閑思慮則天理自在多少快活○自安命上便可到天下何思何慮○學之得與不得亦易見此心灑然而勢利出脫了無所係此實得也雖曰講學而勢利纏繞瞻前顧後此無所得只是說話○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會得此意則必終日乾乾學惟爲己而已何處著得絲髮爲人之意哉○袁燮曰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

則與天地相似可謂得象山之意矣○此心平平時可以默觀道理○或曰理統於一心散於萬事此非異見論其極只是理無外爲學要以心爲本涵養須用敬所以養此心也進學在致知所以明此心也○凡看經傳皆以明此爲務觀一物遂一事皆有以驗此心之所形則無往而非養心之學矣心外無物物外無心心無內外也要人自理會○范氏謂守約則足以盡博此語亦獨見也○廣大寬平胸中常覺有此氣象是什麽快活○尋常間只從容自在便是坦蕩蕩氣象○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於此可見理外無事事外無理萬古聖人之正學昭灼乎實無有餘說○惡念易去妄念難去人心無念之妄紛乎道矣○歷觀往古來今天下有一定之命只是人自勞擾○學者至約工夫只是常常提醒此心○學者遇事一以天理處之不可少有顧忌而存恐懼之心一有恐懼之心非知命也○呂東萊曰義理無窮才智有限非全放下終難湊泊放下政非易事也○生生之謂仁存存之謂學○本心却是天下之大本動皆從心中流出即爲達道一不從本心所發便是私意非道也○不見不聞只是虛虛者心之本實者心之質可見者也心也者虛而實君子之道費而隱○四端在人本無增添孟子所謂擴充者只是無間斷耳○聖人用功與學者一般但有生熟之異謂聖人不用功者非也蓋人之心猶舟之有柁心一不存則惡生柁一不持則舟覆聖人即老於行船者進退推移出於自然而柁亦未嘗離也學者即學行船者未免有把持着力之功非自然而然也一生熟之異即盡聖人學者用功之說○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便是善端發見

處人人皆有但有間斷則若存若亡不爲己有學者有此心須充之到淵深塞實力是有諸己譬如栽一小樹恐牛羊牧之大風搖之須從四圍作墻垣以防牛羊又時培土灌水以備風日則此樹漸大根漸深且實雖無垣墻牛羊風日且如之何如人善端發見欲使之常存必要去閑邪邪閑則天理自存存之之久便到淵深塞實處到此地位則本體已復實有諸己彼富貴貧賤生死禍福得喪[redacted]患難若無與於己豈能有以介吾意乎學者須如此用力方可閑邪非如何去閑只是心正則邪自閑了邪閑則誠存矣閑邪存誠是一件非有二也門人王龜年記

大學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只說明明德的明字中庸明善誠身擇善固執只說得誠之者的誠字元來誠則明明則誠非有二也故論學拘泥字不得會得時橫來豎說只是此理○人得天地之心爲心仁也其用則義也孔子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終之以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此求仁之說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立其體則寂然不動渾然天理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致用各異所謂義也聖賢之正脈其在是乎○從心所欲不踰矩矩者方也大學絜矩亦是此義若此義便間神只從此心所欲行出事去自是方了蓋此心固無方無體到外方有體門人羅洪先記

聞嘗讀明道行狀曰聞汝南周茂叔論道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汎濫於諸家出入於老佛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晦翁解太極謂周子手是圖以授之此可謂要矣不知其所謂未知要者何事而又汎濫諸家出入老佛直待反求六經而後得之以爲伊川肆明道之言乎伊川恐非苟言也宋史載

明道與伊川入成都，聞箍桶者說易，兄弟渙然有所省，後門人
問易伊川，曰易學在蜀，至著易傳必曰斯義聞之成都隱者，毋
讀至此嘆曰此聖賢至公至平之心，無一毫自廣狹人之念，此
所以繼千載之絕學也，於箍桶者有一論尚欲表顯之，况於其
師乎，此深可疑也。南軒與晦翁書謂程先生與門人講論未嘗
一言及太極圖，晦翁謂此書詳於性命之原而略於進為之目，
有不可驟而語者，中思之，門人固有不可驟而語者，若伊川易
傳之言以教萬世，胡安定有言則引之，箍桶者有言則引之，何
於周之圖素未嘗一語及之乎，此深可疑也。晦翁與象山論無
極太極，往復爭辨，其書有曰周子灼見道體，又曰此老真得千
聖以來不傳之祕，至序大學以二程接孟子之傳，序中庸又曰
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

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
也，信斯言也，則二程之學似無與於周子矣，此深可疑也。夫宇
宙間只有一箇理，在易曰太極，在大學曰明德，在中庸曰中，一
也。論太極既以周子與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祕，而序大學中庸
又以二程續千載不傳之緒，此深可疑也。復菴與書○佛氏曰定，
明道亦曰定，佛氏曰惺惺，上蔡亦曰惺惺，何也？忿已耳。若灼然
有以實見得吾心之體有在於此，設以佛氏所嘗語反規規然
而避之，是反淤於較計偏倚之私，而累其廣大光明之體，其於
斯道無我無物之體不無有害。同上○今之以學自命者，人皆議
其行事之謬，謂平日講道學而行事如此，其僞也。愚以為不然，
平日講學只成一箇自私，而自以為天理，故其行事之謬者，非
僞也，學術之差也。答羅達夫○大學孔氏之訓，明道先生兄弟表斷

之以覺後學者也，慈湖一切掃之，如定靜安慮，彼則曰此膏肓
之病也，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彼則曰何其支也，取人大中至
正之心紛然而鑿之，豈不為毒，信斯言也，則大學在所屏絕矣，
其可乎？開口說毋意，毋意是也，然有取乎主忠信而以一為未
離乎意，此為毋意乎？有意乎？不可不察也。聖功之要曰存曰思，
任意制去，當時象山先生已見其微，故戒之曰若茫然而無主，
泛然而無歸，則將有顛頓狼狽之患，信然矣。其啟之本指，其於
心不在焉則以為心，如何曰在正念之則以，則以為聖人未嘗
貴操而賤舍，此說若行，是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不至於槁
木死灰不已也，其為學術之害可勝言哉。同上○嘉靖甲午夏五
日，予臥病臨州報恩寺，一日學子請問曰：朱子之學何學也？予
曰：聖人之學也。曰：何如？朱子詩云：元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

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溫，彼哉夸毗子，呫囁徒啾喧，但騁言辭好，
曾知神鑒昏。曰予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落，奇功收一
原。曰神鑒，曰一原，朱子之學旨可知矣。曰：或疑其釋大學何如？
曰：此學必論大頭腦處，如明德，此大學大頭腦也，朱子以虛靈
釋明德，不可易也，明之功則曰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
此工夫至簡易也，何疑之有？曰：或疑其格致求於外也，何如？曰：
此不得朱子之精也。朱子曰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
而昧者，是以雖其昏蔽之極，而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即此空
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當時有問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
其本體已洞然矣，須是就這些覺處便致知充廣將去，朱子曰：
然，如擊石之火，只是些子，纔引着便可以燎原。蓋介然之覺，一
日之間其發也無時無數，只要人識認得操持充養將去，此朱

子之精孔門求仁之學也學者當默而識之學子曰然遂記之朱學問答○嘉靖甲午秋七月予遊大洪山張子叔平從焉一日張子問學予曰求仁問仁曰主一曰孔子之學惟以仁為訓何也曰天地之一動一靜人心之一動一靜一本也仁也求仁之學萬古聖賢之正脈也曰仁之體何如曰仁道至大不可求之言語不可求之訓詁吾夫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仁之體也蓋一動一靜天命之流行也惟其動靜此所以不窮顏子之見卓爾孟子之謂必有事焉而勿正是皆有見於一動一靜之妙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孟氏之後千有餘歲惟伊洛得聞之此道明之會也明道先生曰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又曰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此是天理二字自家體貼出來者也伊川先生曰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為感所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程夫子兄弟所謂感應亦有見於一動一靜之妙也一動一靜生生不已仁之體在我矣張子曰曾乃書以授之求仁問答

文敏霍渭厓先生韜

霍韜字渭先始號兀厓後更渭厓廣之南海人目有重瞳始就小學即揭居處恭三字於壁力行之口誦數千言一二歲間諸經皆遍登正德甲戌進士第告歸讀書西樵山中無仕進意嘉靖初起為兵部職方主事仍謝病歸山丙戌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丁亥進詹事戊子陞禮部右侍郎禮部尚書皆辭免庚寅丁母憂服闋起吏部侍郎丙申出為南京禮部尚書己亥改禮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掌詹事府事庚子十月卒於位年五十四贈太子太保謚文敏先生以議大禮與張桂俱為上所寵然張桂賦性傾險既徼取大位而仇視不同議之人先生舉動光明於不同議之人如豐熙楊慎徐文華唐樞陸粲皆極力薦舉其所論列動關安危人計在吏部則銓政為之一清在禮部則南中體統肅然風俗為之一變為舉主不認門生居鄉不書治生直行其道不顧是非恩怨魏莊渠曰兀厓之於世道有大關係非虛語也今以先生與張桂同類並稱是先生為張桂所掩也獨是與達菴桂洲相訐皆以意氣用事乏和衷之義所謂家保而不聖賢者也先生薦文成謂臣不如也而於文成之學不能契大意以知有聖人之知有下愚之知聖人之知則可致下愚之知則無所不至矣夫文成之所謂良知即人人所同賦之性也性之靈處即是知知之不息處即是性非因下愚而獨無也致者致此也先生之所謂知乃習染聞見之知也惡得良故聖人與下愚相去倍蓰無算如何致之哉此真千里之謬矣

文敏粹言

嚴威儼恪不懈則不言敬而敬在其中矣○或問明道先生如何是道曰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上求此道學正路世之溺於老佛謂老佛上一截與吾儒同又謂佛賢聖只差毫釐此千古明教之罪人也○人於食息之間放過多少○初學刻勵工夫安得便自在快活亦須勉强持守習熟自別○初學勿忘助長只要忘了到有助長之病又自有藥○學知爲己眞味則知接人處事有一毫不盡其心者皆切己實病○今人說操心只是懸空捕影○思不出於私便是天理從天理上思便是窮理盡心知性再不消說主一不消說涵養但不可太急迫爲心病○說能存心而容貌詞氣不管乃自欺爾○只中無主而靜坐且認靜坐作工夫便有許多病痛○須知窮理卽所以養心

○吾人有一息天理純全處亦天道流行也豈惟吾人鳶飛魚躍活潑潑地○世有苟賤無恥之流多借忍耐之說以自蒙臭惡可憐也乃且曰道學如是○丙申秋某與致齋甬川日集何朝所致齋講陽明之學曰致良知曰知行合一甬川與辨說紛紜莫相一也某曰聖人位育皆心性事謂良知非與聖非也然而有聖人之知有下愚之知率下愚之知認欲爲理認利爲義曰吾良知吾致吾良知是聖跖混故人心道心之辨貴精一也知行合一猶學者口耳做做也要之知行亦自有辨過循反做君子自立不求同於時姑俟後世耳○惟日孜孜不敢少懈只求不得罪天理而已○居處恭之目何如曰非禮勿視也非禮勿聽也非禮勿言也非禮勿動也四者居處恭之目也聖賢實學淺深高下一以貫之者也世儒不實用力以居處恭爲粗淺不屑言以四勿爲精深不敢言求所謂主敬之說求所謂格致之說求所謂戒愼之說惟費口耳全無實力○今之人耳目口鼻猶夫古之人也聲音笑貌猶夫古之人也何獨於心而疑之堯舜所以聖純天理絕人欲而已矣學者希聖擴天理遏人欲而已矣擴天理遏人欲不在乎他覺悟之間而已矣○公議所在係國家元氣係天下治亂○未有天地一氣而已矣淸而上覆天由生焉凝而下奠地由生焉一翕一闢氣化流行焉時其翕也秋冬生焉時其闢也春夏生焉嘗諸人焉吹氣而寒唇所翕也呵氣而煖唇所闢也一氣而已矣謂陰陽有二氣亦謂吹呵有兩人也可乎陽生祀天陰生祀地則陰陽判矣陰陽判而氣化滯矣氣化滯而鬼神之機息矣○君子之於學也太和元氣灌注一身斯其學之醇君子之於治也太和元氣灌注天

下斯其治之極○有秩交者其辭情道義交者其辭理其辭情者損其辭理者益○天下一氣也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地所覆載日月霜露所照墜高極無極深極無極太極無極一氣也然而有山谿之險內外之限焉何也地之形爲之也人也者天地之心也所以贊天之能理地之紀完合宇宙於一氣者也仁也者人也合宇宙爲一氣者也○陽明之學一言蔽之曰致良知析曰格物曰知行合一均之致良知也然有聖哲之知焉有下愚之知焉聖哲之知致焉位育參贊良知也下愚之知致焉飮食男女亦良知也今夫犬之狺狺狐之綏綏鶉之奔奔賜之操撒良知也下愚奚擇焉致下愚之知禽獸蓋伍是故修道之教不可已也

考功薛西原先生蕙

薛蕙字君采號西原鳳陽亳州人正德甲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武廟南巡抗疏諫已調吏部大禮之議起先生撰爲人後解爲人後辨奏入下獄尋復官歷考功司郎中而罷嘉靖辛丑正月卒年五十三初好養生家言於是絕去文字收斂耳目澄慮默照若干年而卒未之有得也久之乃悟曰此生死障耳不足學然因是讀老子及佛書得其虛靜慧寂之說不逆於心其與谷仲之書曰非於七月二十六日夜欻爾頓悟往事於頓悟一事雖深信之亦未免有疑若一生不悟真是誤却一生今乃知古人不我欺也已而證之六經及濂洛諸說至於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曰是矣是矣自有二氏以來未有明目張膽謂與吾孔氏爲一者亦未有由三氏之一而能通一乎死生者先生

敢言之矣通一之矣由是以推先生所主未發之中與心有動靜之說猶有餘論焉何也此心之體本不可以名狀也古聖人於此皆難下詞不得已而藉其近似以爲形容實不容有所着也孔子寂然不動良以所可言者不過若是而先生以未發指之似亦孔子之意而必曰中焉中焉中豈斯體中所有乎堯舜言中蓋合發未發而一之也今乃以一中屬之未發豈得謂之無着乎豈可謂之心體乎上古聖人以至於孔子未嘗言動靜也言動靜者自後儒始周子一言主靜而即自註曰無欲急急以自救也陽明先生曰心之本體無分動靜此以救後儒之誤不可爲非也而先生又曰陽明言致良知大抵是就事物上說乃得末而遺本夫良知者孟子之言也孟子曰所以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乎夫不慮者一無所知之本體也不慮而知可專以

爲事物而非體乎宜乎以爲人倫之外更有妙道孔氏門中難着此語

約言

太虛之中一理旁薄寧有二乎幽明人鬼未始不一上帝固封天吾心亦天也鬼神固曰神吾心亦神也及世愈衰小人自智其愚妄意神道爲茫昧故肆其惡而無忌憚謂天爲弗知而吾心已知矣謂神爲可欺而吾心已不可欺矣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民之聰明卽天之聰明也不然億兆至衆天將竭聰明以伺之不亦勞乎○寂然不動本一理耳感而遂通乃散爲萬事雖散爲萬事止是一理因物感之者不同故應之不同千變萬化皆是物也○卜筮之感應理也理卽神也非二物也感則以類而應之未感則隱而不可見天人之道一也○觀人心之同可以知天矣觀人心之感應可以知神矣○吾心之理與宇宙之理非有二也知此者宇宙非大吾心非小由人自小故聖

人亦此引諸廣大之域其實此理非大非小若厭小欣大則又失之矣○人心之神與天之神非有二也天之神盈乎天地吾心之神盈乎天地非滯於塊然之軀而已故人能格於天地者以此理本同一體充塞而無不在也若心專滯在形體何由格於天地乎亦非心往至於天地心未嘗動也蓋天地之間心無不在○論見聞之知則今有而昔無論知覺之本體則今非益而昔非損也見聞之知非德性之知者以此夫能知者心也其所知者物交而知爾心無所不知物交之知必有窮也學者徇物以爲知方自多其博也孰知以爲心方自是其狹也何異窺蔀屋之容光而不覩日月之大明者乎○寂感者心之理也惟聖人能盡其理寂多於感亦其理然也衆人亂於嗜欲故私感不息幾於無寂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謂之爾思出於私已

非感應之正理也○知止而後有定用心不一者未知止也○未發之中卽性善也發而有不善感於物而遷其性耳知其性而不累於物則其情無有不善者然情之不善者其性善亦豈遂亡哉物往而情息其本無不善者復自若也世儒因人之不善而謂性有不善是不知未發之性乃以情而言性也欲其不淫可得乎○君子所寓在是所樂在是何寓而無樂是以不願乎其外也有願乎外由所寓之內無樂耳辟之居齊不樂思楚之樂其何異之有由如是也終身居可樂之位而其心戚戚焉此夫子所以與點也○君子以誠身爲貴實有於身謂之誠身夫天下之物可以實有於身者惟善爲然由其爲固有之實理故可以實有焉耳彼取諸外者夫豈可得而有之耶學非主於誠身雖博學多能卒非己有所謂不誠無物也○涵養本原窮

理在其中矣存久自明心學之要也○學貴知約約必無所不通有不通者非約也○寂然之時物物本不相礙及其感也惟物各付物而已不與焉誠如是也從容萬物之間夫何爲哉今無事則不免將迎之病臨事則以己而必物膠膠擾擾患其多事而不思所以致是者皆私意之自累非事累之也○靜中有物指主宰而言居敬則心中無物指私欲而言○朱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伊川此語與橫渠心統性情相似愚謂程子之說蓋謂凡言心者有主性而言此則主體而言也有主情而言此則指用而言也主性而言此心字卽是性主情而言此心字卽是情非謂性情之外復有所謂心者而統乎性情也故謂性統動靜則可謂心統性情則不可性卽太極也太極之上不當復有物五峰心妙性情之德與橫渠之失同

朱子極稱此二言殆未然也○言理者率以大言之而遺其小如是則理有不偏非大矣包大小而不遺此其所以爲大也○方士之言養生者往往穿鑿於性命之外不知養生之道不越乎養性世儒率言知性知天而斥小養生不知養其性者即同乎天道而不亾（老子集解序）○昔程子謂司馬子微坐忘爲坐馳其言曰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故坐忘是爲坐馳有忘之心乃思也曰程子之說誠善矣第其議子微者殆不然也夫無思者無妄也惟聖人者能明之非夫學者之事也凡學者必始於操心終於無妄漸習則可致欲速則不達雖大賢之資未有越操心而至無妄也天下之理本同末異所以異者由人之用心不一也二家之學皆以無私心爲極苟無私心與安從由人生而靜是謂一體先聖後聖同復其初而已矣○道宗儒學之

辨乎今儒學即事以治心其蔽也流蕩而忘本道宗屏事以安心其蔽也罔滯而不該於用非二宗之學本然也（玄宗篇序）

遺書

靜也者在我常然之體動也者應物俄頃之跡今習動爲終身之敝而主靜無一日之功不知動爲大畧顧曰主靜之蒙偏不亦過乎○良知之學學者既以此爲本宜必以靜與無欲爲助不然恐徒爲空言而終無實學矣蓋非靜以體認之則得之者淺必不能的見而不惑非無欲以存養之則害之者衆必不能固守而不變○未發者以言乎心之靜也所謂性也發也者以言乎心之動也所謂情也古之聖人明乎性情之德時止則止時行則行靜虛動直各臻其極所謂致中和也然此二者復以主靜爲本蓋寂然不動者固有之體心之常也感而遂通者斯

須之用心之變也非特心之體用之變宜先夫靜也事之感者其事本不多其時本有限未感之間皆退藏於密之時也○世之儒者皆知庶物人倫爲至矣未知性與天道雖可以貫人物而庶物人倫不可盡性與天道也夫性與天道孔子所罕言若夫庶物人倫固諄諄言之矣苟曰吾未盡人倫遑及其他則可也若曰人倫之外更無妙道豈惟不知佛老亦不知孔子也○夫所謂真如不滅者實有是事而世莫之求也子路問死程子以爲切問是也若死而斷滅有何道理可說則夫子不當以知死爲答矣朱子躬行博學今人莫及至其晚年非不知生順死安也由未曾實透得此關故理會參同契平生於性命之學死生之說註解得盡不漏晚節末路却索之於方士之術不亦惜乎○或曰靜坐涵養未發得無入於空寂曰未發之體湛然

常存何空寂之有○攝心與無念只是有生熟須久之不同其實一也蓋攝心之初便是欲無念但未免時有念起則復收攝之令歸於無念耳○求放心即是敬心常存而不放○常存此心而不使放逸者敬也然未能久而不息也此之謂思誠心常不放而不待存者敬之成也純亦不已者也此之謂誠敬屬人爲誠則無爲而天矣○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有無並是情見情見未生有無安在○陽明言致良知大抵是就事物上說如此只是致良知之用却不曾先推窮良知本體是如何豈非得末而遺本大本苟未理會得末亦安得不差○可謂陰陽即太極不可謂太極即陰陽○一以貫之如陽明致良知之說只是理會得貫原不曾理會得一以其但言良知之用而未及良知之體也致虛極守靜篤歸根曰靜靜曰復命爲道者日當篤信此言勿以動上求靜爲是

文節舒梓溪先生芬

舒芬字國裳號梓溪江西進賢人正德丁丑進士第一人授翰林修撰孝貞太皇太后崩上假祀山陵之名將微行宣府先生上疏謂諒闇之內當深居九重無復外出孝貞主入先生又言當從午門不當從長安門以春秋公薨書地不書地之法求之則孝貞有不得正終之疑矣己卯上欲南巡先生率同院諸公連名入諫上怒命跪門五日杖三十謫福建市舶副提舉嘉靖初復原官大禮議起先生執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三疏爭之不得乃偕同諫者哭於武廟上震怒杖如前明年母喪歸丁亥三月卒年四十四萬曆中贈左諭德謚文節先生以濂溪得斯道之正脈故於太極圖說爲之繹義然祀太極若爲一物歧陰陽而二之所以有天之太極人之太極物之太極蓋不勝其支離矣於是將夫子之所謂習相遠者俱誤認作性以爲韓子三品之論言性庶爲近之是未窺濂溪之室者也先生於諸文成書拱把桐梓一在文成書至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顧先生而笑曰國裳讀書中過狀元來豈誠不知身之所以當養還須讀此乎

附海門遂言庚辰先生見文成於南昌與論樂之元聲躍然起拜稱弟子按先生謁周汝和書云陽明盛心欲納進生高明之域固所幸願第今爲罪斥人而千里往返無忌似愆悔懼在生雖滿朝聞之願而或累於陽明則不能不慮及也此是先生官市舶閩中書也先生以己卯入閩至次年九月以父憂始歸計庚辰卒歲在哀毀之中無見文成之理若九月以前則先生之尋可據庚辰之見眞爲烏有逮至辛巳秋文成歸越隨即居憂丁亥九月文成出山而先生已於三月不祿矣其非弟子可知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同賜之徒不稱官閥一狀元何足以重文成而必欲牽引之乎

太極繹義

濂溪考亭皆吾道正統而為天地之心者病儒者不知明體適用為聖賢之學故濂溪建圖發主靜之說而考亭於圖解亦倂以陰陽動靜分體用蓋亦本乎主靜之說欲人求之未發之中以立太極之體耳試以吾儒體用論之正心誠意所以立極治國平天下所以致用王道之大一天德之純也伊尹之事業本顏淵之學問也方其本體時亦必讀書窮理致知格物孜孜焉而有所事非一於默坐靜養也然自是靜底事及其致用時亦必篤恭莊蒞論道經邦休休焉而無所事非一於鞅掌奔走也然自是動底事由是言體無不靜用無不動而陰靜為太極之體陽動為太極之用昭昭矣若不以太極言則動為陽之體靜為陰之體如論語知者動仁者靜註云動靜以體言是也若非

以五行言則動為陽之用靜為陰之用如圖說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是也故曰動靜無端又曰體用一原學者不可不察○夫太極不離乎陰陽五行之中則亦有質有氣之可援矣窮其本原所以妙二五而無不在者乃天道之至微而氣[illegible]於質雖聲臭亦不可得而接也豈非性之本體哉○人之生有曰理曰氣曰質曰數四者而已性之善惡出乎理神之清濁出乎氣才之優劣出乎質壽之短長出乎數四者同出於太極若未始有四也然相為乘除而推盪不齊人之生遂因以異是又未始無四也理出於無極理無不善氣動於陰陽則陽一氣而陰二氣也（二氣以新釋言）○此氣有正偏而理因之有全缺生之所受有不同也是何也以形相禪也故子之子不必肖父女之女不必肖母誠以陽同而陰不同也子必感於婦女必應於壻子感於婦則甥為必其如舅孫為必其如祖哉○曰太極而論人則人性宜無不善自乾男坤女而論太極則太極萬有不同又自物而論太極則與人太極又相遠矣是何也太極形而上者人物形而下者也人又人物又物所謂源遠而末益分其終烏得不稍異哉譬之嘉穀之為種也一歲而有粃粒焉再歲而色粟異焉三歲而形味或且異焉雖其中之美者固自若也執其粃粒曰穀亦衆皆人曰是非此種也孰信之哉則知始同終異雖以造化之工其勢亦必至此況乎男女之形化皆其理氣之自成者哉○問木生木而木無所虧木生火而木隨以滅曰水之生木以氣氣則屈伸往來之無窮故氣至而木榮氣返而木枯木之生火以體體則一定而不可損益故體盛而火亦盛體微而火亦微體燥則近於火性故其燄燃體潤則猶存木性故其燄

體體存而火存體滅而火滅矣或曰木智也智者行其所無事木仁也仁者不自私己故能殺身以成天下之事或曰水假土以生木不自用而取諸人也木不假物而自用是以勞身焦思而至於斃也故孔子以木為近仁必示以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然則天下之善事豈一人之才所能辨哉知乎此則知所以主靜立極矣○問儒者皆言火生土土生金曰土之體博厚無對非火所能生今瀏蕩之中或淨沙成洲平地之上或積壤成丘火何所用其力耶但火之精氣行於地中土因是而成金故金之明在內則金乃火之所生土之所成也○孟子之言性善指仁義禮智而言者也仁義禮智烏有不善但以人之稟受言之則或全或缺或有此而無彼如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之類此韓子性有三品之說優於荀楊然自子言之雖

謂性有萬品可也豈特三品而已哉○以五行之生言之則金生於火也火性烈而金性剛木生於水也水性緩而木性柔此則一理之賦所謂性相近也然水之行也而向於下木止也而向於上火散也而向於無金遵也而向於有此則土之所爲所謂氣稟之物也○氣以理行故理之在天者若有知覺在人爲此心之靈也聖人有敎以覺庸愚謂之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者以此○人心最靈是心卽太極也心之動便有善惡萬殊則太極之流行賦予於人者又安得而盡同耶○天之太極主乎動聖人之太極主乎靜所謂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者蓋復者還其舊之謂也以見太極原只是動又謂陽變陰合又謂五氣布四時行曰變曰合曰布曰行皆是動故考亭之解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有流行也蓋亦有以識之矣易曰天行健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則是陰陽之運行有一息之停哉雖曰動極而靜亦不過如程子所言翕聚耳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其旨深哉○問小人悖之是庶民亦是學者乎曰是學者如孔子之所謂佞人孟子所謂鄉愿大學之所居中庸之無忌憚皆是也若夫庶民盜賊之違理犯義則非其性之盜僞由於上之人不能立極使之無道而教之無素也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荀卿子曰天下有道盜賊其先變乎由是推之則知庶民之違禮盜賊之犯義特以極之不立耳非庶民盜賊之罪也

徵君來瞿塘先生知德

來知德字矣鮮號瞿塘川之梁山人十歲通舉子業舉嘉靖壬子鄉試以終養不上公車親歿廬墓六年遂無宦情至萬縣山中潛心三十年以求易象著錯綜圖一左一右曰錯六爻相反如乾坤是也一上一下曰綜反對如屯蒙是也以觀陰陽之變化著黑白圖以驗理欲之消長萬曆壬寅司馬王象乾中丞郭子章交薦除授翰林院待詔疏辭令以原銜致仕年八十卒先生之學與程子陽明有異同者二端謂格物之物乃物欲之物物格而後知至克己復禮爲仁養心莫善於寡欲此三句話乃一句話也何也物也己也欲也皆有我之私也格也克也寡也皆除去有我之私也紫陽是說前一步工夫陽明是說後一步工夫謂明德卽五達道也自其共由於人謂之道自其實得於己謂之德自其通於天下曰達自其昭於天下曰明非有二物也卽敬止仁敬孝慈信之德也言齊家孝弟慈之德也言治國宜家人宜兄弟父子足法之德也言平天下老老長長恤孤之德也一部大學總結於此二字不言道而言德者有諸己而後求諸人也此正五帝三皇以德服人之王道耳若以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爲明德則尚未見之施爲以何事明明德於天下哉愚按以物爲欲或問中孔周翰已有是說但孔以爲外物之誘先生以爲有我之私雖稍不同然有我之私未有不從外誘者也夫格物爲初下手工夫學者未識本體而先事於防欲猶無主人而逐賊也克己之主腦在復禮寡欲之主腦在養心格物卽識仁也卽是主腦不可與克己寡欲相例耳明德爲虛靈不昧無一象之可言而萬象森然此體不失而行之君臣

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自無隔閡乃謂之達故謂五達道在明德中則可謂明德即五達道則體用倒置矣其論心學牖明大寶同之若是一陰一陽之道繼之者未必善矣嗚呼人自闇之而歸咎於天可乎○又曰先生之學以本體上用不得工夫凡涵養未發持敬一切抹殺止於念之動處分別其善惡而爲之去之其所謂格物者乃是克伐怨欲之不行所謂明明德者乃事爲之末務無不入於粗機將虛靈之本體讓於佛氏可謂懲咽而廢食終其爲無頭之學問而已且陽明之學失傳其門人無不以知善知惡從已發處下手識者方欲挽歸未發先生未必有所踏襲不知已流入其窠臼也數十載姿山獨學擯朋師心自智無乃可惜乎

語錄

仁義禮智信之理一也自天命而言謂之性自率性而言謂之道自物則而言謂之理自無偏倚過不及而言謂之中自有諸己而言謂之德自極至而言謂之太極譬如起屋相似性字自根基上說道字自道路上說理字自尺寸不可易上說中字自規矩上說得字自畜積上說極字自關門一掃統括微妙上說○凡處不要緊之人與不要緊之事不可狎侮忽畧通要謹慎糊塗就是聖人不泄週工夫吉凶悔吝都在此上面坐○世間千條萬緒消不得我一箇理字千思萬想消不得我一箇敬字千橫萬逆消不得我一箇忍字○朱子說未有天地之先畢竟先有此理說得不是有物方有理程子說在物爲理說得是○學聖工夫要下得手凡人見火而不入於火者知火之能焚也見水而不入於水者知水之能溺也見米飯而必食者知其能養人也學者學聖必見惡如見水火見善如見米麵飯如此則天理人欲判然分明若只講敬說識仁體說致良知恐止把做一場話說終下不得手○作聖之功不外於格物而格物必先於三大欲貨財好色好勝學者做工夫先是三欲去行四勿即容易了不過時時覺照而已若被三欲牽纏出不得世隨人講性命之學千講萬講終是葛藤○五性無聲無臭何處下手惟格形氣上物欲則五性自呈露矣○程子說主一無適之謂敬謂此心不之東之西也殊不知此心之東之西者何也乃妄想心也即有所好樂忿懥等心也即格物之物也今既知格物工夫則此心自然不之東西不消下一敬字矣○靜坐之時如心思道理此之謂靜亦動如禪家靜坐之時不敢開關思道理謂之理障

是靜而不能動也行事之時全在天理此之謂動亦靜如富貴
利達之學是動而不能靜也○程子不知格物是聖學頭腦工
夫故於心之未發上用功不知儒釋之分正在於此○德者得
也以五倫體之於身躬行心得也即下文言敬止仁敬孝慈信
之德也若依註中虛靈不昧明德全在心上去了未見之施爲
乃何以明明德於天下哉○聖學在心之意念上用工夫禪學
在心之未發上用工夫○良知乃天理做不得工夫○堯舜傳
道說人心道心通就心之發動上說孔門說誠意者此也所以
某說戒慎恐懼非存養以此堯舜原不說存養存養之說蓋因
佛氏而起也何也道心乃與生俱生我之固有未動之時純是
道心何必存養惟方動之始此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時乃有
人心所以當戒懼慎獨○凡處不要緊之人與不要緊之事不

可狎侮怨詈通要謹慎細密吉凶悔吝通在此上生就是聖人
不泄通工夫○人欲必從喜怒哀樂以發於視聽言動方成人
欲未有窅冥空寂而成人欲者○天道之誠即太極之實理理
無聲無臭何處見其誠以氣候論春生秋殺以動物論春來便
獺祭魚雁北來秋來便豺祭獸寒蟬鳴以植物論春來便草木
萌動秋來便草木黃落今年如是明年如是千萬年也如是若
以一物論黍千年是黍不變而爲稻稻千年是稻不變而爲粱
此便是天之誠

副使顏冲宇先生鯨

顏鯨字應雷號冲宇寧之慈谿人嘉靖丙辰進士授行人選爲
御史巡按河南華亭以伊庶人事囑之先生不動聲色卒定其
亂海忠介下獄特疏救之沈青霞冤死拔其子襄於太學出提
學政先風化而後文藝在楚則忤江陵在中州則忤新鄭其守
正如此鄒南皐曰予讀先生所論孔孟顏曾及原人原性諸語
其學以求仁爲宗以默坐澄心爲入門以踐履操修爲見性而
妙於慎獨極於默識既羅厥心矣而總於悟格物之旨盡之世
儒以一事一物爲物而先生以通天下國家爲物爲格其力久
故其悟深其悟深故其用周眞從困衡中入而非以意識承當
之者先師蕺山曰先生於學問頭腦已窺見大意故所至樹立
磊落先生與許敬菴皆談格物之學敬菴有見於一物不容之
體先生有見於萬物皆備之體蓋相反而相成者總之不落訓
詁窠臼者也

明儒學案卷五十三終

姚江黃宗羲　著
故城賈　潤　恭閱

盧冠巖先生寧忠

盧寧忠字獻甫號冠巖嶺南人也分守東牟不詳其所至官先生受學於黃泰泉泰泉議王湛之學而先生以不得及陽明之門為憾於甘泉則書札往來求教不一也先生謂天地間有是氣則有性性為氣之官而綱維乎氣者是矣然不知此綱維者即氣之自為綱維因而名之曰性也若別有一物以為綱維則理氣二矣又以誠意之意是生理之初萌純粹至精即周子誠神幾之幾也其視意為有善有惡者加功密矣頗與子劉子之言意同然子劉子以意縕於心知藏於心意中最初之機則知善知惡之知是意為存主知為初萌先生之所謂意乃子劉子之所謂知也雖同在未發之中而其先後之序有不容紊亂者

獻子講存

夫物猶事也事在心不在外凡吾心所著之事即是物格者隨此心所著之事而格其善惡一定之理也夫事之在心是非善惡必有當然一定之則於是以吾心本然之明覺而是正之則何者為善而當為何者為惡而當去舉不能外吾心之聰明與吾身之踐履矣是能格物。○陽明子謂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發知善知惡者知之良為善去惡者物之格蓋學求知孰善孰惡必不能為善而去惡如所云是先為善去惡而後求知善惡大學當以誠正居先而格物在致知之後矣此所以起學者之疑也陽明之學主致良知故只格物便一了百當然此上智之事非可槩中才以下也後學推演其義者則曰知良知也虛靈不昧天之性也致者充極其虛靈之本體不以一毫意欲自蔽而明德在我也物格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修齊治平一以貫之明明德於天下也是以致知為體格物為用致知在先格物反居後未免於大學條次不倫且既無一毫意欲之蔽而充極乎天命之性即無事矣又何勞誠意於好善惡惡也耶至以鏡譬之謂知如鏡之明致則磨鏡格則鏡之照物夫鏡必磨而後照今格以照之而後致以磨之是先用之照而後磨也大學曷不言致知而後格物耶。○性者天之命心者性之宅性只是天地之性無所謂氣質之性性無不善其為不善氣雜之也心只義理之心無所謂利欲之心心無不正其為不正習移之也天地間有是氣則有是性性為氣之官而綱維乎氣者氣或聽命而拘之不可得而泯之氣有不美性固能轉移之也人之所不慮而知者是為良知知即性也良知之發無

有不善或流爲邪僻心亦無不自知之但習於利欲而不能反正耳而謂其本心之不正者否也○常戒愼則心體自明務乎恕則物宜自順○問生之謂性曰此古語也非始於告子也此語說得最是蓋生即氣氣便寓性孟子道性善以生爲氣而深闢之是氣之外又別有所謂理者不分理氣爲二乎至宋儒又有天地之性氣質之性之說是使性亦有二而萬物無復統體一太極矣夫理者氣之綱氣者理之迹氣即寓理古未有以理氣並言者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釋之曰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理氣並言蓋昉諸此夫陰陽五行萬物氣也而各其性理也在人則耳目手足氣也而聰明持行理也程子曰性即氣氣即性蓋懼人二之也性即太極氣只是氣不可復言有氣質之性就著個性即無不善其爲不善氣有襍糅而昏爲

所累耳氣之付畀得其貴者爲人得其賤者爲物得其淸而純者爲賢爲智得其濁而駁者爲愚爲不肖惟能齊一而性則未嘗不一也孟子始終不能服告子之心爲其論未及此○問中庸說天命之性又說未發之中即孟子言性善否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故性無不善而偏者非性也易稱繼之者善成之者性繼而曰善則成其有不善乎若乃陰陽變合而氣之流布不無淸濁純駁之異故物之遇之自有通蔽邪正之殊其在天日月星辰已不無明暗其在地山川土石已不無柔剛而況於人乎況於物乎而其本然之性則未嘗不善也是故學問之道惟在變化氣質易其惡而致其中所謂未發之中非以日用應務者爲已發而指夫退然休息未與事接時爲未發也蓋事物未來念慮未動要之必有主宰於其內渾然全體至虛而至寂不

剛而不倚是以虛無不受感之即通雖紛華盛麗萬變起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無時不寂然焉所謂未發之中非是之謂乎於此而得養則物欲無所蔽而發皆中節大本達道貫通流行此盛德之所以日新天命之所以不已也○致良知之旨非始於陽明也朱子謂康衡道曰致得吾心本然之知豈復有所陷溺本然之知非良知乎心不爲物欲所陷溺不可入聖乎但朱子止就一義說陽明認得十分端的故執此一說左來右去直爲到底累千萬而不離道心者天然自有之義理而非出於人心之外也人心者天然自有之情才而道心之用所以顯行也寂感之際欻然不知禮焉則其流而爲邪僻易然耳所謂危也然雖儆於物欲流於邪僻而其本然之良隨處發見能察識而操存之固甚微而甚安也○天命之性無聲無臭不睹不聞

不可得而言也故以仁義禮智明之而性之本體因之可見所謂因用以明體也○陽明先生之致良知當先辨於知也夫知有知覺之知有意見之知有本然之知昧者均以爲良知夫知覺之知人與物一也有氣專無節制意見之知萌於念慮善惡幾焉性本然之知出於性天之靈覺不待學習童而知愛親長而知敬兄感觸而應孺子入井而怵惕見嘑蹴之食無禮義之萬鍾而辭讓此謂本然之良知所當致焉者也致吾愛與不忍之知即無一念一事之非仁而萬物育矣致吾敬與辭讓之知即無一念一事之非義而萬民正矣○知行中人以上事也知而行中人以下事也○君子之道雖費而實隱以見求道者但當於隱求之正不必從求於費使有遠人爲道之過也隱者無聲無臭之謂即莫見乎隱之隱言道之本體也道之本體不

睹不聞即之無朕而萬物萬事萬象固在各足○伐柯之遠無他二故也二則徒費騁忽無益於求也乃若反而求之則吾心自有一箇天則不落格式不煩比度所謂一也心外無道道不遠人也人之為道而遠人是遠心以為之故失之迺遠也丘未能一焉謂未能以心之所以教人致一也求事父之理於其子執柯以伐柯者也是二之也乃若心也者夫之所以與我其一念至誠惻隱之意常一乎子臣弟友之間即忠恕也以此事父則夔夔齋慄者在我不必求事之之則於舜也以此心事君則周之至德者在我不必求事之之則於文王也以此心施之友則惠及朋友者在我不必求先施之則於武公也所謂一也○心之本體渾然中涵不落方體若虛而其實似寂而其神纔放

下便沉滯昏擾纔提起便知覺靈明自非私欲蔽錮若之反覆其眞體固在也此處正要體認不知體認卻無倚著便落想像遇事感應愈加昏雜然則何妨於炯炯而欲常止止也但既體認得眞卻要存養得密常令在中勿致放失庶幾令體昭露大用顯行耳其謂知覺常止常定不可落念者為意必固我之私也其謂感應常運常化不可成念者為好樂憂患之不得其正也○語其本體謂之未發語其感通謂之發若此心之虛則非待有所感發而後有知也○學者涵養須於靜中覺得有物動時卻自無事乃不偏著○悟非意見想像之謂此心生機也生機發動則有自然之明覺惟澄心凝慮生機滑通是自然有得自然有得然後無思而無不通○問大學於誠意以下皆有傳獨格致之義闕焉何也曰物也知也意也一物也格也致也誠

也一事也由心之感曰物由心之靈曰知由心之動曰意非異也蓋心一也即其感通之物而格之以致吾本然之知就吾意所知之物而好惡之必無自欺之蔽是謂格物致知誠意耳聖門之學內求故三者為一後人之學外求故三者支焉以二者各自為義則其以為闕也固宜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釋者以為心之知因物生意從知起無內外無先後其致一焉者也記之物至非大學所謂物乎記之知知非大學所謂知乎記之好惡非大學所謂意乎可好可惡物也識其可好可惡知也好之惡之意也今如人之心其卒然以可好之物感也則心之靈雖不與物謀而即知其可好矣何者心之好之之理與物之可好者遇也如此則所以好之者當盡其知而止也而好之不如好好色是謂

不致好之知不致好之知是謂不格物之善矣今如人之心其卒然以可惡之物感也則心之靈雖不與物謀而即知其可惡矣何者心之惡之之理與物之可惡者遇也如此則所以惡之者當盡其知而止也而惡之不如惡惡臭是謂不致惡之知不致惡之知是謂不格物之惡矣故格物非他也格吾知之物也格吾意之物也致知非他也致吾物之知也致吾意之知也誠意非他也誠吾物之意也誠吾知之意也雖然要之在於此心欺否之間耳故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無自欺則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此謂之自慊矣夫是之謂物格夫如是之謂知致夫如是之謂意誠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惟萬物之理備於吾心故德性之知周於萬物反身而誠則萬物之備於我者格而德性之知致矣此之謂自慊蓋言樂也

然則知之何亦於獨知之地謹之而已蓋德性之知我自有之有感之頃我自知之於此不用其謹惡乎用其謹哉○問意者云何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心則其生之理也意則其生理之初萌也天性純粹中此爲最先端倪絶無一毫夾襍少頃即有許多計較遷就之私矣少有計較遷就即純粹端倪便不能直遂矣故大學教人誠意只是要人實養得端倪在随地生幹生枝吐華吐實無非此一生理貫徹耳故身心國家天下皆非他也誠意之枝幹花實也○天地雖閉塞而化未嘗息日月雖沉晦而明未嘗息江河雖隱伏而流未嘗息故人心不可以動靜言纔說靜已是動○喜怒哀樂率吾性曰道視聽言動行吾敬曰德○饑欲食渴欲飲者人心也不以飲渴之害爲心害者道心也欲生惡死者人心也欲惡有甚於生死而不爲苟得者道心也

侍郎呂心吾先生坤

呂坤字叔簡號心吾河南寧陵人隆慶辛未進士授襄垣知縣調大同有人命坐抵王山陰家屏欲緩其獄不聽山陰入爲吏部語人曰天下第一不受請托者無如大同令也特疏薦之陞吏部主事轉至郎中出爲山東參政歷山西按察使陝西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入協理院事歷刑部右侍郎轉左每遇國家大議先生持正不爲首鼠以是小人不悅先生嘗爲閨範圖說行之坊間神宗頗喜小說院本及出像諸書內侍陳矩因以閨範進覽神宗隨賜皇貴妃鄭氏貴妃修上之賜製序重刊頒之中外時國本未定舉朝方集矢於鄭氏而不悅先生者謂可藉手中以奇禍給事中戴士衡劾先生假托閨範圖言包藏禍心好事者又爲憂危竑議言先生以此書私進貴妃貴妃答以寶鏹五十采幣四端易儲之謀不幸有其迹矣戚臣鄭承恩上疏辯寃戍士衡先生亦致仕不起家居四十年年八十三卒贈刑部尚書先生資質魯鈍少時讀書不能成誦乃一切棄之澄心體認久之了悟入目即不忘年十五讀性理書欣然有會作夜氣鈔擴良心詩一生孜孜講學多所自得大抵在思上做工夫心頭有一分檢點便有一分得處蓋從憂患中歷過故不敢任情如此

呻吟語

乾坤是毀底故開闢後必有混沌所以主宰乾坤是不毀底故
混沌還成開闢主宰者何元氣是已元氣亘萬億歲年終不磨
滅是形化氣化之祖也（天地）○先天之氣發洩處不過毫釐後天
之氣擴充之必極分量其實分量極處原是毫釐中有底若毫
釐中合下原無便一些增不去萬物之形色才情種種可驗也
（形氣）○道者天下古今公共之理人人都有分底道不自私聖人
不私道而儒者每私之曰聖人之道言必循經事必稽古曰衛
道嗟夫此千古之大防也誰敢決之然道無津涯非聖人之言
所能限事有時勢非聖人之制所能盡後世苟有明者出發聖
人所未發而嘿契聖人欲言之心爲聖人所未爲而暗合聖人必
爲之事此固聖人之深幸而拘儒之所大駭也（道體下四坡典闕）○或

問中之道堯舜傳心必有至元至妙之理余嘆曰只就我兩人
眼前說這飲酒不爲限量不至過醉這就是飲食之中這說話
不緘嘿不狂誕這就是說話之中這作揖跪拜不煩不疏不疾
不徐這就是作揖跪拜之中就是一事的堯舜推之萬事皆然
到那安行處便是十全的堯舜○形神一息不相離道器一息
不相無故道無精粗言精粗者妄也因指案上罇俎言其位置
恰好處皆是天然自有的道理若說神化性命不在此却在何
處若說這裏有神化性命這個工夫還欠缺否推之耕耘簸揚
之夫炊爨烹調之婦莫不有神化性命之理都能到神化性命
之極學者把神化性命看得太元把日用事物看得太粗只因
不曾理會理會得橫豎推行撲頭蓋面脚踏身坐的都是神化
性命○無萬則一何處著落無一則萬誰爲主張此二字一時

雜不得得一只在萬中走故有正一無邪萬有治一無亂萬有
中一無偏萬有活一無死萬○或問子之道何如曰饑食渴飲
倦眠醒起冬爐夏扇喜歌悲哭如此而已矣曰如此之道其誰
不能曰我有終身不能者在○今人不如古人只是無學無識
學識斷從三代以上來纔正大纔中平今只將秦漢以來見識
抵死與人爭是非已自可笑况將眼前聞見自己聰明翹然不
肯下人尤可笑也（問學下六辰重同）○今人無事不苟且只於虛套搪
塞竟不咀嚼眞味○不從學問中來縱有掀天揭地事業都是
氣質作用氣象豈不烜赫可觀一入聖賢秤尺坐定不妥貼學
問之要如何隨事用中而已○學問二字原自外面得來蓋學
問之理雖全於吾心而學問之事則皆古今名物人人而學事
事而問攢零合整融化貫串然後此心與道方浹洽暢快若怠

於攷古恥於問人聰明自己出可憐可笑不知怎麼叫做學者
○無所爲而爲五字是聖學根源學者入門念頭就要在這上
做今人說話第二三句便落在有所爲上只爲毀譽利害心胜
不去開口便是如此○人才不甚相遠只看好學不好學用心
不用心耳○以粗疎心看古人親切之語以煩躁心看古人靜
深之語以浮泛心看古人元細之語以淺狹心看古人博洽之
語字意未解句讀未真便加評隲眞孟浪人也○一門人向予
數四窮問無極太極及理氣同異性命精粗性善是否予曰此
等語予亦能勦先儒之說及一己之謬見以相發明然非汝今
日急務假若了悟性命洞達天人也只於性理書上添了某氏
曰一段言語講學門中多了一宗卷案後世窮理之人信彼駁
此服此闢彼百世後汗牛充棟都是這樁話說不知於國家之

存亾萬姓之生死身心之邪正見在得濟否我只有個粗法子汝只把存心制行處事接物齊家治國平天下大本小節都事事心下信得過了再講這話不遲曰理氣性命終不可談耶曰這便是理氣性命顯設處除了撒數沒總數○人各有抵死不能變之偏質慣發不自由之熟病要在有病根之志容時檢之功總來不如沉潛涵養病根久自消磨然涵養中須防一件久久收斂衰歇之意多發強之意少觀天下無一可為之事無一可思之惡德量日以寬洪志節日以摧折沒有這個便是聖賢涵養著了這個便是釋道涵養○涵養不定的自初生至蓋棺時凡幾變那知識已到尚保不定畢竟作何種人所以學者要德性堅定到堅定時隨常變窮達生死只一般即有難料理處亦能把持若平日不遇事時儘算好人一遇個小小題目便考

出本態假過喜難者大者如成　歷人所以古人不可輕易笑恐我當此未便在渠上也○涵養要九分省察只消一分對沒涵養就省察得也沒力量降伏那私欲○平居時有心訒言還容易只是當喜怒愛憎時發當其可無一厭人語才見涵養○天地萬物之理皆始於從容而卒於急促急促者盡氣也從容者初氣也事從容則有餘味人從容則有餘年○心要有個著落不著落到好處便向不好處與慶陽李克菴過背談非天德則王道因相謂曰即此便是不放心（存心五段並同下）○心放不放要在邪正上說不在出入上說且如高臥山林遊心廊廟身處衰世夢想唐虞遊子思親貞婦懷夫這個是放心否若不論邪正只較出入卻是禪定之學○一善念發未說到擴充且先執持住此萬善之囮也若隨來隨去更不操存此心如驛傳然終

身無主人住矣○只是心不放肆便無過差只是心不怠忽便無遺忘○只一事不留心便有一事不得其理一物不留心便有一物不得其所○一事不從心中出便是亂舉動一刻心不在腔子裏便是空軀殼○慎言動於妻子僕隸之間檢身心於食息起居之際這個工夫便密了（修身二段並同下）○此身要與世融液不見有萬物形迹六合界限此之謂化然中間卻不糢糊自有各正的道理此之謂精○天地人物原來只是一個身體一個心腸同了便是一家異了便是萬類而今看著風雲雷雨都是我胸中發出虎豹蛇蠍都是我身上分來那個是天地那個是萬物○或問敬之道曰外面整齊嚴肅內面齊莊中正是靜時涵養的敬讀書則心在於讀治事則心在於所治是主一無適的敬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隨事小心的敬或曰

若笑談歌咏宴息造次之時恐如是則矜持不泰然矣曰敬以端嚴為體以虛活為用以不離於正為主齊日衣冠而寢夢寐乎所祭者也不齊之寢則解衣脫冕矣未有無衣冕而持敬者也然而心不流於邪僻事不詭於道義則不害其為敬矣若專去端嚴上求敬則荷鋤負畚執轡御車鄙事賤役古聖賢皆為之矣豈皆日日手容恭足容重耶大端心與正依事與道合雖不拘泥於端嚴不害其為敬苟心遊千里逐自欲而此身卻兀然端嚴在此這是敬否（主敬段並同下）○懶散二字立身之賊也千德萬業日怠廢而無成千罪萬惡日橫恣而無制皆此二字為之○靜中看天地萬物都無些子（主靜下段同）○學者萬病只一個靜字治得定靜中境界與六合一般大裹面空空寂寂無一個事物纔鬧他索時般般足樣樣有千紛百擾中此心不亂千擾

有道中此氣不動此之謂至靜○喜來時一點檢怒來時一點
檢怠惰時一點檢放肆時一點檢此是省察大條款人到此多
想不起顧不得一錯了便悔不及若養得定了便發而中節無
用此矣○聖狂之分只在苟不苟兩字○天下難降伏
難管攝的古今人都做得來不爲難事惟有降伏得管攝得自家難
聖賢做工夫只在這裏○天德之良知是千聖一心萬古一
道坐斗室而通於六合的纔落聞見便有偏倚駁雜世俗氣味
矣是以聖賢將聞見來證心不以心徇聞見○字到不擇筆
處文到不修句處話到不檢口處事到不苦心處皆謂之自得
蓋與天遇○夫一言之發四面皆淵阱也喜言之則以爲矯
戚言之則以爲懦謙言之則以爲謟直言之則以爲陵微言之
則以爲險明言之則以爲浮無心犯諱則謂有心之機無爲發
端則疑有爲之說簡而當事曲而當情精而當理確而當於一
言而濟事一言而服人一言而明道是謂修辭之善者其要有
二曰澄心曰定氣○世人喜言無好人此孟浪語也
今且不須擇人只於市井稠人中聚百人而各取其所長人必
有一善集百人之善可以爲賢人人必有一見集百人之見可
以決大計恐我於百人中未必人人高出之也而安可忽匹夫
匹婦哉○清議酷於律令清議之人酷於治獄之吏律令所寬
賴清議以明之清議所冤萬古無反案矣是以君子不輕議人
懼冤之也故此事得罪於天甚重○對左右言四顧無愧色對
朋友言臨別無戒語可謂光明矣胸中何累之有○在邪人前
正論不問有心無心此是不磨之恨故位在則進退在我行法
可也位不在而情意相關寄諷可也若與我無干涉則箝口而

已禮入門而問諱此亦當諱者○天下事最不可先必而須道
之已定矣臨時還有變更況未定者乎故寧有不知之名無貽
失言之悔○近世料度人意常向不好邊說去固是衰世人心
無忠厚之意然士君子不可不自責若是素行守人便是用念
頭人亦向好邊料度何者所以自立者足信也○以
患難盼心爲安樂以淵谷視康莊以疾病視強健以不測視無
事則無往而不安穩○常看得自家未必是他人未必非便有
長進再看得他人皆有可取吾身只是過多便有長進○胸中
情景要看得春不是繁華夏不是發暢秋不是寥落冬不是枯
槁方爲我境○有天欲有人欲吟風弄月傲花隨柳此天欲也
天欲不可無無則寂人欲不可有有則穢天欲即好的人欲人
欲即不好的天欲○愈進修愈覺不長愈點檢愈覺
有非何者不留意作人自家儘有得過只日日留意何也看得
自家都是病痛那有一些好處到頭只見得人欲中過失久久
又見得天理中過失到無天理過失則中行矣又有不自然不
渾化著色吃力過失走出這個邊境纔是聖人能立無過之地
○爲善去惡便是趨吉避凶惑矣陰陽異端之說也祀非類之
鬼禳自致之災祈難得之福泥無損益之時日宗趨避之邪術
惑夫愚民之抵死而不悟也即悟之者亦狃於天下皆然而不
敢異至有名公大人猶極信尙反經以正邪慝復誰望哉
軀殼○凡人之爲不善其初皆不忍也其後忍不忍半其後忍
之其後安之其後樂之至於樂爲不善而後良心死矣○精明
也要十分只須藏在渾厚裏作用古人得禍精明人十居其九
未有渾厚而得禍者今之人惟恐精明不至乃所以爲愚也

別錄

宋儒有功於孟子只是補出個氣質之性者多少口吻不動氣事事好○每日點檢要見這頭自德性上發出自氣質上發出自習識上發出自物欲上發出如此省察久久自識得本來面目○孝子之於親也終日乾乾惟恐有一毫不快事到父母心頭無論貧富貴賤常變順逆只是以悅親為主蓋悅之一字乃事親第一傳心口訣○明道受用處陰得之佛老康節受用處陰得之莊列然作用自是吾儒蓋能奴僕四氏而不為其所用者此語人不敢道深於佛老莊列者自嘿識得○泰山喬嶽之身海闊天空之腹和風甘雨之色日照月臨之目旋乾轉坤之手磐石砥柱之足臨深履薄之心玉潔冰清之骨此男兒人品也

忠節鹿乾岳先生善繼

鹿善繼字伯順號乾岳北直定興人萬曆癸丑進士授戶部主事遼左缺餉請發帑皆不行會廣東解金花銀至先生與司農議制納太倉輒發遼左而後上聞上怒降級調外任先生因移疾去金花銀者國初以備各邊之緩急俱解太倉其後改解內府宮中視為私錢矣先廟御極復官改兵部主事司馬王象乾行邊請用廢弁之以贓敗者耿職方不覆司馬又請旨命司官不得違阻先生寓書孺清爭之無以奪也高陽以閣臣督師先生轉員外郎中皆在幕府高陽解兵柄先生亦罷歸家居四年崇禎初起為尚寶司卿陞太常寺少卿未三載復請告九年七月先生城守定興城破死之贈大理寺卿謚忠節先生讀傳習錄而覺此心之無隔礙也故人問其何所授受曰即謂得之於陽明可也先生與孫奇逢為友定交楊忠愍祠下皆慨然有殺身不悔之志嘗誦周忠介詩云寰中第一非吾事好向椒山句裏尋首善書院之會先生將入聞其相戒不言朝政不談職掌曰離職掌言學則學為無用之物聖賢為無用之人矣遂不往是故先生之學頗近東林諸子一無攙和夾雜其斯謂之狂狷歟

史017 612

論學語

吾輩讀有字的書却要識沒字的理理豈在語言文字哉只就此日此時此事求一個此心過的去便是理也仁義忠孝名色萬千皆隨所在而強為指稱也奈何執指稱者求理乎指稱種種原為人覿面相違不得不隨在指點求以省悟而人從就指點處成執滯談元說妙較量一字之間何啻千里○此理不是人做作的天生萬物而人得其生物者以為生四海一天萬里一天人心與天並大只就乍見孺子一端推之上下四方往古來今觸無不覺叩無不應俯仰宇宙都呼吸一氣之中故宇宙中物皆性中物宇宙內事皆分內事也大學之明德中庸之性論語之仁皆是物也乃合下生成本來面目也○此理不是浪懸空的子臣弟友是他著落故學以為己也而說個己就在人

上學以盡心也而說個心就在事上此知仁與非禮不得分也修己與治人不得分也博文與約禮不得分也文章與性道不得分也不然日新顧諟成湯且為枯稚矣○天地萬殊總是一本○識得把柄纔好下手而形與性分不得仁與人分不得忠恕一貫原非借言敎化川流豈容分指學須是莫知下學上達分不得教何嘗有隱文章性道分不得看來為學只在當下學術事功亦分不得也○從來文人槩稱學者識得孔子之意誦詩則作歌作哭欲鼓欲舞詩亦是學讀史則其事若親其人若生史亦是學屬辭則行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文亦是學總之天地萬物皆此生意生意在我法象俱靈吟風弄月從容自得孔顏樂處意在斯乎○禮樂不是鐘鼓玉帛節文不是聲容制度全在日用間應事接物上討求應節其當然而然極其中的去處叫做禮其自然而然極其和的去處叫做樂兩個字又却是一個理未有不合禮而得成樂不合樂而得成禮者細體之自見

臺長曹貞予先生于汴

曹于汴字自梁號貞予平陽安邑人登進士第授淮安府推官擢給事中萬曆辛亥京察先生以吏科都給事中與太宰孫丕揚主其事是時崑宣傳四明之衣鉢收召黨與皆以不謹坐罷其黨金明時秦聚奎起而訐之先生與太宰皆去而朝中之朋黨遂與光宗立起太常少卿歷遷僉都御史吏部左侍郎其推少宰也先生偕馮恭定以上而點用先生蓋小人知君子雖進易退一顛倒而兩賢俱不安其位矣崇禎初召為左都御史庚午致仕卒於家年七十七先生與馮恭定為友以聖賢之學相砥礪講求兵農錢賦邊防水利之要其耳目大幾見之實用編所言仁體則是西銘之注疏也木則不仁不木則仁即上蔡之以覺言仁也以覺言仁本是不差朱子却以為非謂知覺不可以求仁仁然後有知覺夫知覺猶喜怒哀樂也人心可指只此喜怒哀樂喜怒哀樂之不隨物而遷者便是仁體仁是後起之名如何有仁方有知覺耶且上蔡之言知覺然其天地萬物同體之原也見得親切故又以痛癢言之朱子强坐以血氣之性血氣之性則自私自利矣恐非上蔡之所指也

書

夫道無之是非無人弗足講學以明道士農工賈皆學道之人漁牧耕讀皆學道之事隆古無講學之名其人皆學故無名也國家以文學取士天下學校無慮千百章縫之士無慮萬億蓋令其日講所謂時習所謂孝弟所謂性命仁義而以淑其身待天下之用也乃人心不古遂有口耳活套掇拾粉飾以為出身之媒師以是教上以是取恬不為異非其質矣而於立身行政毫無干涉於是君子厭薄其所為而聚徒講道人遂以道學目之若以為另是一種學不敢議然講學之中亦或有言然而行不然而藉是以干貴人捷仕徑者而其名為道學也是有口耳活套之實而更美其名人誰甘之則群起而相攻而講者益寡道益晦矣大抵所學出於實則必闇然自修不論大節細行一一不肯放過雖力量不同未必盡無疵而不自文以誤人也所學出於名則有張大其門面而於其生平未純處亦曲為言說而謂其為道夫夷之隘不害其清惠之不恭不害其和然亦何必曰此隘此不恭正道之所在而脫孔子於下風乎羅近溪達人聞道透徹心體微不可尚而闊略處亦誠其病乃學者得其闊略以為可便其私也而或多不羈誠有如止菴疏所謂賄賂干請任情執見等說是其坐女子於懷而亂之而猶侈然薦魯男子不為也而可乎但今因止菴之疏而遂禁其講是因噎廢食夫此學乃乾坤所由不毀何可一日廢也似更當推廣而俾千百學校億萬章縫無不講以及農工商賈無不講才是而其機則自上鼓之若得復辟召之典羅致四方道學做程子學校之議而令天下以王道教於一切鄉學而學之衆漸次開發而

甲斷有位之士以興學明道爲先圖其學則以躬行實踐爲主隨其人之根基引之入道或直與天通或以人合天或真積悟境或以修求悟夫天人合一修悟非二舍天而言人舍悟而言修則淺矣近時學者知皆及此然言天矣而人尚未盡言悟矣而修且未能世豈有能致中而不能致和能正心而不修身者哉則不可不戒也大抵果能合天則必益盡其人事果能真悟則必益盡其真修堯舜文王孔子何人也而兢兢業業望道未見徙義改過沒齒以之也（[illegible]寶宇書）○仁人之用仁與諸技以加諸彼乎曰非然也有彼我則有封域有封域則有包緘有經綸則有校量其卑者易入於納交聲譽之術其高者亦囿而不真率而不粹暫而不恒虧而不滿夫湛然而仁具油然而仁與矣暇校量哉昔先哲之謂仁也曰仁心之德也而泥之者乃於心之內更求德爲非德不足以見仁也者不知心爲知仁故曰仁人心也言心而不言德而泥之者乃於仁之內更求心爲非心不足以見仁也者不知人矣不知人爲知仁故曰仁者人也言人而不言心噫至矣若理若氣若形若性若身若心貫通矣渾合矣天也地也萬有不齊之物也我也其生之所自一也渾然未闢之始有合而無分形象既判之後似分而實合故靈明各具天不獨豐人不獨嗇人不獨得物不獨闕其中通也一陰乍動一陽來復倏忽彌漫周於天地貫於萬物亦其中通也疾疴痛癢相連相關不但父母兄弟推之一切莫不皆然亦以其中通也而或者乃曰母齧子痛則常聞之焉有物痛而亦痛嗟乎此齧子痛世未必皆其人也然則父母非一體耶此其體之木也木則無不木也不木則無所木也人其塞父母兄弟痿何而處不知其癢也出而遊闤闠之中遇其父母兄弟則癢之之郡城焉遇其邑之人則癢之之會城焉遇其郡之人則癢之之都城焉遇其省之人則癢之之海外異邦焉遇中國之人則癢之之瀛洋之水木石鹿豕之爲叢遇似人者而癢之矣方其木癢也不木也及其既癢也不木也且光風霽月何與於我而忻狂歡陰霾何與於我而慘水光山色何與於我而冥荒原頹壁何與於我而悽則風月水石固有通於我者我乃忻之慘之冥之悽之耳奈何日日周遊時一茂對人忻亦忻人慘亦慘以目爲賞以耳爲借語云我乃行之不得我心不自察耳察則不木不察則木顧華裔之界限人物之差等仁人未嘗無別此以別之者體之也華得其所裔亦得其所也盡人之理亦盡物之理也分殊者脈絡之分也理一者公溥之量也然征伐可廢乎刑誅可廢乎仁人未嘗不嚴此以嚴之者體之也仁與不仁辨之以心不辨之以迹除莠剔蠹以殺機爲生機織花鍛鶴以生機爲殺故是以不廢於肌膚受楚不斯於愛子虞廷四罪皆因肆害周王一怒宋公不陋孰一體孰非一體必有分矣夫以天地萬物爲體則體大以四體爲體則體小以天地萬物之體爲人則人大以四體之體爲人則人小大體者能卷能放流衍於衆小體之中而衆小體不能歸也四體之木則知痒之天地萬物之體之木則不知痛癢故也夫千萬世之上此天地也有萬物焉千萬世之下此天地也有萬物焉天道無窮地道無疆物生無窮吾心亦無窮往聖之絕學未輟於命而萬世之太平軌營於中仲尼之生千古不死堯舜之心至今猶存即其體存也故曰會人物於一身（通古今一息同異痛異於百年之間君子以爲會木也故仁以爲己任古之成仁者如此）（仁體策）

曹門學則

無我方爲眞我○夫學隨事可盡隨時可盡隨地可盡隨分可盡外無待越內無容誠當其現在不乏毫釐○講學愈精則愈確愈高則愈卑故聖學爲庸行如赤子而止○逆人之堅彊斥辟皆我大得益處○心之在人雖夢寐而未嘗斷息常動故也雖應酬而不可朕兆常靜故也○晝游雖樂不間遇雪而悲春樂而婦豈至逢冬而樂何者安於時也時有順逆何異晝夜春冬而情逐景遷乃致愁苦亦惑矣○惟知故止惟止故知然知則六合內外瑩瑩一片止在何處○聖人能從心所欲故不踰矩世人大槩違心耳○如何存養此心只識得此心方好存養如何識心曰心體時時呈露勿令間見遮迷○仁心之德也而泥之者乃於心之內更求德焉非德不足以見仁也者不知心

焉知仁故曰仁人心也言心而不言德泥之者乃於人之內更求心焉非心不足以見仁也者不知人焉知仁故曰仁者人也言人而不言心○洪濛未闢之始有合而無分形氣既判之後似分而實合人其室父母兄弟環向而處不知其驩也出而遊閭閈之中遇其父母兄弟則驩之之郡城焉遇其邑之人則驩之之省城焉遇其郡之人則驩之之都城焉遇其省之人則驩之之海外異邦焉遇中國之人則驩之之蠻洋之木末石鹿豕之爲叢遇似人者而驩之矣且光風霽月何與於我而忻狂颶陰霾何與於我而慘水光山色何與於我而喜荒原頽壁何與於我而悽則風月水石固有通於我者我乃忻之慘之喜之悽之乎○談風水者專言鬼蔭故欲安其枯骨至於祖父生前或違之不得其所豈其爲蔭生祖父不及死祖父乎此大惑也

忠節呂豫石先生維祺

呂維祺字介孺號豫石河南新安人萬曆癸丑進士除兗州推官入爲吏部主事光熹之際上疏請愼起居擇近侍防微杜漸與楊左相唱和也累轉之郎中告歸崇禎初起尚寶卿再轉太常卿庚午陞南京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糧儲時邊餉既借支而納戶逋欠又多積弊難清上特勅優敍者五品以下就便提問先生悉心籌畫解支有序乃曰昔人有言人至察則無徒第恐國家多故君父焦勞爲臣子者豈能自已陞南京兵部尚書賊犯鳳陵南京大震先生尋以臺省拾遺落職爲民辛巳正月雒陽陷先生爲賊所執道遇福王昂首謂王曰死生命也名義至重無自辱已而賊害王酌其血襍鹿醢飲之曰此福祿酒也先生大罵死之贈太子少保謚忠節逆奄之時折天

下書院以學爲諱先生與張抱初方講於芝泉書院幾中危禍在南都立豐芑大社歸又立伊雒社修復孟雲浦講會中州學者多從之嘗言一生精神結聚在孝經二十年潛玩躬行未嘗少怠將死示門人曰吾知免夫非謂免於毀傷蓋戰兢之心死而後已也若先生者其見道未可知庶幾講學而不僞者歟

與穉抑堂

天下萬世所以常存而不毀者只爲此道常存此道之存人心之所以不死也使人心而死則天地之毀也久矣人人心不死而人人未能操存之便厭厭無生意所以持世之人力爲指行將一副精神盡用之於此道而卑者祇役役於富貴功名意見蹊徑其高者又耽入於懸虛以爲道更有在也不知此道至平至易見前卽是轉疑卽非卽入世之中亦自有出世之法非必盡謝絕人世而後爲學也世不難於出而難於入出而不入出而乃欲入此幻與僞之爲也人而能出此吾儒學問之所以異於二氏也年兄云卽今亦自可學誠哉卽今亦自可學也弟有聯云人只此人不入聖便作狂中間難站脚學須就學昨既過今又待何日始回頭故曰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自古聖賢

何人不由學問涵養而必曰生知云云則自棄甚矣只要認定一路一直硬肩做去日新不已卽吾儕自有聖諦彼程邵諸先覺非人也乎哉彼何以與天地不朽而我輩空沒沒也思念及此有不愧汗浹趾者豈人哉然年兄之所以遲疑於其間者得無謂今天下講學者多僞也不則謂講學與不講者多分一畛域恐吾漲於一邊噫豈其然哉講學之僞誠有之然眞者必於此出以其僞而廢眞何異於因噎廢食且天下之貪官甚多也未聞以廢仕進也至於講學之家多分畛域亦自有說吾只見得吾身非此無以爲人安身立命的的在此世自有世之講學吾自有吾之講學所謂天淵懸隔者也今天下禁講學而學會日盛學會雖盛而眞實在此間做者甚少弟之修復孟先生會原自修復不沾帶世間一塵近日敝邑及隣邑遠近之士覺彬彬興起今世風之壞也久而人心日不古矣以年兄之識力辨此披肝如有意於此固無事遲疑孟子云實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天下第一等事是何人做天下第一等人是從何事做起可惜終身憧憧擾擾虛度光陰到兩罷庭空風過花飛方究竟攜得甚物去以此思之何重何輕何眞何幻何去何從自有辨之者然而眼界不開由骨力不堅骨力不堅所以眼界愈不開以此思之學問下手處可味也而世往往以學問爲僞爲迂某謂世之學者豈無僞哉而眞者固自眞也以僞爲非去其僞而可矣至於學問不足經世又何學之爲以此思之學力事業非兩事也與友人書○弟維嘗聞講學爲人所非笑何以處之曰講學不爲世俗非笑是爲鄉愿講學不到使非笑我者終心服我是爲鄉人講學必別立崖岸欲自異於世俗是爲隱怪講學不大倡其道於天下後世以承先啓後自任以爲法可傳自勵是爲半途之廢答友問

明儒學案卷五十四終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蔘閱

給事郝楚望先生敬

郝敬字仲輿號楚望楚之京山人萬曆己丑進士知縉雲縣調永嘉入爲禮科給事中改戶科上開礦稅奄人陳增脇益都知縣吳宗堯遂劾先生劾增申救宗堯稅奄魯保李道請節制地方有司先生言地方有司皇上所設以牧民者也中使皇上所遣以取民者也今既不能使牧民者禁禦其取民者已爲厲矣而更使取民者箝制其牧民者豈非縱虎狼入牢而恣其搏噬哉又劾輔臣趙志皐力主封貢事敗而不坐鼠首觀望謀國不忠於是內外皆怨己亥大計京朝官以浮躁降宜興縣丞量移

江陰知縣不爲要人所喜考下下再降遂拄冠而歸築園著書不通賓客五經之外儀禮周禮論孟各著爲解疏通證明一洗訓詁之氣明代窮經之士先生實爲巨擘先生以淳于髡先名實者爲人是墨氏兼愛之言後名實者自爲是楊氏爲我之言戰國儀秦鬼谷凡言功利者皆不出此二途楊墨是其發源處故孟子言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所以遂成戰國之亂不得不拒之若二子徒有空言無關世道孟子亦不如此之深切也此論實發先儒所未發然以某論之楊墨之道至今未熄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夫無所爲而爲之之爲仁義佛老從死生起念只是一個自爲其發願度衆生亦只是一個爲人恁他說玄說妙究竟不出此二途其所謂如來禪者單守一點精魂豈不是自爲其所謂祖師禪者純任作用豈不是爲人故佛氏者楊墨而深焉者也何曾離得楊墨窠臼豈惟佛氏自科舉之學興儒門那一件不是自爲爲人仁義之道所以滅盡某以爲自古至今只有楊墨之害更無他害楊子雲謂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豈非夢語今人不識佛氏底蘊將楊墨置之不道故其闢佛氏亦無關治亂之數但從門面起見耳彼單守精魂者不過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龍蛇無容闢之其純任作用一切流爲機械變詐者方今彌天漫地楊墨之道方張而未艾也嗚呼先生之學以下學上達爲的行之而後著習矣而後察眞能行習未有不著察者也下學者行也上達者知也故於宋儒主靜窮理之學皆以爲懸空著想與佛氏之虛無其間不能以寸然按先生之下學即先生所言之格物也而先生於格物之前

又有一段知止功夫亦只在念頭上未著於事爲此處如何下手不得不謂之支離矣

知言

學以性善爲宗以養氣爲入門以不動心爲實地以時中爲妙用○性卽至善不待養而其體常定不定者氣動之也故其要只在養氣○性者靜也無爲之先本無不善桀紂幽厲行爲之後也氣習勝也天道於穆本無不善災疹乖戾豺虎猛獸行爲之後也氣化勝也○志氣之帥也此乃天然妙用人心起一念氣卽隨念而動眞宰凝定氣自蟄伏中心坦坦氣自舒暢所以養氣又在調心○浩然之氣與呼吸之氣只是一氣○一點虛靈內照自然惺惺鮮鮮以是益信人性本善若非性善何以性現衆欲便消今人疑性有不善蓋認情識爲元神耳不是性之本體何怪乎不善○一點靈知時時刻刻事事物物寂然不昧便是有事的眞功行時知行坐時知坐呼吸語嘿細微無不了了自知自然性常見而氣聽命此謂性善此謂知止此謂止於至善○日間寧靜時多則性見閒擾時多則氣襍要之擾勞喧譁中自有安身立命處氣常運性常定何動不靜○本愬人念頭常方方硬硬以此認不動非也念頭若不圓活觸著便將磕著便搖須放教平和滿腔春意則氣不調而自調心不定而自定○習氣用事從有生來已慣拂意則怒順意則喜志得則揚志沮則餒七情交逞此心何時安寧須猛力幹轉習氣勿任自便機括只在念頭上挽回假如怒時覺心爲怒動卽返觀自性覓取未怒時景象須臾性現怒氣自平喜時覺心爲喜動卽返觀自性覓取未喜時景象須臾性現喜氣自平七情之發皆以此制之雖不如愼之未萌省力然既到急流中只得如此挽回○喜怒雖大賢亦不免但能不過其則耳若順亦不喜拂亦

不怒則是性死情灰感之不應觸之不動木石墻壁皆聖賢矣○有事只是一個乾知○心所以大者以其虛也若滯在一處只與司視司聽者無別有礙則小無礙則大○但得閒時則王儼瞑坐體取未發氣象事至物來從容順應塵勞匆午心氣愈加和平不必臨事另覓主宰但能平心定慮從容順應卽凡順應者卽是主宰多一層計較多一番勞擾○性體至靜而明靜故寂寂明故生生顯微無間仁智一體動靜一源此天命之本然也天命不已處卽是於穆處盈兩間四時日月寒暑晝夜來而往往而來草木苗而秀秀而實人物幼而壯壯而老刻刻流行時時變易做傾停滯卽不成造化矣人性若斷滅枯槁豈是天命之本然故曰離動非性厭動非學○無事端嘿凝神內外根境一齊放下有事儘去思量儘去動作只要傀儡一線不放根蒂在手舞足蹈何處不是性天○約禮只是主敬以敬屬非之謂禮以禮操心之謂敬儒道宗旨統世間綱紀倫物上著脚故由禮入最爲切近其實樞柄只一點靈性惺惺歷歷便私欲淨盡天理流行日用倫物盡是眞詮但聖人下學上達不如此說得元虛子思後來提出未發之中教人戒懼愼獨直從無始竅中倒底打迸出來刀刀見血矣○乾元資始萬物化育流行窮曆不變只繇太虛中有一個貞觀作主自屈自伸自往自來無心而成化故曰乾以易知曰健曰專曰直皆易知之妙用也人心一念虛靈惺惺內照自與天道同運並行今人念頭無主膠膠擾擾精明日消乃禽乃獸是謂背天○論語思無邪禮記儼若思二語爲聖功之本不思之思爲儼若思不偏之思爲正思孟子曰心之官則思先生乎其大者一片虛靈靜而常照

與宇宙同體萬象森羅故曰大非計較分別之思謂之大也計
較分別之思皆謂之邪一有所著卽非中體非必放縱而後謂
之邪也○不學則殆之思終日終夜無益之思皆是揣摩姿想
非假若無邪之本體者是與思卽是眞學豈特殆而無益○養
心先要識心體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先儒謂先有個物
方去養方爲長白沙許云存心先要識端倪此之謂也昔儒謂
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禪門謂之本來面目元門謂之五行不
到處白沙許須臾身境俱忘却一片圓融大可知卽此境界是
萬物皆備仁之全體也便是端倪識此方去日用上護持工夫
纔有下落先輩謂如雞伏卵如龍養珠先要有珠有則方去抱
養非茫茫泛用其心也○日用感遇情識牽纏千頭萬緒如那
亂絲昔人有環中弄丸之喻胸次何渾然也環中者於此去彼

來交織之間圓轉平等無牽强湊合之迹也弄丸者因一彼一
此各正之理隨物應之無凝滯留難之苦也上士以應用爲樂
下學以酬酢爲苦但十分苦中得一二分輕省卽是討着把柄
直到無意必固我從心所欲發而中節地位方是最上頭○爲
仁在養氣心氣和平自然與萬物相親○今人血氣運動卽謂
之生都不知自己性命安頓何處故云百姓日用而不知○天
道只一個乾知作主更無第二知所以亘元會運世時行物生
貞常不變若有第二知便費撒弄安排必然生出許多怪異時
序都要顚倒錯亂人心多一個念頭便多一番經營○大道不
分體用治人卽是修己士君子待人接物處事一有差謬卽是
心性上欠圓融試隨處返照自當承認○萬物若非一體天下
無感應矣○爲人子弟日用問安視膳溫凊定省雖諸進趨閒

坐徐行奉杖進履種種小節在家庭父母兄長之前行之綵綵
都是性命精髓流洩出來所以爲至德要道○有目能見無目
卽無見有耳能聞無耳卽無聞有血肉軀便有我無血肉軀卽
無我有計較思量便有心無計較思量卽無心此凡夫局於形
氣所謂顚倒迷惑沉淪生死爲可悲憫者也悟中人須不假五
官四肢閉明塞聰兀然枯朽而光熒朗徹到處空明冲漠無朕
之中萬象森羅方爲知者○形氣有生死性無生死性自太虛
來與太虛同體附形氣而爲性形從太虛中結聚故不離太虛
之本然譬如冰從水生所以性體與虛合也形毀氣散之後一
點虛明不被情識牽纏復還太虛去若被情識牽纏展轉汨沒
依舊化形化氣少不得太虛本然仍在如金被銅中百劫不壞
直待銅質銷盡金體復現○今人病痛只爲心不在軀殼內所

以形容氣散口癡朽敗若心在身中食知食視知視聽知聽一
切運動喘息無不了了自知則神常凝氣常聚精常固皆賢所
以言心要在腔子內也○天地元氣只在兩間內運用保合不
泄所以天長地久日月只在兩間內代明所以久照今人精氣
神識渾在外面發洩無餘安得不敗瀕銷竭以至死亡○老子
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管義訓明亦訓動卽魂也動而明者
爲魂淮南子曰火氣爲魂地氣爲魄註曰魂人陽神也魄人陰
神也魂魄具而成人二者相守魂日也魄月也大道日月相推
而明生人身魂魄相守而靈發月附日而生光魄附魂而生靈
晝陽勝白日動作魂用事也魄卽伏其間陰不離陽也夜陰勝
向晦宴息魄用事也魂卽守其宅陽不離陰也魄精重濁離魂
則沉在夜則爲狀寐在晝則爲昏惰頑冥一切貪著不仁之患

魂神輕清離魄則浮在晝則為散亂馳逐在夜則為驚悸狂呼展轉不寧之患故攝生者以魂為主魂勝而魄受制則志氣清明神宇光朗為賢為聖魄勝而魂受制則私欲橫行邪昏蔽塞為狂為愚魂不守魄則官骸宅空神外馳而形無檢破耗銷鑠為病為死故曰載營魄抱一載者並齊同處之意抱一者渾合不離之法也

四書攝提

凡事君者盡忠謀國以求必濟不可輕棄其身處困者畏天疑命以求遂志不可輕棄其命如是則君事無不終而己志無不遂至於萬不可已舍身殞命良非得已豈謂凡事君者先意其必亡遂委身棄之乎世儒不達於為臣輒云不有其身於處困輒云不有其命但求塞責不顧委托無濟困之才適以自斃其

軀豈聖人教人之本意哉夫道貴通變易戒用剛儒者固執用剛舉天下國家之重祇以供吾身之一擲經術不明身世兩誤可不慎歟○不求安飽朱註志有在而不暇及所以敏於事其實飲食居處亦便是事恒情食輒求飽居輒求安所謂有事而正也見小欲速俗父習氣學道者逞一毫習氣不得着一毫私意不得穿衣喫飯都是事○博士家終日講行數畢靈知常閉設齒無閒皆沿習格物窮理先知後行捕風捉影空談無實學者求真知須躬行實體行之而後著習矣而後察向日用常行處參驗自然契合○人惟所謂好惡者好他人惡他人耳聖人所謂好仁惡不仁者自好自惡也世所謂好仁惡不仁見可好之在仁可惡之在不仁耳聖人所謂好仁即是為仁所謂惡不仁即是去不仁○論語無空虛之談無隱僻之教言性即言習

言命即言生死與厭言天即言時行物生言仁即言工夫效驗言學即言詩書條目意不離物心不離境理不離事學不離文道不離世天不離人性天不離文章故曰下學而上達高卑一也遠邇一也道器一也形性一也理氣博約知行皆一也一即貫貫即一故曰一以貫之後儒事事物物分作兩段及其蔽也遂認指為月畫地為餅懸虛為實責無而賤有離象而索意厭動而貪靜逃人而為道絕俗以求真清虛寂滅之教盛而規矩名法蕩然矣○人性雖善必學習而後成聖賢赤子雖良養之四壁中長大不能名六畜雖有忠信之資不學不成令器荀卿疑人性為惡以此夫性本虛靈人之生理何有不善如五穀果實待人栽培委之隙曠其究腐敗耳可謂五穀果實本無生理乎浮屠稱無學以求見性所以荒宕馳鶩敗常亂俗也○聖人

於道但教人行不急責人知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使民由之而已知則存乎賢者縱不知能由亦有所範圍而不及於亂如天下仁人孝子少養生送祭之禮不廢即賊子亦少必若責養生者以深愛和氣責居喪者以三年不言責祭祀者以七日戒三日齋洋洋如在不惟孝子慈孫不多得將并奉養衰麻祭享以為難行故聖人制禮因人情而節文小大由之正以此二氏執違之人責以明心見性致虛守靜未可得反使世人迷謬不知所趨故道者卑近乎常人情而已○道不離宇宙民物二氏言道出宇宙民物之外理學言道藏宇宙民物之中聖人禮樂即道四科即學二氏以民物為幻以空寂為真故道出於世外理學以有形為氣以無形為理故道藏於世中二氏不足論儒者學為聖人分理氣為二舍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別求乎靜窮理

豈下學而上達之本教○養身者將天地萬物無邊光彩一齊收攝向身來醞釀停毓然後發生有身而後有天地萬物無己是無天地萬物也故己重於天地萬物孳常行處常知有己即是放其心而知求○下學而上達一語為學的世儒與二氏教人先知聖人教人先行故學習為開卷第一義學習所行也悅則自然上達悅即知知即好且樂故悅蓋由之而後知之也孟子謂行不著習不察者彼為終身由之而不知者發也終身由之而不知猶然不行不習不由也眞能行習未有不著察者也故道以行為本聖人教諸子不過尋常踐履躬行實地其所謂正心誠意盡性知命者己即在其中矣○知與識異知者太虛之元神即明德之眞體太極初分陽明為知陰暗為識暗中亦有明浮屠謂之陰識在天日為陽魂猶知也月為陰魄猶識也

在人日晝魂用事為知昏夜魄用事為識識附知生還能蔽知知緣識掩還以本識故曰晝亦不能離識夢寐亦不能離知知為主勿為識奪即知即止也知不能為主隨識轉移雖知不能自止學者但使明德常主便是知止○自欺最是雜念妄想為甚未有可好可惡之物容想過去未來此是念頭上虛妄未見施行不為欺人祇自欺也及事物到前蒙蔽苟且不能致知及物惡惡不能如惡臭好善不能如好色自家本念終成欠缺是謂不自慊較自欺加顯矣自欺在未有好惡前不止不定不靜不安不可與慮而戒之之法全在知止自慊在既有好惡後能絜矩能忠信加諸家國天下身心無欺而求慊之功在致知格物故中庸言誠必兼物我始終純一乃為至誠與大學誠意在致知格物正同大抵恒人意不誠由妄念多所以勿自欺為始

始於知止有定也欲意誠必待擴充所以自慊為終終於物格知至也○宇宙間惟物與我意在我物在天下往來應感交涉之端在知致吾知往及物謂之格格至也推吾之知至彼物邊攝天下之物歸吾意邊故曰致知在格物○意惟惡念知其非而任之是自欺若善念何嫌往來禪家并善念掃除乃至夢寐亦欲自主與覺時同如夢覺可一則晝夜亦可一生死亦可一其實晝夜生死為可一惟生順死安便是生死一晝作夜息便是晝夜一善則思行惡則思止便是行止一意苟無邪便是有意無意一勿自欺者不專在止念在知是知非知其所當止而止之止固不自欺也知其所不必止而不止不止亦非自欺也蓋思者心之官聖功之本禪家必以不起念為無礙儒者襲其旨刻厲操心乃至旋操旋舍忽存忽亾反以知止為難失之遠

矣禪寂無念但念起不分善惡皆自欺聖教善是善惡是惡覺是覺夢是夢苟夢覺不一在人即為自欺將晝夜不同在天地亦是自欺乎不通之論也○近代致良知之學祇為救窮理支離之病然矯枉過直欲逃墨而反歸楊孟子言良知謂性善耳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然自明自誠先知先覺者少若不從意上尋討擇善固執但渾淪致良知突然從正心起則誠意一關虛設矣致知者致意中之知無意則知為虛影而所致無把鼻須感萌然後知可致人莫不有良心邪動膠擾於自欺必先知止定靜禁止其妄念以達於好惡然後物可格知可致意可誠若不從知止勿自欺起胡亂教人致良知妄念未除自欺不止翻突做起即禪家不起念無緣之知隨感敵應不管好醜一超直人與中庸擇執正相反既有誠意工夫何須另外致良知不先

知止勿自欺以求定靜安慮那得良知呈現致之以格物乎○
中之一字自堯舜開之曰允執厥中然未明言其所謂中也大
子始言中庸中卽庸也庸之言用也百姓日用卽中也大舜執
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執兩端卽執中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卽兩端也孟子云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權卽兩端兩端者執而
無執是謂允執後儒以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間爲中是執一
也中有過時自有不及時過與不及皆有中在如冬有大寒亦
有熱夏有大暑亦有凉不可以其不及而謂之非冬夏不可以
其太過而謂之非寒暑也○中卽性也性含舒慘喜怒哀樂不
發混同所以爲不測之神發皆中節植本於此若但有喜樂無
哀怒有哀怒無喜樂則偏方一隅不活潑必以中節爲和者中
不可見關和卽可見關之中中無思爲和卽思爲之中無和則

中爲浮寄之空寂耳聖人言中何用處顯所以爲中庸敎人下
學而上達微之顯隱之見誠之爲貴也○未發在未有物之先
所謂一也神也形而上也無過不及在旣有爲之後器也形而
下也無過不及者形象之迹未發者不睹聞之神不可相擬○
有圓融不測之神而後可損益變通以用中未用只是兩端兩
端者無在無不在所謂圓神也一而非一二而非二故曰兩端
合感實有無而一○不論已發未發但氣質不用事都是未發之中○
知行合一離行言知知卽記聞離知言行行皆習氣○道由路
也其由爲路日用常行實在現成無論微顯內外但切身心人
物事理可通行者皆道是謂之誠無當於身心人物事理雖元
妙無用不可行皆是虛浮不可以爲道卽切身心事物人苟於
迷放佚氣質用事離實亦虛也故聖人敎人擇善固執只在人

倫庶物間神明失照則荊棘迷路神明作主則到處亨通舍此
談元說妙捕風捉影盡屬虛浮故曰明則誠矣誠則明矣著實
便是誠惺覺便是明誠明而能事畢矣○問天地不二不測曰
太極未判渾渾沌沌太極初判一生兩分兩抱一立以爲一而
兩已形以爲兩而一方函不可謂一不可謂二第曰不二不二
者非一非二之名陽動陰靜翕闢相禪一以貫之是曰不測在
人心推己發之和與未發之中交致而萬感萬應所謂一而二
二而一譬如作樂樂器是一中間容戛擊搏拊連器成兩音是
一中間有輕重緩急曲折容歇處連音成兩此一陰一陽之道
參天兩地之數事物巨細皆然是謂不測朱子以存心爲尊德
性以致知爲道問學存心者操存靜養之謂致知者格物窮理
之謂本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來德性原不主空寂今以存心當尊德性

則墮空寂矣問學原不止窮理今以致知當道問學則遺躬行
矣德性實落全在問學離問學而尊德性明心見性爲浮屠耳
離德性而道問學專枝摘葉爲技藝耳除却人倫日用別無德
性一味致知窮理不是實學學效也其要在篤行道由也道問
學者率由之非記聞之也○夫無思無爲寂然不動德性之虛
體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問學之實地也論感應之迹人心一
日之間無思無爲者不能斯須而論存主之神自幼至老其寂
然不動者百年常存故曰不睹不聞莫見莫顯豈徒操存靜養
無思無爲謂之尊德性乎哉若是則所謂道問學者亦風影耳
○身無邪動卽心正心無欺詐卽意誠意無曖昧卽知至事事
物物知明處當卽物格○世教衰道術裂日事浮華粉飾鋪張
不識道體本初故子思微顯闇幽示人以不睹不聞無聲無臭

之眞使人歛華就實返本歸元非專教人遺事物靜坐觀空如禪寂也且如論語言敬只是謹愼無敢慢之意不外修己事上而理學家必曰主一無適乃爲敬使學人終日正襟危坐束縛桎梏胸臆以爲操心曰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君子愼獨當如此畢竟張皇倪杌如捕風繫影從費商量終無所得何如即事就境隨處隨時恂恂規矩從容和順自然內外渾融矣○禮曰體魄則降知氣在上知與氣非二知即氣也無氣即無知太虛渾是氣所以能神○氣即理之實處○剛大充塞者氣之分量所以稱浩然者也要其善養不在剛大充塞處只在幾微存主中集義自然氣和心廣體胖上下同流世儒錯向剛大充塞處求謂易道貴剛與時中妙用迥隔大抵氣質不用事即是養氣德性常主即是集義○學養氣即氣是事但不可著於氣平常執

事凡事皆事但不可著於事著事便是勿忘於心事在即心在心爲主事不得爲正便是心勿忘心勿忘則即事是心不必揠於事外求心如心上添心即是助長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事理圓通心境不二求放心之要領也○養氣是徹上下合內外之道天地時行物生人身動作威儀皆氣也天命無聲無臭於四時百物上調停人心不睹不聞於動作威儀上培養偏外則支離偏內則空寂聖學所以養未發之中於已發之和也○儀禮親喪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衆賓不拜棺中之賜禮凡賜者有賜厥明日必往拜惟喪禮孝子不忍死其親棺中之賜衣衾含襚之類拜於既葬之後孟子爲齊卿母卒于齊以卿禮賻之衣衾所謂後喪踰前喪衣衾棺槨之美皆王之賜路中論棺槨之美其故可知反於齊拜王賜也止於嬴止境上不入國也喪經不入公門大夫去國於境爲壇位而哭親至齊境拜賜即返魯終喪也俗儒譏孟子不終母喪不考禮文之故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假使人性本無此道雖學亦不能洪荒至今不知幾億萬載習俗薰染斧斥戕伐此理常新茍非性善絶學無傳久矣曾昔許所得而問故由學而能者萬不敵天生之一由不學而壞者一喪其天生之萬故學爲要○七篇大抵與楊墨辯然七國時士子死久矣當世爲害者非盡楊墨二子亦未嘗教人無父無君也要之楊子爲我墨子爲人當時遊士無父無君皆起於自爲爲人故曰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此墨氏兼愛之言也後名實者自爲此楊氏爲我之言也千萬世功利之媒不出此兩途皆是無君父害仁義者也仁義者立人之道人知孟子爲楊墨辯不知爲當世不仁不義者辯

也○孔子之道時中而已隨處適中包三才貫古今化育所以流行人物所以生成千變萬化所謂滄海之潤日月之光觀波瀾浩蕩然後知天下莫大於水觀光輝普照然後知明莫大於日月若但窮源於山下涓涓耳仰觀懸象規規耳求本於聖心幾希耳故善觀水者於波瀾洶湧處善觀日月者於光明普照處善觀聖道者於萬象森羅處識者顧謂觀瀾知水之本觀容光知明之本夫水之本天一也日月之本二氣也觀者不於實而於虛不於顯而於微不於費而於隱何以觀何以見大觀天載於無聲無臭不於時行物生觀聖人於不睹不聞不於經綸變化所以世之學道者澄心默坐不於人倫庶物躬行實踐則二氏之觀空無相寫無量大千者而已以此言道豈孔子下學上達之旨

諫議吳朗公先生執御

吳執御字朗公，台州人也。崇禎間由進士擢刑科給事中。劾人考選宜興令其私人李元功遨致之，先生不往。御史袁弘勳命吾張道濬搆擊首輔，太宰王永光主之，先生劾其海貪崇罷宜避賢路，永光辭罷。上憂兵餉缺額，先生言今日言餉不在剝法，而在擇人。誠令北直、山西、陝西凡近邊州縣罷去遷昇之轍，勅吏部精擇進士盡行改遷，昇以本地錢糧便宜行事，各隨所長撫吾民，練士兵，餉不取償於司農，兵不借援於戍卒，計無便於此。不聽。又劾宜興塘報奏章，一字涉盜賊，一字涉邊防，輒借軍機密封下部，明畏廷臣摘其短長，他日敗可以提問，功可以罪按也。詞臣黃道周清廉不阿，欲借試錄處之，未遂其私，則恐怒儀部黃景昉，楚錄錢從與同，必欲斥之。李元功將脇旨等夙夜入幕，私人如市，此豈大臣體，方千佩不避群小之所爲哉。奏上，上切責之。先生再劾，三劾，俱留中。凡先生所言，皆時局小人之深忌。已而先生奏薦劉忠端、曹于汴，亦并及御史是人成所舉之。羞曰廢文震孟、中允倪元路所舉之黃道周，上責其狗盜御史吳彥芳言正人罷伏尚多，邪類鴟班半據，薦曹于汴、李邦華、李瑾，劾呂純如、章光岳，上以朋比下先生與彥芳於刑部，坐奏事上書詐不以實律杖徒三年。兵部員外郎華允誠劾溫體仁與閔洪學同邑相依，驅除異己，而吳執御之遠分遂不可解矣。未幾先生亦卒。有江廬獨講一編，其學大都以立誠爲本，而以坤二爻爲入門，而合之乾三爻，深佩宋儒居敬窮理之說。至海門言求己處亦篤信不疑，故於克己闢邪謂不當作去私說，雖未洞見道體，獨契往聖，而一種擔當近理之識，卓然躬行君子也。

江廬獨講

克復工夫是一了百當，其餘出門使民都是逐件做工夫。假如出門時聚起精神，這出門時便是仁；使民時聚起精神，這使民時便是仁。劉夫子曰：精神只是一個，近能出門的精神便是說 使民的精神，此理月落萬川，不分江河池沼，只人而允有不同，然此語自是從親切體貼來者。○祭祀感格，乃生者之氣，非死者之氣。朱子人死未盡散之說，尚從佛學來，然雖說只是生者之氣，氣本絪間屈伸，有無皆氣也，雖散而盡，仍是死者之氣，故曰反而歸者爲鬼。○天無時不動，而天樞則不動。劉夫子曰［illegible］物也天樞之動甚微 劉新事荒十環無身起其動寡可見故謂之括其實甚微 爲之徵與丹面車輪同運轉無窮者鬼之傳授尸無其實 修有已此可以悟心體之妙故曰發者動之微古之先見者命 也此學不明遂令聖賢千載反錮而以之說得以亂之○兩間可求，惟己七尺可問，惟心。○喜怒哀樂稍有盈溢便是氣。○常任此心不爲氣動，即是無終食之間違仁。

明儒學案卷五十五終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參閱

忠烈黃石齋先生道周

黃道周字幼元號石齋福之鎮海衛人家貧躬耕扶親遠遊讀書羅浮山山水驟漲陷澗中瀏流而入得遇異人授以讀書之法過目不忘登天啓壬戌進士第選庶吉士散館補編修卽以終養歸尋丁內艱負土築墓終喪丙舍崇禎庚午起原官小人恨錢龍錫之定逆案借袁崇煥殺事以陷之下獄論死先生抗疏頌冤詔鐫三級陞辭因言易數皇上御極之元當師卦上九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以諷首輔溫體仁削籍爲民丙子起右中允上言愼喜怒省刑罰卽如鄭鄤杖母之獄事屬曖昧法不宜坐奉旨切責丁丑進左春坊左諭德大學士張至發還東宮官屬不及先生楊廷麟等之直講讀者以讓先生至發曰道周暸見不無少偏近日疏三罪四恥七不如有不如鄭鄤之語悖倫杖母明旨煌煌鄤何如人而自謂不如豈可爲元良輔導乎給事中馮元飈言道周忠足以動聖鑒而不能得執政之心恐天下後世有以議閣臣之得失也戊寅進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上御經筵問保舉考選孰爲得人先生對樹人如樹木須養之數十年始堪任用近來人才遠不及古況摧殘之後必須深加培養上又問對曰立朝之才存乎心術治邊之才存乎形勢先年督撫未講形勢要害浪爲勦撫隨寇奔走事旣不效輒請兵餉不足其實新舊餉約千二百萬可養四十萬之師今學錫三協兵僅十六萬似不煩別求供勦寇之用也未幾楊嗣昌

奪情入閣陳新甲奪情起宣大總督方一藻以遼撫議和先生具三疏一劾嗣昌一劾新甲一劾一藻七月己巳上召先生至平臺問曰朕自經筵畧知學問無所爲而爲之謂之理有所爲而爲之謂人欲爾疏適當枚卜之後果無所爲乎對曰臣無所私上曰前月二十八日推陳新甲何不拜疏對曰御史林蘭友給事何楷皆有劾疏以同鄉恐涉嫌疑耳上曰今遂無嫌乎曰天下綱常邊疆大計失今不言後將無及矣臣所惜者綱常名義非私也上曰知爾素有清名清雖美德不可傲物遂非唯伯夷爲聖之清若小廉曲謹不受餽遺此可爲廉未可爲清也對曰伯夷全忠孝之節孔子遂許其仁上以爲强說嗣昌出辯曰臣不生於空桑豈遂不知父母臣常再辭而明旨敦廹甚至臣父而在且不敢自有其身況敢有其子乎道周學行人宗臣實佩企之今乃謂不如鄭鄤臣始太息絕望鄤之杖母行同梟獍道周又不如鄤何言綱常耶先生曰臣言文章不如鄭鄤上責其朋比對曰衆惡必察豈得爲比先生又曰古人對仗讀彈文嗣昌身爲大臣理宜待罪豈得出而角口於是嗣昌引退上曰爾不宜詆諂大臣對曰臣與嗣昌比肩事主何嫌何忌而不盡言上曰孔子誅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唯以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辯順非而澤記醜而博不免孔子之誅今之人率多類此對曰少正卯心在欺世盜名臣之心在明倫篤行上以爲激忿曰此之去先生曰臣今日不盡言則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則陛下負臣上曰爾讀書有年祇成佞口先生又爲上辯忠佞若久之上怒甚然亦奪於公議止謫江西布政司知事蕭士秦知先生清苦無私第三疏在枚卜之後小人中之者謂當

枚卜之時隱忍不言與脫宜麻宜麻不得由是發憤耳上入此聞亦遂疑先生平生言行之出於僞也先是五月間先生草幼一藻新甲二疏俾長班投會極門長班恐疏上必敗枚卜乃詭言會極門中官索錢先生無以應至會推旨下長班絕望始前投三疏故小人有此揣摩彼小人之識見亦猶夫長班之識見也庚辰江西巡撫解學龍疏薦地方人才謂先生堪任輔導上怒其朋比逮先生及解撫廷杖之下刑部獄戶部主事葉廷秀太學生涂仲吉上書頌先生皆廷杖先生在獄中向獄者多來問學偵事者上聞詞連黃文煥陳天定文震亨孫嘉績楊廷麟劉履丁董養河田詔上使鎮撫司雜治之逮及者既不承至有執手而詈者諸人皆返刑部而先生改下北寺當是時告訐公行小人創為福黨之說以激上怒必欲殺先生而後已司寇劉澤深擬烟瘴遣戍再奏不允宜興出山天下皇皇以出先生望之辛巳十二月戍辰州衛一日上御經筵嘆講官不學宜興進曰惟黃道周識雖偏而學則長次輔蔣八公因言道周貧且病乞移近戍宜興曰皇上無我之心有同天地既道周有學便可徑用何言移戍上笑而不言既退即御書原官起用未上而京師陷南渡起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尋以祭告禹陵出棲遲浙水國亡之後奉思文入福遂首政府是時政由鄭氏祭則寡人賜宴大臣鄭氏欲居第一先生謂祖制武職無班文官右者相與爭執鄭氏辭屈嫌隙遂成先生視鄭氏殊無經畧之志自請出關然不能發其一甲轉其斗粟徒以忠義激發旬月之間揭竿雲集先生親書告身獎語給為公貲得之者榮於誥敕從廣信抵衢州為其門人所給至婺源明堂里見執繫尚勝監絕粒

十四日不死引磬又不殊丙戌三月七日兵解年六十二先生深辯宋儒氣質之性之非氣有清濁質有敏鈍自是氣質何關性上事性則通天徹地只此一物於動極處見不動於不睹不聞處見睹聞著不得纖毫氣質宋儒雖言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畢竟從夾雜中辨別精微早已拖泥帶水去也故知先生之說為長然離心之知覺無所為性離氣質亦無所為知覺如此以求盡性未免易落懸想有先生之學則可無先生之學尚須商量也

榕壇問業

千古聖賢學問只是致知此知字只是知止試問止字的是何物象山諸家說向空去從不問空中有個止宿考亭諸家說逐物去從不見卽事卽物止宿得來此止字只是至善至善說不得物畢竟在人身中然繼天成性包裹天下共明共性不說物不得此物粹精周流時來在吾身中獨覺獨知是心是意在吾身對照過共知共覺是家國天下世人只於此處不明看得吾身內外有幾種事物著有著無念去愈遠聖人看得世上只是一物極明極親無一毫障礙以此心意徹地光明縱有動處更無邪曲如日月一般故曰明明德於天下學問到此處天地皐王都於此處受名受象不消走作亦更無復走作那移去處故謂之止自宇宙內外有形有聲至聲臭斷處都是此物貫徹如南北極作定盤針不由人安排得住繼之成之誠之明之擇之執之都是此物指明出來則直曰性細貼出來則爲心爲意爲才爲情從未有此物不明可經理世界可透透照耀試問諸賢家國天下與吾一身可是一物可是兩物又問吾身有心有意有知夢覺形神可是一物兩物自然紛然摸索未明只此是萬物同原推格不透處格得透時麟鳳蟲魚一齊拜舞格不透時四面牆壁無處藏身此是古今第一本義舍是本義更無要說亦更不消讀書做文章也○問前說萬物一體未免是儱統說話周程說敬延平說靜唐虞說中此中皆不著一事一物如要靜觀未發氣象又放不得胞與源頭某云賢說極好未發前不有得天地萬物已發後必爲天地萬物所倒此處格透縱有敷舒是天地萬物影光相射○問昨所守中與時措之宜是一是

二某云聖門喫緊入手處只在愼獨自不覩聞自未發以至已發隱微顯見何時離得中字何時分破得中字聖門不把和字便對正是聖門明眼明手如小人便要通方隨時變化以此於中庸上看粗了○大抵戒愼則時時做得不戒愼則時時做不得擇乎中庸不能期月者畢竟於隱微去處工夫不到隨他說時中變化我只管是刻刻獨知再勿隨他橫生手脚○人心頭學地須積精而成如一片日頭晃赤赤無一點昏昧圍圍天中只一片日子曰北則晝長氣熱萬物皆生日南則晝短氣寒萬物皆死腑肉而出則爲雷霆迴氣而行則爲風雨餘光所照以爲星辰餘威所薄以爲潮水爍石爲文融金爲液出入須踵照於心際如此世間無一物一事不是日頭串透人生學問精誠常如此日然後能貫串六虛透徹上下千里萬里無有障礙如便到十世百世更無芥礙稍不如此雖稱針線穿鑽不來何況劍坡千室內外○問上下四方覆仰圓成如何說一矩字旣是矩字如何貫去某云此事只有管仲曉得曾參用得管子云大圓生大方大方生規規生矩矩自四方從大圓中五變出來生人生物生四肢百節禮樂陰象無人曉得顏子問曰夫子把四勿與他服服帖帖他人一毫用不得曾子以忠恕兩字代之漢初儒者把大學中庸置禮書中是聖門奧義今人抽出以爲心學如一方瓶磨作圓錢又於矩中再變回去是樂律中自黃鍾子聲五變之後再起清音也古人爲學立一字有千種奧義追琢將來所以發憤爲得不厭今人爲學極好是賣弄得去所以自家亦厭薄了今如賢身到矩字此是管子所謂大圓初生時如一印璽千聖相傳尚有手法荀子所謂巧力一聖難得譬

如一物渾圓勾而股之此之謂絜絜是絜而使方一物四方率
而圓之此之謂率率是率而得圓一物方圓徑而通之此之謂
貫貫是貫而得一聖人只此三法提挈天地裁成萬物乘其形
迹似云準繩規矩推其巧力便是挽摶兩造創立精光三千年
來無人解得但恐言之又生許多口說數人絕剿不如涵泂大
家看四書去也○問性體廓然無思無為中庸便說戒慎恐懼
此是後天存省之功是先天流行之體某云人須曉得人不是
天性不是道人若是天便亦蒼蒼茫茫遠無紀極性若是道便
亦隨人面裏弘闊不來所賴聖人居敬存誠時時看得人即是
天性即是道所以禮樂文章節次生來成個變化昭明外道人
錯只說天字更不看地看人更不知天上日月星辰如何安頓
天上有個日月星辰人面上有個耳目口鼻只此便須戒慎恐

懼無思無為如是未生以前何消探討程伯子所云極上更不
須說也成周盛時公卿士夫個個知學如頌云維天之命於穆
不已雅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夫子乃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保合太和乃利貞吾儒著眼只在各正不已中間未到於穆變
化上去切勿云毛髮骨節俱是虛空也○問中庸以性明道拈
一誠字即如老氏所謂其中有物者窈冥之內信有此物則元
素所求差别不遠如何判落兩家且如所論退藏寂感何思何
慮難道無存省流行之别某云洗心退藏此中更為何物寂感
遂通此外亦有何物只如憧憧往來此時戒懼已為賊矣人身
自牀几上下何處不容頂踵坐來何處不實空實兩事切不須
說只看日方出地上萬象照明當在澤中萬物宴息泛泛說虛
中寶藏猶人古廟中見鳴蛙以為精怪也如是率誠入只管講

衣冠一揖而退耳○讀書人莫若紛囂莫喜空寂只是不驕不
諂不淫不濫如鶴安車游坎過橋常覺大轡在手雖大放時亦
在家園何須建鼓○問聖門之學不過博文約禮如是三千三
百之禮包舉詩書夫子自少到老定有不盡如是無文之禮此
是入手便當尋求豈容留為後著某云覽看一部禮記纔信得
儼若思擬先信得儼若思然後去看一部禮記耶頻讀書人自
光常出紙背往復循環都有放光所在若初入手便求要約如
行道人不睹宮牆安意室中是亦穿窬之類也○聖門體道在
鄙夫而前說孝說弟說敬說誠說仁說義得了一個個個貫得
只是學便不同也如要學孝學弟學敬學誠學仁學義亦何處
貫串不得試問諸賢周公仰思待旦夫子發憤忘食此豈認恕
字擬議不透耶讀書人再不要倚牌起影如夢蕉鹿無一是處

○問一是何物多是何物多一相生又是何物易曰動貞夫一
此一字與貞觀貞明何處貫串某云凡天地貞觀此是氣象凝
成在學識中做體幹日月貞明此是精神所結在學識中
做意思同環有此兩樣理氣萬千數千古聖賢多少言論唯曉
得兩極貫串貞一而動天地日月東西循環總此一條走悶不
得四顧星河烟雲草木都是性道都是文章至此便是要約問
如此體會猶在太虛空際如何探討自家消息如要事事物物
求個太極雖古敝猶落做不得學識漢子如何會到一貫田地
某云賢有兩極果落空虛天地日月何由不能顛倒須信兩極
只是一條挫拄天地輥轤日月觀是此觀明是此明不須就他
與求形象細認聲香問如此看一貫到有一物貫串中間如轂
之與輻四角中央等是一物何由能得終古無敝萬物同原某

云吾生在天地中間盡天地中事何須怪天地有物也問陰陽
變化離不得多二五絪緼說不得一生初既不須說復命又不
容說何苦於一多上往反辨析譬如西銘數行該括許大暁得
此意亦省多少言語豈有聖門諸賢當日未解西銘意思也某
云西銘極好然如一詩六義春秋三微禮樂五處中間變現千
億無涯如何包裹得住能統話再勿說如且學識看他後來終
是紡縫穿石如要把柄體會詩書終是傀儡線子也○問此道
只須靜觀久當自徹古人嘗說外照終年不見身內照移時
能見天下聖人學問只是致知致知前頭又要格物如看萬物
果是萬物此與未嘗格物有何分別如看萬物不殊一物此知
豈復萬物所釐譬如鏡子十分光明自然老來老照少來少照
豈必像先料理面孔耶某云從來論說唯有此微聖人一貫只
是養得靈湛看得無限名象從此歸宿首尾中間同是此路如
信得盤古世界便行詩書亦信得周公制作初無文字也只爲
此虛浩瀚落空要原本釋教與人持衡便說天下言無多了行
無多子使天下文人回頭把心與初讀書人了無分別○問
學識原頭果是格物此物條貫初甚分明聖人教人先知後慮
如此知字定是不慮之知若知便有慮便膠擾奈何由靜定
得來想此止字即是靜定本領知字即是靜定法門靜定生安
靈兒白出百千學識俱從此處發究銷光也某云某日來說此
唯此說得透一貫如大發樹萬葉千枝不離此樹學識如花葉
隨風映日不離初根即此是本末條貫不爲鳥語蟬啼所亂問
此一貫處初不說出本末既有本末是一樹身如何貫得爲樹
且如格物物格可是就身心意知身出家國天下纔有下手抑

是把情性形體與飛走草木榛做一團纔有識路也某云只要
知至知至者物不役心知不至者以心役物貫不貫在此○問
教即學識性即一貫教不過明性學識亦不過明一貫而已中
庸稱誠明合體此明字與博聞强記殊科何不向誠處教人
下手翻說學識令人終身在言語文字上推求某云不說言語
文字安得到無言語文字上去譬如一性便有二五氣從順
保合千聖萬賢詮釋不透豈說無參兩字空空貫串便與天命
相通也○某少時初到郡中在張太府齋頭將先輩以册使抵
家一日過訪便問山下有天取象大畜如何講論某時客疎佔
以應對云山下有天想是空洞如乾與咸合成元谷以此與得
實獄懸出神聲如是實然亦生成一物不采已前言往行積有
何處先生亦謂有理及後歸家見輔嗣皆說云天將時雨山川
出雲此便是大畜之象爲此慨慨至於累日今見人講論輒想
此語見有學問處便想此事如精氣自是山川游魂自是雲雨
山川不變雲雨時與人與鬼神同是一物夢寐云爲同是一變
避他原頭精游之際學識同歸若條段看去精氣亦貫得游魂
也易說尺蠖龍蛇同是精義莫於此處分人分鬼曹秋水說鬼
神聽人術人聽鬼只此兩語十倍分明○吾人本來是本精微
而來不是本混沌而來如本混沌而來只是一塊血肉豈有聰
明官竅如本精微而來任是死去生還也要窮理讀書夫子自
家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又說不知老之將至一語下頭有此
三轉如是爲人自然要盡人道如是好學自然要盡學理孟子
說盡其心者只是此心難盡每事只領二三分如不到好好不到
樂雖有十分意量亦只是二三分精神精神不到滿天明月亦

是儘彼身意量欲窮四處雷霆自有一天風雨切勿說雲散家家春來樹樹也○性道與仁如何言說鼓舞不倦只是文章孟子亦說樂善不倦古今多少聖賢不敢於江漢源頭謳歌鼓舞柰何動指蚤虱以爲車輪也○諸賢都問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中間實指何物某亦未嘗分註子貢有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既有好古敏求四字豈患容岐錯下心曰○問孔顏得力發憤忘食是何事欲罷不能又是何事不遏此一點知光包天括地自家本性與萬物相盪併力趨生教休不休工夫淨盡覺日朗天容任飛任躍無論敏求博約俱著不得自有一段活潑的地孟子說萬物皆備反身而誠正是知至的光景今人不識致知入門容把孔顏樂處虛貼商量無論拾級循途不得即几坐靜參不得也某云如賢說都不須疑難

昔湖州問程叔子直以誠正立論於此知字尚隔一層伯子見濂溪重證所學亦未嘗一口道破今日說起性光無量與萬物相映從此更尋實義不落慧空始信曲肱疏食不是黃羅數根弄月吟風亦不在頭巾話下也○天命兩字如何是命之於天率性兩字如何是率之於人天人中間承接一路有從有知來是何物從此惟求覺造化之跡二氣良能皆是誤認了○問齊明盛服算得未發大本抑看作已發達道耶某云此處喜怒哀樂都無著處直是控摶天地屈伸萬物宇宙形聲一出一歸了無覓處算作陰陽頭腦極處藏身○上知下愚俱是積習所成積習既成遂改不動如他性初何嘗有上知下愚之別○問致知格物物不曲不直易稱龍蛇之屈精義入神禮稱物甫本天親地見神體物聖人曲成正在此句前處實致力此處隱微未顯未見然到顯見却無復致力之處正在獨知處衷曲自語事事見得自己不是有一兩處變舉未達盡力托出便是誠明路頭○克治與存養非有兩樣工夫○此道初無繆巧但就日用平實細心今看夫子言終日言造次顛沛富貴貧賤是何等平實何等綿細更要想他前頭便是懸空理會也○問陽明先生云致知各隨分量所及如樹有些小萌芽只把些水灌溉不要浸壞了他論此良知根芽與草樹不同落地光明貫天徹地聖愚之分只有保喪而無增減豈有只此端倪怕人浸灌的道理某云說則如此說何嘗見有良知落地光明陀陀爍爍也學者如提燈燈光時自謂眼力甚明燈滅時雖一身手足亦不能自信也要須學得此光與日月同體低頭內照不失眉毛○貴者仁之色素者仁之地也有此素地隨他粉出富貴貧賤患難

造次顛沛如一大副山川草木鳥獸魚鱉屈折動靜恣態橫生只見可樂不見離異耳學人無此素心便每每出位嵩如借人衒聘作我笑目纔動此想便是唯淨○問性從心生中庸言性不言心此何以故人身中靈覺便是天又說知性了纔知天此中說有分別乎某云盡處則無分別若不盡者勺水海性限照天光終難說得分明也有意思人再勿傷影起形牽扯字義○問紫陽云知性即窮理之事窮理便向外去知性抵中尋此理如何理會某云紫陽學問得力在此自濂溪以來都說性是虛容人受以生耳紫陽始於此處討出二五合撰事事物物皆從此出如聰得事事物物皆稟於天自然盡得心量盡得心量自然性靈無遺○問天性在人猶水性之在水此語如何某云橫渠不作此說作此說者猶程門氣質之論耳橫渠云氣質

之性君子不謂性也又云海結爲氷氷散爲水氷泡聚散而海不與焉此處說氷才水性亦猶外道說鐵火電光非實論才性也又問五行於陰陽各有偏屬則稟受不同自有善惡何謂無耶某云如此五吏之才何關帝天之命○問如文筭之衆雖孔顔之阨窮似皆理不勝數不知兩者孰爲有權抑豈竝行不得軒輊與某云凶吉生大業陰陽奇偶窮達壽夭總是德業必經之路如使聖賢都要富貴都要壽考則爻象無陰畫無奇也夷齊顔冉龍比由賜八人生死天下窮奇然無八人盜跖彭籛比屋而是也吾門以數明理以理明數除却理數性地自明不干管郭之事○約到不二約到不遷使把一生博文工夫納於無文上去吾輩過失不多只在浩博一路收拾不下如實見不貳不遷卓可藏神立命雖百兩寶書九千紘誦何能滓人見聞

顔子屢空又問爲邦直要何物夫子無知說出夏時四事淫佞二端直是何故以此認聖賢實有不空不弱所在縱有學海淵識來往路頭譬如虛寂不動感而遂通又有應問如響疊疊絕化豈可說天生神物亦有虛間不干人事耶易本虛寂說出吉凶同患孔顔禹稷本是空洞說出飢溺由己此是空中所藏鼎復歸空○某少時初讀論語問先生云頭一葉書孔子只教人讀書有子如何教人孝弟孔子只教人老實曾子如何教人忖事聞者大笑某今老來所見第一件猶是讀書第二件猶是老實凡人人自是聖賢自有意思只要致思學者如鑿井芙泉雖遇見人讀書長年喫土若不致思泉脉何來○命中不著一物本來自足初無空殖可言無空殖故無得失無得失故無億無念只是清虛瀰漫則與命較親卜度經營則與貨較親耳世人

言命都在得失一邊所以有殖有億有氣數人事之差指人言命在清虛一邊所以無殖無億無得失當否之慮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明推歲成此即見天之命○受天之命便有心有性有意有知有物雖格有知雖至物理未窮性知難致定後之慮去億一丈去空一尺空是物格無物天命以前上事億是因意生知人生以後下事屢空是大人隔照之閒屢中是物理隔照之閒譬如一事當前有是有非有得有失屢空人只說我生以來與物平等初無是非初無得失屢中人便說某處是非某處得失至人看來安慮之中萬物畢現空亦不空中有不中是非得失如天命然一絲一毫洞見難逃如此便說屢字不得說無不中不得無不空不得所以說空○問先正嘗言道如覆盂本空無有射者即言無有未嘗不中然却多一射某云此言近似却

不是也豈是顔子射覆自一至十常說出空子貢射覆自二至一常無不中耶道該萬有還未嘗有空者得他還元一路十中八九億者得他發生一路十中二三子貢於萬有路上見得七八只是格物物還未格顔子於元無路上見得八九已是物格與知至爲隣耳他們常說世儒只曉得格物不曉得物格正是此樣又問億爲格物空爲物格則格物物格中間亦距千里耶某云箭問羿禹堲同觀箭到時只一鐵地巧箭莫射高棊莫著射是巧力所生億是明聰隙現雖道靜觀動照不是一樣神靈只是靜觀無礙動照易窮耳○命之有理與氣如人之有形與神命下併受無有分層順則都順逆則都逆善作家人說他饑死他亦要仰拾俯掇善讀書人縱是頑鈍他亦要旁稽博覽有此一途纔見工夫爲道教之本如論天命原始則只是饑食渴

飲不學不慮清明在躬志氣若神人如看得名利亦淡才情亦淡自是理氣兩路俱清如看得名利亦不淡才情亦不淡自是理氣兩路俱濁也○人生只此精神先要拿得堅定在堅定裏充拓得鬆便是得力受用只是點點滴滴在聖賢理路辨其生熟耳一日之間心眼拿定不走錯路不放工夫不起枝葉又不枯寂作事使他精神在在灌注隨其所見在在會心便是絕大成就○人有己便不仁有己便做做便無禮無禮便與天下間隔無己便細細便盡禮盡禮便與天下通克己者只把己聰明才智一一竭盡神精力量一一抖擻要到極細極微所在事事物物俱從理路鍊得清明視聽言動無一是我自家氣質如此便是格物物格致知知至耳所以天下更無間隔更無人說我無禮便是天下歸仁○天下事物有形有色便行不去只是白地受采受哉如水一般色味聲文一毫不着隨地行去無復險阻江河之礙富貴貧賤患難一毫着心便是不素便行不去或字只是平常戒慎恐懼喜怒哀樂一切安和常有處處節之意凡意不誠總由他不格物不格物所以不格理謂萬物可以意造萬理可以知破如到不造不破去處生成一個龍蟠虎踞不得支離漸漸自露性地所以說是物格知至○濂溪云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如濂溪此語猶是未嘗格物天下無無動無靜之物有常動常靜之神中庸一部說天地夫婦鬼神道是此物知獨者該萬知萬者還獨知一者該兩知兩者還一如是格物工夫只從兩端細別立剛與柔立仁與義原始要終知終知至只此知能便是聖人之所欽祇鬼神之所彈指矣○性猶動靜只是中和

任他萬物無情無識有氣有知都是中和生聚得來番變得去中和處只是一獨如萬物歸根蟄伏時候個個有戒慎恐懼的意思中和顯處只是一節如萬物身條生育時候個個有議度數制德行的意思無過不及不驚不怪雖虎兕龍蛇蜂蠆兎蚊於君子性上有何隔礙此理極是尋常只自家性地看不明白耳自家性地看得明白比人照物動靜一般自然喜怒不傷哀樂行度萬物伏藏與他共獨萬物番變與他同節雖有氣質情識種種不齊都為性光收攝得盡○作用是性光包羅是性體如說中和則無復體用分處○問萬物看來只是好生惡死天地亦是生物之性孟子說盡心知性想此好生之心充拓得盡便是性體與天地一般某云此處極是但有不同凡物有性有情有命好生惡死是萬物之情方生方死是萬物之命或得偏而生或得偏而死是萬物之性虎豹之有慈仁蜂蟻之有禮義魚鷺草木之有信智具種種性與人一般只是包羅充拓全於吾人大壯說天地之情無妄說萬物之性天地乘時無一非體之動萬物純質無一詐偽之萌人能盡此兩端便是參贊手段○情是性之所分性是情之所合情自歸萬性自歸一○古今唯有周孔思孟識性字楊荀周程只識得質字告子亦錯認質字耳易云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善繼天地性成萬物繼天立極是性根上事範圍曲成是性量上事善是萬物所得以生性是萬物所得以成猿靜狙躁貓義鼠貪豸直梟鷙雁序雉介此皆是質上事不關性事如性者自是伊得以生伊得以成入水入林能飛能躍的道理此是天地主張不關品彙能盡得天地主張道理何患萬物陶鑄不成○問未發以前性在天地之心

已發以後性在萬物身上自家胸中有何生成安頓天地萬物去處某云未發前性亦不落天地已發後性亦不落萬物只是自家看得天地缺陷萬物顛踣便惕然如隱性傷生一樣此是我自家纔成本色問如此則是心也云何是性某云若無心如何認性得出問性得天地之始不假思慮纔會中和如心動便著物便費操存猶之分晝便有陰陽如何更以太極陶鑄萬象某云意自分陰陽心以包太極情是爻象全圖從心起手從意分義耳○身心原無兩物著物便是姿意意之與識識之與情情之與欲此類皆附身而起誤認爲心則心無正面亦無正位都爲意識情欲誘向外去若論格致源頭要曉得意識情欲俱是物上精魄不是性地靈光也○天備二氣五行留不得一點雲霧雲霧盡淨經緯盡呈纔見天之正面風雨晦冥日光常在

入夷出晉明體自存此便是盡存正在的消息人曉得天之與日纔曉得性之與心曉得盡存正在纔曉得本體工夫不已無息格得此物十倍分明始信得意識情欲是心邊物初不是心風雨雲霄是日邊物初不是日性之與天皆備萬物不著一物心之與目不著一物乃照萬物只此兩物原無二物知此一事更無他知○必有事焉而勿正正字說文反正爲乏篆書止與已相近當是乏與已之誤也有事勿乏如不乏祀之乏有事勿已如純亦不已之已則義暢而語順矣○問忿懥等項皆由身起則是止心又先要修身了如何是正心要著某云如從心起則是要著如從身起則是後著也知見覺聞皆從心起情欲畏惡皆從身起人從此處看不分明所以顛倒如看得分明則腑臟官骸個個是性光所攝身心修正豈有兩路工夫○人從身

上求心如向國中覓王終爲權貴所亂從心上求身如坐王位覓國只覺殿宇隨身忿懥等項所不得其正者只是覓心修簡不上戒愼恐懼所能得其正者只是從心覓身隱顯分明也外道七處徵心只說得意邊諸路未曾就心中看得入夷出晉赫赫如常○須就夢寐中間認出神之非形情之非識情形動處其實非心神識靜中未必是性再破神識以納心端重合形情以歸性始如此十年洞見天地日月星辰纔有定靜田地聖人仰觀俯察遠近類物都是坤道所以必用坤道者人生托足便在裏面開口便是學習只有敬義直方不消學習亦要從靜辨中來不從靜辨中來便有無數風霧遮蓋上面水霜之禍都由學者自爲豪傑處心不學積漸所成有此不屑下學一念直至亂臣賊子亦做得去有此學意下學一念直至天地變化草木

蕃亦做得去草木托根於地一曲一直禽鳥孚化於穀飛載翔當其用力只是本色一日變化皆不自知江水就下河源出山匹夫厲志星蜺變天此事豈人思想所到○釋老只是不學無術道工夫便使後來譸張爲幻如當時肯學踐迹入室皆能貽害至於今日○問不知人在敎化中間搦在川流裏去某云如此問亦希奇察天察地不疑飛躍是敎化上事鳥以空爲實魚以水爲空是川流上事也聖人以天地觀身以事業觀天地作用凡世間有形象者都是吾身文字有文字者都是吾身文字註脚過此以往只是魚鳥事業○太極與陰陽總是一箇動極處正是不動所在曉得此理所以隨寓能安入群不亂不要光光在靜坐處尋起生義問人不能如仲尼都在小德中浴流赴海而已西漢以來文章人才各不相似恐別有氣化在裏面

吾聾聵之而不知耳某云氣化山川皆能圓人只有心思通徹天地仲尼在未學前只是忠信美質加五十年學問便在堯舜文武前頭只恐忠信無甚為有無約泰盈虛所蕩耳○問認得初體分明只一主靜便了如何又著敬字某云純公亦言靜坐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為難人都於靜處者動天都於動處見靜除是木石纔得以靜為體問若看誠字直於靜中看得分明某云不是敬了那看得出上下鳥獸蟲魚草木個個是誠何個與鬼神同體要就靜中看他根胎只得百分之一問如是敬者卻把上下鳥獸蟲魚草木都作天地鬼神看耶某云自然是如此問釋家可有此意思否某云他看作石火電光那得有此意思○鬼神兩字只是不睹不聞中有睹聞只此便是致知便是格物卻借祭祀來說耳大學首傳便說此謂誠於中形於外道個鬼神去易小人之肺肝中庸下段又說誠則形形則著這個鬼神去贊聖賢之功德世間只此兩種鬼神皆在不睹不聞有其睹其聞之妙在與知與能有不可知不可能之秘算來只是人心實有此理動而為意此意不誠便有許多邪魔陰慝穢現乎目此意一誠便有許多神明聖賢當身顯現知之者以為天命人性不知者以為精氣遊魂○問中庸不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言誠不於天地鳶魚言誠獨於鬼神言誠果如程子所謂天地功用造化之迹乎某云程張所說鬼神是天地以上事中庸所說鬼神是人身以上事心如火也火亂有影天地以生物為心生便有屈伸人身以交物為心物交便有隱見都是實形取影或正或倒或遠或近在天為災祥在人為寤寐在日用為聽睹形聲極奇極怪極平極常心力大者看鬼神亦大

心力小者看鬼神亦小精者看精粗者看粗善言鬼神者莫過於易括之一言曰以齋戒神明其德其實只是誠字不誠的人看子第臣友天地鳶魚亦無一物誠者看天下無形無聲無手目無肺肝所在個個是我心光所照所以能酬酢一世變化天下問如此看來祭祀之鬼神是為人心寫照卜蓍之鬼神是為人心傳響有形寫照者見之於祭祀有聲傳響者見之於蓍龜何處是性命所在某云此無形聲者便是性命所在問若此者都是意念生想想生妄如何得到至誠所在某云如此纔要誠誠意只是慎獨慎獨者自一物看到百萬物現來承受只如好色惡臭感目觸鼻自然曉會不假推求所謂知至知至便是明誠○問易稱何思何慮聖人不慮而知要此能慮何用某云極星不動處纔能轉為它能轉使天下星辰河嶽都有奠麗如不能轉日月經緯如發車釘何處得明亮來○人都說獨中無物曾子說獨中有十目十手人都說皮面相覷夫子獨說肺肝如見以此見肚皮蓋屋都是晶亮東西容隱不得一物半物好色惡臭自是人間第一大件物知相觸萬法緣由俱從此起人如曉得鼓血交心聞香到鼻便曉得四體自發個個有知不從物來不從意起如曉得屋漏透光肝腸掛面便曉得瓦礫皮膚更無一物細不能掩大不能藏只此誠意一竟更無餘義○氣有清濁質有敏鈍自是氣質何關性上事如火以炎上為性光者是氣其麗於木而有明暗有青亦有燥濕是質豈是性水以潤下為性流者是氣其麗於土而有輕重有晶淖有甘苦是質豈是性天地之大德曰生生是天地之性亦就理上看來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不曾以二氣交感者稱

性也就形色看出天性是聖人盡性之妙看天下山川草木飛潛動植無一不與吾身相似此從窮理格物來○問天之有氣數亦猶人之有氣質性無所麗麗於氣質命無可見見於氣數故言氣質而心性卽在其中言氣數而天命卽在其中不可分天命為理氣數為數猶不可分性為理氣質為質也某云說合一處何嘗不合說精微處自然要條段分明說氣數則有災沴之不同說天命則以各正為體說氣質則有智愚之異等說人性則以至善為宗氣數猶五行之吏分布九野與晝夜循環猶人身之有脉絡消息天命猶不動之極向離出治不與十柄俱旋自人身之心性是也心性不與四肢分營天命不與氣數分功天有福善禍淫人有好善惡惡中間寂然感而遂通再為不得一毫氣質氣數不睹不聞無聲無臭只是性命宅子於不睹闇處見睹聞於無聲臭處斷聲臭纔是宅子上認著主翁凡說性命只要盡心者不欺本心事事物物當空照過撞破琉璃與天同道四圍萬里不見浮雲○萬物都有個真源知所由起知所由止知積知充此一路火光如從電來則是隔山雷影不是本光如從燈來則是竈下吹灰不成獨照只此一物通透萬物要在意識情欲邊頭認它如借電燈以準刻漏也○天下只是一物更無兩物日月四時鬼神天地亦只是一物更無兩物說是兩物者人所不知龜亦不知蓍亦不知了就是一物者何以人所不知龜又能知蓍又能知只是人多思慮如泛海洋泛看流星無復南北到有一定東西範圍不過曲成不遺兩腳貼地一日一夜周行十三萬里若竟此言只恐世人吐舌也要知天地只是轂子日往月來寒往暑來只是脉絡周行丈數無數理

賢只為天地療得心痛○問物來觸心知以虛應知往接物意緣觸生虛觸之間依然無物豈應心裏有物藏知某云如此則天地間盡數是物何獨爾心無意無知須知爾身的有自來又知爾心的有自受止涵萬物動發萬知函蓋之間若無此物日月星辰一齊隕落譬如泓水仰照碧落上面亦有星光下面亦有星光照爾眼中亦有星光若無此心伊誰別察又如旋毫四臨曠野中置安牀日起此亦不起月落此亦不落漢轉十週此不轉週依然自在打破大地二萬一千里這個心血正在中間為他發光浮在地面要與山川動植日月星辰思量正法也此處看不明白戲樂詩書都不消說○知意心身生千萬物此千萬物各印爾知此是博約路頭通天徹地○月自不殊因眼異色既有異眼亦生異舌孟子說不動心告子亦說不動心同一輪車有生有死詩說皇皇后帝佛說眾鬼夜叉同一空中有精有怪吾儒成彎只是仁人孝子事親事天之常如無此心只是鬼奴風精之具畏敬有所恐懼正是明淨天中辨出雷根苞子如足無風無雨何人不說天晴○或問云虞廷說人心道心已犯兩路何處是太極定針某云人心道心猶之天道人道天道極微難得不思不勉只要人涵養漸到從容田地使微者白弘人道極危難得便精便一只要人擇執漸到誠明去處使危者自平不是此一心便有理欲善惡俱出性地也或問云如此中原無兩路何為又著擇執費許多圖惟某云都是向善一路但須擇執乃中中乃精精乃一如不到精一執中猶近遠路頭如何立命立教或問云如夫子說性相近便還有周程意思某云不然譬如桀紂無群小毒覽其初亦近於堯舜此處便是性善

央說不得堯舜無禹皐護持必至於桀紂也繼善成性是天命合人的道理繼志述事是人道合天的道理譬如祖父遺下產業此都是極好意思到其間用土作惡物產精粗便是肥磽氣質上事如何說祖父意有善惡也大學闡要 ○劉器之嘗說格物反覆其手曰只是此處看不透故須格物此是從克己處入手於形色看到天性上是直捷路頭邵伯溫亦說格物云先子內外篇只是萬物皆備於我學者格物只看易詩書春秋此是從博文處入手於理義看到至命上是漸次路頭古今學者只是此兩路顏子喟然之時才情未竭夫子誘他於文禮上作工夫及至才情竭後鑽仰莫從仁義禮樂漸成墮黜看一身聰明都無落處此是復見天心時候學者須兼此兩路工夫莫作南頓北漸說墮禪門也

明儒學案卷五十六終

明儒學案卷五十七 諸儒下五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　參閱

忠節金伯玉先生鉉

金鉉字伯玉其先武進人後籍順天崇禎戊辰進士就揚州教職轉國子博士陞工部主事奄人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欲以屬禮待司官先生累疏爭之遂引疾歸彝憲奏彈落職讀書十二年甲申二月起補兵部主事巡視皇城賊陷大同先生請徹宣府監視中官恐於中掣肘不無僨事之虞當任撫臣賊騎未便竄宣也不報已而宣之迎賊者果中官杜勳也京城失守先生朝服拜母而哭曰職在皇城他非死所至御河投水而死年三十五母夫人章氏亦投井死初先生巡視每過御河輒流連不能去嘗歸以語弟至是而驗先生卒後家人簡其書籍壬午七月晦日讀邵子說其後曰甲申之春定我進退進雖遇時外而弗內退若苦衷適而弗滯外此二時遠不卒歲優哉游哉庶沒吾世先生未必前知然真識所至自能冥契投水不足異也先生分闈學於蕺山先師某過其家門巷蕭然殘杯冷炙都中縉紳之士高修如先生者蓋僅見耳

語錄

言動便要濟人利物，靜中中正和平之意爲之根，不待飭渝枯寂。○每事思退，易三百八十四爻未聞有退凶者，乾乾不已，惟進德修業爲然。○周子曰：「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余謂戒懼於不睹聞，靜而無靜也；言行之謹信，動而無動也。然則戒愼恐懼也，謹信也，其皆神之所爲乎？其即所謂天理乎？○敬之至便是仁，其心收斂，不容一物，即萬物皆備於是矣。存養省察四字盡了聖學，致知力行總在此四字中矣，外此而他求，不支離便懸遠。○湛然無一物時，大用在中也，宜存養而勿失；萬物各得其所時，全體在外也，宜省察而不蔽，所謂一以貫之者也。事來我應，皆分所當爲，此不可生厭棄心。至於本無一事，我心強要生出事來，此便是憧憧往來。○有一毫從軀殼起念，雖參天貫

地之事，咸是己私，不必功名色貨。有一毫物我隔膜，即知元知妙之胸亦錯認本體，剽致害物傷人。○境遇艱苦時，事物勞擾時，正宜提出主宰，令本體不爲他物所勝，此處工夫較之平常百倍矣。不然，平常工夫亦未到妥貼處。一事不可放過，一念不可放過，一時不可放過，勇猛精進，處處見有善可遷，有過可改，方是主一工夫。

中丞金正希先生聲

金聲字正希，徽之休寧人。崇禎戊辰進士，改庶吉士。己巳十一月，京師戒嚴，上焦勞失措。先生新被知遇，不忍坐視，因言通州昌平爲京師左右翼，宜以重兵犄角；天津漕糧湊集，防禦尤急。未取爲見行足任也。草澤義士曰申甫，朝士多知之，願爲末用。願仗陛下威靈，用申甫練敢戰之士，以爲批亢擣虛之舉。疏入，立召申甫，授都指揮僉書，副總兵，以先生兼山東道御史，監其軍。申甫本道僧，嘗夜觀乾象，語朝士云：「木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恐在旬日。」未幾而兵動，故先生信之。申甫造戰車，既倉卒取辦，而所給甲士又多嬴白街兒丐戶。十二月丁卯，以七千人戰於蘆溝橋，來師繞出車後，車不得轉，全軍覆沒，先生亦遂謝歸。流賊震驚，先生團練義勇以保鄉邦。癸未，奉鳳督馬士英調黔兵

勤援，掠新安，先生率鄉勇盡殲之，士英劾奏。有旨逮問，先生於道上疏，言士英不能節制兵卒，上直先生，召復原官。會母卒，未上。而闖變，南渡，陞右僉都御史。先生不出，士英深忌之。凡馬阮所挫之君子，多避地焉。國亡後，先生城守如故。及新安破，執至白下，殉之。賦詩云：「九死靡他悲烈廟，一師無濟負南陽。」讀者悲之。南陽乃思文初封地也。先生精於佛學，以無心爲至。其除欲力行，無非欲至於無心也。充無心之所至，則當先生所遇之境，隨順爲事，而無情皆可以無心了之，而先生起爐作竈，受事慷慨，無乃所行非所學歟？先生有言：「不問動靜，期於循理。」此是儒家本領，先生雜之佛學中，穿透而出，便不可爲先生事業，統是佛家種草耳。然先生畢竟有整頓習氣者，其言逆境之來，非我自招，亦是天心仁愛之至，未嘗不順之，而順乃不過爲無可

奈何而安之若命作一註疏聖門之學但見一義字義當生自生義當死自死初不見有生死順逆也

天命解

譬之水焉性猶水也道猶江河也性之於道猶水之必就下而行地中為江河也言本天命猶歸大海也無以壅水而自行地非率性之道乎有以濬地而後達水非脩道之教乎功績為水而用力在治地教指為性而用力乃在脩道○天命也性也道也一而已矣不能必天下無不離道之人而能定天下有必不可離之道道有時而可離則性有時而可不率也性有時而可不率則天有時而不命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有時而不命則萬物或幾乎息矣然則中庸曷不曰性也者不可須臾不率也可不率非性也書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天命之性人所不覩所不聞也立乎所睹所聞之地而達於所不睹所不聞之天者則為道術之乎此而後其離合之故可得而自見也其於天命順逆之故可得而曰明也其言亦猶之曰天命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云爾○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蓋為虛位非有實體也道之為言猶云萬物各得其所焉爾物有萬變而必隨時變易以成若吾天命之性此即不變之道也水無分於東西以及萬方而必不能無分於上下其所謂下必至於海而後息物無分於剛柔陰陽仁義繇兩端以及萬變而必不能無分於道與非道其所謂道必至於天命而後已人可須臾離道是水亦可須臾而不行於地中也須臾離道是則須臾而自絕於天自貿厥命也而安得不戒慎恐懼○此所不覩所不聞人以為隱微耳不知天下固莫有見於斯顯於斯者也惟此隱微為至顯至見也且自此隱微而外無復有見焉顯焉者也惟此隱微為獨顯獨見也如鏡現象全體一鏡離鏡體別無

影象可得故君子愼之愼之何也人之於天命有若無覩焉者矣若無聞焉者矣進而求之戒愼恐其將覩所未覩恐懼焉其將聞所未聞而未也惟此一實條二非眞聪目而覩之無非是也傾耳而聞之無非是也無別覩也無別聞也有別覩焉有別聞焉即謂悖天而叛命也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以此爲愼其獨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至於四而大變備矣寒熱燥濕物之情也春夏秋冬天之時也人具天命之性而感於物有受有不受受之爲好不受爲惡故大學衆好惡縣是而析焉喜者好之初也樂者好之竟也怒者惡之初也哀者惡之竟也於是有四四性衆而性之大變亦備矣故中庸衆喜怒哀樂人之所以靈於萬物者以其喜怒哀樂之性能自主而自繇也其所不受物莫能强納其所受物莫能强奪也所喜所怒所

哀所樂之事雖因乎物而能喜能怒能哀能樂之具實係乎我忽喜忽怒忽哀忽樂之態雖存乎人而應喜應怒應哀應樂之則實本乎天本乎天者惟其本無喜本無怒本無哀本無樂是故可以喜可以怒可以哀可以樂故其於未發也則謂之中而於其發而中節也則謂之和○喜怒哀樂之用於天下也大之爲生殺次之爲予奪又其下者爲趨避蓋自天子以至庶人其大小不同無不皆有以用之也喜天下之所喜怒天下之所怒哀天下之所哀樂天下之所樂如此則其所喜樂必其有從於天下者也其所哀怒必其有害於天下者也而天地位矣萬物育矣○形而上者謂之天形而下者謂之地故其神明之屬求其所自則舉而名之爲天體質之屬原其所自則總而名之爲地故天可覩可聞者皆地之屬也其所不覩所不聞而爲暗闇

者則曰天也人之生也稱受命於天而不稱受命於地極德之至也稱上天之載而不稱大地之載載命無二受命無二上也論陽全而陰半易稱坤元統於乾元朱子曰天包乎地之外而氣常行乎地之中天不獨職覆亦具兼載論分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惟乾道變化首出庶物至於坤厚雖德合無疆不過順承而已先則迷矣後則得主而利矣此謂定位故以地從天則治以天從地則亂

論心

古人云無一法可當情又云擬心爲犯戒得味爲破齋信知此中眞容纖毫不得金屑雖貴落眼成翳才有一法當情須知此心全體已被障却故知諸法無論網大精粗究其極處無一而不爲心害者也故事心者必須見心見心者亦初不必別求心

見去其害心者而已○才見有心便非心心盡處心體露故往往曰盡其心今學者每曰學道學無心無心境界豈是如今掩耳偷鈴兜兜地百不思百不想百不知百不會而自以爲無心耶會須此心實實盡却欲覓一心了不可得耳今人誰不曰我學無心我今百思想不起矣但一遇緣千種萬狀殊形異體紛紛而來豈知其所自豈能望古人之反欲覓一心而了不可得者耶○心旣以一無愛憎爲盡矣爲無心矣然則遇境逆緣一無鑑別而與爲俛俯與爲浮沉夢夢以終其身乎曰是不然惟眞無愛憎之人而後可以鑑別天下之法而用其愛憎雖終日熾然用其愛憎而實無所愛憎蓋惟無心而後可以爲萬物立心惟無心而後可以見萬物之心故也見萬物之心而後可以爲自見其心見萬物之心爲見心但自見其心不可以爲見

心也故必至於不自見其心而後爲見心故見心了不可得至哉弗以易矣○應須打疊教此心淨盡無往不利無處不得用只爲此心不淨盡向來及今空過了許多好時光錯了許多好事件動靜者物也心不屬動靜雖不屬動靜而未嘗不動未嘗不靜役其心於芸芸而不知此心行所無事之常住也汩其心於寂寂而不知此心周旋萬變之如珠走盤也有曰精太用則竭氣太用則微又有曰流水不腐戶樞不朽大抵心法無所不有於天下之物雖至粗至惡無不可以喻心者於天下之物雖至精至美無一可以盡喻此心者

應事

問曰愚今時學問大約只是讀書窮理靜坐居敬遏逆得心路稍覺開通神氣稍覺淸明於此等時遇事當前平日所棘手疑

難者爾時殊有歷歷楚楚淸順恬適之意然事務之來與讀書靜坐之時稍稱則所獲足供所用有如紛紜雜至又不支矣爲之奈何或曰功夫無間於動靜陽明先生有言不問有事無事總是幹辦此一件事不可以靜坐讀書時作精神之獲入來應事作務時爲精神之用出去若誠如陽明先生所云則於應事作務盡算得收拾整頓精神進入之時矣又何供應不支之足云請得更疏暢其說曰人情莫不避苦而就樂故樂則生矣樂之所在不問動靜期於循理雖日在嘈雜場中油油然也雖境有順逆事有難易而吾所以待之者順亦如是逆亦如是難亦如是易亦如是恬如貼如未嘗有變易也精神以樂且日生而更不支之是患與問曰順逆難易空談道理誠哉如所言矣請一驗之事乎先以順逆境言之所云逆境如恥辱在於幾微可以不願進之聽罵詈榮入於吾耳可以不聽又進之而饑寒迫於肌膚又進之而箠杖及於體骨又進之而刀鋸絕命又進之而鼎鑊糜沸令之必死而又不令即死當恁麼時此心能道一句順之則順乎否至於事之難易其最難者如大兵壓境萬賊臨城事在旦夕危於呼吸君父備命誼不得辭當恁麼時又能道一句易之則易乎否或曰此處正所謂順之則順易之則易者也凡順逆境之來必有所自萬無無因而至者且如我行一事本無大過且足善行而即此一事遂以得禍此似無因殊不知我此事縱不相招我生平寧遽無一念一事足以相招者苟我生平有一事一念此我自知此一禍正適應此一事一念則此一禍正我此一事一念之藥石矣即我生平果潔淨之至無一事一念足以招此禍者則必我此一事或可謂善而實未必

盡善或事善此中未必純善如精金一塊內尚微帶礦氣則此一禍者又適爲我一爐精金之佐火矣故逆境之來庸俗人盡以爲適然而智者莫不以爲固然也且不但以爲固然而實見其有所由然不但以爲有所由然而實見其爲天心仁愛之至所謂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者當恁麼時夫安得而不順以實順若乃事勢之難如大兵壓境萬賊臨城時若我平時等膺此任則定思患預防爲先事之計所不必言若壞於前人則必先外度其敵內度其國上度其君下度其身實據己見所及告人以今日所當爲者而又實據己力所能告人以今日所必不可爲者可以辭則推舉所知之賢能實勝己者以濟國家之事不可辭而後以身當之其當事也不可以自用自用則孤不可以任人任人則危不問其見出於人見出於己見出於智見出於愚

而要其事情之確然有據可以信心而不疑者則斷而行之不俟終日疑則闕焉若其疑而不决而其事又不可以闕焉置之者則姑權於利害輕重大小之間以為行止焉其亦庶乎其不至於大失矣若其事有萬不可知則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睹古之君子嘗言之矣其極不過如前所云逆境之至至於絕命而止也天下事雖至重至大至深至遠其必以次第而見次第而成如持斧析薪爇火熟食循理則治燦然指掌易若反手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將此身交付造物大光明海中任他安置聽他成就不留絲毫枝蔓葉拖泥帶水又安得而不易乎問者曰孟子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害者逆之也難之也直養者順而易也非曰能之願識其意願從事以終身焉此一段乃先生致命遂志之本

輔臣朱震青先生天麟

朱天麟字震青吳之崑山人崇禎戊辰進士其鄉試出先忠端之門授饒州府推官選為翰林院編修從亾司票擬罷官而卒先生崇志讀書好深湛之思以僻書怪事子產烏有詮易讀之汗漫恍惚而實以寓其胸中所得有蒙莊之風焉與人言蟬聯不自休未嘗一及世事明末士大夫之學道者類入宗門如黃端伯蔡懋德馬世奇金聲錢啟忠皆是也先生則出入儒釋之間諸公皆以忠義垂名天壤夫宗門無善無惡事理雙遣有無不著故為事死裂惡名埋沒之夫一入其中逍遙而便無愧怍諸公之忠義總是血心未能融化宗風未許謂之知性後人見學佛之徒忠義出焉遂以此為佛學中所有儒者亦遂謂佛學無礙於忠孝不知此血性不可埋沒之處誠之不可掩吾儒真種子切切因諸公而誤認也

與金正希書

盡心存心兩語，翁肯勢提盡心一句，撇倒存心下截，翁湛然疑之。鄙見心只是一，若處靜不襍，居靜不枯，作止掐淨，有無斷常湛然冺化者，即西竺古先生湼不生槃不滅之妙心也。在我夫子即意必固我四絕者是，猶龍氏亦云眞常應物，常應常靜。此不待擬議，不假思惟，如如不動，一了百了，所謂能盡其心者與大養性人，一喝放下，直見本來，朝聞道夕死可矣。凡夫肉團未遽能爾，所以上士教之曰曉得起滅去處，生死大事方決。又轉一語曰：果見得起滅的是誰？滅亦由汝，不滅亦由汝，或即盡其心，不必存其心之意與？翁又以見得起滅的是誰，仍是不起不滅者然，一時偶識得而隨緣放曠，恐錯認本來，或逐處發憤，再求又廣非觀自在法門，故鄙見亟欲以存心爲渡筏，迺翁旨又

以爲。存心便同存意，譬之水上刬波，波何能平？說得極切深病，然觀其存心何如，若把一心去存，屬意何疑？即日我存心在，這裏執著，還類放馳，皆由未識其心耳。所云其心者，意生不順生，意滅不隨滅，一切聲塵感觸，還有去來，此心初何去來？祇緣結習之久，染着意念，聲塵汩汩，與波波滔水動，漸失妙明，是以學者要當去來現在，心不可得時認出元本眞靈，存存又存，不在內外中間，一毫無起滅來去，先儒强名之曰湛然虛明氣象。雖然隔境想及，信口說到易耳，試參十二時中，稍得一刻平衡不失昏散，而今便失拘檢而燥，所以存心比之養火，溫溫得中，良非易易，若念起即除，又存心中照了，消磨緊着，非一味向意根上扒平，如以掌按波之謂也。至於未發不爽其幾，已發不遷其寂，頭頭現成，處處灑脫，則又知性知天，動靜不失其時本等頑鈍如翁，雖遇上智，俾拳樹拂，不啻隔靴，即一棒一痕，非關眞痛，故欲從存其心上勉强從事，殊見爲難。若直揭盡心一句，固是頂門一針，然謂事理二障種種難盡，何以一識認其心便能了當，且其心何以當下便識認得？噫，中庸不可能也。門人金學文識

虛中偶言

山川草木皆有明神，若將我做子，單他頭上依舊是人。○外邊色聲搜腑皮肉關之不住，內裏情思赴物門壁隔之不能。凡夫內外尚合而況聖心？○痛癢即知，知實不管痛癢。○當念起時惕然無起，於不起處亦不求滅，其唯靜照有恒乎？○鬼神不瞰人之形，專測人之意，毋意則鬼神莫知，陰陽能束我以氣，難縛我於虛，致虛則陰陽莫治。○問身當天崩地坼，我在何處？曰今天地完好時，那便是汝，每日事事相乘，一事偶歉，旋又無事討

事做矣。此際須要常省，便不多事，不失事，纔得事事見個性靈耳。○事到頭來，撩將頭頂著，做去反得自由。○我欲築室深山，說花木開謝爲春秋，不問甲子，或曰每年一本曆書何皆授汝？

徵君孫鍾元先生奇逢

孫奇逢字啓泰號鍾元北之容城人舉鄉薦初尚節俠左忠毅魏忠節周忠介之獄先後爲之頓舍其子弟與鹿忠節之父衆播擊鼓斂義士之錢以救之不足則使其弟啓美匹馬走塞外求援於高陽逆奄之焰如火之燎原先生焦頭爛額赴之不顧也燕趙悲歌慷慨之風久湮人謂自先生而再見家有北海亭名稱其實焉其後一變而爲理學卜居百原山康節之遺址也其鄉人皆從而化之先生家貧遇有宴會先府蕭然一樽斗至期則俯卑瓶罍不戒而集北方之學者大槩出於其門先生之所至雖不知其淺深使喪亂之餘猶知有講學一脉者要不可泯也所著大者有理學宗傳特表周元公程純公程正公張明公邵康節朱文公陸文安薛文清王文成羅文恭顧端文十一子爲宗以嗣孟子之後諸儒別爲考以次之可謂別出手眼者矣歳癸丑作詩寄羲勉以蕺山薪傳讀而愧之時年九十矣又二年卒

歲寒集

曰渾朴散而象數之繁異同之見理氣之分種種互起爭長然皆不謬於聖人所謂小德之川流也有統宗會元之至人出焉一以貫之所謂大德之敦化也學者不能有此大見識切不可專執一偏之見正宜於古人議論不同處著眼理會如夷尹惠不同微箕比不同朱陸不同從可相非正借有此異以證其同合知廉勇藝而文之以禮樂愈見冶鑄之手○忠孝節義道中之一節一日文山以失子白處便不亟亟求畢旦夕之命此身一日不死便是大宋一日不滅生貴乎順不以生自嫌死貴乎安不以死塞責○處人之道心厚而氣和不獨待君子即待小人亦然○問做人曰饑餓窮愁困不倒聲色貨利使不倒死生患難考不倒而人之事畢矣○問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曰陽明初亦言至善其所謂無善無惡者無善之可言亦猶之乎至善也非告子之所謂無善也○人者天地之心也人失其爲人而天地何以清寧故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者聖賢之事也明王不作聖人已遠而堯舜孔子之心至今在此非人也天也○問理與氣是一是二曰渾沌之初一氣而已其主宰處爲理其運旋處爲氣指爲二不可渾爲一不可○問性也有命命也有性性命是一是二曰性也有命是就見在去尋源頭不得認形骸爲現然之物命也有性是就源頭還他見在不得以於穆爲窈然之精盡性立命不容混而爲一亦不容裁而爲二○或曰士不可小自待不惟不宜讓今人并不宜讓古人予謂士不宜過自恃不惟宜讓古人并宜讓今人無一人不在其上則無一人不出其下矣無一人不在其下則無一人不出其上矣十年

不能去一矜字此病不小○問處事之道曰水到渠成不必急性天大事總平常事○成鉄在事不在心榮辱在心不在事○五十守貧即是道一語罔敢失墜遡問志是其命甚覺親切子曰匹夫不可奪志也蓋志不可奪便是造命立命處問道何在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堯舜後雖無堯舜堯舜之心至今在孔子後雖無孔子孔子之心至今在亦見之於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而已矣其消息總得之於天○念菴云戒愼不覩恐懼不聞此孔門用工口訣也白沙云戒愼恐懼所以防存之而非以爲害也白沙是對積學之人說念菴是對初學之人說徒飾於其見其聞之際而隱微未慊祇自欺之小人致謹於十目十手之嚴而踰踰太甚終非成德之君子二公各有對症之藥○遡曰取文清靜坐觀心閑中一樂八字作功課客曰心何用觀曰爲

其不在也客曰不在而何以觀曰一觀之而即在矣時時觀則時時在到得不待觀而無不在則無不樂非誠意君子未可語此○人生在世逐日擾擾漫無日得尋其根源除怨天尤人別無甚事○骨肉之間多一分渾厚便多留一分天性是非正不必太明○問士當今日遁應如何曰不辱身問不辱曰薛文清有言剛靜修百世之師也

明儒學案卷五十七終

明儒學案卷五十八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參閱

東林學案

今天下之言東林者以其黨禍與國運終始小人既資爲口實以爲亾國由於東林稱之爲兩黨即有知之者亦言東林非不爲君子然不無過激且倚附者之不純爲君子也終是東漢黨錮中人物嗟乎此寱語也東林講學者不過數人耳其爲講院亦不過一郡之內耳昔緒山二溪鼓動流俗江浙南畿所在設教可謂之標榜矣東林無是也京師首善之會主之爲南皐少墟於東林無與乃言國本者謂之東林爭科場者謂之東林攻逆閹者謂之東林以至言奪情奸相討賊凡一議之正一人之

不隨流俗者無不謂之東林若是乎東林標榜遍於域中延於數世東林何不幸而有是也東林何幸而有是也然則東林豈真有名目哉亦小人者加之名目而已矣論者以東林爲清議所宗禍之招也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清議者天下之坊也夫子之議臧氏之竊位議季氏之旅泰山獨非清議乎清議熄而後有美新之上言媚閹之紅本故小人之惡清議猶黃河之礙砥柱也熹宗之時龜鼎將移其以血肉撐拒沒虞淵而取墜日者東林也毅宗之變攀龍髯而蓐螻蟻者屬之東林乎屬之攻東林者乎數十年來勇者燔妻子弱者埋土室忠義之盛度越前代猶是東林之流風餘韵也一堂師友冷風熱血洗滌乾坤無智之徒竊竊然從而議之可悲也夫

端文顧涇陽先生憲成

忠憲高景逸先生攀龍
御史錢啓新先生一本
文介孫淇澳先生慎行
主事顧涇凡先生允成
太常史玉池先生孟麟
職方劉靜之先生永澄
學正薛元臺先生敷敎
侍郎葉園適先生茂才
孝廉許靜餘先生世卿
耿庭懷先生橘
光祿劉本儒先生元珍
忠端黃白安先生尊素
貢士吳觀華先生桂森
宗伯吳霞舟先生鍾巒
文選華鳳超先生允誠
中書陳幾亭先生龍正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潤參閱

端文顧涇陽先生憲成

顧憲成字叔時別號涇陽先生常之無錫人父學四子先生次二其季允成也先生年十歲讀韓文諱辯遂宛轉以避父名遇不可避者輒鬱鬱不樂父謂之曰昔韓咸安王命子勿諱忠吾名學汝諱學是忘學也年十五六從張原洛讀書原洛授書不拘傳註直據其所自得者為說先生聽之輒有會講論語至問禘章先生曰惜或人欠卻一問夫子不知禘之說何以知知其說之於天下乎講孟子至養心莫善於寡欲先生曰寡欲莫善於養心原洛曰舉子業不足以竟子之學盍問道於方山薛先生方山見之大喜授以考亭淵源錄曰洙泗以下姚江以上萃於是矣萬曆丙子舉鄉試第一庚辰登進士第授戶部主事時江陵當國先生與南樂魏允中漳浦劉廷蘭風期相許時稱為三解元上書吳縣言時政得失無所隱避江陵謂吳縣曰聞有三元會皆貴門生公知之乎吳縣以不知對江陵病百官為之齋醮同官署先生名先生聞之馳往削去壬午轉吏部尋告歸丙戌除驗封司主事明年大計京朝官左都御史辛自修剛方爲婁江所忌工部尚書何起鳴在拾遺中或惎之曰公何不訐辛與之同罷相君且德公矣起鳴如其惎給事企論辛何辛何果同罷先生上疏分别君子小人刺及執政謫桂陽州判官柳子厚蘇子瞻莊定山曾謫桂陽先生以前賢過化之地扁所居曰愧軒戊子移理處州明年丁艱辛卯補泉州尋擢考功司

主事三王並封部下先生率四司爭之疏九不可得止癸巳內
計太宰孫清簡考功郎趙忠毅盡斥小人朝署爲之一清政府
大恚忠毅降調外任先生言臣與南星同事南星被罪臣獨何
辭以免不報轉稽勳司適鄒忠介請去婁江言文書房傳旨放
去先生曰不然若放去果是相國宜成皇上之是該部宜成相
國之是若放去爲非相國不宜成皇上之非該部不宜成相國
之非婁江語塞自嚴嵩以來內閣合六部之權而攬之吏部至
王國光楊巍指使若奴婢陸五臺始正統均之體孫清簡守而
不變婁江於是欲用羅萬化爲冢宰先生不可卒用陳恭介婁
江謂先生曰近有怪事知之乎先生曰何也曰內閣所是外論
必以爲非內閣所非外論必以爲是先生曰外間亦有怪事婁
江曰何也曰外論所是內閣必以爲非外論所非內閣必以爲

是相與笑而罷陞文選司郎中當是時推用君子多不得志婁
江一切歸過於上先生乘婁江假沐之間悉推君子之久錮者
奏輒得可婁江無以難也會推閣員婁江復欲用羅萬化先生
又不可與太宰各疏所知七人無不合者太宰大喜上之七人
者多不爲時論所喜而名稱輔王山陰尤婁江之所不便也遂
削先生籍戊戌始會吳中同志於二泉甲辰東林書院成大會
四方之士一依白鹿洞規其他聞風而起者毘陵有經正堂金
沙有志矩堂荊溪有明道書院虞山有文學書院皆捧珠盤請
先生之蒞焉先生論學與世爲體嘗言官輦轂念頭不在君父
上官封疆念頭不在百姓上至於水間林下三三兩兩相與講
求性命切磨德義念頭不在世道上卽有他美君子不齒也故
會中亦多裁量人物訾議國政亦冀執政者聞而藥之也天下

君子以清議歸於東林廟堂亦有畏忌四明亂政附四明者多
爲君子所彈射四明度不能留遂計挈歸德同去以政授之朱
山陰山陰懦且老不爲衆所憚於是小人謀召婁江以中旨下
之而于東阿李晉江葉福清亦同日拜焉晉江獨在京師得先
入婁江方引故事疏辭先生爲文二篇號夢語寤語譏切之江
西參政姜士昌以慶賀入遂疏錫爵再居相位偏愎忌刻推抑
人才不宜復用語連延機大抵推先生旨也東阿以拜官之日
卒不與政福清素無根柢於衡相持爲東林所期許得人戊申
詔起先生南京光祿少卿乞致仕時考選命下新資臺諫附和
東林者十八九爭相與明將婁江山陰晉江不得在位其黨斥
逐殆盡而福清遂獨秉政海內皐皐以起廢一事望之福清度
不能請請亦不力也未幾而淮撫之爭起淮撫者李三才以豪

傑自許一時君子所歸望爲冢宰總憲者也小人畏之特甚遂
出奇計攻之先生故友淮撫會富平復起爲太宰富平前與沈
嘉禾爭丁右武計事分爲兩黨先生移書勸之欲令兩罷嘉禾
引與同心則依附者自解且宜推轂淮撫勿墮壬人計富平不
省而好事者遂錄其書傳天下東林由是漸爲怨府辛亥內計
富平斥崑宣黨魁七人小人嗒嗒而起儀部丁長孺抗言七人
宜斥救者非是儀部又先生之門人也壬子五月先生卒年六
十三先生卒後福清亦罷相德清用事臺諫右東林者並出他
徙附者皆以爲法議向之罪申王沈朱者不復口及而東林獨
爲天下大忌諱矣天啓初諸正人稍稍復位鄒忠介請錄遺賢
贈太常寺卿逆奄之亂小人作東林點將錄天鑒錄同志錄以
尊之凡海內君子不論有無干涉一切指爲東林黨人以御史

右三段言創荅先生崇禎二年贈吏部右侍郎謚曰端文先生蓋慮近世學者樂趨便易冒認自然故於不思不勉當下即是皆令查其源頭果是性命上透得來否勘其關頭果是境界上打得過否而於陽明無善無惡一語辯難不遺餘力以為壞天下敎法自斯言始按陽明先生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其所謂無善無惡者無善念惡念耳非謂性無善無惡也有善有惡之意以念為意也知善知惡非意動於善惡從而分別之為知好善惡惡天命自然炯然不昧者知也即性也陽明於此加一良字正言性善也為善去惡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良知是本體天之道也格物是工夫人之道也蓋上二句淺言之下二句深言之心意知物只是一事今錯會陽明之立論將謂心之無善無惡是性由是而發之為有善有惡之意由是而有分別其善惡之知由是而有為善去惡之格物層層自內而之外使善惡相為對待無善無惡一語不能自別於告子矣陽明每言至善是心之本體又曰至善只是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又曰良知即天理其言天理二字不一而足乃復以性無善無不善自墮其說乎且既以無善無惡為性體則知善知惡之知流為粗幾陽明何以又言良知是未發之中乎是故心無善念無惡念而不昧善惡之知未嘗不在此至善也錢啟新曰無善無惡之說近時為顧叔時顧季時馮仲好明白排決已不至蔓延為害當時之議陽明者以此為大節目豈知與陽明絕無干涉嗚呼天泉証道龍谿之累陽明多矣

小心齋劄記

程子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羅豫章教李延平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氣象至朱子又曰只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不可去討靜坐三言皆有至理須參合之始得○識仁說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只此一語已盡何以又云義禮智信皆仁也及觀世之號為識仁者往往務為圓融活潑以外媚流俗而內濟其私甚而蔑棄廉恥決裂繩墨閃爍回互誑己誑人曾不省義禮智信為何物猶偃然自命曰仁然後知程子之意遠矣○無可無不可是孔子小心處○性即理也言不得認氣質之性為性也心即理也言不得認血肉之心為心也皆喫緊為人語○或問致良知之說何如曰今之談良知者盈天下猶似在離合之間也盍徵諸孟子之言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竊惟仁義為性愛敬為情知愛知敬為才良知二字蓋通性情才而言之者也乃主良知者既曰吾所謂知是體而非用駁良知者又曰彼所謂知是用而非體恐不免各墮邊見矣曰有言良知即仁義禮智之智又有言分別為知良知亦是分別孰當曰似也而未盡也夫良知一也在惻隱為仁在羞惡為義在辭讓為禮在分別為智非可定以何德名之也只因知字與智字通故認知為用者既專以分別屬之認知為體者又專以智屬之恐亦不免各墮邊見矣性體也情用也曰知曰能才也體用之間也是故性無為而才有為情有專屬而才無專屬惟有為則仁義禮智一切憑其發揮有似乎用所以說者謂之用也惟無專屬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一切歸其統率有似乎體所以說者謂之體也陽明先

生揭致知特點出一個良字又曰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其言殊有斟酌○性太極也知曰良知所謂乾元也能曰良能所謂坤元也不慮言易也不學言簡也故天人一也更不分別○自昔聖賢論性曰帝衷曰民彝曰物則曰誠曰中和總總只是一個善告子却曰性無善無不善便是要將這善字打破自昔聖賢論學有從本領上說者總總是個求於心有從作用上說者總總是個求於氣告子却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便是要將這求字打破善字打破本體只是一個空求字打破工夫也只是一個空故曰告子禪宗也○許行何如曰其並耕也所以齊天下之人將高卑上下一切掃去其不二價也所以齊天下之物將精麁美惡一切掃去總總成就一個空與告子一般意思但告子深許行淺許行空却外面的告子空却裏面的○告子仁內義外之說非謂人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亦非因孟子之辨而稍有變也正發明杞柳桮棬之意耳何也食色性也原未有所謂仁義猶杞柳原未有所謂桮棬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各滯方所物而不通是故仁義成而性虧猶桮棬成而杞柳虧也始終只是一說○食色性也當下卽是更有何事若遇食而甘之遇色而悅之便未免落在情境一邊謂之仁不謂之性矣若於食而辨其孰爲可甘於色而辨其孰爲可悅便未免落在理路一邊謂之義不謂之性矣故曰動意則乖擬心則差告子之旨蓋如此○訟卦義有君子之訟有小人之訟君子之訟主於自訟九五是也小人之訟主於訟人餘五爻是也○勿謂今人不如古人自立而已勿謂人心不如我心自盡而已董仲舒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

並稱五伯此意最見得好三千七十其間品格之殊至於倍蓰只一段心事個個光明提著權謀術數便覺忸怩自然不肎齒及他非故擯而絕之也○性太極也諸子百家非不各有所得而皆陷於一偏只緣認陰陽五行爲家當○丙戌余晤孟我疆我疆問曰唐仁卿伯元何如人也余曰君子也我疆曰何以排王文成之甚余曰朱子以象山爲告子文成以朱子爲楊墨皆甚辭也何但仁卿已而過仁卿述之仁卿曰固也足下不見世之談良知者乎如鬼如蜮還得爲文成諱否余曰大學言致知文成恐人認識爲知便走入支離去故就中間點出良字孟子言良知文成恐人將這個知作光景玩弄便走入元虛去故就上面點出一致字其意最爲精密至於如鬼如蜮正良知之賊也奈何歸罪於良知獨其揭無善無惡四字爲性宗愚不能釋然耳仁卿曰善早聞足下之言向者從祀一疏尚合有商量也○無聲無臭吾儒之所謂空也無善無惡二氏之所謂空也名似而實遠矣是故諱言空者以似廢真混言空者以似亂真○人須是一個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只以不真之故便有夾帶是非太明怕有通不去合不來的時節所以須要含糊少間又於是中求非非中求是久之且以是爲非以非爲是無所不至矣○只教好言父母未生前又好言天地未生前不如中庸只說個喜怒哀樂之未發更爲親切於此體貼未生前都在其中矣○一日遊觀音寺見男女載道余謂季時曰卽此可以辯儒佛凡諸所以爲此者 片禍福心耳未見有爲禍福而求諸吾聖人者也佛氏何嘗邀之使來吾聖人何嘗拒之使去佛氏何嘗專言禍福吾聖人何嘗諱言禍福就中體勘其間必有一

拔其精神迥然不同處季時曰此特愚夫愚婦之所為耳有識者必不然曰感至於愚夫愚婦而後其為感也真應至於愚夫愚婦而後其為應也真真之為言也純乎天而人不與焉者也研究到此一絲莫遁矣○知謂識其事之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朱子生平極不喜人說個悟字蓋有懲於禪門耳到道理又未嘗諱言悟也○心活物也而道心人心辨焉道心有主人心無主有主而活其活也天下之至神也無主而活其活也天下之至險也○或問魯齋草廬之出仕何如曰在魯齋則可在草廬則不可曰得非以魯齋生於其地而草廬故國人實舉進士歟曰固是亦尚有說考魯齋臨終謂其子曰我生平為虛名所累不能辭官死後愼勿請謚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令子孫識其處足矣此分明表所仕之非得已又分明認所仕為非愧恨之意溢於言表絕不一毫文飾也乃草廬居之不疑以為固然矣故魯齋所自以為不可者乃吾之所謂可而草廬所自以為可者乃吾之所謂不可自其心論之也唐仁卿痛疾心學之說予曰墨子言仁而賊仁仁無罪也楊子言義而賊義義無罪也世儒言心而賊心心無罪也仁卿曰楊墨之於仁義只在跡上模擬其得其失人皆見之而今一切托之於心無形無影何處究詰二者之流害孰大孰小吾安得不惡言心乎予曰只提出性字作主這心便有管束孔子自言從心所欲不踰矩矩即性也季時曰性字大矩字嚴尤見聖人用意之密仁卿曰然○佛法至釋迦一變蓋迦葉以上有人倫釋迦棄人倫矣至達磨再變釋迦之教圓達磨之教主頓矣至五宗三變黃梅以前猶有含蓄以後機鋒百出傾囊倒篋不留一錢看矣此雲門所以

無可奈何而有一拳打殺喫却狗子之說也或曰何為爾爾由他門畢竟是出個伎倆來使不免落棄曰任是千般播弄會須有盡○孔孟之言看生死甚輕以生死為輕則情累不干為能全其所以生所以死以生死為重則惟規規焉軀殼之知生為徒生死為徒死佛氏之謂生死事大正不知其所以大也○人身之生死有形者也人心之生死無形者也衆人見有形之生死不見無形之生死故常以有形者為主聖賢見無形之生死不見有形之生死故常以無形者為主○邇來講識仁說者多失其意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此全提也今也於渾然與物同體則悉意舉揚於義禮智信皆仁也則草草放過識得仁體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此全提也今也於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則悉意舉揚於誠敬存之則草草放過若是者非半提而何既於義禮智信放過即所謂渾然與物同體者亦只貌見儱侗意思而已既於誠敬存之放過即所謂不須防檢窮索者亦只貌見脫灑意思而已是并其半而失之也○康齋日錄有曰君子常常喫虧方做得覽之惕然有省於是思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道喫虧而已矣顏子之道不校而已矣不校之道喫虧而已矣孟子之道自反而已矣自反之道喫虧而已矣○朱子之釋格物其義甚精語物則本諸帝降之衷民秉之彝夫子之所謂性與天道子思之所謂天命孟子之所謂仁義程子之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之所謂萬物一原語格則約之以四言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蓋謂內外精粗無非是物不容妄有揀擇於其間又謂人之入門各各不同須

如此收得盡耳議者獨執一草一木亦不可不理會兩言病其支離則過矣○惟危惟微惟精惟一是從念慮事為上格無精之言勿聽勿詢之謀勿庸是就文字講論上格即聖人亦不能外是四者朱子所云因微上微下語也○不學不慮所謂性也說者以為由孩提之不學而能便可到聖人之不勉而中由孩提之不慮而知便可到聖人之不思而得此猶就聖人孩提分上說若就性上看聖人之不勉而中恰到得孩提之不學而能聖人之不思而得恰到得孩提之不慮而知耳雖然猶二之也原來只是一個沒些子界限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耳目口鼻四肢人見以為落在形骸塊然而不神今曰性也有命焉是推到人生以上不容說處以見性之來脈極其元遠如此不得丟却源頭認形骸為塊然之物也仁義禮智天道

人見以為來自於穆窈然而不測今曰命也有性焉是直反到愚夫愚婦可與知與能處以見命之落脈極其切近如此不得丟却見在認於穆為窈然之物也○書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直是八字打開太極圖說言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即人心道心又不是截然兩物也孟子之論性命備發其旨性也有命焉蓋就人心拈出道心以為舍無極沒處著二五也命也有性焉蓋就道心攝入人心以為舍二五沒處討無極也所謂妙合而凝蓋如此○道者綱常倫理是也所謂天敘有典天秩有禮根乎人心之自然而不容或已者也有如佛氏之說行則凡忠臣孝子皆為報夙生之恩而來凡亂臣賊子皆為報夙生之怨而來反諸人心之自然而不容或已處吾見了不相干也於是綱常倫理且茫焉無所繫屬而道窮矣法者黜陟予奪是

也所謂天命有德天討有罪發乎人心之當然而不容或爽者也有如佛氏之說行則凡君子而被戮辱皆其自作之孽而戮辱之者非為傷善凡小人而被顯榮皆其自貽之福而顯榮之者非為庇惡揆諸人心之當然而不容或爽處吾見了不相蒙也於是黜陟予奪且貿然無所憑依而法窮矣○周子主靜者從無極來是究竟事程子喜人靜坐則初下手事也然而靜坐最難心有所在則滯無所在則浮李延平所謂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正當有在無在之間就裡得個入處循循不已久之氣漸平心漸定獨居如是遇事如是接人如是即喜怒哀樂紛然突交於前亦復如是總總一個未發氣象渾無內外寂感之別下手處便是究竟處矣○程叔子曰聖人本天釋氏本心學者謂添一語衆人本形史際明曰宋之道學在節義之中今之道

學在節義之外予曰宋之道學在功名富貴之外今之道學在功名富貴之中在節義之外則其據彌巧在功名富貴之中則其就彌下無惑乎學之為世詬也○或問佛氏大意曰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試閱七佛偈便自可見曰永嘉證道歌謂棄有而著無如舍溺而投火恐佛氏未必以無為宗也曰只此就無善無惡四字翻弄到底非有別義也棄有以有為惡也著無以無為善也是猶有善有惡也無亦不著有亦不棄則無善無惡矣自此以往節節推去掃之又掃直掃得沒些子剩都是這個意思○有駁良知之說者曰分別為知良知亦是分別余曰分別非知能分別者知也認分別為知何啻千里曰知是心之發竅處此竅一發作善由之作不善由之如何靠得他作主余曰知善知惡是曰良知假令善

惡雜出分別何在曰所求者既是靈明能求者復是何物如以靈明求靈明是二之也余曰即本體為工夫何能非所即工夫為本體何所非能果若云云孔之言操心也孰為操之孟子之言存心也孰為存之俱不可得而解矣曰傳習錄中一段云蘇秦張儀也窺見良知妙用但用之於不善耳陽明言良知即天理若二子窺見妙用一切邪思枉念都無栖泊處如之何用之於不善乎揆諸知善知惡之說亦自不免矛盾也余曰陽明若得良知無善無惡故如此說良知何病如此說良知未能無病陽明應自有見恨無從就正耳（按儀秦一段係記者之誤故劉先生將此段刪去）○問孟子道性善更不說性如何樣善只道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可見性中原無處著個善即今反觀善在何處曰我且問即今反觀性在何處曰處處是性從何拈出曰如此我

且不問性在何處但問性與善是一是二曰是一非二曰如此卻說甚者不著○羅近溪以顏山農為聖人楊復所以羅近溪為聖人李卓吾以何心隱為聖人○何心隱輩坐在利欲膠漆盆中所以能鼓動人者緣他一種聰明亦自有不可到處耿司農擇家僮四人每人授二百金令其生殖內一人從心隱問計心隱授以六字曰一分買一分賣又益以四字曰頓買零賣其人用之起家至數萬試思兩言至平易至巧妙以此處天下事可迎刃而解假令其心術正固是有用才也○嘽緊只在識性識得時不思不勉是率性思勉是修道識不得時不思不勉是忘思勉是助總與自性無干○謂之善定是不思不勉謂之不思不勉尚未必便是善○伍容菴曰心既無善知安得良其言自相悖○朱子云佛學至禪學大壞只此一語五宗俱應下拜（愚謂至棒喝而禪學又大壞）○余弱冠時好言禪久之意頗厭而不言又久之恥而不言至於今乃畏而不言羅近溪於此最深及見其子讀大慧語錄輒呵之即管東溟亦曰吾於子弟僉未曾與語及此吾儒以理為性釋氏以覺為性語理則無不同自人而禽獸而草木而瓦石一也雖欲二之而不可得也語覺則有不同矣是故瓦石未嘗無覺然而定異乎草木之覺草木未嘗無覺然而定異乎禽獸之覺禽獸未嘗無覺然而定異乎人之覺雖欲一之而不可得也今將以無不同者為性乎以有不同者為性乎○史際明曰天下有君子有小人君子在位其不能容小人宜也至於并常人而亦不能容焉彼且退而附於小人而君子窮矣小人在位其不能容君子宜也至於并常人而亦不能容焉彼且進而附於君子而小人窮矣（義謂常人附於君子亦君子之窮也常人未必真能

為君子了關小人并畏君子為常人而得以藉口安此乃東林君子往往為依附者所累也）○玉池問念菴先生謂知善知惡之知隨發隨泯當於其未發求之何如曰陽明之於良知有專言之者無知無不知是也有偏言之者知善知惡是也陽明生平之所最喫緊只是良知二字安得遺末發而言只緣就大學提宗并舉心意知物自不得不以心為本體既以心為本體自不得不以無善無惡屬心既以無善無惡屬心自不得不以知善知惡屬良知參互觀之原自明白念菴恐人執用而忘體因特為拈出未發近日王塘南先生又恐人離用而求體因曰知善知惡乃徹上徹下語不須頭上安頭此於良知並有發明而於陽明全提之旨似均之非悟未盡也○近世喜言無善無惡就而即其旨則曰所謂無善非真無善也只是不著於善耳予竊以為經言無方無體是恐著了方體也言無

聲無臭是恐著了聲臭也言不識不知是恐著了識知也何者吾之心原是超出方體聲臭識知之外也至於善即是心之本色說惡著不著如明是目之本色還說得個不著於明否聰是耳之本色還說得個不著於聰否又如孝子還可說莫著於孝否如忠臣還可說莫著於忠否昔陽明遭寧藩之變日夕念其親不置門人問曰得無著相陽明曰此相如何不著斯言足以破之矣○管東溟曰凡說之不正而久流於世者必其投小人之私心而又可以附於君子之大道者也愚竊謂無善無惡四字當之何者見以為心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也合下便成一個空見以為無善無惡只是心之不著於有也究竟且成一個混空則一切解脫無復掛礙高明者入而悅之於是將有如所云以仁義為桎梏以禮法為土苴以日用為緣塵以操持為把捉以隨事省察為逐境以訟悔遷改為輪廻以下學上達為落階級以砥節礪行獨立不懼為意氣用事者矣混則一切含糊無復揀擇圓融者便而趨之於是將有如所云以任情為率性以隨俗襲非為中庸以閹然媚世為萬物一體以枉尋直尺為舍其身濟天下以委曲遷就為無可無不可以猖狂無忌為不好名以臨難苟安為聖人無死地以頑鈍無恥為不動心者矣由前之說何善非惡由後之說何惡非善是故欲就而詰之彼其所占之地步甚高上之可以附君子之大道欲置而不問彼其所握之機緘甚活下之可以投小人之私心即孔孟復作亦奈之何哉問本朝之學惟白沙陽明為透悟陽明不及見白沙而與其高弟張東所湛甘泉相往復白沙靜中養出端倪陽明居夷處困悟出良知良知似即端倪何以他日又闢其勿忘勿助曰陽明目空千古直是不數白沙故生平並無一語及之至勿忘勿助之闢乃是平地生波白沙曷嘗丟卻有事只言勿忘勿助非惟白沙從來亦無此等呆議論也○語本體只是性善二字語工夫只是小心二字

商語

丁長孺曰聖賢無討便宜的學問學者若跳不出安飽二字縱妄意插腳道中此討便宜的學問也○博文是開拓工夫約禮是收斂工夫○乾坤一闔一闢也坎離一虛一實也震艮一動一靜也兌巽一見一伏也皆可作博約註疏○王龍谿問佛氏實相幻相之說於陽明陽明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龍谿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是本體上說工夫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是工夫上說本體又陽明曰不睹不聞是本體戒慎恐懼是功夫又曰戒慎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功夫予曰凡說本體容易落在無一邊陽明所云無心俱是幻景逸所云不做功夫的本體也今曰戒慎恐懼是本體即不睹不聞原非是無所云有心俱是實此矣凡說工夫容易落在有一邊陽明所云有心俱是幻景逸所云不識本體的功夫也今曰不睹不聞是功夫即戒慎恐懼原非是有所云無心俱是實此矣○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是所空者喜怒哀樂也非善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所空者聲臭也非善也夫善者內之不落喜怒哀樂外之不落聲臭本至實亦本至空也又欲從而空之將無架屋上之屋疊床下之床也○金玉瓦礫之喻殊覺不倫夫善者指吾性之所本有而名之也惡者指吾性之所本無而名之也金玉瓦礫就兩物較之誠若判然若

就眼上看金玉瓦礫均之爲惡也非善也以其均之爲眼之所本無也取所本無踰所本有非其類矣○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蓋因用以顯體也愚作一轉語曰乃所謂性則無不善矣乃所以善也蓋因體以知用也○或謂性體虛明湛寂善不得而名之以善名性淺之乎其視性矣竊意善者萬德之總名虛明湛寂皆善之別名也名曰淸虛湛一則得名曰善則不得十與二五有以異乎將無淺之乎其視善也○孟子不特道情善且道形善所謂形色天性是也情之虛明湛寂不待言形則不免重滯矣由孟子言之都是虛明湛寂的何者以肉眼觀通身皆肉以道眼觀通身皆道也象山每與人言爾目自明爾耳自聰亦是此意○陽明之無善無惡與告子之無善無惡不同然費個轉語便不自然假如有人於此揭兼愛爲仁宗而曰我之兼愛與墨氏之兼愛也不同揭爲我爲義宗而曰我之爲我與楊氏不同也人還肯之否○古之言性者出於一今之言性者出於一出於一統乎太極而爲言也出於二雜乎陰陽五行而爲言也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皆就陰陽五行中拈出主宰所謂太極也以其渾然不偏曰衷以其確然不易曰則試於此體味可謂之無善無惡乎可謂之有善有惡乎可謂之能爲善亦能爲惡乎是故以四端言性猶云是用非體卽以四德言性猶云是條件非統體其善還在可疑可信之間惟知帝衷物則之爲性不言善而其爲善也昭昭矣○形有方所是極實的物事易於凝滯要其所以爲形本之天命之散而成用也其亦何嘗不虛也耳順則有方所者悉歸融化實而能虛不局於有矣心無方所是

極虛的物事易於走作乃其所以爲心本之天命之聚而成體也其亦何嘗不實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無方所者悉歸調伏虛而能實不蕩於無矣○鄧定宇秋游記有天也不做他地也不做他聖人也不做他龍溪極賞之斬本剷去此三語是此老百尺竿頭進步惟恐發人之狂誕爲掃蕩也○高景逸曰果是透性之人卽言收攝不消加得些子若未透性卽言自然不免加了自然底意思況借自然易流蕩散借收攝可討入頭故聖賢立教必道上下照古今若以今日禪家的話頭去駁孔子語錄是病不知聖賢所以至今無病者正在此也陽明之良知至矣但其末流上者益上下者益下則非陽明本旨也江右先達如羅念菴於此每有救正王塘南於此每有調停便俱受不透性之譏矣心之所以爲心非血肉之謂也應有個根柢處性是已舍性言心其究也必且墮在情識之內麤而不精天之所以爲天非窮冥之謂也應有個着落處性是已舍性言天其究也必且求諸富人之外虛而不實

論學書

陽明先生曰求諸心而得雖其言之非出於孔子者亦不敢以爲非也求諸心而不得雖其言之出於孔子者亦不敢以爲是也此兩言者某竊疑之夫人之一心渾然天理其是天下之眞是也其非天下之眞非也然而能全之者幾何惟聖人而已矣自此以下或偏或駁遂乃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欲一一而得其眞吾見其難也故此兩言者其爲聖人設乎則聖人之心雖千百載而上下實合符節可以考不謬俟不惑無有求之而不得者其爲學者設乎則學者之去聖人遠矣其求之或得或不得

宜也於此正態沈潛玩味虛衷以俟更爲質諸先覺考諸古訓退而益加培養洗心宥密俾其渾然者果無媿於聖人如是而猶不得然後徐斷其是非未晚也否不能然而徒以兩言橫於胸中得則是不得則非其勢必至自專自用憑恃聰明輕傷先聖註腳六經無復忌憚不亦誤乎陽明嘗曰心即理也果何敢非之然而言何容易孔子七十從心不踰矩始可以言心即理七十以前尚不知如何也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始可以言心即理三月以後尚不知如何也若漫曰心即理也吾問其心之得不得而已此乃無星之秤無寸之尺其於輕重長短幾何不顛倒而失措哉（與李見羅）○心在人欲上便是放在天理上便是收天理本內也因而象之曰在內人欲本外也因而象之曰在外非有方所可求知此則知把柄之所在矣今曰務意收也恐收

即成硬任其走作胳子裏何物把柄似只在方所上揣摩而不於理欲關頭討個分曉將來恰成一弄精魂漢乃放心非求放心也（大光龜鼎）南昌有朱以功布衣行修言道慥慥君子也足與章本清布衣頡頏後先暇中可物色之白（與孟）○以功有朱布衣集多所發明向嘗見之今失其本容當訪問佛學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第辨四字於告子易辨四字於佛氏難以告子之見性麤佛氏之見性微也辨四字於佛氏易辨四字於陽明難在佛自立空宗在吾儒則陰壞實教也夫自古聖人教人爲善去惡而已爲善爲其固有也去惡去其本無也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其致一而已矣陽明豈不教人爲善去惡然既曰無善無惡而又曰爲善去惡學者執其上一語不得不忽其下一語也何者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

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固有矣皆非吾之所固有則皆情識之用事矣皆情識之用事皆不免爲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爲之本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得有矣皆非吾之所得有則皆感遇之應迹矣皆感遇之應迹則皆不足爲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去之猶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吾亦無善無惡已耳若擇何者而爲之便未免有善在若擇何者而去之便未免有惡在若有善有惡便非所謂無善無惡矣陽明曰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是陽明且以無善無惡掃卻爲善去惡矣既已掃之猶欲留之縱曰爲善去惡之功自初學至聖人究竟無盡彼直見以爲是權教非實教也其誰肯聽既已拈出一個虛寂又恐人養成一個虛寂縱重重教戒重重屬附彼直見以爲是衆人說

非爲吾輩說也又誰肯聽夫何故欣上而厭下樂易而苦難人情大抵然也投之以所欣而復困之以所厭畀之以所樂而復攖之以所苦必不行矣故曰惟其執上一語雖欲不忽下一語而不可得至於忽下一語其上一語雖欲不弊而不可得也羅念菴曰終日談本體不說工夫纔拈工夫便以爲外道使陽明復生亦當攢眉于塘南曰心意之物皆無善無惡使學者以虛見爲實悟必依憑此語如服鴆毒未有不殺人者海內有號爲超悟而竟以破戒負不韙之名正以中此毒而然也且夫四無之說主本體言也陽明方曰是接上根人法而識者至等之鴆毒四有之說主工夫言也陽明第曰是接中根以下人法而昧者遂等之外道然則陽明再生目擊茲弊將有摧心扼腕不能一日安者何但攢眉已乎（同上）

當下繹

當下者卽當時也此是各人日用間現現成成一條大路但要知有個源頭在何也吾性合下具足所以當下卽是合下以本體言通攝見在過去未來最爲圓滿當下以對境言論見在不論過去未來最爲的切究而言之所謂本體原非於對境之外另有一物而所謂過去未來要亦不離於見在也特具足者委是人人具足而卽是者尚未必一一皆是耳是故認得合下明白乃能識得當下認得當下明白乃能完得合下此須細細參求未可率爾也○平居無事不見可喜不見可嗔不見可疑不見可駭行則行住則住坐則坐臥則臥卽衆人與聖人何異至過富貴鮮不爲之充詘矣過貧賤鮮不爲之隕穫矣過造次鮮不爲之擾亂矣過顚沛鮮不爲之居撓矣然則富貴一關也貧

賤一關也造次一關也顚沛一關也到此直令人肝膽具呈手足盡露有非聲音笑貌所能勉強支吾者故就源頭上看必其無終食之間違仁然後能於富貴貧賤造次顚沛處之如一就關頭上看必其能於富貴貧賤造次顚沛處之如一然後算得無終食之間違仁耳○予謂平居無事一切行住坐臥常人亦與聖人同大概言之耳究其所以却又不同蓋此等處在聖人都從一團天理中流出是爲眞心在常人則所謂日用而不知者也是爲習心指當下之習心混當下之眞心不免毫釐而千里矣昔李襄敏講學諸友競辨良知發一問曰堯舜孔子世不同爲萬世之師今有人過堯舜之廟而不下車者則心便安過孔子之廟而不下車者則心便不安就下車孔廟而言指曰良知則分明是個良知就不下車堯舜廟而觀則安於堯舜廟者

則是個習心而不安於孔廟者亦祇是個習心耳良知何在衆皆欣然無對

忠憲高景逸先生攀龍

高攀龍字存之別號景逸常州之無錫人萬曆己丑進士丁嗣父憂服闋授行人時四川僉事張世則上疏謂程朱之學不能誠意壞宋一代之風俗進所著大學古本初義欲施行天下一改章句之舊先生上疏駁之寢其進書婁江再入輔政驅除異己六十餘人以趙用賢望重示意鄭材楊應宿訐其絕婚去之先生劾錫爵聲音笑貌之間雖示開誠布公之意而精神心術之微不勝作好作惡之私謫揭陽添註典史半載而歸遂與顧涇陽復東林書院講學其中每月三日遠近集者數百人以為紀綱世界全要是非明白小人聞而惡之廟堂之上行一正事發一正論俱目之為東林黨人天啟改元先生在林下已二十八年起為光祿寺丞歷少卿署寺事孫宗伯明春秋之義劾

舊輔方從哲先生會議持之益力轉太常大理晉太僕卿乞差還里甲子即家起刑部侍郎逆奄魏忠賢亂政先生謂同志曰今日之事未能用創奄之法惟有上下和衷少殺其毒耳其論與先忠端公相合總憲缺先忠端公上速推憲臣以簡名賢疏意在先生也陞左都御史糾大貪御史崔呈秀依律遣戍亡何逆奄與魏廣微合謀借會推晉撫一事盡空朝署先生遂歸明年三朝要典成坐移宮一案削籍為民毀其東林書院丙寅又以東林邪黨逮先生及忠端公七人緹帥將至先生夜半書遺疏自沈止水三月十七也年六十有五疏云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結願來生崇禎初逆奄呈秀伏誅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賜祭葬蔭子謚忠憲其自序為學之次第云吾年二十有五聞令公李元沖名復與顧涇陽先生講學始志於學以為聖人所以為聖人者必有做處未知其方看大學或問見朱子說入道之要莫如敬故專用力於肅恭收斂持心方寸間但覺氣鬱身拘大不自在及放下又散漫如故無可奈何久之忽思程子謂心要在腔子裏不知腔子何所指果在方寸間否耶覓註釋不得忽於小學中見其解曰腔子猶言身子耳大喜以為心不專在方寸渾身是心也頓自輕鬆快活適江右羅止菴名懋忠來講李見羅修身為本之學正合於余所持循者益大喜不疑是時只作知本工夫使身心相得言動無謬己丑第後益覺此意津津憂中讀禮讀易壬辰謁選平生耻心最重嘗任自盟曰吾於道未有所見但依吾獨知而行是非好惡無所為而發者天啟之矣驗之頗近於此略見本心妄自擔負期於見義必為冬至朝天宮

習儀僧房靜坐自見本體忽思閑邪存誠句覺得當下無邪渾然是誠更不須覓誠一時快然如脫纏縛癸巳以言事謫官頗不為念歸尋世態便多動心甲午秋赴揭陽自省胸中理欲交戰殊不寧帖在武林與陸古樵名粹明吳子往名志遠談論數日一日古樵忽問曰本體何如余言下茫然雖答曰無聲無臭實出口耳非由真見將過江頭是夜明月如洗坐六和塔畔江山明媚知己勸酬為最適意時然余忽忽不樂如有所束勉自鼓興而神不偕來夜闌別去余便登舟猛省曰今日風景如彼而余之情景如此何也窮自根究乃知於道全未有見身心總無受用遂大發憤曰此行不徹此事此生真負此身矣明日於舟中厚設蓐席嚴立規程以半日靜坐半日讀書靜坐中不帖處只將程朱所示法門參求於凡誠敬主靜觀喜怒哀樂未發默坐

澄心體認天理等一一行之立坐食息念念不舍夜不解衣倦極而睡睡覺復坐於前諸法反覆更互心氣清澄時便有寨乎天地氣象第不能常在路二月幸無人事而山水清美主僕相依寂寂靜靜晚間命酒數行停舟青山徘徊碧澗時坐磐石溪聲鳥韻茂樹修篁種種悅心而心不著境過汀州陸行至一旅舍舍有小樓前對山後臨澗登樓甚樂偶見明道先生曰百官萬務兵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猛省曰原來如此實無一事也一念纏縛斬然遂絕忽如百斤擔子頓爾落地又如電光一閃透體通明遂與大化融合無際更無天人內外之隔至此見六合皆心腔子是其區宇方寸亦其本位神而明之總無方所可言也平日深鄙學者張皇說悟此時只看作平常自知從此方好下工夫耳乙未春自揭

陽歸取釋老二家參之釋典與聖人所爭毫髮其精微處吾儒具有之總不出無極二字弊病處先儒具言之總不出無理二字觀二氏而益知聖道之高若無聖人之道便無生民之類即二氏亦飲食衣被其中而不覺也戊戌作水居爲靜坐讀書計然自丙申後數年喪本生父母徙居婚嫁歲無寧息只於動中煉習但覺氣質難變甲辰顧涇陽先生始作東林精舍大得朋友講習之功徐而驗之終不可無端居靜定之力蓋各人病痛不同大聖賢必有大精神其主靜只在尋常日用中學者神短氣浮便須數十年靜力方得厚聚深培而最受病處在自無小學之教浸染世俗故俗根難拔必埋頭讀書使義理浹洽變易其俗腸俗骨澄神默坐使塵妄消散堅凝其正心正氣乃可耳余以最劣之質即有豁然之見而缺此一大段工夫其何濟焉

所幸呈露面目以來纔一提策便是原物丙午方實信孟子性善之旨此性無古無今無聖無凡天地人只是一個惟最上根潔淸無蔽便能信入其次全在學力稍隔一塵頓遙萬里孟子所以示瞑眩之藥也丁未方實信程子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之旨謂之性者色色天然非由人力鳶飛魚躍誰則使之勿忘勿助猶爲學者戒勉若眞機流行瀰漫布濩亘古亘今間不容息於何而忘於何而助所以必有事者如植穀然根苗花實雖其自然變化而栽培灌溉全在勉強學問苟漫說自然都無一事即不成變化亦無自然矣辛亥方實信大學知本之旨壬子方實信中庸之旨此道絕非名言可形程子名之曰天理陽明名之曰良知總不若中庸二字爲盡中者停停當當庸者平平常常有一毫走作便不停當有一毫造作便非平常本體如是

工夫如是天地聖人不能究竟況於吾人豈有涯際勤物敦倫謹言敏行兢兢業業斃而後已云爾此先生甲寅以前之功如此其後涵養愈粹工夫愈密到頭學力自云心如太虛本無生死劉先生謂先生心與道一盡其道而生盡其道而死是謂無生無死非佛氏所謂無生死也先生之學一本程朱故以格物爲要但程朱之格物以心主乎一身理散在萬物存心窮理相須並進先生謂纔知反求諸身是眞能格物者也頗與楊中立所說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爲相近是與程朱之旨異矣先生又曰人心明即是天理窮至無妄處方是理深有助乎陽明致良知之說而謂談良知者致知不在格物故虛靈之用多爲情識而非天則之自然去至善遠矣吾輩格物格至善也以善爲宗不以知爲宗也夫善豈有形象亦非有一善從而

知之知之推極處卽至善也致良知止是止至其善安得謂其相
違總之致知格物無先後之可言格物者申明致之一字格物
卽在致之中未有能致而不謂之格物者先生謂有不格物之
致知則其所致者何事故必以外窮事物之理爲格物則可言
陽明之致知不在於格物若如先生言人心明卽是天理則陽
明之致知卽是格物明矣先生之格物本無可議特欲自別於
陽明反覺多所扞格耳

語

有物必有則則者至善也窮至事物之理窮至於至善處也○
格物是隨事精察物格是一以貫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良
知也因其已知而益窮之至乎其極致良知也○纔知反求諸
身是眞能格物者也○格物愈博則歸本愈約明則誠也○窮
理者格物也知本者格物也窮理一本而萬殊知本萬殊而一
本○學者以知至爲悟不悟不足以爲學故格物爲要○無工
夫則爲私欲牽引於外有工夫則爲意念束縛於中故須物格
知至誠正乃可言也○朱子曰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格物以理
言也致知以心言也由此觀之可見物之格卽知之至而心與
理一矣今人說著物便以爲外物不知不窮其理物是外物物
窮其理理卽是心故魏莊渠曰物格則無物矣○學有無窮工
夫心之一字乃大總括心有無窮工夫敬之一字乃大總括○
心無一事之爲敬○無適自然有主不假安排○不知敬之卽
心而欲以敬存心不識心亦不識敬○無妄之謂誠無適之謂
敬有適皆妄也○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人心如何能無適
故須窮理識其本體所以明道曰學者須先識仁識得仁體以
誠敬存之而已故居敬窮理只是一事○朱子立主敬三法伊
川整齊嚴肅上蔡常惺惺和靖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言敬者總
不出此然常惺惺其心收斂一著意便不是蓋此心神明難犯
手勢惟整齊嚴肅有妙存焉未嘗不惺惺未嘗不收斂內外卓
然絕不犯手也○人心放他自由不得○心中無絲髮事此爲
正本○理不明故心不靜心不靜而別爲法以寄其心者皆害
心者也人心戰戰兢兢故坦坦蕩蕩何也以心中無事也試想

臨深淵履薄冰此時心中還著得一事否故如臨如履所以形容戰戰兢兢必有事焉之象實則形容坦坦蕩蕩浩然無事之象也○䢒知天自是形體隔不得覩天地則知身心天包地外而天之氣透於地中地之氣皆天之氣心天也身地也天依地地依天天地自相依倚心依身身依心身心自相依倚○心卽精神不外馳卽內凝有意凝之反梏之矣○朱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最爲親切蓋天地之心充塞於人身者爲惻隱之心人心充塞天地者卽天地之心人身一小腔子天地卽大腔子也○孟子心之官則思思則虛靈不昧之謂思是心之靈於心爲用者事之思又是思之用也○一念反求此反求之心卽道心也更求道心轉無交涉○須知動心最可恥心至貴也物至賤也奈何貴爲賤役○何以謂

心本仁仁者生生之謂天只是一個生故仁卽天也天在人身爲心故本心爲仁其不仁者心蔽於私非其本然也○人身內外皆天也一呼一吸與天相灌輸其死也特脫其闔闢之樞紐而已天未嘗動也○理靜者理明欲淨胸中廓然無事而靜也氣靜者定久氣澄心氣交合而靜也理明則氣自靜氣靜理亦明兩者交資互益以理氣本非二故默坐澄心體認天理爲延平門下至教也若徒以氣而已動卽失之何益哉○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謂默坐之時此心澄然無事乃所謂天理也要於此時默識此體云爾非默坐澄心又別有天理當體認也○朱子曰必因其已發而遂明之有察之法也吾則曰必因其未發而遂明之體認之法也其體明其用益明矣○龜山曰天理卽所謂命知命只事事循天理而已言命者惟此語最盡其實無一

事不要惹耳○窮理者天理也天然自有之理人之所以爲性天之所以爲命也在易則爲中正聖人卦卦拈出示人此處有毫釐之差便不是性學○人心明卽是天理○旣得後須放開蓋性體廣大有得者自能放開不然還只是守不是得蓋非有意放開也○道性善者以無聲無臭爲善之體陽明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一以善卽性也一以善爲意也故曰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佛氏亦曰不思善不思惡以善爲善事以惡爲惡事也以善爲意以善爲事者不可曰明善○龜山門下相傳靜坐中觀喜怒哀樂未發前作何氣象是靜中見性之法要之觀者卽是未發者也觀不是思思則發矣此爲初學者引而至之之善誘也○佛氏最忌分別是非如何紀綱得世界紀綱世界只是非兩字亘古亘今塞天塞地只是一生機流行所謂易也○大

易教人恐息造命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其所由來者漸也旣已來矣寧可逃乎辨之於蚤如地中無此種子秧從何來○繼之者善是萬物資始成之者性是各正性命元特爲善之長耳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復元繼之者皆此善也○利貞者性情也成道物方有道性故至利貞始言性情○伊川說游魂爲變曰旣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腐更無物也此殆不然只說得形質耳游魂如何滅得但其變化不可測識也聖人卽天地也不可以存亡言自古忠臣義士何曾亡滅避佛氏之說而謂賢愚善惡同歸於盡非所以教也況幽明之事昭昭於耳目者終不可掩乎張子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天地間感應二者循環無端所云定數莫逃者皆應也君子盡道其間者皆感也應是受命之事感是造命之事聖人所天未命皆造

命也我由命造命由我造但知委順而不知順道非知命者也○人想到死去一物無有萬念自然撇脫然不知悟到性上一物無有萬念自無繫累也○一日克己復禮無我也佛氏曰懸崖撒手近儒亦曰操皆似之而實非何者以非聖人所謂復禮也或曰眞爲性命人夜惡名埋沒一世更無出頭亦無分毫掛帶此是欲率天下入於無忌憚其流之弊弑父與君無所不至○政事本於人才舍人才而言政者必無政財用本於政事舍政事而言財者必無財○有問錢緒山曰陽明先生擇才始終得其用何術而能然緒山曰吾師用人不專取其才而先信其心其心可托其才自爲我用世人喜用人之才而不察其心其才止足以自利其身已矣故無成功愚謂此言是用才之訣也然人之心地不明如何察得人心術○人不患無才識進則才

進不患無位見大則量大皆得之於學也

劄記

心無出入所持者志也○道無聲臭體道者言行而已○人心纔覺便在腔子裡不可著意○有情便有樂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乎曰無憤無樂足是悠然○天然一念現前能爲萬變主宰此先立乎其大者○當下即是此默識要法也然安知其當下果何如朱子曰提醒處即是天理更別無天理此方是眞當下○易之本體只是一生字工夫只是一懼字○窮至無妄處方是理

說類

靜坐之法喚醒此心卓然常明志無所適而已志無所適精神自然凝復不待安排勿著方所勿思效驗初入靜者不知攝持之法惟體貼聖賢切要之言自有入處靜至三日必臻妙境○靜坐之法不用一毫安排只平平常常默然靜去此平常二字不可容易看過即性體也以其清淨不容一物故謂之平常畫前之易如此人生而靜以上如此喜怒哀樂未發如此乃天理之自然須在人各各自體貼出方是自得靜中妄念強除不得眞體既顯妄念自息昏氣亦強除不得妄念既淨昏氣自清只體認本性原來本色還他湛然而已大抵著一毫意不得著一毫見不得纔添一念便失本色由靜而動亦只平平常常湛然動去靜時與動時一色動時與靜時一色所以一色者只是一個平常也故曰無動無靜學者不過借靜坐中認此無動無靜之體云爾靜中得力方是動中眞得力動中得力方是靜中眞得力所謂敬者此也所謂仁者此也所謂誠者此也是復性之

道也（靜坐說）○前靜坐說觀之猶未備也夫靜坐之法入門者藉以涵養初學者藉以入門彼夫初入之心妄念膠結何從而見平常之體乎平常則散漫去矣故必收斂身心以主於一一即平常之體也主則有意存焉此意亦非著意蓋心中無事之謂一著意則非一也不著意而謂之意者但從衣冠瞻視間整齊嚴肅則心自一漸久漸熟平常矣故主一者學之成始成終者也（靜坐說後）○凡人之所謂心者念耳人心日夜繫縛在念上故本體不現一切放下令心與念離便可見性放之念亦念也如何得心與念離放退雜念只是一念所謂主一也習之久自當一旦豁然（示學者）○古人何故最重名節只爲自家本色原來冰清玉潔著不得些子汙穢纔些子汙穢自家便不安此不安之心正是原來本色所謂道也（同上）○爲善必須明善善者性也性者

人生而靜是也人生而靜時胸中何嘗有一物來其營營擾擾者皆有知識以後日添出來非其本然也即是添來今宜減去減之又減以至於減無可減方始是性方始是善何者人心湛然無一物時乃是仁義禮智也爲善者乃是仁義禮智之事也爲善說〇今人所謂天以爲蒼蒼在上者云耳不知九天而上九地而下自吾之皮毛骨髓以及六合內外皆天也然則吾動一善念而天必知之動一不善念而天必知之而天又非屑屑焉知其善而報之善知其不善而報之不善也凡感應者如形影然一善感而善應隨之一不善感而不善應隨之自感自應也夫曰自感自應何以爲之天何以爲天必知之也曰自感自應所以爲天也所以爲其物不貳也若曰有感之者又有應之者是二之矣惟不二所以不爽也知天說〇昔朱子初年以人自有生即有知識念念遷革初無頃刻停息所謂未發者乃寂然之本體一日之間即萬起萬滅未嘗不寂然也蓋以性爲未發心爲已發未發者即在常發中更無未發時也後乃知人心有寂有感不可偏以已發爲心中者心之所以爲體寂然不動者也性也和者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情也故章句云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二語指出性情如指掌矣王文成復以性體萬古常發萬古常不發以鐘爲喻謂未扣時原是驚天動地已扣時原自寂天寞地此與朱子初年之說相似而實不同蓋朱子初年以人之情識逐念流轉而無未發之時文成則以心之生機流行不息而無未發之時文成之說微矣而非中庸之旨也中庸所謂未發指喜怒哀樂言夫人豈有終日喜怒哀樂者蓋未發之時爲多而喜怒哀樂可言未發不可言不發文成所謂發而不發者以中而言中者天命之性天命不已豈有未發之時蓋指古流行而太極本然之妙萬古常寂也可言不發不可言未發中庸正指喜怒哀樂未發時爲天命本體而天命本體則常發而不發者也情之發性之用也不可見性之體故見之於未發未發一語實聖門指示見性之訣靜坐觀未發氣象又程門指示初學者攝情歸性之訣而以爲無未發時者失其義矣未發說〇聖人之學所以異於釋氏者只一性字聖人言性所以異於釋氏言性者只一理字理者天理也天理者天然自有之條理也故曰天敘天秩天命天討此處差不得鐵改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明道見得天理精故曰傳燈錄千七百人若有一人悟道者臨死須尋一尺布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服而終此與曾子易簀意同此理在拈花一脈之上非窮理到至極處不易言也心性說〇老氏氣也佛氏心也聖人之學乃所謂性學老氏之所謂心所謂性則氣而已佛氏之所謂性則心而已非氣心性有二其習異也性者天理也外此以爲氣故氣爲老氏之氣外此以爲心故心爲佛氏之心聖人氣則養其道義之氣心則存其仁義之心氣亦性心亦性也或者以二氏言虛無謂聖虛無非也虛之爲實有之與無同義而異名至虛乃至實至無乃至有二氏之異非異於此也性形而上者也心與氣形而下者也老氏之氣極於不可名不可道佛氏之心極於不可思不可議皆形而上者也二氏之異又非異於道器也其端緒之與天理而已氣心性說〇伊川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此二語關涉不小了此即聖人艮止心法胡廬山以爲心即理也舍心而求諸物遺內而徇外舍本而逐末也嗚呼天下豈有心外

明儒學案卷五十八

之物哉當其寂也心爲在物之理義之藏於無朕也當其感也
心爲處物之義理之呈於各當也心爲在物之理故萬象森羅
心皆與物爲體心爲處物之義故一靈變化物皆與心爲用體
用一源不可得而二也物顯乎心心妙乎物妙物之心無物於
心無物於心而後能物物故君子不從心以爲理但循物而爲
義不從心爲理者公也循物爲義者順也故曰廓然大公物來
順應故曰聖人之喜怒在物不在己八元當舉當舉之理在八
元當舉而舉之義也四凶當罪當罪之理在四凶當罪而罪之
義也此之謂因物付物此之謂艮背行庭內外兩忘澄然無事
也彼徒知昭昭靈靈者爲心而外天下之物是心爲無矩之心
以應天下之物師心自用而已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理義說○
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天地閒性有萬殊者形而已矣以

人物言之人形直而靈獸形橫而蠢以人言之形淸而慧形濁
而蠢故史傳所載商臣伯石之類皆形也形異而氣亦異氣異
而性亦異非性異也非虛非靈性非者也夫子曰性相近也習
柔木炭之時未始不可爲善故曰相近然而質美者習於善易
習於惡難質惡者習於惡易習於善難上智下愚則氣質美惡
之極有必不肯習於善必不肯習於惡也故有形以後皆氣質
之性也天地之性非學不復故曰學以變化氣質爲主或疑天
地之性氣質之性不可分性爲二者非也論性於成形之後猶
論水於淨垢器中道其性字只是此性道其水字只是此水豈
有二耶或又疑性曰性氣質曰氣質不可混而一之者亦非也
天地之道爲物不貳故性卽是氣氣卽成質惡人之性如垢器
盛水淸者已垢垢者亦水也明乎氣質之性而後知天下有自

功不善者氣質而非性也故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氣質
說○凡了悟者皆乾也修持者皆坤也人從迷中忽覺其非此
屬乾知一覺之後奮迅而行此屬坤能皆乾坤之倪而非其體
乍悟復迷乍作復止未足據也必至用力之久一旦豁然如大
畜之上九畜極而通曰何天之衢乃如是乎心境都忘宇宙始
闢方是乾知知之既眞故守之必力細行克矜小物克謹視聽
言動防如關津鎭如山岳方是坤能譬之於穀乾者陽發生耳
根苗花實皆坤也蓋乾知其始坤成其終無坤不成物也故學
者了悟在片時修持在畢世若曰悟矣一切冒嫌疑毀藩籬曰
吾道甚大奈何爲此拘拘者則有生無成苗不秀秀不實惜哉
乾坤說○眞放下乃眞操存眞操存乃眞放下心存誠敬至於死
生不動更有何物不放下耶若謂心有誠敬胸中有誠敬則奉

拳服膺胸中有一善乎本體本無可拈聖人姑拈一善字工夫
鮮有多方聖人爲拈一敬字善敬說

辨

大學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陽明曰所謂致知格物者致
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
則事物各得其理矣事物各得其理格物也是格物在致知知
而後格物也又曰物事也格正也但意念所在卽要去其不正
以全其正又曰格物者格其心之不正以歸於正是格物在正
心誠意意誠心正而後格物也辨陽明○凡人之學謂之曰務外
遺內謂之曰玩物喪志者以其不反而求諸理也求諸理又豈
有內外之可言哉在心之理在物之理一也天下無性外之物
無心外之理猶之器受日光在彼在此日則一也不能析之而

為一豈待合之而始一也。(同上)

論學書

平昔自認以此心惺然常明者為道心，惟知學者有之，眾從之氓無有也。即其平旦幾希，因物感觸，倏明倏晦，如金在鑛，但可謂之鑛，不可謂之金，如水凝冰，但可謂之冰，不可謂之水。而先生乃曰僮僕之服役中節者皆道心也。初甚疑之，已而體認，忽覺平日所謂惺然常明之心，乃是把捉之意，而蚩蚩之民，有如鳶飛魚躍，出於任天之便者，反有合於不識不知之帝則，特彼日用不知耳。然則無覺非也，有意亦非也，必以良心之自然者為眞，術步安排，即非本色矣。(與許敬菴)○佛氏所謂善念，中吾事也，與聖人言善絕不相干。韓子曰：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固宜。如佛氏所謂善，其無之也亦宜。(答蔡漢陽)○格物之功非

一，其要歸於知本，知修身為本，而本之天下無餘事矣。蓋格來格去，知得世間總無身外之理，總無修外之工，正其本，萬事理，更不向外著一念，如此自然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豈不是止至善也。程朱錯認此謂知本是闕文，而謂格致別有傳，遂令修身為本二節無歸著。後世知得此謂知本是衍文，而謂格物只格本末，又令格物致知之工無下手。假令一無知識之人，不使讀書講論，如朱子四格法，而第令格本末，其有入乎？(同上)○諸老之中，塘南可謂洞澈心境者矣，然以愚見窺之，尚有未究竟在。何則？聖人之學，上下一貫，故其表裏精粗無不兼到，聚要而言，循理而已。循理便無事，即無思無為之謂也。今從曰無思無為得手者，自不至遺棄事物，然已啓遺棄事物之弊矣。如曰止於至善，有何名相倚著之可言，至矣極矣。今必曰無善無惡，又須下轉語曰無善無惡，乃所以為至善也。明者自可會通，然而以之明心性者十之一，以之滅行檢者十之九矣。無思無為者，即無善無惡之謂也。未離知解，則未離門戶，未離門戶，則未離倚著，倚著易知，而無倚著之倚著難知也。故曰尚有未究竟在。聖人之道，至易至簡，無可名言，故曰予欲無言。惟其無可言，故其可言者人倫日用之常而已。所以愈淺而愈深，愈卑而愈高，愈顯而愈微。然而如之何而可使人見本體也？曰此在人之信，而非可以無思無為、無善無惡轉令人走向別處去也。如易曰乾元亨利貞，如言人仁義禮智之謂也，停停當當，本體如是而已，信得及者則無事，日用常行人倫事物，無令少有汙壞而已。此所以為至易至簡也。(同上)○善即生生之易也，有善而後有性，學者不明善，故不知性也。夫善洋洋乎盈眸而是矣，不

明此則耳目心志一無著落處，其所學者偽而已矣。然其機竅在於心，人心反復，入身來，敢能向上尋去，下學而上達也。(答馮少墟)○方寸即宇宙也，世人漫視為方寸耳，顧非窮究到名言不立之地，為名言而已，非存養於思慮未發之先，為思慮而已。名言思慮，為憧憧之方寸而已。(答劉念臺)○理者，心也，窮之者亦心也。但未窮之心不可為理，未窮之理不可為心。此處非窮參妙悟不可悟，則物物有天然之則，日用之間，物還其則而已，無與焉。如是而已。(同上)○心一也，黏於軀殼者為人心，即為識，發於義理者為道心，即為覺，非果有兩心。然一轉則天地懸隔，謂之覺矣，猶以為形而下者，乘於氣機也。視聽持行皆物也，其則乃性也。佛氏以擎拳豎拂、運水搬柴總是神通妙用，蓋以縱橫豎直無非是性，而毫釐之差，則於則上辨之。凡事稍不合則必有不安，此

見天然自有之中毫髮差池不得若觀佛氏於彝倫之際多所未安彼却不顧也（同上）○敬者絕無之盡也有毫釐絲忽在便不是有敬字在亦不是（同上）○存養此心純熟至精微純一之地則卽心卽性不必言合如其未也則如朱子曰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〻嫌於分剖也（與錢啓新）○貨色二字落脚便成禽獸（與馮先生）○自昔聖賢兢兢業業不敢縱口說一句大膽話今却不然天下人不敢說底話但是學問中人說以心性之虛見爲名教罪人者多矣（與管東溟）○某洗心待盡但見本性本無常變變動他不得一切變幻皆銷歸於此（歲暮遣懷）○嘗妄意以爲今日之學寧守先儒之說拘拘爲尋行數墨而不敢談元說妙自陷於不知之妄作寧稟前哲之矩矱硜硜爲鄉黨自好而不敢談圓說通自陷於無忌憚之中庸積之之久倘習心變革德性堅凝自當恍然知大道之果不離日用常行而步步踏實地與對塔說相輪者遠矣（答管登山）○學必須悟悟後方知痛癢耳知痛癢後直事事放過不得（與羅匡湖）○戒懼愼獨不過一靈炯然不昧知是必行知非必去而已所以然者何也此件物事不着一毛惟是知是必行知非必去斬斬截截潔潔淨淨積習久之至於動念必正方是此件不然只是見得他光景不爲我有試體行不慊心時還是此件否耶（答耿庭懷）○不患本體不明只患工夫不密不患理一處不合惟患分殊處有差必做處十分徹還得處方能十分通透（[illegible]）○知危者便是道心（同上）○人心一片太虛是廣運處此體一顯卽顯無漸次可待徹此則爲明心一點至善是眞宰處此體愈窮愈微有層級可言徹此方爲知性或曰至善是現成天則有何層級曰所謂層級就人見處言

身到此處見到此處進一層又一層見到天然停停當當處方是天則此卽窮理之謂也或曰虛到極處便見至善豈虛是虛善是善曰只看人入處何如從窮理入者卽虛是理虛是知覺便是仁義禮智不從窮理入者卽氣是虛仁義禮智只是虛靈知覺緣心性非一非二只在毫忽眇忽間故也（同上）○某與李先生見羅稍異者以格物致知而知本以知本爲物格知至耳至於主意則在知止工夫則在知本一也吾人日用何嘗頃刻離格物卽擧目便是開口便是動念便是善格物者時時知本善知本者時時格物格透一分則本地透一分止地透一分耳（與李見羅）○復元聖質也見在已是康齋等輩矣說者謂康齋不及白沙透悟蓋白沙於性地上窮研極究以臻一旦豁然康齋只是行竝潔修心境靜樂如享現成家當者然其日漸月摩私欲淨盡原與豁然者一般卽薛敬軒亦不見作此樣工夫至其易簀之詩此心惟覺性天通原是此樣境界不可謂其不悟復元再肯進此一步大儒矣但恐其質妙行敦身心已定畢得去日用已洒落得去不信有此一步只有一試法須自知之有妄想否有倚靠否若有妄想卽緣亦須假物如讀書亦假借也若有倚靠卽敬亦是倚靠如以敬直內便不是直也（論辛復元、辛全字復元家貧十七八讀知讀書卽有志聖學十不娶友人勸之始有室不起心議富貴覺之樂於學宗東時以尊學入門者有學大業發心談參其人附中愼費於內見劍先生曰學復元爲而爲者也焉君敷扁而爲者也君漢衢州人林增志謂之）聖學全不靠靜但各人稟賦不同若精神短弱決要靜中培擁豐碩收拾來便是良知散漫去都成妄想（答吳安節）○人生處順境好過却險處逆境難過却穩世味一些靠不著方見道味親切道味有些靠不著只是世味摻和兩者推敲儘有進步若順境中一切

混過矣上同○接教言連日精神不暢此不可放過凡天理自然
通暢和樂不通暢處皆私欲也當時刻喚醒不令放倒與吳子敦○
心體無有形體無有邊際無有內外無有出入停停當當直下
直上不容絲毫人力但昏昧時略綽喚醒一醒即是本體昭然
現前更不待認而後合待認而合則與道為二反成急迫躁擾
矣靜中不可空持硬守必須涵泳聖賢之言使義理津津悅心
方得天機流宕○此道既徹充塞形色即是天性但隨有所在
一切整齊嚴肅許大乾坤樞紐在此總無餘事矣與同上○居平
日取聖賢書循循而讀之內體諸身而合外應之事而驗自不
覺其篤信而深好之故自學庸語孟周程張朱諸書而外不敢
之有所讀確守師說亦不敢自立所見出而應世一秉其所信
亦不敢有所委曲求濟於其間答史王虔○為己之根本深怒於毀

者必喜於譽卻是平日所為好事不過欲人道得一個好於自
己的性分都無干涉同上○躬行君子聖人所謂未得者要形色
純是天性聲為律身為度做到聖人亦無盡處所以為未得故
不悟之修止是粧飾不修之悟止是見解二者皆聖人所謂文
而已豈躬行之謂哉答黃樂民○某自甲午年赴謫所從萬山中躲
石露出本來面目修持十五年纔覺一毛尚在去年一化方
知木窮山盡處耳雖然聖解一破立盡凡情萬劫難銷古德牧
之為牛某則奉之為君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答蕭副使○廊
廟山林俱各有事在山林者一念不容即非真體有民社者一
念不實亦非真容同上○人生只有一個念頭最可畏全憑依他
不得精察天理令這念頭只在兢業中行久之純熟此個念頭
即是天理孔聖七十方到此地位吾輩何敢說大話也與何[illegible]

足下新硎獨深而好觀程子遺書先入之言主張於內為力甚
難偏於高明未介願姑含之為勿援釋合儒為孔門大罪案今
之陽崇儒而陰從釋借儒名以文釋行者大熾足下才高力強
尤大可慮與其似是亂真則不若靜守禪宗答劉孟川○李先生獨
揭止修之旨自頂至踵皆為實地頭無動無靜皆為實工夫其
意微矣其功大矣善學者得之則凡聖賢之言皆見下落如五
味之相濟而不相為病不善學者率一廢百亦有不覺其相為
抵牾者何也聖人之言寬而不迫雖至於千變萬化而道則一
也李先生提綱挈領之教說近於執執則迫矣故某以為既得
其大本則宜益涵味聖賢之言而寬以居之斯為不失李先生
之意也與羅止菴○談良知者致知不在格物故虛靈之用多為情
識而非天則之自然去知善遠矣吾輩格物格至善也以善為

宗不以知為宗也故致知在格物一語而儒禪判矣答汪儀賓○陽
明先生於朱子格物若未嘗涉其藩者其致良知乃明明德也
然而不本於格物遂認明德為無善無惡故明德一也由格物
而入者其學實其明也即心即性不由格物而入者其學虛其
明也是心非性心性豈有二哉則所從入者有毫釐之辨也李方
科菴○體即是用用即是體雖不容分然用寂是體體發是用亦
不容混一觀而用寂矣所謂觀未發者如是若徒觀其氣象何
曾干聖人能知用寂之體只於此立本乃真復也與吳觀華○寂即
是易發即是交同上○此事凝之甚難散之甚易道豈有聚散乎
正欲凝此無聚散者故本體本無散工夫只是凝與哥季純○學問
只是一絲不掛其體方真體既真用自裕到真用工夫時即工
夫一切放下方是工夫同上○身心之事當汲汲求之不可丟在

無事甲中一切求閒好靜總是無事生事（與丁靜）○學問在知性而已知性者明善也孟子道性善而言必稱堯舜者何也性無象善無象稱堯舜者象性善也若曰如是如是言上會者淺象上會者淺此象在心得其正時識取心得其正心中無事時也（與陳似水）○於穆之真絕無聲無臭安得有富貴貧賤[redacted]患難是刀鋸鼎鑊之所不能及安得有死生但在日用煉習純是此件即真無死生耳（與真其蘇）○都下近傳姑蘇詞林作六君子吊忠文想如丈教正實其說矣此何異公子無忌約賓客入秦軍予杜門謝客正是此時道理彼欲殺時豈杜門所能逃然即死是遵道而死非立巖墻而死也大抵現前道理極平常不可著一分怕死意思以害世教不可著一分不怕死意思以害世事想丈於極痛憤時未之思也（與劉念臺）

雜著

默而識之曰悟循而體之曰修修之則彝倫日用也性之則神化性命也聖人所以下學而上達與天地同流如此而已矣今之為悟者或攝心而作見心境之閒明或專氣而作得氣機之宣暢以是為悟遂欲舉吾聖人明善誠身之教一掃而無之決堤防以自恣滅是非而安心謂可以了生死為呼其不至於率禽獸食人而人相食不止矣（近思錄序）○聖人言道未嘗離言無也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無聲無臭者不可言言人倫庶物而已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故典曰天序禮曰天秩命曰天命討曰天討是之謂天則聖人之學物還其則而我無與焉變在人實無一事無之極也是故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彼外善以為性故物曰外物窮事物之理曰徇外誼欲一掃而無之不知心有未盡不可得而無也理有未窮心不可得而盡也今以私欲未淨之心遽遺之使無其勢必有所不能則不得不別為攝心之法外人倫庶物而用其心至於倫物之間知之不明處之不當居之不安將紛擾益甚而欲其無也愈不可得矣是故以理為主順而因之而不有者吾之所謂無也以理為障逆而掃之而不有者彼之所謂無也（許敬菴語）（姜序）○陽明先生所謂善非性善之善也何也彼所謂有善有惡者意之動則是以善屬之意也其所謂善第曰善念云爾所謂無善第曰無念云爾吾以善為性彼以善為念也吾以善自人生而靜以上彼以善自吾性感動而後也故曰非吾所謂性善之善也吾所謂善元也萬物之所資始而資生也烏得而無之故無善之說不足以亂性而足以亂教善一而已矣一之而一

凡為之而為行萬物不二者也天下無無念之心患其不一於善耳一於善即性也今不念於善而念於無無亦念也若曰患其著焉著於善著於無一著也著善則拘著無則蕩拘與蕩之患倍蓰無算故聖人之教必使人格物物格而善明則有善而無著今懼其著至夷善於惡而無之人遂將視善如惡而去之大亂之道也故曰是以亂教古之聖賢曰止善曰明善曰擇善曰積善蓋懇懇為今以無之一字掃而空之非不教為善也既無之矣又使為之是無食而使食也（方本菴性善繹序）○至日閉關闢心關也其紛念為商旅其真宰為后商旅不行則內固后而省方則外馳闔乾坤之門而為關斯為闢乾坤之戶而為盛德大業三百八十四畫一畫統之（贈朱吟序）○諸賢之登斯堂也有不雝雝肅肅者乎此雝雝肅肅之時有喜乎有怒乎有哀樂乎抑有

思慮乎無有也所謂未發也善之體也一反觀而明矣此反觀者何物也心也明德也性寂而靜心能觀之情發而動心能卽之此心之所以統乎性情而明德之所以體用乎至善也格致之法也（桐川會籍冊序）○姚江之弊始也掃聞見以明心耳究而任心而廢學於是乎詩書禮樂輕而士鮮實悟始也掃善惡以空念耳究且任空而廢行於是乎名節忠義輕而士鮮實修（崇文會語序）○論語二十篇不言心第兩言之曰其心三月不違仁曰從心所欲不踰矩是則固有違仁踰矩之心矣自致良知之宗揭學者遂認知爲性一切隨知流轉張皇恍惚其以恣情任欲亦附於作用變化之妙而迷復久矣（尊聞錄序）○耳目手足者形也視聽持行者色也聰明恭重者性也本來如是復還其如是之謂工夫也修而不悟者徇末而迷本悟而不徹者認物以爲則不知

欲修者正須求之本體欲悟者正須求之工夫無本體無工夫無工夫無本體也（爲少墟集序）○感應所以爲鬼神非有鬼神以司感應聖人以天理如是一循其自然之理所以爲義佛氏以因果如是懾人以果報之說所以爲利（感應篇序）○今人欲欽目明耳聰手恭足重心空空而無適於斯時也徹內外非天乎天非性乎性非善乎以其爲人之本色無纖毫欠缺無纖毫汙染而謂之善也循是而動不違其則之謂道故學莫難於見其本色見本色斯見性矣程子以學者須先識仁而謂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夫學豈可廢防檢窮索欲人識防檢窮索之非本色辨其非本色者卽知其本色知其本色則防檢窮索皆本色也（書與字纂序）○學欲其得之心而已無所得諸其心則物也者物也有所得諸其心則物也者知也物自爲物故物不關於性物融爲知

則性不累於物如此而已矣（敦訓韻律序）○古之至人以變易成其不易以不易貞其變易夫人自少壯而老身體髮膚日遷日謝變易矣而心不易也夫人之心思營爲萬起萬滅變易矣而性不易也吾萬起萬滅者注之於是而不二焉是爲以變易成其不易久之而熟道義成性向之萬起萬滅者轉而爲萬變萬化之妙是爲以不易貞其變易夫人之夢也其遊魂能視能聽能言能動無質無體與有質有體者不異然遊魂爲變變而不可知者以其昧而不靈至成性而遊魂始靈故大人通晝夜而知守其不易也（王德峯壽序）○人之卒然而動皆欲也惕然而慮皆理也欲動而慮止則得失之分而安危存亡治亂之幾也（慮得集序）○太極者理之極至處也其在人心湛然無欲卽其體也先儒云心卽太極此語須善會無欲之心乃眞心眞心斯太極矣若但

見其無形無方無際而已是見也有所見便是妄（書僧易箴）○凡人而可至於聖人者只在愼獨獨者本然之天明也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也是卽知其爲是非卽知其爲非非由思而得非由慮而知卽此是天卽此是地卽此是鬼神無我無人無今無古總是這個知得這個可畏卽便是敬不欺瞞這個卽便是誠一一依這本色卽便是明（書易）○覺者心也敬者身也今人四體不攣見君子而後肅焉端焉所以不安者非由見君子而然其性然也見君子而性斯頹耳故心覺而身敬者坤承乾也乾坤合德則形性渾融久而熟凡而聖矣（同上）○陸古樵曰只要立大本一日有一日之力一月有一月之力務要靜有定力令我制事毋使事制我（此下皆二時記○坐排明戳古樵東新會人從湖陽游自靈學以主靜爲宗）○余嚮喜其言問其詞予欲曰靜後學負氣從丹田隱隱而生予又懼其譏

認主靜之旨也○明月臨江不能飲酒亦覺幽鬱內攻不暢諸外蓬廬隱坐深自克責知前功之不切手勢一轉○李見羅書云果明宗果知本眞有心意知物各止其所而格致誠正總付之無所事事的光景矣又曰格致誠正不過就其中缺漏處照管提撕使之常止常止則身常修心常正意常誠知常致而物自格矣余則以大學格致即中庸明善所以使學者辨志定業絕利一源分剖爲己爲人之介精研義利是非之極透頂徹底窮欠擣巢要使此心光明洞達直截痛快無毫髮含糊疑似於隱微之地以爲自欺之主夫然後爲善而更無不爲之意拒之於前不爲惡而更無欲爲之意引之於後意誠心正身修善之所以純粹而精止之所以敦厚而固也不然非不欲止欲修而氣稟物欲拘蔽萬端恐有不能實用其力者矣且修身爲本聖訓昭然千古誰不知之只緣知誘物化不能反躬非欲能累人知之不至也何以曰晝必無穿窬之念夜必無穿窬之夢知之切至也故學者辨義利是非之極必皆如無穿窬之心斯爲知至此工夫喫緊沈著豈可平鋪放在說得都無氣力且條目次第雖非今日致明日誠然著個先後字亦行意卷不宜如此儱侗此不過先儒舊說見羅則自謂孔曾的傳恐決不入也○今觀文成之學蓋有所從得其初從鐵柱宮道士得養生之說又聞地藏洞異人言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兩個好秀才及婁一齋與言格物之學求之不得其說乃因一草一木之說格及官舍之竹而致病旋即棄去則其格致之旨未嘗求之而於先儒之言亦未嘗得其言之意也後歸陽明洞習靜導引自謂有前知之異其心已靜而明及謫龍場萬里孤遊深山夷境靜專澹

默功倍尋常故胸中益洒洒而一旦恍然有悟是其舊學之益精非於致知之有悟也特以文成不甘自處於二氏必欲篡位於儒宗故據其所得拍合致知又粧上格物極費工力所以左籠右罩顚倒重複定眼一覷破綻百出也後人不得文成之金鍼而欲強繡其鴛鴦其亦誤矣○蕭自麓臨別謂曰公當涵養數年不可發露先輩皆背地用一陣堅苦工夫故得成就耳余深然之○或曰至善自性體宋儒如何認作極功余曰公自認作極功朱子未嘗如此說門人問曰至善是各造其極然後爲至否朱子曰至善是自然的道理如此說不得又曰至善是此子恰好處天理人心之極致也公且看人心若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何等境界還算不得性體否曰一草一木皆要格如何余曰公看上下文否聖賢之言隨人抑揚人欲專求性情故推而廣之曰性情固切草木皆有理不可不察人欲泛觀物理則又曰致知當知至善所在若徒欲泛觀物理恐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 進一退道理森然何嘗教人去格草木曰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如何曰自是問者疑一物格則萬物皆通故云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明日又格積習多然後有貫通處耳此於道理何疑豈曾限定公一日只格得一物耶○許敬菴先生之學以無欲爲主自是迴別世儒不必以大學論離合也當時濂溪無欲之學大學未經表章及覺潔淨今日人人自爲大學執此病彼氣象局促耳

講義

自有知識以來起心動念俱是人欲聖人之學全用逆法只從矩不從心所欲也立者立於此不惑者不惑於此步步順矩故

步步逆欲到五十而知天命方是順境故六十而耳順矣七十而心順矣(不踰矩章)○人生有身必有所處不處約便處樂不仁之人約也處不得樂也處不得此身無一處可著落也約者收斂之義樂者發舒之義不仁者愈約愈局更無過活處愈樂愈放更無收煞處(約樂章)○所謂一不是只說一箇心是說道箇心到至一處譬之於金當其在鑛時只可謂之鑛不可謂之金故未一之心只可謂之心惟精之心方可謂之一(一貫章)○人果能見得天理精明方見得人欲細微一動於欲便礙於理如兩造然逐內自訟一訟則天理常伸人欲常屈而過不形於外矣故曰見性斯能見過見過斯能復性(見過章)○忠信是天生人的原來本色聖賢好學不過是還他本色若不學便逐日渙散非是把忠信做箇基本忠信之外又有甚學問也(十室之邑章)○人生何處

有一毫不停當何處有一毫不閒滿自家做得不停當覺得不圓滿皆是有生以後添出來勾當添出來念頭原初本色何曾有此但一直照他本色終日欽欽不迷失了故物便到聖人地位也只如此(人之生也直章)○中即吾之身心是也庸即吾之日用是也身心何以為中只潔潔淨淨廓然大公便是身心不是中能廓然無物即身心是中也日用何以謂之庸只平平常常物來順應便是日用不是庸能順事無情即日用是庸也到這裡一絲不掛是個極至處上面更無去處也(中庸其至乎章)○仁是生生之理充塞天地人身通體都是何曾有去來有內外自人生而靜以後誘物為欲遂認欲為心迷不知反耳若一念反求此反求者即仁也別尋個仁即誤矣曰如此不幾認心為性乎何以言心不違仁曰心性不是兩個程子謂人心反復入身來自能尋

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心是形而下者仁是形而上者達則即心即仁不違則心只是心看人自得何如(不違仁章)○孔門心法極難看不是懸空守這一個心只隨時隨處隨事隨物各當其則蓋心不是別物就是大化流行與萬物為體的若事物上差失就是這個心差失學者不知本領只去事物上求卻離了本知是本領要守住這個心又礙了物皆謂之不仁(學如不及章)○生生之謂易無刻不生則無刻不易無刻不易則無刻不逝但不可得而見可見者無如川流此是人的性體自有生以來此個真體纔做憧憧妄念一般流行運用不舍晝夜遂流迷不反學者但猛自反觀此憧憧者在何處了不可得妄不可得即是真也緣真變妄故轉妄即真如掌反覆朱子欲學者時時省察不使毫無間斷不是教人將省察念頭接續不間斷此真體原自不舍

晝夜人間斷他不得但有轉變耳時時省察不令轉變久之而純乃為成德也(川上章)○今人錯認敬字詞纔說敬便着在敬上了此正不是敬凡人心下膠膠擾擾只緣不敬若敬便豁然無事了豈有敬而著個敬在胸中為障礙之理(修己以敬章)○除卻聖人全知一徹俱徹以下便分兩路一者在人倫庶物實知實踐去一者在靈明知覺默識默成去此兩者之分孟子於夫子微見朕兆陸子於朱子遂成異同本朝文清文成便是兩樣宇內之學百年前是前一路百年來是後一路兩者遞傳之後各有所弊(知及之章)○人只有這一點明察是異於禽獸處明察者何也乃知覺運動中之天則仁義禮智中之靈竅然這個明察人人具足知誘物化以後都變作私智小慧在世情俗見中全不向人倫庶物上來所以不著不察然一轉頭私智小慧又都作真

明真察這一轉亦惟人能之禽獸不能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章○孟子拈出情字才字證性之善然人之為不善其竟從何而來為即才也非才之罪是誰之罪歟曰不思之罪也思非今人泛然思慮之思是反觀也吾輩試自反觀此中空空洞洞不見一物即性體也告子便認作無善無不善不知此乃仁義禮智也何者當無感時故見其無及感物而動便有惻隱四者出來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隨順他天然本色應付而去是可以為善者乃才也若不思則人是蠢然一物信着耳目口鼻四肢逐物而去仁義禮智之才皆為耳目口鼻四肢之用才非我之才矣然則為不善豈才之罪乃若其情章○心之所同然不是輕易說得的只看口之於味必須易牙之味天下方同耳之於聲必須師曠之音天下方同目之於色必須子都之姣天下方同不然畢竟有然有不然者說不得同嗜同聽同美也心之理義何以見得天下同然須是悅心者方是即如今人說一句話處一件事到十分妥當的方人人同然稍有不到便不盡同然以理必曰窮理義必曰精義不到至處與不得理義不足以悅心不足以同於天下富歲章○天地間渾然一氣而已張子所謂虛空即氣是也此是至虛至靈有條有理的以其至虛至靈在人即為心以其有條有理在人即為性澄之則清便為理濁之則濁便為欲理是存主於中欲是梏亡於外如何能澄之使清一是天道自然之養夜氣是也一是人道當然之養操存是也牛山之木章○氣之精靈為心心之充塞為氣非有二也心正則氣清氣清則心正亦非有二也養氣工夫在持志持其志便不梏於物是終日常息也息者止息也為念營營一齊止息胸中不著絲毫

是之謂息今人以呼吸為息謬矣上同○放如流放竄殛之放必有個安置所在或在聲色或在名利才知得放便在這裡放心章

會語

凡事行不去時節自然有疑有疑要思其所以行不去者即是格物○人要於身心不自在處究竟一個着落所謂困心衡慮也若於此蹉過便是困而不學○聖學正脈只以窮理為先不窮理便有破綻譬如一張棹子須要四隅皆見不然一隅有汙穢不知也又如一間屋一角不照向暗藏一賊不知也○問靜中何以格物曰格物不是尋一個物來格但看身心安妥稍不安妥格其因甚不安妥是也問既安妥如何曰體認此安妥亦格物也○學問先要知性性上不容一物無欲便見性○無為其所不為是孟子道性善處性中原無物因其所本無故不為不欲若只在不為不欲上求吾人終日除不為不欲之時須有空缺此空缺時作何工夫○問言性則故而已矣之故曰故者所謂原來頭也只看赤子他只是原來本色何嘗有許多造作○心氣分別譬如日曆照者是氣凝聚者是心明便是性○學者於理氣心性須要分析明白延平默坐澄心便明心氣體認天理便明理性○問近覺坐行語默皆瞞不得自家曰此是得力處心靈到身上來了但時時默識而存之○天只是天一落人身故與做命命字即天字也○易言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吾輩一語一默一作一息何等神妙凡民不知胡亂把這神都做壞了學者便須時時照管胸中無事則真氣充溢於中而諸邪不能入○整菴云氣聚有聚之理氣散有散之理氣散氣聚而理在其中先生曰以本原論之理無聚散氣亦無聚散

如人身為一物物便有壞只在萬殊上論本上如何有聚散氣與理只有形上形下之分更無聚散可言○敬字只是一個正字伊川整齊嚴肅四字恰好形容得一個正字○顯諸仁即是藏諸用譬如一株樹春風一動枝葉蔚然枝葉都是春發出是顯諸仁然春都在枝葉即藏諸用夫子言仁曰恭寬信敏惠可見仁都在事上離事無仁○薛文清呂涇野語錄中無甚透悟語後人或淺視之豈知其大正在此他自幼未嘗一毫有染只平平常常腳踏實地做去徹始徹終無一差錯既不迷何必言悟所謂悟者乃為迷者而言也○氣節而不學問者有之未有學問而不氣節者若學問不氣節這一種人為世界之害不淺○問康齋與白沙透悟處孰愈曰不如白沙透徹問敬齋如何曰敬齋以敬成性者也陽明白沙[illegible]問如何曰不同陽明象山

是孟子一脈陽明才大於象山象山心麤於孟子自古以來聖賢成就俱有一個脈絡濂溪明道與顏子一脈陽明象山與孟子一脈橫渠伊川朱子與曾子一脈白沙康節與曾點一脈敬齋康齋與尹和靖子夏一脈又問子貢何如曰陽明稍相似○問告子是強持否曰他到是自然的問近於禪乎曰非也告子之學釋氏所呵者也謂之自然外道○問整菴陽明俱是儒者何議論相反曰學問俱有一個脈絡宋之朱陸亦然陸子之學直截從本心入未免道理有疎略處朱子卻確守定孔子家法只以文行忠信為教使人以漸而入然而朱子大能包得陸子陸子麤便包不得朱子陸子將太極圖通書及西銘俱不信便是他心麤處○學問並無別法只依古聖賢成法做去體貼得上身來雖是聖賢之言行即我之言行矣曾月川看他文集不過是依了聖賢實落行去將古人言語略闡發幾句並無新奇異說他便成了大儒故學問不貴空談而貴實行也○問劉誠意先時出仕而後佐太祖何如曰為有天生真主為天下掃除禍亂既抱大才而不輔之者乎誠意之差差在前此之輕出○問王龍溪辭受不明必良知之學誤之也曰良知何嘗誤龍溪龍溪誤良知耳又問龍溪之差恐亦陽明啟處未加謹嚴曰陽明未免有放鬆處○一向不知象山陽明學問來歷前在舟中始窺見其一斑二先生學問俱是從致知入聖學須從格物入致知不在格物虛靈知覺雖妙不察於天理之精微矣知豈有二哉有不致之知也毫釐之差在此○敬[illegible]一物假如外面正衣冠尊瞻視而心裡不敬久則便偷惰[illegible]內而主敬而威儀不整久則便放倒了所以古人說敬義立而德不孤難

久者只是德孤德孤者內外不相養身心不相攝也

明儒學案卷五十八終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参閱

御史錢啓新先生一本

錢一本，字國端，別號啓新，常州武進人。萬曆癸未進士，授盧陵知縣，入為福建道御史。劾江西巡按祝大舟，遂之貪風始戢。又劾時相假明旨以塞言路，請崇祀羅文毅、羅文恭、陳布衣、曾學正。已而巡按廣西。皇太子冊立改期，上言：「自古人君未有以天下之本為戲，如綸如綍，乃展轉靡定如此者。一人言及，即曰此激擾也，改遲一年；届期而又有一人言及，又曰此激擾也，復遲二三年。必使天下無一人敢言，庶得委曲遷延，以全其昵愛之私，曾不顧國本動搖，廚階之禍，可以立視。」疏留中。踰四月，給事孟養浩亦以國本為言，內批廷杖，并削先生籍歸。築經正堂以講學。東林書院成，與顧涇陽分主講席。黨禍起，小人以東林為正鵠，端文謚詠無虛日，而先生不為亡者所嫉。先生之將歿也，豫營窀穸，掘地得錢，夬在庚戌。賦詩曰：「庚戌年逢月與逢，今年九月便相衝。」又曰：「月朔初逢庚戌令，央行應不再次。」且如期而逝，蓋丁巳九月，月建為庚戌也。天啓二年壬戌，贈太僕寺少卿，予祭一壇。先生之學，得之王塘南者居多，懲一時學者喜談本體，故以工夫為主。一粒穀種，人人所有，不能凝聚到發育地位，終是死粒。人無有不才，才無有不善，但盡其才，始能見得本體，不可以石火電光便作家當也。此言深中學者之病。至謂性因天生，亦由人成，故曰成之者性。夫性為自然之生，理人力絲毫不得而與，故但有知性而無為性，聖不能成，愚不能虧，以成虧論性，失之矣。先生深於易學，所著有像象管見、象鈔、續鈔，演九疇為四千六百八爻，有辭有象，占驗吉凶，名範衍；類儒學正脈，名源編；滙編錄時政，名邸鈔；語錄，名黽記。

匯記
聖門教人求仁。無甚高遠。只是要人不壞却心術。狂狷是不壞心術者。鄉愿是全壞心術者。○稜角多全無渾涵氣象。何以學爲。○毋信俗耳庸目以是非時事臧否人物。○人分上是非好醜。一切涵容不輕發露。即高明廣大氣象。朱子曰人之情僞固有不得不察。然此意偏勝便覺自家心術亦染得不好也。○在聖人分上說無二而非一。在凡人分上說無一而非二。時時處處因二以求其一。便是學的頭面。○性體不現總是血氣用事之夫。○聖人所謂無無聲臭耳。非無天載也。無思無爲耳。非無易也。無伐無施耳。非無善勞也。○操有破有載之心以立於世。何嘗滚出太極圖來。○動而未形有無之間。不是未形與形交界處。亦不是有無過接處。動之著爲已形。爲念爲慮。動之微爲未形。爲意爲幾。誠意研幾愼獨。異名而一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心事無兩。不於事外正心。不於心外有事。心事打成一片。此所以爲集義。必有事焉而又正心。必無事焉而唯正心。皆錯會取。○心者三才主宰之總名。天地之心。天地之主宰。人心。人之主宰。只單以人言心。一而不二。通天地人以言心。一而三。三而一。則無兩心。謂人心道心八字打開。謂道心爲主。人心聽命。謂性是先天太極之理。心兼後天妙氣。性是合虛與氣。心是合性與知覺。俱要理會通透。○以三才言生理性也。以三才言主宰心也。一而不二。無主心非其心矣。一而不三。不生性非其性矣。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心性不合一。都無根。其心三月不違仁。心與仁不合一。都是違。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心矩不合一。都是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則心存。不仁則

亡。禮則心存。無禮則亡。若曰存之於心而不忘。仁禮皆心中之硯礭物矣。○同此一息之時。同此一息之氣。有以之生。有以之死。有以之存。有以之亡。便見生死存亡只一氣恁地滚出不窮底。又見物各一極。斷然不相假借底。○聖學率性。禪學除情。此毫釐千里之辨。○聖賢教人下手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異端教人下手芟柞荑稗。謂了妄即眞。恐天下並無荑稗去就有五穀熟之理。○卦必三畫。見得戴天履地者人。非是以一人爲人。必聯合天地而後爲人。○迦文巧筍也。坐談虛空。誰爲生養。只得乞以乞卒人廉恥喪盡。是以凡涉足釋途者廉隅都無可觀。○不可以知爲識。亦不可以偏物之知爲格物。○告子曰生之謂性。全不消爲故曰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此即禪宗無修證之說。不知性固天生。亦由人成。故曰成之者性。又曰成性存存。世儒有專談本體而不說工夫者。其誤原於告子。○萬物皆備我也。體物不遺心也。離物言我。失我遺物。認心失心。單言致知亦是無頭學問。須從格物起手。○不見頭腦之人。儘饒有定靜工夫。如池沼之水。澄靜無汨。豈不亦號爲清泉。然終不稱活水。○朱子於四書集註備其說已誤人不小。又欲更定本義而未能。後人以信守朱說爲崇事朱子。此徒以小人之心事朱子耳。○孟子說求放心求仁也。不仁則心放。仁則心存。後學忘源失委。以心爲心而不以仁爲心。知所以求心而不知所以求仁。即念念操存頃刻不違。祇存得一個虛腔子耳。豈所以爲心哉。○本物於身之謂格。性地有覺之謂學。○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學不在踐履處求。恐空談也。○如不長以天下國家爲一物。即此混然中處之身。皆絕首截尾之朽株斷枝殘

柯之未拚，已安得謂之有本而能以自立。○寂然之先，陰合陽，意與知為一。感物之後，陽分陰，意與知為二。若是真意運行，即意即知，即運行即明照，若是妄意錯雜，意自意，知自知，意雖有妄，知定不昧。意屬陰，知屬陽，陽上得陰，知主得意，此欲誠其意所以必先致其知。○先須開闢得一個宇宙匡廓，然後可掌日月代明，四時錯行於其中，故不格物而求致知，意誠者無之。○心意纔暴戾，便是於乾坤毀傷了一番，便似於父母忤逆了一番，即此便是莫大罪惡了。○全其生理之謂生，成其生理之為死，人實有生死，不得謂之無生死。○際天蟠地皆人道也，特分幽明而謂之人與鬼神耳。○擊而火出，見而側生，皆凡庸耳，非所以論君子。○喜怒哀樂平常只從情上生來，底即未喜未怒未哀未樂，全是偏，全是倚，不得謂之中，此處切須體究明白。○

後生小子但有向上根器，直須忘年下交，以致誘掖獎與之意。若要羅致門下，便屬私心，不足道也。○門牆只是果身名不充長立地成朽。○常人耳目汨於睹聞，性體汨於情識，如病瘵漸只為未發是病，故發時皆病。○凡任情循情之大則無所謂未發之中，以喜言，如喜在功名，眼裡夢裡俱功名，如喜在富貴，眼裡夢裡俱富貴，即寂然湛然之中，固不勝其偏於富倚於喜，安有所謂喜之未發乎。喜怒哀樂之未發，太虛之天體也，學者昧未易有之於己。○不知性無心可盡，不養性無心可存。○養得血氣極和極平，終血氣也，除是重新鑄造一過。○把陰陽五行俱抹殺，光光要尋得太極出來，天下無如此學問，徒遏欲非所以存理，長存理乃所以遏欲。○不從格上起程，俱歧路也。種樹尋根，疏水尋源，其格乎。○思慮未起，鬼神莫窺，與天下莫破同

意有可破，則有可窺，而鬼神之所不佑，已在此矣。○有涵養未發工夫，立腳在太極上，未發已發雖千路萬路，只是一路，故曰獨。無涵養未發工夫，立腳在二五上，未發已發俱不是一路了，未發陰陽雜揉，已發善惡混淆，已不得謂之獨矣，又安所致其慎乎。○十二時中，看自家一念從何處起，即簡點不放過，便見功力。○古人為宗廟以收魂氣，死亡且然，矧於生存。一無所收則放逸奔潰，釋收於空，老收於虛，與博弈類。聖人本天，天覆地載，天施地生，心之所也，學以聚之，收於學也，故曰悠久無疆。○外面只管要粧點得好看，便是的然而亡底路頭。○仁義禮智德性渾全，孤仁偏廢，皆屬氣質，君子有弗性焉。○主宰心也，道理性也，主宰無非道理，道理以為主宰，言心更不消言性，言性亦不必言心，若但能為主宰而非其道理，何可以為心，此聖賢

心性雙提，言性必根心，言心必合性之大旨。人知由男女構精而生，不知由天地絪縕而生，是以多以人為心，而不克以天地為心。所謂人心道心者，人心以人為心也，道心以天地為心也，天人無二，不學便都岐而二之。○開闢得一個天覆地載規模，心量方現，充拓得一個天施地生氣象，性量方現。○程朱一脈相承，在居敬窮理，居敬本中庸之戒慎恐懼為始，窮理本大學之格物致知為先。○識者坤藏之記，性坤畫一，知者乾君之靈，性乾畫一。人皆有識有知，識以知為主，知坤必以乾為主，識從知，坤從乾，此即一之頭面，識不從知，坤不從乾，此即不一之頭面，異教轉識成智，說無了坤，但有了乾，宇宙無此造化，人亦自無此心體。○就一人言心，都喚做人心，就一人言性，都喚做氣質之性，以其只知有一己者為心為性，而不知有天下之公共

者爲心爲性也惟合宇宙言心方是道心合宇宙言性方是天地之性○虛知都無用惟致乃實○怠惰放肆心即人欲多端多歧戒愼恐懼心即天理只一路謂卽愼爲獨可所謂做得工夫是本體合得本體是工夫○朱以功曰事事可放過他人則德日弘時時不可放過自己則學日密○盈天地間皆化育流行人試自省化不化育不育但有不化便是頑礫有不育便是偏塊於此不知知於何致○仁義禮智人所固有只不會根之於心便不生色者心存故曰生色今人乍見惻生但是端不是根譬如五穀豈不是美種謂人無是種不得然同有是種不會種去只與做死粒不與做生粒株守這幾粒一人生育不來況推之天下國家○後世小人動以黨字傾君子傾人國不過小人成群而欲君子孤立耳或有名爲君子好孤行其意而以無黨自命者其中小人之毒亦深○仁人心即本體義人路即工夫故舍其路而不由便是放其心而不知求宗本濤曰世之求心者止欲守其默照之體存其閒虛之神好靜惡動而於日用間親疎厚薄是非可否一切失其宰制化裁之宜縱使恩怨平等而於親親仁民愛物泯然無別謂之爲仁可乎謂爲心不放可乎可見由義正以居仁充類至義之盡卽所以爲仁之至也○面孔上常要有血○只看當下一念稍任耳目役聰明不從天命赫赫中流出便不是戒愼不覩恐懼不聞雖如此密修這一念發來稍浮不隱稍雜不微稍二三不一路亦無獨可愼而萬有之樞柄卒難湊手只要安頓這一個形骸之身在好處畢已不是士的路口了故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近有石經大學虞山瞿元立考辨至爲精核其爲僞造之書無疑而管登

之掘強不服與所謂師不必賢於弟子○禮生自仁如枝生自根若以禮爲仁如以枝爲根便與復義無交涉○放其心謂失其仁義之良心也是個仁義之心卽常遊於千里之外正謂之存不謂之放不然卽常斂於徑寸之內正謂之放不謂之存○硜硜然小人哉爲庶民百姓等以分位言謂之小人如庶民百姓而信果硜硜然庶民百姓哉亦可以稱士若今之從政者寧不軒然以大人君子自命求小人之信果反無有不可以其分位而算之爲士○乍見怵惕嘑蹴弗屑弗受此人人之真心非誠而何這點真心分分明明當怵惕自怵惕當羞惡自羞惡全瞞昧他不得互混他不得非明而何自誠明謂之性謂此他無謂也就這分分明明一點真心擴充以滿其量何人不做至誠至聖自明誠謂之教謂此他無謂也○有性無教有天無人如穀不苗如苗不秀如秀不實不是有一般天道又有一般人道有一般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之聖人又有一般擇善而固執之賢人如無人道之擇執其所中所得不過電光石火之消息天道且茫如而唯聖罔念亦狂矣○孟子盡才以論性人所爲才既兼三才又靈萬物人無有不才才無有不善以體謂之才性以用謂之才情以各盡其才各成其才其全謂之才德才賢才品才能其偏亦謂之才質才氣才智才技才調備無有不可爲善之才告子不知有所謂才故其論性或等之梗柜之杞柳或比之無定之湍水或以爲不過食色而衷之物欲之中或并欲掃除仁義而空之天理之外但知生之爲性而不知成之爲性卽同人道於犬牛而有所弗顧孟子辟而闢之與孔子繼善成性之旨一線不移宋儒小異或遂認才專於氣又

另認有一個氣質之性妄知不齊必爲堯舜之志此學世君子不容不辨○周子太極圖說於孔子易有太極之旨微差一線程張氣質之性之說於孟子性善之旨亦差一線韓子謂軻之死不得其傳亦千古眼也○率從誠始修從明始自誠明人人本體之明故曰性自明誠人人工夫之誠故曰敎○愚可與知能行見在都有下手處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到底都無歇手處○習性習慣成自然以習爲性原非性也氣質之性一向使氣任質慣了誤認以爲性原非性也○孔子四十而不惑心理一孟子四十不動心心氣一志一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不特氣壹動志爲動心志壹動氣亦總是動心淸明在躬志氣如神心氣工夫一體成天君泰然百體從令氣動即心動也○生知之生字人人本體學知之學字人人工夫謂生自足而無待於

學古來無如此聖人○鋪天徹地橫來竪去無非天命故見流行即此是性別無性也孟子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譬如親造子命喜怒惟親而喜不忘怒不怨則子之順受其正君造臣命進退惟君而進以禮退以義則臣之順受其正天造人命順逆惟天生死惟天殀與修俟惟天而修身以俟則人之順受其正天無妄命即氣數即義理無氣數之非義理中庸天命之謂性亦如此○道之廢行皆命譬時之晝夜皆天要有行無廢是有晝而無夜也只晝裡也是這個天而處晝底道理不同於夜夜裡也是這個天而處夜底道理不同於晝晝應有爲宵應有得曰出宜作嚮晦宜息今或晝裡要做夜裡事夜裡要做晝裡事小人不知天命者便如此○中庸其爲物不貳哀公問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天地人物總爲一物即物即理大學格物

如此○只是這個身子纔放得下是謂克己提掇得起又謂由己太極性也兩儀質也形色天性聖人踐形性質合而爲道也性質略有纖毫罅縫斯謂之離子思發明率性修道兩項工夫一在耳目視聽上較勘離與不離一在心術隱微上較勘離與不離到渾融合一而獨體露斯即情即性即吾身即天地萬物即中和即位育○求在我者天不在心外求命不在身外求求在外者求天於心之外求命於身之外○隱微二字朱子訓作幾字本易傳知幾孟子幾希來譬如一粒穀種人人所有只難得萌芽旣萌芽又須萬分保護培養到苗而秀秀而實方有收成君子愼獨愼此○性虛明也愼眞誠也亭以誠落脈修以明入門○砭本殺機故多好爲闢口語儒名多槩其壽而不自覺何哉

文介孫淇澳先生愼行

孫愼行字聞斯號淇澳常之武進人萬曆乙未進士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四明挾妖書起大獄先生以國體爭之聚遷至禮部侍郎癸丑署部事時福王已下明春之國之旨然神宗故難有司莊田給四萬頃先生謂祖宗朝未有過千頃者且路王爲皇上之弟豈可使子加於其弟皇貴妃又求皇太后止福王行謂明年七十壽誕留此恭祝於是上傳改期路人皆知福王必不肎行但多爲題目以塞言者之口先生謂福淸曰此事不了某與公皆當擬一死福淸曰何至是先生曰非死何足以塞責乃集九卿具公疏待命闕下者二旬先生聲泪俱迸達於大內福淸亦封還內降神宗爲之心動十二月二十二日從皇貴妃宮所藏文書不肎出明日又索至再刻皇貴妃不得已出之文

書者神宗許立貴妃之子割臂而盟者也至是焚於神前二十八日遂降旨之國代藩廢長立少條奏改定庚戌科場之弊趙龍湯賓尹南師仲罰處宋儒羅豫章李延平從祀孔廟釋楚宗高墻二十三人閒宅二十二人皆先生署事所行也甲寅八月回籍小人中以京察天啓初召爲禮部尚書先生入朝首論紅丸事劾奸相方從哲下九卿科道議上僉從哲官而戍李可灼未幾告歸逆奄起大獄以三案爲刑書挺擊以王侍郎爲首移宮以楊忠烈左忠毅爲首紅丸則以先生爲首兩案皆逮死先生方戍寧夏烈皇立得不行崇禎改元用原官協理詹事府未上復八年有旨擇在籍堪任閣員者先生與劉山陰林宥同召至京而卒年七十一賜謚文介先生之學從宗門入手與天寧僧靜峯參究公案無不了然每從憂苦煩難之境心體忽

現然先生不以是爲得謂儒者之道不從悟入君子終日學問思辨行便是終日戒懼愼獨何得更有虛閒求一漠然無心光景故舍學問思辨行而另求一段靜存動察工夫以養中和者未有不流於禪學者也其發先儒所未發者凡有數端世說天命者除理義外別有一種氣運之命雜糅不齊因是則有理義之性氣質之性又因是則有理義之心形氣之心二者異名而同病先生謂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是天之氣運之行無不齊也而獨命人於氣運之際顧有不齊乎哉蓋一氣之流行往來必有過有不及故寒暑不能不錯雜治亂不能不循環以人世畔援歆羨之心當死生得喪之際無可奈何而歸之運命寧有可齊之理然天唯福善禍淫其所以福善禍淫全是一段至善一息如是終古如

是不然則生理滅息矣此萬有不齊中一點眞主宰先生之所謂齊也先生謂性善氣質亦善以蠶麥喩之生意是性生意默默流行便是氣生意顯然成象便是質如何將一粒分作兩項曰性好氣質不好蓋氣稟實有不齊生而愚智淸濁較然分途如何說得氣質皆善然極愚極濁之人未嘗不知愛親敬長此繼善之體不以愚濁而不存則氣質之非不善可知先生之所以爲善也先生謂人心道心非有兩項心也人之爲人者心心之爲心者道人心之中只有道一些理義之道心非道心之外別有一種形氣之人心也蓋後人既有氣質之性遂以發於氣質者爲形氣之心以爲心之所具者止此知覺以理義實之而後謂之道心故須窮天地萬物之理不可純是己之心也若然則人生本來祗有知覺更無理義只有人心更無道心即不然

亦是兩心夾雜而生也此先生之說長也三者之說天下浸淫久矣得先生而雲霧爲之一開眞有功於孟子者也陽明門下自雙江念菴以外總以未發之中認作已發之和謂工夫只在致和上却以語言道斷心行路絕上一層喚作未發之中此處大段着力不得只教人致和着力後自然黑窣撞着也先生乃謂從喜怒哀樂看方有未發夫人日用間豈必皆喜怒皆哀樂卽發之時少未發之時多心體截得清楚工夫始有着落自來皆以仁義禮智爲性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爲情李見羅道性編欲從已發推原未發不可執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而昧性自謂提得頭腦不知有惻隱而始有仁之名有羞惡而始有義之名有辭讓而始有禮之名有是非而始有智之名離却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則心行路絕亦無從覓性矣先生乃謂孟子欲

人識心故將惻隱之心指爲仁之端非仁在中而惻隱之心反爲端也如此則見羅之說不辨而知其非矣劉夫子曰近有孫淇澳書覺更嚴密謂自幼至老無一事不合於義方養得浩然之氣苟有不慊則餒矣是故東林之學涇陽導其源景逸始入細至先生而另闢一見解矣

困思抄

止卽仁敬孝慈信是至善也豈唯道當止抑亦人不能不止處人不能外倫之外別爲人亦不能外倫之外別爲學日用人倫循循用力乃所謂實學故特稱止學者誰不識有人倫但覺人倫外尚復有道盡倫外尚復有學卽不可謂知止卽一出一入精神終不歸歛思致終不精詳擾擾茫茫如何有得止時三代以下道術不明久矣只節義一途尚在人倫內然已多不合道者至說道德卽未免悠悠空曠若功利辭章更夢想不到人倫地位嗚呼何不於知止求之知止○獨非獨處也對面同堂人見吾言而不見吾所以言人見吾行而不見吾所以行此眞獨也且愼獨亦不以念初發論做盡萬般事業毫無務外爲人夾雜便是獨的境界做盡一世心思不致東馳西騖走作便是愼獨

的精神愼獨○夫以天之浩蕩竟不知何處津涯何從湊泊眞揭之斯昭昭而天可括且天道無窮而曰及其無窮豈眞有積累于無窮皆斯昭昭也所謂爲物不二者也夫吾之心不有昭昭存耶一念如是萬念如是一息如是終古如是蓋不啻寸而握大地之樞焉昭昭○余嘗驗之若思嗜欲未思而中若燔矣思詞章久之亦有忡忡動者倘思道理便此心肅然不搖亂若思道理到不思而得處轉自水止淵澄神清體泰終日終夜更不疲勞不知何以故且思到得來又不盡思的時節不必思的境路儘有靜坐之中夢寐之際遊覽之間立談之頃忽然心目開豁覺得率性之道本來元是平直自家苦向煩難搜索是亦不思而得一實證不思○人徒說戒愼恐懼是工夫不知卽此便是眞性丢却性別尋一性如何有知性時謂所不覩所不聞是天命

我要戒慎恐懼他是天命與我身終粘連不上一生操修徒勞人為又如何有至於命時（論衡）○朱子云所以存天理之本然天理天命之性也即是戒慎恐懼君子戒慎恐懼便為存非是別有他物而將此存之也（同上）○告子以生言性執已發而遺未發便是無頭學問且以天命言性正所謂凡聖同然理義悅心而形體不與焉言生則未免涉形體矣烏可為性夫人之與禽獸異也以形體觀不啻相千萬矣而孟子特謂之幾希可見形體之異聖賢不謂之異也惟是理義之說惟人有之而禽獸不能所謂幾希者也今若以形體言性則犬牛人同有生便同有性正如以色言白之謂白只一白白羽白雪白玉亦同一白而所謂幾希者惡從見之說者謂生非形體特生機夫既有生機非無可指既有可指便非未發正白之謂白之說也然則生終不

可言歟曰性未嘗不生也而實不可以生言也如天地之大德曰生德與性固有辨曰大生曰廣生皆天地之用用即已發不可偏執為性也且時行物生天地位萬物育聖賢亦何嘗不言生但從生言性雖性亦生從性言生雖生亦性雖性亦生必至混人性於犬牛雖生亦性方能別幾希於禽獸（說生）

言性圖

孟子性善○可使為不善◐（上圖即性相近 下圖乃習相遠）

告子無分（不善 善）●○兩者不存并性亦不立

宋儒○性即理（才稟於氣 氣有清濁）●○（清賢 濁愚）

如此僉衡便把真性來做兩件孟子說性善即習有不善不害其為性善後人既宗性善又將理義氣質僉衡起明明有性善有性不善與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之說矣且告子說無分雖不明指性體而性尚在後人將性參和作兩件即宗性善而性亡

孟子謂形色天性也而後儒有謂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夫氣質獨非天賦乎若天賦而可以弗性是天命之性可得而易也孟子謂為不善非才之罪也而後儒有謂論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夫使才而果有下愚是有性不善與可以為不善之說是而孟子之言善非也孟子謂故者以利為本而荀子直謂逆而矯之而後可以為善此其非人人共知但荀子以為人盡不善若謂清賢濁愚亦此善彼不善者也荀子以為本來固不善若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亦初善中不善者也夫此既善則彼何以獨不善初既善則中何以忽不善明知善既是性則不善何以復繫之性然則二說又未免出入孟荀間者也荀子矯

性為善最淺最辯唐宋人雖未嘗明述而變化氣質之說頗陰類之（氣質辨下三條同）○今若說富歲凶歲子弟降才有殊說肥磽雨露人事不齊而謂麰麥性不同人誰肯信至所謂氣質之性不過就形生後說若稟氣於天成形於地受變於俗正肥磽雨露人事類也此三者皆夫子所謂習耳今不知其為習而強繫之性又不敢明說性而特創氣質之性之說此吾所不解也如將一粒種看生意是性生意默默流行便是氣生意顯然成像便是質如何將一粒分作兩項曰性好氣質不好故所謂善反者只見吾性之為善而反之方是知性若欲去氣質之不善而復還夫理義之善則是人有二性也二之果可謂性否○孟子詩詳性善為當時三說亂吾性也又諄諄才無不善恐後世氣質之說雜吾性也夫氣質既性生即不可變化與性一亦無待變

化若有待變化則必有不善有不善則已自迷於性善其說可無論矣獨無善無不善今人尚宗述之而以出自告子又小變其說以爲必超善不善乃爲善嗚呼此亦非孟子所謂善也子曰人之生也直夫不待超而無不善此則孟子所謂善也易云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此則孟子所道性善也○或疑既性善氣質又同是善下愚何以獨不移曰此自賊自暴自棄之過非氣質之過也然則生知學知困知又何不同曰此孔子所謂性相近者也相近便同是善中亦不可一律而齊然則性之反之可謂同乎曰孟子蓋以湯武合堯舜非以堯舜步湯武也止所謂同是善中不可一律齊者也終不害爲知之一譬如水有萬派流性終同山形萬狀止性終同故人人可爲堯舜同故也或相倍蓰而無

算不能盡其才此則異耳聖賢見其異而知其同諸說述其同而執其異後儒既信其同又疑其異故其言性也多不合○告子言性曰杞柳柳最易長曰湍水水最易動曰生之爲性生其活機曰食色性也食色其實用而合之無善無不善益不可指善使庸常者由之而日見吾心之感應其宜人情者此言使賢智者知之而默見吾性之流行其超人情者亦此言蓋以圓活啟人自謂見性極真不知誤天下愈甚流俗既以濟其私迷不知檢防高明益以神其見蕩無所歸者嗚呼舍善無性舍明善無率性宋儒之直提此者吾得立本之說焉明儒之直提此者吾得良知之說焉（告子下擇問）○告子之兩不得勿求非真任之不得也其宗旨當在不得之先不使至於不得耳只是聖賢之道存心兢業當在預養惟恐一不得也及其不得則皇皇爲困心

衡慮而亟爲自反之圖夫其皇皇爲困心而衡慮者正告子之所謂動心而淡非欲者也不知唯動於不得而後不動於其無不得者與○孟子只非義外並不曾說義內何則義原不專內也告子既墮外一邊我若專墮內一邊二者均屬偏見（擇義）○必有事而正此徒正事耳心慊則行事自能合義若止正事補東缺西得此失彼恐非集義之道且心不先慊縱外事雖正中可勿餒乎恐亦非浩然之路（正功）○中和尚可分說致中和之功必無兩用未發一致中和已發一致中和譬如天平有針爲中兩頭輕重鈞爲和當其取鈞非不時有斟酌到得針對來蓋一時事且鈞而相對是已發時象如兩頭無物針元無不相對更是未發時象有到此孰致中孰致和何時是致中何時是致和君子只一戒懼不忘便中和默默在我便是致字無兩條心路（致中

和）○凡學問最怕拘板必有一種活動自得處方能上達天地間之理到處流行有可見有不可見有所言有所不能言不是以心時時體會有活動機括焉能日進日新故須時習若止認作服習亟習專有人工絕無天趣即終身從事轉入拘板（時習）○格字諸家訓釋頗異若以爲格非心則使誠且不先知如何擇作非心出若以爲格式則使正修且不先知却認何者是格式若以爲感格則使齊治平且不先知豈能念得我所以感格人人所以感格於我的道理故知格物是大學實功窮理是格物定論易曰君子窮理盡性窮理即窮吾性之理也陽明說致良知纔是真窮理（格物）○利善如何辨曰不爲不欲此義之善也反是即利不爲不欲又如何辨曰無爲元吾所不爲無欲元吾所不欲此所謂性善也吾人只有這一些可以自靠反求而即得

義刑○孟子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欲人識心故將惻隱之心指
爲仁之端非仁在中而惻隱之心反爲端也孟子又說仁義禮
智根於心若仁中而惻隱之心反爲端是應言心根於德不應
言德根於心也若心根於德則百方求德心恐有不與之時唯
德根於心則一味求心德自無不與之處故曰學問之道無他
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一書專爲性善說也然則仁義禮智可
謂非性乎曰中庸言性之德也謂之德則可謂之卽性則不可
於文生心爲性性性善故心善心善故隨所發無不善而有四
端端者倪也有端倪不可不窮分量故須擴充故曰盡其心者
知其性也擴而充之便是盡心知仁義禮智之根於心便是知
性若仁在中而惻隱之心反爲端是應言反求不應言擴充也
圖錦○天理之流行卽氣數元無二也故善降祥不善降殃正見
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者也若小人不知天命則妄意爲之而
未必爲妄意致之而未必至而不免行險以僥倖命知○萬有不
齊之內終有一定不移之天天無不賞善者也無不罰惡者也
人無不好善惡惡者也故曰天命之謂性上同○常人不知隔
只爲見善不明至誠旣明善譬如天下百工技藝有一定其至
卽成敗得失分數便可以逆計無不審乎誠點民物窮古今貫
幽明洞天地不過若民情日用之在目前最是了了又何不先
知先覺○道者至誠知之人人亦可以與知之者也非知人所
不能知而以爲異也人不共知便知到極頭終是有隔礙處上同
○與知之知卽聖人之知能行之行卽聖人之行特言愚不肖
若見人人皆可以爲聖也大約聖賢所謂知能從本根上論不
從枝葉上論若以枝葉論而愚不肖有時窮矣唯以本根論而

與性固未嘗不同也知與○昔人言中第以爲空洞無物而已頗
涉元虛但言未發不及喜怒哀樂卽所謂未發者亦屬影響至
謂人無未發之時纔思便屬已發以予觀之殊不然夫人日用
間豈必皆喜怒皆哀樂卽發之時少未發之時多若今人物交
私梏卽發之時少未發而若發之時多矣然謂人無未發則終
不可今無論日用間卽終日默坐淸明無一端之倚着有萬端
之籌度亦不可謂之發也但所謂未發者從喜怒哀樂看方
有未發夫天地寥廓萬物衆多所以感通其間而妙鼓舞之神
者惟喜怒哀樂如風雨露雷造化所以鼓萬物而成歲慶賞刑
威人主所以鼓萬民而成化也造化豈必皆風雨露雷之時人
主亦豈必皆慶賞刑威之日故說有未發之中正見性之實存
主處今若以爲空洞無物而已是將以何者爲未發又將以何
者爲中而天地萬物之感通其負贗不幾杳然無朕耶且所謂
致中者又從何著力毋乃兀坐閉目以求元妙如世之學習靜
者乃可耶夫唯君子知未發之非空虛方見性之實知人生未
發之時多而所爲愼獨立本者無時無處不可致力方見盡性
之爲實延平每教人靜坐觀中但入門一法非愼獨本旨也愼
獨者於起居應酬日用間無在非是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若靜坐觀中止是居處一義未發解○古來未有實言性者中和
是實言性處後人求之不得往往虛言性以爲無可名獨禮記
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一句儒者多宗之周子作太極圖以爲
聖人主靜立人極至豫章延平每敎人靜坐觀中看未發氣象
予用工久之覺得求未發之中是至誠立大本眞學問要領然
將一靜字替中字恐聖學與儒學便未免於此分別宋儒只爲

講一靜字恐偏著靜故云靜固靜也動亦靜也若數分疏討補
聖學說中便無偏靜氣象不必用動字討補凡學問一有討補
則心思便有一半不滿處費了籌度弼行便有一半不穩處費
了調停聖賢只率性而行便爲道故云致中和不於中處調和
亦不於和處遏中微始微終要在愼獨說性○平旦之氣夜氣二
者皆就常人身上說聖賢便善養浩然之氣何止平旦與夜卽
日夜之所息亦就常人說君子便自強不息且平日之氣與夜
氣尚有辨平旦是人已覺之時自家做得一半主了至夜氣乃
沉沉熟睡之時自家做不得主全是靠天的故有平旦之氣尚
是清明一邊人至無平日之氣方纔說夜氣可見人纔自絕而
天尚未嘗淺絕之也若夜氣足以存猶不失爲可與爲善的可
見氣善是才善處說氣○所不睹所不聞者終日睹聞未嘗睹聞

終身睹聞無可睹聞此是心體未是獨也唯君子戒愼恐懼一
於是所絕無他馳一敬爲主百邪不生一念常操萬用畢集負
覺有隱有微時時保聚有莫見有莫顯種種包涵繼善成性之
所王當有日新之所乃名爲君子愼獨說不睹不聞○有千萬其心則
而不失爲獨有孤寂其念慮而不名爲獨是在戒愼不戒愼之
間不問其應酬與靜居也其人一心之隱見微顯便是爲事之
隱見微顯並從所不睹所不聞中流注獨也若不識戒愼恐懼
與脈者則何知有隱有見有微有顯萬事萬物都無歸宿我心
亦總無歸著已矣說見顯○中和之名可分也中和之實不可分也
卽致中和之功更無可分也總歸之一戒懼愼獨惟戒懼則不
睹不聞之所而天地爲昭爲物同體隱見微顯之獨爲主持者
明明矣此中和所爲致也夫君子之喜以天下怒以天下哀以

天下樂以天下豈虛爲見而已哉吾中心當其覺覺其然而覺
民之無不共此同然者是之爲大本達道是之謂愼獨說中和○仰
之彌高蓋言天也鑽之彌堅蓋言地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蓋
言四方也求之於天地四方而不得則所爲撰天地四方之極
者何中也此所謂擇乎中庸不睹不聞之所之爲戒懼也得一
善博文約禮也常人多以無形無象索中顏子并以有形有象
親中故於高堅前後中指出文禮說顏子之爲人○失諸正鵠反求諸其
身此以道爲體而身趨之如不及者也的然而曰亡此以已爲
體而欲人趨之如不及者也天命之中有常卽吾率性之正鵠
庸德庸言素位昭然分寸不可踰越君子戒愼恐懼不敢妄發
彼行險之小人蓋妄發而自命秋毫之中者也說庸上○戒愼恐懼
畏也不睹不聞而洞隱見微顯之幾明也齊明者一而無他雜

者也說齋明○中庸工夫只學問思辨行用力首戒愼恐懼愼獨只
要操此一心時時用力時時操心原非空虛無實如世說戒懼
是靜而不動愼獨是未動而將動遂若學問思辨行外另有一
段靜存動察工夫方養得中和出不知是何時節又不知是何
境界只緣看未發與發都在心上以爲有漠然無心時方是未
發一覺纔毫有心便是發竟不於喜怒哀樂上指其實不知人
生決未有漠然無心之時而却有未喜怒未哀樂之時如正當
學問時可喜怒可哀樂者未交而吾之情未動便可謂之發否
是則未發時多發時少君子戒懼愼獨惟恐學問少有差遲便
於心體大有缺失決是未發而競業時多發而兢業於中節不
中節時少如此看君子終日學問思辨行便是終日戒懼愼獨
何得更有虛閒求一漠然無心光景夫中和爲大本達道並稱

天下正欲以天下為一身不欲外一身於天下也（[illegible]）○洗心者戒愼恐懼也心本純一愈戒懼則愈無疵者也退藏者所不睹不聞也心本內斂愈戒懼則愈不放者也（[illegible]）○今人說天命者多以理義氣數並言夫首言天命而繼以率性修道謂理義也俟命受命疑兼氣數乃俟必居易受必大德成德謂理義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疑理義氣數渾言而曰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則亦專言理義而未嘗兼氣數也夫所謂不已者何也理義在而古今旦暮相推相盪其間而莫之爽闔者氣也理義行而高下長短日乘日除其間而莫之淆混者數也故曰至誠無息謂理義之純而無息而氣數為之用也君子為善則投如是受成亦必如是是謂戒愼恐懼而不然者初以雜糅誣性而理義不能主持繼以參錯誣命而氣數得為推諉其所謂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於穆不已）○人何嘗不望新知但不識吾故引水不導其源則必壅植木不沃其根則必蹶培造化生機秖有一溫暢人心生理秖有一知（溫知）○乾動坤靜而易言乾之靜專動直坤之靜翕動闢動靜合言者何說者以為北辰居所是天之靜予以為主宰之靜非運行之靜也中庸曰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是運行之靜所以合主宰之靜也說者以為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是地之動予以為運行之動非主宰之動也中庸曰地道敏樹是運行之動所以合主宰之動也大地之德不分動靜君子戒愼恐懼原未嘗分動靜（動靜）○不睹不聞隱也隱而有見見而有微微而有顯乃心路中遞相次第萬物未生為隱初出為見端倪為微盛大為顯實不睹聞為骨子故總謂之獨君子愼獨如物拔根時生意潛藏從來包含無窮景象（闇然）

文鈔

傳云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則是侍鬼神之道反不免廢人之道唯盡人之道便可合鬼神之道人之道廢鬼神未有應者也人之道盡鬼神未有不應者也其有為處即鬼神之為其才能處實鬼神輔之才能在在事事各有檢防各有靈觸（鬼神論）○易云利貞者性情也又云各正性命夫性其命者所以合天性其情者所以坊人其本則所謂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而世說天命者若除理義外別有一種氣運之命雜糅不齊者然因是則有理義之性氣質之性又因是則有理義之心形氣之心三者異名而同病總之不過為不善者作推解說夫世之為善者少而不為善者多則是天之生善人也少而生不善人也多人之得性情之善於天也少而得性情之不善於天也多誣天誣人莫此為甚以是有變化氣質之說夫氣質善而人順之使善是以人合天何極易簡若氣質本有不善而人欲變化之使善是以人勝天何極艱難且使天而可勝即荀子矯性為善其言不異而世非之何哉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是天之氣運之行無不齊也而獨命人於氣運之際順有不齊乎哉中庸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夫使天果不齊是純獨文之所有而舉世性情之所無也又非獨世性情之所無而亦天命之所本無也將所謂純粹精者何在乎（論命）○心盡則心正心正則道明若秖論道之明不明不論心之盡不盡而夠皇出入間毋乃反鏡索照（[illegible]）○學問思辨行時時用力一而有宰密而不疎是所以為戒懼愼獨所以為居敬決無抱一空虛無著之心為常惺事仁觸覺

愛即煦煦姑息之見未免乘之而溺一切妻妾宮室得之之私心爲之惑亂其所以自愛適所以自賊何況愛人孟子欲將舍生取義決斷關頭而求放心之一脈始淸讀語錄○夫吾之喜以天下喜怒以天下怒哀樂以天下哀樂直與天地同流萬物同趣者此眞性也即未發時常肅然盎然有一段懇至不容已處中也所謂天下之大本也即肫肫淵淵浩浩在至誠功用之極固然而凡民稟賦之初亦未有不然者也即今人陷溺之後亦未有不可還其固然者也同上○伊川論性謂惡亦性中所有其害不淺雜論

明儒學案卷五十九終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校閱

主事顧涇凡先生允成

顧允成字季時別號涇凡兄則涇陽先生也與涇陽同遊薛方山之門萬曆癸未舉禮部丙戌廷對指切時事以寵鄭貴妃任僉壬爲言讀卷官大理何源曰此生作何語眞與鎖榜矣御史房寰劾海忠介先生與諸壽賢彭遵古合疏數寰七罪奉旨削籍久之起南康府教授丁憂服闋再起保定府教授歷國子監博士禮部主事詔皇太子與兩皇子並封爲王先生又與岳元聲張納陛上疏極諫責備要束已而趙忠毅掌計盡黜政府之私人要束欲去忠毅授意給事中劉道隆謂拾遺司屬不宜留用因而忠毅罷歸太宰求去先生又與于孔兼賈岩薛敷教張納陛抗疏犯政府皆謫外任先生判光州是時政府大意在暴抑建言諸臣尤惡抑非專宥而建言者先生上書座師許國反覆當世但阿諛熟軟奔競交結之爲務不知名節行簡之可貴彈怒可攖寧就難犯言路之人襲杜欽谷永附外戚而專攻上身之故智以是而禁人之言猶爲言路不塞哉布袁選從先爲令見羅涵貌進唐昭肅禮經先生皆代爲疏草惟恐其不成人之美也光州告假歸十有四年所積倅近于金題撫掇致之先生不受丁未五月卒年五十四平生所深惡者鄉愿道學謂此一種人占盡世間便宜且將執父與君種子陷佛人心學問須從狂狷起腳然後能從中行歇腳近日之好爲中行而每每自入鄉愿窠臼者只因起腳時便要做歇腳事也鄒忠介晚年論

學喜通融而輕節義先生規之曰夫假節義乃血氣也真節義即義理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義理之怒不可無義理之節氣不可亢之而使驕亦不可抑之而使餒以義理而誤認為血氣則浩然之氣且無事養矣近世鄉愿道學往往借此等議論以銷鑠吾人之真元而遂其同流合汙之志其言最高其害最遠一日喟然而歎涇陽曰何歎也曰吾歎夫今之講學者恁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講學耳涇陽曰然則所講何事曰在縉紳只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傳食諸侯一句涇陽為之慨然涇陽嘗問先生工夫先生曰上不從玄妙門討入路下不從方便門討出路涇陽曰須要認得自家先生曰妄意欲作天下第一等人性頗近狂然自反尚是硜硜窠臼情又近狷竊恐兩頭不着涇陽曰如此不為中行不可得矣先生曰所點病痛只是一

個麤字所以去中行彌遠涇陽曰此是好消息麤是真色狂狷原是麤中行中行只是細狂狷細麤入細細亦真矣先生曰麤之為害亦正不小猶幸自覺得今但密密磨洗更無他說涇陽曰尚有說在性近狷還是習性情近狂還是習情若論真性情兩者何有於此參取明白方認得自家既認得自家一切病痛都是村魔野祟不敢現形於白日之下矣先生遲疑者久之而後曰豁然矣譬如欲適京師水則具舟楫陸則備輿馬得向前去無不到者其間倘有阻滯則須耐心料理若因此便生勞悔且以為舟楫輿馬之罪欲思退轉別尋方便豈不大誤涇陽曰如是如是先生嘗曰吾輩一發念一出言一舉事須要太極上着腳若只跟陰陽五行走便不濟事有疑其拘者語之曰大本大原見得透把得住自然四通八達誰能拘之若於此糊塗依違通融和會幾何不墮坑落塹喪失性命故先生見善必為皆從性命中流出沉幾山稱為義理中之鎮惡文章中之辟邪洵不虛也

小辨齋劄記

學者須在薪地裡牢守介限不可向的然處鋪張局面○逆詐億不信五字人人齊有所謂殺機也億逆得中自家的心腸亦與那人一般億逆得不中那人的心腸勝自己多矣○人心惟危王少湖曰危之一字是常明燈一息不危即墮落矣○朱子嘗曰孟子一生費盡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日講學家只成就枉尺直尋四字愚亦曰孟子一生費盡心力只破得無善無惡四字今日講學家只成就無善無惡四字○三代而下只是鄉愿一班人名利兼收便宜受用雖不犯乎弒君弒父而自爲亡事實埋下弒君弒父種子○無善無惡本病只是一個容字未病只是一個混字故始也見爲無一之可有究也且無一不可有始也等善於惡究也且混惡於善其至善也乃其所以爲至惡也○離九三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歌爲樂生者也嗟爲變生者也古人情愛樂只在殺上起念不如此則如彼不知人生世間如日昃之離有幾多時節何爲草草地尋個發樂凶之道也○自三代以後其爲中國財用之蠹者莫甚於佛老莫甚於黃河一則以有用之金錢無用之像一則以有限之財填無限之壑此所謂殺機也○發與未發就喜怒哀樂說道不可須臾離何言發未發也程子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言人分上事若論道則萬物皆具更不說感與未感最爲的當○炎祚之促小人促之也習類之殃小人殃之也紹聖之紛更小人紛更之也今不歸罪於小人而反歸罪於君子是君子既不得志於當時之私人而仍不得志於後世之公論爲小人者不惟愚弄其一時仍并後世而愚之也嗟如其

言則將自比干激而亡商龍逢激而亡夏孔子一矯而春秋之流爲戰國孟子與蘇秦張儀分爲三黨而戰國遂吞於呂秦其亦何辭矣（以下論學蔀）○南皋最不喜人以氣節相目僕問其故曰以節義爲血氣也夫假節義乃血氣也真節義即理義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理義之氣節不可亢之而使驕亦不可抑之而使餒以義理而誤認爲血氣則浩然之氣且無事養矣近世鄉愿道學往往借此等議論以消鑠吾人之真元而遂其同流合汙之志其言最高其害最遠○心學之弊固莫甚於今日然以大學而論所謂如見肺肝者也何嘗欺得人來却是小人自欺其心耳此心蠹也非心學也若因此便諱言心學是猶以心學與小人也咸九四不言心而象曰感人心則咸其心之義也艮六四不言心而象曰思不出其位則艮其心之義也其曰貞吉而道心之謂曰憧憧則人心之謂也艮其身亦猶大學之獨修身盡心在其中矣何諱言心之有乃曰心意可隱身則難藏其不本正心誠意而本修身殆有精義不免穿鑿附會矣○足下近言調攝血氣喜怒不著自有條理此却足下心得之深自透未發前氣象即六經且爲註腳矣但恐此意習慣將來任心太過不無走作其害非細足下必曰聖賢之學心學也吾任吾心何走作之有不知道心可任也不可任也道心難測人心易感第近來只信得六經義理親切句句是開發我道心句句是喚醒我人心處學問不從此入斷非真學問經濟不從此出斷非真經濟（與彭日陽）○陽明提艮卻是虛而實見羅提修身是實而虛兩者如水中月鏡中花妙處可悟而不可言所謂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精魂○昔之爲小人者白

堯舜而身盜跖。今之為小人者，身盜跖而焉堯舜。○名根二字，真學者痼疾，然吾輩見得是處，得做且做，若每事將此個題目光光抹摋，何處開得口，轉得身也。○根原枝葉總是一般，大概既正，起處既真，信目所視，信口所說，頭頭是道，不必太生分別。○平生左見，怕言中字，以為我輩學問，須從狂狷起腳，然後能從中行歇腳。凡近世之好為中行，而每每墮入鄉愿窠臼者，只因起腳時便要做歇腳事也。

太常史玉池先生孟麟

史孟麟，字際明，號玉池，常州宜興人。萬曆癸未進士。官至太常寺少卿。三王並封旨下，先生作問答上奏。乙卯，張差之變，請立皇太孫，詔降五級，調外任。先生師事涇陽，因一時之弊，故好談工夫。夫求識本體，即是工夫，無工夫而言本體，只是想像卜度而已，非真本體也。即謂先生之言是談本體可也。陽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先生作性善說闢之。夫無善無惡心之體，原與性無善無不善之意不同。性以理言，理無不善，安得云無？心以氣言，氣之動有善有不善，而當其藏體於寂之時，獨知湛然而已，安得謂之有善有惡乎？其時楊晉菴頗得其解，移書先生，謂錯會陽明之意是也。獨怪陽明門下解之者，曰無善無惡斯為至善，亦竟以無善無惡屬之於性，真索解而人不得矣。

史玉池論學

今時講學主教者率以當下指點學人此是最親切語及叩其所以卻說饑來喫飯困來眠都是自自然然的全不費工夫見學者用功夫便說本體原不如此卻一味任其自然任情從欲去了是當下反是陷人的深坑不知本體工夫分不開的有本體自有工夫無工夫即無本體試看樊遲問仁是向夫子求本體夫子卻教他做工夫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凡是人於日用間那個離得居處執事與人境界故居處時便恭執事時便敬與人時便忠此本體即功夫學者求仁居處而恭仁就在居處執事而敬仁就在執事與人而忠仁就在與人此工夫即本體是仁與恭敬忠原是一體如何分得開此方是真當下方是真自然若饑食困眠禽獸都是這等的以此為當下卻便同於

禽獸這不是陷人的深坑且當下全要在關頭上得力今人當居常處順時也能恭敬自持也能推誠相與及到利害的關頭榮辱的關頭毀譽的關頭生死的關頭便都差了此平常恭敬忠都不是真工夫不用真工夫卻沒有真本體故夫子指點不處不去的仁體卻從富貴貧賤關頭孟子指點不受不屑的本心卻從得生失死關頭故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造次顛沛必於是舍生取義殺身成仁都是關頭時的當下此時能不走作纔是真工夫纔是真本體纔是真自然纔是真當下往李卓吾講心學於白門全以當下自然指點後學說個個人都是見見成成的聖人聞有忠節孝義之人卻云都是做出來的本體原無此忠節孝義學人喜其便利趨之若狂後至春明門外被人論了纔去拿他便手忙腳亂卻一刀自刎此是殺身成仁否此是舍生取義否自家且如此何況學人故當下本是學人下手工夫差認了卻是陷人深坑不可不猛省也○言心學者率以何思何慮為悟境蓋以孩提知能不學不慮聖人中得不思不勉一落思慮便非本體豈不是徹上語不知人心有見成的良知天下無見成的聖人聖人中得原是孩提愛敬孩提知能到不得聖人中得故孩提知能譬如礦金聖人中得譬如精金這精金何嘗有分毫加於礦金之初那礦金要到那精金須用許多淘洗鍛鍊工夫不然脫不得泥沙土石故不思不勉只說個見成聖人非所為聖人也○問告子之勿求亦有根歟曰有外義故也夫義與氣一流而出求氣即集義也告子外觀乎義夫且以義為障矣何求焉○理氣合而為心孟子以義為心集義而氣自充氣充而心自慊則心以自慊而不動告子第

以氣為心而離義以守氣則定氣所以定心心亦以能定而不動○夫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天下有性外之氣乎故浩然之氣即吾心之道義不可得而二之也吾身體充之氣即塞天地之氣亦不可得而二之也故行有不得之心告子不能與孟子焉天命之性也孟直以養之則不愧不怍之真即高明博厚之體而體充之氣浩然塞天地之氣矣告子逆而制之固不以蹶趨之氣動心亦不以道義之氣慊心則氣非塞天地之氣而體充之氣矣故告子守在氣者也孟子守在義者也孟子之於義根心而生是以心為主者也告子之於義緣物而見是以物為主者也義無內外緣物以為義則內外分為兩截義自義心自心始猶覺其遺用而得體究則併其體而忘之矣譬之水然孟子之心若消水之常流而告子之心則止水之能

清耳。始而澄之止水之清，易而流水之清，難至於後而流水之清者常清，止水之清者臭敗矣。○釋氏不思善不思惡，是汝本來面目，則告子性無善外義之根宗也。其曰心生心死，心死心生，死心之法，則告子之勿求也。其曰一超直入如來地，超入之頓，則告子之助長也。○問格物，曰各人真實用功便見。○宋之道學在節義之中，今之道學在節義之外。○天下有君子有小人，君子在位，其不能容小人宜也，至於并常人而亦不能容焉，彼且退而附於小人，而君子窮矣。小人在位，其不能容君子宜也，至於并常人而亦不能容焉，彼且退而附於君子，而小人窮矣。○古人以心為嚴師，又以師心自用為大戒，於此參得分明，當有會處。

職方劉靜之先生永澄

劉永澄字靜之，揚州寶應人。八歲讀正氣歌、衣帶贊，即立文公位，朝夕拜之。年十九舉於鄉，飲酒有妓，不往。登萬曆辛丑進士第，授順天學教授，北方稱為淮南夫子。遷國子學正，雷震郊壇，先生上疏，災異求直言，自漢唐宋及祖宗未有改也。往萬安劉吉惡人言災異，鄒汝愚一疏炳烈千古。今者一切報罷，塞諤諤之門，務容容之福，傳之史冊，尚謂朝廷有人乎？滿考將遷，先生喟然歎曰：陽城為國子師，斥諸生三年不省親者，況身為國子師乎？遂歸，杜門讀書。壬子，起職方主事，未上而卒，年三十七。先生與東林諸君子為性命之交，高忠憲曰：靜之官不過七品，其志以為天下事莫非吾事，若何而聖賢吾君，若何而聖賢吾相，若何而聖賢吾百司庶職；年不及強仕，而其志以為千古事莫非吾事，生前吾者若何揚揚之，生當吾者若何左右之，生後吾者若何矜式之。先師劉忠端曰：靜之尚論千古得失，嘗曰古人往矣，豈知千載而下，被靜之簡點破綻出來，安知千載後又無簡點靜之者？其刻厲自任如此。大概先生天性過於學問，故其疾惡之嚴，真如以利刃斬腐朽也。

劉靜之緒言

今有人焉矜矜於簞食豆羹之義末頭竹屑之能爭於擾小人之忌觸當世之網而上關國是下關清議者則唯恐犯了撿點百不一發雖事任在躬亦不過調停兩家以爲持平之權此其意何爲哉得失之念重耳○巧宦之法大率趨承當路不可稍失其意雖己之吏胥亦不肯稍失其意蓋知吏胥亦能操吾之短長也清夜自思此一種是何等心事豈可使人知○物來順應順者順乎天理也非順乎人情也○三代而上黑白自分是非自明故曰王道蕩蕩王道平平後世以是爲非指醉爲醒倒置已極君子欲救其弊不得不矯枉蓋以不平求平正處於平者也○有一等自是的人動曰吾求信心不知所信者果本心乎抑習心乎○假善之人事事可飾聖賢之迹只是逢著拂時抗俗的事便不肯做不是畏禍便怕損名其心總是一團私意故耳○謙謙自牧由由與偕在鄉不爭區財無苟此居鄉之利也耳習鐵尾之談目習徵逐之行以不分黑白爲渾融以不忤時情爲忠厚此居鄉之害也○夫惡人不可爲矣庸人又豈可爲乎惡人不當交矣庸人又豈足交乎○尋常之人慣苛責君子而寬貸小人非君子仇而小人暱也君子所圖者大則所遺者細世人只檢點細處故多挑耳小人所逆者理則所便者情世人只知較量情分故多恕耳○愛人則加諸膝惡人則隕諸淵此淺刺語其實愛惡之道無如此大學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心何嘗加膝乎惡惡臭之心何嘗隕淵乎聖賢只在好惡前討分曉不在好惡時持兩端如慮好惡未必的當好不敢到十分好惡不敢到十分惡則子莫之中鄉愿之介耳○與君子

交者君子也小人交者小人也君子可交小人亦可交者鄉人也鄉人之好君子也不甚其惡小人也亦不甚其用情在好惡之間故其立身也亦在君子小人之間天下君子少小人亦少而鄉人最多小人害在一身鄉人害在風俗○李卓吾曰有利於己而欲時時囑托公事則稱引萬物一體之說有害於己而欲遠怨避嫌則稱引明哲保身之說使君相燭其奸不許囑托不許遠嫌避害又不許稱引則道學之情窮矣○如愛己之心愛人先儒必歸之窮理正心如治己之心而治人先儒必以強於自治爲本蓋未能窮理正心則吾之愛惡取舍未必得正而推己及物亦必不得其當然未能強於自治則是以不正之身爲標的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吾之不正而淪胥以陷○說心說性說元說妙總是口頭禪只把孟子集義二字載勘身心一日之內一事之間有多少不合義處有多少不慊於心處事事檢點不義之路漸漸難入而天理之本體漸漸歸復浩然之氣不充於天地之間者鮮矣

學正薛元臺先生敷教

薛敷教字以身號元臺常之武進人方山薛應旂之孫也年十五爲諸生海忠介以忠義許之登萬曆己丑進士第衛道御史王藩臣劾巡撫周繼不白掌憲耿廷向與時來相繼論列先生言是欲爲執政箝天下也言官風聞言事從古皆然若必關白長官設使彈劾長官更須關白乎二三輔臣故嗾諸司共剏庇采憲臣輙爲逢迎自貽生平竊所不取疏參當路大恚于考許國以貢舉非人自劾奉旨回籍省過壬辰起鳳翔教授補遷國子助教有節僉封三王上疏力爭又寓書責備要江事遂得寢未幾趙忠毅佐孫淸簡京察盡出當路之私人內閣張洪陽王元馭憤甚給事中劉道隆承風旨以爭拾遺糾忠毅三秩先生復與于孔兼陳泰來賈巖顧允成張納陛合疏言考功無罪內

閣益憤盡奪六君子官而先生得光州學正丁母憂遂不復出甲辰顧涇陽修復東林書院聚徒講學先生實左右之作貞正銘以勉同志曰學尚乎眞眞則可久學尚乎正正則可守眞而不正所見皆苟正而不眞終非已有君親忠孝兄弟恭友砥身以廉處衆以厚良朋切劘要於白首鄉里謗怨奠之出口毋謂冥冥內省滋疚毋謂瑣瑣細行匪僞讀書學道係所稟受精神有餘窮元極趣智識寡昧秉折咨答殊途同歸勞逸難拼世我用兮不薄五斗世不我用徜徉五柳無貴無賤無榮無枯殉節達時今生諒否必眞必正夙所自剖寄語同心各慎厥後年五十九而卒先生持身孤峻筮仕以來未嘗受人一絲垢衣糲食處之泰然舍車而徒隨行一蒼頭而已執喪不飮酒食肉服闋逮不食肉故其言曰脚根站定眼界放開靜躁濃淡間正人鬼

分胎處又曰道德功名文章氣節自介然無欲始又曰學者不窺性靈作是皎皎不汙終歸一節但世風衰微不憂著飾太奇而憂泥同一色托天道無名以濟其私則中庸之說誣之也嘗有詩曰百年吾取與留作後人儀其自待不薄如此賦性慈祥黜勤不忍傷害俗客傖父亦無厭色然疾惡甚嚴有毀其知交與閒遊者先生從稠人中奮臂而起自後其人所在先生必避去終身不與一見也

侍郎葉園適先生茂才

葉茂才字參之號園適無錫人也萬曆己丑進士授刑部主事以便養改南京工部榷税蕪關除雙港之禁商人德之歷吏禮二部郎尚寶司丞少卿南大理寺丞臥病居半壬子陞南太僕寺少卿黨論方興抗疏以劾四明崑宣小人遂集矢於先生先生言臣懇亟無黨何分彼此孤立寡援何心求勝內省不疚何慮夾攻雞肋一官何難勇退遂歸天啓初起用遷太僕寺卿甲子擢南京工部右侍郎履任三月先幾引去故免黨禍崇禎辛未卒年七十二先生在東林會中於喁無間而斷理論事不厭相持終不肯作一違心語忠憲歿先生狀之其學之深微使讀者恍然有入頭處又喜爲詩以寓時事云還宜侍講王昭素就易蝟頭取象推傷經筵之不舉也云二黨存亾宗社計片言曲直咎休占刺門戶也云乾坤不毀只吾心哀毀書亢也老屋布衣倘若寒畯於忠憲何愧焉

孝廉許靜餘先生世卿

許世卿字伯勲號靜餘常州人萬曆乙酉舉於鄉放榜日與同志清談竟夕未嘗見其有喜色也揭安貧五戒曰詭收田糧干謁官府借女結婚多納僮僕向人乞覓省事五戒曰無故拜客輕赴酒席妄薦館賓替人稱貸濫與義會有強之者輒指其壁曰此吾之息壤也一日親串急贖金求援於先生先生謂婢應之終不破下諭戒也守令罕見其面歐陽東鳳請修郡志先生曰歐公端人也爲之一出東林之會高忠憲以前輩事之飲酒吟詩終日不倦門屏落然不容一俗客嘗曰和風未學油油惠清節寧希望望夷勅其子曰人何可不學但口不說欺心話身不做欺心事出無慚朋友入無慚妻子方可名學人耳疾革謂某逋未償某施未報某券未還言畢而逝

耿庭懷先生橋

耿橋字庭懷北直河間人不詳其所至官知常熟時值東林講席方盛復虞山書院請涇陽主教太守李右諫御史左宗郢先後聚講於書院太守言大德小德俱在主宰處看天地間只有一箇主宰元神渾淪大德也五官百體無一不在渾淪之內無不有條理之殊小德也小德即渾淪之條理大德即條理之渾淪不可分析御史言從來爲學無一定的方子但要各人自用得著的便是學問只在人自肯尋求求來求去必有入處須是自求得的方謂之自得自得的方受用得當時皆以爲名言涇陽既去先生身自主之先生之學頗近近溪與東林微有不同其送方鳴秋謁周海門詩云孔宗曾派亦難窮未悟如何終得同愼獨其嚴四箇字長途萬里任君行人傳有道在東揚我意云何喜欲狂一葉扁舟二千里幾聲啼鳥在垂楊亦一證也

耿庭懷論學

賢友不求所以生死之道而徒辨所以生死之由不於見在當生求了畢欲於死後再生尋究竟千言萬語只是落在一箇輪廻漩坑裡不見有超出底意思千古只在今時迷了第決當下若云姑待是誣豪傑賢友謂人生穎異必其前生參悟之力結爲慧根又輕看了那生萬物的他既會生萬物便不會生一箇穎異的人有一箇穎異的人便是前生參悟來者則自古及今只生了些愚擬鈍根而已是誣天地若謂自古及今只是這些愚智在天地旋轉則初生愚智時是誰來者況旋轉來智者必益智愚者亦漸智何乃今人不及古人遠甚是誣聖賢賢友又問死後光景作何狀死者必有一著落處爲家余却問賢友見今光景作何狀目前著落豈無家如徒以耳目手足飲食男女與作生時光景宜乎其復求死後之光景也況以生爲客爲寄而以死爲歸爲家則生不如死矣是誣生死蓋佛氏輪廻之教原爲超出生死而設再生之說乃其徒敗壞家風的說話何故信之深勿論儒道禪已荒矣（答卽厭輪廻生死問下降同）○夫所謂漫天漫地亘古亘今者是何物天地古今尚在此內而此必欲附麗一物乎所謂神理綿綿與天地同久者亦必有神理之真體而曰附麗則獨往獨來者果安在也不隨生存求附麗於生乎不隨死亡猶有所附麗乎生而附麗於生是待生而存也死而必再生以求所附麗是隨死而亡也待生而存生已死矣隨死而亡猶能再生○今之頭腹手足耳目鼻口塊然而具者是生耶生者活也喜笑瑳然啼哭愴然周旋運轉惺然而有覺者乃謂之生一旦喜泯啼銷運止覺滅雖頭腹手足耳目鼻口之仍在則

史017-694

謂之死故生死形也形生形死總謂之形而形豈道乎哉道也者形而上之物也形而上也者超乎生死之外之謂也生死是形不是道道非形即非生死既已非生死矣果且有生死乎哉既已無生死矣果且有附麗乎哉既已無附麗矣果不可朝聞而夕死乎哉生死了不相干朝夕於我何與咏賢友所謂附麗云者似指今之頭腹手足耳目鼻口塊然之物所謂漫天漫地亘古亘今神理綿綿不隨生存死亡云者似指今之塊然儵然惺然之物徇生而為生執有而為知何謂知生生之不知何謂知死生死之不知何謂知道正恐賢友所以發願再生者亦不在了此公案而在貪此形生也欲不貪生非知生不可欲知生非知道不可知道則知吾與賢友今日雖生而實有一箇未嘗生者在這裡這裡方與做漫天漫地亘古亘今神理綿綿不隨

生存死亡的眞體也○自其未發者而觀之行於喜怒哀樂之中而超於喜怒哀樂之外獨往獨來不可名狀強名曰中明道曰且與做中是也自其發而中節也觀之混乎可喜可怒可哀可樂之場而合乎其喜其怒其哀其樂之心應用無滯如水道流故謂之和也中庸大段只是費隱顯微有無六字六字根荄只一性宗費可見而隱不可見顯可見而微不可見有可見而無不可見隱微無未發也費顯有發而中節也隱即之費中而在微即之顯將而在無即之有者而在未發即之發而中節者而在體用一原也非隱孰為費非微孰為顯非無孰為有非未發而孰為發而中節一以貫之也費即是隱顯即是微有即是無發而中節即是未發下學上達也學者徒於喜怒哀樂上求和而不於喜怒哀樂上求中徇跡遺心矣不於有喜有怒有哀

有終時認未發之眞體欲於無喜無怒無哀無樂時觀未發之氣象離形求神矣吾故曰喜怒哀樂情也中和性也費隱顯微有無一性也（答中和問）○獨無色故視不得無聲故聞不得覩不得聞不得却有一箇獨體在非謂不睹不聞之時是獨也獨體本自惺惺本自寂寂而却有不惺惺不寂寂之物欲獨體本自無起本自無滅而却有常起常滅之人心這裡所以用着戒慎恐懼四箇字能於惺惺寂寂中持此四箇字而後不惺惺不寂寂之物欲可滅能於無起無滅中持此四箇字而後常起常滅之人心可除此是有着落的工夫所謂本體上作工夫者是也（答閩衜）○荀子曰養心莫善於誠周子曰荀子元不識誠既誠矣心安用養耶到得心不用養處方是誠（答紹闓）○下學上達原是一理天地間無不下即無不上若以親親長長為下人人親其親

長其長而天下平為上則不可天下平亦是下親親長長亦是上只在悟不悟之間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同上二條）○這箇德性却莫於杳冥恍忽裡覓就是這箇禮而已中庸一書全於費處見隱○求心所在不若求心所不在大學心不在焉此四字是點化學人的靈丹身有所憤懥四句是鍛鍊學人的鼎鑪蓋四者實生於身而役乎心心何以有不在在乎四者之中為形骸所役而不自知爾如今日口受味目受色耳受聲鼻受臭四肢受安逸欣羨求取能盡無乎但有一絲心便不在不在者非不在腔子裡之謂也倒是這腔子裡成了一塊味色聲臭安逸美衣廣屋肥田佳園貴顯世路名高的鬧場此心受役於鬧場之內而不自知故曰不在也（答童子徐爌問心在何處）○自性是頭腦自性上起念是眞念念上改過是眞改過但要賢友認得自性

而已一切言行無差無錯處皆性之用也而必有其體假若散而無體則亦蕩而無用矣認得此體自然認得此用念亦用也而於體為近從本體上發念從念上省改少有差錯即便轉來總是本體上工夫從本體發念即是本體從念上轉來即轉即是本體一念離了本體一念即成差錯一轉不到本體即千轉都無實益交遊恬終遂成大錯皆起於轉之遠也此無他離了本體便屬形體一着形體便落惡道差者千里端在於此答文奎

○秋問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何如師反詰之對曰衆人之情憧憧擾擾安得未發意者養成之後乎師曰中即性也必待養成而後為中然則衆人無中遂無性乎秋以至善為對師曰喜怒哀樂終日離他不得豈爾終日間逼無此中不自反求牽合附會益見支離鳴被逼迫通身流汗忽聞蟬聲因省曰此聲之入吾何以受之而知為蟬也聲寂矣知何以不隨之而去也乃對曰意者吾身中目能視耳能聽鼻能嗅口能言其中有主之而不著於此者是謂中乎師首肯曰近之矣從此體驗亦得秋又曰意者君子而時中無時不有無方可執無處不滿見得此中則天地位萬物育天下歸仁直在眼前乎師舉手曰可矣可矣由此以進聖人不難學矣曰然則可以把持乎師曰爾不把持彼從何處去秋曰然則何以用功師曰離天地萬物不得自從此處用功而位育自在其中最要緊處在內省不疚無惡於志秋於是怡然順適判然冰解方鳴秋問答

○立教須名至善修學本自無為要知真性是我明明天命為誰不離喜怒哀樂超然獨抱圓規有耳誰能聽得有眼官為難窺本來巍巍堂堂古今一毫無虧動中漠然不動生生化化無遺沒道一切中節一切本

無近隨但要自明自覺三德五道不固三德五道由一從君開眼伸肩但能此中不疚天地萬物皆歸方鳴秋

光祿劉本孺先生元珍

劉元珍字伯先別號本孺武進人萬曆乙未進士歷官禮部兵部郎乙巳大計四明庇其私人盡復臺省之黜者察疏留中人心憤甚不敢發先生抗疏刺其奸削籍歸而四明亦罷庚申起光祿寺少卿時遼瀋初沒贊畫劉國縉擁衆欲從登萊南濟先生謂國縉爲寧遠義兒扶同賣國今又寘處內地意欲何爲國縉遂以不振未幾卒官年五十一先生家居講學復啓新爲同善會表章節義優恤鰥寡以先生爲主有言非林下人所宜者先生病瘝一體如救頭目遑問其宜不宜也先生每以子路自任不使惡言入於東林講論稍涉附會輒正色斥之曰妨亂我宗旨聞詆講學者曰彼皆吾黨好名以爲口實其實彼之不好名乃專爲決裂名教地也疾小人不欲見荷其在側喉間輒如物梗必吐之而後已當東林爲天下射先生謂高忠憲曰此吾輩入火時也無令其成色有減斯可矣

明儒學案卷六十終

明儒學案卷六十一　東林四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參閱

忠端黃白安先生尊素

黃尊素字真長號白安越之餘姚人萬曆丙辰進士授寧國府推官強宗斂手避其風裁時崑宣之黨足以奔走天下先生未嘗稍假借也入爲山東道御史神宗以來朝中分爲兩黨君子小人迭爲勝負無已時天啓初政小人之勢稍絀會奄人魏忠賢保姆客氏相結以制沖主盡攬宮中之權思得外廷以助己小人亦欲乘此以一網天下之君子勢相求而未合也先生揚然謂同志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務吾儕其毋鬩牆以召外侮乎無何阮大鋮長吏垣與桐城嘉善不睦借一去以發難先生挽大鋮使毋去大鋮意亦稍轉而無奈桐城之疎彼也趙太宰不由咨訪改鄰新昌於銓部同鄉秦省起爭事權先生爲之調人江右遂謂新昌之見知於太宰由先生二憾交作而給事中傅櫆故與逆奄養子傅應星稱兄弟私懼爲清議所不容挺險者乃道之以首功借中書汪文言以劾桐城嘉善逆奄主之以興大獄先生授謀於鎮撫劉僑獄得解於是而有楊副院二十四大罪之疏疏之將上副院謂同志曰魏忠賢者小人之城社也塞穴薰鼠固不如墮城毀社耳先生曰不然除君側者必有內援公有之乎一擊不中內傻參會矣疏入副院既受詰責而且杖萬郎中杖林御史震恐廷臣先生謂副院曰公一日在朝則忠賢一日不安國事愈決裂矣不如去以少衰其禍副院以爲然而遷延不能決也南樂由逆奄入相然惟恐人知使撫

逝士大夫以魏氏為愧嘉善因其大享不至將料之先生曰不可今大勢已去君子小人之名無從過為分別則小人尚有夾顧猶存二分之救也嘉善鋭意欲以擊外魏與楊副院擊內魏為對股文字不深惟先生之言南樂附然歎曰諸公殺人於險吾能探刀而不割哉遂甲乙其姓名於官籍之上恭其宗人魏忠賢曰此東林黨人皆與公為難者也逆奄奉為聖書終熹宗之世其竄殺不出於此晉人爭磋撫先生語太宰曰秦晉豫章同舟之人也用考功而豫章之人心變於郵典而關中之人心變再使晉人心變是一鬨而散之局也陳御史累劾嘉善以會推衛其座主中旨一出在朝無留賢矣凡先生憂深慮遠痛逆於幾先謀乖之際皆先事之左券也先生三疏劾奄第一疏在副院之先第二疏繼副院而上第三疏萬郎中杖後消亡日勁

論奄人疑指則曰此論官職分非不以為名高也乙丑出都門曾欽程論之創籍其冬訛言繁興謂三吳諸君子謀翻局先生用李實為張本授以祕計逆奄聞之大懼封事至江南四諸浸無影響沈可寇欲自以為功奏記逆奄曰事有跡矣逆奄使人日譏訶李實取其本去而七君子被逮蓋汪文言初番之獄舉邪定計即欲牽連左魏二公相隨入獄不意先生能使出之故於諸君子中意忌惟先生以為必為吾儕患訛言之興亦以是也丙寅閏六月朔賦詩而卒年四十三先生未嘗臨講席首善之會謂南皐曰賢奸雜沓未必有益於治道其風節相許者則蕺山忠憲忠節萬里投獄蕺山慟哭而送之先生猶以不能濟時為恨先生以開物成務為學視天下之安危為安危苟其人志不在弘濟艱難沾沾自領揀擇題目以賣聲名則直鄙之為硜硜之小人耳其時朝士空疎以通記為粉本不復留心於經學章奏中有引繞朝之策者一名公指以為問先生曰此晉歸隨會事也凡五經中隨舉一言先生即口誦傳疏瀾倒水決類如此

懷謝軒講義

格物是格出至善所在，若作名物象數，則是借外以廓內，知原是性中一點府體，但因格物而開拓融化，無有纖毫遮隔處，便是。○天豈有命？生而炯炯不昧者，是合下生來個個是聖賢，再沒有命之以凡庸者。從此率之，不加不損，只依他出來，蓋天命之體貞而靜，率者不起知故，不生紛擾，這便是貞靜之妙。戒懼慎獨，便落主靜，率性之工夫也。修者就自家做出來的樣來做法程，非另有修也。○未發之中，渾淪無際，停蓄無窮，此即水渦不落、無聲無臭之地，神明變化，都不外此，案齋已發者，天下同此一性，天下同此一率，夫婦猶是，聖人猶是，更無似說變幻於間，豈不謂達道？中者未發之性，和者已發之性，性無動靜，中和之名因動靜而分，若言未發為性，已發為情，分明性有動靜矣。

○世風日下，如江河竟注，而自古至今此理猶在人心，雖天之命於穆不已，蓋謂此也。○問天地位、萬物育，曰：天地無日不位，萬物無日不育，只為人心失却中和之體，天地雖大，若容不得我，萬物雖衆，只覺多我一人，知此則知位育。○不是欺人方是偽，凡所行而胸中自不能安，旁人不見其破綻處，豈不是偽。○一貫不必說得元遠，淺言之，如世之機械變詐，亦有時節通行得去，便有時節不可通行得去，如何貫得？是故一貫者，其唯誠乎。○觀過知仁，故知其不善所以明善。○孟子知言，全將自己心原印證，舉述吾心止有一常，人自去分門立戶，分蹊別徑，都從常心中變出許多鬼魅魍魎，知言者但把常心照證，變態無不剖露，知得人心，亦止知得自己心，知得羣心之變，亦止養得吾心之常。○心不受變而術則變，如學術流為申韓，此心不得不歸於慘酷，治術流為雜伯，此心不得不向於殺伐，戰國時人學皆刑名，治皆詐殺，都被術所弄壞，乃轉而歸咎仁之不若人，故孟子特地指出本來此心，人人圓滿，只是一日之遠端，便判終身之趨向，即夫子習相遠之說也。○說個信果，定是未言未行之先，先叢一番心了，大人未言那見有當信之理，未行那見有當果之事，任他危言遜言，旁行正行，再沒有不中於則者，義有進而心無著也。○感遇聚散，佛氏視之皆太虛中游氣紛擾，與性體一毫不相妨礙，儒者則皆是我本根發出枝葉，無一件是假。○心體無盡，凡天地間所有之事，古今來所有之功，聖賢接續盡之，豈能盡得。○陽明先生答陸元靜無妄無照之論，蓋本之佛書，佛書言妄心即真心影像，妄本無妄，以有感故感，亦無感，以能照故；若是，則照妄之心，即是無妄之心，云何復得

有妄心，心本無妄，以無照故謂之妄，今指為真心之影像，畢竟影是形生，像隨鏡見，推不得是鏡以外事，今欲却妄而完真，安得逃影而滅像乎。○佛氏言心無常，為無所住而生其心，念念生滅不停也，此儒者之所謂妄心也，而佛氏正以顯此心之性空妙理，即謂之真如不動，此蓋有見於流行，無見於主宰，以其常動而謂之不動，非真不動也。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佛氏所缺者，至德也。公都子所言性無善無不善、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三說，總是一說，不觀之佛書云：心性，性不可斷，故性善性惡皆不可斷，既不可斷，則是性有善也，無善惡能生善惡，又云善惡同以心性為性，若斷性惡則斷惡也，若云性本無性，性亦非性，畢竟有個生善生惡者在，則是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也。○佛法先要人信，蓋佛法亦人本是

種種可疑於此教人盡行奪下翻身跳入其中豈不立地成佛何須更假修爲若吾儒亦是穿衣喫飯夏葛冬裘見成道理伸手便見革之即是體之即存故不必言信無疑非信不必言悟無修非悟○釋氏言宗心言妄心謂常住不動之眞心爲宗緣者爲妄其實所謂常住不動者空而已矣緣起而流行者天地萬物皆野馬塵埃也但不足以礙我空體與空體截然不相粘合吾儒則就此野馬塵埃之中流行而不失其則者乃見常住不動之眞心故其名則同而所指實異也

宗伯吳霞舟先生鍾巒

吳鍾巒字巒穉號霞舟武進人也崇禎甲戌進士先生弱冠爲諸生出入文社講會者四十餘年海內推爲名宿以貢教諭光州學從河南鄉舉登第時年已五十八矣授長興知縣閹人崔璘榷稅以屬禮待郡縣先生不得降紹興照磨量移桂林推官南渡陞禮部主事未上而國亡閩中以原官召之上書言國事時宰不悅先生曰今日何等時如某者更說一句不得耶出爲廣東副使未行而國又亡遁跡海濱是時自浙至中左建國以一旅奉之二三人望皆覬望不出先生曰吾等之出未必有濟然因吾等之不出而人心懈體何以見學術之上亦惟以死繼之而已起爲通政使從返浙海先生以禮部尚書扈蹕所至錄其士之秀者爲弟子員率之見於行朝僕僕拜起人笑其迂先生曰此與陸君實舟中講大學正心章一例耳駕在翁洲先生退處補陀及事亟先生曰昔者吾友李仲達死奄禍吾尚爲諸生不得請死吾友馬君常死國難吾爲遠臣不得從死閩事之壞吾已辭行在不得繫死吾老矣不及此時此土死得明白乾淨節一日疾病死何以謝吾友見先帝於地下哉復渡海入翁洲辛卯八月末於聖廟右廡設高座積薪其下城破捧夫子神位登座危坐縱火而卒年七十五先生受業於涇陽而於景逸元宰季思皆爲淡交所最以爲守身法者則洪漁圃思抄也在長興瓦載以爲善足自喜者三事一爲劉夫子弔丁長儒至邑仵件杖擬一爲九日登烏牌山一爲分房得錢希聲所謂道德文章山木兼而有之矣先生嘗選時文名士品擇一時之有品行者不滿二十人而羲與焉其後同處圍城執手慟哭羲別先

生行三十里先生復棹三板追送其語絕痛酸楚孟偉先生所
謂嗚咽而赴四明山中之行者此也嗚呼先生之知義如此今
鈔先生學案去之三十年嚴毅之氣尚浮動目中也

霞舟隨筆

人生只君親兩大本凡日用應酬宗族脊屬無不本於親本此
之謂仁凡踐土食毛事上臨下無不本於君本此之謂義○人
只除了利根便爲聖賢故喻利喻義分別君子小人小人所以
喻利只爲遂耳目口體之欲孟子所以說養其小體爲小人試
想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八字直將此身立在千仞岡上下視養
口體物交物一班人渺乎小哉真蠛蠓一世矣○有伊尹之志
則可化不則貪位慕祿之鄙夫而已矣不可與事君也有顏子
之樂則可遯不則飽食閒居之小人而已矣未足與議道也○
士大夫爲盜賊關說者是即盜賊爲俳優關說者是即俳優○
或問當此之時何以自處答云見危臨難大節所在惟有一死
其他隨緣俟命不榮通不醜窮常養喜神獨尋樂處天下自亂

吾身自治履之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
自亂也玩之可得守身法○當此之時惟見危授命是天下第
一等事不死以圖恢復成敗尚聽諸天非立命之學也○當此
之時避世深山亦天下第一等事徼幸以就功名禍福全聽諸
人非保身之道也○錢啓新先生云後生小子但有向上根器
須忘年以交接引入道不必羅致門下○張二無至京師宜興
餽以人參不受宜興不悅二無告以蔣遐舉冠宜興諧之曰但
主心一轉天下自治他可置勿道也二無遂力求去○顏壯其
爲孝廉時里人有蹤訴者既去移碁追還爲下一跪里人駭問
何故曰與汝下跪我立而扶之恩此終覺不安故跪還汝耳○
友云求長生當除妄想曰求長生獨非妄想耶○君子小人之
辨在人臣當泯其圭角在人主當見得分明○天地之間只有

陰陽二氣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天地間一切目可得見耳可得聞言可得傳躬可得行者皆道之用也皆象也數也故聖人立象以盡意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然用理人之意其不可見乎不可得而見者道之體也立象而意盡於其中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費者用也隱者體也聖人惟恐人索之於隱只言用不言體易之六爻皆用也故曰用九曰用六用九而六其體故曰見群龍無首天德不可為首用六而九其體故曰利永貞以大終○天地只有一乾伏羲原初只有一畫坤之偶即一畫而分之非另有第二畫也○坤之中斷處正是坤之虛處所以順承天也乾貫乎中矣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一直撐天拄地一方周遍四隅中字從直從方曰可兼內外二義○他卦之上為極為變惟鼎與井終為成功井以養民鼎以養

賢井以水鼎以火水火飲食之道也○欲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須將喜怒哀樂發而不中節處克盡纔覩得○子貢聞道顏子以下一人只文章性道二語括盡中庸費隱之旨○問朝聞道所聞何道答云只看下句○入道者當於天親一脈不可偽為處觸情此文介真實見道語人情之同處即本心人謂隨處體認天理愚謂隨處體貼人情靜虛二字上不容加一道字一念不起時一物不著處恭得消息當是朝聞○人身常定常靜常安氣息自調毋有意調息反覺氣息轉龍可見正助之害○見危授命不要害怕見利思義却要害羞○事父母能竭其力一生之力無一毫不為父母用者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此力纔竭○君子一生汲汲皇皇只這一件事故曰好學○北辰是天之樞紐中間些子不動處仍不是不動只動處還在原處○

今日會講各人須細細密察為文學而來乎為理學而來乎為道學而來乎為文學來不過學業上討些悟頭這不中用為理學來研窮意義亦是訓詁學究伎倆也不中用為道學來實踐躬行纔有中用這便是所安又為先生而來乎為聖賢而來乎為自己而來乎為先生而來先生有出山時節這靠不得為聖賢而來聖像有不懸時節聖人之書有不對面時節亦靠不得為自己而來立志在身心性命這纔靠得這便是所安此是君子小人親筆供狀○言顧行行顧言今人之言大抵勦襲之言今人之行大抵處迹之行自己一毫不與其間此之謂不相顧○知只在心地上明白不在義理見聞上鋪張○張二無云無兩餘騎承必在境上打點自己未有實受用在一經夫子指點使覺本地風光時時現前非心地上打掃十分潔淨何以有此

切磋琢磨正是樂與好禮得力處了貢見得此真能因苗辨種飲本知源○三百篇皆無字之經矣故夫子許以言詩告往知來止與人易數往知來不隔一線○二無云詩之為用自閨房靜好以至郊廟登歌其人自耕夫遊女以至藎臣哲后其事自析蘩行草木以至感格天地神明真是無隙不披無遠不屆却只人人一點不容已之思耳思起處原無邪緣染而後有邪只用此無緣染之思抽引不盡何止充天塞地○心本是仁非是二物私欲引去心使遮仁私欲既無心原是仁

郎中華鳳超先生允誠

華允誠字汝立，別號鳳超，無錫人。天啓壬戌進士，授工部主事，告歸。崇禎己巳補任，轉員外郎，調兵部。上疏言國家罷設丞相，用人之職吏部掌之，閣臣不得侵焉。今次輔溫體仁、冢臣閔洪學同邑朋比，斯除異己，閣臣操吏部之權，吏部阿閣臣之意。庇同鄉則怵舉逆案，排正類則逼逐講官。奉旨迴話，因極言其罪狀，又言王化貞宜正法，余大成在可矜。上多用其言。體仁、洪學雖疏辨，無以難也。尋以終養歸。南渡起補吏部，署選司事，踰辭去，在朝不滿一月。改革後，杜門讀易。戊子四月，有告其不剃髮者，執至金陵，不屈而死。先生師事高忠憲，忠憲殉節，示先生以末後語云：「心如太虛，本無生死。」故其師弟子之死，止見一義，不見有生死，所以云本無生死。若佛氏雖亦言無生死，則生死為閒生死也，為徒死。縱能坐脫立亡，亦是弄精魂而已。先生始悔未嘗作詩，棠難之春，為二律云：「細思古則全賢豪，擲外孤臣鬢雪毛。眼底兵戈方戰路，靜中消息不容忙。點無一事陰遭惜，愁有千端挽自高。生色千秋青史在，自餘蕭數却勞勞。」「悵不干仞碧雲飛，壽夭由來不一看。日月光華宵又旦，春秋遷革歲方寒。每爭毛髮皆肯禮，狂逐波流倒履冠。應盡只今師便罷，不堪回首問長安。」是亦知死之一證也。

中書陳幾亭先生龍正

陳龍正字惕龍，號幾亭，浙之嘉善人。崇禎甲戌進士，授中書舍人。庚辰熒惑守心，先生一言民間死罪細求疑情，一言輔臣不專票擬，恪恤則位置六卿，有事則謀定大將。己卯十月彗星見，先生進言曰：「事天以實不以文，臣更進之曰：事天以心不以嚮。何為實？今日求言恤刑之實是也。何言心？自今以後弗忘此求言恤刑之心也。」其年十一月上將郊天，先生請正郊期：古帝王郊天不用至日。家語孔子對定公曰：「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以上辛。」郊特牲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上蕭曰：「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也，用辛日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也。」臣謹按上辛謂日至之月第一辛日，如冬至在十一月下旬，則用仲若冬至在十一月初旬，本月無辛，則用十月下旬。如崇禎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辛巳冬至，宜十八日辛未郊也。上命諸臣議，先生又上郊祀攷辨，上從之，以辛巳南郊。明年乞休，不允。壬午上言剿逆不在兵多，則於簡練；職掌非專，則勇藉於善謀。所云招撫之道，則更有說，曰解散，曰安插。解散之法，仍屬良賤；安插之法，專委有司。戒初淫殺，小民苦賊而望兵，兵既無律，民反畏兵而從賊，至於民之望賊，而中原不可收拾矣。及發荒之議起，先生曰：「金非財，惟五穀為財。興屯不足以生穀，唯墾荒可以生穀。起科不可以墾荒，唯不起科可以墾荒。五穀生則加派可罷，加派罷然後民生可安。」上以先生疏付金之俊議之。甲申正月，左遷南京國子監丞。國變後杜門著書，未幾卒。先生師事吳子往，志遠高忠憲，留心當世之務，故以萬物一體為宗。其後始湛心於性命，然師門之旨又一轉矣。

學言

最初最簡最盡一畫於太極再畫於陰陽三以下不能無遁矣
義畫最畫發揮其最初也後聖有言皆發揮於圖書之後者也
故曰言不盡意聖人欲使反其初觀其盡者又曰予欲無言人
心惟寂然不動斯太極矣乎寂無不藏感無不通後空虛者其
以爲有不能生陰陽萬物之太極也須無常存氣無常分開非
始有混非終無有無從不相離故不言一之是以言之有無二
觀天下之物無不二人我二矣心迹二矣體用二矣切而生死
亦二浮而得喪毀譽亦二二之所從來遠矣○日無定中月無
定滿人無定強方至即行衰極即消斯須不得留留則有息矣
人形氣不得不衰也心不得不自強也形氣似月心似日○天
地自不滿生天地之中者時能滿滿山川無全吉人形無全美

世福無全享極之盾虞不能使朝無孔壬野無矜人古今亦無
全治惟堯孔心德居其全爾不可全者物而衆求之可全者德
而莫之求惑矣夫○大投人性其有形以後天人殊而親疏而
通之際乎天主上也人臣庶也性職事也奉職循理謂之忠良
曠厥職而朝夕致禮焉明主鬪之以爲忠乎媚乎○止者心之
常艮背亦止行庭亦止靜者太極之常生陰亦靜生陽亦靜十
靜者艮止之義乎心合於艮之謂太極矣心載性而宰身然性
觀心則心苛矣惟性最肅故學不從心而從性身觀心則心微
矣惟身斯顯故學不本正而本修其從性與照異端之病也其
本修也坊百世之逃也○返百慮於何慮學問之道不知其道
反益其慮化有事爲無事經濟之道不知其道反生其事○閑
道以無妄念爲候妄念因於嗜慾嗜慾因於有身嗜慾無味無

足想矣物物自然無容想矣忽若有見而念起不禁若悟與思
誠者自反之謂也主於自得不期誠而誠主於得名不期僞而
僞○不信天則學無柄小毀小譽小得小失目前相遇莫不傷
得焉學至於惟有天知則陟降於帝庭與太極存矣功至於惟
有天知則朝市屢變傳家之事不變矣、得焉恐人不知微勞
焉恐人不感是誠何心哉○凡人者自爲、人而已矣仁人者
天下之心心覺一身之病癢仁人覺天下之病癢覺之故安之
未能安天下且安目前無安之之權且使有權者動念於求安
安之心不可不自我存安之績不必自我成○法今傳後其與
人爲善之心乎天下法之天下皆善人矣後世傳之後世皆善
人矣舜之所樂其在茲乎我可法我可傳則品尊而名貴是雖
有慈行猶己私也去鄉人幾何殆不如舜憂不能使天下後世

同歸於善也無憂無舜之令名○可與及有言識時務者在乎
餘傑天下先務時時各異孰爲大本孰爲大端週親往事人所
既爲我則陳迹方當今世從何入手而狀然不識者皆是也○
數四二年來之治機爲今之天下未必合者而況遠昔哉成心
之夫難矣哉成心之害深矣哉一懷成心所觀得失皆不復中
非必愛之憎之也力除愛憎以爲虛衷而成心隱隱據其中而
主之我自以不關成心也其實推之不能去也○立言有六禁
不本至誠勿言無益於世勿言損益相兼勿言後有流弊勿言
往哲已言勿贅言非力所及勿輕言○我與天下後世之感通
猶兩人相覿我愛彼彼亦愛我否耶覿而變疎我惟見有身
天下亦爲知有我鄉人之所以草木同腐也我孜孜爲後世計
後世孰能忘之聖賢之所以長生於人心也○有明之盛道至

時湥若辭高一子而已辭子危而死高子遂及不以時耶不以
爵耶宋六子其一不受爵其五不居高爵○國朝人才自王文
成而下無若楊忠愍養其身以有爲六律可明可制○問三楊
曰文貞德業最盛學者爲民無赫赫功是足貴也弘治三臣曰
弇州記允矣周忠介曰介矣哉手綰銓衡若不敢風厲出數十
歛其死也則幾傷勇乎其有耻不與黨之心乎妮死而忠介不
免命也夫問楊忠烈曰烈矣哉然激者禍者夫夫也自昔狐鼠
以格主失以葉衛失有一處頤攻之而失者乎不失禍斯烈矣
○上士貞其身移風易俗中士自開焉衛矣下士每遇風俗則
身爲之移○堯舜以來只說教字從不肯說著學字傅說乃稱
說箇學之蓋出來尼思以前只說性字從不肯說著理至孔子
方言窮理孟子又云心所同然者理說個理字出來此二字便

爲千萬世宗主○言生生可以該沖漠無朕言沖漠無朕或反
以賺生生儘有恬靜之士談及民生利病輒悄然不顧非惟不
顧且將罪人蓋其恬靜中與世間痛癢全相隔斷當知所謂沖
漠無朕正欲於一桁不立之處體認出萬物一體端倪耳若人
我隔絕則其養高習靜反陷陷養成一段殺機古來那有此胡
越學問今日言學只提箇生字○學者須得爲萬世開太平意
思方是一體方是隱居工夫不然一生巖居川觀亦便無事可
做但云獨善其身亦覺與世隔絕須識獨善中原有兼善事業
但目前不甚著明只觀百世而下所法所傳總是堯舜仲尼意
思大行窮居當將事業略有分別久久決無分別有分別之日
煞無分別之遲長念頭從萬物一體處起工夫只在修身天地
之大德曰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二節是孔孟提出道學表

原然人不知如何用力所以又說明明德許多條目然只看欲
明明德於天下一句已將念頭工夫合總說完後世學問不本
諸好生之心許多清高靜寂長厚像樣一切盛德芳名都只從
一身上起總做得完完全全無些子破綻終非知道無他念頭
起於自身工夫反在外面總只顛倒了一部論語皆說學問
事惟是知也直指出心體來皆說做工夫事惟天何言哉直指
出道體來皆說生前事惟朝聞夕死直指出到頭結果處來說
心體明是不倚見聞矣終不教人廢學問說道體明是節節現
成矣終不教人不做工夫說到頭結果明是心同太虛事業皆
浮雲矣終不教人虛想像死後光景步步踏實乃得超塵而奔
斯人爲徒乃得侔天而遊味此三則任是特地靈慧無礙辯才
勞空提醒未有出於其外者也異端拈出神奇妙理在聖人止

是平常異端鳴出驚佈大事在聖人止是作息故使驚者不解
解者不驚○在人身如何是天載曰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此人
身中無聲無臭處也但於義理熟之莫從天載上虛想要從好
知不好學之蔽○所性分定人人盡然仁義禮知根於心惟君
子能之最循非一日矣若以不加損獨歸君子便不識所性
曾子傳一貫不言一貫而言絜矩其義一也在道則言一貫在
天下則言絜矩此矩即從心所欲之矩聖人不必言絜絜之則
是忠恕其於學者故有把捉湯武反之亦是絜矩○道一而已
矣中一而已矣中不可見見之於和自昔聖人之作用舉八元
舜因因皆和也何非是中惟和則發揮出中字來中無可言言
之以庸自昔聖人之日用總不足慎有餘皆庸也何物是中惟
庸則形狀出中字來博厚高明結以天之所以爲天不及地也

溥博淵泉結以配天不及地也知化育結以浩浩其天不及地也無他天一而已矣地止是天中之凝聚處在彼則覩和與庸而中見在此則言天而地見指點之法相反而通之大舜所至成都孔孟育英才太丘幼安之徒鄉里薰其德士浮其身未有以獨善終者也對天下而云耳德不孤人必有以應我若無獨我必有以成人○朱子知行並進何嘗不重覺悟只似多却推駁象山一番然非自爲爲後世也象山立身實無可議陽明大類之無忝躬行君子只多却推駁朱子一番顏曾木卜同在聖門親領德旨其用功得力處何嘗不小異使當時必欲相同亦成聚訟矣大抵學問只怕差不怕異入門不妨異朝聞夕可歸宿必同用力不妨異設誠致行起念必同○問聖賢效法天地亦有時拘過天地否曰夷齊不食周粟當時天運已歸周兩

人欲以雙身撐住乾坤元時上天命之人上天下而金華門子沒身枲壞一則拘之於天運之初遷一則拘之於天運之久定此太極之不隨陰陽者故人心爲太極孔子發學之不講不知是如何講法孟子直發揮出來有節詳說有節反說詳即如今辯論反則是體認天理躬行亦反說也默識亦反說也古人辯論惟恐體認或誤故須辯之今人雖反說到至精至微處只是說話然則且莫講學先體貼孔孟講說二字○理欲並竅於人心饑食渴飲非其一端乎知味得正斯理矣甘而失正或醉飽溢量斯私欲矣一事一念莫不有利善介於其間危如之何凡言危者得失存亡之關也若以私欲爲人心則已失已亡豈但危而已哉道心即人心之得其正者與不正此爭些子非必如一黑一白相反而易辯也故曰惟微

明儒學案卷六十一終

明儒學案卷六十二

學人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校閱

蕺山學案

今日知學者大槩以高劉二先生並稱爲大儒可以無疑矣然當高子遺書初出之時羲侍先師於舟中自禾水至省下盡日翻閱先師時摘其闌入釋氏者以示羲後讀先師論學書有答韓位者云古之有朱子今之有忠憲先生皆半雜禪門又讀忠憲三時記謂釋典與聖人所爭毫髮其精微處吾儒具有之總不出無極二字弊病處先儒具言之總不出無理二字其意似主於無此釋氏之所以爲釋氏也今如忠憲正命之語本無生死亦是佛語故先師救正之曰先生心與道一盡其道而生盡

其道而死是謂無生死非佛氏所謂無生死也忠憲固非佛學然不能不出入其間所謂大醇而小疵者若吾先師則醇乎其醇矣後世必有能辨之者戊申歲羲與惲日初同在越城半年日初先師高第弟子其時爲劉子節要臨別拜於河滸曰初執手謂羲曰知先師之學者今無人矣吾二人宗旨不可不同但於先師言意所在當稍渾融耳羲蓋未之答也及節要刻成緘書寄羲曰子知先師之學者不可不序嗟乎羲豈能知先師之學者然觀日初高劉兩先生正學說云忠憲得之悟其畢生黽勉祗重修持是以乾知統攝坤能先師得之修其未後歸趣亟稱解悟是以坤能證入乾知夫天氣之謂乾地質之謂坤氣不得不凝爲質質不得不散爲氣兩者同一物也乾知而無坤能則爲狂慧坤能而無乾知則爲盲修豈有先後彼徒見忠憲旅

店之悟以爲得之悟此是禪門路徑與聖學無當也先師之慎獨非性體分明慎是慎個恁麼以此規之日初亦便未知先師之學也使其知之則於先師言意所在迎刃而解矣此義不序師要之意也惜當時不及細論負此良友今所錄一依原書次第先師著述雖多其大槩具是學者可以無未見之恨矣

學人黄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叅閱

忠端劉念臺先生宗周

劉諱宗周字起東號念臺越之山陰人萬曆辛丑進士授行人上疏言國本言東林多君子不宜彈射請告歸起禮部主事劾奄人魏忠賢保姆客氏轉光祿寺丞尋陞尚寶少卿太僕少卿疏辭不允告病回籍起右通政又固辭內批其矯情厭世革職爲民崇禎己巳起順天府尹上方綜核名實羣臣救過不遑先生以爲此刑名之術也不可以治天下而以仁義之說進上迂闊之京師戒嚴上疑廷臣謀國不忠稍稍親向奄人先生謂今日第一宜開示誠心爲濟難之本皇上以親內臣之心親外臣以重武臣之心重文臣則太平之業一舉而定也當是時小人必欲翻逆案遂以失事者牽連入之東林先生曰自東林之以忠義著是非定矣奈何復起波瀾用賢之路從此而窮解嚴後上祈天永命疏上天重民命則刑罰宜省請除詔獄上天厚民生則賦斂宜緩請除新餉相臣勿與大獄勿贊富強與有所天永命之責焉上詰以軍需所出先生對曰有原設之兵原設之餉在上終以爲迂闊也請告歸上復思之因推閣員降諭召先生入對文華殿上問人才糧餉流寇三事對曰天下原未嘗乏才止因皇上求治太急進退天下士太輕所以有人而無人之用加派重而叅罰嚴吏治日壞民生不得其所胥化爲盜賊餉無從出矣流寇本朝廷赤子撫之有方盜賊還爲吾民也上又問兵事對曰臣聞禦外亦以治內爲本此干羽所以格有苗

也皇上亦法堯舜而已矣上頷溫體仁曰迂哉劉某之言也用爲工部左侍郎乃以近日弊政反覆言之謂皇上何下尺一之詔痛言前日所以致賊之由與今日不忍輕棄斯民之意遣廷臣賫內帑廵行郡國爲招撫使以招其無罪而流入者陳師險隘聽其窮而自解歸來誅渠之外猶可不殺一人而畢此役也上見之大怒久之而意解諭以大臣論事須體國度時不當效小臣圖占地步盡咎朝廷耳先生復言皇上已具堯舜之心惟是人心道心不能無倚伏之機出於人心而有過不及者援之政事之地卽求治而過不免害治者有之惟皇上深致意焉三疏請告上允之行至德州上疏曰今日之禍己巳以來醸成之也後日之禍今日又醸之矣己巳之變受事者爲執政之異己不難爲法受惡巢冀之重典丙子之變受事者爲執政之私人

不難上下蒙蔽使處分之顛異曰古小人與中官氣誼一類故天下有比中官之小人必無合於君子之小人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中官之君子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臣不能爲首輔溫體仁解矣有旨革職爲民然上終不忘先生臨朝而嘆謂大臣如劉宗周清執敢言廷臣莫及也壬午起吏部左侍郎先生以爲天下治亂決不能舍道而別有手援之法一涉功利皆爲苟且途中上書以明聖學未至陞左都御史召對上問職掌安在對曰都察院之職在於正己以正百僚必其存諸中者上可以對君父下可質天下士大夫而後百僚則而象之至於責成巡方其首務也巡方得人則吏治清吏治清則民生安矣已又戒嚴先生言皇上以一心爲天地神人之主鎮靜以立本安詳以應變此第一義也其施行次第旌盧象昇戮楊嗣昌上曰責

亦朕心是也請郵追戮何與兵機事召對中左門御史楊若僑言火器先生劾之曰御史之言非也邇來邊臣於安攘禦侮之策戰守屯戍之法槩置不講以火器爲師命不恃人而恃器國威所以愈頓也上議督撫去留先生對請自督師范志完始志完身任三協平時無備聽其闌入今又借援南下爲脫卸計從此關門無阻決裂至此上曰入援乃奉旨而行何云脫卸先生對十五年來皇上處分未當致有今日敗局乃不追原禍始更絃易轍欲以一切苟且之政牽補罅漏非長治之道也上變色曰從前已不可追今日事後之圖安在先生對今日第一義在皇上開誠布公先豁疑關公天下以爲好惡則思過半矣上曰國家敗壞已極如何整頓先生對近來持論者但論才望不論操守不知天下眞才望出於天下眞操守自古未有操守不謹

而遇事敢前者亦未有操守不謹而軍士畏威者上曰濟變之日先才而後守先生對以濟變言愈宜先守卽如范志完操守不謹用賄補官所以三軍解體莫肯用命由此觀之豈不信以操守爲主乎上始色解先生更端曰皇上方下詔求言而給事中姜埰行人司副熊開元以言得罪下之詔獄皇上度量卓越如臣某罪多狂妄幸寬斧鑕又如詞臣黃道周亦以戇直蒙宥二臣何獨不蒙一體之仁乎上曰道周有學有守豈二臣可比先生對曰二臣誠不及道周然朝廷待言官有體卽有應得之罪亦當敕下法司定之遽寘詔獄終於國體有傷上怒曰朕處一二言官如何遂傷國體假有貪贓壞法欺君罔上眞可不問乎先生對卽皇上欲問貪贓壞法欺君罔上者亦不可不付之法司也上大怒曰如此偏黨豈堪憲職候旨處分先生謝罪文

武班行各中救遂求職歸南渡起原官先生上言今日宗社大計舍討賊復讐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陛下決策親征亦何以作天下忠臣義士之氣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圖江北鳳陽號稱中都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荊襄而南去金陵不遠親征之師駐蹕於此規模先立而後可言政事一時亂政先生無不危言閣臣則劾馬士英勲臣則劾劉孔昭四鎮則劾劉澤清高傑先生本無意於出謂中朝之黨論方興何暇圖河北之賊立國之本計已疎何以言匡攘之畧當是時姦人雖不利先生然耻不能致先生反急先生之一出馬士英言先生負海內重名自稱草莽孤臣不書新命明示以不臣也朱統鑽言先生請移蹕鳳陽鳳陽高墻之所蓋欲以罪宗處皇上四鎮皆言先生欲行定策之誅意在廢立先生在丹陽僧舍高傑劉澤清遣刺

客數輩迹之先生危坐終日無惰容客亦心折而去詔書敦趣再三先生始受命尋以阮大鋮為兵部侍郎先生曰大鋮之進退江左之興衰繫焉內批是否確論先生再疏請告予馳驛歸先生出國門黃童白叟聚觀嘆息知南都之不能久立也浙省降先生慟哭曰此余正命時也門人以文山叠山袁閬故事言者先生曰北都之變可以死可以無死以身在削籍也南都之變主上自棄其社稷僕在懸車尚曰可以死可以無死今吳越又降區區老臣尚何之乎若曰身不在位不當與城為存亾獨不當與土為存亾乎故相江萬里所以死也世無逃死之宰相亦豈有逃死之御史大夫乎君臣之義本以情決舍情而言義非義也父子之親固不可解於心君臣之義亦不可解於心今謂可以不死而死可以有待而死死為近名則隨地出脫終成

一食生畏死之徒而已矣絕食二十日而卒乙酉閏六月八日戊子也年六十八先生起自孤童始從外祖章穎學長師許敬菴而砥礪性命之友則劉靜之丁長孺周寧宇應中先忠端公高忠憲脫雖與陶石梁同講席為證人之會而學不同石梁之門人皆學佛後且流於因果分會於白馬山羲嘗聽講石梁言一名臣轉身為馬引其疾姑證之羲甚不然其言退而與王業洵王毓耆推擇一輩時名之士四十餘人執贄先生門下此四十餘人者皆喜闢佛然而無有根柢於學問之事亦浮慕而已反資學佛者之口實先生有憂之兩者交譏故傳先生之學者未易一二也先生之學以慎獨為宗儒者人人言慎獨唯先生始得其眞盈天地間皆氣也其在人心一氣之流行誠通誠復自然分為喜怒哀樂仁義禮智之名因此而起者也不待安排

品節自能不過其則即中和也此生而有之人人如是所以謂之性善即不無過不及之差而性體原自周流不害其為中和之德學者但證得性體分明而以時保之即是慎矣慎之工夫只在主宰上覺有主是曰意離意根一步便是妄便非獨矣故愈收斂是愈推致然主宰亦非有一處停頓即在此流行之中故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蓋離氣無所為理離心無所為性佛者之言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此是他眞贓實犯柰何儒者亦曰理生氣所謂毫釐之辨竟亦安在而徒以自私自利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棄而君臣父子強生分別其不謂佛者之所笑乎先生如此指出眞是南轅北轍界限清楚有宋以來所未有也識者謂五星聚奎濂洛關閩出焉五星聚室陽明子之說昌五星聚張子劉子之道通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語錄

湛然寂靜中當見諸緣洗攝諸事就理雖簿書鞅掌金革倥偬一齊俱了此靜中眞消息若一事不理可知一心作亂在用一心錯一心理一事壞一事即豎得許多功能亦是沙水不成團如喫飯穿衣有甚奇事纔怡亂已從容衆過學無本領漫言主靜總無益也（以下前錄）○知行自有次第但知先而行即從之無間可截故云一後儒喜以覺言性謂一覺無餘事即知即行其要歸於無知知既不立一亦難言噫是率天下而禪也○有不善未嘗不知是謂良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是謂致知○盈天地間皆道也學者須是擇乎中庸事之過不及處即爲惡事則念之有倚著處即爲惡念擇善非擇在事上正證本心始得識仁一篇總是狀仁體合下如此當下認取活潑地不須著纖毫氣力所謂我固有之也然誠敬爲力乃是無著力處著把持之存終屬人僞誠敬之存乃爲天理只是存得好便是存敬存正是防檢克己是也存正是窮索擇善是也若泥不須防檢窮索則誠敬之存當在何處未免滋高明之惑○凡人一言過則終日言皆婉轉而文此一言之過一行過則終日行皆婉轉而文此一行之過蓋人情文過之態如此幾何而不墮禽獸也（以下[illegible]錄）○日用之間漫無一事或出入閑房或應接賓客或散步迴廊或靜窺書冊或談說無根或思想過去未來或料理藥餌或撫摩衣飲或詰童僕或盤桓蹋地排徊莫可適莫自謂無大過杜門守拙禍亦無生及夫時移境改一朝忽作追尋來歷多半前日無事甲裏如前日陰起一念此一念便下種子前日誤許一冊此一冊便成附會推此以往不可勝數故君子不以閑居

而肆惡不以造次而違仁○此心放逸已久纔間內則苦而不甘忽復去之總之未得天理之所安耳心無內外其渾然不見內外處即天理也先生云心有所向便是欲向內向外皆欲也（以下丙寅錄）○釋氏之學本心吾儒之學亦本心但吾儒自心而推之意與知其工夫實地却在格物所以心與天通釋氏言心便言覺合下遺却意無意則無知無知則無物其所謂覺亦只是虛空圓寂之覺與吾儒體物之知不同其所謂心亦只是虛空圓寂之心與吾儒盈物之心不同象山言心本未嘗差到慈湖言無意分明是禪家機軸一盤托出○道本無一物可言若有一物可言便是礙膺之物學本無一事可著纔有一事可著便是賊心之事如學仁便非仁學義便非義學中便非中學靜便非靜止有誠敬一門頗無破綻然認定誠敬執著不化則其謂不誠不敬也亦已多矣夫道即其人而已矣學如其心而已矣○此心絕無湊泊處從前是過去向後是未來逐外是人分投裏是鬼窟四路把絕就其中間不容髮處恰是此心眞湊泊處此處理會得分明則大本達道皆從此出○心無物累便是道莫於此外更求道此外求道妄也見爲妄見思爲妄思有見與思即與消融去即此是學○延平教人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此學問第一義工夫未發時有何氣象可觀只是查檢自己病痛到極微密處方知時雖未發而倚著之私隱隱已伏纔有倚著便來橫決若於此處查考分明如貫虱車輪更無躲閃則中體恍然在此而已發之後不待言矣此之謂善觀氣象者（以下[illegible]）○問未發氣象從何處看人曰從發處看入如何用工夫曰其要只在愼獨問兼動靜否曰工夫只在靜故云主靜

立人極非偏言之也然則何以從發處看入曰動中求靜是眞
靜之體靜中求動是眞動之用體用一原動靜無端心體本是
如此○動中有靜靜中有動者天理之所以妙合而無間也靜
以宰動動復歸靜者人心之所以有主而常一也故天理無動
無靜而人心惟以靜爲主以靜爲主則時靜而靜時動而動即
靜即動無靜無動君子盡性至命之極則也以下甲戌○游思妄想
不必苦事禁遏大抵人心不能無所用但用之於學者旣專則
一起一倒都在這裏何暇及一切游思妄想即這裏處不無間
斷忽然走作吾立刻與之追究去亦不至大爲擾擾矣此主客
之勢也○止諦當時切忌又起爐竈以丁丑子新心錄○無事時得一
偷字有事時得一亂字○程子曰無妄之謂誠無妄亦無誠○
心以物爲體離物無知今欲離物以求知是張子所謂反鏡索
照也然則物有時而離心乎曰無時非物心在外乎曰惟心無
外○獨字是虛位從性體看來則曰莫見莫顯是思慮未起鬼
神莫知也從心體看來則曰十目十手是思慮旣起吾心獨知
時也然性體即在心體中看出○心之官則思思曰睿睿作聖
性之德曰誠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此心
性之辨也故學始於思達於不思而得又曰誠者天之道也思
誠者人之道也○致知在格物中庸明有疏義曰明善是也然
中庸言五者之目而大學止言格致不言所以格且致者何也
曰此五者之目已括大學二字內此直言其所謂道耳故曰如
切如磋者道學也此格物之功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道心
中即在人心中看出始見得心性一而二二而一然學者工夫
不得不向危處做起是就至粗處求精至紛處求一至偏倚處

求中也擇善固執上是從氣質上陳得體性來所以至精○纔認己無不是處愈流愈
下終成凡夫纔認己有不是處愈達愈上便是聖人○獨體只
是個微字愼獨之功亦只在於微處下一着子故曰道心惟微
心一也合性而言則曰仁離性而言則曰覺覺則仁之親切痛
癢處然不可以覺爲仁正謂不可以心爲性也又統而言之則
曰心析而言之則曰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物惟心精之合意知
物粗之合天下國家與身而後成其爲覺若單言心則心亦一
物而已凡賢聖言心皆合八條目而言者也或止合意知物言
惟大學列在八目之中而血脈仍是一貫止是此心之全譜又
特表之曰明德○大學之言心也曰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而已
此四者心之體也其言意也則曰好好色惡惡臭好惡者此心
最初之機即四者之所自來故意蘊於心非心之所發也又就
意中指出最初之機則僅有知善知惡之知而已此即意之不
可欺者也故知藏於意非意之所起也又就知中指出最初之
機則僅有體物不遺之物而已此所謂獨也故物即是知非知
之所照也大學之教一層切一層眞是水窮山盡學問原不以
誠意爲主以致良知爲用神者○有善有惡者心之動好善惡
惡者意之靜知善知惡者是良知有善無惡者是物則○一性
也自理而言則曰仁義禮智自氣而言則曰喜怒哀樂一理也
自性而言則曰仁義禮智自心而言則曰喜怒哀樂○或曰君
子旣常戒懼於睹聞矣又必及其所不睹聞方是須臾不離道
否曰如此則是判成兩片矣且人自朝至夕終無睹聞不著時
即後世學者有一種瞑目杜聰工夫亦是禪門流弊聖學原無
此教法○無極而太極獨之謂也動而生陽即喜怒哀樂未發

謂之中，靜而生陰，即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纔動於中，即發於外，發於外則無事矣，是謂動極復靜。纔發於外，即止於中，止於中則有本矣，自謂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而儀立焉。若謂有時而動，因感乃生，有時而靜，與感俱滅，則性有時而生滅矣。蓋時位不能無動靜，而性體不與時位為推遷。故君子戒懼於不睹不聞，何時位動靜之有。○問：人心既無無喜怒哀樂時，而藏發總一機矣。若夫氣機之屈伸，畢竟有寂感之時。寂然之時，四者終當寂於無，感通之時，四者終當通於有象，則又安得以未發為動，而已發反為靜乎？曰：性無動靜者也，而心有寂感。當其寂然不動之時，喜怒哀樂未始淪於無；及其感而遂通之際，喜怒哀樂未始滯於有。以其未始淪於無，故當其未發謂之陽之動，動而無動故也；以其未始滯於有，故及其已發謂之陰之靜，靜而無靜故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性之所以為性也。動中有動，靜中有靜，物也，心之所以為心也。

體認親切法

身在天地萬物之中，非有我之得私。

心在天地萬物之外，非一膜之能囿。

通天地萬物為一心，更無中外可言。

體天地萬物為一本，更無本心可覓。

先生有詩云：只恐圖相形容似，纔熟此兒向日肥。即此可以

辨儒釋

或曰：慎獨是第一義，學者須先識天命之性，否則不慎獨。又如何識得天命之性？（以下丙子獨證編）○只此喜怒哀樂而達乎天地，即天地之寒暑災祥；達乎萬物，即萬物之疾痛疴癢。○伊洛指出

敬字，本中庸戒慎恐懼來，然敬字只是死工力，不若中庸說得有著落。以戒慎屬不睹，以恐懼屬不聞，總只為這些子討消息，胸中實無個敬字也。故主靜立極之說，最為無弊。○小人只是無忌憚便結果一生，至大學止言閒居為不善耳。閒居時有何不善可為？只是一種懶散精神，漫無著落處，便是萬惡淵藪，正是小人無忌憚處，可畏哉！○陽明先生言良知，即物以言知也，若早知有格物義在，即止言致知亦得。朱子言獨知，對睹聞以言獨也，若早知有不睹不聞義在，即止言慎獨亦得。○離獨一步便是人偽。○主靜之說，大要主於循理，然昔賢云道德言動，皆翕聚為主，發散是不得已事，天地萬物皆然，則亦意有專屬，正黃葉止兒啼，是方便法也。○喜怒哀樂雖錯綜其文，實以氣序而言。至殽而為七情，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是性情之變，離乎天而出乎人者，故紛然錯出而不齊，所為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七者合而言之，皆欲也，君子存理遏欲之功，正用之於此。若喜怒哀樂四者，其發與未發，更無人力可施也。（[illegible]）○古人恐懼二字，常用在平康無事時，及至利害當前，無可迴避，只得赤體承當。世人只是倒做了。○九容分明畫出有道形容氣象，然學者一味學不得，吾病其徇外而為人也。○本體只是這些子，工夫只是這些子，并這些子仍不得分，此為本體，彼為工夫。既無本體工夫可分，則亦并無這些子可指。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盈天地間一氣而已矣。有氣斯有數，有數斯有象，有象斯有名，有名斯有物，有物斯有性，有性斯有道，故道其後起也。而求道者輒求之未始有氣之先，以為道生氣，則道亦何物也，而能遂生氣乎？（以下[illegible]）○或曰：虛生氣，夫

虛即氣也何生之有吾遡之未始有氣之先亦無往而非氣也當其屈也自無而之有有而未始有及其伸也自有而之無無而未始無也非有非無之間而即有即無是謂太虛太極○天者萬物之總名非與物為君也道者萬器之總名非與器為體也性者萬形之總名非與形為偶也○一心也而在天謂之誠人之本也在人謂之明天之本也故人本天天亦本人離器而道不可見故道器可以上下言不可以先後言有物先天地異端千差萬錯從此句來一氣之變雜然流行類萬物而觀人亦物也而靈者不得不靈靈無以異於蠢也故靈含蠢蠢亦含靈類萬體而觀心亦體也而大者不得不大大無以分於小也故大統小小亦統大○人心徑寸耳而空中四達有太虛之象虛故生靈靈生覺覺有主是曰意此天命之體而性道教所

從出也（覺有主是[illegible]見）○天樞轉於於穆地軸亘於中央人心藏於獨覺○理即是氣之理斷然不在氣先不在氣之外知此則知道心即人心之本心義理之性即氣質之本性千古支離之說可以盡掃而學者從事於人道之路高之不墮於虛無卑之不淪於象數道術始歸於一乎○天命流行物與無妄言實有此流行之命而物物付畀之非流行之外另有個無妄之理○乾坤合德而無為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非迭運之謂也至化育之功實始乎繼體之長子而長女配之成乎少男而少女配之故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今曰繼靜而動亦非也以斯知人心之獨體不可以動靜言而動靜者其所乘之位也分明是造化之理○心無善惡而一點獨知知善知惡知善知惡之知即是好善惡惡之意好善惡惡之意即是無善無惡之體此之

謂無極而太極意者心之所存非所發也或曰好善惡惡非所發乎曰意之好惡與起念之好惡不同意之好惡一機而互見起念之好惡兩在而異情以念為意何啻千里○自濂溪有主靜立極之說傳之豫章延平遂以看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為單提口訣夫所謂未發以前氣象即是獨中真消息但說不得前後際耳蓋獨不離中和延平姑即中以求獨體而和在其中此慎獨真方便門也後儒不察謂未發以前專是靜寂一機直欲求之思慮未起之先而曰既思即是已發果然心行路絕語言道斷矣故朱子終不取延平之說遂專守程門主敬之法以教學者特其以獨為動念邊事不為無弊至湖南中和問答轉折發明內有以心為主則性情各有統理而敬之一字又所以流貫乎動靜之間庶幾不謬於慎獨之說最後更以察識端

倪為第一義為誤而仍歸之涵養一路可為善學延平者然終未得中庸本旨○陽明子言良知每謂個個人心有仲尼至於中和二字則反不能信謂必慎獨之後方有此氣象豈知中和若不是生而有之又如何養成得中只是四時之中氣和只是中氣流露處天若無中氣如何能以四時之氣相禪不窮人若無中氣如何能以四端之情相生不已故曰哀樂相生循環無端正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戒懼於所不睹聞其旨一也○性情之德有即心而見者有離心而見者即心而言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當喜而喜當怒而怒哀樂亦然由中道和有前後際而實非判然分為二時離心而言則維天於穆一氣流行自喜而樂自樂而怒自怒而哀自哀而復喜由中道和有顯微際而亦非截然分為兩在然即心離心總

見此心之妙而心之與性不可以分合言也故寂然不動之中四氣實相為循環而感而遂通之際四氣又迭以時出即喜怒哀樂之中各有喜怒哀樂焉如初喜屬喜喜之暢屬樂喜之斂屬怒喜之藏屬哀餘倣此是也又有逐感而見者如喜也而濟為好樂也而溢為樂怒也而積為忿懥哀也而分為恐為懼為憂為患非樂而淫即哀而傷且陽德衰而陰慘用事喜與樂之分數減而忿懥恐懼憂患之分數居其偏勝則去天愈遠心非其心矣○陽明子曰語言正到快意時便翕然能止截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肅然能收斂得嗜欲正到沸騰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能然見得良知親切工夫亦自不難愚為語言既到快意時自能繼以止截意氣既到發揚時自能繼以收斂嗜欲既到沸騰時自能繼以消化此正一氣之自通自復分明喜怒哀樂相為循環之妙有不待品節限制而然即其間非無過不及之差而性體原自周流不害其為中和之德學者但證得性體分明而以時保之則雖日用動靜之間莫非天理流行之妙而於所謂良知之見亦莫親切於此矣若必借良知為監察官欲就其一往不返之勢皆一一逆收之以還之天理之正則心之與性先自相讐而杞柳桮棬之說有時而伸也必矣○中庸言喜怒哀樂專指四德而言非以七情言也喜仁之德也怒義之德也樂禮之德也哀智之德也而其所謂中即信之德也故自四者之存諸中言謂之中不必其未發之前別有氣象也即天道之元亨利貞運於於穆者是也自四者之發於外言謂之和不必其已發之時又有氣象也即天道之元亨利貞呈於化育者是也惟存發總是一機故中和渾是一

性如內有陽舒之心為喜為樂外即有陽舒之色動作態度無不陽舒者內有陰慘之心為怒為哀外即有陰慘之色動作態度無不陰慘者推之一動一靜一語一默莫不皆然此獨體之妙所以即微即顯即隱即見即慎獨之學即中和即位育此千聖學脈也○心意知物是一路不知此外何以又容一念字今心為念蓋心之餘氣也餘氣也者動氣也動而遠乎天故念起念滅為厥心病還為意病為知病為物病故念有善惡而物即與之為善惡物本無善惡也念有昏明而知即與之為昏明知本無昏明也念有真妄而意即與之為真妄意本無真妄也念有起滅而心即與之為起滅心本無起滅也故聖人化念還心要於主靜○心之官則思一息不思則官失其職故人心無思而無乎不思絕無所為思慮未起之時惟物感相乘而心為之動則思為物化一點精明之氣不能自主遂為憧憧往來之思矣如官犯贓乃溺職也○思即是良知之柄○知無不良只是獨知一點○朱子以未發言性仍是逃空墮幻之見性者生而有之之理無處無之如心能思心之性也耳能聽耳之性也目能視目之性也未發謂之中未發之性也已發謂之和已發之性也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勢之性也○程子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如麟鳳梟獍其性之仁暴皆生而有之假令易梟獍而仁易麟鳳而暴則非其性矣水清則明清之性也水濁則暗濁之性也千古性學不明則是將做一好題目看故或拘於一處或限於一時而不能相通以類萬物之情使性善之旨反晦○性即理也理無定理理亦無理○張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是性與氣分明兩事矣即程

子之見亦近儱侗凡言性者皆指氣質而言也或曰有氣質之性有義理之性亦非也盈天地間止有氣質之性更無義理之性如曰氣質之理即是豈可曰義理之理乎○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曰一歲一周天而天以一氣進退平分四時溫凉寒燠不爽其則一歲如此萬古如此即其間亦有愆陽伏陰釀為災祲之數而終不易造化之大常此所謂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鐘虛則鳴叩之以大則大鳴叩之以小則小鳴以為別有一物主所以鳴者非也盈天地間道理不過如此正為虛而能應之理物物皆然非鐘所得而私也此可以明性體矣○古今性學不明只是將此理另作一物看大抵臧三耳之說佛氏曰性空也空與色對空一物也老氏曰性元也元與白對元一物也吾儒曰性理也理與氣對理一物也佛老叛理而吾儒障於理幾何而勝之○朱子於獨字下補一知字可謂擴前聖所未發然專以屬之動念邊事何耶豈靜中無知乎使知有間於動靜則不得謂之知矣○心無存亡但離獨位便是亡○滿腔子皆惻隱之心以人身八萬四千毫竅在在靈通知痛癢也只此知痛癢心便是惻隱之心凡乍見孺子感動之心皆從知痛癢心一體分出來朱子云知痛是人心惻隱是道心太分析惻隱是知痛表德○慈湖宗無意亦以念為意也只是死念法若意則何可無者無意則無心矣龍溪有無心之心則體寂無意之意則應元此的傳慈湖衣鉢也文成云慈湖不免著在無意上則龍溪之說非師門定本可知若夫子之毋意正可與誠意之說相發明誠意乃所以毋意也毋意者毋自欺也○子絕四毋意聖人心同太虛一疵不存了無端倪可窺即

就其存主處亦化而不有大抵歸之神明不測而已自意而積成為我纔說得是私意者竟以意為私是認念為意也日用之間動靜云為莫不各有自然之理苟能順以應之如饑食渴飲夏葛冬裘不起一見則亦無往而非道矣纔起一見便屬我見强我合道勿成兩片（以上論意）○格物是格其有善無惡之物○存其心養其性存得恰好處便是養本是一個工夫却須兩句說正如宋儒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以上論致知）○人心如穀種滿腔都是生意欲錮之而滯矣然而生意未嘗不在也疏之而已耳又如明鏡全體渾是光明習染薰之而暗矣然而明體未嘗不存也拂拭而已耳惟有內起之賊從意根受者不易除更加氣與之拘物與之蔽則表裏夾攻更無生意可留明體可覿矣是為喪心之人君子惓惓於謹獨以此（以上論謹獨）○省察二字正存養中喫緊工夫如一念於欲便就此念體察體得委是欲立與消融而後已○聖人之所謂道者率性而已矣盈天地間皆性也性一命也命一天也天即心心即理即事即物而渾然一致無有乎上下精粗之岐所以謂中庸之道也後之言道者妄意所謂形而上者而求之虛無既遁有而入無又遁無而入有有無兩遣善惡不立其究也歸之斷滅性種而猶謂之見性何哉○身無妄動可乎曰無妄動易無妄念難無妄念可乎曰無妄念易無妄心難（以上論存養）○心是鑒察官謂之良知最有權觸著便碎人但隨俗習非因而行有不慊此時鑒察仍是井井却已做主不得鑒察無主則血氣用事何所不至一事不做主事事不做主隱隱一竅托在恍惚間擁虛器而已○語次多詭隨亦見主心之不一○小人閒居為不善只為恁卻些子聖人勘之曰無

所不至○主靜敬也若言主敬便贅此主字○如在性情上理會但有過更無不及可商如出乎太粗應乎太急便是過不必到分數上爭饒減也然間有太軟太弱時總向廓然處討消息○人心一氣而已矣而樞紐至微纔入粗一二則樞紐之地霍然散矣散則浮有浮氣因以有浮質有浮質因以有浮性有浮性因以有浮想爲此四浮合成妄根爲此一妄種成萬惡嗟乎其所由來者漸矣○本心湛然無思無爲爲天下主過此一步便爲安排心有安排因以有倚著有倚著因以有方所有方所因以有去住有去住因以有轉換則機械變詐無所不至矣○莫非命也順而受之正也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如斯而已矣受制焉僥倖苟免焉爲桎梏一爲巖墻矣莫非性也耘而由之眞也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斯而已矣安排焉

知過造作焉一爲湍水一爲杞柳矣以下紀聞○人有恒言曰性命由一念之起滅一息之呼吸一日之晝夜推之以至百年之生死時然而然不期然而然莫非性也則莫非命也今人專以生死言性命蓋指其盡處言也而漸易以七尺之成毀則性命之說有時而晦矣○心放自多言始多言自言人短長始○後之學者每於道理三分之推一分於在天以爲天命之性推一分於萬物以爲在物之理又推一分於古今典籍以爲耳目之用神反而求之吾心如赤貧之子一無所有乃日夕乞哀於三者而幾幾乎其來舍焉客子之過逆旅止堪一宿所謂來者續之不堅也當是時主人貧甚尚有一點靈明可恃爲續命之膏又被佛氏先得之則益望望然恐曰我儒也何以佛爲并其靈明而棄之於是天地萬物古今典籍皆闃亾而返求其一宿而

不可得終坐門持鉢以死寧爲牛後無爲雞口悲夫○或問謂有以一念爲萬年者乎曰無以爲也往者過來者續今日之日曾非昨日之日乎學貴日新日日取生乎一日刱換一日方不犯人間烟火氣○大學首言明德又繼之曰止於至善蓋就明德中指出主宰有所謂至善者而求以止之止之所以明之也然則學問工夫固不止就一靈明處結果可知以下癸未有發揮者名○陽明先生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理無動靜氣有寂感離氣無理動靜有無通一無二以理爲靜以氣爲動言有言無則善惡之辨轉展悠謬矣○心且是無善無惡其如動而爲好惡好必善惡必惡如火之熱水之寒斷斷不爽乃見其所爲善者孟子性善之說本此故曰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此性善第一義也大學之好惡正指平旦之好

惡而言故欺曰自欺慊曰自慊自之爲言由也自之爲言獨也○朱子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卽所謂良知也但朱子則欲自此而一一致之於外陽明則欲自此而一一致之於中不是知處異乃是致處異○大學言明德則不必更言良知知無不良卽就明德中看出陽明特指點出來蓋就工夫參本體非全以本體言也又曰良知卽天理卽未發之中則全以本體言矣將置明德於何地至後人益張大之敢并此二字盡晦原初立言之旨○佛氏之學只主靈明而抹去善惡二義故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見本來面目本來面目仍只是一點靈明而已後之言大學者本之豈大學之義乎○胡敬齋曰心有所主之謂意朱子擇訓蒙詩曰意是情專所主時近之大學章句以心之所發言恐未然愚謂敬齋亦近之而未盡也心有專主蓋言有所專

主也有所專主仍是逐物心即朱子情專所主之說然讀大學本傳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方見得他專主精神只是善也意本如是非誠之而後如是意還其意之謂誠乃知意者心之主宰非徒以專主言也○天一也自其主宰而言謂之帝心一也自其主宰而言謂之意大有五帝而分之為八節十二辰故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即主宰即流行也此正是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處今言意為心之所發亦無不可言所發而所存在其中終不可以心為所存意為所發意者心之所發發則有善有惡陽明之說有自來矣抑善惡者意乎好善惡惡者意乎若果以好善惡惡者為意則意之有善而無惡也明矣然則誠意一關其止至善之極則乎○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蓋言獨體之好惡也元來只

是自好自惡故欺曰自欺慊曰自慊既是自好自惡則好在善即是惡在不善惡在不善即是好在善故好惡雖兩意而一幾若以所感時言則感之以可好而好感之以可惡而惡方有分用之機然所好在此所惡在彼心體仍只是一個一者誠也意本一故以誠還之非意本有兩而吾以誠之者一之也○古本聖經而後首傳誠意前不及先致知後不及欲正心直是單提直指以一義總攝諸義至末又云故君子必誠其意何等鄭重故陽明古本序曰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豈非言誠意而格致包舉其中言誠意而正心以下更無餘事乎乃陽明宛轉歸到致良知為大學中旨大抵以誠意為主意以致良知為工夫之則蓋曰誠意無工夫工夫只在致知以合於明善是誠身工夫博文是約禮工夫惟精是惟一工夫豈不直截簡要乃質之誠

意本傳終不打合及考之修身章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只此便是良知然則致知工夫不是另一項仍只就誠意中看出如離却意根一步亦更無知致可言余嘗謂好善惡惡是良知舍好善惡惡無所謂知善知惡者好即是知好惡即是知惡非謂既知了善方去好善既知了惡方去惡惡審如此亦安見所謂良者乃知知之與意只是一合相分不得精粗動靜且陽明既以誠意配誠身約禮惟一則莫一於意莫約於誠意一關今云有善有惡意之動善惡雜糅向何處討歸宿抑豈大學知本之謂乎如謂誠意即誠其有善有惡之意誠其有善固可斷然為君子誠其有惡豈有不斷然為小人吾不意為良知既致之後只落得做半個小人若云致知之始有善有惡致知之終無善無惡則云大學之道正心而已矣始得前之既欲提宗於致

知後之又欲收功於正心視誠意之關反是道路斷橋使人放步不得主意在何處○濂溪曰幾善惡即繼之曰德愛曰宜曰義通曰禮知曰智守曰信此所謂德幾也道心惟微也幾本善而善中有惡言仁義非出於中正即是幾之惡不謂忍與仁對乖與義分也先儒解幾善惡多誤○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知之良二語決不能相入則知與意分明是兩事矣將意先動而知隨之耶抑知先主而意繼之耶如意先動而知隨之則知落後著不得謂良如知先主而意繼之則離照之下安得更有魍魎若或驅意於心之外獨與知與心則法惟有除意不當誠意矣且自來經傳無有以意為心外者求其說而不得無乃即知即意乎果即知即意則知良意亦良更不待言○幾者動之微不是前此有個靜地後此又有動之著在而幾則界乎動

靜之間者審如此三截看則一心之中隨處是絕流斷港安得
打合一貫余嘗謂周子誠神幾非三事總是指點語大學止辨
公私義利而不分理欲天人中庸只指隱微顯見而不分前後
動靜此是儒門極大公案後人憒憒千載於今○如惡惡臭如
好好色全是指點微體過此一關微而著矣好而流爲好樂矣
而流爲忿懥又再流而爲親愛之僻爲賤惡之僻又再流而爲
民好之僻民惡之僻濫觴之弊一至於此總爲不誠意故然則
以正心章視誠意微著之辨彰彰而世儒反以意爲粗根以心
爲妙體○後儒格物之說當以淮南爲正曰格知身之爲本而
家國天下之爲末予請申之曰格知誠意之爲本而正修齊治
平之爲末陽明云意在於事親則致吾良知於事親之物只意
在於事親便把個私意了當晨昏則定省當冬夏則溫凊何處

容得意在於事親耶○朱子表章大學於格致之說最爲喫緊
而於誠意反草草平日不知作何解至易簀乃定爲今章句曰
實其心之所發不過是就事盟心後儒於法已疏矣至慎獨二
字明是盡性喫緊工夫與中庸無異旨而亦以心之所發言不
更疏乎朱子一生學問半得力於主敬今不從慎獨二字認取
而欲援敬於格物之前眞所謂提燈而索照也○予嘗謂學術
不明只是大學之教不明大學之教不明不爭格致之辨而實
在誠正之辨蓋良知與聞見之知總是一知良知何嘗離得聞
見聞見何嘗遺得心靈水窮山盡都到這裏誠正之辨所關甚
大辨意不清則以起滅爲情緣辨心不清則以虛無落幻相兩
者相爲表裏言有者無不可方物而區區一點良知亦終日受
其顛倒播弄而不自知適以爲濟惡之具而已視聞見支離更

何啻霄壤一誠貫所性之全而工夫則自明而入故中庸曰
誠身曰明善大學曰誠意曰致知其旨一也要之明善之善不
外一誠明之所以誠之也致知之知不離此意致之所以誠之
也本體工夫委是打合○意根最微誠體本天本天者至善者
也以其至善還之至微乃見其眞止定靜安慮次第俱到以歸
之得得無所得乃爲眞得禪家所謂向一毛孔立腳是也此處
圓滿何處不圓滿此處虧欠無處不虧欠故君子起戒於微以
克完其天心焉欺之爲言欠也所自者欠也自處一動便有夾
雜因無夾雜故無虧欠而端倪在好惡之地性光呈露善必好
惡必惡彼此兩關乃呈至善故謂之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此時
渾然天體用事不著人力絲毫於此尋個下手工夫惟有慎之
一法乃得還他本位曰獨仍不許亂動手腳一毫所謂誠之者

也此是堯舜以來相傳心法學者勿得草草放過○心體本無
動靜性體亦無動靜以未發爲性已發爲情尤屬後人附會喜
怒哀樂人心之全體自其所存者謂之未發自其形之外者謂
之已發寂然之時亦有未發已發感通之時亦有未發已發中
外一機中和一理也若徒以七情言如笑啼怒罵之類畢竟有
喜時有不喜時有怒時有不怒時以是分配性情勢不得不以
斷滅者爲性種而以紛然雜出者爲情緣分明有動有靜矣○
周子主靜之靜與動靜之靜迥然不同蓋動靜生陰陽兩者缺
一不得若於其中偏處一焉則將何以爲生生化化之本乎然
則周子何以又下個靜字曰只爲主宰處著不得註腳只得就
流行處討消息亦以見動靜只是一理而陰陽太極只是一事
也○先儒之解大學名以意爲心之所發而以所發先所有故

於中庸亦有致和以致中等語近時鄒吉水有曰舍已發之和而欲求未發之中雖孔子不能總爲不能出脫一意字故其說種種悠謬信如此只合和爲天下之大本矣○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如何曰此除是閉耳合眼也心不在焉始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時若靜中工夫愈得力則耳目聰明亦愈加分曉可見人一并無不睹不聞時也若謂戒懼工夫不向睹聞處着力則可○知在善不善之先故能使善端充長而惡自不起若知在善不善之後無論知不善無救於短長勢必至遂非文過即知善反多此一知雖善亦惡今人非全不知只是稍後耳視聖人霄壤知只是良知而先後之間所爭致與不致也○起一善念吾從而知之知之之後如何頓放此念若頓放不妥吾慮其剜肉成瘡起一惡念吾從而知之知之之後如何消化此念若

消化不去吾恐其養虎遺患總爲多此一起纔有把捉雖善亦惡轉爲多此一念纔屬念緣便非起今人言致良知者如是○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此興亡之先兆也蓋人心亦有兆焉方一念未起之先而時操之以戒懼即與之一立定不至有岐路相疑之地則此心有善而無惡即有介不善於善中而吾且擇之精而守之一若明鏡當空不能眩我以妍媸此所謂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吾之言致知之學者如是○就性情上理會則曰涵養就念慮上提撕則曰省察就氣質上消鎔則曰克治省克得輕安即是涵養涵養得分明即是省克其實一也皆不是落後着事○知無先後但自誠而明便占先手故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吾自明而誠尚得懸着雖誠吾明終落後着即明盡天下之理都收拾不到這裏來總

屬狂慧○天命之性不可得而見即就喜怒哀樂求之猶以爲粗幾不足據也故又就喜怒哀樂一氣流行之間而誠通誠復行所謂鬼神之德者言之德即人心之德即天命之性故不睹不聞之中而莫見莫顯者存焉是以君子之戒慎恐懼無若或使之如所謂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無貳爾心者故特以祭法推明之一切工夫總是一誠乃伯陽明先生戒慎恐懼是本體之說非虛語也本體此誠工夫亦此誠相道成象洋洋優洋洋乎以見鬼神之爲德如此○本心之學聖學也而佛氏張大之謂虛而言空空故無所不攝攝一切有無而皆空一切有無不受也又攝一切有無而不容其所容何在也看來只是弄精魂語下而遺上者歟○誠者不思而得良知不慮而知良知一誠也致知誠之者也此文成秘旨○太極本無極是直截

語如後人務解乃曰太極本於無極耳信如此豈不加一重障礙究象山之所所而訟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何故避性字不言只爲性不可指言也蓋曰吾就性中之情蘊而言分明見得是善今即如此解尚失孟子本色況可云以情驗性乎何言乎情之善也孟子言這惻隱心就是仁何善如之仁義禮智皆生而有之所謂性也乃所以爲善也指情言性非因情見性也即心言性非離心言善也後之解者曰因所發之情而見所存之性因所情之善而見所性之善豈不毫釐而千里乎○凡所云性只是心之性決不得心與性對所云情可云性之情決不得性與情對○惻隱之心仁也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說者以爲端緒見外耳此中仍自不出來與仁也語意稍傷不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只說得仁的一端因就仁推義

禮智去故曰四端如四體判下一般說得最分明後人錯看了又以誣仁也因以孟子誣中庸未發爲性已發爲情遂喙甚云只向誤說○口之於味一章最費解說今略爲拈出孟曰耳目口鼻之欲雖生而有之之性乎然獨無所以宰制之乎是即所謂命也故君子言命不言性以致遏欲存理之功綱常倫物之則有至有不至雖生而若限之命乎然孰非心之所固有乎是則所謂性也故君子言性不言命以致盡人達天之學蓋性命本無定名合而言之皆心也自其權衡而言則曰命故當能爲耳目口鼻君自其體蘊而言則曰性故可合天人齊聖凡而歸於一總許人在心上用功就氣中參出理來故兩下分疏如此若謂命有不齊惟聖人全處其豐豈耳目口鼻之欲聖人亦處其豐乎性有不一惟聖人全由乎理豈耳目口鼻之性獨非天

道之流行乎審若此既有二性又有二命矣惟提起心字則性命各有條理令人一一推訟不得此孟子道性善本旨也後之言性者離心而言之離之弗能離則曰一而二二而一愈亢愈遠辯性言命亦然（[illegible]）

忿忿勿助間適合其宜即義非以勿忿勿助去集那義也如此正是義襲了○知言之學只是從未發之中看得透故早破了偏見此處差之毫釐氣便於此而受過過則暴也此孟子得統於子思處○主一之謂敬心本有主主還其主便是主一今日乃打破敬字蘊深以中言性而本之剛柔善惡剛柔二字即喜怒哀樂之別名剛善則怒中有喜惡則只是偏於剛一味肅殺之氣矣柔善則喜中有怒惡則只是偏於柔一味優柔之氣矣中便是善言於剛柔之間認個中非是於善惡之間認個中又非是於剛善柔善之外另認個中也此中字分明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故即承之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立極是也圖說言仁義中正仁義即剛柔之別名中正即中和之別解皆爲中庸註疏後人不解中庸并不解圖說通書矣○周子思之功全向幾處用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卽幾故通微通微故無不通故可以盡神可以體誠故曰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吉凶之機言善惡由此而出非幾中本有善惡也幾動誠動言幾中之善惡方動於彼而爲善去惡

之實功已先動於思所以謂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所以謂之知幾其神機非幾也言發動所由也○善不善之幾中於感應者止有過不及之差而乘於念慮者則謂之惡然過而不已念慮乘之亦僻不爲大惡矣○君子知幾端在感應上按持得力若念慮之惡君子早已絕之矣○程子以水喻性其初皆清也而其後漸流而至於濁則受水之地異也如此分義理與氣質似覺明白易稱各正性命乃利貞又稱成之者性也亦以誠復言則古人言性皆主後天而至於人生而靜以上所謂不容說者也即纔說之者皆已落一班畢竟離氣質無所謂性者生而濁則濁生而清則清非水本清而受制於質故濁也如此則水與受水者終是兩物性與心可分兩事乎余謂水心也而清者其性也有時而濁未離乎清也相近者也其終錮於濁則習之罪

也○性本虛位心有定理○敬齋云敬無間斷便是誠了謂心有間斷只爲不敬故若敬則自無間斷敬則所以誠之也此所謂自明而誠也非敬即是誠敬齋尚未及和靖敬齋只持守可觀而和靖於涵養分上大是得力

會語

問未發之中難以摸索曰中體當然何勞摸索纔摸索便不是中○爲學莫先於辨誠僞苟不於誠上立腳千修萬修只做得會歎路上人○邢世培問人於生死關頭不破恐於義利尚有未淨處曰若從生死破生死如何破得只從義利辨得清認得眞有何生死可言義當生自生義當死自死眼前止見一義不見有生死在○問生死爾石來以臘月三十日言之先生曰臘月三十日謂一年之事以此日終而一年之事不自此日始須

從正月初一日做起也○問格物當云何曰有古學賢道理固通門門可入不必限定一路先生只單說只有愼獨二字足以蔽之別無門路多端可放出也○問三教同源否曰只恐虛助三教異同且當下辨人禽兩路○古人成說如琴譜要拍須自家彈○靜坐是養氣工夫可以變化氣質○問有未每提識認一字果未經識如何討下手乃門下便欲識認得甚麼轉落影響邊事愈求愈遠墮入坑塹中所言道不遠人其要歸之子臣弟友學者乃欲遠人以爲道乎○世人無日不在禽獸中生活彼不自覺不堪當道眼觀並不堪當冷眼觀今以市井人觀市井人彼此不覺耳○問先生教某靜坐坐時愈覺妄念紛擾奈何曰待他供狀自招也好不然且無從見矣此有根株在如何一旦去得不靜坐他何嘗無只是不覺耳○吾輩心不能靜只

爲有根在假如科舉的人只著在科舉上仕途的人只著在仕途上所不專爲此總是此偏枝生來所以濂溪教的人只把無欲兩字作丹頭○先生嘆曰人謂爲人不如爲己故不忠看來忠於己謀者亦少如機變如蠹息如欺世盜名日日戕賊此身誤認是佔便宜事○有友問三代之下惟恐不好名名字恐未可抹殺曰今如云道是先儒有激之言若論一名字貽禍不是小小友謂郎如今日之會與來聽者亦爲有好名之心耳郎此一念便亦是取先生曰此語尤有病道會若爲名而起是率天下而爲亂臣賊子皆吾輩倡之也諸友裝是而不可入斯門矣友又謂大抵聖賢學問從自己起見豪傑建立事業則從勳名起見無名心恐事業亦不成先生曰不要錯看了豪傑古人一言一動凡可信之當時傳之後世者莫不有一段眞至精神在內

此一段精神所謂誠也惟誠故能建立故足不朽稍涉名心便是虛假便是不誠不誠則無物何從生出事業來○問無欲何以可言良知否曰只一致知便了若言致知又言無欲則致知之上又須添一頭腦所謂無欲只是此心之明所言有欲只是此心之昧有欲無欲正爭明昧相去不遠但能常明不必更言無欲○習氣日降而人心萬古如一日○敬則心中無一事○暴夜疏食先生曰浮雲不礙太虛聖人之心亦然直是空洞無一物今且問如何是太虛之體或曰一念不起時先生曰心無時而不起試看天行健何嘗一息之停所謂不起念只是不起妄念耳○性無性道無道理無理何也蓋有心而後有性有氣而後有道有事而後有理故性者心之性道者氣之道理者事之理也○無形之名從有形而起如曰性曰仁義禮智信皆無

形之名也然必有心而後有性之名有父子而後有仁之名有君臣而後有義之名推之禮智信皆然故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先生儆諸生曰吾輩習俗既深平日所為皆惡也非過也學者只有去惡可言改過工夫且用不著又曰為不善却自恕為無害不知宇宙儘寬萬物可容容我一人不得○吾輩偶呈一過人以為無傷不知從此過而勘之先尚有幾十層從此過而究之後尚有幾十層故過而不已必惡謂其出有源其流無窮也○苟志於仁矣無惡也然後有改過工夫可言○寧學聖人而未至無以一善成名者士君子立志之說也寧以一善成名無學聖人而未至者士君子返躬之義也如為子死孝為臣死忠古今之常理乃今見在之當為而曰吾不欲以一善成名是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學者或云於靜中

見得道理如此而動時又復忪亂或云於動時頗近於道而靜中又復紛擾症雖二見其實一病也動靜二字不能打合如何言學陽明在軍中一面講學一面應酬軍務纖毫不亂此時動靜是一是二○有讀人書疑無善二字者先生曰人心止有好惡一機好便好善惡便惡不善正見人性之善若說心有個無善吾從而好之有個不善吾從而惡之則千頭萬緒其為矯揉也多矣且謂好惡者心乎善惡者心乎識者當辨之人謂無善無惡者心之體也與陽明先生無善無惡者心之體不同陽明作言致孰不動之時故了即言有善有惡意之動矣先生此語卻別了無病而人極也以至善換太極二字更覺親切人心無善至言至善之不落邊際無聲無臭也先生從至善看到無善善為主也周濂溪言無善無惡無為至善從無聲子之言無為主也儒釋分途於此大學所謂格物孟子所謂集義一事也不放過一時也不放鬆無事時惺惺不寐有事時一真自如不動些子○無事時只孜孜便了○天理一點微妙處提醒工夫在有意無意之間○合寂是存養之精明處○靜中養出端倪端倪即意即獨即天○佛氏心無其心不得不以天地萬物為心物無其物不得不以心為天地萬物正如鏡中花用無其用體非其體○性即理也理無往而不在則性亦無往而不在○心中無一事浩然與天地同流○觀春夏秋冬而知天之一元生意周流而無間觀喜怒哀樂而知人之一元生意周流而無間為學亦養此一元生生之氣而已或曰未免間斷耳先生曰有三說足以盡之一本來原無間斷二知間斷即禪續三此間斷又從何來學者但從第三句做工夫方有進步○學不外日用動靜之間但辨真與妄耳或問如何為真先生曰對妻子如此說對外人却不如此說對間常如此說對僕隸却不如此說即所謂不誠無物不

明儒學案卷六十二

可以言學○世之遠人以為道者以道為一物必用吾力以求之故愈求愈遠其實揖讓進退之間作止語默之際無非道體之流行反之即是又多乎哉○問所存自謂不差而發之不能無過何也曰仍是靜存之中差耳此中先有罅隙而後發之日用之間始有過不及之事事皆離心而造者故學者不必求之行事之著而止求之念慮之微一言以蔽之曰誠而已矣○心只有人心而道心者人之所以為心也性只有氣質之性而義理之性者氣質之所以為性也○問萬物皆備之義曰纔見得有個萬物便不親切須知盈天地間無所謂萬物者萬物皆因我而名如父便是我之父君便是我之君類之五倫以往莫不皆然然必實有孝父之心而後成其為我之父實有忠君之心而後成其為我之君此所謂反身而誠至此纔見得萬物非萬

物我非我渾然一體此身在天地間無少欠缺何樂如之○羲問孔明敬輿希文君實其立心制行儒者未必能過之今一切滿而出之於外無乃隘乎先生曰千聖相傳止此一綫學者亂此一綫為離合所謂道心惟微也如諸公豈非千古豪傑但於此一綫不能無出入於此而放一頭地則雜矣與其雜也寧隘○先生題魏忠節公主羲侍先生於舟中陳幾亭以與紹守書呈先生先生覽畢付羲其大意謂天下之治亂在六部六部之胥吏盡紹興胥吏在京師其父兄子弟盡在紹興為太守者有能化其父兄子弟則胥吏亦從之而化矣故紹興者天下治亂之根本也羲一笑而置之曰迂腐先生从之曰天下誰肯為迂腐者羲惕然無以自容○心須樂而行惟苦學問中人無不從苦處打出○道非有一物可名只在行處圓滿○張二無從事主靜之學請正先生曰心無分於動靜故學亦無分於動靜若常求靜便坐在靜與動之病非體用一原之學也二無曰讀先生人譜而知損益二卦學者終身用之不盡先生曰不然要識乾元不識乾元則心無主宰即懲窒遷改未免以後起為功當能直達本原乎二無歛然曰此元公以後久默之旨○祝淵告逆思雜念先生曰學者養心之法必先養氣養氣之功莫如集義自今以往只事事求慊於心凡閒勾當閒話說衆與殺所歸併一路游思雜念何處可容○今人讀書只為句句明白所以無法可處若有不明白處便好商量也然除而即之其實字字不明白○世言上等資質人宜從陸子之學下等資質人宜從朱子之學吾謂不然惟上等資質然後可學朱子以其胸中已有個本領去做零碎工夫條分縷析亦自無礙若下等資質必須識得道在吾心不假外求有了本領方去為學不然只是向外馳求誤却一生矣○祝淵言立志之難先生曰人之於道猶魚之於水魚終日在水忽然念曰吾當入水躍起就水勢必反在水外今人何嘗不在道中更要立志往那處求道若便如此知得連立志二字也是贅○先生語葉敦艮曰學者立身不可自放一毫出路○問改過先改心過否曰心安得有過心有過便是惡也○吾人只率初念去便是孟子所以言本心也初念如此當轉念時復轉一念仍與初念合是非之心仍在也若轉轉不已必至逐其私而後已便不可救藥○知行兩字總是此心中做子名目學以求此心更無知行可說○先生謂祝淵曰人生末後一着極是要緊儘有平日高談性命臨歧往往失之其受病有二一是偽學飾名欺世原無必為聖賢之志利害當前全體盡露又有一種是禪學禪家以無善無惡為宗旨凡綱常名教忠孝節義都屬善一邊指為事障理障一切掃除而歸之空故惑世害道莫甚於禪昔人云能盡飲食之道即能盡生死之道驗之日用之間順逆之來夢寐之際此心屹然不動自然不為利害所奪矣惟其平日無終日之間違仁故能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工夫全在平日不可不兢兢也

易簀語

為學之要一誠盡之矣而主敬其功也敬則誠誠則天若良知之說鮮有不流於禪者○常將此心放在寬蕩蕩地則天理自存人欲自去矣○日來靜坐小菴胸中渾無一事浩然與天地同流不覺精神困憊蓋本來原無一事凡有事皆人欲也若能行所無事則人而天矣○王毓之侍先生曰吾今日自處無錯

歟否對曰雖聖賢處此不過如是先生曰吾豈敢望聖賢哉求不爲亂臣賊子而已矣

求學問答

王嗣奭問晦菴亦從禪學悟過來其精處未嘗不採取而不諱故妙所謂知者不言也象山陽明不出其範圍晚年定論可見曰宋儒自程門而後游楊之徒浸深禪趣朱子豈能不惑其說故其言曰佛法煞有高處而象山謂可以治心不可以治天下國家遂辭而闢之將吾道中靜定虛無之說一併歸之禪門惟恐一托足焉因讀大學而有得謂必於天下事物之理件件格過以幾一日豁然貫通之地而求之誠正故一面有存心之說一面有致知之說又曰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不可以不致知兩事遂相君臣迄無一手握定把柄之勢既以失之支離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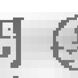
至於存心之中分爲兩條曰靜而存養動而省察致知之中又從岐爲兩途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是非之實安往而不支離也蓋亦禪學有以誤之也象山直信本心謂一心可以了當天下國家庶幾提綱挈領之見而猶未知心之所以爲心也故其於窮理一路始置弟二義雖嘗議朱子之支離而亦不非朱子之格致格致自格致耳惟其學不本於窮理而驟言本心是以知有本心不知有習心即古人正心洗心皆信不過竊其意旨償犯朱子心行路絕語言道斷之譏文成爲信象山又於本中指出良知二字謂爲千聖滴骨血亦既知心之所以爲心矣天下無心外之理故無心外之知而其教人惓惓於去人欲存天理以爲致良知之實功凡以發明象山未盡之意特其說得良知高妙有妙心亦照無照無妄等語頗近於不思善不思惡之語畢竟以自私自利爲彼家斷案可爲卓見矣合而觀之朱子惑於禪而闢禪故其失也文陸子出入於禪而避禪故其失也粗文成似禪而非禪故不妨用禪其失也元○問下學而上達曰在聖人不言待人自悟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上下原不相離故學即是學其所達達即是達其所學若不學其所達幾一朝老達其道無由嚮之適京師者起脚便是長安道不必到長安方是長安不然南轅而北轍矣悟此之謂自悟言此之謂不言之言（譽于蘭東字名仲昆明人）○朱廷秀問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乃天命謂性說者以孔孟之後道不明只是性不明愚意性本從心學者不先治心是起念已差路頭纔欲治心又墮於虛寂無用之歸今欲講心學其何道之從曰學莫先於知性只爲天命之謂

性一句早已看錯了天人杳不相屬性命仍是二理今曰天命謂性而不曰天命以之性斷然是一不是二然則天豈外人乎而命豈外於吾心乎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中庸無聲無臭正不諱言空寂也而學者以爲佛氏也者而去之曰吾欲舍是而求心焉何異舍京師別求長安斷無適從之路矣○問某嘗謂明體適用如車二輪鳥二翼必不可離者也然於道理重一分定於功名輕一分何況世路齟齬一甘遁世大川稍辭其何道之從曰大學言明德親民其要歸於止至善即天命之性是也陽明先生曰明德以親民而親民以明其明德原來體用只是一個一者何也即至善之所在也學不見性徒求之一體一用之間曰車兩輪鳥雙翼不問所以轉是恰跛是翼者將身世內外判然兩途既宜此又欲宜彼不亦顛

此而失彼乎所以然者止因見得學問一事是教理路頭用世一事是功名路頭觔輕觔重世無此等性命僕請更其辭曰於明德明一分曰於親民親一分所謂至善之止亦不外此而得之矣○問竊以讀書窮理乃俗學對證之藥而辨義利尤為緊中鍼石不從此處理會恐腳根不定未有不東西易向者曰學者須從闇然處做工夫起從此透假而上倫類榮辱俱無托足方與天體相當此之謂無欲故靜靜中自有一團生意不容已處即仁體也窮此之謂窮理而書非理也集此之謂集義而義非外也今但以辨晰義理為燕越分途而又必假讀書以致其知安知不墮於義外乎答朱廷秀○戰國諸子紛紛言性人置一喙而孟子一言斷之曰性善豈徒曰可以為善而已乎又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可見此性見見成成停停當當不煩一毫安排造作這便是天命流行物與無妄之本體亦即此是無聲無臭渾然至善之則名非無善無惡也告子專在無處立腳與天命之性尚隔幾重公案孟子姑不與之深言而急急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指出個善字猶然落在第二義耳性既落於四端則義理之外便有氣質紛紜糅雜將與物構而善不善之差數覩故宋儒氣質之說亦義理之說有以啓之也要而論之氣質之性即義理之性義理之性即天命之性善則俱善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非氣質之粹然者乎其有不善者不過只是樂而淫哀而傷其間差之毫釐與差之尋丈同是一個過不及則皆自善而流者也惟是既有過不及之分數則積此以往容有十百千萬倍蓰而無算者此則習之為害而非其性之罪也故曰性相近習相遠故性無不善而

心則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即心亦本無不善而習則有善有不善種種對待之相總從後天而起諸子不察而槩坐之以性不已冤乎為善為不善只為處便非性有善有不善只有處便非性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氣本是虛其初誰為合他來五行不到處父母未生前彼家亦恐人逐在二五形氣上討頭面故發此論後人死在言下又於已生後分外求個未生前不免當面蹉過總之太極陰陽只是一個但不指點頭腦則來路不清故中庸亦每言前定的知前處正是無聲無臭一路消息學者從此做工夫方是真為善去惡希聖達天庶幾在此○盈天地間只是此理無我無物此理只是一個我立而物備物立而我備想天地間一物為主我與天地萬物皆備其中故言萬物則天地在其中天亦一物也西銘之意就本身推到父母又由父母以推到兄弟方見得同體氣象早已是肝膽楚越矣陶先生謂我所自有不受於天只恐靈明者亦是一物而更有不物於物者以為之主物無不壞而不物於物者終不壞鄙意與陶先生不無異同耳釋家以了生死為第一義故自私自利留住靈明不還造化有家只是弄精魂伎倆吾儒既云萬物皆備於我如何自私自利得生既私不得死如何私得夕死可矣分明放下了也答王劉甦○昨言學當求之於靜其說終謬道無分於動靜心無分於動靜則學亦無分於動靜可知所云造化人事皆以收斂為主發散是不得已事正指獨體邊事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是也非以收斂為靜發散為動也一斂一發自是造化流行不息之氣機而必有所以樞紐乎是運旋乎是則所謂天樞也即所謂獨體也今若以獨為至靜之體又將以

何者爲動用乎藏而後發曰泓有是言其始學亦誤也其後自
知其非又隨動靜以施其功亦誤也總在二五邊生話故耳故
曰君子之學愼獨而已矣○無事此愼獨卽是存養之要有事
此愼獨卽是省察之功獨外無理窮此之謂窮理而讀書以體
驗之獨外無身脩此之爲脩身而言行以踐履之其實一事而
已知乎此者謂復性之學答門人

 獨體卽大體

常人之心其動也衆欲交馳其止也物而不化合之日昏昧散漫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其中爲天樞天無一息
之不運至其樞紐處實萬古常止却無一隙縫子是其止處
其下一圖便是小人閒居之象

靜存動察之象

靜存動察之說

看未發氣象之說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一語須看得破乃是人以天地萬

物爲一體非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若人與天地萬物本
是二體却借個仁者意思打合著天地萬物與之爲一體早已
成隔膜之見矣人合天地萬物以爲人猶之心合耳目口鼻四
肢以爲心今人以七尺言人而遺其天地萬物皆備之人者卽
不知人者也今人以一膜言心而遺其耳目口鼻四肢皆備之
心者不知心者也證人之意其在斯乎學者若於此信得及見
得破天地萬物本無間隔卽欲容其自私自利之見以自絕於
天而不可得也不須推致不須比擬自然視親而仁民仁民而
愛物義理智信一齊俱到此所以爲性學也然識破此理亦不
容易誠敬存之一語府是徹首徹尾工夫若不用誠敬存之之
功又如何能識破爭此以爲旣識破後又須誠敬工夫作兩截
見者亦非也大要只是愼獨愼獨卽是致中和致中和卽是位

育此是仁者一體實落處不是懸空識想也○所列廣利濟一
格此意甚害道百善五十善書之無消煞處紀過則無善可稱
無過卽是善若雙行便有不通處愚意但欲以改過爲善而罝
之焚香靜坐下頗爲有見今善惡並出但使多少以爲銷折則
過終無改時而善之所列亦與過同歸而已有過非過也過而
不改是謂過矣有善非善也有意爲善亦過也此處頭路不清
未有不入於邪者至於過之分數亦屬穿鑿理無大小多寡故
也今但除入刑者不載則過端皆可前除但有過而不改轉入
於文直須紀千萬過耳諸君平日所講專要無善至此又說爲
善册以勸人落在公利一路若爲下下人說法尤不宜如此僕
以爲論本體決其有善無惡論工夫則先事後得無善有惡可
也答秦弘祐○學者只有工夫可說其本體處直是著不得一語纔

著一語便是工夫邊事然言工夫而本體在其中矣大抵學者
肯用工夫處卽是本體流露處其善用工夫處卽是本體正當
處非工夫之外別有本體可以兩相湊泊也若謂兩相湊泊則
亦外物而非道矣董黃庭言爲善去惡未嘗不是工夫陶先生
切切以本體救之謂黃庭身上本是聖人何善可爲何惡可去
然終不能無疑於此也旣無善可爲則亦無所事於爲善矣無
惡可去則亦無所事於去惡矣旣無本體幷無工夫將率天下
爲猖狂自恣流於佛老矣故某於此只喝知善知惡是良知一
語就良知言本體則本體絕非虛無就良知言工夫則工夫絕
非枝葉庶幾去短取長之意昔者季路一日有事鬼神之問不
得於鬼神又有知死之問總向無處立腳若於此進一解便是
無善無惡一路夫子一則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一則曰未知

生爲知死一一從有處轉之乃知孔門授受只在彝倫日用討歸宿絕不於此外容談本體滋高明之蹤只此是性學所云知生便是知性處所云事人便是盡性處孟子言良知只從知愛知敬處指點亦是此意知愛知敬正是本體流露正當處從此爲善方是眞爲善從此去惡方是眞去惡則無善無惡之體不必言矣今人喜言性學只說得無善無惡心之體不免犯却季路兩問之意彼浮不已遂有四無之說於良知字全沒交涉其爲壞師門教法當何如者上明 ○聖誠而已學以至乎聖人之道者思誠而已矣思之思之鬼神通之所以精義也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所以立命也心之官思也而曰未起無起而無不起也隨用而見非待用而起也有用有不用有起有不起者非思也念也以念爲思是認賊做子也人以無念

爲思是認子作賊也蓋念之有起有滅者動靜所乘之幾而心官之無起無不起者太極本然之妙也此可以觀思誠之說矣謂思即誠可謂誠即思亦可故曰誠之又曰何思至哉元公之學乎答蕭文數 ○學問者致知之路也心外無知故曰良知知外無學故曰致知又曰思則得之即致知之別名元來即本體即工夫也又曰愼思懼其放也又曰近思懼其放而外也古人立言字字鞭入底裏其要歸於知止耳知逐於事物著於思便即不止不止即放所謂思則得之也性者心之理也心以氣言而性其條理也離心無性離氣無理雖謂氣即性性即氣猶二之也側隱羞惡辭讓是非皆指一氣流行之機呈於有知有覺之頃其理有如此而非於所知覺之外另有四端名色也即謂知此理覺此理猶二知也良知無知而無乎不知致知無思而無乎不思不可以內外言

不可以寂感界收動歸靜取物證我猶二之也告子不得於心不致知故也故孟子反之以知言不求於氣不識性故也故孟子反之以養氣養氣即養其性之別名總之一心耳心一知耳許多名色皆隨指而異只一言以蔽之曰求其放心而已矣答充中在 ○陽明先生於知止一關全未勘入只教人在念起念滅時用個爲善去惡之力終非究竟一着所謂只於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辨濁清不免自相矛盾故其答門人有即用求體之說又有致和乃以致中之說何其與龜山門下一派相背馳乎然則陽明之學謂其失之粗淺不見道則有之未可病其爲禪也陽明而禪何以處豫章延平乎只爲後人將無善無惡四字播弄得天花亂墜一頓攙入禪乘於平日所謂良知即天理良知即至善等處全然抹殺安得不起後世之惑乎陽明不幸而有

龍溪猶之象山不幸而有慈湖皆斯文之阨也大抵讀古人書全在以意逆志披孔牡驪黃而直窺其神駿則其分合異同之際無不足以備尚論之資而　脉大中至正純粹不離之聖眞必有恍然自得於深造之餘者若或界限太嚴拘泥太甚至於因噎而廢食則斯道終無可明之日矣僕願衆夫且擴開心胸高擡眼鏡上下今古一齊貫穿直勘到此心此理吾性吾命總無躲閃處必有進步也總之禪之一字中人日久以故逃之者旣明以佛氏之說納之吾儒之中而攻之者轉又明以聖人之精微處推而讓之佛氏之地亦安見其有以相勝古之有朱子今之有忠憲先生皆半雜禪門故其說往往支離或深奧又向何處開攻禪之口乎嗚乎吾道日晦矣答韓位 ○盈天地間凡道理皆從形器而立絕不是理生氣也於人身何獨不然大易形

上形下之說截得理氣最分明而解者往往失之後儒專言形而上者作推高一層之見而於其所謂形而下者忽一忽萬兩無依據轉爲釋氏所藉口眞開門而揖盜也（答劉鄧袁）○葉廷秀問體用一原曰體用一原之說乃先儒卓見道體而後有是言只今以讀書爲一項事做官爲一項事豈得成體用更從何一何原須知此理流行心目之前無用非體無體非用蓋自其可見者而言則謂之用自其不可見者而言則謂之體非截然有兩事也日用之間持而循之便是下學反身之地默而成之便是悟機此所謂即學即達非別有一不可思議之境界也故知道者疏水曲肱與金革百萬用則同是用體則同是體也善乎知止之說其入道之門乎艮其止止其所也止其所者心得之間天理正當之位也此位運量無方一擲不謂小上天下地往

古來今不爲大又何有於外境乎知乎此者謂之知微惟其無微非顯是以無體非用惟其顯微無間是以體用一原然則吾儕學道只從微字討消息可乎○問意者心之所發註蓋因誠意傳中有好惡字面當屬動一邊若以謂心之所存豈即未發之中乎格物所以致知此本末一貫學問先生以爲向末一邊而必歸之所存博約互用歟此不得不再請益也曰意爲心之所存正從中庸以未發爲天下之大本不聞以發爲本也大學之教只是知本身既本於心心安得不本於意乃先儒既以意爲心之所發矣而陽明又有正心之說曰知此則知未發之中觀此則欲正其未發之心在先誠其已發之意矣通乎不通乎然則好惡者正指心之所存言也此心之存主原有善而無惡何以見其必有善而無惡也以好必於善惡必於惡好必於善

如好好色斷斷乎必於此惡必於惡如惡惡臭斷斷乎必不於彼必如此而必不於彼正見其存主之誠處故好惡相反而相成雖兩用而止一幾所謂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蓋此之好惡原不到作用上看雖能好能惡民好民惡總向此中流出而但就意中則只指其必於此必不於彼者七情之好惡也意字看得清則幾字纔分曉幾字看得清則獨字纔分曉孟子曰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正此之謂也難道平旦之時未與物接便是好人惡人民好民惡之謂乎大學以好惡解誠意分明是微幾以忿懥恐懼好樂解正心分明是發幾故也即以誠正二字言之誠之理微無思爲是也正之理著有倫有脊之謂也此可以得誠意正心先後本末之辨也陽明先生惟於錯解所以只得提出良知二字爲主柄以壓倒前人至解中庸亦

有致和以致中等語兩相遷就以晦經旨而聖學不明於天下矣數年來每於朋友聚訟不已僕反復之而終不能强從相沿之說門下姑留此一段話柄徐而思之他日有以解我之固見乎至於本末一貫之說先儒謂本末只是一物蓋言物則無所不該盈天地間惟萬物而必有一者以爲之主故格物之始在萬上用功而格物之極在一上得力所謂即博即約者也博而反約則知本矣本者止之地知本則知至而知止故授之以意誠意誠則心之主宰處止於至善而不遷矣故意以所存言非以所發言也止善之量雖通乎心身家國天下而根柢處只主在意上知此則動而省察之說可廢矣非敢謂學問眞可廢省察正爲省察只是存養中最得力處不省不察安得所爲常惺惺者存又存個恁養又養個恁今專以存養屬之靜一邊安得

不流而爲禪又以省察屬之動一邊安得不流而爲僞又於二者之間方動未動之際求其所爲幾者而謹之安得不流而爲襍二之已不是況又分爲三乎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此其歸也然則學問之要只是靜而存養乎曰道著靜便不是曰不睹不聞非乎曰先儒以不睹不聞爲己所不睹不聞果如此除是死時方有此耳然則幾者動之微何以有動有動則必有靜矣曰此之謂動非以動靜之動言也復其見天地之心是也心只是一個心常惺而常覺不可以動靜言動靜者時位也以時位爲本體傳註之訛也惟易有寂然不動之訛然都以感而遂通作一句看非截然兩事也雖然陰陽動靜無處無之時位有動靜則心體與之俱動靜矣但事心之功動也是常惺惺此時不增一些子增一些子則物於動矣靜也是常惺惺此時不減一些子減一些子則物於靜矣此心極之妙所以無方無體而愼獨之功必於斯而爲至也（答葉廷秀）○董標心問有意之意與無意之意何如曰人心之有意也即虞廷所謂道心惟微也惟微云者有而未始滯於有無而未始淪於無蓋妙於有無之間而不可以有無言者也以爲無則墮於空寂以爲有則流於智故又何以語心體之本然乎則是同是別之疑可釋也已○問有意之時與無意之時礙否曰意既不可以有無言則併不可以有無之時言矣有時而有則有時而無有無既判爲兩意有無又分爲兩時甚矣其支也時乎時乎造物所謂逝者如斯乎而何獨疑於人心乎○問心有無意時否曰意者心之所以爲心也止言心則心只是徑寸虛體耳著個意字方見下了定盤針有子午可指然定盤針與盤子終是兩物意之於心只是虛

體中一點精神仍只是一個心本非滯於有也安得云無○問意與心分本體流行否曰來教似疑心爲體意爲流行愚則以爲意是心之體而流行其用也但不可以意爲體心爲用耳程子曰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既而自謂不然愚謂此說雖非通論實亦有見蓋心雖不可以已發言而大學之言心也則多從已發不觀正心章專以忿懥好樂恐懼憂患言乎分明從發見處指點耳且正之爲義如云方方正正有倫有脊之謂易所謂效法之謂坤也與誠意字不同誠以體言正以用言故正心先誠意由末以之本也中庸言中和中即誠和即正中爲天下之大本誠爲正本也凡書之言心也皆合意知而言者也獨大學分意知而言之一節推進一節故即謂心爲用意爲體亦得○問意屬已發心屬未發否曰人心之體存發一機也心無存發意無存發也盡此心中一點虛靈不昧之主宰常常存亦常常發○問一念不起時意在何處曰一念不起時意恰在正當處也念有起滅意無起滅也今人鮮不以念爲意者道之所以常不明也○問事過應寂後意歸何處曰意淵然在中動而未嘗動所以靜而未嘗靜也本無來處亦無歸處○問百姓日用而不知不知之意與聖人不思勉之意有分別否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惟其定盤針時時做得主所以日用得著不知之知恍然誠體流露聖人知之而與百姓同日用則意於是乎誠矣誠無爲幾著思勉則不誠不誠便非意之本體矣觀誠之爲義益知意爲心之主宰不屬動念矣○問學問思辨工夫與從容中道之天道是一是二曰學問思辨而不本之從容中道則事事入於人爲學不是學問不是問思不是思辨不是辨行不是行故曰思

誠者人之道也誠意云者卽思誠一點歸宿精神所謂知至而後意誠也○問從心不踰此時屬心用事還屬意用事曰此個機緣正是意中眞消息如定盤針在盤子中隨盤子東西南北此針子只是向南也聖人學問到此得淨淨地并將盤子打碎針子拋棄所以平日用毋意工夫方是至誠如神也無聲無臭至矣哉○此個主宰要他有又要他無惟聖人爲能有亦惟聖人爲能無惟從有處無所以無處有有而無無而有方見人心至妙至妙處答董標心十問○史孝復疑大學於誠意後復推先致知一著而實其功於格物者誠恐拋却良知單提誠意必有誠非所誠者陳水元城只作得九分人物以此曰格致是誠意工夫明善是誠身工夫其旨一也蓋以誠意爲主意格致爲工夫工夫結在主意中并無先後可言若不提起主意而漫言工夫將

必有知非所知之病矣○疑妙於有無之間而不可以有無言者心也卽道心惟微也而以意當之不啻霄壤矣曰心則是個渾然之體就中指出端倪來曰意卽惟微之體也人心惟危心也而道心者心之所以爲心也非以人欲爲人心天理爲道心也正心之心人心也而意者心之所以爲心也非以所存爲心所發爲意也微之爲言幾也幾卽意也○疑怵惕惻隱之心未起是無意之時既起是有意之時納交要譽惡聲之心亦然曰怵惕惻隱之心隨感而見非因感始有當其未感之先一團生意原是活潑地至三者之心初來原不曾有亦可見意之有善而無惡矣不幸而夾帶三者之心正因此心無主不免轉念相生全坐不誠之病耳今以時起者爲意又以轉念而起者爲意豈意有時而怵惕惻隱有時而納交要譽惡聲善惡無常是不

得無納交要譽惡聲之心并無怵惕惻隱之心究轉歸到無善無惡心之體耶○疑復之所謂意者蓋言知也心體渾然說個知字方見有定盤針若以意充之則適莫信果無所不至曰心體只是一個光明藏謂之明德就光明藏中討出個子午見此一點光明原不是蕩而無歸者愚獨以意字當之子午是活適莫適莫是死子午其實活者是意死者非意總之一心也賢以爲知者卽是意中之知而僕之以爲意者卽是知中之意也○疑說文意志也增韻心所向也說文於志字下志意也又曰心之所之也未有以意爲心者曰心所向曰意正是盤針之必向南也只向南非起身至南也凡言向者皆指定向而言離定字便無向字可下可知意爲心之主宰矣心所之曰志如云志道志學皆言必爲聖賢的心仍以主字言也心所之與心所往異

若以往而有路時訓之字則拋却脚跟立定一步矣然說文之說尚有可商者夜五藏心藏神脾藏意腎藏志肝藏魂肺藏魄合之皆心之神也而惟脾腎一直上中下通心爲一體故意志字皆不離心字意者心之中氣志者心之根氣故宅中而有主曰意靜深而有本曰志今曰意志也志意也豈誠意之說卽是立志持志之說乎夫志與意且不可相混況心與意又相混乎心自心意自意原不可以意爲心但不可離意求心耳○疑朱子以未發屬性已發屬情亦無甚誤曰古人言情者曰利貞者性情也卽性言情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乃若其情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如得其情皆指情蘊情實而言卽情卽性也並未嘗以已發爲情與性字對也乃若其情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是也孟子言惻隱心就是仁非因惻隱之發而見所存之

仁也○疑念無主意有主心有主而無主固不可以念為意尤不可以意為心曰心既有主而無主正是主宰之妙處決不是離却意之有主又有個心之有主而無主果有二主是有二心也○疑大學誠意後尚有正心工夫曰誠意一關是學問立命靈符雖其間工夫有生熟然到頭只了得誠意本分故誠意之後更無正心工夫○疑毋意解恐當從朱子說曰聖人毋意所謂有主而無主也朱子曰私意也必下個私字語意方完畢竟意中本非有私也有意而無意有主而無主也○疑竊觀前後宗旨總不出以意為心之主宰然必合良知而言意者緣陽明以後諸儒談良知之妙而考其致處全不相掩因疑良知終無憑據不如意字確有可依耳曰鄙意則謂良知原有依據依據處卽是意故從起誠意而用致知工夫庶幾所知不至蕩而無

歸也已上俱答史孝復○古人學問全副向靜存處用更無一點在所發處用并無一點在將發處用蓋用在將發處便落後著也且將發又如何用功則必為將為迎為憧憧而後可耳若云愼於所發依舊是存處工夫答史孝咸

三原

盈天地間皆萬物也人其生而最靈者也生氣宅於虛故靈而心其統也生生之主也其常醒而不昧者思也心之官也致思而得者慮也慮之盡覺也思而有見焉識也注識而流想也因感而動念也動之微而有主者意也心官之眞宅也主而不遷志也生機之自然而不容已者欲也欲而縱過也甚焉惡也而其無過不及者理也其理則謂之性謂之命謂之天也其著於欲者謂之情變而不可窮也其負情而出充周而不窮者才也或相十百氣與質也而其為虛而靈者萬古一日也故靈於氣者神也故靈於質者鬼也又合言之來而伸者神也往而屈者鬼也心主神其為是乎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此夫子統言心也而言豈一端已乎約言之則曰心之官則思也故善求心者莫先於識官官在則理明氣治而神乃尊自心學不明學者往往以想為思因以念為意及其變也以欲拒理以情偶性以性偶心以氣質之性分義理之性而方寸為之四裂審如是則心亦出入諸緣之幻物而已烏乎神物以相物烏乎人烏乎人心原

○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此言似之而非也夫性無性也况可以善惡言自學術不明戰國諸人始紛紛言性立一說復矯一說宜有當時三者之論故孟子不得已而標一善字以明宗後之人猶或不能無疑焉於是又尊而為荀楊韓下至宋

儒之說益支然則性果無性乎夫性因心而名者也盈天地間一性也而在人則專以心言性者心之性也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生而有此理之謂性非性為心之理也如謂心但一物而已得性之理以貯之而後靈則心之與性斷然不能為一物矣盈天地間一氣而已矣氣聚而有形形載而有質質具而有體體列而有官官呈而性著焉於是有仁義禮智之名仁非他也卽惻隱之心是義非他也卽羞惡之心是禮非他也卽辭讓之心是智非他也卽是非之心是也是孟子明以心言性也而後之人必曰心自心性自性一之不可二之不得又展轉和會之不得無乃遁已乎至中庸則直以喜怒哀樂逗出中和之名言天命之性卽此而在也此非有與指也惻隱之心喜之變也羞惡之心怒之變也辭讓之心樂之變也是非之心哀之變也是子

思子又明以心之氣言性也子曰性相近也此其所本也而後之人必曰理自理氣自氣一之不可二之不得又展轉和會之不得無乃遁已乎嗚呼此性學之所以晦也然則尊心而賤性可乎夫心囿於形者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也上與下一體兩分而性若踞於形骸之表則已分有常尊矣故將自其分者而觀之燦然四端物物一太極又將自其合者而觀之渾然一理統體一太極此性之所以為上而心其形之者與即形而觀無不上也離心而觀上在何處懸想而已我故曰告子不知性以其外心也先儒之言曰孟子以後道不明只是性不明又曰明此性行此性夫性何物也而可以明之只恐明得盡時却已不是性矣為此說者皆外心言性者也外心言性非徒病在性并病在心心與性兩病而吾道始為天下裂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謂之性本無性焉亦可雖然吾固將以存性也原性○極天下之尊而無以尚享天下之潔淨精微純粹至善而一物莫之或攖者其惟人心乎向也委其道而去之歸之曰性人乃眩騖於性之說而假假以從事焉至畢世而不可遇終坐此不解之惑以死可不謂之大哀乎自良知之說倡而人皆知此心此理之可貴約言之曰天下無心外之理舉數千年以來晦昧之本心一朝而恢復之可謂取日虞淵洗光咸池然於性猶未辨也予請一言以進之曰天下無心外之性性天下無心外之性所以天下無心外之理也惟天下無心外之理所以天下無心外之學也而千古傳心之統可歸於一於是天下有還心之人矣向之妄意以為性者元來即此心是而其認定以為心者非心也氣血之屬也向也以氣

血為心幾至仇視其心而不可邇今也以性為性又以非心者分之為氣血之屬而心之體乃見其至尊而無以尚且如是之潔淨精微純粹至善而一物莫之或攖也惟其至尊而無以尚故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惟心之所位置而已矣惟其潔淨精微純粹至善而一物莫之或攖故大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惟心之所統體而已矣此良知之蘊也然而不能不囿於氣血之中而其為幾希之呈露有時而蔽矣蔽或相十百或相千萬或相倍蓰而無算不能致其知者也是以君子貴學也學維何亦曰與心以權而反之知則氣血不足治也於是順致之以治情而其為感應酬酢之交可得而順也於是逆致之以治欲而其為天人貞勝之幾可得而決也於是精致之以治識而其為耳目見聞之地可得而清也於是雜致之以治形治器而其為吉凶悔吝之途可得而準也凡此皆氣血之屬而吾既事事有以治之則氣血皆化為性矣性化而知之良乃致心愈尊此學之所以為至也與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古人全舉之而陽明子專舉之也原學

證學雜解

天命流行物與無妄此所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也此處并難着誠字或妄焉亦不容說妄者真之似者也古人惡似而非似者非之微者也道心惟微妄即依焉依真而立即托真而行官骸性命之地猶是人也而生意有弗貫焉者是人非人之間不可方物強名之曰妄有妄心斯有妄形因有妄解識妄名理妄言說妄事功以此造成妄世界一切妄也則亦謂之妄人已

矣妄者亾也故曰罔之生也幸而免一生一死眞妄乃見是故君子欲辨之早也一念未起之先生死關頭最為喫緊於此合下清楚則一眞既立羣妄皆消即妄求眞無妄非眞以心還心以聰明還耳目以恭重還四體以道德性命還其固然以上天下地往古來今還宇宙而吾乃儼然人還其人自此一了百當日用間更有何事通身仍得個靜氣而已○人心自妄根受病以來自微而著益增洩漏遂受之以欺欺與慊對言虧欠也大學首嚴自欺自欺猶云虧心心體本是圓滿忽有物以攖之便覺有虧欠處自欺之病如寸隙當堤江河可決故君子慎獨之功只向本心呈露時隨處體認去便得全體熒然與天地合德何慊如之慊則誠閒居之小人為不善而著善亦儘見苦心然敗缺盡彰自供已確誠則從此便誠僞則從此滋僞凜乎凜乎復云不遠何祇於悔○自欺受病已是出人入獸關頭更不加慎獨之功轉入人僞自此即見君子亦不復有厭然情狀一味挾智任術色取仁而行違心體至此百碎進之則為鄉原似忠信似廉潔欺天罔人無所不至猶寘然自以為是全不識人間有廉恥事充其類為王莽之謙恭馮道之廉謹弑父與君皆從此出故欺與僞雖相去不遠而罪狀有淺深不可一律論近世士大夫受病皆坐一僞字後人呼之曰假道學求其止犯欺者已是好根器不可多得劉器之學立誠自不妄語始至七年乃成然則從前語亦妄不語亦妄即七年以後猶有不可問者不觀程伯子喜獵之說乎自非妄根一路火盡烟消安能并却既子默默地不動一塵至於不得已而有言如洪鐘有扣大鳴小鳴適還本分此中仍是不出來也如同是一語多溢一字輕一

字都是妄故云戲言出於思七年之功談何容易不妄語方不妄動凡口中道不出者足下自移不去故君子之學置力全是躬行而操心則在謹言上戒欺求慊之功於斯為要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嗚呼善不善之辨微矣哉○心者凡聖之合也而終不能無眞妄之殊則或存或亾之辨耳存則聖亾則狂故曰克念作聖妄念作狂後儒喜言心學每深求一步遂有識心之說又曰人須自識其眞心或駁之曰心能自識誰為識之者余謂心自能識而眞處不易識眞妄雜揉處尤不易識正須操而存之耳所云存久自明是也若存外求識當其識時而心已亾矣故識不待求反之即是孟子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人自放之耳乃夫子則曰操則存舍則亾出入無時莫知其鄉須知此心原自存操則存又何管加存得些子存無可存故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至此方見此心之不易存所以孟子又言養心知存養之說者可與識心矣○良心之放也亦既知所以求之矣初求之事物之交而得營構心其為營與構日不知凡幾繼求之應感之際而得緣著心其為緣與著日不知凡幾又求之念慮之隱而得起滅心其為起與滅日不知凡幾又進求之靈覺之地而得通塞心其通與塞日不知凡幾又求之虛空之元漠而得欣厭心欣與厭又日不知凡幾以是反者微心了不可得吾將縱求之天地萬物而得心體焉其惟天理二字乎天理何理歸之日用日用何用歸之自然吾安得操功自然者而與之語心學也哉○甚矣事心之難也間嘗求之一覺之頃而得湛然之道心焉然未可為據

也。俄而怳忽焉。俄而紛紜焉。俄而雜揉焉。向之湛然覺者有時
而迷矣。請以覺覺之。於是有喚醒法。朱子所謂略綽提撕是也。
然已不勝其勞矣。必也求之本覺乎。本覺之覺無所緣而覺無
所起而自覺。要之不離獨位者近是。故曰闇然而日章。闇則通
微。通微則達性。性則誠。誠則真。真則常。故君子慎獨。○或知覺有
心之名。心本不諱言覺。但一忌莽蕩。一忌儱侗。儱侗則無體。莽
蕩則無用。斯二者皆求覺於覺而未嘗好學以誠之。容有或失
之似者。仍歸之不覺而已。學以明理而去其蔽。則體物不遺。物
各付物。物物得所。有何二者之病。故曰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賊。
○古人只言個學字。又與思互言。又與問並言。又兼辨與行。則
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學者如此下工夫。備見精實。徹內徹外
無一毫滲漏。陽明子云學便是行。未有學而不行者。如學書必

須把筆伸紙。學射必須操弓挾矢。篤行之只是行之不已耳。且
知五者總是一個工夫。然所謂學書學射亦不是懸地便了。書
云學於古訓乃有獲。又曰學古入官。故學必以古為程。以前言
往行為則。而後求之在我。則信諸心者斯篤。乃臻覺地。蓋世未
有懸空求覺之學。凡言覺者皆是覺斯理。學焉而不覺則問。問
焉而不覺則思。思焉而不覺則辨。辨焉而不覺則行。凡以求覺
斯理也。○形而下者謂之氣。形而上者謂之性。故曰性即氣。氣
即性。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學者姑就形下處討個主宰。則形上
之理即此而在。孟夫子特鄭重言之曰善養浩然之氣是也。然
其工夫實從知言來。知言知之至者也。知至則心有所主而志
常足以帥氣。故道義配焉。今之為暴氣者種種蹶趨之狀還中
於心。為妄念為朋思為任情為多慾。總緣神明無主。如御馬者

失其啣轡。馳驟四出。非馬之罪也。御馬者之罪也。天道即積氣
耳。而樞紐之地乃在北辰。故其運為一元之妙。五行順布。無愆
陽伏陰以干之。向微天樞不動者以為之主。則滿虛空只是一
團游氣。頃刻而散。豈不人消物盡。今學者動為暴氣所中。苦無
法以治之。幾欲仇視其心。一切歸之斷滅。殊不知暴氣亦浩然
之氣所化。只爭有主無主間。今若提起主人翁。一一還他調理。
調理處便是義。凡過處是助。不及處是亡。亡助兩捐。一操一縱。
適當其宜。義於我出。萬理無不歸根。生氣滿腔流露。何不浩然
天存然仍只是渾然浩然。此中元不動些子。是以謂之氣即性。
即此是盡性工夫。更無餘事。○程子曰人無所謂惡者。只有過
不及。此知道之言也。中庸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即此是
天命之性。故謂天下之大本。纔有過不及則偏至之氣獨陽不

生。獨陰不成。性種遂已斷滅。如喜之過便是淫。又進之以樂而
益淫。淫之流為貪財為好色。貪財好色不已。又有無所不至者。
而天下之大惡歸焉。怒之過便是傷。又進之以哀而益傷。傷之
流為賊人為害物。賊人害物不已。又有無所不至者。而天下之
大惡歸焉。周子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兼以惡言。始乎善
常卒乎惡也。易其惡而至於善。歸之中焉則已矣。如財色兩關
是學人最峻絕處。於此跌足。更無進步可言。然使一向在財色
上止截。反有不勝其扞格者。以其未嘗非性也。即使斷然止截
得住。纔絕得淫心。已中乖戾心。便是傷。學者誠欲拔去病根。只
教此心有主。使一元生意周流而不息。則偏至之氣自然消融。
隨其所感而順應之。凡為人心之所有。總是天理流行。如此則
一病除百病除。除卻貪財心便除卻好色心。除卻貪財好色心。

便除却賊人害物心除其心而事自隨之即是不頓除已有日消日滅之勢此是學者入細工夫非平日戒愼恐懼之極將時見吾未發之中者不足以語此然則爲善去惡之說非乎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子思子從喜怒哀樂之中和指點天命之性而率性之道即在其中分明天地一元流行氣象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全不涉人分上此言性第一義也至孟子因當時言性紛紛不得不以善字標宗旨單向心地覺處指點出粹然至善之理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全是人道邊事故有功於學者雖四者之心未始非喜怒哀樂所化然已落面目一班面指之爲仁義禮智名色去人生而靜之體遠矣學者從孟子之教盡其心以知性而知天庶於未發時氣象少有承當今乃

消喜怒哀樂爲聽幾而必求之義精之性豈知性者乎○孟子言養心又言養性又言養氣至程子又言養知又勤謂學者曰且更涵養養之時義大矣哉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涵養之功只在日用動靜語默衣食之間就一動一靜一語一默一衣一飲理會則謂之養心就時動時靜時語時默時衣時飲理會則曰養氣就即動即靜即語即默即衣即飲理會則曰養性就知動知靜知語知默知衣知飲理會則曰養知其實一也就其中分個眞與僞去其不善而之於善即是省察之說○進學有程乎曰未事於學泛乎如泛海之舟不辨向北已事於學而漸次見得始學之汨汨流俗之中恍若有見爲學道之大端也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也此立志之說也語曰十五而學乎君子早已要厥終矣第慮其銳而易挫也乃進

而言所守擇地而蹈無尺寸或踰也守經而行無往來或叛也即有諮之以闢邇徑捷之說可一日而至千里弗將也學至此行成行也乃進而程所安即安而理存外不膠於應也即心而理得內不執於解也以推之天地萬物無不凍解於存融而睡得於指掌也學至此有眞悟也乃進而程所至優焉游焉弗勞以擾也厭飫爲弗擬以苦也瞬存而息養人盡而天隨日有孳孳不知年歲之不足也庶幾滿吾初志焉則學之成也流水之爲物也盈科而後進折而愈東必放之海有本者如是立志要矣乎○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而仁者曰浩然有生必有死仍足天地間生生不已之運即天地亦在個而況於人乎人將此身放在天地間果能大小一例看則一身之成毀何啻草木之榮枯昆蟲之起蟄已乎而人每不勝自私之爲見將生死

學者作極大知反其道而言之曰無生蓋曰以無生爲生而後能以無死爲死是謂空體不壞是謂常住眞心然究竟去住不能自繇成毀依然任運徒作此可憐想且死則死耳却欲預先安作精魂使死後有知生則生耳又追數胞胎前事何無是公計來歷留不擔誤一生未知生焉知死朝聞道夕死可矣聖人都教人向生處理會未嘗挽攬前後際而後人曲加附會以自伸其生死之說枉矣嗚呼豈徒知生而已乎生生焉可也○吾學亦何爲也哉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彼天民而先覺者其自任之重固已如此矣生斯世也爲斯民也靖學之爲後覺爲以覺先覺之所覺曰堯舜之道堯舜之心爲之也堯舜之心即吾人之心同此心同此覺也吾亦覺其同者而已矣凡大而立地聖域一時而遠邪千秋同故也今之

言覺者或異焉理不必分與合而全道於空事不必設取舍而冥求其炤至曰空生大覺如海發漚安往而不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又曰學者之病莫大乎自私而用智今之言覺者鑿焉而已矣人之生也饑食而渴飲夏葛而冬裘夫人而知之也而其爲饑渴寒暑之道又夫人而覺之也其有不知者非愚不肖之不及則賢智之過者也而道之害道彌甚彼以爲道不在是也去飲衣而求口體之正去口體而求性命之常則亦豈有覺也乎嗟乎人心之晦也我思先覺其人者曰孔氏孔氏之言道也約其旨曰中庸人乃知隱怪者之非道而庸德之行一時弑父與君之禍息則吾道之一大覺也歷春秋而戰國楊墨橫議孟子起而言孔子之道以擴之約其旨曰性善人乃知惡爲之非性而仁昭義立君父之倫益尊於天壤則吾道之一大覺

也然自此言性者人譊一喙而天下皆淫於名理遂有明心見性之說夫性可得而見乎又千餘載濂溪乃倡無極之說其大旨見於通書曰誠者聖人之本可謂重下註腳則吾道之一覺也嗣後辨說日煩支離轉甚浸流而爲詞章訓詁於是陽明子起而救之以良知一時喚醒沉迷如長夜之日則吾道之又一覺也今天下爭言良知矣及其弊也猖狂者參之以情識而一是皆良超潔者蕩之以元虛而夷良於賊亦用知者之過也夫陽明之良知本以救晚近之支離姑借大學使大學之旨晦又借以通佛氏之元覺使陽明之旨復晦又何怪其說愈詳而言愈龐卒無以救詞章訓詁之錮習而反之正乎時節因緣司世教者又起而言誠意之學直以大學還大學耳爭之者曰意稂莠也余曰嘉穀又曰意萌芽也余曰根荄是故知本所以知

至也知至所以知止也知止之謂致良知則陽明之本旨也今之賊道者非不知之患而不致之患不失之情識則失之元虛皆坐不誠之病而求於意根者疎也故學以誠意爲極則而不慮之良於此起照後覺之任其在斯乎孟子云我亦欲正人心辟邪說距詖行放淫詞以承三聖又曰能言拒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余蓋有志焉而未之逮也

諸說

朱夫子答梁文叔書曰近看孟子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便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過第二節工夫又只引成覸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此朱子晚年見道語

也學者須占定第一義做工夫方是有本領學問此後自然欲罷不得如人行路起腳便是長安道不患不到京師然性善堯舜人人具有學者何故一向看不透信不及正爲一點靈光都放在人欲之私上直是十分看透遂將本來面目盡成埋没驟而語之以堯舜不覺驚天動地卻從何處下手來學者只是克去人欲之私欲克去人欲之私且就靈光初放處討分曉果認得是人欲之私便即時克了陽明先生致良知三字正要此處用也孟子他日又說個道二仁與不仁不爲堯舜則爲桀紂中間更無一髮可容混施者學者上之不敢爲堯舜下之不屑爲桀紂卻於兩下中擇個中庸自便之途以爲至當豈知此身早已落桀紂一途矣故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學者惟有中立病難除凡一切悠悠忽忽不激不昂漫無長進者皆是看來

全是一團人欲之私自封自固牢不可破今既捉住病根在便
合信手下藥學者從成覸顏淵公明儀說話激發不起且急推
向桀紂一路上果能自供自認否若供認時便是聰明時若耳
不聰聽厭疾不瘳正爲此等人說去倘下之肯不爲桀紂上之
又安得不爲堯舜第一義說○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此本孟子求
放心而言然則人心果時放外耶卽放外果在何處間讀孟子
上文云仁人心也乃知心有不仁時便是放所謂曠安宅而不
居也故陽明先生曰程子所謂腔子亦卽是天理至哉言乎程
子又曰吾學雖有所授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認出來夫既
從自家體認而出則非由名相湊泊可知凡仁與義皆天理之
名相而不可卽以名相爲天理謂其不屬自家故也試問學者
何處是自家一路須切己反觀推究到至隱至微處方有着落

此中無一切名相亦并無聲臭可窺只是儱侗維元維默而已雖
維元維默而實無一物不體備其中所謂天也故理曰天理纔
着人分便落他家一屬他家便無歸宿仔細簡點或以思維放
或以卜度放或以安排放或以智故放或以虛空放只此心動
於中便是放所放甚微而人欲從此而橫流其究甚大蓋此心
既離自家便有無所不至者心齋云凡有所向有所見皆是妄
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無極而太極卽自家真
底蘊處學者只向自家尋底蘊常做個體認工夫放亦只放在
這裡求亦只求在這裡豈不至易豈不至簡故求放心三字是
學人單提口訣下士得之爲入道之門上根得之卽達天之路
求放心說○人生終日擾擾也一著歸根復命處乃在向晦時卽天
地萬物不外此理於此可悟學問宗旨只是主靜也此處工夫

最難下手姑爲學者設方便法且教之靜坐日用之間除應事
接物外苟有餘刻且靜坐坐間本無一切事卽以無事付之卽
無一切事亦無一切心無心之心正是本心瞥起則放下沾滯
則掃除只與之常惺惺可也此時伎倆不合眼不掩耳不趺跏
不數息不參話頭只在尋常日用中有時倦則起有時感則應
行住坐臥都作坐觀食息起居都作靜會昔人所謂勿忘勿助
間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眞消息也故程子每見人靜坐便歎
其善學善學者只此是求放心親切工夫從此入門卽從此
究竟非徒小小方便而已會得時立地聖域不會得時終身只
是亂馳了更無別法可入不會靜坐且學坐而已學坐不成更
論甚學坐如尸坐時習學者且從整齊嚴肅入漸進於自然詩
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又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

思靜坐說○學者靜中既得力又有一段讀書之功自然遇事能
應若靜中不得力所讀之書又只是章句而已則且教之就事
上磨鍊去自尋常衣食以外感應酬酢莫非事也其間千變萬
化不可端倪而一一取裁於心如權度之待物然權度雖在我
而輕重長短之形仍聽之於物我無與焉所以順應萬事而無
情也故事無大小皆有理存劈頭判個是與非見得是處斷然
如此雖鬼神不避見得非處斷然不如此雖千駟萬鍾不回又
於其中條分縷析銖銖兩兩辨個是中之非非中之是似是之
非似非之是從此下手沛然不疑所行動有成績又凡事有先
着當圖難於易爲大於細有要着一着勝人千萬着失此不着
滿盤敗局又有先後着如低棋以後着爲先着多是見小欲速
之病又有了着恐事至八九分便放手終成決裂也蓋見得是

非後人當計成敗如此方是有用學問世有學人好侈談道理井井幾與言世務便疎試之以事或一籌莫展迂疏與拙正是此心受病處非關才具諺云經一跌長一識且須熟察此心受病之原果在何處因痛與之克治去從此再不犯跌庶有長進學者遇事不能應只有練心法更無練事法練心之法大要只是胸中無一事而已無一事乃能事事便是主靜工夫得力處又曰多事不如少事省事不如無事應事說○應事接物相爲表裏學者於天下不能遺一事便於天下不能遺一人自落地一聲此身已屬之父母及其稍長便有兄弟與之比肩而有室又有妻子與之室家至於食毛踐土君臣之義無所不在惟朋友聯合於稠人廣眾之中似屬疎闊而人生實賴以有覺合之稱五倫人道之經綸管於此也然父子其本也人能孝於親未有不忠於事君與友於兄弟者信於朋友者宜於室家者夫婦一倫尤屬化原古來大聖大賢又多從此處發軔來故曰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蓋居室之閒其事最微渺而易忽其惡爲淫僻學者從此關打破便是真道德真性命真學問文章不然只是僞也自有五倫而舉天下之人皆經緯聯絡其中一盡一切盡一虧一切虧第一要時時體認出天地萬物一體氣象即遇惡人之見橫逆之來果能作如是觀否彼固一體中人耳纔有絲毫隔絕便是斷滅性種至於知之之明與處之之當皆一體中自作用非關權術人第欲以術勝之未有不墮其彀中者然此際煞合理會陸象山先生曰除了人情事變無可做工夫要知做工夫處果是何事若不知此事只理會個人情事變仍不是工夫學者知之處人說○今爲學者下一頂門鍼即

向外馳求四字便做成一生病痛吾儕試以之自反無不悚然汗浹者凡人自有生以後耳濡目染動與一切外物作緣以是營營逐逐將全副精神都用在外其來舊矣學者既有志於道且將從來一切向外精神盡與之反復身來此後方有下手工夫可說須知道不足外物反求即是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無奈積習既久如蕩子亾家失其歸路即一面回頭一面仍住舊時緣終不知在我爲何物又自以爲我矣曰吾求之身矣不知其爲軀殼也又自以爲我矣曰吾求之心矣不知其爲口耳也又自以爲我矣曰吾求之性與命矣不知其爲名物象數也求之於軀殼外矣求之於耳目愈外矣求之於名物象數則之外矣所爲一路向外馳求也所向是外無往非外一起居焉外一飲食焉外一動靜語默焉外時而存養焉外時而省察焉外時而遷善改過焉外此又與於不學之甚者也是故讀書則以事科舉仕官則以肥身家勳業則以望公卿氣節則以激聲文章則以護聽聞何莫而非向外之病乎學者須發真實爲我心每日孜孜念念只幹辦在我家當身是我身非關軀殼心是我心非關口耳性命是我性命非關名物象數正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聽之不可得而聞非惟人不可得而見聞雖吾亦不可得而見聞也於此體認親切自起居食息以往無非求在我者及其求之而得天地萬物無非我有絕不是功名富貴氣節文章所謂自得也總之道體本無內外而學者自以所向分內外所向在內愈尋求愈歸宿亦愈發皇故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所向在外愈尋求愈決裂亦愈消亾故曰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亾學者幸早辨諸向外馳求說○朱夫子嘗言學者半日靜

坐半日讀書如此三五年必有進步可觀今當取以爲法然除却靜坐工夫亦無以爲讀書地則其實亦非有兩程候也學者誠於靜坐得力時徐取古人書讀之便覺古人真在目前一切引翼提撕匡救之法皆能一一得之於我而其爲讀書之益有不可勝言者矣昔賢詩云萬徑千蹊吾道害四書六籍聖賢心學者欲窺聖賢之心尊吾道之正舍四書六籍無由而入矣蓋聖賢之心卽吾心也善讀書者第求之吾心而已矣舍吾心而求聖賢之心卽千言萬語無有是處陽明先生不喜人讀書令學者直証本心正爲不善讀書者舍吾心而求聖賢之心一似沿門持鉢無益貧兒非謂讀書果可廢也先生又謂博學只是學此理審問只是問此理愼思只是思此理明辨只是辨此理篤行只是行此理而曰心卽理也若是乎此心此理之難明而

必假途於學問思辨則又將何以學之問之思之辨之而且行之乎曰古人詔我矣讀書一事非其導師乎卽世有不善讀書者舍吾心而求聖賢之心一似沿門持鉢而有得也亦何惜不爲貧兒昔人云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卽覺面目可憎語言無味彼求之聞見者猶然況有進於此者乎惟爲舉業而讀書不免病道然有志之士卒不能舍此以用世何可廢也吾更惡夫業舉子而不讀書者讀書說○聖賢敎人只指點上一截事而不及下截觀中庸一書可見蓋提起上截則其下者不勞而自理纔說下截事如堂下人斷曲直莫適爲主誰其信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是也人生而有此形骸便有此氣質就中一點真性命是形而上者惟形上不離形下所以上下易混作一塊學者開口說變化氣質却從何處討主腦來道書有性

[illegible]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中便是變化氣質之方而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却又無可著力處從無可著力處用得工夫正是性情流露時此時剛柔善惡果立在何處少間便是個中節之和這方是變化氣質工夫若已落在剛柔善惡上欲自剛而克柔自柔而克剛自惡而之於善已善而終不之於惡便落堂下人伎倆矣或問孟子說善養浩然之氣如何曰纔提起浩然之氣便屬性命邊事若孟施舍北宮黝告子之徒只是養個蠢然之氣正是氣質用事處所以與孟子差別氣質說○或有言學問之功在愼所習者予曰何謂也曰人生而有習矣一語言於習一嗜欲於習一起居於習一酬酢於習有習境因有習聞有習聞因有習見有習見因有習心有習心因有習性故曰少成若性并其性而爲習焉習可不愼乎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

惡猶生長於齊楚不能不齊楚也習可不愼乎曰審如是又誰爲專習之權者而愼之其人不能答予曰在復性不在愼習或曰何謂也予乃告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渾然至善者也感於物而動乃遷於習焉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斯日遠於性矣然論習於惡者非性卽習於善者亦豈性善之善乎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吾敎人尊性也然學以復性也如之何曰性不假復也復性者復其權而已矣請卽以習証習於善則善未有不如其爲善者習於惡則惡未有不知其爲惡者此知善而知惡者誰乎此性權也故易以復以自知旣已知其爲善矣且得不爲善乎旣已知其爲惡矣且得不去惡乎知其爲善而爲之爲之也必盡則亦無善可習矣無善可習反之吾性之初本無惡可習也知其爲惡而去之去之也必盡則亦無惡可習矣

無惡可習反之吾性之初本無惡可習也此之謂渾然至善依然人生之初而復性之能事畢矣然則習亦可廢乎曰何可廢也為之語言以習之則知其語言以慎之為之嗜欲以習之則知其嗜欲以慎之為之起居以習之則知其起居以慎之為之酬酢以習之則知其酬酢以慎之知是則即習即性矣凡境即是性境凡聞即是性聞凡見即是性見無心非性無性非習大抵不離獨知者近是知之為言也獨而無偶先天下而立定一尊而後起者稟焉是之謂性權或者恍然而解曰吾乃知慎習之功其在必慎其獨乎首肯之而去習說○此上九篇乃一時作○自聖學不明學者每從形器起見看得一身生死事極大將天地萬物都置之膜外此心生生之機早已斷滅種子了故其工夫顓究到無生一路只留個覺性不壞再做後來人依舊只是貪生怕

死而已吾儒之學直從天地萬物一體處看出大身子天地萬物之始即吾之始天地萬物之終即吾之終終終始始無有窮盡只此是生死之說原來生死只是尋常事程伯子曰人將此身放在天地間大小一例看是甚快活予謂生死之說正當放在天地間大小一例看也於此有知方是窮理盡性至命之學藉令區區執百年以內之生死而知之則知生之盡只是知個貪生之生知死之盡只是知個怕死之死而已然則百年生死不必知乎曰奚而不知也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是也如何是聞道其要只在破除生死心此正不必遠求百年即一念之間一起一滅無非生死心造孽既無起滅自無生死又曰盡語默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生死之道生死非大語默去就非小學者時時有生死關頭難過從此理會

逆天地萬物便是這裡方是聞道生死說○獨之外別無本體慎獨之外別無工夫此所以為中庸之道也乃虞廷言心則曰人曰道而中庸直指率性之道無乃混人道而一之乎此言心言性之別也虞廷言心非分言之則不精不精無以為至一之地中庸言性性一而已何岐之有然性是一則心不得獨二夫天命之所在即人心之所在人心之所在即道心之所在此虞廷未發之旨也或曰有氣質之性有義理之性則性亦有二與為之說者本之人心道心而誤焉者也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若既有氣質之性又有義理之性將使學者任氣質而遺義理則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之說信矣又或遺氣質而求義理則無善無不善之說信矣又或衡氣質義理而並重則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說信矣三者之說信

而性善之旨從此晦此孟氏之所憂也須知性只是氣質之性而義理者氣質之本然乃所以為性也性則是人心而道者人之所當然乃所以為心也人心道心只是一心氣質義理只是一性識得心一性一則工夫亦一靜存之外更無動察主敬之外更無窮理其究也工夫與本體亦一此慎獨之說也而後之解者往往失之昔周元公著太極圖說實本之中庸至主靜立人極一語尤為慎獨兩字傳神其後龜山門下一派羅李二先生相傳口訣專教人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朱子親授業於延平固嘗聞此而程子則以靜字稍偏不若專主於敬又以敬字未盡益之於窮理之說而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朱子從而信之初學為之少變遂以之解大中謂慎獨之外另有窮理工夫以合於格致誠正之說仍以慎獨為動時省察邊事

前此另有一項靜存工夫近日陽明先生始曰之為支離專提致良知二字為教法而曰良知只是獨之時又曰惟精是惟一工夫博文是約禮工夫致知是誠意工夫明善是誠身工夫可謂心學獨窺一源至他日答門人慎獨是致知工夫而以中庸本體無可著力此却疑是權教天下未有大本之不力而可為事於道生者工夫用到無可著力處方是真工夫故曰勿忘勿助未嘗致纖毫之力此非真用力於獨體者固不足以知之也大抵諸儒之見或同或異多係轉相偏矯因病立方盡是權教至於反身力踐之間未嘗不同歸一路不謬於慎獨之旨後之學者無從向語言文字生葛藤但反求之吾心果何處是根本一著從此得手方窺進步有欲罷不能者學不知本即動言本體終無著落學者但知即物窮理為支離而不知同一心耳舍淵淵靜深之地而從事思慮紛起之後泛應曲當之間正是尋枝摘葉之大者其為支離之病亦一而已將持此為學又何成乎又何成乎（天命章說）○天命流行物與無妄人得之以為心是謂本心人心無一妄而已忽焉有妄希乎微乎其不得而端倪乎是謂微過獨主之有微過是以有隱過七情主之有隱過是以有顯過九容主之有顯過是以有大過五倫主之有大過是以有叢過百行主之總之妄也譬之木自本而根而幹而標水自源而及於流盈科而至於海故曰涓涓不息將成江河綿綿不絕將尋斧柯是以君子貴防之早也其惟慎獨乎慎獨則時時知改俄而授之隱過矣當念過便從當念改又授之顯過矣當身過便從當身改又授之大過矣當境過當境改又授之叢過矣隨事過隨事改改之則復於無過可喜也不改成過且得無

改乎總之皆祛妄還真之學而工夫次第如此譬之擒賊者擒之於室甚善不於室而於堂不於堂而於外門於衢於境上必成擒而後已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真能慎獨者也其次則克伐怨欲不行焉爾宋人之言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獨而顯矣司馬溫公則云某平生無甚過人處但無一事不可對人言者庶幾免於大過乎若邢恕之一日三簡點則叢過對治法也真能慎獨者無之非獨即邢恕學問孔子亦用得著故曰不為酒困不然自原憲而下總是箇閒居小人為不善而已善學者須是學孔子之學只於意根上止截一下便千了百當總當必固我已斷成決裂幸於我處止截得猶不失為顏子克己過此無可商量矣落一格麄一格工夫轉愈難一格故曰可為難矣學者須是學孔子之易（改過說下）○人之言曰有心為惡無心為過則過容有不及知者因有不及改過是大不然夫心不受過者也纔有一點過便屬凝滯之物必一決之而後快故人未有有過而不自知者則不肯自認為知爾然則過又安從生曰即不肯自認為知處其受蔽處良多以此造過遂多仍坐過不知而已孟子言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可見人心只是一團靈明而不能不受暗於過明處是心暗處是過明中有暗暗中有明明中之暗即是過暗中之明即是改手勢如此親切但常人之心忽明忽暗展轉出沒終不能還得明明之體不歸薄蝕何疑君子則以暗中之明用箇致曲工夫漸以與他恢擴去在論語則曰訟過如兩造當庭抵死仇對不至十分明白不已纔明白便無事如一事有過直勘到事前之心果是如何一念有過直勘到念後之事更當如何如此反覆推勘更無躲閃雖

一塵亦豈足不得此所謂致曲工夫也大易則言補過謂此心一經缺陷便立刻與之圓滿那靈明爾若只是小小補綴頭痛救頭腳痛救腳敗缺難掩而彌縫日甚謂之文過而已雖然人猶有有過而不自知者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然則學者虛心遜志時務察言觀色以輔所不逮有不容緩者○陽明子言良知最有功於後學然只傳孟子教法於大學之說終有分合古本序曰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良知而已矣宛轉說來頗傷氣脈至龍溪所傳天泉問答則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益增割裂矣卽所云良知亦非究竟義也知善知惡與知愛知敬相似而實不同知愛知敬知在愛敬之中知善知惡知在善惡之外知在愛敬中更無不愛不敬者以參之是以謂之良知知在善惡外第取分別見謂之良知所發則可而已落第二義矣且所謂知善知惡者從有善有惡而言者也因有善有惡而後知善知惡是知為意奴也良在何處又反無善無惡而言者也本無善無惡而又知善知惡是知為心祟也良在何處且大學所謂致知亦只是致其知止之知知止之知卽知先之知知先之知卽是知本之知惟其知止知先知本也則謂之良知亦得知在止中良因止見故言知止則不必更言良知若曰以良知之知知止又以良知之知知先而知本豈不架屋疊床之甚乎且大學明言止於至善矣則惡又從何處來心意知物總是至善中全副家當而必事事以善惡兩糾之若曰去其惡而善乃至姑為下根人設法如此則又不當有無善無惡之說矣有則一齊俱有旣以惡而疑善

無則一齊俱無且將以善而疑惡更從何處討知善知惡之分曉止因陽明將意字認壞故不得不進而求良於知仍將知字認錯又不得不進而求精於心種種矛盾固已不待龍溪駁正而知其非大學之本旨矣大學開口言明德因明起照良知自不待言而又曰良知卽至善卽未發之中亦旣恍然有見於知之消息惜轉多此良字耳然則良知何知乎知愛而已矣知皆擴而充之達之天下而已矣格此之謂格物誠此之謂誠意正此之謂正心舉而措之謂之平天下陽明曰致知焉盡之矣余亦曰致知焉盡之矣（良知說）

讀易圖說

⊙圖中有一點變化無窮子曰易有太極周子曰無極而太極淪於無矣解無極者曰無形有理益滯於無無矣今請為太極起發而表是圖其為象曰有卽未必周子之旨也抑亦孔門之說歟雖然滯於有矣夫圖其似之者也（傳是六有此圖然其中一點仍作空解自實不）闢○天有四時春夏為陽秋冬為陰中氣行焉地有四方南北為經東西為緯中央建焉人有四氣喜怒哀樂中和出焉其德則謂之仁義禮智信是也是故元亨利貞卽春夏秋冬之表義非元亨利貞生春夏秋冬也左右前後卽東西南北之表義非左右前後生東西南北也仁義禮智卽喜怒哀樂之表義非仁義禮智生喜怒哀樂也又非仁義禮智為性喜怒哀樂為情也又非未發為性已發為情也後儒之言曰理生氣性生情又曰心統性情其然豈其然乎○造化之理新新故故相推而不窮如草木之榮枯昆蟲之起蟄日月之晦明四時之盛衰氣運之往來陵谷之遷徙莫不皆然人囿於大化之中與萬物同體自

一日以往自少而壯而老而死無不變也有之其惟積氣積形乎油入於麵不可復出此其不變者也就知去滋遠反常滋甚乎○君子仰觀於天而得先天之易焉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是故君子戒懼於所不覩聞此愼獨之說也至哉獨乎微乎微乎穆穆乎不已者乎蓋曰心之所以爲心也則心一天也獨體不息之中而一元常運喜怒哀樂四氣周流存此之謂中發此之謂和陰陽之象也四氣一陰陽也陰陽一獨也其爲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也故其中爲天下之大本而和爲天下之達道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至隱至微至顯至見也故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君子所以必愼其獨也此性宗也○君子俯察於地而得後天之易焉夫性本天者也心本人者也天非人不盡性非心不體也心也者覺而已矣覺故能照照

心常寂而常感感之以可喜而喜感之以可怒而怒其大端也喜之變爲欲爲愛怒之變爲惡爲哀爲懼則立於四者之中喜得之而不至於淫怒得之而不至於傷者合而觀之即人心之七政也七者皆照心所發也發則馳矣衆人溺焉惟君子時發而時止時返其照心而不逐於感得易之逆數焉此之謂後天而奉天時蓋愼獨之實功也

聖學喫緊三關

學莫先於問途則人己辨焉此處不差後來方有進步可觀不然只是終身擾擾而已○爲己爲人只聞達之辨說得大槩已盡後儒又就聞中指出許多病痛往往不離功名富貴四字而蔽之以義利兩言除却利便是義除却功名富貴便是道此中是一是二辨之最微學者合下未開眼孔只爲己不足故求助

於人益知愈求助於人愈不足於己乎已上人己關○學以爲己己以內又有己焉只此方寸之中作得主者是此所謂眞己也必也敬乎敬肆關○由主敬而入方能覩體承當其要歸於覺地故終言迷悟○工夫却從存養中來非懸空揣揆索之象罔者也故宋儒往往不喜頓悟之說或曰格物致知大學之始事今已悟爲終事何也曰格致工夫自判斷人己一關時已用得著矣然必知止知至以後體之當身一一無疑方謂之了悟悟豈易言乎若僅取當下一點靈明瞥然有見時便謂之悟恐少間已不可復恃已上迷悟關

大學雜辨

夫大學之所謂首腦者止至善而已矣致知之功格物而已矣格物之要誠正以修身而矣蓋天地間皆物也自其分者而觀

之天地萬物各一物也自其合者而觀之天地萬物一物也物本無物也無物者理之不物於物爲至善之體而統於吾心者也雖不物於物而不能不顯於物耳得之而成聲目寓之而成色莫非物也則莫非心也耳能辨天下之聲而不可欺以淸濁吾因而致焉并不可欺以一切淸濁所以致吾心之聰也目能辨天下之色而不可欺以緇素吾因而致焉并不可欺以一切緇素所以致吾心之明也致吾心之聰明者致吾之良知也良知之於物如鑑之於姸媸衡之於高下而規矩之於方圓也鑑不離物而定姸媸衡不離物而取高下規矩不離物而辨是非一也故曰致知在格物然而致吾心之聰非無不聞之謂也聞吾至善而已矣致吾心之明非無不見之謂也見吾至善而已矣聞吾至善返於無聞矣見吾至善返於無見矣知無知矣

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其要歸於慎獨此格物真下手處故格物即格其反身之物不離修者是而致知即知其所性之知不離止者是孔門之學無往而不以格致爲第一義博文約禮其定本也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心非內也耳目非外也物非麤也無物之物非精也即心即物非心非物此謂一以貫之自格致之旨晦而聖學淪於多岐滯耳目而言知者徇物者也離耳而言知者遺物者也徇物者弊之於一草一木亦用知工夫而遺物求心又逃之無善無惡均失也（格致）〇君子之學先天下而本之國先國而本之家與身亦竭之己矣又自身而本之心本之意本之知本至此無可推求無可揣控而其爲己也隱且微矣隱微之地是名曰獨其爲何物乎本無一物之中而

物物具焉此至善之所統會也致知在格物格此而已獨者物之本而慎獨者格物之始事也君子之爲學也非能藏身而不動杜口而不言絕天下之耳目而不與交也終日言而其所以言者人不得而聞也自聞而已矣終日動而其所以動者人不得而見也自見而已矣自聞自見者自知者也吾求之自焉使此心常止而定靜安慮得慎之至也慎獨也者人以爲誠意之功而不知即格致之功也大學之道一言以蔽之曰慎獨而已矣自虞廷執中以來無非此意故伊洛以一爲入道之門朱子于析之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故於大學分格致誠正爲兩事至解慎獨又以爲動而省察邊事先此更有一段靜存工夫則愈析而愈支矣陽明子反之曰慎獨即是致良知即知即行即動即靜庶幾心學獨窺一源總之獨無動靜也其有時

而動靜爲動亦慎靜亦慎也而靜爲主使非靜時做得主張則動而馳矣如挽逝波其可及乎動而常知常止焉則常靜矣周子曰主靜立人極是也（慎獨）〇天圓地方規矩之至也人心一天地也其體動而圓故資始不窮有天道焉其用靜而方故賦形有定有地道焉君子之學圓效天方法地也其獨知之地不可得而覩聞者故天者也由不覩而之於無所不覩由不聞而之於無所不聞地道之善承天也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規矩之至也（規矩）〇人心猶日如馬足車輪奔馳無止果係何物安襞何能去所襞心者而於止也幾矣知此之謂知止止此之謂至善問大學要義曰古本體要緊得個善字言工夫要緊得個止字古本體工夫一齊俱到處要緊得知字古本體工夫一齊歸管處要緊得個身字（首章）〇致知者致吾知止之知也收攝

到極處即是推致到極處遂止於至善則知至矣（至善）〇格物不妨訓窮理只是反躬窮理則知本之意自在其中只是一個良知正須從意根查考心源體認身上檢點家庭印證國與天下推廣這便是格物工夫便是致知工夫朱子云格物須提起第一義便是極至道理如在朝便須進君子退小人決無小人可用之理這便是第一義若見不破便謂小人可用于謂進君子退小人根吾好惡來其能好能惡是第一義好人惡人是第二義知進退人又是第三四義了知此方是知本（知本）〇矩是至善之式所以安頓此心恰好處夫子之不踰矩是也（釋矩）〇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慎獨而已矣意也者至善歸宿之地其爲物不貳故曰獨其爲物不貳而生物不測所謂物有本末也格物致知總爲誠意而設亦總爲慎獨而設也非誠意之先

又有所謂致知之功也故誠意者大學之專義也前此不必在
格物後此不必在於正心也亦大學之了義也後此無正心之
功并無修治平之功也後之解誠意者吾或爲曰意者心之所
發則誰爲所存乎曰有善有惡者意之動則誰爲好之惡之者
乎（誠意）幾者動之微則前此更有靜者幾乎曰非然也動之微
則動而無動矣動而無動所以靜而無靜也此心體主宰之妙
也故名之曰意（同上）章句云實其心之所發不知實字代得誠
字否又不知是發前求實抑是發後求實若是發前求實則工
夫仍在所存時然章句又云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似言凡於
意之所發皆務求所以實之則誠之之功已落在意後矣落在
意後則必就其事而實之而曰欺仍只是自欺其意是看意字
尚精而看誠字轉麤也所以轉下慎獨方打入裡面有審幾之

說不免就誠意推先一層矣夫既以獨知爲獨而以慎獨推先
於意誠明是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之註疏既有獨知之致知又
有補傳窮理之致知頭緒何所適從乎（學言）聖學本心惟心本
天維元維默體乎太虛因所不見是名曰獨獨本無知因物有
知物體於知好惡立焉好惡一機藏於至靜感物而動七情著
焉自身而家自家而國國而天下慶賞刑威惟所措焉是爲心
量其大無外故名曰天天命何命即吾獨之一氣流行分陰分
陽運爲四氣性體乃朕著爲五常殊爲萬事反乎獨知獨知常
之全體俱之本無明暗常止則明紛馳乃暗故曰闇然日章的
然日亡君子知之凜乎淵冰於所不覩於所不聞日夕兢兢道
念乃凝萬法歸一不盈此知肥天察地盡性至命此知無始是
爲原始此知無終是爲反終死生之說晝夜之常吾生與生吾

死與死觀彼萬形非吾獨私偈云不死狂馳何異（獨箴）

論語學案

君子學以慎獨直從聲臭外立根基一切言動事爲慶賞刑威
無不日見於天下而問其所從出之地凝然不動些子只有一
個渾然之象爲天下立皇極而已衆星晝夜旋轉天樞不動其
不動處是天星這便是道心惟微其運旋處便是人心惟危其
常運而常靜處便是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天人之學也（爲政以德）○
心之官則思思曰睿睿作聖思本無邪其卒流於邪者勿思耳
以爲思欲無邪非也思無邪者閑邪之學也詩以理性情人心
之性之正何邪之有（詩三百）○孟武伯問孝是人子身上事父母
惟其疾之憂是父母身上事問是孝答是慈有何關涉豈知人
子於父母其初只是一人之身父母的痛癢便是人子的痛癢若

於此漠不相關更有何孝可言若於此認得親切亦更有何孝
可言惟疾之憂非徒以慰親之爲孝也知乎此者必能以其身
爲父母之身以其心爲父母之心而終身孺慕之情有無所不
至者矣（孟武伯）○知則全體皆知不知則全體皆不知更無半明
半暗分數但私意蔽錮亦有去來則有時而知有時而不知耳
夫既有時而知有時而不知則并其知而非人能知己之不知
止是無所不知的本體呈露於金鐵一撥宿障全消（誨女知之）○信
是本之與心而見之然諾之際者是身世作合關鍵猶車之輗
軏然舉世尚狙詐人而無信一味心口相違千蹊萬徑用得熟
時若以爲非此不可物身不可御世豈知其斷斷乎不可者可
不可只衡在是非上而行不行方格到利害上也（無信）○君子之
於仁惟有貧賤一途是終身得力地雖終食之頃未始無去處

交乘之際使終食而為貧賤之終食則蔬食飲水樂也極貧賤之途雖造次仁也顛沛仁也苟舍此而欲處以非道之富貴有斷斷乎不可者君子所以練此心之仁不容縣閃不容方便纔是中心安仁也富與貴○孔子圍匡七日子路曰吾聞仁者必容知者必用如此說則天下更無非道之貧賤可處豈知自人分上看貧賤則非道自君子身上看未嘗非道也世人只為見得有非道之貧賤所以怨天尤人無所不至同上○盈天地間萬事萬物各有條理而其條理貫通處渾無內外人己感應之跡亦無精粗大小之殊所謂一以貫之也一本無體就至不一會得無二無雜之體從此手提線索一一貫通纔有壅淤便與消融纔有偏枯便與圓滿時時澄徹處處流行直將天地萬物之理打合一處亦更無以我合彼之勞方是聖學分量此孔門求仁

之旨也○聖人從自己身上言心無死地則曰貫無所不貫則曰一以貫之非以一貫萬也一以貫之還他天地自然本色一貫○仁者渾然全體而無息就全體中露出個治賦為宰為擯相才具便是大海中一漚發現且有待而然有時起有時放下非不息之體故即三子之才而其未仁亦自可見可使治賦○鄧定宇曰此非閔憲以下學問顏子心常止故不遷心常一故不貳子謂心本常止而不能不動以怒故就怒時求止法曰不遷心本常一而不能不貳於過故就過時求一法曰不二此正復性之功先得此心之止與一者以立本而後遇怒能遷遇過能不貳則是止者一心而不遷者又一心也一者一心而不貳者又一心也將孔門一切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學都無用處所謂復性之功者不幾求之虛無寂滅之歸乎不遷怒○此道身有之

則不言而信以歸於慥慥之地所謂躬行君子也故云默識識知字謂信諸心也默識之學精神毫不滲漏徹首徹尾以此學即以此教何厭倦之有自默字說解而學者遂以言語道斷當之謂聖學入手只在妙悟學都從悟中來聖學豈有墮於杳冥元默之見乎默而識之○世謂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有二予謂聰明睿知非特乎睿知之體不能不竅於聰明而聞見啓為性亦聞見也故性而動者學也今必以聞見為外而欲墮體黜聰求睿知并其睿知而槁矣是騖性於空而禪學之談柄也張子曰非天聰明不成其為人聖而天聰明其盡者耳天聰天明耳辨聞目辨見是天聰明之盡則夫子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是也曰知次者人次於天以見天非人不盡也知之次○常人之過人知處得九分已知處得一分聖人之過人知處得

一分已知處得九分說聖人有過已是駭人今說聖人猶有不知之過益為人所知益奇此意最宜理會學者便當長一格陳司敗○曾子學問都是軀殼上討得最有持循一則一二則二有疾○古人濟大事全靠腳跟定只是不從身家名位起念便是凡可奪處皆是此等作祟也誠極則精精極則變一切作用皆從此出誠中之識見是大識見誠中之擔當是大擔當故君子非有才之難而誠之難可以託六尺○人之氣質不失之高明則失之卑暗而氣質之性終不錮其義理之性狂者必直侗者必愿悾悾者必信自習染勝而三者并竊人心之變可勝窮乎狂而不直○天下一物也聖人視外物無大小都作等閒看打過得簞食豆羹關便打得天下關舜禹之有天下○子絕四聖人之心豈在何處曰絕四之外更無心問意必固我與聲色貨利有淺深否曰看他

四者之心從何處起四子絶○顏子之學纔動輒便可到頭爲從文禮處得力來後人欲一齊放過謂文旣足以溺心禮亦不免於執著絕意去智專用力於末由之境微者墮於空寂放者入於猖狂佛老之教行而聖道裂矣門人問○權者道之體也道體千變萬化而不離於中非權而何易曰巽以行權言入道之微也權居無事因物付物而輕重準焉言天下之至靜而不可測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離也權之理主常而準諸事主變理即事事即理其常也乃所以爲變也漢儒反經合道之說誠非朱子謂權之與經亦須有辨亦非也天下有二道乎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正是道理合當如此乃所爲經也故權非反經而爲言也然則經何辨乎曰經者權之體權者經之用合而言之道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經也神而明之妙用出焉權也二

而一者也與權未可○吳康齋夜半思處之策至日中始決如此計較便是貨殖故魯齋治生之言亦病如㨿一餓死更有甚計較然則聖學有死地乎曰義不食粟則亦有死而已古今處君臣之義皆然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倘終不謝便當一死聖人於辭受取與一斷以義無纖毫擬議方便法門貨殖○道體大段易見得只是微處難窺才著小心便有湊泊處問斯○視聽言動一心也這點心不存則視聽言動到處受病皆妄矣若言視思明聽思聰言思忠動思敬猶近支離○問仁是如何名狀曰先儒言公言覺言生言變亦僅舉其動機言尚遺却靜中體段故不若孟子曰仁者人也試觀人目何以能視耳何以能聽口何以能言四肢何以能動非仁而何易曰乾元統天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仁者人也蓋曰人之所以爲人也○天地以生物爲

心仁也萬物資生人與萬物皆生於仁本是一體故人合下生來便能愛便是親親由親親而推之便能仁民便能愛物天地以生物爲心人亦以生物爲心本來之心便是仁本來的人便是仁故曰仁人心也又曰仁者人也○問己如何克將去曰只是不從己起見便是克○問克勝也是以仁勝不仁否非先有個仁去勝不仁只勝不仁處便是仁也曰畢竟有主人翁方勝盜賊曰頭上安頭之見也仁體湛然不容一物纔有物不論善惡是非都是不仁爲仁者正就此處銷鎔還他個湛然本體此克己正當時也若先㩀個主人在便是物欲所謂認賊作主也若主人常在則亦無盜賊可逐能逐盜賊便是主人不必另尋主人克復○道體渾然無可持循故聖人就分見處示人以入德之地延平曰理一而分殊理不患不一所難者分之殊也聖人

之言四勿言居處三者皆分殊以見理一也居處○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亦不行也然顏子不善只是一念絕續之間就仁中揀出不仁來故爲不遠之復原憲不行則己成此四等症候旋潰旋制終不能奏廓如之效則不行之心猶然人僞而已於仁體何當○予始與陸以建論學謂克伐怨欲不行正是克己工夫子曰可以爲難者欲其先難而後獲也以建甚不然之看來不行之心早是個己也然學者根器淺不恁地不得由此進之扶得個不行心常做主便是克己力量也克伐怨欲○鄧定宇晚年學問有得其兄問之曰弟近日只查己過病革謂子弟曰萬事萬念皆善都不算只一事一念不善便算寡過○問出位之思曰孟子言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出位非思也念也炯然有覺者思之體倏然無根者念之動思不出位○問

不億逆矣容有不先覺者否曰先覺非用察識之謂只良知不蔽而已如子產受欺於校人舜受欺於象正不失爲先覺詐逆○古來無偷情放逸的學問故下一敬字攝入諸義就中大題目是克己復禮忠恕一貫擇善固執愼獨求放心便是後儒將敬死看轉入註脚去便是矜持把捉反爲道病修己○春秋去先王之世未遠始生老氏爲惑世誣民之祖當時一種好異之民起而應之如原壤者不少轉相祖述適流適遠一變而爲楊墨再變而爲申韓三變而爲蘇張終變而爲佛氏之學以返老氏淸淨易簡之初旨嗣後士夫往往以佛氏之說又老氏之奸精者竊道德之唾餘以學佛粗者拾翕張之機鋒以學禪而楊墨申韓蘇張之學時時出沒其間終宇宙世界學道人只是此局原壤○後儒之學多教人理會個一便未必多學聖門不如此以子

貢之穎悟猶不輕示必俟其學有得方道破若先道破便無持循處不若且從多學而識自尋來路久之須有水窮山盡時所見無非一者是一乃從多處來故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授受如印板顏曾賜皆一樣多學多學而識○說者謂孔子言性只言近孟子方言善言一只爲氣質之性義理之性分析後便令性學不明故說孔子言性是氣質之性孟子言性是義理之性愚謂氣質還他是氣質如何扯著性性是就氣質之中指點義理者非氣質卽爲性也淸濁厚薄不同是氣質一定之分爲習所從出者氣質就習上看不就性上看以氣質言性是以習言性也性相近○鄙夫正後世所謂好人便是鄙夫○心一也形而下者謂之人形而上者謂之道人心易溺故惟危道心難著故惟微道器原不相離危者合於微而危微者合於危而微兩物一

體合人與道言心而心之妙始見其蘊始盡所以聖賢千言萬語闡發無盡事心之功亦無盡乃其要只在精與一精以析人心道心之幾而一則以致其精也兩心楺雜處正患不精不精便不一精而一之則人心道心妙合無間而心性流行之妙無往而非中矣堯曰

明儒學案卷六十二終